叢書集成三編

國立編譯館主編

WWW.DUXIU.COM

叢書集成三編　第八四册目錄

史地類

姓名

歷代同姓名錄二十三卷(下)自卷九至二十三……清　劉長華撰……崇川劉氏　中研所　〇八四　〇〇一

世系

孔子世家補訂一卷附：孟子列傳纂一卷……清　林春溥撰……竹柏山房　〇八四　一一九

學術家總傳

儒林瑣記一卷……清　朱克敬撰……說　庫　〇八四　一四一

釋道總傳

吳釋傳一卷……明　劉　鳳撰……劉侍御中　圖　〇八四　一五五

忠義總傳

周列士傳一卷……清　顧壽楨撰……顧　氏中研所　〇八四　一九三

名臣總傳

脩史試筆二卷……清　藍鼎元撰……鹿　洲東　海　〇八四　二〇七

清芬錄二卷……劉聲木輯……直介堂台　大　〇八四　三〇七

軍人總傳

耿尚孔吳四王全傳一卷……明末遺民著……明季稗史　〇八四　三三九
東莞袁督師後裔考一卷……清　張江裁輯……京津風土　東　海　〇八四　三六五

文學家總傳

崇川書香錄不分卷……清　袁景星　劉長華　撰……崇川劉氏　中研所　〇八四　三八三

名賢總傳

谿上遺聞集錄十卷……清　尹元煒撰……筆記續說　〇八四　五二七
虞初新志二十卷……清　張山來撰……筆記小說　〇八四　五八一

婦女總傳

揚州夢四卷……清　周　生著……說　庫　〇八四　六九九
香畹樓憶語一卷……清　陳裴之著……說　庫　〇八四　七三七

帝后總傳

烈皇小識八卷(上)自卷一至三……明末遺民著……明季稗史　〇八四　七四九

同姓名録

下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二司馬景
並晉宗室一武帝子城陽懷王　一宣帝弟司馬孚傳衡弟沛王
二司馬承
並晉宗室一司馬翼傳邕支子封南宮縣王　一宣帝弟進孫遜子閔王
二司馬亮
一晉宣帝第四子汝南文成王　一梁儒林傳筠祖宋從事中郎
二司馬晃
一晉安平獻王孚子字子明封下邳王謚獻　一晉汝南威王祐孫邈子嗣莊王確後
二徐浩
一晉儒林傳邈子西陽太守　一唐本傳字季海越州人會稽郡公謚定
二徐甯
一晉桓彝傳字安期東海郯人官左將軍　一明孝義傳衛輝人並敬避廟諱
二成公綏
一晉人字士安　一晉載記慕容超時人

二成濟
並晉人一與賈充宰高貴鄉公者　一張仲華時伏劍死
二謝沉
一晉書字行思山陰人著作郎　一宋謝景仁傳純孫泰始中巴陵王錄事參軍坐事誅
三王融
一晉太保祥父公府辟不就　一南齊僧達孫字元長丹陽永一唐宰相表宏逈之後
四王祥
一字休徵琅琊人仕魏入晉官太保以至孝稱　一南史筠子陳黃門侍郎　一明史驥子以奪門功官指揮　一明末人獻賊據蜀祥屯兵取保甯二郡永明王論功進爵見樊一衡傳
二王遐
一晉太保祥曾孫俊子鬱林太守　一晉外戚傳簡順皇后父字桓子　一唐孝友傳遇弟
二王覽
一晉太保祥弟字元通　一唐叛賊吳元濟將見沈亞子新城錄
三王彥
一祥弟覽子字士治官中護軍　一宋史字子才上黨人　一宋孝友傳字周彥榮州人累世同居號義門
三王琛

一祥弟覽子字士瑋官國子祭酒　一魏書肅次兄　一元史鶚父

三王沈

一晉書俊父字處道武帝受禪封博陵郡公　一晉文苑字彥伯高平人作釋時論　一前趙錄劉聰閹豎

六王濟

一字士治宏農人晉龍驤將軍襄陽侯　一晉書鑒父御史中丞　一唐宰相表方泰子南昌丞　一明李俊傳成化時御史　一明外戚傳鎮子封安仁伯　一字文通明天順初官廣西提學僉事見金陵志

三王瓌

一晉襄陽侯濟子嗣侯　一魏東郡守機兄字令式晉廣州刺史　一宋王旭傳嘗薦旭才堪治劇　一明孝義傳武平衛人

二王渾

一晉書戎父涼州刺史　一昶子字元冲元康時侍中濟父

二王戎

一晉書渾子字濬仲小字阿戎　一五代后妃傳後唐烈祖故配王氏父官吳昇州刺史

九王濟

一渾子字武子官侍中　一晉元帝時散騎常侍　一燕慕容廆長史見廆傳　一涼州人字世業爲僞史官　一唐宰相表補子　一宋史字巨川深州人大中祥符時知洪州　一宋鎮州通判見續通鑑　一明史廷瞻父官參政　一明鴻猷錄正德間湖廣僉事

十一王澄

一晉書濟弟字道深有才藻　一衍弟字平子封南鄉侯惠帝末荆州刺史　一晉王遜長子魏興太守　一晉竟陵內史　一字子深太邱令　一字少游太原人　一後晉人並見梁孝元錄　唐宰相表二人一補子洋州刺史　一方泰子　一明孝義傳鳳陽人　一明鄭濂傳字德輝浦江人累世同居

四王微

一晉書澄子字多仁　一宋書太保宏弟孺子字景元屢徵不就　一唐右衛騎曹參軍見韓文王適墓志　一南宋人史載姓名作咏賦

二王薈

一戎子有美名　一宋史字處一婺州人太常少卿

六王愷

一晉武帝舅甥子字君夫封山都縣公　一東晉丹之子字茂仁安帝時丹陽尹　一晉太常卿　一元台州甯海人著易心三卷見錢氏姓文志補　一見明忠義傳　一明蒲圻人字時舉知江甯縣勤敏果斷政績著聞見江甯縣志名宦

四王恂

一晉外戚蕭子孚良夫官河南尹　一晉蘭陵令　晉太康時豫州別駕並見梁孝元錄　一元儒學傳字敬甫中山人裕宗時太史令

六王佑

一晉書嶠父官北軍中候　一晉散騎常侍隋經籍志集三卷　一南宋樂部祇應人見武林舊事　一元史思誠祖　一見元孝友趙毓傳　一明臨厓仲傳泰和人洪武時重慶知州

三王湛

一渾子字處冲　一唐宰相表太原房翼子定陵令　一明邱祖德傳太倉諸生死節

二王承

一湛子字安期安帝時鎮東府中郎　一梁書暕子東陽太守

二王粹

一晉書暢子魏郡太守　一南齊書奐父黃門侍郎

四王彬

一晉書廙弟字世儒官尚書左僕射　一南史筠叔字思文仕齊入梁官秘書監　一宋光州固始人官太常少卿　一明陳性善傳字文質東平人建文時巡按御史

二王遜

一晉書字邵伯魏與人元帝時寧州刺史　一南齊書儉弟

二王堅

一遜中子寧州刺史　一宋忠義傳安節父合州守臣

五王超

一晉書劭長子穆子　一魏恩倖傳翔子字和善　一唐宰相表京兆王氏收子字子榮　一宋趙州人知青州追封魯國公　一南宋太原人善騎射面刺雙旗號王雙旗隸劉武忠軍爲將後被誅見夷堅志

二王鑒

一劭第二子默子義熙中歷顯職　一晉掌邑人字茂高駙馬都尉永興令

二王濤

一鑒弟字茂畧官無錫令　一五代漢秘書郎

三王毅

一晉書機父廣州刺史　一金忠義傳大興人貞祐二年東明令死節　一元皇慶四年平章政事

三王泰

一晉書睿長孫爲王恭所殺　一梁書慈子字仲通仕齊入梁官散騎常侍　一元史榮祖子

二王導

一晉丞相字茂宏　一晉京陵公見起居注

二王悅

一晉丞相導子字長豫吳王友中書侍郎　一周書字豫喜京兆人賜姓宇文氏　一北史穆子同州刺史

三王洽

一晉丞相導子字敬和　一唐人見元葉森補孝元錄　一明本傳字和仲萬曆時兵部尚書

七王珣

一導孫治子字元琳　一唐外戚方翼子字伯玉　一唐秘書監兄弟並爲中書舍人　一宋真宗時少師　一元武職傳字君寶義州人鎮遼東兼義川節度　一明孝義傳原父　一明列女傳沙縣人

三王珉

一導孫洽子字季琰與獻之齊名　一唐人居西蜀善黃白術見逸史　一見宋詞紀事

五王怡

一導孫爲中領軍　一晉永和中吳內史　一永和中姑熟令甘露降見梁孝元錄　一唐宰相表中山王氏真子戶部侍郎　一唐王質傳質祖渝州司戶

三王混

一導孫　一晉始安太守　一唐宰相表綰子

三王述

一晉書承子字懷祖官尚書令　一周書熊孫字長述太祖時襲扶風公後仕隋封龍門莊公　一明列女傳昆山人

二王忱

一述孫坦之子字元達小字佛大　一元列傳玉子字允中

二王雅

一晉外戚蕭曾孫字茂達東海郯人　一周書字度容新圖人

三王濛

一晉外戚佑孫字仲祖司徒左長史　一唐宰相表方泰子　一元人善畫稱大家

二王蘊

一晉外戚濛子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　一南齊高宗紀前湘州刺史蘊太后兄子南史或兄楷子字彥深

七王華

一晉外戚蘊長子　一宋書曹孫字子陵官右衛將軍　一唐宰相表令元子水部員外　一見遼史蕭兀納傳　一元蓬萊人著怡軒文集見錢氏藝文志補　一明王守仁父字德輝成化辛丑狀元吏部尚書以至孝稱　一明侯峒曾傳江陰諸生死節

三王恭

一蘊次子字孝伯武帝時前將軍　一唐儒學傳滑州人太宗時太學博士　一明文苑傳字安中閩中十才子之一

二王爽

一蘊幼子字季明寧朔將軍　一魏恩倖傳翔子司徒中兵參軍

三王和

一晉書恭兄子贈通直郎　一唐宰相表琅琊房份子

四王恪

一晉外戚遐子領軍將軍　一唐宰相表源植子同州參軍
一元史伯勝長子簽宣徽院事　一明史續父寶慶同知
二王琛
一晉外戚遐少子　一宋史字及之潁川人
八王珪
一晉僕射　一南齊人　一唐太宗時侍中字叔玠　一唐宰相表希倩子漢州別駕　一宋開封人慶曆初元昊入寇與任福戰死好水川見福傳　一宋華陽人字西玉神宗時宰相人號三旨相公　一元常熟人字君璋著道德經注還原與旨見錢氏藝文志補　一元孝友傳歸德人
四王曾

一晉咸甯四年司徒遷太宰詔問勗勗荅問表見荀勗集　一唐元宗時著作郎爲溫誾獄杖死見吉溫傳　一宋宰輔字孝先封沂國公　一明孔鏞傳貴州清平指揮
二王諒
一晉忠義傳丹陽人交趾太守　一隋書韶父
四王儀
一晉孝友傳袁父爲文帝司馬　一唐宰相表宏道之後曙子　一宋人字仲履見宋詩紀事　一明本傳字克敬文安人嘉靖時僉都御史
九王通
一晉太宰見晉書　一南史琳子放弟字公達仕梁入陳左光祿大夫　一唐書字仲淹隋末大儒號文中子　一見宋忠義陳照傳　一元史榮祖子興中府尹　一元國昌子武宗時都指揮　一元史約祖北徙眞定　一明金鄉侯眞子咸甯人封成山侯　一明循吏傳宣宗時許州判官
十三王賢
一東陽記晉中朝時人有聽琴爛柯事列仙傳載觀碁爛柯　一南史琳子放弟字子貞仕梁入陳宣帝時都官尚書　一北魏閹官字紹奴高陽易人爵魏昌侯　一唐人字質夫　一唐文中子五代孫字華卿太和間御史中丞　一唐宰相表魯卿子偃師丞　一宋史旦弟旭子字子野　一宋本傳字景文與國人著論五十篇曰朴論孝宗時虞允文薦之　一宋汝陽人

號宰山著詩經總聞二十卷沿祐中梓行見書影　一宋臨安於潛縣上舍生受代爲中都教授見夷堅志　一金史貴弟字敬叔章宗時禮部尚書　一明史正統間刑部尚書　一明金陵人字孟文工山水見圖繪寶鑑
五王瑜
一晉書舍子散騎常侍　一南史錫弟字子珪官梁侍中謚貞子　一唐宰相表德素子字希瑩侍御史　一舊五代史晉范陽人官刑部郎中　一明陳瑄傳字廷器山陽人正統時都督
三王福
一字元長　一字元照俱晉人　一齊王奐長子並見梁孝元錄

三王銓
一晉書隱父官歷陽令私錄晉事者　一南史琳子字公衡
一唐宰相袁琅琊房海子
二王隱
一晉人字處叔撰晉書　一晉蘭臺令
三王緒
一晉書國寶從祖弟琅琊內史　一唐藝文志撰輔梁記十卷
注開元人僧辯兄孫　一唐王潮傳壽州屠者據壽州稱將軍
二王惠
一晉書劭傳劭子黙次子宋書作劭子字令明　一魏書洛陽人山偉師

二王誕
一晉末琅琊臨沂人字茂世　一北魏書忻弟正平太守
二王羲之
一字逸少　一字仲長仕苻健時見梁孝元錄
四陳敏
一字令通廬江人晉惠帝時廣陵相　一宋史字元功石城人乾道時光州親察　一明本傳陝西華亭人宣德時知四川茂州　一見明列女傳
二陳植
一晉書輿子字宏先嗣高平郡公　一明陳性善傳廬江人
二陸曄
一晉書喜弟字士光吳郡人　一魏書侯傳恭子
三周密
一晉書馥傳弢子字泰元官尚書郎　一五代周應州人守德峯
二韓壽
一賈充女與香者　一晉載記慕容皝司馬
二張重華
一真誥重華與鄭景世俱晉初人在灊山受行守五藏含日法　一晉書駿子穆帝時自稱涼王僭號永樂
四張林
一晉趙王倫傳通事令史　一南宋寶慶三年秋七月討斬楚州李福者　一南宋德祐元年池州都統降元伯顏者竝見續綱目　一南宋樂部祇應人見武林舊事
三張禕
一晉司空華子字彥仲散騎常侍　一晉忠義傳吳郡人恭帝為琅琊王時使為郎中令　一唐書正前傳毅夫子兵部尚書
二張亢
一晉書協弟字季陽　一宋史字公壽仁宗時徐州總管
四張翰
一晉丹陽太守見山濤啓事　一吳人字季鷹時號江東步兵　一宋慶曆中江陵人見搜異志　一金史字林卿戶部尚書
二張駿

並晉人一成帝紀涼州刺史鎮西大將軍　一哀帝紀姚襄故將

三張輔

一晉南陽人字世偉秦州刺史　一唐宰相表始興房如延子

一明本傳玉長子字文弼累封英國公

二張鎮

一晉書憑父蒼梧太守　一晉張軌傳晉昌人越兄

二張茂

並晉人一丁潭傳字偉康吳興內史沈充反遇害　一涼州牧

寔弟字成遜

三張軌

一晉本傳字士彥安定人　一魏書僧皓子　一周書字元軌

賜姓宇文

五張錫

一晉張軌叔父　一唐書文琮子久視初爲宰相流循州　一

唐宰相表始興房洪孫瑛子　一宋史福州人仕梁唐入宋

一宋史字貺之漢陽人翰林學士

四張寶

一晉石勒載記字孟孫趙郡人　一見隋藝術傳　一明毛宏

傳成化時給事中　一明孝義傳宿遷人八世同居

四張晏

一前涼晉建興六年爲京兆人劉宏所殺　一唐憲宗時王士

則告王承宗所遣卒刺殺宰相武元衡者並見通鑑　一唐宰

相表始興房叔敖子韶州判官　一習漢書顏師古漢書注多

引晉其說

三崔廓

一晉大司農洪子散騎常侍　一融孫石子字少通並見唐宰

相表　一隋隱逸傳字士元安平人

二何遵

一晉書曾子劭庶兄字思祖　一明史字孟循江甯人

二樂廣

一晉本傳字彥輔南陽人爲右僕射尚書令　一周尉遲迥傳

梁安州刺史

二袁粲

一晉尚書　一南宋司徒尚書令

二袁朗

一晉書悅父官給事中　一唐文藝傳樞子雍州人由陳隋歸

唐封汝南縣男

二戴逵

一晉隱逸傳字安道有對使破琴事　一藝文類聚載皇太子

箴廣宏明集有戴逵與釋慧命書此隋人

二葛洪

一字稚川著抱朴子　一宋本傳字容臣官參政封東陽公

二費長房

一晉人勸桓景登高者　一隋時修道書者

三裴武

一東晉裴氏頠子字文憲晉大將軍　一季友子　一吏部郎中綜子並見唐宰相表

一蔡洪

一晉文苑王沉傳字叔開吳郡人元康初官松滋令　一唐孝友傳胙城人以孝旌

男源滙湘蘅校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崇川劉長華椒泉纂輯

二顧愷之
一晉人字長康小字虎頭善繪事　一宋將軍字伯虎見晉陽秋

二崔遊
一晉儒林傳字子相上黨人　一魏書挺從祖弟字延叔正光中南泰州刺史

二劉總
一晉書毅子字宏紀爲叔父彪後　一唐劉怦傳盧龍節度濟子

二劉喬
一晉南陽人魏侍中廣孫字仲彥　一明史玉父

二劉父
一魏侍中廣孫喬弟　一晉載記聰弟北海王

二劉耽
並晉人一喬孫字致道晉尚書令　一悛父晉陵太守見悛傳

二劉邁
一琨祖相國參軍　一毅兄字伯鸞竟陵太守並見晉書

五劉訥
一隗伯父字令言　一超子下邳內史並見晉書　一隋高祖時與劉焯同爲學士　一宋史濤傳頊孫官侍郎史　一金雲中人劉勳字少宣初名訥字辯老見歸潛志

五劉超
一晉書字世瑜琅琊人　一晉人唐藝文志集二卷　一南齊書休文九真太守　一南宋建炎間擁衆爲亂者　一宋紹興間弓兵都頭並見虎豎志

二劉悛
一晉列傳字真長沛國相人　一字處靜見異苑

二劉粹
一晉書悛傳宏兄字純嘏官侍中　一宋書毅族弟字道冲沛人永初時建安侯　一北魏芳傳悅弟

二劉遐
一晉廣平人字正長封泉陵公　一宋宗室傳秉弟字道彥

二劉伶
一晉沛人字伯倫　一劉昕之下將軍　一字平國並見梁孝元錄

五劉瑾
一晉太常隋經籍志集九卷　一南宋宗室道憐孫字彥瑜官屯騎校尉　一宋宰輔沆子字元忠吉州人　一元文翰傳字公瑾安城人著詩傳通釋二十卷　一明正德間宦官總督團營以罪誅

四劉納
一晉榮陽太守字令文　一晉太子詹事見起居注　一南史

悛弟字士章梁武帝時從事中郎　一明本傳字子素光州人
知重慶府
二劉寔
一晉書漢濟北惠王壽後字子真高唐人　一宋宗室道憐傳
襲弟　一唐宰相表南華劉氏灌子
二劉琨
一晉人字越石　一宋宗室道憐傳綜弟晉平太守
二劉寘
一晉中興書寘長不滿七尺精學不倦　一字嘉秀安福人明
英宗天順五年知南雄府中官過都多索弗與誣逮下獄瘐死
二董京

一晉隱逸傳字威輦　一魏崔元伯傳河東人謐父以碩學名
二石苞
一晉書字仲容南皮人仕魏入晉官大司馬　一石勒傳鑒弟
謀殺冉閔者
二石鑒
一字林伯樂陵人仕魏入晉官太尉　一季龍子弒遵自立
二何充
一晉本傳字次道移帝時侍中錄尚書事　一宋忠義傳漢州
人通判黎州死節
二夏侯湛
一晉人字南興兄弟相代爲荆州牧　一梁人字世龍家貧好
蓄伎樂見梁孝元錄
二鄧攸
一晉人字伯道　一馬彪戰畧部曲見梁孝元錄
二賈謐
一晉江右平陽人　一江左武國人字德範並見梁孝元錄
二徐嵩
一晉苻登傳盛子字元高　一見明何孟春傳
五李景
一晉書重父秦州刺史　一隋書圓通父　一隋本傳字道興
天水人仁壽中代州總管　一北史裔傳隆孫仕始平太守
一九代南唐主既立又改名璟

七李玄本名
一晉書嘉傳儉子字世彥散騎常侍　一西涼武昭王暠子
一唐宰相表趙郡李氏震子　一唐劉王房叟子　一號王房
宣州刺史並見宗室表　一見宋詩紀事　一宋熙寧初造神
臂弓者見曲洧舊聞
一李儉
一晉書嘉子字仲約　一唐宗室表襄武王琛子嗣王
三李式
一晉書重子　一晉書充從兄善楷隸中興初侍中　一魏書
順子字景則兗州刺史
二李充

一晉本傳字宣伯襄平人　一唐宗室表曹王明孫傑子

五李志

一晉書允傳固子字彥道太子中庶子　一魏書宣茂子字敬遠　一北魏彪子字鴻道荆州刺史　一五代南唐超子　一明孝友傳幸縣人

七李密

一晉孝友傳字令伯蜀人仕武帝時一名虔　一晉惠帝紀永康元年犍爲太守　一北魏孝靜紀武定間襄州刺史　一北齊元忠族弟字希邕官清河廣平二郡守　一隋蒲山公覽子字元邃僧稱魏公　一唐宰相表尚貞子　一唐天寶十三載伐南詔敗没者

三李虔

一晉孝友傳密　一晉人唐藝文志集十卷　一北魏寶傳韶弟字叔恭兗州刺吏

四李安

晉孝友傳密子與一名安　一隋隴西人字元德累封趙郡公　一唐宗室表蔡王蔚子西平王　一明史達子嗣安平伯

四李矩

一晉平陽人字世迴累封平陽縣侯　一晉文苑傳卉父江州刺史　一唐宗室表邠王房長樂王幼良子上黨孝公　一五代周父遭亂不仕

三李驤

一晉良吏傳浩人爲尚書郎　一氐賊害杜軫子秀者竝見軫傳　一五代後漢河東少尹

九李斌

一晉楊駿之甥與傅咸爲友　一魏書思穆子散騎常侍　一周書賢祖襲父都督鎮高平　一宋郭密傳青州人滄州觀察　一宋秦鉅傳歙州士死節　一明燕將建文四年徐輝祖等敗燕兵斬於齊眉山　一明祥符人　一代州人輸財助賑竝見孝義傳　一明鴻臚錄正德十二年彬桂賊魁爲指揮李瑤擒斬

三李重

一晉本傳字茂曾江夏人永康初趙王倫用爲相國左司馬

一北史士謙傳纘第三子　一明江甯人字達卷正德辛未進士累官江西按察副使見金陵志

六李顥

一晉文苑傳充子　一唐號王鳳子鄫國公　一紀王房元弼子竝見宗室表　一唐孝友傳知本弟太常少卿　一見宋詩紀事　一明末陝西盩厔人字中孚講學授徒學者稱二曲先生敬避廟諱缺末

六李徹

一漢末河内守敏孫字宣伯遼東人見王隱晉書　一隋書和子字廣達仕周入隋累封城陽公　一隋書璨曾孫仕齊尚書左丞　一唐密王房元曉再從孫　一蜀王房栝子　一號王

房茂融子濮陽王竝見宗室表

三李肇

一晉惠帝殿中郎見楊駿傳　一唐人撰國史補　一五代處耘仕後唐檢校司徒

三李楷

一機子字雄方晉侍書御史見北史士謙傳　一唐書揆兄

一明儒林傳中族人字邦正

二李廠

一楷第五子字幼黃晉高平太守見北史士謙傳　一唐宗室表紀王房愼子楚國公

五李陽

一晉王衍傳衍鄉人爲幽州刺史　一晉龍驤將軍見起居注

一後趙石勒參軍都尉見勒傳　一晉竟陵太守諫陶侃不與温嶠穀　一唐楚州刺史淮中觀巫支祁者見國史補

九李恒

一前趙劉聰大鴻臚聰遣聘太保劉商女見十六國春秋恒一本作宏　一東晉元帝時爲王敦爪牙者見敦傳　一隋書穆子雅弟官益州刺史　一唐穆宗　一唐宗室表蔡王房冲元孫　一唐姑臧李氏殿中侍御史　一東祖後元琚子竝見宰相表　一元史字德卿其先姓於彌氏唐末賜姓李爲西夏國王　一元本傳世祖以功擢中書左丞

九李昶

一前涼太子侍讀　一北周書彪孫小名那頓邱人賜姓宇文

昌州刺史　一唐太宗孫恒山王厥子　一唐東祖後敬懿子

一弇子字仲堅竝見宰相表　一宋景定元年蒙古王鶚爲學士者見續通鑑　一元儒學傳字士都須城人　一明安邑人見薛瑄傳　一明永樂間兵部侍郎

十一李讓

一西涼武昭王暠子　一唐蜀王房宏畧子　一蔡王房直丁

一紀王房奭子　一紀王房毅子　一紀王愿子右金吾大將軍竝見宗室表　一五代雜傳沐州富人梁太祖以爲養子

一金史李汾長源先名讓字敬之太原平晉人見歸潛志

一見元列女傳　一明舒城人尚成祖女永平公主　一明山東人城陷死難見張瑤傳

二李歆

一西涼武昭王次子　一唐宗室表蔡王房仁景子

四李愔

一西涼武昭王子　一北史嵩族人育子襲趙郡公　一唐太宗子蜀悼王　一唐憲宗子茂王

五李豫

一西涼武昭王第七子字士甯東晉西海太守　一唐宰相表東祖後友益子元恭初名　一唐代宗更名　一見明劉肇基傳　一明孝義傳浙川諸生

一西涼武昭王少子　一北魏書館陶人修父精醫術　一唐太祖子隋海州刺史追封鄭王　一唐高祖孫密王元曉次子一蜀王房樟子竝見宗室表

四李勗

一西涼後主歆子　一趙郡敝長子字景賢晉頓邱太守　一姑臧景冏子竝見唐宰相表　一唐宗室密王房元曉孫

四李紹

一西涼後王歆子　一北史眞子字嗣宗魏殷州別駕　一唐宰相表姑臧義璋子　一明邢讓傳字克遜安福人藏書甚富

九李謙

一晉永嘉中善琵琶者見異苑　一趙郡東祖後仁穎子　一

崇德子竝見唐宰相表　一唐高宗曾孫璆子郢國公　一唐德宗子資王　一宋人字恭甫見宋詩紀事　一元史字受益東阿人大德時翰林學士　一明史震父都督僉事　一明正統四年爲赤城獨石堡守將

四李嵩

一晉安帝時秦尚書郎　一唐酷吏傳與王旭李全同以嚴酷名　一宋錢塘人從訓養子工畫山水光甯理三朝畫院待詔　一明閻鳴泰傳登萊巡撫建魏忠賢祠於蓬萊閣

二李巨

一晉載記趙王石虎擢爲中丞　一唐宗室表虢王房邕子嗣

二李績

一晉慕容儁載記産子字伯陽　一唐順宗子欽王

九李疑

一江夏李氏東晉侍中式子　一東祖後紹先子　一當壁子　一西祖後承胤子竝見唐宰相表　一北魏書平父封彭城王　一南齊書安平祖衛軍參軍　一魏外戚峻弟封公　一唐蔡王房士先子　一蔣王房盈子竝見宗室表

五李班

一晉後蜀載記特孫雄兄子　一唐梁王房懷節子　一蔣王房括子申州刺史竝見宗室表　一東祖後處恭子　一仲思子竝見唐宰相表

二姚興

一晉載記後秦萇子僭號義熙　一宋相州人與金亮戰死見續通鑑

二鄭悅

一晉扶風太守隨孫趙侍中畧第五子　一後魏滎陽太守靈虬子竝見唐宰相表

三鄭楚

一趙侍中畧少子　一唐胤伯之後文權子　一璩子竝見宰相表

二孟祕

一晉劉玄傳妻周氏佐祕以輔劉裕　一五代蜀王知祥第三

子

二高雲

一西秦時僭號正始　一唐人善繪事見書畫譜

二高盆

一晉末殺慕容泓者　一唐天寶間作花萼賦

二崔渾

一前趙司徒悅長子　一博陵安平公皓子竝見唐宰相表

三崔潛

一前趙司徒悅次子　一清河房隱甫子　一博陵房抗子竝見唐宰相表

二崔湛

一前趙司徒悅第三子　一清河小房元覽曾孫宇湛然竝見唐宰相表

三趙昌

一逸父仕石勒黃門郎見北魏書　一唐本傳字洪祚天水人華州刺史　一南宋樂部祇應人見武林舊事

二蔡經

一葛洪神仙傳載王方平麻姑降其家　一明閩中人嘉靖中左侍郎用兵再平蠻寇見鴻猷錄

二李黃

一晉人集二卷見唐藝文志　一唐太宗孫紀王房輳子

盧循

一東晉末叛賊爲交州刺史杜慧度所斬　一唐宰相表耀子襄陽尉

周訪

一元帝渡江時參鎮東軍事　一與訪同姓名者竝見晉本傳

二周玘

竝見晉書一周孝侯處子　一鍾雅傳廣德縣人爲錢鳳起兵攻雅雅討玘斬之

六王振

一晉藝術戴洋傳祖約王簿　一唐宰相表太原二房曾子宇文飛　一唐昭宗時拾遺藝文志撰汴水滔天錄壹卷　一元孝友傳平灤人　一見明忠義傳　一明宦官蔚州人

三姚崇

一見晉王遜傳　一晉載記萇子　一唐開元間宰輔

二胡威

一見晉本傳　一晉姚興傳涼州主簿

二劉粲

一晉書聰子字士光改元漢昌爲石勒所殺　一宋宗室道憐傳義欣孫瑾子

歷代同姓名錄卷十一

崇川劉長華椒泉纂輯

二劉晃

一宋宗室傳道憐曾孫襲桂陽縣侯　一唐書仁軌傳濬子開元中給事中

二劉嚴

一宋宗室傳遵考祖官海西令　一五代時僞漢先主名後名襲又名襲謙子

三劉淯

一宋宗室傳遵考曾祖官至正員郎　一宋史淵弟仁宗朝水洛城兵馬監押　一明桂彥良傳南陽人周王府右長史（並敬避）

二劉秉

一宋宗室道憐孫字彥節當陽縣侯　一沐宋人官樞密直學士見宋詩紀事

二劉玠

一宋宗室道憐傳義宗子琅琊秦郡太守　一沐宋趙聿之傳武信郎

二劉旻

一宋宗室晃弟東昌縣侯　一五代史東漢世家（並敬避廟諱缺中點）

二劉奕

一宋宗室旻弟洵陽太守　一宋史審瓊孫

二劉煜

一宋宗室道規孫字景舒嗣王　一宋史温叟子字輝卿（並敬避廟諱缺末）

二劉綽

一宋宗室煜子字子流嗣王後被誅　一宋史綜弟刑部郎中

二劉穎

一宋宗室衍弟前將軍　一宋史字公實衢州西安人

六劉韶

一宋宗室敞弟字元和新吳侯　一後周石州刺史懿子隋儀同三司　一文靜弟仕隋戰死見唐書　一唐新甯令　一南華珂子並見唐宰相表　一明列傳字季麃餘姚人洪武中進士官參政

二劉坦

一宋宗室韶弟字元度平都侯　一梁書字德度南陽人虬從弟

二劉禕

一宋文帝子廬江王字休秀　一北齊字彥英彭城人魏雍州刺史

四劉濬

一宋文帝子字休明小字虎頭與劭同謀逆　一唐書仁軌子太子舍人　一唐崇望之子見五代南漢世家　一元忠義傳字濟川河南人

二劉紹
一宋武帝孫義真嗣子字休允嗣王　一南史溉父仕宋中書郎
二劉子元
一宋孝武帝子字孝善邵陵王　一唐書藏器子名知幾字子元避元宗嫌諱以字行並敬避廟諱
二劉子羽
一宋孝武帝子字孝英齊敬王　一宋史韐長子字彥脩
三劉贇
一宋明帝第九子字仲敷武陵王　一唐書餘傳彙子宣州刺史

四劉昶
一宋宋皇子字休道晉熙王降魏封齊郡公　一南齊懷珍祖梁武帝平齊以爲青州治中　一周書亮子累封彭城公　一宋紹熙間爲江東提刑司緝捕官善醫兒夷堅乙志
二王深
一宋書宏弟虞子新南太守南史字景度　一梁書茂祖
二王休
一宋書鎮惡父河東太守　一梁書志子
二王懿
一宋書字仲德太原祁人　一宋史祐子字文德知袁州
二王詡
一晉王誕子官世子舍人　一南齊書晏弟廣州刺史　一金文藝傳元節父海陵時左司員外
三王厥
一鎮惡曾孫嗣龍陽縣侯　一宋書懿兄與懿同起義兵　一魏恩倖傳字洛誠晉陽人尚書令
五王曄
一宋書韶之子臨賀太守　一北史愷曾孫晧弟字季炎　一唐書潮五世祖官固始令　一見宋詩紀事　一明謝瑜傳字韜孟金壇人吏科給事中
四王昱
一晉吳國內史劭曾孫名昱字景文與明帝諱同以字行見宋

書　一唐太原王氏溫之子武城尉　一宏直之後方則子並見宰相表　一明忠義傳李貞佐友人
二王鴻
一宋新建侯華從父弟官五兵尚書會稽太守　一唐宰相表宏讓之後方泰子馮翊丞
四王素
一宋書字休業琅琊人毋憂去官屢召不起　一梁書志子　一宋史吕季子字仲儀知成都府有善政　一宋乾道中漢中郡守見宋詩紀事
四王昭
一後涼錄吕纂時殿中侍御史　一魏書廣陵人建兄　一宋

鄒浩傳字景深仙遊人名列元祐黨碑　一宋孝義傳字深父福州人知南劍縣

二張劭

一南史字茂宗裕之弟初爲王誕功曹後歸宋封臨沮伯　一宋本傳字才彥烏江人建炎三年爲通問使至金

二張演

一宋書劭子按茂度傳作茂度子　一唐宰相表始興房復曾子

七張詡

一宋良吏傳高平人歷臨安武康錢塘令　一魏閣宦字安福安定人高祖時爲新平王　一唐處士字承吉藝文志詩一卷

一唐宰相表始興洪孫瑛子　一唐孝友傳河東人　一金史元素祖戶部尚書　一明史字天祐廣州人官副總兵

二張璲

一南史永子字祖逸吳郡人　一宋史泊孫字唐公

二張敬

一宋書劭子按茂度傳作茂度子以敬爲鏡　一明忠義傳瑛父禦賊死

六李昉

一南史宋司徒　一唐宰相表江夏房元哲子　一唐宗室表蜀王房左金吾倉曹參軍　一唐人善繪事見畫譜　一五代漢李崧族人爲秘書郎見通鑑　一沐宋太宗宰輔

二柳卓

一宋書河東解人元景曾祖　一周書霽曾祖始徙襄陽

三孟元

一宋書懷玉子　一宋史字善長洺州人鄜延路都虞候　一明儒林爲希文子字長伯襲博士

二孔翿

一宋書山陰人琳子揚州治中　一舊五代史孔子四十一代孫

二孔總

一南史隱逸傳山陰人道徽兄子　一金史襲衍聖公璠子字元會襲封

三王續

一南史歸仁公猛子　一唐宰相表琅琊房宏直子字方紹　一明史可法傳揚州人

四張浩

一宋征北諮議參軍撰周易占一卷見隋志五行家　一南宋宣政間製墨名家見香祖筆記　一金宰輔字浩然遼陽人世宗朝圖像衍慶宮　一見明孝義傳

三王彧

一南史楷子蘊弟　一唐宰相表太原房邈子　一金洺州人字子文爲洛陽行省參議並見中州集歸潛志

二王奐

一南史或兄子字彥深仕宋入齊　一唐柏良器傳李光弼從事

五王慶

一南史諶祖員外常侍　一周書德子小名公奴　一周太原人字興慶延州總管入隋封平昌公　一唐宰相表京兆房述孫喆子浦州長史　一元孝友傳衛輝人

三王志

一南史字次道善隸草時稱書聖　一五代史正言父濟陰令　一明史臨淮人洪武時都督封六安侯

二王釗

一宋書宏從父珉子練子　一唐宰相表太原房頊子

二王楷

一南史或父　一唐宰相表琅琊房重明子官右庶子

二蔡袾

一宋史劉穆之堦年老貧窮世祖進其子官　一周書字承先其先陳留圉人

二蕭映

一南齊高帝第三子臨川獻王字宣光　一梁宗室憺子字通子字文明

二蕭曄

一南齊高帝第五子武陵昭王字宣昭　一梁宗室憺子字通明

三蕭銳

一南齊太祖第五子南平王字宣毅　一唐書瑀子尚襄城公主仕太常少卿　一見明忠義吳景傳

三蕭確

一梁書綸子字仲正封永安侯　一梁子範子大清中歷司徒右長史　一周書謂稱帝時所用民望輔治

二蕭鈞

一南史衡陽王道度嗣子字宣禮嗣王　一唐書瑀從子永徽中官太子率更令

二陸澄

一南齊書字彥淵吳郡人　一明黃綰傳歸安人

二周盤龍

竝蕭齊時人一奉叔父於淮南大破魏軍　一徐州民與建康僧法智作亂爲王元邈所誅

二何佟之

一南齊何昌寓傳吳郡太守叔度子官太常　一梁儒林傳字士威廬江人歙子天監時左丞尚書

二張岱

一南齊書茂度子字景山歷吳郡太守　一唐宰相表襄陽堙子

五張緒

一南齊書演子字思曼國子祭酒　一始興房澤子紳第一

張氏庭訓子竝唐宰相表　一明漢陽人字文倫講學天窩山中門人私謚介肅先生見謚通考　一明海虞人字廷端工竹石見圖繪寶鑑

三張融

一南齊暢子字思光吳人賦海不道鹽者　一北史讒國夫人傳所遣長史　一冰宋斯密謂牲醴太宗聞之語融曰朕要一庫見聞見近錄

三張沖

一南齊柬子字思約歷征虜將軍　一隋儒林傳紹子字叔元吳人　一唐宰相表清河文瓘子字孝源

四王宰

一南齊元載傳僞北地太守　一唐書智興子宣宗時河陽節度　一唐宰相表儉子國子司業　一唐外戚仁皎子尚清陽公主官少保傳作守一

四王遠

一南史微兄子字景舒宋光祿勳　一神仙傳字方平有降棻經家召麻姑事　一宋史易簡祖連州刺史　一宋忠義傳黃州都監

三胡松

一南史齊東昏時爲太子右率　明同時一字汝茂滁州人吏部尚書　一字茂卿績溪人工部尚書明史合傳

三劉祥

一南齊書穆之曾孫字顯微東莞人　一周書琡子字休徵幼

號神童官長安令　一明孝義傳監利人

二王績

一南齊書奐從弟字叔素南史彧子　一唐宰相表琅琊宏直子字方節越王府參軍

二王儉

一南齊書僧綽子字仲寶仕宋入齊官侍中書令南昌文憲公　一唐宰相表宏直後知蘊子字德中檢校刑部尚書琅琊郡子

二王敬

一南史琳長子仕齊襲王爵　一明宦官傳梁芳黨

二崔儇

一南齊書慧景子　一北齊書贍子武平中太子洗馬

二王斌

一南史齊陸厥傳與沈約同時著四聲論　一明諸王傳漢王高煦都督指揮

二王亮

一導六世孫字東叔仕宋歷齊梁終中書監　一魏恩倖傳敞弟字平誠爵永甯侯

二王贍

一宋太保宏從孫字思範梁吏部尚書　一南史元謨子字明達仕宋入齊官永嘉太守

四王藻

一南史誕傳儇子官東陽太守　一唐人爲獄吏時每日持金歸妻疑其鬻獄所得借婢事勘鞫藻大悟棄家學道後賜號保和眞人見楊氏式敬編　一五代後蜀孟知祥翰林使　一明萬曆五年巡按山東御史有祭文載闕里志

二王楫

一梁書筠父官大中大夫南史作揖　一明崇禎九年南夏巡撫

二張稷

一梁書永子字公喬仕齊至梁爵江安侯　一明王瑞傳御史

七劉昭

一宋宗室彭城王義康子　一梁人補註後漢書八志　一唐書代州都督蘭子　一宋史

載父官下蔡令　一宋慶元元年贛州憲司大吏見夷堅志

一明本傳全椒人官德時都督鎮河州　一明宏治初戶部尚書

二劉潛

一南史孝綽弟字孝儀豫章內史　一宋文苑傳字仲方曹州人

三前珪

一梁書懸祖　一明趙德勝傳統軍元帥禦豫章

三柳範

一梁書挽子嗣州陵伯　一魏書崇傳永弟字洪慶官前將軍大中正　一唐書澤從祖高宗時揚州長史

四王寬

一南齊書元謨子仕宋入齊官光祿大夫　一陳書固子官司徒左長史　一唐宰相表宏直之後和友子　一元史恂子知盩州

二陸杲

一梁書徽孫字明霞吳郡人　一明史光祖父

六王錫

一梁書琳第二子字公嘏　一南史宏子字寡光　一周書淀父官侍中　一唐宰相表達子　一元上元人字伯陽見朱存理珊瑚木難集　一明陳士奇傳新建人知巴縣

二王緝

一梁書志子　一魏書嘉龍父散騎常侍

二王操

一梁書志子　一周蕭警傳字子高太原人仕蕭歸尚書令

四王峻

一南史裕之曾孫秀子字茂達梁吏部尚書　一後魏頡邱人文成李皇后之母舅　一北齊書字辭嵩靈邱人顯祖時封北平男　一五代字少峯相州人初事漢後爲周太祖右僕射

三王琮

一梁書峻子　一見宋詩紀事　一明史通子襲成山伯

三王籍

一宋光祿勳遠孫字文海南史僧祐子　一元史利用七世祖

遼贈太原公

七王溥

一南史銓子字伯淮尚簡文帝女餘姚公主　一唐書字德潤昭宗相　一宏讓裔孫佾子竝見宰相表　一太平御覽引拾遺錄溥爲吉後傭書洛陽得錢億庾以一輸官得中壘校尉

一五代并州人字齊物仕漢歸宋爲太祖相　一明郭雲傳安仁人洪武中河南行省平章　一明劉士貊傳桂林人洪武時廣東參政

二王筠

一梁書僧虔孫字元禮又字德柔小字養琅琊人　一南宋樂部祇應人見武林舊事

九王清

一南史淮之曾孫仕梁安南將軍封中盧公　一五代字去瑕洺州人仕唐入晉歷檢校司徒　一唐洛陽村樹下得錢者見酉陽雜俎　一女仙傳楊欽眞之夫　一金忠義傳鳳翔死節士　一明趙德勝傳戰死千戶　一明董興傳正統時都指揮

一明孝義傳四安人　一明外戚傳源弟封崇善伯太保

二王份

一梁書兗弟仕宋入齊終侍中丹陽尹　一唐宰相表畯子戚陽令

四王偉

一梁侯景傳陳留人景僞僕射　一汴宋人字康國居太學有聲見中吳紀聞　一明史謙傳字士英攸人兵部侍郎　一明外戚神宗顯皇后父封永年伯

二王規

一梁書儉孫字威明稱孝童官左戶尚書南昌章侯　一唐宰相表太原大房松年子

二蕭恭

一南史恪弟字敬範衡山縣侯死侯景之亂　一金史字敬之乃烈奚王後貞元時兵部尚書

二蕭賁

一梁宗室臨川王宏孫正立子字世文後投侯景改姓侯見南史　一唐宰相表梁昭明太子後仲豫子官侍御史

二江泌

同時一亮之子字士清性至孝梁武帝時爲南康王侍讀世稱孝泌　一士清族人黃門郎愈子竝見南史孝義傳

二朱巽

一梁書昇父　一宋孝義傳壽昌父

二張齊

一梁書字子響馮翊人世居橫桑　一元孝友傳鄭州人

二張登

一南史惠紹子嗣侯歷衛尉卿梁書作澄　一魏書烈傳質弟

二張緒

一梁書纘弟字孝卿　一唐宰相表始興房道興孫繼子

二張緬
一梁書宏策子字元長　一唐宰相表始興處茂子
三張彪
一南史襄陽人在若耶山爲盜奉表於梁　一明初定金陵置五元帥府以彪爲元帥見鴻猷錄　一明孝義傳南河人
三張景仁
一南史孝義傳廣平人手刃父仇歸罪　一北齊書濟北人工草隸官中書監　一金史字壽甫遼西人
十李昇
一南史陳慶之傳大同二年豫州人昇等表求樹碑頌德　一唐大鄭王房瑜子　一蔡王房正白子並見宗室表　一唐書叔明子爲禁軍將軍　一唐中山李氏大璡子　一宏讓孫方則子並見宰相表　一南唐主改名昇稱烈祖　一南宋樂部祇應人見武林舊事　一明孝義傳潞城人　一明江甯人岐陽王裔明末浙東不守發狂死見金陵詩滙
一張循
一南史裕傳幸弟字士宣汲古閣本循一作盾　一唐宰相表始興房翊子
二袁樞
一陳書君正子字踐言尚書右僕射　一宋史字機仲建安人甯宗朝右文殿修撰
二胡穎

一陳書字方秀吳興人仕梁入陳官吳興太守　一宋史字叔獻湘潭人咸淳初廣東經畧
二王勸
一陳書通弟字公濟仕梁入陳尚書左僕射　一北史盟子字醜興周文帝時都督
二劉桃枝
一南陳威鹵將軍克齊朐山城　一北齊人洋澨間多拉殺諸王大臣在涼風堂殺斛律明月者
二周迪
一陳書南城人仕梁入陳官平南將軍　一唐列女傳以妻佚著
二陳兢
一陳後主諸子傳字承檢邵陵王　一宋孝義傳江州德安人累世同居
二蔡凝
一陳文學傳撙孫字子居濟陽考城人高祖時官尚書吏部侍郎陳亡入隋道病卒南史附廓傳　一宋審廷傳審廷曾祖那州別駕
二王寂
一南史彬弟字子元　一唐宰相表宏直之後眭子
二王彭
一南史孝義傳盱眙直瀆人　一唐宰相表宏直之後侗子

三王冑

一南史筠孫梁太子詹事　一唐藝文志隋人有集十卷　一唐宰相表知節子協律郎

三李愚

一南北朝時人性疎曠不羈　一五代後唐宰相字子晦　一汴宋武臣見元祐黨籍碑

二王瑩

一梁書字奉光南史藻弟懋子　一明循吏傳鄞人西安太守

五劉亮

一宋劉懷慎傳道球弟孫登子泰始初封順陽縣侯後服食修道　一劉粹傳曠之子琛弟昇明末尚書駕部郎　一劉湛傳

湛子從父誄並宋書　一北周書中山人本名道德賜名亮賜姓侯莫陳氏　一明宰輔健父

二劉季連

一宋宗室傳遵考從子傳不著　一梁書字惠續彭城人

劉素

一南宋湛傳湛第三子從父誄　一宋史宰輔沆父

崇川劉長華椒泉纂輯

三元提

並見魏宗室傳一興都子襲樂城侯　一道武帝孫曜長子世祖時改封潁川王　一太武帝孫譚子襲臨淮王涼州刺史

二元丕

並魏宗室一興都子提弟東陽王　一明元帝子封樂平王

二元超

並魏宗室一丕子隆弟　一景穆帝孫休子字化生封北平王

二元纂

並魏宗室一儀子中山王世祖時內將軍　一道武帝曾孫雪子襲爵官安北將軍　一景穆帝曾孫英子字紹興官司徒祭酒

二元良

並魏宗室一纂弟封南陽王　一明元帝孫範子襲樂安王

二元元

並魏宗室一昭子字彥道臨淄縣子　一魏昭成後元偉傳陳郡王見周書並敬避廟諱

二元紹

並魏宗室一昭弟字醜倫世宗時涼州刺史　一道武七王傳封清河王

二元忠

並魏宗室一可悉陵弟字仙德高祖時鎮西將軍城陽公　一景穆諸王傳萬壽曾孫襲爵肅宗時太常少卿

二元暉

一魏宗室傳忠子字景襲明帝時侍中右衛將軍號餓虎　一北史元虔傳深子字叔平仕周至隋

二元琛

並魏宗室一昭成系嵩子襲隴西公　一文成系齊郡王字曇寶

二元渾

並魏宗室一意烈傳樂弟　一道武系熙子世祖時封南平王

二元顯

並魏宗室一熙傳他子襲陽平王　一曜傳和子

二元順

並魏宗室一昭成系地干子毘陵王　一景穆系夔兒子子和

二元均

並魏宗室一道武七王傳黑子字世平封安康伯　一景穆系修義子黃門侍郎

二元亮

並魏宗室一曜傳和子字辟邪威遠將軍　一久子肅宗時封平原公　一太武帝系昌子彧字文若本名亮字仕明

二元湛

並魏宗室一太武系深子字士淵襲廣陽王拜太尉　一景穆

系彬子嶷第字鎮興廷尉少卿

二元融

並魏宗室一景穆系衍子字叔融莊帝時直閤將軍　一彬子字永興世宗時襲爵

二元欽

並魏宗室一景穆系新城子字思若色黑時號黑面僕射　一獻文系子正子襲始平王

二元誕

並魏宗室一景穆系儁子字曇首襲王　一獻文系敞第字文發封昌樂王

二元朗

並魏宗室一景穆系順子官司徒　一融子即後廢帝

二元徽

並魏宗室一景穆系鸞子字顯順襲爵　一獻文系敞子襲爵

二元曄

並魏宗室一景穆系怡子字華興爲爾朱榮所立號建明　一獻文系禧子字世茂梁武帝封桑乾王

二元鑒

並魏宗室一道武系平原子字紹遠嗣潁川王　一文成系詮子字長文襲爵後被誅

二元暠

並魏宗室一景穆系熙第字儁興元火專政弃仕蕭衍後歸國封東平王　一文成系廣川王太和四年終中都大官

二元諧

一魏宗室文成五王傳畧子字仲和襲爵　一隋書河南洛陽人

二安國

一魏書安同弟子官冠軍將軍爵北平侯　一明史字良臣綏德衛人正德時都督同知

二孔昭

一魏書伯恭父以容皇后親封魯郡公幽州刺史　一明孝義傳莘縣人

二長孫眞

一魏書肥第亦干孫以父任入仕　一魏孝感傳長孫虛父聿妻至死虛年十五乞以身代

二奚拔

並見魏書一奚斤傳和觀第世祖時鎮南將軍樂陵公　一萬安國傳金剛後世爲紇奚部曲其父歸魏拔尚華陰公主

二許謙

一魏本傳字元遜代人太祖時封平舒侯　一元儒林傳字益之金華人力學不仕世稱白雲先生

二許亮

一魏書彭傳宗之孫字元規　一明藍玉傳洪武時都督

二胡甯

一魏國珍傳僧洗子字惠歸封涇陽伯　一宋史安國子宁和仲以蔭補官　並敬避廟諱下作用

三王嶷

一魏書崇弟字道長累封華山公　一魏恩倖傳亮子字安壽

一唐宰相表烏尤房仁忠子右衛長史

二王雲

一魏書嶷子字羅漢征虜將軍　一宋本傳宇子飛澤州人欽宗時副康王使金

五于暉

一魏書雲子字元旭　一唐宰相表宏直之後繇子字光嗣

一五代漢本紀代州刺史　一宋史太原人建隆時右領軍將

軍　一吳仙通鑑魏時人白羊公弟子居華嶽見華山經

三王瑗

一魏書寶興子字世珍鎮東將軍中書令　一隋王充傳粲子

一明本傳字德華太原人正德間官少師

七王紹

一魏書肅子字三歸中書侍郎　一唐宗讓之後裔子　一宏直之後仲連子並見宰相表　一唐本傳本名純避憲宗諱改元和時兵部尚書　一南宋高宗初以受偽命與顏博文等論罪者　一明孝義傳舒城人官御史　一明鴻猷錄嘉靖中雲南都指揮

六王翊

一魏書粲子字士游國子祭酒　一唐宰相表北海子翊兄吏部侍郎　一宋忠義傳宇公輔鄆縣人　一宋成都人官主簿見夷堅志　一元人見吳草廬集　一明孝義傳順上人

四王顯

一魏書字世榮陽平人以醫術顯　一隋書誼父周鳳州刺史北史賜爵洛邑公　一宋開封人字德明知天雄軍府　一明孝義傳緝父

四王橋

一魏恩倖傳敞父字法生觀天文卜筮贈武威定王　一明史宗茂父廣東布政　一明外戚傳源子嗣瑞安伯　一宇公濟上元人明萬歷甲戌進士累官雲貴布政使順天府尹見金陵

志

四王椿

一魏書敞子字元壽累封真定縣侯　一唐宰相表太原二房徽子　一宋臨川人平甫孫待制游之子見夷堅志　一明宦官傳瑾養子

二王綽

一魏書翔子字思和并州刺史　一宋史綸兄

二王早

一魏術藝傳渤海南皮人明陰陽善風角　一唐宰相表宏直後長支子大理丞

一魏閹宦傳太原人散騎常侍　一唐書河內人戶部尚書封趙國公

五王遇

一魏閹宦傳字慶時本名他惡世宗時復姓王官散騎常侍

一唐宰相表宏直後潤子著作郎　一唐孝友傳常州人　一南宋懷安丞慶元元年邵武軍秋試進士爲考官見夷堅戊志

一元史榮祖子襄陽路管軍萬戶

二王溫

一魏閹宦傳字桃湯趙郡人累封武陽侯　一宋史延德父晉末契丹內寇溫提鄉里有功

三王昕

一苻堅相猛六世孫字元景仕魏入齊官秘書監見北史　一南史綸之子居父憂毀卒　一唐宰相表宏直後緝子字光業忠王司馬

二王晞

一北史昕弟字叔朗小名沙彌　一唐宰相表宏直後緝長子字光烈襲石泉侯

四王德

一周書字天恩代武川人仕魏孝武賜姓烏丸氏至周進爵河間公　一宋史字子華通遠軍熟羊砦人時號王夜叉　一明初千戶戰死封合肥子祠康邸山　一明忠義傳字汝修永嘉人樂侯死節

二王勇

一周書代武川人本名胡仁仕魏入周太祖賜名爵新陽公

一南史清子猛字世雄初名勇

三王珍

一北史盟祖魏黃門侍郎樂浪公　一元史字國寶大名人太宗時總管本路軍馬　一元孝友傳宿州人累世同居

一王龍

一北史盟父魏伏波將軍鎮武川　一周書字龍熊京兆人仕魏入周封霸城公

一劉文遠

一魏書景子　一宋外戚文裕兄

一劉悅

一魏書厥弟永安中開府記室　一見明忠義何復傳

一劉隱

一魏書厥子字子昇　一沈宋人工部員外直集賢院見宋詩紀事

二劉輝

一北魏景子字重昌襲公北史作暉　一遼文學傳史館修撰

一宋慶元間宜城富室字子昭見夷堅辛志

一劉筠

一魏書懋子字士貞天平初祕書監　一宋本傳字子儀大名人仁宗時龍圖學士

四劉蘭
一魏儒林傳武邑人年三十餘始學爲通儒　一唐薛萬均傳字文郁青州人仕隋入唐封平原公　一明天啟初御史請遣客氏出外者　一明列女傳京師人
三劉藻
一魏書遐六世孫字彥先易陽人天安中賜爵易陽子　一唐河南房褒子字茂實秘書郎　一廣平劉氏邵十一世孫並見宰相表
二劉騰
一北魏書中給事衛將軍　一唐中山人傳李雲抗節事見沈亞之文集

二楊播
一魏書字延慶本字元休高祖賜改歷并州刺史　一唐書炎父元宗召爲諫議大夫棄官歸養
二楊椿
一魏書播弟字延壽本字作考高祖改賜　一明陳友定傳元參軍
三楊順
一北魏播傳穎弟字延和官冀州刺史　一北魏機兄字元信梁郡太守　一隋書汪曾祖徙居河東
三楊引
一魏孝感傳襄垣人　一明隱逸傳吉水人好學能文
二楊貴
一北史騰父琅琊郡守封華陰男　一北周書擧祖官縣令
三楊範
一魏閹宦傳字法僧長樂人北史入恩倖傳　一唐書漢公子仕亦顯　一明史守陳祖有學行
二楊瑄
一恒州刺史鈞子字宣和西魏度支尚書　一唐楚州刺史範子字秀文並見唐宰相表
三張淵
一魏藝術傳明占候曉內外星分北史作深　一宋人紹興中爲江東副總管見夷堅志　一宋樂部祇應人見武林舊事

三張亥
一魏本傳字洪龍上谷沮陽人　一唐始興房克紹子　一清河房有子號州刺史並見宰相表
二張蘭
一北魏亥傳白澤弟庫子官龍驤將軍　一明孝義傳晉州人
四張倫
一北魏白澤子字天念大司農卿　一明史河北諸衛指揮使　一曹州人　一潞州人並見明孝義傳
二張纂
一魏甄琛傳中山人字伯業樂陵太守　一北齊書字徽纂平城人封武安縣伯

二張元亮
一魏江悅之傳漢中人 一唐孝友傳鶉觚人
三張烈
一魏本傳字徽仙清河人高祖賜名以本名爲字 一北齊書纂父桑乾太守 一唐宰相表始興房鳳規子
三張質
一魏書烈子諫議大夫 一宋高唐人字守樸眞宗時都承旨 一明忠義傳商水鄉官
二張恂
一魏書烈傳官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渡 一魏良吏傳袞弟字洪議上谷人 一明何孟春傳御史
三張偉
一魏儒林傳字仲業小名犖幗中都人 一唐宰相表始興房鈞子 一明外戚壏子冀伯爵
二張長年
一北魏恂傳代子 一明吳伯宗傳高郵人
八張琛
一北魏長年子字寶貴朔軍校尉 一隋書戚父魏宏農太守 一唐宰相表始興房歡然子 一元史起嚴子 一元孝友傳解州人 一明正統時東平人 一成化時汝縣人 一嘉靖間陝西人並見孝義傳
七張昇
一魏孝感傳滎陽人 一唐宰相表河間游藝子 一宋本傳字景卿韓城人 一元史字伯高平州人至順二年歷侍講學士 一明南城人字啓昭成化五年進士第二禮部尚書 一明史愼言祖河南參政 一明外戚傳駙子字叔暉封惠安伯
二張慶
一魏閹官傳祐養子初名顯明襲王正光時高平鎮將 一元孝友傳眞定人
三趙翼
一逸傳遷元孫官鎮遠長史 一藝術淵傳官太史令並見魏書 一國朝宇若蒸陽湖人乾隆辛巳科採花累官貴州西道

一趙遐
一魏書翼從子 一周藝術傳文深父以醫術入仕
二趙柬
一魏書宇元順金城人世祖時河內太守 一元史涿水人太宗時光祿大夫
一那忽
一魏書臧子涉學有識悟 一宋姦臣傳宇和叔陽武人
二崔模
一魏書忽傳琰兄顒裔宇思範仕宋神龍中降魏賜爵武陵男 一魏書顒子逸第宇叔軌神龜中冠軍將軍
崔宣

一北魏元伯傳字景仁清河人世祖時宏農太守　一唐書宰
兄
一崔軌
一魏書和子字儀則官儀同開府　一北魏逞傳賾子廣弟字
公明
一崔秉
一北魏賾長子字公禮　一魏書鑒子大昌中驍騎大將軍
一崔廣
一北魏秉弟字公淵襲賾爵　一魏書秉從父弟字仲慶
一崔亮
一北魏道固兄孫字敬儒東武城人　一明史字宗明洪武時

禮部尚書
一崔穆
並見魏書　一逞傳軌弟字公和　一挺族子纂父州主簿
一崔蔚
一後魏東平參軍覬子鄧州刺史　一博陵二房脊王子字文
豹並見唐宰相表
四崔彧
一魏葵衡傳字文若武陵人善醫北史逞曾孫　一鄢陵房蔚
少子　一南祖後翹子太子少詹事並見唐宰相表　一元本
傳字文卿宏州人累封鄭國公
一崔琎

一南祖後撫子後魏冀州刺史始居藍田　一清河小房積子
字敦詩相唐憲宗並見唐表
一崔浩
一北魏宏子　一博陵第三房元景子並見唐表
一崔就
一溫子字伯元魏常山太守　一彥冲子字德成並見唐表
一崔欽
一博陵房廓孫寂子　一清河青州房琇子並見唐表
一崔暹
一鄭州蔚子字元欽後魏武川鎮都督　一博陵第三房穆子
字季倫北齊右僕射並見唐表

五崔融
一博陵安平仲牟子　一博陵第一房天護子字循業後魏定
州別駕　一南祖後解子字文成唐清河文公　一清河小房
循禮子　一湫子字子長安定侯並見唐表
一崔慎微
一博陵大房行則子　一博陵二房勗德曾孫並見唐表
一裴澄
一後魏德歡子字靜慮　一東眷璨子並見唐表
一裴曾
一西眷後魏州刺史景惠子　一中眷宰相遵慶子並見唐表
一裴彥

一魏閹官張宗之傳思話弟思度子初名超業入魏仕光祿大夫　一明史宇思學涇人萬曆時戶部侍郎

二呂溫

一魏書羅漢父字晞陽世祖時上黨太守　一唐書渭子宇和叔

二柳儉

一魏蔌術傳世宗時豫州人以機巧名　一隋循吏傳宇道約河東解人

二段榮

一魏閹官傳霸從弟官雍州別駕　一北齊本傳宇子茂姑臧人好曆術贊成高祖大業

二鄧淵

一魏本傳宇彥海安定人　一元孝友傳曹州人

二鄧儼

一魏書淵傳伯忻子撫軍將軍　一金史宇子威知歸德府

二高濟

一魏書允從叔字叔民賜爵浮陽子　一北齊神武第十二子博陵王歷太尉定州刺史

二高綽

一魏書允孫字儒裕仕太和時後將軍并州刺史　一北齊武成長子南陽王宇仁通冀州刺史

二高欽

並見魏書一閻孫宇希叔死於滦州　一祐弟仕終秘書中散

二梁越

一魏儒林傳宇元覽新興人太宗賜爵祝阿侯　一隋書毗祖仕魏涇豫洛三州刺史封部陽公

二莫題

並見魏書一舍傳雁門人顯子以戰功爵東宛侯　一本傳代人由幢將歷左將軍爵高邑公

二樊興

一魏書子鵠父官平城長史歸義侯　一唐裴寂傳安州人隋時以罪爲奴太宗時官檢校武衛將軍　一見舊唐書劉文靜傳

二鄭曄

一燕濟南公豁孫溫子後魏建威將軍　一宣城尉成子並見唐表

二盧萬石

一君靜子後魏司農卿爵昌平公　一南安令德基子昌平縣侯並見唐表

二鄭正則

一北祖後後魏開州刺史敬道子　一南祖後元敬曾孫唐郢州刺史並見唐表

二郭遵

一北史儒林傳鹿人　一宋劉平傳開封人

四李沖
一西涼武昭王暠曾孫寶子字思順見魏書 一魏書文明太后臨朝時以器能授任 一唐太宗孫越王貞子琅琊王 一五代雜傳房知温司馬
三李承
一北史東晉晉昌太守翻孫寶子字伯業後魏滎陽太守 一唐書趙州人建中四年湖南觀察 一唐宰相表趙郡爵子宣山南東道節度
六李茂
一翻孫寶子字仲宗襲父爵燉煌公 一唐高祖孫徐王元禮子淮南王 一元孝友傳大名人 一明史善長孫祺子 一明王田人 一澄城人並見孝義傳
四李彦
一魏書寶傳承子韶弟字次仲秦州刺史 一周書字彦上下邑人仕魏至周賜姓宇文 一唐宗室表江王房續子 一沈宋官者婧康初賜死
三李靜
一魏書寶傳茂子字紹安襲燉煌公 一魏書元護弟景明初歸誠住天水太守 一周書彦父南青州刺史
四李遐
一魏書茂孫字智達 一唐代宗子均王 一薛王房瑒子並見宗室表 一五代晉兗州人高祖時西京留守

五李經
一魏書寶傳暉子司徒諮議參軍 一唐蔡王房元保子 一蜀王房隋城令寂子 一順宗子本名渙鄭王並見宗室表 一金文鼓傳字天英錦州人
七李韶
一寶傳承子字元伯高祖賜名襲姑臧侯 一唐太祖孫樟子追封東平王 一雍王房繪子 一蜀王房方子並見宗室表 一趙郡李氏琡子 一盧已子並見唐宰相表 一宋史殊遜曾孫字元善五歲能賦梅花理宗時學士
八李昭
一寶傳義璡子字仁照散騎常侍昭一作照 一唐姑臧房尚詞子 一東祖後震子 一敬忠子 一倫子並見宰相表 一唐蔡王房尚邱子 一舒王房元名子瑀國公 一許王房解子嗣王並見宗室表
五李詠
一寶傳懿子字義興 一唐代宗孫遜子蠡溪郡王 一甯王房友澤子並見宗室表 一東祖後迪子 一兼金子並見唐宰相表
二李系
一魏書順父仕慕容垂入魏太祖時贈平棘男 一魏書道子字乾經武定時太子家令

一魏書順季弟字善祖中書侍郎　一唐太宗子蔣王　一愚宗子澧王初名寬　一五代字孟深陽武人仕北漢入宋官忠武軍行軍司馬見宋史

八李祐

一北魏順傳岡子字長禧博林太守　一唐太宗子字贊初貶庶人　一昭宗子嘉王　一蜀王房纂子　一申王房祕子諫議大夫並見宗室表　一唐藩鎮吳少陽傳字慶之由賊將歸誠歷滄德景節度　一宋河東人字晉仁政和宣和中歷數路轉運使見夷堅丁志　一明史存義子太師善長姪

六李武

一北魏順子字景則後魏濮陽侯　一鞠子　一護子字昭先

後漢東郡太守並見唐宰相表　一唐江王房俊子　一蜀王房蜀子並見宗室表　一元至正間劉福通將遣攻破商州者後降於元將李思齊見明鴻猷錄

四李說

一北魏順傳靈族叔字令孫京兆太守　一唐高祖孫魯王靈夔子清河王　一東祖後庭光子　一仁穎子並見唐宰相表

六李祥

一魏書孝伯兄子元善高宗時中書侍郎　一唐高祖子魯王　一昭宗子瓊王並見宗室表　一宋史字元德無錫人甯宗時國子祭酒　一南宋樂部祖應人見武林舊事　一宋宦者

五李郁

一魏孝伯傳瑒弟字永穆黃門侍郎　一唐蔡王房茂元子宗正丞　一江王房調子並見宗室表　一五代晉書字文緯唐宗屬　一明尹夔繫傳鳳陽指揮

三李瑒

一魏孝伯傳郁兄　一唐惠宣太子業子滎陽郡王　一高宗孫許王素節子並見宗室表

一李奕

一魏尚書敷弟爲魏主宏所殺　一唐宰相表東祖後亢子

三李白

一魏書方叔子樂王　一唐宗室字太白　一後燕錄屠各人

二李皓

一北魏姑臧人字仁昭後魏散騎侍郎　一唐宰相表東祖後敬節子許州司馬

三李惠

一魏書琰之傳隴西狄道人二子剛惠並從出帝入關　一魏外戚傳中山人思皇后父　一明史鉞子字德卿祥符人正德時行人謙南巡杖死

五李隆

一北史喬傳字太樊魏昌城令　一魏臨淮太守毓子字彥緒見唐宰相表　一明史襄城伯溥子字彥平嗣爵　一明正德十六年甘州總兵官請初以罪誅　一明劉肇基傳參將戰死

二李謐
一魏隱遜傳字永和涿郡人安世子　一唐宗室表道王房元慶子廣漢郡公
三李顗
一北魏誠傳欽子字元纖營州別駕　一唐宗室表蜀王房孝貞子　一遼史處溫族弟處能子
四李恭
一魏書誠長兄字元順成州太守　一唐宗室表曹王房述王福子鄖公　一元孝友傳濟南人　一見明王佐傳
三李永
一魏外戚傳峻弟封公　一周書豹文大中大夫　一唐文宗

子莊恪太子
二李雅
一魏外戚傳峻弟　一周書穆傳愷子仕周八隋荊州刺史
五李慎
一魏太常卿義和元年遣拜沮渠蒙遜爲涼州牧　一北史土諫傳輯長子　一唐太宗子紀王　一順宗孫綰子高陽郡王　一江王房百字並見宗室表
三李剛
一魏璞之傳二子剛惠並從世帝入關　一唐宗室表西涼武昭王之後孫元孫曰剛爲武陵房始祖　一漢順帝時封列侯
二李聰
一魏東宮舍人吉子字小時爲尚書郎　一隴西李氏房子並見唐宰相表
四李融
一趙郡聰子後魏中書侍郎　一姑臧房義壎子　一東祖後處寶子並見唐宰相表　一唐太宗孫虢王鳳子東莞公
二李暕
一北魏寶傳經父　一唐宗室表曹王房瑜子
二李間
一見北魏順傳　一唐宗室表鄫王房進成子
二李鞋
一北魏寶傳承子韶弟字延賓　一唐宗室表江王房胡孫顗

子
九李構
一魏書平原獎子武定末太子舍人　一魏書靈曾孫華長子襲爵宜都公散騎常侍　一北齊本傳字祖基黎陽人累遷譙州刺史　一譙郡元素孫志德子　一姑臧房元珍子泉州刺史　一光遠子　一東祖後太眞子字承業齊州刺史並見唐宰相表　一唐蔣王房森子杭州刺史　一申王房璡子並見宗室表
二李希道
一後魏胤之後憲子字景冲殿騎常侍新野文公　一趙郡李氏房子並見唐宰相表

三李肇
一趙郡李氏魏臨江樂安太守機子見唐宰相表　一唐蔡王房滲子　一蔣王房乘子連江令並見宗室表
五李憬
一北魏靈傳叔允子字延軌相州錄事參軍　一北周本傳字景和襄平人仕魏廢帝賜姓八周至太師封趙國公　一趙郡正辭子　一姑臧義琪子並見唐宰相表　一唐勳臣勣弟司衛卿本姓徐賜姓李
二李諧
一北魏書平子字虔和襲爵彭城侯　一唐代宗孫韓王迥子
四李邕

一北魏平子字修穆有儁才高陽王雍友　一唐高祖孫元嘉子賴川王　一號王房宏子嗣王並見宗室表　一唐書善子字泰和北海太守善文章時號李北海
六李欽
一北魏訢傳璞子州主簿　一魏高允傳允作徵士頌內有從事中郎勃海李欽字道賜　一唐太宗孫紀王慎子建平郡公　一郇王房仁裕子　一江王房晃子嗣王並見宗室表　一明張欽傳初姓李既通顯始復其姓
六李暉
一北魏璞子中書議郎　一唐高祖系霍王房緒孫嗣王　一蜀王房昀叔子並見宗室表　一趙郡東祖後徙宗子　一仲宣子　一遼東弼子並見唐宰相表
六李鳳
一北魏叔虎傳從兄渤海人國子博士坐弟同王倫逆謀除名　一魏外戚傳中山人惠從弟官長樂主簿被誅　一唐高祖子虢王字秀成　一江王房瑤子並見宗室表　元東明人字翔卿好文父著有西林集見錢氏藝文志補　一明忠義傳梁山節士
六李述
一北魏鳳從子字道興封蒲縣男　一唐虢王房鳳孫嗣王　一代宗子睦王並宗室　一趙郡元同孫翫子　一敦子瀛洲鎧曹　一延紀子東海尉並見唐宰相表

二李燮
一魏書恩穆中子武定末司徒左長史　一平子字遵穆孝莊初河南尹
二李靈
一魏本傳勰子字虎符趙郡人洛州刺史　一唐宗室表紀王房晟子儁州刺史
二李遵
一魏書靈子後魏征東府司馬　一唐宗室表大鄭王房肇子
五李渾
一靈孫遵子字季初北齊本傳封涇陽男　一北周書穆第十子瓘字字企才　一唐蔡王房湜子　一蜀王房昭子並見宗

室表　一唐宰相表德裕子

三李憑

一靈孫恢子字青龍累遷定州大中正　一唐姑臧房防子一隴西展子右威衛大將軍並見宰相表

五李華

一靈孫恢子字崇夏封灤城子　一唐宗室表十鄭王房文舉子　一趙郡恕己子唐文苑傳字遐叔善屬文　一楚子並見唐宰相表　一金史興定朝爲平陽守行尚書省

三李綜

一靈子恢弟　一唐宗室蔡王房元立子　一唐宰相表武威自正子河中參軍

三李道

一靈孫綜子字良軌世宗時爲京兆王愉司馬　一北齊文苑傳廣漢子以文章名　一宋外戚傳光宗后父字行之

五李緯

一靈孫遵子渾弟字敬文仕魏入齊天保初司徒左長史　一唐太祖子隋江夏總管封雍王　一唐宰相表姑臧房甲子字德彰

四李翼

一魏書靈傳弼弟字景業仕尚書郎建義初遇害河陰　一唐大鄭王房孟犨子隴西縣子　一高祖孫虢王鳳子嗣平陽王並見宗室表　一宋忠義傳麟州新秦人代州都巡檢死節

四李曉

一魏太尉虔子北齊李璵從弟字仁智武定末除頓邱守　一趙郡東祖後元穆子　一敬節子並見唐宰相表　一明江南人字子晦官嶧縣丞潘陽衛經歷事母以孝稱見江寧府縣志

一李貴

一東魏興和三年冬交州反蕩　一唐宗室表許王房欽古子襲巴國公

一劉庫仁

並北史一本傳字沒根獨孤部人魏昭成帝以宗女妻之爲南部大人　一尉古眞傳太武即位命尉眷與散騎侍郎劉庫仁等八人分典四部機要按太武乃昭成元孫此庫仁當別一人

二高提
一北齊書神武第十一子南陽康穆王　一唐書鈇子字澄之
咸通末太子賓客
二高敞
一北齊書琛子小字須拔累封宣城公　一唐忠義傳頰孫京兆人趙州刺史
三張瓊
一北齊書字連德代人天平中汾州刺史　一唐宰相表淪子
一宋史館陶人太祖時嘉州防禦使

二張忻
一北齊瓊子建州刺史　一明喬允升傳崇禎末刑部尚書降賊
五張亮
一北齊西河人字伯德初事尒朱兆天保時歷驃騎大將軍
一唐書滎陽人由李密歸唐累封鄖國公後被誅　一始興房循子　一鄭州人相太宗並見唐宰相表　一明袁繼咸傳四川人崇禎時御史巡撫安慶
四張耀
一北齊書字靈光昌平人天保初秘書監　一明曹良臣傳薊州人洪武時福建指揮　一明三原人字融我貴州布政司參

死難　一朝綱子諸生並見忠義傳
一張買奴
一北齊儒林傳平原人　一見元列女傳
二徐遠
一北齊本傳字彥遐石門人東楚州刺史　一見明列女傳
二許遵
一北齊方技傳高陽人明易善筮　二宋史字仲塗泗州人歷寄時知潤州
二劉玘
一北齊書禪子　一五代祿傳雍邱人仕唐至後唐安遠節度
五劉瑗

一北齊書禪子　一延祚子官國子祭酒並見唐宰相表　一唐閻秀善詩　一宋人善隸書見書史　一宋神宗時內侍
五劉濟
一北齊文苑傳顗父奔江南　一唐書怦子爲幽州節度使宗時謚莊武　一明初死事追封彭城侯見皇明鴻猷錄　一明本傳字汝楫嘉靖初刑科都給事以爭大禮議成死隆慶初贈太常少卿　一明孝義傳成化時郯縣人
二裴宏
一中眷裴氏北齊行臺郎文端子　一東眷宰相休子字裕志並見唐表
二楊騰

一北史外戚傳宏農人文帝舅　一明孝義傳遷安人

三皇甫和

一北齊書字長諧安定朝那人濟陰太守　一周書璠父本州治中大統末贈涇州刺史　一隋書誕傳官魏膠州刺史

二魏徵

一北史長賢傳長賢子　一唐本傳字元城相太宗

七李湛

一北魏靈曾孫渾子見北齊列傳　一唐世祖子蜀王　一唐中宗時羽林將軍與李多祚等迎太子復位者　一唐敬宗

一趙郡東祖後選子　一義府子竝見唐宰相表　一宋詩紀事大中祥符間秘書監

二李綸

一北周鄭傳輝弟　一唐順宗子桂王

四李眞

一後魏定州刺史乞豆子後周泰河渭三州刺史　一南陽公延伯子字長宣譙王竝見唐宗室表　一唐宰相表東祖後翺子　一道書宋人自稱八百歲

七李賢

一北周本傳字賢和仕魏至周封河西公　一唐宗室江王房孫子　一高宗子章懷太子字明元　一唐宰相表逖子　一九工部尚書襲鞋人名丑驢後歸明太祖賜姓名見明列傳

一明英宗時宰輔字原德鄧人　一明史彬子襲豐城侯

九李遠

一北周賢弟字萬歲累封陽平公有射虎中石事　一晉載記僞蜀李特僚屬　一唐常侍字求古藝文志詩集一卷　一唐宗室表曹王房朔子　一宋紹聖間武舉後取涇川作青唐錄一卷　一青州人學李成畫馳名崇觀間見名畫錄　一宋詩紀事字器之　一明燕王將建文三年逐沛縣焚糧艘者　一明邱福傳懷遠人寶子永樂時封安平侯

六李穆

一北周賢弟字顯慶仕魏至周進安武郡公　一北魏書後趙石虎將　一唐郁王房文通子　一曹王房福子嗣王竝見宗室表　一五代後周宇孟雍陽武人入宋官諫議大夫參政

一沐宋內臣見元祐黨籍碑

十一李端

一北周賢子字永貴　一趙郡銘南子　一漢中澣子竝見唐宰相表　一唐進士藝文志詩集三卷　一唐功臣靖見字藥王襲永康公　一唐烏重胤傳重胤泰將　一五代史閩世家南平王高從誨之將　一宋開封人善繪事　一元史元禮子禮部尚書　一明孝義傳保安人　一明周延儒傳崇禎時中官

四李吉

一北周賢子端弟官儀同三司　一北史士謙傳義子字彥同仕東宮舍人　一宋史翼子官補闕　一宋樂部祇應人見武

林書事

九李桓

一北周道子梁州刺史　一唐書逢吉從弟之子　一唐宗室表蔡王房儉子　一唐孝友傳弘陽人數世同居　一宋濮人字成伯爲石守道高弟見湘水燕談　一宋靖康元年二月知山西威勝軍以城降金者見續通鑑　一宋史宇元直臨淮人孝宗時遷大府卿　一宋史好義子　一明本傳字汝培萬曆時御史巡撫遼東

二李詢

一北周賢子穆兄字孝詢　一唐宗室道王房元慶次子

二李晒

一北周安州總管唐國公唐高祖父　一唐宰相表西祖後謀子始平太守

二李庶

一北齊左丞以謗魏收撰史死獄見通鑑　一唐宗室表蔡王房滲子

四李榮

一北周孝義傳字長卿勃海蓨人散騎常侍　一明縉雲人字宗楷景泰時巡撫廣西　一明王崇古傳長沙人歷南京吏部侍郎　一明福建平和人字英拔萬歷中判應天府轉治中於詔獄多所平友見金陵古志

四李旭

一北周書幼年已解屬文年十歲作明堂賦　一趙郡東祖後汨子　一慈子竝見唐表　一唐宗室表愍王房脈子

二李憙

一乞豆子後周申衛二州刺史　一武陽李氏琰子竝見唐表

二裴遂

一周書文舉父太祖時封隆城子正平郡守　一梁書綽後字淵明河東聞喜人

二王衡

一後周人唐藝文志集三卷　一唐宰相表太原房璉子

二王傑

一周書金城人本名文達仕魏歷齊人周官涇州總管追封鄂國公　一唐宰相表琅琊房暟子

二王湜

一周書琅琊淖弟　一唐宰相表琅琊房佰子澈弟

二王軌

一周書太原人小名沙門高祖時封上黃公　一隋書謨弟大業末東郡通守

五裴通

一洗馬裴氏後周驃騎大將軍彥子懷義郡公　一任城尉回子　一西眷齊壺關令謁之子　一南來吳房禮部尚書士淹子字文元　一東眷都官郎中孝智子竝見唐表

二裴兢

一後周驍騎大將軍彥子　一東眷右金吾將軍礭子並見唐表

二裴胄

一後周青州刺史文舉子　一汝州別駕京子字遐叔唐兵部尚書並見唐表

二裴融

一西眷韜子後周司木大夫　一唐武后相居道子並見唐表

二田宏

一周書字廣畧高平人賜姓紇干氏累封雁門郡公　一唐書仁會父隋襲封信都公陵州刺史

二薛愼

一北周善弟字佛護仕太祖時封淮南縣子　一明循吏傳洪熙時長清令

二裴貞

一周書賢父涼州司馬　一宋紹熙間郭大任子調杭州於潛縣未赴見夷堅丁志　一明本傳南陽人元裕州守將平章餘明

二裴寬

一周書字長寬聞喜人仕北齊入周太祖封夏陽縣男　一唐書灌從祖弟韋詵壻號碧鸛鵲者

二樊深

一周儒林傳字文深河東猗人賜姓萬紐于氏　一明楊思忠傳大同人

二楊纂

一周書廣甯人仕齊入周賜姓莫胡盧氏官華州刺史　一唐書宏禮族父字續卿仕隋入唐官戶部尚書

三蔣昇

一周藝術傳字鳳起平河人明天文　一明洪鍾傳祁陽人宏治時湖廣副使　一明史冕兄南京戶部尚書

二伊婁謙

一周書穆父善騎射太祖賜名尹歷衛將軍　一隋書伊婁謙父相隆二州刺史

二閻進

一周書慶父官盛樂郡守　一宋忠義傳建炎初從使臣至金被留見殺

二趙剛

一周書字僧慶洛陽人　一宋史贍父

二趙昶

一周書字長舒天水人世祖賜姓宇文　一唐書孽弟字大東乾甯二年官忠武節度

三劉儼

一南宋劉湛傳湛仲子從父詠　一明周敘傳字宣化吉水人官太常少卿謚文介　一唐宰相表南華宗經子龍邱令

三劉昇

一周書雄子嗣趙郡公大象末儀同大將軍　一唐書宏基父隋河州刺史　一唐德威傳易從子年十餘流嶺表後歸洛

二梁茂

一毗父仕周滄究二州刺史見隋書　一隋循吏傳彥光祖仕魏泰華二州刺史

二元正

一魏昭成後元偉傳魯郡公見周書　一唐書萬頃孫肅宗時以書判第一名京師

二元壽

一魏元偉傳官鄯州刺史安樂公見周書　一隋書洛陽人字長壽仕周入隋官左衛將軍

三鄭鈞

一周王府典籤知人子　一荆南節度紹業子字化光俱北祖後　一南祖後君琰子並見唐表

二楊集

一隋宗室衛昭王爽子字文會襲封　一明鍾同傳常熟人景泰時上書于謙論易儲之失

二楊浩

一隋高祖第三子秦王俊子嗣王璇廢宇文化及立爲帝　一明單宇傳濟甯人景泰間歷副都御史

三楊慶

一隋宗室傳宏子煬帝時滎陽太守降於李密　一隋孝義傳字伯悅河間人高祖擢平陽太守　一宋孝義傳鄞人宣和三年鄉守樓异建坊

二楊潤

一隋鄖國公侑曾孫嗣公燊子　一原武房敏子字温玉並見唐表

二楊瓚

一隋書滕穆王字恒生一名慧高祖母弟周時尚公主　一明史蠡縣人景泰時浙江右布政

二楊雄

一北周紹子初名惠周封邦國公隋加廣平王　一北史猛子字元略上洛邑陽人封安平侯

三張祥

一隋書季珣父仁壽末官靈父太守　一宋孝義傳伯威父御前前軍正將　一明人字元吉嘉靖間進士官鄖陵令見江甯縣志

六張琮

一隋書季珣弟死宇文化及之變　一唐宰相表始興房淪子

一元史雄飛父仕金守河陰　一明史盆曾孫嘉靖初南京右都御史　一明萬元吉傳江西巡撫部將　一明外戚昇孫襲伯爵

二黃亘

一隋何稠傳巧思絕人　一唐孝友傳鄧武人

二鄭鴻
一南祖後常子隋潞州刺史　一齊州參軍雍門子　一北祖後智子太子司議郎並見唐表
二崔淑
一博陵大房耀子襲安平男　一博陵二房昂子字君治隋中書舍人並見唐表
三崔抗
一隋大理少卿世立子　一博陵三房光逈子並見唐表
五劉權
一字世略彭城豐人仕齊至隋南海太守　一南華倚子唐平輿令並見唐宰相表　一唐宰相晏曾孫忠州刺史著洞史見
魏文志　一宋人知無爲軍後降於元　一元孝友傳南陽人
六劉斌
一隋文學傳南陽人信都郡書佐後歸突厥　一宋孝義傳定州人　一元史歷城人歷濟南新舊軍萬戶　一元孝友傳沐梁人　一國朝上元人湖北鄖陽守備值吳三桂亂力戰死詔加副將見金陵忠義傳　一宋宗室義康傳湛之宗
七劉昉
一隋書博陵望都人　一歸潛志金中山人字仲宣善詩
二劉子翼
一字小心隋秘書監唐太宗徵之不至見唐宰相表　一宋史
韶次子字彥禮

四元善
一隋儒林傳洛陽人由魏仕周入隋官國子祭酒　一宋乾道間饒池州巡轄遞鋪官見夷堅志　一元孝友傳大名人　一明洪武時州判以善政擢僉都御史
三張威
一仕周入隋封晉熙郡公後爲相州刺史見隋書　一唐宰相表始與文曜子　一宋史字德遠成州人甯宗時名將官揚州觀察
三王韶
一隋書字子相太原人仕周入隋官行臺僕射　一唐德宗興元初爲淮南大將欲自爲留後者見通鑑　一宋史字子純德
安人神宗時洮河安撫司倡緣邊市易之說者
二王仲宣
一隋韋洸傳番禺亂夷　一宋紹興間饒七王賁父見夷堅志
二王成
一隋大業十二年爲太原副留守　一明列傳志子嗣六安侯
二崔樞
一鄢陵房隋本州主簿子令子　一清河大房通子並唐宰相表
三李褘
一唐太祖子隋儀同三司追封鄫王　一唐太宗曾孫吳王琨子嗣江王　一昭宗子遂王並見宗室表

五李諤
一隋開皇四年治書侍御史上書請黜浮華 一趙郡東祖後
隋南和公 一江夏翹子字德達並見唐表 一唐大鄭王房
遵子 一德宗子欽王並見宗室表
三李春
一隋開皇十年交趾人自稱大都督攻陷州郡見通鑑 一明
行人正統初常遣祭衍聖公毋者見闕里志 一明人字志仁
官建安丞修廢革獎政著能聲見金陵志
十李慶
一隋書安子嗣趙郡公 一北史隴西狄道人隋文時常州刺
史子 一丹陽房聰子 一姑臧房旦子普州刺史並見唐表

一唐宗室薛王房業子 一五代史滄州饒安人仕晉世晉
書字隱光 一五代晉承約曾祖薊州別駕贈工部尚書 一
幽州人字子玉由後唐仕周入宋歷右驍衛上將軍 一宋孝
義郭琮傳仁和人 一明本紀左右司諫教諭
六李筠
一隋書穆孫愔子以嫡孫襲申國公 一唐蔡王房循孫全子
一郇王房回子字禮符 一江王房遇子並見宗室表 一
五代後周太原人初名榮廣順初義成軍節度恭帝加太尉
一歐五代史張彥澤傳爲控鶴指揮使彥澤遣以兵監守
三李瑄
一隋書安弟感子 一唐太宗孫恪子追封朗陵王 一宋外
戚用和子尚兖國公主
十一李榮
一隋書穆子恒郎官合州刺史 一唐宰相表姑臧房成性子
一唐蔡王房崇晦子吳王 一鄭子 一太宗子成王初名
武后賜名千里並見宗室表 一歐五代史南唐李昇父二
五代郭威將威與之帥兵拒漢主者 一五代周臣李筠初名
避世宗諱改 一南宋樂部祖應人見武林舊事 一元史邦
瑞子 一明史洪武初李文忠麾下指揮
二李懿
一隋太常卿丞 一東祖後諶子並見唐表
四李陵

一隋時作亂楊素平之見素傳 一梁將陷魏復歸大同間人
一唐宗室表蔣王房構子 一垂拱中姚州掾見張柬之論姚州疏
二李參
一見隋循吏王伽傳 一唐宰相表東祖後同恩子 一唐宗
室蜀王房勻子贊善大夫
三裴肅
一隋書俠子字神封聞喜人仕周入隋永平郡丞 一唐書休
父貞元時浙東觀察 一南來吳房允孫領軍將軍見唐表
三陳政
一隋書茂子字玄道仕隋入唐官涼州總管 一明外戚景行
高祖世襲百戶 一明合肥人平鄉伯懷孫嗣伯

二李播
一隋人唐藝文志集三卷　一唐宗室蔡王房支芳子
二劉烈
一隋書附權傳權從父子將　一明鴻猷錄正德初保甯劉烈反正德四年侵掠陝西後不知所終
二王脊
一隋書周兄子字元恭　一唐表琅琊方謂子宋州參軍
三王收
一隋王充傳充父隋母嫁粲因姓王氏官懷朴二州長史
唐宰相表京兆行古子字種德
三張照

一唐宰相表河間羨子字士鴻隋冀州刺史　一明華亭官生萬曆間任應天府治中見上元縣新志　一　國朝雲間人刑部尚書謚文敏
二楊慎
一唐宰相表越公房敷子隋義安侯　一明本傳四川新都人字用修正德辛未殿撰謚文憲

三李贊
一唐太祖孫雍王繪子長平王　一蔣王房仲達子並見宗室表　一明耿定向傳晉江人

四李珍
一唐大鄭王房孝友子工部尚書　一岐王房範子嗣王並見宗室表　一明襄城伯濬孫隆子嗣伯殺於土木　一明曾銑傳參將

二李建成
一唐高祖長子　一郇王房婺州刺史思忠子並宗室

二李元禮
一唐高祖子徐王　一元史孛謏字庭訓真定人

四李琳
一唐高祖孫鄭王元懿子安德公　一高宗系許王素節子嗣越王　一唐宗子汝陽王璡弟嗣甯王並宗室　一宋孝義傳信州人十世同居

三李誼
一唐高祖孫韓王元嘉子武陵王　一德宗子舒王初名謨　一代宗孫昭靖太子邈子並宗室

五李諶
一唐高祖孫韓王元嘉子上黨郡公　一德宗子通王　一蜀王並宗室　一趙郡東祖後崇德子　一仁頴子監察御史並見唐宰相表

二李諝
一唐高祖孫魯王靈夔子范陽王　一江王房鳳子並宗室

三李約
一唐小鄭王房勉子　一江王房銳子　一順宗子邵王並宗室

五李瑾
一唐曹王房賽子　一紀王房轅子並太宗系　一高宗孫許王素節子嗣王　一讓皇帝憲子文安郡公並宗室　一見宋詩紀事

八李絢
一唐高祖孫彭王元則子嗣王　一蜀王房仍叔子字繪老　一寂子　一順宗子衡王並宗室　一姑臧房元賓子　一東祖後清子　一遼東房泌子並見唐宰相表　一宋史字公素邛州依政人仁宗時仕至提舉在京庫務

四李貞
一唐太宗子越王武后改氏泚　一見元列女傳　一明列傳文忠父贈隴西王　一明福建南靖人永樂乙未科榜眼見貢舉考

二李溫
一唐太宗孫越王貞子沈國公　一唐宰相表遼東房鎬子太

僕少卿

三李嶽

一唐太宗孫濮王子新安郡王　一蜀王房楊子並宗室　一國朝山西蒲縣人康熙癸巳解元乙未會第僉都御史

七李涉

一唐高祖曾孫滕王元嬰子嗣王　一代宗曾孫誼子郡王　一憲宗孫衡王惲子晉平王並宗室　一姑臧房詢詩子　一東祖後珂子　一鶴年子並見唐宰相表　一唐書溯

三李琮

一唐奉天皇帝　一宋史字獻甫江甯人哲宗時寶文閣待制知河南濮州　一明都督正德十六年與江彬等下獄

二李煒

一唐高祖系韓王訥孫嗣王　一太宗孫蔣王惲子嗣王並宗室

七李俊

一唐太宗孫曹王明子嗣王　一元宗系棣王琰子並宗室　一姑臧房修年孫　一武陽房迥秀子　一丹陽房德奭元孫嘉州刺史並見唐宰相表　一明史字子英岐山人成化時給事中山西參政　一明孝義傳表子

九李傑

一唐太宗孫曹王明子黎國公　一元宗孫壽王瑁子國子祭酒　一昭宗　一姑臧房大壽子　一西祖後閻子並見唐宰相表　一唐刘禹字務光相州滏陽人元宗時御史大夫　一宋人見元祐黨碑　一明正德二年禮部尚書　一明孝義傳平山人

四李澄

一唐世祖誨子梁王　一太宗孫紀王愼子定州刺史　一代宗子梁王並宗室　一唐宰相表遼東房鎬子義成節度武威郡王

二李嶠

一唐太宗系濮王泰孫欣子嗣王　一字巨山贊皇人相唐武后封趙國公

三李琎

一唐太宗曾孫郇國公子　一元宗子義王並宗室　一見宋孝義傳

三李孝

一唐高宗子原王　一鄧王房元裕孫嗣王　一江王房珣子並宗室

四李琪

一唐高宗孫許王素節子　一五代史字台秀燉煌人仕梁至後唐明宗時歷右僕射　一宋史伊闕人真宗時官左武衛大將軍　一宋隱逸傳華陰隱士

四李琛

一唐高宗孫許王素節子　一蔡王房安子襄武郡王　一薛

王房業子竝宗室　一元無錫人著確軒集見錢氏藝文志補

四李逖

一唐太宗孫蔣王惲子　一蜀王房嗣荆王竝宗室　一東祖後裔子　一籍子竝見唐宰相表

三李逸

一唐惠文太子房岐王珍子嗣王　一代宗子雅王

四李巽

一唐高宗曾孫許王瑤子　一唐宰相表西祖後嶷子字令叔　一唐元和元年爲度支鹽鐵轉運使　一宋光澤人字仲權與王禹偁善官兩浙運使

六李璡

一唐睿宗孫憲子汝陽王　一蔡王房安子霍山王竝宗室　一武陽房敬本子恒州刺史　一東祖後忠子壽州刺史　一政憲子竝見唐宰相表　一明景祖九年夏疏請捐江南富戶令報名輸官者錢士升擬旨逮獄

三李璟

一唐元宗子濟王　一唐宰相表東祖後處恭子　一五代後唐人魏王繼岌令撾殺郭崇韜者

五李儀

一唐元宗孫永王璘子國子祭酒　一元宗孫義王琎子舞陽王　一大鄭王房朝子　一蜀王房崇慕子竝宗室　一明史涿人正統初僉都御史巡撫大同

六李儼

一唐元宗孫鄧王瑛子字伯莊新平郡王　一敬宗孫陳王成美子宣城王　一唐傳宗　一唐昭宗時江淮宣諭使見五代楊行密傳　一遼史處溫伯父參政累封滕水王　一明夏良勝傳官行人正德初以諫南巡受杖

六李璇

一唐高宗孫許王素節子　一梁王房懷讓子　一蔡王房哲子虛江王　一薛王房業子樂安郡王竝宗室　一東祖後有章子　一延昌子竝見唐表

六李爽

一唐太宗孫蔣王惲子潯陽郡公　一紀王房沛子竝宗室

一姑臧房彥子字德明　一東祖後震子一名奭　一謂子左金吾衛將軍竝見唐表　一南宋建康都統開禧二年五月攻壽州致敗者見續綱目

四李椿

一唐睿宗曾孫汝陽王璡子隴西男　一蔣王房封孫初名承恩潁川郡伯竝宗室　一宋史字壽翁涪州永平人按部傳椿徙家衡州　一南宋樂部祇應人見武林舊事

三李璿

一唐惠鄭王房元懿子南海公　一元宗子涼王竝宗室　一明史景隆曾孫爲錦衣衛指揮

五李愿

一唐太宗系紀王房轗子　一蔡王房楨子並宗室　一唐功臣臧子歷河中晉絳節度荒後敗德見本傳　一韓昌黎送友人歸磬谷序唐人跋序後云隴西隱者　一宋人官京東轉運使見宋詩紀事

五李石

一唐宗室大鄭王房鵬子字中立相文宗　一南唐隴西人撰續博物志十卷　一金史貞懿皇后弟字子堅遼陽人平原王　一沐宋叛逆有前任翰林學士石改名安弼　一蜀士李知幾名石乾道中守眉州姓石者改爲右見吹劍錄外集

六李濟

一唐宗室定州刺史房靈夔子益州長史宰輔麟父　一東祖

後嘉祥子　一寧子並見唐表　一宋潘美傳超子字德淵眞宗時知秦州　一明本傳和州人永樂時都指揮封襄城伯　一明御史樂安人變姓名詣京上高煦謀反事見諸王高煦傳

四李仲

一唐大鄭王房從誨子　一元宗孫鄧王瑛子平原王　一潁王璬子滎陽王並宗室　一宋忠義傳知天興縣

五李倫

一唐蔡王房津客子　一蔣王房森子　一元宗孫鄧王瑛子太僕卿　一陳王珪子安南王並宗室　一明孝義傳溫州人

三李瑜

一唐大鄭王房孝節子鄭州刺史　一蔡王房讓子並宗室　一宋神宗時利州轉運使因多定役錢被黜見續通鑑

三李若水

一唐太宗系蔣王房椿子靜州刺史　一宋忠節傳宇清卿曲周人初名若冰登第召對賜今名

四李若愚

一唐小鄭王房洎孫鏘子　一蔣王房椿子並宗室　一宋神宗時內侍王安石秉政令與竇舜卿按秦州閒田　一明漢陽人字愚公崇禎四年工部郎中

三李若冰

並唐宗室表一大鄭王房廣業子金吾衛將軍　一蔣王房椿子

三李方叔

並唐宗室表一蔡王房愿子金吾衛大將軍　一紀王房毅子

三李文璟

並唐宗室表一大鄭王房神符子　一紀王房審子

三李文通

並唐宗室表一鄫王房澄眞子　一紀王房審子

三李知柔

並唐宗室表一雍王房道弼孫御史中丞　一鄫王房冏子

一酅王房宓子嗣王相昭宗

二李少微

並唐宗室表一鄫王房喬子　一紀王房富陽令某子

二李宗閔
並唐宗室表一蔡王房仁景孫欣子　一小鄭王房餉子字損之相文宗
二李守一
並唐宗室表一譙王房通元子　一蜀王房義節子
二李程
並唐宗室表一大鄭王房鵬子字表臣相敬宗　一蔣王房構子
二李寵
並唐宗室表一蜀王房旻子　一江王房琀子
二李復

並唐宗室表一鄭王亮曾孫齊物子字初陽　一吳王房寅子
三李揭
並唐宗室表一李晉傳司空參軍　一蔡王房文春子左武衛兵曹參軍　一唐宗系本名成義贈太子謚惠莊
三李璘
並唐宗室表一蜀王房僭舟子　一蔣王房括子　一元宗子永王
三李祕
並唐宗室表一蔡王房瑜子　一申王房璿子左散騎常侍　一昭宗子景王
二李僅
並唐宗室表一岐王房範子河東郡王　一肅宗子彭王
三李係
並唐宗室表一蔣王房之蘭子　一元宗孫盛王琦子許國公　一諸宗子越王
四李頊
並唐宗室表一大鄭王房孝節子汝州刺史　一蔣王房贊子　一蔡王房讓子　一紀王房元輔子
六李濟
一定州刺史房世武孫　一郇王房晉子宗正卿　一大鄭王房廓子　一江王房承光子　一甯王房元禮子以上並唐宗室表　一唐丹陽人見李白貞女碑

二李珙
並唐宗室表一太宗孫蔣王惲子六安公　一元宗子豐王
二李俠
並唐宗室表一元宗孫棣王琮子　一許王房隨子
二李儉
並唐宗室表一蔡王房襄武王琛子　一濟北郡王珹子大將軍
三李造
並唐宗室表一蔡王房譓子　一大鄭王房嵩子　一代宗子忻王
二李擇

並唐宗室表一蜀王房春日子　一鄭王房從誨子字仁表
一李梌
並唐宗室表一蜀王房夏日子　一甯王房憲子范陽縣男
二李審
並唐宗室表一蜀王房友諒孫　一紀王房洧子
二李廣
並唐宗室表一蔣王房欽謩子　一恒山愍王房玭子尚書右丞
三李璩
並唐宗室表一梁王房懷讓子　一孝同子　一薛王房業子
二李淀
並唐宗室表一蔡王房尚邱子　一雍王房宗正少卿
二李侶
並唐宗室表一蜀王房朝宗子　一何子
三李詡
並唐宗室表一江王房希悅子　一高祖孫道王元慶子信安郡公　一代宗孫韶王暹子晉昌郡王
三李翊
並唐宗室表一江王房希悅子　一紀王房行岡子　一曹王房晟子
二李優
並唐元宗孫一棣王琰子祕書監　一壽王坦子德陽郡王

二李佩
並唐元宗孫一靜恭太子瑰子　一盛王琦子信都郡王
二李諷
並唐宗室表一高祖系徐王房延年子嗣王　一曹王房叔殷子　一代宗孫睦王述子洪源郡王
二李棚
並唐宗室表一蜀王房僖伯子　一蔣王房倫子
二李演
並唐宗室表一高祖系江王房郁子　一甯王房友諒子
四李準
並唐宗室表一大鄭王房仁曾子　一蔣王房乘子　一紀王房劝直子　一若思子
二李皐
並唐宗室表一蔣王房乘子　一曹王房將戢子嗣成王字子蘭
三李侗
一唐肅宗子定王　一濮王房誠滿子並宗室　一宋程子門人字愿中劍州人與朱子父友
五李邈
一唐代宗子鄭王贈太子諡昭靖　一唐中宗舍人遣迎武攸緒者見逸民傳　一開元元年冬講武驪山遽宣敕斬唐紹者見通鑑　一宋忠義傳字彥思清江人知真定府死節　一宋

忠義傳靖康初宇文虛中聞汴京急起邊領散卒二萬駐汴河

五李遇

一唐大鄭王房暈子御史中丞　一代宗子端王竝宗室　一見五代吳楊行密傳　一西夏主乾順時用事臣　一南宋樂部祇應人見武林舊事

四李遵

一唐蜀王房瓚子　一江王房祥子　一代宗子韶王竝宗室　一唐宰相表東祖後徙一子

三李適

一唐代宗子循王　一金史宇平甫樂城人官東平府治中

三李紳

一唐順宗子寰王　一中書令敬元曾孫宇公垂相武宗　一唐進士元和初爲節度李錡書記抗節死見沈亞子文集紳傳

三李綰

一唐順宗子福王　一唐姑臧房義琛子　一景素子字權化竝見宰相表

三李緄

一唐順宗子岳王　一唐姑臧房元道子　一東祖後嗣子竝見宰相表

三李漢

一唐憲宗孫惲子南陽郡王　一宣宗子靖懷太子　一唐文翰御淮陽王道元六世孫宇南紀本韓愈增少師爲文

李勉

一唐滎王房正白子　一惠鄭王房擇言子字元卿相德宗竝宗室

四李滂

一唐郇王房元子　一憲宗孫淄王惕子許昌郡王竝宗室　一唐宰相表漢中夷吾子　一五代濤弟宇日新

二李滋

一唐憲宗孫淄王惕子焉朔郡王　一宣宗子夔王竝宗室　一唐宰相表東祖後嘉璧子

二李涵

一唐永安王孝基曾孫少康子肅宗即位之初與崔漪等來歲迎太子者　一唐忠義傳慤子

四李浩

一唐宗室榮王房尚範子　一宋西河人宇直夫哲宗時環慶路副總管知蘭州　一宇德遠臨川人孝宗時秘閣修撰竝見宋史　一宋末元初臨淄人見元好問集

五李濤

一唐畢王房仲康子　一郇王房元子竝宗室　一五代宇信臣京兆萬年人仕後唐至周封莒國公入宋爲兵部尚書　一宋詩紀事宇養源臨川人有蒙泉詩稿　一國朝山東德州人宇紫澜康熙乙卯解元官侍郎

三李漸

一唐宗室紀王房行禕子綿蜀等州刺史　一東祖後韜子

一江夏正臣子並見唐表

四李洽

一唐太宗孫越王貞子　一宣宗子懷王並宗室　一東祖後選子　一西祖後同亨子御史中丞並見唐表

二李鞏

一唐宗室大鄭王房鵬子懷州刺史　一金河中人字君美南渡爲參政見歸潛志

六李實

一唐宗室道王房鍊子嗣王德宗時京兆尹　一見唐佞倖傳

一明楊善傳字孟誠合州人景泰時右都御史後斥爲民

一明邱福傳遼發蔚州指揮　一明孝友傳嘉靖間陝西人

一明天啟六年提督薊鎮總兵官

四李晃

一唐蜀王房昊子恒王府參軍　一鄭王房承慶子　一紀王房良子並宗室　一唐宰相表東祖後震子

二李溥

一唐憲宗孫鄜王憬子平陽王　一宋河南人仁宗時官光黃二州以贓敗貶官

五李岫

一唐鄫王房林甫子　一江王房塔子並宗室　一姑臧房元斐子殿中侍御史　一東祖後昌子並見唐表　一唐光明寺塑工名見段成式寺塔記

三李夢

一唐宗室郇王房林甫子司儲郎中　一唐至德元年清河客乞師於顏眞卿者見通鑑　一見宋詩紀事

四李裕

一唐昭宗子德王　一宋史漢瓊曾祖祁州刺史　一明本傳字資德豐城人正德時吏部尚書　一明文苑傳維楨父福建布政

二李循

一唐宗室蔡王房敏子浙水令　一唐宰相表東祖後震子

三李峴

一唐武宗子益王　一吳王房禕子相蕭宗並宗室　一唐宰相表趙郡幷子

三李遂

一唐宗室惠鄭王房元懿子新平郡公　一明列傳進兄　一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巡撫都御史

四李泉

一唐宗室江王房祥子廣平郡公　一唐姑臧房思誨子　一丹陽房大惠孫　一東祖後某子並見宰相表

三李萬

一唐宗室舒王房津孫　一唐東祖後瑗子　一虛已子並見宰相表

四李昂
一唐蔡王房正白子　一蜀王房友諒子並宗室　一唐文宗
一唐考功員外郎
四李全
一唐定州刺史房宰輔麟子　一蔡王房循子並宗室　一宋
叛臣傳滁州北海人號李鐵槍　一明曹文詔傳大同參將
五李質
一唐郇王房文通子　一梁王房懷讓子並宗室　一舊唐韓
宏傳沐州牙將　一沐宋人字文伯爲內侍梁師成所引授膚
思殿應制見揮麈後錄　一明周楨傳字文彬靖江王右相
六李甯

一唐蜀王房友諒孫三原令　一江王房懷順子　一憲宗惠
昭皇太子並宗室　一宋史韶兄同舉進士　一宋方伎傳眞
宗時敖水隱士　一元孝友傳華陰人並敬避
廟諱
六李錫
一唐蔡王房昭子　一大鄭王房仁曾子並宗室　一唐宰相
表東祖後裔子　一明夏良勝傳官行人正德初以諫南巡受
杖　一明俞大猷傳萬曆時征蠻將軍　一明忠義傳鄧州千
戶死節
二李翰
一唐宗室郇王房濟子左金吾衛大將軍　一爲張巡作傳表
上者
二李晉
一唐宗室郇王房仁裕子　一唐宰相表姑臧房整孫汝州刺
史
三李遷
一唐宗室蜀王房交子　一唐宰相　表南祖後顯達子德州刺
史　一見明本傳
四李絳
一唐宗室蔣王房稠子　一姑臧房元祠子滑州刺史　一武
威房龔涼國公自正子　一東祖後汴宅子字深之相憲宗並
唐宰相表
三李慶

一唐宗室蔡王房爰子　一唐宰相表姑臧房睦子　一明本
傳永樂間兵部尚書
七李迪
一唐蔡王房測子　一紀王房行正子並宗室　一姑臧房義
琛子考功郎中　一東祖後諶子　一說子並唐表　一宋仁
宗宰輔論文定　一宋御前畫院人見武林舊事
三李同
一唐宗室如仙子字昭度相武宗　一唐宰相表姑臧房恒子
一宋史琮子紹興初參政與秦檜善
四李顥
一唐蔣王房揖子　一密王房元曉子南安王　一甯王房平

原子嗣王並宗室　一唐表江夏房邕子

四李晟

一唐紀王房漸子　一曹王房瑜孫昵子並宗室　一唐表隴西欽子字良器相德宗　一五代晉應州金城人德琉祖邊將

五李彬

一唐宗室鄭王房良史子　一東祖後勝子　一管城元之子新野尉並唐表　一明史成祖時燕將封豐城侯謚剛毅　一明人與郭都岳懋李梅等拒絕死事謚忠壯

五李晦

一唐蔡王房瑜子　一江王房中義子並宗室　一東祖後見子　一敬宗子　一南祖後守一子並唐表

五李愈

一唐江王房僕子　一事子　一岐王房逸子嗣王並宗室　一金史臺諫卒謚清獻　一元人窜狂愚集二十卷見藝文志補

三李衆

一唐蔡王房滲子　一鄫王房令望子並宗室　一唐表姑臧大房景昌子字師左散騎常侍

九李銳

一唐蔡王房沖寂孫隋州刺史　一鄫王房知隱子　一惠鄭王房琨子字執堅　一江王房興昌子　一越王房晉州參軍　一申王房承方子嗣王並宗室　一東祖後恕子　一堯年子　一環子並唐表

三李序

一唐宗室蔣王房欽謜子　一唐宰相表漢中漪子殿中侍御史　一元東陽人字仲修著綱編集見藝文志補

三李峯

一唐宗室蔣王房鼛子　一東祖後貞慈子　一紹先子並唐表

六李岑

一唐道王房誕子右千牛將軍　一簡如子雅信二州刺史　一士英子俱蔡王房　一蜀王房勵均子並宗室　一姑臧房乾昇子眉州刺史　一東祖後晉客子並唐表

五李澤

一唐蔡王房容子　一曹王房福子信都郡公　一宣宗子濮王並宗室　一東祖後逸客子　一延祚子並唐表

三李并

一唐宗室蔡王房濯子　一東祖後詳子　一趙郡希達子並唐表

六李恕

一唐蔣王房思綱子襲六安公　一申王房元方子並宗室　一東祖後知本子　一愿子　一隴西晟子光祿卿並唐表　一元廬陵人字省中著易音訓三卷見藝文志補

三李潤

一唐澤王房憲子嗣王　一宣宗子鄠王並宗室　一唐宰相表東祖後敬一子

四李孟

一唐宗室蔡王房論子通義令　一宋餘干人見夷堅志　一元至大三年同知樞密院事　一元藝文志別集著秋谷集

五李常

一唐宗室將王房乘子六合尉　一東祖後納義子　一從遠子同安郡別駕並唐表　一宋石介高弟濮人李植字成伯少名常見澠水燕談　一曾元豐類稿有太常少卿制按宋史徐禧傳常字公擇南康建昌人

三李翔

一唐宗室江王房中義子　一明王徵傳大足人兵科給事憲宗初以言事謫判官　一明王養正傳邵武人唐王監國知新城縣死節

二李時

一唐宗室江王房懷順子　一見宋詩紀事

十一李震

一唐僖宗子建王　一姑臧房整孫起居郎　一皆子泉州刺史　一東祖後文敬子　一睦子　一奭子太子中允並唐表　一曹州人唐勛臣勣子嗣爵官桂州刺史　一見五代後周世宗紀　一宋忠義傳沐人靖康初死節　一元遼陽總管至正己亥城陷死事見鴻猷錄　一明史南陽人成化十年封興寧伯

一李彭

一唐忠義傳憕子　一沭宋人字商老書史云字畫有鍾王風

三李元素

一東祖後希猷子　一南祖後孝卿子相武后　一遼東祖光子字大郝戶部尚書並唐表

二李光弼

一唐表東祖後垣子　一唐列傳營州楷洛子與郭子儀同時封臨淮王

二李光進

並唐代宗時一楷洛子太尉光弼弟字太應封武威郡王　一雜田刺史良臣子振武節度賜姓李並唐表

二李光顏

一楷洛子鴻臚卿　一雜田刺史良臣子河東節度兼侍中並唐表

二李承勛

一唐臨淮王光弼孫大中十二年擢嶺南節度見通鑑　一明本傳字立卿嘉魚人世宗時兵部尚書

二李虛已

一唐表東祖後嗣業子　一宋孝義傳寅子字公受建安人

二李庭芝

一唐宗室江王房尚芬子　一宋忠節傳字祥甫總管揚淮陽軍死事

二李紹先
一東祖後承嗣子　一大冲子並唐表
二李元紘
一丹陽房昭德子　一應國公寬子字大綱相元宗並唐表
二李敬彝
一思諒子　一應子俱東祖後並唐表
二李抱眞
一抱玉從父弟卒贈太保　一李匡威寮屬見唐藩鎮傳
二李敬業
一唐表東祖後大冲子汲令　一勳臣勣孫起義兵討武氏者
二李中庸

一唐宗室郇王房鎮子秘書少監　一唐表姑臧房尚訥子
三李龜年
一唐表東祖後晧子　一元宗時伶人　一唐宗室子僖宗幸蜀時使南詔者見歐五代史四夷錄
二李赤心
一唐宰相表代北國昌本名赤心官節度太尉　一明末闖賊自成兄子錦降於楚唐王賜名
二李嗣眞
一唐書字承胄趙州人武后時潞州刺史舊唐書入方技傳
一　國朝山東新城人順治庚子解元康熙甲辰登第見貢舉

二李伯禽
一太白子　一見逼幽記
二李璜
一唐宗室曹王房叔嶽子　一見宋詩紀事
三李振
一唐宗室申王房璡子　一唐潞州節度抱眞孫字興緒爲朱全忠執政見五代梁書　一宋忠義傳溫州先鋒將死方臘之亂
四李載
一趙郡鵬子　一東祖後全肇子　一西祖後肅然子並唐表
一宋孝義傳字伯熙黎陽人

四李昕
一姑臧房思誨子　一東祖後敬節子沛州刺史　一沫子
一元悅子並唐表
二李乾祐
一趙郡紳子建州刺史　一丹陽偉節子刑部尚書並唐表
二李愔
一東祖後處冲子　一元慶子並唐表
二李渙
一東祖後處寶子　一西祖後同亨子並唐表
二李楚
一東祖後清子　一處義子並唐表

二李泌
一東祖後延祐子　一遼東承休子字長源相德宗封鄴侯並
唐表
四李繁
一唐蔣王房齊昌子　一安州別駕括子並宗室　一東祖後
泌子　一遼東鄴侯泌子和州刺史並唐表
二李渭
一唐孝友傳蕭山人　一宋史字師望寶元時右監門衛將軍
二李翹
一東祖後犄子　一江夏房正叔子並唐表
四李鈞

一東祖後恕子歸州刺史　一道長子　一元恩子　一龜年
子並唐表
三李湜
一趙郡雍門子　一東祖後鶴年子　一丹陽房德獎元孫並
唐表
三李況
一姑臧房韶子　一東祖後選子　一嘉祚子並唐表
二李拯
一姑臧房當子字昌時善詩　一東祖後憬子並唐表
三李夢
一叔之後福慶子　一晉客子揚州別駕俱東祖後　一令思
子並唐表
三李嘉
一東祖後全璧子　一丹陽房容師子字大善襲公　一武陽
房充弼子蘇州刺史並唐表
二李客師
一東祖後多能子　一丹陽房詮子幽州都督並唐表
二李知古
一遼東房密子　一承休子並唐表
二李靖
一唐初功臣衛國公　一金史天會元年遣使如宋告哀者
二李納

一唐宰相表東祖後交子　一德宗時反叛自稱齊王見通鑑
五李觀
一唐表東祖後珣子　一習武藝郭子儀遣佐振州刺史後遷
涇原節度工部尚書　一唐文苑傳華從子字元賓貞元中太
子校書郎　一宋詩紀事袁州人字夢符號玉谿旻知處州
一明洪武十六年故元雲南右丞觀音保降賜姓名
五李芳
一東祖後瑾子　一琬子並唐表　一明善長傳祖子善長大
逆芳以母公主恩不坐　一陳璞傳順上人永樂時刑科給事
一明穆宗朝內官監充南京淨軍
二李沆

一唐袁江夏房公敏子字映之　一汴宋宰輔

二李譲

一唐袁姑臧房義琛子　一宋本傳字仁甫眉州人孝宗時秘閣修撰贈太師撰通鑑長編

四李珏

一字待價唐開成中宰相　一集仙錄廣陵人販繒爲業每斗惟求子錢二文資奉父母後百餘歲仙去　一宋開禧十年夏詔飭兵禦金者見續通鑑　一見宋詩紀事

三李唐

一唐山人見蕭宗后妃傳　一見宋詩紀事　一元史孟父歷仕秦蜀

二李渤

一唐洛陽人字濬之與兄涉俱隱少室山　一宋樂昌人字子文嘉祐間進士鄉人稱李夫子

二李侃

一唐列女傳以妻楊著　一明本傳字希正東安人天順時巡撫山西

三李鄴

一唐書魏州人　一五代晉本紀亳州藩鎮　一宋史高宗初竄於遠州

二李緩

一唐宰相表東祖後懷玉　一德宗時叛臣李希烈之黨

二李藩

一唐書趙州人湖南觀察承子字叔翰　一　國朝四川人字佐治乾隆丙子解元

二李國楨

一舊唐王輿傳廣德時道士　一明史潛九世孫嗣襲城伯

二李譲

一唐陽城傳德宗時太學生　一五代史梁河中臨晉人

男源淮湘蘅校

崇川劉長華滌泽纂輯

二徐勣
一唐高祖時功臣賜姓李　一宋宣州南陵人見元祐黨籍碑

四張元素
一唐劉傳滄州鮆鄉人隋末任景城縣泰王即位進給事中
一宋史進子　一金史字子貞世宗時戶部尚書　一金方技傳字潔古易州人精醫術

三張昌宗
一唐文藝傳昌齡兄高祖初學士　一易之弟武后時春官侍郎　一宋孝義傳累世同居

二張仁愿
一唐列傳下邽人景龍時左衛大將軍封韓國公　一五代晉陳留人存敬子字善政仕梁唐入晉

二張暐
一唐王琚傳襄城人元宗時左金吾大將軍　一金史字仲明蓚州人永安時安武軍節度

二張均
一唐書說子天寶時貶官爲安祿山僞中書令　一元史濟南人延祐初官都元帥

二張嘉貞
一唐宋傳游氏人元宗時宰相　一金張萬公傳明昌時以萬公言其有才無德令補外任

二馬周
一唐太宗相卒贈幽州都督　一宋胡旦傳布衣翟穎改名士言

二諸葛
一唐宰相至忠子　一元宗宰相嵩子駙馬都尉並見唐表

二竇錫
一潤州刺史孝諶子駙馬都尉　一戶曹參軍靈勗子並見唐表

二崔昇
一博陵望奉天令鯨子　一愼子字元樂刑部侍郎並見唐表

四王凝
一唐儒學傳通弟字叔恬隋著作郎貞觀間出爲胡蘇令　一唐列傳胡曾孫字成庶嘗客京城六岡銘　一五代雜傳號州司戶參軍以妻李著　一五代時李嶠甥

二王績
一唐隱逸傳字無功龍門人仕隋大唐時稱斗酒學士　一見明史可法傳

四王燾
一唐侍中珪孫以孝聞官鄴郡太守　一唐宰相表烏丸房茂時子給事中　一明忠義傳字滄仲崑山人知隨州死節　一明孝義傳歙水人七世同居

二王裕
一唐書方翼祖隋州刺史尚同安大公主　一明史英字四川按察使
二王綝
一唐宰相表字方慶相武后封石泉縣公　一唐列女傳眉州司功參軍傳一作琳
二王琇
一唐孔穎達傳與穎達同撰五經義訓　一明邱福傳聰子嗣侯敬避廟諱缺末
四王翰
一唐文藝傳字子羽晉陽人元宗時道州司馬　一唐太和間

漢州什邡縣人捨業出家見段成式金剛經鳩異　一宋孝義傳冀州南宮人　一明吳海傳字用文承福人仕元爲潮州總管
三王旭
一唐酷吏傳侍中珪孫元宗時左臺侍御史　一唐宰相表烏丸房崇基孫齊望子左司郎中　一宋史祐子字仲明眞宗時知應天府
二王維
一琅琊儉後有蘭州刺史景子縉秘書郎昱子維　一河東房協律郎胄孫汾州司馬處廉子五人長字摩詰尚書右丞次縉字夏卿相代宗父次禪綏統並見唐表

五王縉
一蘭州刺史景子　一河東處廉子相代宗　一太原房金吾衛大將軍瓌子太子詹事並唐表　一宋嚴州人紹興間右司諫屢上書忤秦檜者　一明許進傳正德間東廠中官王岳奏縉等緝事捕盜功各一級
二王拱
一唐書重榮子　一明宦官傳應天巡按爲魏忠賢建祠虎邱
二王昌齡
一字少伯江甯人龍標尉善詩見孟浩然傳　一元至元間守衛輝路創濬溝澮溉田數百萬頃見文獻通考碑作王顯之
二王直

一唐馬懷素傳元宗時四門助教　一明史字行儉泰和人
二王祚
一唐書涯祖開元時大理司直　一宋史溥父仕晉至宋上將軍
三王鈞
一唐吉溫傳開元時洛陽尉　一唐表太原房頊子　一明宦官傳御史發太監張忠罪
四王逢
一唐書沛子許昌人仕忠武節度　一唐表京兆定子殿中侍御史　一宋文苑傳字會之太平州人太常博士　一明文苑傳字原吉江陰人自稱席帽山人

二王覬
一唐監察御史時帝祠太廟詔蕃將李多祚其替次侍覬進諫見多祚傳　一宋本傳字明叟如皐人哲宗時諫議大夫
六王權
一宏直之後源端子　一重明子國子祭酒並見唐宰相表
一唐德宗時馬燧司馬　一五代史薨子字秀山太原人唐末右補闕至晉官兵部尚書　一南宋劉錡將紹興三十一年冬自昭關退保和州者見通鑑　一金眞定人字士衡又名之奇見歸潛志
二王沼
一宏直之後侑子集州刺史　一烏九房晃子禮部郎中並唐

表
二王迺
一宏直之後知蘊子字巨忍　一洋州刺史澄子淄州刺史並唐表
三王遘
一宏直之後添子字遐舉　一洋州刺史澄子淄州刺史並唐表　一宋史字貫之仙游人
二王遹
一宏直之後泛子　一太原房世鼎子梁州司馬並唐表
二王倩
一太原房遹子禮部郎中　一宏直後緝孫暉子並唐表

二王瑛
一唐表紹子相蕭宗　一唐書珣兄舊唐書方翼子有琚無瑛
四王恕
一唐表太原房昇子字士良宰輔揩父　一宋史濟父開寶中知秀州　一明列傳字宗貫三原人吏部尚書　一明山東長清人洪武丁丑榜眼見貢舉攷
二王搏
一唐表侑九世孫鏃子字昭遜相昭宗　一元孝友傳士宏父
二王薨
一琅琊房貞伯子　一中山房龜子右司員外郎並唐表
三王潛

一唐表京兆九思子吉城令　一唐忠義傳同皎孫字宏志太和初尚書左僕射　一唐書質父揚州大長丞
六王綱
一昱子臨洛丞　一逸子並唐表琅琊房　一宋史之望父通判徽州　一宋末狀元平陽人見元好問集上耶律書　一明忠義傳字性常餘姚人　一明孝義傳信陽人
四王淮
一唐表琅琊房侑子御史中丞　一宋史河第官殿中丞坐贓降定遠主簿　一宋金華人字季海仕高孝兩朝左丞相　一明文苑傳字伯源慈溪人景泰十才子之一
三王涇

一唐表琅琊房澄子殿中少監　一五代史楚朗州將　一宋忠義傳壯節公復孫佾子

三王復

一唐表琅琊房份子奉天尉　一宋忠義傳字景仁淄川人知徐州死節謚壯節　一明史字初陽固安人

二王佾

一唐表琅琊房畯子臨汾尉　一宋忠義傳壯節公復子

七王賓

一唐表京兆房易從子　一宋史許田人歷事宣祖太祖太宗幾六十年終通許鎮都監　一宋建炎初御史　一金史字德卿亳州人哀宗時行部尚書　一元史桐子累遷秘書監　一

明孝義傳羅山人　一明方技傳蘇州人以醫名

二王覬

一唐表琅琊房和友子　一宋孝義傳邢州人六世同居

十王鼎

一琅琊房德素子工部員外郎　一太原房翬子並見唐宰相表　一洛陽人唐武德初事秦王爲鄉者後得仙去隱華岳山中至宋政和六年鼎亦時見荆南市中見夷堅壬志　一宋史沿子字鼎臣仁宗時河東轉運使　一遼文學傳字虛中涿州人幼通經史清甯五年進士累遷翰林學士　一道宗本紀清甯八年放進士王鼎等九十三人此別一人　一元人字德新好寫竹石見圖繪寶鑑　一明忠義傳儀徵人趙忠養子嗣職後復姓追封太原郡侯　一明霍忠傳正德六年知河南永城縣殉節　一　國朝字定九陝西蒲城人道光朝宰輔謚文恪

三王孫

一唐表琅琊房德素子屯田郎中　一宋館陶人沿子鼎弟

一明孝義傳正統時徐州人

三王紳

一唐表琅琊房漼子甯國令　一宋乾德中以左補闕知永州

一宋元豐初內官效王建作宮詞百首以獻見宋詩紀事

四王倫

一唐表琅琊房宰輔搏子校書郎　一宋文正公旦弟字正道使金被留不屈死綱目作旦之族孫　一見宋刘攽曾氏傳

一明宰輔文子後改名宗夔南京禮部尚書

四王源

一唐表琅琊房方泰子　一明外戚傳鎮子清兄　一明循吏傳字啓澤龍岩人　一明忠義傳五臺人

六王甯

一唐表琅琊房繩孫旺子　一唐渭南縣令見杜牧集薦啓

一宋忠義傳神宗時戰將　一見宋詩紀事　一明鴻猷錄嘉靖癸巳大同鎮撫　一明孝義傳宏治時深州人並敬避廟諱

二王畯

一琅琊房綝子字光庭明威將軍　一中山行果子相元宗並見唐表

二王坦
一琅琊房緝子　一京兆九思子並唐表
五王昇
一琅琊房長文子雒陽尉　一方則子夏州長史　一中山大
謹子並唐表　一明循吏傳龍溪人宣德時知撫州府　一明
外戚傳孝和太后弟封新城伯進侯
三王冕
一唐表琅琊房和友子　一元文翰傳字元章諸暨人號煮石
山農一見明文苑傳　一明忠義傳字服周洛陽人嘉靖三年
死節
五王進

一唐表琅琊房遜子　一五代幽州良鄉人仕唐至周終彰德
軍節度　一金史寶傳以復亳州功授節度使　一金王福傳
興定元年攝濮州刺史　一明仁宗時侍講洪熙元年正月楊
士奇薦入直閣事
三王鐸
一太原房頊子　一中山房炎子字昭範相僖宗並唐表　一
國朝河南孟津人禮部尚書贈少保謚文安
三王瑤
一琅琊房崇禮子　一德素子左驍騎將軍並唐表　一唐韋
太原連榮子
三王璉

一唐表太原房梁州司馬遵子　一宋史子輿父嗣職後失兵
習農　一明文苑傳永樂時人工書
一王佖
一唐表琅琊房峿子舒州刺史　一五代周樞密使朴子宇祕
權開封浚儀人
二王濬
一太原房康壽僧孫長安尉見唐表　一唐馬懷素傳滎陽主
簿
二王綰
一唐表琅琊房蘭州刺史景子　一五代史傅拯父僞虔州節
度

二王遹
一唐表琅琊房潤子侍御史　一唐文苑傳幽州人雍州司功
二王曙
一唐表太原房昇子　一宋史隋東皐子績後世居河汾宇晦
叔
二王罕
一唐表琅琊房和友子　一宋岐國公珪季父字師言
二王鎬
一琅琊房廼子　一太原房淙子孚仁固並唐表
二王擢
一思哲子　一源中子字器臣並唐表琅琊房

二王晟
一唐表琅琊房宏直後長文子　一明張驥傳鄆城人
二王鎔
一琅琊房廼子　一安東景崇子太尉中書令成德節度竝唐表
二王翺
一唐表太原光謙子陽翟尉　一明列傳字九皐鹽山人
二王浩
一唐表琅琊房綺子　一金循吏傳官扶溝令開興初爲叛民錢大亨所殺
二王純

一唐表琅琊房景子成武令　一明汪奎傳仙居人宏治中湖廣提學僉事
二王潮
一唐本傳字信成光州固始人　一歐五代史閩世家閩王審知兄
二王濬
一唐元和初爲吳中節度李錡留後見沈亞子文集李紳傳
一唐相溥之子見五代史閩世家
二王存
一唐表琅琊房璋子　一宋本傳字敬仲丹陽人撰元豐九域志
二王拱
一唐表重明子虞部郎中　一宋忠義傳隆興時建康府前軍統制
二王聰
一唐表太原房湛子　一明邱福傳歙水人封武城侯
二王晦
一唐表琅琊房緭子字光遠冀王執伏　一金忠義傳字子明澤州人翰林侍讀死節
二王同人
一琅琊房璿子泗州刺史　一太原房大觀子亳州刺史光祿少卿竝唐表

三王暐
一琅琊房緭子字光緒萬州司馬　一太原房昇子竝唐表
一明本傳句容人戶部尚書
四王約
一唐表太原房元方子　一元列傳字彥博汴人官集賢大學士英宗即位起用中書省事　一明循吏范希正傳知定州
一明孝義傳猗氏人
二王輝
一唐表烏丸房美暢子　一宋忠義傳青州人
二劉滋
一唐宰輔　一金文學麻九疇傳號神童

北燕錄馮弘散騎常侍

二劉洎
一南陽之遴曾孫字思道相唐太宗　一南華房貴子並見唐表
二劉孝孫
一唐書附褚亮傳荊州人　一見宋詩紀事
二吳海
一唐孝友傳序邵武人　一明隱逸傳字朝宗閩縣人元季隱居明徵不起
二劉知遠
一唐表南華懷策子龍邱令　一五代漢主
三陳徽
一陳宣帝孫叔英子　一元史子温州司戶參軍　一佐子並見唐表
二陳儒
一唐江陵人歷官尚書節度進右僕射　一明何孟春傳戶部主事後遷山東布政
二韓浩
一唐宰相休子肅宗時贈史部郎中　一宋宰相琦曾孫守濰州建炎二年金人攻城力戰死
二呂太一
並唐人一會要載魏知古薦洹水令太一又張嘉貞薦太一及苗延嗣等時號令君四儁　一杜詩白平宮中呂太一黃鶴注

當作中官錢牧翁注廣德元年宦官市舶使逐廣南節度張休即此
二徐申
一唐書字維降京兆人憲宗時檢校尚書封東海公　一明劉世龍傳字周翰崑山人
二崔敬嗣
並唐光遠傳同時一光遠祖官房州刺史中宗在房時供給豐贍中宗甚德之　一官益州刺史中宗復辟憶爲房州刺史常御筆超拜與語始知誤寵
二崔瑤
一神慶子琳弟開元時光祿卿　一卽子禮部侍郎並唐表
三崔敬
一唐表元畧父貞元時尚書右丞　一元史斌孫爲大官　一元本傳字伯恭惠州人至元間仕江浙行省左丞
二裴迪
一唐天寶詩人　一五代史雜傳朱温鎮宣武時辟節度判官既纂位拜右僕射温自岐還目迪曰叶贊之功惟裴公有之
二裴瑀
一西眷通曾孫　一宰相休孫宏子字夷玉並唐表
二裴璩
一南來吳裴氏克子字挺秀　一東眷綱子並唐表
二裴含章

一南來吳佶子字積中　一東眷垌子並唐表
二裴潤
一南來吳叔卿子　二宰相居道子並唐表
三裴淑
一湖州參軍季卿子　一太子中允春卿子俱南來吳裴氏
一東眷河州刺史守二子並唐表
二裴坦
一袁州刺史無晦子　一父子字知進相僖宗並唐表
二裴質
一西眷河南少尹復子　一宰相坦子字殷敬並唐表
二裴爽

一西眷大將軍孝瑜子　一南來吳義山子並唐表
二裴淑
一南來吳鼓城令昱子　一東眷字深源相僖宗並唐表
二裴洽
一南來吳昱子　一中眷孝禮子並唐表
二裴液
一南來吳昱子　一中眷徽子道州刺史駙馬都尉並唐表
二裴蕭
一裔子生客員外郎　一迪子並唐表洗馬裴氏
三裴造
一東眷孝智子　一晉公度孫訚子　一洗馬房回子並唐表
二裴遂
一洗馬房觀子一名從　一南來吳憕卿子並唐表
二裴宏泰
虬子義成郃甯節度　一操之子並唐表洗馬裴氏
裴郎
一後已子涪州刺史　一左衛大將軍循已子澤州刺史並唐表南來吳房
二裴均
一中眷倩子字君齊左僕射郇公　一東眷緯子並唐表
二裴渙
一戶部侍郎胙子　一兵部尚書冑子並唐表南來吳房

二裴樞
一南來吳巨卿子司勳員外　一中眷御史大夫寅子字紀聖相昭宗並唐表
二裴衮
一司勳員外檡子字補臣　一太子賓客淮子並唐表南來吳房
二裴堅
一南來吳杭州刺史鉷子　一中眷儆子殿中丞並唐表
二裴恂
一南來吳撫恂子河內太守　一東眷中庸孫京掾並唐表
二裴況
一南來吳戶部郎中徽子　一東眷垌孫並唐表

二裴佐
一南來吳僑卿子　一東眷浩子並唐表
二鄭洪
一北祖後仁愷子一名盧客　一南祖後徐城令撫俗子並唐表
二鄭覃
一唐表珣瑜子仕憲宗武宗歷宰相司空　一宋忠義傳字季厚明州人建炎四年死節
二鄭朗
一沭州功曹春卿子　一宰相珣瑜子字有融相宣宗並唐表
四鄭申

一玘子榮澤尉　一杞子魯山令　一頊邱令令超子　一太子舍人慈明子金華尉並唐表
三鄭慈明
一容州刺史仁愷子豪州刺史　一銳子　一慈州刺史曾子太子舍人俱北祖後並唐表
二鄭羽客
一劍州長史炯子　一太子舍人慈明子通州刺史並唐表
三鄭潤
一鹿邑令庭珍子　一京兆少尹嚴子　一瓘子並唐表
鄭光庭
一行綝孫海州參軍　一左司郎幸炷子貝州參軍並唐表

二鄭循
一義興尉鈇子　一京兆參軍季榮子並唐表
二鄭湜
一鹿邑令庭珍子　一長水令嵩子並唐表
三鄭銳
一澤子　一貝州參軍光庭子　一湜子並唐表
三鄭韶
一通川令橋子　一穀熟令昇子　一崇憲子新平令並唐表
二鄭樵
一唐人撰澎門紀亂三卷見藝文志　一宋夾漈人字漁仲著通志二百卷

二杜甫
一唐號詩史　一明鴻猷錄正德間鎮守彬桂太監
二杜信
一河西隴右節度希望子　一考功郎中元志子字立言杭州刺史並唐表
二杜師古
一元志孫杭州刺史信子　一檢校員外清子吉州刺史並唐表
二杜佐
一豐鄉侯之後繁子　一襄陽元志子並唐表
二杜羔

一襄陽司農少卿師損子避居黃巖　一洹水戴子竝唐表

三杜祐

一唐表濮陽房兼愛子　一元孝義傳下邳人　一見明刻傳

二杜佑

一唐元和初司徒封岐國公相德順憲三宗　一明太祖本紀洪武十三年與王本冀敎等爲春官

三杜淪

一襄陽無逸子字正猷　一參謀子澧州刺史竝唐表

四張遜

一唐書孝忠祖代乙室活部落酋帥　一唐忠義傳山陰人以不從董昌被害　一宋史高唐人太宗時曉衛大將軍　一元

孝友傳歸德人

二張齊賢

一唐儒學傳陝州人武后時諫議大夫　一宋曹州人字師亮太宗時宰輔

五張煦

一唐守珪傳獻忠子元和時夏州節度　一唐宰相表襄陽房愿子殿中侍御史　一五代史後周武帝時吏部尚書　一宋史泊父滁州司法掾　一宋開封人字輔陽天禧時并代鈐轄求近知磁州

男源滙湘蘅校

四王達
一唐表太原鄆卿子揚州司戶參軍　一五代重裔父歷安均洛三州刺史　一元史榮祖子東京五處征行萬戶　一明孝義傳定州人

三張佶
一唐表始興房涚子　一五代梁京兆人開平初馬殷表爲朗州承順節度　一宋史字仲雅初名志言後改天禧時涇原鈐轄

二張瓘

一唐表始興涉子　一舊五代史漢承業猶子同州車渡村人

二張顗
一唐表始興如玘子　一舊五代史周太原人

六張鐸
一唐表河間仲素子字司振　五代後周同時一河中人　一恭帝時檢校司空因同名改名令鐸見宋本傳　一元史起巖祖東昌錄事判官　一明留守衛籍嘉靖辛丑進士監察御史見金陵志　一明列女傳汝州人

三張洪
一唐表始興房廷傑子　一宋史保續父唐左武衛上將軍
一明王佐傳安福人

三張珏
一唐表始興術子　一宋忠義傳字君玉隴西鳳州人　一見金叛臣傳

二張愿
一唐表襄陽漪子吳郡太守兼江東採訪使　一宋史忠弟閤門祇候

二張揆
一唐表始興九皐子　一宋本傳字文裕齊州歷城人

四張揆
一始興瑞孫文蔚子　一魏郡況子並唐表　一宋史字貫之范陽人仁宗時翰林學士知齊州按揆即揆弟　一元史昉孫

中書省左司都事

二張雲
一唐表清河房萊孫字方慶桐城令　一見宋忠義鄒瀛傳

二張戩
一唐表清河文琮子江州刺史　一宋道學載弟字天祺官監察御史裏行知公安縣

三張洽
一清河宰相文瓘子魏州刺史　一魏郡大安子左金吾將軍並唐表　一宋道學傳字元德清江人朱子門人

三張諶
一始興房駿子　一招子並唐表　一宋忠義霍安國傳官都

監

二張談

一始興房嶷子　一清河詢古子考功郎中並唐表

四張亨

一唐表始興房沼孫瑀子　一宋忠義牛皓傳宣撫司隊官戰死　一金史字彥通大興人仕皇統至章宗初知歸德府　一元史子良子官管軍千戶

三張九思

一唐表始興珂子　一金史字全行錦州人世宗時歷工部尚書　一元史字子有宛平人仕至元至大德六年終中書平章政事

三張浚

一唐表魏郡大安子侍御史　一宋綿竹人字德遠南渡時與韓岳齊名封魏國公　一宋理宗時爲孟珙將珙知岳州召諸將指授方畧於是浚復鄂州見通鑑

八張榮

一馮翊德言子宰輔仁愿父　一始興淪孫璨子並唐表　一南宋時梁山濼漁人紹興元年以軍功知泰州擊敗金兵於興化見續通鑑　一南宋樂部祇應人見武林舊事　一元列傳字世輝歷城人太祖時山東行省都元帥世祖封濟南公　一元清州人太祖時鎮國上將軍砲水手元帥　一明史赫子水軍右衛指揮都督僉事　一明宦官崇禎十二年提督九門

二張颺

一始興房震子　一皓子並唐表

四張維

一唐表始興房起子　一宋烏程人子野父仁宗朝衛尉寺丞贈尚書　一字仲欽延平人隆興中通判建康府乾道中廣西經畧安撫使並見宋詩紀事　一明列女傳以妻凌著

三張環

一唐表始興房夭子　一宋眞宗時李繼隆將射殺契丹蕭撻覽者見通鑑　一明宦官王振傳正統時內侍

二張播

一唐表濟少子右拾遺　一宋史傳祖爲亳州團練副使子孫因爲譙人

二張誼

一唐表始興房震子　一宋史去華父乾祐時終房州司馬

二張瑄

一唐表吳郡成綺子　一明史字廷璽江浦人

二張揵

一唐表始興九皐子端州刺史　一明高倬傳大臣殉難

三張縉

一唐表始興起子　一明何孟春傳官少卿　一明孝義傳鄢陵人

三張謙

一唐表始興餘悌子　一金人見歸潛志　一明侯峒曾傳崑山朱集璜門人南京亾死節

二張寬

一唐表清河潛子庫部郎中　一明楊瑄傳天順時都御史

四張欽

一唐表始興嘉穎子　一明本傳字敬之順天通州人嘉靖時歷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一明忠義傳正德中百戶死寘錦之變　一明孝義傳鳳陽人宏治時旌

二張昱

一唐表始興宏矩子初名處欽　一明文苑傳字光弼廬陵人號可間老人

二張濶

一唐表始興鳳筠子　一明何孟春傳嘉靖時都御史

二張璞

一唐表始興都子端州錄事參軍　一明文明傳字中善江夏人

二張詡

一唐表始興招子　一明儒林傳字廷實南海人師事陳獻章正德中官南京通政參議

二張瑤

一唐表始興克讓子　一明忠義傳蓬萊人

一始興克讓子永順令　一頴子並唐表　一明孝義傳西安前衛人

二張仲連

一始興提子　一河間應安子並唐表

二張士衡

一唐表始興文曜孫鬻子　一唐儒學傳瀛州樂壽人

三張涉

一始興延傑子　一宰相文瓘子殿中監汴州刺史並唐表

一唐文藝傳蒲州人嘗請有司日試萬言時呼張萬言

二張滒

一襄陽宰相柬之子著作郎　一清河宰相文瓘子並唐表

二張宥

一始興淮子　一清河洽子揚州刺史並唐表

二張昇

一始興鳳雛子　一襄陽滒子大理評事並唐表

四張璨

一始興震孫誼子　一援孫仲誼子　一緒子　一淪子並唐表

三張球

一始興汝翼子　一復魯子演初名並唐表　一唐孝友傳弋陽人

一始興處倫子　一道興子並唐表

二張縝

一吳郡珣子度支員外　一河間昇子京兆司錄參軍並唐表

二張璀

一始興仲建子　一衛子並唐表

二張纁

一始興澤子綝弟　一襄陽琪孫並唐表

一張隋

一始興處閑子　一叔敖子並唐表

二張瞻

一始興翊子　一燿子濱陽令並唐表

二張採

一始興文倚子　一九章子留州刺史並唐表

二張授

一始興文倚子　一九章子並唐表

二張操

一始興文蔚子　一九章子沂州司馬並唐表

二張據

一襄陽均子中書舍人禮部侍郎　一始興九章子金華令並唐表

二張寂

一清河宰相錫子司勳郎中　一河間逼子並唐表

二張挹

一始興九賓子　一清河文琮子比部郎中並唐表

二張璀

一始興涉子　一庭秀子並唐表

二張玠

一唐書建封父　一元史宏畧子

三張旭

一唐稱草聖　一國朝字明廷雲南人康熙辛卯解元壬辰登第　一字天錫上元人性孝友兄嘗因事被逮旭破產拯救無德色見金陵志武志

二張行成

一唐本傳字德立定州人官尚書僕射　一宋隱逸傳蜀人受易於譙定

四張翫

一唐書漣州人大順初昇州刺史　一唐宰相表始興仲端子

一明夏良勝傳英弟都指揮僉事　一明宦官傳司禮監

二張濬

一唐忠義巡傳闡巡功績　一宋史字成文河南人仕晉入宋權點檢三司事

二張璟

一唐柬之元孫　一明循吏傳正統時知平山縣

三張巖

一唐書允仲祖納降軍使　一唐宰相表襄陽房均子　一宋史宇衍翁宗時阿附韓侂胄歷知樞密院事

二張孝忠

一唐本傳本奚種初名阿勞德宗時官易定滄州觀察同平章事　一宋史郤子

二張軫

一唐表襄陽漪子河南參軍　一明孝義傳西安前衛人

四張瑾

一始興歡然子　一吳郡後胄子武德令並唐表　一元史宏畧子　一明外戚傳輔子懷伯爵

二張巽

一唐表始興餘慶子　一明忠義傳俊再從子以妻劉節著

二張鑄

一唐表始興洪孫瑛子　一唐宰相文蔚子字司化河南洛陽人見宋史

三韓琦

一唐表儉子左監門大將軍　一汴宋宰輔封魏國公　國朝咸豐二年崇祀　文廟

二張琇

一唐表始興延傑孫渥子　一唐孝友傳瑾兄河中解人

二張閏

一唐表始興捍孫仲嵓子　一元孝友傳延安延長人八世同居

二劉曉

一唐高宗時人有論選法疏見通鑑　一明儒林傳邦采族子字伯光

二張仲素

並唐人一字繪之元和中翰林學士善詩楊於陵傳云屯田員外張仲素即此　一唐宰相表河間應安子官中書舍人

三張嵩

一唐郭虔瓘傳代爲安西都護　一唐宰相表漢留侯裔孫干秋子　一見明何孟春傳

二張鷟

一唐書孝舉深州人德宗時工部侍郎出使回鶻道卒　一宋佞幸傳說子文州刺史

三張文蔚

一唐書裕子昭宗時官中書侍郎平章事入梁卒　一唐宰相表始興房瑞子　一宋史永德孫虞部員外

二張讚

一唐孝友傳鄱陽人　一明忠義傳論從弟

二張師德

一唐孝友傳河東人　一宋史去華子尚質眞宗時知制誥

二張子英

一正平人　一絳縣人並唐孝友傳

二韋綬
竝唐人同時一宰相貫之兄舉孝廉明經二科翰林學士　一字子章京兆人累遷山南西道節度竝見本傳
二韓翃
竝唐人同時一爲江淮刺史　一字君平南陽人工詩建中時中書舍人
二楊巨源
一唐列傳字景山蒲州人太和中少尹善詩　一宋功臣傳字子淵成都人四川安撫司參議
三楊甯
一唐書虞卿父官國子祭酒　一明史字彥謐歙人景泰初禮

部尚書　一明孝義傳太和人竝敬避廟諱
二楊暄
一唐書國忠子　一明忠義傳高平人知渭南縣
二楊偕
一唐忠義高沐傳抗節忤李師道被囚　一宋史於陵六世孫字次公中都人歷諫議大夫尚書
三楊溥
一唐宰相嗣復孫損子字無九　一唐末僭國吳隆演子　一明石首人宏濟正統間宰輔與士奇榮同秉政號三楊
二楊崇禮
一尚衣奉御正道子戶部尚書　一觀王房譽子竝唐表

二蔣偕
一唐書父子　一宋史字齊賢華州人歷南東西路鈐轄
二董相
一唐孝友傳文安人　一明張文明傳嵩縣人
三柳芳
一唐書字仲敷河東人肅宗時集賢學士　一明忠義傳榆林人　一明孝義傳武清人
二蕭廩
一唐書倣子字富侯歷京兆尹給事　一明史字可發萬安人萬曆時歷刑兵二部侍郎
四郭震

一唐本傳字元振魏州人以字顯累封代國公　一見宋詩紀事　一元史昂子杭州路鎮守萬戶　一元順帝紀湖南道州千戶
梁肅
一唐文藝傳毗五世孫字敬之一字寬中德宗時翰林學士　一金本傳字子孟聖州人世宗時歷彰德節度參政
二汪華
一唐王雄誕傳歙守稱王降於雄誕事見宋人鄂州小集　一明儒林傳克寬祖受業雙峯饒氏得其薪傳
二周曾
一唐忠義傳李希烈部將欲謀希烈被殺　一明史經子浙江

右布政
二陳京
一唐儒學傳字慶復陳宜都王五世孫　一宋孝義傳陳兢先世
二陳諫
一唐書順宗時與王叔文結爲死友　一明列女傳番禺人
二崔縱
一唐元暐傳澣子德宗時太常卿封常山縣公　一宋忠義傳字元矩臨川人高宗時工部尚書使金被留握節死
三朱珪
一唐忠義姚閭傳張巡別將死難　一五代梁臣謝彥章傳馬步都虞候　一國朝字石君大興人嘉慶朝宰輔謚文正
二于敏
一唐書頡子以殺人賜死　一明孝義傳榆次人正統時旌
二馬璘
一唐涇原節度使　一南宋御前畫院人見武林舊事
二竇溫
一杞國公琛子御史大夫　一南唐郡司馬思純子竝唐表
四竇榮
一德治孫懷質子　一燮子　一神武郡公昱子　一鑑子竝唐表
二竇詳

一榆城太守思亮子　一渝州司馬惠玆子竝唐表
四王緘
一唐表琅琊房宏直子字方舉隋州司馬　一幽州劉仁恭故吏入唐官魏博節度副使　一宋史凱子　一明史儀子官按察分巡遼陽
二宋祁
一唐開成中官補闕出爲清河令見劇談錄　一宋史郊弟
二朱友恭
一唐柳璨傳本姓李名彥威壽州人朱全忠養子後被誅一見舊五代史梁事　一宋忠義傳西安人忠朗郎
三蔡京

一唐人嘗爲僧見王阮亭池北偶談　一唐憲宗紀嶺南西道節度使　一宋奸賊
三陳鼎
一唐宰相表英孫尚書郎公弼子　一明張文明傳迪元孫字大器宜城人　一明循吏傳正統間知建昌府
二王汚
一唐元和中濟陽鎮將見段成式金剛經鳩異　一宋史淮兄字楚望濟州人
二王般
一唐人蜀左營卒見段成式金剛經鳩異　一五代史漢臣大名人

三李周
一五代祿傳抱眞後字通理邢州人仕唐歷晉官開封尹一宋本傳字純之馮翊人神宗時集賢修撰名著元祐黨碑一明孝友傳廣甯衛人

二李存信
一五代義兒傳本姓張賜姓名爲太祖養子官郴州刺史一宋史北漢世家暉子左侍禁閤門祗候

二李重進
一五代振武人本姓孫名重進唐太祖賜姓後易名存進一

宋史周三臣李筠傳其先滄州人名重進生於太原爲淮南節度

二劉岳
一五代字昭輔洛陽人仕梁入唐官太常卿一明史福子嗣甯晉伯

三劉因
一五代眴父幽州總管一元本傳字夢吉保定人初名駟字夢驥後改至元中授賓善大夫一明鹽山貢生天順間任應天府治中見金陵省志

三劉晟
一五代南漢龔子斌所自立改元應乾一宋史高祖瑣子

二劉海
一五代漢臣審交祖一元史瑒曾祖金進士第一官河南府尹

二劉鼎
一五代漢字公度藍縣人乾祐初諫議大夫一明孝義傳東甯衛序班

三劉泰
一五代史鼎祖蕭縣令一宋忠義傳隆興時忠義前軍正將一明楊瑄傳官御史同瑄上疏被謫

二王彥章
一五代後梁字子明壽州人宣義軍節度時號王鐵槍一五

代時吳統軍

二王敏
一五代字待問金鄉人仕晉至周歷司農卿一明宦官傳御馬監

二王朴
一五代字文伯東平人周世宗時樞密使一明史同州人本名權太祖改今名洪武時吏科給事

四張達
一舊五代周書可復父贈戶部侍郎一金史中孚父仕宋至太師封慶國公奏一明世宗時大同總兵官十九年虜圍掩答入寇戰死一明忠義傳與山典史

二張顯
一五代時殺僞吳主楊渥者　一元史晉亨兒官安武軍節度
西征戰歿
九張憲
一五代後唐宇允中晉陽人莊宗時太原尹北京留守　一宋
史齊賢曾孫　一南宋岳飛愛將爲秦檜誣搆下獄死　一元
人著玉笥集見文翰傳補遺　一明孫原貞傳宇廷式德興人
正德時南京工部尚書　一明文苑傳宇思廣山陰人學詩於
楊維楨　一明景泰間成安人　一成化間餘千人　一宏治
時涇陽人並見孝義傳
四張吉

一舊五代唐書文寶子官邑宰　一宋史宗頴父官涇原將
一宋忠義傳仁宗時淮南鎮守烽死節　一明文苑傳成化時
主事儲巒薦用
二張立
一舊五代晉書廷蘊祖贈驍騎將軍　一元史泰安長清人中
統時歷親軍都指揮
二張礪
一舊五代晉書字夢臣仕唐入晉後歸契丹一見遼史　一舊
五代周書彥成父昭義行軍司馬
二張鵬
一舊五代史鎮州鼓城人仕唐歷漢乾祐初鎮州副使爲高行
周譖殺　一明本傳宇騰霄涿水人官兵部尚書
六王玉
一五代史漢隱帝時陝州兵馬都監　一元本傳宿晉人長身
駢鬚金季爲萬戶鎮虢長漢萬戶　一元建康人字振伯吳文
正爲作字說見吳草廬集　一明太祖初定金陵時所立五府
元帥見鴻猷錄　一明漢王高煦百戶見煦傳　一明孝義傳
泰州人八世共爨
三劉澄
一五代時江南主都虞候　一明孝義傳懷遠人　一明北流
貢士嘉靖間江甯訓導見江甯府志
二趙鳳

一五代後唐幽州人廢帝時太子太保　一舊五代史稟強人
初仕契丹入漢至周官單州刺史廣順三年賜死
二趙暉
一五代唐本紀左龍威軍將　一五代漢本紀陝州留後
二趙鼎
一五代史後周都指揮使　一宋本傳宇元鎮高宗時宰相豐
國公圖像昭勳崇德閣
二沈遘
一舊五代周書字期遠雒陽人顯德時中書舍人　一宋史宇
文通錢塘人英宗時龍圖直學士
二曹英

一五代周書字德秀舊名犯太祖諱故改常山人仕唐入周歷成德軍節度　一明樊一蘅傳四川副將

一何鼎

一五代雜傳廣州人澤父唐末爲容管經畧各使　一明宦官餘杭人一名文鼎

一楊景

一昭儉父梁左諫議大夫見宋列傳　一明史一清父

一田敏

一五代後周本紀淄州鄒平人仕梁歷周官尚書左丞一見宋儒林傳　一宋史字子俊本易州牙吏仁宗時官瓊慶都總管

一陳宣

一五代唐臣傳海州刺史　一明忠義宋以方傳寓府典膳正

一趙崇

一逢父事劉守光爲牙校莊宗平幽州被誅見宋史　一元史

璧孫

一郭暉

一守文父仕漢爲護聖軍使見宋外戚傳　一宋史載父官司監衛將軍義州刺史

一侯義

一贇父仕漢遼州刺史見宋史　一宋孝友傳應天府楚邱人

二趙贊
一宋本傳趙壽子字元輔薊人仕後唐至宋封衛國公　一宋
佐倖傳并州人太宗時度支都監至道初奪官
二張廷翰
一澤州陵川人仕漢周入宋太祖時官侍衛彰國軍節度
冀州信都人仕晉至宋官亳州刺史
二張觀
一字仲賓常州人仕南唐歸宋歷廣南西轉運使　二宋絳州
人字思正仁宗時歷觀文學士遷左丞

三王貴
一宋楊業傳太原人仕周入宋官淄州刺史　一岳飛部將與
張憲俱爲秦檜誣構逮獄死　一明宦官正統二年監督討阿
台衆兒只伯軍殉難
二王杲
一宋史齊州人仕周入宋官永城都監　一明列傳字景初汶
上人嘉靖時戶部尚書
二王繼勳
一宋列傳陝州平陸人仕周入宋遷賀州馬步都監常用鐵鞭
鐵槊鐵檛時號王三鐵　一宋外戚傳孝明皇后同母弟
二李美
一仕五代至宋見宋史　一明王守仁傳江西新淦知縣會勦
崇濠
三高錫
一宋史字天福河中人仕周入宋歷屯田員外　一金史德基
子字永之貞祐初歷河北東路按察轉運使　一明忠義傳大
甯四川訓導崇禎七年死節
二唐肅
一宋本傳字叔元杭州人由吳越歸宋官龍圖待制知審刑院
一明文苑傳字處敬山陰人洪武初應泰翰林文字
二劉守節
一南漢世家錄子入宋官崇儀副使　一北漢世家繼元子初

名三猪賜名守節入宋官驍衛將軍
二劉閏
一宋孝義傳陳州人寓居至七百口　二元忠義傳世祖時知
事
二劉孝忠
一宋孝義傳太原人太祖征太原見召慰諭　一宋忠義傳李
蒲部將
二趙珣
一宋史振子仁宗時通事舍人招討都監　一金史興祥孫世
宗時閤門祗候
二趙瑜

並宋人一董樞傳趙州人開寶時官貴陽監以不能稱職杖流海島一振傳珣弟工騎射仁宗時珣被夏人擒瑜以身免

二吳淑

並宋人一文苑傳渤海人滄化中博士進事類賦者太宗擢爲水曹郎一邵武鄉士魁鄉貢嘗聚徒講學皃義堅壬志

三王榮

一宋史定州人景德時河南駐泊都監善射人目爲王硬弓一元孝友傳句容人一明忠義傳榆林大官將將

二王冲

並宋人一旦子贊善大夫一堯臣從父堯臣以冲坐事謫外任

二王明

一宋史字如晦大名成安人一明忠義武大烈傳洛陽鄉官

二王郁

一宋宰相欽若祖一遼史惠義武節度處直孫字導契丹入塞太祖時官崇義節度加政事令

二王拱辰

一宋本傳字君貺開封人元名拱壽仁宗賜今名一明忠義傳肥鄉諸生

三王琪

一宋岐國公珪從兄子君玉歷知揚潤瀛州剛史一宋史德子以驍勇聞一見元列女傳

二王延德

並宋人同時一開封東明人真宗時東京都巡檢卒贈邕州觀察一大名人真宗時左千牛衛上將軍

二王汾

一宋禹偁曾孫工部侍郎入元祐黨籍一宋儒林傳伯子官郊社齋郎

三王震

一宋史素從孫字子發紹聖時龍圖直學士知岳州一金孝友傳甯海文登人特賜同進士一字威遠那台人明宏治十六年任應天府尹稱名官見江寧縣呂志

二王鞏

一宋人見元祐黨籍碑一歸潛志金人字定國善書

二王古

並宋人見元祐黨籍碑一待制以上官一餘官

三王鑑

一宋史寶祐六年二月爲馬光祖參議官一明楊瑄傳太原人天順時御史以劾曹志祥石亨等貶膚施縣一明儒林傳問子字汝明官太僕卿

二王安國

一宋荆公安石弟字平甫一國朝字書臣高郵人雍正甲辰由會元登榜眼官尚書謚文肅

二李師中

一宋本專字誠之楚邱人神宗時歷知瀛州　一宋史附義祖
建炎時以白丁守華州歷忠州團練使
二李用和
一宋外戚字審禮章懿皇太后弟　一金人天會三年六月以
獲遼主遣使如宋告慶者
三李新
一宋仙井監人字元應見元祐黨籍碑　一明濠州人洪武時
都督僉事封崇山侯後被誅　一見明忠義許文岐傳
三李稷
一宋徐禧傳字長卿邛州人元豐時陝西轉運制置使　一宋
列傳城陷死事贈工部侍郎　一元史字孟幽滕州人官山東

廉訪使
二李朴
一宋史字先之虔之興國人伊川門人　一明史字繼白朝邑
人天啓初歷參議
二楊信
一宋功臣卒贈侍中　一明成化中贈彰武侯謚文毅
二楊業
一宋本傳并州太原人遼人號為無敵雍熙時鎮雲州觀察　一
明宦官傳榮曾孫建安指揮以貲敗
二楊恂
一宋家愿傳字信仲丹陵人元符初知襄都縣後入黨籍邪下

第五等　一明史字伯純代人
三楊輔
一宋史字嗣勳遂寧人官江淮制置使　一明高平人平陽衛
指揮僉事　一徐州人並見孝義傳
二楊時
並宋人一程門弟子字中立嶺宗時國子祭酒　一丹稜人累
官朝請郎
二崔立
一宋循吏傳字本之開封人真宗時尚書工部侍郎　一金本
傳將陵人哀帝時擅立梁王監國自稱太師都元帥為李伯淵
所誅

二謝泌
並宋史一本傳字宗源歙人真宗時諫議大夫　一列女傳隱
居不仕
二馬亮
一宋本傳字叔明合肥人仁宗時工部尚書知江寧府　一明
陳懷傳洪人從成祖起兵至宣宗時歷左都督封昭遠伯
二孟瑛
一宋史珙弟　一明史善子嗣爵坐事奪爵英宗時授指揮僉
事
二鄭曦
並宋人一字士龍河南人仁宗時尚書工部郎中　一忠義傳

字浩翁玉山人高宗初以直秘閣知同州

二陳淵

並宋史一恕子與宗時官滁州司馬　一道學傳字安卿龍溪人朱子門人並敬避廟諱末從曰

四趙俊

一宋神宗子唐王　一宋逸民傳字德進宋城人紹聖時官朝奉郎　一明薛祥傳自工部侍郎進尚書　一明宏治癸丑進士官河南道監察御史力疏奸閹致仕見金陵志

二張秉

並宋史一昭允炎不著官　一字孟節欽州新安人景德時樞密直學士知相州

二張詵

並宋史一詠弟官虞部員外郎　一字樞言建州浦城人元豐時龍圖直學士知杭州

二張燾

並宋史一奎子字景元神宗時判太常知通進銀臺司　一根子字子公德興人孝宗時同知樞密院

四張鑑

一宋史藏英孫字德明　一元史子良曾孫襲千戶　一明史赫孫福建都指揮使　一明繆大亨傳淮西人一名明鑑

二張蘊

並宋史一揆父咸平初監淄州兵　一字積之開封將家子徽宗時問德河陽副總管

二張侃

並宋史一董樞傳著作郎爲桂陽監　一忠義傳知益都縣

三張玉

一宋狄青傳字寶臣保定人軍中號張鐵簡神宗時馬步都虞候　一元史榮實子世宗時輔國上將軍都元帥　一明本傳祥符人仕元大明從成祖攻東昌戰死

二張子野

一張三影　一歐陽修文集有洛人子野墓誌銘此另一人

二蔡絛

並宋史一審廷傳審廷祖武安遠城三冶使　一齊傳齊曾祖

萊州膠水令

二蔡抗

並宋史一挺兄子子直仕英宗至神宗歷樞密直學士知秦州　一道學傳元定孫字仲節歷端明學士簽書樞密參政

二曹儀

一宋曾國公彬孫瑮子官耀州觀察使　一元史元開子

二朱能

一宋宦者高懷政傳真宗時詐爲天書者　一明本傳字士宏懷遠人事燕王藩邸累官左都督封成國公

二朱松

一宋道學文公父　一明太祖第二十子韓憲王

一劉几
並宋人一煚子字伯壽神宗時四方館使知保州　一隱逸傳
愚子
三劉恕
一宋文苑傳字道源筠州人神宗時秘書監　一元列女傳晉
州人　一遼史統和十二年四月爲南院樞密副使
二孫升
一宋史字君孚高郵人哲宗時集賢學士貶果州團練副使
一明忠義尹夢鰲傳潁州千戶
二薛昂
一宋本傳杭州人仕神宗至徽宗歷資政殿大學士　一明史

贊裔孫蒙古人宏治中襲指揮使
二周壽
一宋道學敦頤子　一明外戚能長子憲宗生母孝肅皇太后
兄封慶雲伯
二周顯
一宋史瑩子官內殿承制　一明曹貞臣傳合肥人洪武時指
揮
三王詔
一宋列傳舉元子字景獻徽宗時工部尚書　一明牛景先傳
永樂後數十年得建文亡臣事跡　一明梁璟傳字文振趙人
宏治初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一王衡
一宋佞倖傳字將明初名甫後賜名徽宗時歷中書少宰　一
明循吏李信圭傳宣德時知洋縣
二王庭秀
並宋人一字彥穎慈溪人問學楊文靖公時又學詩於黃山谷
宋史有傳　一明州鄞人著磨祠集見宋詩紀事
四王庭
一宋金華人賈似道幕官似道敗自殺見宋詩紀事　一金忠
義傳維翰父遮季率衆降金　一明儒林傳敬臣父江西參政
一　國朝字言達嘉興人順治己丑進士歷官山西布政所
至以清廉稱善詩見池北偶談

二郭永
一宋忠義傳元城人徽宗時河東提刑金人招降不從被殺
一明忠義肇坤傳昌平吏目
三郭成
一宋本傳字信之德順中安堡人徽宗時雄州防禦使廟額仁
勇　一元孝友傳亳州人　一明劉顯傳四川人由世職官川
鎮總兵
三郭京
並宋史一隱逸傳少任俠屢爲范仲淹滕宗諒所薦　一孫傅
傳五龍衛兵靖康元年以妖法拒金師敗遁　一葛懷敏傳慶
歷初討軍

二葉夢得
並宋人俱號石林一姑蘇石林字少蘊官至宰執　一貴溪石林南渡時官秘書監知撫州見山堂肆考
二劉誠
一宋文苑傳字應伯福州人徽宗時太常少卿　一元儒學傳字桂翁廬陵人宋末以師道自居元初辟薦皆不報
二劉煒
一宋史炳兄通樂律　一明史字有融慈谿人
二劉熯
一宋道學傳字晦伯建陽人　一明誠意伯基父
二劉庠
一宋彭城進士由龍圖直學士歷樞密直學士　一明鍾祥進士萬曆間任應天府尹陞貴州巡撫副都御史並見上元縣新志
四劉麟
一宋叛臣豫子　一明本傳字元瑞安仁人嘉靖中工部尚書
一明永樂乙未科與弟鳳同登甲榜見貢舉考　一明正德間貴州都指揮見鴻猷錄
二陳東
一宋徽宗時太學生上書切諫者忠義傳字少陽丹徒人
明世宗時浙西奸民與海盜汪直等逼倭賊後爲胡宗憲俘殺見明史

二陳襄
一宋本傳字述古福州侯官人　一明列女傳鄞諸生
二陳規
一宋本傳字元則密州人靖康時龍圖直學士　一金史字正叔絳州稷山人貞祐時官中京副留守
三趙模
一宋徽宗子祁王　一明忠義傳楠兄　一明孝義傳信陽人
二趙訓
一宋欽宗子北地所生　一元史良弼子陝西平章政事
一張樸
一宋史根弟字見素歷道司檢討中書舍人　一明閣黨傳詡兄南京吏部尚書爲魏宗賢建四祠
二張邦昌
一宋叛臣字子能金人册立爲帝僭號楚　一元史張榮第六子與魯總管
四張珪
一宋孝義傳衢州人七世同居　一元史懋孫官淮西江西廉訪僉事　一元史立子襲後衛都指揮　一宏範少子字公端仕至元泰定間封蔡國公自號濟菴
二張奎
一宋史亢兄字仲野　一明楊瑄傳天順時御史
三張簡

一見宋詩紀事　一明文苑傳字仲簡吳縣人　一明孝義傳
正統時懷安人
二梁佐
一見宋詩紀事　一明滇南人場升巷門人見升菴外集

男源滙湘蘅校

三王介

一漢之父字中甫衢州人祕閣校理　一字元石金華人嘉定時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並見宋史　一宋詩紀事七閩羽客

四王淵

一宋本傳熙州人字幾道高宗時簽書樞密院事　一元順帝紀至正間奉先路判官累遷同知宣慰司事　一元錢塘人字若水幼習丹青多得趙孟頫指教見文翰補遺　一明王徵傳山陰人南京吏科給事歷順天治中

三王倚

一宋史淵子　一宋忠義趙立傳復子與復同守徐州　一元劉傳字輔臣東萊人世宗時禮部尚書追封太原侯

二王薦

一宋韓浩傳司理參軍　一元孝友傳福甯人

四王綸

一宋本傳字德言建康人十歲能屬文高宗時知建康府贈光祿大夫謚章敏　一明方伎傳字汝言慈谿人歷右副都御史精醫術　一明英宗時內侍憲宗即位之初執下獄　一明正德間宸濠黨爲僞兵部尚書見鴻猷錄

二王霆

一宋史字定叟東陽人　一元史樾父麟游主簿

十四王佐

一宋史高平人友直父以材武稱　一宋隆興間由直寶文閣知建康府見金陵省志　一宋忠義傳長甯守將寶祐六年死節　一宋成忠郎赴官沅州死於盜見夷堅志　一金忠義傳字輔之霍州農家子　一元忠義傳晉甯人從父居上都教授里巷　一元孝友傳登封人　一明海豐人正統時戶部尚書死土木之變　一字彥學元末占籍南海洪武六年被徵爲給事中見孫賁傳　一建文時都督同知成祖封順昌伯被劾下獄死見茹常傳　一洪武時岳池知縣見高斗南傳　一正德時千戶平宸濠功未及賞見伍文定傳　一字汝弼潞州人正

德時知河南西平縣死節見霍恩傳　一纘曾祖官工部尚書見史可法傳

二劉撇

一宋史字聲伯樂清人　一明夏貝勝傳正德時行人

二劉鈺

一字希范湖州人宋高宗時端明殿學士謫分司西京　一明何遵傳汲人正德時諫南巡杖死

二劉介

一宋范陽人載孫將作主簿　一明太常少卿附閣黨焦芳傳

二劉沃

一宋史正彥父政和間熙河經畧使　一明誠意伯基曾孫鳥

于

二劉錡
一宋功臣傳仲武第九子字信叔德順軍人　一明隆慶初贈光祿少卿

二劉遇
一宋史滄州清池人　一金史字鼎臣眞定人興定五年擢第應奉翰林

二劉鎮
一字方叔紹興間與王十朋遊有待評集　一字叔安南海人嘉泰二年進士學者稱隱如先生並見宋詩紀事

二劉銳
並宋人一宋忠節陳寅傳知文州者城陷父子三人登台自刎　一蘇州府志劉猛將軍相傳宋名將錡弟名銳殁而爲神驅蝗有功自宋元至今崇祀松江府志神名銳宋順昌之戰中流矢殁封揚威侯雍正十二年以驅蝗保稼功　詔祀

二李燮
一宋宰輔綱父官龍圖閣待制　一宋忠義傳彥仙弟

二李昌師
一宋本傳字天錫宋州楚邱人　一明九世威傳字玉川鎮番衛人故延綏總兵

三李長庚
一宋富達人紹興間進士歷仕五十年惟蓄書數千卷號其室曰永壺有永壺集　一明畢自嚴傳字西卿麻城人天啟二年歷戶部尚書未任以憂歸　一　國朝閻省同安人嘉慶間任浙西提督總統水師陣亡贈忠烈伯謚忠毅

二李彪
一宋開禧二年興州進士謀誅叛將吳元曦者　一明孝友傳大興人隆慶時旌

三李貴
一宋開禧二年興州軍士殺叛臣吳元曦者見續通鑑　一金忠義馬慶祥傳元光元年死節士　一明李時勉傳國子生時勉荷校時詣闕乞貸

四葉顒
一宋本傳字子昂僊游人乾道二年相孝宗　一元金華人字景南志行高潔著樵雲獨唱六卷載　國朝四庫書目　一元詩選本字伯愷洪武中進士官行人司按太學題名碑建文庚辰科有葉顒金華人庚辰係建文三年革除後稱洪武三十三年據此則另一人非景南也　一震澤編字伯昂東山人以鄉貢主講和靖書院並敬避　廟諱缺末

二許信
一宋史驤祖以財雄邊郡　一明孝義傳漢府左護衛千戶

二邱濬
一宋人官殿中丞後在池州索筆爲詩端坐而逝著洛陽貴尚錄　一明本傳字仲深瓊山人官宰輔著大學衍義補

二周之翰
一見宋詩紀事　一元華亭人字申甫精易學自號易癡道人
見文翰傳補遺　一字子宣大都人由侍衛舍人至冠州知州
撰朝儀備錄紀原等書見元藝文志補
三馬俊
一宋忠義傳太平州慈湖砦兵紹興三年死節　一明藍玉傳
洪武時都督坐玉黨死　一明史森父
二唐恕
一宋史介孫崇甯初爲華陽令後爲監察御史　一元史仁祖
子官亞中大夫侍儀使
二唐伯虎

一宋文翰傳字長孺丹陵人初名瞻庚之兄治易春秋皆有家
法　一王肇隨手總錄宋全州進士唐伯虎至冥司主者放還
語到人間當勸誦法華經後仕梧州推官
二趙立
並宋忠義傳一徐州張益村人徐州觀察泗州鎮撫使建炎四
年死節　一字德修重慶人德祐時湖北提刑死節
二孫逢吉
並宋人一字從之吉州人甯宗時祕書監　一文苑中正傳蜀
人孟昶時官蜀國子博士
二孫益
並宋忠義傳一宣和末福州觀察知朔甯府救太原死事　一
泰興人紹定中李全犯揚州縣令募使守城赴敵死
二陳旭
一宋孝義傳兢從父弟大中祥符時江州助教　一明全椒人
建文時降燕成祖封雲陽伯爲參將
二陳亮
一宋史字同父永康人光宗時策進士第一授建康判官　一
明文苑林鴻傳字景明長樂人自以故元儒生不仕閭中十才
子之一
二陳充
一宋史亮弟　一宋文苑傳字若虛成都人自號中庸子
三陳瑄

一見宋詩紀事　一明本傳字彥純合肥人洪武中代父職累
官追封平江王　一明遂安伯志孫良子
二陳塤
一宋史字和仲鄞人甯宗時國子司業　一明遂安伯志曾孫
嗣伯正統時殁於土木謚榮愍
二陳與
並宋史一澶州衛南人景德時懷州防禦使　一忠義秦鉅傳
斷州將嘉定十四年與金人鬥死
三陳思道
一宋忠義趙叔憑傳陝州職官　一宋孝義傳江陰人咸平元
年賜閭旌門　一明曾傳字執中山陰人

一陳烈
一宋隱逸傳字季慈福州侯官人 一明楊廷麟傳唐王時參將死節
二陳大猷
並宋人同時一浩父號東齋饒堯峯弟子著書傳會通十一卷
仕宋黃州判官見元儒學淵傳 一東陽人登紹興二年進士
亦著尚書集傳十四卷見元史類編補遺
二黃震
並宋史一本傳字伯起浦城人官江淮檢東轉運使 一道學傳字東發慈溪人著日抄百卷門人私謚孝潔先生
五黃裳
一宋列傳字文叔隆慶普城人 一宋莆田士人字伯華淳熙中登第 一淳熙末上饒外醫少嘗入道並見夷堅志 一元崇慶二年進士見元好問集墓銘 一明王佐傳字元吉曲江人正統時御史死土木之變
二黃開
並宋建昌人一南城士人字夢高調湖口主簿 一新城士人調桂陽主簿俱於紹熙癸丑登科並見夷堅志
二郭燮
一宋孝義傳明能宣人 一明薛祿傳永樂時左都督封安陽侯
二方岳
一字巨山號秋崖紹定五年進士官中祕書守袁州 一字元善常海人有深雪偶談集並見宋詩紀事
二葛鑑
一字公秉甯州人權參知政事咸淳十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 一字君玉號欒齋昌化人並見宋詩紀事
二徐霖
一宋史字景說西安人德祐四年試禮部第一知汀州 一明顧璘傳洪武時詩人
二向寶
一宋史鎮戎軍人梁適稱爲飛將 一明古朴傳字克忠進賢人

一王美
一宋忠義傳懷州將官 一宋孝義傳蔡州人十世同居
三王祐
一宋禮部侍郎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得異人幸子祿見能改齋漫錄 一明忠義傳宏治時知廣昌縣 一明孝義傳宏治時臨清人
五王宣
一宋宜黃縣弓兵紹興二十九年冬以捕盜死建廟 一宋乾道中爲荆襄副都統制並見夷堅志 一宋列女傳臨淮人 一明杜松傳萬曆時保定總兵 一明儒林傳蔡清門弟子晉江人

二王應麟

一宋道學傳字伯厚號深甯齋撰玉海困學紀聞諸書　一明列傳官御史中丞

二王樵

一宋孝義傳字肩望淄川人晚年累磚自環謂繭室　一明王廷瞻傳字明遠金壇人

二王樞

一宋西夏載記紹興九年十月詔還樞及夏國之俘百九十人　一金德行傳益都府人博學善書明昌三年尚書省奏請賜同進士出身

二王珏

一宋史瞻子通事舍人　一宋紹興十四年待判糧料院字德全　一宋重和元年前崑山縣主簿並見夷堅志

二張餘慶

並宋史一奎父奎擢慶州以父名辭不許　一忠父官幸府副率以忠戰死進官賜第

二張昭遠

並宋史一君平父與契丹戰死　一字潛夫本名昭遠避漢祖諱改稱昭入宋封陳國公見列傳

二張昉

一宋史佶父官殿中少監　一元史字顯卿東平人刑部尚書

二張贊

一宋史質兄官樞密院典謁　一宋宦者繼能父晉末爲內班

三張宣

一宋忠義霍安國傳應募士　一明史德勝子　一明文苑傳字藻重江陰人

四張玘

一宋忠義趙叔憲傳陝州縣令　一宋本傳字伯玉河南澠池人歷御營宿衛前軍都統與金人戰死廟號忠勇　一鄱陽人宋淳熙二年進士見夷堅丁志　一明外戚傳瑾從弟

二張順

一宋忠義傳民兵部將俗呼矮張　一金忠義傳淄州士

二張貴

一宋忠義傳民兵部將俗呼竹園張　一明孝義傳龍江提舉

二張鏜

一見宋忠義鄉漚傳　一明何孟春傳禮部主事

三張文炳

一宋史永德孫官殿中丞　一元史懋子三汊河巡檢　一明列女傳汝州人

二張弼

一見宋列女傳　一明文苑傳華亭人工草書自號東海

二沈澄

一宋史畸子官右正言　一明忠義傳榆林人

二沈忠

一見宋忠義李芾傳　一明孝義傳歸德衛人

二高登

一宋史字彥先漳浦人　一明何孟春傳戶部主事

二張述

一宋本傳字紹遠遂州小溪人仁宗時職方員外提點江浙福建路市舶錢事　一長江縣張獻可子紹興間進士終職方員外見夷堅志

二洪邁

一宋史皓傳皓長子字景伯　一元史君祥子同知開元總管府事

二楊傑

一宋史字次公無爲人自號無爲子官兩浙提點刑獄　一明史洪子襲旨平伯

二楊禮

一宋忠義傳吉平臨守將　一明史任子

二楊郁

一宋列傳覃父早卒　一金史雲翼祖

三楊松

一宋史承信孫景德四年錄爲奉職　一明耿炳文傳建文時都督　一明駱問禮傳江南衛人隆慶時御史歷山西副使

二華岳

一宋忠義傳字子西武學生上書論韓侂胄蘇師旦貶建寧圍放還登第官殿前司官屬　一明雲龍傳高從子洪武時指揮僉事

二鄭榮

一宋方伎趙自然傳本禁軍賜名自清度爲道士　一元孝友傳高唐人

二成象

一宋孝義傳渠州流江人　一見明列女傳

二彭程

一宋孝友傳徐州人四世同居　一明史字萬里宏治時御史

二姚文

一宋孝義傳宗明曾祖　一明孝義傳杭州人

二陳子龍

一宋忠節傳陳文龍初名子龍字君貴咸淳五年廷對第一度宗賜今名德祐初出爲閩廣宣撫使死節　一明本傳字卧子松江華亭人明末死節

三江朝宗

一宋詩紀事括蒼人有詩名　一明上元人字容夫善畫　一國朝上元人字公達朱墉弟子由進士爲太守有惠政見金陵縣志人譜

二張椿

一南宋樂部祇應人見武林舊事　一元忠義傳彭庭堅故吏奉庭堅柩歸葬

張樞

一宋末字子長金華人元至正初徵修三史不就著春秋三傳歸一義三十卷　一字夢辰陳留人日與弟子講春秋隱居不仕並見元史

二耶律宏古

並遼史一字盆納隱遥輦鮮質可汗之後　一字胡篤輦樞密使化哥弟並敬避廟諱

二蕭韓家奴

並遼史一字括甯奚長勃魯恩之後仕太平中至太康歷西南招討使封蘭陵郡王　一文學傳字休堅涅剌部人仕統和至重熙十五年歷歸德軍節度

二盆納

並金史一內族始祖孫安帝之子謝夸保子曰盆納勇毅善射

時同名有別其名曰惡盆納天會十五年追贈開府儀同三司

二石魯

並金人同時一歡都祖石魯土人呼爲賢石魯　一昭祖名石魯時人別爲勇石魯

二婆盧火

並金史同時一監婁室軍平陝西後爲平陽尹西南招討使一爲安帝五代孫舊居安出虎水後徙秦州爲都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婁室

並金史同時別其名曰大婁室中婁室小婁室大婁室爲鷹揚都尉正大八年遇元兵與戰力竭死　中婁室小婁室爲領軍元帥九年正月率馬軍三千屯汝墳遇元兵乘元旦入襄城殺東營千夫長兩婁室遂敗走許州哀宗召至京以中婁室爲北面總帥小婁室爲左翼元帥

二劾者

並金史內族一德帝子輩魯之孫胡辛之子見帝紀天會八年追封特進　一景祖長子性柔和國族當異居命與世祖同邸不令治兵早卒追封韓國公

三撒改

並金史內族一石土門子思敬本名果官平章政事樞密使一景祖長子劾者之子太祖時追封燕國王　一上京納魯渾河人大定四年鎮安武軍副都統

三斡帶

並金史內族一世祖第三子太祖同母弟天會十五年追封魏王　一婆羅火之子廣威將軍婆速特進　一穆宗孫撻懶子後被誅

三神土懣

並金史內族一世祖子斡者之子皇統六年贈驃騎衛上將軍一宗室胡速魯改子以破窩斡功改昌速節度終婆速都總管　一太祖庶長子宗斡之子充本名皇統中封淄國公進代王追封鄭王

四撻不也

一金史內族烏古出之孫名宗亨世宗時授西北路都統後降

甯州刺史　一遼史內族在軍被害贈兼侍中　一耶律撻不也宇撒班追封滦水郡王　一蕭撻不也追封蘭陵郡王並見遼節行傳

二蒲魯虎

並金史內族一康宗長子謀良虎之子襲猛安贈金紫光祿大夫　一太宗子宗磐本名熙宗時封宋國王後伏誅

四阿魯

一金太祖系衛王宗強本名　一太宗子宗本本名　一宗室子阿魯名宗賢選侍太宗監國封景國公並金史內族　一元脫脫傳順帝時奏以阿魯爲工部尚書總治河務按此卽賈魯

二阿魯補

並金史內族一景祖之後治訶子海陵在軍嘗惡之後被誅　一太祖子宗敏本名後爲海陵所惡使僕散忽土擊死天德三年追封太師　一海陵子本名後賜名光英海陵遇弒時督府移文殺之時年十二

三阿鄰

並金史內族一康宗次子爲兵部尚書　一太祖子宗强之子名爽天德三年受世襲累封英王加榮王　一世宗嫡子允恭之子瓚本名累封蔡王泰和五年賜名從彝

三撻懶

並金史內族一穆宗子名昌以功進魯國王後被誅　一宗室子嘗給事太祖有功累光祿大夫後詔立石像於太祖陵前

三訛可

同時一曰草火訛可得賊妇以草火燎之　一曰板子訛可嘗訛以牙牌爲板子並見金完顏訛可傳　一金內族宣宗次子守純之子封曹王天興元年元兵入金主遣入質請和

二斜也

一金史內族世祖第五子改名杲與太祖共毋　一金外戚徒單恭本名海陵后父

二醜漢

一金史內族世祖曾孫名衷大安初贈輔國上將軍　一元駙馬皇慶元年正月封安達王出總北軍見仁宗本紀

三孛蘭奚

並元列傳一卷十八　一卷二十　一卷二十二

二完者都

並元史一平宋功臣欽察人大德二年追封林國公　一元末右丞與趙資朗革友同守嘉定明玉珍兵入被執同遇害

九伯顏

並見元史類編凡例一世祖時平宋功臣　一世祖時江西左丞　一成宗時河南平章　一武宗時駙馬　一文宗時左丞相　一文宗時河南行省丞相　一順帝時右丞相封秦王　一順帝時湖廣平章　一順帝時中書平章

十六脫歡

並見元史一太祖五世孫安定王　一太宗侍臣　一憲宗時

札剌兒部人　一脫端子世祖時福州達魯花赤　一駙馬木安傳　一武臣苫徹子　一成宗時參知政事　一丞相哈剌哈孫子　一叛王合丹孫　一仁宗時西臺中丞　一泰定時治書侍御史　一功臣劉國傑子文宗初襲職湖廣平章尙憲宗孫女　一順帝時僉樞密院剡難膠州以上十三人俱從類編邵氏凡例內錄入

一功臣博爾忽子襲職佐憲宗四征不庭有拓地功　一世祖次子至元二十一年封鎭南王駐鄂州後征占城兵敗世祖怒令駐揚州　一爲瓦剌脫歡明宣德九年秋襲殺韃靼阿魯台者遣使來告且獻玉璽見明史

十八脫脫

並元史一烈祖曾孫　一憲宗時皇族　一蔑里乞部長　一

世祖時千戶　一功臣劉國傑子　一功臣木華黎元孫　一康里國族　一仁宗初遼王　一仁宗時雲南王　一牙牙子英宗時南臺御史大夫　一泰定時爲中書參議　一馬札兒台長子順帝時右丞相監脩三史　一順帝時翰林承旨　一至正中知樞密院事　一至正中爲萍鄉州同知殉國難俱以上類編邵氏凡例內錄入　一和南王阿魯台孫阿卜只奄子明宣宗時來歸天順元年詔賜姓名和勇見明本傳　一納忽里鎭哈密子明成祖時招諭入貢詔封忠順王明年卒脫脫襲封　一倘答義子明嘉靖三十年三月仇鸞畏寇甚密遣人結脫脫使貢馬互市以上見明史

三徹里

並元史一宰輔傳燕只吉台氏徹里幼孤母蒲察氏教之學後拜中書平章政事封徐國公　一係阿速氏事世祖充火兒赤皇慶二年從湘甯王北征功賞左衛僉事　一功臣傳世祖時拔竺邇雍古氏告老命其子徹里襲征行元帥

三亦憐眞班

並見元順帝紀同時一江西左丞相至正十二年命守江東關隘　一諸王至正十二年命與也先帖木兒月魯帖木兒討南陽襄陽賊

四月魯鐵木兒

並元內族一世祖孫阿難荅子阿難荅死泰定帝命其子襲封安西王　一烈祖五世孫泰定三年嗣封齊王今按文宗紀特

書齊王月魯以別之

五孛羅鐵木兒

並元史一爲脫虎脫樂實平章三寶奴之黨至大四年鞫問杖流海南見仁宗紀　一天歷元年撒敦搠駙馬孛羅鐵木兒送至闕下戮之　一河南行省丞相苔失拔都魯子至正二十四年使人殺其叔父又以兵再犯闕據相位致太子出奔後爲成順王之子和尙所死見本傳　一元統二年宦者曾傳皇后旨取鹽十萬引入中政院見順帝紀　一字國寶高昌人爲襄陽路達魯花赤至正十五年徐壽輝陷襄陽被害見忠節傳

二速哥

並蒙古人一忽魯忽兒子至元中累功四川行樞密院事元貞

初罷職　一壯烈氏父懷都事太宗速哥爲太宗所知命使金
覘虛實備悉實狀命爲山西大達魯花赤封宣甯王
四員住
竝見錢氏元氏族表補一阿魯渾薩理子　一阿台脫因子江
西行省平章政事　一忽都干思兄子通政使湖南廉訪詘文
簡　一唐兀歹之孫哈答兒子字從道元統元年進士同知安
州事
八拜住
竝元史一兀都帶子中書右丞相贈太師追封東平王進鄆王
謚文忠　一奧魯赤子蒙古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　一遜都
思氏見於石刻者有拜住字明善至正二年進士第一官山東

廉訪僉事　一字間善亦海藍伯之裔官太子司經見忠義傳
一亦乞里歹子襲千戶　一哈荅孫之子竝見元氏族表補
一康里人以材累官翰林國史院都事後因國破赴井死
一高要千戶同時亦名拜住嶺西寇至挺身出戰死竝見類編
忠節傳
二定童
竝見元氏族表補一霸都魯子　一脫因納子襲阿兒魯萬戶
府
三安童
竝見元氏族表補一霸都魯子中書右丞相贈太師追封東平
王　一君不花子　一愛薛孫曁雜子

三烏馬兒
竝見元氏族表補一回回阿里馬里人字希說元統元年進士
國史院編脩　一大食國人密兒沙子揚州織染局同提舉
一回回八耳氏瞻思丁子陝州達魯花赤
二忽辛
竝見元氏族表補一回回氏瞻思丁子江西行省平章政事追
封雍國公　一回回氏阿合馬子大都路總管行中書省左丞
二忙哥
竝見元氏族表補一孔溫窩哇之後帶孫之孫　一畏荅兒之
子封郡王
二百家奴
三買奴
竝見元氏族表補一孟速思子大司徒翰林學士承旨　一也
先不花子南臺御史江西湖廣道廉訪僉事　一荅失蠻子河
南行省參政
八觀音奴
竝見元氏族表補一搠思監子官宣徽使　一燕帖木兒子廣
東宣慰使架閣筆點　一卜里牙奚思子　一鐵木迭兒子
一閭里赤子　一阿台脫因之裔五十四之子　一忙兀的斤
曾孫忙哥帖木兒之子　一完澤子字仲實刑部郎中

四咬住
並見元氏族表補一明里帖木兒子　一斡羅思密子宗正府札魯花赤　一昔里哈剌子　一伯都子
三哈散
並見元氏族表補一回回氏亦思馬因孫布伯子高郵同知
一馬合麻之子襲百戶　一回回氏贈思丁子廣東宣慰使都元帥
二忙哥帖木兒
並見元氏族表補一忙兀的斤孫七山子　一完澤子蒙古翰林院應奉
九不花
並見元氏族表補一亦斡剌納氏阿木魯子　一畏吾世族火你赤子　一覺吉剌氏阿哈子　一亦乞列思氏帖木干子尚世祖女兀魯眞公主　一亦恊烈氏速哥子　一兀速兒吉氏曷剌子中書參政同知宣徽院事翰林學士　一楊氏世居甯夏亦唐兀世族染兒只子河東山西道廉訪僉事　一乃蠻氏別的內子嶺南廣西道廉訪僉事　一欽察氏完者都子
七教化
並見元氏族表補一愛魯子中書平章政事太尉魏國公　一失剌唐吾台子江西湖北道廉訪贈大司徒追封夏國公謚襄敏　一哈剌哈孫子鄉貢進士　一乃蠻之族囊加歹子山東河北蒙古軍副都萬戶　一阿塔赤子襲千戶進拱衛直都指揮使　一孟速思之裔唐兀帶子　一察罕達氏丑厮子
二囊加斛
並見元氏族表補一乃蠻氏之後別的因子一名文圭贈祕書監　一君不花子尚亦憐眞公主謚忠烈
二囊加歹
並見元氏族表補一教化子字逢原元統元年進士河間路陵州判官　一乃蠻世族麻察子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贈太師追封浚都王謚武忠
五囊加台
並見元氏族表補一伯顏子樞密副使　一也速荅子四川行省平章政事　一博里察子贈太師追封順德王謚忠愍

速哥子治中　一傳思郎子
三丑閒
並見元氏族表補一喜生子字盆謙元統元年進士保定路遂州判官　一伯顏察兒之子字時中元統元年進士知安陸府贈河南行省參政　一回回古速魯氏達里麻吉而的子泗州達魯花赤
三塔海
並見元氏族表補一合魯氏之後字仲良官宣慰使　一鐵邁赤之孫漢卿兄子僉樞密院事大都督　一亦乞列思氏阿失子
五阿散

並見元氏族表一小雲石脫忽憐之孫八丹子甘肅行省平章政事　一回回人阿合馬子　一回回阿里馬里人達魯花赤　一回回八瓦耳氏瞻思丁子　一拄古觧氏火者子贈禮部尚書追封雲中郡侯

三完澤

並見元氏族表一葉仙甯子太子詹事中書平章政事　一劉氏世居張掖宇完甫陝西道廉訪副使追封彭城郡侯　一土別燕氏線真子中書右丞相太傅追封興元王

一觀音保

一元御史至治元年被殺者　一雲南右丞明洪武十六年二月來歸者太祖賜姓名李觀見明太祖紀

四瞻思丁

並元氏族表回回族一苫魯馬丁子號賽典赤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贈太師追封咸陽王　一集賢大學士大司徒行祕書監事提調回回司天臺事　一八瓦耳氏阿剌瓦丁子　一苔失蠻氏別魯沙子兵部尚書一作苫思丁

二阿合馬

並見元氏族表回回族一忽辛之父官中書平章政事　一八瓦耳氏瞻思丁子拱衛直司都指揮使

以上各姓未詳

男源滙湘蘅校

二張琳
一遼史潘州人天祚時南府宰相耶律淳稱帝辭悒而卒　一元史起嚴子

二張邦憲
一金忠義傳字正叔秦州人　一元史榮第七子官淮安路總管

二張山
一金忠義傳元光元年鳳翔死節士　一元史泰亨父管軍千戶　一元史均父以伐宋累官戰死

二王義
一金史哀帝時泰和令　一元史字宜之眞定人太祖時龍虎衛上將軍武安節度　一見元列女傳

二韓錫
一金史字難老大定間累官澤陽軍節度改知濟南府　一明孝義傳直隸人

二楊桓
一金史雲翼父贈官　一元史字武子兗州人官祕書少監

二劉璋
並金史一敬齋子字德玉咸平人熙宗時尚書右丞　一琉弟以太府監同知宣徽院事

三劉璣
一金史字仲璋益都人官太常卿　一明何孟春傳工部郎中

一明武宗時戶部尚書附閻鶴焦芳傳

六李英
一金史字子賢貞祐時御史中丞死事　一明西番人仕洪武至宣德歷左都督封會甯伯　一明駙馬堅父洪武初爲驍騎右衛指揮贈蒙陰伯　一明列傳成梁高祖世襲鐵嶺衛指揮僉事　一明孝義傳洪武時邳州人　一明列女傳以妻黃著

二李獻可
一金史字仲和世宗時仕終山東提刑使　一明史字堯俞同安人萬曆時禮科給事以疏諫除名

二李升
一金德行傳鄭州人明昌三年中都運使奏請並賜同進士出身　一元金陵人字子雲善墨竹窠石見圖繪寶鑑

二閻忠
一金忠義毛佺傳滑州人仕衛王時至哀宗死蔡州之難　一元史復父避兵山東之高唐遂家焉

二石玠
一金武仙傳字子堅河中人汝州防禦使行侍郎爲仙所殺　一明列傳琚兄字邦彥與琚同舉成化末進士歷戶部尚書

二趙楠
一金僕散端傳字才美天興時刑部郎中　一見明宋以方傳

二程濟
一見金忠義馬慶祥傳　一明牛景先傳朝邑人有道術官岳池教諭建文時以上言逮問金川門啟匙去按郎建文帝從亡者
二郝天挺
並金元間人一元遺山之師金隱逸傳字晉卿澤州陵川人不業科舉貞祐中居河南裕之嘗從之學　一遺山弟子字繼先出於朶魯別族父和上拔都魯元太宗世多著武功天挺受業於遺山累官河南行省平章事見元本傳
二田雄
一元列傳字毅英北京人仕金入元歷鎮撫陝西總管京兆

一明史黃得功部將扶福王乞降者　國朝官浙江提督二等侯謚毅勇按雄封不襲侯
三趙鑑
一金循吏傳字擇善章邱人仕宋人金官河北西路轉運使
一明孫鏜傳勝孫官錦衣衛指揮　一明何孟春傳官尚書
二趙琬
一元忠義傳璉弟字仲德台州路總管至正二十七年死方國瑛之亂　一明李時勉傳正統時國子司業
二趙迪
一元史眞定藁城人仕金降元同知永安軍節度　一明文苑傳林鴻弟子永樂中以能詩名
二趙宏
並元史一壁孫左藏庫提點　一炳父官奉國上將軍均敬避廟諱
二趙璧
並元史一字寶仁雲中懷仁人世祖時平章政事　一元孝友傳鄭州人
三趙榮
一元孝友傳扶風人　一明楊善傳字孟仁元時入中國閩縣天順時歷工部尚書兼大理卿　一明史忻城伯夔子嗣伯
三趙彬
一見元列女傳　一明忠義傳榆林人湖廣監紀
二曹義

一元史元用祖不仕　一明巫凱傳字敬方官左都督鎮遼東
二許遹
一元史衛父避地河南生衛於新鄭　一明孝義傳東昌人
二劉郁
一金文藝傳祁弟字文季號歸愚亦名士　一見明循吏吳履傳
二鄭鼐
一元史澤州陽城人世祖時湖北宣慰使因戰溺死　一明徐朝綱傳字爾調龍溪人天啟初廣順知州死安邦彥之變
二呂復
一元忠義傳長樂縣尹　一明方伎傳字元膺鄞人以醫名

二吳鼎

並元史一字鼎臣燕人仕至元延祐歷崇祥院使追封薊國公

一元珪父官燕南按察副使

二蔡興

一元史珍傳珍父權管軍百戶　一明孝義傳泗州衛人員泰時旌

二高膚

一元列傳智耀子延祐初歷御史中丞追封甯國公　一明伍文定傳正德時江西指揮

二楊舟

並元人一江西通志字道濟吉水人著詩經發揮　一湖廣通

志字梓夫慈利人登進士為茶陵同知遷翰林待制並見錢氏藝文志補

二姚城

一元史燧子　一明忠義張維世傳若時子

二王琰

一元史榮祖子江西湖南道按察　一明孝義傳高平人太僕丞

二王構

並元史一字肯堂東平人　一孝友傳太原人

二王時

並元史一克敬子　一見列女傳

二王增

一元史眞定人善父監本縣酒稅以孝稱　一　國朝浙江會稽人乾隆辛卯恩科榜眼

二王英

一元史字邦傑益都人善用雙刀號雙刀王天曆時懷遠大將軍至正中毛貴陷益都死節　一明金谿人字時彥永樂時南京禮部尚書

二王治

一元孝友傳兗州人　一明史字本道沂州人官太僕卿

六王相

一元史伯顏子至正九年從伯顏死節　一元忠節傳簡子至

正十二年簡領福甯州拒賊被害相亦不屈被殺　史稱王伯顏簡紀年各異疑是二人今并錄存　一錢氏元藝文志補字吾素吉水人延祐中進士累遷翰林脩撰著春秋主意十卷　一明本傳東甯衛人嘉靖三十年把都兒辛愛入犯被創死　一明王思傳字懋卿鄞人嘉靖初以編脩與思同哭諫杖創死　一明張文明傳光山人官御史正德時巡按山東忤中官黎鑑誣奏逮繫

二王簡

一見元忠節傳　一明洪武七年為都督僉事經理各省屯田

二王士宏

一見元本傳　一明盧熙傳知甯海縣

二王良

一元良吏傳字止善諸暨人官淮東宣慰副使　一明本傳字敬止吉水人建文時修撰燕師薄京城死節　一明儒林傳泰州布衣字汝止初名銀王守仁爲更名學者稱心齋先生

二王理

一元至正三年翰林待制著三史正統論見續通鑑　一明趙德勝傳千戶戰死封五河男祠康郎山

二汪俊

一元王克敬傳徽州人　一明本傳字抑之弋陽人宏治六年進士第一禮部尚書學者稱石潭先生

二郝經

一元本傳天挺孫字伯常　一明周尚文傳嘉靖時千戶陣歿

二黃澤

一元儒學傳字楚望資州人　一明弋謙傳閩人宣德間浙西布政使

二石珪

一元史一天麟子累官治書侍御史南臺中丞　一忠義傳泰安人太祖時山東諸路都元帥被擒死節

二劉思敬

一元史一斌子歷城人賜名哈八兒都世祖時江西行省參政謚忠肅　一孝友傳延安宜君人

三劉居敬

一元孝友傳一高唐人　一德泉後毋弟　一大都人孝事繼母

二劉健

一元列傳澔子手刃父仇　一明本傳字希賢洛陽人宏治時宰輔後劉瑾矯旨列奸黨榜首

二張汝霖

一元列傳浩子字仲澤章帝時平章政事封芮國公　一明儒林傳元沐子江西參政

三張懋

一元史子貞子字子美　一明英國公輔子嗣公　一明本傳正德十年卒贈河甯王

八張信

一元史炤父以商賈起家貲雄於鄉歲飢賑貸多所全活　一元末定海人字彥實明洪武甲戌科殿撰見貢舉考　一明本傳臨淮人都督僉事封隆平侯贈鄖國公　一明史玉從子官四川都指揮僉事　一明忠義傳襄城訓導　一明正統時虜施人　一按縣人並見孝義傳　一明外戚瑾子嗣伯爵

一張庸

一元忠義傳字存中溫州人　一明循吏傳宣德時知保安縣

二張礎

一元史字可用渤海人世祖時安豐路總管　一明史洪武時平陽知縣以善政賜酒鈔

二張桓

一元忠義傳字彥威眞定冀城人　一明宏治間知瓊州府見續通鑑

二張國祥

一元孝友傳涇陽人　一明方伎傳承緒宗人

二張本

一元孝友傳東昌茌平人　一明列傳字致中東阿人宣德時南京兵部尚書　一明孝義傳柏鄉人

二張思孝

並元史一孝友傳華州人　一列女傳大同人

二張訥

一元列女傳藍田人監察御史　一明閹黨傳閩中人官御史

三張棟

一元列女傳狀元以妻王著　一明李獻可傳字伯任崑山人萬曆時兵科給事　一明孝義傳成化時徐州人

二張聚

一元孝友傳顯子　一明史翼父洪武時大同衛指揮同知

二李大節

一元史天澤傳破歸德釋大節狀碑作李正臣不殺送至眞定署爲參謀　一金人官補闕元正統二年八月賜謚貞肅

二李伯通

一元忠義傳伯溫次兄　一見元列女傳

二楊清

並元孝友傳一懷孟人一叔　一扶風人皞父

二楊珍

一元楊湜傳中山人與湜齊名　一明列傳洪孫襲昌平伯

三史彬

並元史一天祥子官江東提刑按察副使　一天澤第八子官中書左丞　一鄂國公史弼曾祖木華黎南下率鄉人先降木華黎書帛爲符遣還州破彬等皆免

二周經

一見元列女傳　一明本傳瑄子字伯常

三陳棻

一見元列女傳　一明史遇子官工部尚書　一明曾魯傳字

執中山陰人

二張雨

一元末進士見明文苑傳　一明姦臣傳萬安人嘉靖時僉都御史坐嵩黨謫官

四王誠

一元金陵人祖儒丹湖集有送金陵王誠詩　一明藍玉傳洪武時都督坐玉黨死　一明孝義傳渾源人官慶都縣丞　一明景帝時太監

二張復

一上元縣新志人譜元金陵人字光奉見梁寅石門集　一鴻猷錄明正德間大同副總兵

二徐鉉

一元孝友傳鎮江人父墮水救父得生而身溺死　一明趙佑傳字用礪江夏人官四川布政使

男源潘湘蘅校

二郭子興
並明史同時一曹州人元末據濠州太祖往從之子興收帳下又妻以所撫馬氏女爲孝慈高皇后太祖追封滁陽王　一濠人太祖將封聲昌侯卒贈陝國公

二平安
並明史一滁州人小名保兒從太祖起兵永樂時後府都督僉事　一曹文韶傳崇禎八年游擊戰死

二常榮
並明史一曹良臣傳遇春再從弟洪武時振武衛指揮同知

一吳貞毓傳永明王時南甯守將

二黃曦
並明史一弋謙傳仝州人仕太祖至仁宗三使西域歷右通政撫諭交阯　一孝義傳嘉靖時陝西人

二張翔
並明史一陳友定傳元吏部尚書明兵克梧州死節　一孝義傳平鄉人

二張龍
並明史一濠人洪武時歷大都督府僉事封鳳翔侯　一閻黨張綵傳順天人正德時右通政以賄敗

二張銓
並明史一定遠人洪武時歷都督僉事封永定侯　一忠義傳字子衡沁水人天啓時巡按遼東死節

三張政
並明史一藍玉傳洪武時都督坐玉黨死　一文錦父　一孝義傳正統時廬江人

二張昺
並明史一澤州人建文時北平布政使靖難兵起死節　一字仲明慈溪人成化時官四川副使

三劉璉
一明誠意伯基長子字孟藻官江西參政　一中敷子官太僕寺卿左遷遼東苑馬寺卿　一字宗華江甯人明永樂十年進

士累官戶部侍郎兼巡撫遼務見金陵省志

三劉璟
並明史一基次子官谷王永左長史成祖即位下獄死　一訒父刑部尚書　一附閻黨焦芳傳武宗時尚書

二劉觀
並明史一本傳雄縣人仕洪武至宣德間左都御史被劾死　一儒林傳字崇觀吉水人正統進士

二楊璟
並明史一合肥人洪武時封營陽侯　一洪父戰死靈壁

二沈昌
並明史一洪武時宣春令擢郴守　一循吏高斗南傳知宣春

縣

三陳文

並明史一蔡選傳合肥人元季歸太祖歷都督僉事追封東海侯　一陳亨傳建文時指揮降燕後爲前鋒到蒲小河戰死　一本傳字安簡廬陵人成化時宰輔贈少傅

二張益

並明人同時一廳父官給事中永樂八年從征漠北陣殁　一曹鼐傳字士謙江甯人仕永樂至正統官侍讀學士死土木之變

三高明

並明史一文苑傳字則誠永嘉人元至正進士辟行省掾太祖

召以老疾辭　一字上達貴溪人景泰間巡撫福建　一孝義傳柏鄉人

二費宏

並明史一聚孫洪武初從聚征雲南積功爲右衛指揮坐事戍金齒　一本傳字子充鉛山人嘉靖時吏部尚書大學士

二宋琮

並明史一劉三吾傳泰和人洪武三十年會試第一因無北士帝更擢六十一人皆北士時謂南北榜又曰春夏榜　一粟陽人玫兄見玫傳

二鄭定

並明史一陳汝定傳字孟宣　一文苑傳字孟閩宣縣人閩卓

十才子之一

二郭良

並明史一牛景先傳官籍無考建文遜位時棄官爲道士　一郭英傳昌子天順間指揮僉事襲武定侯

三李德

並明人一孫賁傳字仲脩番禺人洪武時義甯廣文　一孝義傳孟縣人　一徐溥舉人建文間任應天府尹見新修上元縣志

二薛貞

並明史一儒林傳瑄父洪武時元氏教諭　一喬允升傳崇禎時刑部尚書以閣黨抵死

二呂本

並明史一原兄景州廣文　一外戚傳壽州人懿文太子次妃父仕元入明終太常卿

二陳質

並明史一唐鐸傳洪武時潮州諸生父在戍籍父殁請歸卒業帝命除籍　一張倫傳建文時以參將守大同成祖即位被誅

二廖昇

並明史一本傳襄陽人建文初修太祖實錄昇爲副總裁聞燕師渡江自縊死　一永忠傳鉞從父指揮僉事永樂初坐鏽銘收葬方孝孺戍邊

二朱鑑

並明史一卜萬傳大甯指揮燕師起力戰不屈死福王時贈含山伯　一本傳字用明晉江人正統時副都御史巡撫山西

三金忠

並明史同時一本傳鄞人善易卜勸燕王舉大事迄稱帝擢工部尚書　一蒙古王子也先十干也永樂二十一年成祖親征率屬來降賜姓名封忠順王見本傳　一順傳永樂中順來降授大甯都指揮封順義王宣德時順卒子忠嗣爵

四吳襄

一明金鉉傳遼東總兵　一明忠義皇甫斌傳未詳里字宣德時遼海衛百戶　一崇禎末山海總兵三桂父爲自成所殺

一　國朝雍正間禮部尚書諡文簡

二陳圭

並明史一瑄傳熊再從子嗣平江伯嘉靖時加太子太傅　一孝義周琬傳黃巖人洪武時代父罪

二趙佑

一見明史本傳　一　國朝字啟人號鹿泉仁和人乾隆壬申翰林累官吏部侍郎

二李習

一鴻猷錄太平者儒明初太祖命知太平府　一明李圖之泉州海濱人往來日本以海舶爲事鄭芝龍以父事之見朱氏賜姓始末記

二蔣信

並明史一金忠傳把台者金忠之甥從忠來降宣德初賜姓名正統中封忠勇伯　一儒林傳字卿實常德人王守仁謫龍場過其地與同郡龔元亨師事焉

二顧佐

並明史一本傳字禮卿太原人仕建文至正統歷右都御史人稱顧獨坐　一韓文傳字良弼臨淮人正德初官戶部尚書

二陳勉

並明史一顧佐傳雩都人仕建文至景泰初歷南京右副都御史　一孝義傳正統時冠縣人

二陳智

並明史一壽州人永樂元年封榮昌伯賢子嗣伯　一孝義傳宣德泰康人

三陳瑛

並明史一遂安伯志孫嗣伯　一姦臣傳上滁人永樂元年左都御史九年得罪逮獄　一孝義傳封邱人

三周冕

並明史一梁潛傳永樂時司諫　一資州人嘉靖時御史以言事黜謫隆慶初起用太僕少卿　一儒林傳元公十二代孫襲五經博士

二李驥

並明史一時勉孫　一循吏傳字尚德鄒城人

二陳榮

一元末陳友諒平章友諒死悉以刑師降明見鴻猷錄　一金陵志字仲仁明成化甲午鄉舉官仁和令有政聲

二王宏 本名與卷五異

一金陵志字叔毅宏治癸丑進士由御史劾瑾罪落職瑾誅擢廣東副使　一鴻猷錄正德間被安化寧王寘鐇擒執脅從者

三李蕃

並明史一天順七年宣大巡按御史以中官誣奏被逮死　一充嗣祖成化進士官給事中　一霍維華傳日照人天啓時太常卿坐閹黨贖徒爲民

三黃鉞

一明列傳字叔揚常熟人建文時刑科給事燕王兵入死節福

王時謚忠獻　一字長白江甯人少孤事母孝萬曆癸丑武會元官南京都督僉事見金陵志袁志　一　國朝宇左田當塗人由部曹歷卿貳道光初戶部尚書謚勤敏

一王軾

並明史一字用敬公安人仕天順至宏治歷南京戶部尚書督貴州軍參贊機務　一伍文定傳正德時江西知縣平宸濠功未及賞

一王漸

並明史一昌黎人正德時行人疏諫南巡杖創死　一見明列女傳

一王逢

並明史一嘉靖初倭征蠻將軍印鎮兩廣　一宦官傳初名陳蕪宣宗賜姓名英宗時御用太監

一王巒

並明史一徐文溥傳字廷和大庾人嘉靖初由部曹遷武昌知府請終養歸　一何遵傳字汝和正德時駁封郎中以諫南巡杖創死

二王重

並明史一陶魯傳新會知縣魯爲丞時師事之　一孝義傳洪武時北平東安人

二王科

並明史一馬錄傳字進卿涉縣人　一孝義傳正德時新鄭人

二王泳祚

並明忠義傳一撫治都御史薦陳美吏績　一榆林人官孤山副總兵崇禎十六年里居戰死

一王世昌

並明列女傳一安福人　一臨漳人

一黃表

並明人一子澄裔孫正德中進士　一孝義傳曹州人

一黃錦

並明人一孝義傳宏治時鄰縣人　一嘉靖時太監

一黃紹

並明史一陸粲傳孔昭孫字宗賢黃岩人嘉靖時禮部尚書

一葉應驄傳息人由刑部郎中出守紹興有賢聲

三周璽

並明史一劉甯傳字廷玉遷安人宏治三年佩征西將軍印鎮甯夏　一字天章廬州衛人正德時順天府丞以忤劉瑾搒掠死　一孝義傳成化時江夏人

二周濟

並明史一循吏傳字大亨洛陽人正統時知安慶府　一儒林傳元公之後聯芳子襲博士

二汪泉

並明史一外戚傳京師人景帝后祖父進左都督英宗復位仍居指揮舊職　一孝義傳天順時蒙城人

二劉概

並明史一湯鼐傳濟甯人宏治時壽州知州　一何遵傳字平甫安陸人正德時行人疏諫南巡杖死

五劉玉

並明史一字仲璽磁州人成化時歷左都督右府贈固原伯一本傳字咸栗萬安人嘉靖初刑部左右侍郎削籍追謚端毅　一孝義傳廣武衛百戶　一江陰人　一汝陽人並見列女傳

二劉源清

並明史一字汝澄東平人嘉靖時兵部侍郎總制宣大山西諸鎮軍務　一忠義傳澤清弟崇禎十五年臨清總兵死節

二劉臺

並明史一字子畏安福人萬歷時巡按遼東御史以論張居正下獄削籍　一列女傳和州人

二劉宗周

並明人一字起東山陰人學者稱念臺先生　國朝崇祀　文廟　一孝義傳宏治時裕州人

二張淳

並明史一龐泮傳宏治時御史　一循吏傳字希古桐城人並敬避　廟諱　末從曰

二張經

並明史一興州左衛人正德時御史劾中官謫雲南典史　一

本傳字廷燮侯官人初冒蔡姓久乃復嘉靖時兵部右侍郎　一嘉靖六年湖廣參將王守仁檄會勦斷籐蠻寇見鴻猷錄

二張岳

並明史一字維喬惠安人仕正德至嘉靖歷右都御史總督湖廣貴州四川軍務　一本傳字汝宗餘姚人萬曆時刑部侍郎

二張翀

並明史一字習之潼川人戶科給事世宗時以爭興獻大禮杖謫戍瞿塘衛　一字子儀柳州人以主事劾嚴嵩謫戍都勻後擢兵部右侍郎

二張鼐

並明史一字用和歷城人宏治十五年歷右僉都御史巡撫遼

東　一張悅傳鑒從曾孫字世調雲間人官少詹上疏語斥近習忠賢論罷削籍

二張寅

並明史一馬錄傳嘉靖時山西妖賊李福達詭更姓名釀成大獄　一魏良弼傳太倉人嘉靖時南京御史謫高唐判官

二張節

並明史一儒林傳字介夫　一孝義傳嘉靖時黃流人

二張銳

並明人一孝義傳東昌人　一東廠太監

二于謙

並明史同時一正統時御史嘗忤中官王振者　一字廷益官

少保諡忠肅見本傳

二吳兌

並明史一藍授傳來安人正統時歷都督右府同知　一中行子萬歷時大理少卿見中行傳

二吳綬

並明史一孝義傳景泰時武昌衛人　一宦官汪直黨成化時以千戶爲鎮撫

三汪浩

並明史一程信傳成化元年都御史巡撫四川　一循吏傳英宗時養利判官　一孝義傳成化時平溪人

二汪淵

並明史一馬錄傳嘉靖時大理寺丞　一見韓邦傳

二汪偉

並明史一俊弟歷吏部左侍郎　一本傳字叔度休甯人官檢討明末死節

二陶珍

並明史一本傳字廷信絳州人仕成化至嘉靖歷南京兵部尚書　一侯峒曾傳崑山人並敬避廟諱缺末

二蔡清

並明史一儒林傳字介夫晉江人正德時江西提學副使　一孝義傳天順時沛縣人

二楊國柱

並明史一李化龍傳萬曆時都司戰死　一金國鳳傳義州衛人振從父

二楊過春

一明鄧玘傳玘部將中伏死　一國朝字時齋蜀郡人軍功累官提鎮道光朝歷雲貴總督晉宮保侯爵

二汪直

並明史一胡宗憲傳歙人嘉靖時據五島煽諸倭入寇島人稱爲老郎主　一宦官傳大藤峽猺種成化時御馬監

二譚綸

並明史一淵傳新甯伯衍子嗣伯嘉靖時坐占役軍士奪爵一本傳字子理宜黃人仕嘉靖至萬曆歷兵部尚書與戚繼光

齊名時稱譚戚

二潘鐸

一明鴻猷錄正德二年劉瑾以鐸等皆薦御史雍泰者皆罰米有差　一　國朝江甯人同治朝任雲貴總督卒謚忠毅

二陳于王

並明史一龍正父福建按察　一字丹衷崇禎時前鋒游擊死事

二何鰲

並見明何孟春傳一御史　一刑部主事

二高朗

並明史一朱六典傳岱子先父死節　一孝義傳杞縣人

二張瓚

並明人一字宗器孝感人　一外戚傳琮庶兄襲伯爵

四張英

一明夏良勝傳金吾衛都指揮正德十四年三月以諫南巡杖死　一明何孟春傳御史　一明孝義傳大寧指揮天順時旌　一　國朝安徽桐城人文華殿大學士謚文端

二張春

並明史一忠義傳同州人官永平兵備參政死節　一嚴嵩傳新喻人嘉靖時太僕丞坐嵩黨謫官

二石玉

並明史一瑤父山東按察使　一兒王佐傳正統時人

二曾異撰

並明史一文苑傳字弗人晉江人　一忠義張翔傳榮昌人崇禎中知永甯州

二胡瓚

並明史一蔡天祐傳字伯珩永平人嘉靖間南京工部尚書

一劉東星傳字伯玉桐城人萬曆間江西左參政

五李錦

一明薛瑄傳字名中咸甯人成化中選松江同知卒　一明解州人　一雲南芮城人並見孝義傳　一明末闖賊自成兄子降於楚唐王賜名赤心　一　國朝長洲人康熙乙未會元

二李宗昉

一明柳升傳安遠侯升討黎利宗昉以主事從行兵敗陣亡

一　國朝字芝齡山陽人嘉慶壬戌榜眼累官禮部尚書

二郭佑

並明史一資子宣德時戶部主政　一鄫讓傳景泰二年上書言兵事廷議格不行

二宋傑

並明史一西甯侯瑛子嗣侯景泰中典禁兵　一劉孜傳成化時巡撫江南

二孫應奎

並明人同時一字文宿洛陽人兵科給事屢劾楊一清張璁等逮獄　一字文卿餘姚人禮科給事疏劾汪鋐逮獄廷杖後擢

副憲史家合傳

一孫鐄

並明人一字振達東勝州人成化時左都督封昌甯伯　一忠義傳昌人嘉靖時募爲土兵戰死贈光祿丞

一金聲

並明人一霍恩傳正德六年睢甯王簿殉節　一字正希休甯人崇禎初進士明季殉節唐王贈禮部尚書謚文毅

一楊瑞

並明史一何孟春傳官御史　一孝義傳大同人

一鄭賜

並明人一字彥嘉建甯人　一孝義傳薛炎

一陳良謨

並明史一字士亮鄞人崇禎中巡按四川還朝殉國難　一張可大傳山東濟寧崇禎五年戰死

一崔鑑

並明孝義傳一正統時獻縣人　一京師人有殺娼救母事

一陳璋

並明孝義傳一開州人　一仁和人

一高興

並明孝義傳一天順時合肥人　一正統時邳州人

一李大綱

並明孝義傳一臨汾人　一昆山人文詠父

一張大同

並明史一尹夢鰲傳鶴勝子崇禎八年在潁州死節　一何復傳守備崇禎十七年在保定死事

一胡續

並明史一楊廷麟傳臨江推官死張獻忠之亂　一忠義董畫倫傳永甯舉人死奢崇明之變

一張鳳翼

並明史一代州人崇禎九年兵部尚書　一文苑傳長洲人

一張鵬翼

並明史一朱大典傳魯王所遣衢州鎮將　一鳳陽指揮一西充人知衡陽縣崇禎十六年死節見忠義傳

一楊一鵬

並明史一鄭崇儉傳臨湘人總督漕運崇禎時以防護失守被誅　一忠義傳河津人知蔚氏縣崇禎十四年死事

一侯世祿

並明史一榆林人由世職累官副總兵崇禎十六年家居死節　一邱祖德傳承祖子同父巷戰死節

一徐億

並明孝義傳一華亭人　一軼其鄉里並嘉靖時旌

一侯顯

並明人一孝義傳正統時昌黎人　一官官永樂時司禮少監

一劉朝

並明宦官一張肯堂傳內官監太監死節　一王安傳李選侍私閹天啟時爲南海子提督使殺安

一左光先

並明人一光斗第由鄉舉官御史巡按浙江福王時因忤阮大鋮被逮　一曹變蛟傳崇禎時總兵屢著戰功自遼左遣還不用後降李自成

一任光裕

並明人一孫傳庭部將崇禎十五年陣歿　一忠義黨還醅傳知香河縣崇禎二年死節

一陳鐸

並明人一字大聲睢甯伯文之曾孫世襲指揮風流倜儻熟習

經史諸書　一字木宣江甯諸生由州同歷保甯通判著演游集並見江甯府志

男源滙湘蘅校

歷代同姓名錄補遺卷二十三

是編蒐輯已久尙難周備各卷某名下間有疏漏者今檢出逐條補錄又前編姓名未載者檢出卽挨次增補統歸補編附刊卷末備覽光緒庚辰孟冬月素園老人長華識

各卷補錄

卷一　方回　一列仙傳南北朝時道成爲人所劫欲傳其道回化身而去更以一丸泥封其戶以方回印印之

卷二　朱英　一明史本傳字時傑桂陽人　徐福　三國蜀諸葛亮傳注庶先名福

卷三　劉淵　一宋平水人淸祐十二年增禮部韻畧四百三十六字刪改二百六部併爲一百七部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畧

卷四　劉寶　一宋岳飛將飛遇害寶散其麾下士卒隱居華容山卒

卷五　李廣　一唐李華三賢論隴西人字敬叔

卷六　王霸　一南北朝自梁時渡江入閩居西郊之外鑿井煑藥能化黃金歲飢市米濟貧唐貞元中卽其宅地建冲虛宮祀之

卷八　李權　一唐李固言鎭西時西蜀編民遣子齎書通蠻啟亂者見孫樵集書邊事注　李衡　一唐李惟愼第二子貞元八年擢江西觀察復召爲給事中歷戶部侍郎見韓昌黎集李楚金墓銘注

卷九　王質　一北史高聰傳瀛州刺史　張晏　三國吳書字子傳中山人著前漢書音釋四十卷

卷十二　王遇　一唐貞元中歐越隱者好黃冶之術見李德裕集窮愁志

卷十五　王適　二唐貞元中處士侯高之子塔見李翺集

卷十九　楊信　一宋史裴交幷州太原人漢麟洲刺史　一明術吏李信圭傳宣宗時知桐廬縣

各姓補遺

卷二　孔忠　一史記仲尼弟子傳注字子度孔子兄子　一前漢光傳襄子宋史孔宜傳作正字季忠

卷二七　吳良　一後漢書字大儀臨淄人官司徒長史卒於官　一明本傳定遠人初名國興賜名良洪武時都督同知封江陰侯謚襄烈

二張儼　一漢餘杭人好學有賢德逃漢末之亂嘗開圃種瓠以所售錢造橋不樂營利鄉人重之　一三國吳人字子節博學多識仕吳爲大鴻臚使於晉不辱命子超翰並有才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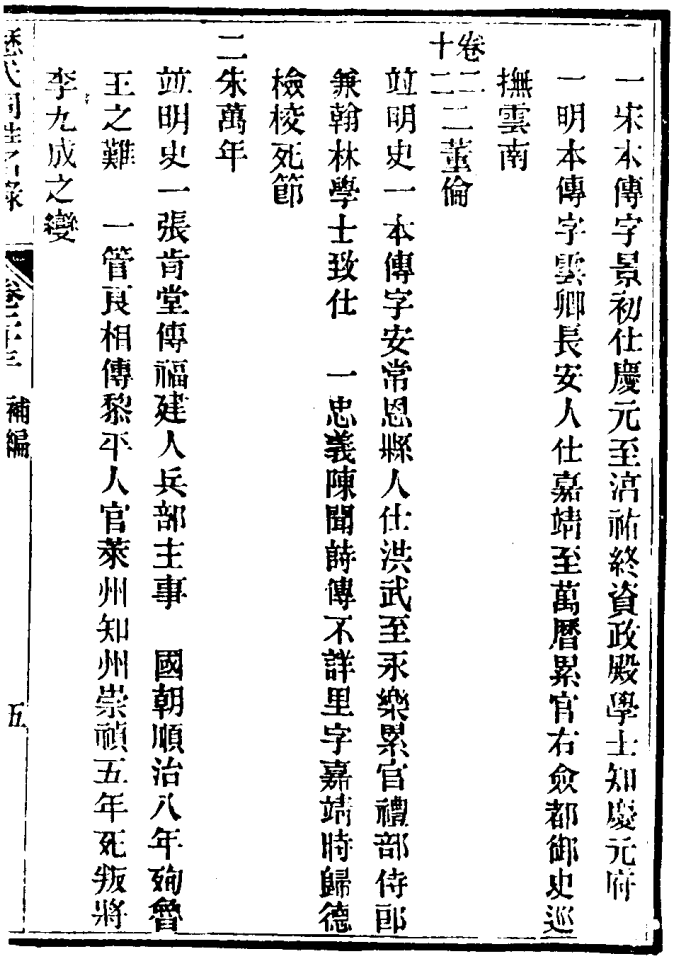
卷八二朱才　一三國吳朱治傳治子襲故鄣侯官偏將軍　一北齊顏之推傳字待問吳都人官諫議大夫齊亡客死信都

二張舉　一三國時仕吳爲句章令民有以妻殺夫事鞫之得實人稱神

明　一宋史隱逸傳常州人進士養親不仕閉戶讀書四十年
卒賜謚曰正素先生
二韓建
一三國吳韓績父仕吳爲大鴻臚見晉隱逸續傳　一五代襍
傳字佐時許州長社人僖宗時爲華州刺史後歸梁加司徒同
平章事爲亂軍所殺
卷十二杜鬷
一晉書卷一百南中郎將　一北齊杜弼傳弼子字子美
二杜曾
一晉書南中郎將鬷從祖弟新野人初爲南蠻司馬後自號南
中郎將領竟陵太守爲周訪破斬　一宋陳大素傳濮州人爲

吏號知法
二羊耽
一晉外戚傳琇父官太常　一晉列女傳以妻辛著
二孫騰
一晉書統子官廷尉　一北齊本傳字龍雀咸陽石安人仕魏
入齊官尚書左僕射加司徒謚文
卷十二于暉
二
竝北魏人一栗磾傳礫子官征東將軍　一勁傳勁子宣明后
母弟襲太原郡公
二張保
一北史令狐整傳郡民殺州刺史成慶爲亂後奔吐谷渾　二
南宋文九王傳右軍將軍保率水軍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弁
擊斬之
卷十二杜杲
三
一北周本傳字子暉京兆杜陵人　一宋本傳字子昕邵武人
淳祐時刑部尚書兼吏部
二韓洪
一隋韓擒傳擒季弟字叔明仕周入隋封甘棠縣公代州總管
一唐宰相表休子上元中終諫議大夫
卷十二董永
六
一唐孝友傳河間人以數世同居旌　一宋史槐父
二章温

一唐宰相貫之兄綬子字宏育宣歙觀察使謚孝　一唐外戚
傳中宗廢后從父兄封魯國公後爲元宗所斬
卷十二薛居正
七
一五代錢塘人仕吳越武肅王官太尉卒謚貞顯見池北偶談
一宋初宰輔字子平開封浚儀人謚文惠
卷十二胡斌
九
一宋忠義傳殿前司將官紹定三年邵武遇寇被害廟號武節
一明史海長子龍虎衛指揮從征雲南遇寇死
二周南
一宋黃度傳字南仲平江人　一明本傳字文化縉雲人
二鄒應龍



一宋本傳字景初仕慶元至浩祐終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
一明本傳字雲卿長安人仕嘉靖至萬曆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
卷二二十二董倫
並明史一本傳字安常恩縣人仕洪武至永樂累官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　一忠義陳聞詩傳不詳里字嘉靖時歸德檢校死節
二朱萬年
並明史一張肯堂傳福建人兵部主事　國朝順治八年殉會王之難　一管良相傳黎平人官萊州知州崇禎五年死叛將李九成之變

孔子世家補訂
孟子列傳纂附

道光甲午栞

孔子世家補訂
孟子列傳纂附

竹柏山房藏板

敘

後世尊孔子自史遷始故布衣也而列之世家考聖蹟者舍是無從焉顧遷所採輯不外論語三傳國語檀弓家語晏子諸書而以己意率合之往往與年表不相應始遷嘗從孔子國問故尼山世譜宜有所受乃其敘問陳絕糧與孔注不合而歸與之歎伯玉之主蔡之遷異皆前後兩見是其顛倒訛複有待後人之釐正者蓋不少矣春溥向述孔門師弟年表正之而未盡近見聖裔覲軒先生書其於過浦去衛二節移綴刪併文直而事順實發前人所未發一若先聖在天之靈有默啟之者不揣狂簡輒取其說而推挍之整其煩亂定其先後誤者訂之略者補之類附旁注要於原文無所增損而吾夫子之生平梗槩與夫百家

之同異得失皆得以曲證旁通而考之不謬庶幾集年譜之大成云爾道光二年壬午秋八月閩中林春溥謹識於都中寓齋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括地志曰故鄹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正義曰鄹蓋取山爲名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家語曰徽子卒弟仲思名衍嗣號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滑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爲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既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家語曰紇雖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一女執能爲之妻二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身長十尺武力絕於一

孔子世家補訂

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女莫對徵在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卯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往禱於尼丘之山以新爲生孔子索隱曰梁統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年之禮故云野合謂不合禮儀禮記正義引家語云故叔梁統年餘七十無妻儀禮疏曰孔子有兄曰伯尼按孟皮字尼義無所取伯尼是也魯襄公二十二年傳作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穀梁作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庚辰朔是庚子爲十月二十一日而十月庚子據春秋是年十月庚辰朔是庚子爲十月二十一日而十月庚子當從穀梁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家語曰生三歲叔梁紇卒葬於防山括地志曰防山在兗州曲阜縣東二十五里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毋諱之也索隱曰徵在少寡不從送葬故不知墳處遂不告耳非諱之也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年十七傳是年公如楚孟懿子學禮於此誤昭七年舊繫孟懿子學禮於昭十一年孟懿子南宮敬叔始生於泉丘人在此後四年也季武子卒檀弓曰曾點倚其門而歌然則其年與孔子相若平子代立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七年當晉平公四十一年楚靈王六年齊景公十三年孔子貧且賤及長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家語曰十九娶於宋之開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案開官蓋韓勅禮器碑作并官山左金石志漢有并官武卿當從并官爲是嘗爲季氏史索隱曰有本作委吏料量平嘗爲司職吏曰職與栻同蓋絜養犧牲之所此孔子爲貧而仕以養也舊繫在母死卽孟子所謂乘田之後誤孔子母死在孔子二十四歲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愼也耶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馬曰檀弓曰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泚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孔子世家補訂

孔子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貨曰諸孔子曰丘聞之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貨出曾點問曰吾子何謂也孔子曰己則衰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按此語已不足信史又甚爲誣矣檀弓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閒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舊在君衛擊磬之下歷聘記謂二十九歲適衛從師襄學琴案操緩安弦宜在少賤多能之日歷聘記近是以論語太師摯適齊章證之則襄固嘗在魯以爲適衛學之不必然也又左傳昭十七年郯子來朝對昭子官名之問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蓋亦見之魯

而家語遂謂孔子之鄰遺程子於塗傍蓋而語贈以束帛疑亦附會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左傳是年秋齊侯將納公孟孫及宗魯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琴張之狎也將弔焉女何弔焉邾人以弓不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不云景公適魯也史蓋本家語爲說而合之是年耳

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縲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

左傳昭二十年鄭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孔子年三十五昭二十五年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雞故得罪魯昭公

左傳曰將納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象

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

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

檀弓曰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案家語以

案鄭世家孔子嘗適鄭兄事子產疑前此當有適鄭之文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聲甚哀見有異

左傳曰齊侯將納公孟子何人奚哭之悲也對曰

齊景公時事又家語孔子適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家語曰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脩祠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又曰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脩隄防將有大雨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案此宜亦在齊時事

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尼谿晏子作爾雅

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

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晏子曰景公上路寢間哭聲曰何爲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疾公曰豈不可哉而色說之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能累世殫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也而不爲者如其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導民公曷爲不察聲受而色說之案此等疑非晏子之言

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說苑曰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案此較晏子汩封之說爲近理又家語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云云案弟子傳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是時尚未生也其妄明矣

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與齊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說苑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音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家語曰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脩祠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又曰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脩隄防將有大雨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案此宜亦在齊時事

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尼谿晏子作爾雅

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晏子曰景公上路寢間哭聲曰何爲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疾公曰豈不可哉而色說之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能累世殫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也而不爲者如其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導民公曷爲不察聲受而色說之案此等疑非晏子之言

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說苑曰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案此較晏子汩封之說爲近理又家語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云云案弟子傳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是時尚未生也其妄明矣

反乎魯（懷弓曰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閒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案左傳昭二十七年春季札聘上國嬴博在泰安縣境距齊都遠於曲阜爲近夫子觀葬蓋亦自齊歸魯途中偶遇未必特爲此行則反魯當以是年夏可知也又昭二十九年冬晉鑄刑鼎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昭三十二年今增此字）定公立初（今增）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史繫之十七歲故云年少左傳無此語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在昭二十四年）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別稱魯人亦非）往學禮焉（家語曰南容說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即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喚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二子學於孔子然則當在定元年也）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家語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孔子少而好禮今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公曰諾）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家語曰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歷郯廟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又曰孔子見老聃而問焉今難行道於今世老聃而弗受也道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又曰吾比乾道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辯聽者亂於辭知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萇宏語終退萇宏謂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龜背而舜身修肱而禹聲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鼈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施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劉子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隆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家語曰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又曰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孔子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案莊子孔子年五十一南之沛見老聃時爲定公七年然劉文公以定四年七月卒與孔叢不合則適周當在定二三年抑或孔叢僞託非實也）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家語曰道彌尊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家語曰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安用之乃止案左傳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是與孔子無涉且是時孔子不仕安得爲中都宰乎）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

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閒（家語作魍魎）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醳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左傳是年叔孫不敢卒武叔嗣議語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正義以爲孔子四十七時語在此年）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孔叢子曰季桓子以粟千鍾餽夫子夫子受之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與季孫之惠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家語曰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戰國策蘇代曰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有善之莊子見老聃之箴則孔子年五十一正當定公八年而由魯適周往返自必過衛策說亦非無因也）定公九

年陽虎不勝奔於齊左傳曰齊侯囚之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家語曰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爲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是時孔子年五十當作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叛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家語曰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由中都宰爲司空家語曰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由司空爲大司寇韓詩外傳曰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

曰不妄左傳曰季氏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家語曰孔子爲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荀子曰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爲國家者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敎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家語曰孔子爲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悅孔子又見之宰子進曰夫子之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案康子當作桓子又曰設法而不用無姦民又曰孔子爲魯司寇與於蜡旣賓事畢乃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言偃侍曰夫子何歎也孔子曰昔夫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吾未之逮而有記焉又曰孔子爲大司寇國廄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又曰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孔子宰○馬驌曰諸侯三卿曰司徒司馬司空魯則三桓爲之其司寇不在三卿之數臧孫管爲之矣且侯國司寇亦不稱大此云由司空爲司寇是由卿而大夫矣疑孔子爲司空非實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

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祓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

子獨以夷狄之道敎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正義曰魯築城以旌孔子功因名謝城○案夾谷相禮惟左傳爲得其實定公十三年夏據左傳當作十二年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公羊注曰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孫說其言而墮之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

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當作十三孔子年五十六當作五十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荀子曰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而授以魯政焉左氏明曰夫聖人佐政過者離位焉將欲謀其將弗合乎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子爲司徒有喜色門人曰家語作仲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家語曰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閒人也今夫子爲政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眾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家語曰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誑市人有公慚氏者妻淫不制有慚潰氏者奪後踦法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慚氏出其妻慚潰氏越境而徙召氏

春秋曰孔子始用於魯魯人誦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處裘投之無郵用三年男子行乎道右女子行乎道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孔叢子曰三年民又作誦曰衮衣章甫爰得我所韋甫衮衣患我無私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幷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語家作舞容飾文馬三十駟家語作四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琴操曰季桓子受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龜山操以喻季氏若龜山之蔽魯也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予無斧柯奈龜山何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年表在定十三年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曰於衛主顏讎由顏子之妻兄弟也顏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年表定十四年適陳過匡顏刻爲僕家語顏刻少孔子五十歲則是時方六歲也其不可盡信如此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曰孔子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誑匡人案是時顏淵後且貨何人而顏子乃與之乘乎尤誑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鄭玄左傳定六年公侵鄭取匡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所云嘗暴匡人當卽此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

子狀類陽虎荀子曰仲尼之狀面如蒙供孝經鉤命訣曰仲尼牛脣虎掌海口吞理七重白虎通曰孔子反宁拘焉五日韓詩外傳曰商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家語曰孔子之宋匡人以甲七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俗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逃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夫歌予和汝子路悁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莊子曰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啟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當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竇宇記曰閼封襄邑縣古匡城在縣西三十里昔仲尼遊此城匡人誤聞夫子夫子由城東南空角而出其跡猶存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案甯武子魯僖公時人距此已百餘年矣

說去卽過蒲此下舊云月妄餘反乎衛會公叔氏以蒲叛此上舊云去陳過蒲案家語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則非去陳時事而月餘反衛正與此下所云合也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

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左傳定十三年晉范氏中行氏奔朝歌趙簡子入絳十四年晉人圍朝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孔子旣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子貢曰趙簡子夫子將至焉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家語作竇犨鳴犢及舜華孔叢子作鳴犢與竇犨索隱曰國語云鳴犢竇犨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殺鳴犢而後用政焉已而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語船人曰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卽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云云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新序作子路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剖胎殺天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尙知避之而況乎丘哉水經注曰孔子適趙臨河不濟歎而作歌曰秋風衍兮風揚波舟楫顚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爲斯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家語作槃操琴操曰槃操又名息陬操其辭曰乾坤覆載周流不窮鳳凰翔於千仞覽德輝而下之見機而作遭時則仕隨道而行得志則治龍蛇隱藏與時變化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兮接輿髡鉗我行自完鳳兮鳳兮故來哀衰周道微禮樂陵遲文武既沒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蓍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鄒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於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而反乎衛主蘧伯玉家舊重出於過蒲及衛之下今移併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

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呂氏春秋曰孔子道彌子瑕見蘧夫人因也○註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子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韓非作雍鉏當卽孟子所謂癰疽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家語不言所適舊云語則絕糧當在此時然孔安國注問陳章曰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可見史遷此文乃奉合論語爲之孔時無此說也今世家去衛過曹以下其次第適與孔注合故移於此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左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

受王卑其容俯子貢曰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公斃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孔子去曹適宋家語曰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民無惑士竭力日月當時聖人自來官府治理爲之奈何孔子對曰丘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擇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案時宋景公二十七年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家語曰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爲石槨三年不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魋自爲石槨三年不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魋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乎夫子曰既死而議子之事非所豫慮也況自爲之哉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孟子曰微服過宋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案孔安國謂之宋遭匡人之難似合畏匡過宋爲一事據家語莊子並以匡爲宋地而孔子匡人其如予何之語復與此語類恐或然也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案孔注無適鄭之文疑此當在三十歲以前兄事子產時也然喪家之喻不似早年語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孟子曰孔子當陽主所未詳矣司城貞子爲陳亡周臣中亦無適鄭語歲餘孔叢子曰陳惠公大城因起陵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大夫子曰美哉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遂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之衆而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案此不似聖人語且似時爲陳湣公非惠公吳夫差伐陳孔注左傳哀元年取三邑而去注曾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似指此時然則絕糧與陛陳蔡恐非一事也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句踐並在哀元年墮會稽舊在對季桓子墳羊之下誤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家語作獲巨骨一節專車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

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國語家語並作芒守封禺之山爲釐姓國語家語並作漆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作惠公誤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愼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愼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愼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

子居陳三歲舊云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案吳侵陳即上取三邑事歸與之歎復與下重出過蒲之事又與上去衛重出必誤也今刪夏衛靈公卒左傳哀二年立孫輒是爲衛出公六月趙鞅丙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蔡世家是年孔子如蔡異是歲當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家語曰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焉子遊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何以知之子曰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曾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恐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叫貴對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秋季桓子病左傳曰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釐而見魯城嗚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

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與也顧謂其黨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家語曰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則以蓐裹元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又曰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哀子游問於孔子曰旣服練已服可以除哀矣孔子曰無哀哀不以見賓何以除焉已葬左傳曰旣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弃衛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能終是再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孔子

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卽用以孔子爲招云年表哀三年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論語隱義曰孔子過宋異蔡解於客舍人夜有盜孔子一隻屨去置屨於受盜家孔子屨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屨異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左傳六月辛丑亳社災案哀公問社於宰我當在此時時孔子不在魯後方聞之故云既往不召秋齊景公卒明年齊景公卒哀五年也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子遷於蔡三歲哀六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孔叢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先宰予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大子無以此爲也自臣侍夫子以來窺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容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飾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遑遑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子之言何

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子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實也楚使人聘孔子孔叢子曰楚王使使奉幣聘夫子宰予曰有子曰昔夫子失魯司寇下如一欲何之孔子將往拜禮檀弓曰有子曰昔夫子失魯司寇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若志在有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案是時蔡遷州來故蔡盡已屬楚而陳一縣於莊再滅於靈雖平王復封其故地之入楚者固已多矣然則陳蔡之間卽楚地而所謂陳蔡大夫者疑卽楚之縣大夫如棄疾稱蔡公穿封戌稱陳公之類恐夫子見用短之於王故陰發徒役託爲外盜沮之使不得前耳不然各君其國孔子雖用楚不能治及陳蔡之大夫何危之有乎孟子曰君子之阨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正言其君

臣不皆同志如所謂無人乎穆公之側無人乎子思之側云爾觀子西書祉之沮情事可知矣絕糧暨錢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餞於黎丘黎丘疑卽陳蔡間地名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韓詩外傳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卽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蔡莫不慘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說苑曰孔子歌兩柱之間莊子曰在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家語曰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莊子曰子路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案此則歲寒松柏之語在此時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子一以貫之未必此時語孔子知弟

子有慍心弟子傳曰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從在陳蔡間困問行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家語又有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窮困而敗節語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家語曰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志矣孔子曰善惡何也夫陳蔡之間臣之幸也二三子從臣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激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荀子曰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楊倞注云九月時也家語曰孔子之楚而有飯者而歠魚焉孔子不受歠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費廢不如歠之君子故敢以遺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埽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廩餼而歠以務施者仁人之儔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又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使使聘於魯聞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爲能獲焉使者返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

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案此正在楚時事親之鄭過陳之語可見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弟子傳曰孔子之所厄絕糧事於楚老萊子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左傳曰是歲也有雲如眾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昔榮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予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榮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楚陳

世家並云楚昭王卒於城父時孔子在陳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莊子曰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弟子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

莊子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今夫子取先王已陳芻狗以商周之禮於宋東門之外與弟子游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狗

其窮哉

其明年哀七年

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名季康子

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

家語曰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子曰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又曰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脩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每人與之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不悅往見孔子孔子曰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

衛君欲得孔子爲政

論語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之問當在此時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年表哀十年孔子自陳至衛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

傳曰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邾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師獲甲首八十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公爲與其髮僮汪錡乘皆死焉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

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名之可乎對曰欲名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

家語曰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

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

家語曰孔子舍於瘣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焉

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琴操曰猗蘭操孔子所作也孔子自衛反魯幽谷之中見蘭香獨秀喟然歎曰夫蘭當爲王者香今乃與衆草爲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香蘭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一遙身將老孔子之去魯斥乎齊此語與上文不合

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三句舊在前今移此

凡十四歲而反乎魯

論衡曰孔子周流遊說七十餘國所論曰仲尼栖栖突不暇黔

哀公問政

家語曰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問儒行對曰政在選臣

家語作論臣

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

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左傳十一年冬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叢子曰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賞用也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霣潺湲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孔叢子曰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詔吾於高宗肜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尚書緯曰孔子求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而定近可以

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叢子曰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家語曰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文

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孔叢子曰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家語曰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鹽鐵論曰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抱朴子曰有古強者云孔子嘗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撾三折今乃大悟家語曰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

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又曰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曰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白宜正白黑宜正黑今得賁非吾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呂氏春秋曰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贄爲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淮南子曰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家語曰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餘人其孰爲賢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偏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非是冉雍之行也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信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文不勝質恭老恤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

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冶以治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美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朝與上大夫言閭閭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儐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蓋由也已達巷黨人

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家語曰孔子觀於鄉射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焉試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家語曰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郊外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公羊傳曰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案弟子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蚤死其卒當在伯魚之後獲麟之前年約四十家語以爲三十二蚤死與論語不合家語曰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公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笁也○案定公當作哀公檀弓曰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孔叢子曰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今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嗚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

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尚書大傳曰弦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弈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弈附乎自吾得同也門人加親是非弈比乎自吾得回也進有日益也說曾子居處衣服不修曾子曰吾聞諸曾子曰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處者焉如居吾語汝夫同能相與居而不能相與處而不能久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貌取人則失之宰予以辯取人則失之子又曰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也賜也說不若己者處故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處者焉如居吾語汝夫同能相與居而不能相與處而不能久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貌取人則失之宰予以辯取人則失之子又曰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說不若己者處故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也賜也說不若己者處故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處者焉如

行忠信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愼齊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新序曰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鄉黨閨閫黨之子弟敬漁分有親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豈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朝與上大夫言閭閭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儐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蓋由也已達巷黨人

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淸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儒林傳曰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十二諸侯表序曰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服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案据此則孔子是年復適周春秋是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而曾子問孔子曰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恆日有食語當在此時閻百詩江愼修並以昭二十四年五月日食爲孔子適周之禮不知孟僖子卒於二月日食卽在五月二子無便來學禮且俱適周之理也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

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春秋感精符曰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弟子受春秋十二諸侯表序曰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孝經鉤命訣曰孔子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家語曰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退而謂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脩以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子貢聞之以告孔子孔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左傳六月壬午齊陳恆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

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八月孟懿子卒武伯嗣明歲哀十五年左傳春成叛于齊孔叢子曰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叛臣天下所不容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孔子孔子曰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路死於衛弟子傳子路少孔子九歲時年六十三左傳冬衛孔氏之豎渾良夫私納蒯聵劫孔悝登臺欒寧使告季子召獲奉輒來奔季子將入過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家語曰季羔爲衛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檀弓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焉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

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公羊傳曰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案孝經援神契孔子七十二歲語曾子著孝經在此年孝經鉤命訣曰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孔子病公孫尼子曰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丘春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饋飲酒不醉醫曰是良醫也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論衡曰孔子病商瞿出卜期曰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死且不休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楹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家語曰時年七十二據公穀當作七十四以魯哀公十六年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己丑卒家語曰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含以疏米三具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槨五寸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

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檀弓曰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之言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防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白虎通曰孔子卒受魯君璜玉葬郭之北泗水爲之徂流家語曰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爲志焉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

弟子皆服三年檀弓曰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

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孟子曰他日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不可案弟子傳有若少孔子十三歲子夏少四十四歲子游少四十五歲曾子少四十六歲子張少四十八歲是孔子卒時有若六十子夏二十九子游二十八曾子二十七子張二十五禮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游夏之徒亦非無見也弟子傳又謂孔子旣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案此則因孟子而失之者耳

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樹孔子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

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孔安國尚書序

曰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

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

孔子生鯉字伯魚檀弓曰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家語曰孔子謂伯魚曰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唯學乎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

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在哀十二年皇覽曰伯魚冢在孔子冢東與孔子並大小相望也又弟子傳有孔忠家語曰孔忠字子蔑又曰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過蔑問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孔子不悅又曰孔蔑問行己之道云云蔑當即孟皮之子也

伯魚生伋字子思孔叢子曰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敎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孔叢子曰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旣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四十九篇又嘗見老萊子居衛適齊自齊反衛魯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並見孔叢子

年六十二皇覽曰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案伯魚卒於哀公十二年又十五年哀公卒歷悼公三十七年元公二十一年而魯穆公立子思常見尊禮相距已七十四年矣六國表齊宣公四十九年伐衛取毋丘當魯穆公元年疑即孟子所謂子思居於衛有齊寇者則其年嘗八十餘史六字恐是八字之誤也至孔叢子謂子思居衛魯穆公卒與縣子論舊君無服之義考穆公三十三年卒是子思且百一十餘歲矣

子思生白漢書作帛字子上檀弓曰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曰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遂哭於他室案聖門人倫之至不應三世夫人並不安其室檀弓此類幾於謗聖矣孔叢子曰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

子之敎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又曰子思在魯使以詩書加衞問於子上然則子思嘗家於衞適値母死不足爲異而所云喪出母者乃生母非七出歟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闕里文獻考曰楚王名不赴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漢書作子眞闕里考曰爲魏相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孔叢子曰子高適趙與公孫龍會平原君家論白馬非白馬至於臧三耳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又嘗見齊王諫車裂之刑稱管穆可爲臨淄宰任司馬又爲將於齊與燕戰而敗又有與魏王信陵君問答語並見孔叢子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愼漢書作順闕里考曰名謙或作武後名斌嘗爲魏相孔叢子曰魏王遣使奉金帛聘子順爲相魏王郊迎問理國之所先子順對以當今所急在修仁尚義崇德敬禮以接鄰國魏王使連和於趙有與趙王問答語嘗言宮他於魏王而升諸朝改發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退而以病致事人謂子順曰子其行乎答曰吾將之山東則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年五十七子愼生鮒孔叢子曰子魚名鮒甲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然獨樂先王之道講習不倦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爲陳王涉博士孔叢子曰子魚若衞與張耳陳餘善秦滅魏求耳餘耳魚權走會陳勝吳廣起兵於陳餘謂陳王曰定天下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身修其祖業通材足以幹天下博知足以處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敵矣陳王大悅遣使齎金帛車三乘聘焉尊以博士爲太師諸度焉死於陳下孔叢子曰陳王涉使周章西入關誅秦秦使章邯拒之陳王以秦國之亂也輕之而不設備太師歷諫弗聽周章果敗而無後救邯遂進兵擊陳王師大敗博士凡仕六旬老於陳將歿戒其弟子曰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世講頌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淸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年五十七闕志考曰鮒生隨字子元或云元諸其子孫失考弟子襄經典釋文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尙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紀尹敏傳以爲孔鮒藏之皆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漢書作太傅長九尺六寸年五十七子襄生忠經典釋文曰書凡自膺及秦禁學孔子之末孫惠壁藏之案惠當作忠闕里考曰忠字子貞該通六藝有高尚之志文帝時徵爲博士

年五十七案子愼以下壽俱五十七恐有誤忠生武闕里考曰字子威爲文帝博士武生延年闕里考曰博覽羣書武帝時爲博士轉太傅遷大將軍年七十一漢書曰延年生霸字次孺霸生光及安國漢書作忠生武及安國闕里考曰字子國忠之次子與此異安國爲今皇帝博士漢書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盖尙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至臨淮太守蚤卒闕里考曰少學詩於申培公受尙書於伏生年四十爲諫議大夫事漢武帝爲侍中後自博士遷臨淮太守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亦與此異安國生卬闕里考曰爲諸生善詩禮卬生驩闕里考曰舉博士官至宏農太守精春秋三傳著公羊穀梁訓詁弟衍亦成帝時博士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

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孟子事蹟史傳殊多疏略以七篇證之其有年可考者惟見惠王及伐燕二事耳然且先梁先齊或宣或湣紛紛者迄無定論況其他乎北堂書鈔引孟軻傳云軻字子輿勤學不息師事孔子遂成天下名儒而史傳無此文則唐以前已有爲孟子別傳者今不可得而見矣元吳萊嘗本史記荀卿鄒衍以下諸子爲孟子列傳吳迂又撰孟子年譜今皆不傳明史鶚撰有孟子年表多取氏譜之說於七篇不無所違嗣是季本有孟子事蹟圖譜譚貞默有孟子編年閻若璩有孟子生卒年月考任兆麟有孟子時事略任啟運有孟子考略大抵皆主七篇爲說而望經單測均無左證故其說終莫能同也春溥前輯孟子時事年表首

據竹書旁參眾說考時事之遠近證遊歷之後先說論之詳矣茲乃皆萃百家編而次之竊仿史公組織論語之例取內外篇錯綜其中與前表相爲表裏主述舊聞靡敢妄作將以質後之君子俾考挍正其失焉道光六年丙戌春二月閻中林春溥譔識

孟子列傳纂

孟子名軻字子車（見孔叢子及王肅聖證論）一字子輿（見文選注）鄒人魯公族孟孫氏之後也（見趙氏章句題辭）父激（名也公宜字也）母仉氏（見風俗通仉音掌元張鎮孟母墓碑記云舊鄒公墳廟碑言母氏李未知何據）夢神人乘雲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嶧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見春秋孔圖）時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也（從孟衍泰三遷志）孟子三歲喪父母有賢德始舍近墓孟子嬉戲爲墓間事踊躍築墳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見列女傳○韓詩外傳曰孟子幼時東家殺豚孟子問殺豚何爲母曰欲啖女既而悔曰吾懷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以食之）孟子少時誦

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母知其諠也引刀裂其織以此戒之自後不復諠矣（見韓詩外傳）十五歲就學於魯（見聖門志三遷志曰孟子既娶田氏生伸子）將入私室見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求去母召孟子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吾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見列女傳）道既通弟子日進於是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孫克學於孟子告之曰昔者聖人之門顏子以仁曾子以孝子路以勇伯牛以智各以所得聞於天下傳於後世汝往矣庶幾其有一得乎孟子遊於莒有曾子講堂焉孟子登堂彈琴而歌二三子和之莒父老曰久矣

夫不聞此音也聖人之徒也（見外書）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史本傳）獨孟子不屈道趣合枉尺以直尋（風俗通）周顯王四十七年梁惠王數敗於軍（按卑禮厚幣以招賢者於是孟子至梁（時惠王後元十四年乃與楚將昭陽戰敗之明年也史記以爲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誤）年五十一矣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子曰君不可以言利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見魏世家惠王曰先君用李悝盡地利至於今賴之孟子曰古者莫善於勤地有餘利則民有餘地無餘利則君有餘損下以益上

非古也（見外書）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見本傳）其年秦攻梁取曲沃平周（見六國表）惠王問曰先生何以教之孟子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悅（見新論）後三年惠王卒（從竹書紀年）子襄王立孟子見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他日王問戰於孟子孟子曰戰危事也臣未之聞也乃去梁襄王迫之及諸東桑孟子曰爲吾謝梁王勿忘先王之禮遇也再拜登車而去（見外書）時齊宣王方立稷下宮招致賢士遂適齊（見中論○列女傳曰孟子道既通循梁招賢乃至梁既而去梁適齊齊王以爲上卿此爲實錄史以爲先齊後梁亦誤）宣王尊禮焉孟子以王足用爲善因奉母就養於齊門人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曰如此則動心否乎曰否我四十不動心一日說宣王而不悅滔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悅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見外傳）退有憂色擁楹而歎毋問之對曰輒聞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貪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毋老是以憂也毋曰婦人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禮也今子成人也而吾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見列女傳）未幾母卒門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季孫郊治車咸丘蒙治器萬章治綫充虞治槨公都子治饌陳代治

牲樂正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孟子三日不食哭不止門弟子請曰古者五十不毀孟子曰五十也乎哉吾母死吾猶孺子也孺子弔見之流涕自責曰今而知聖人之道遂棄墨而歸儒（見外書）孟子自齊葬於魯居喪三年而魯平公初立欲使樂正克爲政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見文選）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沮曰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何見焉公曰諾遂不果孟子反於齊年五十九齊宣王以爲客卿會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國大亂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歟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宣王乃遣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噲子

之皆死（見戰國策）宣王問曰取燕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王卒取之於是趙與楚魏皆欲伐齊而存燕（見戰國策）孟子勸王出令反燕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兵猶可止不聽後二年燕人果畔立太子平爲王（是爲昭王）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爲王見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然則聖人且有過歟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退而歎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於

是致爲臣而去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又餽兼金一百皆不受王雖餽於犖門再舉觴孟子辭而去驩曰夫子盍賦詩孟子曰子大夫欲我賦詩乎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宿於晝王蠲見曰夫子何以久於齊也孟子曰久於齊非我志也蠲曰我固知非夫子之志也齊王外好善而心不好夫子去國亂將至矣（見外書）然孟子三宿出晝遲遲吾行猶庶幾王之一悟過之一改也曰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顧天未欲平治天下耳將適宋先是張儀爲秦欺楚絕齊許獻商於之地六百里及齊交絕而弗與地楚使屈匄伐秦秦魏韋大敗楚師於丹陽虜屈匄取漢中楚又悉兵襲秦秦敗之藍田（事與燕昭之立俱在周赧王三年見史記）而宋牼將之楚孟子遇之石

丘（孟子疏云石丘宋地）曰先王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孟子曰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孟子曰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不若以仁義說秦楚之王也至宋宋偃稱王（時稱王七年）欲霸天下其臣戴盈之問曰吾欲什一去關市之征然今未能也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如知其非道斯速已矣何待來年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楚楚王許救而卒不至齊因拔宋五城（見戰國策）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宋亦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

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時戴不勝皆言善士薛居州於王使居王所然國有孟子而不知孟子卒困於宋（見孟子論）將有遠行宋人餽金七十鎰孟子受之薛絕糧（見風俗通）有戒心田嬰餽金五十鎰（時田嬰封薛已十一年矣）爲兵備孟子因得反鄒詰句六十二矣鄒繆公問政於孟子曰爲政奚先孟子曰省刑罰薄稅斂非是則無所爲政也孟子既老於鄒燕昭王使樂閒迎之不往或問曰夫子何以不往孟子曰以吾受齊王之知是以不往也且燕王霸才也亦非王天下之主也（見外書）其後滕定公卒文公使其傅然友來問喪禮於是始行三年之喪已而聘孟子至滕館之上宮問爲國孟子曰昔者賢君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然治

地莫善於助子其力行之文公乃使畢戰爲井地問孟子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文公行之然滕國小而間齊楚難與有爲而當時大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見本傳）周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冬至孟子卒年八十四（見孟氏譜）鄒人因哭孟子而廢賀冬至之禮遂以成俗（見古今碑）葬四基山（見孟氏譜）

儒林瑣記

江漢字魏美浙江錢塘人明季舉人性孤介不輕詣人時號汪冷明亡不應試親友多勸之者乃屬兄弟奉母居郊外漚獨身爰種往來山谷間或拾桑果剔黃精食之家人莫知其所數日一歸省母惟與寧都魏禧秀水朱彝尊友或徒步詣之一人終不知漚居也嘗為詩脫藁即焚之人莫能見每行山中自歌其詩歌畢長嘯或痛哭人皆以為狂識者以為逸民。

孫奇逢字啟泰直隸容城人居近夏峰嘗游之世稱夏峰先生前明舉人天啟時東林獄起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皆坐贓至萬奇逢盡力營救粥產代償不足以置橫於門署曰為提學左御史讞金還贓之婦也者屬僕一日得數千金事未行三人皆拷死奇逢遂還金歸隱潛心理學不復語時事明亡入本朝屢徵不起又有孟縣彭了凡者亦學道猶介避亂依奇逢居貧不受饋餽兒嘯臺倦奇逢葬之表曰錢夫墓

王夫之字而農湖南衡陽人家居石船山故又號船山明崇禎壬午舉人張獻忠陷衡州質其父招之夫之以刀偏刺肢體舁詣賊請以易父賊哀而釋之桂王開府廣東署為行人因母病乞歸大清兵定湖南夫之遁於瑤鄉潛守初服殫心獨學九經

諸史多所貫通感于時事發為激論時有偏宕其精確者往往超越古人所著書凡六十八種都三百四十七卷同治初成敬伯曾國荃為刻於武昌（按關學人天下郡國利病書曾藏夫之家論以為明末有傳本也）

（船山臺苦其通大元之說論以為明末有傳本也）

十處思通窗家江洋為楚大儒名久愈章箱敬宴蘭堰莊芳

徐枋字昭法江蘇常洲人崇禎壬午舉人高介善詩畫明亡不仕巡撫湯斌聞其賢屏騶從訪之枋託疾不出斌坐中堂良久卒不得見歎息而去

徐繼恩字世臣浙江仁和人明季貢生明亡不應試剃髮令下改服為僧能為詩高淡有逸志湖上晚歸云我家北峰裏雲木何依微日暮空翠合飛來沾我衣松月如有侍水禽相與歸隔林幽磬出隱隱發清機

杜濬字于皇湖北黃岡人明季副榜家貧工詩性孤傲雖同輩不甚相接友人王岱規之濬曰非敢傲人弟好閒喜睡得美睡便如游仙雖司馬邊韓愈北郭不暇相訪耳或問貧狀濬曰往日之窮以不舉火為奇近日之窮以舉火為奇客遊江揚間達官富商爭迎之濬當不屑客死江寧不能葬知府陳鵬年葬之所著有變雅堂詩文集濬好詼諧人死後有富人重價購其集幾盡同鄉某畫刻之乃傳於世。

黃宗羲字太沖浙江餘姚人父尊素天啟時以忤奄黨與楊漣左光斗同死詔獄思宗立宗羲首論涼師訟冤袖鐵椎擊奄寔許顯純天啟時主考流血被膊又拔崔應元發齲告父主明亡不仕康熙時詔徵博學宏詞又徵修明史皆以疾辭家居講學以篤行為歸嘗言為學必先窮經經以濟世必兼讀史然後不為迂儒王守仁後學兼體用者無如宗羲學者得其教授多為名儒弟宗炎字晦木奇姪自喜將稱為鷓鴣先生著述甚富錮以石匱懸之梁上將死詞其子曰有急則埋之化安山丙舍身後果有索之者子如誠久之不知所在。

李容字中孚陝西藍屋人明末諸生家居講心性之學遠近多從之游康熙時薦隱逸泊博學宏詞皆不就當道必欲致容縣令捧書坐堂前數促容益狂引刀自刺幾絕仆地創血淋漓令賊遽歸報乃止容數曰退藏不密幾致殺身吾學淺矣自是閉門修業不復延集生徒容父以材官戰死襄城容求骨數年不得乃真衣冠葬遺命葬之嘗居土室以誌痛晚用盤屋義自號二曲病夫至今稱二曲先生。

顧炎武字亭林江蘇崑山人今人皆稱亭林先生本明季諸生明亡不應試為詩歌情辭激慨若有真痛不能言者往來南北謁勝國諸陵所過訪山川險塞農田利病結交真豪傑時或留止耕牧致富累萬旋復棄去人莫測其用意晚乃專

意著書以遊往閩來自任炎武學極海博剖行篤實不輕詆宋儒惟不喜談心性嘗曰經學即理學舍經學而所謂理學者以待後學論其詩讀其書友天下之士尚論古人吳偉業字駿公一號梅村江蘇太倉人少負文學明崇禎辛未進士廷試第二授編修時年二十三耐齋有云陸機詞賦早年獨步江東蘇軾文章一日喧傳天下當時以為不祧人本朝宮閨子監祭酒僅業為詩有盛名當賦圓圓曲有云太息六軍同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又云不為君親來故國卻因女子下雄關吳三桂病之貽三千金請改其語偉業不肯（鈕玉樵補傳載此事甚詳）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邱人明季諸生父兄皆為奇官方域負才氣能文章折節下士與方以智冒襄陳貞慧同稱四公子屢應鄉試不舉入清朝中順治辛卯副榜旋辛卒年三十七方域文章雄邁能達其識所至論時事尤多切當與掌都魏禧齊名以文雄天下至今稱侯魏云。

尤侗字悔庵江蘇長洲人才華艷逸朝野皆知其名世祖幸南海子嘗一日三問尤悔庵每詩其集輒數曰真才子康熙己未召試博學宏詞高等授翰林院檢討己卯上南巡特詔存問御書松鶴堂三字賜之。

查慎行字夏重浙江海寧人工詩詩學蘇軾而加謹斂康熙時官翰林院編修憲燁幸南海子稟臣賦詩慎行有句云笠簷蓑袂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上稱善須臾內侍傳命宣煙波釣徒翰林。

王士正字貽上別號阮亭。山東諸城人由進士歷官至刑部侍郎年七歲誦詩至燕燕于飛悽感流涕凡士稔聞之曰此子情深他日必以詩名家因授以文選唐詩稍長益苹力于詩。車行舟次當載圖籍遇有題詠詳考其人文名縣然後措思詩成研鍊再三然後寫錄康熙時士正名滿天下。天下談詩者以士正為歸。孤寒後生得士正一言。聲華頓顯。當告祭西嶽過長安。長安人邢孟貞能詩屏居窮巷人無知者士正躬詣訪之。談話良久明日長安城中皆知邢山人能詩。恩撫下咸致優禮山人由是以詩聞四方。

汪琬字苕文江蘇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官戶部主事。康熙時試博學宏詞甲等。授翰林院編修。甫兩月即告歸。琬性狂簡好訶責人。與人交多不能久。後輩亦罕從之游。琬文章宗歐陽修而才力不逮。迂徐醇謹略似歸有光。為說理之文者往往宗之。琬文知名先於方苞。詩與王士正齊名。後數十年皆遠不逮。

施閏章字尚白。宣城人順治己丑進士官浙江湖西道。省遷京。旋試博學宏詞高等。授翰林院侍讀。寫于內行。母馬氏不得于姑。大歸而卒。閏章長能得祖母歡心。既貴。請于祖母以己貴封母且遷柩主祖母感悟。迎馬主視致之宗祠。宗黨稱焉。閏章教身理學。而兼工詩文。和易好善。與王士正齊同。又與茶陽宋琬等號燕臺七子。

宋琬字荔裳。山東茶陽人順治丙戌進士。以按察副使分守浙江紹興。詩才儁麗。佳者頗似陸游。居京師與宣城施閏章齊名。時稱南施北宋。又與嚴熙亭丁飛濤施愚山張譙明趙錦帆周宿來號燕臺七子。

趙執信字伸符。山東益都人。九歲能文。稍長。務力為詩。詩思精銳。新城王士正以詩為天下倡。學者多宗之。士正論詩。謂當如雲中之龍。時露一鱗一爪。執信作談龍錄糾之。請詩當指事切情。不宜作虛無縹緲語。使處處可移人人可用。論者以為足救新城末派之弊。康熙十八年進士。由編修官右贊善。性峻傲。不譽假人。同館某以詩集及土物餽贈。執信答簡云。土儀謹領。大集壁還。某大恨。後數年。某官御史。會執信於國喪日演劇。某訶奏之。執信坐廢終身。

劉體仁字公戩。河南潁州人。順治乙未進士。歷官至吏部侍郎。性疏朗。能詩。喜飲酒。嘗於慈仁寺松下置酒。游人至。飢飲之。盡醉乃已。與王士正汪琬齊名。相友善。王和汪介公戩獨持平。方苞少時嘗以詩謁汪琬。琬訶之。呈王士正。士正亦不譽。以貿公戩。公戩曰。子以後不作詩。專力古文可也。苞如其言。遂以文名天下。公戩詩格與王士正相近。

顧貞觀字華峰。江蘇無錫人。康熙壬午舉人。官內閣中書。能詩。與吳兆騫齊名。兆騫戍塞外。久不得歸。貞觀善明珠子成德。每以為言。久之。未得。當貞觀就金縷曲二闋寄兆騫曰。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逐魑捉人應見慣。總輸他。廣南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淚痕莫滴。千行淚。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聚。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今還有。不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兄憐神。又曰。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只看杜陵窮愛。書不減。夜郎僝僽。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為兄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霜催折。早衰清樾。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繡衣成叟。

把空名料理。傳家後言不盡。觀頓首。詞成以示成德。成德素工詞曲。又多情。定才藪之注然曰。此事三千六百日中。當身任之。不敢爽也。貞觀曰。人壽無期。何能待此。成德曰。諾。因力言於明珠。以計紓援之。得赦歸。貞觀由是又以俠聞四方。

陳維崧字其年。江蘇宜興人。父貞慧。為明季四公子之一。維崧以諸生屢蹶鄉闈。有術士相之曰。五十後當入翰林。維崧不信。後年五十三。果以博學宏詞高等。授翰林院檢討。維崧才情浪藪。善詩及小詞。尤工駢體文。雄蓮側艷。為時所推。疏入翰林。望名益起。未幾卒。皖人陳叔才註其駢體文二十卷。行於世。別有湖海樓詩集。散佚不傳。見他鈔本者。如聽白生彈琵琶云。彈罷金樽酒不辭。自言平聲竟如絲。依稀記得調鶯處。粉子城東月黑時。絕句云。一生紈綺社分司。七字漢涼本事詩。半滅閨紅心自省。看人做雨出門時。小秦淮曲云。思鄉渾似欲眠蠶。自入新秋百不堪。正是水雲零落處。秤鋪楚澤泰江南。皆為後人傳誦。

吳綺字園次。江蘇江都人。康熙時以貢生應授內閣中書。譜極山樂府。搆奇擢兵部員外郎。後宦浙江湖州知府。忤上官。乞歸。家居有園。貧不能致花木。凡乞文者。皆令以花木潤筆。不數年。蒼府滿園。號為種字林。綺文才富艷。工駢體文。與陳維崧齊名。

吳兆騫字漢槎江蘇吳江人幼慧傲放自於在塾中見同輩所脫帽輒取溺之塾師責問兆騫曰居俗人頭何如盛溺師歎曰他日必以高名貴禍順治十三年舉鄉試坐通榜謫戍寧古塔居塞外廿餘年不得歸其友顧貞觀素善明珠子成德時時為說又以語激之德為盡力久之得赦歸兆騫詩風格遒上如山空春雨句江回暮潮青羌笛關山千里暮江雲鴻雁萬家秋皆一時傳誦

梅文鼎字定九安徽宣城人年二十七讀算書即能解悟後益研究古今算經及西洋回回算法能通其用黃宗羲撰明史天文志號為詳備文鼎摘其舛誤五十餘事見者歎服又著天志贅言一卷天學疑問三卷尤為精密當時與胡渭地理同稱絕學康熙四十三年聖祖南巡特召見賜御書珍饌

胡渭字朏明浙江德清人精地理學嘗與修一統志得縱觀天下圖籍著禹貢錐指二十卷每水為圖凡四十七圖各有說條分縷析考證詳明談地理者奉為規矩當時與梅文鼎天文同稱絕學

毛先舒字稚黃浙江仁和人性疏曠嘗攜屋經營宵暴將移居會妙喪不能舉即賣屋葬之工詩清妙絕俗尤精韻學著韻學指歸及唐韻四聲表頗多心得

鄭性字義門浙江慈谿人從黃宗羲受學而偏主陸王與宗羲稍異志行謹厚為鄉里所推有田戶負租者偶與論家世知為楊簡後忽墜之齋中與為賓主飲食之盡捐其逋旬日是收租必減于他田

何焯字義門江蘇長洲人孤介好學初忤錢謙益方苞再忤徐乾學主其尚書家其交要人嗾劾湯斌焯移書絕交即日攜裝去李光地薦其博雅詔賜舉人直南書房未幾又賜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試下等當黜特詔留館肄業越十年乃授編修焯手讀書不屑酬接研讀書多手批評論忌者劾焯批語怨望詔下獄盡收其書聖祖覽之無怨望語又得其辭某官謁金書稿即赦焯留局校書數年病卒焯精於校書又多見宋元舊本點勘譌脫分別丹黃識書家得何氏校本以為至寶

姜宸英字西溟浙江慈谿人工考據兼有文名以布衣薦入史館纂試不第聖祖雪謂近臣者姜西溟古文當今作者每榜發輒遣問姜宸英舉否平之十始舉進士宸英不食豬肉見人食豬肉輒惡避之冬無爐戲曰假食諸肉得淡墨書名則何如宸英不答

閻若璩字百詩山西太原人幼鈍誦書過百徧始能上口又多病乃不復誦默識之

積十年忽覺開悟所識書皆通其義同時汪琬著五服考異若璩糾摘之琬曰閻有親在乃喋喋喪禮乎若璩曰王應麟有言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漢世不盛喪服之傳說經者可襲其說乎若璩治經于尚書尤邃嘗辨古文之偽作古文尚書疏證甚自珍惜子寫四本一付其友王宏撰藏于華山一遺雞浮山靈一居士其二本則藏于千頃堂傳是樓

毛奇齡字大可浙江蕭山人明季廩生早以文學知名順治時避讐變姓名為王彥游淮上值中秋諸名流朋飲賦詩奇齡居末坐奇齡即席賦明河篇詞甚瑰麗旦日淮上諸家傳抄王先生詩苑閱章見之曰寧有詩才如此而沒沒者必吾友毛奇齡也跡之果然奇齡屢變名字最後仍以今名應試博學宏詞授翰林院檢討性強記喜說經挾博縱辯務欲勝人不盡求當經旨掊擊宋儒尤力嘗譏草為人炙朱子侍立讀朱傳有佛善者詰難扑責以示敗辱晚年病痺口廔而卒時以為攻訶古人被陰譴云

朱彝尊字錫鬯浙江秀水人以布衣試博學宏詞授翰林院檢討精考據兼工詩文尤好古書典試江南閘錢遵王者遺書啟求記考圖書原委甚詳請借多方弗得乃置酒招錢及諸名士高會泥飲達旦私賄錢侍史取書書手數十人分卷抄寫一夕而畢直史館私以書手自隨寫四方進呈秘書為忮者所劾坐譴泄降官因名其堂曰originally

湯斌字潛庵河南睢州人潛心理學兼富文藻初由翰林院編修官巡撫江蘇上方山有五通神祠甚靈吳民歌舞賽祀趙之如狂斌惡其惑奏請毀之巫傅神語曰湯某欲毀吾祠吾且殛之吳人信神又受斌恩來諫沮斌不聽將行士民奉香闕道跪而請者數百千人斌笑曰謝父老厚意顧己奏聞不得中止歷任毀之火其像久亦無他先是土人掘地得碑曰肉山酒海過湯而敗至是始驗乾隆時方苞請從祀聖廡經部議駁迨光三年大理寺少卿吳復請乃得從祀

陸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學宗程朱而踐履特摯官江蘇嘉定知縣清貧和易民皆化之有逋租者刻木為吏屬所親致之通者愧即日來輸會巡撫生辰百官爭獻珍異隴其獨進來布一匹曰紐織所成無累清德嗟以為壽巡撫歎美而內不悅竟以才短劾罷之康熙三十三年復詔為江南學政會隴其已卒雍正二年詔從祀聖

嚴繩孫字蓀友江蘇無錫人康熙時以布衣薦博學宏詞試日目痛僅成省耕詩八韻閱卷官歎之聖祖素知繩孫名特授翰林院檢討旋命典試山西諸儒臣分修明史繩孫撰隱逸傳同試有王嗣槐者詩落一字不中格亦授中書

潘耒字稼堂江蘇吳江人早慧能強記覽時憲書一過即能闇誦康熙時以布衣試博學宏詞高等授翰林院檢討坐事免歸性喜硯藏硯盈屋因其質狀分別為銘服則獨坐屋中摩挲拂拭以為娛樂時人謂之石癡

汪紱字雙池安徽休寧人生而能言家貧喜讀經以經授徒無肯來學者乃之江西為陶戶傭有暇輒請書同作皆厭笑之主人亦怪紱迂乃辭去游閩中總兵某獨異之聘教其子未幾總兵又死紱無所依仍歸休寧窮老以死著書凡數百卷貧不能鐫乾隆時學政朱均訪遺逸祀之紫陽書院

胡方字大雷廣東新會人家居學道靜介自守父喪三年不入內有薄產盡以與弟總督某聞其名遣招之方走匿他舍肆中過胡先生市物不言二價鄉中欲行詐者輒曰恐胡先生知時為之語曰可被他人笞勿使胡君知他人笞猶可胡君愧殺我

邵廷采字允斯浙江餘姚人自王守仁言良知授同里錢德洪以傳沈國謨國謨授

韓孔當邵曹可曹可子貢顧傳父棄廷采其子也少補諸生游孔當之門復師黃宗羲篤志儒術既讀劉宗周書益精進河間李塨書問明儒異同廷采答曰致良知必主誠敬異同非所敢論某生聞王學甚力廷采曰在行之何如耳以陽明決某世叔著王子傳戴山鈔履部義著劉子傳又著王門弟子傳劉門弟子傳取去甚嚴

方苞字靈皋安慶桐城人博研經說為古文醇謹雅潔言必宗程朱尤工制科文學者推為大宗康熙中成進士以戴名世偽史獄株連論死大學士李光地救之免死隸旗籍効力史館世宗即位赦苞授侍讀學士以年老許扶杖上殿高宗朝官禮部侍郎亦以老成見重苞喜薦人又頗議論時政同列忌之無何以蜚語罷黜苞古文為時尊尚同縣姚鼐傳其學時稱方姚鼐又稱桐城派至今不衰

盛鼎元字鹿洲福建漳浦人介直有志節尤曉當世利病雍正時以拔貢生游京師大臣論薦召試特授廣東普寧縣知縣到官盡裁上下陋規巡道某怒中以法奪職鼎元素有聲名既廢多勸之仕者鼎元曰山林草野隨在可報君恩率一鄉之人而尊君親上奉公守法則報在一鄉使百十世後之人皆知孝弟忠信陰消其犯上作亂之芽蘖則報在百十世夫安所往而不可哉著鹿洲文集二十四卷多斟酌適宜

可濟時用按李元度先正事略稱鼎元副有鹿洲公案檔陽學案兩書不詳各數梁紹王秋西倉遺筆稱鼎元署廣州府事以罷後亦常起用矣

顧棟高字復初江蘇無錫人少治經尤精春秋左氏傳每忘憂家人以左傳置几上即玩索終日不復問前事雍正十三年舉博學宏詞乾隆十五年又舉經明行修時上以經學非偶試可驗詔取諸經生所著書進覽於是棟高及常熟陳祖范金匱吳鼎介休陽錫璵皆授國子監司業召見問治道之要棟高曰莫如儉德上嘉納之未幾以老乞歸高宗南巡賜御書特進茶酒戴注三十年上論儒林亦見傳所必及果經高筆然使澄沒無聞邪以是棟高得列國史儒林傳

吳穎芳字西林浙江仁和人少應縣試為隸役所訶心恥之遂歸不復應試性疏放好吟詩尤好客家居築園雜蒔花果蔬筍客至就取供之為簡置筆十數書賞花垂釣圍棋賦詩彈琴吹笛各目令客探之遊為娛樂

鄭燮字板橋江蘇興化人由進士官山東知縣以請賑忤上官罷歸汝爽任真能為詩尤工書畫書增減楷隸別為一格時號為板橋體頗貧貴之又有三絕三真之稱謂畫書詩皆具真氣真意真趣也

詞不就鶚詩喜用僻事時人笑之謂之浙派

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江蘇長洲人康熙三十三年補縣學生少負文名試博學宏詞不舉乾隆三年舉鄉試明年成進士年六十七矣由編修歷官禮部侍郎以和詩特授上知一日命進近詩上見有悼亡之作因論曰汝既悼亡當歸料理即予假回里治喪德潛直內是毋和御製無不稱旨年七十七病噎乞歸上溫諭暫留出御製詩集命校正且曰朕與汝以詩始亦以詩終瀕行賜詩有清時舊寒士吳下老詩翁之句上序德潛詩至稱為歸愚叟時人榮之年九十八卒於家

胡天游字稚威浙江山陰人當于文學自負特盛嘗曰千古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離文章則聖賢仙佛皆死同時方苞以古文著名天游獨疵詆之目為文備篤試博學宏詞不舉乾隆十六年復薦經學有忮者以蜚語聞高宗聞問廷臣經學生胡天游何如得毋奔競否大學士史貽直頓首曰以臣所聞太剛太自愛上默然自是無敢言天游者後客死山西已瞑矣友人奔視天游忽張目曰不免再生人世為南人乎北人乎友曰南人歸南天游曰然遂瞑天游文奇崛異峭往往不可句讀著有石笥山房集

齊召南字次風浙江天台人性強記讀書一過即終身不忘目力絕人能二十里辨色紅紫乾隆時薦試博學宏詞高等授編修歷官至禮部侍郎以文學特被寵眷久之墮馬傷膀髓出垂死上命宋古醫往視醫投牛取膀髓合之數以珍藥數月始痊自是神智頓衰請書越日即忘矣召南於學尤精地理嘗病鄰道元水經注略於東南作水道提綱補之詳核為世所重

全祖望字謝山浙江鄞縣人祖望父初生子六歲而殤哭之慟既娶殤子曰當復來越十年生祖望因名曰補長乃更今名祖望博通三禮尤精史學乾隆初薦徵博學宏詞會成進士入翰林不得與試未幾改知縣遭父喪歸未終母又死服闋有司促赴吏部注官祖望以心喪未盡不往遂不復仕

沈彤字冠雲江蘇吳江人讀經通三禮乾隆時徵試博學宏詞不舉嘗以宋歐陽修疑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辨者多以攝官為辭彤博攷諸經詮列周代官爵公田祿田之數為周官祿田考三篇又為周官頒田異同說五溝異同說井田軍賦說釋地征篇解多精核

袁枚字子才浙江錢塘人少負文才試博學宏詞不舉乾隆四年成進士由庶吉士

改官江蘇知縣旋乞病寓居江寧構隨園讀書其中為詩文才氣橫逸語必標新尤喜獎掖後進偏章斷句稱譽不休一時文士多宗之公卿貴人以得見為幸高麗琉球舉購其詩身後聲名頗減學者以為詬病然亦不能廢也有門生某嘗刻私印云隨園門下士枚死後數者日起因復刻印云悔作隨園門下士張問陶初名船詩曰推袁崇後乃更今名

蔣士銓字心餘江西鉛山人性峭直不苟隨時由進士官編修以剛介為和珅所抑是時天子方向文學文人宿儒咸進登進士銓才名甚著官京師八年獨無所遇乃告歸久之上問彭元瑞蔣士銓江西才子今何在士銓感上知因復入都居數年仍無所遇以母老乞歸教授終焉士銓工為詩與袁枚齊名其詩沉苦而出堅卓雄勁當時名不及枚身後學者師效轉多至今不替

趙翼字耘松江蘇陽湖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第三人及第富于文學歷代史書旁及諸子小說無不流覽考訂詩學蘇軾而恃才驅駕奔肆無餘亦不甚循古法其時天下方務考據學者爭奔其雄博往往宗之當時與袁枚蔣士銓齊名後數十年詩其詩者寡矣

姚鼐字姬傳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歷官至禮部員外郎與修四庫全書旋告歸篤志文學文醇約得方苞之傳剖行一理軌當是時學者皆尚博洽新奇詆宋儒為腐陋鼐獨殺然以道自任有問學者答曰時賢皆欲讀人間未見書果則願讀人所常見書耳錢塘袁枚負才通脫好詆宋儒鼐遺書譏之略曰儒者生程朱之後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猶吾父師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豈必曲從之哉程朱亦豈不欲後人為論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詆毀之訕笑之是詆訕父師也且其人生平不能行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爭名安得不為天下所惡乎桐學問淹貫文章能守古法至今學者宗之與方苞並稱號桐城派

段玉裁字若膺江蘇金壇人乾隆庚辰舉人官四川巫山縣知縣精小學著說文解字注詳考源流旁徵訓詁持擇精審當時推為絕學

邵齊燾字荀慈江蘇昭文人喜讀書目短視捧書讀之面與書常黑客至覓便不得或跣而出工駢體文精心孤往語必己出由進士官編修館試下等罷歸

褚寅亮字搢升江蘇長洲人乾隆十六年高宗南巡以舉人召試校中書研究諸經尤精儀禮學嘗謂敖繼公儀禮集說多巧鑿經文陰就己說又專與鄭注立異作儀

禮管見糾之頗中其失。

邵予涵字二雲浙江餘姚人。自幼勤學獨甚以進士與修四庫全書因得偏覽秘籍。嘗病鄭雅邢疏漏略。博考經籍為補注若干卷。乾嘉間說經者多炫博出奇無益經義。予涵詳考慎擇補當補之缺為後生讀經所資。其書頗行於世。性峻介不妄交接。當謂宋儒門戶之習誠有可議。然其立身制行皆本倫常不可廢也。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當世而於辭受出處先置不議。又何學為識者以為至論。

金榜字輔之安徽歙縣人。性嗜學。乾隆三十七年第一人及第。授職後即告歸。研究經籍尤精三禮之學。晚年病痺痛臥不能起。就臥榻著禮箋十卷。口授子弟。書之書甚精核大興朱珪為刻板行世。

惠棟字定宇。江蘇吳縣人。祖周惕父士奇皆以文學名。棟少喜讀經長益窮力研索。尤好古義。九經三史非唐以前傳注不觀。考證詳博。辨說謹嚴。乾隆以後為徵學者以棟為大宗。時號為惠九經。

余蕭客字仲林。江蘇長洲人。從惠棟受經篤好古義。唐以前經說多逸。蕭客博采古記箋及九流百家之書為古經解鉤沉三十卷。未幾病。既愈盲其目。乃口授著書。時稱為盲先生。同時有江筠者亦以盲人著書。

王昶字德甫。江蘇青浦人。少從沈德潛授詩。有清露滴苔徑暮寒生竹樓之句。為時傳誦。與王鳴盛吳泰來錢大昕趙升之曹仁虎黃文蓮稱吳中七子。日本大學頭默真迎請其詩。自海外貽書通意。瞻相憶詩人各一章。尤喜古碑碣。詳言金石考據者往往稱之。

錢大昕字竹汀。江蘇嘉定人。由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官至少詹事。少從沈德潛學詩。為吳中七子之冠。後乃博覽經籍。通究諸學。旁及律歷算法。靡不窮研。其不考訂。乾嘉間為徵學者惠棟外大昕與休寧戴震最優。江南人尤尊奉之。

戴震字東原。安徽休寧人。以舉人薦修四庫全書。旋賜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未授職卒。震通究諸經。尤精三禮學。及九流之學。多所考訂。所著書甚多。曲阜孔廣森編為戴氏遺書。

梁同書字元頲。浙江錢塘人。父官宰相。同書獨恬靜向學。工書。書名聞海外。日本琉球爭購其書。同書作字必用許氏說文白齋紙。求字者爭購之。許氏以富。同書生平不近婦人。娶妻別室而居。翛望舍于中堂。父撰而退。嘗得元人手書山舟二字。取以為號。遂以號行。

桂馥字未谷。山東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官雲南永平知縣。工篆隸。尤究心小學。著說文義證五十卷。轉轉推通。徵引賅博。與段氏書並行于世。治小學者以為依據。嘗病後學空疏。與歷城周永年置藉書園。藏書萬卷。貧士好學者輒藉與之。

汪中字容甫。江蘇江都人。幼孤。從母授書。稍長益勤學。博究經史。為文章古麗絕俗。性狷峭。補諸生屢試高等。是時天下方向文學。才下中數等者皆登科第。或有聲名。為督撫上客。中獨沉鬱無所遇。嘗過鸚鵡洲。為文祭黃祖。以舒憤懣云。

論學亮吉奉常馬鄰中裴洲程未櫛爭良久中口拙屢為亮吉所屈憤甚拌亮吉還水舟人救之得不死。

武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博洽工考據。尤好金石。同縣農家掘井。得晉劉韜墓志。億聞急往買之。自負以歸。石重數十斤。行二十餘里。到家僕頓幾死。性迂僻善哭。嘗游京師。主大興朱筠家。除夕筠饋豚肩蒙古酒。億盡食之。貪已大哭。主宅弊怪。筠疑億久客思家。急慰問之。億曰無他。遠念古人。近傷洪亮吉黃景仁不偶耳。後成進士。官博山知縣。更以能名。

惲敬字子居。江蘇陽湖人。乾隆癸卯舉人。由教習官浙江知縣。後改江西。官新喻。瑞金知縣。坐奴為姦利。卑家居肆力於學。為古文。遒勁奧折。頗似魏禧。有三代因革論八篇。于古今窮變之故。言之尤確。

孫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少有文才。與洪亮吉黃景仁皆以詩名。後從錢大昕游。乃博究經籍。為徵學。乾隆丁未一甲第二人及第。由編修改刑部主事。積官山東督糧道。性喜考古。兗州城外舊有郴下惠墓。星衍得元時展氏先塋碑。知墓在奉安。更封樹之。又訪得唐貶潭臺于羽閔子騫左伯桃羊角哀諸墓。皆立石紀其處。嘗校書。寫刻必訪宋本。高麗使臣于都肆見星衍所校書愛之。書問字二字贈之。星衍因名其居曰問字堂。星衍妻王采薇能詩。星衍不及。年未三十以瘵卒。星衍搆長隱閒繪像祀之。終身不娶。

洪亮吉字稚存。江蘇陽湖人。激直敢言。誼友朋艱戚。必盡力周旋之。客中遭母喪。弟不敢訃。以母病聞。亮吉奔赴。去家二十里聞母凶。號踊墮水中。流數里。遇救得免。後以進士官編修。嘉慶初上書極諫。下吏論戍伊犁。伊犁將軍松筠奇其才。上意宥免亮吉。狂悖至當以事誅之。上怨切責將軍。故亮吉還。是時天久旱。命下而雨。亮吉直聲愈彰。亮吉治經。精地理訓詁之學。為詩文有奇氣。尤工駢體文。與胡天游袁枚並稱。

三大家。

黃景仁字仲則。江蘇武進人。捐狹寡諧。與人交雖暫合終致乖忤。獨與洪亮吉善。當應試同扈夜作詩。詩成輒呼亮吉起誇示之。一夕四五起。亮吉終不厭。故二人最善。景仁游四方。迄無所遇。乾隆四十一年。駕幸山東。景仁以獻詩召試。選武英殿書簽。後授主簿。陝西延撫沅為入資得縣丞。銓有日矣。迫於債。復走陝西至山西。解州病逐卒。年三十五。亮吉時客陝西。急奔往經紀其喪。舉沅復助金。養其母。妻。著兩當軒詩鈔十四卷。悔存詞鈔二卷。其詩才氣駿發。筆力矯健。洪亮吉以為似青蓮。黎簡字二樵。廣東順德人。乾隆己酉拔貢生。家居屏絕聲聞。專力風騷。是時天下方務考據。以博贍駢驪為工。簡精心孤往。以學問寫其性靈。詩宗法宋人。而清空矯健。于詣。陳外別成一家。

法式善字開文。姓冀。漢蒙古人。由進士歷官至侍講學士。和雅工詩。喜獎掖後進。晚年告歸。讀書僧舍。于齋中為龕。名曰詩龕。友朋投贈之作。皆納其中。積久編之為湖海詩錄六十餘卷。

潘詒字少白。浙江會稽人。性恬曠。工古文。有名當時。終身未嘗應試。嘗家人生產。弟

官廣東知府。寄以金。亦不受。友人欲為置田廬。固辭不可。嘗有謝諸友為田廬書云。人心如止水。微風拂之。便易瀠洄。治心之法。全在理欲交判之界。學繫一步。聖人罕言利。所謂利者。不必富貴利達。凡於身有安便處。皆當體認。此處縱一步。便駸駸入可欲境界矣。語生質。故懶遷。謀身之事。往往因循怠情。如小兒畏避學舍。因此亦得緩。審事理。習久若性。數年來並懶言安樂境界。雖處困乏。覺天地甚寬。人事甚靜。心之所在。無物拂之。非不知老之將至。與溝壑近也。夫溝壑非不可近之地。較心所謂塗炭者。頗異。任天得之循道處之。何殊豐養厚葬。常人以身安為樂。君子以心安為樂。語雖未學。苟安吾心。袒裘冰雪中。以春土掩之。亦樂境也。諸友為謀田廬。使餘年在耕鑿內。理非不可。然耕鑿本無懷之業。而謀而為之。則懷必有所擾。又不得同心之侶。共處朝夕。他日與祝豐祈稔之輩。日計贏絀。衰年餘喘。是可惴惴。敢敬謝諸友。中輟茲役。使吾以將盡之日。乘化短長。無所潔洄其間。似勝于飽暖終矣。

蔣湘南字子瀟。本回部。居河南固始縣。故為固始人。通究經史。為文章。雄健舒暢。能達其意。不隨古人步趨。屢應鄉試不舉。道光戊子。編修張集馨與河南鄉試將行。往辭大學士阮元。元曰。中州學者。無如蔣子瀟。摸索不得。負此行矣。集馨欲請其誅。會

容至不得言。既至河南。亦不敢問人。私念阮公所稱。必好古者。因誠同考官文有異。雖拙俗無景。久之果得一卷。文甚瑰瑋。而不中程。眾皆怪笑。集馨強置之榜末。啟封則蔣湘南。即子瀟也。湘南雖舉鄉試。負文學盛名。而剛介不隨。游四方。迄無所遇。後客陝西。辛于鳳翔府書院。著有七經樓詩文鈔。

潘德輿字四農。江蘇山陽人。少以文行知名。嘉慶初應鄉試。至道光戊子乃舉。博學務躬行。不談心性。亦不以博聞傲人。與人和易。嘗與人屋。屋主家有婢病死。巧誣德輿。希得屋。鄉里皆信德輿。不直屋主。將憩官按之。德輿不肯。還其屋。收婢棺葬之。德輿文章醇厚剛勁。如其為人。嘗曰。士居鄉無政教權。獨當以文章轉移風俗。且德輿以知縣待缺安徽。未得補。卒。著有養一齋詩文集二十六卷。

蔣琦齡字申甫。廣西全州人。能文有幹略。道光庚子進士。由編修積官至順天府府尹。以介直忤時。乞歸養母。遂不復仕。同治初。上中興十二策。諮多切當。人比之棄水心陳同甫。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博通經史。究心天下利病。道光之季。海禁初弛。洋人商販往來不絕。源每事咨考。著海國圖志六十卷。備詳各國山川風俗及國勢強弱機器

利鈍。至今談洋務者。以為依據。嘗有古詩一章云。四達所頗觀。聖有乘桴想。所慮異語言。筆舌均忧惕。聽誰介萬虛。舌異公冶長。所至對譯煩。重譯煩愈怏。若能決此藩。萬國同一吭。朝發勝谷舟。暮宿大秦港。學問同獻酬。風俗同抵掌。一家兄弟喬。九夷南北黨。統地一周還。談天八紘放。東西海異同。南北極下上。直將周孔書。不圖為州講。因思舉明初。聲音孰分壤。破碎混沌天。吾怨軒羲往。

孫鼎臣字芝房。湖南善化人。道光乙巳進士。官翰林院侍講學士。遭母喪。歸。卒年四十一。少以文學知名。既登朝。研索不倦。具學海貫古今。周知庶務。而一本儒術。不矜考據。亦不墮空疏。著春塘雜論二卷。通論古今利病。博達精醇。多可用以經世。

吳敏樹字南屏。湖南巴陵人。道光壬辰舉人。選官瀏陽縣教諭。年餘即告歸。家居弦誦。謝絕聲華。平湖張金鑑督學湖南。專儒愛才。備極誠禮。士以得見為幸。獨敏樹終不可見。敏樹博研諸學。于古文用力尤深。盛推曼殊得宸川之致。曾國藩稱為文中逸品。著有柈文湖詩文錄。

張金鑑字海門。浙江平湖人。道光辛丑進士。由翰林院編修。官湖南學政。侍士甚篤。得銘子但扶出之。不問姓名。然終其任。無幸獲者。或請其術。金鑑笑曰。銘子文專尚

靈機絕無根柢本非所取寧有術也喜奕祓才俊王閩運蔡鍔春張自牧等皆所識拔俊生得張學使一言榮于領解咸同以後湖南文學炎興經教浸廣金鏞倡之也所著有躬厚堂詩集絳跗山館詞鈔

胡錫燕字薊門湖南湘潭人性介篤喜讀書父官廣東南海知縣欲令入貲仕錫燕請以資盡購古書積之由是學益富久之執友集優為入貲得知縣錫燕謝曰仕非泛然也吾才寧不足治人強仕且為民害返其部牒遭父喪鄉居十餘年不入城會湖南修通志攸縣龍汝霖為言當事強致之至則館汝霖家汝霖會書局諸人飲之客將至忽趨出經宿不返跡之則自投於江矣錫燕學宗顧炎武然寡交不營聲名故雖里黨罕知之當與其師陳澧書云近世學者患好名太甚為己太少又云營于輕重之書非真儒不可讀惟諸葛亮為善用之其他以操切施之衰世適足罔民其志識如此

黃文琛字海華湖北漢陽人由舉人官國子監助教改寧慶府同知陞永順府知府署永州寶慶衡州知府皆有聲永州鄰廣西咸豐時洪秀全據江寧廣西賊恒欲東下文琛練民兵扼之卒不得下寶慶人鄒漢勳以事為知縣所繫文琛遣役持束備

肩輿詣獄迎鄒先生明日即劾知縣出漢勳罪衡州民毀教堂教士訴官必殺民償屋文琛坐堂皇列甲卒見之曰失火足燒無殺人理遽來失居官當汝邮必欲專衅敗盟即先斬汝聽脅巡撫殺我六十老翁何吝一死教士氣沮即乞五百緡去巡撫聞之憾急遣人代文琛教士轉輸得餐其意永順俗多訟初至想者日數十人文琛口訊手判竟日而畢尤誣妄者笞逐之彌月後數日乃一人性強敏文薄有字者莫不親覘天未明即起治事朝食後靜坐讀書或賦詩旁理花竹人性其閒而卒無廢事文琛博究經史尤習知先朝掌故當世利病卒以剛介不竟其用知者惜之著有思船堂詩集

楊彝珍字性農湖南武陵人道光庚戌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改官兵部主事旋告歸當時軍興疆臣稍稍禮接文士士多游謁依馬獨彝珍與善化孫鼎臣家居守靜時論多之性喜奬誘因以成業者甚多少工古文與潘梅齋名畹益為時論所推稱宗匠焉著有移芝室詩文集

楊翰字海琴直隸新城人道光乙巳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改官湖南永州府知府陞辰永沅靖兵備道尚政寬易與民相忘喜音樂及游眺山水終歲不倦工書求者當

數平不得積紙至數十箱奴婢竊以糊壁翰弗知也性多可士挾一藝即與為布衣交罷官貧居賓客不絕著有袁遵草堂詩集

劉熙載字融齋江蘇興化人道光甲辰進士由編修官國子監司業居京師授徒自給不受親故餽遺咸豐時入直上書房每徒步先至大風雪未當乘車衣履垢敝諸王子竊笑稱為廚子翰林咸時內監多以酒脯餽直官求賜至熙載宅戶無篆牀無帳熙載方踞地燕薪以砂鍋煮稻飯內監數曰劉公貧至此我輩忍再求乎即持酒脯去文宗知熙載廉特授廣東學政熙載至書裁上下陋規胥吏患之知熙載猶故為蠻語刻泮報中熙載見之果惡即日乞病歸著有藝概二卷塾志塾言各若干卷

郭嵩燾字筠仙湖南湘陰人道光丁未進士積官至廣東巡撫尋罷再起為兵部侍郎請書能精思研究經史尤邃於禮性質直議論必根於心無所遮飾雖致尤吝不悔喜讀王夫之書學行皆以為歸署禮部侍郎奏請以夫之從祀聖廟會出使英國議格不行嵩燾學務有用不屑文藝而氣盛詞雅論者乃更推之所著有禮記質疑經義紀略養知齋詩文集

張修府字東野江蘇嘉定人道光丁未進士翰林院檢討宮湖南永順長沙永州知府政簡惠務興學化民民多應之所涖守書喬筆工相賀官永順時學政奏代倩者二人屬知府考治修府見卷中詩頗工候學政去召二人至署試以詩有佳句因與飲食厚贈遣之著有蠻笑集及味夢盦初二集其他沙道中云野桃花笑杜鵑啼客路濕春送馬蹄細柳輕烟寒食後亂山古驛夜郎西水田積雨千畦闊石磴盤雲萬嶂低墟里蕭條餘故壘旄來凝望一淒迷

龍汝霖字眼臣湖南攸縣人道光丙午舉人由教習官山西知縣初宰曲沃曲沃多強訐丁出貿里胥以意高下民患苦之汝霖樸士人分管其里均徭于田歲省萬金而事不廢繼宰高平俗尚賽神春秋歌舞費當踰萬汝霖禁止之以其費為義塾凡百一十有七弦誦之聲比鄰相接民免貴廩葬歛即停柩以待不葬者五萬有奇汝霖革其奢為之期限踰年葬者四萬再任江西鉛山縣縣近閩俗多械鬬汝霖教以禮讓踰年民鬬其械鬬者逐稍汝霖篤志學道言動溫良而遇事強直無所畏避官高平時有某布政過境僕從索賄不得盡取器物以去汝霖遣役追繫之搜行李得所失物以歸乃遣行巡撫沈某嘗以奴屬汝霖奴故吸鴉片汝霖雖之舍衆見巡撫

偃言汝霖曰某用人有約不傳不謁不吸煙乃得留此奴苟不吸煙唯公所命巡撫
慙謝不復言王閭運詩總攬文布政任闕沈尚書蓋指此也著有墅白齋集
鄧輔綸字彌之湖南武岡人以拔貢生中副榜家富於財父官按察司輔綸獨喜讀
書通九經訓詁旁及百家之學多所宦宛尤喜為詩至廢寢食嘗飲次與友人論詩
意興軒舉不覺酬酢又舉其詩頻果詩南土移來香漸減北船載後見應稱謂不減
杜甫竺有某官心惡之後數年輔綸以道員將兵某為御史竟以風聞事劾罷輔綸
輔綸少有大志後再出將兵不獲一展逐浩然歸閭門著書終身不出著有白香亭
詩鈔

陳寶箴字右銘江西義寧人道光辛亥舉人倜儻好奇計游京師人皆以為狂為策
論才氣雄肆略如其鄉人魏禧咸豐庚申之變洋人火圓明園寶箴登酒樓望之撫
膺大慟樓下人皆驚竟戚亦去歸寓即作書告其友田玉梅於河南使將所部勤王
書曰方今國家多難正忠臣義士頂踵圖報之秋足下之所以自信與二三知己之
所以信足下者皆不誣也過者唉夷犯順再撲津門撫議遷延坐耗士氣遂至寇氛
充斥漸薄都城至尊廑垂堂之戒已於月之八日巡幸木蘭六飛倉皇口不忍道所

幸恭邸留中人心大安朝議翁然咸以湔恥自誓閭欲竊俘囚以中其忌假和議以
款其兵暗設守備撤吾遠近勤王之師以制其死命逆夷不滿萬人懸軍深入師無
後援已蹈絕地且鱗介之形不利超走若得偪戰步卒犄角相抗設伏置疑出奇襲
擊彼見援師四集勢必懼而謀歸然後以蒙古鐵騎與津通應募義兵四面夾攻乘
其自潰夷雖狡逆其能以一申生還哉況彼貪我憒彼驕我忍彼曲我直勝負之形
婦孺亦皆共喻向為和議所牽以有今日今則一意用兵更無猶豫反敗為功在此
時矣計傳檄到豫之日必有所聞足下久歷戎行虎符在握宜速詣行看脫頴自應
迅部麾下星夜北來以成捍衛宗社之勳此千載一時不朽之業也勤王之舉先至
為榮若稍徘徊觀望讓人以獨為君子牛後之譏得毋為天下笑耶冀功即非本懷
亦何至見義不為負平生之志氣乎中丞慶公物望所推忠義之忱必無瞻顧所可
慮者豫省軍情方資保障不無牽制之處然見在駐防張公曜等俱有盛名足任防
務去此一軍未必遽至疎失矧利撫其重害擇其輕失河南數州縣於國家安危無
關至計況未必乎且三軍之士披堅執銳以共守此土者為天子耳今乘輿避殿警
蹕豪塵迺冥元有而事股肱舍根本而圖枝葉千秋萬世何所逃於春秋之義哉儻

有以二三之說撓大計者可哭叩上臺以死爭之爭而不得即以頸血濺地亦足以
對越祖宗在天之靈且今千載下知國家二百年養士之恩猶有效犬馬圖報者七
尺之軀可告無憾矣足下當今豪傑趨義急公無勞激勸所以不憚辭費者亦以國
步艱難血氣之倫莫不各有所當盡若隱情恤己自同寒蟬是自薄也不以責吾於
朋友是薄友也箴夙以豪傑之士待足下亦不敢以世俗自待區區之愚幸垂察焉
旌麾到日請先以五尺軀執鞭赴敵以勞執事藉得一洩此中鬱礧不平之氣實為
至願

鄧繹字保之湖南武岡人與兄輔綸皆好學弱有大志不屑章句尤喜訪求才俊嘗
謂求學為經濟第一事王閭運幼時讀村塾中繹聞人誦其詩有月落夢無痕之句
喜曰此妙才也即往訪定交閭運故貧繹資之使學於名師又達人譽薦之由是閭
運學益進聲名大昌繹通練時事同治初左宗棠奏請佐軍繹以諸生抗禮論辭無
所隱時方危棘宗棠則虛己聽之平定閩浙多用其謀以父喪歸屏居鄉外凡十餘
年博究經史求古今厎務之宜為雲山讀書記五十餘卷甚酌利病多可見之施行
日知錄之倫也著有漾川堂集其詠席云芳席來清風新涼映生色託宿施匡牀未

敢拚麗飾流月如有情承花似無力輕塵霏五房羅不遲拂拭微心不可忘嘗為起
長息願待華池清關軒更相憶仙苑寺云梵放閭清境春磵見佛心松雲雙徑合花
石一庵深日入峰巒變天寒洞壑陰暮來山溜急疑有蛟龍吟過東溪耕者云豁谷
多悲風茆屋恆早寒歲晏無行車山禽暮來遲借問林下翁幾年入深山翁言不得
意歸種東溪田落景眺餘日來流聞達滿憂來但高歌歌響迴雲端元鶴皆來翔此
意非人間寄謝塵中子何為摧玉顏

王閭運字士秋湘潭舉人生時父夢神授其門曰天開文運因以名之幼喜讀書為
文章有奇氣年二十益棄俗學專力於古通尚書毛詩春秋公羊傳及莊子史記漢
書性高曠不事榮利咸豐時天下大亂將帥各開幕府招致才俊曾國藩尤稱好士
賢人或赴家為布政裸身來歸資鉅萬士爭自效閭運獨為客不受事住來軍中或
旬月歸日即歸後國藩益貴賓客皆為弟子閭運仍為客嘗至江甯謁國藩國藩未
報遣使招飲閭運笑曰相國以我為傖嗟來乎即揣裝乘小舟去國藩追謝之則已
歸矣若有相續樓詩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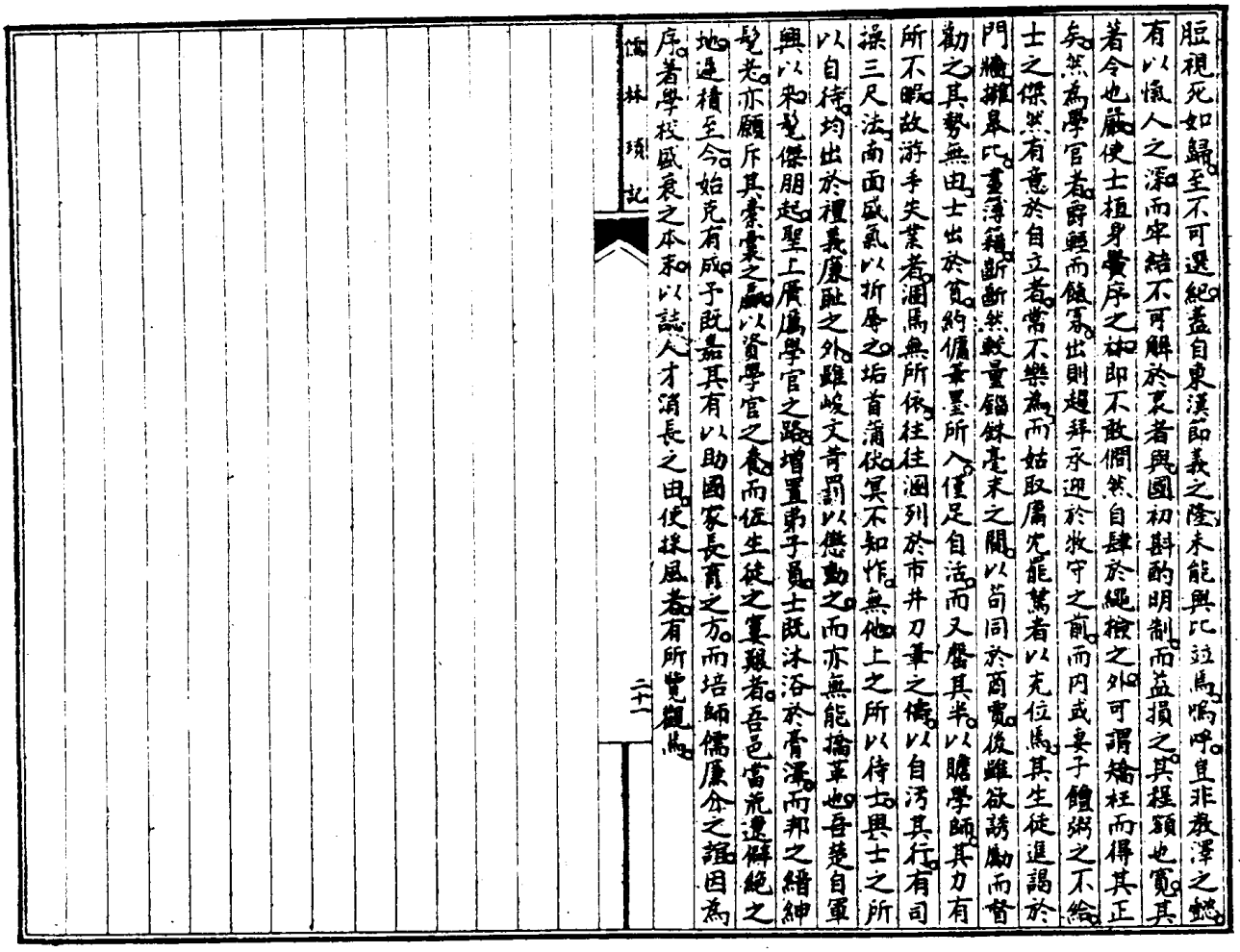
宋元敬字香孫甘肅皋蘭人強直任氣好議論時事人多厭之家貧客遊四方遺亂

無所之乃援例為小官補湖南龍山縣典史龍山俗阨克敎野逸每行田間與父老雜坐有爭者卽平其曲直民甚安之咸豐十一年冠大至知縣十總皆走克敎獨與士民守之凡四月城迄不陷巡撫惲世臨薦於朝不果用父之以盲去巡撫劉峴素知克敎與官錢使修通志峴去克敎益無聊欲游海外友人哀其困共與之十金遂留隱焉其詩由香山入杜天才絕高學力不副故未能卓然名家然格律整嚴寫景言情時有獨至之處克敎少壯為詩不能深造既盲日令人誦文選杜詩聽而識之返覆搆思數年頗有所悟乃更為詩佳者往往似姚合將死自銘其墓曰生無補於時死無聞於後既盲而學古無有獨以其盲傳不朽著有瞑庵詩錄常德府云漸出溪嶼數十帆巢朗州荊平通間道沅澧會分流地散民風緩商多市氣浮文翁曾教養道愛至今留楊嗣昌故居云問宅前朝相傳驛落日斜壞牆閒護竹空院悄飛花力盡含桑梓心寧負國家將才難自昔憑弔重咨嗟病中喜舍弟至云疾羸吾垂死艱難汝竟來生還真不料破涕尚餘尊酒色侵眉綠鑷花照眼開高堂憐瘦損斟酌莫辭杯衣裁又家國唯同遭兵亂事非吾留殘命在俱歎壯心違世族朋交盡人間骨月稀滄桑無限恨語罷更霑衣雨後云小園微雨霽瀟灑肥如秋風過涼生竹雲開月滿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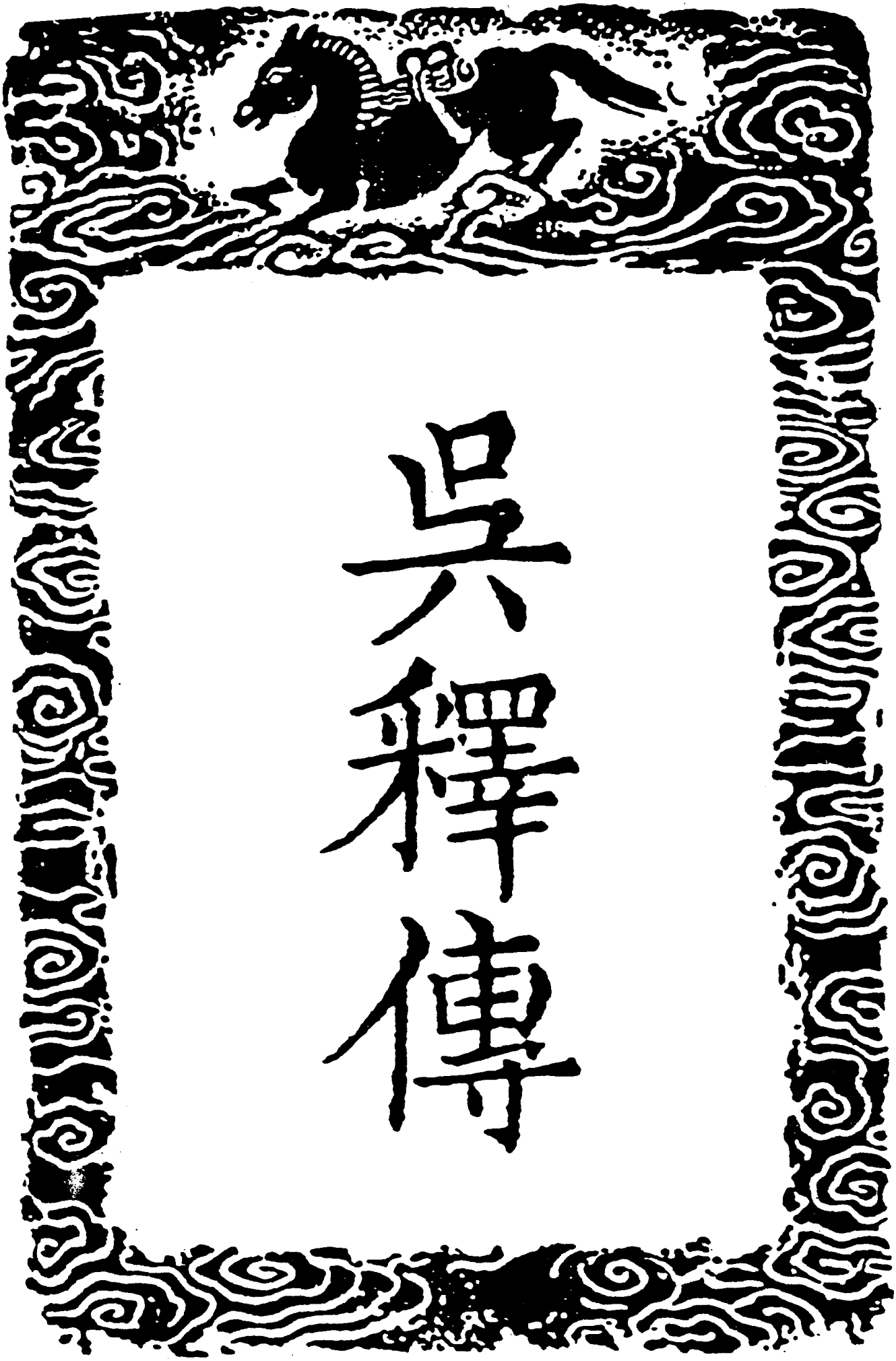
梵聲穿樹出花影隔簾浮多病孤涼夜開軒學卧遊長沙旅懷云風雪千山外羸瘦一燈前懸老淚殘夜數歸期忍餓甘偕隱安心勸戒詩飛雛猶繞樹反哺定何時又溝壑當年志看惺乞食情無顏向妻妾有札到公卿短夢莊周蝶狂遊李白鯨夜闌歌轉激金石激哀聲送林秀才云赤縣肆隆盛芙蓉被長路游子屬無行急漲歸舟驚晨餐暇涌沙暝宿望江樹堂不鄰頃笏質遊少親故近曠同類傷危遠動深懼沈悲戚病心臨歧淚滂沱文喪儒益輸國空士馬附人生丁末流荊榛塞旺步勉持儉德良度植道基園季次安華門淵明抱耕具無歆物皆賤約己境常裕艱遠身宿經苦言述真悟送郭嵩壽云江風吹岸綠舟纜短筑長歌慘別時師友交情無患難憂傷殘命叅分離相看鬢髮都如此敢說華達聚有期張儉生平魁紀學席門歸去更遠其送陳寶箴云舊時朋好去聯翩送子西征更惘然可語性情能幾輩不堪離別更中年浮相感月驟人滅酌古經綸內業篇從此孤懷向誰是春風吹夢夜郎天不見云不見徵張湜徒聞勁李綱大臣多俊傑骨鯁忍强梁正氣群心繫危藩健者當黽勉今更急未可棄才良聞外云聞外臣鄰長人間苗賁衛春風颺賜樂晴日絢高和世局猶縫掖思門責望奢格天殊不易慎勿美榮華又快意持雅節從容鎮

一方性情長樂老功業半閒堂國困官仍富民澆俗更強野人多過慮呪柱獨傍皇古寺云古寺人來少空庭鳥自鳴露花煙曉日風鐸和春聲好寂知禪意良時契佛情度人虛願在垂老百無成春晴云地暖和風早春晴客望開寺牆紅映竹村樹綠侵山出岫雲根滿撐空石骨磽獨遊殊自喜吾道正吾艱楊翰槐歲云十年捧硯江河老入座無徒醉飽難猶有故人憐病骨每傳溫語勸加餐關心范氏無兼味照眼侯鯖愧臉盤感浪鼈冷濡喻意引杯猶覺酒腸寬移居雜詩云喜傍城闉宅荒居景獨幽衆花圍繞屋桑影曲遮樓野近春常早場空景不留遠廬誰是主安我即兒孫又近舍多芳圃春晴百卉華遠風香斷續新月影交加帶露移蘭槐分泥種稿花少錢容賃取不羨石崇家又大浸撐陰氣恆寒夏似秋無風涼入幕多雨溼侵樓花重低妨蝶林空暗度鳩樹艇防惡蛇端午尚披裘又僻性難諧俗閒情寄小園剪藤通曲徑移竹補頹垣押韻篇篇客花開蝶侑尊此間宜痛飲時事慎毋言夏漲云久雨添新漲連湖白浪浮岸移臨水檻江沒聚沙洲雲寺鐘聲遠晨窗客夢幽占晴頻望日非止稻粱謀送王圃運云黯淡江天暮蒼茫此別離異鄉同命客殘歲去家時長帶休文病空慮趙壹詬相持難忍淚況乃向臨岐

閻正衡字季蓉湖南石門人喜讀書所居僻陋書不可得從友人假得文選併註讀之數月皆能記同里某翁家有史記請假不許請就其家讀之又不許翁所居少新正衡家有山場請日餽肩薪乃許之正衡朝食荷薪攜筆札往讀之且讀且寫數月乃畢後補諸生應省試益窮座購書數千卷日夜讀之其學益宏若下縣冢陋復遊學長沙與黃文琛龍汝霖朱克敬相師友好事者聞其名訪之皆謝不見學政顧雲臣以博通古今孤介絕俗薦於朝詔授訓導正衡篤志於學九經諸史靡不研覃為文章堅勁雄肆頗似王安石蘇洵有石門縣學田記云有明一代之制惟學校最為純備自漢唐以來未有能先焉者也太祖陟自側陋察天下之變階於秀民之失職故建制鑿以造士使人壹其耳目心思於四子五經之書而事雜言龐者不得與也尊學官之選優其廩糈高其遷除遇之以賢人長者之儀而使不敢自棄於道德廉耻之外故方其盛時冠帶薦紳之徒爭自濯磨魁壘頑行操映海內及其衰也朝雖崇任姦回而直言强諫之君子更仆遞起其窮而在下者柄持清議排讒胥醜當是時廷杖之慘酷縉騎之驕橫日腦不絕於塗炭之中而不能少貶東林復社之口其流風遺烈可謂懋哉不幸社屋鼎遷淪胥以盡而感憤激發於君國之難者腦膂穴



脗視死如歸。至不可遏紀。蓋自東漢節義之隆。未能與比。竝焉嗚呼。豈非泰澤之鍾。有以愜人之深而牢結不可解於衷者與。國初斟酌明制。而益損之。其程頴也寬。其着令也嚴。使士植身黌序之中。即不敢倜然自肆於繩檢之外。可謂矯枉而得其正矣。然為學官者。辭輕而餼寡。出則趨拜承迎於牧守之前。而內或妻子饘粥之不給。士之傑然有意於自立者。當不樂為。而姑取屬宂。能駑者以充位焉。其生徒退謁於門。機擺皋比。畫諄籍。斷斷然較量錙銖毫末之間。以苟同於商賈。後雖欲誘勵而督勸之。其勢無由。士出於貧約。儒業墨所入。僅足自活。而又罄其半。以贍學師。其力有所不暇。故游手失業者。涸馬無所依。往往涸列於市井刀筆之儔。以自汚其行。有司操三尺法。南面威風。以折屠沽之垢首滇伏。冥不知怍。無他。上之所以待士。與士之所以自待。均出於禮義廉耻之外。雖峻文苛罰以懲勵之。而亦無能擯革也。吾楚自軍興以來。髦傑朋起。聖上廣廈學官之路。增置弟子員。士既沐浴於膏澤。而邦之縉紳耆老。亦顧斥其橐囊之贏。以資學官之養。而佐生徒之窶難者。吾邑當荒遠僻絕之地。遺積至今。始克有成。予既嘉其有以助國家長育之方。而培師儒廉介之誼。因為序。著學校盛衰之本。和以誌人才消長之由。使採風者有所覽觀焉。


吳釋傳

本書承國立中央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吳釋傳序

吳固輿區不惟所產山[illegible]

道者多擇居焉夫固謂山川風氣秀靈醇和乃鍾之人故自昔來萃止吳者遂無去意若沙門邈焉世外乃亦恒來吳及吳之人學浮屠者多頓超無學解脫自漢迄今不能盡搜引聊據所傳聞畧載之時代或不能詳而況所詣悠藐不可測知何以論其人哉始吳主孫皓時尚不知有佛得其象慢之而今寺乃多云自赤烏年旦往者寺被帶山澤及城邑都市往往而遍高臺累榭尤極瓌異而田宅皆膏飫侈麗其徒亦盛今陵夷燼謝幾

至塗地勢家所占據及僧自廢壞不可勝述此非獨吳他所亦爾夫其在國初庶事未遑方披草萊建宮室而撫使者周公乃能斥其餘盡作之即招提蘭若宮觀欒楹棬棫桷無不更新極壯固崇博必財力甚裕順人情為之故其工役率非今所堪而在當時無

間言名流於後不衰殆不可知何以致斯也今廢撤者無論即小壞欲修治且不能而況為若所為乎古佛剎名存者多不可復考湮夷日甚無亦僧非其人乎若象教猶在當復其始無難余故載吳之大德耆舊以勵其新學初發心者

沛國　劉鳳子威　著

孫儒儒獻秉　校刻

康僧會本月支人來遊漢境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剎宇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年至

竺道壹姓陸吳人也少出家貞正有義業深自匿人莫知久處方悟其神出從汰公受業思徹淵深講傾都邑時有曇壹亦名高流人謂

大小壹晉簡文深所知重還止虎丘山帛道猷與書云觸興爲詩陵峯採藥服餌蠲痾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爲恨耳因有詩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者是也壹得書詣耶溪與猷會後卒葬虎丘山之南壹弟子道寶姓張氏亦吳人聰慧夙成尤善席上生公姓魏鉅鹿人年在志學便登講座雖義學耆宿當世名士皆慮挫辭窮宋文帝深所嘉重帝親御下食衆咸疑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食衆歎其敏而得中因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義又著二諦諸論衆嫉之竟拂衣而游初投吳虎丘寺旬日之中學徒數百講者無不傾故今傳所爲點頭石在

僧弼本吳人性虛簡夷直先與龍光曇幹同遊長安從羅什學竭有深思什特加賞

僧詮姓張遼西人少學外典弱冠出家精貫三學後過江左講席大盛吳張恭往要之講說

姑蘇士庶尤竭誠慕初止閑居寺晚憩虎丘山詮先於黃龍國造丈六金像入吳又造人中金像置虎丘之東寺

曇諦姓康本康居人母黃晝寢夢僧呼爲母寄一麈尾鐵鏤書鎮二眠覺具在因孕諦五歲示以二物云秦王餉也後之關中見僧若呼其名若驚謂童子何以名老宿諦云忽憶阿上是諦沙彌爲僧采菱被野猪傷若經爲弘覺師弟子并見二物因悟爲覺後身諦後遊

覽經籍晚入虎丘寺講禮易春秋各七遍法
華維摩十五遍又善文翰有集六卷後還吳
興入故鄣岘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
曇斌姓蘇嘗来吳郡值僧業講十誦恭聽少時
悟解深入
僧鏡姓焦隴西人來居吳地出家住吳縣華山
寺後入關隴尋師止京師聞揚經論徐湛之
甚重之復東反姑蘇專當法匠宋世祖藉甚
風素乃勑出止定林下寺

超進姓顓頊氏幼敦學諸經性和敏嚴戒潔避
勃勃亂關中東下止京師精尋文旨開暢講
說頃之進適姑蘇專弘佛法
僧業姓王河內人聰悟博涉衆典游長安從什
公受業僑發天然洞盡深奥什公云後世之
優波離也值關中亂避地過江吳張劭挹其
貞素乃請詣姑蘇爲造閑居寺地勢清曠三
吳學士輻湊肩聯業訓誘無輟又以講道餘
隙屬意禪門每一端坐輒有異香充塞

僧璩姓朱吳人出家爲僧業弟子總銳衆經尤
明十誦善史頗著文藻始住虎丘山宋武帝
欽風聞勑爲京師僧正止於中興寺時有僧
定自云得不還果璩令出神足定辭璩云律
有四因緣得驗一斷疑網二破邪見三除憍
慢四成功德定既虛妄事暴即日明擯
道營未詳何許人始住靈曜習禪晚依觀詢二
律師諮受毗尼篇善僧祇莊嚴道慧治城智
秀皆師其戒範張永請居吳郡

僧祐姓俞下邳人執操堅明爲律學所宗永明
中勑入吳試簡五衆并宣講十誦
法仙誦經有義行爲吳僧正
道琳本山陰人善涅槃法華淨名經吳張緒禮
事之
慧達姓劉西河離石人嘗行道感獲靈像後東
遊吳縣禮石像此像晉末建興元年癸酉浮
在吳松江滬瀆口漁人疑爲海神延巫祝迎
之風濤俱盛奉黃老者謂是天神迎之復爾

吳縣民朱應聞而嘆曰將非大覺之垂應乎乃齋潔共東靈寺帛尼清信者數人到滬瀆口稽首歌唄即風潮調靜遙見二人浮江而至乃是石像背有銘誌一名維衛一名迦葉即接還安置通玄寺

今此像在城南開元寺寺又有盂非石非木古物也嘉靖初戒壇焚僧夜起爭挈其資有持盂出者主僧怒其不助之出資也投之火

子嘗見其碎者作玉色不辨何物其類陶耶

支曇籥本月支人清苦蔬食愍吳虎丘山晉孝武敕請出都嘗夢天神授其聲法因製新聲梵響清靡四飛却轉反折還弄雖東阿先變康會後造未如籥之妙最是命家之作按梵唄本自西音佛所謂妙音聲也其流入此土自非傳譯所盡若吳音輕揚柔靡固所不論昔張須陀臨陣乃使梵僧暢其音韻以作勇氣則無太遒上乎梁僧慧皎云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漁山之神製若其間起擲盪舉乎折放殺游飛却轉反疊嬌弄動韻則揄靡弗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炳發八音光揚七善壯而不猛凝而不滯弱而不野剛而不銳清而不擾濁而不蔽即皎之言可以知梵響矣

曇智姓王建康人有姿制善談莊老既音調高亮好轉讀獨拔新異清徹要渺寫送有餘蕭思話守吳携之入郡

僧若僧璩之兄子也璩以律行稱若少廉靜邑

里推之十五出家住虎丘東山精舍吳人陸惠曉陸澄深相接待出都住冶城經二十許年復東返虎丘栖幽翫古抗志雲霞雖菜茹殫匱不充不贍了不經懷王斌守吳每延法集還都謂人曰在郡賴得若公言詺乃大忘衰老時吳又有惠梵惠朗並以內外廣學一期標譽梵本若卒天監中時沙門智果俗姓管氏吳人清直平簡善諸經術

僧旻孫氏之後也家於吳七歲出家住虎丘西

山寺爲僧廻弟子少清令張辯張緒皆異之緒曰松栢雖小已有凌雲之氣既出都稟學名德柔次遠亮四公參其講席儁聲遠被少日遂登座講成實論聽者輻輳壅塞王仲寶張思光譽冠當時並投分請交值齊季避地仍受請入吳及梁武受命又蒙寵接已而被病吳太守張充吳興太守謝覽各申請遂勑還二郡迎候擁若雲霧晉陵守蔡撙歎以素王天監末復被勑召講徒彌盛張融謝朓陸

倕咸望風而傾疾又動仍夜還虎丘其年皇太子遣通事舍人何澄衛命致禮又有勑移住開善在道卒旻常務莊嚴寺宇虎丘西寺朽壞日久並加繕攺有僧夢人云旻師自毗婆尸佛已能講說

恒智梁天監中來遊嘉定聞盧菱中有虎智趺坐經旬時村氓饋食見二虎馴狎左右衆驚異因捨田結菴居之宋嘉定中建保安禪寺於此

僧林吳人深有德素行能動物梁大同中至潼州城西北豆岡山上有神祠甚靈異林往居之有大蟒縈床前舉頭如揖讓者林爲授戒便去卒無聲響素無猿忽有兩頭來依遂孚乳數十又往赤水巖故寺露坐有虎蹲於前林爲說法便去孤遊雄悍無所避如此

智藏顧氏吳人少傳曜之八世也母夢莲吳城一匝雲四布蒲而中開朗衆星墮地取吞之因而孕少出家洞精經律諸名德咸自謂弗

及也值梁武崇重佛法藏累當講席四衆極其歸向皇太子尤相敬接其將入寂也夜忽見金光照耀一室洞明人問之答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初藏嘗夢見金粟如來入室共談執二塵尾一寶裝一者素留素與之又盧江何點居虎丘山遇一神僧捉一函云有人來寄語須臾失之及開函不識其文後訪魏僧云是大莊嚴論中間兩紙也時咸謂藏之所致其感異如此

嵐晚入虎丘之西寺講維摩經及將終婆天女六十餘人列於前寤猶見之如故即昇浴儼衣冠少頃而卒

一云智藏吳郡吳人有墅姥攻相人爲記吉凶百不失一謂藏曰法師聰辯蓋世天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至三十二矣時年二十有九聞斯促報於是講解頓息竭誠修道發大誓願不出寺門遂探經藏得金剛般若受持讀誦畢命奉之至所厄年暮以香湯洗浴淨室誦經以待死至俄而聞空中聲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是報盡期由般若經力得倍壽矣藏後出山試過前相者乃大驚起曰何因尚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年一事無沙門誠不可相矣藏問今得至幾荅曰色相貴法年六十有餘藏曰五十知命已爲不夭況復過也乃以由緣告之相者欣然敬伏後記畢壽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多有徵瑞因藏通感矣以普通三年九月十五日卒於本寺春秋六十有五

辨秀姓劉氏楚王交三十一代孫也事靈隱謀禪師便能問津途入道之意所聞指訓如凉風入懷醒然清悟至德中舉高行隸名於吳郡開元寺於壇場一十六番度人孤制律樞正持僧網殁遷靈龕於武丘西寺松門之右門人道亮道該清會故觀察使韋元甫李棲筠等皆欽慕之

杯度嘗東遊入吳郡見釣魚師從之乞魚魚師與一頵者度手弄反復還投水中游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師瞋罵不已度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兩水牛鬬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度亦已隱行

道超姓陸吳郡吳人請業晏法師有頃洞徹蚤卒

僧遷吳郡吳人姓嚴爲侍中王錫歎異誦法華數溢六千坐而若寐親見普賢香光照燭仍降摩頂

慧勇姓桓祖法式尚書外兵錢塘令因此遁跡於虎丘山後客寓吳郡吳縣東鄉桓里毋張夢見登佛塔獲二金菩薩誕二男長慧聰勇其次也專學經論依止講師嘗行報恩寺前有人授竹如意謂曰尋當如意忽失其人又有漆函盛三論置房前窻上不知由來後天嘉中大著光譽卒至德元年

法澄吳郡人機警善談論文章書史頗綜涉從興皇朗公講釋三論隋氏置四道場嘗召入

智聚姓朱氏住虎丘東山寺神氣清遠初投虎丘胤法師胤道藝羽儀當世有同郡顧希憑會稽謝峻岳義府經肆東南之美並欽高德汝南周弘正陳鄱陽諸王慕道延請至德二年於太極殿講金光明天子親臨法席開皇中爰救勞問齊王暕作牧淮汝降教延之云據虎之岫川途不遙翔鸞之濤風烟相接不獲引藉深加禮敬還居山寺卒窆於山之南嶺弟子道恭猶子道順德惟上首咸樹高碑

虞世南爲文

智炬姓吳吳郡人善草隸愛文章屬興綴緝辭橫錦當時弘象浙東砥礪前學致使禹穴西驚成器極繁

道慶家於無錫十一出家事吳郡建善寺藏閣黎

圓光姓朴三韓人年二十五造於金陵游歷講肆又投吳之虎丘山念定相沿無忘覺觀息心之衆雲結林泉後新羅王勤請返國竭誠

供養終所住皇隆寺中年九十有九即唐貞觀四年也光始講成實創通般若思解儁徹嘉問飛移兼採以絢綵織綜詞義聽者欣欣

慧璧姓弘蘇人七歲希求出家依法流水寺嚴師明教隨順修奉冠肇已後周游訪道門人四遠咸來常坐不卧者四十餘年老無乂力時撫巒几貞觀末年七十餘人稱揚者但云不可思議大德也

智琰字明璨姓朱吳郡吳人父珉陳奉朝請琰

八歲出家事遍去璩法師神解天縱十六造都下參請持法師講成實十九歸本寺開演辨對如流莫不嗟其少秀逾年入京從延法師進具以英少馳譽屬陳亡東歸削跡虎丘將三十載憑巖回壑酌澗披松經隋之亂三吳益甚迎至毘陵首尾十載化行常郡武德七年蘇州總管李世嘉延歸山寺禪侶大集貞觀八年卒窆於虎丘之南嶺

慧頵姓李江夏人十歲出家事舅光嚴寺明智

法師屬陳德不緒金陵講席俱盡乃杖策游吳蘇州刺史劉權果達三德才著九能依影法筵飲河滿腹吳之高人咸爲胥附請處於通玄依瑞像而弘演在東晉時有白龍誠感天竺石像浮來滬瀆神光照燭白龍迎止通玄隨末殿宇隳壞貞觀元年通玄上德慧儀獨以切情昏曉慨佛無殿崇奉乃跋涉山谷昇景掄材不逾年浮沉千丈履深冒險還到大吳廣開月殿指畫斯立頵與同力無替兩

時吳縣令陳士綽者景仰法音請講涅槃竟以塵尾付囑智裝而卒墳於虎丘之南嶺

法恭姓顧吳郡吳人也初生有異光洎撫塵捨俗事虎丘聚法師爲弟子受具後聽餘杭寵公成實屺公毗曇大弘教法已而旋軫幽居虎丘山焉州將劉權政成吳土心游釋教嚴駕山庭屈還城邑住廻向寺既唐興同常州法宣被勅赴洛大著風猷魏王泰降疏云法師笠澤上仁震維高德律行淨於青眼威儀

整於赤髭卒貞觀十四年七十有三歲還柩窆於虎丘山之南嶺

義褒姓薛常州人綜瑩之胤也出家以後遊談在務初從蘇州永定寺小明法師稟受華嚴大品後遊京國大振義聲與道士李榮論道本於際際本於義詰難再三榮不能荅憤曰如此解義何須遠從吳來褒荅曰三吳之地本出英彥橫目狗身舊無人物

智周字圓朗姓趙下邳人小學年中違親許道

事法流水寺滔法師爲力生也滔乃吳越冠冕釋門梁棟周服勤左右寸陰請業受具之後游涉金陵屬亂安步東歸超然高舉晦跡於馬鞍山慧聚寺仁智斯合終焉不渝加以工善虫篆草隸圖史篇什與兄寶愛俱沐法流陳氏二方皆馳聲績何充所造七龕泥像年遠毀落乃迎還流水漆布丹青藻繢綺華

允開信表

善仗一名等照姓蔣常州宜興人五歲於安國

寺兄法才邊出家後至蘇州流水寺壁法師所聽四經三論又往越州敏法師所周流經教頗涉幽求又上荊襄蘄部見信禪師

惠旻字元素河東人方嚴植操仁愛沉洽道振三吳名流七澤情好幽居多處巖壑東入會稽至剡禮石佛天台遊講肆數年還吳止通玄寺法徒厲業一十七年不出寺門無窺別請隋末崩離吳中飢饉乃守死不移鳥獸皆馴擾蘇州總管聞嗣安迎請固辭不出時刺史李廉薛通王榮等深相器重又入華亭谷幹山立寺行道數年地濕多蚊過有損傷更入海虞山隱居二十餘載請業常百餘人蘇州都督武陽公李世嘉遣請不赴貞觀十九年刺史江夏請受戒施衣傳諸香供並固讓諸德又有明道師姓姚氏吳興人亦於隋唐間有高稱

慧巖住蘇州重玄寺相狀如狂不修戒檢時獨發笑戲指寺中此地爲殿此地爲廊爲堂爲

廡厨庫等後端坐卒遠近聞赴各捨金帛遂成大聚締構鬱鬱咸如所指云

法聰姓陳住蘇州常樂寺初周游法席後往金陵栖霞寺時遇善友依言度脫又往會稽聽一慧敏法師講得自於心蕩然無累貞觀十五年還遊抗及蘇開導集衆受道者三百餘人嘉興高王神降請受菩薩戒依言爲授又降祝令斷葷腥又海鹽鄱陽府君神降請講涅槃經講餘數紙又降云身鱗甲細虫啟苦

已得輕昇願衆爲稽請法師更講大品一遍
又不違之
道嵩姓劉仁壽置塔勑召送於蘇州舍利將至
井吼出聲二日乃止造基掘地得古塼函内
有銀合獲舍利一粒置水甌内旋繞呈祥同
藏大塔
法韻姓陳蘇州人多學古文又通經聲七百餘
勢承栖霞清衆從受禪道又聞泰嶽靈巖往
學般舟苦行晚還故鄉有浮江石像後被燒

燼便於像基禮八萬四千塔感野姥送書乃
是昔像之緣也依而造成大有徵應海中有
陽虎島者韻往安住大風鬼物示現恐之安
然不動自爾遂寂
僧瑗字辨空姓郁氏姬水疏源狼亭襲慶早擅
嘉祥六歲啓母出家至年十三方遂其志依
虎丘寺惠嚴法師爲弟子業稱上首以龍朔
二年剪剃隸此山暨嚴公歿乃依慧詡禪師
受具聽常樂寺聰法師三論甚深無相遂詣
江寧融禪師求學心法攝念坐禪勤行精進
聲光八絶撰虎丘名僧死一卷注郁子兩卷
文集三卷弟子僧義玄
印宗姓印氏吳郡人也母劉氏諮斸州忍大師
及六祖學禪定業採自梁至唐諸方達者之
言著心要集盛行於世
法詵姓孫氏天寶六年於蘇州常樂寺續盧舍
那像化示群品又於龍興寺講纓珞法席忽
有異光如曳紅縷漸明漸大榮旋杳空

澄觀姓夏侯氏山陰人嘗就蘇州從湛然法師
習天台止觀法華維摩經疏解從上智性自
天然扣寂求音冥心義學
湛然嘗於吳郡開元寺敷行止觀夫佛滅後至
龍樹始用文字廣第一義諦號法性宗元魏
高齊間有釋慧文默而識之授南嶽思大師
由是有三觀之學洎智者大師蔚然興於天
台止觀之弘然之力也其付囑云一念無相
謂之空無法不備謂之假不一不異謂之中

在凡爲三因在聖爲三德弟子吳門元浩入
其室矣在開元大曆中
元浩姓秦氏字廣成吳門人也尋荆溪湛然愛
法華止觀得如來定學士梁肅蘇州刺史田
敦教嘗北面傳業其弟子智恒子瑜道儒仲
儀仲良五人號稱高足比丘尼識微道巽志
眞悟極亦其所授深練禪觀浩階庭嘗生花
非人間恒所見者又感祥鳥五色絶異刺史
崔恭撰塔碑立於虎丘山羅漢石壇之左後

有行滿道暹明曠皆述廣天台之教爲法宗
焉
希圓張氏姑蘇人勤修三學良深歲稔唐光啓
中徐約軍亂孫儒掠地三吳俶擾圓由通玄
寺附商船避於甬東居小房卽瑯琊山頂此
山傳是飛來有靈怪名曰蛆蛆圓爲受戒令
勿作風雹
貞誨姓包常熟人也十三出家於本州龍興寺
其性沉靜方踰一稔誦徹法華經如是恒業
日周二部臨卒望空合掌云勞其聖衆排空
相迎滿百徒侶爾日皆聞天樂之音
守直字堅道錢塘人姓氾天寶間詣蘇州支硎
寺圓太師所受具足律儀是夜眼中光現長
一丈餘持久方滅蓋得戒之驗也
晤恩字修已常熟人也姓路毋張夢梵僧入室
而妊十三求出家投破山興福寺受剃受滿
分戒往崑山慧聚寺學南山律晉天福中從
檇李皓端師聽習經論後聞天台三觀六卽

之說冥符意解漢開運中造錢塘慈光院志
因師講貫彌年法華光明經止觀咸洞玄微
曇璀姓顧氏吳郡人也始事牛頭山融大師受
其法要晦跡鍾山斷其漏習時廣陵覺禪師
建業如禪師振錫方來降心義體則天武后
高其道詔召之棲霞約法師勸之出應璀終
不回後止於竹林之隩化焉
行齊唐開成四年於南翔作精舍見雙鶴舞其
至止必獲檀施齊一日笑謂鶴曰吾事畢矣

鶴如之何鶴翔南去故因以名又云寺建於
梁朝井經幢石博望槎凡來觀齊師鶴跡石
雲緋梅多爲之賦詩在宋有如茂戒行高潔
咸淳五年臨經二日作書與縣令朱象祖別
端坐逝永樂中有大彰通内外學嘗應詔於
天界寺註心經及金剛楞伽二經彰同時又
有道存工詩文永樂中亦預修釋典

法欽姓朱氏崑山人也門地儒素年二十八俶
裝從鄉舉赴京丹徒遇鶴林素禪師鑒有異

操勸之出家欽聞悟識本心素乃躬爲剃髮
謂門人法鑒曰此子大興吾教尋登壇納戒
鍊行安禪周旋三年辭素南征素曰汝乘流
而行逢徑即止後到臨安徑山遂依止人爲
築室漸以成刹代宗遣聘辭禮殷重一見欽
歎謂方外之高士王公貴人多北面請業裴
度弟五琦陳少游等皆目爲功德山云全身
瘞於徑山之椒天復中亂兵許思輩發視見
肉形全在而髮長覆面李吉甫崔玄亮皆制
碑碣焉一名道欽

定覺禪師崑山人得法於馬祖
甄公姓魯江陵人應州舉三上中第厭俗出家
禮嵩山禪師通暢心決方至丹陽茅山尋挂
錫於蘇州楞伽山四遠叅玄者駢肩疊足矣
時白樂天牧是郡每披襟解帶心游無物之
場遂堅請出流水寺不樂安止以山水爲娛
終九十歲

藏奐姓朱氏蘇郡人游方詣五洩山遇靈默大

師一言悟道會昌中構運衰泊洛州再興長
壽寺勑度居焉尋楊收與蘇請奐歸於故林
以建精舍大中十二年鄧水任景求捨宅爲
院迎之奐將離姑蘇爲徒衆留擁乃以樓拂
與之曰吾在此矣汝何疑乎已而潛行

藏曇姓程元和中告親求出家叅龍牙得法眼
却迴柯山大中年郡牧崔壽於州龍興寺別
構禪室居之又往姑蘇時崔鈞作守此郡聞
其名久請居南禪院咸通中周寶廉使浙命

住招隱又却返嘉禾
惟靖吳門人也年三十許出家居定光禪師廢
金地道場侵晨赴禪林寺晨粥而多虎豹隨
到寺門虎踞地若伺候靖出復隨至金地遲
明巨跡極多靖恐人知以鋤滅虎跡
全付吳崑山人詣江夏投清平太師問來何求
曰求法也爲之度落已而辭師抵仰山禮南
塔涌禪師伏膺累載後遊於安福人爲建院
居之廉使爲上聞錫名清化有同里僧謂之

曰父母之邦可不行化乎遂別鴈湖而還故
國吳越文肅王錢氏極加禮焉禪林謂付不
以情忘情故情眞不以道求道故道直
曇一姓張三韓人也因累葉仕隋唐家於越十
六聽雲門寺茂亮法師講題解開悟二十五
年杖錫東歸明年詔置開元寺又明年長史
張楚舉爲寺主因而居焉一聲振京華道高
吳會其高足弟子則蘇州開元寺辨秀常州
龍興寺法俊等
齊翰吳興沈氏子字等至天寶八載配名永定
寺十載躋五分壇納形具戒移名開元大曆
中轉隸武丘皆從兩州道俗所請也翰道性
淵默外則淡然而精敏罕疇蘇湖戒壇每當
請首大曆十年入流水念佛道場是夜西方
念中頓現蓋純誠之所至也門人如隱戒壇
宣尼等與吳興皎然結法門昆弟之交
大義會稽蕭山人從吳郡圓律師受具復依本
州開元寺深律師學四分律指訓義因遊長

安
志鴻姓錢氏湖州長城下若人本名儼志鴻字
也少出俗於石門鄉寺則梁靜林也受具訖
往茂苑親道恒師研覈精微時曇清省躬互
相切磋卒成洪緒括大慈靈粤已下四十餘
師記鈔之玄勤成二十卷號搜玄集
省躬桐廬人也性靈天發於毗尼道學如温習
復擇名師得姑蘇開元道恒師恒曰甚矣吾
得躬也門人日益親

神皓姓徐氏齊學士陵之子也陵因齊亡入陳
遂家姑蘇皓乃爲吳邑人也依錢塘龍泉道
場一公出家乾元元祀詔天下各奏大德七
人因住吳開元寺貞元六年十月示化囑弟
子維亮可歸洞庭故山置塔其傳法者道超
靈俊道濛道稜維讓維誠皆一時之邁皓蓋
元棲包山
道標富陽人也初受具品於靈光寺顗律師尤
善聲詩與金華釋乾輔吳門釋光嚴上都釋

智崇等並心交塵外分契林中
曇清未詳何許人也究窮佛旨乃負笈來吳北
院道恒宗師法會與省躬猶滕薛之前後也
清澈未知何許人周遊律肆即無常師與茂苑
開元寺道恒師所親乎閫奧然澈公有詩名
常達字文舉姓顧海隅人發跡大福山游學江
淮諸勝寺專講南山律鈔通老莊百家書學
二王筆跡值武宗滅法嘆我生不辰委裘遁
世宣宗時太守韋曙特加崇重住郡之破山
寺教誨四衆嘯傲海墟不出林麓數載門人
會清傳朗
法相姓俞吳長水人也大曆中於上京習毗尼
諸部蔚成其業傳法東歸學者如林吳郡太
守奏於開元寺置戒壇相預臨壇之選尋推
爲寺綱卒葬蘇鄉之原弟子率義州刺史曹
信大理司直吳方重修塔見遺骨若銅色弟
子清濬清高高弟子公靜靜弟子行蘊蘊弟
子仁表表弟子玄杲杲清白僧也

慧則姓糜吳崑山人也九歲博游才藝摠玩經
儒大中七年西明寺出家九年於本寺承得
度十四年棲法寶大師法席覆講廣明初避
亂華州下邽中和二年高駢召於法雲寺講
罷還吳刺史楊公苦留却游天台國清寺挂
錫入室弟子希覺最露芒頴焉
彥倫姓龔吳常熟人也揭厲戒津扣擊斷宗記
主得其戶牖乃於本生地講導律風孔扇號
爲毗尼窟宅焉海隅巫咸氏之遺壤招真治

舊墟古寺週圍不全堶垣而已有虎中箭夜伏於寺閣欲秉炬下閣扳之衆止之竟就扳其箭獵者至示之因化令罷獵法衣或自肩隨還自塔上咸見鬼神隨侍焉住破山興福寺

神邕嘗說法吳會後入長安遇祿山亂還投金華

楚南閩人也姓張出家投開元寺曇藹師而受訓焉往芙蓉山根性未發謁黃蘗運禪師機

宜頓了裴休出撫宛陵請黃蘗出山南隨侍由此便詣姑蘇報恩寺專行禪定足不踰閾二十餘載乾符四年蘇州太守周愼嗣響風請住寶林院又請居支硎山昭宗聞其道化賜鹿胎衣五事

道鑒姓馮氏吳郡人未知從來而居歷下靈巖寺蹤跡神異不測僧也元和中有馮生者亦吳郡人調選僑長安見老僧來詣云汝吾姓也因相與往還洎生作尉東越方治裝鑒負錫來言別曰吾廬在齊州靈巖寺西廡下游神京十年矣幸與子值今歸故來取別子尉越出寺下宜一訪也馮諾之至靈巖立馬望之曰豈非鑒師所止耶叩之寺僧云未嘗有道鑒也徘徊未去行西廡下見畫壁一僧與師貌同大驚嗟見旁有題云馮氏子吳郡人也年十歲學浮屠法卒七十八馮閱方悟云一云蘇州西去城二十里有靈巖寺西北廡下畫沙門形狀是梁天監十五年作居士狀經

過山寺寓宵於僧借筆硯僧不爲意詰旦索客無有而殿隅見畫一梵僧身屈可長一丈五寸衣麁衲袈裟臂擐大珠形狀瓌異莫測所來多有就之祈請獲福者或晴夜殿中聞柝聲有行道聲又見形謂一姥云貧道好食茭粽疑是聖者民競送之茭粽以菰蔣角黍米淪之唐先天二年陸魯公子遇疾忽一僧分衛請入視之索水含噀而愈問居何處云貧道住蘇州吳縣西靈巖寺郎君爲官江表

望入寺相尋後廉使桂州迂路姑蘇入霊巖
覓馬合寺不知忽殿中見聖者形始知化身
感應施舍而去軋符五年寺衆當詣闕乞鍾
聖者先入右神策軍陳囑吏怪問數日前有
僧云隸蘇霊巖寺其僧云某行無伴侶後軍
吏游吳見像云此是七月中曾來司內計會
鍾僧也曾有梵僧來禮像云智積菩薩何緣
在此

惠忠嗣牛頭威禪師嘗向吳郡其所居院凌霄

籐當夏萎悴人擬伐之威太師曰勿剪惠忠
還曰其籐更生

鑑空姓齊吳郡人也游吳楚間四五年遇一梵
僧曰法師秀才旅游滋味足未空時未爲僧
驚法師之稱梵僧食以棗遂歷歷知前生講
經同德寺如昨日焉遂涕泣問震和尚神上
人悟法師各好在不梵僧云豈不記於香山
石像前戲發大願乎雲水五人唯吾得解脫
汝由於法座廣說異端使人心惑故受報至
此取一鑒令照曰貴賤修短之分與佛法與
梵盛衰宜一鑒焉空久之謝曰已諳知之收
鑑而去失所在空後出家得法能神通河東
柳珵甚奇之空爲懸記武宗滅法事
義師不知何許人貞元初巡吳苑乞化事多先
覺人以此疑之市肆中屋數間忽運斤斫之
其人素神師勸止乃云惜耶明日火作惟留
師所斫常面垢不磧磧之輒陰雨吳人以爲
占候

行明姓魯吳長洲人幼從師於本郡後游方問
道入衡岳遊梓潼棲視融峯下止七寶臺與
泰布衲爲交契誓行捨委身於猛虎前爭競
食之盡

法朗姑蘇人也稟質温潤約心堅確誦觀音明
呪神効屢彰龍朔二年城陽公主疾高宗召
朗設壇持呪信宿而安錫賚豐渥朗悉迴施
道遵住蘇州報恩寺東陽玄朗法師弟子也
貞幹姓武氏故鄆有崑山寺者宋支曇諦嘗遇

害於此武宗廢教其寺屏除幹緣化重立亦
嘗行化於吳
一云道遵字宗達姓張氏吳興人事義威律師
居支硎之福地大曆元年州將韋元甫兵部
尚書劉晏侍御史王圓開州刺史陸向及陸
迅張象等相與表聞特署法華道場舉精行
大德二七人常持此經天寶中曾於靈巖道
場行法華三昧忽睹大明燭天我身儼在光
中問荆溪師曰智慧光明從心流出非精志
之所致耶又入法華道場觀此身在空中坐
終於支硎山寺僧益公幹公一夜同夢大殿
崩果遵入滅弟子靈翰法盛道欣猶子靈源
皎然名晝謝康樂之後也唐之詩僧最著了心
地法門與虎丘山元浩交
蘇州西禪和尚南京法嗣僧問祖師西來意師
舉拂子示之僧不禮拜竟參雪峯峯聞汝作
麼不肖伊曰是境峯曰汝見男女大池沼總

是境汝還肖否曰肖峯曰祇舉拂子汝麼生
不肖僧乃禮拜
蘇州法河禪師得法於荆州永泰寺靈湍禪師
湍師百丈
蘇州文約禪師得法於溈山靈祐禪師亦自百
丈
蘇州憲禪師吳門山弘宣禪師俱得法於黃蘗
禪師
咸起禪師先住蘇州寶華山後移天童僧問如

何是本無物曰石潤無含玉鑛異自生金
寶安姓夏氏常熟人也風神爽拔性行淑均進
具之後專習定門終年一百十八歲身不散
壞加漆布供養於寺
無作字不用姓司馬氏姑蘇人也父陳宛丘縣
尉母戴氏始妊時夢異沙門稱姓徐住持流
水寺欲寄此安居其父亦夢於盤中書一字
甚稱心云可以上進天子乃誕作幼欲出家
父不許因睹鄰女悅之母云聽子出家乃許

娶始得如願後參學於雪峯存禪師深入堂奥錢武肅王仰重召入四明因便辭歸留詩云衔恩雖入國辭病却歸山

蘇州永光院真禪師上堂謂衆曰言諦若差卿關萬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絶後再蘇欺君不得

圓智禪師姑蘇人也性不群流俗少依本郡流水寺出家受具入長慶之室密契真要江南李氏建國請師轉法輪於開元寺甚加禮重

明彥即廣法大師後嗣天台國師住蘇州長壽傳第二世法齊

希奉禪師蘇州人也姓謝氏清涼山文益禪師入室弟子住常州正勤院第二世法眼宗也

紹明禪師住蘇州薦福院州將錢仁奉請住持亦清涼弟子也

清表禪師住瑞光天台山德韶國師法嗣

希辨禪師蘇州常熟人也幼出家禮本邑延福院啓祥禪師落髮具戒詣楞伽山聽律尋謁天台受心印乾德初吳越王命住越州清泰院太平興國三年隨王入覲見於慈福殿端拱中乞還賜御製詩及錢王施金於常熟本山院創浮屠七級高二百尺

長壽院第二世法齊禪師始講百法因明二論尋置講游方受心印於廣法大師

定慧寺由超信海印禪師開創師桂州人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湘源斑竹杖曰意旨如何師曰枝枝帶泪痕今其禪坐處尚有遺蹟

元季中峯和尚亦嘗於此登座說法中峯又於城西近直虹橋建蕅趙松雪馮海粟諸名士相與助之云手自掬今爲勢家據蕃廢矣

翠峯慧顒禪師僧問宗風嗣阿誰師曰門開東嶺上云恁么則五祖嫡子也曰猿啸老松枝

定慧道海禪師問諸佛出世已涉繁詞作么生是的旨師曰逢人不得錯舉僧云不因一事不長一智師曰怪之不及

洞庭翠峯慧月禪師得法於谷隱僧問未見谷

隱時如何曰步步登山遠見後如何曰驅驅信馬蹄

萬壽德興禪師人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曰汝且自爲師傳自百丈恒禪師

蘇州洪澤和尚泝潭懷澄禪師法嗣也

平江府水月寺慧金典座依明覺於雪竇聞舉須彌山話默有契

蘇州南峯惟廣禪師上堂一問一答如鍾含響似谷應聲若爲事不獲已且於建化門中放一線道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殊且道有甚長處良久曰盡日冤不得有時還自來咄

澄照慧慈禪師上堂若論此事眨上眉毛蚤是蹉過那堪進步上前更要山僧說破如今說破了也還會么昨日晴今日雨

定慧雲禪師問如何是爲人一句曰見之不取

曰學人未曉師曰失之千里

明因慧贊禪師上堂橫按柱杖一大藏教如蟲蝕木說便鑽仰不及正是無孔鐵鎚假鐃信手拈來也是殘羹剩飯一時吐却方有少分

要會么雨後始知山色翠事難方見丈夫心

瑞光月禪師僧問俱胝一指意旨何如師曰月落三更穿市過

蘇州薦福亮禪師乃洞庭月禪師法嗣也僧問不假言詮請師樂誨師曰大衆總見汝問么曰莫祇這便是也無師曰罕逢穿耳客

師子淨端禪師安吉州人承相章公慕其道躬請開法吳山門風盛播

崑山般若寺善端禪師僧問有生滅是常儀無生滅時如何師曰崑崙着靴空中立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曰石女簪花火裡眠曰大衆證明師曰更看泥牛鬬入海

常熟稟珠令然禪師得法於天聖泰禪師

崑山慧巖海印法安禪師僧問柳垂堤畔花發林間如何顯道師曰兩彩一賽云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師曰汝向甚么處見靈雲云花開蒲槲花落空枝師曰放汝三

十棒

蘇州翠峯山洪禪師僧問如何是翠峯境師曰
祇聞鷺鳥語不見報春來問如何是西來境
師曰堪嗟立雪僧

堯峯顯遲禪師嗣功臣輒禪師上堂冬去春來
樓閣門開若也入得不用徘徊諸人還入得
也未所以道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若也
未入自是狂走更不忉忉

吳江聖壽智昇禪師上堂若論佛法有甚么事
所以道古今日月山河人倫城郭喚作平等
法門絕前後際諸人還信得及么依而行之
道林廣慧寶琳禪師蘇州人少習經論精通妙
義叩圓通禪師發明祖意于荆公深加器重
出世廣德興教移池陽景德廬山萬松潭州
道林歸者甚衆

慧日智覺廣燈禪師本郡枚氏于上堂良久曰
休休休徒悠悠釣竿長在手魚冷不吞鈎

何山曉禪師得法於羅漢林禪師曰儉禪師得
法於景清素禪師

又蘇州諸禪師得法於南宗者初則流水玄通
後乃稱瑞光定慧

穹窿山智圓禪師上堂福臻不說禪無事日高
眠有問祖師意連擡兩三拳且爲甚么惱亂
老僧眠

萬壽寺法印守堅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誰
不踐履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來千去萬

法雲大通善本聞圓照禪師道振吳中師造姑

蘇謁之瑞光嘿契宗旨服勤五年盡得其要
整頓提撕研練差別縱橫卷舒度越前後圓
照賴之以匡其法

投子證悟修顒禪師亦聞蘇州圓照於瑞光開
法席遠來叅扣因舉無着問天親彌勒說甚
么法云說這箇法忽如有省晨夕叅扣後數
更住大刹名重於世富鄭公師之

瑞光真覺守琮禪師姓顧氏本州人依圓照禪
師聞法復扣宗乘遂獲印可僧問作是思惟

十方佛見今思惟佛在何處師曰當風一句
起自何來云甚么則頭頭彌勒步步釋迦
萬壽普勲禪師上堂物外無堪老便休乾城夢
質兩悠悠如何幻事來相逼却使閒身不自
由
定慧圓義遵式禪師僧問南泉斬猫意旨如何
師便打云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十萬八千曰
忽遇趙州時如何師曰賣金還有買金人
寶華妙覺願禪師僧問機輪曾未轉轉處實能

幽轉處如何師云白雲遠空谷春風拂太虛
云意旨何如師曰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
舊白雲中
寶華悟本契禪師僧問入鄽垂手意何如曰弄
花香滿手穿竹粉盈衣云休去歇去古廟香
爐去意旨何如師云有耳鐵牛穿半夜無絛
石馬走春風云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風
急浪高魚自隱金鱗透入碧波中
長慶惠稜禪師杭之鹽官人十三於蘇之通玄
寺出家後乃歷叅禪德往來雪峯門下二十
九載天祐三年泉刺史王延彬請住招慶後
閩帥請居長樂府其西院奏額曰長慶號超
覺太師上堂謂衆曰還有人相悉麼若不相
悉欺謾兄弟去只今有甚麼事莫要窒塞也
無復是誰家屋裏事不肯當荷更待何時語
具傳燈兩處徒衆一千五百化行閩越
慧元禪師潮州倪氏得法黃龍南
吳開法於吳江壽聖寺遣投嗣法書黃龍南

視其書曰吾偶忘其名令渠自來師即日來
而南已沒晦堂老人甚奇之深恨不及與南
會又延住崑山十年嘗夜自雪川舟歸遇劫
舟人驚怖師夷然而已湖人留師蘇人持杖
棰爭之相守逾時竟不能得
虎丘通禪師傳法於保寧英禪師
西竺寺尼法海禪師寶文呂嘉之姑叅法真秀
和尚於言下得旨屢挽應世堅不從臨終說
偈曰霜天雲霧結秋月冷涵輝夜得故卿信

曉行人不知
萬壽如墳證悟禪師建寧魏氏僧問蘇臺境師曰山橫獅子秀水接太湖清如哲禪師自天衣退席寓萬壽寺飲啖無擇人多侮之一日忽命拂拭所乘笋輿書偈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
妙湛寺尼文照温陵人上堂靈源不動妙體何依歷歷孤明是誰光彩僧堂裏憍陳如上座爲汝舉的還諭得么良久曰惜取眉毛好

吳江聖壽法晏禪師僧問今日開堂意若何曰雲生碧障云學人不會曰月落寒潭良久曰且道佛法在甚么處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得
建隆原禪師姑蘇夏氏子上堂從他野老自壑眉誌公不是閒和尚
虎丘文湛禪師大中立誌禪師法嗣第十四世也
承天永安傳燈元正禪師惲人歷參諸方晚到蘇萬壽時慧元禪師居焉令師看庭前栢樹因緣發明心地得悟僧問西來掣電機師曰煙雲霧鎖云臨濟宗風一時獨秀師云不可有兩个也僧云江月照時琴影現松風吹處語聲清師曰一夜溪寒雪到明枝花漏泄春消息僧云盡乾坤大地是一曲和尚如何下手師曰拍拍是令
泗州用元禪師一日問建隆曰臨濟在黃蘗三回問佛法大意三回被打意旨如何猶語未了被打一拂師頓領宗旨

寶華普鑑佛慈禪師郡周氏子依景德寺清智下髮年十七謁覺印英禪師不契遂扣真淨之室淨舉石霜庚侍者話問之釋然契悟作偈曰枯木無華度幾秋斷雲猶掛樹梢頭自從鬪折泥牛角直至如今水逆流
大本禪師年八十終於蘇州靈巖山臨行門弟子請曰和尚道徧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告安座本熟視曰癡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

地圖甚麼尋常要卧便卧不可今日特地坐
也索紙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憨
卧若熟睡然撼之已去矣
又云大本禪師被詔住大相國寺慧林禪院將
引對有司使習儀累日神宗皇帝御便殿見
之師既見但山呼即趨登殿賜座即就榻盤
足作加趺侍衛驚相顧師自如也賜茶至舉
盞長吸又蕩撼之上問受業何寺對曰承天
寺永安蓋蘇州承天寺永安院耳上大喜語

論甚久既辭退目送之謂左右曰眞福僧也
侍者問和尚見官家如何對曰喫茶相問耳
其天資粹美吐辭簡徑眞超然可仰
宋熙寧間圓照大本住蘇州之瑞光寺方以其
道震東南潁州僧正顒世號顒華嚴者從之
得法以歸
又宋治平中虎丘僧思悅編淵明詩辨其義熙
以後止題甲子云自庚子迄丙辰十七年晉
安帝時作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宋始禪蓋二
十年豈有宋未禪二十年前遽有所耻耶
崇花菩薩朱氏子名驛生於驛下故名家在穹
窿山太湖旁地名後塘傳自朱買臣菩薩十
三出家性好花嘗插山茶於外家而活十八
歲死而復見靈異山茶至今在其大者至連
抱幹踰五六丈近被殘伐小者尚可二丈大
踰拱
圓照道振吳中初依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出家
後嗣天依懷禪師潭使李公復至請開法瑞

光武林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刹請蘇人擁
道遮留東都法雲寺善本聞徑造姑胥謁圓
照於瑞光坐定特領之本默契宗旨服勤五
年盡得其整頓提撕之綱研練差別之智度
越前規無出其上師全身塔於靈巖
紹隆和州含山人六歲削髮受具首謁長蘆淨
照有得至寶峯謁湛堂準留年餘謁死心於
黃龍度一夏死心機鋒橫出諸方所仰而特
承稱賞至龍牙山遇泐潭乳之法子蜜禪師

皆相然許久之至夾山見圓悟契悟遂深與之形影上下二十年建炎盜起度淮結廬銅峯下後遷虎丘時圓悟入蜀舊同參悉奔湊之故圓悟之道復大播東南如圓悟在也後示疾以第一座宗達承院事

法雲住景德寺編次翻譯名義荊溪周敦義序之

端裕吳越王錢氏裔嗣圓悟初住鄧之丹霞遷住虎丘其嗣淨慈水庵一等

曇華黃枚人十七出家首謁隋州遂和尚棄指法味廼上雲居圓悟一見拊勞痛與提撕以法故服勞久之會悟入蜀指以往見彰教隆于宣隆其上足也隆移虎丘師實爲先馳未半載通徹大法頓明圓悟爲人處未幾辭去游諸方歷建康蔣山至蘇之萬壽末乃住天童普說小參勘詰辨答曲盡善巧操縱殺活尤號明妙

同行有元布袋者與之反覆博約日益深奧及從此庵於護國相得歡甚而不忘虎丘嗣法杲禪師宣州寧國人閱古雲門錄恍若舊習聞老宿紹堪久依天衣懷公叩往謁與聞雪竇奧旨趨寶峯湛堂準見其風神特加器重令往見圓悟勤公乃於言下豁然頓悟爲北師挾去會天竺密三藏日與論義密尤敬服尋得自便趨吳門虎丘又避地湖湘轉仰山邂逅竹庵珪禪師相與還雲門著頌古百餘篇法化大行得道弟子十人昌需思岳彌光道

謙遵璞悟本皆在其門張德遠曰杲首座不出無可支臨濟法道者師乃幡然赴徑山開法聽者雲集聲振一時宗風之盛師實起之

空室道人智通龍圖范珣女歸丞相蘇頌孫悌獻世出家看法界有省書偈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毘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後名惟久掛褐姑蘇之西竺淵流日夕咨問得其道者頗衆其初得法於

靈源禪師

覺海法因庵主郡之崑山朱氏子遊方至東林謁慧日日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日曰不是不是師忽有所契慧日法安禪師本郡人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狗走抖擻口曰意旨如何曰猴愁樓橄頭

虎丘紹隆禪師和之含山人初謁長蘆信公畧沾法味有傳圓悟語至師讀之曰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自使人慶快遂謁湛堂客

黃龍叩死心次謁圓悟悟問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語有契出世住開聖郡守李光延居彰教次徙虎丘衆盛道大顯著卒後塔於寺之

西南隅師與虎丘宗逞禪師同得道於圓悟南峯雲辨禪師謁穹窿圓忽有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有得未至當也切宜着鞭乃叅圓悟有解嘗入城與衆行至十郎巷有問巷在這裏十郎在甚處師曰隨我來

西山明因曇玩禪師爲圓悟掌香水海因舉杼擊跋頓明大法上堂我無長處名虛出謝汝慇懃特地來

虎丘雪亭元淨禪師從圓悟得法僧問到家一句師曰坐觀成敗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么人曰遠親不如近隣問一口吸盡西江水意旨何如曰近隣不如遠親

天寧訥堂梵思禪師蘇之朱氏子上堂趯翻生死海踏到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無死漢寶華顯禪師本郡人上堂禪莫叅道休學歇意

忘機常廓落現成公案早周遮祇个無心已穿鑿直饒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錯

靈隱瞎堂遠禪師圓悟在昭覺師造焉每請益詞旨峭勁遂深器之師自發明心要即得游戲如風大自在三昧沈公德符守平江以虎丘大道場比不得人方邀師主之至則接物規訓整肅適方歉齋粥不繼而戶外屨滿忘軀爲法者集焉道益顯著已而宋孝宗召入數有叅請語皆默契有奏對錄一卷僧中之

遭遇亦甚稀有也

治父實際道川禪師崑山狄氏初爲縣弓級聞東齋謙首座演法從之習坐遂遊方至天封瞞庵請益機鋒相投隆興改元鄭公喬年漕淮西請主治父法席

慧日默庵與道禪師上堂同雲欲雪未雪受日似暉不暉要識韶陽親切句今朝覿面爲提撕

天童應庵曇華禪師從彭教隆禪師於虎丘未

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菴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及遷諸巨剎與大慧齊名人稱兩甘露門

無庵法全禪師姑蘇陳氏東齋川和尚爲落髮師久依佛智每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罔措一日聞僧舉五祖頌云趙州露刃劍忽大悟有偈曰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

佛海禪師居虎丘葛剌知府以頌呈之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獅窟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遂來虎丘海迎之曰公見處止可入佛境界未可入魔境界公加禮不已海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領

資壽尼無着妙總禪師丞相蘇公頌之孫女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初聞惠巖圓公嗣圓照伏居普門乃往叅扣機感相契次見關西智寂室光真歇了問答如流咸敬異

之已入正信復叅大慧聞舉藥山初叅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大省悟大慧詰之師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云却是莊子註郭象慧見其語異復舉巖頭婆子話問之師荅一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卒葬虎丘之東北庵弟子達本奉塔藏之

報覺清禪師上堂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

行石壓笋斜出岸懸花倒生又安吉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二師皆道場辨禪師法嗣僧問猫如何捕鼠然曰物見主眼卓竪笑翁禪師妙堪得法於天童無用全禪師初領台之報恩聞揚毗尼朝命徙虎丘虎丘務本禪師得法於天童智顒禪師臨濟十八世也

妙峯苦喜禪師吳興劉氏得法肯王光禪師入匡廬卓錫妙高峯下面壁十年自明之瑞岩

來領蘇之萬壽

松源禪師名崇岳會謁大慧杲公於徑山慧稱蔣山應菴爲人徑捷往從之游入閩見木菴永公雖有契永公未全肯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去參密菴傑禪師因語次大徹始會木菴前語出世於平江澄照爲密菴嗣已又遷虎丘

虎丘衲堂善濟禪師題魚籃觀音像贊曰雲髻濃裝苦強顏爲他悶事入塵寰携來活的無人買只作尋常死貨看

法薰禪師號石田眉山彭氏聞吳門穹窿破菴禪師道望來依焉因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語有契依棲咨詢與無準範日相激勵去遊諸老見靈隱松源岳淨慈肯堂充咸稱其自作家爐鞴中來出世蘇之高峯高峯嘉爾剎苦身率之未三年爲段觀次遷楓橋衆繩繩然

何山鐵鏡明禪師得法於淨慈聞虎丘蔗菴曇

禪師嗣法靈隱崇岳皆二十世宋之季入元者也又吳中雲夢澤公及中峯本公天如公皆一時

常禪師華亭人十二出家依平江圓明院體至習經書志尚倜儻佛智晦機和上自江西百丈遷抗之淨慈乃往來參承備得法要遂游歷諸方元主禮召赴闕尊寵之如雲麓洪公別峯印公皆相推重自京回姑蘇萬壽主席分半座以延說法衆皆諮禀著佛祖通載二

十二卷行於今

悅可住嘉定西隱教寺元泰定間賜號慈光齊照佛日廣惠太師可精修行業謝絶人事坐而逝闍毘之日齒舌不壞其徒行已精於詩有勁節堂集楊維楨序之

中峯明本禪師錢塘人姓孫氏十五決志出家弱冠閱傳燈有疑往參天目高峯妙公高峯道法孤峻師誦金剛般若忽有省猶自謂依通非悟也明年觀流泉忽若有悟既高峯有

但度竹篦子語遂徹諸公請住山開法者皆堅辭避之已乃來吳江船居蘇之有幻住菴云手自圬墁趙松雪馮海粟輩親運甓所成得其傳者天如惟則禪師姓譚氏吉之永新人於蘇之東城買地建師子林因崗阜爲山有石蹲名師子林且識法之源自天目師子巖也其大振宗門化行東土元主亦屢褒崇之二師俱有著録傳其繼者萬峯後乃無復聞矣

良琦在元季爲諸勝流所稱崑山顧瑛以財雄而雅好文藝亦能題詠一時客若楊廉夫張伯雨倪元鎮鄭德明及琦皆名著

萬峯禪師蔚温之樂清人生時母欲不舉妙餔養之七歲夜中睹白光滿室十三出家十六問昇講主法華義昇知其有異令之參學十九詣虎跑止菴未契回明州佛跡山禪坐忽聞百丈問溈山淨瓶話豁然有解往華頂無見師處求決方答問拂袖出見云欲與汝受

記汝年未更居山一二十年來未晚也後又得法於伏龍千岩傳衣令繼法行錫蘇州至鄧尉山止焉道風大振遠近來集洪武辛酉正月入寂上足弟子普壽普福善堅普隱普持普華普榮蓋千岩和尚傳自中峯本本自高峯妙公高峯臨濟之十八世元之季宗門未墜世主亦極崇禮之未若今之替也

姚廣孝吳相城人博通多藝才智絶人其術不知何所授雖以高僧被選然竟立佐命功而

終不肯釋僧服同時有沃南洲者以建文間
疑似禁父之孝臨歿爲言釋之
慧徹洪武中嗣僧録徹雖修淨綜涉無不該善
爲詩有蕉菴集其徒慈霆僧録左講經弘治
間有恩錫亦善爲詩皆住持嘉定護講寺寺
在合浦門外梁天監中建
道清成化中進弘慈廣惠禪師其徒戒縉縉之
徒定皚皆能嗣教爲左右講住嘉定留光禪
寺

近蘇有林酒仙者聞金先生時勉言其靈異甚
多常往來一酒家謂其人曰爾某日有震厄
即至其所宴坐雷聲殷殷不散作色罵曰辟
支佛在此敢爾遂寂然因起曰免矣其事亦
時時聞人道之云
釋妙聲九皐洪武間人學綜内外典雅善爲文
有集七卷爲之裒刻者虎丘藏主慧無盡也
集所載列一時僧有聞者甚多
善爲上人高昌人其國素奉佛法王公以下多
從削染上人在本國世爲顯宦由父爲常熟
監州而爲吳産少慕方外受業西山天池恨
無良師友乃遍游諸方
煥無文先爲靈岩士瞻標公書記又爲虎丘中
行仁職文翰稱通敏
思古先上人從天台教至正間將游歷參請遂

昌鄭公爲之序已而留主長洲文殊寺
西白禪師洪武三年詔住持京師天界寺從之
往者義上人亦一時之儁妙聲適亦被召相
與翱翔京國
月屋梁公住能仁寺有弟子天岸稱入室聞善
世禪師季潭公道德復性詢焉
石湖衍道原善爲詩一時名士多與游若危太
樸素覺隱誠公皆相推許盛世其孫金西白
有英才好纂述能繼其業
道原在楞伽寺頗有風尚復是佳山水處故人
多游焉又有心覺原澗湜菴者皆名僧相與
酬和道原有碧山堂集危素序之

遠復元超藏主皆慕道欲周遊四方超前主天竺中峯藏解歸又適越

吳江琪禪師好學嘗研習錢思復所著玉林字義寶林法上人少年秀發凝然有受道器育王藏主卷顏公歸休於松陵海雲寺構室題曰拈華

虞山西言教上人於所居開軒之東榮署曰招隱環植以桂自題署其壁夫僧之能肯構者即禪門之棟宇寻見今招提有房室新淨几

席潔雅安置器物可玩者嘗過而流連歎僧與俗大槩同能成立者難若彼覆蕩荒殘鞠爲草莽者可勝恨哉

楚崗禪師宗玉自閩來游吳住崑山之陳溪福壽院院已圮崗勸誘彼王氏倡爲緣事構新之造於至正二十三年冬

道昱住陽山寺以持誦爲業尤能記憶自山至城路半已誦法華一周如圓覺了義慈悲法懺金光地藏皆能默念華嚴般若諸大部但畧對本亦不循行墨也

慧暕涉獵經史高持戒行亦善屬文永樂中嘗預修大典後住持太倉興福寺嘗語人國初仕者危甚不保朝夕而敢以寵賂彰耶今仕者悔吝不及而富貴溢尤吾釋門所謂償債索債是士人前後報也

太倉海寧寺善定能講授以經義訓人須立行不能立行則人道已廢何以處世禍福之來盡係作業因緣報應皆取之目前耳又淮海

寺惟寅亦善教誘語人學藝須有可傳者身名繫焉如其無益工之奚爲如梵弈皆徒費日力書史雖云玩弄差勝彼也又云讀書亦須福力薄福者自不能讀若能學問雖不遇豈非福分二僧雖未究佛理然於世諦其庶幾哉

吳江絕無山妙智寺中山公擇元爽作堂面湖盡挹西山之勝命曰北山堂於是自遠來效者舉在目前爲遊覽之勝

沙門異成即普潤法師翻譯之堂築舍曰誦法華題曰蓮華堂又傳教作普賢堂於虞山之陽長山寺法海於至正庚子八月夢觀音大士顯化於水濱得旃檀像遂威飾棟宇極其莊嚴事之甚有靈驗

道上人來西居吳山寂照院即西南構軒題之小隱几席外置圖書餅錫而已蕭然有塵外賞

仲謨謀上人於其區之上洋溪之陰置院時游

息焉軒曰野望四眺頗極曠遠

行春橋宋淳祐間經山淮海禪師嘗行橋上有文刻於石今不知何在洪武戊午長洲僧善成勸募重修今又不知幾更易矣

善慶菴在郡城北六里胡涇上始宋紹興間元泰定中有嗣芳師者中興之至正丁酉復燬於兵僧處林與其孫善來同力協構不憚勞勩復之丙午又燬寸椽無復存迨洪武年始謀再起其舊未久而室廬門垣皆以次新花香幡蓋輝煥相映林公年八十餘乃卒其寺之廢興數十年間畢成於其祖孫手來號仲行復度孫三人曰普圓正宗紹隆皆謹厚能持其山門

吳江西洋妙智寺始建於唐開成五年至宋有僧智雅復興起寶覺圓通法濟法師道公上書徽廟得罪去高宗時禮請爲開山第一祖遂爲名刹弟子四徽岑絕嗣尚析爲四派又分爲十淳祐間太古齊公能大其業徒毒

菴親雲窻明皆善繼至元初厓謙以弘天台教而寺益有聞信菴誠在山常各以田四百畝爲常住業而殿臺樓閣咸構立崇麗至正丁酉罹兵火時德菴迪住山竭所以補葺洪武初雲溪繼之興立而南山凱中山正皆有道力能規復故復赫然爲松陵盛

古庭法師生吳郡馬氏十二出家大覺寺十七得度爲僧從林屋清公受華嚴於光福明年聞曹溪寶覺蘭公道行往依焉得受法界觀

門并玄文要旨蘭公甚相器許稱爲入室若賢首疏鈔華嚴圓覺楞嚴起信諸部皆極深研究由是盡得法要作十玄門賦示玄宗大旨至正甲申貳覺師繼爲報恩第一座宣政院請師開法茆山薦福庚寅復主陽山大慈席學人愈衆洪武二年光福合道俗請師居之已而被累遣居池陽

常熟之東崇教興福寺宋建炎間文用禪師開山所建也用善地形故所占善地也爲塔僅

六成而殁咸淳間有淵塔主悉撤其舊而更之爲九級時日觀温公爲疏應施雲委遂落成上施露盤表以金刹金碧丹艧上下照灼人謂淵公即用禪師後身也久而頹圮洪武八年僧淨慧大合衆施興修之迄工於十六年癸亥昔晉沙門曇彥與許玄度同建塔越城未就玄度亡至梁岳陽王詧來鎮越彥猶在乃迎謂之曰許玄度來何暮詧恍然悟其前生事始相類

慧光慈忍法師天泉和尚主教吳下垂五十年四方學者輻湊王公貴人學士大夫爭造法席師名儞字日章晚更號用拙常熟張氏子也十七祝髮東游四明時我菴無公住延慶石室瑛公居育王皆待以忘年既首衆報恩又爲上天竺第一座出世住郡城永定教寺說法爲慧光嗣遷峴山廣孝嘉定淨信洪武初善世院移文令住上天竺以高僧選留京師有　旨就天界寺升座爲衆說法聞者傾

服　上數召入　禁中奏對稱旨湧西源杭之天竺僧老居蘇城西之蘭舍甫里趙宋文家又寓宿菴中吳之詩人數公連榻夜話西源出玉杯傳飲杜用嘉誤碎之殊不自安西源嘆曰我法萬物有無常此乃常也何怪乎

予宗竹深府君永樂間拜徵命蘇之名勝皆有贈言卷中詩僧三人智圓云花邊停去馬柳外聽啼鶯曉度丹陽郭春遊建業城德完云

九重丹詔下千里一颸開雲連鵁鶄觀山遶
鳳凰臺奏對天顏喜追趨衮職陪聲名方屈
賈詞賦擬鄒枚善啓云　闕下屢聞多士薦
朝端又喜一賢登江聲隨棹過揚子山色迎
裝近秣陵詩既流麗而又善楷法圓錢塘完
海虞啓公茂苑此偶見三詩耳其他尚不能
知然今相去僅幾何時而釋門益落落聞有
大林者未曾識承天有大倫能通內外典
浙蓮池練師株宏姓沈氏故有家世道行聞遐

邇人無不傾歲己丑春壽生僧永休累請始
來昇壇說戒聽者雲集受羯磨庭下膜拜數
逾千人僧之受具與重受菩薩戒者亦不知
其幾士女傾赴至不能容盡兩月晝夜不息
日所供米至十石猶不給且方歉而檀施壅
閼相繼一時之盛歎未曾有所謂不可思議
功德者夫予特三見之退想其標風立操孤
遠夷亮真有道者今而有是人耶
蜀僧界澄住瑞光拔思相宗研神攝論道振迦

延機悟明穆近所見無能及者又有若自然
無得峻菴心航見空輩皆自遠來萃蓋有陶
居士錢居士皆有大根器爲之檀越故一代
時教亦若頓起叢林若天宮雙塔虎丘雖不
復向來亦時有人昨見一僧挽華氏云誰云
待恩日翻失倚門人頗似能詩特一染跡詞
翰多放蕩無檢故非僧所宜習也
蘇故水地去長洲東四十里曰陳湖固潢然巨
浸中有壤曰磧砂湖行者必竟日始濟磧砂

居中舟得艤以避風宋乾道八年僧寂堂師
元祝氏華亭人始菴其上爲中流之鎮棟宇
由是大興因故額曰延聖院其後沙益延水
日却東北屬於岸皆爲田寶祐六年燬於火
至咸淳間可樞力圖復之惟吉繼而葺治崇
麗乃逾其舊其徒清守志琛清仰清懋志明
志願皆盡其力焉天隱圓志爲之記寂公始
學於水菴一公密菴傑公際遇孝宗多靈德
異跡惟吉則文雅之孫殿之始由雅建也其

裔甩上人與清表爲天隱梓其集於院
又和菴主崑山人隱居奉化之雪竇常有二虎
馴擾其側妙高峯千丈巖籐龕接雲巖皆有
遺跡元大德丁未菴燬於盜後虎乳其墟爲
暴至元丙子復其菴虎害遂絕
聞之北禪寺薩天然以鼠傷燭斥伽藍於寺門
外伽藍神託夢郡太守詣寺以醴獻天然不
爲舉守詰之云此僧之大戒且伽藍得入寺
矣守爲驚作禮而去然神自寺門司土甚廣

尤著靈異迄今又東禪寺靈師號爲顛而默
著異跡嘗食蝦魚後漁人索償曰當還汝臨
河一吐皆鮮活游泳而去故至今近寺河蝦
皆作紅色
沿平寺國初名僧心覺原所著有宜晚堂集宣
德間有澄心印膺薦爲右覺義奉　勑校藏
典　禁中卒正統間　賜之葬遣官臨祭其
西爲寶積寺則宗衍所居有碧山堂集又有
金西白能詩善書與沕季潭奉　詔詣楞伽

金剛心經聲九皐稱其英才偉學莅天下僧
盟有滄洎齋集又寶明善詩不爲餖飣語字
亦清媚貧而好客客至則罄貲飲食之
高皇帝時釋子多違越遂有不善意向之隆善
薩居尹山人咸異其愚智不測已預知
上意詣官請焚身以衛法蒙許之積薪於市爲
高臺衆送之登菩薩焚香延祝已自發火從
火中以香一片授中使進曰他時不雨請爇
此以祈既而果旱以香禱雨有香氣達御所

上曰此永隆雨也　勑爲營葬灑　宸翰樹穹
碑今嵬然在寺中初嘗有構造衆勸之請遁
未行逮期已及衆復促之曰材已在江中遇
刼遙訊水嘆之俄而材至則云刼忽驚星散
去筏行其疾若有推擁之者既感靈異施遂
雲集詩題卷者僧皆兼善藻翰若報國惟瀚
五言古毗陵遂初七言離相離名大覺中勝
熱沙門談般若幻居賡略直得虛空暗點頭
其餘曇俊文憲九達廷璉行誠大海詩雖未

工亦一時佳流卧佛賢首講寺惠馨爲後記其餘不能載也

又心覺源住虎丘時名德推重郡人易恒詩有白雲尋老衲有約不須招句又有蟾書記姚少師廣孝詩所謂聞道蟾公似賛公一瓶一鉢寄山中者也天雨亦住山有聲王孟端芾爲作畫秋林遠意并留題

福嚴寺僧至訥無言工詞翰趙松雪馮海粟柯九思鄭尚左陳衆仲錢惟善輩皆有詩文贈

之真蹟在孫叔英家寺僧景燮頗能詩與澱山釋宗潮凝重有度皆爲鄉里所推人云潮外而燮内又太倉龍福寺妙觀師亦有詩名二僧在宣正間

栢子庭宋末元初僧善畫當是蘇人故其畫多有之尋家枯木竹石先君云是其筆亦精禪理

虎丘有石觀音殿像傳爲僧妙應作應童氏善於鐫刻嘗摹廬山王瀚須菩提像置寺中其

以下原缺

書吳釋傳後

僧之著跡於吳者大抵流水通玄居多次則瑞光虎丘安禪固必於名山藪乎若嵩高南嶽皆天下勝地而預識六傳五派百丈天台亦皆擇所居不徒然也吳多名山水各列爲禪居而今已多不知處者惟虎丘尚存特

僧無復名其載在郡記者不復舉爲予所知抑何鮮耶豈其道固以寂滅劇名不欲彰則晦跡匿行遁於藪荒且不欲爲諸方所參請予焉得知之而又焉得載之然亦稍及其有文藝者禪肯固由文顯也

周列士傳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周列士傳序

萬生曰嗟乎古之人去人固甚遠哉夫古人之所爲極難知耳周室東遷王綱雖陵夷名號猶存諸侯尚挾天子名以長中國而周之澤天下猶知之節義之士舍軀命損骨肉雖江漢之際吳越之間亦往往有之所光周室焉爾已顧其時知其不可爲而且爲之以扶周紀者萇叔之外不少概見焉仲尼起作春秋以明尊王之志耳仲尼沒六國雄尊周之意微當是時周之系不絕如髮然而終莫敢動搖周於是焉賴及秦方張胺削六國駸駸乎欲移周鼎雖以孟子之賢奔走梁齊之間而卒莫之爲力也然六國周之衛也六國一日不滅周終一日不可得而移能借六國以拒秦即以存周矣然而知此者鮮矣其稍深長嗟思魯陪臣費子揚之流相與念王室流涕而無奈何耳蘇季子假連衡以詘秦而冀制其命既不得伸倡合從之說而天下始知抗秦又陰使人擊秦肘而抑其狂噬終季子之世秦不得逞季子死而秦之兵及六國矣至且求爲帝魯仲連以一布衣激昂奮袂義不帝秦夫秦固虎狼之國也猶然中土也而猶不帝之而秦卒不獲得爲帝而天下知以帝奉秦之爲恥固一布衣之力也彼魯仲連何人哉若荆軻者尤後世所目爲盜者也少解讀書至欲以一身爲天下報仇事雖不成亦足以褫秦之魄矣儻所爲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歟此數

人者死六國夷周室淪而仲尼之法一大變故能借六國以拒秦而存周者仲尼之徒也嗟乎春秋戰國之間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而其士乃猶知爲王室謀也固如是夫顧其不生於仲尼之前莫或表其微而出之使與萇叔者流同列於周之艮焉重可痛也顧伯子曰余仲尼之徒也不敢辭於是發憤盡搜其篋書擇其可信者以自爲書命之曰周列士傳天下後世庶知周有人焉彼顧子者其知所志者也時咸豐十一年八月山陰萬庭琬撰

周列士傳目錄

寧武子萇叔子家駒屈原傳第一
申包胥田單傳第二
鄭叔申魏公子無忌傳第三
申鳴石他人傳第四
叔肸王子啓傳第五
泄冶史鰌伍員傳第六
富辰沈尹戌傳第七
介子推逢丑父賈獲吳由于傳第八
石碏狐突縮高傳第九
欒成伋牧蕩意諸傳第十
解揚蹶由傳第十一
宏演荆腳芮陳不占莊善長兒子魚傳第十二
夙沙釐王孁傳第十三
蘇秦魯仲連傳第十四
荆軻高漸離傳第十五
董狐齊太史傳第十六
弦高范蠡傳第十七
程嬰公孫杵臼傳第十八
田基易甲熊宜僚屈廬傳第十九
邵忽荀息肥義傳第二十
徒人費盧蒲癸王何汪踦傳第二十一
齊饑者爰旌目傳第二十二
狠瞫柱厲附豫讓傳第二十三
賁子陽狐援傳第二十四

會稽顧鼎梖祖香著

甯武子莧叔子家駒屈原傳第一

甯武子俞者衛武公六世孫也當成公時仕爲卿晉重耳之亡衛無禮焉重耳既歸晉日夜怨衛城濮之役衛人出成公以說于晉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而後入也曰自今以往居者無懼其辜行者無保其力公子歜犬先甯子之未逮也而殺夷叔晉侯怒使元咺與公坐公弗勝刑鍼莊子士榮以傰公謂武子也忠釋勿辜也晉侯執成公以歸于周將殺之而王不可囚之于阱室使絕衣食焉武子橐飣而進之越二年公有疾晉使周主鴆殺之武子私焉鴆尊公不死魯因王以爲請乃釋成公易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覿成公之謂也然而卒免于凶者甯子之功也孔子聞之曰甯武子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莧宏者字叔周姓大夫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罔不周焉律秝之數罔不概焉以屬于劉氏而戮子朝之難於是王室殫矣又多亂天子不安于居莧叔憂之言于劉文公使使如晉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晉有亂心不皇啓處于今十年伯父若陳大惠脩成周之城螫賊遠屏晉之力也晉于是合諸侯以城成周或曰莧叔其不免乎天所壞不可支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爲也今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嗚呼悲夫夫莧叔將以道補者也夫以道補則又惡睹禍福之數也知其壞而不支賊仁之甚者也周祿而未衰天之所右必在是矣而或者之言不已慎乎後十餘年晉有范中行氏之亂疾劉氏之睦于范而以爲討且遺之讒曰莧宏謂我曰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以兵來以是爲賣周也竟爲之施莧叔詩曰昊天泰憮予慎無辜蓋莧叔既死藏其血三年而爲碧精誠之至也

魯子家羈者莊公之元孫也字駒爲昭公大夫季氏專昭公患之將攻季氏既成謀以告子家子子家子諫曰讒人以君激幸不可爲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也弗聽終攻而敗焉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辜以出君則止也意如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遂孫于野井齊君弔之顧子家子曰慶子免君于大難矣子家子曰臣不佞陷君于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鉞而賜之以死于是噭然而皆哭也公遷于鄆魯臣攻鄆鄆將戰子家子歎曰天命不慭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于此乎子家子謀之而不行也諫之而公弗悛也然而卒從公于乾侯公歿叔孫不敢逆之子家子弗見也又致季氏之命焉曰頓首子從政對曰羈也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而遂行孔子曰纚然大夫也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屈平者字原其先蓋出楚之武王王子瑕受屈爲卿因以爲氏焉平仕楚爲三閭大夫實掌王族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秦欲吞噬諸侯原爲楚東使齊以結強黨秦人病之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共譖屈原遂放于江南蒙讒貧譏耕而號天憂心煩亂不知所云乃作離騷其言曰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善而稱惡閨中既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傷哉然乎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爲高以仗節爲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若夫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順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事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耆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憑夫之所賤也今若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于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干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原之事于史詳矣余故取王逸之論使後世有述焉

贊曰宗臣蹇蹇忠不避難彼何求哉獲心所安志庇以伸道以愚全滔滔蒸人用激義肝

申包胥田單傳第二

申包胥者亦曰勃蘇蓋出於蚡冒楚之王族也與伍員爲友員之亡宋也道遇包胥曰楚虐吾父兄爲之奈何包胥曰於乎將謂之報楚耶則是不忠謂子不報則是無親友也子胥曰雖然吾必復楚辜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子勉之矣昭王之十年子胥以吳師入郢逐其君班其大夫之室發平王之墓鞭之三百包胥亡于山中使謂子胥曰子之報讎亦已甚矣子故親北面事之而僇及于枯骨是豈其無天道之極耶子胥曰爲我謝申君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包胥乃仰天而歎曰吾被堅執銳赴嚴敵而死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跣走上崢山踰深谿蹠蒙籠蹙沙石蹂穿膝暴七日七夜而薄于秦之廷秦君湎于酒七日不得告雀立不轉晝吟宵哭水漿無入口瘏而嚱悶旄不知人秦伯大驚而趨之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子孰誰也乃蘇而對曰楚新造蓋包胥者也吳爲封豨脩蛇蘆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身出草澤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曰夷狄戾德無厭君及其未定而取分焉若以神靈存之君之德也願世以事君秦伯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

館辭曰寡君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秦伯曰嗟乎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亡無日矣爲賦無衣之三章九頓首而坐秦於是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于濁水而大敗之吳師退昭王復國而賞始于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爲身也救急除害非爲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又何求焉遂逃賞莫敖子華曰夫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梦冒勃蘇是也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齊田單者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爲市令無所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城懼王走死太子建立于莒而單以宗人東保卽墨當此之時齊七十二城者盡下所與距者獨莒卽墨耳燕引兵圍之卽墨大夫出與戰敗死相與推單以爲將軍單於是以必死爲心妻妾編于行伍坐則織簀立則杖臿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而士卒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也頃之燕昭王薨惠王立單乃問言于燕曰樂毅且王齊故緩卽墨以待事且齊固不畏毅卽一旦以他將至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毅士卒忿怨單乃多爲計以誑之又激怒城中而盡散飲食以饗士令甲卒皆伏老弱傅于城以紿燕軍掩其懈也燧牛尾而奔之鼓譟而從之燕軍大敗衅其將騎劫追亡逐北卒至河上而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

太子于莒而立之功侔方召名聞諸侯將齊之良以兵橫行于齊者十有四年號稱安平君故單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收敗亡餘卒破萬乘之燕而復齊墟獨以茹肝涉血之仇耶亦有死之心已矣詩曰死喪之畏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贊曰不有奇略廢誰與興剖忠決死踊憤如陵保邦已危壯馬用拼庶幾觀止翹首雲蒸

鄭叔申魏公子無忌傳第三

叔申者鄭諸公孫也鄭成公之時楚人重賂鄭以求會已而公如晉晉人曰奚爲私平於楚執公于銅鞮以師臨鄭使行成焉則殺之叔申謀之曰晉之臨我者以爲急君也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使于晉晉必歸君子如聞是謀也拔公子繻而立之鄭人不可殺繻而立成公之嫡焉晉人曰鄭立君矣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乃率太子州滿而合諸侯以伐鄭鄭納賂而盟乃歸成公公既入則以爲討也殺叔申君子曰忠爲令德施非其人猶不可而況于不令者乎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信陵君無忌者魏昭王之少子而安釐王異母弟也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以是爭歸之魏將與秦伐韓以求故地公子謂魏王曰秦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天下之所

知也此於親戚無所愛又況敵國乎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外交疆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欲得故地而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必且更事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邱城垝津而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秦七攻魏五入國中所亡乎秦者大縣數百名都數十又況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約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于韓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西鄉而臨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進兵圍邯鄲諸侯震恐趙請救于魏魏使晉鄙將十萬衆救趙觀望而不敢進無忌矯奪晉鄙軍以擊邯鄲大破秦軍魏王怒公子之盜其符而殺晉鄙也公子亦知之使將將軍歸而獨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趣駕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公子遂將魏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救魏公子乃率五國

之兵破秦軍于河外走蒙驁乘勝逐北叩函谷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秦王乃行金萬斤求晉鄙客令毀公子于魏王魏王惑之使人代公子將公子乃謝病不朝爲長夜之飲多近婦女日夜爲樂竟病酒而卒也秦聞公子死稍蠶食魏卒決河灌大梁故公子不死秦必不敢東鄉而事魏魏必不墟魏不墟五國不亡故公子之死天下之窮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贊曰社稷爲重旒衮斯輕苟利國家合權反經忠而見疑大命以傾讒人罔極青蠅營營

申鳴石他人傳第四

申鳴者郢人治圃以養其父孝聞于楚國惠王欲仕之辭不可曰何舍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于國立義于廷吾無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受命楚王以爲左司馬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子期子西而劫惠王申鳴辭其父而以兵攻白公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之勇士也今將兵奈何石乞曰鳴孝子也劫其父以兵使謂鳴曰子與我也則與子分楚國子不與我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子也今吾君之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爲父之孝子矣焉得不爲忠援桴而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賞之金百

斤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悲夫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維谷其申鳴之謂夫

石他人者與申鳴同時而仕于齊陳恆弒簡公而盟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是殺父母也從而盟則是無君臣之禮也生于亂世不得正行劫于暴人不得全義故與盟而不以父母之死也不如退而伏劍以禮其君乃自殺聞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陳恆又以兵劫子淵捷子淵捷曰子之欲與我以我爲知乎臣弒君而從之非知也以爲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爲勇乎劫我以兵懼而從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于子使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君子以石他人之處也難于子車詩曰彼己之子舍命不渝石先生是也

贊曰資父事君乃遭厥變義不兩立節不並見元黃在野陰疑實戰嗚呼悲夫頸血斯濺

叔肸王子啓傳第五

叔肸者魯宣公之弟也文公薨太子赤立爲魯侯宣公弒子赤而奪之國叔肸非之不立于朝宣公與之財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爲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

祿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叔倪者叔肸之聞孫也昭公之亡而倪求復之未成而死焉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故春秋著其卒以爲悲夫子臧季札非不賢也然而亂或階焉叔孫舍非不忠也然而不能討其臣孔子曰守死善道夫肸與倪者可謂善其道者也詩曰君子有穀詒孫子

王子啓者楚昭王之兄也字子閭昭王軍于陳而病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幾辱楚國今乃得以天壽終也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昭王卒子閭曰王病甚舍其子而讓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臣豈敢忘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期謀伏師閉塗迎越女之子章而立之是爲惠王惠王八年白公勝因吳師以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劫惠王而立子閭以爲君子閭不可臨之以刃子閭曰王孫若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后庇焉啓之願也今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也天以與子子何不受也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爲諸侯非惡其位以潔其行也見國而忘主非仁也劫白刃而失義非勇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爲也白公知疆之而不可也遂殺之葉公子高誅白公而反惠王于國詩云有覺德行四

國順之

贊曰翩翩公子社稷是圖鄂柎韡華常棣之華仁不違親潔不受汙磐石之宗是之謂乎

泄冶史鰌伍員傳第六

泄冶者陳之賢大夫也鄧元亦陳之賢大夫也陳靈公爲不道與其臣孔寧儀行父而淫于夏姬迷惑失意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于朝泄冶聞之入諫曰君臣宣淫民何效焉且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其言而不能用也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風東則草靡而東風西則草靡而西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長世而垂令名者也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天地動而萬物變化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其可憂也靈公曰衆人知之吾不善无害也泄冶知之寡人恥焉乃使人微賊泄冶而殺之鄧元知陳之將亡也以其族去之其在陳之詩曰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蓋悲乎泄冶也

史鰌者字子魚衛大夫也衛靈公之時遽成子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魚患之數以諫靈公曰臣聞抱玉朝君不如貢賢夫國危者則思仁思安者則急賢願君之進瑗而舍瑕也公良久乃應之史魚出曰我思竭愚志以報塞恩紀薦伯玉于公公乃以我言爲不信也病且死詔其子曰我即死治喪于北堂吾生不能正君也死不當成禮而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公弔之聞其故也造然而寤曰痛哉寡人謂史魚徒謙退欲進士者也不意乃至于是立召伯玉而退彌子瑕徙尸正堂成禮而後返爲諫不違之歌泣曰寡人負史魚悔焉無及也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尸諫可謂忠不衰矣

伍員者椒人也字子胥子胥父奢以讒死于荆子胥亡于吳而事闔廬卒復荆讐闔廬死夫差立而子胥佐之夫湫之戰既棲越王于會稽之嶂使來請和夫差將許之子胥曰不可夫越與我同壤而世爲讎讐也於是乎不取後必悔之弗聽既而句踐入臣于吳子胥曰夫飛鳥在青雲尚猶繳之豈況近臥于華池集于庭廡乎夫差信伯嚭之言而不忍殺也三年而歸之越日以親吳將舉兵而屬于齊子胥數諫曰夫越非實好吳也又非憚畏吾甲兵之疆也將還玩吳國于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詞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

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爲陛弗推爲蛇將若何今信浮辭僞詐而貪齊猶治瘍疥而棄心腹之疾也昔楚靈王不君厭諫以不入築臺于章華之上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羣罷弊楚國以閉陳蔡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中國其民不忍饑勞之殃而叛王于乾谿今王既變毓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于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薦饑今王將狠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弗聽而戰于艾陵之上吳人有功師既還乃讓子胥子胥對曰昔吾先君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于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億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于齊而以覺寤王也吳國猶世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員不忍稱疾辟易以是王之親爲越之禽也員請先死范蠡聞之以子胥知數不去爲不智也子胥歎曰吾聞事君猶事父也愛同也嚴等也太古以來未嘗見人君虧恩爲臣復仇也吾願腐爵鄧齒以報先君之賜何去之有蠡見其外不知吾內今雖屈宛猶止死焉生賜之屬鏤之劍子胥曰嗟乎衆曲矯直一人固不能獨立生不遇時復何言哉遂自殺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夫差下愚不移終不可奈何言不用策不從昭然知吳將亡也受闔廬厚恩不忍去而自存欲且效其諫之功也故先吳敗而殺也死人且不負而況面在乎贊曰君有爭臣不失其邦如何世主哲謀弗庸讒諛蔽明邪曲害公九重重門予心忡忡

富辰沈尹戌傳第七

富辰者周襄王大夫周之王族也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兄弟雖鬩不敗親也我周之東徙晉鄭焉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忿棄之無乃不可乎王不聽十五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又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王必悔之居頃之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也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爲懟乎遂以其屬死之詩曰載胥及溺其何能淑王聽之不聰悲夫

沈尹戌者楚昭王司馬也楚人謂之莫敖大心吳與楚戰舍舟而陸于漢之上囊瓦將楚軍司馬謂之曰子涉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楚必有大功既謀而行或閒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然則是司馬獨克吳也子必速戰於是三戰皆敗子常奔昭王出司馬及息而

還敗吳師于雍澨而傷撫其車衡搴旗而太息曰曰嗟乎子乎楚之亡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距疆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社稷其庶幾乎然而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句卑曰臣幾可乎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詩曰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

贊曰將軍死綏有尺無寸懿懿碩士維邦之憲豈無良謀濁以涇涇噬臍安及橫草非願

介子推逢丑父賈獲吳由于傳第八

介子推者晉公子重耳之臣也公子遭麗姬之難而亡于外過曹里鳧須者公子之守藏者也竊資以逃從者絕糧公子餒不能行子推割其腕股以食公子曹大夫釐負羈者禮公子公子得以濟既而藉秦以復國及于河谷犯辭公子投璧焉而與之盟子推笑于船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爲已功而要市于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公子既立班賞賞不及介推推亦弗言而奉其母以伏于縣之山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于中野文公見之曰譆此必介子推也求之則已亡避舍變服而令于國曰有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簪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復見於是文公表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爲子推田號曰介山孔子曰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于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爲己終身之憂蓋介子推之行也詩曰獨寐寤言永矢勿諼

逢丑父者有逢伯陵之裔世居于齊爲頃公大夫靡笄之役隨夏御公丑父爲之右公曰馳之馳之而與晉師遇戰益急師環齊侯丑父者面目與頃公相似也衣服與頃公相似也代頃公而易其位驂絓于木晉之帥投戟再拜稽首馬前曰敢告不敏承君之乏丑父使公下趨取飲于華之泉不知頃公將欲堅敵意邪勢未得去耶操飲而復來丑父曰革取清者革取清者則佚而不反也丑父曰吾賴社稷之靈吾君已免矣晉帥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斬於是將斬丑父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晉帥舍之則亡而歸齊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賈獲者陳大夫也鄭人報東門之役突陳城而入之陳哀公扶其太子而奔于墓遇司馬桓子而曰載余辭曰將巡城焉則去之賈獲載母妻而過之下其母妻而授公車公曰置而母焉對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詩曰王事靡鹽不遑將母

吳由于者楚之寢尹也吳師既覆郢由于從昭王出河濱之間濟江而入雲中雲中之人不知其王也夜射之擊王以戈由于隱王而以背承之中肩王懼而奔鄭由于徐蘇而從難既定而使由于城麇復命問高厚焉而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對曰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祖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贊曰嗟嗟數子不有其身予曰先後嘉哉四鄰彼全其軀係其妻子厥類猶人云胡不泯

石碏狐突縮高傳第九

衛上卿石碏靖伯之孫也其子曰厚石碏事衛莊公而厚好與公寵子州吁游禁之而不可州吁好兵莊公使將兵碏言于公曰臣聞愛子教以義未聞以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將立州吁乃定之耳若猶未也則是階禍也不聽桓公之立也石碏老桓公疾州吁之驕而絀之州吁出犇鄭叔段之攻其兄而心好之皆爲亡人則相友也居亡何收聚衛亡人以襲衛而自立爲段伐鄭衛民弗和始莊公娶于陳而生桓公桓公弒于州吁故陳侯弗善州吁之立也石碏知之佯爲善州吁而醳厚也曰陳侯方有寵于王因陳而求覲焉可以填民陰與陳侯謀曰老夫耄矣此二人者實弒寡君請君圖之陳使右宰醜進食于鼈因而殺州吁碏亦使其宰殺厚于陳迎公子

晉而立之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詩曰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契兮不我信兮言州吁之暴也

狐突字伯行戎人也實生毛及偃而以事晉晉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麗姬者國色也晉獻公嬖之麗姬疾太子申生與夷吾也重耳也欲盡殺之而立其子譖之于公公惑之將殺伯林伯林使告于突曰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于死雖死無悔因自殺也夷吾走蒲重耳走屈重耳者狐之自出也毛偃從之以即于外獻公卒里克殺麗姬之子而鞭麗姬迎夷吾狐突字伯行戎人也實生毛及偃而以事晉晉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麗姬者國色也晉獻公嬖之麗姬疾太子申生與夷吾也重耳也欲盡殺之而立其子譖之于公公惑之將殺伯林使告于突曰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于死雖死無悔因自殺也夷吾走蒲重耳走屈重耳者狐之自出也毛偃從之以即于外獻公卒里克殺麗姬之子而鞭麗姬迎夷吾而君之夷吾卒子圉嗣立而令于國曰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殺無赦於是重耳亡於秦毛與子犯在焉狐突弗召懷公執之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則辟也臣之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懷公殺之卜偃曰子圉其無後乎殺人以逞詩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

安陵人縮高者其子爲管守魏攻管不下信陵君使謂安陵曰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安陵君道使者至縮高之所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父攻而子守也人知其不可然而下焉則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所喜也敢辭使者反報信陵君大怒使之安陵曰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而社稷危矣吾欲生致高

也安陵君曰昔先君成侯受詔襄主以有此土也手受大府之憲曰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主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之爲人也悍吾已自全無遣爲義矣其奈何使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館而自剄焉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于思慮失言于君敢再拜釋罪詩曰之死矢靡他縮高以之矣

贊曰子爲枝葉道則其根于道弗獲身將不存矧伊委蛻溺愛何言悲哉舐犢或覆厥門

欒成仇牧蕩意諸傳第十

欒成者字叔晉靖侯孫欒賓之子也是爲共叔事晉哀侯汾隰之敗也哀侯虜于曲沃欒賓傳曲沃伯使止共叔曰無死吾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而事之如一也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鬥而死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大夫仇牧者宋閔公之臣也閔公有臣曰長萬與魯戰而憎也既而魯莊公歸之閔公與長萬獵于蒙澤搏而爭行閔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虜也萬有力搏閔公而絕其脰大夫仇牧聞君之弒也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椓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春秋書曰宋萬弒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趨君之難顧不旋踵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蕩意諸者宋桓公之曾孫也其父曰壽壽之父蕩實爲宋司城蕩之卒也壽辭司城而以意諸爲之忠于昭公襄夫人者王姬也淫而不道昭公無禮焉夫人怒因戴氏之族以落公黨公子卬握節而死之意諸奔于魯公以其官逆而復之襄夫人通于公子鮑革將作亂公田于孟諸知之而盡以寶行意諸曰盡適諸侯矣公曰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也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意諸不忍去也夫人使謂意諸去公辭曰臣之而逃其難何以事後君夫人遂攻公而殺之意諸死之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贊曰雲霜貿貿乃華歎冬屹彼砥柱橫流從洶貞臣不辰罹此鞠訩義形於色嗟何從容

解揚瞰由傳第十一

解揚字子虎霍人也其先蓋出唐叔虞食邑於解因以爲氏焉楚莊王既敗晉于河上舉兵伐宋宋告急于晉景公將救之伯宗曰天方授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往紿楚者而得解揚令使于宋毋降楚道出鄭鄭新與楚親則執揚而獻于楚莊王厚賜之而與之約使反其言三要而許之於是乘揚于樓車令呼宋使趣降乃倍楚約而致其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乎慎毋降晉兵且至矣楚王大怒趣烹之解揚呼曰君制命之爲義臣承命之爲信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矣受命以出也有死而無貳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苟成矣死又何求顧謂楚軍曰爲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公子皆勸王赦之於是卒赦解揚歸之晉晉爵以爲上卿是以後世稱霍虎詩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蹶由吳王之弟也荆靈王伐吳至於羅汭吳使蹶由犒於荆師而將軍曰縛之將以釁鼓且使問焉曰汝卜來吉乎答曰吉荆人曰今荆將以汝釁鼓其何也答曰是故所以吉也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將軍怒將深溝高壘以備之防其不怒乎將怠今也殺臣吳其警矣且國之卜一臣之是卜殺一臣而存一國吉孰大焉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也戰將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夫解揚蹶由非不畏死也然而利社稷以爲適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夫二子之所舉克亦鮮矣

贊曰出內君命喉舌是司匪立于誠弗修于辭兵交在閒隕越斯遺威武不屈孰驚朕師

宏演荆蒯芮陳不占莊善長兒子魚傳第十二

衛懿公有臣曰宏演者有所於使受命而未反翟人攻衛懿公興師迎之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亦使鶴與宮人戰余安能戰遂潰而皆去也翟人至攻懿公于熒澤而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宏演至報使于肝辭畢而號曰天乎若臣者獨死可耳臣請爲襮於是自刳其腹以內懿公之肝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爲無道也有臣若此不可以不存於是復立衛于楚邱宏演可謂忠臣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詩曰多我覯瘖孔棘我圉

荆蒯芮者齊莊公之臣也崔杼弒莊公荆蒯芮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弒齊君子將奚如荆蒯芮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荆蒯芮曰善哉而言也雖然亦已晚矣子早言我能諫之諫而不用我能去之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矣又安得治君而事之遂驅車而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吾不可獨生以負夫子乃結纓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荆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合乎義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荆生之謂也孔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陳不占齊人也崔杼之難不占東觀于漁者聞難將赴之簪則失哺上車失軾御者曰敵在數百里外今食則失哺而上車失軾雖往其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遂驅車至門聞鐘鼓之音戰鬥之聲失氣而死君子曰陳不占可謂志士矣無勇而能行義天下鮮矣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楚人莊善者有位于朝白公勝之難辭其母將死之母曰棄母而死君可乎曰善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此之謂也

長兒子魚者知伯之士也事知伯不終絕而去之三年將東之越而道聞知伯喜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反吾將死之御曰夫子絕知伯而去之三年今反死之是絕屬無別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尚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贊曰君存與存節不苟生弗匡于治焉逃其傾夫也不良終守厥貞觥觥仲子亦云結纓

夙沙釐王蠋傳第十三

夙沙釐者鼓子宛支之臣也晉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歸使涉宅守之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寮勿從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今君實遷臣何賴于鼓中行伯召之曰鼓有君矣而止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于翟之鼓非委質于晉之鼓也且夫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斯以之矣其又即私利以煩司寇也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嗟乎吾何德之務而有若是臣矣乃使行言於晉侯使之相鼓子以處河陰之田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王蠋者齊畫邑人也或曰蓋人也事齊湣王不見用而遯于野燕人既滅齊聞蠋之賢而令于軍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也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言則三軍不復置畫邑矣蠋曰奚爲是哉夫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王之不用吾言也故退而耕于野國已破矣已亡矣吾不能存也今又劫之以兵而爲子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而絕脰詩曰豈無膏沐誰適爲容齊亡大夫聞之曰王

蠋布衣也義不北面于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潛王子法章而立之是爲襄王

贊曰彼黍離離亦孔之哀大夫君子孰知我褒風雨漂搖弗迷迅鼯孑然獨擊嬌首坋埃

蘇秦魯仲連傳第十四

蓋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學術于齊而始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少之蘇秦弗見用也乃西入秦秦惠王疑之固以爲將欺秦也困而歸益發書讀之期年學成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爲武安君受相印歷說六國約縱散橫以抑強秦其說以爲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也爲諸侯計莫若安民無事安民在于擇交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愼勿出諸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國爲一並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常西面而事之見臣于秦夫破人之與見破于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且諸侯事秦秦必求割地今茲效之明年又復然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夫諸侯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逆無已之求此不戰而自削之道也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爭事秦何異于牛後乎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六國從親以擯秦則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東矣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也夫衡人者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緩急不顧其禍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臣願大王孰察也於是山東之國從風而服合力而拒秦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諸侯相親賢于兄弟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之士耳伏軾撙銜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蘇秦既約六國從親而歸于趙乃投從約書于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者十有五年秦惠王乃益嘗然而嘆氣訐鬱而不可伸曰蘇秦欺寡人也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郁伯勞之

魯仲連者齊之高士也好奇偉俶儻之策而不肯仕宦游於趙秦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魏使使新垣衍間入邯鄲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爲帝秦必喜罷兵魯仲連聞之乃見平原君曰吾始以君爲天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之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介而見之魯仲連見新垣衍而不言新垣衍曰先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梁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妾邪昔者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吾君者天子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假途于鄒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乃始再拜起謝曰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三辭乃置酒酒酣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于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

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後二十年而卒

隱于海上田巴謂徐劫曰魯連先生乃飛菟也豈直千里駒哉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贊曰赫赫周京秦嬴蝕之靡靡六侯又從折之季惟反經仲寶高世禹功既湮滔天孰制

荊軻高漸離傳第十五

荊軻者衛人也好讀書擊劍游于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遊于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燕太子丹者故嘗質于秦秦王遇之不善怨而亡歸求報秦王秦又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于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也丹患之謀于鞠武以見田光先生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先生曰臣精已消亡矣所善荊卿可與圖因往迎之荊卿見太子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先生得至前此天所以哀燕而不棄也於是尊荊卿爲上卿舍上舍久之秦將王翦破趙盡收入其地進兵

北略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度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且謁之臣侍太子二年于斯矣而太子遇軻甚厚凡庸人當之猶槩出尺寸之長今軻嘗侍君子之側聞烈士之節死有輕于鴻毛義有重于泰山然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之亡也秦王購之急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妻子皆爲戮沒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軻爲將軍痛之誠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喜必見軻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尸而哭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與燕督亢地圖以獻秦王勇士秦武陽者燕故大將秦開之孫也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因以爲副不擇日而發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之於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歌宋意和之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太子之客夏扶刎頸以送二子西入秦至咸陽因中庶子蒙白曰燕王畏大王之威今奉樊於期首與督亢地圖願爲北蕃

臣妾秦王喜百官陪位見燕使者軻奉於期首武陽奉地圖以次進鐘鼓並發羣臣皆呼萬歲武陽大恐兩足不能相過面色如死灰秦王怪之軻顧武陽前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願陛下稍假借之使得畢事于前秦王謂軻起取地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數之曰足下負燕日久貪暴海內不知厭足軻將爲海內報讐秦王驚絶袖而起環柱而走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乃以手共搏荆軻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秦王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火出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吾坐輕易爲豎子所欺燕國之不報我事之不立哉詩曰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高漸離者秦王既殺荆卿而虜燕王殺太子丹其明年立號爲皇帝於是漸離變姓名爲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聞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家丈人聞之召使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盡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于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始皇

惜其善擊筑重殺之乃矐其目置于帳中使擊筑未嘗不稱善也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撲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詩曰涓涓流水不離不塞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息

贊曰秦爲猰貐孰拔其牙烈烈寸心銛于鏌鋣鏖金既耀乃斬脩蛇芒碭之雲嗟何晚邪

董狐齊太史傳第十六

董狐者晉之侯史也周辛有之二子適晉董司典籍於是乎有董史狐也世職之晉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避丸也趙盾入諫而不聽將殺趙盾亡至于郊盾之弟穿弒靈公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君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則志同此非弒君而何盾曰嗟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盾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盡法不隱其後有董氏侯史氏青史氏詩曰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齊太史氏者齊莊公之太史也崔杼既弒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宮之坎上以甲千環列其外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既

盟而止太史曰無書君弒及賊太史不聽而書賊曰崔杼弒其君崔杼殺之其弟又嗣書之崔杼又殺之若是者二人其弟又嗣復書之乃舍之南史者太史氏之族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將復書之聞既書矣而遂還詩曰雖速我訟亦不汝從夫女子且然而況君子乎

贊曰人亦有言文勝則史秉德不回直矣君子誰云柔輸其直如矢春秋之成以材孔氏

弦高范蠡傳第十七

弦高者鄭人也當穆公之時隱下仕而託于商秦孟明之將襲鄭也師及滑而鄭人弗知也杞子應于內而公弗之察也高與蹇他市于周而遇秦師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又數絶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爲無備也示以知其情也必不敢進矣使蹇他遽以歸而矯鄭伯之命以勞秦師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也大國不至寡君與士卒竊爲大國憂曰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匱乏何其久也使下臣勞以璧膳以十二牛三帥乃懼而謂曰我行數千里數絶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還師而去之晉先軫舉師擊之而覆之于殽鄭于是賴高而存鄭穆公以存國之賞賞高而高辭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

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不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戶人也倜儻負俗一癡一醒人皆以爲狂鄙人文種求而悅之曰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抵掌而談度所與適焉霸王之氣見於地戶其入吳也然而子胥在吳無所關其詞范伯曰夫地戶之位非吳則越矣乃見越王允常與言盡日大夫石買聞之蠡退而不言句踐既立三年而欲伐吳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夫聖人隨時而行夫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此逆于天不和于人將妨于國家王弗聽師于五湖而敗保棲于會稽吳王進而圍之王召范蠡而問焉吾不用子言而至于此爲之奈何蠡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夫與人奈何蠡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越王曰諾乃行成于吳而身爲質焉越王將去之蠡進曰夫輔危主存亡國不恥屈尼之難往而必反與君復讐者臣之事也乃從王以宦于吳蠡于石室而君臣之禮存三年而歸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越王於是委國于種委兵于蠡民富國彊而卑

以事吳吳王益荒殺其忠臣子胥而爭伯于黃池蠡曰可矣舉兵以伐吳入其都殺其太子後四年復大破之棲吳王于姑蘇之山卒沼吳宮北渡兵于淮號令中國以尊周室諸侯畢賀而范蠡稱上將軍反至五湖而辭于王曰臣聞之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以雪恥矣臣請從會稽之誅越王曰公位乎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去乎妻子爲戮蠡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如詩曰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范大夫之謂也

贊曰老子有言功成弗居不冒榮利泊然太虛既卷而懷莫罄厥儲迴迴曷從蒼蒼兼葭

程嬰公孫杵臼傳第十八

程嬰公孫杵臼者晉大夫趙朔客也屠岸賈爲晉司寇將作難而患趙氏追討靈公之難盡滅趙族朔妻成公之姨也走公宮而匿焉杵臼謂嬰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婦有遺腹幸而男也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于宮夫人置兒袴中兒竟無聲已脫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復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亦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人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乃謀取他人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

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其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而攻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諸將遂殺之人人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也然而程嬰卒與趙氏真孤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曰趙氏爲祟韓厥因以趙孤言于公公立之名之曰武討屠岸賈而殺之及趙武既冠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也思立趙後今子既立而爲成人矣我將下報宣孟與杵臼遂自殺趙武爲之服齊衰三年君子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則已過矣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贊曰嬛嬛六尺保抱誰共嗟我先君神罔時恫鴟鴞鴟鴞亦集于棟吾豈其衰周公庶夢

田基易甲熊宜遼屈廬傳第十九

田基者蓋字卑中牟之餘子也佛肹用中牟畔置鼎於廷致士大夫焉曰與我者受邑不我與者烹中牟之士皆從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曰基聞之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也不如烹妻衣將入鼎佛肹脫屨而生之趙簡子攻中牟聞基之不辱義也求而賞之基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

焉智者不爲如此而受賞則中牟之士終身慚矣襁負其母而之楚詩云德音孔昭視民不恌

楚有易甲熊宜僚屈廬皆當白公之時勇相若也白公將劫惠王而讐子西欲得易甲使石乞陳兵以示之曰與我乎無患不富貴甲笑曰嘗言吾義矣子忘之乎立得天下而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將弒君而脅我以從子則威矣逆子以兵乎爭也應子以聲乎鄙也士立義不爭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顏色不變也熊宜遼者處于市南善弄丸石乞曰得市南宜遼足以當五百人矣從白公而見之然而宜遼方將弄丸遼曰吾不能從子爲亂也心志不懼弄丸不輟既而將盟屈廬拔劍而屬之則曰詩有之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子殺叔父而求福于廬也可乎且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爲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速之毋溷吾生三子者可謂有勇矣勇者不屈也可謂直矣詩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贊曰喪亂宏多誰生厲階如塗塗附實蕃有儕赫彼虎士山嶽可排曷以取譬淮水湝湝

邵忽荀息肥義傳第二十

邵忽荀息肥義傳第二十

邵忽者仕當齊僖公而受命傳公子糾諸兒也糾也小白也序相齒也僖公以諸兒爲太子而授之國諸兒無道鮑叔牙憂之牙者小白之傅也忽與管仲則子糾之傅也管仲謂鮑叔曰天不幸加殃于齊夫所以定齊國者其在小白乎夫國人憎糾之毋以及糾而憐小白也糾雖立事將不濟忽曰百歲之後犯吾君命而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受君令而不改是吾義也既而諸兒弒于貝邱鮑叔奉小白以奔莒忽與管仲奉子糾以奔魯齊雍廩殺無知以紓亂也小白自莒先入子糾要之弗克小白既立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夷吾與忽則社稷定矣乃興師以伐魯而告之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邵魯也請受而甘心焉魯殺子糾而縛二子管仲謂邵忽子其懼乎忽曰何懼吾之不蚤死也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今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生者成名死者成行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投于河君子聞之曰邵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詩云凡百君子各敬爾身

荀息者字叔晉獻公之所使傅奚齊也獻公愛奚齊而欲立之召荀息曰以是辱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葬死者養生者使死者反生

生者不愧乎其言貞也獻公既殺里克將殺奚齊而告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荀息曰吾與君有言矣雖死焉辟之里克知其不可與謀也退而弒奚齊荀息立卓子復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肥義者趙人蓋白狄之裔也趙武靈王傳國于惠文王而肥義爲相國公子章者武靈王之長子也無寵武靈王既傳位號稱主父以章爲安陽君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之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奚不稱疾而傳政焉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以殺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行危而名成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此其爲人也不子不臣禍且逮國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頃之主父及王游于沙邱之異宮公子章作亂詐以主父令召惠文王肥義先至遂殺之故肥義所以蹈死而不避者聽于其籍矣詩曰畏此簡書夫簡書誠可畏也

贊曰若有一介硜硜自持狹中少可于物不私豈伊無怛性不可移翻然執節與世長辭

徒人費盧蒲癸王何汪踦傳第二十一

徒人費齊襄公之主履者也襄公獵于貝邱有彘人立而啼公懼而墜焉傷足失履既反誅履鞮費以三百既走而出公孫無知聞公之傷也乃遂率其衆襲宮殺而東之費曰我君之所誅也又奚禦哉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我則請先無知弗信祖而示之創使待于宮外而費先入即匿公戶間而孟陽者寢于牀良久無知謀而入費與石之紛如迎而門無知弗勝皆死有寢于牀則殺之賊而驚曰非公也胡爲是矛矛者或目于戶間見若足焉發而視之赫然公也遂弒之桓公自莒入而定齊之難後百三十餘年而有盧蒲癸王何盧蒲癸王何莊公之所養士也莊公好勇力之士爲勇爵莊公弒于崔慶寶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焉祝佗父申鮮至于外則又死焉癸與王何皆奔慶封既謀劫崔氏獨有齊政而傳之于慶舍舍令亡人得賊者反之癸以是反則臣于慶氏佯阿慶舍舍寵而妻之慶者齊族也盧蒲亦齊族也其僚或謂之曰男女辨姓何子之不辟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姑取所求焉又言于子之而反王何齊諸大夫疾慶氏之專也將以

爲討既定謀二人與知之卜攻慶氏而示慶舍兆曰或卜攻鬱其兆若何曰必見血焉克可知也祭于太公之廟慶舍莅事癸與王何執戮戈以從欒高陳鮑之徒環宮而攻之癸自後剌慶舍王何擊以戈解其左肩遂殺之盡逐慶氏之族而尸崔杼于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詩曰履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夫數子之所爲亦非所意矣

汪踦者魯之疏族也食采於汪爲汪氏踦與公叔禺人鄰而與之游戰于郎也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而太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弗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我則恥之與踦乘而陳皆死焉魯人皆殤之以踦之童也而欲勿殤問于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勿殤可矣詩有之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贊曰烈彼大節乃出小臣婉兮孌兮亦獻其身濟濟在列峨峨笏紳吾獨斯悲再拜

霑巾

齊餓者爰旌目傳第二十二

齊餓者爰旌目傳第二十二

夫萬鍾不能加或失于簞豆七日不火而節士以愠色饑寒之于人顧不大哉齊之饑也餓者屬于路黔敖要而粥之或餔焉或歠焉饔以爲常也有餓者蒙袂接履瞿瞿然而來黔敖逆而呼之曰嗟子來嗟子來揚其目而視之曰子徒以是爲食來乎

而嗟者何也予惟不食若食以至于此也蹶蹶然去之隨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東方有士曰爰旌目將有所適也而饑於道狐父之盜曰邱見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仰而問焉曰子何爲者也對曰我狐父之人邱也爰旌目曰嘻汝非盜耶何爲而食我兩手據地而吐之喀喀然伏地而絶夫里名爲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翟回車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是以伯夷食豐必不違故君務光投河必不居亂朝詩曰泌之洋洋可以療饑潔之至也

贊曰嗜利能淡行則不苟不每于生砥節何有巖巖彼臣奚擊是取韓爾弗慚亦顏之厚

狠疐柱厲附豫讓傳第二十三

狠疐者晉之士也殺之戰襄公獲秦囚使右萊駒斬之囚呼而失其戈狠疐跳而取戈斬以禽于公公勇之以承萊駒已而先軫黜之疐怒而不言其友怪之曰以子之好勇也而胡不死也疐曰夫死焉必有其所矣其友曰苟子之獲所嚇也吾必濟子疐曰不然夫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故所貴爲勇者以其共用也死而不義則非勇之謂也而國所爲黜也謂彼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雖然子寧需之耳

及彭衙既陳以其屬突秦師死焉晉人乘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狠疐君子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柱厲附字叔莒敖公之臣也事莒敖公而不見知去而居于海上夏食麥芡而冬食橡栗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也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始我以爲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愧天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行激節厲而忠臣幸于得察忠臣察則君道固矣詩曰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豫讓者晉畢陽之孫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知伯知伯甚寵之及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知伯三分其地而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我必死知伯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塗廁之刑人則豫讓也曰欲爲知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義人也吾謹避之耳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過見其友其友睇之曰子其豫讓邪以子之才委質而臣彼必近幸子求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以求報爲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讓俾爲死人伏于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使吏索視之讓也於是襄子乃數之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盡滅之子不爲報讐而反臣于知伯知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讐之深也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知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知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讓曰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焉雖死不恨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持衣與之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自殺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流涕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

贊曰量施乃報惟俗之偷矧磯不平非衷之由以彼反側有靦弗差觀過知仁斯亦何求

費子陽狐援傳第二十四

費子陽者魯大夫之家臣也謂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而不可禁也子思曰夫人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然此亦子之善意夫費子陽東國之賤士也不班于

朝無食于天子然而獨矍然以爲王室憂語曰婁不恤緯而憂宗周之缺夫費子陽者亦婁之憂類也夫婁之爲憂而獨使戚戚焉悲夫詩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蓋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傷之其也

狐援齊負郭之民也憂僖王之無道而說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于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充人之游亡國之音不得至于廟也亡國之社不得見于天也亡國之器陳于廷所以爲戒也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三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綈約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奈何曰斬王曰行法吏陳斧質于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吏曰哭國之法斬先生之老與昏與狐援曰曷爲昏哉於是爲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鮑居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斬之東閭每斬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遂斬之檀衢狐援非樂斬也國已亂矣上已危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論也將以救敗也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贊曰蓬戶桑樞何與天下皇風載熙商歌自雅憫彼燕雀終感大廈蕩蕩自昔悠悠來者

周列士傳終

脩史試筆

本書承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脩史試筆

序

脩史試筆者鹿洲欲脩宋史而以此試其筆也古今言史者曰才曰學曰識余謂史所難者筆耳一筆之苟三綱以淪九法以斁故秉筆者必其守先聖之遺

任天下之重本忠行恕然後可以張萬世之衮鉞植千秋之綱常自西狩獲麟而筆絶矣千數百年間續之者獨紫陽夫子耳龍門五十萬言班范莫出其籬惜其不能仍諸大道難語春秋

之筆五代 代貶自比春秋而論次不無遺漏此外皆自鄶矣甚矣筆之難也鹿洲上下古今網羅經籍時以誅奸邪發潛德為已任乙巳春與余客都門病宋史雜沓繁蕪不殊堆砌郤報

掩卷欷歔曰是豈非古今一大憾哉士君子有志方欲為天地補陷缺此事可諉諸異人任耶是夏叙次有唐名臣擇其忠節經濟之炳乾坤者列為傳名曰脩史試筆 脩簡而該義精而嚴體醇而厚 不讀而嘆曰此古良史筆也而又何試哉鹿洲生長名邦為道南正脉讀洙泗之書究洛閩之奥紫陽以筆續洙泗鹿洲即可以筆續紫陽振忠臣孝子之氣寒姦雄逆豎之膽衍

文章道義之傳天柱地維直以一筆撐之而又何試乎鹿洲曰不然天下名儒宗匠衆矣將必有鑪錘千古之才載筆而動我未逮者此則鹿洲虛衷若谷而余益以諶 洲之真能一筆不

苟也嗚呼 麻秋之作日月經天
天不生夫子萬古如長夜余悲
夫後漢傾頹建文遜國變出非
常元會運世之沉丶昏丶莫有
甚於此者秉筆如溫公而不能
誅曺瞞於既死不有紫陽則陳
壽狗彘流毒何窮哉紫陽以筆
誅曺瞞之逆而無人以筆誅燕
藩之逆余所望於鹿洲之操筆
者不獨宋史也昔左氏欲傳春
秋而作國語試之謂也夫岱雲
起於膚寸沉流發於星宿宇宙

文章有開心先試筆之作豈偶
然哉不揣腐陋為弁數言於其
端雍正戊申臘月望日衡山年
仝學愚弟曠敏本拜題於棉陽
書院之閑存堂

脩史試筆目次

漳浦藍鼎元玉霖氏纂

唐
房玄齡傳
杜如晦傳
魏徵傳
李靖傳
傅奕傳
馬周傳
褚遂良傳
裴行儉傳
狄仁傑傳
張柬之傳
姚崇傳
宋璟傳
韓休傳
張九齡傳
張巡許遠傳

顏眞卿杲卿傳
郭子儀傳
李光弼傳
楊綰傳
段秀實傳
杜黃裳傳
李泌傳
李晟傳子憕附
馬燧傳
渾瑊傳
李抱眞傳
柳渾傳
陸贄傳
陽城傳
裴垍傳
李絳傳
裴度傳
韋處厚傳

李德裕傳
劉黃傳
五代
王朴傳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脩史試筆卷上

漳浦藍鼎元玉霖氏纂
衡山曠敏本魯之氏訂

房玄齡傳

房玄齡、名喬、以字行、齊州臨淄人也。幼警敏善屬文。書兼草隸。開皇中天下混一。僉謂隋祚方永。玄齡密白父以隋無功德。妄誅殺攘神器。嫡庶混淆。侈僭相傾。亡可翹足待。父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吏部侍郎高孝基謂裴矩曰。此郎國器。終當聳壑昂霄。恨我不及見耳。補隰城尉。坐漢王諒累徙上郡。頻中考。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謁軍門。署行軍記室。參軍公爲秦王。授府記室。每從征伐。衆爭取貨珍玄齡獨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相中結。人人願盡死力。王比之光武得鄧禹。云隱太子與王有隙。玄齡勸王行周公之事。引杜如晦協判大計。太子忌此二人。皆譖于帝而斥之。變將作王夜召二人。以方士服入。計事事定。擢右庶子及即位爲

中書令。第功班賞第一。封邢國公。食邑千三百戶。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玄齡等以刀筆加臣上。竊所未服。帝曰。叔父雖首倡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建德之南。全軍覆沒。黑闥再合。望風輒奔。玄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進尚書左僕射。監脩國史。更封魏。帝嘗問創業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獲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伏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往矣。守成之難方與公等慎之。未幾更封梁。加太子少師。女爲王妃。男尚主。自以權寵隆極。累表辭位。不許。頃之。進司空。仍總朝政。又辭帝。遣使謂曰。讓誠美德。然國家眷賴久不可一日去左右。改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帝伐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凡糧械飛輸。軍伍行留。悉裁綜之。玄齡數上書勸帝無輕敵。久事外夷。固辭太子太傅。比病劇。帝對之流涕。

日遣人候問起居。少閒。卽喜形於色。亟齡謂諸子曰、今天下無事。惟討高麗未止。羣臣莫敢諫吾而不言。抱愧沒地矣。乃上疏曰。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突厥高昌吐谷渾以次夷滅。延陀鐵勒按置州縣。今自將六軍征討高麗。不旬日拔遼東。禽獲數十萬。可謂功倍前世。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烈。旣云足矣。擴地開疆。亦可止矣。邊夷醜種。不足責以禮義。古者禽魚畜之必絕其類。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疏食。停音樂。以人命重

也。今驅無罪之士。委之鋒鏑之間。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慈母寡妻。望轜車抱枯骨。椎心掩泣。變動陰陽。(羅○羅○筆○地)傷害和氣。實天下之至痛也。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侵擾百姓。滅之可。能爲後世患。夷之可。今無是三者。而坐敝中國。爲舊王雪恥。新羅報仇。非所存小所損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舡。罷應募之衆。則臣死骨不朽。帝得疏。謂高陽公主曰。是兒危篤尚能憂吾國事。疾甚。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訣。擢子遺爲右衛中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卒年七十一。陪葬昭陵。謚文昭。亟齡明達吏事。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善者。已有之。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長。治家有法度。慮諸子驕侈。席勢凌人。集古今家誡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于此。足以保躬。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等師之。子遺直嗣。

論曰。亟齡事跡。與漢蕭何相類。顧何遭高帝猜刻。晝夜岌岌。葅醢間。亟齡際太宗道協。計從始終。罔間。蕭處難而房處易。其政治亦不大相遠。何哉。無致君堯(意○定)

舜之學術。但開國承家紀綱粗定。稱一代名相焉。兩人力量均之乎。止此矣。然何終未免刀筆吏而亟齡濟以文學。稍爲過之。不矜不伐。居然有儒者氣象。臨沒高麗一疏。不忘史魚尸諫之忠。君子哉。

蕭何入咸陽。藏圖書。此相漢第一要着也。亟齡從征伐。收人物。此相唐第一要着也。高麗一疏。老臣愛國。乃亟齡絕好結局。蕭何無此。遠謀然。靖苑械繫。箝其口矣。兩人遭際之幸不幸也。篇中處處對照。體製亦祖史公。而提挈剪裁。別具手眼。史才史

識已見二班

杜如晦傳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負大節臨機輒能斷大業中赴吏部選亦爲高孝基器重謂君有應變才當爲棟梁之用願保崇令德補滎陽尉未幾棄官歸唐兵入關任秦府兵曹參軍俄徙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僚外遷者多房玄齡獨謂王曰他人去無足惜惟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輔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王驚曰微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

幄預機秘方軍國多事裁決如流莫能窺其涯際深爲內外所推服累遷陝東道行臺郎中封建平縣男兼文學館學士丹青畫象十有八人以如晦爲冠首隱太子之變與玄齡定謀論功相等授左庶子遷兵部尚書封蔡國公貞觀二年進侍中攝吏部選總監東宮兵馬三年拜右僕射仍領選所引士賢否上下咸得其職時天下新定凡立國規模臺閣制度典章文物悉與玄齡裁定每議大政事玄齡必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玄齡長于謀如

晦長于斷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協德以致太平談良相者稱房杜焉爭以疾請解職頻使存問醫藥相望於道及疾篤帝與太子親至其家撫之流涕超遷其子構爲尚舍奉御卒年四十六帝哭之慟贈司空封萊國公謚曰成詔虞世南勒文于碑言一體痛悼之意他日食瓜而美輟其半與焉嘗以黃銀帶賜玄齡謂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泣然下淚更取黃金帶送于靈所以後或見夢寐敕御饌往祭明年之祥遣尚宮慰問妻子國府官屬並不

罷始終恩禮無少衰

論曰如晦才高氣爽遇事明決沛然無滯礙眞開國宰也故能與玄齡之周密相濟有成並定天下稱名相偉矣使天假之年得從容以報太宗之知遇當必更有可觀者

臨機能斷如晦之功案定矣房謀杜斷並翼而行者也篇首提筆特清入後迴環照應叙次精嚴令房傳看之益見此篇之妙

魏徵傳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也少孤落魄有大志不營貲產見隋亂詭爲道士浮沈李密建德間後入關爲隱太子洗馬徵見秦王功高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切責徵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即位拜諫議大夫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匿者不自安皆潛伏思亂徵白帝示至公解之命往慰諭道遇械送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徵與其副謀曰受命赦宮府舊人今復執送志安等吾屬雖往人將不信請先貸之而後以聞使還帝悅日益親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所回屈拜尚書右丞仍兼諫議或毀徵阿私所親帝使溫彥博按無驗責以不存形迹避嫌疑徵謝曰臣聞君臣同心一體豈有令臣舍其至公反事形迹乎帝矍然悟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對曰良臣稷契皐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帝曰善又問人君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堯舜闢四門明目達聰雖共驩

苗緜不能蔽也秦二世獨信趙高梁武帝獨信朱异侯景隋煬帝獨信虞世基天下土崩瓦解而不知盜賊徧海內而不聞此其驗也貞觀三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西域諸國聞高昌麴文泰朝悉遣使入獻詔使人迎之徵諫曰王者不以蠻夷勞中國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若賓客待之將不勝其弊帝乃止先是帝嘗嘆大亂之後疑其難治徵曰亂後易治譬飢者易食渴者易飲也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詭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

治不欲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治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人漸澆漓不復返朴今當悉爲思慙尚安得而化哉帝納之及數年後米斗三錢幾至刑措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外戶不閉行旅不賫糧帝謂羣臣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惜不令封德彝見之俄檢校侍中進爵鄭公帝幸九成宮宮御慙漳川官舍李靖王珪至吏改館宮御以舍靖珪帝怒命按之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掃除隸耳以此罪責恐駭天下耳目得釋不

問一日帝謂長孫無忌曰魏徵每諫我不從與言輒不應何也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第應之須別陳論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已許可又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稷契所以事君也帝將冊鄭仁基女爲充華徵聞其嘗許聘遽疏諫帝自責而止徵撰定齊梁陳周隋五史多所損益進左光祿大夫鄭國公以疾辭位拜特進知門下省事文德皇后葬昭陵帝於苑中作層觀望之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

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後幸洛陽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供奉不精因此浪費以至于亡陛下當兢懼戒約奈何誨人爲奢退又上疏言刑賞不可由喜怒及驕奢亂亡之故乞以隋爲鑒帝從容問比來政治若何徵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強受諫顏色不接問因所短詰其細過此所以異耳帝驚曰人苦不自覺非公無能道此魏王泰有寵或言大臣多輕之帝怒召大臣讓曰隋文帝時大臣

皆爲諸王所頓躓我欲縱之秦豈不能折辱公輩那房玄齡等皆謝徵正色曰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夷滅又足法乎帝悅曰聞公言乃知理屈先是帝作飛山宮徵上疏極諫後遇大雨穀洛溢毀宮寺漂居人徵條陳十思勸帝殿憂竭誠以盡下因事納言尤爲激切帝手詔嘉之於是廢明德宮立圖院賜被水者他日宴羣臣謂曰貞觀以來納忠諫爲國家長利徵而已矣雖古名臣何以加解佩刀賜之又問羣臣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可比帝曰徵蹈履仁義欲致君于堯舜亮亦不過是也帝厭上封者多不切事欲加譙黜徵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已過言而是朝廷之益卽非無損于政由是皆勞遣之十三年徵又上疏言陛下頃年以來漸不克終非復貞觀以初之盛因條陳不克終者十漸帝書爲屏障兼付史官高昌平侍宴兩儀殿樂齊桓公鮑叔牙管仲甯戚交徵事爲戒帝嘉納之時以大臣並請封禪惟徵執不可帝曰豈功不高德未厚耶諸夏未治遠方未服嘉瑞不至年穀不登耶何爲而不可對曰陛下功則高而民未懷惠德則厚而澤未旁流諸夏雖安未可驅之役遠方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罰羅猶密積歲豐稔倉廩尚虛譬如人有十年長患療治方瘳便欲負重日行百里必不可得告成天地臣竊有疑兼以大事舉行萬國咸萃要荒之外奔走來庭今伊洛以東暨於海岱人煙斷絕道路蕭條徒令窺見示以虛弱又賞賜未厭衆望給復不償民勞遇有災眚難以追悔帝不能奪右僕射缺欲用

徵讓不拜以爲太子太師復辭詔强之十七年疾甚徵家初無正寢帝輟小殿材爲營構賜素褥布被從其所尚數與太子臨問拊之流涕許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卒年六十四帝臨哭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百官咸赴喪贈司空謚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賻贈其妻裴氏辭曰徵素尚儉約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乃更用素車白布幰帷陪葬昭陵帝登苑西樓望哭甚哀御製碑文手書之益封户九百臨朝嘆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

以人爲鑑可明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鑑矣徵狀貌不逾中人而犯顏進諫雖逢盛怒神色不懾帝徐爲霽威帝嘗得隹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良久鷂竟死徵謁告止家帝將有關南之行既辦而止徵還問故帝曰畏卿嗔故中輟耳徵以亂後典章湮散引諸儒校集秘書粲然復完又以小戴禮綜彙不倫作類禮二十篇帝好武徵侍宴見舞破陣樂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斁舉有所諷切如此徵沒後毀者百出以嘗薦杜正倫侯君集爲阿黨又誣

錄諫語示史官帝怒停叔玉婚而仆所爲碑後征遼東還悵然曰使徵若在朕無此行仍召其妻子慰勞以少牢祀墓復立碑加禮焉

論曰徵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仁批逆鱗無所諱惓惓忠貞古今諍臣鮮有過之太宗英睿從諫如轉圜士君子有致君堯舜之心遇可爲堯舜之主不披肝露膽罄底蘊以相告非人情矣徵之諫固不可及亦太宗成之也身歿未幾嬖孽進行又似一日無徵衆寒雜至雖英睿如太宗且不免爲佞邪所播弄悲夫前此之轉圜亦徵有以佐之也明君良臣相須毀而相得彰亶其然乎

鹿洲抱經濟宏才思欲上佐　聖明罄抒底蘊故借斯篇發之洋洋二千餘言極力摹寫如聞其聲如見其形明良相得特於論末一點讀斯傳者堯舜君民之志油然生矣

李靖傳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也姿貌魁秀通書史嘗曰丈夫當建功名寧作章句儒耶其舅韓擒虎與論兵（大○將○氣○梁○自○列）輒以孫吳目之仕隋爲殿內直長楊素牛弘皆曰王佐才云大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與○淮○陰○仰○視○同○一○氣○歟）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世民爲請得釋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靖陳圖銑十策拜行軍總（胡○老）

管兼攝趙郡王孝恭行軍長史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諸將請俟江平乃下靖曰兵（富○景）（趙○一○生○得○力○在○此）機事以速爲神今乘銑不備冒險疾趨是震雷不及（兵○機）塞耳可擒也孝恭然之九月拔荊門宜都抵夷陵銑將文士弘悉銳屯清江孝恭欲擊靖請駐南岸待其氣衰靖不從悉銳自往戰敗績賊衆委舟散掠靖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命悉散之江中諸將皆諫曰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拒洞庭吾懸軍深（神○速）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使蔽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兵○機）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絕乃降靖入據其城號令嚴肅秋毫無所犯或請籍銑將妻子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死鬬豈可同叛逆之科若降而籍之恐自荊以南堅城劇屯歐之死守非計之善也於是江漢列城望風款附以功封永康縣公荊州刺史遂度嶺至桂州分（胡○耶）

道招慰酋長馮盎等皆以子弟來謁南方悉定得郡（得○天○下）九十六户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撫慰大使桂州總管仍嶺海陋遠非震威武示禮義無以移風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輔公祏反詔召靖副孝恭討之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靖督諸軍水陸並進盧戰殺傷萬人破其將馮惠亮陳正通等遂率輕兵至丹陽擒公祏以歸太宗即位歷兵刑二部尚書實封四百户檢校中書令帝圖突厥以靖爲代州道行軍總管帥勁騎三（北○北）

千由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非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靖又縱閒諜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遁磧口帝曰靖以三千騎直犁庭取定襄古無與比足洒吾渭水恥矣進封代國公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請舉國內附詔以靖將兵迎又遣唐儉安脩仁慰撫之頡利外爲卑詞內實猶豫欲俟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圖之無及乃與副將張公謹謀詔使至敵必自寬疾驅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

所欲遂督兵疾進遇候邏皆俘以從逼其牙七里乃覺俘斬十餘萬衾其子疊羅施并殺義成公主頡利乘千里馬先奔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因大赦賜民酺五日御史大夫蕭瑀劾靖縱軍士掠散珍寶召讓之靖不辯惟頓首謝進光祿大夫增户至五百謂曰向人譖公短朕今悟矣加賜帛千匹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朝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尊爲畿內道大使巡察風俗會足疾乞休授特進就第吐谷渾寇邊復拜西海道行軍大總管靖決策深入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降其國人無算吐谷渾伏允窮蹙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自是闔門稱疾謝絕親故改封衛國公開府儀同三司圖像凌烟閣卒年七十九陪葬昭陵謚景武

論曰李靖才畧非常而恂恂如不及以沈厚稱此其善保功名者雖曰非章句儒亦書史之潤矣唐書贊用兵特臨機果料敵明根于忠智而已世俗言靖精

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傳著怪詭皆不足信有旨哉有旨哉

尚陣從橫刁斗仍自嚴密作者韜鈐絕倫故能摸寫曲肖也○詔使已至督兵疾驅靖固果毅亦太宗英明得以有成也不然蕭瑀之劾能無傷乎闔門稱疾見解尤爲獨超

傅奕傳

傅奕、相州鄴人也。開皇中徙扶風。高祖爲扶風太守。禮之及即位拜太史丞。令庾儉以父質占候忤隋煬帝死。懲其事薦奕自代。遂爲令。時國制多仍隋舊。奕上言黃帝唐虞三代不相沿禮。夔樂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法。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安可不一新民之耳目。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天下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言夏有亂政作禹刑。商有亂政作湯刑。周有亂政作九刑。衛鞅爲秦法。增鑿顛抽脅鏤烹等六篇。始皇爲挾書律。此失于煩不可不監。復上疏極論浮屠謂西域之法言妖行詭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賦。僞放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至有身在獄中誦梵禮佛以求解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福威關之人主。貪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許皆云由佛攘天理竊主權。其爲害政良可悲矣。五帝三王初無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神。然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爲之徒。石苻亂華乃弛厥禁。土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足爲明戒。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餘萬户。十年之後滋產必多。加之教訓兵農兩足。其爲利可勝既耶。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詔百官議之。惟太僕卿張道源是奕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者無法。當治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

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帝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詔有司沙汰僧道。會傳位未及行而止。太宗既立。名賜食問佛法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奕曰。佛乃胡中桀黠欺西域以自神。迷惑滋廣。至入中國而孅兒幻夫摸莊老以文飾之。用訛愚俗。有害國家。無益于民。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帝頗然之。他日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戎服以聽。此深足戒。朕所學者堯

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一日無也後有僧自西域來能呪人立死復呪即生帝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呪臣必不能行帝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自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物莫能傷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性至堅惟羚羊角可破汝往試焉其子如言扣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雖善天文占候數術然訓子習六經謂已學不可以傳妖胡佛書愼勿寓目病不問醫

忽酣卧蹶然起曰吾死矣夫自書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卒年八十五

論曰善哉傅奕之斥浮屠也雖非太宗所樂理明義正亦不得不然之使高祖遲傳位一二年奕說終必得伸太宗果知梁武元帝之非學堯舜周孔之道爲不遵上皇沙汰僧道之舉無亦天誘其衷將開長髮尼乎沙汰不罷尼僧女冠無地可容他日武氏嫁夫去矣豈能爲唐禍哉佛在西域自適其適而爲之徒者詭假神異惑世誣民以無父無君爲教清淨寂滅爲宗遊手無賴孤獨廢疾鰥寡不聊之人乃可托於其說或奸宄小人生平行事居心皆不可問年老氣衰懼冥冥之中果有操券取償刲燒舂磨之將及故佞佛以期解免未有正人君子而亦爲之惑也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天道自然之報應何必閻羅何必地獄即閻羅地獄之設正以待不忠不孝奸宄小人之或逃顯戮者若復聽佛禽綠請託解免亦不成閻羅矣是行險僥倖之小人亦併不必爲之惑也或又謂佛經禪語玄妙可師說法談機可以忘世不知其

所謂玄妙者掇拾儒者之唾餘雜以老氏之浮誕稍變其說而歸之于空遂顯然與吾道爲敵學者讀聖賢書則知其謬不待耳提而口詔之矣人生在世自有中正和平不偏不易之至理君臣父子名教綱常何可一日忘也今欲忘世與釋氏爲徒則必棄而家去而父母兄弟出而妻逐而子廢散而田宅黜蔬衣布負戴道路唾而自乾溺頁不較而後可若猶是携妻抱子綺衣肉食擁財使氣附勢趨權而矯語談禪爲僧爲佛佛如有知必拔其舌肯爲此輩逋逃藪乎

則何苦以可聖可賢之明聰墜異端邪說之阬阱使君子見而哀之耶嗚呼漢明流毒千七百年孅夫孔多流傳不絕安得如奕者百十輩大聲疾呼使天下無不忠不孝心術不可問之人則有天下國家者之福也

傅奕力闢浮屠可謂有志聖賢者仲淹以來罕見其匹佛骨諫草奕已開之有唐道學不明賴此苗一綫之脈僅矣奕臣唐室別無勳名作者特爲拈出悉力營構復於論中暢所欲言拳拳之衷畢露

毫楮令天下讀之者咸欣然願爲聖人之徒厥功鉅哉

馬周傳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也少孤家貧嗜學善詩與春秋然性曠邁鄉人以無細謹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以不屑治事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資給使入關留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焉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周爲何條二十事大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爲之帝令召周未至使者數輩敦趣及見與

語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帝幸九成宮避暑周上言大安宮在宮城西制度卑小而車駕獨爲避暑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溫清之禮臣竊有所未安焉且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去京三百里而遠萬一太上思念不知陛下何以赴之又言詔書令宗室勳臣悉就國世貽子孫臣謂陛下誠愛重之宜思所以安存保乂不必世官也萬一嗣職不肖兆庶被殃國家蒙患彼時雖欲不割恩

斷不可得不如賦以茅土疇其邑户俟有材行隨器而授方可免累終其福祿又言陛下踐祚以來宗廟之享未嘗親事必謂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然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昭示來裔又言名器不可假人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與阜韋槃提斛斯正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豈得預列士流超授高爵與外廷朝會鳴玉曳履臣竊恥之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周又言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積德之日尚淺當隆禹

湯文武之道以立子孫萬世之基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隋時户口僅十分之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來營繕不休器物服飾皆過侈麗陛下少處民間知百姓疾苦前代成敗尚猶如此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此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黎庶怨叛其國無不即滅人主當脩之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昔紂笑桀之亡而幽厲又笑紂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亡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往古觀初率土荒儉一綢僅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縑易粟十斛而百姓怨咨以陛下不加憂憐營爲多不急之務故也古來興亡不在積蓄多少惟視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强斂之以資寇耶又言陛下寵遇諸王過厚漢晉以來樹置失宜皆不豫爲節制以至滅亡或先帝加恩太多嗣主疑而畏之防守禁閉有同

獄囚是溺一時之私愛適所以苦之也又言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今獨重内官輕外任武夫勳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邊遠之處用人更輕百姓未安皆在于此疏奏帝稱善拜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周善于敷奏機辨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冏密帝每曰我甦不見周即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纚纚令人忘倦然爲宵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累遷中書侍郎兼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帝征遼東留定州輔太子遷攝吏部尚

書進銀青光祿大夫帝飛白書鸞鳳冲霄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十六字賜之周疾甚取所上章奏纂悉焚之曰毋彰君過取身後名也卒年四十八陪葬昭陵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嘗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素無貲皆竊笑他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雜物周領選時特黜後儀令以其嘗侍已也

論曰周微時落魄無所容何其憊也及爲人陳事動主知名見恨晚又何遇之奇也草茅特達慷慨而談

國家之務洋洋乎無所忌諱彼亦自以不世遭逢欲傾生平肺腑報知遇忠矣方之賈長沙魏鄭國間實堪踵武唐書以不逮傳說呂望惜之無乃責備太過乎

魏徵之諫藎而直馬周之諫眞而切詳核痛快筆筆傳神篇末陡接浚儀令抑揚之妙不可名言

褚遂良傳

褚遂良字登善錢塘人褚亮子也貞觀中爲起居郎太宗嘗歎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時方博購王羲之故帖獨遂良能辨質眞僞備論所出帝將有事泰山遂良因星變諫罷封禪遷諫議大夫知起居注帝欲觀之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未聞天子自取而觀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耶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漆器不止必金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使不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時皇幼子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固諫以爲刺史民之師帥得人則安失人則勞皇子幼宜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然後敦遣帝嘉納之太子承乾廢魏王泰聞侍帝許立爲嗣謂大臣曰昨日泰投我懷言臣今始得爲陛下子臣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聞共語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

其愛子授國他人者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故紛紛至此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卽定策立晉王爲太子授遂良太子賓客嘗諫絕薛延陀失大信勸罷征遼東皆不納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諫却莫離支貢金引春秋納郜鼎爲辭帝以其使屬吏及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戍復論不可勸立魏文泰子弟亦不用突厥寇西州帝始悔之二帝于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父子不可滯愛滯愛者多愆宜許太子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

德帝從其言會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帝寢疾召入臥內以霍光諸葛亮委之令盡誠輔太子又語太子無忌遂良在而無憂國家事高宗卽位封河南郡公累遷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與遂良等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于草莽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托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無忌等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爲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語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玉音在耳非有大故不可廢也帝不悅翌日復言劉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更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何如主帝羞默遂良因置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乃左遷潭州都督尋轉桂州待中韓瑗上疏言遂良體國忘家損身狥物風

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中外咸咨願鑒無辜以慰衆望不聽瑗復言曰昔微子去殷國隨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帝終不納再貶愛州刺史而韓瑗來濟並以忠諫坐遂良黨貶死踰年遂良卒年六十三

論曰褚遂良忠諫名臣也或疑其譖死劉洎唐書亦病之李勣藏書至列于藝學之流微矣高宗昏庸牝晨穿鼻彼佞如勣固不足道雖以無忌之賢亦且弗

能彊諫遂良激切廷爭殞身荒徼可不謂社稷之臣乎此等忠肝義膽而有譖人于死之事未敢信遂良以書法受知其骨鯁之槩亦與書法相似高宗時盈廷唯諾遂良不避嫌怨置笏批鱗較之廢立一諫更爲顧嚴謂之曰社稷臣豈溢美哉

裴行儉傳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也以父仁基爲王世充所害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調左屯衛倉曹參軍大將軍蘇定方授以用兵奇術顯慶二年遷長安令坐私論立武昭儀事貶官麟德二年擢安西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附名爲司文少卿遷吏部侍郎典選十餘載甚有能名始設長名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爲故事上元三年吐蕃救出爲洮州道左二軍總管又改泰州右軍調露元年十姓

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敬玄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質京師宜遣使立之道過二蕃以便宜制事可不勞而成也帝即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經莫賀延磧風砂晝冥導引者迷路將士不勝饑渴行儉止營致祭下令曰水泉非遠衆乃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果得善水草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名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進駐軍須

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徐召四鎮酋長以畋獵爲名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遣所親問都支安否名與相見都支本與遮匐計及秋來拒忽聞使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傳其矢箭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餘精騎約齎襲遮匐道獲遮匐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言都支已禽狀於是遮匐亦降悉俘至涼師還

禮部尚書兼右衛大將軍冬十月突厥阿史德溫傅奉職二部俱反立泥熟匐爲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都護蕭嗣業戰死詔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行儉許爲糧車三百乘伏壯士陌刀勁弩於中用羸兵挽進潛以精兵踵其後賊果來掠羸兵棄而走賊方解鞍牧馬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又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幕立營塹壕既周行儉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已安堵不可動弗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營所水深丈餘衆驚駭問何以知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不必問所以知也賊拒戰黑山數敗殺僞可汗泥熟匐持首來降行儉又計禽奉職乃還明年阿史那伏念復與溫傅合行儉總諸軍屯陘口縱反閒說伏念與溫傅相貳伏念懼密送款請縛溫傅自効行儉秘之而密以聞後數日望見烟塵漲天而南斥候皆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也顧受降如受敵勅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帝大悅封聞喜縣公侍中裴炎害其功譖斬伏念及溫傅于市行儉歎曰渾濬之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永淳元年卒年六十四生平

以草隸名家高宗用絹素令書文選一部甚秘愛之嘗言褚遂良非精筆佳墨不書惟余與虞世南不擇筆墨書更妍捷有文集二十卷選譜十卷草字雜體數萬言行于世又爲營陣部伍四十六訣武后詔武承嗣就第取去不復傳陰陽曆數無所不通尤好取人善甄拔賢俊有人倫之鑒在吏部時見蘇頲味王勮許以皆掌銓衡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之才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炯沈靜可

至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後咸如所料所引倫禪若程務挺王方翼張虔勗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皆爲名將平都支出瑪瑙盤示將士廣二尺文彩燦然軍吏趨跌碎之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汝非故也何至是所賜都支資產金器三千及橐駝馬牛皆分給親故洎麾下數日輒盡

論曰行儉才兼文武君子人也學識卓然有人倫之鑒其器量亦雅不可及令長秉銓衡和鈞石豈不爲有唐名相乃僅僅以知兵顯而史氏遂以將帥目之

惜夫士君子無所不學經文緯武非有兩途可爲知者道耳內則佐天子作舟霖于蒼生外則爲國家揚皇威于萬里此之謂眞讀書人豈必皆如鄧弼所云一服儒衣遂奄奄欲絕哉行儉行兵以謀畧見奇不以血刃者績儒將風期尤其可傳者也

將貴讀書武襄所以得力於文正也行儉用兵全以奇勝然奇而不詭于正乃見儒將風期凡眞讀書人未有不知兵者贊語寄託深矣

狄仁傑傳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大原人也舉明經調汴州參軍黜陟使閻立本稱爲滄海遺珠薦授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母老疾當使絕域仁傑諗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嘆曰北斗以南一人而已遷大理丞出滯囚稱平恕除侍御史劾司農卿韋機郎中王本立朝廷肅然遷度支郎中高宗幸汾陽宮爲知頓使輦道出妬女祠相傳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并州長史李沖亥發卒開別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

道何妬女避耶止其役帝壯之俄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郡人勒碑以頌徵拜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轉文昌右丞復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貞支黨二千人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皆非本惡註誤至此詔悉戍邊因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耶相與哭俾下齋三日乃去天授二年入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乎謝曰不願知誠有過臣當改后嘆爲長者未幾爲來俊臣構捕送制獄訊

曰若反耶答曰有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固實後臣使王德壽示意令引平章事楊執柔爲黨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子光遠上變書得名見與同被誣任知古等七族悉免死貶豳州河北震動名爲魏州刺史時驅民保城脩守具仁傑至曰賊尚遠何事疲民悉就田作來則吾自拒之敵聞其名引去俄轉幽州都督后自製金字十二於紫袍併賜鼈帶以旌其忠復同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痛切極諫不見納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議立武三思爲太子衆宰相莫敢言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不可后怒罷議久之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對曰武者陛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他日又問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姑姪與子毋孰

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立三思無祔姑于廟之理后感悟即日遣迎廬陵王于房州王至后匿之帳中召仁傑仁傑再三請情辭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汝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取信乃復令出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突厥寇趙定詔仁傑安撫河北時民多脅從賊去懼誅仁傑疏請勿問可其奏還除內史后幸三陽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眷禮卓異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令天下僧尼日施一錢以助仁傑諫曰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他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昔梁武簡文施捨無限及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敝路豈有勤王之師比來水旱不節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何以救之后曰公教朕爲善何得相違遂罷役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仁傑在位常以進賢爲務卒以所薦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光復中興

論曰仁傑心乎唐者也忍辱事牝主君子諒之謂其

機深謀長欲成匡復之功有不得不然爾人臣之義苟利國家無所不可向令仁傑潔身以去亦自爲謀則忠於唐祚究何補焉隨流合汗從容歲月使老嫗不疑羣胥不忌然後房州帝子得有反正之日蓋用心苦矣綱目于武氏命官皆書周獨仁傑東之爲相則否亦深許其爲唐臣非爲周之私人也不然行權而濟亦邀天幸倘仁傑年六十八告終何以自白于天下後世哉

房州之迎天未絕唐乎亦仁傑長者感之深也不

則牝雞驕縱肯還汝太子哉二張之誅全仗狄公知人之明傳未特提張桓着筆不多而狄公生前正氣若揭死後英魂如生結構獨爲精絕

張柬之傳

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也少涉經史尤篤好三禮入太學祭酒令狐德棻異其才以王佐期之中進士第授清源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名對策擢第一時年七十餘矣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以言事忤旨出爲合州刺史轉蜀州表言姚州地險瘴歲發兵戍到屯輒死請罷置郡后不納俄爲荆州長史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

哉后曰然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于國后召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非司馬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姚崇亦論其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即召見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柬之遂與崔玄暐敬暉桓彥範袁恕己等謀誅二張匡復唐室以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素慷慨可動以義柬之從容問曰將軍居北門幾年矣答曰三十年曰然則今日擊鐘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恩乎多祚

泣曰死不敢忘東之曰既知感恩必思以報今東宮乃大帝子追于嗣聖宗社廢興將軍寧有意乎多祚仰天痛哭自誓曰苟利國家惟相公所使東之遂定謀引李湛楊元琰薛思行及彥範暉並爲左右羽林將軍典禁兵遂奉中宗入誅張易之昌宗等復天子位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封漢陽郡公俄進漢陽王罷政事表求養疾授襄州刺史帝賦詩祖道詔羣臣餞于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故無所貸會漢水漲齧城郭因壘石爲隄以遏湍怒闔

境賴之懇辭王爵弗許俄以三思計貶新州司馬又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

論曰張柬之眞王佐眞奇士也舉賢良第一年七十餘及爲相已八十矣平章三月遂誅二張復唐室旋乾轉坤功蓋千載惜不戮三思夷諸武去疾留根無乃老而闇乎所以人主用人貴及其鋒而用之

誅張復唐掀天蓋地非大手筆不足以傳之傳僅五百餘言而字裏行間轟轟烈烈英飈如生其聲調似從國策得來而氣味更覺醇雅

姚崇傳

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陝州峽石人也突厥叱列元崇反武后以其名相類命以字行後避開元尊號又改名崇崇少倜儻尚氣節年二十居廣成澤爲獵師呼鷹逐獸自喜張璟藏語以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舉下筆成章科累遷夏官郎中武后賢之拜侍郎后問周興來俊臣誅後不聞有反者以前論死得無冤濫崇曰當時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陛下使近臣覆訊近臣尚不自保何敢動搖今幸天啓

聖心以暨殲夷臣敢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反者矣后悅賜銀千兩進鳳閣鸞臺平章事未幾以張易之譖出爲靈武道大總管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還遂參計議論功封梁縣侯以流弟上陽宮出爲亳州刺史睿宗時拜兵部尚書進中書令密奏太平公主干政危東宮請出主及二王于外貶申州刺史玄宗即位欲相之崇知帝大度銳于治先設十事以堅帝意云不可則辭帝曰試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頗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

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唉舌之任出閤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宴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飲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願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薇令崇以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度僧尼富户彊丁削髮避役乃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夫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姦人以汨眞教帝善之詔天下沙汰僧尼髮而農者萬二千人禁創造佛寺寫經百官之家毋與僧尼道士往還時帝方

勵精圖治朝夕咨訪他宰相畏帝威皆謙憚惟崇應答如響遇事裁決無滯礙故帝獨專任之崇偶有事謁告十餘日政務委積盧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帝曰朕以天下事委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至須臾裁決俱盡開元三年山東蝗民不敢殺拜且祭崇遣御史督州縣捕之懷慎以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饑死若殺蝗有禍臣請當之四年復蝗崇又遣捕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蝗乃天災劉聰捕之不克爲害益甚崇牒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今坐視食苗不救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議者猶喧譁不止帝疑復問崇曰庸儒泥文不知事變魏與後秦小忍不除至牛馬相啖其毛民遂相食今縱不能捕盡不猶愈于養以遺患乎帝然之蝗害頓息盧懷慎卒源乾曜代之崇病謁告凡大政事帝必令乾曜就咨乾曜所奏善帝曰是必崇晝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帝以崇第僻遠詔徙寓四方館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帝曰恨不使處禁

中何避也久之崇還宰政舉宋璟自代乃致仕九年卒年七十二遺戒薄葬治喪不許用浮屠法崇三爲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詰記先有司罷冗職脩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由是天子責成于下而權歸于上天下大治

論曰姚崇救時相也舍人齊澣言之矣即崇所自任亦無以過于此崇軼事尚多大抵好將順太用權術故畧其瑕而取其瑜

通篇絕不及元之劣處只於論末一點史筆高絕

宋璟傳

宋璟邢州南和人也舉進士第爲監察御史武后高其才遷鳳閣舍人居官鯁正張易之引張說證魏元忠不軌將廷辯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諸子偕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一舉也說感其言始以正對尋遷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等不軌璟請窮治后曰易之已自言于朕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后溫言解之璟曰臣

知言出禍隨然激于義雖死不悔后不懌姚璹遽宣詔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后不得已許收就獄俄詔原之敕二張詣璟謝璟拒不見顧左右歎曰悔不先碎暨子首使令復亂國經後宴朝堂二張皆位璟上易之素憚璟虛位揖曰公當今第一人胡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止當爲卿君非張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禮二張積怒欲

中傷之詔按獄楊州璟奏此御史職耳復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中丞非大事不出仲翔罪止犯職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嶠非故事易之等初冀璟出則劾奏誅之計既不行乃伺璟家婚禮遣客行刺璟乘庫車舍他所得免神龍中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寵數有干請璟正色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安得尚干朝政會韋月將告三思亂宮掖詔斬月將璟請付獄帝怒岸巾出側門謂曰朕謂

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中宮私于三思陛下不問即誅之臣恐天下有竊議者帝愈怒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不敢奉詔乃流月將嶺南尋出璟貝州刺史歷杭相二州遷洛州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平公主謀傾東宮璟言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請出公主諸王于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歷兗冀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留守東都遷雍州長史開元初徙廣州都督教民陶瓦以易茅茨築堵

列肆永無災患帝將幸東都召拜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迎之璟在途不與思勗交一言勗自負貴幸訴于帝帝嘆良久益重璟尋遷吏部兼侍中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正諫帝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每進見帝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突厥默啜世為中國患郝靈佺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後干寵利者為國生事痛抑其賞帝幸東都以馳道隘黜河南尹及知頓使官璟曰陛下方事巡幸即

以道不治罪二臣臣恐轉相餧效將來民受其弊帝遽命舍之璟曰陛下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于上而恩在下也姑聽待罪于朝然後詔還其職帝善之累封廣平郡公嘗命制皇子公主名號封進復命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風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毋寵子愛恐傷鴟鴞之義臣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貞觀舊制諫官史官隨宰相奏事有失即匡美惡必記至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屏左右密奏諫官史官不得

頊聞璟請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括州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畧文辭璟以二人多是非好立異改變若全引進咎悔必至若棄之則才用可惜並除遠州刺史后父王仁皎卒將葬請用竇孝諶故事築墳高五丈一尺帝許之璟請如著令已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諶璟還詔曰僭禮厚葬前世所戒韋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鄧陵禍不旋踵豈可復蹈前轍臣所以再三進言者欲全朝廷之政成中宮之美爾帝悅曰朕每欲正身率下於后寧有私耶然人所難言公乃能之可其奏賜綵絹四百匹會日食素服避殿璟奏君子恥言浮于行頗動天以誠無事虛文臣聞日食脩德月食脩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放讒夫所謂脩德也固不授兵甲不瀆官無苛治軍不輕進所謂脩刑也帝嘉納之王毛仲有寵百官趨附毛仲嫁女帝問所須毛仲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帝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明日詔璟詣其第日中璟乃至飲不盡巵遽稱腹痛歸其剛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二十一年致仕歸東都越五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謚文貞後張嘉貞爲相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嘆息當時以姚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以故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論曰宋璟剛方正直眞丈夫眞君子也房杜且當謝不敏況姚崇乎崇則能人爾救時則可其迎合不足觀也姚宋並稱豈確論哉

勢處孤危過剛必折璟以戇直抗羣邪而卒能有成者德器厚而智勇沈也篇中極力形容處處見璟之剛方却處處見璟之周密筆力亦剛堅絶倫

韓休傳

韓休、京兆長安人也。少工文詞。始應制舉。授桃林丞。復條對國政。中乙科。擢左補闕。判主爵員外郎。累遷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爲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爲近州。乘輿經行。芻牧旁午。請均賦他郡。宰相張說不可。休固請。吏白恐忤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豈爲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卒如休請。以母喪去服。除爲工部侍郎。知制誥。遷尚書右丞。開元二十一年。帝使蕭嵩擇相。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

平章事。休性方直。不以進趨爲務。既入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小過。帝將放之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宰臣與馬僧法度臣請先伯獻而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而巨猾乃置。弗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初蕭嵩以休恬和易制故薦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時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又凡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宋璟嘆曰。不意休乃能爾。仁者之勇也。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甚。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言未已。諫疏已至。帝時引鑑默然不樂。左右曰。自韓休爲相。陛下殊瘦于舊。臧臧無一日懽。何不逐之。帝曰。吾雖瘦天下肥矣。蕭嵩每啓事順旨。我退而思天下寢不安。韓休數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韓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加銀青光祿大夫。是冬十月罷爲工部尚書。遷太子少師。封宜陽縣子。卒年六十八。謚文忠。

論曰。韓休小宋璟也。三月相之。十月罷之。直道不容。開元之業衰矣。用休爲社稷。豈其然乎

宋璟之後有韓休。魏徵之後有馬周也。開元之業幾並貞觀。有由哉。傳以張說蕭嵩作反照。以宋璟作正照。尺幅中變換不測。矯若游龍。筆仗斬截。亦與璟傳相似。

張九齡傳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也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刺史王方慶方慶嘆曰是必致遠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與通譜系成進士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玄宗即位未郊九齡言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怠于事天不可又言元元之衆懸命于縣令宅生于刺史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又

古之選士惟取稱職今不正其本而設巧于末吏部條章舉贏千百求精于案牘而忽于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鍥舟以記者也一時張說爲宰相親重之嘗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封曲江男俄改太常少卿出爲冀州刺史以母老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使帝思說嘗薦其才可備顧問召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終養不許以其弟九皐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是歲奪哀升中章事辭不

許明年遷中書令帝欲相李林甫九齡曰宰相係國家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他日爲廟社之憂不聽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欲用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不可以爲賞功之具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守珪纔破契丹即以爲相若盡滅突厥當以何官賞之帝乃止既又欲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爲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帝曰然則加

實封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積穀繕械乃常職耳賞以金帛可也裂地則非所宜帝默然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帝悅明日復以實封爲言九齡固執如初帝怒曰卿以仙客寒微耶如卿有何門閥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衆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帝由是決用仙客九齡庚旨懼遂爲林甫所中因賜白羽扇獻賦自況其末云苟効用

之得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于篋中帝雖優答然寢疎之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又以嘗薦周子諒爲御史坐舉非其人貶荆州長史久之封始興縣伯請歸展墓卒年六十八謚文獻九齡體微弱而有醞藉風度凝然其後帝每用人必問曰風度能如張九齡否先是千秋節王公並獻寶鑑九齡獨上事鑒十篇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居常諤諤有大臣節遇事無細大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誅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如

密遣宦奴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也九齡叱曰房幄安得有外言遽奏之帝爲動色故終九齡之相太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事氣驕寒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後敗于奚契丹張守珪執送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必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固爭曰祿山狼子野心且其貌有反相宜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不聽帝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因遣使致祭厚恤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云

論曰九齡忠貞鯁直亦宋璟之流亞也知林甫他日爲廟社之憂料祿山必反燭照數計天寶間事已瞭然矣使玄宗能用其言安有踉蹌蜀道之苦哉名爲宰相而未嘗一日信任唐自求覆九齡其將如之何曲江納諫幾欲追踪鄭國金鑑不塵封四紀天子寧逼於六軍哉蜀中泣下風度如生妙將九齡忠諫要著俱於篇終追叙極藴藉却極悲壯別具一種風神

張巡許遠傳

張巡、鄧州南陽人也。自幼志氣高邁。略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既長博通羣書。曉戰陣。時人莫知也。一開元末登進士第。爲清河令。報最入都。或勸一見楊國忠。必大顯用。巡不可。更調眞源令。祿山反。譙守楊萬石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巡率吏民哭于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至雍丘。其令令狐潮舉郡附賊。縛吏民不從者百餘將殺之。潮出行部。因相與解縛殺守者而迎巡入城。以拒潮。巡屠潮妻子。傑城上

潮大怒。以衆四萬薄城。巡謂諸將曰。賊兵銳。有輕我心。今出不意擊之。必驚潰。乃分千人乘城而自驅數隊出。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退。明日復進。設百樓攻城。巡束芻灌膏焚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戰。潮乃敗走。潮素與巡有舊。至城下自說。巡曰、君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復四十日。朝廷聲聞不通。有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位特進。巡陽許諾。旦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皆感泣。乃引六將至。責以大義。斬之。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渡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慚益兵來圍巡。使雷萬春立城上。與潮語。賊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木人。諜得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

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給潮退二舍。欲引軍走。潮許之。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又曰、歸我馬三十匹。我且出奔。君取城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來。三十騎突出。禽十四將。斬首百餘級。收其牛馬器械。潮遁還。陳留不復出。於是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濟陰陷于賊。巨引兵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道。巡乃拔衆保寧陵。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朝宗亦至。遣雷萬春南

霽雲等與戰寧陵北大破之斬將二十殺賊萬餘朝宗遁去詔拜巡河南節度副使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尹子奇將突厥兵十三萬攻睢陽許遠告急巡引兵入睢陽助之厲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專治軍糧戰具居巡下巡受不辭晝夜苦戰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卒二萬子奇大敗遁去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已而子奇復圍城巡推牛饗士悉軍拒戰賊望見兵少大笑巡率諸將衝賊陣賊大潰逐北數十里會方刈麥巡夜濟

（拙○妙　霽○霧　寧○陵　戰○敗　法○陣　段○出　段○奇　段○逼　兵○兵　巡○遠　合○寫）

傍城鳴鼓嚴隊若將出戰賊申警不得休息俄息鼓賊師鳴鼓嚴隊若將出戰賊申警不得休息俄息鼓賊馳備巡與霽雲萬春等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徑抵城招巡巡陰縋勇士數十人伏隍中城上鼓譟伏發禽之復縋登陴賊皆愕眙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劍高爲矢中者謂巡矢盡走白子奇巡乃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子奇走還七月復圍睢陽城中食盡士日賦米一勺雜樹皮茶紙爲食皆饑病不能殼賊以雲梯傅堞巡出鉤干挂之不得進又以鉤車木馬攻城巡

（段○設　戰○法　陣○法　段○段　出○奇　段○段　逼○兵　至此○莫　雜○附　膚○矣）

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惟穿壕立柵以守時賀蘭進明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復遣如臨淮告急引三十騎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不肯出師愛霽雲欲留之爲具食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强兵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所爲乎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命請留一指示信以歸報中丞因拔佩刀斷指一坐皆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抽

（段○段　出○奇　段○段　逼○兵　聲○泣　俟○下　與○開　府○特　進○相　臨○應　中○六　斷○二　指○留　南○痛　心○之　事○作　者○得　意○之　筆）

矢回射佛寺浮圖矢着輒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次寧陵得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驅賊牛數百入城將士相持而泣賊知外援絶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而南江淮必亡且師饑衆行必不達不如死守茶紙既盡乃食馬馬盡羅雀掘鼠或煮鞾韋以食雀鼠又盡食老弱婦女巡出愛妾曰諸軍經年乏食而忠義不衰吾恨不能割肌以啖汝寧惜一妾遂殺以饗士

（段○見　張○許　扶○南　大○力　不○城　鞾○靴）

遠亦殺奴僮哺卒人知必死無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十月癸丑賊登城士病莫能戰巡西向拜曰臣力竭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與遠俱執衆見之皆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子奇問曰聞公每戰大呼輒眥裂齒皆嚙碎何也曰吾志吞逆賊恨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視之巡大罵附賊犬彘不絕口子奇又脅霽雲降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遂與姚閭雷萬春等三十六人俱遇害生致許遠于洛陽至偃師亦不屈死巡遠俱年四十九巡長七尺美鬚髯讀書不過三復爲文章不立稿所在士卒屠人一見問姓名後無不識歷大小四百餘戰斬將三百殺賊卒十二萬人用兵不依古法令諸將教戰各以其意或問之答曰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不可以古法拘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耳其甲械皆取之于敵未嘗自脩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厮養必整衣見之故

其下爭致死力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肅宗詔張鎬率四節度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時謂巡蔽遮江淮阻賊勢天下不亡乃其功也詔贈巡遠等死事諸人並寵其子孫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睢陽雍正租稅並賜復

許遠者雖敬宗曾孫然爲人寬厚長者明于吏治祿山反或薦于朝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以遠畏死誤國家事請追奪官爵詔下百官議皆以遠守睢陽子奇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其後巡而死不足惑當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議乃止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闕遠事非是且力明遠之不畏死云

論曰張巡忠義貫星日且其才亦不世出使假以尺寸之柄馳驅中原收復兩京豈出子儀下遠推賢讓能同心共濟至死不少回屈亦可謂志士仁人相得益彰矣嗟彼孤城餓卒經數百戰而未嘗一敗卒降

注淮以保東南半壁設睢陽有糧足食賊其將如之何爲邦者所以貴積儲也（點出）

開府特進稽首賊庭有慨乎其言之也朱子謂明皇若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哉月餘不食經年乏食固是積儲無策亦見當時食人之祿者尸素鮮恥而睢陽獨以孤軍羸卒保奠東南功愈難而愈奇矣史識獨超是一篇絕大關係文字

顏眞卿杲卿傳

顏眞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也開元中登進士制舉二科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寃獄天久旱眞卿辯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焉遷殿中侍御史（志節與張巡同）以不附楊國忠出爲平原太守度安祿山必反陽託霖雨增埤濬隍簡丁壯儲廩稟祿山以其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又使參軍李平馳奏帝聞亂方嘆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及平至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眞卿何如人乃能若此眞（言之感然明皇保護之罪彰彰矣所識者何人耶妙即從容宗口中

寫出衆賢之罪（起兵赤）卿又連約諸郡募勇士大饗城西門諭以舉兵討賊（與睢陽同）慷慨泣下咸感勵由是饒陽濟南清河景城鄴郡各以衆歸軍聲大振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澄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眞卿斬子光給諸將曰吾素識三人其首皆非是今藏之私爲位以哭詔拜眞卿户部侍郎加河北招討採訪使攻魏郡拔之肅宗即位靈武拜工部尚書仍領使祿山遣史思明等攻河北諸郡復陷眞卿謀于衆曰賊鋭甚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赴行在至德元載棄郡渡河至鳳翔授御史大夫時

朝廷雖草味而眞卿繩治如平日劾侍郎崔渙諫議
大夫李何忌廣平王府都虞侯管崇嗣等百官肅然
宰相厭其多言出爲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爲御史
唐旻誣劾貶饒州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度劉展
將反預飭戰備李峘以爲生事毀之召爲刑部侍郎
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眞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
貶蓬州長史代宗立改尚書右丞宰相元載又惡之
俄拜刑部尚書知省事封魯郡公元載專權畏羣臣
論奏請自今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上聞眞卿

上疏極論謂林甫國忠尚不敢顯約百司使先關白
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悔無
及矣未幾貶峽州別駕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
進吏部德宗立楊炎當國又以直不容改太子少師
然猶領使及盧杞爲相益不喜改太子太師罷使數
遣人問以方鎮所便欲出之眞卿見杞辭曰先中丞
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
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
建議遣眞卿往諭李勉以爲失元老貽朝廷羞不聽
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勸勿往眞卿曰君命也不可
避既至宣諭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嫚
罵將食之眞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鏌衆退乃就館
逼令上疏雪罪罷兵眞卿不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
眞卿叱曰汝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
說我耶他日希烈大會使倡優斥侮朝廷眞卿怒曰
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起希烈大慚適朱滔王武俊
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
公欲建大號求宰相無如太師者眞卿叱曰若等聞

顏常山否吾兄也雖被執詬賊不絕口吾年且八十
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鼠輩脅耶羣賊失
色乃以兵拘守掘坎于庭示不屈且欲眞卿怡然曰
死吾分也何多爲計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
烈奉眞卿爲帥事洩乃拘眞卿蔡州度必死預作遺
表墓誌祭文希烈僭號問儀式答曰老夫耄矣所記
諸侯朝覲禮耳賊積薪于庭示不屈且焚眞卿起赴
火賊遽止之已而賊弟希倩坐朱泚黨伏誅希烈怒
遂遇害年七十六三軍皆慟賊平子顏頎護喪還帝

廢朝五日贈司徒諡文忠眞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正道不萌于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魯公善正草書筆法遒勁爲世所寶

杲卿字昕與眞卿同五世祖以文儒世其家父元孫有名垂拱間登上第終濠州刺史杲卿以蔭補遂州司法參軍性剛正涖事明敏開元中與兄春卿弟曜卿並書判超等再遷范陽戶曹參軍政稱第一祿山聞其名表爲常山太守及反至藁城杲卿力不能拒偕長史袁履謙迎之祿山予二人金紫質其子弟使

守常山又使假子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門杲卿指履謙曰袁公然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因共謀起兵討賊適眞卿在平原斬段子光遣甥盧逖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杲卿大喜即矯祿山命名欽湊計事醉而斬之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禽械併欽湊首送京師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爲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於是河北十七郡皆斬僞刺史傳首常山推眞卿爲盟主燕趙大震祿山懼使史思

明蔡希德合兵晝夜攻常山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告急王承業承業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六日而陷與履謙同被執脅使降不應加刃少子季明頸上曰降活而子亦不應遂并盧逖殺之生致杲卿於洛陽祿山數之曰吾擢汝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于汝而反乎我世爲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祿山大怒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罵不絕口賊鉤斷其舌

曰復能罵否乃含糊而絕年六十五履謙被斷手足賊黨在傍咀血噴其面賊臠之杲卿宗子近屬皆遇害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不加褒贈眞卿表其枉乃杖殺通幽贈杲卿太子太保謚忠節

論曰眞卿杲卿各以其郡舉兵討賊事雖無成大義凜千載矣義聲一動河北響應以二公之才烏合二十萬而常山未及旬日平原亦即不支胡氏史論謂明皇保姦棄賢天固不使得忠義之報信夫杲卿罵

賊百世下如聞其聲眞卿立朝忠貞勁直侃侃乎社稷之佐臨難則抗節賊庭至死不屈二人爲唐室增光豈少哉

此與張許傳皆作者慘澹經營之篇保姦棄賢天寶禍源卽兩傳骨子朱子云天寶之亂巡遠杲卿之流皆人主不識面目之人也篇首提河北廿四郡與張許傳提開府特進同指以後處處關抱轉烈崢嶸文字之不可磨滅者龍門扶風之間高置一座

郭子儀傳

郭子儀華州鄭人也以武舉異等累遷朔方節度使討安祿山先是安思順爲朔方子儀與李光弼俱牙將不相能及代思順光弼入見曰死固甘乞免妻子子儀趨下堂抱而泣曰今國亂主遷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因率軍東討收靜邊斬賊將周萬頃敗高秀巖于河曲遂收雲中馬邑引軍下井陘與光弼合破史思明衆數萬平葉城破趙郡又破之于沙河祿山益出精兵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徇復大

破之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休息復乘其倦與光弼僕固懷恩等擊之嘉山斬獲六萬思明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皆斬賊守迎王師會哥舒翰敗績潼關帝出奔蜀肅宗卽位靈武詔子儀班師乃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衆單寡軍容闕然至是國威始振人有興復之望焉拜兵部尚書同平章事仍總節度賊將阿史那從禮誘河曲九姓六州諸胡數萬迫行在子儀與回紇葛羅支擊敗之河曲遂平至德二年大破崔乾祐于潼關乾祐退保蒲津又攻蒲津平

之自是潼陝之間無復寇掠安祿山死詔還鳳翔進
司空充關內河東副元帥率師趨長安與賊將安太
清安守忠戰失利收合餘衆保武功俄從元帥廣平
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復長安與賊將李歸仁大戰
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生禽二萬賊帥張通儒棄城
走翼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
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遣嚴莊悉衆十萬助通
儒旌幟鉦鼓徑百餘里子儀以軍橫貫其營李嗣業
率回紇從後夾擊大敗之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

保相州遂收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
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
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乾元元年破賊河上執安守
忠以獻復朝京師進中書令詔九節度大舉討慶緒
以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而不立元帥子儀復收衛州
執賊安慶和斬首四萬進圍相州引漳水以灌城城
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于思明思明至會大風拔
木跬步不相物色諸節度潰還子儀獨全軍保河陽
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故及于敗魚朝恩讒

名子儀還以光弼代領朔方兵思明再陷河洛西蕃
逼畿輔朝廷旰食復以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統以兵
趨范陽詔下朝恩又沮解之明年光弼敗邙山失河
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亂戕鄧景山乃復
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兼興
平定國副元帥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
臣莫得見子儀固請乃引至臥內謂曰河東事一以
委卿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幸雲京聞
之亦殺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用事

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讒哀肅宗所賜詔勅千餘篇
上之復自陳訴帝優詔答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
下憂患至是悔悟眷禮彌重史朝義尚盜洛欲使副
雍王東討朝恩元振交訾而止久之梁崇義據荆襄
叛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逼拜子儀
爲關內副元帥鎮咸陽時罷歸已久部曲離散遽承
詔麾下才二十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營兵已過
渭水並南山而東帝走幸陝子儀南收兵得武關防
卒數千泣諭將士共雪國恥皆感激思奮帝恐叫蕃

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敵亦不敢東向帝許之會張知節迎子儀于洛南乃遣知節率烏崇福長孫全緒爲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讙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吐蕃夜潰遂遣李忠義屯苑中王仲昇守朝堂斬射生將王甫以狥破賊書聞帝以子儀爲京城留守自陝生叅卒天子出走天下皆咎程元振元振懼說帝都洛陽已可其奏子儀奏請還都反覆論二京形勢甚明切帝覽之流涕乃還長安既見子儀謂候用卿

晚故至此因賜鐵券圖形凌煙閣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反詔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至河中懷恩走雲州復誘吐蕃回紇黨項十萬衆入寇朝廷震恐詔子儀屯奉天召問方畧子儀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共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爲也至奉天諸將請戰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其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携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數日果不戰而遁子儀入朝進尚書令子儀以太宗嘗爲此官固辭不拜永泰元年懷恩盡誘吐蕃回紇黨項羌渾奴剌等三十萬衆掠涇汾躪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敵圍已合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懷恩暴死回紇吐蕃爭長不相睦子儀使李光瓚說回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令公在此乎紿我耳若在此可得見乎光瓚報子儀子儀請挺身往說之遂與數騎開門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

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背恩德而助叛臣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曩駕令公亦捐館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牛馬雜畜長數百里此

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計甚便
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悞負公誠深請爲公盡力擊
吐蕃以謝過子儀命取酒與其酋長共飲申盟誓諸
酋皆大喜曰鄴者巫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
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吐蕃知其謀夜遁去遣白元
光合回紇追之俘斬六萬盡還所掠士女資畜不
可勝計入朝加實封二百户復還河中大曆二年吐
蕃寇涇州詔子儀屯涇陽敗之于靈州明年還河中
吐蕃復寇靈武詔屯奉天又擊敗之議者以吐蕃數

爲寇馬璘在邠不能支乃以子儀兼邠寧慶節度使
屯邠州德宗嗣位詔還朝賜號尚父加太尉中書令
實封二千户建中二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師陪葬建
陵謚忠武配饗代宗廟廷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
必信每降城下邑所至輒得人士心遭幸臣魚朝恩
程元振短毀無纖毫顧望握兵處外聞詔命即日就
道故讒閒不行方破吐蕃靈州時朝恩使人發其父
墓子儀入朝中外大懼帝喻之子儀叩頭號泣曰臣
久主兵不能禁士卒無殘人之墓今及此乃天譴也
朝恩又嘗約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曰軍容將不利
于公將上請衷甲以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人
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也語以所聞且曰恐煩公經
營耳朝恩拊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田承嗣
傲狠不軌子儀遣使至魏承嗣西望再拜謂使者曰
此豚不屈于人若干年矣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
一皆遏絕獨子儀封幣道其境不敢茵即持兵衛送
麾下李懷光渾瑊等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頤
指進退如家人然代宗呼爲大臣而不名天下以其

身爲安危者二十餘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
婿皆貴顯朝廷諸孫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
富貴壽考終始哀榮人臣之道無闕焉
論曰子儀一生惟忠與誠而已功蓋唐室而主不疑
疑無從入也權傾天下而衆不嫉嫉能自消也在易
中孚可化豚魚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矣
吾于回紇魚朝恩見之
渾渾灝灝筆所未到氣已吞眞不愧古之立言者
豈與文人論傳不傳耶

李光弼傳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也父楷洛本契丹酋長開元初封鄫國公光弼幼持節行讀書執禮父憂終喪不入妻室祿山之亂子儀薦其能詔攝御史大夫河東節度副使領朔方兵救常山次眞定常山民兵執安思義降光弼不殺時自顏杲卿死後郡爲賊區露齒蔽野光弼酹而哭之出爲賊幽閉者恤其家民心大悅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陽光弼用思義計按軍入守復提輕兵敏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

思明懼引去因東出井陘與子儀合擊思明大敗走趙郡古節戰死希德走鉅鹿遂收藁城等十餘縣詔加光弼范陽節度使進攻趙郡拔之又與子儀擊之嘉山大破之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授户部尚書同平章事兼太原尹北京留守監軍御史崔眾以前使王承業軍政弛謬每抑侮之至是詔以兵付光弼眾慢易如舊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眾將斬之會使者至除眾御史中丞光弼曰眾有罪當斬今但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斬中丞使者納詔不敢出遂斬眾以徇威震三軍至德二載思明等引兵十萬攻太原時城中卒不滿萬眾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興役是先自困也乃撤屋爲擂石車飛礮擊賊死傷十二復穿地道迎之思明梯衝近城輒陷賊宴城下令倡優詈侮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徙營稍遠光弼僞約降而潛穿賊營地爲溝檻以木至期勒軍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若送欵者俄而賊營忽陷因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引還留希德圍守光弼又擊敗之斬首

七萬亦遁去又收清夷橫野等軍禽李弘義以歸加司空封鄭國公乾元元年代子儀爲朔方節度副元帥兵馬使張用濟憚其嚴有異議光弼俟其入謁斬之轅門諸將慴伏次汴州聞許叔冀降賊思明乘勝西鄉乃如東京留守韋陟請退保潼關光弼曰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遂檄河南尹郟吏民避賊而自悉軍趨河陽衆二萬才十日糧與士卒均甘苦賊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河陽使

驍將劉龍仙嫚罵挑戰光弼遣白孝德以騎五十馳之孝德擁二矛策馬亂流而渡瞋目大呼斬龍仙首以還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浴于河南光弼索軍中牝馬五百繫其駒而出之思明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置長竿承以巨木衆鐵叉竿上以迎船遇叉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光弼與戰中潭西大破之南城守將李抱玉出奇兵敗賊帥周摯摯復攻中潭光弼使荔非元禮擊敗之摯併兵與安太清攻北城光弼登陴望曰彼軍雖銳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及期未決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名郝廷玉當之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名論惟貞當之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出賜馬分給二人自以刀納韣中有決死之志執大旗令望吾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既而廷玉軍不前趣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郝也命易他馬僕固懷恩小郝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颺其旗三軍齊奮斬俘人馬數萬思明大敗遁去禽徐璜玉李泰授等太清走懷州上元元年

加太尉中書令進圍懷州思明來救迎戰沁水上又破之光弼壁野水渡既夕潛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營令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必來攻我若至勿與戰降則與偕來左右皆笑之是夜日越果以鐵騎五百至知太尉已去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必死矣遂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禮之表授特進右金吾大將軍暉聞之亦降皆如所料諸軍決汴水灌懷州未下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禽安太清楊希仲送京師已而思明用諜閒魚朝恩信而讒之帝使使者督戰急光弼不得行已意出次邙山懷恩不用命遂大敗懷州復陷朝義乘勝畧申光等十三州光弼復輿疾入徐州朝義圍李岑于宋州光弼使田神功擊走之寶應元年封臨淮郡王朝恩元振用事深忌光弼而元振疾之尤甚光弼懼不免及來瑱以讒死光弼愈懼不知所措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亦畏禍遷延不敢行由是諸將陰懷去就多不稟命慮忿成疾未幾卒年五十七謚武穆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

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論曰光弼賢將也其用兵峻厲嚴肅料敵如神唐室中興厥功爲大獨異其起戎酋終行伍而能持節行讀書執禮以孝友著聞斯豈尋常將帥所可同年語歟使時無朝恩元振不以憂讒懼禍來晚節全鏡之埃則汾陽何以過焉

臨淮用兵膽略汾陽亦當怖服其遜汾陽者德耳然起行伍而知儒術名將中罕有及者晚節遷延忿不到此入手特筆提清復於贊中申說固是君子成人之美亦見當時姦臣在內而大將難以立功坐使英雄垂頭眞堪痛恨此史家深文微筆非故爲臨淮出脫也

楊綰傳

楊綰字公權華陰人少孤家貧事母謹甚性沈靜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澹如也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擢右拾遺肅宗即位累遷中書舍人歷禮部侍郎建議復古德行鄉舉里選孝廉力田等科罷明經進士其意謂古之選士必取行實今進士試雜文明經加帖括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于州刺史考試升之于省人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宰相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時論偉之俄遷吏部精覈人物品裁清允天下服其公元載秉政忌綰望高又孤立自守不肯一私謁建言太學當得天下名儒拜爲國子祭酒外示尊重實以散地處之載日貪冒天下士議益歸綰帝知自擢爲太常卿以郊廟禮儀久廢藉綰振起載敗拜平章事脩國史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

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黎幹每出入從騎數百卽日省之止存十騎御史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綰奏罷諸州團練守捉使減觀察諸道判官員之半又言舊制刺史被代皆降魚書開元後威柄外移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自今刺史有不職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停及差人署攝帝善之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迫已乃薄京官俸於是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至是綰奏增之又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祿廩使優狹相均

始兵興從權官品回而祿例差及四方旣定元載王縉偷以爲利因而不改故江淮大州月至千緡而山劍貧險止數十緡至是皆復其舊上下有叙法制粗立代宗方虛心聽納釐補穿敝惟綰是視而綰以疾辭位頻詔敦勉居旬日寢劇詔就中書療治未幾卒帝聞之驚悼謂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卽日贈司徒詔百官會弔賻贈加等謚文簡綰性清儉車服樸古不治第宅不問產業生計祿廩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晷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輒愧止輔政未數月人心自化世以比之東京楊震云

論曰賢哉楊綰之相也白麻甫宣風俗已移雖郭子儀諸公能貶已以成人之美要其清望儉德鎭服人心者深矣綰爲相僅三閱月釐革弊政已有可觀惜天奪之速如代宗所云耳唐書贊其論議渾大雖古王佐無以加非過譽也

雅醇清簡文與人稱另具一種丰神

段秀實傳

段秀實字成公、汧陽人也。六歲號孝童。及長慨然有濟世志。天寶四載從司靈詧討護蜜有功。授安西偏將。又從高仙芝討大食仙芝兵失利。夜相失。聞副將李嗣業聲。因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已陷衆。非仁也。嗣業慙。乃與秀實收散卒成軍而還。又從封常清討大勃律。得勝。改綏德府折衝都尉。肅宗在靈武詔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聽梁宰謀。欲逗留觀變。秀實責之曰。公嘗自稱大丈夫。今天子有急。乃

欲晏然。此誠兒女子耳。嗣業因固請于宰。遂出師。以秀實爲副。後吐蕃襲京師。代宗走陝。秀實勸白孝德。即日鼓行入援。兵還。薦爲涇州刺史。郭晞領行營兵也。邠州軍士放縱不法。白晝羣行擊傷市人。至撞害孕婦。孝德患之。而不敢言。秀實自請補署都虞侯。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悉斷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秀實徐解佩刀。選老健者一人持馬。徑至晞門下。甲者皆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跗秀實曰。尚書負若屬邪。副元帥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再拜謝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令曰。譁者死。秀實曰。吾未晡食。請爲我設具食。已又曰。吾疾作。願一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旦日偕秀實至孝德所。陳謝邠賴以安。大曆元年。馬璘代孝德爲節度。每處事或不當。秀實固爭之。璘怒甚。秀實曰。罪若可殺。何以

怒爲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置酒謝。自是每事皆咨而後行。璘城涇州表爲留後。以勞加御史中丞三年。璘奉詔將徙涇其軍自西鎮北庭。赴難數征伐有功。既驟徙。遂出怨言。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日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且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童之不果發。明日復約夜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秀實申嚴警備。夜果火。即下令曰。敢救火者斬。及旦收捕童之并其黨八人。皆斬以徇。下令曰。後徙者族。軍遂徙。無敢後者。

久之璘有疾以秀實攝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擇謹愿將馬峴主喪李漢惠主賓客家人位于堂宗族位于庭將佐位于衙內士卒位于營次非其親不得居喪側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遠近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別將史廷幹崔珍等謀因喪作亂秀實遣廷幹入京師徙珍等于外軍府遂安自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潁節度使數年吐蕃不敢犯塞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尚書封張掖郡王建中初宰相楊炎欲城原州以議

不合改爲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迎之不納騎士踰垣入劫之秀實與子弟訣曰吾當以死徇社稷矣往見泚說之曰犒賜不豐有司之過天子安得知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掃清宮室奉迎乘輿此不世之功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濱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欲共誅泚會源休教泚追逼天子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襲奉天秀實曰事急矣使靈岳竊取姚令言符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印牒追其兵旻得符果還秀實謂海濱曰旻還吾等無遺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爲之臣也乃約事急爲繼而令明禮應于外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語及僭位秀實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耶遂擊泚中額流血鑌面匍匐而走賊衆未敢動海濱等卒無應者忠臣前衛泚泚得脫秀實知事不成乃大呼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海濱靈岳明禮皆相繼見殺帝在奉天聞之

自愧不能用秀實使盡其才乖涕悔恨秀實性清儉非公會不舉樂飲酒室無姬媵家無贏財實佐至議軍政未嘗及私自涇州被召戒家人過岐無納贈遺泚致綾三百家人不能担輦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置司農署之梁間死後泚取視封識宛然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從容爲德宗言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爲爪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爲敵帝不聽及亂召神策六軍無人至者世多其謀興元元年贈太尉謚忠烈賜封户五百莊第各一區官

諸子帝還都輟朝致祭表門閭親銘其墓

論曰朱泚赫然謀稱帝不虞秀實之唾其面擊其頭破裂流血濺地匍匐而走此千古一大快也事雖不濟死已重於泰山胡氏猶以未盡善惜之過矣不計利害不計成敗乃爲忠臣存一毫顧慮之心隳天下忠義之氣豈少哉秀實才可大用觀其責嗣業服郭晞處置徙涇諸將士精神智量曠世有幾歷事四朝不得一竟其用所可惜者在此不在彼

入晞門寫得閑靜處璘軍寫得周到唾泚面寫得淋漓秀實一生精力畢露毫端故是傳神妙筆

杜黃裳傳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也登進士宏辭二科郭子儀辟爲北方從事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陰謀代子儀僞爲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得詔辯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於時諸將狠驕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入爲侍御史長延齡惡之十歩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順宗立遷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黃裳未嘗一造其門以婚韋執誼輔政勸令率百官請太子監國執誼曰丈人始得一官便可開口議禁密事勃然怒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見買拂衣出及太子總軍國事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儉佞無功奏罷之憲宗欲討劉闢議者多言蜀險固不宜生事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禽帝從之時名臣宿將各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凡兵進退自戰伐以及成功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中機宜闢既禽羣臣

入賀憲宗目黃裳曰卿之功也始德宗創艾多難務姑息每藩鎮物故遣中人伺其軍所欲立者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方鎮選不出朝廷黃裳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朘損諸侯則天下治帝嘗問前古帝王所以治亂黃裳言王者之道在脩己任賢而已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未嘗勞神疲體而萬世稱之秦始皇程石決事見唾後代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唐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委任而責其成功信賞信罰孰敢不力帝嘉納之由是平夏剪齊滅蔡復兩河以機秉還宰相紀律張設赫然號中興皆黃裳啓之也元和二年以司空平章事爲河中晉絳節度使封邠國公明年卒年七十一謚宣獻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性雅澹與物無忤居相位不久未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初奏罷韓全義以李演爲夏綏節度使全義甥楊惠琳知夏綏叛後勅兵拒演命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傳首京師李師古跋扈憚黃裳未敢失禮有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車一乘直千緡使者于宅門候伺累日未敢送適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繼後使者聞知爲相公夫人遽歸以告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焉

論曰史稱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二語盡之乃又言其通饋謝無潔白名則以卒後數年御史劾納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之故也天下安有王佐之才以振綱飭紀整齊一世爲已任而不能律身清白者乎御史不劾于生前而劾于身後其誣可知觀于李師古之事而益見

西川之命苟安目前不妒殊甘一鬨不擒三川危矣天下乘釁而起豈復有唐哉元和兵威之振全賴崇文一舉氣噴風雲遂使强藩裂膽區外寒心昌黎元和聖德詩所以極力鋪陳也斯傳當與并傳矣

脩史試筆卷下

漳浦藍鼎元玉霖氏纂
衡山曠敏本魯之氏評

李泌傳

李泌字長源京兆人也七歲知爲文開元十六年以童子員俶薦名之帝與張說觀奕使賦方圓動靜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帝大悅

帛還家勑善養視之張九齡獨奬愛泌一日言啟起之太苦勁蕭誠軟美可喜泌率爾曰公起不以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謝呼爲小友及長博學善屬文尤工于詩以王佐自負操尚不羈恥隨常格仕進遨遊嵩華終南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使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楊國忠疾之斥置蘄春郡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陳天下成敗之幾帝大悅延致臥內事無大小皆咨之欲以爲相泌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帝乃止建寧王俠有才畧欲以爲元帥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凡也可使爲吳太伯乎帝曰廣平冢嗣何必元帥泌曰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于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不以爲儲副得邪乃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帝與泌出行軍軍士指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帝謂泌且衣紫袍以絶羣疑泌不得已受之帝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拜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帝曰非敢以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帝以在東宮時數爲

李林甫構譖勑諸將克長安日掘墓焚骨泌諫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且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欽故怨將內慙不懌萬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泣曰朕不及此因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所掠子女金帛悉送范陽豈有定四海之志耶不出二年天下無寇矣陛下無欲速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繫

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勿取（謀○慮○周○到○平○賊○在○掌○握○中○矣○）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敝我常以逸待勞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泌曰今取兩京亦必得然賊再强我必再困非久安之策且我所恃者隴西突騎西北諸戎耐寒畏暑若

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熱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休兵秣馬俟官軍去復來此危道也帝不聽帝以張良娣上皇所念欲使正位中宮泌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于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間耳良娣由是惡泌至德二載又欲立廣平爲太子泌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于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宦官李輔國與張良娣相表裏建寧王倏惡之數于帝前詆二人罪

二人譖倏不得元帥謀害廣平王帝怒賜倏死於是俶及泌皆內懼俶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事乎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爲二京平奏迎上皇帝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如此上皇不來矣帝曰奈何泌乃爲羣臣具表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帝因就泌飲酒同榻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請復爲閒人帝曰卿且眠異日議之泌曰陛下今就臣臥榻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前乎陛下不聽臣是殺臣也帝曰不意卿

疑朕至此豈朕而辦殺卿耶泌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得以求去若其既辦臣安得言陛下鄙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帝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代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帝曰建寧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不得已泌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寬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帝泣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

之對曰臣非咎既往刪前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酖太子弘立次子賢賢亦廢死嘗作黃臺瓜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帝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是時廣平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故泌言及泌復請還山帝曰俟將發此議之踰月復固請不已乃聽歸衡山代宗立復召至賜光福里第強詔食肉爲娶妻元載惡不附已出爲江西判官載誅召還復爲常衮所忌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

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帝以河中爲憂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鼠伏河中不日必爲帳下所梟矣時蝗旱議者欲赦懷光泌破一桐葉以進言陛下與懷光不可復合如此葉初帝發吐蕃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庭之地及泚誅欲如約泌言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何功之有帝乃止議者言韓滉聞車駕在外聚兵脩石頭城蓄異志帝疑之泌曰滉公忠貢獻不絕所以脩城爲迎扈之備耳彼性剛不附權貴以故多謗毀臣敢保其無他帝曰外議洶洶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皐爲郎不敢歸省以此故也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于帝曰臣上章非私於滉乃爲朝廷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皐使之歸省令滉感激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也帝從之滉感悅即日

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陳少遊聞之亦貢米二十萬斛帝謂泌曰滉乃能化少遊貢米耶泌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貞元元年陝虢軍亂兵馬使達奚抱暉殺節度張勸謀與懷光合帝謂泌曰若蒲陝連屯則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絕不得不煩卿一行乃以泌爲都防禦轉運使使神策軍送之泌言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歲月下請以單騎往因先揚言以慰抱暉之心抱暉衆聞之稍自安泌疾驅而往將佐不待抱暉之命來迎去城十五里抱暉不得已亦出

謁泌慰撫之餘人皆不問由是反側者自安泌始鑿山開運道自集津至三門以便饟漕避底柱之險錄功加禮部尚書三年拜平章事封鄴縣侯泌初視事入見勸帝勿害功臣保全李晟馬燧等帝然之張延賞與李叔明有隙密奏叔明子昇私出入鄙國大長公主第帝使泌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其延賞乎帝問何以知泌具言二人隙故且云昇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而鄙國乃太子妃之母故欲以此陷之耳帝笑曰是也俄有告主淫亂且厭禱帝怒幽主禁中切責太子太子懼請離婚帝名泌示廢立意泌稱舒王賢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而欲立姪臣不敢以古事爭陛下今奉十宅諸叔若何帝曰卿不愛家族耶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使畏陛下盛怒而爲尚從他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泌不吾諫吾亦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以姪爲嗣臣未得歆其祀也因嗚咽流涕帝亦泣泌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帝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爲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覩茲事臣當日臨辭盡言肅宗亦悔而泣且先帝自建寧死常懷危懼臣亦爲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搆之端帝意稍解泌又引承乾魏王泰太子瑛故事且言太子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以妻母爲累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則皆欲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帝曰具曉卿意間日名泌泣曰非卿切言朕悔無及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帝慰喻不許初河隴沒于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在長安者歸路阻絕皆仰給度支泌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不欲歸命停其給凡四千人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

而誅帝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爲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覩茲事臣當日臨辭盡言肅宗亦悔而泣且先帝自建寧死常懷危懼臣亦爲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搆之端帝意稍解泌又引承乾魏王泰太子瑛故事且言太子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以妻母爲累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則皆欲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帝曰具曉卿意間日名泌泣曰非卿切言朕悔無及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帝慰喻不許初河隴沒于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在長安者歸路阻絕皆仰給度支泌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不欲歸命停其給凡四千人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

當于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禁旅益壯歲省五十萬緡帝嘗從容論盧杞清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所以爲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害顏眞卿激李懷光叛賴陛下寬逐之不然亂何由弭帝曰楊炎以童子視朕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桑道茂預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君相造命不當言命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

泌又極論驍騎六軍之弊勸帝復府兵帝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帝憂饑亂之後經費不充欲減戍卒泌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帝曰如何泌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月則不及矣今吐蕃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在藏惡繒染爲綵繒以市之計十八萬足可致牛六萬頭又命鑄農器糴麥種給邊軍耕荒田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貯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民少粟麥必賤帝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泌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于其土不復思歸三年應代下令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不過數番則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庶也帝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帝曰計將安出泌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大食天竺雲南與圖吐蕃令

吐蕃所備者多知帝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未敢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十五六久之回紇求和親帝不許泌乃申前說帝曰三國皆如卿言惟回紇不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耶帝曰然韋少華等以朕受辱而死朕豈能忘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爲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又何怨耶是後凡十五對帝皆不許泌又反復極論之帝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自覺少理皆對曰誠如泌言帝曰朕

與之爲怨久今往與和若拒我益恥笑泌曰臣以書與之約令稱臣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如約則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帝曰至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又安肯泌曰其國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再發一書耳帝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所約五事皆聽帝大喜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因與論招雲南大食天竺之計皆從之四年六月薦處士陽城帝徵爲諫議

大夫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五年三月卒年六十八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論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爲世所譏

論曰李泌王佐才也史氏多有不足辭則以隱怪目之耳泌謀甚忠功甚偉以好言神僊詭誕爲時所輕後世或比之縱橫家者流俎矣泌歷事四君未嘗以神仙說誕之說進德宗欲立白起廟泌曰國將興聽于人立廟祈禱將長巫風由是觀之泌何嘗好鬼道乎篤信黃老乃其學術之差孔孟不作萬古長夜雖以泌之賢不免爲異端所牽惑悲乎其無師儒也幸其惑止在一身不以施之於國則其心之明猶不肯離乎正君子觀其忠貞事業焉可

鄴侯留侯之支派也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彼此同揆至其處人骨肉之間委曲調護視留侯致四人以全太子殆有過之無不及焉嵩華衡山其卽圯上穀城乎通幅迴環起伏亦擅史遷之長

李晟傳　于慥附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也。幼孤。奉母孝。年十八。從王忠嗣擊吐蕃。以萬人敵著名。又從高昇擊叛羌。連破之。遷左羽林大將軍。廣德間擊黨項有功。授特進。試太常卿。大曆初。吐蕃寇靈州。李抱玉授晟兵五千擊之。晟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由大震關趨臨洮。居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鍾而還。加開府儀同三司。俄充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馬璘與吐蕃戰鹽倉。敗績。晟率游兵拔璘以歸。封合川郡王。德宗立。吐蕃寇劍南。蜀大震。詔晟將神策兵救之。踰漏天。拔飛越廓。清瀟等三城。絕大渡河。斬獲千級。吐蕃遁去。建中二年。與馬燧李抱眞合兵攻田悅。斬楊朝光。乘冰渡洺水。破之。又戰沮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于趙州。抱眞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和解之。燧與抱眞相歡。晟乃建言。宜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武俊等當捨趙自救。于是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奉天。詔晟赴難。而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爲重。數止晟。無西。晟涕泣以

子憑約婚爲質。解玉帶良馬遺孝忠。言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必死乃已。即踰飛狐。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時劉德自滻溯敗歸。晟斬之。以數騎入壁。併將其軍。由是兵勢益振。李懷光軍咸陽。不欲晟獨當一面。請合兵有詔徙屯。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連壁。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指顧陣前。懷光惡之。懷光遷延有異志。晟說以賊據京邑。天子暴露于外。宜速進兵。懷光不納。甫至都城。軍多鹵掠。忌晟整戰分遺所獲。以涸之。晟軍不敢受。懷光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

進晟平章事晟受命拜泣以收復京師爲已任乃繕甲兵治陴隍自念孤軍當賊衝恐二盜合而軋己卑詞厚禮致誠于懷光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又使張彧假京兆尹多署吏調幾內賊不淹旬朔來告其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臣子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兇取富貴非豪傑也因欵獻流涕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時朱泚盜京城懷光圖反噬河朔僭僞者三李納虎視河南希烈鴟張汴鄭晟內無資糧外無應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

單弱而銳氣不衰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韓遊瓌悉奉天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欲引軍襲晟其下不應又懼爲晟所襲乃奔河中帝欲西幸晟奏請駐蹕梁漢以係天下望詔加晟諸道兵馬副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欵壁門告曰公等家屬皆無恙晟怒曰汝敢爲賊閉立斬之時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晟與軍

士同甘苦終無攜怨五月三日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請先拔外城晟曰外城有里閈之隘若設伏格戰居民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皆聚苑中今宜直擊之披其心腹庶可保安宮闕無擾坊市乃檄諸軍並進壁光泰門賊將張廷芝李希倩來戰晟縱兵鏖擊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僵尸相籍餘衆走白華咸大哭終夜不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不許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蹟苑牆二百步爲道賊樹柵斷之晟怒叱諸將曰安得縱賊今先斬公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佖督騎繼之賊奔潰諸軍分道並入賊將姚令言及廷芝希倩殊死鬬晟令唐良臣等以步騎突其陣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令左右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禽戮略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使山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晟引軍屯含光殿前舍右金吾仗下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長安萬年分慰居民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司馬仙琕賊馬皆斬以

徇坊人之遠者宿昔方知王師之入也明日晟屯安國寺斬賊將宦豎于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脇汗于賊者請以不死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墜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行師無以加帝曰天生李晟爲社稷也拜司徒中書令實封千戶賜田宅園林女樂帝自爲文紀功救皇太子書碑立東渭橋以示後世始晟屯渭橋樊惑守歲久乃退

府中皆賀晟曰天子野次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既克長安乃謂之曰鄴非相拒也吾聞五星贏縮無常苟一夕復來守歲則軍心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涇州倚邊數戕其帥晟請治不恭命者因以訓耕積粟實塞下踰制西戎帝乃拜晟鳳翔隴右涇原節度兼行營副元帥徙封西平郡王晟至鳳翔治害張鎰者罪誅亂將王斌等十餘人又托行邊至涇治害馮河清者罪執田希鑒并其黨石奇等三十餘人悉伏誅晟嘗言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沓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耳然士無繼絜人苦役擾思唐之心寧有既乎因悉家貲懷輒降附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每外使至名息曩與坐衣大錦袍金帶夸異之皆指目歆艷焉吐蕃君臣大懼尚結贊者善計乃曰唐名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不去之必爲吾患即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以求盟欲因盟執瑊以賣燧於是興兵踰隴岐不抄掠陽怒曰李令公召我來乃不牛酒犒我徐引去以是間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旁擊其中軍幾獲結

贊又遣兵攻摧沙堡拔之結贊屢乞和晟入朝力奏不可時天子厭兵而張延賞當國密請解晟兵柄貞元三年進晟太尉中書令罷其兵越兩月吐蕃劫盟瑊僅以身免詔罷燧河東皆如結贊計云明年詔爲晟立五廟與馬燧圖像凌烟閣九年辛卯年六十七謚忠武晟爲人沈默有所謀猷雖至親未嘗泄臨下明察凡治軍知某有何勞某有何長即厥養小善必記姓名惡咎黨篤分誼一本至誠嘗蒸燬徵直言危行欲致太宗于堯舜李叔度以爲此儒者事非勳德所

宜晟曰君失辭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爲臣哉叔度慙而退由是每進對必謇謇盡大臣節未嘗露于外晟與馬燧皆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于道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其眷遇始終無與比晟有十五子其聞者愿憲愬聽皆歷官節度使愿檢校尚書左僕射憲以吏能顯聽以功封涼國公聽子琢亦拜尚書右僕射歷四鎮節度使惟愬獨有父風平淮蔡不戮一人智謀德量戰功皆第一

愬字元直憲宗討吳元濟爲唐鄧節度使揣知新敗之後士卒懼戰詭言天子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捍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有父母者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以故衆願效死凡賊中山川險易情僞愬一一知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攻下馬鞍山拔道口柵平青陵城禽其驃將丁士良愬不殺署爲捉生將士良因說取吳秀琳禽其謀主陳光洽以獻秀琳遂舉文城柵降其將李憲有才略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遂以其衆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彼謂吾不來正可擊也克其外城遂引還賊孫獻忠來追衆將走愬下馬據胡床令曰退者斬衆決戰殺獻忠或勸取吳房愬曰取吳房則賊奔蔡併力固守不如存之以分其兵秀琳獻策曰必破賊非李祐不可祐賊健將也守興橋柵愬候祐刈麥伏壯士禽之待以上客令佩刀出入帳下與李忠義皆羣人語至夜分軍中皆言二人不可近愬待之益厚諸軍詭云得賊諜祐爲內應愬恐謗先達于上不及救乃持祐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吾二人相知之深不能勝衆口邪械送祐于朝密奏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還愬署兵馬使或與同宿密語達曙莫敢死士三千人自教之號爲突將委祐統焉舊令舍諜者族愬除其禁使厚待之故諜者反效以情益盡知賊中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蔡精兵盡屯洄曲祐言其隙可乘愬乃遣鄭澣見裴度告師期于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已卯師夜起祐及忠義率突將三千人爲前鋒愬將三千爲中軍進誠以下軍殿東行六

十里襲張柴磯其戍勒士少休食乾糒整羈勒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援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時大雨雪凜風偃旗士裂膚馬皆縮慄諸將請所之憩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將士咸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憩莫敢違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愈甚城旁皆鼜驚池介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壍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憩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

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歸索寒衣耳俄聞號令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拒戰憩計元濟且望救于洄曲訪洄曲將董重質家慰安之而以書召重質重質降憩攻牙城火其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憩不戮一人自宮吏帳下廚廄之卒皆用其舊乃屯兵鞠場以待斐度度至憩具槖鞬迎道左度將避之憩曰此方廢上下之分久矣請因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憩謁蔡人聳觀事聞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涼國公又使代其兄愿帥武寧軍淄青平進平章事歷昭義魏博帥卒年四十九贈太尉謚曰武

論曰晟平日戰功固已偉矣奉天播越慷慨勤王以孤軍扼羣賊之吭無異委肉當餓虎之餵卒能克復京師功存社稷則其忠義之氣有以感激乎人心非尋常戰勝者比也兵克城而市不改肆則仁人君子之師庶幾春秋所謂王事矣小心謹慎善保功名諸子克家世所罕見若憩也平蔡一役大智大仁轟烈震讋天地間可不謂肖乃父哉

目送手揮左縈右拂如行山陰道應接不遑如入武夸峯賞玩不盡盧者實之實者盧之西平兵法固卽史家文法也平蔡一段精嚴簡峭鎩鞳噌吰可補昌黎淮西碑之缺

馬燧傳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也少姿度魁傑與諸兄共學見時方多事輟策歎曰丈夫當建功業弘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沈勇多算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後將誅覆公盍斬向潤客牛廷玠傾其本根使進不得入關退無所據則坐受禽此不世之功也循許之不以時決祿山遣韓朝陽縊殺之燧走西山開道歸平原聞巳不守復走魏寶應中澤潞李抱玉署爲趙城尉時

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饋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酋紿得信旗犯令者得殺之又取死囚供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回紇大驚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燧因說曰屬與回紇接且得其情僕固懷恩樹黨自重裂河北以授薛嵩等四將其子瑒佻勇不義必窺太原公當備之既而果然嵩自相衛遺懷恩擁抱玉令燧說嵩絕懷恩自歸朝廷即署燧兵曹參軍累進鄭州刺史勸課農田總户籍歲一稅之人稱便

徙懷州乘荒亂後痞暴尚止橫斂勤敎化將吏有親者躬造禮之大獲秋稔民賴以濟抱玉守鳳翔表爲隴州刺史州西山直吐蕃上有通道燧聚石種樹障之設二門爲譙櫓八日而畢吐蕃不能暴從抱玉入朝代宗雅聞其才授商州刺史兼水陸轉運使大曆中轉檢校左散騎常侍鎮河陽三城李靈耀反詔燧與淮西李忠臣討之師次鄭州遇敵來犯忠臣兵潰將引歸燧軍頓滎澤固止之忠臣乃還收亡卒共敗賊將張清于西梁固靈耀有銳兵八千號餓狼軍燧

獨戰破之進至浚儀值田悅帥衆助逆忠臣戰不利燧引四千人爲奇兵擊敗之悅單騎遁靈耀亦走汴州平燧知忠臣暴傲讓其功出舍板橋忠臣入汴果爭功擊殺宋州刺史李僧惠燧還河陽遷河東留後進節度使太原承鮑防敗後兵力衰單燧葺斷役數千人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分短長三等稱上所衣爲戰車前冒後貌怪象列戰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器用完整闢廣場羅兵三萬以肄之威震北方建中二年朝京師遷兵部尚書封鄭國公奏

四悅必反宜先禦備甫還鎮悅果圍邢州次臨洛築
重城絕內外援詔與李抱眞李晟救邢洛燧出崞口
未過險移書示好悅以燧畏己大喜既次邯鄲悅使
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炊之悅聞
乃自攻臨洛使大將楊朝光帥萬人據雙岡築東西
二柵以禦燧又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
自良等以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
車焚朝光柵自晨及晡大破之斬朝光禽其將盧子
昌及麾下八百人獲首五千級進軍臨洛悅悉軍戰

自餘合大敗之斬獲萬餘館穀三十萬斛邢圍亦解
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初將戰與衆約勝則以家貲賞
至是傾家財賜麾下德宗嘉嘆詔出度支錢五千萬
償之進兼魏博招討使李納李惟岳合兵救悅悅衰
散兵壁洹水燧進屯鄴詔李艽以兵會次于漳悅遣
王光進守漳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于下流用鐵鏁
維車數百絕河襲上遏水而渡悅知無多糧深壁不
戰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踰洹日挑戰
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鼓角趨魏州旁匿百

騎須悅渡即焚橋悅果亟召李納等兵譟而前燧令上
無動須除戰場列壯士二千以待比至縱擊之悅敗
趨橋橋已焚衆赴水死溺不可計斬首二萬橫尸三
十里殺賊將孫晉卿安窣啜淄青兵幾盡悅夜走魏
嬰城自守於是李再春以博州悅兄昂以洺州併王
光進符璘李瑤皆降遂圍魏城絕御河上流魏人大
恐悅遣使告急于朱滔王武俊未至出兵背城而陣
復大破之進同平章事封北平郡王會涇師亂帝幸
奉天詔還軍太原李懷光反詔燧爲河東保寧奉誠

軍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賊黨要
廷珍守晉毛朝敖守隰鄭抗守慈燧檄諭皆以州降
即命兼晉絳慈隰節度使回讓于康日知帝嘉許乃
分兵收夏縣畧稷山攻龍門降其將馮萬興任象玉
遂圍絳拔外郛僞刺史王克同棄城去遣李自良定
聞喜萬泉等六縣降其將辛纔渾將谷秀達令狐士
女斬以徇又戰寶鼎殺賊將徐伯文斬首萬級一時天
下蝗旱兵艱食朝議多請赦懷光帝未決燧入朝言
懷光逆計久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畿捨之無以示大

下請給三十日糧足彼之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算○無○清○策）燧度此城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算○得○周○密）至城下見廷光諭曰公等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氏○得○意○之○筆）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保也（并○爲○人○算○妙）未對燧曰汝以我爲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左）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請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渾瑊聞之嘆曰嘗疑（以○渾○城○語○定○北○平○功○案）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大過人者吾不逮遠也進營焦籬堡堡將尉珪降餘戍望風遁去遂濟

河直抵城下陳兵八萬是日懷光死守兵萬六千皆（如○算）降詵其黨閻晏孟寶張清吳岡等他脅附悉赦之果二十七日河中平遷光祿大夫兼侍中還太原帝賜宸扆台衡二銘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堂牓其顏以寵之貞元二年吐蕃破鹽夏詔燧爲綏銀麟勝招討使次于石州吐蕃懼請盟帝不許遣將論頰熱甘辭重幣轉請于燧明年燧與論頰熱俱入朝帝許之吐蕃尚結贊謀去燧平涼叛盟釋燧兄子弁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馬飢人瘦若此時引兵渡河吾無（尚○結○贊○有○此○說○算○馬○公○不○及○料○矣）

種矣賴公許和今釋弁以報帝聞果悔怒奪其兵拜司徒奉朝請而已與李晟皆圖像凌煙閣卒年七十贈太傅謚莊武

論曰渾瑊稱馬公制敵固有大過人者此乃燧實錄非虛譽也燧沈勇多算善誓師能得人死力故所向（借○客○作○斷）未嘗挫衄與李晟共享大名遭時眷宜矣史以與抱眞交惡及不禽田悅信吐蕃爲燧惜亦春秋責備賢者意乎然抱眞睚眦聞晟一言即和好如初此不足爲盛德累田悅有河溯羣助未易輕取奉天忽符詔

趣還軍謂力所能而故縱燧何至于此極也輕信吐（特○爲○極○力○略○雪）蕃乃其一時之悞亦尚結贊狡黠謀去三賢之計深（平○兄）君子當原燧之心而諒之

聯絡點綴如天孫織錦其妙難名○敘戰敘陣左氏獨臻化境而龍門史祖之井陘一戰史公力摹左氏之筆遂成絕頂文章茲何其酷肖也扶風諸公孰是可與並席

渾瑊傳

渾瑊、鐵勒渾部人也。世爲皐蘭都督父釋之。從朔方軍積戰功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寧朔郡王瑊年十一善騎射隨父防秋節度張齊邱戲曰與乳媪俱來耶是歲立跳盪功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其勇常冠軍遷中郎將從李光弼討祿山定河北射賊將李立節貫左肩斃之遷右驍衛將軍肅宗即位瑊以兵趨靈武至天德遇吐蕃入寇擊敗之遂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于新鄉擢武鋒軍使又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功稱最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實封二百户懷恩反瑊以所部歸子儀父釋之與吐蕃戰死既免喪起朔方行營兵馬使從子儀擊吐蕃數有功遷太子賓客吐蕃引去瑊邀擊大破之悉奪所掠而還是後屢擊走吐蕃回紇進兼副都護振武軍使檢校工部尚書德宗析子儀所部爲三節度瑊居一焉李希烈反詐爲瑊書若與同亂者帝知爲反閒不疑更賜良馬錦幣帝狩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授行在都虞侯京畿渭北節度使朱泚兵薄城瑊譙門晨至日中不解瑊曳匆車塞門焚以戰賊方解去自是二十五日間賊四面攻圍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惴夜縋出掇蔬本供御帝與瑊相泣泚方據乾陵下瞰城翠翟黃袍左右宦人趨走宴賜拜舞又縱慢辭戲斥天子以爲勝在頃刻使騎環馳招降公卿士庶妄言不識天命帝名瑊授誥勅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户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賜瑊御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訣矣瑊俯伏嗚咽

會賊造雲梯廣數十丈載數千人施大輪冒以韗革周布水囊驅民運土塞隍瑊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梯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燃之時王師乘城者皆凍餒兵盡甲敝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鋒呼號天以禱瑊中流矢自拔去血戰愈厲雲梯及隧而陷風反悉焚賊皆死舉城歡譟是日授瑊二子官第賞將校會李懷光奔難賊乃去懷光反帝如山南瑊以諸軍衛入谷口追騎至擊却之遷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靈鹽豐夏定遠西域天德永平軍節度朔方郊寧

振武等道奉天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漢拜韓
信故事乃率諸軍趨京師賊將韓旻屯武功來拒賊
率吐蕃論莽羅兵破之武亭川斬首萬級遂赴奉天
應接李晟以抗京城西面晟自東渭橋破賊賊城以西
軍收咸陽進屯延秋門泚平論功兼侍中封楚煩郡
王帝還宮授河中絳慈隰節度使改封咸寧郡王討
李懷光加朔方同陝虢行營副元帥河中平加檢校
司空賜大寧里甲第女樂與李晟釣禮吐蕃尚結贊
請盟詔珙爲會盟使盟于平涼被劫副使崔漢衡以

下皆陷惟珙獨得免貞元四年吐蕃入涇邠授邠寧
慶副元帥十二年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十五年卒
年六十四贈太師謚忠武珙好書通春秋漢書史記
慕司馬遷自序著行紀一篇辭不矜大天性忠謹功
雖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親閱視每有賜予下
拜跪受若在帝前時論方之金日磾貞元後天子常
恐藩鎮生事稍桀驁則姑息之惟珙有所論奏不盡
從可輒私喜曰上不疑我矣帝始終信待常持軍猜
閑不能入

論曰渾瑊賢將也功烈可嘉其學問不可及也最愛
其忠誠謹慎貢奉受賜若在帝前論奏不從獨喜見
信功愈高而志益下此豈武夫勳人能之乎故爲將
者不可以不知學
朱子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大將立功
惟謹密乃能有成若瑊者其庶幾乎全傳用陪襯
法篇幅不多而風馳電擊令人色動神飛疑是腕
下有龍

李抱眞字太玄河西安興貴之裔也從兄抱玉有戰功恥與祿山同族賜姓李氏因徙籍京兆代宗朝封梁國公歷官三節度三副元帥位望隆赫爲將臣之良抱眞沈慮有斷元帥澤潞時屬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挺身歸朝帝方憂懷恩兵精又倚回紇名問破賊狀抱眞對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言子儀爲朝恩所殺故衆信而爲之用今若起子儀使將兵是伐其謀可不戰解也帝從之果如抱眞所料遷殿中少監充陳鄭澤潞節度副使凡八年抱眞揣山東有變澤潞當要衝乃籍户三丁擇一鬬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廩于官而府庫實故天下稱略義步兵爲諸軍冠德宗卽位領略義節度使旧悅反闔那及臨洛詔抱眞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于雙岡斬其將楊朝光遂解臨洛那之圍復與悅戰洹水進圍魏悅戰城下復大敗之進尚書右僕射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又聞德宗走奉天抱眞與燧乃各引麾下還屯於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眞獨以數州截然橫絕叛亂中離阻其奸爲羣盜所憚興元初同平章事封義陽郡王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僭號則欲臣制諸叛於是衆稍離心適天子下罪己詔並赦羣盜抱眞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王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心尚猶豫抱眞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元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惟子厲兵東向雪吾之恥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且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奈何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賊涕下交頤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皆掩泣莫能仰視抱眞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退入武俊帳中酣臥者久之武俊感其至誠乃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食訖而別

旦日合戰大破滔進檢校司空實封六百戶抱眞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卑辭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禮謝遣晚年好方士餌丹丸卒年六十二

論曰綱目書李抱眞會王武俊于南宮幸之也幸抱眞志身狥義此一會關天下安危故書之也披肝瀝膽慷慨激切之情狀千載下如將見之其勸代宗起子儀辭罷後試牧守策山東將變練民爲兵一生好爭奇在武俊一會慘澹經營惻惻動心縻縻隕涕其得力于古者全在神氣非章臨句摘者比也

柳渾傳

柳渾字虎曦襄州宜城人也本名載早孤方十餘歲好學有巫告曰兒相天且淺爲浮屠道可免死諸父將從之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與游者皆有名士登進士第累遷衢州司馬棄官隱武寧山名拜監察御史不樂檢局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爲左補闕大曆初除殿中侍御史知江西租庸院事有僧夜飲火其廬歸罪瘖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白其冤觀察魏少游趣訊僧果伏由是知名俄遷袁州刺史崔祐甫薦爲諫議大夫浙東西黜陟使入爲尚書右丞朱泚亂渾匿終南山賊素重其名以宰相召不出執其子笞之搜索所在渾羸服走奉天改右散騎常侍賊平奏言臣名向爲賊汙且載于文從戈非偃武所宜帝爲更今名貞元二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李希烈據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策元平必見禽果爲賊縛三年拜同平章事帝親自擇吏宰畿邑渾奏陛下當擇宰臣以輔聖德帝然之玉工作帶誤毀一銙私市玉足之帝察出怒將論死

渾言陛下須委有司詳讞獄不當遽殺按律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由是工得不死左丞田季羔從子伯彊請貨隋時舊第助討吐蕃渾曰季羔先朝名臣世表節孝隋時舊第惟此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肖子毀門構徼一時俾損風教哉請薄責以示懲沮帝嘉納韓滉入朝帝虛已待之滉遂于省中榜吏渾雖爲滉所引薦咎其專正色讓之曰省闥非刑人地公奈何榜吏至此顚立威福豈尊主卑民義耶滉悔悟稍褫其威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奏志貞

儉人與小吏不當超劇職臣以死守不敢奉詔會渾移疾詔付外施行疾間因求退不許帝命渾斌與吐蕃盟于平涼渾奏曰五帝無誥誓三王無盟詛盟詛之興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乃以季末事行于吐蕃吐蕃人面獸心可以兵制不可以信結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耶俄得韓游瓌飛奏吐蕃叔盟將校皆覆沒帝大驚謂渾曰卿儒士乃知軍戎萬里情乎益禮異之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所親謂之曰明公舊德第慎言位可長久渾曰爲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舌不可禁卒爲所擠以右散騎常侍罷政事渾性儉不營貲產既免官置酒召故人出遊酣肆乃還驩然無慍免意舊相李勉盧翰皆自以爲不及也卒年七十五謚曰貞

論曰渾言棄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又曰頭可斷舌不可禁可想見其爲人矣渾持正不阿知大體又有遠識能料事未然亦一代名臣也

渾不爲異術故能浩氣孤行超然功名之外人品事業豈不由學術哉起處挈領入後曲曲關照當與傅奕傳參看

陸贄傳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也年十八舉進士及第又中博學宏詞書判拔萃二科歷鄭縣渭南尉遷監察御史德宗立名爲翰林學士從幸奉天時天下騷擾遠近徵發書詔日數十下皆出于贄贄若不經思操筆輒成皆周盡事情中窾會旁吏承寫不及同列咸拱手嗟嘆嘗與帝論致寇之由皆羣臣罪帝曰此天命非由人事贄上疏言陛下四征不庭兵連禍結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

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是皆羣臣之罪陛下方以興衰諉之天命過矣帝又問當今急務贄累疏反覆數千言大抵在審察羣情納直諫推誠接物改過遷善帝多從之會術者言國家厄運數鍾百六宜有所變更帝議加尊號贄曰尊號本非古制行于安泰之日已累謙冲況今喪亂尤匪所宜若以屯難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帝納其言但改興元年號下赦令

贄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已以感人心昔成之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之辭無所忌諱庶能令叛逆者回心喻旨帝以中書舍人所撰赦文示贄贄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玆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乃爲制曰小子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由昧省已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止天譴于

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蒸庶痛心覩面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文武聖神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幷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緣洮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洮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

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人心大悅(仁人之言其利溥)後李抱眞入朝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帝于行宮設壇林大盈二庫別貯貢物贊言天子以四海爲家何必效匹夫藏聚私貨請悉出以賜有功令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散小儲成大儲損小寶固大寶也帝從之李懷光與朱泚通謀李晟密奏恐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帝遣贊詣懷光營宣慰贊還言賊泚勢窮援絕懷光乘勝妥剪易若摧枯而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阻其謀若不別思制持終恐變故難測伏望即以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東分賊勢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無由起怨帝從之時李建徽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贊復言晟軍既移二人孤弱可托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以爲犄角帝曰卿所

料極善恐懷光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不閱旬懷光果襲奪建徽惠元軍殺惠元行在震驚帝徙幸梁供儲不豫道乏食民有獻瓜果者帝欲官之贊曰爵位須宜愼惜不可輕用賜以錢帛可也若授以官則彼窺銛鋒忘軀命者必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視人如草木誰復肯爲用哉帝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事必贊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帝行止必與俱山南道險從官相失帝夜召贊不得驚且泣詔軍中得贊者與千金久之乃至帝大喜太子以下皆賀

贊素直諫忤帝意盧杞雖貶帝心庇之贊極言杞奸邪致亂帝貌從心頗不悅俄以勞遷諫議大夫仍兼翰林學士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數遣使貢行在帝惡其爲人皆不見欲以渾瑊代之贊奏楚琳罪固大但乘輿未復大慈猶存宜厚加撫循以濟大業帝悟盡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帝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贊極言吐蕃遷延觀望翻復多端致令羣帥進退憂虞彼若不歸賊終不滅帝曰卿言甚善然晟瑊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贊以爲秦梁下

里兵勢無常遥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矣京師平帝命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內人贄諫曰今大難甫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拊循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維新之望蓋事有先後義有重輕宜遣大臣馳傳迎復神主脩飭郊邱展禋祀之禮申告謝之儀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老若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爲將士所私天下固多褰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中使求之帝發梁州問令至鳳翔諸軍甚盛可遣人代李楚琳贄曰如此則事同脇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結四海之疑不如俟到京邑徵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鉏哉時劉從一姜(陛接)公輔等材不逮贄遠甚皆由下位建台宰而贄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爲中書舍人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俟其爲相竇(宣公忠直每於不得意時見得入)參深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明年參黜乃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今乃不能進一二屬吏則後日位宰相安能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士亦許自薦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帝雖嘉之然卒

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每歲集人其後遂三年一選選人稽壅案牒叢淆僞冒混眞吏因得大爲奸(選)奬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缺者或累歲不補贄乃請以內外員爲三分每歲計闕集人檢挍吏奸(口結錢)天下便之初竇參惡李巽出爲常州刺史及參貶巽爲湖南觀察使奏參交結藩鎮受汴州節度劉士寧賂遺帝怒欲殺參贄言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爲辭參于臣素分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惜典刑有濫耳乃貶參驩

州司馬帝又欲理其親黨籍其家貲皆以贄切諫而止時宦官恨參尤深日謗毀竟賜死于路帝以裴延齡判度支贄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弗聽俄而延齡姦佞天下皆嫉怨以得幸天子莫敢言贄復上書苦諫帝不懌延齡謀去贄譖毀百端遂以太子賓客罷贄畏慎拒門不敢通賓友延齡揣帝意薄疏言贄失權怨望爲危言以搖動軍心意不可測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救乃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詔未至而卒年五十二謚曰宣始贄入翰林年

尚少以材得幸于天子歌詩宴遊朝夕侍從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贄議者謂與元勳亂之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天子常以行輩呼而不名解衣推食同列莫敢望及輔政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所言悉剖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他卹乎居忠州十餘年常閉戶人不識其面又懼謗不敢著書地苦瘴癘祇爲古今集驗方五十卷示鄉人其奏議至今傳云

論曰若贄者乃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也其殆古所稱社稷臣與秉性忠直學術醇正指陳時病洞若觀火皆本仁祖義而出之蘇軾曰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信夫昏佞漆膠正直不容貶竄在外十餘年以沒君子不爲贄惜而深爲唐惜也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二語乃贄一生本領所在凡爲臣者當書諸紳

宣公文章本是熱鬧但剪裁不密竟似鈔一冊奏議神味索然矣偏從極黯淡處用一兩筆畫出宣

公全身閣架之妙獨具匠心至其轉接不測如雄鷹橫盤遠勢疾投孤與陡健異常

陽城傳

陽城、宇亢宗北平人。徙陝州夏縣。世爲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爲集賢院史。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無所不通。登進士第。去隱中條山。遠近慕其行。從學者踵相接。閭里感化。爭訟不之官。詣城決之。李泌爲相。舉爲諫議大夫。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帝厭苦而城聞得失。且熟。久之無一言。韓愈作諍臣論以譏城。方與弟書夜痛飲。若爲弗聞也者。客或造之。欲有辭城。揣知其意。輒彊以酒。或時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居位八年。人莫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讒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無敢言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而信用姦人。即率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帝大怒。召宰相將加城罪。太子爲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時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趨往。延英門大言。謂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連呼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一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于廷。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罷沈酗不率教者。朗講經籍。生徒斥斥。皆有法度。有薛約者。狂而直。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城飲食之。吏迹捕得於其家。仍步出郊外。涕泣與別。城飲食之。吏迹捕得於其家。仍步出郊外。涕泣與別。帝惡城黨罪。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生二百餘人。詣闕請留守數日。爲吏遮抑。不得上。至道州。以家人禮待。吏民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州產侏儒。故事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不知何者可以充貢。自是龍州人感其德。生子以陽名。賦稅不登。觀察使數誚讓。會一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怪城不出迎。以問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已有罪。自囚于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獄謁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固不

敢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按之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以往中道而逃順宗立名城還詔下則卒矣（景慘淡）（八〇年後情）年七十贈散騎常侍

論曰城固世所稱孝友者兄弟皆不娶無子（抑）友則愚孝則未也爲諫官八年納忠止此一日厥口亦太慎（抑）重然陸贄死生延齡相否有關于唐室甚大讜論一（楊）揚邪氛立解亦可謂不負此官矣其教國子治道（楊）又何其溫溫然純德君子也

八年一日自足千古妙將八年前後迹處俱以渾融出之便爲直臣增許多氣燄善善欲長令人想見古良史不徒筆法簡嚴也

裴垍傳

裴垍字弘中絳州聞喜人也擢進士以賢良方正第一補美原尉元和初名入翰林爲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謂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憎不及知君精鑒爲我言之垍取筆（以後皆此一筆撐扶也全文把握在此）疏三十許人吉甫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焉吉甫罷乃拜同平章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帝（以後皆此一筆撐扶也全文把握在此）每降意順納在殿中常呼垍官而不名吐突承璀自（突拔妙）東宮得幸恩顧親渥承間欲有關說帝憚垍誠使勿（從帝意中見）言嶺南節度楊于陵爲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冗官（垍之賢）垍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嚴（以下詳敘垍之能退不肖）綏守太原政出監軍垍劾其懦以李鄘代之王承宗擅襲節度帝欲討之承璀自請往于時澤潞盧從史陰苞逆節內連承宗外請興師以圖身利垍固爭不聽承璀果無功王師告病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垍誘得其情知從史稔惡可圖狀比遣再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乃爲帝陳從史暴戾無君視承璀若小兒相與往來軍中可因其機致之後兇興師之

勞帝初驚愕徐乃許之從史果就縛困班師垍奏承璀首謀無功陛下雖誅法人心不厭請流斥以謝天下乃罷所領兵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其時物重錢輕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又降省估以自潤故賦益苛民重困垍奏禁止之一以公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爲上供自是淮江而南民少息矣垍以茂年驟柄用器局峻整持法度雖鉅權宿貴

造請不敢干以私故頗不爲時所悅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垍奬勵使盡言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垍垍獨讓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爲疑休復大慚垍爲學士時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又擢羣貢之裴度知制誥李吉甫簡御史中丞皆踵踖爲輔相自餘量材授職皆協人望選任之精前後莫及議者咸謂才與時會故元和之治百度脩舉朝無幸人五年秦風亦帝悵惜遣使致問藥膳進退輒疏聞皆三月益

脩史試筆卷下 六

癒乃罷爲兵部尚書垍之進吉甫所薦也及居中多變更吉甫約束吉甫復用銜之乃徙爲太子賓客至卒不加贈劉伯芻表其忠方贈太子太傅

論曰裴垍端方能持法雖天子亦敬而憚之其氣象風烈居何等也有知人之明無竊位之誚李絳裴度諸公皆所甄拔此眞可謂宰相哉

提綱絜領絲聯繩牽其體則直其氣則舒一結海外奇峯無窮感憤史公擅場處在此

李絳傳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也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知制誥李錡誅憲宗將輦取其貲絳上言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願以其財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帝從之帝嘗論太宗玄宗之盛欲庶幾其道德風烈何行而致此絳言陛下正身勵行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則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帝曰善即詔絳與崔羣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爲連屏張于便坐每顧左右作意勸誡吐突承璀請于安國佛寺立聖德碑使絳撰文欲以萬緡酬之絳言大人與天地合德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美有分限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並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刻石紀嶧揚征伐之功紀巡幸之迹適足爲萬代譏笑帝悟以百牛曳碑樓倒之絳見浴堂殿帝言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欲黜其尤者絳曰此殆非陛下意必有憸人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係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書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

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十無二三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社稷之福也帝曰非卿言朕不知諫官之難承璀計王承宗絳當草制固爭不可言古無以宦人統師者帝不能奪詔宰相授勅承璀果無功還欲加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璀喪師當抵罪反寵以崇秩後有敗軍之將陛下何以處之又數論宦官橫肆言此屬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視得賂則譽跖蹻爲廉良失意則毀龔黃爲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自古宦官敗國備載方策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絳自知言切且斥去惡取內忤貴幸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遷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賜金紫帝自擇良箚與之爲重脅縛盧從史承璀即署詣後絳奏澤潞據山東要害今孽豎就擒方收威柄遽以偏將授本軍兩河諸鎮

必謂陛下陷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嘿然哉宜以孟陽爲澤潞而重爵節度三城聞者始服張茂昭舉族入覲絳請亟授以官且遣使諭其麾下皆聽節度乃拜河中節度使任廸簡以帑金匱竭簡罷士之疲老者人情不安絳請斥禁帑絹十萬以濟事機吳少誠病甚絳言朝廷命將今乃其時有如阻命則決可討然鎮蔡不可幷取願赦承宗趣立蔡功江淮旱帝下赦令有所蠲馳絳言所貸未廣請出宮人省經費蠲恤流亡嚴禁鬻子帝皆納之帝嘗畋苑中至蓬萊池

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今可還也其見憚如此後閱月不賜對絳奏曰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爲害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屢危之患自爲計得矣其如聖治何詔明日對三殿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帝怒欲黜之以語絳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欲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忠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帝悅待居易如初帝怪前代任賢致治今無賢可任絳曰自古無借才異代者惟聖王慎選極其才分不以已能蓋覆折節下之則賢者乃出帝曰何由知其賢而任之對曰循其名而驗以事所得十七若任官廉辨措事不苛無希望依違之態邪媚愉悅之容此近可賢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奸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遏失則人君疏忌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帝問戶部故有獻卿何獨無絳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烏

有羨餘若以爲獻是徙東庫物實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帝瞿然悟尋欲相之以承璀不合先出爲淮南監軍始拜絳同平章事封高邑男李吉甫嘗盛贊天漢文帝帝曰朕安敢望對曰是時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以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帝悅顧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眞宰相也

吉甫言人臣當使君悅臣安不宜彊諫絳曰人臣當
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于惡豈得爲忠吉甫又
言今惠澤已深宜振刑威絳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
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始皇父子乎帝曰絳言是
也元義方媚承璀得京兆尹絳惡而出之義方因言
絳私其同年許季同帝以問絳對曰陛下不以臣愚
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
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帝曰善田季安死
子懷諫請襲節度吉甫議發兵討之絳以爲魏博不

必用兵當自歸朝廷請蓄威以俟不過數月必有自
効于軍中者未幾其軍果擁立田興遷懷諫以魏博
聽朝命帝大悅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
不可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
撫納結以大恩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請節鉞
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將士爲重朝廷輕矣帝竟
遣宣慰絳固請曰如興萬一不受命即姑息復如向
時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由
是拜興節度使絳又言魏博不霑王化五十餘年一
旦挈六州來歸劉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
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
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賜之宦官以爲太過絳曰使
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
百五十萬緡已乎帝從之即遣裴度頒賞賜復軍民
歡聲動地成德兗鄆使者見之相顧失色嘆曰倔強
者果何益耶帝思朋黨以問絳對曰自古人君最惡
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夫朋黨者
肇之則無跡言之則可疑以此目之則天下之賢人

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所以亡也願陛下深察之王
播爲鹽鐵使有月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
他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祿廩家貲願悉付有司帝
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絳嘗奏振武天德左右
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帝即命盧坦經度
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
緡帝問凡人舉事常病不通于理陷于過失古人處
此有道否絳曰事或過差雖聖哲不免惟天子有諫
臣所以救過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自處教坊

使稱密詔閱良家女子及別宅婦人納禁中京師囂然吉甫畏不敢諫絳獨上疏論之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命訪閭里以貴致之祇取願者四人豈知便爾生事乃悉放歸俄足疾求免罷爲禮部尚書由是復名承璀于淮南十年出絳爲華州刺史承璀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卽行法矣入爲兵部尚書母喪免後復名入穆宗素遊畋絳切諫不納以疾辭爲東都畱守寶曆初拜尚書左僕射絳偉儀質以直道

進退望冠一時然賢不肖太分故屢爲讒邪所中皇甫鎛李逢吉皆惡之文宗立召爲太常卿累封趙郡公太和四年南蠻寇蜀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素疾絳遣人迹說軍士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大譟而入絳不及設備遂遇害年六十七事聞贈司徒謚曰貞

論曰李絳論事得大體動協機宜其才可爲王佐而方正鯁直慷慨以納忠爲已任則魏徵宋璟之流他人何足以及之惜不幸多遇小人吐突承璀皇甫鎛李逢吉不能加害而禍生所忽卒墜楊叔元之計悲夫然絳也知有國而不知有身躬歷四朝年近七十此亦非所吝矣

盡言極諫俱中膏肓然顩直而不逆耳絳之獲上者微矣進忠直遠邪佞是一篇骨子以吉甫作正陪以承璀作反陪直敘中時露銛鋒其氣盛也

裴度傳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也貞元初擢進士第以宏辭補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調河陰尉遷監察御史論權倖忤旨貶官元和中累遷至御史中丞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暴橫苦百姓撓官司厚得餉遺乃去下邽令裴寰才吏也不爲禮小使奏寰出慢語帝怒下詔獄論大不敬宰相不能解度奏寰無罪帝愈怒度曰陛下愛百姓何如愛小使今寰以愛百姓加罪可乎帝色霽乃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

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問諸將孰才度言李光顏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果奏大捷帝嘆其知人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兵伏盜京師刺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韣刺背裂中單復傷首度冒氈得不死賊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請罷度官以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朝綱盡廢吾倚度足破二賊矣剳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自是以平賊爲已任始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至閽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于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惟度言賊不可赦帝曰勝負兵家常勢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生計乎於是左右不能間十二年宰相李逢吉建言餉億煩置宜休師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面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臣比觀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

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帝然之即以本官兼彰義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爲流涕度至郾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士奮于勇奏罷中使監軍使諸將得專制號令皆大悅戰氣數倍冬十月李愬用李祐計將襲蔡遣掌書記鄭澥白度度大喜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果以雪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度乃建彰義旗節領洄曲降卒萬人往撫定之除元濟苛

某偶語燃燭酒食相饋遺聽從民便蔡人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不可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已禽蔡人卽吾人也衆聞之皆感泣度入朝行至鄜城會帝封二劍付監軍梁守謙使悉誅賊將度乃復還蔡騰奏申解全活甚衆策勳進上桂國晉國公復知政事程异皇甫鎛以言財賦進羨餘得幸俄至爲宰相制下朝野駭愕度三上書極陳其不可帝不聽表求自退亦不許度復上疏曰鎛异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一旦爲相中外駭笑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焚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遽自隳壞使四方再堪懵解體乎帝以度爲朋黨弗之省又與崔羣言五坊使楊朝汶暴橫妄捕繫無辜責息錢誣引至千人帝曰此小事朕自處置且與卿商量東軍度曰兵事不理憂止山東中人橫暴將亂都下帝不悅退召朝汶責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命誅之而原繫者由是

京師澄肅李師道怙强度勸帝討之奏令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與田弘正將兵自楊劉渡河直抵鄆州師道平河南北三十餘州藩鎮跋扈垂六十年至是盡遵朝廷約束度乃纂述蔡鄆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付史官卒爲异鎛所構以平章事出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卽位進檢校司空朱克融王廷湊亂河朔加度鎭州行營招討使時元稹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恐度復當國凡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撓之不使有功度上表暴二人過惡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鎭先宜肅清朝廷何者河朔愚小禁闥愚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任之意不輕遭奸臣抑損之事不少但欲令臣失所而于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之顧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表三上帝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稹近職俄擢稹宰相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

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搖衆心不聽於是交章極論亦不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兩河諸侯無不懷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入朝度見帝先謝受命討賊無功次陳所以入覲意感慨流涕帝爲動容時以度無援且久外爲奸慝抑慮帝未能明其忠及進見辭切氣和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竦武夫貴臣至咨嗟出涕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會昭義監軍劉承偕素陵轢節度使劉悟陰與張汶謀縛悟送闕舉軍譁怒執承偕欲殺悟拘以

聞帝問度何以處置度對曰承偕驕縱不法臣所素知陛下必欲收忠義心惟有令悟集將士斬之帝曰、太后以爲養子卿更思其次度奏請流承偕于遠州帝從之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諸軍軽互河北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同平章事而權彼側目咸謂逢吉善謀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吉還度居位再閱月果爲逢吉所間罷爲右僕射已而逢吉代相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四年王廷湊屠牛元翼之家敬宗蓋惋嘆宰輔非人使兇賊熾肆學士

幸處厚上疏曰臣聞沉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廟算陛下當食嘆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畱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頗牧不能用也帝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問何故處厚奏爲逢吉所擠於是復兼平章事帝雖幼孺然實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慰安且示名期寶曆二年度求入朝逢吉黨大懼張權輿作僞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六岡橫亘

如乾象度宅居第五岡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居岡原不名而來其意可見帝雖年少獨能察其誣待度益厚畱輔政帝將幸東都諸臣切諫不聽度奏言國家設立兩都本備巡幸但自多難以來宮闕營壘百司解舍荒圮弗治必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因止不行令狐楚爲觀察使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永克融執賜衣中使楊文端詭言所賜濫惡又匄假度支帛三十萬匹

且劫丁匠五千脩東都帝惠之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度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亡也譬如猛獸自于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陛下無庸遣宣慰徐賜詔書言中人偕驕待到當自責謹春衣不謹方詰有司所上丁匠宜即遣來已詔所在排比供擬如此則賊謀窮矣若欲示含容則云東都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其預借春衣非常所愛祇是事體不可獨給范陽帝曰善不旬日幽州軍亂殺克融及二子如度所料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

迎立江王是爲文宗進階開府儀同三司實封三百户太和四年數引疾上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牛僧孺李宗閔輔政又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徙東都留守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治石林叢岑綠幽勝午橋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衰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固辭老疾帝命諭意曰爲朕臥護北門可也度乃之鎮以病匄還東都拜中書令上巳宴羣臣曲江度不赴帝賜詩及御札使者及門而度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文忠臨終自爲銘誌度退然纖中人而神觀蕩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陲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歲幾何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北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重輕及沒之後莫不思其風烈

論曰度始佐憲宗平淮蔡功無與比唐書以爲非度破賊之難排羣議任度之爲難可謂知言者矣廣德以來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久非唐家所有自度爲相海内肅然遵朝廷約束而憸士小夫乃不肯使一日安其身于廟堂之上至于穆宗抑又甚焉盧龍成德瀛州相州諸軍繼亂魏博武寧未幾亦失則宰相非其人之故也敬宗有志用度而不永文宗徒事外貌而無實天不祐唐度亦安能如之何哉晚歲優游綠野史氏以浮沈目之不知蔡鄭成功鋤牙讒構之日度之宜去久矣彼亦自以用舍關天下盛衰

故可進可退而終不忍恝然則其忠不可及也

身歷四朝厠排權倖卒能轉危爲安逍遥緣野眞莊生所謂疾雷撼山狂飈盪海而不能驚者矣通體筋峭森嚴如三韓之師如兩漢之吏能使晉公龍馬精神較若繪圖在傳體中應推絶調至其提波關鎖倏離倏合若斷若續畢擅司馬之長固是作者本色

韋處厚傳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也親沒廬墓終喪事繼母以孝聞登進士授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預脩德宗實錄改咸陽尉憲宗初擢左補闕進規納忠言多切直時人莫知也李絳論帝未聞納諫帝乃言處厚路隋數上疏極忠切由是中外推其慎密歷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開州刺史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召爲翰林侍講學士處厚以帝冲怠不好學偕路隋合併五經論語掇其粹要題爲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冀助省覽帝稱善並賜金幣遷中書舍人張平叔以言利得幸于帝建言官自鬻鹽籠天下之財宰相不能詰處厚發十難詰其迂謬平叔愧縮事遂寢敬宗初李逢吉黨劉栖楚等構李紳欲致之死處厚言紳先朝舊臣就令有過尚當祓瑕洗垢以成三年無改之道況被讒譖此楊炎爲元載復讐盧杞爲劉晏償怨諸鎮多爲不平兵連禍結天下騷然陛下日所親見寧不深念哉紳得免罪遠竄逢吉怒未解寶曆三年赦書不言降官量移處厚復奏逢吉

緣紳一人使曠蕩之恩不及近歲斥逐之徒非所以示天下帝悟追改其條進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時帝畋遊無度月視朝不過三四處厚入見自陳有罪當死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爲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固酒色而損壽於法應誅所以不死者以陛下在春宮年十有五可望弼成今皇子方在襁褓臣安敢畏死而不諫帝感其言賜以錦綵然實無能改也王廷湊之亂帝嘆宰相不才使奸臣跋扈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當饋而嘆恨無蕭曹此馮唐所以謂

漢文帝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嘗奉命於宣州徵鷹鸇及楊益兩浙索奇文綾錦皆抗疏不奉詔帝不得已從之後禁中急變文宗綏內難猶須未即下詔處厚言春秋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言討罪何所避諱遂奉教頒諭是夕號令制置及踐祚禮儀一出其手動皆愜會事幾進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封靈昌郡公居位務在濟時不爲身家計中外補授咸得其宜先是齊抗奏罷諸州別駕凡當授者雍滯京師又元和以來裨將立功得補宮官久伺闕者

朱紫滿啓處厚乃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別駕以處之由是流品澄別帝雖自力機政然驟信輕改浮論易奪處厚嘗獨對諫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輒變易出自上心耶乃示臣不信得于橫議耶卽臣何名執政裴度元勳舊德寶易直長厚忠實所宜親信臣乃陛下自擯今言不見聽宜先罷退卽趨下頓首帝矍然曰何至是卿之忠力朕自知之安可遽離以重吾不德處厚趨出帝復召問所欲言對以近君子遠小人始爲可治諄複數百言又

言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李同捷叛史憲誠陰懷向背心度待以不疑憲誠遣吏白事中書處厚召語曰晉公以百口保汝帥于天子我則不然正須所爲以邦法從事耳憲誠懼不敢貳卒有功李載義數破滄鎮兵每俘執生口皆剖剔之處厚戒諭前後全活數百千人太和二年方奏事暴疾次日卒年五十六贈司空處厚姿狀如甚懦者居家亦平易至廷爭疑然不可回奪剛于御吏百僚謁事畏惕未嘗敢及以私推擇羣才往往棄瑕錄善時亦譏其太廣性嗜學

家書讐正至萬卷本名淳避憲宗諱故改此

論曰唐書贊處厚事穆敬文三宗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寧不謂以堯事君者邪斯言得之矣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處厚有焉

時無處厚晉公孤矣篇中三提裴度最着精神處厚身分自見

李德裕傳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蔭補校書郎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累遷至御史中丞雅有入相之望以父舊怨牛僧孺李宗閔逐吉甫排之因出爲浙西觀察使南方信讖巫父母癘疾雖其子不敢養德裕力變惡俗按屬州毀淫祠千餘所撤山房廋盜者千四百舍敬宗立修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盒粧具德裕奏比年蝗旱物力未完本道所存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尚少十三

萬軍用褊急今所須脂盒粧具度用銀及金二萬餘兩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勅後詔咸可遵承不報又詔索盤綾綀綖千匹德裕奏言太宗時諷獻名鷹李大亮諫止賜詔嘉嘆玄宗令益州織半臂琵琶桿撥鏤牙合子等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優詔爲停止時帝好遊幸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裕上毋辰六箴一曰宵衣諷視朝稀晚也二曰正服諷服御乖異

也三曰罷獻諷斂求怪珍也四曰納誨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辯邪諷信任羣小也六曰防微諷偽遊輕出也帝雖不能用猶敕韋處厚作詔厚謝其意然爲逢吉排笮訖不內徙徐州王智興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僧以資福德裕劾智興牟撓民財普加髡落規避徭賦若不禁遏則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爲細變詔徐州禁止亳州浮屠詭言有聖水可愈疾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十户徵一人往汲既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輒血多至死而水斗三十千宅汲轉鬻互相欺誑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塡塞以絕妄源從之帝方惑佛老禱福祈年奸徒杜景先妄言其師周息元壽數百歲遣宦者至浙西迎之德裕上疏言此皆迂怪小術如文成五利者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御其藥豈非以宗廟爲重乎不聽太和三年詔拜兵部侍郎裴度薦其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得之出德裕爲鄭滑節度使踰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一方

周敝德裕至完殘奮快皆有條次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夷寡饋運遠邇曲折咸具名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纖悉情僞必盡知之乃請甲人于安定弓人于河中弩人于浙西由是器械皆犀銳率户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兵謂之雄邊子弟築仗義城以制大度清溪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之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卬崍關徙嶲州治臺登以奪蠻險於是二邊寖懼南詔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德裕遣兵據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阻其功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還吐蕃吐蕃盡誅之境上極慘酷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帝亦悔之乃召爲兵部尚書俄拜平章事又坐論李訓鄭注小人不宜引致左右爲宗閔所譖出爲鎮海節度使再貶袁州長史未幾宗閔以罪斥而訓注等敗帝悟乃以德裕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中遷淮南節度使武宗立復召同平章

事既入謝即疏辯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請以松栢萬蘿爲喻惟正人一心事君無待于助邪人必更爲黨以相蔽欺幸以是辨之又引管仲對齊桓公所以害霸事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雜以小人之故也（提出恨事）又追論維州事云維州據高山絶頂三面臨江在戎鹵平川之中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餘年生子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以併力西邊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

皐欲經畧河湟須此城爲始急攻數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執送還恐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亟務捨咎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與于竹谷及將就路寃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蕃帥即以此人戮于漢境之上悠行殘忍用固携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絶忠欵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乃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命嘗疑楊嗣復李珏顧望不忠遣使殺之德裕流涕諫曰昔太宗德宗誅大臣未嘗不悔臣願陛下全活之無異時恨弗許德裕伏不起帝曰爲公等赦之因追還使者回鶻寇振武德裕薦石雄擊之以方畧授劉沔大敗回鶻于殺狐山奪太和公主以還黠戛斯遣使來請攻取安西北庭地德裕以爲雖得無所用固諫而止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

軍事以邀節度德裕力請用兵令李回持節諭王元逵何弘敬討之而橫水戍兵楊弁等作亂廷議罷兵德裕力奏不可中人馬元實受弁賂詭言弁兵多屬明光甲十五里德裕立折其誣趣兵進討傳首京師俄而劉稹平策功拜太尉封趙國公德裕固讓不敢當太尉又言趙先臣舊封將傳家孫乃改封衛時天下已平德裕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他相莫能與故威名獨重于時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大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耶頗我毛

發爲森豎翼日罷爲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畱守大中元年曰敏中令狐綯使仇黨李咸斥德裕陰事再貶潮州司馬明年又謫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係德裕狥成其寃貶爲崖州司戶參軍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爲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爲質袞袞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爲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先是元和後數用兵宰相率不休沐以夜繼日至德裕從容裁決雖遽書警奏沛然若無事午漏還第休沐如常帝以詔書處報機急學士不能盡意悉命親爲之方議伐劉稹詔元逵弘敬有曰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元逵等情得皆震恐思効及賊平帝每道其語切于事情而能伐謀也遇三鎮奏事必引使者勉以忠義指意丁寧使各爲其主道之故河朔畏威不敢有異志後除浮屠法僧亡命多奔幽州德裕名邸吏戒曰爲我謝張仲武劉從諫招納亡命今安在也仲武懼以刀授居庸關吏曰僧敢入者斬之又慮朝廷數討有功或傷于武奏請少息勿損威重欲顧以兵爲戒乃可保其成功帝嘉納之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預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生平所論著多行于世

論曰德裕與僧孺等爲水火未免狥愛憎快私讐君子惜之然其才猷事業烺烺炳炳宇宙間有卓然不可磨滅者在浙西能化汙俗在西川籌邊經濟爲當世第一不幸佞臣居中沮撓隳震叠懷來之事機維州一棄千載猶有餘恨焉其爲相匡勤時宜決策制

勝安藩鎮反側唐室幾于中興昔人稱姚崇爲救時相若德裕殆有過之無不及也使加以聖賢中正和平之問學其功業且不知所屆矣

德裕才相也以愛才之心作才人之傳語語生動精神滿紙西蜀籌邊維州抱恨淋漓慷慨叱咤喑嗚行墨間雨風合離波潮上下極文章之鉅觀

劉蕡傳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登寶曆進士博學善屬文○策中○骨子通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于謀浩然有捄世意元和後權綱弛遷宦豎弒逆更二帝不能討支黨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蕡常痛疾之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蕡對策曰臣誠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陛下詢求過闕咨訪嘉謀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請披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謹按

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于歲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雖無事必書首月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謹其終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僞滋熾之漸乎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降于清問臣未知果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萬幾之勤有所未至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爲陛下所先憂者○總○提○切○中○時○勤○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元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闇弒吳子餘祭書其名譏疏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

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誡○透○切明法度之端杜篡弒之漸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必使輔相得以顓其任庶僚得以守其官奈何以嬖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上命內竊朝權威懾斧○慮○一衮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孽生帷幄曹節侯覽復生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若春秋以爲昭公不得正其終則定公不得正其始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闔寺專廢立之權事與定公無異況太子

未立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祁
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而下相
殺不書此書者重共顓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
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
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不君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
也臣謹按春秋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
者善其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也今威柄陵夷藩
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
不究春秋之微而稱兵者將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
由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内將亂也故樊噲排闥
而雪漢哀盎當車而抗薄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
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狐射姑
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
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大
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
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
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不能用而反泄必罹其
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故徘徊鬱塞以

須上意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於聽朝之餘
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
傾扶亂之術寘隘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
之心復門户掃除之役則雖不得治其前能治其後
不得正其始能正其終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
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聞堯禹之爲君元凱在
下雖微必舉四凶在朝雖彊必誅至秦二世漢元成
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
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
景行于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于後無謂廟堂
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絶典刑猶在人誰不
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耶又
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奸
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耶昔秦之亡也失于彊暴
漢之亡也失于微弱彊暴則奸臣畏死而害上微弱
則彊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不處泰禍不翦其萌
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
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謹按春秋梁亡不書取猶

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終而自取滅亡也國君之所以尊重其社稷社稷之所以重存其百姓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視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則人之于上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所親者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名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落方小者爲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奸欺之罪海內困窮饑寒

流散冤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貪盜賊並起竊恐陳勝吳廣不獨起于秦赤眉黃巾不獨生于漢此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抱腕痛心泣血也臣聞漢文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不能擇賢而任之以致失其操柄紀綱日紊國用日哀奸宄日熾黎元日困陛下即位憂勤兆庶優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于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揭國柄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于將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俾萬國懽康兆庶蘇息卽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聞德以脩己則人不勸而自立教以導人則人不教而率從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正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

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奸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洽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于中而成于外則化行天下矣臣愚又謂欲氣之和在遂其性以養之納人于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在立制度脩教化制度立則財用省賦斂輕而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刑罰清而人安矣既富則仁義興焉既安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于下和平之氣感于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又謂球

災旱在乎致精誠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君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誠而旱不害物文無卹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患矣臣又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于力則功築宇人勤于財則貢賦少人勤于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急矣臣又謂國廩宇蓄本乎冗食尚繁謹按春秋臧孫

辰告糴于齊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爲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又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也今陛下之用人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又謂豪猾踰檢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日而葵邱獨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未聞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于養階勳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里閭羈紲藩臣干陵宰輔燎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

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觀釁之心無仗節死義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姦之疆無踰檢之患矣臣又謂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臣又謂列郡干禁由授任匪人蓋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係焉朝廷之

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彊恩可以惠孤寡強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即絕干禁之患矣臣又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請以官位廕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于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又謂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者誠以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臣

下敢愛其死昔鼂錯爲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僇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今臣之言有司或不敢薦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于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容子遊于地下固所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是時第策官馮宿賈餗等咸咨嗟嘆服以爲過古鼂董而畏中官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有感慨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爲執政所抑同時被選者裴休李郃杜牧等二十三人皆得優調 論嚴然稱郃河南參軍李郃曰劉黃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黃乃敢空臆盡言指切左右輒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爲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上聞萬口籍籍嘆其忠鯁至于垂泣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

于今且陛下以直言名天下士雖訐必容雖過必錄書于史策千古光明而黃以直言副陛下所問近臣銜怒朝野惴息萬一變興非常黃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釁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一搖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黃遠甚自謂賢良柔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黃直庶臣逃苟且之慚朝有公正之路 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帝不納黃對後十年果有甘露之難迄於唐季禍不可解令狐楚牛僧孺帥度山南東西道皆表黃幕府授秘書郎

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贄誣以罪貶柳州司户參軍卒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袁上言向使贄策早用則朴輩上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遠及聖世耶帝感悟贈贄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

論曰贄之忠至矣唐書言仲舒天人三策大槩緩而不切贄獨譏切宦官若如所云劉將無賢于董乎仲舒承文景之餘遭時尚盛贄親見憲宗敬宗之禍故所言有和平激烈之不同要易地則皆然耳至稱贄太疎直恐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廷則贄當亦笑無以自解然忠臣之心每多直遂彼但知有君與國其身之利害言之行否初不暇計及之也贄忠誠緝節彪炳乾坤雖終司户賢于位高而無所建白者遠矣獨嘆宇宙生才甚難如此人而不以匡扶國家君子不能不爲唐惜焉當時裴度韋處厚若朝而不能使贄上達則又二子之憾夫

江都三策雖更處尚少贄策處處切故處處透也

經作者刪繁就簡更覺生氣勃勃

王朴傳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邠與二宰史弘肇有隙朴知必亂去之東歸後隱帝誅權臣邠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去獨免周世宗鎮澶州辟掌書記尹開封拜右拾遺爲推官及即位遷比部郎中世宗銳意征伐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問治道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平邊策各一篇以獻朴乃獻策曰唐失道而亡吳蜀晉失道而喪幽并必先觀所以失之由然後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怨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在乎反唐晉之所爲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信號令以服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心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

江河摸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或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怯弱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則民疲而財竭彼竭我利江北諸州將爲國家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以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得江南則桂廣巴蜀一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強兵攻之此可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

舉可禽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餘羣下畏法諸將畏命期年之後可以出師世宗欣然納之遷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可取者惟學士陶穀竇儀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世宗偉朴論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還拜户部侍郎遷樞密使四年車正淮留守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雄闊入宋因之朴爲人明敏多才智非獨當世之務至于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奉詔校定大曆削去

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曆又詔考正雅樂以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凡其所爲當世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其後宋興皆用之不可變至言諸國興滅次第宋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卓地大慟贈侍中

論曰朴生于五季可謂不幸幸得遇世宗賢主能

所長蓋亦偉矣築平邊瞭如指掌控馭戰伐之間律曆與禮樂幾幾乎太平休風非復五季之天下一五季之臣無足取者周之有朴可不謂景星鳳凰哉主臣相得全篇主意起處重提世宗如登高而呼羣峯皆應後幅提出羣臣歸到世宗用朴作全傳關鈕尤爲絶大精神

清芬錄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聲木識卑學淺孤陋寡聞茲將歷年纂錄搜輯拾餘萬言編爲直介堂叢刻初編拾貳種雖鄙書燕說蠡測管窺然離經畔道之詞未敢闌入用是排印成書尙希　賜教爲幸書名本數附列於後

清芬錄貳卷壹本
桐城文學淵源考拾叁卷引用書目壹卷名氏目錄壹卷貳本
桐城文學撰述考肆卷壹本
續補藁刻書目叁拾卷伍本
續補寰宇訪碑錄貳拾伍卷陸本
寰宇訪碑錄校勘記拾壹卷叁本
補寰宇訪碑錄校勘記貳卷
再續寰宇訪碑錄校勘記壹卷合上壹本

蓑楚齋隨筆拾卷續筆拾卷三筆拾卷陸本
望溪文集再續補遺肆卷壹本

清芬錄序

古人全集後多有附錄一卷或數卷收錄傳狀墓志及投贈詩文之屬雖名附錄實爲全集中之樞紐自宋以來編刻他家他人集者無不鄭重出之廣徵博引務盈卷帙雖片旨單詞必加甄錄皆視此爲不刊之典洵屬法良意美噴百世而不可廢者也其編輯出於他家他人者則曰附錄若出自一家子姓自我朝以來則有名曰清芬錄者亦爲人子孫顯揚之一也聲木不肖不克負荷先文莊公德業僅於故紙堆中搜輯　先祖考光祿公等四人事蹟編爲二卷排印行世或亦爲讀　先公遺集者之一助云己巳五月廬江劉聲木十枝原名體信字述之自序

廬江劉聲木十枝纂

卷一

劉經畬先生七十壽序　沈保靖
誥封榮祿大夫劉公傳　王靜涵
經畬公遺事
胡太夫人八十壽序　潘鼎新
胡太夫人八十五壽序　趙之謙
送江撫劉公歸養序　董沛
答伯兄書　薛福成
劉仲良宮保七十壽序　錢保塘
劉仲良宮保七十壽序　王樹枏

諭賜祭文 嗣刻　周　誠
御製碑文　敬　勳
國史館本傳
奏前四川總督劉秉璋病故臚陳功績摺　陸元鼎
奏請江蘇建立專祠摺　朱孔彰
擬山東紳士請建劉公祠公呈

卷二

清史稿列傳　趙爾巽
劉尚書別傳　朱孔彰
劉秉璋小傳　王人文
四川總督兼巡撫劉公碑銘　王闓運
原任四川總督劉公碑銘 嗣刻　俞樾

原任四川總督劉公碑銘 嗣刻　朱孔彰
祭劉文莊公文　朱孔彰
公祭劉母程夫人文　錢保塘
劉文莊公致潘琴軒中丞尺牘遺墨跋　李經羲
文莊公逸事
懷人詩　張鳴珂
困學　沈保靖
秋水軒筆記 嗣刻　莊綸儀
師惠全夷齋筆記　憂思餘生生
聯語

清芬錄卷一

廬江劉聲木十枝纂

敕封承德郎劉經畬先生七十壽序 代原註聲木識按此文見怡翼堂全集中雜文宜統元年二月家刊本

沈保靖仲維江陰

粵以同治元黓閹茂之歲月規坤維日次析木爲經畬先生年伯大人七豰初度之期維時成鳩馴道之英睦馬宣綸之彥摛采張帨介儷膺觚奉華阿之芷奭酈泉之水將以麗鴻藻黎迓祥頤艾也溯夫系託炎劉代傳精白心冰在壺智珠潛耀邁文季之志節挺不可搖衷萬石之家德誠乃無僞幼涵琭瑜長益歧嶷詩重瓜緜之義禮有爲後之文大承宗之庶祧代旁支而式穀誕生摯德實惟象賢喬松峻而晶絜梓蔭卑而委蛇鶴陰書迴勁新雛之和聲鷄鳴夜朝佩衿緩之矩度固已撰杖樂胥峯帷融沈者矣無何

杏幃體郗鑪臘不醒先生乃挹飲上池祇求神艾鍼石加怪腠理未榮臥王祥之冰魚殞弗給號孟宗之竹筍孫不春痾瘥殆以連年力勞作于一日樹欲靜兮風可哀養不時兮子胡怙痒心砭骨肆禮及禪撫弱杖之一莖痛我心之九殞緊維前志克敦友于薛孟常中分家貲廉于獨取趙長平臨危免弟卒以兩全屬以倍長之年親提摑而飼慤敢察師嚴之義發巖笈以傳經棣華既榮庭枝猶美義方炳于鯉庭析薪勞其負荷訪經師于北海耽史傳于扶風遂使張堪聖童優入道域孔奮高第鄧爲通儒是固先生躬行之緒揚亦教家之能軌已逮夫肝膈許人古意攸篤頹風動棄予之惕苦岑罄臭味之聯剖叔牙之金多餉管氏聾仲伯之婦躬是趙意每艱棘之共罹恆崎嶇而一簡吳會結客託白圭之三復湖海論交重兼金於一諾是用振聲雷動人樂得直娶之歸力義自強時復拜朱家之賜蓋推門內之至行衍爲出塵之交際也乃者潢池稔釁蠢我邦家江浦載灰潛川繼燼局奔命于胝踵幾遘禍于焦額先生乃揣擊柬趨倉皇險難介海翼巢傾之日身吳鉤越劍之旁出死入生蹈危成泰全骨肉于蕩析措孫子于阜康此又先生令德保艾于無形者也且夫東海名卿翟禹佐儉吳中髦俊冠幀相莊自來相室之賢尤重女君之選德配年伯母胡安人堅確儼景鰷幌同心刈葛有詩鳴環多節婦德稱于珈翟女箴嫻于中壺金籠浴蠶占泰桑于鵲嗜玉修綸穆調顧燮于鷄鳴方家室之平康迫衰翁之遘疾痾入盲臆醫進酪漿安人乃捐囏篋以飯牛擬蒙鹿皮而竊乳彌留日篤藥不瞑眩心如膏火獨夜自煎痛無計以籲天並刀割股冀鴟情以默效瀝血杯羹極手足以盡能事妗婦而思媚乙夜乳姑心忱烏哺霜晨汲井感洽鯉翔每侍

夜于慈幢見啓明而退寢或披衾而貫酒乃絜餅以奉觴盡弱息之職宵無不增而盛德之事斯其大者矣至其允諧娣姒宣厚惠和紫鳳量于輕箱衣綵解贈揄屈賁其輝彩家介雍容南宮敬叔之妻禮儀中則公甫文伯之母典誥優儲子婦仰其嫗恩奴隸嬰其嬡德儷德之教蓋亦休焉夫是以宗祥大啓胙祚再修冠裳荷綸綍之封笄珥集中閫之慶日月非昔堂構用光玉柯三株中支特秀躋絳衣之近侍秩亞貂璫迹青銷之峨班職參鵷鷺濟美競爽分道聯祉或尉大邑或隱魚鹽譬九派之合流乃承家而同軌子舍銀潢偉爲松楝之器孫枝珍璞贊成韋菡之祥而且毓璇閨之稱蘭有憲英之困默蔚謝家之珠顆指宗嘏爲丈夫此餘徽之所陶亦洪纖之交範也是知道不自封尚已即興家之要理無不報致孝爲造福之尤長河無源流不千里喬木虯本頗不逾時維

其遐福之自求益信古人之有後矣茲者冀英放榮珩璜儷祉嶺梅春綻開賓筵以坐華江蓉朝酣映霞觥而洗腆金庚朗于紫極天婺燦于朱離枹祝在堂笋筐在會祝嘏者燕金蓮而百拜醉言者傾雲漿以千觴庭有貞樂飯生敢有訣詞事集重釐枚皐于焉載筆揚言洗觶殫舉壽徵大樂惟博瑟歌鐘聲永五旬之奏盛德在木公金母合成百歲之期

誥封榮祿大夫劉公傳　聲木謹按此文見養性軒雜著拾遺光緒戊子仲夏蛟川官署刊本又見家譜字句微有不同此從蛟川官署刊本　王靖涵虛齋舒城

公諱世家字經畬姓劉氏廬江人世居合肥三河鎮祖父以上皆俊雄公生而沉毅喜怒不形言語不苟卓然以先民爲程事親孝竭情盡慎生養葬祭無失禮宗族稱之好讀書敬禮賢士延師教子務知大者遠者治家有道內外嚴整閨門之地船如也三河爲

財貨叢集之區商賈輻湊出貲取息公嘗假商金數百粵逆之亂稱貸者多逋亡公獨罄貲以償其忠信有如此者避亂東鄉室不容縢又值歲旱家人齏粥不飽凡三年公曰伊川有言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吾與若守分以俟命耳何戚之有哉嗟乎士窮見節義當逆賊陷城時士大夫之寡廉鮮恥者無所不至公剛方耿介窮且益堅孔子云無求生以害仁公非其人與嗣後公子秉璋成進士入翰林出統師勦賊有功歷官侍講學士山西布政使祿厚矣公儉約如初散其餘于親故嗇子爲良吏以報國亦可謂不變塞焉者公以子貴　誥封資政大夫　晉贈榮祿大夫卒于同治己巳年八月享年七十有五夫人胡氏性仁孝長公二歲尚康強無恙子三長斌　誥封中憲大夫季秉鈞運同銜江蘇補用知縣秉璋其中子也

經畬公遺事　聲木謹按此文見家譜

公諱世家字經畬號藝圃其行誼已詳前傳及縣志人物孝友門其逸事有前傳所未詳者自其高祖朝斗公徙居合肥三河鎮世有隱德其祖父秀山公補博士弟子員以儒兼商爲人豪邁有雄直氣一門生內率能守其家風多磊落光明之概曩時父老及士林猶時時稱述之至于公益以讀書爲注重善言論每暇時輒聚其室人教誡之與之言近時善惡成敗之事言畢復自申其指曰人之善可言也人之惡不可言也所以歷歷言之者欲汝曹以爲鑑戒也即此一端則公之所以治家與律身行已之道可想其大概矣宜其福集厥躬而澤延後嗣迹其人殆萬石君之流亞歟茲因志重修祠宇各事附著之以爲族人法

誥封一品太夫人劉太媚伯母胡太夫人八十壽序　聲木謹按此文見家

誥　潘鼎新榘軒廬江

蓋聞人倫大節莫重于孝慈而得之閨闈爲尤難每讀列女傳以爲古人不可復作乃今于　劉太媚伯母胡太夫人見之　太夫人出自名門生而婉淑歸　贈榮祿公經畬太媚伯家故貧也主中饋奉甘旨以事翁姑孝敬聞于鄉里翁病嘔醫藥罔效惟食鳩羹飲牛乳　太媚伯百計搜購買牝牛畜之又募弋人射鳩不以貧故缺　太太夫人則未明即起先爲食食弋人令其早出次以芻豆飯牛跪取其乳牛愛犢或靳不與乃以一手搔其癢一手擎其乳務求必得以濟所需每日如是無有間斷戚族見者莫不咨嗟至爲流涕久之病益劇竊割股肉和藥以進至今四十餘年創瘢宛然其誠孝有如此者粵逆之亂家室流離簞粥不飽　太夫人茹苦食淡處之恬然嘗謂諸子曰吾聞書傳中忠臣義士心竊

慕之願汝曹效之其苟焉富貴者不願汝曹爲之以故哲嗣仲良方伯科名顯赫勳業崇隆其昆季亦皆謹身繼志蓋得力于慈訓良多方伯藩晉時援例推　恩封一品太夫人而衣服飲食務從儉約如寒素時此其養福致祥宜乎臻上壽享厚祿子舍賢達孫曾蒂衍康強逢吉無有津涯也夫封殷傷生禮經不載蓋不責人以所難　太夫人乃能人所難能其至性過人遠矣至于貴而不驕魯敬姜之訓文伯無以過之是非孝與慈之卓卓可傳者與若夫操井臼勤女工惠姻黨仁聲義問書不勝書又其餘事云爾鼎新幼與方伯爲總角交常共嬉戲于　太夫人前長而同仕宦成同歸又同僑寓數相過從明年　太夫人八十正壽而精神氣象翼鑠如襄時積善餘慶明徵不爽故樂道其詳以爲閭閫之極則焉

劉母胡太夫人八十五歲壽序

代慨原註　聲木謹按此文見悲菴居士文存光緒庚寅仲夏自刻本
趙之謙撝叔

今上御極之三年天貺地瑞嘉祥昭格于是安徽巡撫裕祿公以大中丞劉公之太夫人未屆百歲五世同堂上壽休徵恭疏入告故事三品以上壽婦具題五世同堂既予　旌表復頒　宸翰以示　褒寵甚盛典也　皇上方以孝治天下奉承貫行薄海內外載仰　慈仁大中丞翊贊　聖謨躬致善養至教廣被政成民和蓋祥源福緒推其有餘以庇斯世士庶引領瞻望巷歌而邑頌者六年於茲今年太夫人春秋八秩晉五矣山崇川增純常未艾本枝百葉既尊既安世徒震於福祿繁祉慶基無窮以是爲太夫人得天之厚雖古賢母有膺顯榮雍神休者莫與比盛而不知太夫人之康疆逢吉克承　天祐而萃嘉符者至孝垂爲宗軌休德洽于　堯門是以鴻釐大來巍巍翼翼光明盛昌憲流後昆古所稱　國圖日鏡家歷天長皆由大順之行格于上下豈其管穴可蠡萬一昔徐偉長氏之論壽也有三五福一曰壽王澤之壽也詩稱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聲聞之壽也孔子稱仁者壽行仁之壽也稽之孝經則孝者德之本也管子有言曰孝者仁之祖也惟德與仁莫加于孝孝又天之經地之義也天地之經民自則之實王澤之原也故以孝律身斯德至純以孝正家而仁彌大太夫人受性淵懿禮儀法度爲世女師嘗侍姑疾刲臂和藥籲天請代至誠感神不矜奇節雍穆之化靡於庭幃翼子貽孫引以無極我大中丞先意承志敬愛致文令德友恭克施有政襄歲奉　命入　覲道出皖垣以太夫人時憶故鄉言旋家衖安輿就道敬侍晨昏舟檝江湖若忘行路及　陛辭之日念母高年陳情乞養　天子以腹

心攸寄倚方資　手詔慰留　恩言隆渥惟大臣推事親以事君克諧以孝惟　聖主知賢母有賢子用作其忠忠孝之至通乎神明遇合洽資朝野羨仰伊尹之言克享天心咸有一德蓋于是焉在夫時俗頌禱之詞舉言五福漢桓君山以箕子陳範爲未足也而易其目曰富曰貴曰壽曰安樂曰子孫衆多則以之數者爲人所難兼也今太夫人既備得之矣且世頌賢母者恆道其子若孫之豐功偉烈令聞廣譽悉著于篇爲附於善則稱親之旨竊以爲親美也而未足以闡德若太夫人純孝性生脩于身教于家以達于邦國天祚明德　帝錫嘉福靈曜光應繁盛累積載筆瑞史信而有徵者已如此則此無窮之基根於庸行祿位名壽備致豐美固大德者所自有尚何鋪揚潤澤爲哉在十月二月當太夫人設帨之辰某某等將隨大中丞後輩拜堂下謹陳古義以紀　恩

榮以視純嘏爲太夫人晉爵崇擬於孝經綿候接神之契焉謹序

送江撫劉公歸養序（聲本謹按此文見正誼堂文集光緒辛丑六月自刻本）　董沛（孟如　鄞縣）

聖天子宣重光躬奉　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尊崇之禮軼漢超唐　聲教覃敷通浹寰宙率土臣民咸作興於變思顧養其親心而娛樂之以仰副　朝廷教孝之至意乃者光緒四年七月辛亥江西巡撫盧江劉公以太夫人年高疏請歸養管內士大夫相與言曰公以詞臣出典軍事轉戰數千里功狀顯赫受　先帝知開藩江右不四五年持節撫我民　國家之所以遇公者厚矣江右十四郡流離兵火之餘民無定所比年遭水災益以凋敝公休養生息咸遂其性寬商惠民若家到而戶艾之社有倉屯有軍蠲緩田租持折漕尤力隆隆熙熙復覩承平公之所以福我者至矣夫

不能忘　國者公也不能忘公者民也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覩語民之倦倦於公而謂　天子能俞公之請邪董沛曰不然諸君之言一邦之私言也非公言也非　朝廷之所以教孝意也夫孝者始于事親終于事君然亦相其時而已若西南北交訌黃巾大槍之屬橫擾于天下公出而平越平吳平荊豫平青冀無役不從開關戎馬國爾忘家人臣之大誼也今天下之平十餘年矣江州一道猶號完善之區郡縣即有偏災非若中州河東之甚者公繫戀太夫人殷殷然爲歸養計人子之孝思也　天子方以孝治天下將使薄海內外爭自濯磨以成烝乂之治而況一二大吏有不從其請哉祈父之士北山之大夫黽勉王事而有不遑將母之歎時使然耳若夫鹿鳴一什當西周文王之時南陔白華雅容愉樂士大夫生逢盛世豈猶有不獲養之親乎視於比而知公陳情之表必有以愜　聖天子之心而全公之孝也已越月　命下果如所請於是江右士大夫望公之留而不能得也相率乞一言爲序乃詮次前語以冒　朝廷教孝之意垂示於無窮焉

答伯兄書（乙酉原註　聲本謹按此文見刪存文別集卷六光緒癸卯仲春石印袖珍本光緒乙酉中法開釁各省與之交綏多敗少勝敗者固無論勝者亦未必慎良以中法強弱懸殊即竭力能勝論者每疑其僞　先文莊公撫浙適當中法失和之時早知法艦必來鎖海未雨綢繆繕葺經營未幾法艦果至婁爲擊敗而遁　先公奏報據實直陳毫無飾僞當局及後人頗疑其僞幸得薛叔耘副憲時備兵甯波目擊其事編輯當時公牘詳述情形輯爲浙東籌防錄五卷書雖非　先公所輯不啻代　先公輯也別集中又有致伯兄一書詳述當時戰守情形甚爲精實　先公當年調度之苦心可以大白於天下矣湘鄉歐陽健飛軍門利見亦編輯當時公牘奏報爲金雞談荟十四卷雖不如浙東籌防錄之條理秩然亦可資參考兩書皆有刊本惜坊間不甚通行耳）　薛福成（叔耘　無錫）

撫屏大哥大人尊前二月初八日馬遞一函諒早收到頃接十一日手書具聆壹是此間與法開仗情形大致已括于致傅相及王仲良兩電之中仲春以後法船在金塘洋面呆泊每日或豎紅旗

以示欲戰之意或對岸開數砲而已此次防務得力在法船初來之際礮臺兵輪連擊壞其兩船以後遂不敢駛近礮臺遠泊十餘里外仍思乘夜放魚雷入口又用舢板撲岸皆爲我軍所覺屢次擊退擊沉又以開花大礮對我礮臺轟擊每一彈大至五百餘斤其彈或墜麥田或墜海岸及內河皆不開花此中大有天意間有一二打著礮臺者嵌入泥土亦不開花蓋自客歲弟到任後中丞委弟綜理海防營務處獲與歐陽軍門及楊錢兩統領講求布置而宗太守源瀚杜司馬冠英皆以通才好談時務凡有陳說弟無不酌擇行之軍門統領均老于軍事閱歷甚深其所以綢繆防務者不遺餘力沿海兩岸修築長墻綿亘殆二三十里衝要之口埋伏地雷每于山岡顯露之處設立疑營壁壘森羅旗旛高豎凡礮臺皆換石爲土取以柔制剛之妙換明爲暗務使虛實相間敵不

知吾礮吾兵之所在從前洋人擣毀中國籌防未盡得訣堅瑕虛實一望了然彼以千里鏡注視吾兵民所居軍實所萃貨物所屯以開花礮攻之一彈所炸鮮不糜爛故當之者無完壘攖之者無堅城今經營半年而狡寇適至彼但遙見一片長墻既無以辨吾執堅執瑕執虛執實或對高處疑營開礮則虛無一人徒耗藥彈敵在海面風潮顛簸所放之礮往往不能取準如欲闖入口門既以水道不諳恐困于險礁淺灘又爲礮臺兵輪護椿水雷所阻且法人涉數萬里遠來煤米藥彈必不充足彼一彈之價值數十金若放礮而漫無把握不啻以艱貴之物浪擲諸無垠之海岸正欲其墮吾術中亦恐法人覺而自止弟早與軍門統領言之今果不出所料彼既不肯漫然放礮即放礮亦毫無所中蓋炸彈一遇鐵石立即開花今皆遇水土竟無一人損傷我軍亦置之不理但欲

伺其近岸而擊之彼終不敢駛近自此遂不甚開戰矣至于遷去天主教士以清間諜客歲費兩月心力然後辦到今審鎮定海廊然無內顧之憂所以能放手辦事此層亦最得力又如海口百餘丈之寬釘樁沉船周密無間係弟督同杜冠英始終經理今敵艦果不能駛入而南洋三輪入口後有所憑依不致被縻于魚雷者樁船力也他若造寧鎮電線以捷軍報豫以厚糈僱養善領港之洋人以絕法船之嚮導密聲英領事揚言保護定海以杜法人之窺伺由今思之皆係必不可緩之要者其他小事隨時相機措注更難縷述弟自元宵以後百務環集寢饋爲廢飛檄發電筆不停揮手腕欲脫今始稍覺清暇鄙意所尤快者如滇如粵如閩如直隸如奉天如臺灣皆星使聯翩會辦絡繹宿將棻置且由部撥大宗巨餉然要不過勝負互見甚者如馬江之敗績惟浙防無督辦之大臣亦未撥巨餉僅由弟與健飛軍門承乏其間健翁任戰事而籌畫一切則弟任之位望最輕用餉最省而氣勢完固有勝無敗非特中法開戰後所僅見實與洋人交涉後初次增光之事也承詢邸鈔未見弟名蓋因中丞匆匆敘戰偶爾遺漏然正與弟意暗合夫爲其實而不居其名最爲上乘凡人求見姓名于奏報者蓋爲希冀獎敘起見弟之本心惟兢兢以不能盡職防海爲懼豈復稍計及于獎敘中丞平日倚弟籌防始終言聽計從毫無掣肘今或察及弟之不汲汲于表見故不以其待諸將者待之夫課其實用而緩其虛名不可謂中丞非眞知我也雖然此事之梗概請再爲兄詳陳之大抵中丞敘戰之疏悉本軍門統領報戰之文軍門統領于此素不甚留意一以屬之營中之文案近來營中文案大率貧窮閭口之士本無識時務知文墨者不過掇拾浮詞潦草

棄責而已蓋論海防報戰之體與剿粵捻寇時情形迥異剿寇之役重在臨陣決勝故敘戰宜詳海防之役重在平時布置故敘戰宜略今鎮海兩次擊敗法艦若覈實甄敘不過彼此各開幾礮法艦受傷旋退寥寥數語足以括之惟必將事前布置之曲折擇要敘明而所以致勝之由不言自喻正文不過淡淡著筆則愈簡實而愈精神彼營中辦文案者固不足以語此于弟之布置各端既一字不及即于軍門統領之布置各端亦一字不及突敘礮臺開礮一事無以起發人意使人閱之轉覺其敷衍無聊疑非事實然則浙省以卓然非常之績而出以黯然無光之文固屬可惜弟推本于營中文案之無好手雖係實情仍宜曲諒以前敵倥傯之際實不暇精心營度也且務實不務名者固不于此爭得失因來書殷殷詢此輒縱論及之至當時弟不專具稟牘以備中丞采擇者

嫌與諸將爭功也方今和議已成或不致再有翻異鏡清砥平可翹待矣泐此縷復敬請大安二月二十七日弟福成謹上

此係遞通州家信因其指述防務情形頗爲詳悉特附錄以備查攷 自識原註

劉仲良宮保七十生日序 代合肥李相國原註 聲木謹按此文見清風室文鈔卷六癸丑十月家刊本

錢保塘錢江海帆

光緒二十年廬江劉宮保督川之九年 天子念公久勞于外溫旨內用將以備心膂之任俟代未行逾年歲在鶉火日月會于實沈之次前十三日爲公七十生辰吾鄉人宦于川者以公行有日矣先期郵屬爲侑觴之詞余念吾二人者少相師友長託肺腑戮力行間同甘苦者有年知之爲詳何敢固辭公幼穎悟忼爽力學道光二十八年偕同里潘琴軒中丞徒步走京師讀書古廟銳

志攻苦咸豐元年舉京兆試十年成進士入翰林同治元年江南軍事方殷余撫江蘇駐軍上海爲攻取之計知公沉毅敢任事奏請以編修隨軍余既捷泗涇洙涇等處公分軍平楓涇西塘張匯涇諸賊壘裹創力戰連奪要隘聲勢大振一二年間會合諸軍復嘉興湖州府城廓清蘇浙曾文正公督師北行奏請公襄辦軍務統諸營由山東河南湖北轉戰而南至黃安縣小河口見他營遇敵幾潰卒軍力救出奇制勝遂以破敵公善撫士卒所至糗糧備具賞賚無所惜士樂用命故多克捷以前後功洊擢山西布政使時北方疏清念封翁光祿公多病未及赴任乞養歸里居數年授江西布政使旋授巡撫念太夫人年老光緒四年屢乞歸養章三上得請又數年授浙江巡撫擢四川總督公性耐艱苦在軍六年馳驅南北終歲不得息官江西浙江各四五年皆承兵革之後地方凋敝公撫以安靜與民休息以江浙財賦之區患在侵冒嚴核名實裁汰浮費兵食有資其他自不勞而理去兩省日庫款各積存一百七八十萬朝邑閻相國長戶部時每以蕭劉比之歎其通達知要務也川中土闢人稠民負氣好爭自用兵後閭里團練四興家有戈矛勇于私鬬地遂多盜南北延袤三千餘里夷獠錯處伺隙抄掠邊民苦之公整飭戎行分屯要地松潘峨邊馬邊電波越嶲寧遠之夷數有蠢動應時討定又于其間平南江大足新津秀山土匪防軍四布軍食浩穰川故瘠區歲入至四五百萬歲濟雲南貴州甘肅新疆西藏軍餉合一百五六十萬常憂不繼公近年創辦川東洋關土稅征榷得宜歲益百餘萬民不疲勞軍用以裕西南數千里外不復煩大司農仰屋之嗟紓 朝廷西顧之憂杜與國窺邊之釁蓋其措置比江浙爲難其所補救爲尤鉅 上

推誠委任公益感激思效知無不爲事苟利國毅然爲之不恤人言也 國家地大物博民俗皐安中外輯睦今獨海東島夷跳梁入寇 朝爲旰食 天子慨然思得倜儻非常之才而用之悉召咸同年間文武大臣老于軍旅者 當宸廷見授以機宜公之被召仰見 聖意倚任至殷內備帷幄之臣外受專閫之寄或沿海各省督師安邊之任趙充國霍去病之功胥在于是行見得行其志揚海外萬里之威戢驕子方張之氣雖衰老如余者猶將黽勉隨其後焉豈非尊主庇民上慰 聖天子憂厘之懷足爲吾黨生色也哉公與余東西相望契闊十年簡問常通豪情壯氣無異三四十年前時敢以斯言質公之意敬進一觴知必撫髀而起舞也是爲序光緒二十一年

四川總督劉仲良宮保七十壽序 甲午原註 聲木謹按此文見陶廬文集甲午冬日自刻本

盧江仲良宮保劉公總督四川且十年以廉介勤儉倡全蜀官吏禁絕餽獻節壽一切世俗相沿之禮故終其任無敢以生日祝慶爲公言者今年凡再疏乞休卒得　天子命且南歸矣同寅官吏皇皇焉若有所失遺而明年某月爲公七十初度之辰爭欲上一言以爲公壽且以道其依戀愛慕不已之忱蓋冀公之復來而又不能強公之不去者也嘗聞孔子之論君子也曰易事而難悅難進而易退公自爲諸生以至於登甲科官翰林清貴之職自由內職出提軍旅積功至於極品建旄秉鉞膺封疆之任凡將帥兵卒在公之軍者皆曰公持法嚴以明而待人厚以恕有功者雖小必以錄有過者雖微必以懲也凡文武官吏隸公之屬者皆曰吾苟能吾職公必知之而未嘗苛以求吾苟負吾職公必知之而未嘗

王樹枏　行卿　新城

寬以貸也此非所謂君子易事而難悅者乎天將畀人以艱鉅煩重之寄必先予以淡泊之性貞固之操而後能卓然有以自持不汲汲於衆人之所悅慕奔騖以撼奪其所志公督師轉戰於吳越燕魯之郊枕戈袒金身試鋒鏑者凡七年一不得旦夕居息及大難敉平奉特授山西布政使之命而公以封翁偶抱微疾即陳請終養以歸服闋始再出薦陞至江西巡撫而公又以太夫人春秋高又疏請終養以歸服闋始再出薦陞至四川總督而公又念居高之危亢龍之悔連疏於朔乞休歸里其視功名富貴藐然若浮雲聚散於太虛寥廓之區蓋兢兢乎難進易退之旨終其身以君子爲歸者是非有淡泊之志貞固之操其孰能與於此哉竊獨以爲國家自中興以來中外機變日百出不可朝夕億逆而一時老成宿將善戰之臣寥如晨星之在天頫條滅沒其幸而存者可以

指數也方今日本以彈丸蕞爾之衆盜拄我屬國益復縱其蛇豕貪昧之性猱狡鋒驟薄我上都　天子痛倭人之不共赫然震怒整齊六師長驅東征以致天下之誅因徧召中興以來貔虎桓桓之徒授之斧鉞雖即當日偏裨劣知名不甚赫著者亦得膺專閫與邊鄙重事公在中興之時號爲知兵戰績煇然灼人耳目而又善於節制財賦凡所治行省庫儲常贏舊額數倍有至數十倍者此二事皆國家今日所急務要需公受累朝特達之知忠勇廉能又爲上所深信罔貳則推朝廷側席之心及公所以酬知之具其不能久居林下優游偃蹇以坐享一家一人之樂可知也獨之官吏將於某月稱觴以爲公壽夫世俗之祝人者率以富貴康強子孫逢吉之辭相爲訣貢此皆無待爲公祝若公負文武大略其戰功政績之卓卓者又皆紀於國典及私家之書亦不待殫述竊私

撮公出處之大凡述其既往以券其將來者爲世之知言者告焉

原任四川總督劉秉璋碑文

朕惟綏疆建績朝廷資經緯之才馭衆安民岳牧重撫循之術簡册既昭夫閥閱旂常宜著夫勳名茂典爰頒貞珉是紀爾原任四川總督劉秉璋學識宏深襟期恢綽早年通籍遂翔步于鳳池壯歲從戎復研精于豹略蔥刻而推爲國器乘時而鬱爲寶臣初領偏師戡定魏塘之境進規大郡廓清苕水之塵勇號優加華資洊陟胥臺陳臬仍提諸御之兵右輔旬宣未度井陘之塞拊髀而久勞磨盾乞骸而暫許抽簪既而冀命重申藩條再綰恩施逾渥疆寄攸隆章貢同源吏治方其激澈匡廬表峻威棱比其嚴凝會以養志循陔銜恩歸里誓墓而祥琴既闋趨朝而秉鉞載膺俾鎖嚴疆言瞻浙水靖徂荇之淵藪率衆輸誠扼島嶼之要衝整軍經武

殛者盟渝西旅毅啓南方挫敵饒于礦艙蛟門是守翌秋防于鎮鯨海無波泊乎移節全川運籌邊圄岷峨千里巍然人望之歸邛萑諸夷攜若兵屯之法雖視帶偶因于一書而溫綸終逮于九原茲以輿論交爭復命禮官考典徵其行誼論曰文莊於戲眷念勞臣驃騎之聲施猶在永垂惰史螭文之銘泐常存校此豐碑欽哉休命

國史館列傳

劉秉璋安徽廬江人咸豐十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同治元年散館授編修時洪逆猶據江寧賊勢張甚秉璋先以舉人從　欽差大臣張芾軍于皖南常資贊畫故大學士曾國藩李鴻章皆深器之至是鴻章新被江蘇巡撫之　命移軍上海遂具疏奉調得旨發往江蘇酌量委用上海爲通商大埠舊有洋將戈登所練常勝軍頗驕悍進軍初至糧械缺乏軍服敝陋洋弁或笑侮之秉璋輒誡軍士曰此不足病也願吾曹能戰否耳與鴻章深謀密議苑討軍實多崇樸勇洋弁心折卒爲我用二年賊陷福山閻常熟甚急秉璋會同銘鼎諸軍攻福山以救之並約洋弁以大礮轟賊壘賊驚潰常熟圍解旋復會攻太倉躬冒矢石累戰拔之時浙西各郡猶爲寇據與蘇省犬牙相接鴻章令秉璋自募一軍進圖嘉善嘉善東曰楓涇其北曰西塘兩鎮皆水陸衝要賊以悍黨數萬築石爲壘設守甚嚴秉璋率六千人以吳長慶兄文榜王占魁等爲將偪賊壘而營賊悉衆來撲敗之乘勢攻拔楓涇嘉興平湖乍浦各賊來援者數萬秉璋督軍逆破之悉敗去因拔西塘平堅壘二十餘座獲逆首僞王宗廖姓僞羅天安施得柱僞敬天福汪敬之僞登天侯曹盛勇等擒斬數千捷入得　旨以侍講遇缺題奏

賊雖屢敗仍踞嘉善別以悍黨扼張涇匯以拒官軍張涇匯者當嘉善東濱江衝要地也秉璋策取嘉善當先下張涇匯于是約太湖師船水陸夾攻軍士奄濠直進方相持間嘉善援賊大至秉璋憑河督戰腿受槍傷不稍卻遂克張涇匯擒斬及溺水死者不可勝計嘉善及平湖乍浦海鹽之賊皆窮蹙乞降秉璋遂進屯新豐規取嘉興僞榮王廖發受悉銳來犯秉璋迎擊大破之三年三月補侍講七月秉璋會總兵程學啓軍攻嘉興盡毀城外賊壘秉璋學啓均肉薄以登學啓中礮亡官軍益憤晝夜仰攻擲火焚城中藥庫賊衆潰亂遂克嘉興斬廖發受及僞挺王劉得功得　旨賞戴花翎進規湖州攻吳溇南潯連戰皆捷遂令浙軍復湖州浙西肅清奉　旨翰林院侍講劉秉璋躬冒矢石治軍嚴整著　賞給振勇巴圖魯名號遇有應升之缺開列在前十月補右春坊右庶子旋轉左庶子四年二月晉侍講學士時捻寇大熾　上命曾國藩爲欽差大臣督辦捻匪五年春曾國藩奏調秉璋奉　上諭劉秉璋統帶淮軍素稱得力著迅赴曾國藩軍營襄辦軍務四月授江蘇按察使仍統軍駐徐州捻忠流竄無定曾國藩李鴻章皆主驅賊一隅聚而殲之之計衆議其迂秉璋獨深贊之五月賊擾宿遷埠子鎮洋河集徑撲運河秉璋遣其將吳長慶王占魁夜擣賊巢循舊隄追擊至倉家集賊大潰時各路軍皆捷捻酋任柱賴文光與張總愚相失復折而南渡淮渦兩河入懷遠鳳臺境秉璋率軍追至蒙城會盛軍擊之捻棄輜重西竄八月任賴兩逆復與張逆合于河南石固鎮將犯山東秉璋率軍至禹城築以馬隊進擊大破賊衆擒斬無算賊衆潰走追敗之灣店又敗之呂橋會銘鼎各軍踵至賊連敗不可復合張逆西竄是爲西捻任賴兩逆東竄

是爲東捻會國藩以西捻委總兵劉松山令秉璋與提督楊鼎勳等　豫西以圖東捻十二月東捻竄入鄂秉璋追敗之德安六年二月授山西布政使仍未之任時援師大集捻折而入皖英霍太湖間士民大震秉璋日夜疾馳至宿松迎擊敗之賊還走鄂自孝感小河溪竄河口鎮秉璋會勳軍追之勳軍先至遇伏總兵張遵道等皆死賊挾潰卒輜重而下勢不可遏秉璋率軍橫截吳長慶兄文榜等各殊死戰斬其賊目始潰走豫時李鴻章已奉　命代曾國藩督師自歸德移駐濟寧始議扼運蹙賊海隅檄秉璋隨赴濟寧布置運防六月秉璋率所部屯運西合東皖豫三省兵併力蹙賊賊竄地漸狹七月捻敗山東軍于濉河自安邱臨朐南走將由沂莒窺江淮李鴻章慮賊自下流逸出急檄秉璋由臺莊渡河赴桃源會浙軍防清江自八月至十一月提督劉銘傳郭松林等

軍疊獲大捷捻首任柱死賴文光率殘騎千餘南走清江十二月秉璋與道員李昭慶追及于淮城大破之賴逆竄高寶水鄉遇華字營統將吳毓蘭生俘以獻東捻平東蘇皖豫鄂五省一律肅清得　旨賞給白玉翎管等件東捻既平秉璋亟議息兵籌善後七年遂乞假歸八年丁父憂十一年服闋入都　詔授江西布政使江西自軍興以來二十餘年庫款糾葛秉璋釐查各屬交代追官逋數百萬光緒元年擢江西巡撫二年入　覲　賞　穆廟御製詩文集及平定粵匪勦平捻匪方略旋以母胡氏年逾八旬乞終養　溫旨慰留四年再表陳情得　旨俞允五年以母胡氏春秋高稱慶于家　賞御書扁額非他珍物六年　詔徵之　諭曰現在時事艱難該前撫向來辦事實心朝廷正資任使得旨後著即起行毋稍拘泥秉璋疏辭略曰自維愚直何補時艱儻以寵利爲心藉口宏濟天下安用有是子即朝廷何貴有此臣是歲新疆南北肅清以秉璋前在江西撫藩任內籌解甘餉　賞頭品頂戴旋丁母憂八年服闋授浙江巡撫時台匪黃金滿嘯聚海濱官兵追捕則竄入重洋兵去復出爲民害秉璋至偵知內地多間諜故兵機悉漏乃檄府縣嚴辦保甲黃金滿窮蹙就撫十年法越事起秉璋躬巡海口沿岸築長牆綿亘數十里置地雷封海口悉所有兵輪五艘輔以紅單帥船據險設防十一年二月法艦突入蛟門礮臺守將守備吳杰手發巨礮傷法船二遂退泊金塘山越數日復入虎蹲山北官軍迎擊之中其烟筒再發中後艄法將迷祿中礮死自是不敢再犯招寶山口時放小輪潛窺南岸守將總兵錢玉興選敢死士潛伏清泉嶺下突起擊之法兵紛紛落水死遂遁去事平秉璋復議擴充海防以備不虞時部議籌辦海軍經費及旗

兵復餉二事夷璋密疏請併力海防先其所急十二年擢四川總督川省幅幀寥闊外接番夷內多奸盜秉璋先後歷平萬縣崔英河茂州何三木匠川北陳坤山秀山姚復乾大足余燮子諸盜皆不動大衆旋起即撲滅之大小涼山拉布浪瞻對各夷叛服無常秉璋行屯田之策夷皆請服十六年稅務司赫德議加抽土釐秉璋以內地種烟無利則洋土益將暢銷今洋藥既不能加稅但重抽土釐于國計民生兩俱有損裘疏持之川土得免加釐二十年恭逢　孝欽顯皇后六旬萬壽正月奉　懿旨賞加太子少保銜並　御書長壽字福壽字如意蟒袍等件先是秉璋奏調試用道葉毓榮總兵錢玉興等至蜀頗見信任爲御史鍾德祥所劾　詔湖北巡撫譚繼洵馳往按驗頗有狀覆奏入部議照濫舉非人例議以革職留任　上以秉璋措施失當任用非人致遭物議應照

溺職例辦理及部議革職卒蒙　恩詔改爲革職留任十月奉旨開缺來京另候簡用秉璋疏乞骸骨　允之仍命俟新督到任再行交卸逾年而教案起秉璋乃去官先是秉璋甫至蜀值重慶民教相鬨互有殺傷秉璋至捕亂民石匯等置之法並戮教紳羅元義以洩民憤至是省城民教搆釁各屬繼起旬日間教堂被燬者數十處奉　上諭各國設立教堂迭經諭令各省督撫嚴飭地方官加意保護以期民教相安本年五月間四川省城匪徒滋事打毀東校場教堂省外各處旋又屢出教案皆由地方官平日不知勸諭百姓致釀事端迨鬧事後又不趕緊懲辦該督劉秉璋督率無方厥咎甚重據御史吳光奎奏參省城滋事之始劉秉璋堅置不理並未派兵彈壓無業游民愈聚愈多以致省外教案層見疊出該督任意廢弛有負委任著即革職永不敘用以示懲儆其

徐辦理不善之道府等官著鹿傳霖確切查明分別參辦二十五年　詔再徵之以疾不能赴三十一年卒于家兩江總督周馥奏曰故督臣劉秉璋結髮從戎身先士卒考其生平戰績與程學啓劉銘傳等相埒而任事勇直持躬廉介則尤過之歷官江浙四川督撫遺愛所留紳民至今稱道程學啓諸臣故後奉　旨加銜予謚建祠立傳　恩賚有加該故督臣勳績相等四十年來中興將帥凋零殆盡僅存劉秉璋一人今聞病殁遠近軍民同聲感悼應如何　加恩賜恤之處伏乞　聖明裁酌　諭曰前四川總督劉秉璋學問優長老成練達由翰林隨同前大學士曾國藩李鴻章勦平髮捻各匪疊克名城戰功卓著擢任兩司洊陟封圻任事勇直持躬廉介嗣因案革職茲據周馥臚陳戰功事蹟宿將凋零殊深惋惜前四川總督劉秉璋著加恩開復革職處分照總督例賜

恤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恤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並將生平功績宣付國史館立傳以示篤念勛臣至意尋　賜祭葬明年蘇紳前工部侍郎恽彥彬等以秉璋前在江蘇統兵殫克名城治軍整飭吳民愛戴呈懇建立專祠巡撫陸元鼎以　聞奉　旨著照所請子體乾江蘇補用道襲二品蔭生體仁舉人分省補用知府體信分省補用知府體智度支部郎中體道分部行走郎中

兩江總督周馥
安徽巡撫馬鄧　勳

奏爲勳臣在籍病故臚陳功績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于光緒三十一年七月據在籍前四川總督劉秉璋家人呈報家主年屆八旬強健猶昔今秋七月望後偶患腹疾漸成痢症延醫罔效二十三日病故等情查已故督臣劉秉璋咸豐十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爲故大學士曾國藩所深器同治元年大學士李鴻章督師上海奏調至軍統帶淮勇會同洋將戈登常勝軍銘鼎慶樹等軍克復福山海城旋即別募一軍規圖浙西積功蒙　恩擢升侍講督軍力戰中礮血漬重衣裘創復戰遂降嘉善克嘉興江浙肅清遷右庶子轉左庶子升翰林院侍講學士嗣曾國藩李鴻章先後督師勦捻率總兵吳長慶等馳逐于淮徐燕齊晉豫之間屢戰皆捷奉　旨襄辦軍務擢授江蘇按察使遷山西布政使東捻平轉江西布政使清釐軍興以來庫款廉能稱最光緒元年升江西巡撫以侍母疾開缺九年授浙江巡撫十年法越事起綢繆防務法船駛入中礮退走十二年晉四川總督二十一年加太子少保銜以老病乞骸骨　優詔慰留明年土匪焚燒教堂被議革職二十五年奉　旨來京陛見以老病不出家居閉門讀書以官俸所餘屢捐善舉誡子孫不得請獎臨終猶以時事艱難歷受

厚恩未能圖報爲憾查該故督臣結髮從戎身先將士考其生平戰功與程學啓劉銘傳等相埒而任事勇直持躬廉介則尤過之歷官江浙四川各省督撫遺愛所留紳民至今稱道程學啓諸臣故後奉　旨加銜予謚建祠立傳　恩賚有加該故督臣勳績相等四十年來中興將帥凋零殆盡僅存劉秉璋一人今聞病歿遠近軍民追念遺徽同聲感悼應如何　加恩賜卹之處非臣等所敢擅請伏乞　聖明裁酌該故督現有子五人體乾江蘇補用道體仁舉人分省補用知府體信分省補用知府體智戶部郎中體道候選郎中孫八人合併陳明所有勳臣病故臚陳功績緣由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　聖鑒訓示謹　奏

江蘇巡撫陸元鼎奏請建立專祠摺

奏爲故督統兵蘇境卓著戰功籲懇建立專祠據情代陳恭摺抑祈　聖鑒事竊據江蘇在籍紳士前工部侍郎惲彥彬前浙江巡撫任道鎔前奉天府府丞朱以增通政司副使龐鴻文四品銜翰林院編修繆荃孫翰林院編修汪洵戶部郎中廉泉分部郎中曹元弼內閣中書孫道毅直隸候補道任之驊分省補用知府潘祖謙徐州府教授王亦曾等呈稱竊查故太子少保原任四川總督臣劉秉璋于同治元年由翰林院編修奉　命赴江蘇大營時全省淪陷僅存上海一隅隨故大學士江蘇巡撫李鴻章督洋將戈登會同諸軍攻克福山擊破常熟援賊旋馳太倉督戰親冒矢石屢獲大捷總兵程學啓遂得進攻蘇州無後顧之慮李鴻章知其才可大用令增募淮勇五千人進圖浙西擊援蘇之賊克楓涇西塘賊壘進攻張涇匯賊以重兵扼守故督臣督軍力攻彈中胯下血漬衣袴裹創復進卒拔之嘉善平湖乍浦海鹽各城隘賊衆皆降進屯新豐復進破吳涇橋東塔大石壘直抵嘉興連戰皆捷既克嘉興進軍吳漊南潯殷賚村楊溇大錢口攻破賊壘十餘追至湖州賊棄城遁蘇常由是平定浙省遂報肅清嗣領開花砲隊駐蘇州省城保根本之地人心益安五年故大學士兩江總督臣曾國藩督師剿捻奏請幫辦軍務兼爲游擊之師故督臣與捻賊馳逐于淮徐齊魯楚豫之間破賊于豐沛宿遷南追至倉家集賊大潰又破賊于淮南追至蒙城賊至中牟竄許州復自楚北孝感小河溪竄至河口鎮均克之其後賊沿運河直撲清淮遣步將率馬步三營追及淮安張橋賊潰散降數千人沿途追及至揚州東北灣東北由是遂平此皆故督臣征勦髮捻兩匪之戰績也伏思故督臣服官廿餘載勤勞罔懈廉公有威如江西之肅吏治清

交代浙江之嚴海防挫法艦在四川內弭伏莽外勦番夷將士用命恩威並濟其事蹟均由該省紳民上陳職等無庸贅述惟故督臣自同治元年在江蘇帶兵迭克名城至賊平後鎮守蘇州駐軍五年治軍嚴肅兵民雜處不擾秋毫又以時振撫災黎運粟往哺吳民得慶更生之樂遺愛在人至今稱之職等伏讀禮經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而故督臣同時淮軍統將之功者如程學啓張校聲劉銘傳周盛波周盛傳部將如吳長慶等皆已蒙

恩准建專祠況故督臣劉秉璋以翰林將兵勛望過之爲此合詞懇請據情具　奏在蘇州省城建立專祠以慰輿情等情前來臣查故四川總督臣劉秉璋以詞臣從戎轉戰數省而于蘇松浙西一帶功績尤偉溯當淮軍初興之際李鴻章懸兵海上深入爲憂腹地則羣盜如毛洋將則猜嫌難馭卒能力勘大亂迭奏

虜勳外以助金陵克復之機內以完蘇省財賦之舊此雖李鴻章綜持其才而贊畫至計躬歷戎行實故督臣有以左右也其後雖于川督任內因案鐫秩旋蒙起用以舊傷復發未克赴 闕遽爾溘逝蒙 恩開復原官幷准史館立傳仰見 聖主篤念藎臣策勛沒齒酬庸之厚戴 德難名茲據該紳士等援有功則祀之 又軫受賜到今之念臚陳故績請建專祠係屬出于至誠亦尚符于定例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已故太子少保原任四川總督臣劉秉璋在蘇州省城立功地方建立專祠由地方官春秋致祭以彰蓋蹟而順輿情出自 逾格鴻施除咨部查照外理合會同署理兩江總督臣周馥恭摺陳請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奉 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

擬山東紳士請建劉公祠公呈 聲木謹按呈文擬就未及上呈值遭辛亥之變遂至中止茲依桐城吳摯甫京卿汝綸擬建李文忠公專祠各省節略編入文集之內又抽印單行本名李文忠公事略之例編入錄中朱仲我丈孔彰文集無刊本

朱孔彰 仲我 長洲

爲統兵大員勦捻東省功德在民籲請奏建專祠事竊聞斧戕著績東山勞姬旦之師籌筆駐軍西蜀立武侯之廟報功本隆于古祀典尤著于今伏思 太子少保故四川總督劉秉璋以翰林起家于同治初年從故大學士李鴻章叛練淮軍平定髮匪于江蘇五年從故大學士曾國藩勦捻匪于山東曾國藩深知故總督謀勇兼優公忠愛國奏請襄辦軍務兼爲游擊之師故大學士曾國藩建四鎮之策安徽以臨淮爲老營河南以周家口爲老營江蘇以徐州爲老營山東以濟甯爲老營故總督與謀議定策常往來馳擊于濟甯一帶與賊追逐枕戈待旦柳風沐雨艱苦備嘗是時賊蹤飄忽一日夜竄數百里故總督與曾國藩言曰捻匪已成流寇諸將不苦于戰而苦于奔又謀圍制之策逮故大學士曾國藩罔兩江本任故大學士李鴻章接統其衆六年捻匪全數竄山東又與李鴻章謀蹙賊海隅之策例守運河毋使西竄扼膠萊以斷咽喉且言不必追之過緊晝地過狹使賊窺破機關勢必急圖出竄稍縱即逝全局又非七月捻匪竟撲濰河由東軍汛地戴廟衝出故總督言與李鴻章仍宜堅持初議與諸軍縱橫合擊無戰不勝追至壽光瀰河捻首賴汶光落河未死復糾合千餘騎南竄衝出六塘河浙軍汛地沿山東運河而下直撲清淮故總督以窮寇致死嚴陣以待屢擊破之斬殺過半又督隊日夜不息追及之淮城張橋賊大潰降老賊千餘人沿途追擊至揚州東北灣逆首賴汶光僅隨十餘人華字營兵擒以獻東捻平明年正月西捻張總

愚忽由山西渡河北竄直逼畿輔故總督令部將者貴等迅速北援與諸軍合擊七月捻平故總督由京秩蒙 恩授江蘇按察使山西布政使光緒元年由江西布政使擢江西巡撫九年授浙江巡撫十二年晉四川總督二十一年恭逢 慶典加太子少保銜明年教堂案起遂褫職屢蒙 恩旨召來京因疾未能就道三十一年終于家春秋八十事聞 詔開復原官生平事蹟宣付史館立傳綜計故總督服官治軍數十年其在他省如淮徐之戰績楚豫之戎功皆所以創捻衛東省又如江西整肅吏治清釐交代浙江之防守寧波礮傷法艦四川之剪除伏莽勦撫番夷皆由該省紳士上陳 職等 無庸贅述惟思故總督謀防運河之策勦平捻匪之勞保全東省之績至今東人稱之不去口其駐軍之所兵民雜居樵汲往來秋毫無犯嘗接見地方紳耆

優禮賢士問山川形勢詢民疾苦救災黎而鎮撫之故三十年來齊兗父老過其故壘遺址猶欷歔流涕是故總督雖未官于東省其救民于水火之中登諸衽席之上與官斯土恩德深入民心者同也東人思其遺愛故沒世不忘職等伏讀禮經祭法曰以勞定國則祀之我　朝中興將帥有功東省均各建專祠故總督劉秉璋同功一體膺茲鉅典洵無愧色職等敢援斯例合詞籲請大公祖大人專摺具奏請于東省建立故總督專祠以彰丕績而慰民情實爲公便謹稟

清芬錄卷二

廬江劉聲木十枝纂

清史稿列傳見原書卷二百三十四

劉秉璋字仲良安徽廬江人參欽差張芾軍敍知縣咸豐十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同治元年李鴻章治兵上海調赴營洋將戈登所練常勝軍故駐滬滋驕淮軍初至服陋械絀西弁或侮笑之秉璋語衆曰此不足病也顧吾曹能戰否耳明年從克常熟太倉鴻章使別募一軍圖嘉善分寇勢遂提兵五千赴難克楓涇西塘遷侍講進攻張涇匯約水師夾擊彈丸貫胯下不少卻卒克之規平湖其酋陳殿選降于是乍浦海鹽澉浦皆反正又明年與程學啓攻嘉興秉璋入東門焰藥庫寇驍亂衆軍乘之城拔進取湖州攻吳淞南潯所向摧靡浙西平賜號振勇巴圖魯歷遷侍講學

直介堂叢刻

士四年授江蘇按察使從曾國藩討捻時捻騎飆疾國藩與鴻章皆主圈制策秉璋力贊之破捻豐沛宿遷南追至倉家集捻大潰又敗之淮南長驅蒙城捻西走自此捻分東西國藩令秉璋軍豫西專勦東捻與提督劉鼎勳俱其冬追入鄂六年除山西布政使未上捻自孝感小河溪竄河口鎮與鼎勳軍追之勳軍前鋒遇伏總兵張遵道戰死勢益熾秉璋橫截之始奔豫七年鴻章代國藩督師議扼運蹙捻海隅秉璋駐運西捻撲濰河將自沂莒窺江淮秉璋亟渡河詣桃源會浙軍扼清江亡何賴酋率殘騎數千至追破之淮城事寧被賞資父憂歸服闋起江西布政使光緒元年擢巡撫以母老再乞終養六年遭喪至九年再起撫浙會法越搆衅緣海戒嚴秉璋躬履鎮海令緣岸築長墻置地雷悉所有兵輪五梭輔以紅單師船據險設防十一年法艦入蛟門令守備吳杰轟拒之傷其三梭越數日復入虎蹲山北再敗之法將迷祿中礮死然猶浮小舟潛窺南岸復令總兵錢玉興隱卒清泉嶺下突擊之敵兵多赴水死逾歲擢四川總督川境篤遠外接番夷內護奸宄秉璋曰盜賊蠻夷何代蔑有以重兵臨之幸而勝不爲武不幸而不勝饟械轉資寇是眞不可爲矣故督蜀八年歷平萬縣茂州川北秀山土寇其大小涼山拉布浪瞻對各夷叶服廱恆則用趙營平屯田法數月間皆慴伏加太子少保御史鍾德祥劾提督錢玉興及道員葉毓榮不職狀事下湖北巡撫譚繼洵廉得實秉璋坐濫舉罪罷初丁寶楨督蜀稱弊絕風清秉璋承其後難爲繼故世多病之未受代而民教相鬨重慶先有教案秉璋初至捕教民羅元義亂民石滙等置之法至是各屬繼起教堂被燬者數十教士忿牒總署指名奪秉璋職朝廷不獲已許之秉璋遂歸三十一年

直介堂叢刻

卒總督周馥及蘇紳恽彥彬等先後上其功復官予優恤建祠

咸豐以來中興將帥別傳續編劉尚書別傳見原書卷二

朱孔彰仲我長洲

公諱秉璋字仲良安徽廬江人也弱年以孝行著聞好學勵志讀春秋而悟兵機嘗曰丈夫生世當爲忠孝完人年二十舉咸豐元年順天鄉試出參張文毅公芾軍事于皖南時皖營兵單餉絀爲文毅謀畫無不效徽郡屢瀕于危而不破者公之謀也以勞敍知縣公知兵之名自此始十年赴會試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時洪寇據江寧曾文正公東征開府安慶幕下多奇才異能見公大器之曰劉某氣象崢嶸志意沉著由是公名大噪同治元年李文忠公督師上海奏調至營是時掛立淮軍公與講求束伍之法選將練兵以勤苦耐勞爲尚以樸實勇敢爲先其後淮軍立功數省

公實與勘始之勞二年督洋將戈登會同銘鼎諸軍攻克福山海城解常熟之圍遂馳往太倉督戰屢捷戈登所練常勝軍勇悍不馴公統馭有方調和諸將故常有功自是李公知公才可大用使別募一軍進圖浙西禦援蘇之賊公提兵五千轉戰而前克楓涇西塘賊壘得　旨擢侍講進攻張涇匯其地爲松江婁平湖嘉善四縣之衝賊以重兵扼守公督軍力攻彈丸穿胯下血漬綿跨指揮將士意氣如常明日裹創復進卒攻拔之嘉善遂降復率師會潘鼎新受降平湖乍浦海鹽賊衆進屯新豐嘉興賊首廖榮發出犯逆擊大破之三年進破吳涇橋東塔大石壘直抵嘉興郡城下連戰皆捷時總兵程學啓攻北門受傷公軍自東門攻入焚賊火藥庫火光燭天賊驚潰諸軍乘之遂克嘉興進軍吳淞南潯殷滔村楊婁大錢口攻破賊壘十餘追至湖州賊棄城遁江浙肅清積

前功　賞戴花翎遷右庶子轉左庶子升侍講學士五年曾文正公督師勦撚奏議請公襄辦軍務兼爲游擊之師文正議建四鎮安徽則在臨淮河南則在周家口江蘇則在徐州山東則在濟南公與定謀常往來馳擊于濟寧數鎮與賊追逐是時賊蹤飄忽一日夜奔竄數百里公言于文正曰撚匪已成流寇諸將不苦于戰而苦于奔走又謀圈制之策逮文正病回兩江總督任李文忠公接統其衆賊勢猖獗公與馳逐于淮徐齊魯楚豫之間破賊豐沛宿遷南追至倉家集賊大潰又破賊淮南追至蒙城賊西奔撚酋張總愚與任柱賴汶光分股遂有東西撚之號西撚張總愚自中牟竄許州逆擊破之東撚賴汶光自楚北孝感小河溪竄至河口鎮騎數萬會楊鼎勳軍追至小河溪勛軍前鋒遇伏總兵張遵道等戰歿賊愈張不可遏公率部將吳長慶王占魁兄文榜等力拒卻之六年東撚全數竄山東又與李文忠謀蹙賊海隅之策倒守運河毋使西竄扼膠萊以斷咽喉冀圈賊東境就地殲滅七月撚匪竟撲濰河由東軍汎地戴廟衝出公又言于李公仍宜堅持初議與諸軍從衝合擊無戰不勝追至壽光瀰河撚酋賴汶光落河未死復糾合千餘騎南竄衝出六塘河浙軍汎地沿運河下直撲清淮公以窮寇致死嚴陣以待屢擊破之斬殺過半又督隊日夜不息追及之淮城張橋賊潰散降老賊千餘人沿途追擊至揚州東北灣撚酋賴汶光僅有十餘騎華字營兵擒以獻東撚平明年正月西撚張總愚忽由山西渡河北竄直逼畿輔公令部將者貴等迅速北援與諸軍合擊七月西撚平由京秩蒙　恩授江蘇按察使旋授山西布政使皆在軍未之官至撚匪平以父年老告終養旋丁父憂十一年服闋奉　旨入覲授江西布政使光緒元年

擢江西巡撫其治官事以綜覈見長閻文介公敬銘　殿論時事以公爲蕭劉之亞在江西清釐軍興以來二十餘年膠葛庫款又查各屬交代數百起追得積欠百餘萬皆州縣卸事後交代庫款未清者未幾復陳情養母終天年至九年再起用浙江巡撫時奉　旨豁免錢糧州縣有已徵未解混入民欠者又追出數十萬辦海防時就本省籌餉不煩部撥巨款精思所運百廢俱舉會法人侵奪我越南屬地挾兵船掉入東南洋而牽綴援軍旁撓虛喝眩沮我謀其時若閩若臺若滇若兩粵皆別遣重臣宿將聯翩持節以往度要駐扼獨浙無有焉　上以浙洋付公深知公可倚也公綢繆防務部署精嚴令鎮海沿岸築長墻緜亘三十餘里山崗顯露處設立疑營蹲樁木排釘海口用海船數十梭實以石排沈樁隙外安水雷百餘又于陸路伏地雷防敵登岸十年正月法艦駛

入鮫門我礮臺兵輪開礮轟傷其二越數日復駛入虎蹲山北我軍然礮迎擊中其烟筒再中船桅法艦受創敗退自是不敢再進招寶山口門猶放小舢潛窺南岸公令部將錢玉興等選勇士伏清泉嶺下突擊之法船連受五礮傷人頗多旋即遁去法將軍迷祿傷亡相持四月他處勝負互見惟浙全勝浙垣人心賴以安法事既平部議旂兵加餉公奏曰今外洋環伺迭起釁端我所以隱忍議款者以海軍未立也彼所以肆意要挾者亦以我海軍未立也可否　飭下戶部將各省協解餉款通盤籌計先竭一二十年之力歲提銀三四百萬專辦海軍待海軍就緒再議旂兵加餉計八旂丁口衆盛數十百年後蕃衍生息即數更倍于今即兵餉復額萬無給足之理請　旨飭下王大臣從長計議疏通之法此時雖不能行其議然公于國計民生謀慮至深遠也後甲午之役果

以海軍不足而敗論者惜之十二年晉四川總督川境幅員遼闊外接番夷內多游匪時有蠢動之虞公恩威並濟不興大衆旋即勦平常曰盜賊蠻夷何代蔑有莫患乎以重兵臨之幸而戰勝不爲武不幸而敗器械糧糈皆爲賊有人民牛馬皆爲賊用是貪不可爲矣故督蜀八年如萬縣之崔英河茂州之何三木匪川北之陳坤山秀山之姚復乾皆隨起撲滅大小涼山拉布浪瞻對各夷越界犯順歷任勞兵糜餉迄不能禁其竊發公檄馬邊雷波越巂屏山各營用趙營平屯田策因之以而道運餉刈其秫麥數月之間莫不俯首聽命二十年奎辦藏事深得藏僧之隱恐其結俄抗英暗中防閑邊釁不開二十一年恭逢　慈禧皇太后六旬萬壽加太子少保銜　賞御書長壽字宮袍各珍物先是公鑒知止之義屢請老未蒙　俞允至是再上疏乞骸骨得　優旨令代至行

明年乃有教堂之案公待外人意主嚴峻不令外人干預內政蒞蜀之年重慶先有教案公至捕教民羅元義及亂黨石匯等立斬之後大足教民爭訟公當平教士茲不悅臨行時辦毀教堂案二十餘起皆平斷不長教民欺凌之漸教士忿甚訌于京　朝廷不得已褫公職數年有　詔徵公以老病不能上道至三十一年七月終于家春秋八十兩江總督周馥安徽巡撫誠勳奏聞　詔開復原官宣付史館立傳江蘇安徽山東數省紳民皆請建祠祀之公幼貧力學與同邑潘公鼎新擔簦赴都行李蕭索幾不得入資館守館者導見李侍御文安侍御許之舍館遂定侍御者合肥李文忠公父也由是知公賢明年遂舉順天鄉試公初與潘公坐小車兼步行北道後車子誇言曰吾一手曾推兩撫臺蓋言公與潘公也世人傳爲美談至入翰林之年皖中寇亂飢饉舉家避地鄉

邑不得公音問公自徽防大營入都張文毅公厚資助之故返廬江時尚有餘金藏鄰下邪幅中公以道路多艱策蹇與一僕南旋訪得家人居處相見驚喜家人言乏食奈何公曰勿憂吾斜幅中尚有金也公酒酣時嘗與余言之其艱苦耐勞類如此公聲如洪鐘與人談往事終日不倦廓開大度不苛細廉正有威知人善任使推誠心布公道故賢愚樂爲之用公未蒞浙時台匪黃金滿嘯聚海濱官兵追捕則竄入重洋深島中兵去復爲民害公至一年金滿服其威信畏罪乞降公許之于是甌海盜賊悉平參將吳杰任事勇敢爲提督所不喜被參褫職鎮海之役實堅守招寶山礮臺手開後膛大礮公既督蜀奏陳其事且言似此忠勇有功之良將遭貪庸提督之進讒誤被參劾恐內寒將士之心外爲洋人所笑于是　朝廷復召用吳杰又于克嘉興時收降人錢玉興皆能

得其死力後官至四川提督初吳武壯公長慶爲公裨將洊保提督後統兵駐朝鮮平李是應之亂韓人得之爲立廟皆公之所拔也其在軍久益愼重不驅衆于危地以爭功而乘機進取常在諸將之先故永隆河之戰劉銘傳喪其良將唐殿魁小河溪之戰楊鼎勳喪其前鋒張遵道臼口之戰郭松林幾死全軍覆沒麒麟凹之戰彭毓橘身亡軍不復振而公常遇奇險敬愼不敗孔子曰善治兵者亦赫赫之功左氏引軍志先人有奪人之心又曰允當則歸其公之謂乎公自蜀歸家居十年幅巾蕭散曳杖里門世不知爲達官貴人以壯年馳驅戎馬困于簿書至老手不釋卷有衛武公耄年好學之風所著有詩文集奏議書牘筆記若干卷家風儉約待物必豐倡爲義舉所施與甚衆不獨治軍時有餘資盡以散將士凡故舊賓僚莫不知其緩急而爲之謀一言相許歷久不忘

故至今談公佚事者往往欷歔流涕子孫多守家法有才而恭謹子五人體乾二品蔭生江蘇候補道體仁光緒丁酉科舉人體信分省補用知府體智體道皆郎中孫十人

評曰公之綜覈則爲蕭劉之亞公之經武則爲劉岳之儔偉矣哉

中興明名由翰林將兵佐曾公李公而揚大烈者莫與比倫況生平講學出處之際忠孝兼著既明且哲以榮壽終非天挺人豪曷克臻此

劉秉璋小傳　聲木謹按此文見歷代都江堰功小傳第二卷謹理四川總督王人文監修宣統三年六月成都刊本　先公傳在卷下末一人

劉秉璋字仲良安徽廬江人由翰林累官至四川總督無徭役無文告以寬大鎮靜爲主又時和年豐人以福星頌之都江大工頹壞時莊裕筠經營于下秉璋主持于上補苴振理仍用竹籠古法隄賴以安歲乙未以教案去官紳民羅拜車前擁塞不通者四十餘里

皇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四川總督兼巡撫劉公碑銘并序

王闓運　王秋湘撰

公諱秉璋字仲良廬江人也自贛來遷十世敦龐曾祖光祖縣學生員祖大綵父諱世家出後伯父大德並封一品階官公岐嶷穎異生有至性年六歲讎行內寢父見呵之則對曰王父寢疾恐履聲驚寐家人悚然知其遠器母躬家事輒先起汛埽及長讀書不屑章句試府縣輒出乃徒步入京即中式順天鄉舉年二十六東南兵起還從軍防徽保敍知縣庚申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于時夷寇交侵東南瓦解重臣宿將相隨俛仆曾軍特起純用文儒李鴻章治軍上海故曾門弟子公前從李受經繼入翰林同薦公材奏以佐李淮將分銘鼎二軍英人戈登將常勝軍同授常熟遣公

策應進兵福山寇解圍走遂克太倉寇悉踞浙西以聯蘇杭公別募新軍六千入浙境克嘉善楓涇鎮援寇數萬逆戰破之克西塘鎮寇退守張涇匯公會太湖水師力戰大捷我壯寇覘望風乞降嘉善平湖海鹽爰及乍浦皆爲王土　詔擢侍講益進兵克嘉興湖州府城賞花翎巴圖魯號曰振武補右庶子轉左江南底平補翰林侍講學士軍中開坊時無其比曾侯征捻奏調徐州改江蘇按察使李公代統六傳紛馳寇亦騰突分東捻西捻公常游擊馳騁淮徐豫鄂間寇乘虛入皖百里爭利鈔出宿松追至孝感大戰河口復還軍濟甯卒禽渠魁遷山西布政使以凱撤告養父喪服除特召授江西布政使巡撫劉公愔公盛名側席待之乃綜覈庫儲清理官欠積餉銀數百萬授江西巡撫母老請養再疏得歸以五世同堂御書旌美又召陛見固辭留侍母服除授浙江巡撫仍

毀官欠仿江西之政得庫款數十萬廷議善其理財以比蕭劉法越構兵沿海戒嚴獨浙防軍再擊敵船傷其大將在任五年遷督四川乃疏節闊目崇威養望屏斥華士鎮遏浮囂邊夷內盜不輕黷武在鎮八年吏民畏服蜀俗傾危頗構飛語言官論列再煩詔使爰以捕斬教士致之吏議六疏乞休卒乃罷歸家居四年有詔特徵以傷發不赴光緒三十有一年年八十薨於里第遺疏上聞　詔開復原官依總督例卹功績宣付國史館立傳江蘇巡撫以士民愛戴奏立專祠有　詔聽許於是故吏門人以　賜碑襄美別樹玄石述公志行公學在經世尤長輿地所過山川悉圖險要故見知李公許爲名將行軍持重應機乃發爲政寬簡尤恥言利榷煙釆什皆疏陳其弊執志高亮未嘗降屈師事李公兼爲舉將每見嚴敬無所依同頗仵於時亦以自憙深疾浮華而敬愛文學訓迪諸子被服廉儉部曲列校皆有儒風可謂貧不隕穫貴不充詘者已英俊淪亡時代遷改雖陵谷之未異悲風雨之如晦乃爲銘曰

湘淮立軍訓士以文湘開胡李淮則劉潘佩刀開府解甲乘軒猗與尚書始臨章貢民安其政輿人有誦祿不易養母輿親奉再起撫浙東海揚波蛟門虎蹲飛臥獾過鳴礮如霆千里清和蜀土荒遠教民姦宄扇我良懦激爲蛇虺往捕其魁獲嘉有喜爰初發軔已屆戈登矧茲持節而畏馮陵不調衆口翻爲盜憎返我初服怡余暮齒多壽多男亦文亦史翰院既陞蹇裳遂起榮名有藹風概難忘惟　帝思艱慨念凋喪功存大樹寵視連岡

原任四川總督劉公碑銘　　俞　樾（蔭市德清）

光緒三十二年秋七月壬戌故四川總督劉公薨於家兩江總督安徽巡撫合詞以聞　天子憫焉以公學問優長戰功卓著任事勇直持躬廉介　命復公故官視總督例　賜恤生平功績宣付史館嗚呼公以罷歸林下之人飾終恩禮優渥至此其所以上契　聖心者必有在矣余固不足以知公然故部民也又以同館之誼相交者三十餘年於其葬也諸子具狀請銘余奚辭焉公諱秉璋字仲良劉氏明初自江西遷安徽廬江遂爲廬江人明季又避寇亂遷居三河鎮曾祖光祖大德本生祖大綵父世家並以公貴

贈如其官公自少即潛究古今盛衰治亂之原弱冠徒步游京師所過山川形勢津梁險易皆心識之李文忠父侍御君見而歎曰命世才也文忠亦深交於公咸豐元年中式順天　恩科舉人出參張文毅軍論功議敘知縣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時曾文正開府安慶一見公大器之識其名於求闕齋日記李文忠將之滬創設淮軍公實贊成之同治元年文忠至滬　奏調公來軍疏言劉某沈毅敏決器識宏深與臣爲道義交請　飭赴臣軍報可時文忠用洋將戈登治常勝軍而洋將剽悍不可制公善馭之故所至輒有功攻克福山解常熟圍進駐太倉於是大軍無後顧憂專注蘇州蘇平規浙公募六千人自爲一軍轉戰而前大破賊於嘉善賊來援者數萬又大破之進攻張涇匯其地爲要衝賊守甚嚴公督戰礮子中股裹創力戰卒毀其壘他處守賊皆不戰而降乃會同程忠烈之兵直薄嘉興城公率所部登東門焚其火藥庫諸軍乘之遂克嘉興有　詔賞戴花翎公先由編修遷侍講至是累遷至侍講學士當時以詞臣從事戎行李文忠外公一人而已東南肅清曾文正李文忠先後奉　旨勦捻公皆從焉捻流竄無定公先倡扼河而守之議及賊渡河又倡反守運河之

議賊勢遂日以蹙然數年間與賊馳逐於鄒魯皖豫淮徐湘楚間大小凡數十戰捻首任柱賴文洸張總愚會於豫之石固寨公敗之禹城敗之灣店敗之呂城賊不得復合張走秦是爲西捻任及賴回走山東是爲東捻兩捻驛騷者數載而東捻卒滅於公當東捻之走皖也皖境空虛公疾馳百數十里繞出賊前扼之宿松捻患不及皖者公之力也賊自濉河復入山東公追擊之於肥城敗沿運河南下犯清淮公追擊之於張橋又及之於揚州之東北灣擒賴文洸時任柱已前死而東捻平矣公在軍累授江蘇按察使山西布政使皆未赴及捻平丁外艱十一年服闋入覲授江西布政使光緒元年升江西巡撫以母年高請終養不允四年再請從之以母胡太夫人五世同堂　賜御書匾額六年　上欲破例用公　詔陛見有時事艱難毋稍拘泥之　諭公力辭不起其疏稿天下傳誦焉是歲叙江西籌辦甘餉功　賞頭品頂戴八年養親事畢拜浙江巡撫之　命十年法人入寇公於海岸築長墻緜亘二三十里時張旗鼓以爲疑兵於海口釘樁木又買海船數十載石沈之以彌其隙其外則置水雷濒海口岸亦埋地雷及法船入門守將吳杰發巨礮擊沈其二船又駛入虎蹲山一礮中其煙筒一礮中其桅又以小船潛犯南岸連擊之所傷甚多遂敗去不復至後閩諜偵知法大將孤拔將軍迷祿皆死於是役云當是時各行省皆戒嚴如奉天如直隸如閩如粵如滇如臺灣並有督辦之重臣部撥之巨餉浙江無之而守禦完固敵不能乘論者謂中外交涉以來所未有也及事平部議加八旗兵餉公疏言今海患方殷而海軍未立宜竭天下之力先治海軍以禦外侮俟海軍既立然後徐圖八旗生計應如何安插疏通請　飭王大臣從長計議疏入未及行及中日之戰海船不足於用論者皆服公先見焉

十二年升四川總督川境遼廓內多亂黨外接番夷素稱難治公督蜀八年不輕發大衆如萬縣如茂州如秀山皆有叛者厥勢甚張公處置得宜不勞而定如大小涼山如拉布浪如瞻對各夷越界來犯公檄諸鎮以趙營平屯田法困之皆俯首聽命十一年恭逢　皇太后六旬萬壽加太子少保銜　賜御書長壽字及如意蟒袍等件　上意眷注良厚而公以老病已六疏乞休至是又申前請　上知其誠允之未受代教案起公治外事皆務守經先是重慶有教民羅元義殺斃平民十餘人公捕得立斬之英國商輪船欲入川江公曰如民船撞損何執不許稅務司赫德欲加抽土公曰釐重價昂民皆食洋煙矣又不許蜀人嗾洋商請開礦公曰山有礦猶山有木不得占山採木豈得越山開礦又不許外人銜公久矣是歲成都省城民教大鬨焚毀教堂十餘所有司逮問則皆極口詆毀教堂教士請削去之公曰事虛實誠未可知覆訊則可改供則不可及保甲局道員周某出示安民語又侵教士教士益憤執以達其國公使欲甘心於公　朝廷知公守正不阿重開邊釁遂罷公官或勸公諉罪於周公不可曰如　國體何公既罷歸不事生產惟嗜讀書手不釋卷暇則與友人歌詠爲樂所著自奏議尺牘詩文集各若干卷外尤長於方輿之學舉平時所經歷者證以古事筆之於書又以廬江亂後學務荒廢與同志創建三樂堂以興起後進家居十餘年孜孜於此幾自忘其身經戎馬位至封疆矣然　朝廷念公不衰二十七年有　詔起公以舊傷發不能赴蓋自張家匯受傷後時劇時差又以歷膺艱巨心力交困已非一日幸善自調攝故未爲害今年四月十八日爲公八十生

辰猶讌飲如常俄患脾泄變而成痢醫藥罔效遂至不起嗚呼方今內憂外患猶未敉平　天子方聽鼓鼙而思將帥而舊臣宿將凋零殆盡宜　朝廷之眷念勳臣有加無已也最公一生治兵不欲戢吾兵臨危地故無赫赫功而乘機進取恆在諸將先公居官以安民爲主不便於民者雖內遠廷議外患敵怒不爲也嘗謂欲利國必無損民在江西追出積欠百餘萬皆州縣交代未清者非取於民也在浙江廉得州縣因豁免　恩旨將征而未解者混入民欠項內稽核得數十萬亦非取於民也浙中防務急不能不籌餉事平則一切權宜之法立罷川省有因江防海防而增加鹽釐者亦議停止即部民倡息借民財之策公亦疏言其不可又因蜀人開礦事詳陳礦弊酌定礦律所言雖不盡用老成之見夐乎遠矣其所識拔者如吳杰錢玉輿後皆知名吳武壯長慶尤其著者

在四川參革道員何應鏞後鏞應入都見李文忠極言公治蜀之善文忠比之奪駢邑無怨言非公之盛德能如是乎公娶程氏封一品夫人側室黃以子貴　贈一品夫人初無子以弟之子爲子曰貽孫同治十二年拔貢生後舉大夫子五體乾記名江蘇補用道體仁光緒二十三年舉人分省補用知府體信亦分省補用知府體智戶部郎中體道分部行走郎中出爲公叔父諱友家者後女子子二合肥李經方嘉定徐迪祥其壻也孫十寅生潤生濟生滋生樾生灝生寶生俊生宸生漢生孫女十有四某年月日甲子諸子奉公之喪葬於某原銘曰

起家詞苑投筆從戎李文忠外惟公與同東南大定戰事未終皖豫湘楚屢奏膚功始撫豫章繼臨浙水軍府甫開海氛斯起環顧鄰疆波瀾未已吾浙晏然惟公是倚由浙而蜀雄鎮三巴微盧彭濮至於流沙撫綏雕剿蕩滌回邪民之父母　國之爪牙中朝有人外人所忌簪紱拋榮林泉怡志疆事是非付之公議　帝眷公忠始終勿替電波已謝雨露仍濃　璽書褒美卹典優崇大命有止令名無窮刻銘示後用勵匪躬

祭劉文莊公文　朱孔彰仲我長洲

維光緒三十有一年歲次乙巳秋九月六品銜候選教諭壬午科舉人長洲朱孔彰謹以清酌之奠敬祭於　太子少保故四川總督廬江劉公之靈嗚呼我公　中興名臣宜膺天保胡不百年永存國老溯同治初蒞我吳邦五千君子平浙平江實佐肅毅整此淮旅繼從曾侯馳驅齊楚于晉于豫于徐于揚旌旆至止簞食壺漿殲厥渠魁號曰東撚既奏膚公釋我棨戟惟忠惟孝惟公克全兩疏請養終親天年詞臣將兵如曾如李於公而三望亦鼎峙文

正襄公氣象崚嶒嶸志意沈著大噪其名文忠知薦器可大受爲棟爲梁有猷有守文介綜覈實是同儔謂公所長才亞蕭劉于蕃江右俄羣開府移撫浙江抉剔蟊腐文牘混淆公明而察追償兆億懲貪詰猾會防越海法犯甯波部署精密無僞無訛挫其銕艦殪其戎首迷祿以亡敵駭而走不震不動民志不搖長城是倚我謂且謠議立海軍思強中國老臣遠謨小心翼翼殘叢俶擾民教相仇　帝曰咨汝汝往益州刈羅與石百姓說喜外人畏威欺凌遂止督蜀八載民富邦綏內殄伏莽外勦番夷端蒙之歲釁起祆廟抑教仲民神父叫囂公之罷蜀夷教憩之公之去蜀蜀人惜之星躔於亥寢疾在里有　詔來召公不能起大星遽隕天慘雲寒帝念藎臣使復其官飾終優渥崇此儀型黎民嗟歎宿將凋零春秋八十慟於朝野狄在知遇有隕如瀉人悼於公我泣其私公乎

薨世人孰我知公在武林日我經義賞之愛之聘書是寄公子英敏屬從我遊迎我至敬禮我至優自別越山同舟而渡夕發西冷朝吟北固大江上沂易坐兵輪酣歌對酒若忘主賓隸公西征辭至夏口暫假南旋公先我後適因母病不復遠從國士之遇今也難逢人生幾何我年六四見公無期溝壑將棄擬爲公傳垂範方來斯人不作莫挽波隤徐北思陶荊南哭祜古之遺愛涕零如雨靈輅晌啓秋風淒其我公永歸云何勿思嗚呼哀哉尚饗

公祭劉母程夫人文 代川東道張謇青觀察原註 聲木謹按此文見清風室文鈔卷十二

錢保塘鏡江海昌

嗚呼月掩井芒雲迷淮甸人喪慈儀天奪賢媛里巷輟歌廛市陳奠兒託蚌幪益欽懿善猗歟夫人實維禮宗嫡曜秀毓江水靈鍾生而婉娩長更溫恭令儀令色善心善容作嬪彭城允諧良匹敬

事尊章靜調琴瑟蘭蕙儷姿珩璜審律塞淵陳嫣綢直尹吉運逢百六烽燭江邊長淮千里蕩爲飛烟骨肉顛躓荼毒萬千兵荒相繼偕離僅全用相夫君爲時柱石文經武緯秉節靖逆劃揆數圻誅茅故宅韜蚌戟驅周旋揚益夫人處此抑抑恂恂奉榮爲約居貴能貧雞鳴同警象服如賓夷險一致曰惠曰仁其惠維何樛然者木逮下有恩進賢不黷其仁維何內外雍睦解佩徹簪濟及姻族鳲鳩在桑鴛鴦在梁子孫衆盛福履齊長優游暮景欣欣樂康顧念早歲榮悴何常維昔之屯流離顛沛維今之亨處尊履泰門祚方隆祿祉未艾謂天祐善母儀攸賴如何祖忽遽捐瑱環雛膺後福未償前艱永逝文苦大耋緣慳覽迹眷舊有泪潸潸嗚呼哀

猿號夕杜宇啼晨靈輀東下凄絕江濱夙仰賢聲又忝姻舊喪之歸里祖奠敢後王事有程羈于職守敬陳薦辭一樽是侑嗚呼哀哉尚饗光緒十七年二月

劉文莊公致潘琴軒中丞尺牘遺墨跋 聲木謹案此文見先文莊公遺墨後現藏中丞從子子振太守永齡家

李經羲仲軒合肥

鄉先達 琴軒中丞與其執友 劉文莊公生同里閈年才劬學相若清寒拔俗亦相若蓋自弱冠時已以志同道合訂管鮑眞交矣猶記經羲髫年過庭侍側 先府君詔及舊事謂 先大父光祿公奉職刑曹一日自外歸欣欣有喜色諭諸子曰頃見家鄉潘劉兩秀才徒步從廬江來風塵滿面而神采非常不能掩抑器度如此他年幹國材也爾輩當善交之經羲謹誌斯言嗣後服官川南適值文莊總制全蜀初事參謁吐氣如虹發聲如鐘頗以紈袴

戒斥辭色略不假借不數月察事試功獎譽乃至過情大爲僚寀忌嫉可見文莊心直口快剛正不屈而觀其行政批牘則又條理精密議論明透信乎可與君子爲朋易爲小人所中歷數古昔名臣陽剛陰柔每不相容情勢使然良可慨歎其猶能以功名終是非白于身後則固蹇諤正人不幸中之至幸也兩公爲布衣昆季之交憂樂貧賤無所易展誦册中往來書牘誠言直道不啻家人其論事磊落切至處可想見生平風骨足與人言相證聲文莊者輒以課吏勤理財密稱最實則老成典型非止此一二端大約文莊畢生得力在整齊嚴重而眞性未失之刻 琴帥英爽闊大獨以才勝而細小不嫌疏略兩賢各有所守任事堅忍則同至于出處遭際皆膺重寄而一則境地豐亨一則邊荒艱瘠晚遇尤乖雖爲良友命運不齊殆有天焉勿論可耳經羲謹識

文莊公逸事 聲木謹案此文見家譜

公諱秉璋號仲良經畬公之仲子也其學術政治豐功偉烈已具詳國史列傳及行述墓志神道碑銘諸鴻篇茲特舉其力學治家之淺近易知爲族人素所見聞者附著之公生平一以勤學爲宗旨好引掖後進每喜現身說法其早年之力學無論矣同治初以襄辦軍務畢 詔授山西藩司辭不赴任歸與其兄半霞封公弟介如觀察侍奉 太封翁 太夫人之養及光緒年復因 太夫人年老有病由贛撫請假終養先後家居十餘載問安侍膳之餘無日不以溫經讀史爲業當時中興諸將帥之歸田者類皆以亭臺池沼大興土木抑或寄情絲竹以自娛公獨于詩書之外無他好即由川督解組之日年躋耄耋猶好學不倦如曩時有衛武之遺風而且掌兵權任疆圻者數十年囊橐蕭然其哲嗣諸君恆以

布衣出門見者咸驚訝稱其樸素不可及而不知其固素處叔向憂貧之境也則公之儉德可風而其諄諄然以加惠族人爲念者其厚誼益不可忘矣

懷人詩六十首 光緒甲辰春正月二日德興作原註 聲木謹按此見寒松閣倦人感舊詩中錄第一首 張鳴珂 公柬 嘉興

翰林將一軍號令嚴而簡請業桴鼓間揮豪頻削牘帥蜀旋棄官誰造蒼生福廬江劉仲良制軍師秉珪原註

困學 聲木謹按此文見怡雲堂全集中戊子集錄第二節 沈保靖 仲維 江陰

湘鄉文正曾公嘗語劉仲良制軍云人不讀書總覺得自己好不過益陽文忠胡公云凡督撫以下至州縣官皆當出重聘延請嚴正通經術之人日與相處規過勸善使此心有所嚴憚匪辟之心自無由生自是非人之見亦不敢不改雖公務煩迫奔赴不遑亦必騰出三四刻工夫與之論議以資教戒

師惠全夷齋筆記一則論曾國藩觀人 見庚午 月 日天津

憂患餘生生

清李少荃文忠公鴻章在曾滌生文正公國藩幕時乞假歸省文正屬其物色才俊攜以偕來厥後文忠假滿還營文正問曾得人否文忠對曰門生已帶三人來此一劉仲良秉璋一劉省三銘傳一吳筱軒長慶也乞師相俯賜一見以察其是否可用文正乃到客廳見之三人均垂手侍立文正亦不就座每人略詢數語即不復絮問惟繞行室內時以目注視三人亦不命退如是者將三句鐘值家人來請用飯乃已文忠本與文正同食席間問曰劉吳三人師相已經賞見究竟其人如何文正曰劉秉璋封疆之器吾觀其植立數句鐘之久其一種靜穆之氣令人挹之不盡足當骨重神寒四字此封疆之器也吳長慶專閫之才服從命令純任自然

精力過人到底不懈此專閫之才也至劉銘傳能用則用之不能用則殺之侍立稍久跋扈不平之氣即流露于不知 弛之才深慮其不能就範然有氣敢任則較彼二人爲優苟能駕馭得宜亦庶幾一代名將也吾故令伊等久立窺其志趣于不言之中茲將考察所得爲弟述之弟謂然否文忠大服後三人亦果如所言

聲木謹案 先文莊公初見曾文正公國藩于安慶省城時已入詞館求閎齋日記類鈔云劉仲良庶常秉璋李少荃門生氣象崢嶸意志沉著美才也云云並無三人同見之事且 先文莊公當時已入詞館更非隨人爲俯仰者撰述本可各明一義筆記尤聞見不一不必盡出于的確憂患餘生生所述亦頗有近似之處當爲曾文正公平日所言不妨各尊所聞也

輓劉文莊公聯語 以收到先後爲次

誥授光祿大夫仲良世伯親家大人千古

諸葛功德在人西蜀烝嘗流涕猶聞遺老祭
謝傅高臥不出東山嘯咏清名留待史臣書

姻世愚姪周馥頓首拜輓

仲良年姻伯大人靈鑒

天語篤前勳恩禮飾終公論千秋昭信史
郵書成故蹟愴懷感舊人生萬事等浮雲

年姻愚姪瞿鴻禨敬輓

誥授光祿大夫仲良二兄親家年大人靈右

儒臣而有折衝禦侮之才功在江南名垂西蜀
宦途不以避怨引嫌爲念忠惟天鑒誠感民心

年姻愚弟孫家鼐頓首拜輓

仲良老前輩親家宮保仙逝

朝廷軫念公忠一紙詔書來北闕
億兆感懷德澤百年遺愛徧西川

姻侍生徐郙頓首拜輓

誥授光祿大夫仲良大公祖仁兄大人千古

兩川拋玉節拂袖歸來疆事艱難且領取十年林下樂
八秩醉瓊筵投杯仙去郵筒遲滯猶寄來四月案頭書

館治愚弟俞樾頓首拜謹輓

誥授光祿大夫宮保劉公靈座

戰功在吳越齊楚之間明公遺蹟
勛業與曾胡左李爲比光我聖清

長洲舉人朱孔彰頓首拜輓

宮保仲帥制府大人千古

擁旄建浙海奇勳砥柱中流青史應書元老績
解組留川江遺愛疾風勁草丹心早荷九重知

姻世愚姪吳學廉頓首再輓

誥授光祿大夫外舅宮保大人千古

公眞諸葛後身早年勳業爛然不僅追蹤韋節度
我比羊曇尤痛自憾音容未接莫能親見馬西平

甥徐迪祥謹敬輓

誥授光祿大夫宮保太夫子大人靈右

持節鎭巴中遺愛常留丞相祠堂堪並峙
騎箕返天上大名不朽董狐直筆定能傳

小門生王寶驊駒頓首拜輓

誥授光祿大夫宮保姑父大人靈鑒

若論膚功政績早著盛名豈知幽獨之中立志願聞聖道
倘云任族恤姻眞其小節然卽一端而論不才尤感恩知

內姪程懋恆百叩謹輓

誥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仲良宮保大人靈右

中興名將四詞臣曾文正及胡李文忠與世流傳同不朽
治蜀前賢多惠政韋節使暨諸葛丞相得公爲繼適成三

受業姻愚姪徐聯芳頓首拜輓

誥授光祿大夫宮保二叔祖大人靈次

兩世荷垂青知己感恩誼隆睦族敦宗外
千秋崇建白爲民請命功在衢歌輿頌中

姪孫兆藩頓首拜輓

誥授光祿大夫仲帥尚書大人冥鑒
詞林起家出與中興諸將論功可分一席
疆圻重望而有考槃在澗之樂殆逾十年
三品銜江蘇補用道林賀峒頓首拜輓

誥授光祿大夫宮保年伯大人千古
宇內震勳名功比汾陽政同渤海
巴中親矩範公眞嚴武我愧少陵
年家子汪放頓首拜輓

誥授光祿大夫劉宮保恩憲大人靈右
偉略佐中興精忠有口同稱是九重股肱名臣政績戰功垂不朽
飾終頒賜典靈爽在天無憾惟十載衡嶸小子深仁厚澤刻難忘
花翎升用知府浙江補用同知直隸州沈朝宗叩輓

誥授光祿大夫宮保大人千古
南平吳越北定燕齊捍海奇勳尤在蛟門一役
內拒奸民外攖強敵留川遺愛尚隨錦水長流
愚姪李家駒頓首拜輓

誥授光祿大夫宮保夫子大人千古
戡亂佐中興收半壁河山汾陽王勛名最著
平蠻奠西蜀饗千秋俎豆武鄉侯遺愛常存
門生常必森陳嘉謨小門生翟燦章張合宗頓首拜輓

誥授光祿大夫宮保夫子大人靈鑒
公與中興諸老相頡頏更番杖鉞擁旄行部至今懷膏雨
我以道德文章蒙造就太息山頹木壞升堂無復坐春風
受業姻愚姪霍翔謹奠

誥授光祿大夫宮保憲台大人靈鑒
官居八座節擁雙旌望重勳高眞見大名垂宇宙
早建膺功懋昭惠政安人濟世應教上壽比如來
四川酆都縣知縣俞昌言敬輓

誥授光祿大夫宮保太世伯大人千古
公與中興諸帥共勳名若湘鄉之守經合肥之應變湘陰之使才
均爲一身所兼而清廉尤著
我以西蜀前賢相比擬謂謀國如諸葛平寇如韋皐禦侮如吳玠
皆與古人媲美惟遭際獨艱
世再姪徐汝修頓首拜輓

誥授光祿大夫仲良宮保大公祖大人千古
從政得人心應駕中興諸將上

棄官紓國難彌增西蜀部民悲
成都舉人陳觀濤頓首拜輓

宮保夫子大人千古
五十年力任艱辛維公卓著勛勞治軍治吏治民歷數封疆能有幾
一二語感深知已許我不凡志趣於身於家於國毫無建樹涕尤多
受業時慶萊頓首百叩撰書

誥授光祿大夫宮保太岳父大人靈鑒
鼎裀侍養杖履追隨方期南極壽星天與康強酬令德
子克象賢孫承燕翼遽報西山夕日雲飛慘淡隱慈暉
門下孫壻程更森頓首叩輓

誥授光祿大夫宮保姻伯大人靈鑒
父執痛無多湖中興耆碩寥若晨星滄海橫流嶮挽狂瀾作砥柱
老成悲遽謝憶首夏清和親承渠範斗山安仰徒匪私誼哭葭莩
姻世愚姪張華斗頓首拜輓

宮保姻伯大人千古
天步艱難四海方欣元老在
淮流嗚咽九秋遽報大星沈

姪張華斗頓首再輓

誥授光祿大夫仲良仁兄宮保大人靈右
黃髮世同瞻十年跡隱山林晚節功名偏偃蹇
丹心天久鑒一夕神歸箕尾恩綸褒卹備哀榮

如弟長庚頓首拜輓

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仲良仁兄大人靈右
把槩起淮泗節鉞頻膺何期僕射歸來濯錦江頭傳遺愛
分鑣趨兗豫澤袍同賦堪歎令公老去稻孫樓上泣悲風

愚弟程文炳頓首拜輓

誥授光祿大夫宮保太夫子大人靈右
時局正多艱中國未能相司馬
部僚同一哭元戎何處覓汾陽

沐恩小門生黃家珩頓首拜輓

仲良宮保老伯大人靈右
身退值功成祇應一德君臣旋降聖書敦再起
時艱誰幹濟爲底中興柱石又騎箕尾遽歸眞

愚姪王鑒頓首拜輓

誥授光祿大夫仲良宮保姻叔夫子大人靈右
數十年望我何肫恨未能破浪乘風萬里飛騰效宗慤
八秩壽爲公致祝豈遽意泰山梁木兩楹夢奠繼文宣

受業姻姪倪釗頓首拜輓

誥授光祿大夫劉公宮保大人千古
以書生立功直與湘鄉合肥輝映一代
爲百姓受過終有紫陽涑水論定千秋

舉人金城頓首拜輓

誥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太子少保仲良老伯大人靈右
教授繼鄉賢更大節叟兵赫張天井雄圖未許番夷窺雪嶺
典型親父執數中興元老頓盡江淮間氣且看耆輩議雲臺

年世愚姪祥周家謙頓首拜輓

誥授光祿大夫宮保夫子大人千古
郭汾陽壽考謝太傅清高一代名臣光史籍
周都帥平吳漢武侯治蜀千秋遺像表烝嘗

門生張炳樞頓首叩輓

誥授光祿大夫宮保大人千古
恩怨胥忘海內外
謳思何止蜀西東

族裔孫等頓首泣輓

誥授光祿大夫仲良二哥世大人靈右
總角訂交遊卅年中把晤常稀自解組歸來方期姻婭相扶洛下
耆英推潞國
知音漸零落兩月內頻縈惡感問仙踪何往滕有典型在望皖江

秋夜咽寒潮

如弟期朱兆洪頓首拜輓

誥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宮保大人千古

文標翰苑武克名城應運佐中興曾左李胡同一轍

外化番民內平游匪遺愛在西蜀馨香俎豆足千秋

無爲州附生金殿藩頓首叩輓

誥授光祿大夫宮保大人僊馭

拔幟屬忠臣世餘載濟國濟民兩浙沾恩四川戴德

修文召大老一霎時避人避世百僚含淚萬姓傷懷

小門生夏佐垣頓首叩輓

誥授光祿大夫宮保大人千古

數番殺敵兩次陳情立志報君親允矣忠孝兼盡

百祿荷休八旬好學有穀貽孫子偉哉福壽全歸

鄉晚罷體信頓首叩輓

誥授光祿大夫仲良宮保大人千古

綜名儒名將名臣備于一身寵詔荷龍章豈惟枌榆生色

有立德立功立言足以千古貽謀深燕翼定教蘭桂騰芳

鄉再晚翟大謨頓首叩輓

誥授光祿大夫劉宮保大人靈右

經濟文章羣推國老

富貴壽考咸仰是翁

沐恩候選巡檢孫鶴丹頓首拜輓

誥授光祿大夫宮保大人千古

公能振東閣風騷實一代名臣堅卓耐勞隻手自堪持國運

我猶景西賓面目憶三年承乏殷勤延譽他生還望吐車茵

鄉晚生楊慶長頓首叩輓

誥授光祿大夫宮保夫子大人千古

與曾文正李文忠掃穴犂庭力戰東南五千重

爲益州督越州撫籌邊捍海名垂中外億萬年

門生常作舟頓首叩輓

誥授光祿大夫宮保劉老大人千古

社稷臣功烈猶存數百戰戎務勤勞探虎穴搗狼巢收回來半幅

河山與本朝曾文正李文忠直作中興元老

將相才韜略俱備八十年急流勇退結鷗盟聯鶴侶著完了一生

事業追前代留侯良鄴侯泌同爲上界神僊

無爲州附生劉堯階頓首叩輓

誥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宮保劉老大人千古

報國極精忠平淮徐匪滅吳越寇烙巴蜀蠻烈烈奇勳宜乎名垂

竹帛

保身誠明哲娛田園樂悅耕釣情味詩書趣昭昭介節惜哉星隕

芝城

無爲廩生張合娘頓首叩輓

誥授光祿大夫宮保大人千古

偉人事業無恆蹊徐淮平亂巴蜀遺恩當年謹守官箴洵屬中流

砥柱

晚歲林泉有至樂簪笏傳家詩書裕後此日長辭塵世應爲上界

神仙

無爲增生邢修仁頓首拜輓

誥授光祿大夫劉公宮保大人千古

以昌黎北斗重名養太傅東山雅望沉幾觀變老謀益精世局亟需才定傾扶危方冀我公再起

胡潞國文翰風度表洛陽司馬星芒遺考勳臣愴懷殆盡蒼生同一哭撫時感事愈傷大廈難支

巢縣廩生李文潮頓首叩輓

誥授光祿大夫劉公宮保大人千古

數千里巖疆坐鎮爲南淮保障爲西蜀屏藩鳥盡弓藏得失忘懷徵雅望

五十載王事馳驅姚文正勤勞姚文忠措畫月暝星隕黔黎愴戚溯遺勳

門生葉寶三叩首拜輓

誥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宮保劉老大人千古

蓄道德能文章著有傳書才不在歐陽子之下

大富貴亦壽考行無遺憾名直與郭令公相齊

無爲文生朱芾頓首拜輓

宮保大人千古

同元老手植中興曾胡器識左李經綸星隕鵩行八秩勳臣留碩果

爲蒼生身當疆禦功永岷峨澤長灩澦風傳鶴跨兩川黎庶哭甘棠

江蘇候補知縣鍾倘俊頓首叩輓

誥授光祿大夫宮保叔曾祖大人千古

爲天子黔黧桿患瓜夢無寃當惡餤飛揚拚將煮鶴焚琴惠雨施民齊感泣

許先君道誼論心葛藘得庇忽大星報隕廻念嘺烏攀栢淒風觸我倍傷懷

姪曾孫暕連頓首泣輓

誥授光祿大夫劉宮保叔祖大人千古

久爲仗鉞大臣歷數省疆圻不殺人以媚人衢巷同歌是能體天地好生德

舊作問經童子溯卅年咕嗶姚今我猶故我斗山安仰祇空傷文字感恩心

姪孫震頓首泣輓

誥授光祿大夫劉宮保老大人千古

偉績著江淮戰既克守猶堅半壁鉾銷東晉時謝公文靖

全才治巴蜀內云安外已失一躬瘁盡南陽士諸葛武侯

無爲增生馬明揚頓首拜輓

誥授光祿大夫宮保大子大人千古

功業震寰區溯髮捻披猖或同曾湘鄉運籌或共李合肥畫策收回半壁河山使化宇重新中興來應列勳臣第一

文章驚海甸憶淵源遙接能啓歐陽公扃鑰能登昌黎伯堂坳羽翼千秋文學俾狂瀾再挽名教內直與往哲爲三

門生王尚炯頓首拜輓

耿尚孔吳四王全傳

平西王吳　傳

吳三桂字長白遼東籍高郵人提督京營吳襄子也幼試武舉出華亭董宗伯其昌門下以父蔭得官歷都督指揮積勳至大總戎崇禎十四年薊遼總督洪承疇出山海關會入鎮兵於寧遠三桂偕王樸馬科楊國柱等與我

朝兵戰于松山國柱敗沒三桂與樸等俱夜遁樸破誅而三桂僅鏽秩未幾奉命鎮守寧遠三桂年方及壯會冠諸軍北門鎖鑰籍無恐十七年春闖

賊李自成由晉人燕薄逼京師給事中吳麟徵疏請棄關外邊地速召三桂入衛陝撫余應桂亦上言問賊勢大非全力注之不可調請關東吳三桂及天下雄鎮會師眞保之間併力協勦庶賊可滅廷議以棄地非策疏請不報三月自成破陽和賊將入眞定京師戒嚴始信麟徵棄寧遠封三桂平西伯飛檄令入關東討賊三桂被命遷延不即發簡閱步騎攜挈人民徙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

城陷矣三桂聞變回至關門頓兵不進猶豫未自所決自成聞三桂回師據關執其父襄令作書招之畧曰汝以君恩特簡得專閫任非眞累戰功歷深資也今汝徙飾軍容怯懦觀望使李兵長驅直入既無批吭搗虛之謀復乏刑格勢禁之力事機已去天命難回吾君已逝爾父幸存嗚呼識時務者亦可以知變計矣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賞猶全孝子之名萬一徙恃憤驕全無節制主客之勢既殊衆寡之形不敵頓甲堅城一朝殲盡使爾父無辜並受屠戮身名俱喪臣子均虧不大可痛哉遣降將唐通賫銀四萬犒師并襄手書以徃而別令賊帥率兵二萬守關拒三桂三桂得書欲降爲書覆父有國破君亡兒自當以死報今吾父諄諄以孝字督責兒又不得不勉遵嚴命等語適有愛妾陳沅在襄所爲自成奪去三桂詢知大憤乃遣使乞降于我

朝求其討賊時　九王統兵十餘萬西向以觀動靜總督洪承疇及三桂勇祖大壽皆在

本朝親信用事求發兵助中國三桂又自潛詣大營承疇大壽即引見　九王遂定盟起師先是三桂佯受賊犒師銀而襲殺其守關兵殆盡賊師負傷遁歸至是傳檄遠近罪云闖賊李自成以么麼小醜蕩穢神京日色無光妖氣吐燄豺狼突于城闕大豕據于朝廷又云弒我帝后刑縉紳戮我士民掠我財物二祖烈宗之怨恫天壽妻風元勳懿戚之誅劒鬼門泣日又云周命未改漢德可思誠志所孚順能克遊義兵所向一以當千試看赤

縣之歸心仍是朱家之正統自成聞之大驚自率兵六萬東行以禦三桂挾太子二王吳襄自隨僞將劉宗敏李過等皆從前鋒至永平三桂與之十三戰無勝負及自成大隊至薄三桂營拔之進圍山海城數匝復分兵從關西一片石出口東突外城逼關內三桂不能敵　九王度勢已急統大兵馳至英王率二萬騎從西水關入三桂見　九王薙髮稱臣令關內兵悉薙髮迫于戰期兵不及薙髮者裂白布三條纏縛于身爲別　九王居後隊

三桂爲前鋒　九王令三桂先與賊戰既而遣鐵騎繞出吳兵之右以標爲號急擊賊兵劉宗敏負重傷自成大敗走永平英王豫王急令三桂追之自成一日夜馳入京師仍立十二寨于城外大兵攻之連拔八寨斬首二萬級自成大懼令僞將上城巡狩遣唐通出戰爲三桂參將馬有威所殺自成益窘乃使使議和三桂曰還我太子二王而後罷兵自成出太子見三桂三桂先令守備張成指揮范玉各率兵一千用賊旗幟東西設伏俟太子

出疾擊賊營又令都司耿士良率大兵爲應以奪太子自成果中伏大敗然所出者非眞太子也自成復令挾吳襄上城以招三桂三桂射殺左右挾者自成遂斬襄懸其首于城上舁家口三十餘人盡殺之四月三十日縱火焚宮殿棄京城而去三桂見火起料賊必西走戒諸將勿入城救火分路追賊及于定州之清水河下岸賊將谷大成勒馬迎戰爲三桂所斬軍士斫祖光先馬光先先墜傷一足自成復大敗走三桂在定州以賊將首級遍祭

其父將奪同金銀散給將士三軍感悅鬨自成屯玉田合兵追及之自成屢敗而憤沒勒精騎迎擊三桂三桂張二翼以進斬僞將三人首萬級自是益兵搏戰率諸賊師直逼營前大罵曰今日一死戰勿令外國來助乃為豪傑耳三桂分兵迎戰自辰至酉互有殺傷會東風大作黃沙蔽日賊營旗倒馬蹶自成急收兵三桂躡之中脇遂退營西遁度固原入甘西三桂乃還軍京師時九王已定燕京奉命攝政以三桂

有大功晉爵平西王南京復福藩僭立以三桂討賊復讐晉爵衡國公世襲贈父襄為遼國公母祖氏遼國夫人遣使臣沈廷揚海運米十萬銀五萬犒之三桂非受八月復遣使臣左懋第陳洪範賫銀幣謝我

朝并勞三桂懋第至謁三桂出銀幣且致福藩意三桂謝曰時勢至此我何敢受賜惟有閉門東甲以俟後命耳懋第被羈北京洪範南還始知

本朝渡江之盛師自成邊至平陽發兵守隘

政王命三桂統大兵追賊入山西自成數戰不勝遂走西安明年春三桂復率兵西伐自成合數十萬悉力而戰三桂率鐵騎衝陣所向披靡斬首數萬賊衆大潰自成遂出武關南走荊襄大兵既定三秦復追賊入川楚自成走死羅公山其衆降于何騰蛟闖賊遂滅

皆迎附九年永歷走安隆張獻忠餘黨孫可望以兵迎之遂遣僞將劉文秀王復臣收復四川文秀善撫士卒多樂為死蜀人聞其至所在響應重慶叙州諸郡邑為三桂所克者次第失陷三桂迎戰輒不利乃斂軍退守保寧文秀躡其後惟恐失敵復臣諫曰三桂勁敵也且我軍驕矣以驕軍當勁敵能無失乎不聽至保寧又諫曰毋圍城圍則兵分力弱師老則資文秀曰三桂坐守孤城計日可下將軍何怯甚也令張先壁軍其西南先壁曉將

號　神軍容耀日然勇而輕敵三桂巡城至西南
曰是可襲而破也乃開門出精騎犯其壘果驚潰
轉戰而南至復臣營營爲亂軍所擾又阻以水勢
遂不支三桂乘勝合擊復臣手斬數人圍者益衆
乃曰大丈夫不能生擒名王豈其可爲敵所辱遂
自刎文秀解圍去三桂按兵不追曰平生未見如
此惡戰特遣一着耳令如復臣言我軍休矣文秀
既敗退三桂益統兵進四川遂平十五年戊戌大
兵三路入滇經略洪承疇由貴州大路取雲南與

爲將孝定國相距于曲靖征南將軍趙布太由廣
西至黃草壩而入三桂則由四川至遵義水西以
取滇省永歷走永昌遂遁入阿瓦以蕩平功
上命三桂總統全師鎮守雲南而經略及將軍貝
勒等俱復命始三桂西征留長子于京師以固
朝廷意其子寵眷有加旋尚主爲額駙息禮優渥
亞於親王貝勒而三桂包藏禍心日伺釁以動
世祖賓天桂入臨慮廷議見留乃提兵違道三絡
繹啟行三桂未至前驅在途者人馬塞途居民走

匿
朝廷恐其爲變令于京城外搭廠設祭三桂哭臨
成禮而去吏兵二部選用文武官三桂欲市恩於
人每以藩府龍鳳下北咨部曰某爲某守令某爲
某參遊雖部選以定例必撤回而用藩府所咨選
者號曰西選西選之官幾滿天下所選官泣任督
撫大吏亦改容加禮惟恐得罪藩府也三桂自討
闖賊平藩以來幕府故舊散亡殆盡乃擇諸將子
弟及四方賓客資惟穎敏者授以黃石素書武侯

陣法以備將帥之選一時少年浮夸之士人人自
以爲大將材也所收士卒又皆孫可望李定國張
獻忠之勁旅故部下多勇健善鬬鎮滇據守戰馬
漸倒斃而川馬力弱難以臨陣三桂密諭養子陝
西總鎮王屏藩干輔臣等選西馬之勇健者咸進
三千匹皆從西番繞道至滇兵火之後在在凋敝
所征財不足以充府藏因招徠商旅資以藩本使
廣通貿易殖貨財以給軍需又以邊地產彦利盡
四海而連附獨出巴蜀因嚴私採之禁設官監之

官收其直而鬻于市犯者至死當是時三桂自以滇中形勢南扼黔粤西控秦隴財用富饒兵甲堅利且治軍嚴整號令肅然屯守攻戰之具無不畢具乃復僞爲恭敬虛懷延納山足將士樂爲之用民心亦翕然歸附强藩雄鎮咸受其籠絡其不軌之志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康熙十一年秋

上以三桂逆謀漸著欲先發制之以其乞師入關有功祉穆不欲顯正其罪

特召三桂移鎮關東予以世職蓋欲銷其逆志以

功名善終也詔至雲南全藩震動反謀益急然恐舉兵滇蜀所在阻隘不能全進謀全中原據腹心以至指臂長驅北向可以遂志乃拜受詔命待使者益謹而陰部勒將吏使始不知狡謀乃日以

上命促之督責遣深顯凌辱其將吏始請改期繼請緩行皆持不可三桂欲迫恐其下不從乃設宴大會諸將酒三行起而喚曰老夫與諸君共事垂三十年今四海昇平無所用吾輩行且逆矣未知諸君意所在且盡今日歡與諸君叙故未識異日復

相見否諸將聞言皆泣下時有十三太保者皆藩下都統佐領官三桂寄其心腹今將強兵護藩府至是皆喻意約期待變越兩日使者促益急三桂下教會諸將曰行期迫矣

朝廷之嚴譴不可逃也若使臣之驅斂老夫不意至此諸君行矣毋使徒受使臣辱也諸將怒曰行即行耳何相逼爲三桂復慰之曰

朝命也誠不可緩但向者諸君得處此土以有其家以享當貴伊誰之賜願諸君思之諸將皆稽首

曰邀殿下之福曰非也諸將曰然則　君上之恩曰是已未盡然也昔我受先朝厚恩待罪東陲值闖賊搆亂召衛神京計不能兩全乃乞師

本朝以復君父大讐繼平滇蜀得棲息于此今日之富貴皆先朝餘蔭耳故君之陵寢在焉可無別乎先是辛丑冬三桂兵歸阿武楸取永歷以歸縊使貴陽府治殮其遺骸葬葬府城外故云爾諸將皆拜聽命于是卜日謁陵先期復集諸將謂之曰

剔故君當以故君之衣服見指其首曰我先朝會

有此冠乎指其身曰我先朝曾有此衣乎老臣且易服以祭諸君其預圖之諸將皆曰諾乃下令三軍擇某日啟行趣使臣先發至日各具漢官威儀集陵下三桂易方巾素服酹酒山呼再拜慟哭伏地不能起三軍皆哭聲震如雷人懷異志益至是而三桂之反謀成矣將行復下教屬將吏曰老夫耄矣行且戍邊惟是戎伍之事來可以不習明晨當于郊外大閱後期者按以軍法向饒鳴鼓角整隊伍軍容肅然三桂披甲上馬揚鞭疾馳發三矢

皆中的長槍大劍青甲雕戈羅列左右每馳馬一回即子馬上接一器連之風馳雨驟莫武絕人其意欲以力詘衆心也癸丑冬三桂就道命前隊先行自擁大軍殿後日行三十里行數日即稱疾不起撫臣馳之急使者日三四輩至榻前詞益峻色益厲三桂堅臥不起諸將數來問疾勸進藥餌不聽故以言激之曰吾疾在心豈藥石所能愈乎想衆者援堅執銳身經百戰開拓疆宇有大勳于

章皇帝不以老臣爲不肖錫之蔕封載在盟府今撫臣一外吏相凌乃爾一旦入國門付廷尉我豈有生路耶諸將聞言果忿忿而出軍士皆甲露刃矢在絃馬塞道風動塵生日色慘澹居民皆駭走襲執撫臣殺之持其首見三桂三桂頓足失聲以頭搶地曰爾輩殺我爾輩殺我我二百口死不旋踵即爾輩亦且族矣諸將大呼曰唯有反耳反耳三桂大喜霍然而起即部署諸將囚執二使以撫首祭旗藤其妻聞變哭而出曰殺吾兒矣以長子

尚 主留京爲質故也三桂不顧傳檄四方前隊在荊楚者皆舉兵反奉使策帖式王輔命乘間得脫疾馳五晝夜至京師赴兵部告變至則以手抱柱目上視氣厥不能出一語堂吏見收知有異急以湯灌之半日始甦乃大言曰三桂反矣撫臣被殺使臣見執矣舉 朝震動貴州提督李本深張獻忠勇將也逆孫可望入京後鎮黔中陰與三桂往來至是遂潛之反發兵守險聲勢甚大貴撫曹申以片紙署三桂造反本深作亂內之函插雙羽

馳告州湖總督蔡毓榮所在戒嚴陝西提督王輔臣聞三桂反即欲舉兵爲應因寧羌告警以請餉不給激怒軍士即回秦州據平涼以叛誘降我鞏昌游擊袁成棟協防階文岷洮參將潘碉臨洮遊擊曾文耀蘭州遊擊董正已遣趙陳兩僞總兵進屯鞏昌攻陷河東諸州郡三桂以輔臣爲僞鎮西大將軍陝西總鎮王屏藩與輔臣俱受僞諭僞印密相聯結聞輔臣叛遂據守城臨發兵以應吳逆入秦之師爲西道主三桂以屏藩爲僞將軍時有

欲求先朝後以繫人者有欲疾行渡河全師北向者或勸下九江扼長淮以絕南北運道或勸據關東巴蜀塞聲雨以自固三桂皆拒弗從至湖南遽僭大號改常德府治爲行宮易黃氏不及以漆黝之築壇衡山下告即位于上帝建國大周改元利用復于山下結蓆藏書閣爲受朝之地文武以次稱賀舞蹈永畢大風忽起蓆屬捲入雲中俄而驟雨如注識者早知其不克終矣

於是三桂以其壻胡國柱僞僞親軍金吾衛大

軍武英殿大學士與其將李本深攻陷湖南諸郡規圖進取以其侄吳之茂爲僞西蜀大將軍與屏藩輔臣合兵破甘肅下臨鞏駐師隴右謀據關中與我定西大將軍多羅貝勒巡撫華善靖逆將軍張勇提督王進寶相持于武關三關諸將惟屏藩最善用兵每出偏師絕糧道斷驛站以隔燕秦音耗散布流言煽動三秦我軍數爲所困以其姪吳世賓爲僞親軍金吾衛大將軍率兵下廣東降我

嗣定南王孫延齡廣西提督馬雄三桂封延齡僞臨江王授雄僞東路都總官以其將馬承蔭率兵廣東降我平南王尚之信僞仍掌藩事授藩下都統王國棟僞爲輔翼將軍協守廣東復遣使至福建招靖南王耿精忠至臺灣招鄭成功子經使各起兵侵擾閩粵以分我軍勢精忠經皆通款于三桂其時

本朝之大將軍鎮守岳州與吳逆相持者爲川湖總督蔡毓榮將綠旗兵與督臣協守三楚者爲江南水師提督楊捷統滿兵與提臣爲犄角以繞吳

師者爲大將軍賴塔奏
命招撫楚蜀以輯寧軍民者爲大將軍公圖南海
總統諸師擁重兵爲南北聲援者順承郡王也當
三桂起滇南窺荆楚本深應于黔精忠叛于閩之
信延齡據于粤巴蜀旋破鄂岳告急王輔臣據平
固下隴右王屏藩出陽平關圖鳳翔人心搖搖當
官無固守志天下事幾不可問矣幸天尊其魄逼
洞庭而不即渡得劍南而不能守僅徘徊衡湘間
此乃天命非人力也又三桂初發難時洛邑頑民
猶思祿爻故訛言煽動聲息響應耿尚二王及臺
灣鄭氏皆通使往來及聞其南面自尊建號改元
設官製歷由是天下解體所材而至者皆思有以
誅之矣自癸丑軍興滇黔之間屢歲不登米一石
價五六兩鹽價三四百錢一斤軍需孔殷則加稅
田畝地丁額征畝至五六錢徵催嚴迫怨聲四起
故所破州縣旋得旋失加稅不足又于雲南麗江
等處鑿山開礦採取金銀日役苗夷萬人土司多
忿怨而三桂窮極奢慾愛妾陳沅自收京時仍覓

得之攜之入蜀入滇滇則專房蜀夜聲色自娛不
理軍務務從之寨日引領以望王師之至十六年
丁巳大兵定浙東下八閩入兩粤精忠之信旋皆
反正延齡爲馬雄所軋謀復背吳事泄被殺鄭氏
亦退屯海中閩粤既定三桂之勢益孤王師無東
顧憂遂并力西向王輔臣據守平涼與張勇等相
持三載輔臣承僞旨屢以王爵餌勇遣僞守備陳
旺賫僞諭僞印併吳之茂密書至勇即遣子雲翼
泛口外入京奏　聞與陝西提臣王進寶孫思克

進攻益力河東州郡漸次恢復輔臣勢蹙遂容平
涼慶陽固原諸郡州以降大軍乘勢謀取漢中興
安分兵五路屢有殺獲三壯漸老耄援秦之師不
繼所得州縣以次仍失屏藩之茂據關平關爲平
涼聲援輔臣既降屏藩之益弱屢爲大軍所挫後
戰敗自刎死之茂遁入成都秦省蕩平王師遂由
隴入蜀夏國相同李本深規取楚地與我督兵提
臣滿師等軍臨洞庭湖扎營湖中飛矢雨礮晝夜
不息國相等不能進取尺土士氣渙沮順承郡王

遣大臣遺書三桂三桂不從明年戊午王師四集湖南故土奄然歸定時三桂已退守成都木深見勢不支謀復歸順大將軍公圖海遣使諭以威福遂降國相西遁三桂抗命藉命苗兵爲助所爲據險槍發無不中得數十苗兵扼險而守百萬之衆莫可誰何至是皆遁歸胡國柱爲逆藩額駙百紈袴習每出師一切服用玩好奇花怪石棊几湘簾茶鐺博具悉載以行軍壘未定先爲經營日以詩酒自娛不以軍事爲意及王師壓境國勢日逼國柱

密謀急歸順有謀士爭之曰王以大任屬將軍將軍足一動則黔中斷左臂滇南援絕勝楚解體王之全局俱敗且將軍今日降明日誅矣與其降之死不若力戰而死國柱意已決不聽馬寶亦力爭不得乃馳告三桂值中秋三桂方擁歌姬與所嬖陳沅臨軒玩月忽國柱變聞大呼曰吾事去矣即氣噎仆地遽絕左右姬妾莫不遑遽救之不復甦矣三桂死夏國相等扶其孫世璠于柩前嗣立

骨爲塵無餘骼焉三桂據逆凡五年卒七十有三嗣孫世璠僭號雲南改元洪化以五華山宮爲宮城昔僞永歷在滇築宮于五華三桂益廣其地繚以重垣備極土木之盛至是遂駐軍焉拜僞大學士夏國相爲上柱國左丞相宮府機宜咸諮詢之拜僞將軍馬寶爲元帥專司閫外先是靖逆侯張勇密奏擒渠之策

上命議政親王會議未報至是

命大將軍多羅貝勒大將軍公圖海從貴竹大路

駐軍曲靖而平南將軍賴塔率平閩粵之師由廣西入滇屯黃草壩會軍進討雲南大震自粵入滇有石門道之險兩山矗立中通車馬一人守隘萬夫莫窺平南兵至奪於先聲守兵皆撤營遁歸大軍過險衆志始定吳軍于要路聯接營寨以拒我師一夕奪之

鬬神顯聖敵疑我軍劻寨自相殺天明始散遺皮盔皮甲無算吳軍恃苗兵鉄槍發必洞腋我軍以鳥槍制之圍牌十伏槍自火至齊發苗兵多死是

時吳軍于仁虎關口築砲臺二座臺前餙田百頃鑿池爲渫時値播種上插青秧以陷馬足我軍偵知夜傳令軍士各備泥一升竹梯干乘汙道至關下先以泥實地乃附竹梯蟻登矢石雨下屍與臺等欲至第六次吳軍不支悉遠遁我軍反據其上開大砲擊之死者萬數馬寶將大兵居外我撫遣大將軍公圖海日遣使賫金幣至其營諭以朝廷威福寶感于利心動復縱反間謂寶將擁衆入城謀不利于孺子世璠頗信之軍糧調遣每不

如其所請寶衆進退維谷圖公以愛子爲質誘令釋甲歸順遂信質來降以兵衛入京止欲原之迫于言者與耿精忠同磔于市死之日天昏鳴日無光愁雲四合寶謂行刑者曰我將歸天也體無寸膚面不改色寶死圖公亦被醴焉寶臨陣所過必衝一血路滿兵者凡數萬將刑入旗軍士雲集爭市其肉歸以祭沒于王事者二十年春二月平南大將軍侯平西大將軍至會議進勦四月大軍集雲南城下諸將數請攻城大將不許曰軍士冒矢石觸鋒刃裹創走萬里得至於此今遊賚金息昆明諒無他虜我按兵不動曉以大義必有起而爲變者何忍令我軍士復填此堅城下乎遂撤攻具築長圍以困之會城外接昆明池池內橫以木筏上設樓櫓與大軍爲犄角勢以防奔逸城中樵蘇不通者閱月數出銳卒衝擊營寨我軍堅壁不動吳勢益屈僞丞相夏國相慮其黨謀變悉移諸將家口屯五華山宮城凡僞僚府署亦移宮城左右分門守禦以示必死秋九月巡守南門僞總管獻

城約舉火爲內應我大軍會訖得實傳令三軍五方齊進至夜僞政府火起我軍師衝枚至南城下門啟師遂入夏相國知有變趨至宮城號哭而言曰吾聞守社稷者死社稷王毋自辱逼世璠自縊弁殺宮妾數人歸殺其妻子遂自殺比明大將軍統全師入城雲南平諸將以城中百姓爲逆死守照律應屠大將軍曰渠民不幸爲吳逆誘脅死于兵後者半死于飢荒者半幸天兵弔伐民困稍蘇殘黎有幾忍復殺之乎宜仰體

旨定尊尋遼大赦與民更始滇民大悅初三桂僭號衡州衡州山嶽廟有白龜大如盤名靈異三桂志希器卜曰詣廟供天下興圖于神座前默禱龜之所向蹦跳徑走不出長沙衡永間已復湮貴州至雲南而止再三虔禱白龜三復如之三桂君臣相顧失色後果如所卜

外氏史曰嗟嗟三桂不忠不孝身陷大逆家破屍戮爲萬世笑信哉自作孽不可逭也當

其稽首

清庭乞師討賊六軍縞素萬姓同仇使有明九廟神靈一舒在天之憤厥功非不偉也而徒以耽情優笑蠱妖溺而爲此舉則豈志存君父者哉洎

本朝定鼎燕京錫之珪瑞爵列親王河山帶礪之誓載在丹書可謂榮矣乃居寵而不思而不卹感不感驕奢淫佚恣行無忌據滇南尺土欲與

天朝抗命僭號改元妄窺神器抑何愚也卒之毒流縉紳禍延黎庶徒覆其宗而絕其祀哀哉

靖南王琇　傳

琇仲明字雲臺先世山東人徙遼東益州衛爲皮島毛文龍養孫名毛有傑生而面深墨手掌潔白如玉軀幹偉長驍勇善戰文龍爲心旅官至參將明懷宗改元起前遼東巡撫袁崇煥爲督師賜上方劍得便宜行事崇煥故與文龍不相能至是復忌其功檄行至軍中議事語不合卽出上方劍斬之一軍皆譁崇煥恐生變奏罷江東帥府散其徒衆令仲明及皇將孔有德隸山東巡撫孫元化麾

下會鎭東帥出兵而劍不至仲明顧有德歎曰大將軍要合義旅跋涉荒陬出萬死以復疆宇而卒之冤死我與若直几上肉耳可醢醢久居此乎有德然之遂率兵歸本朝仲明亦率其衆七千來歸崇德元年封懷順王後從

世祖入關定天下改封靖南王順治四年丁亥永明王由榔僭號永歷據有兩粵滇黔

上命仲明及定南王孔有德平南王尚可喜統兵下湖南襲永歷于武岡永歷走柳州狡僞安國公劉承胤殺之湖南平六年己丑復詗有德可喜率兵南下行至吉安仲明卒于軍中子繼茂襲封藩

爵十二月繼茂與可喜大慶東而有德入廣西繼茂等進攻廣州羊城三面臨水僞將杜永和李建捷等悉力拒守不克拔攻圍至十閱月偏將范承恩約降爲內應城始破永和走瓊州建捷走肇慶建捷後與其兄元胤其收高雷欲迎永歷入海爲土兵所獲執至繼茂營勸之降不應令之作書招永和不從遂殺之是役有德亦克桂林明年潯州

鎭帥陳邦傅來降杜永和亦降于繼茂兩粵漸平九年壬辰永歷遁入安隆其臣李定國等謀以恢復爲名所在蠭起桂林諸陷有德自焚死粵中鎭動

上命平靖兩王同鎭廣州以靖餘孽一府兩藩供應浩繁藩府始命絡繹勞午役縣令如奴隸視百姓如草芥後科臣上言兩藩並建諸所求便狀會海寇鄭成功進掠漳泉諸郡遂移繼茂鎭守八閩開府福州康熙元年鄭成功死子經嗣竝竄灣花

故繼茂同總督李率泰遣人招諭經經請如朝鮮事例不報知經終無歸化意因糾合紅毛島夷今乘間進襲臺灣十月繼茂同率泰滿帥郎賚合紅夷出泉州提督馬得功出同安黃梧施琅出漳州剋期進討經將周全斌軍潰退守銅山繼茂等遂拔廈門金門二鎮屠之繼茂尋卒子精忠嗣爵精忠氣岸魁偉生有異表少長宮壺不知祖父締造大勳繼位後日與宵小爲伍而羣不逞之徒復煽以邪謀因識緯所載有天子分身火耳之讖謂火

耳者耿也天下有故據八閩以圖進取可以得志勸令部署將士以待時變十二年癸丑雲南吳三桂叛以書招精忠遂舉福建以應之執總督范承謨置諸獄承謨被拘三載矢志不屈王師破仙霞嶺遂遇害精忠反自稱統總天下兵馬上將軍以弟侄爲左右大將軍統領五軍五軍設五都督五都督五都尉五副都尉其下設偏將軍有開遠將軍平遠將軍等號曾養性爲左軍都督養性最善用兵從東路出福寧州破溫台等處等州白顯中爲後軍都督顯中本旗人范時崇爲副都尉王鎬爲開遠軍破江西廣信饒州馬九玉爲驍騎將軍同江允勳出畑霞領破金華衢州有羅將軍者破嚴州徽州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一聞精忠兵至守者或降或遁故所向皆捷浙之將軍爲圖賴巡撫爲田逢吉總督爲李之芳反報至賴懦軟不能起時稱擾不動將軍逢吉頓足不止稱跌脚巡撫之芳聞變掀髯不已稱撚鬚總督一時烽烟四起羽書踵至之芳疾馳至衢州城中已空方爲捍禦想撚鬚

時已定討賊立功之志征福建浙江者爲和碩康親王以十三年駐師金華參贊軍機者爲內院學士黑白大臣紀振疆提大兵栢待江上者爲平南將軍賴塔督理大軍糧餉者爲戶部侍郎達都大兵俱集衢州州背山環水江之南九龍山爲九玉所據江之北姜家山洞衆嶺爲滿漢大軍所屯將軍賴塔與督臣李之芳晝江而守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夜九玉潛引兵劫寨殺傷甚衆得志而去明年丙辰八月十三日康親王至衢十四日親臨江

上相視九王營壘密論隨征福建左鎮兵劉顯著滿洲副都統胡圖乘夜出兵十五日黃昏率九龍山而進遣九王復遣兵劫襲遇于渡江時兩軍相値彼此莫辨彼此開大砲擊之九王兵遽退初九王立營在九龍山頂山下密布梅花樁以阻我師其出兵僅開一徑魚貫而行兵出關隨閉及遇我師猝不能歸守散處山下進不能越江以却我退不得歸營以自守顯芳驅衆力戰連發大砲擊其兵一時精銳俱盡九王知事不濟亦于山頂開砲

山高砲遠反越江而去我師無受傷者十六日顯芳率輕騎直抵其壘以覘動靜知爲軍已奪氣即于是夜乘虛而進縱火焚其巢九王遂不支僅以五十騎遁歸常山康親王率大軍繼之盡降其衆乘勝直抵仙霞嶺守者開關納欵時僞後軍都督白顯中頓兵廣信王慮其前後夾攻因留守建陽而自率大軍竟進會顯中秘密至贛言會兵十七萬齊集建陽守者大懼議欲求援于大軍而大軍已發勢不可回有慘邑陸孔昭隨征在建陽福議往撫衆即推孔昭夜往遂策五騎持康親諭帖至崇安見顯中之副將范時榮王鎬等諭以禍福衆皆聽命時顯中據崇安關爲八閩九江之聲援凡啣命以往者恐其搖動軍心至即殺之以堅衆志聞孔昭至遣飛騎來追而范王已授意從間道歸矣范王既降顯中勢益孤弱孔昭復啣命往許以不死不得已亦降精忠所恃惟馬九王白顯中會養性三人九王既敗顯中復降養性所破郡縣王師漸次克復而臺灣鄭經復納其降將乘虛襲閩

精忠憂懼不知所出初經使人借漳泉二府精忠不許耿鄭始惡經遣將取同安僞守降張學堯降海澄總兵趙得勝亦不附精忠衆率其衆降經王師圍潮州精忠不能救僞總兵劉進忠亦以州降後汀州僞守將劉應麟興化僞守將馬成龍邵武僞守將楊德相繼降經精忠故封盡人鄭氏而康親王目提大軍壓壘而陣且以軍帖諭之勸令歸化許仍襲舊封精忠以鄭警日逼而王師壓境知勢已去遂降

上以臺灣未平但仍統其部四十七年七月精忠
從浙閩姚啟聖寧海將軍喇哈達都統穆黑林平
南將軍額塔等進勦臺灣經偽將劉國軒率二十
一鎮兵與王師戰于龍虎山都統胡兒先合不利
啟聖援之亦潰精忠故譽鄭親督戰斬陣退者三
人衆始定援槍大呼而入平南繼之破營十六國
軒泅水遁經退入臺灣浙閩平精忠降後驕橫不
得志復萌不軌之志
上于是討其判逆之罪俘至京師與吳三桂將馬

寶同歸於市
外史氏曰仲明起身戎校乘中夏多故歸命
本朝遂封王爵其被恩寵也厚矣洎乎入關勘亂
率師南征志切從龍功高汗馬非所云國士
遇我國士報之者耶繼茂嗣位克承父志粵
西再警協力蕩平臺灣阻化興師進討可謂
無忝所生矣雖其天性嗜殺所至糜爛然欲
削平區宇驅滌海氣志未嘗一日忘也惜天
年不永其年與日漸臨或化澌海歸誠不獲

躬際其盛精忠承兩世遺蔭嗣封藩爵固宜
宣力王家矢心勿二上念
朝廷寵綏之渥下念祖父締造之艱則子燕孫貽
正未有艾奈何 干吳逆穴鼠井蛙妄親大
器雨浙入閩之間丁壯陷鋒及老弱罷轉輸
兵連禍結彌年不解罪何可道乎厥後王師
四出詘于勢而後降蔡市之誅固已晚矣

尚可喜遼東人毛文龍養爲孫名毛永喜勇而善謀官遊擊文龍被害率親兵五百自島中歸于
天淸封智順王佐定天下改封平南王順治四年
同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及噶喇賴其焦
奈監拜平湖南所至克捷六年復同嗣　靖王耿
繼茂平廣東廣東底定遂
命鎭守其地開府廣州有子女一百三十餘人長
卽妥達公尙之信次卽平南將軍尙之孝可喜自

以馬上得功名始終不廷師教其子故之信等多
驕縱不法之信初留京師慫被
兩朝恩寵康熙六七年間歸藩不得父志酗酒嗜
殺所爲多不道深宮靜夜無以解醒卽佩刀刺其
侍者雖寵愛弗惜也喜奮大築居設監出必塞途
居民避湯嘗怒一監命左右割內啖犬肉盡而止
王之官監傳命至見其腹大曰此中必有奇寶卽
剖及于腹而繫嘗縛王之堂官王化曜酷日中自
辰至酉百計規脫王知之呼之信至予杖三十而

兒惡之甚浙人金光字公絢多智數從王入關養
定楚粵多與密議乘間言于王曰妥達公剛而多
虛勇而寡仁若以嗣位必不利于社稷請廢之而
立之孝王深然之然猶豫終未決光恐洩謀反曲
事之信凡鑿山開礦煮海鹽無不窮極其利于
是平南之富甲于天下而光之橐亦充然矣後臺
灣鄭錦下東莞守將趙天元謝厥扶以舟師迎降
乘勢欲襲廣東之信與父計殺光以謝鄭曰向之
抗衡上國者皆光之爲也十二年癸丑

詔撤三藩戶部尙書梁淸標郎中何嘉祐奉使廣
東撤平南藩兵至則可喜拜
詔如儀主客無一言退夜環帳房館垣皆露刃注
矢鼓三下聞介馬聲嘉祐曰事棘矣卽起叩尙書
白事耳語移時出燃燭草疏鼓未絕而疏已成請
旦可喜率之信及諸統領詣使館齊聲懇啟行艱
難願守廣中以報劾大夫毋貽後悔尙書還起拄
司賓曰曰止拜
詔尙未竟而遽言啟行何謂也退辭時

上容諭使臣謂王勞苦與諸藩當永鎮南疆而昨以通詔不可盟故俟發密宣今所撤獨平西藩耳王未行也而曰啟行何也可喜等皆錯愕各相視曰可信乎尚書採懷中疏與之曰此復疏也可喜及諸將傳視畢尚書曰吾已宣諭訖可以覆矣叱其案鼓樂遂拜使使負疏行可喜等色始下率諸將謝案謝之信徘徊未肯前可喜嚙其指曰幾負聖朝歡宴三日而去越四日而三桂之反聞至矣可喜以之信覓惡不俊恐終貽悔後具疏請于

朝以次子之孝爲嗣而自歸老遼東以誌餘年章未下而三桂兵至之信遂幽其父發兵從三桂反可喜聞變涕泣悔不早從金光言不數日遽發遺命以

本朝冠服殮

上以之信從逆削其藩爵之孝不從兄叛拜平南將軍之信初刖三桂復與鄭經通後俱不相能旋歸順

本朝從莽將軍征閩逆爲將馬承蔭等計擒西復拜之信孝宣誠將軍征江西福建耿逆餘兵未靖者時方多故而倚氏有大勳故

朝廷以大度容之丁丑五月覽之信從逆之罪命承襲父爵爲平南親王率兵討孫延齡駐軍宣武縣有藩下人張伯全者張士選者素不悅于之信忽召伯金至軍伯全懼密約士選入京告變謂之信心懷怨望放言詆上士選本之孝私人之孝欲襲藩位搆難多端告詰之與所由來也王國棟者旗下逃人之信愛之倚爲心腹其主人奉使至

粵見國棟密重賄不得歸告嘗部之信贖以十萬金位至都統沈上達者江西僞軍也之信襲之援以藩府家政大小事咸取決焉王府護衛張禎祥爲之信所任寵無與埒三人素黨之信之孝謀去其兄三人反附之搆之信罪發其征馬承蔭時與莽將軍不協以砲擊大營謀殺莽將軍意在反復與伯全等共證成之

上命侍郎宜昌阿等按問時藩府兵悉隸至國棟國棟方與邊撫金鋪交歡僞授意國棟偕尚之璋

至廣西軍中之信聞
詔卽解玉印還廣州待罪羈留五仙門地方官設
兵嚴衛內外音耗不通母萬福金與其弟若子日
夕涕泣不知所爲而國棟爲藩下都統全藩在掌
握乘之信被羈凌虐尙氏奪其權收其重貲尙氏
子弟積不能平思所以報之矣李天植者藩下總
兵也密與府中議曰國棟與我輩同起厮養沐恩
日久未至固山先王所以待之者不爲不厚矣安
達公通款僞周曾無一言諫阻亦受輔翼將軍之

秩今公已反正襲封筲小譖搆釁見羈欲不能剖
肝瀝膽力白其誣反欲賣主以求富貴先王抶上
未乾而使全家骨肉危如壘卵國棟之肉其足食
乎不若誘而殺之庶足慰在天之靈而舒合門之
憤遂伏武士于兩廊傳尙太夫人命馳召國棟國
帶刀入見語不遜卽縛之之信子剜其目天植同
尙之節等寸磔之國棟家人奔告金撫捕同謀諸
人皆無詩詞撫以狀
聞天植坐謀反死同死者一百八人天植妻舒氏

驅二女及侍妾自盡然後自刎死十九年八月十
七日之信賜死于府學之名官祠粉其骨揚灰焉
兄弟同死者三人沈上達家人鍾姓者拾其遺骸
骼餘盡瘞之西園報資寺之孝及宗族之產皆沒
入官家人發旗下爲奴平南四十年積聚所得外
洋幣帛以百萬計其入官僅什之一上達等蚕食
之餘盡歸撫臣私橐而發難之孝不得過而問
焉撫臣意猶未足欲併上達之所有許以具題免
其爲奴迫上達金盡仍遣入京上達有微言謂將

白其事于
上撫臣聞得罪中道追回令有司嚴鞫之以三千
金買獄吏五百金買獄卒殺之以滅口上達死伊
子仍沒入與
內務府爲奴一日
上偶見之子大聲呼冤且泣且訴懷中出平南藩
貲原冊呈上遂逮撫臣追其贓入官卒正其罪初
之信爲逆時建正殿有鐵梁木柱大可合抱殿成
柱上忽題一詩曰掘斷老龍傷腰秀怪風吹上嗣

陀城可憐白草黃沙國直待劉家汗馬鳴詩句倒
題于柱意竟不可解又有仙降亂云周鄭交惡亡
盞指之信初逋三桂鄭錦後皆相背卒以滅國也
而可喜寇始終一節後開棺見其冠服如制故之
信等四人伏誅外其餘家口俱從寬典

外史氏曰嗚呼平南披金帶甲食土分茅逋
知其子之不肖而自請歸遼善夫惜乎不早
教其子使披猖至此則亦未爲無過也若之
信幽其父而身死之孝訐其兄而家破國殫

負恩而磔死上達隆主而死獄撫臣饋貨而
亡軀天道何昭昭也平南雖有逆子而始終
一節猶得保其百三十口之子女福善禍淫
之說我于平南一藩而益信

定南王孔　傳

孔有德至聖裔也原籍山東徙居遼陽明熹宗元
年練兵遊擊毛文龍將親兵一百九十七人襲破
鎮江城有德其一也驍勇善鬬臨陣先登爲諸將
冠文龍愛之養爲孫名毛永詩文龍開府毛島有
德累官至參將及文龍爲袁崇煥所殺調往山東
隸巡撫孫元化麾下會師告警元化檄有德出禦
兵衂不以時至衆軍皆譴有德歎曰大將軍功名
卓卓猶且不免我輩死固晚矣時勢如此何可爲
耶遂率親兵八百人來歸遼東皮島克之以功封
恭順王後從

世祖入關定天下改封定南王初皮島之潰文龍
麾下先後來歸封王封伯爲總督爲將軍者甚衆
獨有德心念舊恩言及大將軍時事輒於邑不自
勝文龍喪停登州北寺有德親具舟從海道遣人
迎之將葬于遼陽舟至中流颶風條起怒濤山立
有德拜而言曰公不欲往東耶因返舟舟移而風
止有德素與文龍從子副總兵毛承祿親厚歸命

後孫撫令承祿往說之有德謂之曰李少卿有言歸易耳恐再辱奈何今明官皆刀俎我何能爲魚肉耶欲留承祿事之承祿不可辱歸以說見殺及開府廣西復迎事文龍子諸生承斗恭禮甚恭可謂不以盛衰故節不以新故易志者也順治四年三月

上命有德同平靖兩王及滿師等下湖南其秋大兵破武岡常德寶慶諸州郡明藩遁走廣西湖南遂定七年冬率師下廣西入全州破桂林執朋留

守瞿式耜總督張同敞勸之降不屈殺之犒其忠許令歸葬復克浔梧平慶等府廣西平捷聞遂命鎮守其地開府桂林以其將李如春線國安爲都統留守而有德同敬謹親王尼堪統大兵進取黔中九年壬辰二月有德以七百騎出河池向貴州大軍至柳州接應五月僞將李定國率兵收復湖南出黎平出靖州進攻靖沅武岡俱下之有德聞警急回守檗而定國由西延大埠僞旗摐甲偪道撲進七月二日襲全州破之遂圍嚴關關在全

州西南爲桂林出入所必由有德馳救不及初四日兵過平樂府定國營于嚴關設象陣以待兩軍既接有德令素嚴將士殊死戰象奔還定國斬御象者嚴鼓進兵象復衝突天大雷雨敵兵呼聲動地乘象陣而入我軍不能支遂退馳入桂林閉城拒守越三日定國兵至城下時粵西初定人心未固定國攻城守陴者皆不立桂林遂陷有德整衣冠坐府中嘿無一言人之謂夫人曰不幸少入軍中漂泊鐵山鴨綠間冀立寸功垂名竹帛及大將

軍以忠受戮歸命

本朝懸被兩朝知遇得以親王錫之藩社榮寵至矣我受國厚恩警以身殉若輩亦早爲自計夫人曰君無慮我不死指其子及女曰弟兒曹何罪而亦遭此叔乎囑老嫗負之去泣而送之曰此子苟脫于難當度爲沙彌無效乃父一生馳驅南北下場有今日也言畢與其妾皆自經有德縱火焚其府向北再拜拔劍自刎死家口一百二十人皆被害子尋爲定國軍士所誅死于亥隆女亦見獲以

年幼鞫養軍中
上聞有德閽門死難震悼撤朝下
詔褒卹謚忠烈賜葬京師歲時祭祀其後李如春
線國安收集潰兵大破定國之衆廣西復平有德
之女得歸守臣具疏以聞世祖與
太皇太后憫有德歿于王事其子庭訓已見殺止
遺一女今送入宮爲
太后養女名孔四貞及四貞年十六
太后爲擇佳壻四貞自陳有夫蓋有德存日已許

配孫偏將之子延齡矣因不
詔求得之奉
太后命爲夫婦賜第西華門外廣西之再定也以
線國安統其衆部曲如故而藩府人虛
上念孔後無人弁慮孔師無主乃封四貞爲和碩
格格掌定南王事遣制廣西軍延齡爲和碩額駙
內輔政大臣都勒機畀那世襲一等阿思尼哈酋
延齡美丰姿曉音律長于擊刺體勁捷能趨九尺
屏風惟不喜讀書然遇有章奏令幕友誦之輒能

斟酌可否與人交必誠其誠能容人過失時年亦
十六云四貞美而才自以太后養女又掌藩府事
視延齡蔑如也延齡機智深狙以
太后故貌爲恭謹以順其意四貞喜出入宮掖日
譽其能由是
太后亦善視之寵賚優渥亞于親王四貞不知延
齡以計愚之也謂其和柔易制事益專決延齡內
愈不平日思所以奪其權矣康熙五年丙午四貞
面奏家口衆多費用浩繁欲就食廣西奉

特旨省定南王女孔四貞于順治十七年奉
世祖章皇帝掌定王事在京邁制今應否給與伊
壻孫延齡掌管着議及親王貝勒大九卿科道會
議具奏諸大臣皆以爲可議上卽奉
旨孫延齡鎮守廣西將軍其下應設都統一員副
都統二員卽着延齡遴具奏線國安年老着休致
四貞遂請和碩格格儀衛以行與延齡南下抵淮
安
詔封勅書至以延齡爲特晉上柱國光祿大夫世

襲一等阿思尼哈番和碩額駙守廣西等處將軍其妻室孔氏爲一品夫人四貞自以爲和碩格格已居極品不從夫貴也今忽封一品夫人則仍似妻以夫貴矣疑延齡囑內院爲之不愜意夫婦遂不相能戴良臣者原係四貞包衣左領頗有才智希大用力薦其親王永年爲都統而欲已與嚴朝綱副之孫延齡初不許乃營求于內四貞強之而後可雖爲之請

命于朝而心甚惡良臣因搆難其間謂延齡獨信任蠻子而薄格格舊人由是夫婦亦不合良臣佐格格每事與延齡相左所用之人必逐之而後已延齡竟爲木偶不能復出一令矣四貞初任良臣以爲尊己故惟言是聽及其得志并格格而藐之權且漸歸于下事無大小皆擅自題請廣西一軍唯知有都統不知有將軍并不知有格格四貞乃大悔恨知爲良臣所賣仍與延齡和好然大權旁落不可復制三都統益自專延齡積不能平以良臣等僭亂不法事訴與

上三都統亦具訴訐之

上命督臣金光祖究其事光祖與副都統嚴朝綱爲至戚奏延齡御下失宜良臣等無罪

上疑其言非窒復令大臣按問三都統懼得罪併力以求伸以故大臣亦不直延齡延齡于是始謀所以殺良矣十二年癸丑吳三桂反以書招延齡延齡遂召良臣等十三人議事伏力士擲盞爲號盡繫縛斬之即舉兵吳遊說爲臨江王廣西提督馬雄亦

南藩下人爲都統之助惡延齡害已堅守不下後三桂大軍至廣雄乘勢亦降爲僞東路總督雖與延齡共事而彼此各相猜疑延齡乃復萌反正之意蓋其初叛也激于良臣之訟及見馬雄勢大畏其逼已四貞又日夜感

上恩勸延齡歸順計且決矣雄探得之密告三桂謂延齡有異志宜急除之以絕後患十六年丁巳三桂遣其侄僞金吾大將軍吳世賓領兵以恢復廣東爲名駐師桂林城外延齡出迎世賓叙故相得甚歡及送之轅門有苗兵數十突起馬首延齡

于馬箠中出利刃斃數人力不支爲所殺世
賓送其頭于馬雄雄撚鬚大笑曰延齡亦有今日
乎頭忽睜目張口躍然而起直撲雄身雄大叫曰
延齡殺我遂嘔血而死四貞幼時曾爲三桂養女
延齡死遂拘之入滇其子亦爲吳世賓所殺厥後
雲南平四貞歸京師奉有德祀延齡竟無後

外史氏曰三王皆有開國大臣而定南獨以
忠節顯觀其閤門俱殉孤女僅存豈非所謂
殺身成仁者歟信乎聖人之後其所樹立固

殊爲延齡夫以婦翁位尊柱國權重將軍其
被恩寵何其渥也乃不學無術禍生肘腋臣
節不忠卒至慘死以視婦翁不深有愧于地
下哉

吳耿尚孔四王合傳終

東莞袁督師後裔考

本書承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張江裁著

東莞袁督師後裔考

陳三立題

東莞袁督師後裔考叙

余初聞東莞張篁溪先生爲袁督師崇煥建祠修墓久歎異之及校刻清史篁溪來見以手輯康南海傳稿屬爲采錄余得纂修入史益心感之未幾與其公子次溪數往返次溪好學能文勤於述作留意鄉邦文獻頗有乃父風余客津沽次溪訪我風雪中清談不倦並贈近著數種皆有關國故蓋爲北平研究院作也今復輯督師後裔考屬代訪其後人余昔草壽將軍山傳其子慶恩旋來謁謝雖武人而頗敎厚曾充議員與張雨帥有姻連爲軍署參議時共燕飲詢其世次與屠氏所述略同謂同族散居吉黑人不甚多確爲戍遼一支之嫡系也聞慶恩近亦寓故都意掃袁墓者必斯子惜未通音問不詳其寓址耳次溪著述之暇問諸遼友當不難得其蹤跡也張氏蕃梓慕忠節而敎風義今有幾人余舊藏有督師手書楹帖遂以影本寄贈或可爲景仰督師者一補其缺憾耶別有遺札一紙與熊廷弼史可法墨跡同裝尙存瀋舍竟屬人徧覓不得祇可俟次溪爲續考時再補之矣丁丑佛誕後一日息侯金梁

東莞袁督師後裔考序

袁督師有大功於明而明荼毒之不但朝廷不明自壞長城乃至舉國亦不明國人皆曰可殺不但邪黨讎對必勦異己乃至正人君子亦復盛其意氣謂人人得而誅之此皆中於建州之反間以督師爲通敵脅和實有寸磔之罪也明史據清實錄自載清太宗設間之委曲所撰袁崇煥傳於督師功罪始有定論督師鄉人張篁溪既裒集故書舊紀以表章之篁溪令子次溪親承家學尙論鄉賢心目悁悁亦以督師奇寃爲刻不能忘之事懷舊思古闡幽明微世業相承可謂賢矣近次溪復檢得吾鄉屠君敬山所撰袁富將軍戰略一文驟喜督師有後又輯爲督師後裔考一帙授余讀之而徵其序余於此有顯商榷者焉敬山昔在黑龍江理志局事與署將軍壽山相處友善後以拳禍起壽山奉朝命助拳讎外敬山斥拳拂壽山意幾爲所殺脫身南歸在壽山以國事排異議自以爲忠初不害以前私交之非薄也壽山父富明阿卽所謂袁富將軍者也其叙將軍戰略必出於壽山所自言將軍爲督師六世孫世系歷歷可舉且舉其袁姓

冠於富上之故爲與前將軍之有名者富倫丹富僧格兩將軍爲別故土人咸稱袁富將軍則富明阿之姓袁爲衆著而袁裔從督師以來之系屬爲分明可決其非附會顧敬山叙督師兄法以後妻子流寓汝寧鼎革後督師子以從征有功編入寧古塔正白旗漢軍次溪則據倫君哲如言聞敬山口語云督師妻子亡命依祖大壽因大壽降清而入旗此語縱眞出敬山然敬山不載入戰略而徒語哲如殆必以此爲未定之論蓋督師下獄大壽駭而率衆東奔將出關朝廷急就獄中取督師手諭留大壽乃不叛去大壽之信仰督師如此其留庇督師家屬以免於難爲理之所應有敬山殆亦據理想爲揣測之言又以官書家牒俱無可據故未入文字且其流寓汝寧之說必得諸壽山既於難後轉入內地卽何用出關依大壽較理想之說爲牴牾寧舍棄之以徵信此落筆與口說之不同也今考旗籍武臣祖大壽傳降後編入正黃旗漢軍祖氏在清初統軍有傳者甚多皆作漢軍正黃旗人而富明阿則漢軍正白旗若隨大壽入旗安得分隸兩旗此亦敬山行文不苟之一證督師被反間之寃當明史未出以前世罕知者獨黃漿洲已言之其作大學士機山錢公神道碑云己巳之冬大安口失守兵鋒直指關下崇煥提援師至先是崇煥守寧遠大兵屢攻不得志范相國文程時爲章京謂太祖曰昔漢王用陳平之計間楚君臣使項羽卒疑范增而去楚今獨不可以踵其故智乎太祖善之使人掠得小奄數人置之帳後佯欲殺之范相乃曰袁督師既許獻城則此輩皆吾臣子不必殺也陰縱之去奄人得是語密聞於上上頷之而舉朝不知也崇煥戰東便門頗得利然兵已疲甚約束諸將不妄戰且請入城稍憩上大疑焉復召對縋城以入下之詔獄上雖疑崇煥猶未有指實止以逗留罪之而逆黨之恨公者以爲不殺崇煥無以殺公不以謀叛無以殺崇煥不爲毛帥訟寃則公與崇煥不得同罪於是出間金數十萬飛箝上下流言小說造作端末不特烈皇證其先入朝野傳告亦爲信然崇煥之磔酣謳竟路云云黃漿洲於是獄之隱情得之矣然以獻反間計者爲范文程行反間計者爲太祖太祖棄世在明天啓六年以是年春敗於寧遠至秋棄世督師於時方爲巡撫未經第一次之罷任旋由魏璫罪以不力救錦州逐之去烈皇卽位乃起用爲督師己巳乃崇禎二年殺文龍爲是年六月入獄爲是年十二月距太祖死時已三年有餘且實錄言太宗自出己意使降臣高鴻中鮑承先輩奉行絕與黃漿洲所述不

同黃漿洲於史館之開門人萬斯同應聘已雖不身入亦遣子百家與其事館中於此大事有所發見其語必已遙傳黃漿洲知有反間之說而未覩實錄原文因參以理想爲說此與哲如所傳敬山語相類黃漿洲撰機山碑在辛未歲是爲康熙三十年史館之開已踰十年矣而史傳則未勒定宜有此似是而非之傳說皆似極可信而實不憑紀錄者也督師之後世處東北邊至富明阿而一參太平戰事其於明清間之仇恨固已久而忘之至其子永山禦日本而死壽山禦俄羅斯而死則皆無愧國殤武烈殉國之風固稟自遺傳而未或沫也次溪又據東莞縣志引新安陳國泰親聞之富明阿語粵東駐防崔永安遞聞之永山語皆與敬山文恰相印證知敬山說之不孤次溪表而出之用續碑傳集內敬山之文自可傳信餘一說則姑存焉爾清史稿富明阿傳已據敬山說載之余以爲倘得壽山慶恩之後更舉其家譜牒可徵之跡益詳其自督師以來之徵驗有以實戰略之文則考古者益無憾矣昔以俟之機山爲錢龍錫號龍錫與督師同以誅毛文龍事爲奄黨所羅織督師之寃白而龍錫之氣亦伸在清初之持錢袁功罪確論者以黃漿洲爲最早此則可以助次溪搜輯之一得者也二十六年六月孟森書

東莞袁督師忠勳冠代而冤死其
邑人張君次溪父子為之表章者至矣
獨無後之說茲眎紿例猶疑莫能明茲
次溪復成督師後裔考旁搜精采源流
昭晰且多稱引吾友屠敬山所撰富將
軍戰略一文從親睹名將遺風上續先烈
尤足快天下後世之人心也丁丑夏陳三立

東莞督師後裔攷題詞

空留戰迹壯乾坤喜有鄉人訪
子孫棠樺龍荒今更遠君住魚
水古難言久徑穠白戍惇史曾見
熱黃到義園年少三長能不窮
鄰翁昕夕儻同論留碧如先

次溪學人正句　鍾義

東莞袁督師後裔考題詞

東莞倫　明

幾猶衣冠一炙豚廣渠門側舊墳園年年公祭清明節何用忠臣有子孫督師墳在故都廣渠門內即蕃亭東會館守墳人余姓亭之順德人相傳督師被禍後有僕余某爲收葬於此遂依之以終今守墳人其後裔也向例粵人客京師者於清明日到墳前公祭祭品用燒豬一沿粵俗也余曾充亭館值年屢主祭焉

國破將軍亦斷頭有人清讌憶南樓自言身是從龍裔忘却春秋九世仇武進屠敬山師寄寄參黑龍江將軍蓉山藩將軍自言是袁督師裔庚子拳亂將軍奉政府亂命與俄羅斯開釁敬師力諫不從念南歸幾不免未幾兵敗將軍死之由順治數至光緒恰是九世

巢覆何期卵得完家風遠溯禦兒村南人可有南歸意今日檢關隔國門有呂生某肄業輔仁大學自述爲呂晚村之裔蓋晚村歿後子姪充配黑龍江因之繁衍吾友陳授菴爲作晚村後裔考關督師後人亦多居黑龍江之瑷琿因並及之

氣壯成虹餞別詩余昨歲得見督師殊江餞別圖有陳子壯二十餘人詩余曾爲考其出處蓋崇禎元年督師奉召北上時事也祇今欲問復遼期將門自昔原無種我願人人繼督師

棍史無須岳倦翁自營草屋傍精忠流光邑乘兼家乘豈是尋恒繼述同大溪尊人纂溪先生倡東莞袁督師後裔考

讀崇禎督師與嶽岳並又官爲立督師廟於京師左安門內而自築精舍傍之近又撰督師傳廣陳子礪先生所未備今大溪爲是考洵不愧家學矣

天津趙元禮

天之喪明若穡夫疆事敗壞朝廷孤思宗誤信敢國閒蓋臣亦復遭誅鋤萬曆季年棄三堡遼左勢孤成梁老撤爾湖亡劉大刀紅旂日夕催楊鎬廠臣更忌孫高陽熊首傳邊尤草草東莞勛名始寧遠度遼自信能操券歐刀雙島斬文龍三河順義紛傳箭烽火彌天暗九閽勤王千里入關門若盧詔獄收王洽離局俄傳健將奔偶象郅都莫敢射自壞長城足悲咤廣渠門內葬忠魂梨棠春晚開蓬堁三百年來守墓人年年寒食見王孫張侯父子重鄉里黑水先民爲溯源君不見黎仲何公宅學使許君驅伍伯梅花嶺藏史公魄德威賃廡朝春麥精忠赫赫南枝柏明德之後承先澤

東莞袁督師後裔考題詞

次溪仁弟囑題東莞袁督師後裔考　桐城吳闓生北江

凜然大節貫人天遺祚眞當百世延誰似鄉邦賢父子發揮忠蓋照垓埏

次溪姻兄囑題東莞袁督師後裔考　無錫楊壽枏味雲

篋書騰謗殺英雄五載收遼未竟功威鎮北門方賜劍冤埋西市遽藏弓前朝贈廕彰臣節名將籌邊繼祖風欲仿金陀編信史故應廟祀配精忠

次溪仁兄囑題東莞袁督師後裔考　滇南王人文宋巫

雄才不用蒙冤死國破空留碧血香辛苦鄉人求遠裔廣渠坏土恨茫茫

次溪社長命題東莞袁督師後裔考　上元顧祖彭壽人

不死疆場死廟堂國家殄瘁哲人亡冤同斛律歌明月酷甚鴛鴦賜上方嵇紹精忠綿異代道隣嫡系籍維揚擎天墓道流聞遠想見騎龍日月旁

次溪同社兄命題東莞袁督師後裔考　濕陰王　秋猩酋

客心不死袴中兒萬苦千辛續一絲壯士至今悲馬革王孫有氏祖鴟夷宛然李愛同舟友妙在江淹好筆枝歷歷遼東華表柱分明經見鶴來時

次溪諸弟纂東莞袁督師後裔考成詩以美之　太谷趙羲漁羽堪

次溪奇逸人中龍志在身死名不死平生所拜袁督師督師次溪本同里督師明季守遼東督師守遼遼愚止朝廷忽爾讒言入從此殺身之禍起其後督師雖死死猶榮留得英靈鎮寰宇況遺手澤在人間一字一淚都堪紀此事關心仗阿誰東莞之東好喬梓當年伏闕幾陳辭歷與漢宋爭青史嗚呼有志者事成幹蠱他年吾所許要留好樣與人看肯使冤魂恐風雨我交次溪十五年久同次溪學詩禮次溪昨夜索我詩謂似東方來索米更謂我詩足當饋貧糧有句無妨寫到底君不見左安門內高堂矗中有人兮勤著述小山芳草悵王孫淚溼春秋猶秉燭又不見督師譜牒少傳流難乎愜意副蒐求富公正是袁公後左家遜跡有其由吁嗟乎一門爵里淆旗漢次溪於書考之遍證出名賢裕後昆此功應使萬方羨考成題贊我爲殿

東莞袁督師後裔考

鄉後學張江裁纂

吾邑袁督師崇煥寧遠一役爲明與滿洲戰第一大勝明廷誤信滿洲反間磔督師於市史稱督師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督師無子家亦無餘貲天下冤之余幼讀史至此輒爲掩卷涕下竊念督師大節懍懍理不應斬其嗣比長春秋佳日隨家君展督師墓於北平廣渠門內廣東義園墓前有焚餘紙灰詢之守墓人余琪琪告以督師後人來祀心頗訝之其後歲時往奠終未相值今琪已老死無從問始末而綿綿此心每欲爲督師播揚芬烈且思得其後裔蹤跡以求督師冤死後家世處變之情況而明清交替之際史家或有所顧忌略而不書積之又久遂使後世無由集證比歲供職國立北平研究院究心故紙偶閱黑水先民傳於富明阿將軍傳中知富爲督師六世孫及旁徵博采乃漸漸明其轉徙所由與夫督師遭禍後家人流離之狀焉嗚呼余生遲三百年而緬想督師遭際之艱死事之烈並其家族被禍之慘輒爲憮然者再也

督師無子之說見於余大成剖肝錄程本直漚聲記及明史東華錄諸書剖肝錄云以庚午年八月十六日棄市家口在遼者徙流復改黔在籍者流閩畢止妻子及同生兄弟餘俱免昔宋岳武穆以忠蒙罪至今冤之督師力捍危疆而身死門戚其得罪大略相似但武穆有子霖孫珂能白其冤而督師竟胤絕聖世誰復爲金陀粹編者可歎也異日者使余言而有徵也其在煜之子也夫漚聲記云崇煥今日乃何如也身凌遲也家籍沒也後嗣絕也妻孥兄弟以及七旬之母數齡之女方游魂於浙水之上也復齎魂於黔山之間也今且或死或生於八閩之外而莫可問也而謂崇煥果何如也明史云三年八月遂磔崇煥於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煥無子家亦無餘貲天下冤之乾隆四十八年五月戊申清高宗曾下詔查問督師後裔手諭載在東華錄其文曰戊申諭胡披閱明史袁崇煥督師薊遼尙能忠於所事而其時主闇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因降旨查其見在有無子孫曾否出仕茲據該撫尙安查奏袁崇煥無嗣係伊嫡堂弟文炤之子入繼爲嗣見有五世孫袁炳並未出仕等語所奏尙未明晰袁炳如果文理通順卽照熊廷弼裔孫之例以訓導咨補俟六年俸滿察其堪膺民社再行保舉送部引見如僅能蠶曉字義人尙明白卽以佐雜等官補用若未經讀書以務農爲業卽賞給八品頂帶榮身著該撫查明遵照辦理具奏按據東莞縣志稱其後特加恩官其五世孫炳爲峽江縣丞又仲振履袁督師祠碑記云時查有胞弟煜之後遷居粵西鬱縣丞卽指此也

督師有子之說見於東莞縣志志云袁督師無子相傳下獄定罪後其妾生一子匿都城民間大兵入關爲滿洲某所得隸籍於旗新安陳國泰嘗與人言昔在江南軍營時參領富明阿問新安與莞鄰縣督師宗裔如何答以督師祖塋去敝鄉燕村不遠清明重九敝鄉代爲祭掃蓋無宗裔矣富聞之次日卽與通譜密語曰余督師幾世孫也爾祀吾祖與兄弟何異宜告鄉人好爲之粵東駐防崔永安亦嘗與人云光緒甲午鳳凰城之役統領永山戰死永富明阿子曾言與余爲同鄉問之曰余督師後裔也然則妾子隸旗之說蓋不虛矣按倫文哲如嘗謂昔聞之屠先生寄云督師被逮後其妻及子依祖大壽及大壽降清遂入旗籍按平南縣志稱督師妻黃氏赴水死然則依祖大壽者必妾矣或謂督師絕胤明史及當時諸家之書均已明言則其爲無子莫待蔡著果

如有子之說又何以乾隆下詔詢訪出而應徵者乃竟闃無其人耶余解之曰督師慘死親族皆流千里之外其妾既隱諱他所僅免於難以督師在日曾力抗滿洲今有明詔相索或恐有所不利此一意也督師子文弼流寓汝寧以軍功編爲寧古塔正白旗寧古塔距中原遠一紙詔書初不似今日之公函電令瞬息卽遍行全國袁裔既遠伏遐陬或未及見此又一意也文弼而後或又中衰倘子孫稚弱不及審其世系則未能應徵亦理之常然則督師固有後矣續碑傳集載屠寄袁富將軍戰略曰崇煥見法前史以爲冤妻子流寓於汝寧此稱妻子者以屠氏爲富將軍友不當直述其尊親名分爲賢者諱也至流寓汝寧或緣督師遺妾之子依人爲生遂從而轉徙而至之故

督師子文弼隸籍寧古塔亦見諸屠氏袁富將軍戰略其叙將軍世系有云明鼎既革有子文弼從征有功編入寧古塔正白旗漢軍按順治十年設駐防寧古塔八旗滿洲兵四百三十名十八年增寧古塔駐防滿洲兵五百名設吉林水師營造斛船牛舌劃子等船以遷移人充水手康熙三年增寧古塔駐防滿洲兵六十名然則文弼抵寧古塔而編入正白旗漢軍必此時矣戰略又云文弼生爾漢康熙二十三年從征雅克薩

留防黑龍江城則袁氏移此必始爾漢矣

袁氏來黑龍江後卽居於瑷琿按瑷琿縣志云瑷琿舊時土著皆屬遼金之裔或索倫達虎爾西伯虎爾哈等部康熙朝出征剿羅刹獲降始設將軍於黑龍江城嗣遷墨爾根以副都統鎭守之然則袁裔之流於瑷琿亦必其時

爾漢生子貴貴生子常在常在生子赶赶生子三長曰世有次曰世寬三曰世福世福卽富明阿也世福以上事蹟祇一見諸屠寄袁富將軍戰略他書未及至富明阿及富明阿之從弟銀保山富明阿子壽山永山銀保山子慶琪壽山子慶恩始漸有名今吾傳督師亦自富明阿始爰將督師世系列表以著於篇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

袁崇煥—文弼—爾漢—貴—常在—赶—世有（長）
　　　　　　　　　　　　　　　　　　　　　　世寬
　　　　　　　　　　　　　　　　　　　　　　世福（按卽富明阿）—壽山—慶恩
　　　　　　　　　　　　　　　　　　　　　　　　　永山

富明阿事蹟

公諱富明阿字治安黑龍江正白旗漢軍年昌阿佐領下人本袁氏明兵部尚書督師東莞袁督師後裔考

崇煥六世孫也崇煥見法前史以爲寃妻子流寓汝寧明鼎既革有子曰文弼從征有功編入寧古塔正白旗漢軍生爾漢康熙二十三年從征雅克薩留防黑龍江城爾漢生貴貴生常在常在生赶赶三子長世有次世寬三世福世福卽公披甲入伍用今名公少孤事母孝性沈勇弱冠以馬甲從領隊大臣阿勒泰保征喀什噶爾前鋒轉戰洋阿爾巴特和闐鐵蓋山斬馘十六執馘五補委官轉無品級筆帖式由七品屯官期滿例改驍騎校徙佐領以委參領遷委營總綰黑龍江馬隊從都統琦善公勦捻河南咸豐三年琦善以欽差大臣督師揚州號江北大營仍以公自從時劇賊數千結桴爭渡三叉河命公將三百騎迎拒人挾三矢公以爲少請益二不可難之予杖八十猶不肯行琦善怒將案以軍法公不得已往志必死遇賊東青鋪彈著右股洞穿未及裹創令從騎彀弦注矢近賊二十步縱賊前行應聲踣後陳大擾蹙之河溺死無算須歸簇尙餘一矢琦善喜曰爲將不當如是耶具以狀聞文宗奇之賜玉觖以徵弁拜玉觖之賜蓋異數也既而累戰虹橋尹橋間多所克獲射殺黃衣賊一以功戴花翎遙補寧古塔協領加副都統銜六年正月從欽差大臣德興阿公克復揚州儀徵功多賜號奇車伯巴圖魯銀百兩徙黑龍江火器營參領不之官別將再擊瓜洲賊敗之又敗之土橋七年十一月從戰瓜洲功最以副都統記名詔軍機處遇缺題奏德興阿資公謀勇令總理營務翼長八月先登克江浦四月拔來安賞頭品頂戴遙授寧古塔副都統文宗稔公才可大受九年命幫辦欽差大臣和春軍務時六合新陷縣令温紹原死賊得志城內外烽屯公身赴盪賊洶洶前顧公怒躍馬奮捎直入其陳左右驍果從者數百人縱橫縈攪所當摧靡賊潰而公亦身中九矛創齒不能軍給俸予休穆宗卽位有旨扶傷赴闕至則署正紅旗漢軍都統頃之眞除命總神機營卽南苑訓練不數月皆可用是時東南被賊久所在棨壞唯通泰十餘州縣總名裏下河者蹂躪未及尙號完富稻米魚鹽流衍境外朝廷資此一隅益調租庸繒算分餽南北征防各軍而賊亦瞷其殷驍且夕伺竄取朝議憂之公命馳傳南下會江寧將軍都興阿公謀戰守時防營餉頤絀公以治軍必先足食請拓商販鹽省幷釐卡杜中飽節糜費軍用果給更以其贏治鑄開花礮器械亦精時江南羣賊欲遁解金陵之圍又被滬軍攻逼日益窮蹙而南岸民戶凋亡田野荒穢擾掠無所得食蹂飢謀北渡轉亟公聞自出江上視師所至集其將

東莞袁督師後裔考

佐指授方略則益廣江路之防西起浦口觀音門東訖猴磯二山之間上下三百數十里分四汛命參將梁正源提督賴鎭海副將林宜華總兵郭定猷按地守遏而總統於福建水師提督吳全美首尾援應東西截擊無一賊得渡而江防固矣同治二年苗沛霖叛蔓陷潁上壽州懷遠幷力圍蒙城塹三重深廣二丈餘塞淮水夾岸築營以鉅礮守之斷官軍餉道知縣事賀緒蕃與縣人李南華嬰城守糧盡擷浮萍爲食既迺噉死人時六安鳳陽諸州府處處賊蹤安徽巡撫唐訓方累戰不利退保臨淮縣絕不得救總兵陳國瑞提兵徐州來猛進與賊搏傷亡多詔公身赴蒙爲諸援軍節度公中分麾下命翼長徐州鎭總兵詹啟綸先鋒五日發自率步騎八百人督餫繼進次宿州調捻首相盤糾黨七千遮道則命都統克蒙額百騎繞出賊背伏八里莊侍衛壽昌佐領富陞二百騎張兩翼爲顏行總兵王萬清步隊五百疏縱其後公居中督策戰於唐莊火器舉左右翼抄其旁步勇短兵冒煙堵進賊方三面抗而克蒙額伏發賊愕顧我師夾擊奔之追斬千計留兵四百護後運而以其餘徑抵蒙去城北二里登高覽形勢賊掩至指揮諸將奮擊奪浮橋不得飛礮墮其上瞭樓賊還走壁於是令詹啟綸循渦南王

萬清渦北連營前與陳國瑞及吳棠部將姚廣武知潁州府事英翰諸軍合勢進攻梯衝地道蠭傅狌擊將士更代眠食連日夜不休賊亦遇壘外鑿濬仰自救開出死黨度濠來斫營彼此所殺傷等公慮多折銳士命緩攻綴敵別出奇兵要寇糧以其閒徇下旁近五十圩賊黨羽漸落是時李世忠亦自五河轉戰而西道克柏家圩中心渡小古墩踵壽南三十餘寨增兵萬人進規下蔡探賊老巢賊勢愈困會科爾沁博多勒噶臺親王僧格林沁奉命督援師與侍郎國瑞先後至馬步總集軍聲益張脅從者望風送款爭請聲賊自贖十月己亥公會王國瑞勒兵攻賊蔡圩糧臺毀堅壘一其夜賊連營二十四不戰自遁圩空南路遂開而環城賊壘屹不動庚子官軍期日中四面進薄總兵何建煮挾西洋炸礮擬賊西南衝一丸著輒十餘丈壁摧聲如雷賊驍傅振邦揮步隊躍入同時陳國瑞自東南英翰正南鮑啟綸正西大呼奔進城上守兵望見亦鼓譟應之賊不知所爲皆棄壘奔逸都統恆齡等飛騎縱擊之免者什一抵莫過南北唯七壘未下陳國瑞姚廣武分軍午夜攻之王萬清挈親兵行北壍昏黑中見三五人偷越前一人跳而顧萬清突前斫之有人從後驚呼苗先生死矣萬清則曳屍入營李南華東莞袁督師後裔考

識沛霖以火燭之良是於時蒙城受圍凡八月矣及是始解城中官民相慶皆曰更生更生有喜極至涕泗者皖北平是役也公自力跨馬督戰賊傷復裂乞假就清准醫許之三年部與阿公移師歸還詔公回駐揚防公前已檔荊州將軍至是兼權江寧將軍丹陽城小而堅提督馮公子材鎮江兵單力不能獨取公分兵萬人授鮑啟綸渡江與子材並力四月壬申夜攻拔之合前蒙城勞賞服黃馬褂六月甲申湘軍克復江寧穆宗以大功告成推思睪帥嘉公勳清皖北坐鎮淮南錫騎都尉世職卽授江寧將軍公案國初江寧駐防額設官百二十有三兵四千七百十有一承平日久生齒寖繁至咸豐初元丁口逾三萬壬子之難將軍祥厚以下一時同殉男女老弱得脫者裁六百餘人其閒職官佐領一防禦一驍騎校二員而已京口駐防官兵向日九千餘人遭亂死亡存者亦不逮半至是建白規復大小官制以銷檔壯丁百有五另戶歸農遷他省駐防閒丁補江寧兵額修復官署兵房籍給十成奉餉以散勇軍械公私餘馬授滿營披甲揚州軍米三千石振遺戶目前之飢餉鹽餘利銀八千三百兩備他日吉凶賞借所請並見施行是年十月兼權漕運總督明年引疾乞休優詔不許資假入都樸宗念公

足疾不良於行特命緩程進發中途仍奉賞乘肩輿之旨至闕未覲前命管神機營其禮遇如此久之傷疾不愈固請罷退乃聽解甲歸須疾差還闕未幾東三省馬賊起五年正月起家授吉林將軍詔便道之官隨方討擊公不得已復出應命力疾督師進搜山險分遣將領越境追捕曾不移時大致破散於是修域滌編保甲釐獲餘孽遠近清夷先是黑龍江吉林歲科幷試生童取集盛京遠者二千餘里公創建考棚疏請學政臨試船廠學者便之境內有牡丹江者女眞所謂按出虎水也亦曰金源導自五常敦化東貫寧古塔折東北流逕三姓入松阿里其水左右巖澗重阻披沙數尺往往得金是以關內流人竇淘取私畜兵杖禁防已身不爲抄盜然人數既猥姦軌亡命時或竄迹其中公分別開誘招使歸農賦授閒田課之耕植終公之任闢地至數萬頃諸流人遂成土著其後將軍銘安因公規畫條上便宜竟開建郡縣焉在任五年以舊傷轉劇表請辭職溫旨見許仍食全奉於家光緒八年十月初二日卒年七十有七詔立功省及原籍建專祠予謚威勤公英果有思略束髮荷甲累作軍鋒身三百六十餘戰雖裹被創夷志氣不折再任方面並起家傷病之中扶杖登鞍臨討前敵未嘗稍自退縮

東莞袁督師後裔考

其忠勇蓋天性也自受琦善公杖以兩矢郤敵膺懋賞始悟兵法置之死地而生由是膽氣益壯所向有功及貴每自爲人說之以爲終身受琦善公之敎焉生平任氣在揚州日嘗以兵事謁都興阿公議不合爭之不能得忿極宣惡言拂衣而出都興阿公笑置之人或病都興阿公身元帥安受公辱不之較以爲憒都興阿公聞曰若誠辱我雖然吾輩自視臨大敵奮不顧身執興若方爲國討賊奈何以口舌之故失其歡邪論者於是多都興阿公長者而知公有以折其心也子壽山以蔭爲員外郎永山三等侍衛光緒二十年永山領兵拒日本鳳皇城力戰死謚壯愍事蹟與公並付史館人以爲類公云先是有富爾丹富僧格爲黑龍江將軍咸有名稱富將軍故士人兼公漢姓稱袁富將軍以別之 江陰繆荃孫纂錄續碑傳集卷五十一屠寄撰袁富將軍戰略

富明阿字治安漢軍袁氏明兵部尚書督師崇煥六世孫也崇煥孫爾漢由寧古塔徙黑龍江編入正白旗遂爲黑龍江人富明阿少孤事母孝性沈勇膽識絕人道光七年以馬甲從征喀什噶爾洊升佐領咸豐三年徵入爾國江北軍寇結筏渡三汊河爲揚州踞寇聲援富明阿禦之東青鋪彈著右股洞穿負創力戰破走之賞玉玦擊寇虹橋

鼈其酋加副都統銜寇犯樸樹灣屢郤之賞齊車博巴圖魯以副都統用德興阿督辦江北軍以富明阿總馬步兵主前敵指揮七年十一月克瓜州記名副都統八年金陵寇來援督舒通額博奇烏爾恭額等迎擊於石磧橋大捷假其職以誘江浦寇寇謂外援至開城出迎大創之二月由城西北昇梯先登克江浦四月克來安貫頭品頂戴夷烏江寇壘資換霍欽巴圖魯八月偽英王陳玉成謀解金陵圍自安慶東犯急攻六合溫紹原城守富明阿將騎兵護之血戰旬日部卒傷亡殆盡浦口大營陷敵餘衆退扼萬福橋九月遙授寧古塔副都統偕提督張國樑收揚州儀徵攻六合九年德興阿礪職上命江寧將軍和春節制江北馬步軍富明阿幫辦軍務和春遣張國樑助攻寇連營葛塘盤城閒與六合相掎富明阿督鞠殿華博奇縱橫血戰毀其壘殆盡乃渡河壁其西門已而援寇大至歸路斷大營被襲富明阿身被十二創殘廢致仕歸穆宗卽位以宿將見召命講求京旗各營訓練事同治元年授正紅旗漢軍都統練兵南苑閱八月幫辦部與阿揚州軍務富明阿自瓜州金山東至通海察看水師布置暨江面寬窄防守緩急具疏以聞又疏陳揚州裏下河抽釐積弊嚴劾知府嚴邀等奪職尋遷荆州將軍苗沛霖反圍蒙城皖撫唐訓方告急富明阿率總兵詹啟綸王萬清援之上命節制前敵各軍幫辦僧格林沁軍務沛霖夜巡濠顧王萬清手斫之蒙城解圍遣程文炳會收正陽關富明阿初抵臨淮與訓方論事不合乃以調度乖方劾訓方罷之又疏言皖江大患由民壩過多練總權過重練總文階道府武二三品轄地多至百數十壩仗勢自豪專生殺柄鄉井小民知有練總不復知有地方官乎各壩寨削練總權則捻黨無負固地地方易於安謐上韙其議交僧格林沁會國藩籌辦三年甘肅回氛熾都興阿北征上以富明阿主江北防務兼署江寧將軍時金陵以東諸城皆下惟丹陽猶陷於寇富明阿與總兵馮子材約鎮江軍由馬陵進兼防西路句容之寇詹啟綸將揚州軍八千人由新豐進兼顧東路常州之寇兼旬克之上多富明阿功賞黃馬褂移江寧將軍長江下游商清富明阿請酌裁水師紅單拖舺等船以節餉糈並弛封江之禁俾難民南渡復故業又念軍事大定募勇無所歸易滋後患疏請飭查各省荒田逆產廣興屯田五月江寧克復賞騎都尉世職十月署漕運總督以創重未愈請告上命管理神機營事旋致仕歸五年正月奉天馬賊熾北陷阿勒楚喀各城授吉林將軍詔曰卿

當仰體朝廷委任之意毋以病辭富明阿挈黑龍江官兵西丹鄂倫春五百人以從又捐助戰馬千匹分畀各城任戰守遣烏里布富爾蘇諸將分道逐盜盜魁李半瘋等皆授首蓼沙河產金流民麕集富明阿擇其良善而材武若韓現琮者（土人呼爲韓外邊）數百人給以木齊河樺樹林子地二千三百餘晌使之耕種又查出私墾地三千九百餘晌納租如例吉林爲國家根本發祥地駐防軍日久惰窳帖括之士不通經術刑司主訟獄戶司主財賦曠徇因循不稱職富明阿奏設寧古塔伯都訥三姓阿勒楚喀雙城烏拉總管衙門滿致習各一員課清文騎射白山書院漢致習一員課經史均爲額缺奏建督學使者院以試士奏調戶部刑部實缺主事總辦戶刑二司位於協佐領之上自是士習丕變政事修明銘安循其跡擴而充之故論吉林治績前惟富明阿後稱銘安云嗣以募吉林獵手西征多流民軍械又苦盜爲甘督左宗棠所劾部議革職留任九年秋乞病歸特准支食將軍全俸任內處分悉予寬免光緒八年冬卒年七十有七證盛勤十五年皇太后歸政追念富明阿平寇勳賜祭一壇子壽山永山自有傳（崇仁黃繹輪撰黑水

富明阿字治安袁氏漢軍正白旗人明兵部尚書崇煥裔孫崇煥冤死家流寓汝寧有子文弼從軍有功編入寧古塔漢軍五傳至富明阿以馬甲從征喀什噶爾授驍騎校洊升參領咸豐三年從欽差大臣琦善軍揚州戰於河清鋪受槍傷裹創奮鬬斬馘數十擢協領特賜玉鞢四年破賊瓜洲賜花翎管帶寧古塔兵五年戰虹橋戕所部距賊二十步始發矢射斃賊酋分兩翼搜伏賊賊潰走加副都統銜六年授寧古塔副都統迭敗賊於徐家集硯臺山攻瓜洲又率隊及六合練勇攻江浦敗賊於十里橋賜號車齊博巴圖魯又敗賊於樸樹灣土橋五新橋七年會攻瓜洲連敗賊富家井白廟以副都統記名是年冬克瓜洲詔以副都統儘先題奏充江北軍翼長進攻江浦八年春迭破援賊復其城進屯六合攻滁州克來安加頭品頂戴八月德興阿兵敗浦口富明阿馳援失利傷亡幾半退儀徵收集散卒復破軍扼萬福橋破賊於運河東授寧古塔副都統偕張國樑克揚州儀徵又破賊於冶鋪橋九年德興阿以失律罷黜江北軍不置統帥命歸和春節制別選謀勇可當一面者和春以富明阿薦詔幫辦和春軍務時六合浦口皆未復富明阿督軍進攻迭戰百龍崗李家營及六合城外既而賊數萬撲營

分股繞襲後路遂大挫富明阿身被十二創詔許開缺回旗醫治傷已成殘命以原品休致食全俸十一年召至京命調訓練京營同治元年授正紅旗漢軍都統管理神機營尋命赴揚州幫辦都興阿軍務江北皋下河十餘縣未被賊擾鹽埠之利如故偕都興阿疏請運鹽濟餉軍用得給長江下游南北岸要口四十餘處排樁駐船分撥水師扼要駐防疏陳部署情形詔特嘉其諳悉地勢賊屢糾捻匪竄伺江北迭擊走之分軍渡江助馮子材守鎮江是年秋親率精銳援臨淮會僧格林沁勦苗沛霖詔幫辦軍務令部將詹啟綸克蒙額會陳國瑞等進攻連破賊沛霖伏誅傷發請假就醫清淮疏陳皖北圩練之弊詔下僧格林沁曾國藩議加整頓三年春都興阿赴陝甘勦回詔促富明阿回揚州坐鎮署江寧將軍尋實授遣詹啟綸率兵渡江助勦克丹陽賜黃馬褂江寧克復予騎都尉世職仍督所部水陸諸軍留防江北於是裁撤紅單船由提督吳全美率回廣東酌裁陸軍數千疏言江寧駐防亂後僅存男婦六百餘人現設官二十七員兵二百五十八名稍存營制京口駐防尚存四千餘人官兵挑補足額俸餉不能全支房屋均已焚毀請飭撥餉修蓋房屋使有依歸從之四年因骾傷未痊請開缺予假

赴京醫治許坐肩輿至京仍命管理神機營傷病久不愈詔允回旗五年起授吉林將軍督勦馬賊力疾進搜山險遺將分捕數月肅清招撫金匪開闢開山至數萬頃不及十年遂開建郡縣焉在任四年復以傷病陳情乞罷允之仍在家食全俸光緒八年卒優卹謚威勤吉林揚州請建祠子壽山官至黑龍江將軍光緒中俄羅斯犯邊殉難永

山官三等侍衛亦於鳳皇城拒日本力戰死事皆自有傳 清史稿列傳 卷二百四

富明阿姓袁氏黑龍江駐防隸漢軍正白旗或曰明故督師袁崇煥裔也道光七年從征回疆有功二十五年洊任佐領咸豐二年從征河南轉戰江蘇安徽以功數被優賚戴花翎賜號齊車博巴圖累擢寧古塔副都統江寧將軍和春繼德與阿節制江北諸軍命幫辦軍務戰六合創重詔回旗調理食全俸同治元年起署正紅旗漢軍都統卽兼管理神機營事務尋命赴揚州幫辦江寧將軍都興阿軍務明年授荆州將軍苗沛霖叛圍蒙城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往援命幫辦軍務既至沛霖晉夜越濠謀竄爲王萬清所斃圍解或曰初粵逆僞英王陳玉成號四眼狗者敗投沛霖沛霖誘而獻之降其黨是夜從二人巡濠故所降者也因斬沛霖首獻於萬清萬清誅二人自功其後

江寧會城克僞忠王李秀成逸走湟化鎮乞食於老媼既食伸臂脫金釧以酬媼疑之語鎮民焦贊其人慧而黠僞襲因其姓以戲劇中焦贊名之於是從數少年循馬跡往追顛而獲焉以獻會城與蕭孚泗軍遇孚泗資焦贊以秀成自功得封爵而萬清時亦得黃馬褂云富明阿旋兼署江寧將軍三年曾國荃克江寧亦以蒙城及接辦防務功授騎都尉世職調江寧將軍兼署漕運總督以創發乞休命食將軍全俸病愈來京五年詔吉林需兵孔亟非簡諳練軍務大員督勦何以克靖邊氛富明阿可統兵卽赴吉林會同保山妥籌勦賊尋授吉林將軍時馬賊姜樂道由勒克山西竄而李半瘋等據平甸子等處令營總烏里布率兵往勦半瘋竄過江東因與富爾蓀等會擊於關家大橋葦子溝槐樹溝連戰皆擒獲半瘋誅之西路則自督師由八驛沿邊以進賊自黑爾

蘇蛟河等處竄出令春壽率兵逆擊殪賊數百餘走奉天界令驍之而自督師入山搜勦擒斬甚衆餘衆竄匿深山疏陳其概詔認眞搜捕以清餘孽山內挖金流民妥籌安置毋貽後患尋捐置烏槍二百桿備黑龍江操兵防堵及捐銀修築吉林城冬遣擊竄賊於朱克特奇河等處敗之賊走黑龍江界九年以病兼戰創發連疏乞休詔允之仍

東莞袁督師後裔考

食將軍全俸光緒八年卒賜祭如故事 光緒重修吉林通志卷七十一

富明阿字治安黑龍江城正白旗漢軍人道光六年以披甲從征喀什噶爾補筆帖式歷充屯官驍騎校及佐領咸豐二年以河南江南各省軍功授古塔副都統幫辦和春軍務十年因傷乞休旋召見派總理神機營操兵南苑授都統赴揚州幫辦軍務遷荆州將軍督師轉戰屯荆渚走臨淮克白文復蒙城江寧肅清敘騎都尉世職賞黃馬褂署江寧將軍兼漕運總督同治六年傷病復發回京就醫途次賞乘肩輿未幾開缺回旗仍食將軍俸七年吉林馬賊猖獗侍援孔亟奉詔往剿復授將軍缺賊既殲經營善後造砲築城壘四境謳歌至今雞林故老猶稱其功不衰惟身經三百餘戰創傷遍體旋因病發回籍九年冬卒於家御賜祭文碑文謚威勤生平戰績付史館立功之揚州府及原籍建專祠 魏源龍城 卷二

富治菴將軍明阿漢軍袁氏籍黑龍江爲明督師崇煥六世孫原名世福披甲入伍用今名嘗從征喀什噶爾積功至參領從琦文勦勦捻河南咸豐癸丑從至江北大營復揚州拔來安授副都統督兵七年臨討前敵屢受重創九年以創甚予告穆宗卽位扶

傷赴闕以都統總神機營復命出師南下醅賢親王贈以詩有不負昂藏七尺軀毅然單騎就長途及登壇重寄敢辭難百戰歸來力未殫之句時防營餉絀請拓商販鹽省并釐卡以給軍用宗湘文詩軍中愁日暮枵腹唱沙籌鹽鐵思劉晏勳名重鄭俠謂此節度諸軍贍清皖北賞黃馬褂賜騎都尉世職以江寧將軍乞休同治丙寅起家授吉林將軍在官五年勦馬賊招流人闢地至數萬頃庚午歸田年屆八十猶作小楷常援長文襄舊事思自效卒證威勤子壽山永山皆嫻騎射通文義永山三等侍衛甲午領兵拒日本戰死鳳皇城證壯敏先是有富爾丹富僧格爲黑龍江將軍咸有名稱富將軍故土人兼公溪姓稱袁富將軍以別之 楊鍾羲雪橋詩話餘集卷八

蓋聞燕然勒石摩崖書間世之勳靈龜負碑平淮建非常之績良以豐功偉烈震鑠古今允宜揚藻揚華昭垂竹帛如江寧將軍治安富公其功德之及人者深有可紀其大略者焉公以龍城世胄豹略傳家戎衛光昭忠誠翼亮經綸在抱衆倚長城兵甲羅胸槃推小范乃自粵氛不靖於咸豐癸丑暮春之初擾及淮揚其時我公以佐領從戎軍嚴紀律逐七縱七擒之智奏十盪十決之勳有敵皆摧無攻不克疊膺上賞擢任督師

掃狂寇於燕城手迴鯨浪搗孤軍於六合身受鱗傷撫茲蹂躪之區變作安全之局乃以金創致疾纏綿難留老臣乞病以歸田天子宣綸而予告諸父老攀轅流涕望節鉞之南來衆將士負擊爭驅送旌麾之北指華堂綠野裴度高風霖雨東山謝安重望嗣以操嚴禁旅營立神機因而徹到蒲輪倍崇都護練兵經於神紀篋有全圖法陣勢於勾陳算無遺策祇以白門蟻穴久未蕩平遂令邛上犀軍重勞統馭是軺乍蒞露布頻傳裕餉持籌稅徵鹽虎分財濟困澤偏嗷鴻斯固德洽星黎而歡呼雷動者也洎乎苗頑逆命嵎負蒙城甲先興師兵臨皖水恭伸天討不振軍威五十日元惡既誅數千堡望風輸款奏聞八克喜益九重迨至回駐揚防進攻決策雲陽建四旬之績刮洗紅羊金陵成六月之功氛消青犢鵝黃衣染貂葉誅貽擊電轟雷全資將略文通武達兼綰漕符異數渥邀大功迅奏今則祥開玉鏡凱奏金鐃孺婦謳吟閭閻拜舞某等涵濡原澤淪浹屑功十三年轉徙流離備嘗艱苦億萬言詠仁蹈德莫罄形容祝八柱之允升頌三分之特普出水火而登衽席遂忘不朽之功被金石而歌管絃聊以伸去思之意

胶惟干城宿望武臣胥心腹之賚鐘鼎殊勳統師賈爪牙之寄故偉然長留乎信史斯隆恩宜沛於重泉丹旐銜哀翠珉紀實爾原任吉林將軍富明阿懷才果毅秉志忠貞從軍敍得級之勞策仕副屯田之任始充突騎繼典戎行旋總師干出防豫省扼江南之要隘恢皖北之各城草木知名旌旗生色彎弧而調八陣運用在心擐甲而冠三軍創夷遍體雖臣艱克念暫許歸櫜而時事方殷特加徵召督禁垣之旅領江介之防雲中則魏尚重來江左則謝安復出令嚴刁斗中天之明月高懸隊肅弓刀如練之寒濤未歇知韓滉爲江淮保障故甫遷荆渚而旋改吳中知行儉具文武才猷故命攝漕司而仍兼戎事實延於世功最曰多溢征而特許肩輿詢疾而頻頒手詔迺吉林潛載夫醜類俾上將重溫夫戎旃乘暇日而繕城隍有備無患耀軍容而修矛戟不怒而威賴茲安內攘外之才贊成長治久安之業迨懋車而乞退仍頒精以酬庸何期遺奏之忽來頓覺老成之凋謝大小三百戰敵愾同仇前後五十年公忠體國核其品誼洵爲任事之臣謚以威勤不愧易名之典於戲柱留華表蟫文爭日月之輝冢象祁連馬鬣壯風雲之氣永垂不朽昭示來茲 楊芝臬藝風堂文集外篇吉林將軍富明阿碑文按此文應倒作也

壽山事蹟

壽山字眉峯父富明阿吉林將軍壽山以大臣子襲騎都尉世職服闋召見授員外郎折節讀書欲以功業自奮光緒二十年日本犯遼東上命馳赴依克唐阿軍統步兵當前敵草河嶺之役偕弟永山由南山脊衝敵陷陣親卒皆盡而仰攻不已砲斃日軍官二人尋大捷於四棵樹進攻鳳凰城我軍已入城而寇外援至得歿於陣永山赴援死之壽山力戰出餘衆於險移師海城受重傷二十四年除河南知府未赴任授黑龍江副都統條議治邊六事次年署將軍義和團蔓延東境以仇教驅洋爲名毀教堂圍攻駐京使館廷議惑之以各國兵輪逼我津沽密電壽山分路攻俄奉天副都統晉昌復矯詔促進兵遲則逮問俄既強奪我黑龍江北岸地數千里又築西伯利亞鐵道交午於我東三省境壽山積憤久重以嚴旨促戰乃飭西路統領保全嚴兵呼倫貝爾北路翼長恆玉嚴兵瑷琿東路翼長慶祺會吉軍攻哈爾濱俄租界三路兵皆潰俄北軍南踰訥默爾河西路軍則道庫庫爾科運河均進逼齊齊哈爾省城道員程德全往乞和已有成議我軍自南門張幟出蓋欲引而東也敵軍駐城西南套子誤爲襲已開砲擊

之並移大品衙壽山已不懌至是始怒之矣然念煥無子假赴部請饋名俾回京煥既行貽書壽山無相屮語重之以詛詆壽山遣騎士躡而返之衆爲之請命壽山曰清社之屋不屋我不敢知然殺一王煥即少一王煥卒尸諸市壽山重北路防使程德全赴援尋奉廷寄予李鴻章議和全權前敵均停戰德全遇俄軍訥謨爾河南宣布朝廷德意俄軍要以囤糧齊齊哈爾既至駐城西南嫩江套我軍自南門張幟出蓋欲引而東也俄軍悞爲邊已開啟擊之並移大礮攻城德全急馳赴俄營反覆開說乃止攻齊齊哈爾之俾全德全力也壽山恥墮敵軍手重辱國以後事付德全吞鴉粟膏數兩未死比聞礮聲臥榻中强衝兵殊以手槍洞胸而卒時年四十有一先是愛琿陷壽山徬徨一室中夜半不就寢一夕跪其妻前泣曰我負國上無以對皇上下無以對先將軍願乞於夫人先殺諸子而後夫婦同殉夫人敬諾之明日有自愛琿避難來者至戚也夫人率幼子往省視被留故未獲同死壽山死後數月子慶恩間關奔奉天呈其遺疏盛京將軍增祺以聞疏曰外兵進逼距省密邇省防僅數營無軍械則戰難士氣沮喪羣情渙散則守難環城東西北三面皆敵隊南路無險可扼越境一步便非死所則退難

臣謹守軍覆臣死之義畢命於斯惟事平之後伏求簡任英毅嚴斷任勞任怨之大臣來鎮是邦必如崇實之於奉天銘安之於吉林而後內政孔修足禦外侮省城暨呼蘭通肯兩副都統治城宜設民官呼蘭綏化兩廳員缺宜改歸外補旗地蒙地均應招民墾荒至於調劑旗人之法宜各撥司旗隨缺地並酌留旗屯孳生地有隨缺地官軍均不患貧有孳生地耕牧皆有所託論者謂民墾有礙旗丁旗地不宜民官皆狃一偏之見不顧大局以全省七城之大土地之沃疆理得人比及十年可以自立此次軍事藉

命沿邊有民就地有鎮何至處處窘手一蹶不振此臣備歷之艱苦久蓄之心願雖在授命之際徬徨焉不能自默儻垂聖察臣死且不朽壽州于駟興辭也疏入留中子慶

恩官黑龍江巡防軍統領 黑水先民傳 卷二十三

壽山字眉峰袁氏漢軍正白旗人黑龍江駐防吉林將軍富明阿子以父任爲員外郎兼襲騎都尉世職遷郎中光緒二十年日軍犯奉天自請赴前敵充步隊統領弟永山領馬隊數與日軍戰復草河嶺克連山關進薄鳳凰城敵援至永山歿於陣壽山被重創以敢戰兼領鎮邊軍馬隊踰歲降敕褒嘉官軍既克海城壽山領七十騎詣遼南調

敵勢遇之湯岡子搏戰槍彈入右腹貫左腎出戰愈猛敵稍郤馳還壁血縷縷滿衣袴上嘉其勇遷知府賞花翎二十三年調充鎮邊軍左路統領徙駐黑龍江城越二年除知開封遺缺府未之官值東北邊防亟超改黑龍江副都統明年春入覲垂詢邊情甚悉命佐將軍恩澤治軍疏請增募十五營調諳邊事者十餘人躬詣上海講軍械自長崎海參威伯利循海歸潛度形勢備戰守新軍成而恩澤卒於任朝命代之既蒞事鏟奸弊明賞罰圖要塞手訂行陣操法頒之各將領使番上授以方略雖末弁亦接見籍記備器使二十六年夏拳亂作俄軍數千壁爲保護哈爾濱鐵軌紛集海蘭泡乞假道壽山曰敵偪我都我假敵道如大義何拒之遂檄愛琿副都統鳳翔禦北路呼倫貝爾副都統依興阿禦西路通肯副都統慶祺禦東路令各嚴誡備毋浪戰並牒俄勿進兵愿負保路責而俄軍已分道進重以鐵路士工可十餘萬索值倡罷工揚言與俄爲難壽山亟下令軍中曰保鐵路護難民全睦誼違者殺無赦復使統領吉祥約富拉爾基監工蓋爾肯甫入城俾釋疑懼而蓋爾肯甫迺擊殺工人脅遁壽山猶强爲容忍也愼導俄民出境籍錄其財物備還然俄軍不爲止入寇愛琿及黑河屯華人被迫赴水者

屍蔽江下三姓呼倫貝爾又紛紛告警壽山亟電吉林將軍長順會攻哈爾濱然猶屬其語俄總監工謂皆罷兵願以全家貲富是時諸路軍皆潰敗北路統領崇玉營官德春瑞昌西路統領保全東路營官保林並陷陣死於是俄遂偪齊齊哈爾省城既而聞聯軍姊和迺遣同知程德全往商和議而自守軍覆則死之義命妻及子婦先裁手緒遺疏猶惓惓於墾政並致書俄將領屬勿戕民閱日具衣冠飲金臥柩中不死呼子西丹慶恩擊以槍不忍手顫機動彈出中左脅猶不死更呼材官擊小腹仍不死呼益厲又擊之氣始絕先是詔責其開邊衅部議奪職後以總督徐世昌請復官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附祀富明阿祠族孫瑞昌充此路營官俄陷黑河與統領崇玉同戰歿 清史稿列傳二百五十四

壽山字眉峰黑龍江城正白旗漢軍人父富明阿吉林將軍公以大臣子襲騎都尉世職服闋召見授員外郎乃折節讀書欲以功業自奮光緒二十年日本侵我遼東公從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當前敵草河口之役弟永山死綏公力戰出餘衆於險移師海城受重傷二十四年除河南知府未赴任授黑龍江副都統奏陳開放沿江上下及蒙

旗各荒凡六事二十六年正月署黑龍江將軍適義和團蔓延直東境以仇教驅洋爲名毀教堂圍攻北京駐使館廷議惑之以各國兵輪逼我津沽也密電公分路攻俄時奉天副都統晉昌復矯詔促進兵遲則逮問俄既奪我黑龍江北岸地數千里又築西伯利亞鐵道蜿蜒東下直貫三省形利勢便一旦有事進兵中國境內據高屋建瓴之勢固沛然莫之禦也公憤疆圉之蹙創益以電旨促戰急於星火乃飭西路統領保全攻呼倫貝爾俄營北路翼北恒玉渡江攻布拉郭拉威臣斯克東路翼長慶祺會奉軍攻哈爾濱俄租界三路之師既出未幾驚耗傳來相繼俱岐而俄北路兵乘勝渡江陷我黑龍江墨爾根布特哈諸城進逼齊齊哈爾其西路兵壓庫庫爾科運河距省垣僅百里公知事無可爲又恥墮俄軍手重辱國乃屬副都統薩保守城以道員程德全爲之助自臥榻中使衛兵手槍之從容就義慷慨捐軀遂以身殉嗚呼烈哉時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四日也後數月家人間關赴奉天呈其遺疏盛京將軍增祺以聞疏曰外兵進逼省防僅數營無軍械則戰難平原曠野面面受敵加以士氣沮喪情渙散則守難東西北三面皆俄隊南路無險可扼越境一步便非死所則退難奴才謹守軍覆臣東莞袁督師後裔考

死之義畢命於斯惟事平之後伏求簡任英毅嚴斷任勞任怨之大臣來鎮是邦必如崇厚之於奉天銘安之於吉林而後內政孔修足禦外侮省城暨呼蘭通肯兩副都統治城宜設民官呼蘭綏化兩廳員缺宜改歸外補旗地蒙地均應招民墾荒至於調劑旗人之法宜各撥司旗隨缺地並酌留旗屯孳生地有隨缺地官軍均不患貧有孳生地耕牧皆有所托論者謂民墾有礙旗丁旗地不宜民官皆狃一偏之見不顧大局以全省七城之大土地之沃如果得人而理不出十年可以自立卽以此次軍事論倘本省二十年以前已照奉吉經營則沿邊有民就地有餉何至處處窘手一蹶不振此奴才備歷之艱苦久蓄之心願雖在授命之際徬惶焉不能自默者也龍城舊聞卷二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冬十有二月黑龍江將軍恩壯敏公出缺遺疏密保幫辦邊務黑龍江副都統壽公山奮發有爲奏奉朝旨權署將軍印務二十六年春正月六日自瑷琿赴省余以上年冬十一月到瑷因恩公壽公奏調來此者也時亦隨節晉省壽公以本藉之人深悉江省弊端又感天子不次之擢非常之遇思欲得當以報故晨食刻無稍暇每謂余曰人心之壞習氣太深當此强敵日迫禍不旋踵若不逐事整理必至倉皇失措故凡閱伍簡器必躬必親若機器之設備銀圓之鑄造輪船之購置荒務之講求同時並舉尤汲汲不遺餘力如瑷琿之遜必拉法必拉呼倫貝爾之阿力公河札賚特郭爾羅斯蒙地湯旺河觀音山及各金廠幷統領營官駐紮附近之所無不飭招流民速爲開墾江省俸餉向恃各省協濟呼蘭開荒後大租可抵全餉之半而歷年水旱爲災協餉積欠者三百餘萬邊軍之餉新陳三十六營專由部庫請領故江省將軍數衍塞責則安然無事歲入私囊頗豐稍一整理罅漏百出人多不便必設法掣肘而經費又一無所出四月中公擇事之急宜舉辦者數端擬爲條奏約計經費非數十萬不可卽初年試辦亦非十萬金不能舉事計無所出乃電商奉天督部增公反復計議增公亦以無款不能代籌見復奏疏三四易稿尚未拜發五月十三日駐紮瑷琿之鎮邊新軍後路統領恒玉電稟由俄人電傳直隸山東及近畿一帶民教爲仇殺傷無算又有所謂義和拳者持誦符咒自謂能避鎗礮所在焚燬教堂西洋各國羣起爲難奉旨剿辦拳匪請酌帶數營入關會剿等情時省垣並無所聞乃電詢北洋十七日回電語簡未甚明晰復詢增公始知奉屬錦州寧遠新民廣寧沿邊一帶時有拳民出沒勾結東莞袁督師後裔考

土著良民之曾受教民欺凌者一唱百和嬉鬬皆起天主堂耶蘇堂俄人之鐵路公司煤礦公司凡涉洋人者無論何國拳民皆立與燬壞其鋒萬難遏抑是時亂事由天津先起電音阻隔山海關以內音信不通旋因鐵嶺俄人滋事奉天亦隔絕不相聞問公派侍衛連瑞府經歷唐樹勛恭賫摺件入京探詢比至奉天事已決裂不可收拾副都統晉公飭連侍衛等不必入京卽在奉招募以備援應馳函報公並盛傳義和拳之可用先是五月二十九日增公轉電奉到廷寄各省將軍督撫務將和之一字先除於胸膽氣自爲之一壯又稱洋價一概不還趕緊各備戰守舊式鎗礮發交民間卽以義和名團快鎗快礮留營使用各等因六月初旬電報復通諸公之稱義和拳民屢蕃奇功者不一而足上諭之通傳者亦指拳民迭見神效時亂民徧野訛言四滋未知其爲眞爲僞也於是士夫之營工鐵路者千百成羣時欲與監工人等爲難外人紛紛走避未幾瑷琿之禍作矣公時內感時艱外受强敵往往中夜徬徨仰天佗傺蒸拳磔猶獄公雖心知其不可而勢有所迫未敢昌言及奉天來電又有所謂眞拳僞拳之說公輒遍張告諭微示風旨並私函告余曰不獨僞義和拳有損無益卽係眞者恐亦徒亂人意

無裨實用云云然是時禍亂方棘已成滔天之勢公挽救無術惟志在一死以謝朝廷其心亦大可哀也七月中旬瓊瑤墨爾根各城相繼陷沒俄軍長驅直入難民絡繹枕藉於道余因請於公願躬赴前敵規度防守事宜甫行而前軍挫劒敵已過嶺險阻全失全城大震於是東北數百里土地人民糜爛不可收拾矣是月杪余在博爾多河營次得公二十五日函云奉我駐俄楊大臣電稱俄外戶兩部有意締和長帥亦電告俄總監工茹格維志曾來書請和因飭余迅與俄兵官交涉願各停戰以待朝命時俄軍與我軍夾河而屯余屢渡河親與該兵官會議僅允暫停三日容將難民遷徙八月初一日俄軍南渡余阻之不得督以死殉拔刀自刎俄官急掣余腕曰何至於是因與議定不攻城不奪財產不戕生命人民官吏願去者不阻俄軍在城北二十里安營我軍向江退各條卽日飛稟報公初二日公仍命余止俄軍願親出與款議如不得諧意拚一死以保全城生民也俄軍既必欲抵省余急馳回而公方以司旗商民等堅挽不聽輕出憤極仰藥多方救治死而復蘇余歸見公狀心痛如割彼此相持涕泣侍談竟夜遲明聞探報有姜某者俄語通事也私如俄軍密告謂省城四面有伏兵余之議和

乃誘令近城將爲聚而殲旃之計俄官聞之憤極輒督兵向城南行勢將開啟余忠事敗亟辭公行公歎謂余曰如俄人不食前言幸甚否則城亡與亡今爲生死別矣但全城生靈百萬責在汝身汝其忍耐爲我保全余揮淚拜辭飛騎出城詰問俄官違約之由與之並轡徐行反覆辯論俄軍至五里墩甫議安營瞥見我軍有向南撤退者輒發礮轟擊公聞礮聲以爲事已決裂遂躍身入棺持鎗自擊洞胸而死時八月初四日也先是俄軍南進公知事不可爲卽料理身後諸務覈庫儲檢文牘派員資送王命旗牌印信等件於副都統署草具遺疏聲明此次開戰實由廓米薩爾先發難端非在防文武妄開邊釁並謂和議定後如江省仍爲我有亟應以改設民官振興墾務爲安內禦外之至計至於家人生死慨不置念可謂從容就義者矣余又嘗讀公遺疏有曰或謂將軍統轄全省不在齊齊哈爾一城之守不守也不能守亦何不能退不知西路敵兵既至庫庫爾科運河等處幾盡江西之地而有之是江西不能退北路敵兵既至訥謨爾河豈非鄂公地方稍東卽入呼蘭東界附背扼吭危險略與省城同是呼蘭又不能退至省南各站更無形勢足扼之地除越境無可駐足然越境一步奴才無死所矣

余讀至此輒拊膺歎曰嗟乎公臨難審愼神明不撓儻所謂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

程德全書黑龍江將軍奉公殉城事

永山事蹟

永山袁氏漢軍正白旗人黑龍江駐防吉林將軍富明阿子黑龍江將軍壽山弟以蔭授侍衛繙東三省練軍中日戰起從將軍依克唐阿軍率黑龍江騎旅駐擊天嶺永山臨敵輒深入爲士卒先與日軍戰數有功連殲其將旣克龍灣乘勝渡草河規鳳凰依克唐阿策墾其城檄永山爲軍鋒偕喜山分率馬步隊深入攻之抵一面山距城八里張左右翼各據一坡以待永山爲右翼尤得地勢敵作散隊伍伍什什冒死前復以大隊橫衝我左翼潰右翼亦不支乃相繼退永山獨爲殿遇伏連受槍傷洞胸踣復強起督戰大呼殺賊而逝事聞詔壯愍予建祠奉天 清史稿列傳二百四十七

永山吉林將軍富明阿第六子好讀書慷慨多奇節以大員子召見授三等侍衛自東三省練兵永山卽在行閒分駐呼蘭城雙廟子聞日本攻高麗北洋陸軍衄於平壤詔促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率鎭邊軍援遼永山統馬隊以從依克唐阿自寬甸退扼賽

馬集草河城與轟士成大高嶺之軍相掎角敵軍來覘永山追斬其中尉柳原相次日敵耀兵草河嶺永山自南山衝之護兵傷亡幾盡仍殊死鬬殲日將齋藤正起時日軍蔓奉天東境鳳凰城則綢穀地也永山偕其兄壽山率馬步隊深入攻之踰草河抵一面山前距城八里張左右翼各據一坡以待永山爲右翼尤得地勢敵作散隊伍伍什什冒死前尋以大隊橫衝我左翼左翼潰右翼亦不支乃相繼退至衝嶺陷伏死之詔予祭葬世職入祀昭忠祠謚壯愍 黑水先民傳卷二十三

慶祺事蹟

慶祺字雲峰壽山從弟金山保之子金山保嘗隸勝保軍洊保花翎二品頂戴官齊齊哈爾火器營參領慶祺以世家子有軍功光緒初補西安副都統調三姓副都統二十四年交神機營差遣次年新設通州副都統上以授慶祺尋命辦理黑龍江通肯克山墾務查出浮多地二十餘萬晌二十六年充鎭邊新軍東路翼長壽山撤會吉林軍合攻哈爾濱敗還三十三年四月調西安副都統子瑞昌黑龍江城官屯官充義勝新軍右路右營營官戰於北大嶺陣亡 黑水先民傳二十二

慶祺字雲巖瑷琿正白漢人袁姓前清花翎通肯副都統父封振威將軍藍翎銀山保母二品夫人徐氏之長子也幼而勤武疎文賦性剛毅於同治五年間十六歲時隨同揚州軍營買馬差員忠音等馳赴幫辦江南軍務富威勤公行營效力歷戰有功得獎六品藍翎嗣經富公授吉林將軍隨侍到任充差騎射出奇槍法最精以三音哈哈送京考驗奉旨以護軍副參領候補經伊犁額領隊大臣調往差遣勤撫有功賞換花翎旋即撤回承醇親王派在神機營差委每屆操演槍箭制勝受賞無間而醇親王迭嘉獎之彼因親老丁單回籍養奉光緒五年間又經奉天全營翼長冠亭左公調赴瀋陽委爲札蘭駐紮買賣街即奉化縣轉駐於法庫門八顆樹等處十一年撤回經文殿元將軍以候補副參領借補瑷琿水師營四品官委充黑河廳邊界官辦理交涉數年中外稱善迨依堯山將軍二次到任陞爲協領派充漠河統領防軍復承欽差大臣嚴茂派查漠河礦務報稱是密摺薦用光緒二十年間陞三姓副都統任滿調寧夏未到任二十五年轉通肯副都統專辦荒務且通肯克音荒原久爲封禁之圍場創始開闢借居綏化廳就近治理二十六年五月初到任未及擘畫則拳匪釀亂車起謇署將軍

備兵防俄分爲三路派慶都護爲東路翼長帶領馬步數隊十一營統領春山係自鎔定祿鄂英壽慶均歸節制指定六月十一日過江在哈廂房後會吉林各隊夾攻哈埠慶公接閱斯文頗不贊成言拳匪天孽萬難信用而俄國勢力久與比鄰莫不熟知不但我一省難敵其一國即我全國亦恐難於爲敵也三復裏陳堅持未從始於六月初六日率屬馳赴呼蘭旅彼各隊已齊集由省派來烏勒棍布管帶鋼數四尊亦到同在蘭城暫停料理一切而壽公迭催進兵即呼蘭官商庶民無不以急於開仗爲幸而慶公素本剛烈獨於此時毫不爲然孰意人言嘖嘖羣起交訐始於十九日帶隊出城竟有無知亂民據於高埠噴有煩言而慶公笑而言曰禍福汝等豈知餘無一語咸以慶之涵容爲異抵至呼蘭河南于金店駐軍嚴守遽接將軍電示派員過哈議和始派鄂統領前往而該員未敢去哈竟自遠遊翼長擬即親自過江會議各統領均不認可正在籌商間接省電瑷琿卡倫山已經開仗大獲全勝仍催進兵定統領鼓吹尤齒慶公則言此松花江一水南爲吉屬北爲黑屬如逾江一步即爲越界若戰於限外不但敗潰可恥即勝亦無光總不如犯我界來攻之有理而後各統領集於營務處共議經隨

同委員逃君密加詳陳慶公始發令進兵故定統領海全保烏各營官告奮頭往定於七月一日攻擊哈埠前一日定統領等帶隊由雙口面渡江宿於距哈四十里之四方臺屯次日稍遲未用戰飯倉卒前進值降細雨奔馳到哈日已東昇而江北翼長各隊集於馬家船口日已竿許不聞定軍信礮各統領十分焦急慶言事已至此只可由我先行開礮轟擊始見彼岸車船交哄連攻數礮約在巳初即將背江子俄鎮攻破乘勝追襲斃俄人數名獲槍數杆即在該處紮營未幾江南之礮直向北岸攻擊慶公則言此我軍之礮也恐南軍不測適據飛報定統領各軍均已由哈敗退至距哈八里之源聚燒鍋歇息造飯間突被俄兵復來圍攻聞陣亡官兵約在三百餘員名鋼礮槍械棄失甚多等語慶公即令各營嚴守初三日夜據報俄船載兵下游因馬家船口居松花江呼蘭河之間防其包抄即於三更冒雨拔隊天明即抵呼蘭而俄輪並由伯力來者已至呼蘭口子尚未前進其小石頭河等處嚴防之孫統領並周萬各營官之隊已均相繼潛退初五日俄輪移至呼蘭街口南岸下隊紮於包家店用礮向城迭攻居民愴惶逃避甚多慶翼長並倭都護親臨倉房之右督軍鏖戰慶公乘馬遶中礮倒斃彈由

慶公膝下穿過幸無恙次日派委許管帶文陞持文徑赴俄營議和往返籌商始議我軍北退彼即停戰是以慶軍退守綏化月餘從容遣散而俄官薩提都於八月十九日帶兵入呼蘭城即至都署與倭公議和也此與戰之際有統領一人管營四人均經省員查報或失機或退縮或潛逃先後奉將軍急令均棄市則翼長云此刻不能敵外徒自殘害於事何濟已均置而自任衆皆感泣而後訪知戰禍悉由定田二人謀爲知哈埠之空虛冒然電報省署現聞哈埠業已連到兵礮若十故而矛盾飛令進兵則定統領告奮當先誠欲僥倖圖功豈知毫無調度致被俄之守路殘軍追擊敗北潛至北團林子致被拳匪殘害於某商門首而田避歸矣慶公自回綏化督理荒務勘安海倫城基創修衙署設三司八旗十六佐招戶開闢井井有條並請欵捐廉共銀四千餘兩派員散放墾屬難戶於六大屯等處至三十一年改設海倫同知即交卸移居北京雖幾經政府提用始終未就民國初基北京雲擾緣回海倫退守林泉六十九歲時終於通肯現有次子昇昌長孫雲騎尉塔克錦曾孫鐵林

愛琿縣志

瑷琿袁氏人物小志

東莞張江裁輯

富明阿字治安漢軍袁姓咸同年間江寧吉林等處將軍出征數省幫辦江南等處軍務身受鐲傷賞戴花翎黃馬褂乘肩輿並龍頭杖及奇車伯巴圖魯勇號又紫禁城騎馬盪威勳旨建專祠於吉林並黑龍江城致仕後年七十餘終於瑷琿

金山保漢軍袁姓出征數省花翎二品頂戴歷任火器營參領署黑龍江城副都統年六十餘終於任

銀山保袁姓漢軍領催六品藍翎清封武顯將軍

克蒙額漢軍袁姓出征數省歷任綏遠等處將軍花翎庫齊勒巴圖魯勇號甫及五任因讒落官年八旬餘終於綏

慶琪字雲峰漢軍袁姓出征伊犂等處歷任三姓通肯等處花翎副都統首創通肯克音等處荒務即海倫等縣未數年已臻成效致仕後七旬終於通肯

永山字松岩漢軍袁姓歷任花翎三等侍衛甲午中日之役出征奉天統領敵愾軍與敵鏖戰勇不顧身即在草河嶺陣亡謚壯愍旨建雙忠祠於奉天並附伊父富威勳公專祠亡年二十九歲

壽山字眉峯漢軍袁姓出征奉天草河嶺等處歷任知府調任副都統署黑龍江將軍

庚子年俄軍攻破省城即時殉難於軍署

慶恩字少峯漢軍袁姓花翎協領現授上校黑龍江陸軍第一師第二旅步兵旅長

慶順字小岩袁姓漢軍佐領

慶綸字小峯袁姓漢軍佐領

巴彥德爾和勒袁姓漢軍佐領花翎

阿勒錦布袁姓漢軍五品官四品銜花翎

慶祥袁姓漢軍六品官五品銜花翎

綽爾渾布袁姓漢軍驍騎校五品銜花翎

喜昌袁姓漢軍驍騎校四品花翎

瑞昌字克三袁姓漢軍六品屯官五品藍翎委營官

護山保袁姓漢軍佐領花翎

塔克錦字濟軒袁姓漢軍雲騎尉藍翎

巴彥色莫爾袁姓漢軍六品廕生

全山袁姓漢軍五品廕生

慶良袁姓漢軍北京公中佐領

穆克錦袁姓漢軍陸軍排長

拜袁堂記

灤縣李鴻春彰九譔

昌黎有言曠百世而相感不自知其何心夫惟不自知而忽相感則其相感也奇相感而出於不自知則其相感也乃眞發乎至誠而不容已東莞張生次溪初惠我以有明袁督師遺集我讀之而感焉繼惠我以袁督師遺集附錄我讀之而愈感焉復惠我以督師遺像遺像之紙背並印有督師手書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之遺蹟我見之不禁感之至涕泗交流痛哭而失聲焉督師往矣由明末迄今三百年之久由粵達燕七千里而遙我燕人也觀督師之遺蹟而思其言驚心動魄無異霹靂之震於天此無他相感故也

而況次溪與督師同鄉井次溪之尊翁又手輯督師內外集得此內外集流布人間雖謂督師化身億萬亘古亘今滿天滿地莫非督師英靈所充塞可矣然則次溪之大相感於督師而以拜袁名其堂也固宜

崇川書香録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崇川書香錄

實虹

崇川書香錄敘

記曰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良冶之子必學為裘此言世業足貴也前士君子里閈伏處皓首窮經生貽厥孫子者不在科名之顯達而在書香之綿延蓋莫為之前維美弗彰莫為之後

元雖善弗傳焉通郡僻處海隅而山秀峙扶輿清淑磅礴鬱積之氣代鍾偉人而其隱閉門授徒孳孳一經以世其家者亦所在多有然而年湮代遠舊澤易泯彼伯琴肆志餞及義敦樂卻強宋降居皃隸下亞蓬茅士族數

傳而降輒蹈籍談之誠賦式微之什
者考更不知凡幾矣劉君桂舟員外
家居著述尤夥表揚前哲誘掖後進
畯復與鄉人表時齋景星輯書香
錄若干卷成辰春携赴都門乞正於
余閱之歎是書之作用意何深且遠
也其書首敘世系次述言行自前明迄
國朝例以三世而遞上之愈多會善不獨源委詳明縷析
條分而且時代後先旁支昆季各皆
臚列附見以清序次不獨志乘諸書
摭摭薈萃而且一藝之長一節之美

必為授事誤傳以示準繩則是先
哲凋謝尚誌典型先哲云亡猶存
誰襲後之賢者能無對之而生忻慕
耶夫古人居一鄉則友一鄉之善士
居一國則友一國之善士若郡齋讀
書志三吳名賢錄會稽先賢錄以
及東林列傳倉曹人物志等書固
非蒐採遺佚綱羅舊聞用以信今
而傳後合是書推洋林之苗裔播
梓里之芬馨稱微闡幽追崇譽望一
披覽間即恍然識某之祖若父之敦
行若何績學若何其與世之虛聲

純盜雖善無徵者猶不可況曰兩語也誠使後進玩索讀是書而學益加勉德益加修則未及三世者必將銳志造取以期祖父之名不沒而既及三世者亦各由子而孫而曾孫期於念之念遠使書香綿綿於勿替焉則是書之裨益實淺鮮非爰不辭不文而為之序時

同治七年歲次戊辰孟秋月下浣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戶部尚書　武英殿總裁

管理三庫事務加三級通家愚弟

順德羅惇衍頓首拜譔

崇川書香錄小引

科第者仕宦之門徑而庠序者進身之梯杭士人操三寸管其能升成均掇巍科者靡不自庠序始然閱數百年來間有崛起通籍不再傳而身殞家隳析薪莫荷且有縉紳世胄不數傳而式微淪替甍舍無聞由是以推則凡閭里儒素之家有能青箱世守芹藻流輝累葉而弗絕者洵不數覯通僻海隅自明迄今建學近五百載今欲追溯夫泮林之往哲及才藻之名流遺跡大半就湮何慨如之而遐稽舊族猶賴有似續之彥纘承堂構嗣業縹緗俾一線之傳久而勿墜此豈惟穀貽之遠抑亦繼緒之善迪光也噫嘻書香一脈雖金張韋平何多讓焉數載前同郡袁時齋輯書香錄擇通庠三世一

貫者編輯成帙綴以事蹟年來僅存稿本且多簡畧未完歲丙寅夏余讀書暇復加搜採增輯就同郡某姓中三世游庠者列去於前以清緒系旁支附麗於左若遞至五六世者多多益善至前賢之行蹟著作見於州乘家傳及諸書所載者一一附誌於後時同治丁卯端陽節後一日郡人劉長華椒泉氏識

凡例

一錄曰書香香以書也凡物之香久而與化故必三世無間乃取而錄之其傳之益久者五世十世多多益善

一書香既取其久即不能不始自前朝前朝雖世代稍遠而一脈相承幸有舊册可稽今就舊册內核明錄出并註明入學年分庶免訛錯

一書香取其久而無間抑或前後有三世而中葉偶間一二世者則於其繼起者名下注明某孫某曾孫若疊間三世則畧而不書以親供册不及其人也

一書香貴久且貴多故但書三世一貫者其餘旁支附麗雖非三世皆因其有所貫而及之若無所貫則不及凡此皆勉人

讀書意也

一書香不混以銅腥故納粟者不與若由國學登科第則仍以讀書飲香名以及或寄籍宛平或寄籍別省者是宜一例取錄

一錄中諸君子凡有嘉言懿行見新舊州志及諸書記載者靡不搜摘錄出其餘敦善績學聲譽里閈者竊欲爲作小傳第自 國初迄今二百餘載星孤陋寡聞即近時賢俊猶難周知何敢遠引繁稱妄爲附會僅就所畧知者聊參末議挂漏之咎望其家之賢後昆親切發明補其不逮與里中高明諒而教之

一紀載中先錄新舊州志列傳其餘各書依次錄入此外若見

聞所及得悉其生平大畧者倣小傳之例綴述於後以備遺忘又鄙見未周參用他說者卽加某按二字以別之一前人作小傳式直書姓名不稱先生字樣此仿記事體也茲篇所述行蹟倣此惟先代祖父伯叔改稱某公字號下用諱某別於他姓餘概從實

郡人汞景星時齋氏識

採取各書總目

江南通志　揚州府志
通州中寅舊志　通州志夏修
海門縣舊志　邵潛州乘資
楊廷撰州志稿　五山全志
五山外史　陳堯大觀樓漫錄
海曲拾遺編　續編　崇川咫聞錄
錢岳里隽遺評　保崇光里隽續評
明史稿　明詩別裁集
阮文達公淮海英靈集　阮亨續淮海英靈集
王豫江蘇詩徵　鄧孝威詩觀

崇川書音錄

邵幹歷代詩發　琅五藏珍詩集
紫琅詩選　五山耆舊前集　今集
崇川詩鈔彙存　崇川賢者讚語
崇川人文集　篋中集
崇川賦鈔初二集　有嘉樹軒制藝彙存
范鳳翼文集　包壯行文集
劉漢臣蔡吹閣集　李堂文集
范國祿文集　李氏一家言全集
王文愼公全集　一經堂詩集
隨園詩話　一經堂詩話
顧鶴紫琅詩話

李氏家乘　王氏家乘
馮氏家乘　陳氏家乘
楊氏家乘　朱氏家乘
范氏家乘　袁氏家乘
顧氏家乘　徐氏家乘
凌氏家乘　包氏家乘
劉氏家乘　白氏家乘
保氏家乘

錄中各姓便覽

錢　孫　李　周　吳　鄭　王　馮
陳　范　朱　施　張　曹　楊　許
魏　潘　馬　袁　顧　黃　姚　汪
明　戴　宋　江　徐　胡　裘　丁
單　包　程　陸　劉　白　曾　沙
保　達

凡子孫嫡系相承者直下兄弟平列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錢氏

峰 正位
- 拱極 靖叶
  - 驥 萬仁
- 錫極 隆元
  - 驄 萬仲
- 歸極 萬文

錄 宏三
- 嶸 正十
  - 兆閩 隆元
    - 繩緒 萬仁
    - 繩武 萬仁
  - 兆賢 靖壬

疑 正二
- 熙 正仁
  - 芳 靖恆
    - 遇知 萬五
    - 繼知 萬仁

思恩 乾叶
- 炳 乾叶
  - 九韶 道叶

保 乾仁
- 金和 乾叶
  - 邦楨 嘉仁
    - 徵 道仁

兆鵬 乾仁
- 樸林 乾幼
  - 元燮 道仁

梅林 嘉仁

梓林 嘉元
- 元耿 道仁

青 崇四
- 孫章 康叶
  - 棨 康叶

九德 靖叶
- 士俊 萬元
  - 翼昌 萬恆
    - 濤 順仁
      - 大年 康乙
        - 振 乾叶
          - 光祖 乾乙
            - 廷銓 道三
              - 文鑾 道仁

景莊 康叶
- 配元 乾仁
  - 廷鶴 乾叶
    - 維新 道九
      - 鴻烈 道光

廷桂 乾末

志義 乾仄
- 廷熊 乾甘
  - 世勛 乾乙
    - 維楨 道一

志仁 乾仁

文輝 乾壬
- 廷鑑 嘉九
  - 起正 成六
- 廷鑾 道三
- 廷鈺 嘉仁

通州志乾隆甲戌歲重修 宦蹟傳錢錄字宗政正德中例貢事母至孝母嘗病篤錄露禱請代至割股以療歿則哀毀幾絕歲時及忌辰哀泣如初每語及必欷歔涕泗終其身不自壽曰吾父母慶未嘗用情也事諸兄惟謹孟嘗之義田廬取其荒頓者奴婢引其老弱者弟豐於貲力爲植翼卒無外侮撫其子如所出後有成立則曰吾他日可見吾弟於地下矣以例貢丞松陽縣縣在括蒼山中素號難治錄屢署篆抑豪右截吏胥百務畢舉而縣故有銀冶盜竊發因剽掠爲患錄歎曰此禍穴也鍥之火其旁廬以杜覬覦後閩寇猖獗乃授檄督兵捕之歷險道千餘里無難色生得其渠魁諭散其黨境內以寧甫兩期遂乞歸後以子嶸貴贈御史

通州志名賢傳錢嶸字君望嘉靖壬辰進士任撫州推官剸奸剔蠹詳愼平反以外艱服闋補永平嶸念北人勇而少慮輕於抵法多從原宥歲祲賑饑全活者數萬人擢浙江道監察御史威棱肅然時有鐵面馳馬之稱庚子從幸按視居庸紫荊倒馬龍泉諸關圖上五事皆合機宜上允行之尋巡按廣西有諸侯王靖江者多窟宅諸奇衺爲奸利嶸廉狀置以法靖王怒上書奏御史凌轢宗室上乃採羣議知御史執法無他靖江恐懼服罪甲辰出守建寧削去庫役無名浮費海濱屯衛兵士待哺上流或議更漕法乃疏止之民得息肩其爲廣東副使以平黎功擢浙江參政旬宣郡縣諸弊悉清金衢嚴諸郡戶徭弊蝟集嶸創鼠尾聚編法民甚便之其爲御史時鎮江歲調通州兵百人更番防禦疲於奔走至有乞丐以自活者嶸力議免之又通本江海郡斥鹵之地不宜於馬永樂初以六安州災議令暫爲代養馬種馬八百五十匹歲徵本色馬八十二匹每匹銀二十兩折色馬八十八匹每匹銀十八兩共解京備用馬價銀三千二百二十四兩每歲餵養之資更數倍焉約歲費銀一萬三千五百兩民遂大困嶸慷慨言曰予自爲諸生時苦父老困馬久矣獨不能解倒懸耶於是上疏請裁種馬以甦民困疏載藝文志尚書張瓚覆奏議遂罷於是通之人民歡呼動地立專祠於城隍廟祀之更享二仲於鄉賢祠

舊志云少參上疏裁種馬爲通民請命甦百餘年來剝膚之

苦至其爲司理則活數萬人命爲御史則歸百數人喪爲太守至三十餘年其郡尚移書請祀鄉賢爲梟勘黎亂爲藩多旬宣功所謂生有益於時歿而可祀於社者非斯人哉讀是論者居官居鄉當奉公爲著蔡可也

附錄郡人錢嶸奏免種馬疏曰查得洪武年間取勘地土派養馬匹揚州府所屬州縣其地土於養馬處所每兒馬一匹額編田二百畝騍馬一匹額編田三百畝免納稅糧爲養馬之費通州海門勘係三面瀕江一面邊海中復係運鹽河通十場不宜養馬故無派俵馬亦無免徵田糧永樂年間六安州災傷赴告撫按奏處彼時撫按不知通州海門雖係江北其去江南才隔一江又其聯江陰接崇明而去太倉常熟等

處不過百里俱非養馬地方其去揚州府反有四百餘里不此之念乃以江北例視之遂令本州縣每兒馬一匹僉一十丁騸馬一匹僉十五丁甄替領養聽候解俵永樂六年海門縣耆民張暹奏蒙依准除豁其時本州耆民白鋪亦具赴奏不意中途病故遂致失悞貽患至今臣生長其地實目見之計養馬八百五十匹緣地鹹水鹵草木不服雖稱種馬並不產駒而瘦損倒死十當八九又經費補之期動至傾家賣子買自他鄉不數月間瘦死賠買又復如前及至起解赴京備用馬匹百無一選每年部司文移不過行令徵價前往北方產馬去處收買解俵費用不貲艱苦萬狀是通州民獨受養馬之害朝廷未嘗獲通州一馬之用也況本州近年以來水

潦相仍田地坍沒去歲海潮泛溢沉沒萬計其幸存者又以無家往往入江爲盜至屢屢聖衷矣又照本州種馬八百五十匹府給由帖內開每馬一匹日草料銀三分共草料銀九千一百八十七兩其倒死者一年常百餘匹雖死亡買補價數不等每年只以百匹每匹只以銀十二兩計之該銀一千二百餘兩二項共銀一萬三百八十七兩外每年坐派徵解備用馬價銀三千二百二十四兩合前三項總一萬三千五百餘兩惟三千三百二十四兩爲朝廷實用彼一萬三百餘兩空耗於無用之地若省以歸民將足三四年解京之數與其竭膏血於無用孰若廣德惠於窮民哉又查得徐邳等州豐沛等縣亦派有地養馬亦因地方災傷告申巡撫奏蒙除豁准將種馬變賣與備用折色銀兩遞年徵解民賴以蘇本州馬匹原非額設又無地即今災傷盜賊何能復堪也耶昔年節該本州判官喬琪史立模等具奏各蒙命下都司未見議處毋亦以六安州申奏替養已久難以復歸又恐他處比例耳但照通州差役繁難江海潮爲患數倍於前而馬不額設與江南相同他處自難比例伏覩嘉靖六年二月十三日詔書內開應天府所屬論丁養馬近因備解駒小每年止備解用馬價所養種馬或有倒失仍復責令買補民亦不堪著兵部通行議處以蘇民困欽此欽遵今通州地方與應天府接壤且更南下鹹澀過之乞我皇上矜念窮隱一視同仁或照海門縣先年奏准事例一體除豁或照徐豐等處事例每年

通徵折色銀兩交納如不得已其備用馬匹仍照舊將應養馬倒失者免其追補見在者變價解部則國家未嘗少一馬欠一錢而海濵困窮脫不時賠買之苦受無窮蘇息之恩矣

通州志宦蹟傳錢兆閏字子藩萬歷壬午舉人司李武定涖事明濟處議當法異時多疑獄不決乃藉上讞獄使者率與平反歲歉計口而餉四境不知其無歲居七年武定大治遷知涿州涿當孔道冠蓋相望於境郵置供帳咸調劑得其平中嗾有挾符傳爲疏者廉得其詐痛繩之豪猾爲之歛手錢穀出入纖毫必準以原額吏胥不敢那移定諸徭役悉秉至公

而影射之弊遂絕居六年涿又大治大抵武定僻遠而涿衝劇所至興學校飭兵防去民疾苦故治行著稱召入爲戶部郎卒於京同曹郎探其笥僅餘十金不足具棺殮涿人奔哭者繼屬焉丁三益代守涿從士民之請祀之學宮

通州志文苑傳錢濤字射夫康熙壬子拔貢至性孝友行履端樸讀書著述老而彌篤訓門下士曰春秋以前作者備矣雖在聖人但述而不作宋儒以後述者備矣雖有志士當誦以成述故有周易集傳詩學記周禮注行世郡守王宜亨以學海文河額表之與保涎同舉鄉飲固辭不就授贛榆教諭亦不就壽六十九卒載江南通志

通州志孝友傳錢大年字松鱗號韞齋生而穎悟七歲失怙其

兄人彪篤友愛爲之延師教誨勉以成立未冠補諸生食廩餼長通經史百家尤篤嗜周程張朱書於天人性命之理有若夙契性至孝事母色養無違母抱疾六載年時侍左右通夜不眠母誡令就寢乃潛易黑衣於榻畔席地坐以達曙其篤孝如此雍正己酉拔貢 廷試一等授知縣發往河南試用年以母老力辭後舉於鄉壬子科 壬戌丁內艱哀毀盡禮卧疾家居六載終日兀坐憑一小几繙閱書册數千卷著有孝經外傳經世大編經學提綱朱子語畧若干卷年五十六卒

州志按年幼時撫育於其兄故事兄極恭順訓誨諸姪勤懇無已皆至成名嘗渡江往澄江赴試舟至福山港口夜遇颶風幾覆年席坐舟中夜見紅燈數十往來岸側若援救狀黎明視之則洋洋巨浪被天舟僅存其半蓋其孝友素行合於神明故隱佑而默相之如此云

郡人錢五長岳里隽遺評錢君奇峰登山瞰夏雲縹緲變幻目光無際

郡人楊述臣五山耆舊集明錢一驄字連錢號人桓諸生著有茗谿集

郡人范十山國祿山茨祉詩品錢人桓一驄苕溪集清氣逼人泠然入古

里隽遺評明錢君望嶰批鱗谿馬役俎豆森然筆頗清冽如澄水帛挂簷酷暑一洗

山茨祉詩品錢君望嶰少參古詩窺見堂奧然而食息起居

非其所託又曰憫黎詠七首原始要終灼見情事乃其結體立詞中邊皆潤五言古之勁節也

明詩別裁集沈歸愚曰錢君望嶰參政憫黎詠云馭之以不治馭遠人之道也徵求貢物賦斂無藝兵戎於是興矣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末以弭饑爲救亂之本是真能弭亂者老成遠慮可垂炯戒後之柄國者尚其敬而聽之

里雋遺評明錢子藩兆闓大參公閩縣生公正符紫芝之兆午鹿既獲功在涿人

里隽遺評明錢子愚兆賢鄉賢令嗣弓裘不墜詩情蕭遠攄勝臨芳

五山耆舊集明錢兆賢字子愚國子生與王勤白書凌東京

陳大震凌飛閣張成詔稱五琅七子著有游藝集
山茨社詩品云七子中汝嘉勁巨手子愚亦勁敵
郡人楊述臣一經堂詩話七子俱長於五言格調窠臼盛唐餘則稍分軒輊
郡人金蔥門榜海曲拾遺編錢景莊字以臨通州人諸生貌和而性嚴獨擔古道州學明倫堂自公餞保元戎後有擬是禮爲官場獻諛者議已定景莊聞而怒曰鄉校其爲若曹阿附私燕地耶與直士凌聖篆力爭而止修鬻宮葺試院造几案考具皆分任弗憚煩晚歲寄興詩酒劬學不倦著有肅軒集
海曲拾遺編錢志義左峯學博植品端嚴爲士林模範好學

老而彌篤司鐸桃源
崇川咫聞錄錢志義字宜萬號左峯弱冠游庠爲諸生都講中年屢躓場屋乾隆己亥始領鄉薦以大挑二等授桃源訓導首蒞守貧非公不見邑宰獎掖後進一如鄉里教授時桃源地濱大河歲多不登每奉檄查災辦賑俱實惠在民絲毫無所染指淮人至今稱道之作文迥越恒蹊有歛寄歷落之致卒於桃源官署喪歸鄉人私謚文簡著有左峯文集
〔按〕錢廷熊字溥韓志義長子郡增生幼隨父任桃源讀書勵志乾隆乙巳受知於學使謝金圃先生補弟子員勤學益懋日取經史子書研究精義善制舉業屢試優等生平慎交遊屏嗜欲不屑治生計雖家貧屢空晏如也叠薦南闈不售晚年境益困資館穀自給精神強健猶手不釋卷道光丙午鄉試年逾八旬是科有壽榜 恩例廷熊年例相符同人歛貲勸行偕赴金陵飲食如舊忽進場前三日腹痛嘔瀉遂卒省垣寓次里人惜之時八月初六日卒

崇川咫聞錄錢保字又心一字刈薪號蔚圃通州人廩貢生父龍見篤學力行深研性理早歲捐館保以遺腹子從其母音於外家故以外祖姓爲名母手抄六經次第授之讀作文親爲點竄機聲燈影寒暑無間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擅盛名試輒高等遂食餼於庠平生教人一以制行爲本嘗言人苟有行雖貧賤不愧爲人若其敗常亂德罔顧倫紀雖身列衣冠不可爲人辭氣駿厲嚴肅至今遊其門者猶能一一述之

中歲居母喪哀毀骨立水漿不入口者數日每逢忌日必夙興白衣冠號慟疏食戚容至老不衰晚年好撰述著爲學綱目三卷每有心得雖中夜必挑燈繕寫書成慨然曰此書百年後必有知音卒年五十有八預知亡期告家人曰吾當以九世日爲辭世日及易簀果過誕辰命懸祖父母神像披而拜焉復索筆書兩言曰存良心求福習正業養身書畢端坐而逝
崇川咫聞錄郡人劉石臣邦鼎爲錢南溟作傳云先生諱兆鵬字雲門號南溟本吳越之後元至正間武肅王十一世孫仲鼎自常熟來通遂家焉先生爲武肅王二十九世孫高曾王父皆郡庠生大父之瑞父承悌以先生宰饒陽贈如其官

名防守長垣兵過境又委辦昌平沙堌堆道差又檄派清豐車馬護福郡主喪過境又接辦軍需車輛及遞解口馬八千匹次年春吉林索倫兵過境自是餉車五日一過境皆親爲部署軍民帖然夏秋之交大雨連旬山水暴發浮橋隨修隨壞或并日一食或終夜輟寢積困者幾數月而太孺人哀音適至先生以一循良吏數任瘠邑水旱兵役幾無虛日以致饒陽清豐負累萬金又代認饒陽前任短交銀數千兩罷官後奉文咨追田宅衣物盡以入官至逮繫江寧累年始釋回里先生學問深邃服官之暇未嘗一日廢書晚年專意著述雖祁寒盛暑患難流離晨寫晨抄手自編輯邦鼎於先生爲後輩又與其諸子遊每過從請質談數百年以前之事本末

貫穿聾聾忘倦山川姓氏如指諸掌或經月未見詩文雜著遂已成帙陳篋出示不自知其遇之齊年之類也丁丑冬邦鼎辭先生於望山樓下越三年而先生卒年七十有八能無歎哲人之萎哉所著有周史二百八十卷續後漢書七十八卷述古堂詩文集一百六卷諸子若孫皆能以詩文世其家遂初齋文集

郡人王菽原藻崇川詩鈔小傳錢兆鵬南溟雲門其字也少頴悟讀書過目成誦總角時方進士汝謙擇壻試以抹布二字破題應聲云不潔之物能潔物者也其警敏如此既長爲文纚纚千言出入經史乾隆甲午舉於鄉乙未成進士六藝皆散行見者知爲古文鉅手歷任饒陽安肅清豐等縣直省

先生少警敏讀書過目成誦自爲諸生時下筆千言立就咸能出入經史縱橫浩博其文采如鳳凰芝草見者皆以爲瑞非同時流輩所能及也乾隆甲午登賢書乙未成進士越十餘年選授直隸饒陽縣在饒陽三年調天津府青縣尋引疾去又數年復起補授安肅縣期年調清豐縣已而回安肅任前後在安肅凡三年丁內艱解任先生蚤年失怙及得官欲迎黃太孺人至署時太孺年老多疾憚舟車之勞使者屢往返卒不之任引疾歸侍養二年又以太孺人命入 都雖內外倥侗心力交瘁南望欷歔輒徬徨累日至是聞太孺人訃日夜號泣慟絕而蘇先生之決獄也兩造無遁辭然務以至誠動人吏民咸服饒陽民王大文殺人其父以幼子三文就

抵先生廉得其實謂大文曰若殺人乃以若弟抵大辟若心安乎因諭以古人兄弟爭就獄事大文感泣自陳某僧豪於財犯姦狀有代爲求脫者請納千金先生斥之按治如法凡其廉明公允大率類此直省水旱不時且多大差乾隆己酉饒陽大水躬詣勘報按戶給賑又捐廉更給饘粥數月次年復大水捐廉給粥三月前後用穀七千石邑無饑民甲寅安肅水災舉行荒政如前在饒陽時次年旱蝗捐廉二千餘兩募民掘溝驅捕蝗不爲災其所設施類若此直省諸役庚戌八月檄派容雲縣九松山大差先生以饒邑比年饑饉民力拮据自捐廉俸未嘗累民乙卯湖南苗匪煽亂安邑羽書不絕香山吉林索倫兵先後過境嘉慶丙辰湖北教匪蔓延大

水旱不常且差役繁饒陽連遭大水捐穀七千石安肅水捐賑如前次年旱蝗掘溝捕之募夫銀二千餘兩亡何楚南苗匪寇安邑楚北教匪蔓延大名先後兵差過境車需車輛及遞解口馬八千匹山水暴發浮橋隨修隨壞皆親爲部署無虛日以致負累萬金時毋孺人以老病未就養內外交瘁輒終夜輾寢至是計至一慟幾絕徒跣而歸生平邃於學服官時或一日廢書欿然不樂及落職雖患難流離未嘗輟讀後事得釋旋里學者每過詩質談經史事本末貫穿疊疊忘勌山川姓氏瞭如指掌或經月未見詩文雜著成帙陳篋出示不自知其遇之嗇年之頡也所居萬綠山莊既廢倣居城東之麗澤宮漸充廓構望山樓晚年詩酒自娛更號雙溝漁父

年七十有八卒著有周史續後漢書若干卷述古堂詩文集一百六卷子若孫皆以詩文世其家

崇川詩鈔小傳錢樸林仲樵附貢生少隨父兆鵬宦博陵績學工詩與弟梓林並有家寶之目時余年最少與其昆季同訂交於世燈巷今憲雲廣覆舊額猶在也後余官京師聞其決意試京兆千里相就乃負方自奮冒暑北上暴卒於淮陰舟次會面緣慳可勝悼惜所著編年詩聞不下千餘首竟散佚不傳

崇川咫聞錄錢梓林字季艮號敬莊一號琴谿通州人進士兆鵬季子也幼穎敏稍長從宦博陵受業於族伯左峯孝廉博覽羣書九熟讀通鑑綱目故其爲文包羅一切雅健雄深最爲族叔漆林檢討雲巖學士暨年伯吾漁璜民部所獎賞弱冠補博士弟子旋食餼嘉慶庚午登賢書同里徐大令鸞坡孫銓部曉塘後先延教其子甲戌赴禮部試既出闈以疾卒於旅邸年僅三十有八撤棘後始知卷出瑞安林太史培厚房力薦未售士林惜之著有十錦堂詩集十五卷四書聞見類編十八卷捫蝨叢談十二卷待梓

崇川詩鈔小傳錢文煇月溪朝璵其字也天性孝友少嗜學攻苦無間寒暑爲文雄邁踔厲名藉甚每一藝出輒膾炙人口風簷寸晷中久爲識途之老馬矣然歲科試若操券孫陽既過一顧可以空羣而省試輒暴鰓龍門屢以額溢見擯以故十上金陵詩云看盡浮雲渾欲澹徑餘枯管不能斑讀之

可勝於邑同社皆先後掇科第去乃僅於艾歲食餼且未及貢而卒士林咸惜之著有金櫻閣詩草本其孫起正持以見示爲選定若干首

孫氏

本 正五

支 正十 子禮 隆元 士望 萬仁

延 靖仁

厚 靖十 三樂 靖六

孝 正十 三畏 靖叶 汝京 萬仁

三怨 靖叶 汝翼 萬七

汝玉 萬仁

汝亮 萬仁 之康 崇三 鼎新 崇仅

之錦 萬六 澄 崇一

汝立 隆二

三省 靖十 汝念 萬十 之標 萬仅

駿聲 萬仅

三才 萬仁 汝奇 萬仅

閎奎 天四 錡 順二 冲 康仅

閎達 順六 銓 康仍 治 康仅 鳴皐 乾十 德洋 乾仁 鏜 道仁

洛 康廿 彩鳳 乾仁 兆鵬 嘉六 廷翰 道叶

慶餘 乾叶 咸 乾双 廷柱 嘉仁

韶 乾双

桂山 乾叶 淑鼇 乾双 廷幹 嘉三

漢鼇 乾廿 廷涴 道九

光炳 道叶

光煥 同三

洛孫 兆鼇 乾廿 廷元 嘉仍 銘惠 道仁 登瀛 道仅

銘恩 道九

廷光 嘉仁 銘勛 道叶 贊清 同二

銘新 道叶

廷奎 嘉仅

金鼇 嘉仁

大宗 康仅 麗正 康仅

位正 康叶 我 雍仁

荀 康仁 午 乾十

鳴玉 乾仁 占鼇 乾双 驟莊 道仁

芳 揚籍 宏 乾仅 飛熊 乾叶 繼善 嘉九 輝祖 道五

超 嘉仍 椿林 道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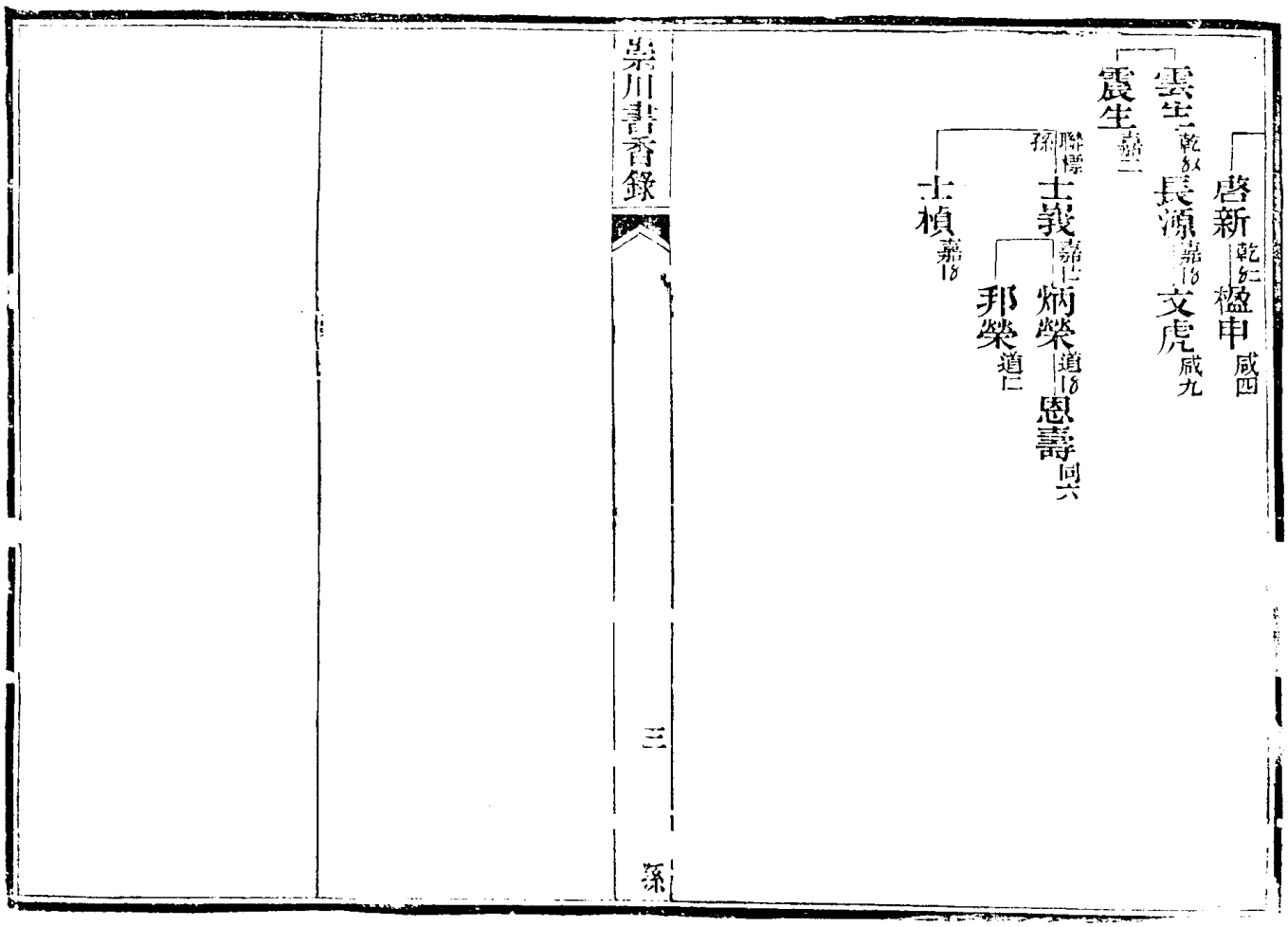
敬瑨 乾仅 俊 乾叶

寶璵 乾叶 僕 乾廿 廷琛 嘉仅

廷珪 嘉仁 紹瑜 道叶

紹晃 道仅

煒文 乾仁 玉樹 乾仁 北籍



山西通志名宦傳孫閎達江南通州人康熙十三年以進士知太原縣性簡潔食不重味政先慈恕不輕敲扑犯者至死罪感頌不輟立義學刊省身錄功過格等書梗贊興起乙卯同考鄉試拔魏學誠象樞子後以病歸行李如始至

江南通志宦蹟傳孫閎達字天士通州人康熙甲辰進士知太原縣愷悌得民兩造赴庭閎達愷切誨諭多罷訟而去以病歸士民追送百里外生平著省身錄日所爲夜必檢記魏象樞亟稱之

通州志宦跡傳孫閎達字天士康熙甲辰進士知山西太原縣愷悌慈祥潔清公慎專務以德化民凡兩造赴公庭必懇切誨諭多罷訟而歸民感之稱爲佛祖嘗分校晉闈得士魏學

誠其父象樞語人曰吾子叨鄉薦不足慶可喜者出江左大賢門下耳以病歸士民號送百里外宦橐蕭然書卷絮被而已卒祀郡之鄉賢祠及太原名宦祠

通州志孝友傳孫麗正字又昭性廉潔事繼母孝父大宗儀貲財每月朔必命四子侍出所藏金示之曰吾今月所積又增幾矣他日酌分爾等當善用之如是者二年一夕暴卒麗正與諸弟各居繼母私其第三子盡匿所蓄家人忿欲訴麗正不欲越日兩弟復理前事麗正曰父本無遺金如有之緊我獨不知耶若再言請母以不孝罪弟始息繼母德之密致五百金次日麗正設祭於父前集諸弟謂之曰我前言父無遺金者以金在我處也今可將去以百金奉母餘四分何如諸

弟相顧駭然母愈敬服母死喪葬如禮諸弟相繼早亡諸姪婚嫁事皆手完之村居三十年不入城市惟耽詩酒人擬之龔鼎孳云

星攷學册孫大宗康熙十九年入泮至三十四年麗正入泮三十七年位正入泮則位正當是麗正之弟乃弟有子我栽之孫兆蘭字穆堂乾隆三十五年入泮如其兄又昭先生之孝友理宜代有賢裔而學册無聞豈久而失其傳與

海曲拾遺續編明郡人孫三省議濬舊運河上接淮揚下連江海通吕四等七場商鹽往來稱便隆慶二年間因餘西餘中江坍墮於船戶奸計議開各場新河藉口串場立心夾帶迄今六載洩河水以引鹹潮槁禾苗而滷田畝賑鹽賣草誤

課妨煎河淡浮沙費財莫已況石港察院在焉前取水瑣風固自開河民鮮蓋藏今設又開一河以中馬塘之計工程浩大奸宄滋孰若省開新河鉅費以濬本州運鹽舊河大工與於農隙普利濟於春荒一舉而兩得矣　又舊志極稱唐家閘宜深濬運河使各鄉支河溝汊與之相平非惟水潦可洩水涸亦可引若蘆團一閘舉行鞏固洵百世之利也夫諸閘未復而十六壩之涵洞誠責成旁近田主有行誼鄉耆經理工省利速亦今日急務再城中市河宣洩潛脩火災且風氣攸鍾父老言通州近年無累世贅纓之族民貧者什九富不累千金千金不數代率罪河開之不力蓋市河爲城中血脉尤係士子通塞河濬輒第往往而應如已卯一濬則南北登選者四人丁酉再濬則是科高擢兩魁無如隨濬隨淤而夾岸市民架屋其上每議疏渝暗中輒復撓阻非今日所當亟籌者耶

華按疏濬運河市河均係目前亟務乃當事者每稽延不行卽行矣而任事不力隨濬隨淤轉瞬仍蹈故轍今讀孫公所議其有裨於郡國水利非淺鮮也茲特錄出備覽

五山耆舊前集明孫之錦字天孫諸生鄉人私謚文靜先生遺詩選刻十六卷內

阮文達公淮海英靈集孫遜菴閎達逼性學任山西大原知縣有惠政歿崇祀鄉賢祠著遜菴詩稿

一經堂詩話孫天士閎達先生致仕歸養疾城西別墅以詩

文自娛時伯兄子文尚在吳中隱於僧而不返先生往省之適西人來通貿易有以棄家雲遊傳至任所者門人魏一齊聞而賦詩云萬緣空盡況浮名去國身如一葉輕竊意竟從卯壑老何期遠逐水雲行千巖花雨遊踪杳一片孤心夜月明獨有門墻塵夢隔他年何處訪先生蓋疑其有赤松之遊也華按州志仙釋傳云　國朝方晟字雍簣俗姓孫初名閎奎字紫雯鄉賢閎達胞兄也性厭鄙時俗遂入靈巖向繼起乞正果不返行蹟備載志傳茲不贅

郡人劉石臣篋中集敘畧云孫天士先生性孝友蚤年卽有志於聖賢之學取程子四箴范氏心箴日置座右中順治辛卯副舉庚子舉人康熙甲辰進士南歸之日州守彭公士望

雅敬禮之有袖金請託者公笑謝之書其室曰寓存張子韋鹽味不懈清公晝夜香甲寅授山西太原縣令擇取古循吏傳中所載有可行者次第悉行之革弊興利不可殫述尤務以誠感民至盜賊多爲改行訟者輒相罷去已未歲除憫獄囚多有父母兄弟空獄釋歸約令三日當來及期老幼扶送爭先赴獄不少一人治原八載蔚州魏敏果公習知其清仁特疏與陸稼書先生並薦期大用之而公自少體羸至是益任積勤將引疾歸大吏弗允以爲有賢有司而聽其去恥也堅請始得行原人如失慈父母號送百餘里祀山西名宦祠以報其德公歸以詩文自娛及殁魏敏果公郵文志其墓康熙己丑　奏入通之鄉賢祠州守施公爲文祭云立身罔愧

衾影服政羣戴惠鮮羽翼全經發程朱之妙理闡明至性接濂洛之真傳先是在晉分校乙卯晉闈適得魏敏果公之子一齋先生敏果公語人曰吾子叨鄉薦不足喜喜出江左大賢門下耳命就署受學敏果公貽公書曰如吾兩人處其學術出其功名素心之交指不多屈所著有省身錄自知編性理通釋朱子通解諸書制藝多魏公評次序其卷首嗟乎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讀之者宜將何如尋繹也

崇川巽者讚語孫星岩先生　慶餘

翩彼文鴛翔集泮林人協其吉秩秩德音既和且愼檢察身心聿追先澤佛蔭宏深公曾祖遜菴公字太原民號佛祖　餘風未墜令譽咸欽

崇川巽者讚語孫林岩先生　桂山

舊德克承儒風聿紹淑質龍文英姿騷裹載籍淵源朗若春曉肆力於文思沈慮渺鄉國賢書成均師表乾隆癸卯膺鄉舉官國子監學正　卓乎方家雲中翼矯望之在前卽之已杳白雪陽春和者蓋少

崇川巽者讚語孫玉璋先生　漢鼇

妙化在胸菁華日振氣靜斯和神恬彌潤翔洽天倪韜藏芒刃縱覽名途雲高禹甸太行羊腸崎嶇險峻欲往仍迴驟難發軔公由歲貢待銓校官杜門讀書不樂仕進富貴何期榮華一瞬斂翮林間無悔無吝抵乎蹟象乃爲精進松茂竹苞此心相印

崇川咫聞錄孫兆鼇字渭綸號曉塘通州人乙卯登賢書辛酉成進士擢中書第一遷吏部文選司主政旋陞副郎辛未會試同考官分閱二百六十卷每卷必閱三次或誚之曰以

子之才尙遲滯若是荅曰否否人以三年辛苦我以一時之臆見棄之於心何安且吾等今日分校禮闈獨不思昔日冉於矮屋之苦乎同任分校者感其言悉加勵揭曉後得士十有三人皆英年續學之士由解元中式者三人一時文譽翕然歸之出闈後諸事叢集以失察書吏舞弊謫戍軍台逾年赦歸遂不復出侍奉色笑暇卽陶情詩酒主里中月旦二親相繼逝以哀毀卒年五十有八著有庾嘯樓稿

華按孫廷元字景訊號鼎菴曉塘先生長子也夙隨父宦京師應京兆試挑取謄錄未幾其父以銓部失察案謫戍軍台鼎菴從侍戍所逾年釋歸仍隨侍返里孝養備至戚族僉稱道焉杜門讀書訓子有義方道光甲午與次子銘恩同登鄉

薦甲辰成進士分發廣西郎用縣時鼎菴年近六旬矣辭不赴職旋膺三品封典榮歸里門家居十餘載累封榮祿大夫爲人恂謹老成篤友愛重交誼壯年喪偶義不再娶朝夕偕二子共處一室教養至於成立其節操有過人者迄咸豐四年甲寅夏五月次君銘恩督學皖省守城殉難鼎菴聞信哭之慟舊恙增劇越三載遂鬱悒而卒年逾七旬子二長銘惠郡廩生早逝次銘恩乙未翰林另有傳孫登瀛壬子進士由庶常改吏部主事澄瀛蔭生前後凡五代甲榜爲吾通鼎盛巨族云

華按孫廷光號謙齋曉塘先生仲子郡廩生幼承家學遜志敏求世籍簪纓而無貴介習氣植品甚端存心忠厚凡睯鄙

貧寡諸善舉畧無吝色里人稱之屢躓南闈遂絕意進取研究身心之學暇輒默坐書齋取前賢中嘉言懿行搜輯殆偏分類鈔錄終日無一妄語後數年姪蘭檢司馬既封贈三代復欲貤封其叔謙齋敬謝弗受咸豐紀元　詔舉孝廉方正衆論推薦三讓而後受之年逾七秩卒子二人銘勛銘新並食餼於庠勛早逝新援例入成均孫贊清庠生著有謙齋文稿

孫文節遺稿吳縣潘星齋曾瑩譔序云人之以節傳者不必皆以文鳴然其人既有文卽其人之節可於是乎見文不過其人之言而已而言爲心聲言之至精者爲文所以決其人之終身往往不期驗而自驗所驗者其器量其功業其福澤十不失一不獨其節然也而節之所繫視器量爲尤眞視功業爲尤重視福澤爲尤大而遠作文者流露於不自知而讀其文者則知之如我孫文節公昔嘗與同登賢書同列詞垣同直　講幄相投分者垂二十年讀公之文覺忠義之氣橫溢行間令人悚然起敬心竊異之咸豐癸丑公以兵部侍郎視學皖江太平學署甫經兵燹公團練撫綏心力交盡迨至臨難不屈悽遺奇禍大節凜然炳曜千古公眞不朽矣公之文亦不朽矣令嗣濟亭吏部梓公遺稿成索序於余余惟公摯情亮節夷險不渝固不僅以文傳而讀公之文亦可見公立身行已之大實有足以信今而傳後者嗚呼偉矣

楊述臣一經堂詩錄安徽太平府陷學使孫蘭檢銘恩侍郎

殉難詩以哭之并慰鼎庵封翁有序云蘭檢以封翁病篤請假省親奉　諭旨准其回籍因皖省軍務孔亟未便以學政關防齎交巡撫留待新任接印四月十八日土匪滋事燒燬民房數十家太平府逼近金陵城郭不完無兵無餉捐銀團練鄉勇人數不多文武官員盡皆逃散蘭檢寂然不動二十八日辰刻粵賊進城傳令大開儀門衣冠端坐署內大堂左右僅餘數人環跪哭勸暫避蘭檢巍然曰吾家世受　國恩自恨未能圖報舍生取義乃死所也汝等逃命吾不責汝祇以學政關防乃　朝廷名器不可失墜命家丁楊瑞等謹守之俟我盡義後敬呈大營言未畢賊進門蘭檢罵賊不屈賊刃傷其手捆縛上船奮力躍入江復救起隔聲益厲遂遇

害家丁范源同時殞命糸與鼎庵封翁幼同文社訂蘭譜四十餘年之久聞訃爲位哭之率成七律四章以寄哀思不計其辭之工掘也八掌文衡奉使車皖江玉尺　特恩除建言屢上宣公議運策新成賈誼書伏莽無端嘯狐鬼避風安肯效鴟鵂縱修令伯陳情表遂說歸田比二疏星使本無城守責嚴疆竟作陣亡身裹屍新息言何慘罵賊平原恨未伸不負科名眞國士能全忠孝是完人衣冠他日如歸葬應有英魂泣海濱何從十萬擁貔貅痛哭孤臣一死休與賊勢原難兩立斯人品已定千秋寰中正氣留青史堂上傷心有白頭不愧鄉賢名宦後豈徒甲第冠吾州紀羣交誼共追隨冊載叨蒙兩世知我愧魏三呼隱士君如南八是男兒故鄉歸

骨知何日邺典　褒忠會有期欲賦大招招不得拈毫聊

附楚騷辭

華按孫文節公銘恩字書常號蘭檢廷元仲子道光甲午乙未鄉會聯魁由庶常授編修供奉　內廷歷階清要咸豐三年癸丑以兵部侍郎奉　命視學皖省殉難一節初聞之未詳月日亦未識遇害何地後經院撫福濟奏稱據署太平府知府李三提稟據孫銘恩家丁楊瑞稟稱家主被賊捆縛上船身各路探訪有涇縣翟望曾於六月二十日由南京城內逃出述及家主於五月間被賊縛至南京奄然一息僞佐天侯秦日綱力勸投降家主大罵賊衆忿極於五月十五日將家主并范源一同殺害懸首南門等語續經湖北提督

欽差大臣向榮奏稱四月二十八日賊匪進城後府城居民僉稱見該學政被賊擁向金陵而去又江寧逃出難民述其所見據稱孫銘恩被擁進城後該逆極意勸降孫銘恩始而罵不絕口繼遂絕粒數日該逆見其百折不回遂并范源一同斬首挑竿示衆並標明妖頭妖价首級字樣以該逆僞憲書之日計之係五月二十四日蓋天王教無閏月與我不同故也又於閏七月初四日我師船勝仗之後忽於賊首僞燕王秦日綱船上獲得各賊渠稟奏洪逆稿本一册查五月二十四日有賊渠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三逆會奏洪逆一稿中有一條云據佐天侯陳承鎔又稟稱殿左三指揮翁煥章前經擒獲妖頭孫銘恩妖价范源二名叠加研訊該妖等供

詞語多狡飾議將孫銘恩范源二名均行斬首不留等語末有旨准二字是孫銘恩被害之地係在江寧城內其日則該逆之五月二十四日均可無疑云云確切陳奏咸豐四年九月初九日奉　硃批覽旋得　旨優卹　諭祭葬贈廕如例　予謚文節入祀　京師及安徽各府城昭忠祠其太平府任所及原籍並建立專祠後因郡人籲請崇祀通之鄉賢祠嗚呼古人云忠孝每難兩全若文節者洵兼美哉

喜年四十有五子二長登瀛壬子庶常出繼兄嗣次澄瀛蔭生未襲職卒著有文節遺稿四卷歿後其子登瀛梓行平居接物和藹任事勤慎列職垂二十載未嘗一干謁議凡生平建白條奏諸件具載稿中茲但識其大者餘不贅

海曲拾遺編孫荀字燕封號卻村郡人丙午順天舉人官吳縣教諭長子午改名寶林字遠聲號心孩邑庠生次子鳴玉庠生俱以詩鳴於時阮芸臺巡撫之

華按孫荀字燕封制藝選刻崇川人文集篋中集

華按孫聚莊字寶庭號石亭古鼇長子郡庠生夙承家學篤志攻苦游庠後益肆力於詩古文辭終日無間家貧館資僅給然操守甚固取與必慎人有以非義千者雖千金弗顧也爲人崖岸不形冲夷恬淡與人交始終以誠信相契緒物然有古君子風善詩工書法索書者恒無虛日年逾七秩卒鄉謚孝慤

星按孫飛熊字吕徵祖籍徽州自徽移通通學有公事顓多

協力投徒成就甚盛六旬外登鄉榜卒謚孝直子二長繼善游庠早逝次超戊戌進士仕曲周令孫輝祖已亥舉于鄉椿林癸卯副車

華按孫飛熊吕徵嘉慶庚午舉人沈酣經訓講習研貫靡不洞澈源流時與王浚亭徐松門金臨川諸前輩竝稱郡中耆宿生平孝友敦善講學授徒家貧僅資館穀此外凡戚友餽遺一概謝絕風格峻潔庸近罕匹年七十餘卒門人私謚孝直

華按孫輝祖字南圖號誦芬道光已亥舉人幼失怙恃祖吕徵翁教育之翁歿依外舅成蘭陔家讀書勵志暑寒罔輟工詩古文藻歲庚子入都赴試房薦未售時其叔崧甫宰豫之

曲周誦芬往憩叔署待銓校官且爲來歲應試計焉乃往來燕豫數載鬱鬱不得志遂假裝歸家貧授徒從游者衆性耿介峻峭敦氣節篤友誼不屑與庸俗伍至朋友有過輒直言規勸古道熱腸聞者多樂從之余以總角交衡宇復相距數武不時過從懽聒促膝余嘗招同成璞齋場直夫顧曉峯輩偕集素園或聯社課文或縱譚玲瓏其豪情逸興猶時形於眉睫間亡何值咸豐丙辰秋不三日其德配暨哲嗣偕逝次年秋誦芬亦逝嗟嗟宋纖無祿東野終窮世之才豐遇嗇而困屈巖谷者何可勝數獨斯人駐留患難抑塞淪亡俾同志者不復獲直諒之益悲夫著有詩文遺稿若干卷

又按輝祖道光乙酉科試入泮檢學册有同名者係嘉慶元

年丙辰歲入未詳世系

崇川詩鈔小傳孫僎元升園蓀其字也性孝友績學工詩以州試第一補弟子員頗有時譽屢薦不售賚志以歿著有春暉園集孫紹瑜咸豐辛亥舉人

星按孫僎號園蓀天性孝友事嗣父寶與本生父敬璿竭力盡誠兩堂如一英姿颯爽一日能成七藝州試冠軍入泮館穀有餘輒賙鄉親族黨雪夜袖錢暗擲貧者送藥施茶數十年不倦其教子也手抄經書舊燈熟讀而後寢翌日晨寤未興在牀背誦以爲常故有子廷琛廷珪琛增貢生赴省試未售珪由廩貢銓校官孫紹琳紹晃俱遊庠紹瑜提鄉闈

崇川詩鈔小傳孫煒文蔚原父世儀風骨清峻詩亦如之四

方名士造其廬者趾相錯每庭訓策以經史事十對其九毘陵儲先生異之時已合例入郡籍屬州大夫有校士之役儲應聘到郡乃易名入不干以私時人難之卽以是年遊庠應省試不遇同里馬植夫遇分守泰安延之課子且慫恿貢入成均適母氏嬰疾遂不就時癸年踰六旬亦得嬴疾日侍湯藥未嘗刻離自是絕意進取生平好直言不避顯要遇有嘉言懿行又津津樂道之晚年與諸名士聯詩社日事吟咏年八十有六卒鄉謚孝介著有冬榮館集若干卷

顧巢雲紫琅詩話孫蔚原煒文爲吾鄉文垵先生詰嗣七歲工詩十二歲院試詩題賦得風乎舞雩有四圍花欲語一路鳥相呼之句見賞宗工植品端嚴嗜學至耄不倦郡牧章小

河張一山兩先生重其名時造廬與賦詩談藝余記其送友人云淡烟衰草滿關河零落秋光耐老何明月又圓人又合良宵翻是異鄉多著有蔚原詩集卒後鄉人謚曰孝介

崇川詩鈔小傳孫玉樹茂庭少攻苦力學奮志遊京師不得雋誓不歸娶家有藏書祖世儀文煒文皆以詩名嘉言懿行久爲鄉里推重自束髮受書卽明溫柔敦厚之旨旣而游覽山川日與四方名士互相切磨學益進故其激昂慷慨一發之於詩以嘉慶戊午舉北闈任華陰令升同知以老病乞歸卒於家　弟啟新醒吾諸生詩本家學好吟咏至老不倦閒出新意皆自然清轉無晦澁怙懘之病著有冬榮館叔子存稿

星

按孫雲生字倬南州試冠軍入泮英偉不凡子長源字迺浦熟讀經史交尙友誼每嚴冬雨雪城隅廟角藉草偃卧者甚多爲索米於殷戶囑家人炊糜肩挑往哺夜自攜燈監行午夜不憚其勞饑者多所全活年七十五卒鄉謚長惠

華

按孫士義字奉璋號樸園郡廩生秉性誠慤敦行勤學昕夕罔倦善詩工制舉業屢赴省試不遇賫志以歿鄉謚孝恭子二人長炳榮優貢生教習俸滿以知縣用次邦榮郡庠生

李氏

- 兆麟 萬仁
  - 峻升 天四
    - 彥超 順七
      - 光斗 康十
      - 皐謨 雍二
        - 杏芳 乾双
          - 清瑞 嘉二
      - 寶圻 雍仁
        - 銓 乾收
          - 聯輝 嘉二
            - 杰 嘉十八
              - 師深 道十七
            - 照 嘉十七
              - 師沆 道十
            - 淦 嘉十
            - 煦 道廿
  - 沅 乾廿七
    - 雲 嘉仁
      - 芬 咸六
  - 貢 雍十八
    - 敘 雍十八
      - 延祥
        - 延齡 萬廿七
          - 訥 順八
            - 天爵 康收
- 玉鉉 康十
  - 玉鏞 康十
    - 湘皐 乾七 玉鏞孫
      - 寶曾 乾十
        - 廷瑾 道八
        - 廷獻 道收
  - 玉鉉 康十
    - 方曹 康廿七
      - 觀 乾二 吟 乾十
        - 輝曾 乾廿 懋清 道十
        - 燮曾 乾廿
        - 開曾 乾七
    - 彩升 寄籍廣西
      - 雰
        - 憲曾 乾廿 志 嘉十八
        - 懿曾 乾廿 琪 嘉七
          - 恩廣 咸四
    - 方龍 康廿七
      - 霨 乾隆戊午中式
        - 景曾 乾十七

- 方膺 康廿七
  - 霞 乾二 耀曾 乾收
- 維斗 康廿七
  - 毓謨 乾三
    - 天衢 乾廿七
- 黃
  - 堅 順五 康十
    - 堂 康十七
      - 必駿 乾四
        - 國經 乾十
          - 鳳鳴 嘉廿七
      - 必驥 乾七

通州志義行傳李峻升字二洋以歲貢授靈璧訓導教生徒以先行後文之學不徒廉平者稱居家以孝行聞順治九年白頭賊亂通民逃散峻升堅守父柩不去賊入其室見而異之曰爾獨不異我耶峻升曰父骨在堂雖死何避賊曰此孝子也裂衣一幅爲書三大字懸於門後羣賊見之遂不復入

通州志義行傳李黃字友之庠生昆弟五人其季庶出父命析產爲五簿黃減其一父疑其屏庶弟也問之黃跪對曰兒頗能自給以均分諸弟父大悅後弟姪家俱落黃爲經紀其婚嫁里中義事倡而行之

通州志文苑傳李堂號草亭歲貢生生而穎異弱冠卽通詩古文詞敦孝行篤友于以祖遺宅及南城借水園讓弟姪嘗言

文章事業不從五倫出均爲無本之學歲必抄書十卷歷五十載錄忠孝節義諸書積丈餘江藩鄂延爲滄浪亭教授江督尹繼修江南通志同時衡文品者咸推江北草亭先生年七十八卒著有葩經釋韻離騷箋草亭文集

通州志宦蹟傳李玉鉉字貢南康熙丙戌進士授廣東西寧縣賑饑弭盜綽有政績授戶部主事陞兵部郎中出知楚雄府由福建粮儲道遷按察司時姚州土官巨富通勢强佔民產三百四十里案歷五十餘年未斷鉉一鞫得情置以法田歸原主人服其才以老乞休卒年七十又九子方膺以生員保舉授山東樂安縣值歲饑開倉賑粥民愛戴之熟諳水利者有小清河議行世丁艱服闋補安徽潛山縣署滁州調合肥所至有賢聲年六十卒

星按李氏孝友傳家郡乘言之矣而更有夙聞諺語謂通學秀才兩個半人蓋草亭先生與陳勝可堪先生爲兩人王東山先生雙鳳半之也昔隋有天下得一人有半習鑿齒佛圖澄宋藝祖西幸得一張齊賢近時姚秋農文田先生評品國朝人物亦以李安溪寶東皐二公爲兩人而已居其半夫以天下之大而曰兩人半一人半誠難得矣矧以一學言之豈易覯者哉然而吾學三先生其書香在今已絕且有痛其無嗣者可慨也夫

星按李皐謨字拜颺世有陰善晚未得子一夕夢人折紅杏一枚贈之而生子遂命名曰杏方字曰勗卷我師也甫十八

日失怙母氏亦病有嫡姑爲邵芝臺鳳依太史之嫡母姪從姑育於邵三齡又失恃邵氏撫之敎養兼盡比長讀書游庠克自樹立言笑不苟念昔先人恒滲滲泣下星從遊十餘載見其朴誠質樸未嘗一着皂靴生二子長清瑞字輯五敏捷能文遊庠授徒並多成就邵錫湉孝廉陳長春選貢其高足也

星按李賓圻同原後裔之盛初聞由其先世扶九公漢能文好義善舉詳載州乘流澤孔長道訪其家乘則賓圻又嘗董治郡之育嬰堂歲歉捐貲給乳工其全活尤衆也抑育嬰堂倡於殷夫子茂乾順治六年入洋治戴經兼尚書始就天妃宮收養且屬袁處士滋請於金相國之俊行於吳中嚴黃門

流行於湖上此其功九甚乃李氏昌後而殷以應試客死金陵意李氏之世德猶有人所不盡知者故

附錄州志義行傳李渙字扶九邑廩生善治書史有文名屢薦秋闈未售性好義時赴省試有同舟淮安陳姓病於舟渙攜之同寓親調藥餌治之及危陳出囊中金囑以身後事既歿渙爲殯殮以書招其子至還其金扶櫬而歸揚淮之間咸稱義士家有古香堂日與里中邵潛夫范國祿諸先生詩酒流遨其中太守王宜亭聘修甲寅志力辭不赴宜亭器之子朝樞立品亦有父風

李氏家傳銓字閱衡號燕亭實圻子郡庠生勤學攻苦一日能成六七藝承父志董理育嬰堂事視晝盡善天資誠樸素

行端方授徒成就甚盛一時掇科第升成均者多出其門下里中名宿咸欽佩焉年六旬卒著有四書語類彙要强恕堂文集

李氏家傳瀚輝字登瀛號明軒郡庠生篤志嗜學性純孝父疾奉侍湯藥衣不解帶者五年失怙後日侍慈幃承歡三十餘載母九十四歲終猶哀毀備至平居植品敦善持躬謙謹親友長幼悉待以禮間有橫逆者犯而不校游庠四十餘年羣以長厚目之晚年猶好學罔勸日課兒孫於古香堂言年八十有四終遺命以名實難副不敢妄邀鄉謚子五人杰淦煦俱捷鄉闈照游庠孫師深師沆俱庠生

華按李淦字蒙泉號珊海道光癸卯舉人天性孝友夙承家學廉志罔懈自捷南闈後以親老不再赴公車家居植品敦行與物無忤教人以誠游其門者悉名噪庠序多遠到材焉年逾六旬卒其卒也鄉謚孝慤著有珊海文稿待梓

星按李沆字湘林星嫡表叔也幼孤貧資志苦讀晝夜不倦師同郡包鴻翔涵先生先生品端學邃風格嚴凝表叔從之遊師其文兼師其品焉性尤峭岸乙卯鄉闈房薦不售遂絕意進取植節耿介不趨時宜一夕痛飲而逝

又按湘林表叔兄弟四人家貧不能盡娶惟長房某婚配生四子因各分其一而嗣焉貨殖館穀之所入悉資家用一門雍睦無間言湘林居季以長房之季名雲者雲字蔭堂爲子繼書香古道如其父李拙齋主政延以訓子姪成就四五人後數

年雲生子芬亦遊庠有聲

華按學册李氏有同名雲者一李沆子嘉慶十二年游庠一字慶文康熙三十四年游庠未詳世系

五山耆舊前集明李貢字龍潭選貢生授山東同知晉知江西建昌府公餘輒登麻姑山講學作歌以詠其勤著有牧夫詩存

五山耆舊前集明李勅字養虛號太素貢子諸生遺詩選刻第十六卷

五山耆舊前集明李延祥字瑞徵號南園勅長子諸生以孫玉鉉貴 國朝贈中憲大夫福建糧儲道

五山耆舊前集明李延齡字壽玉號石鯨勅次子諸生著有

石鯨詩文集

五山耆舊今集李玉鉉字吾齋號吾溪達生長子玉鏞字存素達生三子竝郡廩生

華按李玉鉉號但山達生季子海曲拾遺載李達生字子上嘗於除夕道中拾遺金五十兩待覓金者授之而後去里隽續評云遺金歸故主有裴晉公還帶餘風蓋實錄也義行若此宜乎代有賢裔五世尚未艾云

海曲拾遺編李玉鉉貢南赴臬司任詩云竹杖扶持病鶴形明刑詔下五雲廷繡衣一著容先瘦信案將成筆又停坐月無聲憐鬼哭擁衾有夢見天青自慚折獄才原短切記欽哉勒石屏後以勗臬致仕家無私蓄俸餘所置田若干畝

悉贍族人曰吾平反獄訟未嘗不愼子孫當有興者無事遺金滿籯也

一經堂詩話載李但山玉鉉先生遺事云先生司臬未半載讞獄凡一千有奇日勤案牘夜則秉燭至漏三下每夜一童子侍奉酒一杯雞子二枚乃就寢一日有疑案未決不暇飲食時童子方齁齁睡適見黠鼠銜雞子以去佯訊童子童子食不應威之以杖童子遂應如問既而嘆曰箠楚之下何求不得但以詞聽能保獄之無冤耶益爲惻然遂決意乞骸歸歸之日家無餘積惟蓄燭跋兩箱取以示子孫曰吾無橐中裝可以貽汝輩吾每夜遇有疑獄苟能得生卽將燭跋藏之以誌吾樂汝輩善視之勿謂非滿籯金也

崇川詩鈔小傳李玉鉉貢南康熙乙酉舉於鄉丙戌成進士任中書以母老乞養歸服闋改官西寧政成推戶部主事升兵部郎去粵之日邑人爲建生祠於東皐書院雍正元年出守楚雄時姚安土司高德厚強佔民田六十年訟未釋至則持鐵面決之事遂解尋擢福建糧道升按察使每閱案至丙夜常憫然泣下凡得生者以燭跋記之閩故多盜漳州平和縣界胡家村逋逃藪也釀巨案三年首惡未得議勦力率平和令屏兵衛登山開諭村人感泣獻首惡三人置之法餘悉全活復摺奏閩中山多田少民鮮恒業故多盜若許開洋易米安南漳泉二府均獲賤糴米價平盜乃息又奏臺灣土廣人稀請弛偷渡之禁聽內地人往種植奏入俱允行自是犯

法者少後以病解任回籍閩人詣闕請留復任治一如前年七十三歲累疏乞骸骨歸歸之日行李如始至檢橐中僅得千金悉置義田以贍族人顧謂子孫曰貽汝燭跋一箱而已勿謂非滿籯金也雍正三年郡中建試院與有力焉林居八年年八十一卒著有退思錄家誡滇閩吟若干卷

華按李玉鉉卒後其門人陳兆崙太僕爲作行狀甚詳備載五山耆舊集茲不贅

崇川咫聞錄郡人黃岐亭煒爲李荆州作傳云先生原名方韓字荆州號一誠廉使公仲子也少隨父宦粵中以族祖某嘗令廣西之昭平縣家焉邑中稱曰李新戶因占籍改今名得補弟子員越明年食餼援例授桂林府學司訓桂林地介

尚綮叢箄深菁獞猺雜處文學之士闕如公下車日念府學爲前代宣成書院舊址乃請於上官修傳習堂置齋房率諸生肄業其中援郡人鄧增桐胡一泓故事爲諸生勸勉人文蔚興頓復舊規尋某大帥征苗素器公遂檄公解任參軍事於是青衿組帶之彦攀留不果圜橋門而祖餞者以百計焉迨冠平奏投府同知分發雲南時廉使公方以上考入爲部曹遂趨侍都門遠望滇南相距萬里逡巡未忍謁選會廉使公出知雲南楚雄府事迺俶裝往滇喜動顏色復得日侍左右廉使公居官清介從者不過四人途中車馬屝屨之事米鹽凌雜大率公任其勞楚雄有修城之役公方需次會城制府高公其倬乃檄公佐理躬執藁葦司畚梮與廉使公相先

後越三月而竣不愆於素既卒事積勞成疾遂於閼逢執徐之十月十九日歿於府署屬纊時惟以君恩未報親養未終爲恨云子二霽貢生雯附貢生公性練達有几案才不局局於章句之學而未得究其所施善詩兼工書畫刊編鹺翰旅櫬蒼黃遺佚殆盡僅存行役諸什西甯風土記四卷從廉使公官粵時著也未携至滇故猶藏於家岐亭文集

崇川詩鈔小傳李方龍粟田少隨父玉鉉任讀書漳州署中刻苦爲文雍正壬子歸應省試僅中副車父擬程郵示之益自勵乾隆戊午與子霽同舉於鄉時有業重鑱金之目以親老不再試禮部所爲詩僅存五言一章以孫景曾遠宦滇南多散佚

一經堂詩話李晴江方膺先生性通侻不羈又嫉俗善嫚罵人不避權要當其赴滁州任也未下車即訪醉翁亭遺址展謁歐公遺像尋命枚官延郡中文學之士相與譚歐公文章政事甚喜飲之酒酒酣輒慷慨自負西望清流關問周師破李景兵之所乃切齒皇甫暉姚鳳不絕口脫帽露頂拍手大叫不自知其爲長官也及入署亟命侍者研墨數升手畫扇贈之人一柄潑墨淋漓生氣拂拂從紙上出滁人寶之嗣是乃絕弗與通後左遷合肥令興化顧君萬鋒見公壁上所畫梅蘭松竹縱橫奇肆妙軼古法時有僻勃不平之氣乃嘆曰吾向疑才畧如公何以久抑下僚今觀公畫始知於筆墨間發露殆盡矣公大喜贈以千金往來白下與袁簡齋沈補蘿

諸先生交最密人謂之三仙令公性尤兀傲不屑事上官遂以他故落職寓居白下借園嘗遊尹宮保署中更唱迭和則又素相善也亡何有中丞某邀游莫愁湖乞其書畫公不應遂拂衣而歸

崇川詩鈔小傳李方膺晴江虬仲其字也諸生雍正初元保舉賢良方正七年隨父玉鉉入覲　召見奏對稱　旨以澹海州縣用八年補樂安令會大水民避高樹以顛方膺曰先請後賑民將爲魚昔汲黯擅發官粟在此時矣盡其倉爲粥民賴以活制府田公文鏡壯之聞於朝至今災地撫鄔一月自此始次年米貴府倉存粟二十萬石泥於例固而封之乃請糴自三月至五月米價平募民築曲隄障滋水入海書其

傭糴粟爲償又叙東郡川谷形勢阡陌曲折渟滀疏瀹之法爲小清河一書載之省志後治水者宗之調蘭山令尋署莒州牧莒地頗健訟胥吏豪狡猾相戒莫敢犯法調蘭山時總督王士俊喜言開墾丈量洶洶急如束湲不爲動所轄某馳檄督之遂力陳事之有名無實者虛報則無糧加派則民病現今無可艾殺之地不敢肺附粉飾貽地方憂語太急切士俊怒詈曰不殺李方膺法不行趣以飲章頒繫之州民惻然曰公爲百姓故獲罪請遞往視獄不得入則擔錢物自牆外投充滿爲滿朝夕嚾呶不去乾隆初元特詔罪督臣開墾之縣

令李蘭山也或睨之曰彼頎而長眼三角芒者是耶改發皖省補潛山令調合肥署滁州後以不善事太守落職居金陵項氏園自號借園主人初至滁州未見客問歐陽公手植梅花何在曰在醉翁亭遽往鋪氍毹拜花下居借園以賣畫爲活性喜歌舞岸然露圭角其磊勃不平之氣一寄於畫畫松竹蘭菊皆精而尤長於梅竹大幅三四丈蟠塞夭矯或謂爲自家寫生但微笑而已既得噎疾自借園歸醫者云此負奇氣鬱而不舒之故非藥所能平也竟以此終年六十祀莒州名宦祠樂安蘭山皆有專祠著有梅花樓詩鈔二卷

崇川咫聞錄郡人胡印渚爲李鐵垣作傳云先生諱雯字望雲鐵垣其別字也晚年自號鐵道人爲司馬一識公仲子雍正元年九月司馬公方奉檄滇中而先生卽於是歲十二月某日誕於家迨司馬公需次甫一年而卒柳車歸里丹旐載塗先生年甫髫齔值家人哭踊甚哀乃扶服抱匱以泣蓋天性然也幼讀書數行竝下最得大母姚太淑人歡一味之甘分之必先以奉母大母益異之稍長淬厲爲文一以陳人中黃陶庵爲宗且曰文章與節義相表裏言爲心聲非虛語也其他聲帨之詞雅所不喜太父廉使公方致仕家居撫之曰是兒必與吾宗謝家仁祖袁氏愍孫不之過也既冠赴試海陵崔文宗奇其文拔冠軍行是時郡中同補弟子員者楊太守世綸宋孝廉華清王明經原皆知名士累試南闈不第乾隆二十一年丙子貢入成均赴京兆試以文字就正於陳太僕勾山先生許爲可傳衣鉢無何報罷以薦卷選入謄錄館

三年可得丞倅既而念母保太宜人年開七秩決計南歸太僕固留之不可歸逾歲太宜人病篤暈水稱藥衣不解帶者彌月迨葬養哀毀柴瘠幾不欲生三年觚翰多廢每遇司馬公忌辰必齋素終日時以未見父顏爲憾嘗於司馬公墓田構樓一間顏曰思親王太守箴輿所書誌孝兄也與伯兄岑邨公爲異母兄弟極友愛庶母徐太孺人守節五十年事之如所生比卒爲服齊衰三年觀禮者尤難之厥後仍不得志於有司乃敞門課子日以服鄭之學爲條疏節解焚香一炷課詩文各一首踰限雖工不閱以是長子憲曾次子懿曾俱爲名諸生家素貧不治生産至是益落又歲歉大小百餘指弟子束脩之問不能自給歲丁未正月某日遂寢疾而卒年

六十有六著有讀雅筆記行世四書釋水春秋三傳文字異同考春秋列女傳表正說文編珠等書藏於家詩不多作有鐵道人偶吟一卷子三長憲曾郡學生次懿曾乾隆癸卯丙午嘉慶庚申三中副車以　武英殿校錄選授銅陵教諭次紹曾

舊史氏曰余與先生哲嗣漁衫同補弟子員癸卯復與漁衫為同年生親炙先生霽光最久盎然有道君子也平生篤嗜卷軸至老弗勌久困場屋不欲以他途進督課諸子忍饑誦經始終不渝其志鳴呼李氏自廉使公通籍後代有達人先生獨不得一當於考官此不可解然而漁衫方以詩古文辭雄視一世珠光劍氣必有不可埋沒者不於其身於其子孫

古志之矣三餘堂文集

崇川詩鈔小傳李霞赤中歲貢生少窶丈方膺任終日蓬跣手一經不知許事衣或半載不澣健飲噉下箸時八簋立盡精粗罔不辨及為文下筆千言持論皆洞見顛末人咸異之父卒歸北山村舍遺田二百餘畝亟售之與姻黨共緩急乃教授鄉里書其楹帖云舍官即館分貝而貧試輒冠軍學使者擬充拔萃科辭不就試晚年有句云扶杖不雕惟斷竹着衣都碎似殘雲蓋自為寫照也子耀曾

一經堂詩話李靜之霞先生為晴江刺史令子胸懷坦蕩無纖芥縈懷生長閥閱簞瓢屢空泊如也詩近堯夫擊壤集嘗謂袁簡齋太史於隨園太史出其尊人晴江先生所贈畫梅手卷命題即援筆立就有句云記得先君交兩友一子才子一梅花極為太史所稱賞同人聯五山吟社拈題得讀項羽本紀限賢字先生至首唱云百戰難逃劉季厄重瞳不識范增賢一座俱為閣筆其自嘲云扶杖不雕惟斷竹着衣都碎似殘雲真自為寫照也哲嗣紅橋先生先後俱以明經老惜哉

華按李霞赤中詩才超逸久為同輩稱賞集中有出貢五律二首云　盛世恩波及年符應出鄉亦云花結果敢謂錦成章到手功名小回頭歲月長雕零存父執相慰說書香若大鵬程路微名束一方未沿先緒盛猶望後人強志氣從雲化鬢眉對鏡傷如何不知老尚自夢黃粱九清新可誦楊逋臣

詩話未及引此故補錄之

崇川詩鈔小傳李寶曾葆堂光緒其字也與父湘皐先後食餼至鄉舉則乾隆壬子名噪膠庠久矣初任四川高令五方雜處民情刁狡下車即傳鄉老多方開導勸懲並用有改行者次任鄰令署內有鄰筒井亭覆其上朔望集諸生其中課以詩文量給膏火學使者耳其名延之校士稱得人又宰江津值歲凶開倉碾穀全活者甚衆以未經申請賠至五千餘金卒無悔後牧遂州治一如前尋乞歸行李蕭然敝衣羸蹻而已居鄉謹慤年既耄見義必赴雖盛暑不辭士林尤推重焉年七十有六卒鄉謚恭簡著有璞存詩畧

崇川咫聞錄李輝曾字孔傳號寶齋通州人歲貢生性和而

介憮然寡營與人交無涯岸然取與必愼人不能以非義干之其語接後進闡明經義口講指畫輒竟日不倦彼其齒牙餘論者咸以文名以是都人士莫不斂衽賓敬焉年七十有六以微疾卒卒之日會弔者以數百計私謚曰文介

崇川咫聞錄郡人李漁衫爲其從兄陟峯作傳云滇南古徼外西南夷地至秦始通道置吏山川窵遠犵狫雜居號稱難治余家三世宦游於此咸有政聲從兄陟峯諱景曾字候蘧祖方龍父霦乾隆戊午同榜舉人皆隱德不仕先生少爲高材生有器識受知於學使謝金圃先生拔之五百人中以貢於廷尋考取八旗教習期滿引見時容貌魁碩應對詳敏天子嘉之卽　命之大姚縣視事縣隸姚安府舊有土司高

德厚漁奪民田七千餘畝累訟不決先曾祖守楚雄日一鞫得情民之戴其德者五百餘家咸勒碑以頌遺愛故先生履任後郡人知爲先曾祖曾孫比戶俱相慶縣在宋爲大姚堡段氏曾據其地俗尙剛武先生相城之北有馬家山山勢衺業林木翳蔚爲設橫舍數楹政暇輒與諸生講授由是風氣蒸蒸日上性甚烈奸胥猾吏少舞文弄法必重責之不少貸某方伯有掾史過其邑挾婦女荒淫無度先生廉知之卽親帥隸執之於其所責三十杖以此忤方伯意乃伺其他故中傷之遂落職後貧不能歸邑之人奉先生爲右塾師得束脩之羊以度餘年年七十卒於是邑至今骸骨尙在桐鄉也嗣子松贊於四川之成都亦未回籍　扶海樓集

崇川詩鈔小傳李耀曾紅橋季潛其字也父霞教之學過目不忘經史子集若宿誦援筆爲詩文輒驚其長老祖方膺時在合肥聞之喜曰吾宦游二十年囊無餘蓄今以清白貽子孫矣年十七游庠尋食餼益肆力於詩古文辭濫觴漢魏浸淫於少陵昌黎而性與眉山爲近中年與從弟燮曾研求宋五子書日講性命之學由博返約思所以信今而傳後者雖盎無斗儲櫪無兼衣拳拳至目眵吻噪猶窮詰其根柢以是攻苦少過心血嘔盡年五十餘裁貢入成均然著作矜慎疾沒世無稱且恨且悔雙目遽失明家極貧遠近求詩文者口授數篇聊以取給而已是時雖甚顧頤終無悴容人詣之架上書偶抽一本取與僻者詢之琅琅成誦再易亦如之有才

如此而阨於天雖有心得無所闡發以爲後進楷模吁可悲也著有約園詩文集若干卷唐郡守仲冕嘗輯而序之

崇川咫聞錄郡人李漁衫爲其兄僑齋作傳云兄閎傳諱憲曾別字僑齋先府君之長子也組修績學騰踔藝苑靡不究其訓故稽其根柢所爲制舉文鎔經鑄史句鍛而月煉鴻筆麗藻往往屈其坐人乃自既冠僅得補弟子員而戰藝於棘闈輒爲有司所黜豈非天耶然志終不少挫以教以學每歲館穀所入不敷所出性又孤介寡交游不甘以貧干人人亦不敢以問遺進迨中年喪偶境益窘乃僦居於城西準提菴與一老閹黎共生活几上梵夾與儒書相差次雖半菽不飽足未嘗出門限也詩不多作興至輒聳肩終日宜其草送窮

文綬感士不遇賦不知若何憤懣矣乃接子弟行仍津津讀書掇巍科取金紫如拾地芥言訖惟長吁而已嘉慶癸亥秋九月以貧病卒年五十有奇所著有過夏錄兄亡時余猶羈滯都門越明年俶裝旋里距兄之亡一星終矣始得披總帷憑棺而哭從子志以別夏錄示余請爲家傳因畧敘顛末爲反袂拭涕而識之扶海樓集

崇川咫聞錄丹徒王柳村豫爲李漁衫作傳云李君漁衫諱懿曾江南通州人貌樸魯不事文飾讀書敏捷一目十行下經史子集稗官野乘諸子百家之書無不淹博而貫通其旨趣發爲文章思如泉湧詞若葩流殿撰胡印渚文中之豪嘗曰漁衫之才吾畏友也乾隆間兩中副榜困甚謁讀益勤苦

語予曰吾輩掇巍科躋纍仕上之致君澤民次之爲國長養人才領袖羣倫如歐陽文忠李文正王文簡沈文慤諸賢何乃屈於韋布搖尾乞憐於人耶予頗韙其言嘉慶初入都肄業國子監祭酒法時帆器之名噪輦下應順天試主司愛其才因詩類抑置副榜益困甚遂有佗傺無聊之狀或勸以考職劉文清閱其卷歎曰此才人而工於詩者置第一例得通判非其志也請改教職居無何返里以所積俸脯之資盡買異書輿而歸質衣以償輿人同輩皆笑其癡甲子歲漁衫應江甯試予視其貌頗衰與之飲興亦蕭滅予心悲其遇之困也試畢謂予曰已矣某文將復中副車奈何其辭氣益悽惻越明年春入吳謁撫軍將赴銅陵廣文任馬逸於市急避之蹶而死聞者哀之戊午歲洪北江督貴州學竣上征邪教疏放歸與予晤於白下舉小西湖文酒之會會者七十人咸屬予曰此會不得李子序不足重予以屬李子酒三巡而漁衫高誦其文如天花忽墮異香襲人座客皆驚嘆試順天御史潘箸舟謂同官曰聞通州李先生善飲飲酣而文豪遣价贈佳釀曰聊爲先生助文興時傳爲美談漁衫工詩才藻華美絕倫七言長篇具體四傑名紫琅山館集駢體文初頤園目爲陳迦陵後一人名天海樓集蓋其胸次有天空海濶之概云又嘗掇拾其鄉之名賢古蹟忠孝節烈及風俗之類歌詠之名鄉樂府種竹軒文集

郡人胡印渚宗伯亦撰漁衫先生傳載三餘堂文集並見咫聞錄

一經堂詩話丁卯正月招集一經堂作踏燈詞漁衫先生有句云欲上綠章求展夜韶光隔歲可能賒訝其言之不祥隨於是月檄赴銅陵學博任謁選之吳門遘暴疾卒於旅邸王柳村羣雅集謂馬踐而死者誤

崇川詩鈔小傳李懿曾漁衫拾珊其字也少承家學於經史子集及稗官野乘無所不窺與酣落筆才氣蘧涌纚纚數千言立就所著駢體文驚才絕艷散體瑰邁奇古詩不名一體自漢魏六朝以後合鑪而冶卓然成家其雜著如春秋疑義舉要說文韻補等書實事求是足以羽翼經傳皆其客京邸校書時所纂也以乾隆癸卯中副車甲辰恭應 召試列

二等丙午再中副車至嘉慶庚申應京兆試三中副車而憊益甚矣考職以州同用未就性不好請人日手一編惟法時帆祭酒喜飲三蕉譚藝竟日每宿詩龕與所祀陶柳五詩人相質對而已然名噪日下其九敘歌二十四章甲子歲聖駕臨幸翰林時所恭進也陳設　毓慶宮時人榮之迨校錄書成議敘改教職尋返里以所積購書數千卷而歸資不給質衣以償敝車羸馬弗恤也越二年選銅陵教諭投牒吳門未及赴任而卒年方五十有二梓有天海樓集八卷紫琅山館集四卷廣山草鄉樂府各一卷其手定也歿後子琪復刊扶海樓續集五卷詩集十四卷行世餘雜著藏於家

崇川詩鈔小傳李琪元朗歲貢生少承家學有異才尤工詞賦名偏被然歲科試輒高等而秋風銜璨屢躓場屋其憤懣不平之氣一發於詩性嗜酒酒酣耳熱嬉笑淋漓至於怒罵昌黎送窮士衡感遇文人結習自古皆然然其詩固嘖嘖人口也今觀自編幼學壯悔等集則皆晚年見道　之言矣

星按李天衢字向宸額俊維斗明經之文孫厚載毓模之哲嗣也乾隆癸卯魁南闈與胡印渣大宗伯同榜宗伯典試齊粵聘助閱卷永壺玉尺心跡雙清而傭价不盡然也有袖金舞弊者郤之料若輩必非止有一卽謝宗伯請行問之不盡言臨發囑宗伯慎用人其守志潔身類如此

五山志隱逸傳李堂字心搆少爲名諸生試輒冠軍數奇不得雋以明經老其材放情山水詩歌辭賦皆秀拔豪橫爲文陣之雄師嘗應聘修通省志所著有一草亭詩文集行世海曲拾遺續編李草廬云堂十二學舉子業里中謂躍冶之才而不馭以法致屢黜於有司及退居山中嘔心斯道上自經史下逮唐宋大家制藝諸前輩雖不能披覽無餘亦曾窺其萬一乃乾乾窮年今二十二歲矣門無三尺之童庭有七旬之父十年不遇四海無知當雞鳴燈火顧影自憐未嘗不泣數行下也

篋中集誌畧云李草亭先生弱冠博涉經史歲必抄書十卷歷五十餘年不懈學識兼長膺尹文端公聘與修江南通志一時名輩羣相推重詩古文詞著有專集時文特其一端然阨於場屋既專且久自訂文稿一帙序云予自操觚學制舉

業於時人所爲不甚寓目始而喜左穀卽以簡勁峭拔者行於文繼而喜晉書南北史卽以隽永幽淡者行於文繼而喜蒙莊卽以空靈變幻者行於文繼而喜國策史漢暨韓歐諸家卽以疎奇瀾博縱橫排宕者行於文歷一時各訂一册得文五百篇而議者謂不合主司尺度庚午被放更閱數科尋爲尋悔乃採先正程墨及近人闈墨降心取法然理必本於程朱氣必求於歐曾法度仍本先正色澤則效時賢數十年又積文五百篇進而質正於四方前輩高才退與同社諸子相商確而予亦就衰矣自視生平耗心力於此擇其稍有得者錄存什一聊以自娛荒江窮屋蠹老螢乾其有知我者乎其無知我者乎時康熙丁酉也亦可知其用力至而所得深

矣用附識其畧於此

周氏

之祜 天元 維邦 崇正 墀 康十

驥 康吐

宗勛 雍元 成桂 乾吐 煥章 嘉仁 濟楨 道二 炳樞 道光

之詒來孫 濤 乾奴 炳靄 同二

澍 嘉元 宗濂 道仁 楨 道叶

煊 嘉元 昇 嘉十二 福保 咸七

鼎 道二

銘勳 道十 源灝 同六

三畏 嘉六 鶚元 道五 維楨 道十

福熙 咸六

長泰 乾五 鳳生 道三 熙 同六

星按周宗勛號績軒壽榜翰林也　國朝恩例老生應鄉試者分別年齒多寡特賜舉人副榜以優老也而人之童試屢困者因齒長而益增之罔上行私時亦弋獲若績軒先生自雍正元年遊庠至乾隆甲午出貢在學已五十二年迨戊申庚戌鄉會聯捷　欽賜翰林檢討前後七十年健筆入闈未嘗少有虛假

崇川耆舊語周紫亭先生宗勛士首四民壽冠五福我思古人公乃耆宿綺歲耆聲暮齡推轂蟾窟香風鶴鸞海屋爰詣京華首登薦牘揚於　帝廷齒踰九六　獎命詞垣　寵光顯祿不次　恩叨非常典沐稽古之榮君子有穀

崇川詩鈔小傳周煊霽亭少有異才文名噪黌庠嘉慶辛酉

舉於鄉初上春官以疾歸再赴再以疾中道返自是不赴禮闈生平抑塞磊落之氣一發於詩以子昇貴封如其官年六十餘卒著有卧雲軒稾子三人昇進士終刑部郎中融庶吉士銘勳舉人以科第世其家云

華按周煊字麗川號霽亭松齋公懿德第三子也松齋公純心孝友樂善好施郡中文士樂與之交宣城張涵齋侍讀主講紫琅書院嘗歎爲純德君子焉先生少英敏比長博涉經史嗜學靡倦弱冠舉於鄉文名藉甚家居奉母氏以孝聞年踰强仕母違養遂絕意進取杜門讀書訓迪子姪後十數載長君蓉初次君葵圃科第接踵悉淵源於家訓雖一門貴顯而先生胸次瀟灑絕不以此介意暇輒與周丈左池包丈曉軒李少山汪雲巢輩吟詩講藝藉以自娛爲人渾樸敦古道凡問業者造其廬靡不剴切勸導里人咸樂親之年六十餘卒鄉謚文毅著有卧雲軒詩稿梓行

崇川詩鈔小傳周昇蓉初性孝友敏悟過人博聞强記書六覽能誦其十之八總角時不喜與羣兒近庭訓故嚴酷愛之亦不勤督責授之經日等書反覆繙閱不遽釋手所居通之逕南新城河邊一日日既昏家人索之不得悉其嬉戲墜水中等之內塾乃執書倚墻隅微微作背誦聲家咸異之前屆成童於周秦六朝暨唐五季以後書下及稗官野乘無不搜覽適院試童子軍詩古題爲運甓賦余偶步書肆其舅氏施彦亭謂余曰吾甥當衡案出果第一彦亭邀余往詣之呼

出金眸玉爪不凡材也是年値省試爲嘉慶戊寅余同年馮黃中出其闈墨相示同聲擊節果魁南闈迨余服闋以道光壬午成進士爲同年畏友今三十六年矣憶是年聞報先在余寓以己卯庚辰兩科鍛羽負高堂懸望之心言之輒涕泗交頤年纔二十有二耳識途老馬又當何如既而用比部晉員外郎中法檢科令能聲冠於西曹敘雪堂中作歌紀事與何豪也甫踰强仕年何壯也大器固當晚成天或老其材以待用乃復帶未入而蓉城之召起於鬢疽駸駸之遊升於蝸角廿年軟紅塵上回憶真如夢隔矣著有紅石山房詩稿其弟葵圃庶常爲梓而行之

華按周三畏字奉書號芝岑郡庠生家貧攻苦力學早逝子

鸑元字薦廷三齡失怙育於外家賴節母教之成立植品勤學游庠有聲爲人渾厚謙謹與物無競授徒塾中嘗以館資賙給戚族之困乏者登薦南闈不售年逾四旬卒鄉謚孝恭子維楨福熙俱遊庠

海岱拾遺文苑續編周長泰號綺村明忠臣周晟後天資英敏才偉學博弱冠由優廩生中丙午鄉試副榜第一甲辰召試　欽賜彩緞二端著小正月令異同儀禮滙證春柳湖莊詩集碑書翰有法

崇川詩鈔小傳周長泰綺村字寶階篤行砥礪少以名諸生迎鑾獻賦有聲旋儲才桂林第一任含山學博其爲詩深厚婉至窮極綺麗要皆根忠孝而道性情固才人之能事與世

道人心尤有裨益信可傳也茲就春柳湖莊集中爲選定若干首

吳氏

- 應元 靖二 紘 萬曆
  - 偉 萬以 常鼎 崇九 道敏 順治 棟 康三
  - 應元孫 常晉 天二 道醇 順十一 養浩 康臨
  - 道樸 順八
  - 道吉 順二 一源 康哲
  - 友漢 泉叶
- 偉 乾叶 司直 乾以 法南 道八
- 延禧 崇三
- 延祉 順五 鍾瑞 康江 御掄 康哲 世幹 雍九
- 御掞 康六 倬 乾四 之佳 乾臨
- 御揚 雍九
- 延禕 順五
- 延仁 康江 敦潤 康哲 芝 雍六

通州志義行傳吳棟字雲築康熙戊寅拔貢以孝友聞閭里授生徒經史之學素篤氣誼嚴取予邑中有冒考者餽之金不受與同學凌眉力攻之因黜兩生矜受吏嚴刑逼供挾仇阻考棟與眉終不屈幾斃命學校公憤泣訴於遂甯張學使始雪乃復矜後考貢學使者特拔棟勞之曰吾以三木壯汝豈僅以七藝拔汝耶閭學至今稱述之凌眉字眉山邑庠生亦醅毅士

州志按棟事孀母極孝母素患目棟朝夕以舌舐之棟被刑母哀號數日目遂失明及棟歸母泣謂曰兒雖歸脛折矣棟跪牀側忍痛作超躍狀以示無恙母且驚且喜捫其足曰兒故無恙耶目頓開然則棟非特義士抑孝子也

華按吳棟雲築今崇祀忠孝祠遺詩選刻五山耆舊集

崇川咫聞錄吳偉字石嵓通州人諸生以詩鳴自立崖岸不寄人籬下與同里蔣霽山齊名時稱吳蔣爲人孤峭亦相似嘗與同社讌集作荷花詩刻香一寸成七絕百首俱極新艷人以擬崔黃葉袁白燕云年曾及壯而歿著有畫雨樓詩集二十四卷

華按吳石嵓偉一作述曾爲維甯之孫亦臨之猶子乾隆二十六年游庠檢學册有同名偉者字幼白應元次子前萬歷四十四年游庠未詳行蹟

崇川咫聞錄吳司直字志韓號質卷通州人廩膳生夙負異才讀書不爲俗學作文根柢深厚具陶卷卧子之魄力尤肆力於詩古文辭能入古人堂奧見賞於沈雲椒胡豫堂兩學使歲科試連拔第一以金馬玉堂期之乃年甫及壯遽赴玉樓上林咸惜之

華按吳御掖異望性孝友夙承家學篤志不懈與昆季御掄御掖篝燈一室互相劘切竝聲噪庠序時有三珠之目惜屢躓南闈賫志以歿制藝選刻崇川大文集篋中集

鄭氏

國僑 乾壬 任閭 乾七 文軒 乾壬

文輅 乾壬

汝磬 乾壬

遐齡 乾壬

海曲拾遺編鄭國僑字東里通州人廩膳生美丰儀秀髯試輒高等血性真摯奉親孝年未三旬連遭親喪經數日鬚髮皆白晚年居東郭書帶草堂吟嘯自得值先人忌辰則變服危坐齋舍有憂色戶銘云一日閒飯賑如何算過五更後主翁可也醒來自少至老無忝所生督學劉巡撫莊遞舉優貢不就子閒磐齡俱遊庠一載崇川咫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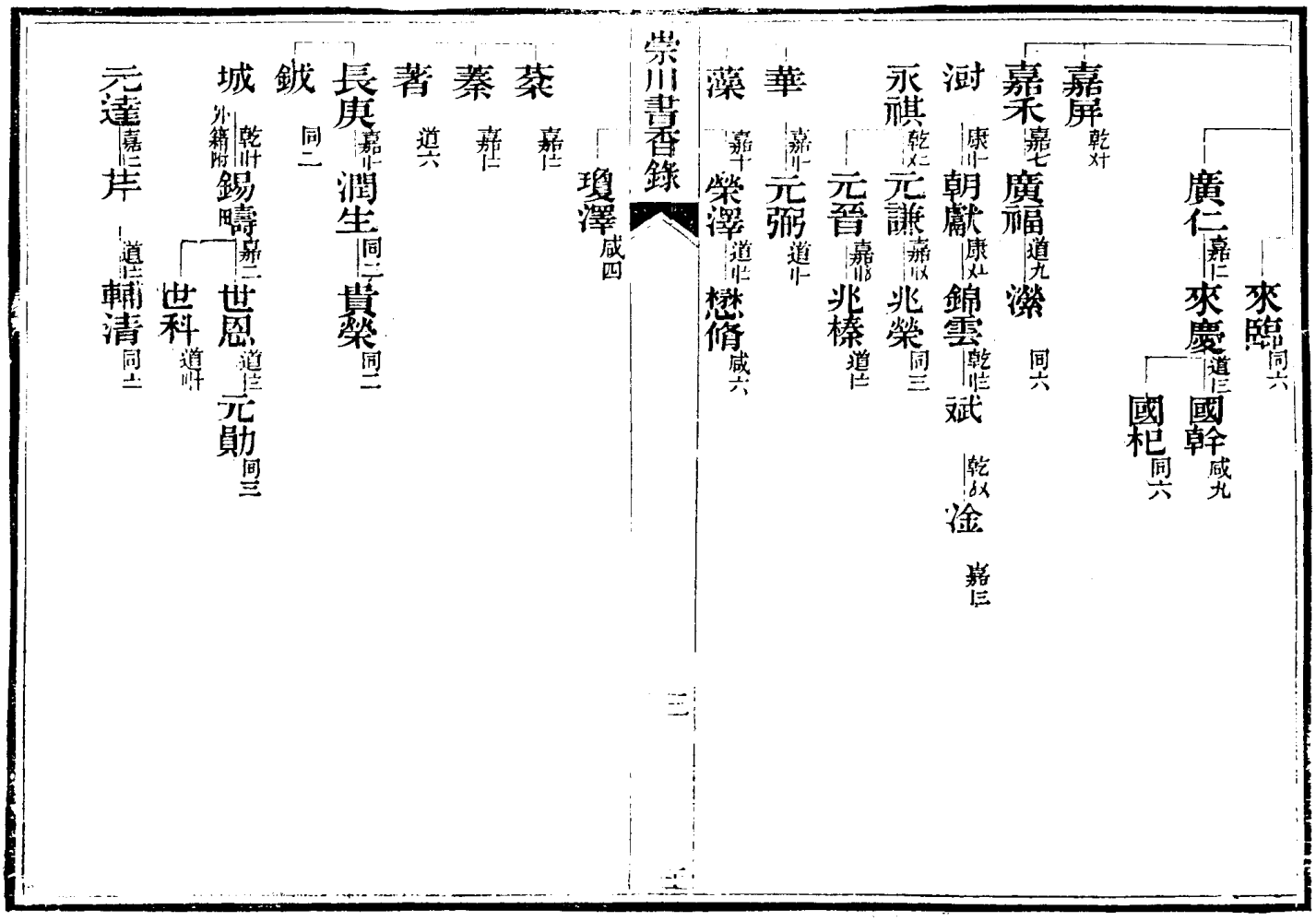
華按鄭國僑字東里性敏嗜學試輒前茅試藝出都人士嘖嘖傳誦家居事親孝守身謹迄雙親遐養後恒戀戀有憂色赴省試不遇杜門讀書不慕榮利善詩工書歿後郡人綜核孝行上其事於州守題請入祀郡之忠孝祠遺文選刻崇川人文集

又按鄭文軒斗樞字星車任閭仲子國僑次孫也少磊落有奇氣好讀書不求人知弱冠游庠見賞於胡豫堂宗工贈金以修舉業歸置田數畝贍給戚族無力喪葬之家其處貧不私如此與弟文輅友愛甚篤館東皐湯氏三膺房薦未售遂棄舉業與東皐諸名士聯吟社不數載而歿配洪氏如邑洪大濤次女性聰穎曠達工吟咏有冰蠙女史詩稿梓行一門大小盡知筆墨子鈞力學早逝斗樞之無傳人可慨也夫

王氏

世奇 萬壬
生泰 順三
致和 康四
繼誠 康壬
世奇 姪
生正 順七
雙鳳 康戊
試育 康申
輅 康庚
廷相 康庚
廷梅 乾十
膏 乾壬
聳 乾申
雄 嘉仁
仲衡 嘉九
廣業 道申
榮清 嘉三
珂 康壬
可近 萬申
兆陞 崇十
名臣 康十
可進 萬十
明曾 崇九
位思 康十
家祚 康元
憲章 康戊
廷選 雍二
家瑞 順十
復祐 康戊
燮 康戊
兆魁 雍十
鴻士 乾戊
學詩 嘉元
步曾 道二
兆發 雍九
承恩 姪
來聘 康三
酬譽 乾七
程 乾壬
酬謨 乾二
倣通 天元
原籍 海門 松齡
倣維 萬戊
孫喬 崇十
擢尹 康戊
孫邵 順五
擢亮 康戊
秉文 康申

擢秀 康三
式訓 乾申
遇 乾申
倣曾 萬戊
孫章 順十
擢超 康戊
楹 康壬
擢陞 康申
畯 康壬
毓楨 萬庚
覲光 天四
綦隆 崇二
綦肇 崇戊
綦大 崇戊
綦發 順五
奎光 天七
毓祥 萬壬
孫繩 天六
孫蘭 崇九
梅齡 萬九
毓寅 萬申
孫震 崇八
特簡 順庚
宏紳 康申
兆鯉 雍七
原 乾十
以任 康壬
楠齡 萬三
毓科 萬申
奇遇 崇庚
建極 順三
維晉 順三
維城 康三
維則 康戊
德言 雍六
夢雷 乾庚
夢霖 乾申
嘉禮 乾丈
廣蔭 嘉九
來崇 道庚
來春 道申



通州志孝友傳王可近字太玉諸生性篤孝居親喪哀毀踰禮矢口不言人過有負氣相加者每怡然不校宛平人周應祿挈妻孥投親屬於邦上不遇流落至通負店家子母錢鬻妻于大姓而行泣於途近側然出貲爲贖更資其歸他如埋枯放生賑糜濟渴日約同志力行善事孜孜如一日子兆陞另有傳

舊志云太原瑯琊號爲鼎族通之出於湖北提刑者其最著也永樂中若信若甯父子掇魏科而萬歷已酉以來代以科名顯然考其家乘近固好義長者其王父亦鄉里推爲善人父文煥三舉鄉飲大賓淸德絕俗語云積善餘慶豈虛語哉

通州志宦蹟傳王可進字不盈萬歷已酉舉人神宇簡重性尤

敦素晚受一官涖長壽務爲寬恤時獻賊寇蜀中憲檄捕奸民倡白蓮教者張皇其勢勾連千餘家進錄其首黨數人召至堂下屠牛啖之釋不問反側始安以不樂仕棄官歸邑人負戴送者沿江不絕家居儉約如諸生室廬僅避風雨而已

通州志宦蹟傳王兆陞字仙佩順治丁酉舉人投福建臺灣縣深澤及民智勇過人時有神君之頌行取渡海颶風大作幾覆舟陞檢在任治蹟畧記朗誦片刻風遂息補兵部職方主事以病歸

通州志義行傳王特簡字殿詔邑諸生父孫喬靈壁縣教諭篤氣誼嘗於中途遇兄弟爭牛者問其值解囊與之鄰里問姓氏里居弗之告人稱其義特簡克承父訓持躬秉禮父卒於

任所閭閻數百里外獨扶櫬歸初聘張氏值于歸時女目失明女翁請辭昏時簡曰夫婦人倫之大吾忍棄瞽妻耶卒親迎伉儷如常昆季十一人特簡居長出繼三房其事嗣母竭力孝養終身如一日康熙中邑大荒屢賑米穀以濟饑民事聞巡撫給善行不怠四字旌之壽九十六歲終

通州志文苑傳王珂字佩鳴邑庠生少食餼苦志力學於經史子集靡不流覽得弱症夜誦弗出聲每夕必漏下三四始就榻兄雙鳳字東山佚事見前以讀書嘔血亡人或勸其少間珂曰不信讀書能傷命耶志益篤一日喘發而卒人皆悼惜之邑人李堂爲之定其文集

通州志宦蹟傳王松齡字君茂原籍海門攻苦一經聲騰國學

考授學西理問平反多功攝篆象郡撫鎮土司猺獞丕變政績既成遂乞歸生平外峻內和與物無忤趋營求好利濟事兩繼母以孝聞雙異母弟如同胞七舉鄉飲大賓年八十四卒以子倣通貴贈刑部郎中

王氏宗譜政朗公家傳公諱生正貢偉器敦氣節以母嫡老不仕歷守悉器重之內翰楊公額其堂曰經世宏才非虛譽也家故貧九歲失怙負郭不及百畝晚乃千頃然非其好語子姓曰丈夫當彊志樹立奮身科第徒涸貨利卽田連阡陌不名吾家子也生平孝弟忠信郡無間言事詳亦步公行畧內

崇川賢者讚語王政朗生正先生蘭室青箱傳世永久學有淵源根柢深厚由歲進士爲鄉祭酒授業析疑娓娓善誘經師人師無出其右令望孔昭齊瞻山斗先世締姻折衷聽受于高王母爲公之長女高王父塾課制藝屢折衷公門沐其德音芳徽裕後

王氏宗譜東山公傳公諱雙鳳字東山性嗜學讀書常經旬不寐惡城市擾攘因搆軍山別墅積書其中每元日祀先人慶父母畢卽赴齋肄業終歲不一歸就傅時質魯鈍恒七日始熟一藝後乃過目成誦才名遂冠一時是時白琅會業皆當代名宿公文必壓卷人咸以大器期之然公初不自足攻苦日益力以疾蚤卒著有白琅文集行世

海曲拾遺編王輅字亦步號素巷通州人弱冠食餼與兄東山弟佩鳴齊名時有三珠之目鄉評尤重其篤行家居善視

寡嫂及弟婦撫諸姪不屑屑爲析薪計性孤峻而品端正惡族有擠陷之者幾搆成大案卒不能害隨時任卹不以家中落諉晚歲挨貢隸名銓部或勸其以貲入官得捷徑笑却之

士林倚重垂四十年一載崇川咫聞錄

王氏宗譜亦步公傳公諱輅字亦步號素巷政朗公仲子也昆季同以文名當時有三珠樹之號公生而穎異就傅後所交皆當世知名士弱冠遊庠食餼賢且多才蚤佐家政碩德懿行蓋自少而已彰人耳目焉政朗公嫉惡素嚴從姪有孫文晉性險戾陰賊見輒蹙額曰敗吾家者必是子也屢誡姪病懲之政朗公歿晉遂搆大案譸張相陷幸公孝友孚於門閭仁義著於里閈故宗族鄉黨及文武庠聯名相保以訟寃

者近千人晉乃卒不能害然公之家因是中落矣事甫定公
撫諸姪益篤毫不與較家雖落其行誼不稍衰賑人之窮急
人之難疏遠屬及戚友待舉火者甚衆邑中養老育嬰建試
院繕學宮諸務或捐義田或倡義助暮年有拮据出之者矣
生平不矜好施而見義勇爲人輒傾心丰儀峻整言笑不借
而禮下賢豪接引後進惟恐不及及卒家無餘蓄州人哭者
皆失聲後學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王氏宗譜大受公傳公諱廷梅號容軒性質直不喜繁華制
義宗仰成弘諸公教子則嚴立課規寒夏無間生平無飾言
飾貌與人交至誠惻怛掃盡一切世故周旋之術時稱爲義
皇上人云

崇川黌耆讚語王教臣 脊 先生歷歷白榆星輝我里我里俊
厨橫舍颺起公篤躬脩孝友性始陔南采蘭山北樹杞攷義
摛詞夙徵長技懷璧無售不鬻於市焉用文爲曰吾老矣肯
酒百壺炮鱉膾鯉同輩聯歡式燕且喜藹然可風謙謙君子
華按王脊字毅臣廷梅子廩貢生少承庭訓篤學力行數十
年無倦容爲人樸直温厚睦親信友不輕然諾與人交必傾
肺腑里人咸推重之年逾八秩卒
里雋續評王省齋兆陞倚馬數千言如貫珠綴錦昔人云飛
書馳檄用枚皐言其敏也高文典册用相如言其工也省軒
殆兼擅其長
一經堂詩話王仙佩兆陞 先生順治丁酉舉於鄉是科江南
貢士有中蜚語者一榜盡停會試戊戌三月十三日
世祖皇帝御殿親加覆試第一場表一論三五言排律一十
五日第二場四書義三經義二十八日第三場策一序辨雜
文二以擺牙喇監之二十一日禮部引見 乾清宮聽唱名
王兆陞上上卷第三將以前列卷盡予及第乃 諸問
之次有以鄉音對者 聖意不懌僅 賜首名武
進吳珂鳴殿試而罷己亥初夏再行覆試第一場賦一論一
第二場四書義四第三場序說解雜文三禮部引見 瀛臺
聽唱名兆陞復上上卷第五名 御試卷選入磚花集
張玉書曰兆陞兩試荷 先皇帝特達之知獨深
聽政之暇屢舉其姓名詢問近臣以不即成進士爲憾乃

辛丑以後復八上春官卒不獲一遇任塾曰是秋舉行會試
凡兩經前列之士拔居鼎甲者二人餘盡投庶常而兆陞獨
不與臚傳 先皇帝再三詢問江南王兆陞在京否儀
部以南回對 臨軒太息者久之人無不重爲兆陞惜
然 恩遇隆重蚤邀 天語褒奬兆陞宜何如感
激也
五山耆舊今集王兆陞字仙佩號省齋順治丁酉舉人任臺
灣令行取入補職方主事著有五雲軒詩集
華按王鴻士字龍溪郡庠生祖燮父兆魁皆以績學植品重
於時鴻士夙承家學篤志罔懈性和易謙謹爲文蒼深古秀
非復耳目近玩遊庠後屢躓南闈賚志以沒子學詩字馭機

弱冠食餼於庠天資英特見事明達凡郡中有善舉規畫精詳措置妥善性尤灑落不羈嘗於月夜叩鄰園獨坐石上徘徊吟嘯自若望之者疑爲神仙中人也晚年與朋輩聯吟社陶情詩酒一洗拘迂之習年逾六旬卒

華按王程字學頤酬磬長子勵志勤學時折衷於舅氏澹竺伯祖之門講習研究往來恒無虛晷比長游庠食餼有聲家貧授徒初在郡西城外後館於場邑某家十數載講學論文矩規整飭學者稱之爲人和平謙遜與朋友交始終樸誠無欺晚年家居境日窘恬淡自守不趨榮利嘉慶巳巳貢入成均年近八旬卒無嗣以次房子德源爲嗣余弱齡恒親承其緒論其母余祖姑也少從母傢居舅氏宅之前舍爰誌其畧於此

一經堂詩話王君茂 松齡 先生以諸生應例官廣西理問公餘性好吟咏著巴齋集十四卷余從江君璘度處獲觀其全集刻意摹擬未免效顰夷旦擇其自出機杼者錄存之

華按五山耆舊集王松齡字君茂號巴齋州志傳作伯茂

崇川詩鈔小傳王倣通龍門塞庵其號也明天啟甲子舉於鄉崇禎庚辰親試下第貢士賜進士授比部主政時黃太史道周抗疏論楊相國嗣昌奪情楊中以他事激上怒成勇自南臺救之上并下之理時宵人進主使之說欲以危長洲文相國震孟龍門治是獄謂綱常名教三尺童子皆知何用主使卒從輕擬會上意稍解謫補知事後以虔州李官入爲比部郎尋棄官歸隱海門之西島定鼎初交章不起康熙十三年州大夫延修志書仍范本也年九十有六卒著有且園雜錄詠武陵遊秋香園等集

五山耆舊集王綦隆字公戩順治丙戌舉人授推官未仕著有槐堂剩稿二卷

一經堂詩話王綦隆先生賦性坦易淡情仕宦徜徉詩酒不修邊幅雅好倚聲深於言情歌樓酒肆遊踪所至輒有吟咏

五山耆舊集王奇遇字闇依諸生著有聞思精舍詩集

詩觀後評王奇遇聞思集借物寫懷風旨固自遒宕

一經堂詩話王闇依 奇遇 集詩品在陶謝之間

崇川贊者讚語王殿詔先生 特簡 尚齒引年虞庠殷序古典遴承儒抱義處吉人楊輝世繼令緒努力春華何間寒暑流光擲梭髮白如許德竝齒優遐福錫孑行樂及時顧瞻得所我儀型之士林翹楚文藝末也抑贅誰語

崇川贊者讚語王保衡先生 嘉屏 胸次高曠言論瑰奇天葩雲錦絡繹文辭採香桂窟展足京師燕臺累載駒隙寢馳豪筆殿館銓階何時高山流水不遇鍾期倦游乃返鶴髮銀髭聯懽朋輩賭酒彈棋偶爾心契老至不疲德容道貌尹昔仰之

華按王嘉屏字保衡號伊廬嘉慶甲子副榜在京二十餘載屢試京兆不遇北闈挑取謄錄歷充四庫館謄錄武英殿校錄議敘外用歲久未經銓補晚年旋里家居貧約詩酒

自娛爲人渾樸敦古道里中無少長皆樂親之年八旬外卒著有求是齋文稿二卷待梓後以姪文慎公貴贈光祿大夫

崇川詩鈔小傳王廣蔭愛堂先世自秦郵遷通富甲一郡代有隱德以義行聞曾祖滌非公官廣州府多惠政遺愛在民越數載以母老乞養歸珠媚園其奉輿之所也後支派蕃衍耗財用無節家中落至尚書生而家益貧父嘉禮名諸生入塾時授以毛詩讀至夙夜匪懈句語其父曰兒他日爲官不當如是耶後父久幕遊於外母獨力持家課之讀暇則舉往事及先人懿行格言委曲開諭以故生平無一刻薄語天性孝友定省時窺父母有不豫色則屏息以侍色解乃退否則

長跽請命之起乃起衣食嘗不繼未嘗露愁苦狀授生徒所得脩脯悉以供甘旨已與妻若子粗糲一盂不令父母見也約束兩弟督課若嚴師爲諸生時見學宮荒蕪倡爲灑掃社宮牆煥然一新至今行之道光六年丙戌辦理設局分養流民十五年間請查開壩舊址從新修造事蔵皆不自居功以嘉慶癸酉舉于鄉道光癸未甲午二名進士授編修歷充山西辛卯正考官乙未會試同考官庚子順天鄉試同考官兩次大考二等四次教習庶吉士兩次京察等歷任司業洗馬侍講侍讀右庶子侍講學士侍讀學士署祭酒升詹事內閣學士工部侍郎順天學政漢教習閱卷武殿試讀卷綏遠城查辦事件署倉場侍郎賞紫禁城騎馬署戶部侍郎試差閱卷升左都御史己酉順天鄉試副考官咸豐元年擢工部尚書充講官是年十月前往　盛京恭送　聖容供奉鳳凰樓禮成回京途次感受風寒溼熱下注遂不起十二月遺疏奏入　上心軫惜有人品端正學問優長之論一賜祭葬如例謚文慎子來泰服闋後以郎中候補所著集益齋全稿皆從涵養而得溫雅如道家常回憶對牀風雨朝夕切劘編簡飄零老成凋謝求其務爲根柢名實相副如蘐堂者眞不愧風雅中人乃自中外相睽黃壤異路音容謦欬邈若山河軒楹非舊嘉植猶存安得起吾友而一質之每一念及未嘗不潸然涕下也噫

華按王文慎公生平行蹟備載　國史本傳茲不贅述今崇

祀郡之鄉賢祠

海曲拾遺文苑編王永祺字翼甫號蘐菱旦山姪郡廩生性孝友天資秀頴試冠軍沈雲椒司農有國士之目居選拔期丁內艱尋卒士林惜之

華按王永祺翼甫幼慧讀書過目成誦年十七游庠二十一歲食餼試輒前茅性孝友家貧館族人立吾　嘉禮　封翁家塾中時從遊者衆稻村　嘉禾　封翁暨大司空文慎公昆季咸出門下講學極有條理循循善誘後進多樂親之惜名才不遇年甫及壯而卒學使沈雲椒先生尤悼惜之制藝選刻江蘇試牘崇川人文集賦刻崇川賦抄初集子元謙元晉俱游庠有聲

崇川賦抄小傳王香海城先生字成之晚年自號香海郡守寅齋先生仲子也寅齋先生以名翰林改官州牧涖吾邑有惠政郡人感之香海幼隨父任讀書長贅於海門鄉成氏遂留通居焉籍於校應京兆試乾隆辛卯登賢書戊戌成進士歷官監察御史倫倫不阿遇事敢言一時有鐵面冰心之目解組後寄情詩酒每醉後放歌淋漓酣暢豪氣直逼太白著有退思室存稿

華拔王城字香海前州守海甯師曰公子乾隆二十年乙亥科試入通籍檢學册前明崇正十三年庚辰有同名城者世系未詳

馮氏

國偉 崇正 京捷 照レ

京撰 康正 本球 康ニ 霖 乾五 春榮 乾ル

鶴 乾ヒ 福豫 嘉ニ

京撰 康ル 兆熊 康ヒ

兆齊 康ム

際虞 雍ニ 池 乾ヒ

京撰孫 夢桂 雍ニ 壎

夢桂孫 生蘭 乾ル 大本 嘉九 德威 道六 運開 同六

大丙 嘉ニ

生薰 乾双

生發 乾ム

大成 嘉ル

夢龍 雍六 洞 乾ル 遇庚 乾ム 肇勳 嘉ニ

湘 乾ヒ 采 嘉ニ

夢龍孫 夔友 乾ヒ 令義 嘉二 震祥 道ニ

頡賢 嘉ニ

夢龍孫 廷紳 乾ヒ 集成 道二

秉鈞 嘉ル 純佑 咸七

盎 康ム 必達 雍八 珩 寄籍宛平乾隆壬午科中順天榜

長瀚 康幼 悅 雍九 傚琦 乾吐 瑛 道二 瀚清 道吐
補清 道收
寅 乾吐 雲鵬 乾双 燧 嘉三
雲鴻 乾仁 淇 道庚 棣昌 咸七
雲鵷 嘉二 清泰 道六

通州志文苑傳馮士馴字長馭邑廩生性魯而好學甚勤經史子集凡架上所有皆載之腹笥客有問遺事者手指書籤內第幾頁觀之百不失一人皆服其博雅姪盎字晬然邑廩生通五經每夜靜坐閉目默誦一本輪以爲常三十年無虛夕爲文根深實茂邑之治經者咸爲門下士

通州志文苑傳馮京撰字杏閘歲貢生性誠樸不欺幽獨知名士多出其門有皖江集行世年九十一弟京撰字異修邑庠生直方好義值歲饑刺史寢不報京撰痛陳民瘼遂邀蠲賑他若置義田贍貧乏州士多義之性至孝事父國偉能以色養與弟京撰自相師友一門內雍雍怡怡同臻大耋京撰子本球明經孫霖乾隆庚午舉於鄉

州新志稿文苑傳馮夢桂字嘯園歲貢生性迂而行正雅好汲古手錄書可等身著賴有編十六卷多識里中文獻壽七十三卒

州新志稿文苑傳馮傚琦字雲奏號東川廩貢生早失怙恃事叔父昱武甚謹嘗侍疾二十餘晝夜凡事必躬親之性質慤寡交游座中皆列先賢格言以自勗好博覽於通鑑尤詳悉卒之前日謂其子瑛曰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也及卒年七十有九鄉謚文淳

華按馮京撰號浣江歲貢弟京撰字異修諸生遺詩並刻崇川耆舊集

崇川咫聞錄馮夔友字竹林號東圃通州人廩貢生司訓山

陽與諸生講說必博求古人有用之言恢廣其學識每日至移晷猶娓娓不勌時李侍郎宗昉尚爲諸生決其達到月課特拔第一時人以爲知言念父沂篤老乞養歸旋卒年五十有八著有東圃書義待梓舊雨唱酬集五山耆舊集娶孫氏郡增貢生煒文女孝養備至晨羞夕膳能得堂上歡心十餘年如一日喪葬大事盡禮戚黨咸重之長子雲慶字伯偉天姿英敏績學蚤逝仲子令義字郗策附貢生季子頴賢字星聚號希齋廩貢生工詩詞亦以攻苦蚤逝著有虛白山房詩集

馮氏族譜甘浦公家傳諱霖字東采號甘浦納卷公長子也少好學英異不羣乾隆庚申游庠旋食餼庚午科領鄉薦揀選知縣借補沛縣教諭課士之暇留心吏治後由本班補安徽英山縣知縣撫字之餘加以教養邑人稱之上憲加其能擢六安直隸州同知統英霍二縣正已率屬刺史倚重焉公天性孝友赴任後迎太翁就養官署不可既而親送孫婦至沛完婚居半載將南歸公强留之又不可乃謀乞終養而恒產盡讓諸弟每年以所入之俸奉親初封翁未赴沛之先公嘗因郡試登雲龍山頂望狼峯號泣左右皆爲掩淚乃繪望雲圖題詠者不一錢南溟進士爲之序焉子三人孫四人曾孫十一人

贊曰嘗聞聖人言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誠以忠孝兩全古人難之公之秉鐸徐州豈不欲供甘旨奉晨昏而太翁思鄉情切乃爲乞養之謀厥後理治劇邑統轄方州亦可謂顯榮其親矣孰謂其不能兼全哉

馮氏族譜鳴玉公家傳諱珩字鳴玉晬然公之孫而維楨公子也晬然公事蹟前譜載之詳矣維楨公受知於州守李公從之入部公因寄籍順天大宛平縣乾隆十八年癸酉入泮二十七年壬午科領北闈鄉薦四十七年在吏部呈請改歸本籍考取八旗教習期滿議敘嘉慶元年 部銓廣西灌陽知縣灌陽古零陵邑灌水南流入於湖水名勝地也公下車後悉本仁心爲治勤撫字緩催科廣教育百姓蒸蒸向化因地多瘴氣水土不習未及期年尋卒於官身後囊橐蕭然數千里外孤子扶櫬而歸聞者惜之娶劉氏子三人孫三人曾

孫四人

贊曰北宋自晬然公以上徙身修行代不乏人至鳴玉公登科釋褐出宰百里凡所以慰先靈者當不徒烹鮮小效矣迺達官蟹方未期身殞未克展其抱負良足嘅耳

馮氏族譜郡人沈飴原岐爲馮頤齋作傳云諱生蘭字黃中號頤齋蕭巷公長子也少從王斧屏先生遊年二十二與族人倫書同游庠鄉試十四次至嘉慶丙子領鄉薦名噪一時屢困公車未售癸未揀選知縣潛心經學壯志不衰晚年好易以爲說易者或偏於象數或涉於虛無乃綜漢唐宋明諸儒之說擇善而從時出新意期於發明聖經名曰周易遵聖旨解共八卷而爲之敘又有五經統會十二卷三禮攷十卷

留核堂箴言二卷觀察篇一卷藏於家其訓子也時述祖宗之遺範其處世也悉遵忠厚之家風生平惟恐名過其實遺命不用鄉諡匾額云生於乾隆庚辰七月十二日卒於道光癸巳七月二十六日壽七十有四子三人竝知名孫四人

二弟生蕙字嘉穀號芭芳道光辛巳歲貢狷介自持遂於理學韓文戴記尤所精研平時讀文以大家爲法故文品之高潔同輩僉稱道焉　三弟生發字堯增號霽嵐郡庠生積學嗜古嘉慶癸酉鄉試未售發憤卒時論惜之

贊曰昔漢馮子明以學春秋起家平莎車賜爵關內侯厥後君卿通詩子產通易聖卿通春秋叔平通尚書而君卿聖卿相繼爲西河上郡太守吏民有大小馮君之稱然其時猶各

習一經蓋兼通者勘也公生於千百年後乃能兼通五經昆季三人名噪一時說者以河東三鳳比之他日躋之儒林傳中無媿詞矣

馮氏族譜郡人胡印渚長隣爲馮僉亭公作傳云公諱夢龍字漢旬原名遂之號僉亭虛菴公之孫而騰萬公次子也性穎異受業於李丈他山暨外祖崔丈怡軒皆決其指日空羣雍正六年戊申鄧學憲科試入泮試藝載崇川人文集乙卯丙辰間讀書程隘齋先生館中較藝論文每至參橫斗轉矻矻不少休自雍正己酉至乾隆甲寅七試棘闈不得志慨然棄去有時興酣落筆動合法程每訓子姪舉先儒大家文指示如新脫口焉精神素健摒擋家務必以身親然狷潔不問

外間事嘗語諸子曰事之以易而得者恒未可久吾以勤苦貽汝輩矣居恒崇儉約至遇大事未嘗少恡惜騰萬公早逝母汪孺人守節撫孤事之孝養備至乾隆辛亥詳請旌獎建坊公渡江往來置辦石片身自督役費省工堅延師課子及會文月課皆從豐腆三子洞五赴省試公皆親往舟車旅寓先事籌畫令得專意讀書至己卯獲雋悉公之教也先世虛菴公以下竝好施崔孺人亦然公善承母志乾隆三十一年丙子州境大饑陳君瑤賓倡賑公與同志行本隅賑本隅之法經畫秩然三門效之其他放生埋骼諸懿行尤多三十五年庚寅子洞赴懷遠校官任公偕往閒共懷邑諸耆長聯七老詩會酌酒彈碁往來荊塗兩山間如少壯時逾歲歸乾

隆壬辰恭逢　覃恩封如其官配王氏封孺人是年適屆七秩壽辰親明咸集懽讌累日次年染嘔逆症延至六月遂不起距生於康熙癸未享壽七十一歲子男七人女二人孫十一人長孫之松遊庠公猶及見之後以孫元吉在官晉贈奉直大夫生平敦孝弟與兄孝源公友誼尤篤自懷遠次里命友人繪墐麓圖作兩人對奕狀如虛菴公故事里人至今艷稱之

贊曰太史公稱萬石君積功勞爲大中大夫恭謹無與比四子皆以馴行孝至官至二千石諸孫爲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亦云盛矣然其初皆以孝謹聞於郡國至宋而有馮萬石之稱公之持躬端謹處世冲和其有萬石君之風乎厥後子

孫鑿昌翼翼若若方之於古何多讓焉

馮氏族譜郡人徐樹人宗幹爲馮挹園公作傳云公諱洞字見滄號挹園係亭公第三子也公昆弟六人係亭公庭訓嚴肅一人有過則並責之公先意承志友于兄弟誘掖獎勸皆得親歡自幼敦行勤學昕夕罔怠乾隆己巳補弟子員二十四年己卯科舊鄉舉第十六名典試者裘叔度錢柏人兩先生日爲江左名宿時禮闈有中正榜取貢士之限於額者補中書學正公於己丑科得列名焉嘗謂儒生釋褐有日當以經術爲治術一行作吏此事遂廢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士爲四民之首有心世道者其必自教士始乎初任懷遠訓導再任金壇教諭取古人經義治事法集諸生徒而摩厲之兩邑

士習文風蒸蒸日上蓋植品立行以身教故從之也輕課最后士等當膺民社之寄公以當事所舉不無濫竽其間者恬退潔身淡泊明志而 聖明在上未可以泉石老也將觀政於 朝焉前後凡九上公車不售嘉慶三年援例授內閣中書閱五載書訓迪子弟耄而忘倦鄉里戚族賙卹無不至又以州之科名未盛因習舉業者多寒畯旅貲無出乃與長兄晴川倡捐資腴地若干畝爲鄉會試經費立條規以垂久遠士林至今受其賜生於雍正九年九月初一日卒於嘉慶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八子二長皐友例貢生次遇庚附貢生恪守先訓以義行著於鄉孫六人並受業於先大夫之門幹自總車侍講淮與諸伯仲同硯席至二十一歲

先大夫捐館始離羣索居今三十餘年矣公長孫彥明屬述祖德以示來茲竊憶曩者公嘗居余家玉虹樓舊宅幹童蒙時瞻仰杖履其貌厚氣充言規行矩迄今猶思見之夫高山景行聞而知之不如見而知之也幹於嘉慶己卯獲鄉薦距公榜已週甲矣老成典型心嚮往之不揣謬贅謹志崖畧付彥明入家乘藏諸宗祠以待上之史官

贊曰淵哉馮君沈毅端厚經術羅胸絲綸在手捧檄出仕振鐸平阿鱣堂立教黌序興歌樂育旣成言歸梓里指困稚賢發棠頌美上承祖訓下啓後昆食德思報飲水知源

馮氏族譜默齋公家傳諱湘字溯濛號默齋係亭公第八子也少聰慧讀書强識英異不羣游庠後屢赴秋闈不售遂援

例入成均爲人孝友性成事父母曲意承志每得懽心處昆季間有讓無爭生平敦行好善每恥獨爲君子郡中凡有義舉無不協力樂從時與社友顧聲山周楨巷王北溪及族姪賓谷諸君聯爲文詩之會卽偶爾奕隱手談亦笑言不苟識者謂度量之宏達焉歲終賙卹貧士尤爲周至若有以文房應用之物求售者卽非急需亦必重予之值而受之其居心存厚類如此享年六十六歲子二長采文庠生次楹太學生並能讀書敦善克承先志以不墜家聲云郡人馬映辰譔 今節錄

馮氏族譜沇亭公家傳諱廷紳字濟川號沇亭封翁北園公之次子也幼聰慧係亭公稱其骨相非凡比長勤學勵志博涉經史乾隆甲寅補弟子員銳意進取與族中知名士如

齋嘉穀堯階芝圃諸君聯爲文社每月三次課文而弁洲集軒亦與焉爲文高超挺拔矯健不羣同輩每嘖嘖稱賞奈六赴棘闈屢薦不售旋以家務冗煩貢入成均爲人慈明簡重孝友嫻睦濟人之急扶人之危而不自以爲功生平崇交誼寡言笑重然諾鄉里稱爲長者其懿行嘉言備載家乘行述中子三長麟太學生次集成郡庠生三秉鈞廩膳生孫四人曾孫六人

馮氏族譜郡人王蓼堂廣蔭爲馮賓谷公作傳云先生諱寀字建東號賓谷江蘇通州人漢大樹將軍後也祖畏凡公父述林公皆以孝友見重鄉里傳載州乘先生幼而英敏弱冠受知學使李鶴峯先生補弟子員淹貫六經博覽百家詩宗杜陵書法二王邑中子弟師事之多所成就長子雲鵬增貢次子雲鴻由進士得縣令先生誨之曰爲令無他道在得民心士心而已能得民心士心則余心亦慰雲鴻謹受教任滋陽時先生嘗一就養踰歲卽歸里仍與邑中子弟講求學業嘉慶癸酉年屆七十有三猶應秋賦試竣　欽賜副舉人而是時先生長孫燨亦中選拔卽貽書雲鴻必以教人材爲首務雲鴻亦感識不敢忘家居種菊手自灌溉庭前黃梅一株百餘年物相對若知己性不愛酒而愛淵明爲人故又自號晚圃云

贊曰自古風不競士習多浮薄詩書厭鄉里罔以對親師式子孫者衆矣先生廉介勵行淡泊明心不干謁以求榮不越

鶩以徇利獨其留意文教嘉惠士子始終不倦此其可風者也吾聞雲鴻之宰山左也修復東魯膠西珠山靈山昌平各書院樂育英才所至有效謂非本庭訓而然乎方先生謁曲阜林廟仰宮墻之巍峩撫楷柏之古茂喟然嘆思竟日忘返夙願已慰束裝遂歸雲鴻苦留之不可得嗚呼若先生者洵不愧聖人之徒歟

崇川詩鈔小傳馮雲鵬字九扶號晏海增貢生少工篆隸嗜金石文字長而彌篤游季弟雲鵷滋陽任所地介曲阜泰山任城亢父爲古金樂石淵藪憑弔遺墟網羅寖廣遂繪圖並坿以欵識多所釐正凡三十餘萬言勒爲金石索十二卷洵歐趙諸家後一鉅觀也其自序以足跡未踰孟門越汧瀧歷山未克竟其志云生平囊無餘蓄愛骨董不惜重貲晚年自山左歸三椽老屋古翠黝然病中猶賞玩不釋手所書武王銘大小篆各體俱備有石刻著有掃紅亭詩集紅雪詞九十餘卷亦手書付諸梓本傳亦載青蓮閣集

馮氏族譜弁洲公傳先生諱雲鵬字于逵號弁洲賓谷封翁之仲子也少稟耿介之資讀書窮理一遵庭訓比長應童子試輒蹶因研究經訓專心時藝逾年郡守魏公州試拔冠軍行遂補弟子員嘉慶丁卯房薦未售次年食餼至道光癸巳以明經膺歲貢此先生遭遇之大畧也先生少依膝下一言

一動必以規矩經營家政罔不稟命而行逮事祖父獻昭公習聞曾祖畏凡公之孝友故重嚴侍下竝得其懽心迨入贅西關朝來夕往寒暑無間至遷居城內不惜重貲購宅以便定省其事親之孝如此長兄晏海博學多聞意有所欲竭力從之季弟集軒尚幼提攜至於成立及兩人遊宦於外先生獨任家務未嘗以勞勤推諉癸巳以後十餘年封翁暨伯兄及姪先後捐館季弟由滋陽宰讀禮家居引疾不出殫心纂述暇卽就先生笑語盤桓殆無虛日其昆季之友愛如此若其應事接物內健外順而剛直之概百折不撓鄉黨中凡有爭辨之事力持公議輒以美名讓人而不自以爲功至於自奉之薄則食無兼味一裘一葛雖敝不更而親友過從備物

又極豐腆他如愛物力重生命惜米如珠惜字如金非義之來雖萬鎰千鍾不足以動念而意氣相投卽貧賤之賤亦可捧袂入室促膝談心其性情之和夷胸次之灑落又如此其餘如奕雖小數而奕秋無以加命之理微而子平莫能及又精於六壬遁甲諸書是皆先生之餘技不足爲先生重攷其設帳授徒初在家塾繼在外舍高足弟子輩聲譽序者不一而足其因材善誨有足多者生於乾隆三十二年六月三十日卒於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九日享年八十歲其殁也鄉人謚曰文靜子一淇庠生孫二棣昌德昌

贊曰史家有獨行傳謂其特立獨行不諧於俗也然一心孤往矯世則有餘輔世則不足先生孝友之行高潔之操初未嘗絕人逃世而聞其風者可以廉頑立懦豈僅獨行君子之比乎易名之典獲邀美謚固其宜矣道光丙午仲春郡人周左池謹　令節錄

星按馮氏人文甲吾郡　國初迄今遊庠者百數十其提南宮則嘉慶辛酉集軒雲鶚與其族叔紫屏元錫太史始之也太史公生而穎異未冠登賢書留　幾十年始成進士揣摩功深涉歷宏富後以侍御卒官未竟其用也集軒先生亦生而穎異學根性好文類天成乃不備詞臣而任邑令歷宰山左東阿曲阜攝膠州事多掣肘先生不以地介繁疲爲憂而以居近聖人爲喜謁林展忱入廟觀禮雖簞瓢之二屯之上夷然不屑也解組歸閉戶著書一塵不染間應鉅公之聘主講席修山左兗州府誌乘始終一好學焉爾享年七十九終

鄉謚文定

華按馮燨字炳乾一字子明號南垞幼聰穎過人比長游庠食餼由嘉慶癸酉選貢迄乙酉丙戌聯捷鄉會易如拾芥迨出宰甘肅清水案無留牘獄無冤民復捐廉繕城垣濬城濠周迴數里百姓得免於水患不數年調任碾伯清釐庶政專務德化至於修建書院增給生徒膏火一如在清水時士論宗之時郡守許公觀察唐公保薦循卓詳請制憲富公方以超擢賢員爲念而積勞成疾加以軍需賠累日夜焦思未及一月卒於任所士庶聞者泣下設位奠哭者數日噫溯昔道光乙未春余游京邸南垞以中表戚日夕過從時供職中翰內廷行走暇輒賦詩作畫其瀟灑超逸之致迥出塵表乃

一轉盼間人琴俱亡曷勝惋惜綜其行蹟古所謂處爲純儒出爲純臣者先生洵無愧色哉著有碾伯縣志稿味根書屋集待梓（郡人王敦原謚傳載族譜中）

陳氏

堯（正十大科靖邑）遇——汝樸

遜

運

（萬曆）汝楨（萬卅）世祥（崇八）

世奇（順七）悉

康辰 維均（康廿）

維培（雍七）景英（乾卅）

堪（康廿）榮祖（乾二）

汝杰（順五）世景（康元）必安（康廿）維執（雍七）

維垣（雍六 原名）岱秀（乾廿）

嵩秀（乾十）

世申（康辰）必宣（康廿）

遂

（萬卅）汝相（萬三）世偉（崇十）

大科 世基（順七 合孫）恕

康廿 紹堂（康卅）

紹湘（寄籍廣西天河縣）

世禮（順二）

大科孫 汝楫（天四）

汝棟（崇二）世泰（順十）怡

康辰 紹琴（康廿）

紹馨（乾二）

完（靖六）

（萬廿）大震（靖十）

大壯 靖州
- 遂 萬曆戊午 鐿會 崇二 涵 順二
  - 泗 順二
- 巡 萬曆三 銘會 萬廿
  - 鍾會 天四
- 迹 萬對 鑑會 天四
- 大益 靖州三 逢 萬仁 錝會 天二

龍 順仁 旭 康戊 蕙香 雍七

鼎 順仁
- 政 康仁 衍 康仁 宮桂 康戊
- 兆祥 乾嘉之際 鵬 嘉元 儀 道二

通州志名賢傳陳堯字敬甫嘉靖乙未進士觀政工部時議立獻皇廟於大內世世勿遷部尚書以試堯堯謂禮緣情而制於法所謂勿遷者德祖也太祖成祖而三也獻皇帝之世次則孝宗也其廟宜以孝宗祧則亦祧而藏諸夾室侯大祫則並出之時尚書弗能用然心是其言是歲授都水司官三載進營繕郎視工內殿工竣賜金出知台州治狀爲浙東第一調南安轉長蘆運長遷廣西參政越二載按察貴州時三殿災所采木倚其地兵民力不能勝堯爲更蚤之議以紓之藩使用苛法采丹砂貢都御史議開永甯銀池堯皆力持不可遷雲南右轄移廣西左使尋拜副都御史撫四川滇大蠻鳳繼祖跳之建昌滇撫檄堯擒之堯曰建昌去滇一水而兵不渡將嫁禍也急之則窮獸且挺緩之一夫力耳繼祖覘得堯無他意束身來歸於是進少司空總理河道蠲淮徐之河負三萬金旋召爲少司寇未代而景恭王自楚返葬輜重千艘漕艘復入之黃河徙道百二十里堯甚憂之選校探刁陽湖得故漕道舟自潰口入轉而達胡陵亾所亡失代至即移疾歸不允轉左少而請益力乃許卽家調理堯少失岵依母邵轉徙嶺外度不可偕留婦朱供養至是念邵益老日侍左右如嬰兒慕焉當事大臣剡薦無虛日堯堅不出家居時有治河副使與巡鹽御史至兩人皆門下士一無所關說第爲副使言通夫役寬之於是活數百人命爲御史言通有鹽舍而領真州鹽不便任之歲減民數百千緡歿之日有司聞於朝

賜葬祀通之鄉賢祠

舊志王世貞曰當嘉靖中政府方急私而司寇不以私請竟能完其用以顯治其末政府方急才而司寇以才進竟能完其志以歸何也賢者固非人所可測者國家用司寇所至爲縣官節財用牧養小民興起士節卽古所稱賢能臣何間焉第其所區展者堇堇在西南邊徼而鴻碩之猷無以昭灼當代君子謂其所際非時云

通州志孝友傳陳完字名甫穎敏絕人以詩經中魁因母老五不赴春官終養後哀毀幾不勝絕意仕進宗黨力勸之乃受都察院都事但一拜章服而已弟寇性謹厚絕迹公門鄉評重之以子大壯貴封中書舍人進刑部員外郎壽九十四

通州志名賢傳陳大科字思進隆慶辛巳進士生三歲始語五六歲終日危坐如成人十歲輒以奇文驚其塾師司李河南以父憂起補紹興有神明之稱召爲給事中時江北按臺攝學政非制大科請并隸江南汜光湖時溢爲民害特疏築堤民免魚腹又酌外官三年給繇之典以精考覈嘗督慈甯宮工有成畧進銀幣工者疏參駁之謂寇之一字無人臣禮中外肅然會大旱上弭災六事一祇事兩宮二慎選婚三召見輔臣四免汰藩臬五蠲織造之務六釋因公犯科之罪皆侃侃持大體已而主試河南稽覈精嚴選裁公慎用久次黍通政歷冏卿進光祿陞太常時朝溝久輟掌科李獻可等十八人皆以言事譴大科復上書爭之大璫馮保以罪罔任南京新房差家人上書乞赦還鄉大科論其懷奸窺探發刑部提問罰充孝陵衛淨軍尋以右副都御史撫廣西適田州土官告變大科討平之疏善後七策大要以弛征撤戍柔懷新附爲本隨拜少司馬兼中丞總督兩廣又值岑溪五山等山獞嘯聚授計左江諸道刻日告功而安南國王黎惟潭莫茂洽等兵又起大科請于朝爲市立恩信以術籠駕招徠之久之二姓皆請降納代身金人謝罪論功晉秩都御史賜金幣大科推功諸將諸將亦以此懷之有游擊彭信古者豪千金爲壽大科怒劾遣之言者顧反誣峨大科六疏乞骸以後杜門讀書覃思著述其後言者敗朝廷將特召重任之會卒不果詔賜祭葬贈兵部尚書

通州志宦蹟傳陳大壯字思立少以孝友聞嘉靖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陞刑部郎讞獄精明持正不阿雖權閹大僚均不得干以私出爲敘州知府古犍爲郡也所屬邑與九絲蠻接壤蠻阿大阿狗等剽攻六縣刼孕婦梟嬰兒慘不可言壯涖任撫循彫敝一切與民休息於是從兩臺上疏請勦命都御史曾省吾太師劉顯郭成勦之而以督餉命壯適積雨阻攻蠻恃峻死守會九日雨益甚壯偵知蠻故重賽賽必醉乃促顯衆乘夜晦攀懸絕而上危堞斬關直入蠻宮蠻皆醉殺蠻遂無遺者巢穴立空拓地五百餘里設墩堡編里甲以爲善後計捷聞晉參藩政踰年調山東乞歸養時二親年幾九十壯事之如孺子居家酷謹足跡不至公庭

通州志宦蹟傳陳大益字思受以歲薦爲南和令以清白建祠祀之

通州志文苑傳陳世祥字善百號散木康熙己卯舉人祖運溫恭仁厚初以諸生入雍不出仕或勸之曰吾家有千里駒何用自羈紲爲蓋指世祥也世祥篤行能文與王西樵王阮亭杜茶村冒巢民善每有詩歌隔千百里郵寄無虛日授保定府新安令旋乞歸徜徉山水間著有半豹吟敝帚集紀元備考故園集

通州志文苑傳陳世景字仙庚號所軒拔貢生以孝友稱授安東教諭課生徒以庸行興起文教士風丕變以疾卒於官諸生環柩痛哭三日弗退著有司寇文正續集

司寇棓岡公其先祖著者列布之十卷燕游楚游皐上詩集行世先是世景父宏裔邑郡生也十歲能不攻五經子史泰漢唐宋書無不窮其閫奧入國學文名震京師歸著蒼雨詩集四卷河南冀北書稿二卷時謂世景能不墜其先業

通州志義行傳陳政字敏存邑庠生有幹濟才念州邑里民首防破家之苦立爲均差之議齋宿明倫堂三載涕泣辭家有不成不歸之誓州守感其誠信詳請上憲定爲公抬名色於百里內額徵銀六十兩貯庫以辦公費民皆便之時值康熙庚午科鄉試子衍舉孝廉合郡稱爲作善之報

五山志歸隱傳明陳堯字敬甫號梧岡別號醒翁弱冠舉于鄉四上公車不售遂從呂文簡柟遊爲身心之學嘉靖乙未成進士累官至左少司寇移疾歸性孝友日夕依母邵膝與諸季及羣從九篤愛嘗爲門士兩御史言通夫役當寬領鹽未便活數十百人命歲減民數百千緡邑人頌之內外歷任數十載宦轍所經若浙若粵若黔若蜀所在民尸祝之家居後當事大臣剡薦無虛歲皆深隱不起每陟狼山吟眺竟日忘返手持一卷至老不廢著述甚富載見州乘子太科字思進登隆慶辛未第出爲司李累遷至少司馬兼中丞總督兩廣天子才之常賜金幣六上疏乞骸骨歸從子大壯字思立登嘉靖壬戌第官山東左參以親老乞養歸宅心醞謹遇事有謀嘗勦蠻以神明稱其在刑曹精明正直雖勛戚權閹不敢干以私兩公皆能以豐功偉績繼其家聲父子伯姪後先

彪炳時稱三陳

里隽遺評陳敬甫堯驅五丁入蜀爲蔬苑開山大觀樓諸篇家藏元貝戶守靈珠無忝鉅公之筆

山茨社詩品陳梧岡堯司寇詩本盛唐風力稍競正如建牙開府刁斗嚴明但恐盛氣大震

海曲拾遺編明陳堯字敬甫髫年工屬文通州守高鵬得其經生業異之由此補博士弟子員廩上庠弱冠舉於鄉四困公車文益工從侍郎呂柟遊成進士隸事工部投都水調知安南府當嶺南孔道香藥犀象之類譏稅者不市其貨素不好飲人稱爲醒翁配歐陽永叔亦自號以寓意也歷官工部左侍郎總理河道得代移疾歸性孝友節餘俸置負郭田數

頃既念仲冠叔完俱孺悉畀之冠子大壯進士官員外郎完亦舉於鄉給從弟元母錢數百緡歲收息給之年老惟乎持一卷時治河副使梁巡鹽御史張俱出門下賴此寬通州之苦役減領鹽之民數全活數十百人命殁聞於朝賜祭葬祀學宮子大科復爲中丞有父風生平政績俱載郡志中不贅

五山耆舊集明陳堯字敬甫號梧岡嘉靖乙未進士累官刑部左侍郎賜祭葬祀鄉賢祠著有史衡六卷西巡錄一卷虛舟子二卷尊聖錄一卷貴陽行紀一卷大觀樓漫錄一卷東園日錄二十卷梧岡正續集十卷

五山耆舊集明陳完字名甫號海沙嘉靖丙子舉人官都察院都事著有辭場合璧十卷皆春園集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皆春園集四卷明陳完撰爲完所自編其詩多恬適敷暢而不見性情較黃省曾五岳山人集格調相似而才力尚不能逮也

一經堂詩話陳名甫完都事抱伯道之痛以弟蒲塘冠公第四子大乾爲嗣享年八十有一蒲塘公讀書不求仕進終身布衣壽九十四大壯爲公次子官大參封公如其官相傳大參通籍後公開九秩筵州守某踵門請謁公不出往返至數四終不肯束帶見之其介性如此詩不傳陳公事五山小史僅載其斷句云白鷗閒似我黃菊淡於人瀟灑自適之趣亦可窺見一斑矣

華按崇川詩鈔明陳完小傳載完壽九十有四云誤此完弟冠非完也

里儁遺評陳思進大科古文詩用大中丞節制頂踵自立實推乃公撒漫遺珠何不配楊成都血食公曾刻楊升菴集

五山耆舊前集明陳大科字思進號如岡隆慶辛未進士官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贈兵部尚書賜祭葬國朝康熙五十三年祀廣西九府各州縣名宦祠著有粹白裘六卷文集奏疏四十卷

山茨社詩品陳如岡大科司馬古文巨手詩非所長里儁遺評陳思靜大震春秋馬金錢買笑證家回首禪栖是空是色觀青陽館律却遜六女散花來

州乘資陳大震生于貴族而絕篤謙恭志在不朽雅善談論

故有嵇阮之風

五山耆舊前集明陳大震字思靜一字幼方號瀾石諸生著有禪棲集一卷嘉平集一卷貴陽館集二卷行世

一經堂詩話陳瀾石大震先生性高曠髫年就外傅見經生家言輒叱去不肯竟業肆意流覽凡諸子百家無不淹通以故工于詩賦旁及楷隸兼精經弟如岡竹坪兩公掇高第官顯要先生足跡不至其居晚年卜築城之西隅自號西郭園灌夫時沈嘉則王百穀輩探奇琅五輒來訪先生相與彈棋賦詩飲酒擊缶不復知人世間榮辱事蓋古之石隱流也

五山耆舊前集明陳大壯字思立號竹坪嘉靖壬戌進士累官山東左參政著有薇省日錄唐詩和音集

山次社詩品陳思立大壯參政詩天矯雄健不可方物
州乘資陳大益字思受由歲選爲壽光令有善政以清白稱
民爲立祠祀之尋改南和令與民無擾訟簡刑措其清白如
故也時有廉訪私人至縣公自以氷蘗之操可幸無過罔加
意焉坐是罷歸怡情詩酒不與世事年八十有九猶手不釋
卷燈下能書細楷著有宜春閣集步武七子不失軌度
五山耆舊前集明陳過字于巷號九如大科長子諸生述字
于彭號周南大科次子諸生官南京戶部郎中運字于樞號
弗如大科季子增貢生考授光祿寺丞遺詩並選刻第十六
卷
五山小史陳于樞運光祿性沉默不苟言笑雖私居燕處必

正襟危坐蓋古之獧者也
海曲拾遺編陳運字于樞大司馬季子爲人仁厚溫恭無疾
言遽色世席貴盛出入如韋布不愧太邱家風以諸生入國
學不仕孫世祥讀書過目不忘及舉於鄉運亦待次授光祿
署丞年既耄與族人昆弟結耆年之會終日正襟危坐當時
以古人目之
陳氏家傳述字順竹端重簡靜家居笑言不苟見者莫不肅
然起敬讀書必窮源竟委凡有疑義搜求考訂必期洞明奧
窔而後止不屑作世俗章句學也好詩古文詞殫精竭慮終
日閉戶有手纂淮南子管子昭明文選詩書

五山耆舊前集明陳汝禮字松巖過次子諸生官中書舍人
著有松巖詩存
五山小史陳松巖汝禮中翰素情恬淡授官不就修葺醒園
嘯詠其中每逢良辰美景邀四方知名士爲文酒之會對客
彈毫洋洋千言頃刻立就人咸服其敏且工
五山耆舊前集明陳汝棟字上卿過季子諸生遺詩選刻第
十六卷
陳氏家傳汝杰字萬持性剛介樂施予交友有急不待請而
力爲措置借物與人後不復索中年境日蹙甘貧樂道淡然
無求索居吟咏終其身無戚容每夜坐篝燈烹茶展卷率以
爲常著有吶巷詩草二卷梓行
五山志歸隱傳陳世祥字善伯頴悟過人有捷才讀書數行
並下下筆爲文千言不竭明崇禎己卯舉于鄉宰新安性高
傲不屑折腰權貴投劾歸更號散木托其足於五山間日以
詩古文辭自娛所著含影集刻十六名家詞內行世
崇川詩鈔小傳陳世祥散木性狷介不爲苟容託興于詩詞
雅好遊名山水之所在淹留至忘歲月不問家人生產著有
楚雲章句半豹吟徵帚集紀元備考蔬園集蠡餘種瑤草等
集行世兼工倚聲與迦陵檢討有江左二陳之目摘錄以見
一斑客中將發云行路徒嗟歸與難賦去此何之憶窗櫺側
畔梅花已雪欄干左右楊柳堪絲數幅烟霞滿牀書卷魂夢
安排在幾時還自笑總閒拋好月空負新詩如今喚醒相思
切莫向燈前唱舊詞儘冷雪一肩寶刀尺尺煖雲千里美酒

屐屐竹杖攜將芒鞋踏遍山水風流十萬貲春遊飽再茅檐故國坐老於斯調寄沁園春餘不備錄

陳氏家傳世奇字淡亭生而聰穎幼善屬文童試冠軍後屢試優等才高氣壯有亢宗之志惜未展所抱而卒其從弟世傳字中駿少賦異才十七歲游庠即博習羣書行厨腹笥不知授自何人詢自何時信乎生有夙慧非關學力也乃芹香甫掇遽赴玉樓惜哉

安東縣志仕蹟傳陳世景字所軒通州人由拔貢康熙五十二年任教諭立心平恕訓誨有方待諸生如一體法言巽語不減家人父子而耿介廉隅不隨俗俛仰泊任五年卒於官署

里傳續評陳所軒世景善解親憂傾囊如脫橅屭詩詞風華掩映克紹善百汝杰先生之傳

五山耆舊集陳世景字仙庚號所軒選貢生官安東教諭著有德音堂唱和集燕遊楚遊皐上詩草露香園詩餘行世

按州志文苑傳稱陳世景父宏裔攻五經子史秦漢唐宋書無不窮其困奧云云今閱一經堂詩話陳宏裔爲蒲塘冠公裔孫籍學宮聲譽日起著蒼雨集四卷卓卓可傳惟志稱先生子世景誤世景乃汝杰萬持子也據此則後之修州乘者亟宜改正

附錄崇川詩鈔小傳陳宏裔蒼雨諸生外遇而中介讀書自周秦以下舉力窮其闡奧先是家中落母夫人督課嚴口授章句夜則篝燈機軋軋相向有義媪陳老矣手浙紈助之媪強幹多力負米數百里外饔飧稍稍給既就外傅業大進每同舍生會文日將暝媪提燭立簷下客笑而譁曰陳家女蒼頭來耶游國學名震京師申酉之際襆被歸里日與吳髯君李倚人凌伯子輩結詩社唱和身經喪亂抑塞磊落之氣以和平出之不愧雅人深致著有蒼雨集四卷河南冀北書稿二卷

陳氏家傳世申字北窗氣宇端凝心志肫篤每值郡中義舉善謀慮勤規畫毅然直任必底於告成而後止生平不競聲華不求聞達惟篤志孝友潛心經史孜孜終日畧無倦容士類咸推重焉中年構一小亭於宅後坐卧其間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每當樹木交蔭時鳥變聲邀集同人小憩莫不歡笑淋漓形諸歌咏夏月偃息此亭遇涼風驟至謂何異羲皇上人因自號北窗散人以寓其志著有北窗閒草集喪祭正風編

陳氏家傳悫字木巷歲貢生性孝友簡重敦樸事親喪葬一稟於禮當從姪輩析產時資財一無所取惟抱木主遷居及姪中落復以自置田產代償宿逋藷粥自供晏如也里族義之下帷課讀至耄弗衰著有見性錄文苑菁華集木巷隨筆數種藏於家

五山耆舊集陳恕字近仁號止巷恩貢生考授州同著有偶存遺稿六卷行世

一經堂詩話陳近仁恕先生慷慨有大志家故貧讀書終夜不輟爲文下筆千言兼相如枚皐之長困於有司不得志遂流覽九州足跡幾遍晚年出遊恒岱諸嶽泛濤江入四明窮歷天姥天台雁宕武夷匡廬諸勝蹟所至輒有吟詠頴川李公吉參宋公知其博洽熟於時務利弊先後各以書招致幕中商推可否多所裨益已而卧舊廬課子若孫以自娛不事家人生産東脩有贏餘即以分親族之貧者里中諸大務藉其一言以爲重言年六十又七歿時猶口占一絕握筆而逝詩放浪不俗七律學劍南有中郎虎賁之似偶存稿六卷其裔孫養之長春明府持以示余爲選存若干首

五山耆舊前集明陳鍾會字鼎卿諸生遺詩選刻第十六卷

陳氏家傳維培字育才號漑園性誠篤有父風博覽羣書下筆千言立就執親喪哀毀骨立遂成積疾乃絕意舉業自號漑園叟教授生徒娓娓忘倦歲得館穀自給餘輒賙鄉族黨中年長子亡買一妾舁至有戚容叩之答曰妾本鹽城故家謝某女幼許字同里焦氏子歲饑大水隨母及兄逃災至此母卒兄無措鬻妾以賃殯資公聞起敬曰此孝女也令居別室優禮之尋其兄加給路資囑回里訪焦氏子并贈貲俾成婚配後夢緋衣人謝曰公有隱德某爲請得子矣後果生子

景英字遊庠里黨咸以爲義行之報云

榮川詩錄陳堪字聖可通州人歲貢生家守硯田養老母及弟姊周旋盡力食貧無怨先德行後文藝規條秩秩郡諸生牛在其門司鐸青陽課士殷勤勸戒既耄諄復不倦池州守某慕其教遣子受業不以屬員相待也一生勞勞斃而後已白冷署歸棐服心喪者到處有人壽八十五

陳氏家傳堪字勝可生而頴異敦行力學於性理或問諸書尤窮其奥家貧授徒以奉親由庠貢銓青陽訓導徵博學鴻詞年已八旬未赴學使全穆堂先生甚器重之贈有江門師表額越三載卒學者私謚曰東川先生門下士百餘輩登科第者以什計著有學庸彙解經義辨疑語錄闡旨臨城課士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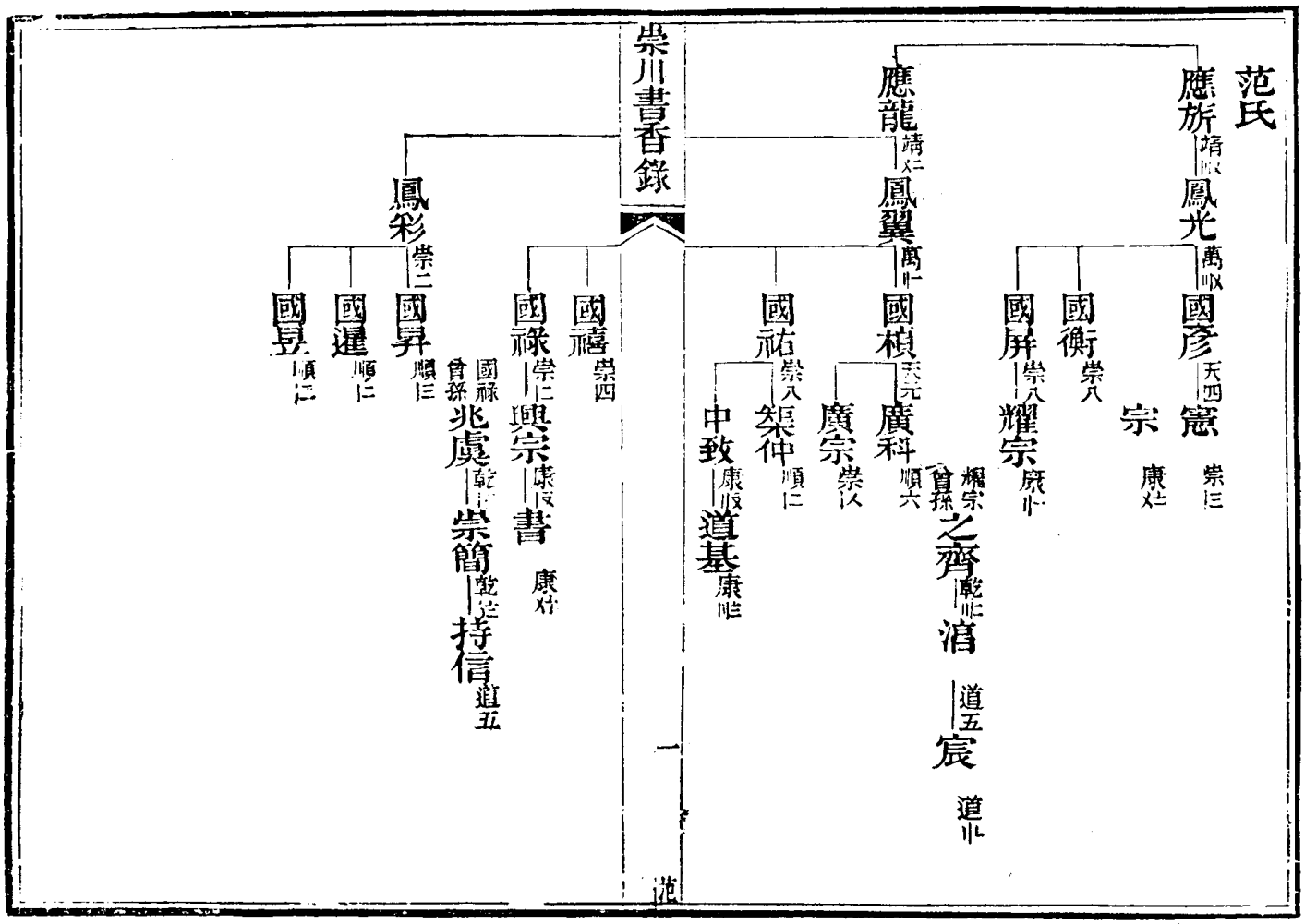
陳氏家傳景英字紫石號紹荀少隨伯父映梧公讀書青陽學署事之如父伯父偶疾作藥必親嘗衣不解帶終無倦容工詩善書博通經史爲文豪邁雄健口吟手錄昕夕不輟歷三十載錄忠孝等書積至半架督學彭芸楣先生奇其文目爲國士贈有雄才唐伯玉高格漢元龍之句著有經義彙旨子史碎金集紫石莊文集待梓

五山耆舊今集陳鼎字　諸生遺詩選刻第十六卷

五山耆舊今集陳衍字鴻漸號霽山康熙庚午舉人官內閣中書著有樂貽堂詩存四卷

一經堂詩話陳衍樂貽堂詩多咏物之作然所咏率皆土風不屑爲花鳥文章惜傳作甚少

榮川詩鈔補遺陳鵬字亦凡嘉慶癸酉舉於鄉官蒙城教諭著有夢蝶齋集



通州志宦蹟傳范應龍字士見少有文名爲學者所宗鄉里選起家爲慶雲令仁慈濟泊日惟賑孤獨獎節孝百姓化之邑中無爭訟以子爲吏部得封如其官年八十卒

通州志宦蹟傳范鳳翼字異羽萬歷戊戌進士授欒州知州自疏改教職升戶部主事轉吏部考功郎中爲時所忌歸築河上丈人垞偃息其中光宗朝起尚寶司丞升少卿又推大理寺右丞皆不就後坐東林黨爲民思宗卽位以原官起亦不就學者稱爲眞隱先生卒年八十有一著有璽卿集

通州志文苑傳范國祿字汝受號十山邑庠生父鳳翼明進士官吏部驗書頗富國祿竭十年力遍貫大義以詩文名震一時凡過通者得見國祿則無憂東道主四方名宿及琴奕家

刻藝術輩莫不願游五山以范在也家頗饒舉盡於客與皐邑昌巢民相等後康熙甲寅聘修志書鏤板呈樣本爲有力者所搆范自削其名投書而去故王志卒無范名晚年倦游而歸閉戶邀素心友作連夜吟亘遐年卒

州志按范志原本今尚有存者以甲寅志按之則因仍者大半而范氏顧不得列名湮沒者八十餘年矣標而出之蓋不欲掩其實也至國祿出自華胄好士能文王阮亭嘗贈以詩曰翩翩濁世佳公子只數揚州范十山其傾倒也至矣

里傳遺評范士見應龍績學砥行師表人倫高彭澤渭川之致子符卿才高節亮海內故罕其儔

一經堂詩話范雲從先生漁獵經史致仕後閉一泊詩不過陶泳性情無追琢之苦故流傳亦罕

五山志人物傳范鳳翼字異羽號太蒙萬曆戊戌進士累官吏部員外郎後中飛語移疾歸結社狼山日與諸詞人酬倡力請當事蠲東餉之徵及代鬻商鹽諸弊歲省里民數萬光宗朝起爲尚寶司丞陞少卿又推大理寺左寺丞皆不就復中飛語坐東林黨爲民思宗卽位以原官起海上之亂民殃及之直指使者按郡以剝薦上有詔拜光祿少卿益堅卧不起平生以孝友聞遇故舊婚喪及困乏無告者資之喜延納士多歸之年八十一會生辰召客正襟危坐而逝著有璽卿詩文集楚辭解樂府解行世

范氏家乘甫田丞凌蓀撰范少卿小傳云少卿諱鳳翼字異羽宋忠宣公之後上世代有聞人自盛甫公徙家崇水凡六

傳至少卿大父介石公高才績學僅以一經終老尊人雲從公文行並優入閩而雲迷五色以歲選除慶雲令清操惠政冠三輔少卿入爲吏部公不欲以五斗折腰數月卽解組歸隱且翁不譬於檳中之璧而償於扉端之弧也先是尹太安人生少卿坐草時有羣鵲噪於庭識者占喜起之兆少卿髮方燥補弟子員年二十三薦名省壁明年成進士年同小許業過入洛之英才軼大蘇弘展摩空之翮殿甲例得方州長已辭灤水乞一瓚得順天府教授談經擁戴席之重問字多楊亭之集都人士爭相濯磨至有連輩去者皆絳帳中人也尋轉國子監助教亡何丁太安人艱讀禮山中益習朝野機務服闋遷戶部主事管南新濟陽二倉代趙大司農上疏

酌放軍糧全各倉浥爛之積六十萬計遂推擇爲吏部一佐考功懲貪汰墨大裹計典再佐文選登進善類門無私謁山濤之簡要徐勉之忠勤兼之矣鄉先達姚公繼嚴嘗主選政清介以一囊被受武宗知署天下清官第一少卿儷之可稱崇水二惠云邪曲害公自古歎之少卿遂請告終養乃桑梓誼重香火情深如里中東征餘餉領賣官鹽浮田上價諸秕政與當道力爭豁免歲省里銀數萬不知功與世宗朝鄉先達錢公嶫之奏馬孰多其造福湯沐如此光宗登極際拔茅之運少卿起家尚寶丞進今官且推大理若弗聞也性至孝日奉雲從公几杖怡然於清泉白石之間天際翔鴻澤中野鶴一片閒情已在人世羶緦外矣公八袠少卿且彩服拜舞

階下備極尊養之典未幾捐館舍擗踊襄事盡始盡終古稱純孝何以加焉魏瑠煽虐少卿首被鐫秩今上詔還原官仍若弗聞也者至亂民揭竿人無噍類而少卿之家如洗矣力請於朝大振綱紀事平之後高隱白門父老以高賢出境上其狀於當道敦請還里逆持牛酒於數百里外此何異王沂公歸青州時則少卿之爲人可知矣少卿宏襟雅度視一官如遺塵置外患如浮梗送愁天上埋憂地下其坦夷粹白之衷具見著述中當世士大夫序少卿之詩文者殊不昧斯語也昔呂黎柳州並稱一代龍門一遭貶逐遂多憂讒畏譏之什以視少卿何如哉少卿內行醇美其事伯母如其母其撫兄若弟如其已至簡子姪以禮重朋友以義具載家乘中茲

不贅

隱史氏曰征忠宣公元祐初爲章惇所逐家人欲剚刃於其腹渡漳江時風浪大作舟幾覆公曰此亦章丞相也耶雲仍而後得之少卿其德器之深有過人者一脉相傳所由來也嗟乎國僑之於然明也語子太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余猶媿其淺之乎知少卿者也西清館集

范氏家乘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撰范公論曰昔者晉之未有事于吳也皆言吳未可圖以王氣在牛斗之分夫其氣固寶劍之精所爲也繇是言之吳之所賴劍弥宏矣顧不於劍之躍於其潛又況爲賢人君子者乎天之生賢人君子固以爲社稷蒼生之庇其用之大者莫如以一君子爲衆君子之

津梁則太蒙范公之在吏部是也公之在吏部爲神廟時其時有道之隆視漢文景其人材之盛視漢武宣乃議論風俗之浸頹則亦微有元成之意公於時佐考功者一佐文選者一其英姿傑識如秋霜夏日之不可抑而玩雖一時臺省諸公之持清議者咸賴公爲塤篪顧自請告歸養者二十年中間被進京秩皆引高不出其坐察議被瑞禍非賴光廟及今上兩聖人之知其以孤臣而快側目者不可知矣至揭竿之起海上公實以彦方太邱之望爲金湯而羅織者伺焉則公之爲賢人君子者天何以用之嘗觀蘇端明所上富丞相書其意在以范公劑富公也謂自富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爲中道士矯飾力行者衆共笑之以爲天下之未大治故或坐此至范公之牧天下士則狂獧之徒皆得效下風而范公亦躬爲詭時之操以震之以爲范公之取人者是其自爲也非夫范公之取人者是自爲者非則富公之取人者非自爲者是矣藉以端明而書范公又將劑之以富公與以宋事言之如京檜侂胄輩當國時以冠劍爲巾幗者盈廷此皆中道之積也至狂獧之積則紹聖以後之紛紛乃至陳少陽之風節張德遠尤或患之則以富公而劑范公視以范公而劑富公者爲更急故吾有慨乎任事之難而爲公之快也今以公視希文其嚴嚴政同顧希文宋宰相趨希文者可以得名趨宰相者可以得利故爲范公者一而爲范公之優孟者百凡爲宋病者皆范公之優孟也今公之相士於朝不能得中山之

口三之一徒以文章議論部署一時之俊於枕流漱石之間其淑於三接者若中郎之於仲宣其慎於一字者若吳競之于張說而士之附之亦誠不啻百物之於麟鳳顧不能分公之名而且以攖俗之忮者有之非真能爲公者決不敢至門故學術以益淳教化以益廣公之人倫海濱乃責於昔范公之在中書矣此天用之也如用劍然天用其氣人用其鋒斷蛟龍剸犀象鋒之用終不能偏一切而敵未齒而已懾我未手而已雄者氣也吳人之賴二龍不可以証今時之憑一范哉夫賢人君子之用政在潛躍閒以爲希文者爲宰相不有以劑之不免半非以爲公者爲璽卿雖無以劑之乃得全是獨全亦有道者所不居耳且所謂希文之詭時者擬不過爭

郭后迁夷簡之顯然希文之參大政其推轂又自夷簡如此非夷簡之用希文而希文用夷簡也用夷簡者所以用天下予不復敢以富公劑范公而卽以昔范公劑今范公於公得當否

司馬氏曰予待罪淮揚時時得從范公聞天下計夫揚州牛斗之分公所產也及聞吳橋先輩之稱公乃知同系出姑蘇今吳橋已希文矣非公疇爲二龍且自二龍之躍而斗間之氣遽解解而後得前此之爲吳庇者此亦天所以昭龍德也則龍其可無茂先希文其可無夷簡哉

五山耆舊集范鳳翼字異羽號太蒙晚又號眞隱萬歷戊戌進士官尚寶司少卿以朋黨落職崇禎初起復尋遷光祿少

卿著有勳卿文集六卷詩集二十卷續詩集三卷詩餘一卷法帖二卷雜刻十六種雜著六卷未刻詩文稿十二卷

華按眞隱之歿也國史院編修宋之繩撰行狀前太僕少卿姚思孝撰墓表前進士太子太保史部尚書鄭三俊撰墓誌銘祕書院大學士太子太保成克肇撰神道碑具載眞隱家乘中茲不備錄

紫琅詩話吾鄉范異羽先生鳳翼萬歷戊戌進士宦蹟載淸流錄名臣言行續錄諸書宋長康稱爲四海望物非虛譽也

太翁雲從先生自慶雲令解組歸築尊腰館取彭澤不以五斗折腰意云爾先生以天官郎陳情歸養讀書其中幾二十餘年復築亦適園在州城西南後魏瑞以東林脩怨削籍遂築退園在城北郊時稱爲眞隱先生故其詩帙繁富美不勝收五言如宿雨凉猶在孤雲澹可憐得詩矜向客迷路喜逢僧濕重移絃性眠多印篆紋詩成茶熟後杯盡鳥啼時七言如課餘留墨脩花史病起添香禮藥王繞徑花偏多姊妹鬧衙蜂尚有君臣艷曲罷時聞梵起濁醪醺後送茶來花含棄婦過時恨石抱淸流傲世心奇不盡探留後賞夢還思續補前緣泉引秋痕生茗椀雨添竹翠冷棋枰皆能苦思如長吉而出以韋孟之自然

五山耆舊集范鳳彩字稱羽通州人諸生著有存雲堂稿

山茨社詩品從父稱羽先生詩未極詣而才情違出一時由于天限其年遂使人有葛士脩之痛

五山耆舊集范國祐字汝申號寒泉諸生著有天庸齋集

一經堂詩話范汝申國祐先生參纓世族胚胎前光然性情恬淡杜門却掃不妄與人交接詩亦擺落塵氛正如秋水芙蓉亭亭自遠

崇川詩鈔小傳所載范國祐行蹟與上詩話同

淮海英靈集范十山國祿遊踪半天下卒於康熙丙子年七十四韓慕廬宗伯菼爲志其墓稱其推賢讓能輕財重義王郡守延修志乘直載陋習不解文義者輒訟之先生高蹈違引十年於外待其去而後歸破產蕩資弗惜也所著有十山樓詩紉香集掃雪集聽濤集江湖遊集賦玉詞古學一班今僅見抄本七言古一則

五山志隱逸傳范國祿字汝受號十山天姿清越學識高遠發爲聲律傲岸奇古一字一義讀者百回尋味弗忍釋一時名士大夫望風而至者戶外之車常滿爲人負氣尚義剛直不阿尤喜延納有北海遺風嗜山水每一登臨輒經旬累月吞邱壑而吐江海浩翰靈秀之氣流露顙端所著有十山樓深秋聲紉香聽濤掃雪漫煙浪遊諸集行世

李笠翁曰小范國祿爲人冲夷而不流於俗矯亢而不詭於隨交盡天下士而門無雜賓括髮著書恒有欲然不自滿之色李謫仙詩云我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可以移贈斯言

崇川詩鈔小傳范國祿妙受諸生父鳳翼明進士官吏部藏書頗富十山竭十年力通貫大義以詩文名震一時四方名

士咸造訪焉家貧游益壯足跡半天下晚年倦游歸開山茨吟社與友朋觴詠無虛日林古度稱其詩樂府以漢爲宗古詩有陶謝遺音歌行合太白少陵而一之近體又備極初盛中晚之變陳迦陵維崧謂其性深醖故其辭質而不膚其情篤摯故其辭溫而不削其才豁達故其辭辨而不支其氣縱橫故其辭逸而不促王阮亭嘗贈以詩曰翩翩濁世佳公子只數揚州范十山其傾倒至矣先生卒於康熙丙子年七十有四韓宗伯慕廬志其墓所著有十山樓詩文全集六十卷今就其自訂編年詩十二册藏於家者起庚寅訖乙亥爲梓存其十之八

五山耆舊集范遇字濂夫諸生著有一陶園詩集

崇川詩鈔小傳范遇濂夫諸生少承家學游京師名籍甚爲文幽秀勁折迴非耳目近玩韓宗伯菼奇之及從桑軍門征巴陵多所建白以功授武陵縣丞不數年歸陶情詩酒著有一陶園存今集子兆虞

種竹軒餘話通州范氏自異羽吏部十山上舍廉夫少尹三世以詩文名天下吾友范崇簡號浮休詩稟家學與李漁衫友善訪余於秦淮選樓以三世遺集見示余嘉崇簡能顯揚先世清芬作序以贈之崇簡乃濂夫孫也

華按范氏宗譜國祿子遇字濂夫由上舍議敘武陵縣丞並未游庠耆舊集載諸生誤詩鈔彙存踵其失也

紫琅詩話范崇簡字完初號懶牛爲人淸樸高曠能書能畫

能詩而不好習舉子業丁卯省試與友人竟月尋山遍覽雞籠牛首雁門燕磯之勝槩有詩云薄病閒情歲月催扁舟移向水雲隈此行不作功名計爲看六朝山色來

崇川詩鈔小傳范崇簡完初諸生懶牛其號也又自號浮休居士家貧性孤介工詩與同人聯棻根社譚詩竟日娓娓不倦善水墨畫暇則舐毫濡墨生峭如其人劇譚名理熟於鄉曲遺事曲折原委如指諸掌精人倫鑒性慎默不輕臧否人物以夷憺終其身著有懶牛詩鈔

朱氏

載（宏治）玉汝（靖十）當世（萬曆）長康（萬曆）肅（崇四）

京（宏治）澄（靖十）宣（靖甲）

蘭田（乾丈）馨（嘉庚）灼（道咸）

通州志文苑傳朱當世字右文天性至孝兒時人有餉以果餌者輒懷歸以遺其母父病劇爲禱於天願減算以益其壽及殁哀毀獨慕終其身生平自讀書外無他嗜好上而六經諸史百家九流下而國家典故以及仕籍賢書野史家乘一過目皆不忘編纂考訂手自繕寫貌嚴冷人無敢以狎進有爲非義者輒怒目而罵之且矜細行慎取予嘗得遺金於道覓其人歸之性不喜遊聊託之酒招之飲則亦赴酒酣耳熱時或罵俗嫉世而狷介之守窮且益堅

通州志孝友傳朱長康字摩詰崇禎庚午舉人祖玉汝父當世皆博學能文長康不愧象賢慎終追遠居喪三年未嘗見齒歲時出入必墓告每試一藝苟自得必跪誦於墓前性耿介

閉戶擇交取與不苟一時有眞孝廉之稱子肅字繩其爲諸生時以孝友世其家鼎革大兵臨城空國而遁肅獨守父喪不去家貧絕火者五日不作饑寒狀識者高之

里儁遺評朱于成（玉汝）有志未逢宜室遺書堪待茂陵從吾道人佑啓右文詩系

山茨社詩品朱從吾道人詩如曉烟冒日景色未融

五山耆舊前集明朱玉汝字于成諸生著有從吾道人集

州乘資朱當世有孝行性方嚴嘗山居有女來奔正色拒之獲遺金於道待其人歸之每命酒獨酌手一編醉則喃喃謾罵獧介之風可砭流俗

里儁遺評朱右文（當世）烹古爲糧采今作鮹合轍數種積有

高廩胡不早慰時饑

南通州五山志隱逸傳朱當世字右文剛毅廉潔士也生平慎取予嗜讀書一過成誦六經諸史百家靡不研窮有孝行行止方嚴嘗山居有女來奔厲色拒之獲遺金於道待其人歸之每命酒獨酌手一編醉則罵俗哭世嘗應聘修州志出其手者獨稱精覈著有敝帚集古今合轍若干卷行世及卒鄉人私謚之曰介毅先生

山茨社詩品朱右文當世詩如南金在握不必問所從來而見者色動

五山者舊前集明朱當世字右文號白衣小士諸生鄉謚介毅著有滄海集敝帚草

崇川詩鈔小傳朱當世行蹟與州志五山志同著有滄海集行世

華按明朱當世及子長康今並從祀　文廟忠孝祠

山茨社詩品朱長康摩詰性狷介不趨時俗詩亦倔強難就繩尺

五山耆舊集朱燾字繩其諸生著有北山草堂詩集

一經堂詩話朱繩其燾先生少罹兵燹烽火餘生備經險阻晚年爲北山主八總持風雅里中無不奉其月旦所著詩如悲風泣露鬱然魂銷

施氏

廷樽乾卅　杰乾㓗　滙庠

晉嘉㓗

華按施廷樽字采章號遇清郡增廣生博學善文試輒前茅屢困南闈不售偃蹇里門與二三老友聯詩酒社託物遣懷以終其身年逾七旬卒子二人長杰字彥亭號雪山恩貢生少承家學爲志攻古文譽日隆家貧授徒勸勉懇至克底于成里中後進半出其門郡人咸欽佩之年逾五旬卒居平篤友愛重交誼淵懿樸茂藹然可風迄今猶想見其概云次晉字進萬郡庠生晚年杰無子以弟晉之子湜爲嗣讀書世其家

張氏

獻策 康五 永邦 康廿一 豫 康廿 幹 乾二 之綱 康四 憲括 康三 霞舉 乾十 吉 乾又 之燦 康七 琯 康十 貢 雍六 之麟 康元 珩 康十一 玢 康十一

金琛 嘉二 濟淮 道十 坤福 同三 雲程 咸十 師蕙 道二 紹棠 同二

紫琅詩話張茂才金琛號蓉舫一號琦衫詩筆雋麗尤擅冬郎溫李之長如金陵竹枝詞云白門三月柳千條撲面楊花雪腰舊院半隨春水去化成萍葉漲紅橋白袷青衫舊酒痕笙歌猶憶在名園最憐王謝前朝第春草年年綠到門明珠翠羽倚新粧誰解宮詞續建章紅句琢成鸚鵡調人間何處覓雲娘皆雋雅可誦

曹氏

博 宏三 大亨 靖六

大輿 靖十 昌祚 靖叫 日强 萬二

日進 萬卯

大來 靖以 昌邦 萬五

昌期 萬十

文運 康三一 簫 雍四 星谷 乾二

一同 康二 倣曾 雍四 琴文 乾以 崧 乾六

起鸞孫 堃 康紅

堋 康以 韶亭 乾十

見龍 乾以 美英 乾哲 壽彭 嘉七

國祺 天七 燮行 順三 德藻 順二

景謙 順六

慄中 崇二

一中 崇五 元龍 順三

海曲拾遺文苑編曹一簫字甫一郡明經授徒於家性情和藹學問深醅山陽周白民稱之歿於辛卯年六月著有望雪堂詩稿其子星谷字竹人庠生以詩畫鳴於時

華按曹一簫甫一天姿高越學力淵深授徒多所成就其佚事惜不概見制藝選刻崇川人文集

崇川咫聞錄郡人李紅橋耀會爲曹竹人作傳云大海之濱五山之麓有隱君子焉時人所稱曹先生是也先生名星谷字馭香別號竹人世居通之海門縣以江坍徙王父夏珍公始遷州城北七里秦靣王父蘇橋公讀書能詩精書法父釣舫公諱一簫維揚名諸生顧不遇以明經終其身教子嚴嘗撫先生而嘆曰吾有子能繼吾志矣先生長工詩文兼書畫

釣舫老友崔果園嘗謂公云郎君雖少年書畫出人頭地詩古亦多在乃翁之上公笑曰取科名制藝爲重吾兒八股正賴老夫斲削耳釣舫公故貧先生幼隨父母適館鶉衣藋食瞻依膝下母嚴獨人尤憐恤之嗣後八遷其居中間嘗與治圃者爲隣書香糞穢相雜竝處其憔悴可知也性孝友旨甘必奉其親每飲食先兄弟而後已艱難中生事葬祭頗竭其力父母歿有寡妹孀甥依先生以居性嗜佳山水遇奇絕處輒欣然獨往嘗應滁守聘校士南譙公正傾多士暇則展齒常在醉翁豐樂間晚年鍵戶不出自題廬曰歇腳尋搆嶽西草堂讀書歌咏其中先生讀書不滯章句好博覽尤精莊騷論古有卓識未嘗曲徇前人爲文縱橫自如雖嘗受知當路而場屋輒不利詩體自出機杼不蹈襲前人一字而精深華妙極追琢而無斧鑿痕往往苦吟徹夜一詩成不知遂艮之鬚鬢盡白也書畫亦具瀟灑橫逸之致四方求者甚衆爲人渾樸敦古道處已接物一以忠厚慈愛爲主不妄交亦不輕絕人疏於酬應拙於治生家雖貧用財不甚惜以是境益困然習窮餓甘澹漠詩書之味老而愈出自信甚堅論人絕少許可不求合於世俗不受屈於豪貴惟嘗雲山竹樹詩酒琴棋良辰美景山人逸士緇衣黃冠之流交焦迺一當意非是即華筵高會笙歌盈前視之蔑如也常以世業儒窮年矻矻不一得科目私自憾論者謂文學如先生雖不遇於時下筆自足千古豈以浮名爲重輕耶所著書不一種草堂詩集

先刻問世時乾隆乙巳年五十有五紅橋居士曰余過嶽西草堂與先生持苦茗捉塵尾議論娓娓達晝夜先生迺無一點塵俗氣久之愈挹其味彼徒以兀傲目先生者非知先生者也 約園文集

一經堂詩話竹人先生詩學三唐十四歲詠老兵即以空梁挂斷弓五字得名又長於咏史如讀項羽傳云不殺太公猶長厚能容樊噲即英雄方孝孺云維持君父歸腰絰收拾柯山到舌根真傑句也阮芸臺先生選淮海英靈集凡現存者不與先生所呈七律四首特破例刊入其見賞於名公卿如此顧數奇不遇浮沉諸生中五十餘年七旬外猶攜籃裹餅應省試卒不獲一第而歿嘗見其候榜詩云此心終是熱不

必苦瞞人孤注當輸局時名亦救貧衣斑沾慼慼鬢色攬頻頻一入珊瑚網雙眉自可伸起居渾不定影響致難憑吹狗時傾聽敲門屢誤應筆花詳眛夢心事語秋鐙莫說天池遠翻身卽化鵬語語真摯讀之者亦不覺青衫濕矣梓有嶽西草堂集

崇川詩鈔小傳曹星谷竹人性孝友嗜佳山水奇絕處欣然獨往讀書不滯章句尤通左史及莊騷論古有識爲文縱衡自如不可方物詩名藉甚阮太傅輯淮海英靈集存者不與星谷呈四詩特破例登之其詩ㄙ不惜詩中有斷魂百年愁思海雲昏新聲亂索蛾眉笑老宿曾銜蠶簡寃匠石功名推枉石宙門鎖鑰在龍門靜聽寒谷人吹律草被春風朽亦蕃

碧海新傳鐵網開珊瑚有幸上蘭臺南山撥霧搜全豹東閣憐春掃落梅士恨吳中身未死人驚地下夢初回校讐豈爲傷流輩振緒端應尙別裁此日開眸因相馬前年聾耳爲聽蛙竝教夢雨愁雲客重問雕龍繡虎家門戶不殊唐舊草星河同上漢仙槎何期沒世無稱後華衮猶蒙一字加白骨黃壚何第等紅艇青簡賴平章芟除惡草根原薄陶鑄良金義最長才鬼於中多起色騷壇此外半荒唐重將玉尺量修短喜極翻成淚滿裳詩之鉞芥相投如此書畫亦瀟灑有致嘗於莫愁湖畫老梅一幅李雲松時爲太守一見奇之由是索畫者屨滿戶外晚年往來蠙山石渚間號其廬曰歌鄧著有嶽西草堂集行世

楊氏

允升 國朝 長芝 崇正 字奇 康正
鼎芝 崇正
世綸 乾十 光濟 乾吐 廷選 嘉牧
光源 嘉正 廷沐 道正

五山者舊集楊允升原名承欽字贊皇天啓辛酉舉人官兵部員外郎遺詩選刻第十四卷

山茨社詩品楊承欽允升兵曹饑驅奔走客死臨清詠物詩絕似唐人小品惜所傳不多

崇川咫聞錄郡人李少山爲楊壺庵作傳云公諱世綸字尚因一字瑚之晚年自號壺庵老人曾祖兆祥祖玉俱官千戶考天柱字毅齋福建廈門提督公世席蘭錡而毅齋公以絳灌無文迺倡爲隨陸之學延名師何公忠相課公以通經致用爲務年及冠補弟子員偕同社王公原袁公琯暨先大父鐵卷公淬屬爲文每坐一木榻澄心渺慮獨運思力文成輒推傑構因食餼於庠從遊者日衆會元馬君有章進士保君

麟孝廉王君尚旗副車王君嘉屏皆其入室弟子歲乙酉學使李鶴峯先生選拔以貢於 廷簡仕補和州校官甫踰歲以官卷中式鄉闈尋由中正榜改授內閣中書入直 樞庭於軍國大務多所練悉相國阿文成公深器之延以課孫即今宮保那繹堂先生也於是數歷郎署出爲福建建甯府同知歲丙午以同考官得薩君玉衡洪君晨芳黃君煜卷薦之主司許爲知文撤棘後廉爲知名士益嘉嘆焉亡何林逆跳梁臺灣失守大將軍福公素聞公名遂從征鹿耳門公熟於澎臺形勢凡港汊險易塞島出沒口講指畫一一不爽條平臺土策首言兵法攻心賊狡如破竹次言招撫事宜大將軍卒用其策帷幄密謀悉命泰之一時露布之文皆出其手公

尤愛惜民命數詣風神廟焚香立誓深以玉石俱焚爲戒後果擒其首惡餘黨悉平大將軍策其勳入奏 賞戴花翎內召 記名以御史用晉知廣東廉州府事廉州爲古南粵地毘連交趾山川幽窈良莠雜出其中大吏方命捕邪教巡撿某希旨羅織往往連坐有市符治病者已在捕中公獨偵知其非得脫因是全活者亡算瀕海民好械鬥所稱扁搶社剌血友者不一命案纍纍胥吏因緣爲奸公檄州縣先示禁約重懲其魁澆風盡革邑豪某橫踞其族姪產反誣以他罪論輸鬼薪前任者視其矜公廉得其實出姪罪罪某翻立公案請於學使者而復之郡稱神明守廉甫一載政通人和士民安堵乃顧其長君某曰吾年逾七旬歷官中外可以歸

矣遂解組旋里廉之父老攀轅而泣別者蓋幾千人優游林下垂二十年購書萬卷以課孫自娛兼精六法濫觴二米而出入於文沈之門獲其寸素者珍若拱璧郡守唐陶山先生構西園於城南朱華閣之右以爲都人士觴詠之所公爲繪圖一竹一石布置天然皆得林壑之勝既成公因築一壺庵於西園之右設關壯繆像其中蓋從征臺灣時關聖嘗以神威制勝祀之所以答神貺也公雖謝政歸田猶關心軍國如是居平與州守往來不干以私性和平樂易或有忤之者絕不爲動年逾九旬尚健步飲噉如常嘗招余飲一日天氣沍寒雨霰交下雪花如掌公猶冒寒出迎劇談竟日不倦蓋中之所養者厚矣歲壬午某月日年九十六歲無疾而逝著有

讀禮倘箋讀史質疑機庭退食錄尚志堂詩文集藏于家子五人長君及次君先公卒孫曾若干人文孫廷撰與余交尤篤爰不辭不文而爲之傳 五華仙館文集

星按楊世綸字尚音晚年號壺巷福建金門總鎮署廈門提督天柱公仲子生而敏慧好學不倦揣摩制藝常篝燈達旦鎮軍公甚珍愛之而慮其過勞宵分小寤聞誦聲每起促之寢嗣是終宵默誦而燈光出隙公又起而促之於是踈櫺薄牖細密彌縫以安親心而肆已力焉乙酉選拔戊子膺鄉舉已丑中正榜授內閣中書洊陞戶部員外入值 軍機乾隆乙巳隨從大將軍福公征勦臺灣有功 賞戴花翎擢正

郎 記名御史由是才名日振名公卿爭欲推轂時首輔和中堂甚得 聖眷每事咨訪禮誼殷勤聞者額手相慶謂當得大用而見幾之君子憂之矣偶假同寅小枝梧求補外職適廣西廉州府缺出遂奮翅南飛赴任僅數月署爲修廢舉墜遂以目疾告歸既歸篤念舊好訓廸子孫搆別墅於江山門名曰一壺巷不時老友游詠其中年近百歲而終子五人長君及次君先公卒其餘光濟光源竝游庠光源登鄉科

華按楊光濟字襄可號敬一世綸仲子郡庠生性沉靜嗜學暑寒勿輟中年兼精岐黃術製藥施送瘳不計謝年八十有六卒子廷選嗣後以外孫王來泰任刑部郎贈如其官

華按楊光源字慶長世綸季子幼承庭訓篤志勤學文思敏捷操筆立成道光癸卯舉於鄉甲辰春闈挑充謄錄期滿以知縣揀發山東署蓬萊令甫半載卒官生平和夷冲淡崖岸不形中年以家難疊起貲產耗散蕭然四壁處之晏如年逾六旬卒子廷沐游庠早逝里人惜之

許氏

士廉 嘉六

恩煥 道六

國鈞 咸四

恩杓 道叶

華按許士廉字介亭號蘭皐幼好讀書家貧不能從師祖母高壽年苦節以針黹工助脩資士廉事祖母及雙親並能竭力承順游庠後殫心經籍雖屢薦未售而朝夕攻苦篤志弗懈舌耕五十餘載愍勤訓誨先後頗多成就性謹厚不喜聞人過里黨稱爲長者晚年惟蒔花蓄石自娛未嘗稍干外事年逾七旬卒長子恩煥貢成均次子恩杓甲子舉於鄉孫國鈞庠生洵不墜家聲云

魏氏

- 挹芝 康一
- 挹芹 康[illegible] 宗桂 康廿 培德 乾二
  - 宗撝 康卅
  - 宗達 康廿

通州志文苑傳魏挹葵字向中號松齡晚年重聽自號聾耳散人康熙丁丑武進士姿貌偉然兼美髭髯望者服爲將材愛筆墨好臨毫卷書法家有五歐盡慶易之九篤友愛兩弟遠館與諸姪分食解衣俾克成立至今衡書法者八十年間以聾耳散人爲最弟挹芹字樂采號秋圃邑廩生善詩文工草聖豪於飲杜黃岡曰吾觀秋圃不飲時渾穆才人耳及一斗後縱橫筆墨胸羅萬狀幾莫測其所至其相賞如此刻有秋圃草行世

崇川詩鈔小傳魏挹芹鹿野諸生武進士挹葵弟挹葵工書挹芹工詩時稱二難善詩文兼習草聖豪於飲杜茶村極嘉賞之著有秋圃草行世

五山耆舊集魏挹芹字樂采號鹿野一號秋圃廩生著有秋圃詩草行世

一經堂詩話魏鹿野挹芹先生與兄松齡公時稱二難松齡工草秋圃工詩俱能擺脫窠臼我用我法自成一家風骨

潘氏

景瓚乾隆貢書嘉慶會翼道巨
達文嘉二樟會嘉十惠齡咸四
奎齡同六
福會嘉川源齡同六
禧會道九雲齡同三

海曲拾遺編潘景瓚字樵門廩貢鳳陽縣訓導教士有方
紫琅詩話潘景瓚字魯英州學廩膳生博學能文工詩詞爲
臨淮訓導冬夜宿靈璧公館云鳥驚穿樹月犬吠打門風眼
前真景妙能道出又舟抵江陵東門云蕭蕭短櫂任孤征月
落空江愴客情枉是蹉跎饒白髮秋風又過石頭城亦古逸
有致

華按潘景瓚字魯英世居通之呂四場其先世大父及父均
以義行爲場邑推重景瓚幼穎悟汲古嗜學孜孜不倦乾隆
二十五年以廩貢援例授臨淮訓導居官十數載增葺講舍
嘉惠藝林聞其風者靡不樂與之交平居和藹謙謹與物無
忤善詩工文講課之暇輒招邑之有碩望者相與賦詩言志

樽酒怡情家饒於貲性好施予凡鄉鄰戚友無不力爲勤助
以成其美不屑作夷吾器也晚歸與同里諸朋好聯詩酒社
盤桓竟日老至忘疲時人方之朱昂魏石輩信然年七十餘
以疾卒著有樂善堂詩集遺詩選刻崇川詩鈔集存

華按潘賢書字薦初號夢坡景瓚次子天資穎異幼隨父之
臨淮讀書齋舍昕夕罔懈比長奉親篤孝與兄友愛同居數
十載廉隅和翁毫無間言不聞析產計也爲文雄深雅健沒
淫於熊劉諸大家中同社嘖嘖嘆賞游庠後屢困南闈不售
轡轡家居益肆力於詩古各體詞華璀璨蔚然可觀善書兼
工篆隸別具古致晚年境日窘四壁蕭然而先生胸次灑脫
復精堪輿之術爲糊口計吁可憫也憶昔丙申秋余館

姚君學寬將就園中先生以中表戚不時過從獲聆緒論備悉其學有本原豈世俗之矜浮華蹈虛車者比哉七旬外猶健飲如常興致豪邁隨筆成吟往來贈答之章動輒連篇累牘令人玩味不置今則散佚過半矣所臨右軍蘭亭聖教序各一帙嚮年持以贈余珍藏篋中歷卅餘載偶一展閱愛莫能釋嗜物思人終其永歎卒年八十又七著有快雪軒詩草

子曾翼孝友力學游庠未數載即逝里人惜之

華按潘達文效岐號翠峯郡庠生家居奉親以孝聞一飲一食必先進父母所而後食事無大小悉稟命而行平居植品端方接物和藹好讀書博涉經史及諸子百家罔不潛心研習南闈屢薦不售遂絕意進取閉戶授徒多所成就訓諸

子有義方性尤務質樸崇節儉鄉里稱為長者年七十歲卒著有研經堂文集子三禕曾福曾禧曾並游庠

馬氏

節 正六 敦 萬六 承福 靖廿 繩曾 萬叶

承祜 靖廿

坤 正五 救 靖廿 承恩 靖廿

敖 靖廿

徵 靖廿 承勳 萬七 洛書 萬廿一 顧 崇八

承熙 萬一

承曾 萬三

棨 靖廿 承藻 萬廿

承薦 萬廿 軫光 萬廿

承魁 萬廿

敎 靖廿 承先 萬廿

承式 萬廿

坤姪 敷 靖廿 承宗 隆四 長庚 萬廿

承宗孫 振飛 崇四 雲仍 順三 廷柱 康廿 憲章 康廿

雲嵩 康三 廷祚 康三

經會曾孫 逢時 康廿 宏琛 康廿 廷勗 乾四

宏琦 康廿

宏瓚 康廿 廷勳 乾五 煌 嘉七

逢陽 康廿 宏琇 康廿

軫元孫 藻 康以
遇 雍七
慶有 乾以 述祖 嘉四 維善 道二
有章 乾廿
達先 嘉仁
達訓 道八
鞏 靖三
天驎 靖以
廷賓 萬廿 雲仍 天七
餘潛孫 襄 乾八
芬 乾廿 映奎 乾以
映壁 乾廿
映辰 北籍 嘉勛 北籍 景良 同二
映垣 嘉九
映台 嘉十
映庚 嘉仁 錫晉 北籍
映枸 嘉十
映階 北籍
琨 乾廿
霞林 嘉以 丙奎 道廿

通州志宦蹟傳馬節字信卿正德己卯舉人以毛詩稱專門從遊者衆里人經其指授後先皆登第晚乃領賢書令上杭上杭故嚴邑多盜難治節至未逾年盜賊屏跡裁決紛劇事多益辦政聲藉甚先是新分永定縣割上杭數里屬焉邑中豪猾以田附新邑遺其稅糧兩邑人訐訟數十年不解節力爲勾稽核實衆始受賦定界仍立券俾世守焉性率直不事脂韋上官往往掣肘鬱久成疾而卒

通州志名賢傳馬坤字順卿嘉靖癸未進士授戶部主事尋改兵部歷四司不爲劇曹所困會部署災廷杖出爲甯波推官量移廣州通判復入爲南刑部郎知汀州方被罪出衆謂坤宜不懌然者坤修其職業志節益厲甯波故多勢人坤執法

明允人不敢干以私當路以意忤欲陰中之卒無隙廣中富饒故鮮廉吏坤垂橐而返時白水寨蠻亂部使者檄討之坤指授方畧刻期底定上其功爲第一治汀務勤恤與民休息服則進諸生校文藝皆蒸蒸奮起三年陞湖廣憲副去之日民爲立祠湖廣與雲貴三省交苗寇竊發兵連數歲廷議命重臣往視師坤與參贊時時從幕中上書督府多用其策賊平轉福建參政已乃轉浙江臬司遂轄河南河南宗室繁多歲廩不繼坤嚴買帖之禁罷羨餘之例祿以時給宗人悅服擢順天府尹歷大理貳司農進南司空時倭寇海上留都震驚坤倡議修城隍利器械爲守禦計上平倭七事曰相機宜權利害審應守明職掌練鄉兵慎調遣預糧餉尋改司農又

上五事及五議復改北部是時土木繁興邊患孔棘日費鉅萬內帑將竭世宗召見於西苑問久遠之策坤隨上八事曰疏鹽課舉守牧查稅銀責有司覈修邊節調遣重按狀汰冗食已又上七事曰修邊海錢糧以圖樽節覈額外邊費以復舊規修各邊屯政以實軍餉清親戚土地以裨宮莊補淮浙餘鹽以足原額處布花折絹以省帑銀議管糧官員以完積逋計前後所上凡三十二事皆經國遠猷多見施行上方嚮用坤坤亦誓竭忠盡以圖報稱適南都兵亂殺黃侍郎言者以前任事波及坤乃致仕歸久之是非大白朝廷用璽書存問之及贈太子少保遣官營葬事坤年七十有七性孝友其兄節以經學名坤受業於家即至貴顯不敢抗禮性度優裕

接引士類必假辭色生時有白鶴降於庭又嘗遇相士謂其伏犀貫額法當大貴故功名顯達如此

舊志云尚書剔歷中外垂四十年所至豐功茂績炤耀一時豈偶然哉嘗覆舟汴水者半日若有神物護持之卒鑿其舟而出天固保定之以爲嘉靖一代名臣雖欲不坦步天衢不可得也

通州志孝友傳馬承宗字維城萬歷歲貢少負雋才籍諸生之明年輒食餼州守林雲程器重之知其貧時爲金庾之錫以養父敷敷性矜嚴疾惡有季弟不自淑敷督過之往往藉承宗爲解免解免所不及則季銜於心敷歿遂作飛章中承宗處之怡然及司訓臨朐日季坐殺人繫獄中已而轉池陽歸省先人墓念季詣狴犴視之執手涕泣解橐金爲贈

大觀樓漫錄正德已卯秋宸濠首難於江西凡赴試諸生至南都城下守衛官止之令去其巾袒其臂執簿而臨訊其名第鄉貫如簿合則命入否則執之簿出提學御史以防奸也未幾宸濠就擒士子入場九日皆大雨水沒脛至暮舉燭水光混漾如在江湖間文卷被漬字畫漫漶試官校文卷爛不可讀者六七千洵一時大變也是科吾鄉獲雋者孫君本馬君節錢君鐸李君夢周馬君紳五人

里雋遺評馬信卿節說詩解頤匡鼎來陶鑄多士上杭嚴邑尤著循聲

一經堂詩話馬信卿節公友愛兩弟誼甚摯而督過甚嚴石

渚坤公束髮受經至貴顯不敢抗禮相傳成進士歸走謁公履聲閩戶外公不悅膝地三日見之責以舉趾高母亦有滿假意與部署火石渚公以武選主事左遷公于其行最之曰汝不幸早有時名一舉見收諸所未閱歷此行安知非福蓋欲抑其少年銳進之氣也

華按馬節信卿素篤孝友從祀文廟忠孝祠

五山志歸隱傳明馬坤字順卿登嘉靖癸未第授主事歷試四司不爲劇曹所困嘗之官覆舟汴水半日若有神物持之卒鑿舟而出累遷戶部尚書前後所上事凡三十二皆經國遠猷老成長慮天下陰受其賜致仕歸山十一載朝廷猶以璽書存問之著有石渚遺稿八卷

里傳遺評馬順卿坤 文昌顯化天庭伏犀八座巖巖墨彩烜射

華按馬坤石渚由南戶書爲北戶書以留都裁抑募卒之變率逋去職見明史七卿表而史不立傳事實載州志列傳又有陳司寇堯所撰誌銘甚詳今其文備載耆舊集中茲不贅錄

崇川詩鈔小傳馬坤行蹟與上同

華按馬徵字懋賢坤子遺詩選刻五山耆舊集

華按馬承宗字維城一字濟川歲貢生歷任山東臨朐訓導安徽貴池教諭所至訓迪有方士風大振晚年歸猶手不釋卷素行孝友里黨推重從祀 文廟忠孝祠遺詩選刻五山

耆舊集

華按馬洛書字毓河承勳長子明萬歷癸酉歲貢歷任山陽教諭亳州學正與諸生談論日以文章節義相砥礪歸里授徒多所成就凡郡中善舉竭力敦勸以襄其成鄉評重之晚歲舉鄉飲大賓

五山耆舊集馬振飛字星卿號杏颿順治丁酉舉人著有錦香閣集

一經堂詩話馬星卿振飛 先生與其室人玉繡君同著鴛鴦社草如焚香煮茗剪蕉藏菊炙硯補琴諸事爲題連篇累牘自寫其閨中唱隨之樂題餙纖瑣詩亦率意

華按馬宏琦字景韓號遜渚逢時仲子出繼逢秋爲嗣者也據州志義行傳載馬氏逢秋事父至孝友於兄弟有薛包分產之義親族中吉凶不能成禮者竭力佽助貧人告貸力不能償歲底多焚其券雖家人不告以姓名郡中大興作如建試院濬市河補荒助賑皆竭力襄事云云可知善人昌後有囧然者宏琦幼聰慧篤志勤學淹貫該博雍正癸卯拔貢考取鑲紅旗教習丙午順天領鄉薦丁未聯捷以一甲三名及第授職編修 內廷供奉 武英殿行走歷遷山西道陝西道監察御史陞刑科掌印給事中充順天乙卯丙辰鄉試同考官丙辰武會試同考官巡城三次巡京倉漕務三次

高宗朝隨 駕東巡查辦山東賑務皆實心任事無少徇庇居諫垣時慎交接杜私謁勤稽察遇事侃侃直言不避權

貴人咸敬憚越十載旋乞養歸居鄉簡靜質樸方領矩步與後進談論今古恒以修身立志植品勵學爲切務士林奉爲模範享年八十有七著有經畬堂稿行世

崇川賦鈔小傳馬遜渚宏琦 先生雍正丙午舉人丁未聯捷以第三人及第由館閣歷諫垣條奏事件侃侃千人人多比之陸宣公時藝以理法爲宗職解精邃能發前人所未發李芝亭評其文謂一種醖厚之氣全從醞釀而出非淺學所能襲取洵知言哉館課賦極多散佚已久僅留文以載道賦一篇載道之文讀者亦可想見一斑矣

紫琅詩話吾鄉馬遜渚宏琦 採花官吏科掌印給事中少時績學沉潛坐如泥塑履中不移致仕歸獨居一樓惟以書畫

爲珍玩年逾八表五世同堂有午日口占詩云釵符艾虎驚佳節逾耄長揩笋竹枝邨笑滿堂爭戲綵曾孫又見攙腰兒

崇川耆舊讀語馬遜渚先生宏琦杏林宴中探花使者鼎貴先聲國朝通序題甲自此始鴻文大雅詞苑遷階馳聲駟馬豸冠巍巍霜嚴日下鄉思蒓鱸陳情乞假仍飫經畬暇娛林野以遨以遊心藏心寫閭里光榮後進陶冶景仰高風洽然善也

華按馬遇字漢冲號植夫幼英異父藻號龍窟翁教之學十歲解草制義龍窟翁嬰肺疾私爲文禱城隍神乞以身代父疴少間人咸異之年十七游郡庠乾隆戊午科膺鄉薦壬戌中明通榜授江甯縣教諭制義以黃蘊山陳卧子熊次侯爲標準而揣摩於兩漢魏晉唐宋名臣經國大業曰學者徧誦

五經涉獵通鑑世務自可了徹其他支離曼衍之辨索隱鑿空之說浮華雕巧之辭非吾急也後援例捐知縣銓授廣東仁化令比至鷹廉聰清訟獄胥吏歛迹蠹猾潛蹤有姑裸縛其婦及姦夫至縣庭者一鞫得情則所縛姦夫乃其子疏屬兄弟貿易城中日暮假宿其家姑有所私方忌其婦容喙所私夜半踰閾婦室裸縛之同時縛假宿者以報公窮究其事麗致於法黠吏有舞文者知簿案將發覺潛以巨貲頂充巡道書吏得司是邑申轉文書公密得其狀立予杖責并白巡道斥革民稱神明會銓陞四川重慶府巫改順慶府巫順慶地廣人稀川督某以公才不宜置諸閒地時委鞫疑獄抉摘如神二十一年江蘇大饑 敕下巴蜀粟賑之涪江迅激舟下夷陵出險隘多致漂入惡灘應援不及公爲首運次第計米量舟轉般起剝數旬抵儀徵無少舛誤旋以父憂去官歸終母養至庚寅謁選授山東濟南丞癸巳調兗州總捕同知充甲午丁酉鄉試內監試官方甲午山東鄉闈未撤棘奸民王倫反於壽張戕縣令旋破陽穀掠東昌據臨清舊城撫軍率鎮兵追捕大學士舒奉 命統禁旅討賊公甫出闈即赴大營調遣時器械營壘一切守戰之具素未豫備檄公專司綜造公集工匠立辦堅緻犀利無乏軍興後二十餘日調守兗州兗州城大守虛謁言煩與大族富家有私議浮運河南下者公乃建議曰賊黨三百人能戰不過二百人其他烏合迫脇之衆約數千人必不敢嘯黨攻兗亟宜設法堅守守

虛則入守堅則退萬一賊至城中官民但一心固守彼知不利必解散逃遁即以此指出示曉論城內外部署丁壯公晝夜巡徼不少懈人心始定賊果不敢窺伺後一月大軍殲賊於臨清事平朝廷已亥公膺病告歸平居天性孝友飭身慎行才富學贍爵位雖未顯達而籌畫論議施措合宜久著名於東省歸田後所素心晨夕者惟孫漁曹世儀王筠園章陶冶艮成劉炎照炳黎先叔曾祖黃艮璧玉鳴諸先生講論經術不與外事爲人循謹謙遜藹然可風郡人咸欽佩之年七十有一卒行蹟詳載墓表見崇川咫聞錄子慶有有章等六人有章嘉慶辛酉會元官內閣中書

又按公德配楊宜人福建金門總鎮廷柱公長女也持家訓

子紀律嚴整公任兗州總捕駐劄滕縣臨城驛王倫之亂宣人在臨城驛驛去城七十里無城郭或謀遷焉宜人曰若賊南掠吾死於此分也驛之居民不恒思恃吾署內鎮定耳儻謀遷城內必動搖衆心不可也亟率健婢僕數十人并民勇千餘繕械器修隄防爲禦賊計宜人晝夜親督巡徼無少懈賊聞信果西竄驛民獲全然則泄任東省匪獨公也吏治賢明抑內助與有力焉公歿宜人申戒諸子尤嚴諸子俱奉命維謹迄有章公中辛酉會元宜人曰爾篤志豈逮前人惜一第之榮爾父不及見也更宜勉切以光先志年八十七無疾卒此軼事亦見賢母之訓誡足爲鄉里矜式云

梁川思閒錄郡人馬繹齋有章自誌云昔濟陽張稷若先生於易實時口授墓誌自誌其墓有章雖爲一命之士實未嘗仕宦不敢令後人述事畧求誌銘行狀於當世大人君子以待上之史官亦口授數語畧敘梗概命猶子廷幹書之刻石不納之幽藏而樹之墓側使知我者可辨且示無所表見也有章少時性近謹傍府君愛之挾之同卧起枕上口授五經經文及諸史詩古文辭所告語皆廉耻長者之心以示不入於邪辟年十六隨宦兗州時震澤錢巽齋先生居運河道陸公燿署中府君延之爲有章師教以辨古書正僞就童子試充通學附生年二十二舉乾隆己亥鄉試貢士屢試禮闈報罷嘉慶二年選用望江縣教諭年四十四始中辛酉　恩科會試第一達香圃彭芸楣平覓夫蔣霽園四先生爲總裁而有章拙於楷書　殿試三甲及引見　聖恩擢用內閣中書到閣行走是歲京師積雨彌旬染寒濕從長官請假回籍醫治次年疾稍愈母楊宜人年已八十五終母養遂不赴選曹初有章誦九經畧皆上口未能研究通經義詩書義深無所解好春秋左氏傳嘗論周鄭交質謂左氏傳不正其君臣之義而責平王之無信於宋元公與華氏交質惡之甚矣天子之子下質於諸侯止責其無信之無益是苟能有信卽交質不足責也安有邱明親見孔子而謬於是非若是蓋春秋始於平王四十九年邱明紀其事實以爲之傳所紀斷自魯隱元年而事所由來積漸凌夷則不自魯隱之元始也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驪山之亂

桓公死之足爲周室純臣矣然考桓公之詢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而史伯爲畫策寄孥於虢鄶侯虢鄶背已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而取之則是桓公之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既不思繼尹吉甫逐玁狁於焦穫之大功遏西戎奔軼爲折衝禦侮之計復不思固守所受封西鄭之地爲王室近援方申侯未戍西戎未入之先遽言於王東徙其民於雒東武公承遺策卒取虢鄶十邑而國之斯桓公謀逃死豈盡殊王衍之謀三窟武公雖建夾輔之勳亦藉戴周之義爲厚自封殖之算又況寤生以譎詐之姿席祖父餘業當是時平王降心相從四十九年之間亦僅勝漢獻帝之都許北魏孝武帝之都關中耳君臣之禮倒置已久而後

至於交質子不然未有奕葉純臣無絲毫自嫌一旦使其君恐約信不足以結其心而委王子爲質於其國者也通鑑書初命晉大夫魏斯韓虔趙籍爲諸侯胡致堂責周不能慎微雖微使六卿竝起三家輩出莽操懿溫接迹於朝劾忠宣力之不暇而馮班以爲非是蓋魚爛瓦解之時非履霜堅氷之漸值魯隱三年平王不能正分與名鄭莊不免聚訟爭命已非一日之積左氏安得至此始正君臣之義哉至責平王無信可謂深切事情平王之御諸侯事跡不多見而桓王將畀虢公政實平王始謀也按魯昭出奔自三十年至於終歿春秋皆顯書所在之地傳例以爲季氏未有篡奪之惡公雖失志亦無抽筋倒懸之急聽用隸豎微幸之私既不能彊

又不能弱所以身死於外見貶於春秋非復如過誤之可掩而周易屯之九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周既棄西都豐岐之地於秦而不能復東諸侯亦無有建方召之勳翼戴王室者所恃爲雒邑王城保障惟東遷之初利用爲依之晉鄭耳而傳載桓王事曲沃莊伯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及曲沃畔王復命虢公伐曲沃立哀侯於翼又取鄭田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幸共叔之亂莊公能靖內難不則安知天子不以助莊伯者助共叔未嘗不疑平王以下以僻弱不復興兼由不能懲小忿用術數求得志旋失所馮依非奮力待時之道也後讀毛詩兎爰敘曰桓王失信諸侯背畔搆怨連禍王師喪敗因信左氏春秋毛詩相爲表裏而朋見爲不

繆鄭恃得周政雄長東諸侯行雖跋扈決不敢爲周平王之淖齒而周之東遷與屯九五無以異欲大貞且不可況用譎求肆志乎彊臣不幸不可制必如常道鄉公之於司馬氏北魏東海王之於爾朱氏度其終不得免縱輕於發難不得責其隕身而忘社稷之計非然者雖漢景帝時天下全盛鼂錯謀削諸侯蘇子瞻尚以爲能發之在能收之則不知左氏責平王無信之指未有不爲崔嗣之召朱全忠誅宦官逐唐之亂者也又鄭使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成周之禾顯然背叛猶入朝畧無畏懼天子亦不能因此圖之而又以王師助鄭伐宋則桓王之於鄭虢殊不啻唐昭宗之傾倒於朱全忠李克用之間視東遷之初望實逾喪矣豈特繻葛之敗哉故天

子諸侯不得交質不待貶而自明者也於隱三年示貶復非慎微敬始事實若經歷盛衰去就有敘變化應時如平王之無信失諸侯則不可不明告後世也韓非曰必緣理不徑絕治春秋者無輕議左氏可矣而後儒持論甚高疑左氏褒貶爲寡當據司馬溫公修通鑑語許李延壽爲良史議其屢述鬼神事爲仍左氏之失因告治春秋者曰左氏紀實事博而多矣所采擇棄取本經雖不可得見今按其書崔杼欒盈亂賊而滅亡者也載其諡曰武子懷子則傳所用原文也爵位氏族已滅其黨猶相與褒許之欒書荀偃孫林父甯殖曰武子桓子文子惠子能以執力養交致名譽者更無足論計其惡直醜正顛倒是非之公明知其所止極嘗歎通鑑考異所

存唐人紀載有極譽裴延齡而深詆陸贄者斯人秉彝之良幾乎滅息而左氏傳無此種表說也則皆邱明削之矣其於季孫行父相三君而無私積許其忠於公室而錄史墨之對趙鞅曰魯文公薨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則行父竊魯國政之實不沒也其於樂書存范鞅之言以爲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而其讒郤至與荀偃共執晉厲公之實不殺也摭其一端難免駁雜合全書始終觀之惡而知美好而知惡爲權衡不失其平矣惟陳桓子滅欒高引大雅文王詩陳錫載周魏獻子分祁氏羊舌氏之田稱武王克商兄弟之國十五人似乎刑落不盡然斯時陳氏代齊六卿分晉之勢已成所謂高岸爲谷深谷爲陵隱示天

道無親垂爲炯戒不異毛鄭詩小雅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之至也至謂孔子不語怪左氏好言鬼神斯言尤爲淺陋左氏傳曰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又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發凡例釋經之外復自爲傳中所載鬼神事發凡例矣而讀其書者尚以左氏爲輕人事而好言鬼神何哉孔子不語怪春秋備書災異左氏重人事屢說鬼神戒人有以取之也先后丕降與女罪疾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孫及雉雊發鼎商書載之時及刑官屢言占夢奈何獨議左氏矧左氏所紀鬼神雖不足儗春秋災異而稗竄梓慎之言天道則又殊於言鬼神即釋春秋災異者縱開漢人穿鑿之端然稽之洪範星辰與曆數爲二班固漢書祖襲之分律曆天文爲二志蓋曆數言推步星辰察休咎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易象傳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未嘗不并包休咎而傳於五石六鷁退飛過宋都載周內史之言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於梁山崩載重人之言曰雖伯宗若之何於宋衛陳鄭同日火載子產之言曰天道遠人道邇實蚤爲李尋夏侯賀襄楷鄧顯之術樹之防矣南北史所述鬼神蓋東晉而後西域之教熾於中國從時俗所傳說附之列傳之末竝非左氏祖述經術之旨延壽徵矣後人嫌其譎詭削之甚易而姑存之者南北史人物功名褊澤不可概以理論或者爲鬼神所憑如司馬遷作秦本紀以錫秦鶡首爲天帝之酲耳胡獨謂延壽無失爲仍左氏之失其

持論大概如此然實好毛鄭詩唐人五經正義毛詩最完備能洞徹可貫羣經惜前明守宋儒說過唐正義者寡也近三十年來揚正義者書者多矣又旁稽爾雅說文諸子兩漢書文選注等書尋漢儒堅緒於西晉以前摭孔潁達賈公彥所不能說者可云博與無以復加而類夏侯勝斥小夏侯左右采獲班孟堅議司馬遷分散數家之事不肯原始要終專守孔賈所承師說乃與同志治毛鄭詩正義別鈔傳箋雒誦數十過而爲之敘曰學者之患文章浮薄鄙俚不知求之於經史行已慨慕從俗不思考之於義理盛年一過天所與者終身與之相離而又害之已所爲者悔尤叢集復不識桑榆之景側足之地安在精華果銳之氣盡亡末由追心性於無何

有之鄉思力量所及專治一經藉義理從外入美靈根而閉朋牖聖經賢傳無奈湛溺薄俗識趣不相入此韓子所謂悔不可追也然周易曰迷復凶夏侯勝之授黃霸經也善其朝聞道夕死可之言法言曰學不羨如使得悔雖不逮周易之不違復不猶愈於迷復乎而又何憂於桑榆之既迫轉類法言所譏爲羨者乎聖門之教詩爲先唐人義疏詩爲博而篤嘗披閱一通發飲食嗜欲之羨何以至今未學也今老矣亟約篤志經義者其治之獨學而無友則勤苦而難成也講解二南畢徐子文起曰得孔潁達正義毛鄭詩乃可通然讀傳箋如無正義讀經如無傳箋毛鄭詩雖存若亡浮慕思治之者苦支離無依據期言實爲名論不患能解者少患能讀傳

箋者少讀則解矣有章性躁而恆讀之半歲覺妻子可怒之過漸少處兒弟朋友間不白責之惡日多然則與觀羣怨事君事父之道誦詩不在擇人從茲益進詎不足美靈根而閉朋牖老而能學斯爲至幸世無唐施士匄無從大太學坐貴游子弟下聽其講說與徐子默守此意應不違繆因力爲戒約慶弔游覽飲酒圍棋可減則減無廢倍誦傳箋之功知我者必不我責不我知者責我不恤也彼責則嚮來悔尤叢集遂兩得也毛鄭詩外惟讀性理精義程正叔易傳漢書十志而月以五日日與門人劉宗鄰女夫宋調元楊廷撰兒子達先讀通鑑四卷餘姑置之懼分力止撫其華不食其實若訓詁之奧賾引證之通達釋文之旁羅不敢畧不敢遽求詳天假我年將求詳今翔通大義且以竢之少年精力過人者法言又曰傳書不果則不果矣例之治詩桑榆之年驚心動魄一日三復也然不數歲病目竟不能洽浹也歎曰吾治左氏春秋毛鄭詩猶不獲卒業綴緝周孔所僅遺而經歷世變開物成務莫如前漢書挈十七史要領正其繆誤補其闕畧莫如通鑑周茂叔得聖賢不傳之說於遺經道學已明而南宋元明理學之書曼衍紛繁　聖王仁皇帝御纂性理精義深醇簡要五百年所未有辨羣書之非揣羣書所合故有章自二經而外僅讀三史三國志通鑑及胡景參之注性理精義前揭文中老莊韓呂諸子唐陸敬輿制誥奏議韓退之古文宋歐曾蘇王集二程遺書朱子全書明薛文清讀書錄

國朝顧亭林日知錄中册李安溪遺書而已宋元史讀之不徧　御纂明史有志思親宋元史數倍致力焉以病目抱憾矣讀書與注書異注書旁搜務爲廣博讀書量資力所能勝任安得矜鄙見洽聞乎鄉里有未昏守節者或疑歸熙甫議其非禮不待親迎而至夫家爲尠廉耻因書如皐楊貞女事詳論之曰禮文不能備也微獨周衰禮經不全聖人制禮俾中人可企而及於是義烈之行遂深沒其文於經而非有所貶損也然後世無所據依疑義滋起鄒人割股以療親疾韓退之作鄂人對女子未昏守節歸熙甫著論譏之此大儒之言世推爲得經遺意可舉爲法者也顧割股療親有毀傷遺體之嫌不幸割股身隕親疾或因以增劇讀書知義理

勿爲可也閭里之民爲之辨其僞與非僞而已其僞也蘇子瞻謂欲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是也其非僞也則書載武王疾弗豫周公爲壇祝册曰以旦代某之身王翌日乃瘳足以祈天永命而謂細民割股療親必不足以感格穹蒼而已其親之疾乎然則割股療親議之是儻盡欲罪之非也若女子未昏守節則無害於義理無違於禮經而熙甫乃議其非正是爲過矣熙甫所據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已嫁未廟見猶未成婦況未嫁而成爲婦乎曾子問又言壻弗取而后嫁之壻有父母喪女可以更嫁況壻死而女不可以更嫁乎因遂斷爲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家從

父適人惟父命非女子所得與又推昏禮不備貞女不行許嫁而夫死猶未親迎昏禮不備而守節于夫家是奔也熙甫之言昏禮不備刻覈幾無餘地而在家從父適人惟父命不當立志守節而違父命則楊貞女聞夫卒而以守節泣請於父父知其女之足以守節而成女之志實足以破熙甫之說夫未廟見歸葬女氏之黨未成婦者非謂女猶責禮於舅姑與壻殆舅姑與壻既成女以婦禮而女及女之父母懷不敢自成之志也父醮子而命之迎壻親迎御輪三周及昏禮之明日婦執笲棗栗腶脩以見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壻及舅姑已成女爲婦矣昏義曰成婦禮明婦順是也何謂未成爲婦哉然而婦者承宗祧事舅姑相夫子育繼嗣廟見者承宗祧之始猶未廟見而死女之婦道安在歸葬女氏之黨謂女未嘗一日盡婦職耳故不以婦禮葬之豈宜從周易女子貞不字之義而援爲女子許嫁未昏夫死不宜守節之例與歸葬女氏之黨者舅姑及壻以婦道禮之而不獲以婦道報者也未昏守節度其壻若不死必不至不以婦道待已而遂終身盡婦職者也比而同之治經不得爲洽狹矣至取女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壻免喪不取則更嫁之縱非禮文殘闕或更有他故不盡如釋禮者之說然指必專爲中人可企而及非謂賢者宜抑而就也何以明之鄘詩柏舟美共姜守節而禮經喪服傳有許改嫁之文夫據禮經則共姜宜改嫁不宜守節以故孔穎達釋之謂若不改嫁爲更賢記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夫死不嫁然則以既嫁夫死者推之聖人許改嫁

爲夫死無可恃以守節者恕其情而所賢者實在守節也未嫁夫死斬衰而弔既葬而除之除斬衰雖似許其不守節蓋于未昏不守節恕之愈甚則於未昏能守節者與之亦愈甚也而女子在家從父許嫁非女子所與聞守節非女子所自主此義本不能使人無疑鄭康成曰女子十五而許嫁笄禮曰女子許嫁纓系之以纓示以有所屬也而謂女子弗與聞乎且嫁女有吉日而壻死女斬衰而弔然既服斬衰而弔尚得謂之不知乎夫父之許嫁女子未嘗不知則女子之節有不可奪者矣陰陽妃耦天之道也天下無生而無耦者故女子未昏守節苦節也爲父者不忍其女之苦節父之情也苦節不可貞一弱女耳一時矢志安保其終身之不渝父所懼

也以是爲父者於女子在室聞壻死恒敎令之適人雖女子有不嫁之志猶時彊之此熙甫所謂從父也然深探其父母之志若女之志氣知識果能勝苦節而不渝於終身以儒素之女而焜燿宗祊如紀叔姬宋伯姬之載於春秋卽如張子房陶淵明之乃心韓晉豈非甚願惟其然而未昏守節之女其初雖不足使父信之而卒行其志實所以成父之命必不得格以在家從父之議又況如楊貞女能使其父信之者哉六禮不備謂之奔奔有二義氓詩毛鄭皆以婦人能專心於男故能自悔而怨深又言其悔非以食貧之故詩所爲刺淫佚者以嫁不待禮而私相許耳此踰禮之奔詩人所刺也若凶荒殺禮男子年時期盡則奔者不禁周官有明文非爲刺

今女子在室壻未死時無從豫測其不以親迎之禮來豈凶荒許其殺禮而壻旣死猶執親迎之禮以相難此不足供兒童之一噱也通州育嬰堂收養女嬰無全活者言於知州請給糧歸本生父母留養不則廢育嬰堂庶不至爲將來女嬰無窮陷阱山東張一山桂林湖南唐陶山仵晁先後司州事皆是之曉諭蘇正堂中條例然董事書役利循舊規廢格不行張唐受代卒無所濟年五十四娶馮孺人文生諱人麟公女也子二長達先文生次達訓女三長適增生宋調元次適增生楊延撰三適候選按經歷李恩敕皆馮孺人出又奉楊宜人命以亡兄鈞第二女爲已女適歲貢生黃鴻達次子文樞

篋中集誌畧云馬繹齋有章已亥登賢書辛酉冠南宮入中書省告養歸里母夫人服闋後嬰疾踰年遂以不起生平不爲俗學於諸經喜讀漢唐注疏用力於毛詩周禮尤深歷代諸史俱能言其得失尤喜班孟堅漢書司馬公通鑑一本朝著述喜顧亭林先生諸書識解精邃所爲古文往往議論卓絕皆心得之言時文恒似陳大士吾鄉近時績學之儒未有如繹齋者也雖已患疾猶偕同志及門人子姪尋討宋五子書及經史大義而天奪之年拱木已積追維曩昔師友之誼良用慨然

一經堂詩話繹齋先生弱冠舉於鄉辛酉領南宮第一讀中秘書時病歸養終太夫人喪後卽不復出益肆力於經史服

日集子姪姻族輩爲講司馬溫公通鑑撰在甥館與聞緒論每勉以有體有用之學毋與俗士爭才華競聲氣勤勤懇懇致足感也不意搜疾踰年遂以不起彌留時猶自爲墓誌及其先尚書石渚公家傳鄉諡文憨著有遯志堂文集十六卷詩集四卷讀書記畧十二卷揚子法言評註八卷繫馬堂階錄二十四卷藏于家遯志堂制義病中手自刪定者先梓以行世

崇川詩鈔小傳馬有章繹齋幼隨父宦兗州就陸觀察曜署中受震澤錢師學教以辨故書正譌卽能是正文字乾隆已亥年弱冠舉於鄉嘉慶初司鐸望江辛酉冠南宮授中翰尋告歸終母氏養遂不赴銓曹好學無間昕夕倦則倚書架前

卧既覺復讀其治經毛鄭箋註孔氏正義皆能背誦尤通左氏春秋讀書得間動與漢唐諸史相發明其於女子守貞力闢明歸熙甫之說穿穴三禮足以扶翼名教晚年學益力猶以治詩及春秋未獲卒業爲憾所讀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通鑑及胡注老莊荀楊文中韓呂諸子陸制誥奏議及韓文歐曾蘇王集二程遺言朱子全書辭文清讀書錄顧亭林日知錄中册李安溪遺書諸種懃懃懇懇實能自道甘苦示後學津梁以目眚故悔宋元史讀未竟明史亦未致力資志以歿此易簀時自述以授子姪嗚呼學然後知不足可謂嗛嗛君子矣其口授唐人句自輓云自欲放懷猶未得不知經世竟何如精靈之氣不可磨滅卒年五十有四鄉謚文慤著有遯志堂全集法言註若干卷鈔存詩皆卓然可傳

星按馬袁字荼書游泮時與族叔祖秋田公著碧宗伊公士華同案籍聞二公道其生而岐嶷開靜菴先生目之爲千里駒未幾果冠軍食餼天姿豪邁偶蹴棘闈即援例就教職銓授金山司訓整飭條鼓士氣三涇之文運聿興暇日與邑中名士游詠於秦望徒步往還同人或戲之曰美子者嘉其取瘦羊子註對之以乘肥馬即應曰鄭廣文騎馬醉歸時遭官罵吾貧長官而本人本馬彼何所惡而罵之者哉既而太失人年高扉組歸養八旬稱觴率家人蹲堂上壽蘭桂滿庭稱盛事焉家居克敦善行里黨推重年近八旬卒子一芬廩貢生以孫映辰貴累贈通奉大夫

華按馬裏蒼書制藝選刻崇川人文集遺詩選八五山耆舊今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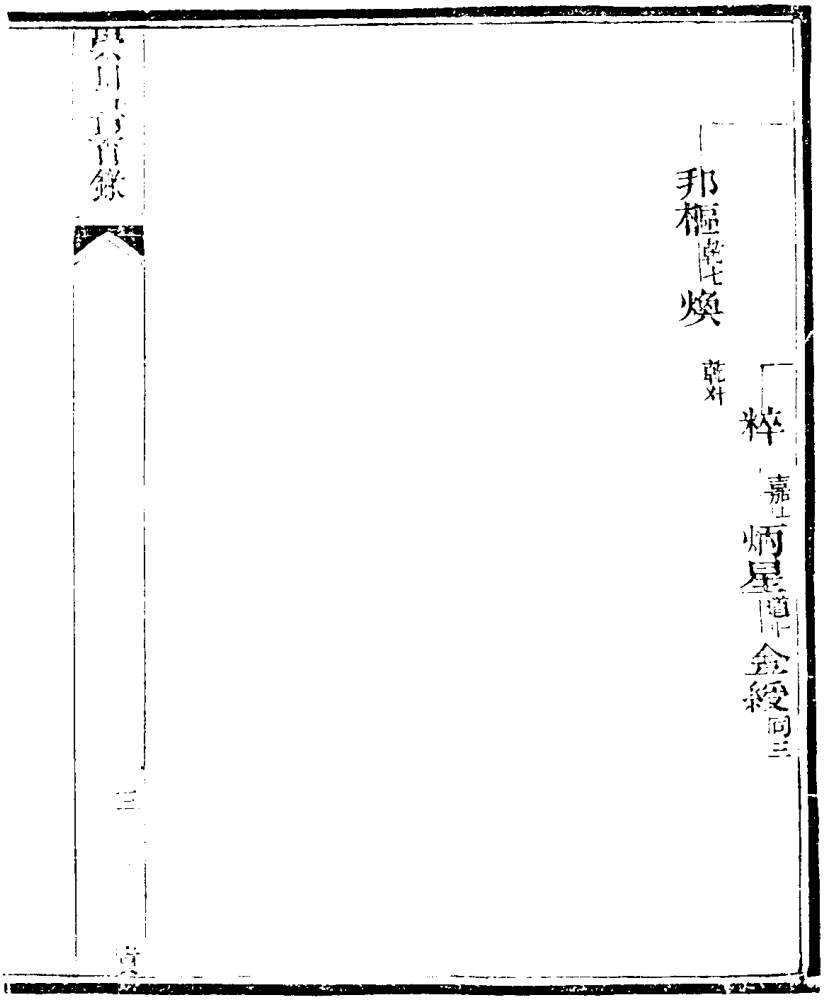
星按馬芬字華渚家學淵源弱冠游庠食餼郡邑公事資其才力蜚聲於黌序者有濟美之稱人謂其善迪前光而裕後尤著其美生十有二子嗣書香者八八人中惟映垣映杓得年不永未及奮跡康莊餘則登科者五映奎甲子科英山教諭映辰乙酉丙戌北闈鄉會聯捷貴州銅仁知府映台丁酉科映階丁酉北闈同科辛丑進士廣東順德知縣映庚改名毓森丙子科松江教授得第者二映辰映階任教職者二映奎映庚任太守者一映辰映台雖未仕而昆季同科益以映庚之子錫晉北闈副車一科三人遍郡僻壤前此罕有先生弦親見其盛精神强健八秩外猶課徒訓子娓娓不倦年近九秩卒以子映辰貴累贈通奉大夫

崇川聲者譜語馬華渚芬先生淵岳其心金玉其質體諸躬行敦善崇實發爲文辭瀾翻濤湧施誨兒勤蓄德無遜天錫之麻醴盈芝苗杏桂蟬聯簪纓一室顧曜椿庭　恩叨顯秩福備遐齡慶占逢吉

袁氏

- 淮 正一
  - 觀 正二
    - 九功 靖十
      - 紹聲 萬三
        - 邦彥 天四
          - 貞弼 順三
            - 杏 康三
              - 鍾麟 雍二
                - 喬榕 乾二
            - 桂 康六
        - 邦達 順三
        - 邦綬 順二
        - 邦華 天四
          - 橋之 順三
        - 邦夔 崇三
      - 紹登 萬二
      - 紹武 萬十
    - 九皐 靖十
      - 紹書 萬十
        - 邦瑞 萬十
          - 簡 崇四
        - 邦瓚 天六
        - 邦璉 天六
          - 晟 康十
            - 晁 康十
        - 邦璽 崇六
          - 性 順七
        - 邦會 萬十
          - 仍獬 崇三
            - 璐 康十
      - 紹會 萬十
      - 紹德 萬十
        - 鼎 天七
    - 九齡 萬元
      - 仍繡 順四
      - 逢元 崇三
    - 九思 萬四
  - 隨 靖三

- 紹文 萬十
  - 體乾 崇九
  - 龍 崇四
- 九成 萬元
  - 紹祥 萬十
    - 紹祺 天四
      - 憲 崇十
        - 邦賢 順三
          - 喬年 順十
- 九苞 萬五
- 九式 萬十
  - 儼 康六
    - 輝祖 雍元
      - 鳴岐 乾十
        - 輝烈 康十
  - 藻 順三 紹登孫
- 濱 正十
  - 僑 靖十
    - 大方 萬五
      - 士桂 雍八
        - 仁 乾十
          - 名世 乾四
            - 學健 乾十
              - 龍光 嘉元
                - 榮 道十
                - 岐 道三
                - 喻 道十
                - 屹 道十
              - 友直 嘉九
              - 鴻儀 嘉十
              - 鳳儀 嘉十
  - 洽 康十
- 洛 康十
- 洋 康十
  - 邦幹 乾四
    - 韶 嘉六 邦幹孫



通州志孝友傳袁淮字東之偉幹清髯負氣任俠耻浮沉閭里
間九工古文辭有司往往折節下之性復長者不欲聞人過
至鄉曲有善行卽嘖嘖侈揚惟恐後孝友天至事二親備極
滫瀡其兄先後没撫其遺孤不啻已出訓迪子姪必先倫理
而後及文藝嘗曰若弟彊志樹立徒以貨利自涸溺卽不名
吾家子也

通州志宦蹟傳袁濱字興之嘉靖庚子舉人蚤慧嘗建策走江
返有司才之調選令撫甯邊邑疲瘠父老子弟日提戈候警
濱至下令曰父老子弟且休矣爲擇驍勇人畀戟予厚集芻
餉以待又其俗多桀黠少年暴行墟舍濱又以其法繩之於
是野無私鬥乾爲長城頃有邊人斬關入逼撫甯父老子弟

莫知委命下令曰無懼無懼猝登城望盡召城外人納之城
中親爲指畫拒敵狀仰天歎曰卽不保吾惟死撫甯以報天
子耳決不令百姓獨死未幾解嚴邑無恙濱則病矣病五日
卒撫甯人家號巷哭曰脫不虞再警安得我袁父坐城拒之
不我援也

通州志名賢傳袁隨字民悅嘉靖丙辰進士筮仕戶曹清謹夙
夔時嚴嵩當國欲羅致之餌以銓司不應出知德安時景王
受封之後民力彫敝飢饉薦臻隨不動官帑多方賑卹全活
無算以治行高等擢山西提學卽行遇盜盜覩知隨名曰清
官也舍之去衡文絕倖竇遂泰江藩會泰和有叔獄之變設
計擒之事聞賜白金尋陞四川左布政後以覲賀例有道里

與衛弼秣之費約數萬金隨屬色拒之無染指焉道經江陵張居正宅憂居里以不往弔衛之至是張爲首相遂中以老歸閉壁蕭然後屢薦不起年七十二卒於家

通州志宦蹟傳袁九功字君敘萬歷歲貢幼失怙恃克自成立而兼成其兩弟九皐九思以貢選四爲學博二十年清操堅如一日已而超判登州益著清譽未及期致事歸衣褐茹蔬初不知其叔爲方伯弟爲冏卿也杜門掃軌郡守高其誼敦請鄉飲者五

通州志宦蹟傳袁九皐字君鳴九功之弟萬歷己丑進士授銓由知縣廉明正直百廢具興行取御史先後巡按山西浙江河南順天四省所至投奸剔弊裕國安民中官劉成魯坤胡濙等憑藉寵靈而強禦之不少下會中貴遣官榷取煤稅畿內騷然皐三疏爭之上感悟而止擢太僕寺少卿遂爲不說者所中未竟其用時論惜之

里乘遺評袁興之濱保障撫甯不負所學孤鴻天際往來

五山志人物傳袁隨字民悅嘉靖丙辰進士累官四川左布政廉幹任事所在有治聲乘桑歸山僅粥疏食心嘗浩然屢薦不起恬情岩岫間年七十有三卒

里乘遺評袁民悅隨憑軾大澔萬金若浼玉尺氷壺沁潔何忝文宗

山茨社詩品袁民悅隨方伯清正有聲爲一時士大夫之冠詩情森邃然未成家

五山耆舊前集袁隨著有歸田稿

崇川詩鈔小傳袁隨行蹟與州志同

里乘遺評袁君鳴九皐冏卿秉高節恰稱其官不必言才拜德已登醮路

五山耆舊前集袁九式字君賦諸生遺詩選刻第十四卷

五山耆舊今集袁仍獬字誘士通州人順治丙戌舉人著有鄭堂詩集

一經堂詩話袁仍獬鄭堂集瓣香劍南有中郎虎賁之似如友逢明月圓時少詩到春花盡後多積雪初消新月上殘梅未落故人來匆匆畫就情難盡草草詩成句欠工對酒無端提往事聞香未免觸閒情皆所謂性靈語也

五山耆舊前集袁鼎字于銘諸生遺詩選刻第十八卷

海曲拾遺編袁潞字箇船附貢生天真爛熳古道照人家守素風常自擬宗情卿老與劉南廬結醉吟社詩瓢酒錢時陶情於山寺之間者詩終有集失傳

皇朝從叔高祖退菓公潞附貢生方山公洋郡諸生同時人稱名士海曲拾遺載退菓公古道照人老與闔人劉南廬結醉吟社陶情山水信然方山公則家乘傳其英年卓犖好接納四方藝士如維揚李復堂鱓雉皐陸書城景澄嘗主於其家二公風致大畧相同而退菓公壽逾八旬終方山公年未艾而卒里人惜之方山公生有三子長雲飛叔曾祖讀未及成而生子暉谷叔祖煊辛卯登賢書次柘軒叔曾祖邦幹繼

志游庠其文孫韶繼之粹繼之韶中丁卯副車又次紫垣叔曾祖邦楨游庠食餼文譽藉甚惟屢困南闈續望麗暘叔祖庶代之吐氣而又先公卽世則其久蘊之光未盡發也後數十載紫垣公之孫春塘斯均戊寅提鄉闈其曾孫文釗登咸豐己未科副車

〔星諱按〕堂伯祖峴山公名世郡增生雍乾之間歲科十餘試我袁氏山州試冠軍院試冠軍入泮者五人而峴山公州院試並首拔族衆謂家之千里駒矣時叔曾祖太尊公邦鼎爲通郡名孝廉公與吾祖房山公珀同師事之大尊公集家會十人按期課文極器重吾祖及伯祖乃文憎命達吾祖僅以明經終而伯祖竟以諸生老尋卒傳族伯沐霖公學健家學

遂承硯田世業門牆成就多才爲人溫厚和平不以疾言遽色加及僕隸下人雖家無石儲而襟期瀟灑處之晏如余年方五旬而殂子四人長龍光增生次友直道光壬辰歲貢皆績學工文伯豪放而仲温潤又次鴻儀鳳儀同時游庠鳳中辛巳副車

〔星按〕友直字仲雲號緼之歲貢生少失怙奉母李孺人訓勵爲志力學家貧偕伯兄諱光暹弱弟同人篝燈一室誦讀不輟比長游庠食餼聲噪黌序嘗與 先君子及王文慎公廣陵昆仲徐清惠公家幹王方伯藻顧儀卿紹昆仲陳逸之長春宋儀和謂元馬翼祁達先輩十人聯社課文辨論質證朝夕劘切考垂二十載時折衷里中馬繹齋有幸徐松門嵇

諸前輩僉嘖嘖稱道焉乃南闈屢薦不售中歲後以明經老爲人和謙坦夷與物無競授徒多所成就脩羊既稟家計日饒晚年與朋輩陶情詩酒猶强健如常年八十有四卒鄉謚孝長制藝選刻虹玉樓社課文集子二嶲岐祖游庠次弟鴻儀字振衢性孝友攻苦勤學硯田久業年六旬餘卒門人謚曰文節季弟鳳儀字聖符性敏嗜學博涉善文工書法自登副車後肄業成均旋因不習水土搆疾卒於家同人惜之

〔星按〕族叔純夫公粹天資沉潛篤志嗜學家西城外蕭然四壁潛心經籍誦讀聲徹於外爲文簡潔高古一洗浮濫之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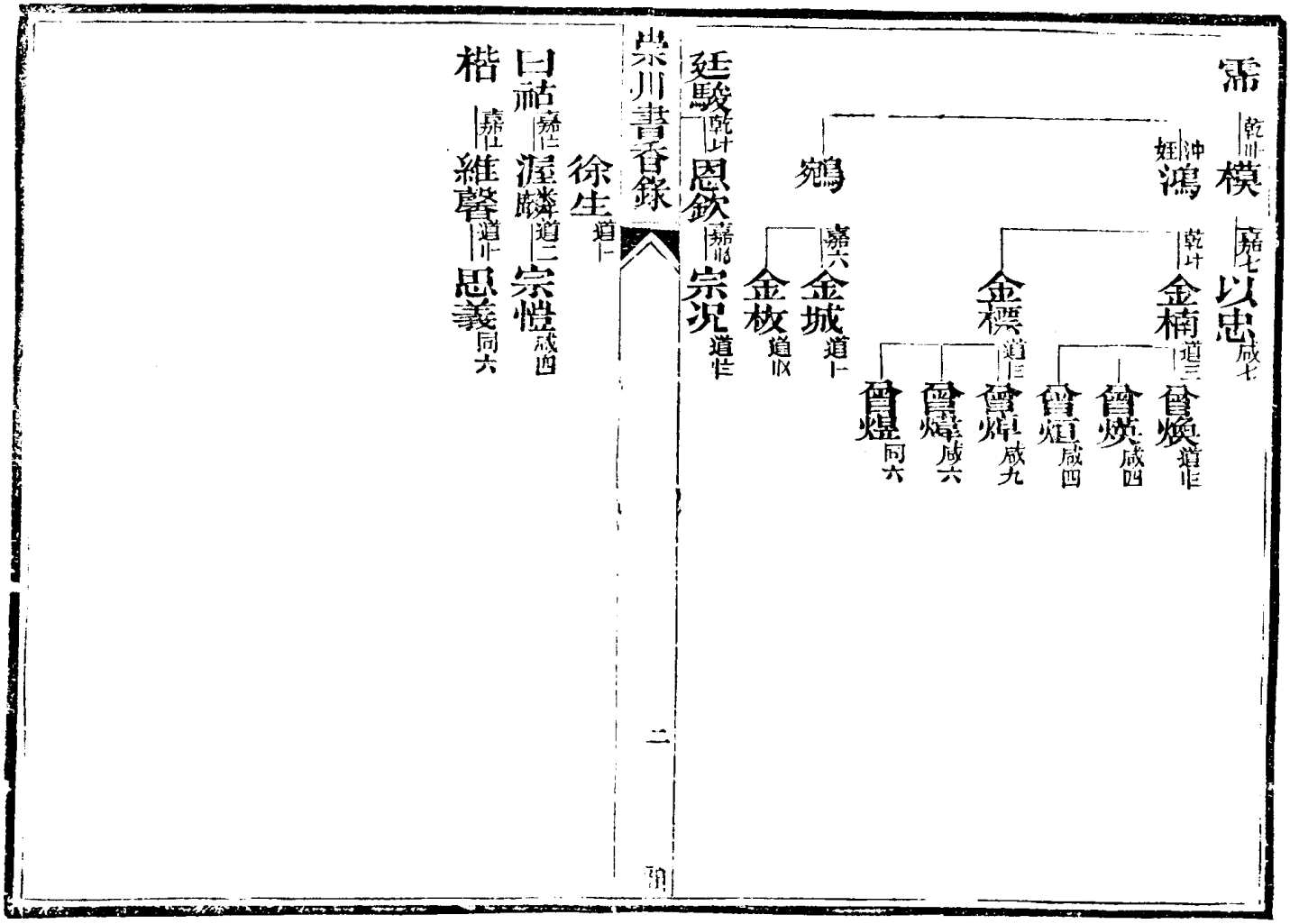
年逾四旬始補弟子員迄同治甲子歲科併試其孫金綬遊庠食餼僉未逾月噫前人困於遲成後人竟以捷獲補之歟

華舊聞袁氏多才其先世有名洽字淑和者孝友力學數十載攻苦勵志孜孜罔倦久而不遇抑鬱以歿厥後孫名世曾孫學健均以文譽噪庠序傳業累世凡後進經指授者皆成名家鄉人僉欽佩之稱爲吾通祭酒此可謂善繼志者矣而袁氏之盛猶不止此又有治之猶子邦鼎及洽姪孫琯尤卓卓有可傳者海曲拾遺載袁邦鼎字大樽性情恬淡不治生產植品力學籍於校卽食餼家城西日坐樓上授書子弟縱論今古有舉頭天外之槩雞窗燈火佔嗶聲徹隣巷辛酉登賢書三赴春闈不第遂無心仕進愛習靜耽與俗吏往來未以私謁干謁貴而能貧介節始終不渝著有離騷經疏莊子註子秋田蒼舉遊庠早世云云琯字六飛號房山崴貢生博

學工文屢試前茅家貧館徐氏塾中徐惺齋琳明經鑑堂智封翁皆其門弟子也嘗梓房山寸心草文集行世古皖楹黙齋孝先生序其文曰囊於慈科試牘及崇川人文久耳袁君房山名迨邂逅棘闈見其岸然道貌年逾不惑猶復殫精竭氣鏖戰不衰談次謂制藝代聖賢立言雖屢困場屋甘以清真雅正見屈不爲脂粉塗附求信慈春徐惺齋鑑堂兩翁東其寸心草一編將爲授梓囑余綴序啓視則心精力果理法兼俊沈實高華綽有先正　國初風味云云觀此則知大樽房山匪特顯名當時其有裨於後學豈淺鮮哉今其遺文並選刻崇川人文集篋中集余檢袁氏家乘備悉兩先生爲洽之近支因附識於此以誌景仰之思云

顧氏

- 磐 正八
  - 珀 正廿
    - 守元 靖時
      - 守正 靖中
  - 瑞 磐妊 正仁
    - 養植 靖時 懋孝 隆元 國棟 天四
      - 懋修 萬收
    - 養謙 靖時 懋賢 萬元 國寶 萬收
      - 楫 崇四
      - 楨 崇五 恂 順八
      - 顯祖 順七 逢 康時
        - 造 康仁
      - 桓 崇四 恪 康時 友讓 康廿 永祈 康廿
      - 懋光 萬時 國器 萬廿 朴 崇六 汝慰 康時
        - 國琥 天六 晳 崇仪
        - 國瑚 崇八
        - 國旌 崇仪
      - 言 宏八 希曾 靖廿
      - 讓 正五 希顏 靖時 良馭 萬元 瑞麟 萬仪
        - 瑞鳳 萬廿
        - 瑞豸 萬收
      - 師旦 天六 忻 順五 元褒 康廿
        - 惲 崇十



通州志文苑傳明顧磐字子安生而顖異未及期即能展書三歲識字七歲作文九歲選入州學十二歲考食餼前後學使者至必褒然居首選中應天試時楊果姚繼岩俱以人望居吏部讀鄉書得其名喜曰南國雋佳士矣至賦詩相賀後以計偕客死潞河磐丰儀峻整言笑不苟至禮下賢豪接引後進惟恐不及博學強記藏書萬卷精粗巨細靡不研究嘗著鹽法錢穀馬政水利皆鑿鑿中當世務及訂名宦鄉賢考甚嚴敬曰是將柄之風聲何涸冒爲郡大夫傾心下之惟與圖議政事得失一無所關說以故人皆嚴重之平生篤孝友修信義廣惠愛鄉國效法四方知名詠之者曰厚德在人賢愚共惜士林謂之實錄

舊志云聞磐嘗南渡江有羣盜掠其舟物貨盡去磐獨著繡衣嬉嘯其上絕無悸色盜驚問繡衣白面者是何人舟人謂爲通州顧家郎子安坦盜乃復呼羣登其舟羅拜謝罪曰小人不知乃至驚動郎君發布百疋去磐盡以布散同舟人此一事不足盡磐然亦見其梗概矣

通州志義行傳顧瑤字公玉性恬淡寡嗜慾事親曲盡孝敬而與人恭讓有禮且高誼急人之難意氣所激千金弗惜博學高才年十三即爲諸生後以子養謙貴贈如其官

通州志名賢傳顧養謙字益卿嘉靖乙丑進士授戶部即以抗直忤尚書出爲福建僉事勦平亂賊遂參粵溝擒大寇賴一清坐法會閩撫以苛禮責謙論謙不事事左遷雲南僉事順

宿土官猛寅侵鄰謙檄諭之遂歸命尋泰浙藩轉嶺州副使未行杭城兵變督臣張佳　請改謙杭嚴道捕七人犁其魁宿二人立斬以殉衆皆攝伏徙謙兵備薊鎮尋拜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明年陞右副都領事如故因條上便宜歲增餉銀馬價添設守將由是邊備聯給大小之戰數十金綺之賜不絕故事邊功當得錦衣世廕謙力辭僅加級賜幣從謙志也歲大水請開海禁糴粟活饑民七萬餘人遷南京戶部侍郎遭內艱時東西用兵朝議奪情起謙總督薊遼力辭終制乃行復命兼經畧以朝議封貢事不合遂求去後乃堅卧不起謙爲人豪爽豁達臨事果敢智勇備具嘗按塞憩小凌河敵十萬猝至謙啟四門張蓋而坐敵覘爲謙不敢近將吏面

無人色謙談笑自若也謙孝友家居不私一錢宗黨知交莫不待養詩文書法並擅絕長卒贈兵部尚書祀通郡之鄉賢祠

舊志云司馬之清操峻業人知之而有不及知者往見太倉相國在政府與司馬往來贈答諸書皆中朝秘密謂得司馬建白功多然司馬未嘗以之告人其德量宏深矣史稱有古大臣風信然

通州志宦蹟傳顧國寶字元善天啟壬戌進士大司馬養謙之孫比部郎懋賢之子志不就應力學益勤初爲平湖令調嘉興有廉能聲行取給事中先後丁內外艱九年始補吏科主

考浙江稱得人通故濱江海鹽察使者不時至里民疲於供應吏胥更賓緣爲奸寶倡爲細差法民困少甦卒於官里民爲立祠以祀

通州志文苑傳顧國琬字去非號圭峯邑庠生司馬養謙後裔嗜古有文癖與軫石王猷定善手著史論二百篇散佚未雕板得一二者往往珍惜不已子道含庠名哲字同東有孝行持身端謹以古人自期待博覽羣書尤癖於詩自漢魏唐宋以及元明諸作者篇中偶拈一語即知爲何人句通貫淹雅同輩爭師事之更善書小楷直追鍾王著有慶堂父子集載江南省志

通州志宦蹟傳顧諶字汝理嘉靖歲貢授鄱陽簿惠政在人清謹如玉收邑賦郤例金爲千者二僅兩載而歿後邑人羅侍

御按部至通猶嘖嘖稱顧簿治狀爲式其廬諶性孝友廉惠能賑人之急兄死無後諶以己子立之教之成器

通州志孝友傳顧希顏字學儒鄱陽簿諶之子以諸生入太學父好客嘗施予囊貲千餘金頗憂之顏與婦謀取篋中簪珥彩緞諸之不繼又轉貸親友以償所急用寬父憂父卒於官顏號泣奔赴奉喪歸路由大江颶風暴作舟幾覆顏抱柩哭蹋蹋遂止舟中人咸謂孝感所致服闋就吏部銓得甯陽丞未幾忽心痛乃以間歸母果病及卒一慟幾絕遂得疾三歲乃瘥鄉人憐之爲賦孝廉之篇後補嘉興謝一切例餽自載米鹽隨食之會以積勞卒監司郡伯皆爲惋惜

里乘遵評顧子安磐靈胎東岳倩僮南都丹山清廟之評卻

公豈阿私所好

五山外史叢談錄明正德癸酉秋闈逼人聽響下聞小兒號哭聲衆人撫之哭乃止聽者以爲不祥或以告磐磐曰衆願子安兆益謂我也聞者咸笑之及揭榜果然

山堂肆詩品顧子安以才名聞於時客死潞河詩才長力短故易於親人而不必其永世

崇川詩鈔小傳顧磐子安生未及期即能展書識字七歲屬文九歲補弟子員旋食餼學使者至必褒然舉首明正德中舉應天鄉試僉曰南國隽佳士矣著有海崖集十卷後以計偕客死潞河士林惜之

五山志人物傳明顧瑤字公玉性淡寡慾篤學多才未冠入諸生籍數試不得售輒棄去託足山間以琴樽自適書法詩篇流布大江南北海內能文之士咸望風尋訪焉瑤爲人正直見人輒示肺腑人有過則面折之意氣所激雖千金弗惜也著有竹素園正續稿

里乘遺評顧公玉瑤竹素園種成白榆而漏痕釵脚衿貴當年

崇川詩鈔小傳顧瑤公玉明諸生高才博學與廣陵宗吏部臣友善有淮海遺才之目著有竹素園集

五山志人物傳顧養謙字益卿性豪舉雄于才畧登嘉靖乙丑進士授戶部郎嘗伉直忤大司農出爲閩僉事尋參粵藩屢以勦寇功著改杭嚴道杭兵變養謙討平之朝廷以謙有將才從謙備兵薊鎮巡撫遼東遼無歲不用兵斬獲之績不可勝紀服闋起爲兵部侍郎總督薊遼以朝議封貢事不合遂求去復起總理河道又以原官起協理京營皆堅辭不應日與故舊屏迹山水間絕口不言生平宦業所引拔文武將吏概謝不見謙膽氣過人臨事果敢嘗巡行至一小堡遇敵十萬猝至謙大開四門張黃蓋坐小樓上爲指麾調遣狀左右將吏皆驚懼謙談笑自如敵疑有伏引去其膽智如此與王叔承爲布衣交兄事之老而彌篤著有撫遼奏議督府奏議并詩文共如干卷行世

里乘遺評顧益卿養謙鴻門碎玉斗高臺歌大風英雄之氣鑽紙而出

海曲拾遺編顧養謙益卿宦蹟俱載郡志臺省推轂邊才以謙爲首撫遼數載簡練士卒厚恤其饑困市馬立官市法以其餘八萬金別貯先期給軍丁餉至抵補名曰常餉而繼謙者輒撓之法遂罷遼人益思謙會倭陷朝鮮疏凡萬言入奏與朝議不合遂求去薦孫鑛自代居家劇飲絕口不言宦業越數年卒訃聞賜祭葬如例謙爲人濶達無町畦蒞官歷抗清節邦饒遺未嘗爲子孫營田宅及臨事斷決如流不愧良將之才

紫瑣詩話顧大司馬養謙字益卿嘉靖乙丑進士初生之夕異香滿室贈公蘊庵瑤夢岳少保遺以佩刀晨復有雙雉翔于庭公母單太淑人當娠夢老媼抱綠衫兒謂曰此兒乃僧

迦大聖所授非凡兒逮公生其鼻儼然僧迦大聖也故公後有印章曰僧迦鼻云公年四歲贈公爲事所窘不自得獨坐一室公侍側命句云雨昏燈易暗公應聲曰雲過月還明贈公大喜八歲在學舍舍多鼠公廝穴得羣鼠分爲兩隊教以進退折衝之勢如列陣狀塾師某奇之以爲張湯之鞫鼠獄不能及也又見公案頭彙錄一帙皆古名將事蹟師益奇之後果總督薊遼智勇備具有安邊諸戰功公善書作劈窠大字腕力勁絕又嘗自謂作詩如用兵皆堂堂之鼓正正之旗故其所著益卿集中古體如松臺行遼陽行諸作皆勁氣直達無俛步婁聲惜余集隘不能盡錄　附錄公奉詔使海外其國宴賚之際以盤朱進炙魚甚巨人面魚身置所席上公

舉箸徑取雙目啗之卽令撤去蓋知其味在目毒在身也國王稱其贍博

五山耆舊集崇川詩鈔小傳所載顧大司馬養謙行蹟與州志同

華按顧養謙冲菴卒謚襄敏所著撫遼奏議二十卷九十餘疏督府奏議八卷三十餘疏　國朝四庫全書採入存目中惟撫遼諸戰功多與甯遠伯李公成梁合謀成梁傳載明史襄敏公事蹟僅載橫雲山人史稿石星傳內但云撫遼東多勲績而已

五山志隱逸傳顧國琬字用柔一字去非號圭峯大司馬養謙孫也好學問不樂仕進子晳改道含字同東號懶雲工詩善文志亦高尚克肖其父父子偕隱狼山構堂東麓與胡竦泉孫皆山輩開文酒社名重四方望風尋訪者絡繹著有慶堂父子集如干卷

州乘資顧圭峰國琬性孤僻不可近所作詩專尚清幽要眇之思衡門兩版忍饑道古與古辣泉皆歸然魯靈光也

崇川詩鈔小傳顧國琬圭峰去非其字也諸生嗜古有文癖與南昌王猷定善著史論三百篇惜散佚不傳著有天友齋集省志有傳子道含

五山耆舊集顧道含字同東號懶雲諸生著有梧桐夜雨集慶堂父子集行世

里俚續評顧同東道含節義可風誠彬彬乎博物君子

顧氏家乘陽湖呂耀斗爲顧孝長先生暨其嗣敏慤先生譔傳畧云先生姓顧氏諱鴻字羽達號秋渚晚年更號渚秋老人孝長者殁後鄉人所易名也世有潛德考善行公尤以慷慨好施與聲其家先生既壯脩羊既稟贍堂上無缺已惟糜一甌鹽豉二事而已諸昆弟之亡業者時其有無不令二人戚季弟鵬有儁才督之讀卒爲名宿父卒將斂時嚴寒著所襚衣溫之不忍氷其體也比葬五日一省墓雖甚風雨不輟

道光紀元　詔舉篤行士有司以先生應先生謂盛名難副且母老不可旦暮離堅辭不起先生於學無所不窺爲文洸洋恣肆頃刻千言既以貧故爲里塾師才謂趾錯箸耦俛首子常數十人案頭課藝高寸許各隨其高下短長而朱墨之

不終日無留楷焉性和易與物無他腸談諧譚笑藹然可親然里中詭於行者恒嚴憚不敢近年八旬重遊泮水兩孫適新進偕從觀者艷羨先生處之淡如其自弱冠遘耄省試二十又三不一遇勵以明經老亦處之淡如也蓋所養非淺尠云著有畊餘堂詩文集經史擷腴兩簪簪談課孫白話若柯笠藏於家

敏慤先生諱金楠字梓僊自號勺山孝長先生冢子也劣嬴弱不任嬰戲家無紀僕負米析薪皆躬親之夜則扃斗室中父母大父母共一如豆燈而伊吾之聲不絕以故勤讀少過每出一藁輒驚其蒼老弱冠為周石芳先生所知謂其詩古入唐人奧窒詩陽相國按郡時尤以江左才士呼之省試經

房九薦俱得復失甲午文已獲雋填牓日以額溢撤去尤可惜也生平然諾不欺鄉鄰交重族戚苦婺不得請為言於有司旌如例母族中落月給糈贍之歲時代司祀焉性約不妄費然友人逋其金輒置弗校弟子無力供脩者亦不責其償也授徒一以孝長先生為法嘗曰吾非斲而小之如其所詣加誘掖焉其獲益恒倍暮年以子官膺其封脫諸生籍與二三里耆陶然詩酒以終

前史氏曰歲甲子余奉諱出都故里榛蕪不可歸道經五瑕宿同年綺嵐舍人家時舍人亦儼然憂服也縗麻斬泣泣已縷述其封公及大父徵士君積善狀蓋封公歿甫暮徵士君之歿已八年矣仰睇前榮見其鄉人所稱述以額諸堂者悉與舍人言相脗合迺就累日耳食者排纘如右俾後之君子有所考

崇川醫者讚語顧秋渚先生鴻溫溫恭人文藻譽美詞賦駢儷雲烟滿紙德音孔昭予恒靚止聒語移時清言隽旨寖居暮齡精神秀峙繞砌芝蘭盈門桃李鄉望優崇輝光翹企永沐鴻庥克膺多祉

崇川詩鈔小傳顧廷駿玉沙諸生少有文名工詞賦楷法宗衛服碑得其形似長身玉立跌宕自喜晚年得茉菪之疾尤可怪詫竟以是賚志歿著有玉沙存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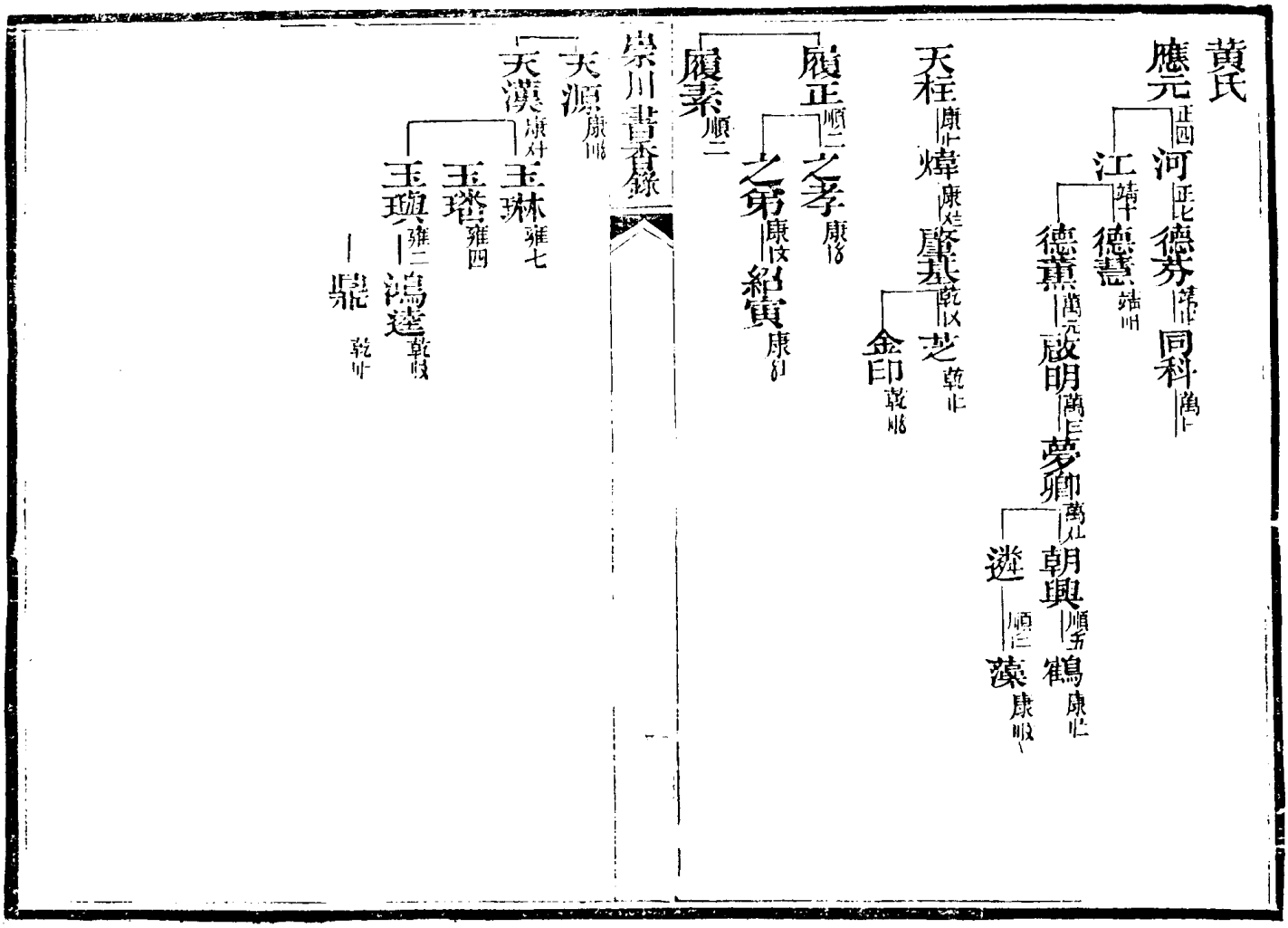
華按顧曰祜字彭錫諸生少稟耿介之資讀書攻苦家素貧日用飲食事悉躬親而篝燈夜讀聲達戶外既長善吟咏兼

好音律嘗與同人泛舟月夜撫笛徵歌音節溜亮飄飄乎有塵外致中年屢試不遇遂無心仕進惟怡情山水放懷詩酒以自適其性晚年復精疇人堪輿之術為鄉口計良可憫也

年逾七旬卒子渥麟道光壬辰舉人

華按顧楷字煥章歲貢生少聰穎潛心經籍博學善文授徒多所成就性坦夷沖懿閉戶讀書有怡然自得之趣晚年境日困窮愁抑塞兀坐無聊又抱衰明之痼瘝瘝終日年逾七旬卒同人惜之子維馨遊庠十數年即逝

又按學册顧氏有兩名楷者一字端木慎修之孫前明崇禎二年已巳游庠一字煥章道光丁未歲貢嘉慶十六年辛未歲人



通州志名賢傳黃河字汝清嘉靖壬午舉人篤於孝友事父應元卽承其志父病河率妻子露禱至再願以身代爲諸生守身如玉因公車歎曰丈夫以功名自命建立固在人耳奈何必以一第爲兄親老不仕何待遂授滕縣教居官崇獎士類先器識而後文藝多士翕然尋陞南雍國子助教課士嚴明擢南京貴州道御史清册後湖巡視京城及鳳陽諸府倉庾威稜霜厲百僚震竦多望風解印綬去然又得大體不爲苛細河奏議起河與曾銑合忤貴臣詔廷杖未幾遷雲南僉事有殲寇功賊情叵測處置得宜畏威懷德稱神明焉所在立生祠祀之解組歸以著書爲事爲人剛正無私待人則藹然獨至客嘗過從輒留飲盤飧眞率不爲治具居常蓽薛文清

瑄之爲人嘗署其不言而躬行之語終身誦之

通州志宦蹟傳黃之孝字百先由諸生援例任河南武安縣修城濬隍葺學宮設義井諸善政載武安志以卓異陞桂林同知修建斗河民賴其利爲建祠祀之擢鄉州南寧梧州三府發奸摘伏斷獄如神尋陞北直通永道調薊昌道以辦理欽工核價虧空削職卒於滄州

通州志文苑傳黃之弟字百忍邑庠生貫徹性理大全或問語錄輿百積二十載攻苦成四書眞解二十四卷鏤板行世

通州志宦蹟傳黃履明字光甫御史河之孫萬歷歲貢積學端方中辛卯副車判紹興有賢聲七舉鄉飲大賓

通州志文苑傳黃天源字桃津別號雲渡邑庠生口吃因自號

拙舌生性孝友父歿於郭門外傍墓築室居焉有書癖篤好古碑板文字筆底倣岸冠絕一時晚年退守西郭廬墓讀書郡牧聞其名往造焉顏其草堂曰南里高踪年三十時得亡子妻亾弗再娶年七十餘卒

五山耆舊集黃應元字參之號棲巒諸生以子河貴封監察御史祀鄉賢嗣著有觀史一班閒居雜詠行世

一經堂詩話黃參之應元先生幼時父實公命稱貸于某姓了公家事走馬抵家則失之矣急返轡至渡口失物宛在一日過鄰火烈焰且及廬舍先生急掖二親出黙禱於神風頓轉得不焚年十三賦茅針詩有東郊先脫頴之句見賞於某鉅公勸之學詩卓然成家錢五長謂其幽雅淡永如餐菊英范十山謂其所著宮詞有古風雅遺音洵不誣也

里傳遺評黃汝清河率腸勁腕直氣凌冢冠如其人如其人山茨社詩品黃汝清河侍御以議河套忤嚴嵩廷杖遷僉事詩調平詞雅

紫琅詩話吾鄉黃汝清河侍御以議河套忤嚴嵩廷杖遷雲南僉事人皆稱其勁直郡人云侍御幼時自塾歸會犯遊府道爲所呵侍御憤祈錢上直殿下進取廟祝何諸門曰子得母黃姓耶詩而詰之廟祝曰余昨夜神示兆云詰旦黃御史來速出迎以故知汝時有同學者聞而異之以某宅爲怪所據人不敢居邀侍御宿其中怪遂絕赴試揚州某商女遇狐崇侍御來輒去侍御去復來因書其名女室中狐始絕迹商因以女歸侍御此皆其軼事也又侍御官雲南舟泊某縣界見人紛紛過岸上詢知有老人一百八十歲是日誕辰衆往稱賀侍御因亦往賀老人見其剌呼家人速治具曰吾將逝矣取一書示諸客蓋少年時有人爲推算終身此其判語也判云壽高三甲子七代五元孫黃河來拜壽速速辦前程

崇川咫聞錄黃天源字桃津通州人諸生病口吃而工於詩詞皆諧聲協律以夾竹桃七律著名一時擬爲古文尤善州守張桐城見而歎賞之嘗造廬請教稱曰先生晚年結廬於十里坊竹籬茅舍翛然野外母八旬猶強健讀書耕田外又別有一樂壽八十餘歿著有文集

崇川詩鈔小傳黃煒彤章岐亭其號也七歲通孝經成童補弟子員以孝聞母病四載謹視湯藥及父母相繼歿一循古喪禮泣血三年宗族鄉黨無間言既以詩文遊京師舉賢良方正辭不就晚年益邃於學工詩著有燕遊草行世兼善書郡學中明倫堂額其筆也或曰縛布蘸墨爲之結體遒媚摩窠書罕有其匹

姚氏

翔 順七大勳康十祚 康廿振中 乾三

振翼 乾廿岑 乾廿紹華 嘉十八麟勳 道廿

汪氏

俊 乾四化鵬 乾三安瀾 嘉十

崇川詩鈔小傳汪化鵬春亭少喈學攻苦家貧居蝯山中歲客郡城與諸同志聯詩文社爲文風格蒼老有古致乃同社友强半掇巍科都顯仕詩人少達多窮僅食廩餼而已遷居城南老屋三間置筵室其中嚴冬風雪枯坐殘更年逾五旬始得子貧甚益無聊目亦幾眇坐是幽憂摽辟一發之於詩詩益工晚乃挈其眷歸蝯山抑鬱而死是時子安澜纔數歲妾某氏苦節教之讀今餼於庠

明氏諫

- 夢鼎 康廿
  - 思慎 乾廿
    - 自源 乾廿
  - 位鼎 雍六
    - 彥綸 乾正
      - 康衢 道三
    - 彥紳 乾正
      - 若霖 乾廿
        - 文楷 嘉十
        - 文棨 嘉仁
  - 玉鼎 雍十

〔星按明諫字謙六郡庠生前明甲申國變後明氏慕采薇之節以漁艇載鸕鷀水行捕魚而食迨我　朝鼎祚傳六十年至康熙甲申科試諫始應童試籍於校有聲厥後斯文日啟傳子夢鼎字昭文庠生次位鼎字旦舉廩貢生次玉鼎字荆石乾隆丙辰　恩科領鄉薦夢鼎子思慎附貢生位鼎子二彦紳彦綸兄弟同案遊庠並貢成均彦紳子若霖字西林附貢生讀書敦行訓子文楷文棨有義方延邵芝臺太史爲師復擇里中佳子弟爲友聯會十人按期課藝一切修脯供給皆其獨任栽培切琢十人皆成星亦與受其益迴憶共硯揮毫分燈剪燭轉盼已七十年今惟顧頤卿總作老伴矣彦綸子康衢晚成早逝

〔華按明夢鼎字昭文諫長子郡庠生諫習舉業能文善詩有聲黌舍夢鼎稟承家學汲古勵志孜孜不倦時家道清貧夢鼎朝夕餐羞奉養循謹能得堂上懽心父歿喪葬盡禮友愛兩弟成業多稱道之爲人謹厚謙抑與朋友交始終以誠信契結治家法紀整飭慈儉惜物人無怨言弟位鼎字旦舉勤學善文貢入成均玉鼎字荆石讀書敦行乾隆丙辰舉人一門內壎篪鴒諍和藹可風僉推爲逼之望族云

崇川黌耆讚語明旦舉位鼎先生古風樸邀不入時趨游心典籍攷義羣儒發揮詞藻大雅輪扶我讀其文（公文選刻崇川人文集）書味經腴先正型典後進楷模素懷恬靜與天爲徒鄉之善士公其庶乎

戴氏

懋元（大四）　庚吉（康元）　家福（康卓）

　　清南（號四）

王爵（崇上）　登庸（康進）　廷颺（康舍）

宋氏

- 堯化 嘉靖壬午
  - 應奎 萬元 爾綏 天二
    - 爾宏 崇二
    - 應鑾 萬五 爾郊 萬廿
    - 應彰 萬九
  - 正宗 康四 倫 康廿 葵清 乾廿
    - 正宗姓 佺 乾二 燮 乾四 掄元 乾廿
      - 炳 乾廿
    - 佩 乾二 霖 乾廿 安元 嘉收 鴻 同六
      - 棻 乾廿 調元 嘉九 湛恩 道四

欣 乾十

- 邦柱 乾四 源浩 金樽 同一
  - 玉綸 乾廿
  - 玉麟 乾廿
  - 玉衡 乾廿

通州志宦蹟傳宋堯化字汝雍萬歷歲貢性溫厚美儀容時有玉人之目由里選令新昌厭習吏事慕彭澤風以子應奎萬歷戊子舉於鄉遂解組應奎令東光最得民以丁憂去服闋東光民千人詣闕下乞應奎再至詔褒許之後陞紹興同知引歸

五山志歸隱傳宋堯化字汝雍肌白如瓠時有玉人之稱由里選出宰新昌慕陶彭澤之風解組歸闢社山間嘯歌終歲至老猶屬文不輟

里俚遺評宋汝雍堯化荔枝思片鸞文思錦若鳧翔珂里時盼庭柯以怡顏

山茨社詩品宋汝雍堯化詩如芙蓉霜鍔出匣流光

五山耆舊前集宋堯化著有北征草

崇川咫聞錄宋霖字紫華號六雨通州人廩貢生官安東教諭鐵治亭宮保督江南愛其才招致幕中公餘輒與倡和霖布服芒鞋出入節署胸中無軒冕如閒雲野鶴時人羨其遇而高其節所著六雨詩集稿盈尺餘臨歿檢付廷撰廷撰為寫定編年集三十二卷古歙黃心巷明府採其詩入今詩所見集檇山詩話云六雨司訓淮陰好宏獎人所著詩話搜羅極富評論精審寫墨梅烟烘雨染皆有奇趣詩品亦如其畫

約園云荒年茅屋苦閉戶秀才尊詠糊窗云橫陳側理玉光同卍字回文一望中檢點偏宜重九後白雲幾片掩秋風題鍾馗食鬼圖云胡爲冠帶拜轟飲食性與人更不同我說先

生高定伯不曾賣鬼宛城中又詠蠶豆句云脫殼尚留雙眼碧含胞時見一衫青並生峭可誦今之天池山人也

一經堂詩話撰舅氏宋六雨先生性豪邁工詩善畫年八十餘神明不衰歿之前一日猶招撰飲出所著編年手稿付撰選錄夜半忽無疾而逝

崇川詩鈔小傳宋霖六雨紫華其字也廩貢生任安東訓導鐵樑庵制府愛其才延至節署爲寫墨梅數幅煙烘雨染皆有奇趣閒作牡丹自謂墨成五色詩品如其畫淮海間買絲繡之歸里後年八十餘青鞋布襪健步若飛猶能登五山絕頂吟嘯自若春秋佳日招集里中諸名士酒酣出所著六雨編年集藁尺餘爲誦其驚人句輒狂喜雀躍不自知年之既

耄也余嘉樹軒中東牆下核桃一株聞其幼年間手植枝葉森秀旺隨方向或以爲樹有神今百數十年矣附識於此茲就其存稿蟲蝕零落爲選定若干首信老成典型也

崇川咫聞錄宋玉麟字錦門號鹿友通州人歲貢生工制舉義雄邁駿厲能參太史之潔教授生徒孳孳不倦一節之長擊賞不去口游其門者多掇科第以去其他爲博士弟子又數十人顧數奇不遇經房七薦俱以額溢見擯年六十餘卒

士林咸爲隕涕鄉謚文長著有鹿友自訂稿

華按宋調元字儀和號平之郡廩生天資英敏力學善文嘗受業於外舅馬繹齋先生之門先生專崇經訓講論古義不屑學時文聲偶調元經其指授深造自得故發攄爲文吐納宏深光彩煥發同社皆嘆賞不置乃自癸酉中副車後頻年抑塞旋遭母憂未逾年亦逝爲人襟期磊落倜儻不羣家居友愛昆季敦睦宗族及卒其叔六雨先生尤慟惜之遺文選刻虹玉樓社課

江氏

槓 康元 夢花 康六 兆麟 雍四

徐氏

子立孫 大紳 萬叶 起霖 崇二 方 順二 仁文 康七

仁文孫 廷珍 乾叶 王遴 乾九 錫官 嘉十 鑑泉 道收

仁大曾孫 昌齡 乾七 攀桂 嘉三 廉泉 道叶

京 康二 仁治 康七

掟 乾二 廷階 乾七

星煒 乾初

京孫 實 雍六

寅 雍十 宗勉 嘉收 毓寰 同二

寬 乾收 蔚 乾叶 宗幹 嘉十 毓海 同二

實 乾三 宗祥 道二

起雲 崇收 廣 康三 仁 康七

堯德 天六 石芝 順二 彪 康十

堯年 順十

兆桂 乾收 沐曾 道十

蘭枝 乾經 奎曾 嘉收

會曾 嘉二 希儀 咸九

嘉曾 嘉收

通州志孝友傳徐大紳字見行幼穎異從師白日新受易師一見奇之母顧性嚴急紳承歡曲盡以妻之奩佐女弟出室女弟生子黃允晉紳亦授以易成郡名士女兄適單早寡紳撫遺孤成立兄大綬習商賈業領帑金製袢衣解邊貲大虧折法應刑追紳鬻住宅罄家資悉輸之官獲免其孝友類如此性恬澹剛直詩酒自娛通岸習易者半出其門子起霖俱受易晚年應鄉飲受誥封所著孝經正解易旨元珠行世

通州志宦蹟傳徐起霖字傳嚴崇禎乙卯副貢初仕永安有善政　國朝定鼎後改郃陽遷鞏昌府嶓州知州陞北直眞定府歷官三十年理大務決大疑措手立辦又能以德撫民在嶓州時焚勦招逋投降安插救荒澤骨活人以萬計事詳嶓

州眞定兩志以病歸卒年七十又三

五山志歸隱傳徐起霖世有隱德父大紳以孝友聞得易學精傳一時講易之士悉出其門母白事舅姑以賢聲聞於鄉起霖自幼穎異性純孝崇禎己卯副薦家貧親老遂就延平司李累遷知眞定府署井陘所在皆樹偉績予告歸山嘗新狼山諸殿閣創建育嬰堂井里德之高蹈泉石間嘯咏十載卒年七十有三著有孝經同善錄共如干卷行世

華按徐寘字鴻書少孤貧敦品勵志雍正戊申歲試冠軍入泮是年通郡新建試院寘膺首拔里人榮之乾隆甲子舉於鄉春闈屢薦不售遂無心仕進鄉居教授篤志儒修後進多奉爲師表年近四旬卒制義選刻崇川人文集

崇川咫聞錄徐寶字麟書通州人少失怙從其叔讀書文筆雄傑董太守拔冠童子科列於校長遭兩兄偕亡家道益落寶出生徒所進脯穀奉母養嫂兼以食季弟及諸孤或告之媒言寶謝曰五喪尚在堂何暇爲此於是拮据舉葬越數年乃黽勉成婚居家調護有方導其妻和順無間言早卒妻王氏守節奉姑以孝聞兄楚書分食食孤寡獨力支持困極無怨言人並稱難年未六十卒

崇川詩鈔補遺徐寶麟書諸生著有虹玉樓詩草

里雋讀評徐麟書寶撫孤恤寡二十載苦辛劍氣珠光瘞埋塵土

華按徐廷階字晉堂號辛楣捷子少承庭訓績學攻苦有時

譽乾隆壬子科魁南闈再上春官不第銓授安徽廣德學正居官十載課士有方學者稱之家素貧性恬淡自守不慕榮利與諸生講論經義皆本先儒箋註務求體用兼備之學非徒涉獵詞華已也鄉居恂恂謹厚人皆樂與之交年五十九以疾卒於家著有蒻房詩文稿若干卷孫宗崎食餼於庠

崇川咫聞錄郡人楊述臣爲徐松門先生作傳云先生諱蔚字文啟松門其別字也高祖起霖副貢生官正定府知府曾祖京廩膳生候選州判祖仁滋太學生父寬庠生先生弱齡而孤賴母陳太夫人以長以教盡心色養弗離左右病篤割右臂瀝血入湯藥中病立愈臨書不能握管母督課至折杖加之不以告後母喜年七旬外終未之知也貧不能就傅見

異書輒惜錄或乞鄰家膏火以繼晷焉游州黌有聲試必列高等食廩餼督學使者評其文謂如蓬萊金闕排雲而出可望不可即其引重如此先生名既日高從游者益衆視癸稟高下委曲成就俾無棄材每試前招集諸弟子於家塾裹卷搴筆悉如風簷中旬鍛而月煉之申成約非有它故不得慫期或不中程式必痛繩乃已以故榜發獲雋者大半皆其門士館穀所入稍贍足則以周親族之貧者伯叔母俱孀嫠苦節俱無嗣迎養於家爲請旌表應省試邀房薦者四卒不售往返須數旬母氏又篤老遂絕意進取與里中馬繹齋王浚亭邵芝堂劉石臣諸先生訂經義會配定所讀書性理精義毛詩正義程正叔易傳漢書十志爲四種而一月以五日日

讀通鑑四卷設疑送難互相研摩繹齋先生撰外舅也嘗命撰從諸先生後與聞講論云先生性謙謹益然粹然遇公事則發憤義形於色卽湯鑊可弗顧也嘉慶丙子歲沙民以人文蔚起呈請立學圖復撥州學額先生曰若輩介居崇昭跨海而來割吾通肩腴之産百餘畝任築隄過輯廬舍庇婦子爲生更徵幸法外之仁得分撥通州學額轉藉端覬覦蠢生於木還食其木罔所顧忌孰踰此者急詣大府備陳顛末沐浴霜露不辭勞瘁越二載奉　部議沙籍額定州籍學額仍舊皆先生力也卒之日絃誦之士數百人追述先生之德白衣冠哭於位前額其廬曰義聲賢序誄文有云見義必爲好善若渴一團血性做就完人嗚呼質行如此宜其爲鄉里所

矜式矣著有宋儒語錄彙鈔四卷經史溫習錄八卷子二八長宗幹已卯舉人庚辰聯捷進士現知山東泰安縣次宗勉附貢生現任中書舍人次宗祥孫若干人宗幹字伯楨與余同文社親炙先生久謹採其詩入耆舊集中會伯楨刊先生書義行世郵書屬爲作傳屢辭不獲命因就所知者畧爲詮次焉以待上之史官　經堂文集

海曲拾遺編徐蔚號文敖郡廩生研究語類或問作文以清眞雅正爲則耻華靡屏絕尤工兩種經房屢薦不售賫志以歿年五十餘卒

崇川詩鈔小傳徐蔚松門文起其字也郡廩生幼孤母陳病篤刲右臂瀝血和藥以進立愈卒不以告時從李明經雯游不能握管詢知之爲歎異焉爲文冥心孤詣入賢序有聲試必高等由是名日高從學者日衆榜發獲雋者半門下士館穀所入給衣食裁足卽以贍親族伯叔母苦節無嗣俱迎養於家應省試屢薦不售仍與里中諸名宿會講經義至老不倦論史切中時務不斤斤爲訓詁家言嘉慶辛未廳學覬撥郡額慨然曰矗生於木還食其木是孰可忍急詣大府陳顛末部議遄之學額得仍其舊郡人頌之曰義聲賢序著有松門書義詩鈔附子宗幹以進士宦山東梓行之今浙臬

華譚按徐清惠公宗幹字伯楨號樹人少頴異嗜學嘉慶己卯庚辰鄉會聯魁任山東泰安分平役息訟興利除弊治聲大振洊陞高唐州潼甯州四川保甯府署川北道擢閩省汀

漳龍道歷充道光戊子辛卯甲午山東鄉試同考官甲辰福建鄉試監試道所至民皆戴德去任民皆不忘性尤純孝自弱冠釋褐後迎養母季太夫人於東省閱廿餘載依依膝下如孺子然迄官閩省因道路悠遠先送母夫人歸里留德配家居侍奉越二載母夫人違養聞訃哀毀回籍讀禮時道光乙巳夏月也丙午秋服甫闋經閩督撫某浙撫劉韻柯交章保薦　簡放臺灣道履任後勦平土匪洋匪諸處旋遷浙省臬司藩司勤慎廉明望如山斗咸豐己未冬適　部議以辦理案鐫級卸任遂歸時蘇杭會垣逆氛漸警次年春杭垣陷藩署受代王公閤門及難後月餘蘇松等郡亦陷而公已返棹里門飄然物外乃知天之抑之正天之全其身以大用

也會通郡以濱海要區籌辦練勇　上命在籍督辦團練事務　賞還布政使銜同治初元正月　特命巡撫閩垣趣往視事比至籌餉調軍日無甯晷屢年接濟糧臺捍禦邊疆又代辦閩督事件一皆調度有法措置得宜事平叠奉諭旨獎借旋以勞瘁積疾至同治丙寅冬十月二十日卒官福州將軍英桂閩督調任陝督左宗棠會銜奏　聞代遞遺摺十一月十一日奉　諭福建巡撫徐宗幹居官廉惠所至有聲由道府洊升藩臬擢授福建巡撫戡守兼籌將臺灣汀州各匪次第平定及髮逆突犯漳州辦團籌餉倍著勤勞本年九月間偶患脾泄方給假調養以資倚任詎意因病出缺身後蕭然無異寒素披覽遺摺悼惜良深徐宗幹著

照巡撫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歷任政績著績入國史循良傳並加恩予謚入祀福建名宦祠云云其後定謚清惠飭令伊子徐毓海服闋由部帶領引見候用嗚呼賢哉綜計生平律已以廉接物以和持躬以敬任事以勤服官四十餘載未嘗怠惰將事亦不形喜怒於色惟孝友之念無時或釋方其作閩監司也母夫人已安窀穸私繪小像并雕木象安匣中隨身供奉仲弟宗勉久供京職季弟宗祥總理家政月必函寄蓋其至性有大過人者厥後歷封圻膺節鉞加以軍書倥傯刻難弛緩而籌議規畫倍竭忠悃盡瘁忘身閩省卒賴以安定因之生沐殊榮殁隆優典揆諸古名臣風烈何多讓焉卒年七十又二若其宦遊四省隨在政績及咸豐

乙卯冬奉　命隨同英將軍桂防勦河南捻匪事件備載自訂年譜內茲不贅錄所著虹玉樓詩文賦稿并齊魯課士錄數十卷前在山東梓行其餘經說兵書海東精舍校士錄東瀛試牘初二集正字畧揭要虹玉樓日記各種均在閩省梓行余於道光乙巳丙午間進質門牆備承教益佩服不忘爰識其大畧於此

崇川詩鈔小傳徐宗勉仲修號霽吟少穎敏由附生捐科中書舉道光癸卯北闈咸豐壬子成進士以京察授安慶府同知未履任捐升知府以疾卒著有霽吟漫藁藏於家

華按徐宗勉字仲脩號霽吟蔚仲子承繼伯祖寅後官科中書道光乙未順天副榜癸卯領北闈鄉薦咸豐壬子成進士

以京察授安慶同知未抵任捐升知府以疾卒於家生平性孝友重交誼在京供職廿餘年所交半天下士率皆誠信相孚始終無間爲人和易謙謹善詩工隸篆八分兼精繪事山水花卉各擅神妙友人得其片幀隻字靡不珍藏篋笥卒年五十有二著有霽吟漫稿四卷待梓子毓寰隸郡庠

五山耆舊今集徐石芝字齊珠號仙根康熙丙午舉人著有錦硯齋詩集

一經堂詩話徐仙根石芝先生飲酒縱誕竹林之習觥船數十不醉即席染翰輒數番工畫得其家青籐的派風尚標置亦相亞

華按泰寧北郭徐氏據譜稱先世隱居不仕迄數傳有諱琳號崑岡者淑德醇修騰聲芹沼有諱智號鑑堂者淵懿和惠善米裘生有諱兆桂號月岩者歷官中外政聲卓著其後科名蔚起閥閱增輝通郡稱望族焉然後嗣之熾昌莫非前功之積累若徐之先懿行碩德尤有卓卓過人者烏可久而弗傳海曲拾遺孝友編載徐氏元芳者以孝經傳家子天寵受讀克見諸行告寡母李外出嘗渡江而南既戰兢臨深名利場不輕涉侍養曲至母病祝香乞以身代夜夢父語無患爾母壽八旬果驗與伯兄同居白首式好如初考終北郭別業名蔚起閥閱增輝通郡稱望族焉然後嗣之熾昌莫非前功之積累若徐之先懿行碩德尤有卓卓過人者烏可久而弗傳海曲拾遺孝友編載徐氏元芳者以孝經傳家子天寵受讀克見諸行告寡母李外出嘗渡江而南既戰兢臨深名利場不輕涉侍養曲至母病祝香乞以身代夜夢父語無患爾母壽八旬果驗與伯兄同居白首式好如初考終北郭別業天寵字錫三號蔚齋籍於雍鄉謚貞懿云云據此則德門之興淵源非無自也孝友者人倫之標準立身之榘範閭里咕畢之子習浮華而忘實行雖博顯榮於當路每滋隱咎於門

庭識者非之昔杜孟寶田並金飽而感夢姜肱枕被偕荊樹以交榮內行備修古今艷羨今元芳公諱士敬遵聖訓植基於先蔚齋公身體力行垂敎於後而其哲嗣崑圃鑑堂數公者又能好善若渴濟美揚休即遞至累傳如鶯坡緒月岩兆桂彤庵蘭枝綺村繡集鴻慶詹西垣奎岱沂舫會詹諸公者亦皆恪守先訓不墜令閒鋪觀往蹟雖漢之萬石稱賢唐之九世旌廬何多讓焉越數十載後崑圃鶯坡以父子而並祠忠孝鑑堂暨月岩彤軒集鴻西垣沂舫以祖孫而累贈顯官藉非殺詘之厚蘄種之勤而欲致天眷之隆曷克臻此然則樹孝友之芳馨播纓簪於奕葉若北郭徐氏者匪特爲士林坊表不永足爲鄉邑儀型哉爰溯世德所由來而附誌崖畧

於茲丁卯孟夏月

徐氏家乘月巖公傳公諱兆桂字南榮號月巖秉姿純樸孝友性成幼失恃隨侍父鑑堂公時閭堂上訓言即知遵循罔失鑑堂公延師教讀授以五經四子書過目數行背誦如流并衆經語之奧衍者向師詰其解師異之謂生有夙慧非尋常可比例也稍長勵志力學朝夕定省畢借其弟彤軒蘭枝並處一室潛心經典研精文墨勉勉孳孳暑寒罔懈及讀蓼莪之篇追念萱幃又不覺潛然飲泣蓋其孝思有過人者鑑堂公尤鍾愛之甫弱冠勤學益懋博涉羣書爲文則根柢槃深才鋒彪炳鄉先達楊尚因世綸太守孫渭綸兆蘭銓部僉嘉許焉游庠後南闈屢薦未售遂納貲爲員外郎郎中銓分

刑部行走其時雖隸京職仍理故業月聯又社深爲大司成某公所推奬課藝選刻成均課士錄屢試北闈亦不遇旋補授湖廣司副郎陞授山東司正郎在部練習政務詳諳律規每事必咨虔妥善克明克允奸吏不敢肆欺逾數年奉派總辦秋審處又數年　欽派隨往河南山東審理各巨案平情度理人無怨言勤職近二十年於嘉慶甲戌　京察一等引見記名　特簡江西饒州府知府饒郡素號煩劇民俗頑狡下車後清釐積案嚴懲奸宄不數月民皆奉法趨善屬僚間郡守廉明莫不淬事勤謹無敢以曠怠貽咎者公於公暇訪採時務有利必興有弊必革如疏濬水道繕修城垣增葺書院以培人才賑給災荒以恩黎庶種種惠政不可殫

述行之期年郡中大治大吏聞及賢聲擬將繕疏保薦超擢不次而公以定省久疎欲乞歸養又以舊恙屢發決意引退郡人乞留公者方會議繕稟環叩會垣籲請焉乃十數日後適鑑堂公訃至公聞之哀毀備至旋以丁艱卸任去之日庠士獻詩誦德者百數民皆攀轅泣送逾數百里外既歸服闋遂不再出優游林下垂二十載至道光乙巳正月二十　日無疾而逝年八十又二爲人和夷温厚與物無忤人爲郎出爲守一皆勤慎公恕惠澤及人性尤崇節儉平時自奉淡泊器用樸質謂惜物乃惜福之源保身卽保家之要洵格言也居鄉友昆季睦宗黨賙貧寡拯顛危善舉不勝覼縷若郡中有興建修葺諸義舉靡不捐貲玉成戚族咸推重里閈咸仰賴焉今綜核其嘉言懿行將所謂生而可欽於鄉歿而可祭於社者微公其誰與歸子二人長慶曾候選布理問次沐曾附貢生候銓郎中孫三人希濂廩貢生卽用知府希涑

希正　著有月巖詩文稿慶餘堂筆記待梓後

以孫希濂議敘道銜卽用府晉贈通奉大夫

贊曰漢詔有云安靜之吏惸惸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今徐公人爲郎出爲守一以廉明儉樸著譽中外其與漢之良二千石何多讓焉洎乎優游林下敦善累德尤有嘖嘖人口者其軼事余弗贅錄第撮其生平大畧爲之排纘著於篇

崇川咫聞錄金陵吳逢夫介寶爲徐彤軒作傳云余司鐸崇川之次年卸篆後鄉人徐鑑堂封翁館余於家課其孫奎曾

會曾日與若閒彤軒學博朝夕談論無間寒暑公諱尚枝字步池號彤軒爲鑑堂先生次子篤行卓然恂恂乎有道儒者與人交豁然露肝膽無粉飾夸張之習沈潛宋五子書得其旨趣爲文力追先正掃棄聲帨之詞受知於胡豫堂劉雲房兩學使以高材生食餼於庠旋貢入成均選訓導嚴命束裝以行公念長兄兆桂官饒州太守親老倚望恐違色養遂力辭不赴銓曹閉戶訓子延余主講席酌定經史程課互相督責歲戊寅長子奎曾舉於鄉次子會曾先歲以優貢留郡間歲三子嘉曾游郡庠四子慰曾例貢生越數歲余北上下第旋里痛君淒然宿草卽澤澤然淚沾衣襟而不能止也君少失恃讀蓼莪章隕涕曰兒恃母以生母且不自永其生兒安

有生趣也終夜號哭遂失聲君素體羸弱起居儉陋雖席素豐類寒儒輕財好施與邑中諸大務如羅救賑饑修學校公費先後助數千金郡南廟獄窮傾圮獨力捐修三千金城內南土神殿振新之亦不下千有餘金俱解囊傾橐無少靳偶有患難相告者必爲之恢助晚年因宗譜未脩遠訪遺漏悉心搜錄基之鑿之迄於有成道光丙戌仲冬五十有九矣感疾遂不起予結廬石城覩崇川有天各一方之慨偶思曹以南杜史詩云千里瘦肥類人夢九原生死倍傷心白頭憐我天涯客憤賦招魂薤露哀歌長歌可以當哭矣公弟魯城大令貽余書并條繫事件以狀來屬爲作傳余於公誼不可辭因畧爲編次俾後之脩志乘者有所攷焉棣華閣集

華按徐蘭枝號彤軒器量淵冲風神簡默生平勤學攻苦雖盛夏勿輟課子姪娓娓不倦性尤純孝事父母能以敬養母早卒讀蓼莪篇不覺潛然淚下與朋友交恒謙謹自下久而弗渝篤義不靳重貲任事不遺餘力暇與同社輩詩酒論文翛然絕俗其適情逸致迄今猶能仿佛其概云

華按徐奎曾字麗五號西垣彤軒公長子嘉慶戊寅科舉人天資秀頴幼承家訓稍長與同郡丁六石金陵吳達夫遊沈酣經史博涉貫通爲文根柢盤深筆力堅卓非尋常塗澤家可擬家饒於貲而草布疏食讀書攻苦無異寒素平居孝雙親友諸弟睦宗族與人交誠信相結然諾不欺同人僉欽佩之服輒吮吟詠勤搜輯取前賢中嘉言懿行錄分門類將欲爲後進程式識者嘆達到器焉時其弟曾曾績學工文亦以英年偉器並騰聲譽舍昔人曰徐氏之子家藏雙璧信然迄戊寅領鄉薦次年春闈厲志萬未售勤學益懋間舉日隆迺年甫及壯遽捐館疾醫懵以救里人憫之著有西垣詩文稿四卷勉行錄八卷待梓

紫瑞詩話徐西垣奎曾孝廉爲吾鄉彤軒學博哲嗣績學博聞足不出戶所著詩古文辭高隱先方伯郵芝臺太史咸推重之每京郵望月云明月當階玉漏稀離情悵觸故園扉猶欣一種天涯客絕少緇塵上素衣讀其詩亦可想其品詣矣其弟樂甫茂才嘉曾亦工詩如對菊云芳心憐舊雨傲骨鍊秋霜尋春云南浦草痕侵屐碧東風花片拂襟紅

華按徐曾曾字慧新號沂舫彤軒公次子幼聰頴比長績學勵志斯夕罔懈爲文自出機杼以先正理法爲主經術輔之同輩僉嘆服焉歲科試屢列前茅丙子考取優貢丁丑赴廷試列高等深爲文達皐王筠庵兩先生所嘉許一時知名之士咸樂與之交逾年仍不得志遂傲裴歸生平著作都人樂誦之家居事親孝自奉約篤友愛敦交誼治家一以慈儉爲法凡戚族困阨者皆能厚意撫卹非徒揩囷贈舟博長厚名而已也晚年抱恙索居形神頹衰越數載尋卒里人咸惋惜不置子三人希端希卿希儀卿出繼四房慰曾公後俱植品嗜學恪守先訓以迪前光云著有沂舫詩文集四卷

胡氏

介 正八
- 湛一 萬廿
  - 澄一 萬廿
    - 晦 崇九
      - 學先 康七
  - 峻 乾昨
    - 廣恩 嘉中
      - 繼曾 道八
        - 鍾元 道卅
          - 紹元 同二
      - 曾
        - 偉仁 道廿
        - 晉 乾廿 更名旭光
          - 福 乾廿
            - 廷炬 道五
        - 元 乾廿
          - 燁 嘉元
            - 壽祺 同三
              - 恩膝 咸十
  - 煥 嘉四
    - 兆鳳 嘉四
      - 兆鵬 嘉廿
        - 體元 咸四

通州志隱逸傳胡澄一字止水負不羈之才不可一世崇禎間流賊猖獗朝廷思破格用人詔選郡國茂才與甲乙科一體並用及廷試僅得壬簿意怏怏不自得又慈谿多巨室頑民無能展一籌跼蹐六載始遷岳州經歷遂拂衣歸閉戶十年不改蘧柱之姓著有詩年古今兼集里中稱古辣泉先生按澄一明末抱謝皐羽之痛去其姓之半爲古辣泉王阮亭居易錄疑古辣二字出處未悉其故也

五山耆舊集胡澄一字止水通州人歲貢生官岳州經歷晚年去其姓之半改名古今兼字咨兩號辣泉著有笠廬冬詠一卷詩年六十卷古辣泉詩集四卷行世

分甘餘話云通州老儒古姓字辣泉連姓字巧合泉名不記古今有此例否當博考之按此因居易錄而誤

一經堂詩話胡止水先生有蘇州曲頗爲人所傳誦然詞近鄙俚今擇其雅馴者數首於此過來分一水形勝列三吳呼出先添阿歌成却屬儉就中仍獨讓事式動稱蘇不涉田兼獲多桑帛易成屋偏披架出船盡以搖行海錯吾鄉至趨先製一罌石駿工同土松繁利作柴橋橫空裹落門盛障巾拼巾短衫長慣鄘粘寸面鞋聳塗黃土易入貢白梁先魚市勞形尾雞烹小似拳往來誰滿腹第二第三泉

凌氏

相 宏三 暘 正六 昕 正仕 飛閣 靖壬
眼 正仕 曙 靖仗
楷 宏八 炅 正仕 飛鸞 靖壬 千祥 萬元
昆 正仕 飛峰 靖癸 千鍾 隆二
旭 相姪 正仕 飛觀 靖甲 飛閣 隆元 鳳羽 萬戊 鳳儀 萬壬

東淮 正四 芝 靖仁 烜 靖仁 煙閣 萬十 粹中 萬戊
東周 靖二 芷 靖收 經世 萬仁 經濟 萬壬 奇構 崇壬 仕 康十 爲幹 康癸 鎬 雍二
爲光 康收 鎬 靖壬 燾 乾十
會 靖庚
藩 靖甲 奇升 崇甲

東漢 靖戊 喬企 順丁
東京 靖壬 蓀 萬壬 公鼎 天元 公燮 天四 潞庚 崇九
蔚 萬仁
東溪 靖三 芬 東周姪 靖壬 兆祥 萬仁 憲舜 萬庚
于宗 崇二 峻 崇四

世第 萬收 覺先 順三 德澂 康仍 彦先 順二
世昌 乘 洙 乾仗
世經 乾二
昌時 康壬 如嵩 乾七 炳 乾癸
昌陽 乘 如松 乾二 如華 乾十 炯 乾癸
質 萬仁 孫謀 順八 孫聞 順十 茲愈 康十 繼松 康仗 孫有 順五 賜偉 康仗

通州志宦蹟傳凌相字忠甫弘治己未進士知沂水縣平役息訟治聲大起徵拜廣西道御史劾不職大臣數十人尚書王瓊亦在論列朝內肅然出爲廣東僉事會潮劇賊李四子等據大峯嶂十四巢爲亂相勦平之賜金綺陞太僕寺少卿尋遷苑馬寺正清覈隱射歲增牧馬萬計乘暑分巡事決大獄豪右不敢奪檄督修邊城有山負城高廣爲邊人駐馬之所得覘城中虛實相乃圖山在境內諭以其故地與之立券示無相背自是險易爲我據奏聞賜金幣遷四川右轄有苴部之役多督餉功却貿木羨金五千帥其左轄善策蠻情帖不爲動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參革鎮將冗員民困頓蘇預顯陵功成復以例賜金幣居二年卒賜葬祭

通州志宦蹟傳凌楷字端甫少問門好學文望蔚起以禮經亞魁成正德戊辰進士觀兵部政尚書劉大夏器之以親老告便養得南戶部嘗出督江西諸郡逋鉤覆無隱得米億萬擢白鑰稱是悉歸之公歸途遇盜楷衣冠屹立不爲動益索舟中無有去聞母病假歸侍湯藥衣不解系母卒哀毀遵禮服闋起郎中旋丁外艱哀瘠而卒年僅三十有七楷天性孝友剛直不阿論必歸正識者韙之

通州志宦蹟傳凌昕字升伯正德例貢幼遭母喪哀毀骨立侍父相宦遊南北朝夕無少懈事繼母得其懽心友愛弟暱瀰篤周鄉鄰族往往過情里中少長貴賤莫不稱凌公子爲長者及宦南北司城未數月卽著賢能聲權貴以私囑罣不假

借凡法曹有重情疑獄必屬凌司城勘覈多所平反當道薦剡竟以資格限纔爲四川提舉力請鹽課散在郡邑者歸之鹽司稽覈諸郡邑利弊甚析於是國課復清民寬稱便後有當道委查鹽課密諭索入例金所正色曰素守清苦肯昌此不肖名以取悅上官哉引去強留之不可第賕爲固原同知相與謀歸東下盤桓故園者十數年爲鄉飲大賓

又凌賕字祥伯昕之弟也嘉靖例貢性倜儻見人言行少有不類即面折嫚罵一善當於心即擊節不置口至排難賑窮雖千金無難色胞視庶弟終身不至析箸撫兄遺女如己出士論多之由國子生丞岡縣涖以廉正胥吏莫敢睨視邑有貴勢人不法監司欲得之無敢捕者賕乃假謁之執之庭上

竟抵於法至攝他邑篆纖毫不苟百姓呼爲凌水云尋遷上杭判稚州又貳固原所在皆勒石紀思

通州志宦蹟傳凌東京字伯宸嘉靖例貢幼孤力學能爲詩善事寡母敬禮諸兄尤任俠高誼能緩急人有無郡中有爭執非東京居間不可以故不問生產家盆落以上舍應選得涿州丞恪守官箴一私不染散馬價築隄防能聲大起遂令昭平昭平者始安平樂間新設邑也蠻居多瘴難治東京以才能首令是邑乃建塘穿井築城立署百堵齊作而招徠撫綏擊強鋤暴勸學化俗於是諸蠻喁喁向化以勞瘁卒於官吏民哀之

通州志宦蹟傳凌飛閣字尚卿嘉靖例貢坦易醇厚以太學同知泗陽所司檄取空青白鋼者再三無所應大理卿陳文燭延飛之陞行都司斷事生平好客日以詩酒爲事工楷書

通州志宦蹟傳凌質字君受性嚴毅不苟教授生徒多成器訓子弟有法善書能詩文官廣德訓導變士風彬彬以文轉華亭諭士大夫咸敬事之致仕歸請書不輟以世俗不古喪葬禮爲甚臨終作遺訓十餘條足以式靡拯敝云

通州志義行傳凌世第字明卿童時即穎慧不凡治父喪一準古禮讀書慕義以古賢豪自期命不逮志僅以諸生老平日孝養寡母敬事諸父友愛兄弟敦睦宗族爲一時所推性復慷慨重然諾疑豫皆質成焉鼎革間亡命之徒揭竿召號以愚其鄉民從者甚衆第不惜利害往復曉諭之其勢漸解大

兵至而亡命烏獸散鄉民不至糜爛者第之力也

五山志歸隱傳凌相字忠甫號芹溪宅心謹厚臨事剸決自幼與第楷讀書狼山之龜田書屋成弘治已未進士知沂水平役息訟治聲大起徵拜南京廣西道御史劾不職大臣數十人朝廷肅然憚之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居二年上書乞骸骨歸者有龜田集芹溪奏議

又凌楷字端甫登正德戊辰進士主南戶部事出督江西諸郡考最擢員外郎遷郎中以丁外艱卒天性孝友雄於詩文至今龜田遺稿膾炙人口

里雋遺評凌忠甫相芹溪奏疏言言剴切弟端甫楷賦詩止益敬篋惟餘細練伯仲珠聯璧映

山茨社詩品凌芹溪相詩雖極意撫擬然其遺調修詞似非珍貴之品由於功業發皇而取資之力未廣也

又凌端甫民部詩如吳中解事少年隨方入市便僦可喜又吕民部詩如月下云古寺鐘殘山色眼玉河風靜水聲平早朝云雉尾絲分雙鳳舞蜻頭光動六龍浮題畫云僧歸紅葉林間寺人喚斜陽渡口船皆佳句也

里乘遺評凌君平坦扣鐘談道齚藻為文彀音集暢所欲言酌於公主子雲間如與西披邂逅

山茨社詩品凌君平坦彀音集詩如仲圭山水頗有氣韻

五山耆舊前集明凌坦字君平號叔吉一號齚藻諸生著有彀音集

五山志歸隱傳凌飛閣字尚卿由太學生同知洛陽不取媚上官以正直閉門行都司斷事尋解歸與山陽高承社及郡之名下士結八逸社於五山同著有游藝集行世為人坦易醇厚性愛客工楷書

里乘遺評凌尚卿飛閣臨風高唱咳唾菁葱書法望鍾王乞鉢

山茨社詩凌尚卿飛閣詩秀于叔吉其氣韻不逮

里乘遺評凌子翔飛鴻仰山以書療病病復就書閩誠諳諳預兆為鶯夢析

海曲拾遺續編明凌旭凌東周東漢東溪凌昆景炅俱嘉靖貢士凌飛鸞炅子乙卯舉人凌飛閣昕子廣東按察司經歷

山茨社詩品凌伯用東周詩穩於伯大稍遜其韻

五山耆舊前集明凌東周字伯用諸生官沂州同知著有枕檜山房詩集十二卷

里乘遺評凌伯大東京詩奩如金縷俊鶻携耀昭平

山茨社詩品七子詩七言近體各不相下獨王汝嘉勣之五言律極得風裁凌伯大東京之五言古甚有音調

五山耆舊前集明凌蓀字長卿一字石侯號息庵歲貢生官福建莆田縣丞著有石侯文集西清館詩集

山茨社詩品凌石侯蓀工古文晚節攻苦所著西清館詩如寒潭白鷺濯影驚人

一經堂詩話撰按志稱凌石侯先生蓀與同里胡京孺並古

文巨手惜皆失傳西清館詩斷句五言如春風云新翠搖晴樹空明漾夕波七言如彭城道中云淸淮水漲波流急芒碭山高雲氣橫莫愁湖云閣外三山沈樹影尊前一曲送鶯聲烏衣巷云齊梁金粉荒臺草王謝歌鐘古樹鴉范十山謂其詩淸而不儉質而不腐洵然

五山耆舊前集明凌質字君受號樸庵歲貢生官華亭縣教諭著有大樹山房詩文集行世

一經堂詩話凌君受質先生詩耽言摹倣無艱澀之習如屋角溪光照巾舄樽前松影失峯巒怪石迎人都欲起嬾雲銜岫未全開咏酒葫蘆云醉鄉翻比仙鄉穩不學長房杜入壺鞋燈云憑虛踏破天街月只印淸光不印泥皆淸新可誦

崇川詩鈔小傳凌質行蹟與上同

五山耆舊集凌潞庚字季元號肘庵孫子諸生著有鄭圃草遺詩選刻第十九卷

山茨祉詩品凌肘庵受數學於陳爾發有奇驗鄭圃集如市中買客無物不有不必皆希世之珍

五山耆舊集凌世第字明卿號二愚諸生著有中條山人詩集

一經堂詩話凌明卿世第中條山人集性情眞摯詞淺意深

五言如僧清如瘦鶴松老似蟠龍酒與選詩熟詩腸莫笑枯

七言如遠岫雨餘峯競秀前溪風軟水交流舊雨偶邀花下隣新詩獨坐竹間題萬里羈迷雲外路五更歡會夢中時皆

能別裁僞體直接古風

崇川詩鈔小傳凌世第明卿二愚其號也諸生有義行鼎革初亾命解散其力也

（華按）凌世昌字岐封乾隆丙辰舉人官劉莊場大使著有偶語集

崇川耆舊讀語凌岐封世昌先生抱贍國才砥儒生行奮蹟賢書勉庸薩政精核源流搜剔利病桑劉程規鹽筴釐正寓寬於嚴咸從其令惠澤久貽歸駸適性偕我同人一觴一詠樂以忘疲善徵餘慶

（星按）凌昌陽字引年郡庠生雍正六年歲試鄧文宗取進者也初出案未有其名已赴村塾訓蒙突越數日補其坐號招

賓寅夜傳至蓋舊制歲試文場畢然後考武是年獨先武後文有陳延柱者兩途莫考並進鄧東長先生參識怪之陳供稱考文之日武案未出惟恐不進故復考文因稟請就文東長先生不允遂就武於文案內黜其名而以凌補之此事所罕見也子如華字九華古貌古心不事矜飾孫炯字燦亭守分安命能文工書世有舊家風範

丁氏

作舟 康辛 銓 乾二 曰唯 乾四

羅氏

思聰 嘉慶 楚芳 嘉庚 汝琰 咸丙

包氏

鑒 靖嘉 厚 靖嘉 壯行 萬卅 孕大 崇仁 玻 順三

藻 崇仁 瑞明 康熙 宗振 康仁 文謨 乾五 修

孕錦 順三 瑛 順五 文訓 乾仪

城 康仁

盤 靖卅

通州志隱逸傳　國朝包壯行字稷脩號石圃博通經史爲文磊落有奇氣明崇禎癸未進士主司填榜至第六名以手加額曰得非江北包先輩乎此奇才恨相見之晚授虞部主政見諸臣泄泄遂挂冠歸甲申聞變哭之慟嘗欲殉國家人防之密得不死順治六年方公拱乾薦於　朝特授江南總漕任檄有司造門趣就道託疾力辭　朝廷亦不强起之晚年於所居叠怪石爲奇峯顏其額曰石圃因號石圃老人南昌王猷定爲之記卒年七十有二

州志按包公登第後甫歷仕途見時事多艱慨然歸隱及遭鼎革高蹈不顧當事欲縶維之竟不可得蓋其澹名義之閒者素矣南山之南北山之北有超然自脫於世外者其石圃

老人之謂與

附錄州志王猷定石圃記云石圃者包稷脩先生所構讀書地上其地在城之西南營其居面城其市罕駔儈囂陵之習宜靜者故先生居焉其所居之前後爲圃仿古二畝半爲邑學老圃以明不仕其圃甕以石草木環侍異圃人先生曰洞庭之濱靈壁之下石多奇巧以奔走天下之人南宋而後江南豪右之家傾材至於爭鬥吾好樸將以訓子孫故亾國破家之所好不存焉江岸五山石類有道者端峭矩厲俗人例不觀皆以朴故其石取諸狠從所好也先生之語余若此予交先生十餘年恒思一覽山海之勝往至其居而不可得迨今春來而先生下世三載矣其嗣君也魯館於華舫先生種

菊地也折而東爲石圃殘石雜襲若有待者問故則先生之所營置已廢不可復識感百鳥聲閒花數叢相與追嘆往事忽傳海警遂別去仲冬復來主人揖而入則突兀五山立吾前曾幾何時而向之廢者遂易舊觀闔闢之中如在空谷然則予雖未見先生之營置若或見之矣由石磴盤折而上有臺臺高數丈可亭主人請予名題曰朴思取唐人詩主人雖朴甚有思也夫天下之俗未有不由於好奇巧者皆以爲不俗一自矜於不俗而天下之俗歸焉故醜不至厭而美嘗取憎往往然也余嘗見世之愛石者動引米顛代爲忸怩自入石圃而吾慚始解何則其所好者朴也舉世不好而先生好之後之人又能世其好以異乎舉世之好是圃也可以傳矣

予故樂爲記之以勉其後人之能讀書者

里儁遺評包子敦厚覿棘闈虛傳入幕懷奇握劍佳兒矯出驅時彥以孤征

五山志歸隱傳包壯行字稚脩少以奇才稱未補諸生即名噪一時嘗夢謁一戎帥問爲誰曰我癸未進士也萬曆乙卯鄉薦闈墨傳誦遍天下梓人購之千金三易梨棗一日買宅南營見中有郡人馬少保癸未進士額心識之九上春官不售至崇禎癸未果成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以不合上官歸隱山水間堅卧不起性好書一覽不忘兼擅書畫每片紙隻字人皆珍之著有石圃老人集

華撥包文謨字正咸號丕哉宗振長子郡庠生性和易與物無競儿鄉里善舉靡不協力贊成郡人咸推重之年逾八十卒

崇川耆舊語包正咸文謨先生天懷淵靜壽骨崢嶸夙工文藻蹈蹬雲程瞬居枚園懿行播聲獎善勸美并力玉成務懲嫚薄永矢惻誠綱懷儀度里黨心傾餘慶衍後奕禩令名文孫榮綳以讀書世其家

華撥包文訓字溯和號穆哉宗振次子郡庠生潛心經籍至耄不倦屢贖棘闈竇志以歿遺文選刻崇川人文集

程
元 天旋 璦 璜
履端 成齡
閔

通州志宦蹟傳　國朝程天旋字玉璧順治辛卯舉人乙未進士初任程鄉縣知縣程邑路通三省民間素苦夫徵旋泣陳上臺爲民請命聽決公平明恕不輕入人罪山賊羅娃子猖獗害民設法勦捕之撫其餘黨邑皆安堵治任八年重士愛民興利除弊絕苞苴裁火耗禁私派革陋規閭邑歡聲載道調雲南經歷署家騰越州值吳三桂亂授以僞官不屈隱雞足山七年康熙二十五年叛逆平宰相宋德宜廉其節題授曲靖府同知卒於官

一經堂詩話程玉璧天旋先生任俠以氣節自命詩非所長然造語多奇思如日烘花半睡風止竹皆瘡捲簾招燕子徙石護龍孫雖非正宗尙不至墮入魔道

華按程天旋玉璧遺詩選刻五山耆舊集崇川詩鈔

里乘續評程于始履端至性激昂成仁取義孰謂一介書生不足維持名教

里乘續評程閩如閔痛父節未表易簀時猶諄諄遺囑說者謂其不負命名之意信然公父臨終謂妻馬氏曰吾有二子長名昔次名卜遺腹生男可名閔以敎孝故云

- 如松 康的
  - 凌雲 康廿
    - 祖雲 康廿
      - 全 乾五
  - 薰 嘉四
    - 炳文 道二
      - 煊 同三
      - 煥文 道九

- 東喬 嘉慶 開名
- 大震 萬曆 揚籍 開名
  - 邦仕 天元
    - 旦 順五
      - 揚 順三
        - 文定 康四
          - 體仁 康六
            - 倜 雍九
            - 倬 乾十
            - 傅 乾十
            - 伊 乾二
          - 炳黎 雍八
        - 崇智 康廿
        - 文焜 康四
        - 侃 乾卅 文定 雍
          - 瑞清 嘉四
            - 長瀛 道二
              - 長華 道二 源潭 咸四
      - 邦仕 琳
        - 文璨 康二
          - 摯桂 康廿
        - 文璀 康四
          - 景毅 康四
            - 必顯 乾二
        - 文忠 康四
          - 兆球 康八

通州康熙甲寅舊志文學傳載劉之勃讀書過目不忘文筆韶秀試輒冠軍與從叔邦仕齊名

甲寅舊志藝文內著作載春秋趙窓劉邦仕著

通州志文苑傳劉揚字秋子康熙壬子副貢性鄙時俗力以古人自勵所著詩文皆主表揚懿行一切吟花弄月之句罕弗涉意杜門讀書後輩多師事之

州新志稿宦蹟傳劉文定字凌侯乾隆丁巳歲貢遂於五經之學研探奧義靡不貫澈源流家貧館塾中訓子弟皆有成傳學授徒勤懇忘勌晚乃銓授安東司訓比至增葺講舍課士有法學者稱之壽轉安東諭以老歸杜門著書蕭然自樂為人剛直嵇教寡言笑重然諾友愛昆弟敦睦宗黨性復慷

慨慕義凡戚族有急難者每不惜竭已力賙卹之郡人咸推重焉迄後庚戌甲子壬申屢科子若孫聯登甲第竝親見其盛卒年八十又五著有經訓質疑錄四卷藏於家以子士宏貴贈如其官

州新志稿宦蹟傳劉伊字華儒號漪笠少穎悟乾隆壬申成進士任松滋令興利除弊治聲大振會鹽梟事發擒渠首鞫之得應坐者餘悉釋去尋署隨州篆獄有繫盜幾即於刑伊至訪獲眞盜取前繫者釋之寃乃雪及受代扳留泣送者填路調黃陂令清釐弊政民賴以安廉使將以卓異薦適制府以他事銜之被議未幾事白改鶴山令復遭同列排擠遂謝事歸家無半畝葺舊居素圃蒔花木與諸同人唱和善詩工書法逢迎求書者恒履滿戶外年八十又三卒鄉謚文懿著有槐雲閣集楚粵吟九華集詩各數百首待梓

里耆續評劉柳溪邦仕襟期恬澹慕彭澤風涵養甚深故詞藻超乘雄長藝苑古文尤森嚴壁壘屹然亞夫之營

山茨社詩品劉浮梁邦仕淡情仕宦早賦遂初古文論斷謹嚴得蘇家衣鉢詩亦有歐蘇歷落之致

五山耆舊今集劉邦仕字蔚華號柳溪選貢官浮梁縣知縣著有五柳山莊詩文集

崇川詩鈔小傳劉邦仕蔚華行蹟與上同

劉氏族譜郡人黃九章裳為端靖先生作傳云先生諱邦仕字廻瀾號柳溪大震公仲子也為諸生名噪一時 國朝順

治初以選貢 廷試擢一等一名選授江西饒郡之浮梁縣居官廉謹慈祥惜惻不肯濫刑一人於訟獄尤必加意浮邑為五方雜處政務繁劇先是獄有繫盜公前下車至縣庭者一鞫得情公涕泣哀憫僅將渠首置法餘者概從輕典嗣後泉寨咸公厚澤痛改前行盜遂屏跡大吏聞公賢聲首列薦牘公以鞭扑啣嚢形神交困溢任未及三載決意乞歸去之日送者攀轅泣下踰境猶不忍離居鄉敦善不怠訓諸子有義方或郡中有公舉卽與鄉先生輩共襄其事否則杜門披書潛心經史傳學授徒郡之後進頗多成就於其卒也門人倣私謚之例易名端靖先生以誌褥往子四旦之本之相揚讀書負氣節不徇流俗所好孫文燦文忠文定輩俱能承祖

父志勵清操敦孝誼友於醇篤以世其家嗚呼厚德所貽固未有艾也

謹按十四世祖廻瀾公在　國初時經術深邃名噪黌序嘗與同郡丁木公孫天士范十山輩聯爲文社講論研劘往來恒無虛晷今檢舊笥尚存遺稿數篇末綴木公十山兩先生評語讀美親切墨漬猶新而屈指流光忽忽已二百餘載矣每讀一過仰企不置追念公歸田後杜門著書訓迪子弟務底於成陶鑄後進老而忘勌至郡中有公舉親裹其勞若狠山育嬰堂天甯寺塔院等處昔嘗董其事焉今山腰及塔院碑碣俱泐公名所著詩文各集備載五山耆舊集崇川詩鈔彙存惟所著春秋題窾一書曾載舊州志康熙甲寅修著作卷內

迄乾隆甲戌重修州乘輒削而不書何耶嗟嗟前人著作大半就湮而書目存留猶備稽考錄此以質諸後之秉筆者嘉孫長華謹誌

里俗續評劉秋子揚文磬雄長藝林棘闈空邀入幕懷奇拔劍天故渥其孫枝

山堂社詩品劉秋子揚古風渾樸力祛時趨其詩觸物成聲俱臻雅有致

里俗續評劉容川文定胸次高曠經術淵深勉勸後進一皆敦崇實行何異松柏森森歲久彌形古茂

一經堂詩話劉凌侯文定先生性純孝世業書箱勵志研精學益遂善詩古文辭私居言笑不苟然諾不欺家貧館塾中訓子授徒一以德行文藝相砥礪遊其門者悉勉爲植節敦行之士由乾隆丁巳歲貢司安東鐸訓迪有方學者稱之晚歸與李草廬堂凌君受質馬萬成逢秋輩重聯詩酒社年八旬猶譚論竟日忘倦李草廬稱爲鼎彝重望矜式羣倫洵不誣也著有經訓質疑錄四卷鏡海樓詩文集今佚偶檢舊本載遺詩數首其詠懷古跡七律云六代南州血淚零幾回撫首望新亭門庭何處烏衣客城郭還存虎踞形建業曾爲吳社稷丹陽亦是晉朝廷鷓鴣不管興亡恨繞樹聲聲此日聽碧空雁字渡瀟湘江北江南暮景涼衰草石城猶殿閣夕陽隋苑只沙場慣經烽燧諸山瘦臘有村籬晚菊香把酒臨風問指點古今明月感滄桑遊狼山云撲面迎山翠嶼峩路不

還斷巖廻曲磴懸塔倚青霄夕靄沉疎樹秋聲雜暮潮臨風憶征戍關塞忽蕭條夜泊寶應云夜泊秋江上孤蓬浸月明天空萬籟寂霜冷斷鴻鳴城曲戍笳急沙頭釣艇橫蕭然渾不寐湖畔起鐘聲送李草廬邢城旋里云久客文章伯邗江忽報秋郎憐岐路別翻動故園愁白雁蒹葭岸青帆杜若洲不堪君去後皓月滿空樓俱雋雅有致老成雖渺典型猶存錄此以見一斑

劉氏族譜容川公家傳公諱文定字凌侯號容川少穎敏過目成誦塾師異之弱冠食餼績學工文擅盛名於時屢試南闈不遇迄乾隆丁巳貢入成均銓授安東司訓又數年轉安東訓課士有方殷懃戒晚年歸里從遊者日衆公以先德

行後文藝爲士獎掖後進一如在安東時訓子炳黎崇智及孫倬傳伊等有聲庠序皆其教誨所致也爲人恬靜謙遜鄉族黨敦友誼恂恂有古人風以故里黨咸欽重之享年八十又三以子士宏貴封懷遠將軍累贈武顯大夫著有經訓質疑鏡海樓詩文集

海曲拾遺編通庠劉炳黎英才蜚擧文苑偉器而天不永年里人李芝亭涵芬尤深惜之

崇川人文集評劉炎照炳黎十兄英年力學爲文刻意求工綽有大家風骨天生此材而不令其永年惜哉

劉氏族譜郡人高景悅名世讀劉芸閣文稿誌畧云君諱炳黎字炎照芸閣其別字也幼而岐嶷考容川學博縱之爲學

取經史子集若宿誦然爲文沈雄蒼勁奄有大家風骨歲上章旃茂君甫弱冠與余同補弟子員英才卓犖同輩異之尋餼於庠益肆力詩古文辭自漢魏六朝暨唐宋諸大家靡不窮其源流探其旨趣奈富於學嗇於遇兩躓棘闈未伸偉抱乾隆己未歲試督學劉紹閭先生閱其文擊節嘆賞拔冠郡邑軍行試藝出都人士傳誦者抄錄殆徧今其稿具存集中次年值拔萃期學使虛席以待迄按試無名訪詢校官聞赴玉樓輒爲悼嘆者久之噫嘻世有才識兼長而天不永年俾之偃蹇抑塞以歿也可勝慨哉

崇川咫聞錄劉文懿公傳公諱伊字莘儒號牧皐晚年復自號澹竺道人少而頴悟大父容川公叔父芸閣公咸器異之年十七補弟子員乾隆甲子膺鄉薦壬申成進士 廷對二甲 欽取朝考一 等十名歸班需銓癸未選授湖北黃安令至楚署鍾祥令次年改授松滋令乙酉冬兼署江陵次年署隨州尋返松邑調任黃陂其在松滋也以廉明稱於訟獄尤爲得當乙酉奉聘入閩寓省之鐵佛寺而松邑鹽梟事發捕獲三十餘人梟首未獲代事之員茫然失措大吏亟諭公歸選幹役擒其渠首鞫之得應坐者十餘人餘悉良民廉使非研窮公至郡親讞一如公指獄遂定釋無罪者廿餘人同聲感泣大吏益以信公之賢也松爲荊郡屬邑先是郡守蘇公與江陵不相得而習知公之明允旁邑之事悉以屬公以故公常在郡其冬遂以本缺兼署江陵尋署隨州凡積案未理

者數百公至甫及一月辦理巨案二十有七餘不勝計獄有繫盜嚴鞫兩月幾將斃於刑矣公於另案獲眞盜驗其贓物不爽而取前繫者釋之泥首號泣而去在隨七八月土民刊碑鐫德播之歌頌及將受代館行署而相約求質者填塞道路咸願稟叩乞留爲反覆慰諭而後止大吏亦以新至者乃初任札留數日欲令蕭規曹隨因移寓搦珠書院暇并藉以課士焉會松邑罪人越獄廉使亟趣公返星馳抵松五日而獲九月題調黃陂陂爲宋二程夫子桑梓之地聽政偶暇即偕諸生至前川書院不時講貫以誌嚮往戊子秋大省會試得與分校大房中式者十人武闈派入內簾中式者九人鄰邑孝感旱災歲杪委往辦賑而孝邑百姓與令長不相親愛

塋惝湝得公爲之撫久災黎獲安事竣回黃陂有以賑益訴者逮訊皆孝感飢民且無重賦僅以首事留法餘從輕典是年值大計藩臬以下咸擬卓異而制府某公以他事見銜弗之許旋且以驛馬疲瘦被議辛卯冬奉　旨起用次年選授廣東瓊州府之定安縣引　見改肇慶府鶴山縣十一月抵任次年春赴省大吏倚重如前在湖北時遠近案牘填委待公讞決且議遷調大邑復遭排擠久之大吏悔悟而公已去職矣塾中人士留公問字者數十百人越五年乃歸以長子布政司理問耀祖晉封儒林郎自是家居二十餘年卒於嘉慶癸亥年八十又三性和平樂易與物無忤如陽春益益無愚智皆樂親之其卒也鄉謚文懿先生公方十餘齡盡通諸經及漢唐宋諸大家之文習舉子業父小山公授以前明作者集法芸閣公復加是正弱冠即以能文名生平工書法似米南宮縱橫遒逸非他人所能髣髴詩尤得之性生里中黃岐亭前輩見其少作輒嗟賞之服官以前著有觀雲閣集去粵之日鶴山門人溫中理梓其宦游詩數百首爲楚粵吟歸里後與二三老友及後起之彥時相倡和復合游覽酬應題詠諸作爲九華集槐雲閣集散佚不可得見九華集未及付梓各凡數百首歲嘉慶癸酉孟春月族姪邦鼎謹撰

一經堂詩話劉濬竺伊先生字莘儒一字濬竺乾隆甲子科來館齋太史分校秋闈得先生卷奇賞之呈薦中式壬申成進士官鶴山介胸次高曠故其詩夷猶駘蕩多近自然猶記其瞻州道中云羽旌初指漠東飛滿地黃沙馬蹟稀日暮遠山天一碧村村拾得野柴歸眼前景物入詠如新所謂性靈語也顧不事生產晚年境益困殘書數卷四壁蕭然多人所不能堪者先生處之坦如絕不介意嘗書老當益壯窮且益堅二語於座右以自勵考終時八旬以外著有素園全集

華謹拔先伯祖濬竺公制義選刻崇川人文集篋中集遺詩選刻琅玕藏珍紫琅詩選五山耆舊集崇川詩鈔葉存

劉氏族譜秀水汪寅禾世梅爲劉珍儒作傳云公諱侃字珍儒侃其號曾王父揚王父文定俱以明經任學博譽重鄉邦父士宏由進士任寶慶協戎宜昌總戎公即生於寶慶官署幼聰穎讀書數行並下師深異之十齡外偕兄倌侍父旋里績學砥行昕夕勿懈稍長與鄉中徐松門邵芝臺江璘度諸前輩聯社課文才鋒英銳經術湛深同人僉欽佩焉維時門祚中弱家道日窘總戎公自楚解組清風兩袖養痾林下復十餘載母潘夫人加以肝鬱舊恙不離湯藥年均八秩外矣雙親皓首四壁蕭然堂上一切餐膳供具維難而公朝夕色養委曲承順靡不得其懽心雖境遇彌蹙而孺慕之誠無間終日以故樸齋公尤鍾愛之處昆季間敦友于崇遜讓畧無爭競意蓋其至性有過人者歲乾隆旃蒙大荒落學使謝金圃先生按試賞其文補弟子員逾年值秋賦期友人鏖文戰者將買棹偕行而公於五日前摒擋家務遽攖疾卒未卒前一夕忽口作楚音云稱楚地都巡府某遣使迓作冥官家人

聞言駭異祈免答云來使四人皆樸齋公麾下舊弁感恩前來刻期迎往言畢遂瞑噫此雖無足徵信而玉樓子安落城曼卿昔人曾有傳述其事者矣生於乾隆己卯七月八日殁於乾隆丙午六月二十八日年僅二十六歲配馮孺人內閣中書洞公女也以節孝旌於　朝子一瑞清敦品力學讀贊序孫三人長瀛長治長華俱能承家學以顯名於時余於道光辛巳庚寅兩膺棨琅山長之聘辛巳抵通得劉生長瀛卷屢取冠軍庚寅再校院課其弟長華亦屢列前茅暇復問難析疑殷殷進質詢悉家世乃知青箱累葉迪光當在賢嗣也辛卯春余將入都供職長華復以先祖事狀呈乞傳敘以示來茲余不辭謫陋謹爲之排纘如右付長華繕入家乘俾

後人久而識之

劉氏族譜郡人王菱堂廣蔭爲劉澄之作傳云公諱瑞清字紹成號澄之一號芝庭珍儒公子幼失怙賴節母馮孺人教之成立篤學力行人以爲能讀父書長應郡試冠軍補弟子員聲噪贊序才豐學贍文藻葩流時折衷於同里馬繹齋徐松門諸先生咸器異之奈屢躓棘闈嘉慶辛酉甲子丙子戊寅四膺房薦不售事母以孝聞性素剛直處已接物坦白嚴無私曲凡庠序義舉及戚族中急切美務靡不竭貲贍恤協力贊成蓋其好善之心素由性生非與飾情市名者比也治家教子皆可爲一鄉矜式道光癸未仲冬母疾篤侍藥餌目不交睫者數十夜居喪號泣慟不欲生年方五旬餘日形毀瘠未幾攖疾不起生於乾隆丙申十月二十八日卒於道光戊子三月二十四日配保孺人子三長瀛庠生長治國學生長華道光甲午舉人揀選知縣女三一適潘一適包一適徐孫三源滙源祥源發皆業儒著有傳經堂文稿梓行浙游草詩存待梓

贊曰繼父之志安母之心有文郁郁有德愔愔爲弓爲冶以箴以銘迪前啓後孝友儒林

劉氏族譜郡人徐樹人宗幹爲劉孝毅先生遺稿敘云先生姓劉氏諱瑞清字紹成號澄之孝毅者殁後鄉人所易名也幹自齠齡侍先君子於馮耐園家塾中兄事澄之有年矣自先君子捐館遺命與澄之葵原諸友訂文字交入社之始即

在澄之齋中今忽忽將三十年同社諸人皆先後弋科名登仕版並宦游四方而澄之與葵原獨潦倒名場鬱鬱以沒然葵原之姪涵初輩與澄之哲嗣翰堂椒泉諸君並能讀父書揚名於時椒泉自鄉薦後勤學益懋且孝友敦行將爲　國家大器不獨儲金馬玉堂之選已也近以先稿編次若干篇見示大半昔年同社之作剪燭披吟恍如昨日宿草之懷恰然難已謹擇其尤精而非時近所能者表而出之得文四十餘篇囑令付梓嗚呼天之報於其後人者固視及身爲達且大也文名之顯揚其小焉者也讀畢謹附數語簡端以志今昔之感云時道光丙午莫春月虹玉樓集

星按劉孝毅先生制義選刻虹玉樓社課有嘉樹軒制義集

存遺詩選刻謝氏蘭言集符氏正雅續集

良

敦臨 乾隆庚午 開運 乾隆壬午

爲蘭 乾隆庚午 儀光 嘉慶壬申 泰符 道光九

白氏宗譜雪亭公家傳敦臨字容疆號雪亭勤學善文試輒
前茅屢赴秋闈不遇援例入成均客居　京邸銳意進取旋
因不習水土年方四十六而歿聞者惜之著有燕臺盍簪詩
文集子三人開運爲蘭均有聲蜚序孫懋初工書善詩不墜
家聲郡人咸稱賞焉

【葬】按白爲蘭字保和號秋谷敦臨公季子也幼聰穎博習羣
書兼通音律弱冠補弟子員聲蜚庠序生平重義行樂施與
凡有族戚急務靡不竭力襄助家遂中落館郡東鶴城多載
廸後進學者多所成就暇輒彈絲吹竹飲酒賦詩每偕凌
渭川保雨橋王立五李漁彩諸位先生鎮日唱酬追蹤風雅
於贍給宗鄉纂修家乘一皆敦崇實行不務虛聲卒年五十

有九著有五經擷腴憲聲堂文集閒嫗詩集及琴譜會要詞
曲辨似各種藏於家子三人長儀光字銘謙號牧山從高西
圃保秋圃兩先生遊篤志勤學孜孜不倦家貧授徒館穀自
給凡非分之投絲毫無所利焉性耿介峻潔喜飲善吟咏有
怡然自得之趣同郡王閬風嘗謂人曰律已極嚴與物無忤
白牧山其庶幾乎入應省試不遇卒年四十六歲所著小學
詳註竹院唱酬集待梓生子一泰符郡庠生

曾氏
雲　康[illegible]紹聲[illegible]葆中[illegible]

洪
- 重輝 嘉六 芹生 嘉
- 重光 洪煙 述祖 乾 鶴年 乾
- 龍門 乾 瑞年 嘉
- 重輪 乾
- 重翼 乾 思祖 乾 逢春 道
- 鍾桂 道

華按沙重光字舜華乾隆乙酉選貢遺文選刻崇川人文崇川賦鈔小傳沙廷載重輪先生乾隆庚寅科副江南鄉試榜入都應順天試丁酉登賢書戊戌成進士官禮部主事作文敏捷日可十餘藝性嗜卷軸焚膏繼晷孜孜不倦雖通緒後猶然著有燕臺集養拙軒存稿藏於家

崇川詩鈔補遺小傳沙思祖字凌齋嘉慶戊寅舉人癸未成進士官廬州府教授著有凌齋詩集

華按沙思祖字長卿號凌齋世居通之石港場幼承父訓嗜古勤學道光癸未成進士以知縣歸部銓用呈改教職銓授廬州府教授在任十餘載陶鎔後進獎勸有方學者翕然稱之善詩好古文辭爲文雄健敏捷嘗於同人社課時操筆立

就詞采華美觀者艷羨爲人靜穆謙遜畧無爭競歸里後杜門著書訓迪子弟皆能有成受其教者悉循循謹飭講求實學非徒競尚浮華侈騁詞藻已也年逾六旬卒著有凌齋詩文存稿藏於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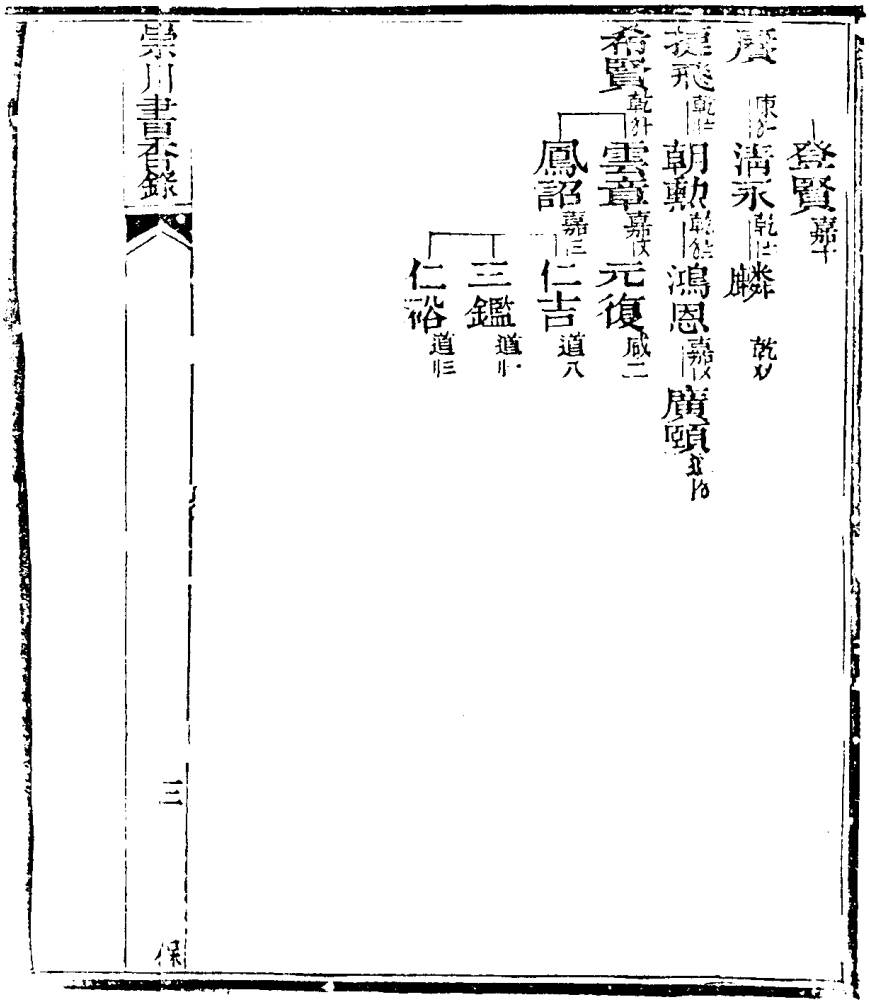
保氏

- 睿 明初
  - 晬 靖一 榜 靖甲
  - 嵩 睿姪 宏巨
  - 崑 正八
  - 嚞 正二 槃 靖二
    - 昌 隆二 鼎 靖以
      - 良遇 槃孫 萬曆 汜 順五
        - 良選 萬乙 潔巳 紀雲 康壬 崇光 乾四
        - 庶 康癸 衡 康乙 元定 康以
  - 欽 靖六
    - 樟 靖巳

- 槃曾孫 爲先 康五 珽 順六
  - 錫曾 康十 錫爵 孫 桂芳 雍二 勳 乾以
    - 熙 乾二
    - 桂華 雍二
    - 桂英 乾三
    - 桂籍 雍六 燮 乾以
      - 煥 乾二 堪
  - 顯祖 康戊 鳳雛 乾五 泰交 乾戊
    - 泰開 乾甲
    - 鳳丹 乾一
  - 槃曾孫 士鎌 順六 珮 康戊 天位 康癸

- 姪 王易 康十 喬 康十 秉國 乾二 儆曾 乾癸 漢 道九 溶川 咸四
  - 溶鈞 豐二
  - 明新 同治
- 宏獻 康戊 龍光 雍十
  - 兆炯 乾戊 儀 乾以
  - 兆聲 乾以
  - 兆英 乾
- 宏度 康戊 安周 康己
  - 園 康辛 衡 乾二
- 宏恵 康癸 澄 康癸
- 宏獻姪 壘 康以 祖修 康己 學瀛 乾癸

- 天職 康辛 佖 雍九
  - 份 乾二
  - 天朝 康癸 備 乾二 駒 乾二
    - 宗儀 嘉四
    - 宗韓 乾十 雲升 咸四
    - 宗灝 嘉二
  - 定緯 乾十 金壹 乾乙
    - 騏 嘉二
- 世英 乾以 奎 乾 容 嘉十
- 官桂 乾己 曾 乾己 汝翼 嘉以
- 觀 乾癸 敦臨 乾甘 燻



通州志宦蹟傳保良遇字自明崇禎歲貢司鐸當塗陞松陽令松陽山縣風土彫瘥遇思以易之簡事息訟與民休息逾年民不知有官監司不察以爲令長厚過度欲稍加振厲以示風采遇素不爲五斗米折腰乃乞歸逍遥林下三十年而後卒卒年九十有四保之先以忠厚起家自槃字用卿者生恒字貞甫至遇凡三世世有淸德

通州志義行傳保爲已字先民邑廩膳生幼失怙事母至孝母歿哀瘠骨立愛急人難凡有告者必竭已力授畔貽縣訓導舉鄉飲大賓卒年八十子斑字見玉康熙乙卯舉人篤學砥行養父以志居鄉五十載不以片紙干當事授浙江縉雲縣致仕歸年七十又七卒

通州志義行傳保紀雲字湘澳邑廩生好讀書每夜必篝燈獨坐語生徒曰十二時中必刻刻與詩書對始覺生氣不衰時里中二生吳棟凌眉緣事斥革受辱紀雲憤不顧身撲水泣訴於學憲張公壯之謂其不愧朋友一倫云

通州志文苑傳保玉躬以選貢肄業成均六試冠軍大司成孫岳頒器重之館大司空熊一瀟宅子本孫學烈皆門下士教習議叙因母老決計歸閉戶著書蕭然自樂

崇川詩鈔小傳明保磨字天與貢生官曲江令爲中官所中謫判官

里隽遺評保西洲嶽黃華玉人舉止豁達哦松華縣丹砂色浸顏酡

（原文如此）

五山耆舊集明保欽字允望號西洲嘉慶丁酉科舉人官華縣令著有西洲集

五山耆舊集保汜字稚恭號嘯人諸生著有南山陲詩集

崇川詩鈔小傳所載保汜與上同

華按保爲巳先民今崇祀忠孝祠

里隽遺評保晃玉斑作吏政能活民居鄉心存濟世宜州大夫施公博採輿論登踐賓筵

里隽續評先伯晃玉公斑重厚簡默尤善體貼物理人情

五山耆舊集保斑字晃玉號揩齋康熙乙卯舉人官縉雲知縣著有揩齋詩稿

里隽續評先考湘澳公毘陵秦龍光師曰保龍噓先生嚴氣

正性凜然不可犯杯酒論文則又渾浩冲融如和風甘雨知德者深有取乎其言

華按保崇光字授明號壽民郡庠生博覽羣書熟精史傳中年棄舉業益肆力於詩古文詞筆力雄健識見高卓每與同輩觴詠時論列古今人物臧否瞭如指掌剖析無遺令人嘆賞不置所撰里隽續評二册詞簡意該郡人咸欽佩其學識云

華按保桂芳字月田歲貢生銓授江浦訓導壽年一百一歲得　旨旌奬給額壽旦州守張公親詣申賀建坊東關外北首平居和易靜穆年至耄耋課徒校藝猶手不停披制義選刻崇川人文集

崇川耆舊讀語保月田桂芳先生百歲老人耳名許久飭躬甚嚴虛心畢受聞諸里評其人溫厚意若城防口如瓶守朋輩聯懽淵默離垢受業及門樸訥善誘惟淡故眞惟靜乃壽

游慶期頤晉鍊是叟　寵命旌門拜　恩我　后州使降騶羣雅獻酒稱地行仙冠儒林首坊表高瞻百歲坊道光初年建式克厥後

華按保桂華字紉秋郡庠生與昆季桂芳桂英桂籍俱以文譽顯於時性復篤友愛睦宗鄉一門和藹里閈交稱制義選刻崇川人文集

崇川耆舊讀語保丹書先生桂籍神游太素蹟契古初抗心獨往詣力匪虛筌讀六籍枕葄三餘文思瀹發衆藝兼儲精岐黃術善篆隸書踵門請謁日不遑居與之晤語矜躁悉除

緬想胸次淡如曠如

崇川詩鈔小傳保煥芊園乾隆乙卯舉於鄉歷官上元訓導府學教授晚年授壽州學正不就好讀書早有文名研精覃思力追先正里中以文質者一經指授先後掇巍科登顯仕去志學之士半出其門後進至今奉爲模楷刊有桐蔭山房稿行世任上元時孫寄圃節相見其文雅重之延爲諸孫師科第聯翩一門鼎盛與設科鄉里時無異年八十卒於家孫召棠能繩武家學

崇川耆舊讀語保芊園先生煥建業校官制府師席講學論文源本經籍智珠胸瑩法輪手藉吸取元神審清理脈摘藻揚波名家風格里中後賢折衷求益得其薪傳雲霄奮翮制

藝之工乃文章伯公雖往乎典型可繹品貴於金節貞於石
裘詒振聲廸光前澤
〔華按〕保天位字弼蒼郡庠生制藝選刻崇川人文集
五山耆舊集保玉躬字雯澳號遯廬選貢生著有四書解金
臺會集遯廬草行世
何義門焯曰保玉躬遯廬草天然中却有藻采殆宗王孟而
兼溫李者
崇川詩鈔小傳所載保玉躬行蹟與上同
里乘續評先兄爰及公裔風流蘊藉溫厚和平每念獨樹山
房猶覺笑言如昨

〔華按〕保兆光字長齡資性沉潛篤志讀書臨事不苟三子長
兆炳灼瑚由選貢膺丙子鄉薦癸未成進士任羅源令學優
而仕人欽儒吏之風次兆馨德明由副車丙子同科爲穎上
司鐸次兆英亦馳名庠序方丙子聞喜人以爲榮長齡謂其
家猶有千里駒在庭森珠樹全有其三白非積善餘慶不克
致此抑星幼聞其遊事長齡平日不輕御內必因閨閫示意
齋浴而後會談者或見爲迂而不知君子敬慎之道在此中
也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化之原且如醫家論胎分男女之
故男先女則成女女先男則成男周易繫詞所謂慤一索坎
再索艮三索者坤索諸乾也巽一索離再索兌三索者乾索
諸坤也易道通乎醫道長齡其知之矣
崇川閭錄保兆炳字若瑚通州人乾隆癸酉拔貢丙子舉
人癸未進士任廣陵臨高縣令署儋州作詩文操筆立就有
七步八叉之速一門怡怡並擅盛譽弟兆馨字德明丙子舉
人官瓊縣訓導兆英字南干歲貢生時人號爲三珠樹著有
雙桂堂合稿琴堂餘興集王巳山太史採其文入所見集中
海南拾遺文苑編保璵字繡封號辟園少承厥考家學博涉
羣書工四六駢體初館魚灣既有遠志挾書册南走瀟湘洞
庭間衡陽高公異其才留之幕中數年續應某宦聘西過潼
關涉險踰川值寇亂未平擬出展一籌染疾奮奮而返年未
六旬卒著掣鯨集散失甚多子克繩亦列於庠手訂遺編纔
題曰幸存
崇川詩鈔彙存保衡字世臣郡諸生著有詩草

〔華按〕保氏中有兩名衡者一康熙癸未歲案庶子通庠錄載
庠姓成氏未知何據一乾隆丁巳科案字藝林圉子
〔華按〕保學灝字書山游庠既久年符壽榜 恩例乾隆壬子
副榜甲寅舉人乙卯 賜翰林檢討生平善詩工書八旬外
猶能於燈下作蠅頭楷羣服其神明之固
〔華按〕保天朝字梅舟號玉峯乾隆初例貢以子定國累贈
武德大夫見海曲拾遺編
〔華按〕保備字右文乾隆丁巳游庠是年歲科連試備之從兄
份字貫千者歲案先售備由科案獲雋旋食餼以能文名制
義選刻崇川人文
五山耆舊集保定緯字秩南號石伍廩貢生任上元訓導著

有寄園詩存

一經堂詩話保石伍定緯先生司鐸上元時制府高相國賓禮優厚名重一時胸次灑脫氣度淵冲都人士皆樂與之交晚歸寄情山水不治生產雖家貧屢空晏如也善詩工畫觀者咸寶貴不置著有寄園詩存

紫琅詩話同里保石伍定緯字秋南解元定國弟也少習舉業與諸流耆家數學使曹地山先生極獎賞之後以廩貢司上元鐸制憲高相國賓禮優厚至徐氏書案事發被拘入都繼以廷鞫時查辦實無隱匿情弊得釋歸曹公贈以句云怪他有禍生青簡幸汝無辜脫赭衣蓋深爲先生惓惓也晚年依姊氏居緣漪園日以詩畫自娛余記其游園詩云四

月行將夏羣聲正動時吠蛙如讀梵啼鳥似吟詩借酒澆胷塊迎風散髮綠莫嫌知已少四座盡鍾期答金陵王五峯進士云千里遙傳一紙書紛披離緒十年餘青谿水漲潮初上丁字簾垂柳正舒蓮社幾人添白髮琴堂何日佩金魚殷懃爲報秋來意老大蕭娘久不如風韻至今可想

謹按外曾王父石伍公幼穎敏讀書過目成誦比長見聞賅博文詞超越翛然有塵外致秉鐸上元時制府高相國優眷鎭日懽晤高公推獎公才并飭縣署公務屬公代理公居齋舍凡剖析詞訟諸件判決平允邑人德之踰年奉高公檄委兼管江甯府總局見海曲拾遺查辦豐利場徐逆夔書案并搜取詩草殘本徐之仇家復牽涉司道以下京控　高宗震怒飭校尉親提鞫治公以株連被逮入都　上派親王朝訊窮治公對簿供詞吐實前後毫無隱蔽親王聞言首肯尋檢核詳申文件期限皆不爽次晨復　命　上謂此微員而能辦事無欺若此洵不易得釋回原任　候陛後一日親王覆奏向公稱喜并　上語一一述之公感泣而已此外方伯某　廷訊杖斃觀察某明府某因案被誅者數人公雖免於罪戾而顛沛北都進退幾無生計幸恩師曹地山秀先先生任少宗伯贈以裘物囑直得卅餘金憔悴南旋返校官任踰歲以病乞歸噫嘻以冷署一官牽連訟累經部鞫猶能返骨南邦者非公之素行公正曷能安恬無患耶晚年與里中諸朋好樽酒吟嘯淋漓

酣笑老至忘疲雖家貧屢空弗計也平居善詩工畫遺詩今刻紫琅詩選五山耆舊集崇川詩鈔制義選刻崇川人文集暨筆山水存者寥寥惟故家舊族珍藏數幀廿載前余猶及見之清微淡遠迥非時手能及睹物思人益令人慨慕不置也時同治五年丙寅孟秋月外曾孫長華謹誌

崇川賦鈔小傳保芍園縣先生賦質英敏性復嗜學晨雞暮火孜孜不倦二十餘猶圄童子試嘗讀書於文昌閣夜夢帝君謂之曰子非功名中人即一衿亦不可得芍園哀求不已乞以壽易　帝君許之以硃筆點其雙目豁然而醒旋入邑庠平文宗歲試拔取第一食餼辛酉秋賦房薦不售不逾年而卒士林咸惜之錢靜山學博爲之作傳

紫琅詩話保乃園舉字季良石伍學博季子也性豪邁不羈飲可一斗嘗題小山叢桂圖詩筆雄壯咄咄逼人又讀書紫薇禪院云西風着意曉秋聲入夜吹破書窗紙我與寒蛩結伴吟一庭明月涼如水讀之可以知其績學矣惜年甫及壯而卒

〔華按〕保世英字煥文郡庠生敦品力學有聲鑒序制義選刻崇川人文集

〔華按〕保宮桂字步蟾乾隆乙巳歲貢篤志勤學里中後進多所成就制義選刻崇川人文集子曾字岩瞻號有皃嘉慶壬戌歲貢弱冠有雋才詞藻煥發試輒前茅南闈屢薦不售同人惜之性耿介教授里塾務期講明實學一洗浮華之習尤爲

士林推重年逾六旬卒

崇川詩鈔小傳保觀字雲崑乾隆癸卯舉人著有詩草

〔華按〕保觀字雲崑一字運鼈資性沈潛學養深邃膺上春官不第家居教授慇懃勸誘垂老不倦後進多樂從之游服甎閉戶著書蕭然自樂羣服其操守之固

崇川詩鈔小傳保敦臨厚軒郡諸生熟於鄉曲舊聞善記誦嘉靖談著有厚軒吟草

崇川咫聞錄錢塘吳穀人錫麒爲保潔齋作傳云夫樸學由乎心得而傳乃無窮陰德比之耳鳴而報終不爽是以銅川六世中說成焉平陵再遷天策應焉益調其脈則支蘭畢宣茂其氣則勾萌達達世固有聲閨於谷棲貞於衡而芳草已生乎十步之間潛璞早孕於層壑之內者是有先焉吾於保公潔齋見之矣保氏據譜稱元丞相保罕爲其始祖二世祖元善鎮閩爲帥今史傳缺紀人或爲疑不知元史非完善之書二公當遜荒之日乞樵餐於揚子誰識逋臣訶獵騎於藍田時遭醉尉迫至輯編年之錄宰輔先亡聞大樹之名將軍已夫閥文猶及理固宜之公諱清永字印奎號潔齋乃丞相之十六世孫也王父樹滋考滋大皆志劬柳簡聲隽槐市公具兼人之姿負超世之概慈明通論語早傳荀氏之龍休源舉秀才乃是後生之準儲冬學而已足受秋駕而彌勵庚子經陳恨孔惟其肅若已酉書上證班筆而粲然凡夫鄴侯之籤崔德之室莫不過眼如月羅胸若星徒以學據其豐遇逢

其齋槐花屢踏落葉滋歎而公固泊如也尤篤人倫倫脩內行今曾子之號見重於時過季偉之傳能信乎友推諸昆弟則姜肱之被雖敝而必偕施及交游則田文之券既滿而仍貸是以芳稱藻流芬惠春及名耻盜牛之子化孚捕雉之童觥觥乎欸欸乎敦固門基扶翼世道信履貞之表軌亦宅德之寶規焉然而重江河之深者不知淡之者之爲異奮也珍黍稷之收者不知秀之者之在野實也及夫沿流泝源窮本返始惟天所佑厥德不回今官子麟庭諸式遵父書能讀不虛嘉樹之種遂成高門之慶以庚戌進士分發河南知縣始權尉氏旋授鄢陵一擲得盧入種花之選片言折獄有治蒲之聲此其絕跡風塵振策雲漢者謂非公凝和於寂波之表

回志於元祺之先而能若是乎時也郵路匪遥版輿可奉麟乃屢請迎養公迄不行惟訓其守已之以廉度事之以慎安民之以惠馭吏之以嚴謂化以弦歌即是學生之屋謂勞其疾苦何妨農里之言果其撫字之有方足勝洗腆以儛慶故麟奉斯提命守以恒心雖才可擾煩而清平勿擾雖道能美俗而惘惘無華嘗以壬子甲寅兩校鄉闈得二十三人而解首與焉公獨喜其不以烏帽之籠頭而忘青氈之故業也者年告屆淵望愈臻望龍公而對衡邀羊仲而合徑烟雲接乎畫裏花藥敷於戶外於以陶嘉月於以寓冲情有以鄉飲大賓請者勿赴也以嘉慶己未七月卒於里門年七十有三令終有圖餘風不泯其子麟余庚戌禮闈分校得士也風木之

聽過期而猶悲仁孝之思終身而罔極茲者恭承謄節觀察青齋以余舊史之遺重以先人爲託爰稽來狀用溯往徽知君性稟懇誠居違塵雜其采善也如原赦其嗜義也若熊掌殷蔡白淑乎里巷被服儼接乎儒先自行束脩動中史法畧書梗概以示後來有正味齋續集

誥授保清永字印奎號潔齋郡增生性孝友博學善文制義選刻崇川人文集後以子麟貴贈如其官

保氏族譜九眞公家傳公諱麟字子貢號九眞先世居河南沈邱元時有丞相保罕者是爲得姓之祖有鎮守福建元帥諱元善者是爲始遷之祖曰附貢生諱賡者是爲公祖曰增廣生諱清泳者是爲公考兩世竝以公貴贈如其官妣朱淑二恭人公淑恭人出也幼而敏慧長而嗜學爲文儁傑廉悍廼不猶人不數年果掇巍科庚戌成進士以知縣分發湖南因親老陳情改掣河南先署尉氏旋補鄢陵鄢劇邑也公決獄如神吏不敢欺民有含冤負屈者悉爲平反泹任數日即修葺文清書院俾諸生肄業其中先是書院空設無延師養士之資公捐廉俸銀壹千七百兩貯質庫計年生息脩脯膏火均有所出士人爭自濯磨文風丕變壬子甲寅鄉試奉調分校內簾先後所取二十三人竝當時知名士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蓋其愛民養士也如此丙辰丁巳間苗匪教匪滋事軍書旁午刻無停晷公委辦郭店臺兵差及察哈爾馬匹過境往來督率毫無貽誤戊午

夏復調赴西坪軍營辦理糧臺酷暑中晝夜奔馳不敢告勞是秋委署許州印務仍協辦軍需如前凡奉文所派車馬俱當堂以印記原封分發各戶竝捐廉以給飯食其協濟料價銀兩俱自捐俸呈繳不以絲毫累及閭閻蓋其實力奉公也如此未幾以父憂解任交代後匍匐歸里盡禮盡哀以襄葬事歲癸亥服闋赴都援例捐陞郎中是冬選授吏部稽勳司正郎越二年掌文選司印務銓衡公永事無私焉又二年俸滿引見記名以繁缺知府補用又一年戊辰仲冬特恩補授山東濟東泰武臨兵備道陛辭請訓奏對稱旨卽著馳赴新任至則嚴緝捕課殿最絕饋遺杜請託摘奸發伏人不敢干以私前後三署梟篆蘆剔奸弊昭雪

寃獄清理積案吏畏民懷齊魯大治蓋其敭歷中外正已率屬也又如此是時東撫同公以公老成純謹練達勤明有守有爲堪資倚任保舉卓異首列薦章而公竟以督催漕運觸暑奔馳染患潮濕得偏中症固請解任回籍延醫調治撫臣代爲奏　聞得　旨俞允去之日士民攀轅泣送者不下萬人既歸病益委頓猶日與二三知已握手敘舊歡若平生乃年未老耄奄然遽逝士林尤深惜之德配徐恭人州同知贈朝議大夫諱智公女先公二十一年卒子男二長庸貢生侯選鹽大使次佑貢生孫男二長廷銓庸出次長春佑出公生於乾隆戊寅二月初九日子時卒於嘉慶癸酉八月二十一日申時年五十有六同里錢兆鵬進士志其墓見崇川聞錄保

紫瑣詩話同里保九眞麟進士字予貢初授河南鄢陵令有惠政丁艱回籍服闋選授吏部郎中掌文選司印旋　簡放山東濟東道三署臬篆釐剔姦弊昭雪寃獄吏畏民懷齊魯大治詩特其餘事耳觀其贈梨雲屏觀察云新歌萋菶高岡鳳定慰哀嗷下澤鴻和山東吉止齋中丞牛山寺讌餞帥仙舟學使云天清萬籟開澄景野澗三齊小衆山旌雙節婦云難填白石東西海不改青山大小孤淚血共沾湘女簀清心同濯孝娥江旌三世節婦云鑾鏡封時成鼎足婺星照處比台堦徑開貞木枝還茂笛弄哀音韻轉諧切合自然蓋無意求工而詩愈工也

海曲拾遺文苑續編保提飛字竹筠號筧圃州庠生貢成均

性愛蕉齋中種百餘株叠石成假山綠蔭透簾消殺後子勳明經孫鴻恩茂才流連遺植宣諸吟咏同人屬和者甚多州守唐仲冕偶適其齋書額曰吟蕉館

紫瑣詩話保湘嵐明經朝勳家有叢蕉數十株乃其父筧圃先生所植也癸丑秋仲蕉花盛開湘嵐誦其先人句云石眠階下如留坐蕉入廊間似索題輒流連其下感而賦詩唐陶山方伯顏其室曰吟蕉館亦南陔白華之遺意云爾其詩曰先嚴培植幾多年今見奇葩發扇仙似恐白雲飛閣外故含甘露賀庭前蓋藏碧葉心難展雨灑黃苞泪欲濺小草有情餘眷戀倚欄悲咏蓼莪篇一時和者良然成帙茲不備錄

又保湘嵐朝勳余硯友也蕉花全集已采入前集甲辰春余

同湘嵐重游西園見其落成詩用桃花仙館韻唐陶山州牧爲之書石詩云瀟灑襟期迥絕塵古琅政治一番新樓臺點綴憑賢守詩酒追陪集士人綠野天開裴令墅綵毫家畫放翁身弦歌聲裏承平象頌自平江有脚春城南傑閣舊知名水月於今分外清卜築數椽緣雉轉臨流一鏡枕虹平漁樵問答閒情暢邱壑探尋老眼明更喜新亭標六枳宛然五柳號先生陶山公書法遒勁能令詩句增妍

華按城南數武舊有西園一區老屋數間池廣四五丈許聯接文昌宮後嘉慶甲戌丙子間適善化唐陶山先生守通爰斯地幽靜鳩貲重葺增置樓榭花石諸勝總曰西園書眉題額蔚爲鉅觀門外臨流構一小亭顏曰六枳卽自號也不時

集名流觴詠其中卽景歌吟珠璣紛繹每讀佳製唐公依韻次荅錄付剞劂題曰西園唱酬集此何盛也迨閱道光丁酉門外亭址僅支數椽而園中花木一空牆宇頹塌淒涼滿目感慨係之同人歛貲修葺首整牆垣繕門扇俾內外有所障蔽其餘稍加潤色未克竣全功也迄今又卅餘年矣六枳亭杳不復睹而園屋數處不啻古刹荒祠曩時酒地詩天延賞呼侶歡場易歇雲散風流并書石諸詩亦漫漶無從尋覓滄桑之感能不令人滋歎哉錄此以懷昔人并附誌瞥眼之盛衰云時丁卯仲春月

崇川詩鈔葉存保朝勳篠樓附貢生著有詩草

海曲拾遺文苑續記保希賢字蘭磬附貢生生平敦倫紀重

實行制義律賦載紫琅集孫斗泉所見集書宗顏曾公畫學黃子久見墨香畫志潛心經史困棘闈以明經議敘府知事將就銓以親老辭張涵齋太史唐陶山郡守俞以爲孝子子雲章鳳詔崴科兩試並食餼雲卿工繪事俱徵庭訓云著有愛日園詩集

達氏

宸 乾 光緻 王麟

宸婿 王麒 乾 葆青 道五 葆林 同治

華按達宸字魯英郡庠生性情恬淡不妄與人交通經史博學善文制義選刻崇川人文集

崇川詩鈔補遺達宸魯英諸生著有詩存

蔣氏

源 乾吐

楷 乾叶 乃傳 嘉恪

華按蔣源字盈川乾隆己酉科副榜少頴悟厲志勤學家貧撫力購書就友人處借觀抄錄研探精義嘗夜讀城南之岳廟廟房三更始歸一日更深夜靜亟由狹巷取捷徑回忽遇二鬼於途一鬼掩袂擲土作跳躍狀寒氣逼人忽如昏醉慄不能行然心甚了了一鬼從旁止之曰此窮副榜也何為惡作劇哉呼之偕去霍然而醒源既歸聞言嗜學益力後果中副車衙門兩販忍餓道古竟以窮愁終其身子楷字魯風游庠有聲性耿介貧居授徒僅藉館資自給其餘非分之求絲毫勿取里中咸欽其品概云

沈氏

焜（乾時）

沅（乾卅）　時敏（嘉廿）

澧（乾廿）　學乾（嘉卅）

姜氏

鄰斗萬曆 玉果萬曆 廷鉉崇卜

天任康七

羅斗萬曆

山斗萬曆

箕斗萬曆

通州志文苑傳姜山斗字文河乙卯舉於鄉五科不第遂肆志於古凡天文理數以及兵農卜筮之書皆究極其義尤潛心大易著闡庸一書能抉羲文周孔之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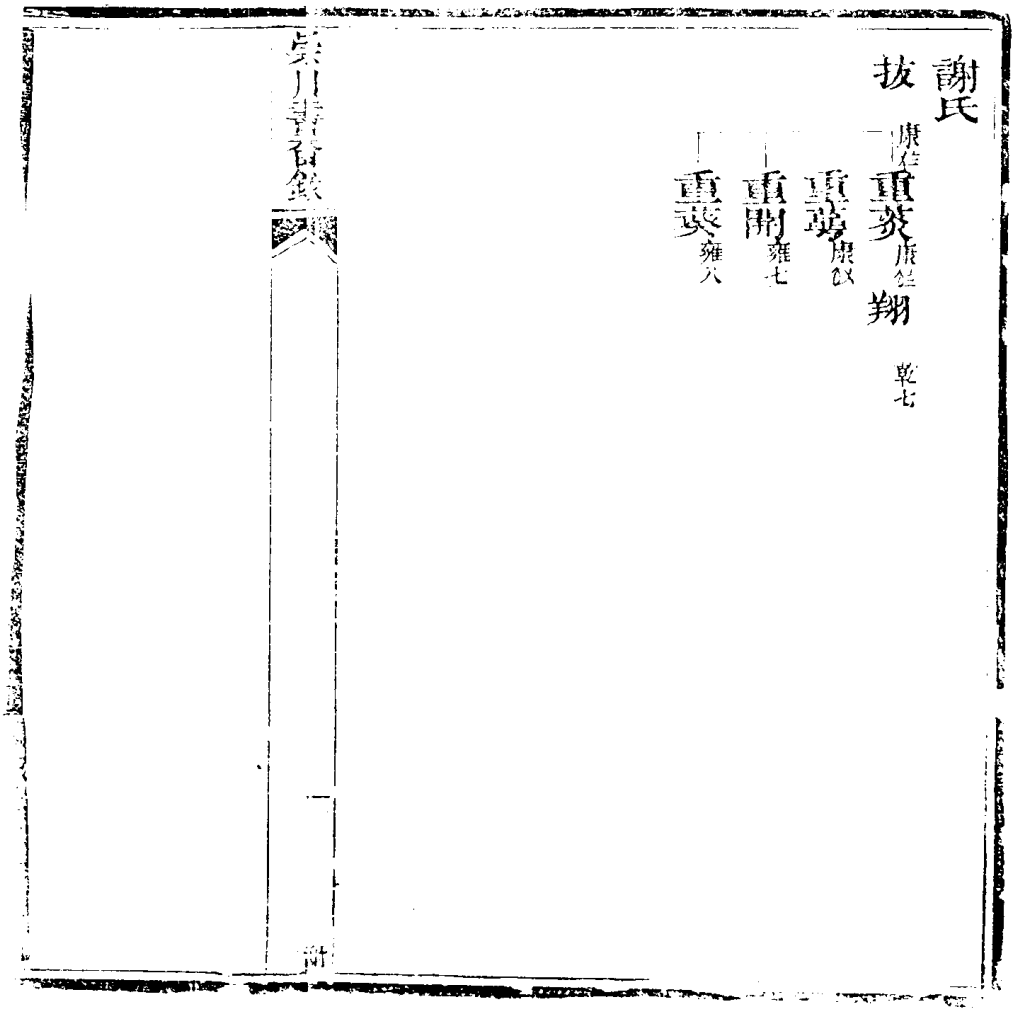
通州志宦蹟傳姜玉菓字荆璆嚴氣正性篤於孝友以進士官戶曹因忤璫外除衢州府守正不阿旋罷官後起補平陽未就久之知臨江政治有聲鼎革間人思奮興菓獨以母年八十挂冠歸養仕路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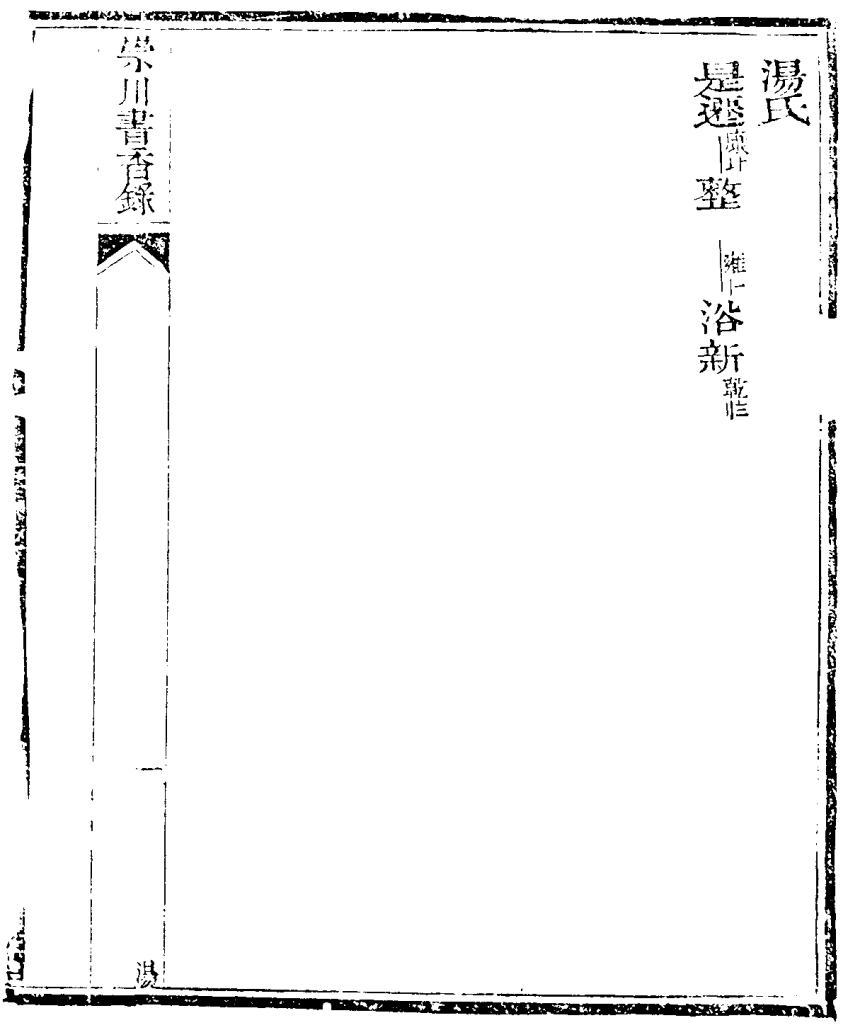
五山耆舊前集姜疄斗字星河諸生以子玉菓貴贈戶部主事遺詩選刻第十四卷

山茨祉詩品姜文河山斗苦學之士著作繁富詩特其餘事也

五山耆舊集姜山斗字文河萬歷乙卯舉人著有易傳闡庸三十卷

五山志人物傳姜玉菓字荆璆氣嚴性謹守正不阿天啓壬戌進士官戶曹因忤璫外除衢州事白旋補平陽未就復起爲臨江有善政以明季國是日非挂冠歸山與楊廷芳同著卧游草四書說約行世


謝氏
拔 康佐
重茨 康癸
翔 乾七
重英 康戊
重開 雍七
重喪 雍八
崇川書畫錄
謝


湯氏
是逕 康甲
整 雍十一
浴新 乾壬
崇川書畫錄
湯

華按湯整宇爰旅乾隆壬午舉人才思英特熟精史傳每酒酣耳熱感慨古人不平事輒拊膺流涕間者莫不欷歔整意氣自若也文辭敏捷高華沉實兼擅其美制義選刻崇川人文集

湯

谿上遺聞集錄

谿上遺聞集錄

清 尹元煒輯

谿上遺聞集錄提要

是書為有清慈溪尹元煒氏所著計集錄十卷別錄二卷尹氏抱著作才采輯合邑故失舊聞補雍正以後邑乘之所未備追溯漢魏下及明清名臣碩彥義士忠烈多賴以傳筆墨修潔斐然可觀欲考浙東文獻舍此編莫屬別錄紀山川形勝亦見周詳

自序

以老至耄及之年而欲網羅合邑數千百年故實舊聞為前人補所未備誠知其難也雖然邑乘自雍正中纂脩後逮今百有餘載其間賢士大夫勳業文章與夫時事之變更故蹟之興廢率皆闕焉無傳故老鮮有能言之者匪直此也推而上之如明亡之忠臣義士漢魏以降列朝名臣碩彥攷之志乘亦或有傳有不傳或傳之而不詳及今不紀而使邑中文獻日就荒殘以託於無所徵予喜懼焉由是不揣謭陋勉為采輯然而家鮮藏書一人之見聞有限日暮途遠汲汲顧景不暇幸得馮君百卿廣搜博採相與上下其議論始克底於有成然是編之成為時頗促疎漏仍恐不少世之覽者有能正其譌舛補其闕遺俾得成為完書以備一邑掌故而亦使後之修志者有所憑以為採擇則不倚於此有深幸焉已道光二十六年丙午重九日方橋老人尹元煒自序時年七十有四

序

方橋先生余同年硎南大父也年高矣手輯谿上遺聞猶矻矻不少倦甲辰夏懷自都旋里購有新刊明李南北略及南疆繹史諸書中載吾邑人事先生見之大喜因屬悃共輯遺聞先生嘗謂邑志闕失之最大者有二虞氏之世為句章人鑿鑿可據而邑志自都尉翻及吾預茹奇外六朝人物概不收入明亡忠臣義士皆耿耿不可磨滅而當時拘於避忌亦概不敢載此二者非尋常疎漏可比故先生於他事雖無不採錄而於二者尤致意焉慮不敏素未熟邑中掌故而先生諄諄之不已於是上溯漢魏下遡今茲凡邑乘所闕遺者無不蒐羅採輯相與商榷證明非僭妄也蓋亦少効參偕之力以成先生志云爾道光二十六年丙午秋九月既望馮本懷慎箴序

凡例

一是編所載皆邑中數千年來名賢事蹟為集錄十卷至山川古蹟一切興廢及諸變異事另為別錄二卷

一是編所錄皆郡邑志所不載亦有已載而不詳者仍為補入

一鶴浦鄭孩衣處先生著有四明志徵亦名句章掇逸是編前數卷所採得十之二三至如諸處傳自據正史非盡採志徵也

一是編所採鮚埼亭集四明志徵每條中俱已載明其有不盡本二書而參以他說者各條下俱不復注

一明季忠臣義士前志皆隱而不書今家皇朝冠大之恩乾隆四十年間凡拒命諸人皆賜謚褒嘉更無避忌故北略南略南疆繹史荊駝逸史諸書悉次第采行於吾邑人皆採錄而表著之庶不使忠魂烈魄永恨沈埋於地下也

一是編於南雷文集思舊錄者舊集四明談助等書所採甚夥故皆略而不注

一志乘載美不載惡是編偶一載之以為後來之鑒戒

一數百年來合邑婦女貞節載之不勝載一人之身安能編訪無遺其有耳目所見所及及來告者則陸續紀之餘則姑俟將來修志者傳訪補入

一是編只當說部故所紀無倫次述多略而不敘處閱者勿以忘乘體律之

一是編尚屬草創後有所得再當增

一路上詩輯隨後續出

清 慈谿尹元煒青父輯

大夫種之為句章人邑志以縣東十里文溪為據然越絕書外傳曰范蠡始居越內視若愚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得蠡大悅俱見霸兆出於東南相要而往脩止於吳吳任子胥於是去吳之越又曰范蠡要種入越越大夫石買曰客歷諸侯渡河濟無由自通殆非真賢吳越春秋內傳亦曰句踐賜以屬鏤之劍種歎曰南陽之宰而為越王之禽觀此則種非句章人明矣自王深甯黃東發兩先生始據高誘呂覽注以大夫種為鄞鄖縣吳越春秋注中亦引高注則曰大夫文種字會稽鄞人鄞與鄞安知非字近而譌則以為句章人固非而認為鄞鄖亦未可據也

宋潛溪題商山四皓圖其辨夏黃公詳矣謂以綺里季夏為一人黃公為一人出自畢士安之謬說因以漢惠帝所刻四皓神座一園公二綺里季三夏黃公四甪里先生為畢士安之說徒以史記漢書綺里季夏黃公句相連屬遂割夏字屬上句為綺里季耳而獨稱黃公乃據漢書鄭元傳孔融稱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如士安說亦可割夏字屬園公而稱為園公夏矣有是理乎然攷廣仲翔答王府君稱鄭大里

黃公仲翔生漢末談漢初事應有據而亦稱黃公何也又按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名廣隱夏里是夏黃公為陳留人矣而仲翔以為鄞人邑志又以為慈人以渡船山之黃墓為據大都時代久遠舛誤難以確考姑志之以俟來者（余前有夏黃公祠在慈谿縣西北今廢）

慈谿嶽姓之古莫如童氏自漢至今二千年其子姓居邑中及分支奉化鄞縣者不下數千人皆孝子黯後也孝子之墓即附於其母叔德夫人墓旁舒懶堂詩所謂孤塚枕城邊者是也若羊酪河所稱董孝子墓乃明洪武間別一董孝子建炎義士董之邠之後數傳而為孝子恭禮自皋化遷鄞洪武辛未進士以母老歸養不仕土人亦以孝子稱之且羊酪河亦非慈地乃全謝山答董秀亭論宗譜云大禮堂第後以母老隱慈之黃楊澳即其處以黃楊澳屬慈且併羊酪河為一不知何據按黃楊澳在鎮海霍嶴四都羊酪河應作楊洛河在鎮海縣南四十里靈巖一都阿育王山下據此則恭禮墓亦當在鎮海不在慈豁至漢徵君母嶽郡志明言在府城南長春門外祖闈孝子墓附焉而雍正邑志則以為在黃楊澳仍以恭禮墓為徵君墓殆未之考也孝子墓有徐浩所書碑在廟中今未知存否

重徵君又有行祠在鄞補陀寺右史惺齋侍郎有二詩一云安車駟馬浸遠尋高節

吳書翻善用柔能步行日可三百里

又翻聞曹公辟召曰盜賊欲以餘財汙良家邪遂拒不受魏將于禁在吳時翻每加推抑禁雖為翻所忌及還魏猶咸嘆翻魏文帝常為翻設虛位

三國志會稽東部都尉張紘與孔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傷美質為質雕摩益光不足以損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關羽既拔權便翻笠之得免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矣

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

翻書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以生子而已夭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據此則翻長子名容也

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事詳會稽典錄汜志亦載其略

忠字世方翻第五子會稽典錄稱其貞固幹事好識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齠之年稱上虞龔遠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為著聞之士父同縣王岐於孫策之時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晉征吳忠與克道監陸晏晏弟中夏督兵堅守不下城晉被

害

聳字世龍翻第六子典錄稱其清虛無欲進退以禮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間相王素聞聳名厚敬禮之抽引人物務在幽隱孤洒之中時王岐難僕以高士所達必合秀異聳書與族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拍末苗於邱園拿良才於總猥所譽依己成所毀依己敗此吾所以歎息也聳疾俗喪祭無度弟昌卒聳以少牢酒飯而已當時族黨並遵行之

按全謝山河間相公祠天樓誌河間擅絕學曾鞏宋史官原注曾鞏志不盡河間事蹟為然以不知謝渾蓋別自疏天祀古宗流水即世有算聳傳詩話河間相公都尉子聳又云聳當作昺不知第幾子昺字天論曰天形穹窿如笠而冒地之表浮元氣之上譬虞昏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也日鏡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入地中也今按典錄聳為都尉第六子昺為聳弟謝山乃云不知第幾子且合聳昺為一人因以字天論為昺作并謬若此宜謝山未考會稽典錄耶

又謝山郡尉講舍詩中一聯云聲華高竹箭神授棗桃符自注都尉夢授易於陳桃符今按別傳翻奏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飲易三爻而詩乃以為夢授易於東

桃侯益謝山此等詩皆隨手所成或未遑深考耳

昜字子初翻第八子也少有倜儻之志從吳黃門邵以捷對見其趨拜尚書侍中晉軍來伐遣昜持節都督武昌已上諸軍事昜先上遠節蓋印綬狀後縛順俊為滐陰太守抑強扶弱甚著威惠

廣漢會稽典錄作謝字恩奧都尉翻之孫宜都太守忠之子也潭清真有檢操舉除醴陵令值張昌作亂潭起兵斬昌副率鄧穆陳敏定潭東下討敏弟讚於江州又與諸軍共平陳恢尋破元帝徵使討華軼會軼已平而湘川賊杜弢猶盛遏甘卓於宜陽潭遣軍救卓元帝為晉王除屯騎校尉俊右衛將軍又明帝特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時已告歸遂於本縣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道赴國難王上虞帶手詔潭為冠軍將軍領會稽內史特有野鷹飛集屋梁衆咸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鷙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領前鋒潭次於西陵為沮假纔會充已禽寇兵成帝即位蘇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會王師敗績大駕遷遠潭勢弱不能獨振乃固守以俟四方之舉會陶侃等下濡與郗鑒王舒協同義舉率衆與諸軍并勢遣督護沈佩拒管商於吳縣為商所敗潭自赴送節尋而峻平潭遂以母老去官

咸康中道衡將軍潭親雖和弱而內堅明有膽決難屢統軍旅而動有倘數以母憂去職服闋以侍中衛將軍徵既至更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三百人侍中如故卒於位謚曰孝烈子伉嗣官右將軍弓馬辛慎父風

按潭為都尉雅宜都太守子又為嘯父之祖則其為勾章入無疑而史以為會稽餘姚人故邑志采列又按勾章虞汜系出漢零陵太守光累葉著纓才彥輩出而史書及會稽郡志皆以為會稽餘姚人益漢晉宋齊梁陳勾章統於會稽唐則統於越州唐天寶間又統於餘姚郡也考吳朱育對漢元鼎五年冶東越因以其地為會稽郡治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湖元年又徙治鄞或有疏密從徙勾章至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夫湯湖為西漢成帝年號元年歲在丁酉至永建己巳積百五十二年郡治皆在鄞與勾章是勾章之亦稱會稽也久矣會稽之虞皆勾章之虞也且為舊志杜湖山有虞家灣柳道傳龍山古蹟記沿姚江東至慈谿六十里有虞公渡永樂寺為虞公世宅故址金華戴九靈讀所謂陸羽虞盆宅是也王伯厚四明七觀引九域志則曰鳴鶴之岫二虞喜嘉兆郡引晉書甫里先生傳曰嘯父敏義虞涪之祖杜光庭七十二福地記大

隱山在明州慈谿縣晉虞喜常隱於此他如鳴鶴之以虞九皋得名虞羽墓在候山虞瑾墓在五馬山虞鷟墓在魚溪山虞野人墓在戚漢山虞孜墓在東澄山散見於圖經舊志者不一而足則是合慈漢所屬為石臺鄉為金川鄉為鳴鶴鄉皆為虞氏故址此據通所辨虞氏為勾章人明甚故先生於虞氏諸賢凡有所見為邑志所未載者輒為採入以俟後之脩邑志者擇取焉本傳識

虞忠吳征虜將軍喜之父據通云偉詳邑志今攷雍正志無之

虞公喜志林閑之未嘗見也惟三國志諸葛恪傳注引初權病篤召恪輔太子登及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孝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猶無以答當時咸謂之失言虞喜曰丈夫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魚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自非採納詳謀訪於舅舊虛己受人恒若不足則功名不成勳績不著況呂侯國之元耆智度經遠有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疏乃機神不密也若因十思之規廣諮舊世之務開善遠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孟僖慎首殷壹死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雄造次可觀而呂侯無對為恪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吞藻之繁華而忘

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樂之精嚴垂發六軍雲擾士馬擾飛將檄交馳警祿時為元帥何圖任重而與來救圍暮意無厭倦救臨別請祿君必能辭賊者也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況長宵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為最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惟戰與守何可矜己有餘妄然無戒漸乃性之宜簡不分細微卒為降人郭修所害豈非兆見於微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敗文偉令親元遲之逆呂侯二事體同故並而載之可以鏡識於後永為世鑒按喜志林三十篇又有安天論皆未及見其經注往往雜見諸經義疏應有全書當向藏書家訪之

臧榮緒晉書歷陽令陳郡王銓有著述才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子隱受父遺業述與中過江為著作郎受詔撰國史時同僚虞預求欲私撰晉書但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並借隱書竊錄之而自敘者名竟謀免隱官此言恩未必然預不諳中朝事借書竊官誠宜有之何至竟謀免隱官又云隱雖好述作而才鈍詞拙章句混漫若然則隱書誠不足觀預欲借其事實以自成其名未可知也預又有諸虞傳十二篇惜未之見

虞嘯父少歷顯位後至侍中為宋孝武帝所親愛常侍宴飲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

初不聞有所獻替何耶嘻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鮫魚鮫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出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嘻父曰臣位未至執醉不及鄙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官終左戶尚書子秀孫悝

虞悰字景豫仕宋為黃門郎明帝誅山陽王休祐比冀隆寒雪厚三尺故人無至者悰一人赴冀初齊武帝貧薄悰數相分遺出必呼與同載帝甚德之齊建元初為太子中庶子累遷豫章內史帝以悰布衣之舊從容謂悰曰我當今卿復祖業轉侍中遷禮部尚書悰家富於財而善為滋味豫章王嶷喊饌享客謂悰曰有羞有所遺否悰曰何豐食疏有黃頷臛慨無之武帝幸芳林園就悰求味悰獻糊及雞有數十與太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悰求諸飲食及悰秘不出後體不快悰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明帝篡立稱疾不臨位尚書令王晏欲引參佐命悰曰主上明聖公卿幾力寧假老朽以贊維新因慟不勝朝謨欲斜之僕射徐孝嗣曰此古之遺直也不可乃止悰事父秀以孝聞見南史

虞騫字思行武昌侯潭兄子也最有素行與族國恒羞偃為吏部郎情好甚篤歷光祿大夫王導嘗謂騫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惟

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

虞松字叔茂魏中書令大司農寄奴述書賦云名微格高復見叔茂體裁簡約肌骨豐媚如空疑斷雲水迂連譬

虞愿字士恭元嘉中為湘東王國常侍明帝除太常丞遷通直散騎侍郎好直諫出為晉安太守晉安有越王石常隱雲霧中太守清廉乃飛愿至輒無蔽褚彥回嘗訪愿愿方他出見其床上積塵成土有書數帙而已嘆曰虞君之清至此掃地拂塵而去官終後軍將軍初明帝造湘宮寺費極奢侈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是百姓貴兒賣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浮圖有何功德帝大起令人馳捶下殿又帝好圍碁愿曰圍碁克以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帝忻旨然以舊恩家資賜猶異餘人

虞龢少好學屋漏恐損書籍舒被覆之書獲全而被竟大濕時人以比高鳳

虞玩之字茂瑤元嘉中為尚書右丞時高帝鎮東府玩之為少府猶躡履造席高帝取視履訛黑斜脫奚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履已幾載對曰稽揚時盟此今三十年矣帝咨嘆賜以新履不受曰今日之賜愚幸兼重但著舊敝席復不可遷復還黃門

郎玩之好藏舊人物王儉等惡之帝即位乞歸儉不出迫朝廷遂無祖錢者中丞劉休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迫殊不富春士論愧之

虞炎字叔明中以文學與沈約俱為文惠太子所遇意盼殊常官至驃騎將軍

虞通之善易薛步兵杖麾梁書傳略少有神情迭尉虞愿聞之造車迎貽時愿宗人通之在坐並當世名流作詩贈貽云英妙擅山東才子領洛陽清塵誰能嗣及爾遺芳

虞義字子陽七歲能屬文薛始安王引為侍郎孝東建安府主簿功曹又東記室參軍事天監中卒見本集序南史義字士光鍾嶸詩品子陽詩奇句清拔謝朓常嗟誦之

梁書何遜傳有會稽虞騫工為五言詩名與遜相埒官王國侍郎按遜有同虞記室登樓望遠歸詩與虞記室諸人詠扇詩并載集中騫詩佳者如落暉散長岑細雨織斜文真名句也

虞權梁廷尉卿永嘉太守權子徐平北始興王諮議參軍即寄奴之父也

全謝山東中郎遺宅詩瀕死同宇業生遠似管寧歸卧東山東神傷為眷令五嘉白雲好高節共嶙峋東中郎梁戍昭將軍虞寄也

虞僧誕陳國子助教以左氏傳教授學者常數百人時傳士崔靈恩先習左氏服解不為江東學者所好乃改說社稷每文句當申服難杜僧誕最精杜學乃申杜難服世多傳之

虞綽字士裕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傳輝見綽詞賦謂人曰虞郎之文無以尚也隋大業初為秘書學士奉詔選長洲玉鏡等書綽所筆削未嘗不稱善遂著作郎與從弟世南居禁中以文翰侍詔從征遼東帝見大為帝綽銘之勒於海上綽與楊素感交厶感厚綽遂變姓名亡匿

虞世基字茂世荔長子博學有高才徐陵見而異之曰當今海陸也以女弟妻之仕陳為尚書左丞陳主校徵吳府山今世基作講武賦於坐奏之賜馬一匹入隋直內史省煬帝即位頗遇倫隆參掌朝政於時表奏填委帝口授節度世基一一草百紙無所遺錯高頻張衡誅後世基憚禍唯諾取容卒為宇文化及所害長子南好學多才藝次子熙符璽郎化及將作副宗人虞俟告熙使出起熙曰棄父苟君求生何地又難作凡弟競請先死見隋書

隋書世基初以雅波文華著名其後奉書逢君令時與字文述等流五貴溢汙納賄
弟世南清貧未嘗瞻之
虞公世南篤於天性父喪毀不勝喪叔父奉猶陳寄寢世南衣布飯疏凡世基侍
之甚謹及宇文化及殺世基抱持流涕請代其至性過人如此世基雖死猶當抱慚
地下
唐書世基辭章清勁世南博覽名二虞
全謝山永興墨池詩此地湖書祖右軍有寫鵝永興祠墨妙秘監逞前美碧水猶疑
染清魂定可招昭陵傳戈法佳話已喬條自注右軍有墨池在奉化剡源之六詩賀
秘監亦工書然永興墨池不知在何處謝山亦姑言之雜以指實也
虞伯施書學淳厚智永故其體守義之之法太宗病戈法未精手作百字雜世南書
以示諸遂良諸良論觀以世南所書為合作太宗大服唐人書世南為第一此段載天
欽志而雍正志不載
惜抱軒文書夫子廟堂碑後虞伯施夫子廟堂碑無建立年月觀其文內蓋武德九
年十二月建廟之年為貞觀元年也唐廟而經籍又缺述太宗有視膳問安及宅山

盡漢等語則知立碑必在李靖侯調利之後引祖永前以前而為之也當武后稱帝
之時磨去唐字改題曰大周孔子廟堂之碑故前碑曰司徒相王旦書碑額後復有
長安三年太歲癸卯金四月壬辰朔八日乙丑木書凡二十一字黃山谷見榮冷
道家所藏舊搨本如此然史言是年三月相王罷為司徒矣不知史誤耶或山谷所
記四月字非耶貞觀立碑年月是時統磨去及文宗時祭酒馮審又請琢去大周字
及武后年號而元建碑之年竟不能知如今本是也歐陽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皆
以此碑為武德九年蓋失之是碑宋初已毀壞為王彥超再建石既非舊加以剜
鑿至今軌是以論伯施書法之妙遠矣第今安徽巡撫閻公家藏古拓殘本自集其
字為冢言孔雀凍為鈎本勒石以一本示予視之尚不如此石本伯施書雖潭厚
而有鋒鋩若孔劉則漏失之模糊但未見閻藏本不知究何如也又聞某王府有唐
拓廟堂碑後進入大內果然亦可與山谷所見榮冷道家者抗行也
香祖筆記明內府藏碑惡劣前代年號萬歷間命中書趙士楨改製劉萬歷字內有
一碑乃唐文皇賜虞世南者士楨奏曰太宗皆親世南名臣乞留此碑以彰前代君
臣之美從之文懿一碑為後人所寶貴如此豈不以其人哉

免園冊府三十卷唐許王慎令僚佐杜嗣先等修慎太宗子故用梁王免園名其書
偶道免園冊謂比也見公武以為虞世南作
虞當為郭尚父從事終汴州刺史以信聞見柳子厚先君石表余先友記
柳子厚虞鳴鶴誌維其年月曰前進士虞九齡字鳴鶴終於長安親仁坊既克葬於
高陽原二三友生皆至於墓哀其行之不昭於世追列遺藝求諸后土甲寅吉名實
曰恭甫乃作誄曰吳虞之分爰宅上陽其後優游在越為鄉進謝輔漢改定封疆東
徙之監特維仲翔曰預曰喜在魯克訓義萬斯如有必其名秘書士而多能每讀於
鄧泊於漢陽吾世德以昌此贊尚必休徵用揚維我先君通並持翊翊洽主記室新
其雄光實與伯仲永永不忘漢陽元子實紹其美傳襲儒風能炳文史克於以孝惟
禮是稽冷於鄉論為秀士百郡之選薦於京師昧旦擢稿乘虎致斯生之始面則
奮其儀退默以讓人悅而遵名卿是望先進咸推方出屋類俊雄於詩禍丁易代梁
淪海泥棒訃流哦哦前司增悲喪有幼主禮或多違孰倘於名而不是思從決就遠乘親
若郭塌誠喪具甲敬哀帷萬里來使祇祔於墓達不淩節俊而有度由其溫於子以
貞回行道洛嗥歌禮欣凍復從擲趣煥發其善克不再舉聞於邦和倚廬于墓鴟咏
斯多姻族盈門載笑且歌君之不泯名立志阻虞緒其鄉身終逆族生死已間聲觸
方舉賀書任通妄骨編如哀歌易地弔處文內神胡不仁澤此太苦嗚呼哀哉惟吾
夏商貴相親通家修好講道為儒既冠於作思致其身升於司徒及爾編年交欽
二紀莫間斯言愉子其和確爾其堅更為砥礪感去章弦今則逸也吾其缺矣嗚呼
哀哉謀行謀謐惟古之道生而無位沒其有號惟是友生徘徊顧悼爰用宣惠幽明
是告溫溫其恭惟德之經先民有作今也是程嗚呼哀哉欽此嘉名

吾邑世家之盛未有若虞氏者歷吳晉宋齊梁陳唐名人碩士見於史冊者累
累不絕匈奴南侵閩人逆少益虞氏由此漸衰矣云爾識

已上諸虞俱從正史採入亦有自得之他書者採逸所載大半相同故各條下俱
不復注

清　慈谿尹元煒青父輯

董漢字子驥唐龍西郡開國公曾孫也父居瑤徙居關湖之陽生漢少穎異長篤行嗜學不倦屢困名場人有惜其抱璞不售者輒奮然曰伏生申公亦復何人窮達命也有詩云海涸龍始見雪深梅自開廣明元年登進士第一人時年已七十七矣甫受宴卒聞於朝贈顧科學士冀邑之馬鞍山見董氏家乘

按廣明唐僖宗年號有唐一代吾邑人物屢文總恭甫外卓卓表見者甚鮮故所載止此

馮叔和字伯遒一作伯通號毅齋（一作叔和字伯遒號毅齋吳越時人不應有二別號）登吳越寶正三年進士累官至尚書晉太保謚文直此馮氏宗譜所載歷考五代史吳越備史皆闕如惟吳任三所著十國春秋孫承佑附注慈谿人馮叔和仕吳越官至尚書明馮京第作鄞仙尚書行狀云其先縣鑿州始遷於慈漢金川鄉吳越入宋時始祖禮部尚書文直公叔和則始著文直之謚至馮元仲作譜則沿舊譜之誤推而上之以下后勾章為始於後漢矣

馮氏舊譜始祖諱曰字伯晨號柏軒唐光啟（僖宗年號）三年以賢良舉進士（唐制進士不由賢良）累官至內閣侍書贈太師乃唐開元時諱德遜謚文溆五世孫漢建安時諱冤謚忠直八世孫今按德遜與四皆無所考諸云冤官朝散大夫避董卓之亂自請外職除勾章縣事冬軍府中都尉按漢制縣自萬戶以上置令一人其下有丞有尉無都尉若第云尉則冤既為大夫不應降而為尉且漢無朝散大夫縣邑亦無參軍等職又云遂隱於勾章之金川鄉卒葬浮鑿山南慈俗相傳墓在今縣門下此尤難據眾譌則馮氏漢末已居慈京第鄞仙尚書行狀不應云由婺州始遷慈汉叔和為始祖矣京第頗詳陳行狀所言自有此其他則時代久遠文獻無徵疑以傳疑可也

馮元仲文直公贊不錄

林無隱居於大隱杜和刺史黃晟頗好禮士無隱依之有詩名嘗為詩云雪消二月江湖濶花發千山道路香識者謂無隱必有貴子後其子鼎事吳越位至丞相鼎事見吳越備史邑志亦有傳

舒亶字信道邑志有傳居大隱山至今有學士橋全謝山詩話信道居慈之鳳凰山麓解組後寓居鄞之日湖即今所謂澳底時久重其所居謂舒官人巷是也著有懶

堂集謝山懶堂記鄞西湖十洲之尾舒中丞信道懶堂在焉今城南行春與帝詩舒皆其裔孫而城中則明嘉靖中長史櫻是也懶堂居在錦里橋之南居人呼之曰盛底以其為烏噪之盛境也實與樓楚公畫錦堂蔡卞李墨莊相望懶堂遊天童詩曰昨夜長蘆城裏回報道湖上秋風來醉園雨過月重冷離根白菊看看開忽見江頭江月白紛紛笑語城東陌一尊北酒一杯春未到懶堂猶是客題十洲松島詩曰歲晚何人同寂寞水西我有讀書堂皆指此也王庭秀遊西湖詩曰誰將水仙境聊借詩人供微吟示清野麼戰得閒放生今湖上景勝絕神宇王問訊懶堂居松竹忻無恙其景物之為人追慕如此中丞為樓正議高弟本屬正學特以附麗荊公遂為呂蔡一流刀與坡翁為難良可惜也當時句餘人物如豐清敏周南雄陳文介蔣金紫寄公如陳正肅晁景迂蓋極一時之選獨中丞與味不同而卒亦不得登兩府乃知逐勢之無益也然中丞文采自不可掩也

十洲倡和凡四家一為太守劉瑾一為倅陳了翁一為王亘其人無可考其一則舒中丞信道也見四明圖經所載

謝泉羽舒臨海故宅詩破壁濕海蘚水逆日魚蒸云是舒公宅其孫之亘仁皆公初

作尉視事即斬人上書稱臣亘侍漂滄海溺天子有詔至汝亘可治民爾時荊文公上方已之鄞聞此報異之久會公秉鈞謂此非狂狷引用至中丞立朝恩實謂庶以報君親蘇公下詔徵謝者用事新於此與有力豈為重其身晴風吹海雨山川尚橫陳俯仰勿太息徒為驚俗鄙觀此詩則荊舒之交已在介甫作鄞令時非荊公既大用信道始附之也

道光十九年鄞王桃源說先生墓為張賈江姓所發中有誌銘則舒懶堂筆也懶堂文今不傳觀此亦是一作手惜未錄

王儉正庭秀邑之相澳人墓即在相山其子孫至今尚聚族而居而李泉堂耆儒則謂由慈徙居鄞全謝山而上望族表謂同時鄞慈有兩王庭秀其以詩名者鄞之直閣王公也并稱鄞慈俱有王公墓今攷原照鄞志志選舉但有慈王庭秀更無鄞王庭秀志塚墓但於慈志校正王庭秀墓在縣西三十里相山而鄞無聞焉則庭秀原只一人其墓實在相山無疑而聞泉又謂庭秀子璧遠鄞與父兩來說更無據今王氏子孫聞有遠居鄞邑然未有謂儉正墓在甬東者

檢正為黃浩翁詩弟子諸志為作傳皆排比其善行而困學紀聞攝其磨衲集議論

之妄以鄒介夫為妄言陳少陽為抗疏是照豐之法庶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弟為謀竟謂疑黃文章為宋妄畏者擬程子之學於墨穢而以勇俾成於揚謝之卅湖抵趙張二相尤乃有是哉其謬妄也是以深辛深斥其邪說此結埼亭集所載子謂舒侍制之與檢正文章俱有可觀當列之文苑而識其短以為後人之戒

按天啟志本人文苑而雍正志改入名臣

宋之制科累易其名其復陳學鴻詞之後自紹興三年乙卯始而吾邑相山三傑貢元場鎣字子潤庭秀終於待次通判邑志附庭秀傳但誤以紹興為宣和耳

朱子文集慈溪王庭秀女嫁任賢臣賢臣攝武昌有俸錢如真太守告其夫曰吳時貧甚宜不聊生亦且至今日矣今幸祖宗何以是自汙哉其孫為任希夷

楊文元公立身行己立朝祉跡卓卓可紀具見史矣惟其講學大為世儒所詬病文元之學心學也心學亦未可盡非但文元不免稍偏耳而黃文潔尤非之蓋文潔固通宋學者也

張九成謂人有此心識之者為私刻消亡此心見矣此心即入孔子無四之境矣前人謂慈湖之說蓋出於此

天地之性人為貴論呂東萊識其為江西淦子靜之文而特取之徐子宜見其文而指示楊慈湖使之從象山為師者也

象山語錄楊敬仲不可說他有禪只是尚有氣習未盡耳

朱子云楊敬仲其人簡汲誠愨自可愛敬而其議論識見自是一般又自信己篤不可復與辨論正不必徒喫喫也又答劉晦伯云浙東學者循潔可喜者多楊敬仲孫季和皆已廣之諸葛誠之兄弟亦特未相聚但我見太重

黃文潔回董瑞州書云張橫浦陸象山楊慈湖三人之說無一不出於上蔡不欲以愛為仁而欲以覺為仁三蔡掃余作見孺子惻隱之心則橫浦借儒說禪一則曰覺二則曰覺者皆不過數衍上蔡之言也上蔡謂王介甫勝流俗兩字極好若用此以論學為補不細則象山借儒說禪后千五百年儒學皆為流俗更不可與辨論是非者皆不過受用上蔡之說也上蔡稱禪氏以性為已念為雲去念見性猶披雲見日則慈湖借儒說禪謂意起如雲霧之興人心不可有意因而改論語毋意之毋為無字又因大學有誠意一章而訛作為非聖之言亦皆襲取上蔡之說也上蔡於程門才最高不幸與穆老交故其學如此某雖生長慈湖幸而先讀論語凡慈湖之改論語而就己說者皆不敢信又題李縣尉作云某雖生慈湖先生之里而慈湖以覺為超悟與孟子言先覺覺後覺主於開曉復道之覺不同以道心為道即在心與帝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理欲對言之道心不同故惟敬其人而未嘗究其學觀文潔此二書其於文元固大不滿矣然文元之言直指本體使人反求自得不可謂非為學切要之功蓋學者求其心得而已原不必強生分別近時李二曲之論最善故併錄之

李中孚盤屋人學者稱為二曲先生其論宋陸之學曰學者當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然詣之可洞斯道之大源然後取二程朱子及康齋敬軒涇野整菴之書玩索以盡踐履之功由工夫以合本體下學上達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至諸儒之說醇駁相間去短集長當善諦之此論最允亦可見慈湖之學之不可廢矣

文元本鄞產而後遷於慈故鄞亦有碧沚書院為文元講學地先是史忠定王館沈端宅竹洲又延文元於碧沚袁正獻亦時來與忠定既迎端宅正獻亦下世也忠定之孫子仁不滿其叔猶遠所為遂居湖上復請文元講學故其居碧沚也甚久

文元之學明初傳之者桂文裕公彥恕烏先生春風向獻縣朴是為慈湖四傳之世

嫡俊則劉御史安顏太僕鯨巢統系不絕可謂盛已

黃文潔撰申慈湖壽張行實狀云某鄉之宅旁有慈湖先生閒學楊公諱簡舞張先生侍郎張公諱慶慈湖為特儒宗壽張亦文行表表皆先皇帝朝名法從皆足垂示將來法合立傳及有吳公從龍紹定四年逆全之變提舶軍為先鋒策應轉戰無前賊益兵圍之數重不幸所乘馬中流矢為賊擒賊載其名旗偽稱援兵始泰州潮城從龍至城下大呼曰建康右軍統制吳從龍馬傷被擒非降賊者揚州初不破泰州可元守賊不勝忿怒刀交下猶罵賊不絕竟寸磔以元先皇帝矜之詔為立廟言其俊某生魄不及登三君子之門而聞風興起公議所在有不容逭謹於鄉里先訪求到慈湖封志一軸壽張行狀一冊吳統制子孫未知所在先錄到淳祐十年應參政陳請褒寵劉子一本見到又聞有觀文趙公彥逾之子筮知世傳清像先皇帝初年西山真公德秀寄嵩其為廉吏第一亦未知曾否附傳所合具申乞賜台判送館按勾章志做云文潔訪鄉先賢事迹若綜四明一郡求之名賢事蹟當不止此四人四人者皆慈湖之先賢也乃考郡志載吳從龍字子雲奉化人入忠節傳東沙志亦以從龍為奉化人至趙筮知定志並無其名而郡志鄞縣人物趙彥逾以蜀帥還守鄉郡以

觀文殿學士卒於家則致夫似亦當為鄭人矣然志傳云云亦自有起故錄之

雍仲武字宗之學者稱羅江先生府縣志皆有像而甚略今采句章志傳補入其已見府縣志者俱不錄先生少好讀書窮經傳與高允之遭養晦講究張氏春秋之旨與樓攻媿發明窮理之學時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先生悉之及見劉光祖廷對疏王介進士策皆曰朝廷有正論儒風從此振矣初閩宋自秦檜以和議為心高訐甘受江南之號而不恥考宗嗣位倚張浚為長城可謂付託得人而符離之潰退信盟思退力主和議甘心稱姪歲輸金幣國用日蹙樓楓密致書訊時事先生答書曰士君子沾一命受一職即思自効以報答君恩斯可矣如碌碌無益徒糜廩粟千萬世名教之罪人也舒自丁未登第歷數多年所司者黜校課程所督者諸生文藝而已外有見聞不過付之長嘆息耳焉敢一枚言乎哉職之拘人也如此方今時執寔琮於糟民怨於九重科者非撫字之陽城典獄者非無冤之定國司牧者非不罰之仇香守邊者非子裏之南仲督師者非背水之淮陰立朝者非鳳鳴之善歷凡若此者執肯為閣下言之閣下知明而識遠愛人而下士忠君愛國之念出於由衷誠得一二直諒之人相與左右相與前後焉輔導建明將日異而月不同矣聖上嗣登大寶

望治如渴此正閣下天心宣力時也偶因顧問冒進一言實未嘗有所希冀而然者幸垂察之又與張樞密詩曰孤忠全憑尺素書一官牢落竟何如兵威似火難言熄世事猶春祇報輸魚棄青蒲歸淺渚烏忘白粒墮枯梧杞人縱有憂天志忍見鴟夷賜子胥嘉定十一年遷太常博士陛對論邊防利害謂考宗選將練兵儲糧備械未審一日不在挾優無機可乘齎志莫就今上天悔過游魂假息命在朝夕乘機捣虛如拉朽耳辭甚懇切十二年除宗正博士十四年除秘書郎既復陛對首言天命人心不可常恃因引海上之盤郭樂師之變以竦上心又言本朝以火德王不當使水克火今水災橫流此克火之漸也聞者指為至論理宗御極當是時彌遠嵩之相繼入相三山居路四木當逆三大夫同除六君子遠斥閭馬丁當國勢將亡宋事始不可為矣先生達時知此屢上章乞祠不報加朝議大夫宗正少卿直顯謨閣先生曰乞閒吾志也豈為市恩地乎求去益力上不允加金紫光祿大夫時皇族請託橫行營私滋甚先生上疏曰臣竊維祖宗制時皇族相與張公道絕私請修明法制維持紀綱其嚴如此比年以來儉幸妄干率求內降黃綠請託侵擾權綱漸有如皇祐詔書之所勅者因緣假託僥倖日滋賞罰失宜紀綱浸壞誠有如韓琦之所論諫卷兩

月之間十次承旨或有書於歐陽修之所執奏者夫申請不由於外廷進狀不由於檢政出命不由於中書斷刑不由於憲臬人言頃屑不敢縷陳凡若此者臣不識聖神明極勤於小物蔑於庶獄而然歟或者左右親近私交密啟而然歟或者憑藉假託巧詐肆行而然歟大臣無杜衍封還之處府尹無歐陽執奏之節臺臣無韓琦進諫之忠生視紀綱之壞威福之移莫能挽正以隆聖治如賈元嘉祐之盛者皆群臣之罪也臣職司宗正不容緘默伏望陛下仰稽仁宗之成法俯察琦修之讜言申明條章戒飭中外今後內降指揮悉遵皇祐詔書從事以示至公之道以彰至明之德臣不勝隕越伏候勅旨疏上聞者凜然俄疾甚乞骸骨乃命以本官特授煥漢縣男食邑三百戶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致仕先生器宇恬高操履純白以國勢安危賢才進退生民利病為己憂言當不用不敢容默憑忍以避權貴剛風義烈處勁庶紳雖不樂先生者衆而卒敬是之功名之際任其去來水雪清操嚼千其不滓也先生當曰吾平生守一清字疾貪如仇又醉夢歌曰我思君父恩地久與天長古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近名殫力以捍社稷者先生其庶幾乎先生退歸於所居南軒營別墅偏植花卉曰摩芳叢書室曰經訓藩舍遊息所曰小范裒俊故一亭曰

萬綠塢篤堂則先生兄弟觴詠處也所著有春秋法論繫露類說詩文集若干卷

按志徵所載本先生年譜及何大圭行狀

羅氏於梁貞明間羅甫始自蜡遷焉有德於鄉歿像民立廟祀之廬著靈異元至正間鄉史真童聞於朝封惠順侯故今羅氏皆稱侯封世家先生蓋肯後也先生與慈湖同時顧不甚講學而操履純潔忠君愛國之誠見諸奏議者侃侃諤諤至老不倦真不愧一世名儒而志皆不錄殊可怪也

姚嗣宗天聖明道間為瓊州軍事判官監廣州糧料院授淳州都昌縣虎患為民除害民愛之見容齋筆記范公拾遺錄魏公政府奏議又候鯖錄有姚嗣宗題閩中驛舍詩欲挂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樑園劍買得黃牛教子孫蓋嗣宗書隨韓范二公征元昊有功也　此為邑姚氏始祖按詩意嗣宗當是決人俊邁於慈耳

姚譽字洪卿容州戶曹參軍皐之曾孫左奉議郎孚之孫朝奉大夫孝全之子也袁絜齋集奉議篤學力行以古人為的富與奉尽相之弟俱游成均有同堂合席之好奉公當國緣是以進高爵立可得退然安分不登其門時人高之洪卿資性善敬十

成屬訶已工操筆立成師事之田鄧公鍔淳熙四年秋浙漕高邈明年春南宮奏名范公成大領貢舉巫稱之大對集英殿對者四百餘人有司奏君第三天子臨軒而異之擢為第一年二十有九君進詩以謝有云六典未新周禮樂三河正想漢官儀平生作計非溫飽可但區區苑郎持魏鼎寧知方鎮四明以是邦未有魁天下者欲榮其歸使以盛禮逆之君扁舟抵虞人無知者書言曰逸俊一步其味愈永流則迎遇次則止安於所遇而已樓攻媿通判姚君墓志云君為王魯公婿魯公當國引嫌句外周益公欲處以一郡君力辭添差通判平江府一時館閣惜君之去相與餞飲道山用風流半刺史清絕故事詩以送之按嘉郡志姚鎮入於鄭姚中丞宗文修邑志改入德其以謂為鄭人徒據絜齋汝媿之文然中丞為洪御從人數典不忘似為可信（嘉定志載此詩有刪節今據姚志校補入）

孫福翁字叔和邑之黃鄧人熙豐間參改名回之後少挾奇氣負大志流落困路進於佛以終故其語往往多悲人謂三皇五帝為野史謂無極太極為畫兵幼能博極群書壯而抱劍遊四方上督師史蓌逢十思調以編州已果尉笑而去之夢遊香醉山因自號香醉山人大悟生死法年七十立石隧前曰地與天相軋火與風相射四海九州太虛中一微塵耶安知其行不行哉黃文潔為作墓誌銘曰氣浩然兮如虹志磅礴兮如龍命之不偶翩然兮談空

董侯字惟濟高祖侍御史曾祖倫堅祖俶父子孫俗父子孫嘉定十三年進士惟濟少從鄭性之受經十二歲補弟子員制廢已未晉容臺奏升上舍第景定甲子謁選授平江府錄事參軍元據襄陽城日呵吒俄世傑范文虎督師守禦遣選有司裹從惟濟與焉一日大兵亟出檄放糧數萬刻遽以軍法論惟濟列殿合長本為米穩數十軍士人倉以糟傾米而下之魚貫而出惟濟乃騎馬周視製其作奸者或告曰萬一衝折其咎安歸惟濟曰不循念於天禍乎吾寧獨他皆失期俾重罪錄功乎知泰興縣事遷宗國府僉威淳甲戌除福建轉運司提舉致仕歸卒葬石步董公山子二進之退之退之以旹衰授秀州華亭縣尉見劉因行狀

胡珏字致廣其先世居金陵避五季之亂徙德清記實性真淳不遷末仕故朝奉大夫知澧州璀記之兄也自少至老雍睦無間兄宦遊況久至館鄧君雖同處無欣慕之心嘗補官矣而安於定省不求加益雖澧州不能往也以道義終其身焉袁絜齋為誌其墓

胡第字俊之官鎮江府都統司左軍統領記之子也少從袁絜齋學絜齋名之曰諶字實之讀書窮日夜不懈而拙於詞美度不足以進取遂習騎射讀兵書賢交豪傑智勇之士因更其名曰美國變通之功也特大事狂九江詞其主帥一見契合遂從之遊嶼寇之平與有勞酹之書至京口軍帥尤器重之得旨權馮司準備料久之改鎮江都統司準備再涖副將遂權統領俾疾平大益慈湖楊公人之師表也統領客親文詩益服膺不忘楊公聞其裡材脈窮無所新階語人曰此君家不喜裕而能施乃爾未易得也澧州於革為伯延奇而爻之每與之謀讓語及出處勸以止足故四任祠祿逕歸衣冠見袁絜齋墓志子齋

馮興宗字振甫慈湖先生高弟也其殁也袁絜齋為作墓志云慈湖楊先生發明先聖知及仁守之訓有大功於吾邑誘掖後覺許與固多其稱二馮兄弟振甫國泰咸有所啟發脩脇諸弟行果不負先生許可國泰登乙振甫晚益融貫表裏洞徹知及之進於仁守矣余持節江左與述象山書院延振甫為堂長四方學子來集振甫朝夕訓誨懇至切到語自痺腑流出群士信嚮雖負俊敏之才者一聞振甫講說大訝部立拱手曰馮堂長我師也道本無言振甫學問繫繫真守忠信篤敬靈蓍無倫神領心會集先生之道最端的無差自國泰死余為吾邑亂服頹有振甫今又亡矣正學凋落云胡不悲

趙與懃德淵少年時慈湖所以許可者甚備後乃為史嵩之死黨實似通用事便宜沈炎以斥吳潛德淵本路如此豈慈湖所及料乎

守臺桂公石坡萬善慈湖高弟也慈湖弟子偏於大江以南其最能昌明師門之緒者莫如鄞之正肅袁公蒙齋侍郎陳公習齋及慈桂公石坡顧袁陳以名位顯而桂猶晦然桂氏自石坡以後世守家法明初尚有如容齋司馬之教授香溪之精舍文儒之伉直聲聞不墜可謂盛矣

翁上通閩集錄卷二終

清 慈谿尹元煒青父輯

黃文潔本貫定海今鎮海俊徙慈谿晚年自官歸復居定海靈緒鄉之澤山樓其門曰澤山行館其室曰歸來之廬已而僑寓鄞之南湖已而遷寓橫溪自署杖錫山居士已而又避地同谷先生殁俊其子孫多居澤山蓋先生慈谿舊宅在鳴鶴鄉之古窓其去澤山甚遠澤山本名櫟山先生始改名焉元至正中學者建澤山書院以祀之不久而燬黃氏俊人禮之復建焉今廢矣日抄舊數藏於院中亦不復存初先生講堂在山南望江阻海環植松菊稱一方之勝王翔龍詩所云高風河影動斜月竹身寒潮海秋聲聞山林客夢安是也

延祐志云黃東發歸寶幢山中誓不入城府所居曰湖圖書器掠取亦不復問謝皋羽尋黃提刑避地舊跡詩南東寺裏逢陳若雙袖龍鍾行帶索問知黃公舊避遯寶幢山下坐叢蘭日惟一食禱先靈不顧拾得不死巢仲夭呼號得正終一任不復至城郭公初着書女立宗公死母亡家漸落子為戶曹取公女欲釵因由無與語俾來與子行林花月落山空識其處觀此詩則景仰乃文潔婿也文潔嘗居寶幢此詩蓋作於其殁俊明學董山亦有詩云文潔書堂倚鄞峰傷心山屋慨遺蹤真傳源洛人何在仙骨千年白石封朱儀公之學紹至咸淳而衡北山嘗齋仁山起於婺東繼起於明所造博大精深儀公辦香為之重振婺學出於長樂黃氏建安之心法所歸其淵源固極盛先生則獨得之遺籍默識而冥證其功尤鉅試讀其日抄諸經說問或不盡主建安舊講大抵求其心之所安而止斯其所以為功臣也西山為建安大宗先生獨深惜其晚節之玷其嚴密如此婺學由白雲以傳潛溪諸公以文章著故倍發揚其師說先生獨與其子弟唱嘆於海隅傳之者少遂少閣淡予嘗謂婺中四先生從祀而獨遺東發儒林之月旦有未當者此鮚埼亭集謝山所論如此

戴山劉子之從祀聖廟也余同年會稽馬君步蟾為之奏請而道光初楊君九畹為御史獨不為文潔奏請惜哉

臞福清溪暇筆朱子於春秋禮記無成書黃東發取二經全為之集解其義甚精蓋有志補朱子之未備者耳且不欲顯附於日鈔中其後程端學有春秋本義陳澔有禮記集註皆不能有以過之也永樂初修五經大全諸儒皆未見日鈔故一無所取

陳本堂捉文潔詩江山古四明表獨立生平敢處經綸密瑣中氣局猶鴻毛看勢利虎口見功名麼節那能宛東甫天已傾文粹吳如今獨存師古心汲深六經海如百家林公有傳賢篇曾作之招私無諛墓金晚年北山北誰識醒中吟先生六十七傳當年特書項咄咄賦歸與同是無枝鵲危如游釜魚偷生盟世好訪遠記山房十月初千山已失向誰憐兒孫書滿廬

文潔學問經源具見日鈔一書值兵燹諸孫禮之購求搜緝補刻於至元三年丁丑廬江沈逵為之序年逵板知乾隆三十二年丁卯新安汪啟光復重刻之婺東沈起元為之序今其板不可得其書亦僅有存者吾邑有志古之士不可不亟謀重鋟也

摘錄沈逵序

學以孔孟為歸師者道之所存其文則六經之書也習講以窮理躬行以達用斷乎不可易者宋儒標榜角立有異同而衆山陰始創為高遠警世之論謂此心本明不假言說惟當自求以得也凡講學即是異端六經皆吾注腳一時聞人風靡從之獨惠路黃東發氏尊信周程朱子之說以上探孔孟六經之旨一切反之躬行以為實用於士必以深行自勉於官必以職業自勉故自強仕用明經家法取科第積州縣史能歷監司郡守所至有異蹟仁民厚俗一本之禮教立朝訏謨

數對無隱情雖遭讒去國未究其設施而言論風節千載有光可謂不負所學者矣又云惟科目利誘之弊至趙宋而極其以道學云者又皆從事空言而於躬行大義或未之能然彼其立異鳴時固為賢知之過望而可知其非百餘年間未有以折衷猶賴先生詳辨力詆着之方冊俾孔孟周程朱子正大之學煥然復明如杲日行空沈陰積霾廓焉為之一清有目者皆可覩也方逵學藏行慤湖陽閭氏宗逵者也於公為鄉人公未書前從未俗波蕩中卓見定力一人而已

黃俾一字仲清官機察文潔有祭叔祖機察壺隱先生墓文載日抄中

黃叔椿字仲正文潔次子也文潔生三子長祖勉次叔椿季叔英文潔晚歲高邁仲正雖父之志不應試以布衣老子二人曰正倫正倩哀清容銘仲正墓曰嗚呼自聘舉之法疎人得以易售抱德藝者羞之俊法始密亦不肯自逃有高之人不盡試或曰彼士奚足取又或曰士若是者衆使一取之將曳踵以干榮官翰林最久若吾黃仲正甫之貶明經博聞卒不能屈口以告於當路嗚呼今亡矣果使無俾則誠有罪矣仲正事母孝居家無語笑族侍弟姪不使有忤急持敬讓以禮宗姻鄉黨長者治之幼者慈之其學汪洋暢整經以載道必考其精微幽顯之委折於史辨疆里之族

制度宮名之興廢旁搜博徵曲而通雖而明故為文辭纚麗不能以窘將墜於極而始底於厚欲以名世者不在仕進也觀清容此文則仲正為人可知蓋元世仕途汙雜仲正誠有不屑就者故有司三奉科舉令而卒不應試以終

黃杜英字彥實一字少孺於文無行藏本末無不習古今學問文獻無不該載刻源稱其雄篇雅章機春數奏郭聞異辭璞通部屬一一去人遠甚陳本堂亦有贈少孺遠遊詩皋定四年九月日辛巳餘姚之竹山黃文獻誌其墓曰潛異特與彥實游彥實言今天下文章鉅公知我者惟伯長伯長必先我死子其銘我伯長故翰林侍講學士袁文清公也潛貌高晚出於文清無能為役彥實乃欲以之承其乏眼而執知潛之哭文清僅踰月又哭彥實腑潛難不能彥實之言詎可忘耶初朝廷既新貢舉法而場屋事久廢先生宿學多已物故後進之士無所依歸則相率之彥實受弟子業凡彥實所指授取科名預薦書相望否者亦且去而補儒學宮人皆為彥實喜而彥實顧不能少自起以就有司之繩尺記無所遇令以死人又莫不深悲也其知彥實者若是而已至於彥實之所為知之者未必盡如彥實之先大夫文潔先生宋寶祐丙辰文天祥榜進士負材能尚氣節而甚達於經術所著書世多有之蓋先生之

學一以躬行為本故在朝者見為忠純而分符姬篆所至舉其職業風采凜然先生三子俱克紹其家學而彥實最介特不務為苟同尤結肯焉文清稱彥實少游故都見世所稱知名人率脂韋自保祕悅恨無可與語酒酣氣雄謂海宇方晏安休明宜取天下書置念慮以人計畫否則搜抉險幽浩然為萬里游遇不遇命也未幾沂求石上漢江游剡憲府觀用武闈要亦爆屢空稿有能言者時俾知益慷慨自振而所見公卿大夫與布衣之士則皆與昔交游者無大異於是治其居曰賴古堂門讀書益不妄交喔乎彥實之於天下獨以文清為知己而文清之言如此彥實所存固可概見也所著有贛巖集二卷詩文雜著總二十卷藏於家

黃正孫字長孺祖勉之子生有異質雅志恬靜年十二而宋亡即絕意於仕進父祖事母孟孝與仲父孚父思難相從不異貧壻皇慶癸丑遊西州子祐負笈以從嘉興縣東魏塘之上有義士吳君聞長孺父子名遣幣馬迎致之長孺欣然弗拒遂止居焉長孺履行端粹為學者所宗稚不喜記誦篤章之習文成無留筆晚自號尚絅尚以見志至正乙酉正月辛酉纊之夕前其二子祐璋曰吾祖一部州行三持仕節朱麻萬廷之恩策茹魚雉之食庶素終始日抄等書方令藏行道風餘祚綿久弗

墜汝等善體承之無忝為清白吏子孫言畢而逝見黃文獻集志文獻稱其親俾家學不自表襮而教其子弟克有成立遂以文名於一時世罕有知之者要陳名泗陳本堂女本堂有贈長孺歿次長孺韻詩

黃珏字伯成文潔曾孫清苦力學無所不通周遊西湖樂吳興山水因卜居升山其趙文敏遊文敏稱許之有升山小隱吟錄

溪上詩鈔詩話伯成少承家學見知於趙文敏公孟頫黃文獻公溍有詩名元孚容於顧仲瑛玉山草堂一時名士皆與往還楊鐵厓有讀升山隱者詩長歌云爾祖文潔稱鴻儒廣持使節詢奸謀至令子孫有英氣筆力尚足雄千載升山先生非隱者讀書通古書窮在野文章及見五百年正聲不落齊梁下爾祖日抄善讀評殷如太史重如鼎先生意感書向詩中鳴和如金石清如水有特紀事書所見風虎雲龍仲弓彈琴野鷹堂中持竿逐偶爾先生之才溫且剛不使侍從出入在明光須知李杜光燄在五緯萬古同惠芒鐵笛道人前進士棄官歸來隱吳市作詩美刺意未忘竊比開元杜家史先生未識已神交聲詩到耳如絃匏淵明遠酒痛疾惡子雲反騷庶解嘲於乎我持神羊之毫製作重孤之筆三史綱辨聲鳴鳴乞與先生相起

疲風雲不必在阿閣麒麟不必窮西郊其推許可謂至矣

羅季彥與黃文潔同里先文潔十五年登科從官四方不以仕廢學顏其居曰耻獨廣文潔記之文潔有祭季清文曰氣姿磊落才識英特生百二十七年即身擢上第仕又二十七年尚家徒四壁此其挾以遊於天下者落魄任情故天下識與不識皆知有季清奈何子人間之逃渦未脫而天上之玉樓已成嗚呼惜矣徵云逝矣淳祐元年吾邑登進士者有羅復明羅叔誠去賢祐四年文潔登進士時適十五年而文潔文中云擢上第當是復明且與季清之字相合存之以備考者

朱慮字肯父原更樸人其先宗室名戴氏禮吉先明易皆教授鄉里仲父和叔始以詞賦教授慮髫齔從之游年二十三舉鄉書二十六再舉鄉書自是無試不魁獨不利春官五十七始以廕舉恩得官崇德縣尉慮宏正濶落浩然不以世慮介其意人有用其文策熟者厚謝之毫髮無所取年纔踰冠即下其儕以廣施惠顧其器識自有足致遠大者至若詞華俊發行草碑易無敵與並駕以咸淳十年六月日卒於家葬縣之德門鄉小桐嘉石湫之源見黃文潔朱縣尉墓誌銘

翁元龍字時可號處靜杜清碧成之之客成之稱其詞如絮浮水如何湜寓蒙泥流

轉似沾非若戴刻源曰往年客錢塘與金仁翁劉養源翁處靜菓商略樂府往往花朝月夕皆能自為而自歌之周公謹洁然齋粗淡處靜與吳君特作詞各有所長世多知君特而知時可者鮮少時可詞如拗蓮塞稿綠橘斷絲雖斷殘水沒鴛鴦教尋波底香真花間語也

曹溪處字久可號懋山貢士從學童杜洲之門至元丁亥著為慈湖山長王厚齋稱為一鄉宿望陳本堂與書云世事日滿我輩星落曾靈光踽然為吾道執牛耳某則耄而衰病乘之猶能心瓣香左右如不以殘息時一面河水東流雲西飛可勝耿耿耶又有次久可見寄詩云古道難知薄俗新窮途別語記城閨君攜夙學長湖畔我寄殘生農望春相見笑談雖未準一詩來往尚堪論出門疑眺空銷黙流水行雲冷看人

黃翔鳳字子羽號虛谷嘗與黃文潔曹久可陳本堂唱和本堂集內以為文潔之弟曾主某書院本堂與書謂其身都和氣胸停太湖用之則關繫天宰巖之則金玉片詩臨汝之溜薄揚其瀾逆挽者流固已疏淪而為源洛之歸矣時不可留與雲俱逝感蘭唬之庚寅書崇桑之甲子神益以固文益以昌造物者正自有在此本堂長子

深為虛谷晉壙虛谷墨妙名一世本堂謂如夜光明月人望之而不可得云

翁傳心字君授又稱授道衢州學錄德良子延祐間兩領浙省鄉試俊試春官以直言忤主司意被黜退休湖山嘗游程畏齋之門吳淵頴有懷戴子壽詩寄翁君授詩云東南大海吹長波亂山幾疊堆蓬萊我所思兮欲如何戴子謂我不我過四明學官列象攀書則稽古詩猗那六經聖髓工漸摩倉頡字林考隸蝌青鐙挂壁豈有他黃塵苦澀餘喊駝平湖流漠足芰荷日力所及發詠歌慈溪先生雙鬢皤小出乃為禮所羅曲臺海中卻不顧搞嘔道真得者多先生皆曾舉漢科我亦同住起江河仰窺天門光可劘豁然此落千丈坡就中乘龍卧為梯掀雲噴電輸坡籌呂梁趨水無盤渦況肯連數蝌與蠃彼哉貧女疑秋蛾地窄袖短空僂僂郁鍾毀釜不必和靈談鬼嘯衆所呵北行何有塵沒轍南歸詎可夢駱駝一朝竟撤瑪瑙坷獨立吾令衣薜蘿芝餐竹飲皆沈疴十載未復仍委蛇先生一再來揮戈坐將挾著雪其膺大松偃蹇徒高歌小草樂青尚菁蔣清廟梁柱可堅磨萬世學術從孔軻文風自振祛頹訛士論況辨伀與番分正句讀嗟吾邦邱園歲暮猶婆娑明當沐鬓陽之阿從公飽食天山和更不去理墻頭莎按淵頴此詩四明學官云云指程畏齋記蓋畏齋講學

郡庠慈溪先生下則指君授言也又翁氏家和授道實為慈湖書院山長而邑志以為攝慈溪教諭當以家乘為是

清遲居士沈文虎吳越沈陵之俊以奥學峻行與楊文元公為忘年交實別集亭館石魚之麓顏曰盤隱招文元講道其中命子民獻壻劉庠向於經座下奮孫輝卿字明大隱居不仕重揚儁額與賓客故人相娛樂其有過逢輒相從飲酒賦詩嘗延汪汝懋戴良於家使子源壻唐蛟交業焉凡亭有奇隱君許及題樂隱軒詩為春草亦有樂隱詩

按元世吾邑登仕版者絕少然諸君子學問文章卓卓皆有以自見賦詩談道從容里社於此具見前輩風流益以嘆文元文潔之遺風遠矣本快識

唐復禮有子四人曰輳字伯處曰輪字仲規曰較字叔直曰輻字季齊皆學於九靈山人山人作字說貽之復禮以擅匡官暖事被誣將拘以歸於京輳詣兵叩頭流血請代吏憫其情遂脫父桎而桔之行至趙戴適自杭回遇諸道挽輳衣袂頓足泣請代凡行輳不從戴紿之曰凡訥於言往必不免弟有一計可出幸無苦竟拿其桔加己手戴抵京白出近臣奏非罪免歸凡壹為作唐二子傳以衛宣二子比之東沙府

志誤載鄞人非志徵云

按今府志已載二唐為鄞人而雍正邑志竟不載復有修邑志者當酌考收入

春風先生烏本貞邑志有傳其自幹云六十日者不知其老積勤累綿積善集慶弗費胡之善藏實吾之窓非司馬之巧窟由天之遠幸哉有仁人師友日講貫先王之道志徵云余嘗欲求春風遺詩不可得辛丑仲秋寓武林鮑氏知不足齋見程見心所輯滄游集因借歸抄之吾邑文獻可徵者十之四五不禁為之狂喜

春草先生烏斯道邑志亦有傳鄞高州梁別有傳曰斯道其先昌國人文亮試史慈溪因占籍焉至正辛卯四方兵起斯道方讀書東屏縣今陳文昭就謀團練斯道出生眉館畫策一時文士雲合武夫景從黎庶欣欣境無盜賊久之天台方國珍開府慶元行丞相事俾專用舍士利榮祿者多趨之時斯道主倪參政普齋又所與遊如徐梅磵諸人皆國珍親信苟倚之取名譽如拾芥而斯道倘佯北郊琴詩自娛僧朋儔吟風弄月而已洪武四年始應徵辭知石龍縣調永新以疾乞休復以事謫役定遠二載放歸自是浮湛里社或往來會稽四明山水間叢林別墅多其記述其所交好者揭伯防戴雪村胡庭芳周暘谷桂德薌冷起敬王彥良鄞干之陸李嘉倪仲權

胡文郁滴巷綆皆一時知名士也宋景濂序斯道又言四明多空靈師泓為文之法於胡修道而繼善自幼學文於夢堂源流如此吾邑劉行素墨寵非之謂繼善私淑慈湖學向本和悟從先覺故其文温而理庶而不剽達而不流余謂二先生之言皆是也繼善性學有師傳道由心悟故文章典雅法度森然非侵野傳村窓任心肆口者所及而妄以自抒其中之所得達意而止然則繼善之文其於慈湖夢堂可不謂之皆有所得乎按吾邑古文之學實始於春草前此如黃文潔文非不收潔浩瀚然文潔自以理學政事鳴不專工古文也文元於古文尤不甚留意劉行素之言始不足據然自春草而後吾邑古文一遒又寥寥幾等廣陵散繼之者其本朝姜洛園乎

姜羽山人徐沁謨明畫錄稱為春草琴奕書畫皆造妙品與凡春風並擅時名故太祖有江浙文章數二烏之句所作山水蒼勁秀逸在大癡雲林之間今無有知之者矣

火真家古人初名火里火與洪武中歸附為燕山中護衛千戶成祖起兵從攻真定鎮大寧戰鄭村壩累遷都督僉事封同安侯出塞戰殁子孫世襲指揮海衛千戶齋宗誠嘉靖中武舉與倭賊戰於補陀山被禽賊支解之官為建祠曰忠烈事載明史邑志但載遠事而不詳其世系今衛城中火姓甚稀查官昭合志有火耀宗者慈溪人

乾隆四十八年當著昭文縣首

陳克成本閩人洪武初奉以編稗遣諸將攻金陵禾石之戰頎鄧子邦安率其弟邦彥以步校從攻偽漢陳友諒戰鄱陽及取安陸襄陽李卅指揮洪武二十年天下大定命海和築城瀕海備倭於是觀海衛始起時邦安已殁邦彥遂以指揮僉職未赴衛城北觀海衛陳氏之所自始也事載陳氏舊譜余嘗為之訂正大抵觀海衛人多軍籍皆閩人故其言皆操閩音及出城則與通邑無異自幼習之不待教也

俞貴陽無字以孝聞父處宗工舉子業顧性直好讀彈人文字遂至成仇後仇者露遂被陷致罹瘴南都卒母李氏艱苦自矢遵家乡維撫孤成立事載郡志節孝傳貴陽痛父非辜卒成所遂以名稱而不字有南齋華孝子風人念母氏苦節學成舉母德居終身不赴試一時名流高其義皆樂與為交其弟為世父後貴陽悉推所有田産予之而身自與妻勤力耕作以自給洎家稍給為卜築浮舊山如顏曰奉母之室

朝夕承歡依依孺慕母卒三年哭真如一日稱孝者遠近無間辛七十劉參政煥劉副使策鄭參政岑皆賜詩以紀潛德陳侯餘酒敬宗為之序貴陽精於書法乞書者常盈其門晚自泥亞莪子者有亞莪子集行於世

路上遺聞集錄卷三終

路上遺聞集錄卷四

清 慈谿尹元煒青父輯

桂彥良邑志有傳宋文憲公曰長史以德望重其詩如送田仲成宰四川云巴園五月收子初丙穴三春鱠白魚亦覺有風致吳江史明古為作傳稱孝陵嘗詠蚪蚪云池上看蚪蚪分明古家文命長史績之應聲曰惟因藏水底奏大不能梵可稱敏給按長史本富陽葉氏贅州知州同之子中書右丞季之孫何子眾多長史則司判處元時所生故桂與紹得求以為子

桂彥良字宗敬彥良次子官中書科中書舍人太祖召沐國公女鄧金氏為公主拜駙馬都尉所著詩集多散佚有登太華山寺詩云昆明池上古招提樓閣參差近碧雞高寶白雲分半損郁隨明月過雙溪風前松子當窗落雨後苔衣拂石題如此清幽好襟抱為誰又渡澗橋西

按學士弟飛有衛曰桂駙馬街向不知駙馬何人今閱桂氏清芬集始知為石傳之子其公主則沐英女也本閩諸

桂全字宗生彥良第三子洪武十九年薦舉仕河南陝州知州陞山西平陽府知府治號明廨所著詩多傳於世太平橋送別云執手踟躕惜異留篤師促上木蘭舟姓名早已聞升陞功業惟應在黑頭梅子雨晴忘暑熱藕花風細蹋湖秋遥知此日多幽思好寫新詩慰別憂

桂抱孫字子善號承節駙馬都尉長子幼隨公主入朝太祖見而異之賜名抱孫為祖彥良名也及長經史百家無不淹貫更用功於道德性命之學人謂漢儒之傳宋儒之奥兼而有之生平無仕宦意高臥湖山屢徵不起抱孫屢世貴顯家學門風載筆上而雍容謙遜故才晦迹以終其身尤為人之所難

程琛號拙菴景泰庚午舉人甲戌進士官四川道監察御史憲宗朝直言正諫不避權貴憲宗為之罷柄相斥嬖倖威望肅然出按貴州乘傳歸覲時從兄怡除四川道監察御史巡按遼東一門多孀閨里稱榮及抵任病卒英風勁節未竟厥施中外惜之有文集行世

按永明寺樓舊塑摩琛與焉邑志無琛傳事附羅信佳傳中

怡字定顧琛從兄也正統甲子舉人庚辰進士陝西道監察御史巡按遼東進湖廣按察副使風紀肅然望著中外

往茂枝字仲通一字倩盈別號北海生而風慧卓犖不羣登萬歷癸酉鄉薦終亳州學正武進薛方山初令慈邑至是提學兩浙欲就慈為校士之所寧郡諸生投向例舉請赴郡薛公舟至諸山溪示一聯云諸山渡口浪高低魯班曾巧令屬對佳者即至其地邑諸生爭邀茂枝至使舟已抵白塔洋矣茂枝對曰白塔洋中風緊慢樊噲樊遲逐按試於慈又薛公試士時禮經題臨財毋苟得吏誤讀毋字為母苟字為狗薛公出對云禮記一書無母狗茂枝對春秋三傳有公羊使者手捧卮酒敬之

桂時中字仲權右傅兄弟行也歷知靈川酆都兩縣號神明宰其服闋謁選也錢紀善安贈詩曰黌宮校藝總英年內苑題名擢後先公已種花春滿縣我將投筆雪盈顛三年讀禮來溪上萬里陳書近日邊閒訊春坊清節鬼玉堂應許棣華聯

鄭維桓字公圭與其諸父讓同舉永樂甲午鄉試同登乙未進士又同為監察御史以奉天威災直言時政得失觸帝怒謫死交趾祀於鄉賢祠邑志載之而不為之立傳包良佐字克忠進士授吏科給事中與張瑭同死土木之難明史俱附王佐傳而邑志獨不為良佐立傳

陳文定公敬宗與李時勉齊名所謂南陳北李是也乃當日亦嘗奪情起復明初奪情起復甚多而李賢所擬祇及楊溥故事不可解閣臣雍容絲綸之地奪情已非訓矣文定終身侍從亦奪之不已謬乎

張僉都楷總制浙閩勳業炳然具載邑志然考之明史御茂七之亂御史丁瑄誘賊攻延平督衆分道衝擊賊大敗遁去指揮劉福追斬之時楷監大軍討賊至建寧頓不進日置酒賦詩為樂聞瑄破賊則馳至延平攘其功瑄被劾依違具奏楷不能平憩之此事見丁瑄傳據此則張公之罪大矣張東沙曰楷真振世之英也其平閩浙時率用儒家學從容指揮銷鋋刃於期月間固所諱避而忌者遂媒孽其短落籍為編氓亦已甚矣而吠聲者一不之察如水東日記諸書咸詆其舉動大乖豈衷傑舉事固多負俗之累而人心忮忌不復一顧天常哉余按張公之事大都為金濂等所誣載筆者不察因而書之於册遂使張公非常之績不復顯於後世於此嘆史之不足盡信也

宣德時張公嘗獻詩忤旨少保陳循救之曰彼亦忠愛也遂得釋張公詩如梅花百咏才情橫溢極有清新之致不知當日忤旨者何如

張公昺都御史楷之孫父曰應麟以遊擊將軍從石亨出戰大同有功世襲鎮撫教子有法昺中進士出知鉛山縣貽詩戒昺曰阿昺為官出宰鉛蕭然信息喜共傳宦清亦飲齋中水俸薄休分堂上錢苦志但能全法節怡情自解樂吾天先公德業三朝重幸有遺安數畝田昺次韻答詩云阿昺為官出宰鉛蕭然政績祇虛傳敢圖恩令傳三異應效劉公取一錢故國桑榆留晚景浮雲名位驗高天種瓜來必東陵外頼有遺安數畝田

陵桑庚己編張公昺初知鉛山縣時有賣薪者嗜食鱉得薪值以其半市鱉命其妻烹而食之一日自市歸乘饑恣啖少時腹痛而死鄰保疑妻毒殺之執送官考訊無他狀獄不能具公初莅任審白晝登堂忽睹門外有綠袍烏巾者再再而入左右悉不覺也及行案前長揖公疑之令坐乃言曰吾邑中某鄉之土神也鄉有冤獄來白公閒其事曰吾鄉民某甲之妻以殺夫繫獄此人本中鱉毒而殂非婦罪也公欲驗之曰但置鱉水瓮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必殺之試烹以啖他日則其事白矣言訖不見公異之詰旦如神言試之得昂首者凡七設釜於堂召此婦面烹之出死囚於庭與食纔下咽便稱腹痛俄仆地公謂婦曰汝冤白矣遂釋之此事亦載天啟忠而雍正志削之故補錄於此

張公昺以副使家居日昃不能具早膳夫人慍甚出所藏銀釵以易米公聞所從來告以門生所遺公取而視之即投之水中卒不得食萬季野詩云副使歸來室如洗架無懸衣盆無粟留得銀釵持易糧那復奪將投水底怨莫怨兮廉吏妻苦莫苦兮清官子身有妻子不能養天下誰知張副使

張公生平喜獎勵後輩常以道義相期通政余南湖先生本親炙侍教有年及公疫革余先生尚侍側公張目曰善自愛今人才肯自勵者少若能扶持一日是培國家士氣一日也其立身報國之誠至死不倦從傳公異此抑末已

按張氏後遷鄞今其後裔當在鄞

明世中葉專重進士舉人無至六鄉者獨咸化閭賈俊由鄉舉歷官至工部尚書史謂俊以重望得之而吾邑王尚書衮亦由鄉舉歷官至南京工部尚書蓋亦僅有之也

明史雍泰為山西按察使太原知府尹珍望遇弗及避召至踞而數之珍弗服泰奏笞珍以按察使而笞知府明世上官倚勢作威如此而王尚書衮為巡按御史至杖死縣令十人使在今日則更為法所必不容者如此事亦見邑志

余濬成化十七年進士孝宗初疏請永除納米入監令更勳浙江鎮守中官張慶廣東鎮守中官韋眷固薦王想堪內閣焉又升彭韶張悅阮勤黃孔昭堪吏部後湖之勳自濬啟之歟平度州判官終知府明史附姜綰傳中

王處士淮字拙源為景泰十才子之一十才子者楫源與吳下錫溥中都湯允績昆山沈愚海昌蘇平蘇正儀徵蔣主忠主孝其一為戚里金梁公子王貞慶或云洞庭徐震也楫源著有大塊稿

王孝廉暘字時暉中正統丁卯鄉薦五試禮部不售居國學餘十稔漁獵百氏作古文近體詩詞及魯人書日益工名日益起而資用日憧時暉處之恬如掩關高臥累月不一出然履常滿戶外隨例謁選部要人咸知其名將握中書舍人有日遽以疾辛先是有為都御史者方貴重用事聞時暉賢具書幣請就家塾時暉辭之或謂子不觀榮獨不慮辱耶時暉曰榮辱命也是無若我何其秉操如此楊文懿曰余與時暉雅相得當外艱時時暉犖小舟訪余鏡川上徜徉青霞白水間虛窗明燭更僕劇談已而同榻抵足語至夜半不休後至京師文益善無何時暉疾余往候之病且革猶未嘗作兒女態余亦意天道有知不使至此極也嗚呼孰知天道果不足徵而命果不可易乎其推重惇惜如此

為春草夢池齋記為時季照作也文不甚佳故不錄

鄒子瑒字拱廷工詩賦善草書永樂乙酉舉於鄉方正禮部試優等給冠帶觀政戊戌與修天下圖誌選知豐城縣事蒞居南昌上游當交廣之衝地大政繁號稱難治子瑒潔己愛民興學禮賢士庶悅服胡儼嘗以知政之務稱之秩滿當遷百姓詣闕乞留乃命食知州俸復任正統間以疾致仕所著有半古文集

鄭子斆永樂宣德間嘗三舉賢良不應凡子琥字君昂永樂乙酉與從兄子瑒同舉賢良觀政以失欽限降授江西王府典儀陳澧然嘗題其像曰翹翹乎鄭林美材矯矯乎崑山奇璞馳驟矩矱之文研究聖賢之學仁義充乎卅府恩詔出乎紫宸昔為江浙之名士今作藩府之蓋臣弟子瑒字子賓為人清素淡薄好讀書不屑仕進嘗名其室曰江郊漁牧澹然先生記之曰春雨初霽夕陽在山江郊遠近之隊牛羊散漫鵝鳧呼鳴而漁舟釣艇浮沉上下烟波雪浪之間於是時也子賓觴酌既終賓友初退乃逍遲中庭杖藜步於郊原之上逍遙於江水之濱聽漁歌之互答聆牧唱之相諧意適神怡陶然以樂數語儼有風致亦足以見子賓之為人矣

夏大理時正史以為仁和人然余考大理清道觀記云余童丱時嘗侍先君一至焉又云成化辛丑余歸住文溪之拾穗莊則大理蓋邑之文溪人或嘗寄籍仁和故史以為仁和人耳

于謙之謝景帝監國也帝旋易東宮未幾東宮薨時正意在復立沂王一日往謁謙曰東宮已虛中外引領望公利冀儁儲謙曰戎事不修予之罪立儲國之大事按席與勳舊諸公當任其咎時正起曰恐明公無可委責也遂趨出此事府志載之而雍正邑志不載

大理博學強記通經史百家工詩文善行楷書其著述於稽古禮文之事尤詳以朱子家禮為未成之書而晚年多從儀禮乃本儀禮參訂家禮為士儀禮略十卷或以為繁又刪為舉要十卷以家禮深於未盡今古制備考諸禮書參以白雲朱氏之說斷以己意作深衣考一卷以禹貢山川傳疏之說與今地理沿革不同為考古證今作禹貢詳節一卷官奉常時修太常志十卷致仕後修杭州志六十三卷自號餘留道人有餘留稿二十卷又有灝與稿梅花百咏西湖書院十六趣皆孤山所作康歸稿拾穗三詠則歸慈所作晚著春秋辨疑未半而絕筆葉文莊嘗評其文謂如春空層雲動含雨意如蔡薿抽絲纏綿宛轉又如秋鶴引吭閒有餘韻可以見其概矣嘗以忠孝訓子姓曰吾未暇遠引杭之先達如徐貞襄之忠于肅愍之烈姚文之孝王文端之節爾曹弗能效之非夫也年八十八卒於杭之歸錦坊

馮溥以諫南巡杖斃明史附何遵傳其子秉彝為應天通判今余家街口西首通判廒即其舊居也

周文穆識小編云嘉靖中慈谿孫懋以應天府尹致政家居生事甚薄每食蔬食菜羹而已一日偶思肉味市肉一觔為羹以進諸孫環集乞之公感愴為之輟羹

鄭鍾字廷用天順間舉人才禮部覆試以才德俱優授梧州經歷潔己惠民聲舉大綱遏流賊犯府治相戒曰是來為搜貪官污吏經歷清廣不可犯一時郡邑吏及朝使之過梧者皆奔入經歷署得免事聞特陞知寧陽縣事丁內艱終制改知直隸威縣致仕民立生祠祀之

鄭鎧字仁卿舉成化乙酉鄉試授上杭訓導陞知寧德縣有銀鑛額解銀數有倒為令者盈入己囊歉則令民賠補為邑弊政鎧莅任之年銀大發即儲所餘以備不足在任六年絕不染指閩志稱其清謹仁明百度振舉崇重學校培養士氣後以拒

權貴請詔罷官歸。

鄭鉉字廷器成化辛卯舉人知壽寧縣縣在萬山中俗信鬼畏巫有神廟當縣治前正門為之不啟鉉至命闢門立棄其像一時士民駭服作崇正歌紀其事辛亥丁外艱起知豐城縣事勤於教養邑人紳勤政夜遊圖頌之以忤上官朝覲時告老致仕。

鄭滿字守謙號勉齋府志有傳按萬貞一言鄭濮州墓表云勉齋之舉宏治壬子鄉試也以儒士赴省布政劉忠宣大夏首拔入閩與孫忠烈燧王文成守仁胡端敏世寧為同年友浙河有四傑之目劉公不敢以文士目之胡端敏亦語人曰如鄭君者真今世偉人吾輩不能及也仕終州縣墓在本邑李家隩。

鄭渭字本陽號古隱勉齋猶子也幼隨祖母余育於勉齋官舍稽古力行為詩文雅馴有法慶通中庸語孟及太極圖說西銘正蒙等書悟性命之旨抗言排斥佛老以性簡伉不能為世俗屈躬耕養親絕意科舉築隱川書屋種菊北庵樓遐玩弄茅粗之暇橫經讀史凡天文地利兵法古今政治得失成敗之跡罔不洞悉治家以禮冠昏喪祭皆遵古制翁按察素鉛其墓謂浦輸禮邈不試當路云子梓字良材為文章古雅有大家風度蓋勉齋生化治盛時讀書好古以文章法傳之古隱古隱傳之良材其家學淵源如此。

崑山縣馬鞍山有野鶴軒吾邑楊名父令崑時所建歸震川有野鶴軒壁記蓋震川嘗與其友會文於此故記之略云始慈谿楊子器名父創此軒令能好文愛士不為俗吏者稱名父今奉以為名父祠嗟夫名父宜知四十餘年之後吾黨之聚於此耶時會者六人後至者二人潘士英自嘉定來汲泉煮茗翻為主人余等時時散去士英獨與其徒處烈風暴雨崖崩石落山鬼夜號可念也。

南城羅玘少所許可嘗曰同榜中惟破楊名父一人吳人陳察請謚未果行早朝詩三百首嘗潘高唐齊東二王篆書鏤牌其見重如此朱竹垞曰名父早朝詩終篇云除却早朝無一事更從何地効馳驅可想見承平景象按名父詩近時楊貢生茂猶家尚存一冊被一蒙館師用以學書塗汙殆偏不可復識真恨事也不知此外尚有留傳否。

楊廣文寶嘗修成化府志黃潤玉南山集有贈其子發解序言其世紹慈水家學則固文元裔而儒林之耆宿也。

田州之役姚公鎮主剿而王公守仁主撫岑猛既誅姚公請設流官而王公極言流官之非二公意見不同如此其後盧蘇王受辛叛則姚公固未為失策姚公之不得竟其功外有石金之掣而內有方霍張狂之觝排亦公之不幸也。

嘉靖初天下布政使廉名最著者二人梁材姚鎮見材傳。

嘉靖二年都御史姚鎮上書訟羅僑曰人臣犯顏進諫自古為難襄八黨弄權逆瑾亂政廷臣結舌全軀自保而給事中劉菠評事羅僑殉國忘身發擿時弊幸存餘論遭遇聖朝謂宜顯加獎擢用厲具臣乃僑知台州菠知長沙使懷忠竭節之士沒於常調臣竊為朝廷惜之帝納其言擢僑廣東左參政此事鎮本傳不載附見羅僑傳按僑字維升吉水人羅洪先居喪不廢講學僑以為非禮遣書責之其剛正如此宜尚書推獎之也。

吳廷舉之辛姚公鎮庇其喪方良永之乞終養姚公請破格褒寵公之愛護善類如此二事本傳亦不載。

尚書退老後嘗築東泉書院於東皋之麓與門下士豐熙寇天叙孫修張瀚鄭紳數從容講學嘉慶間裔孫某以其地之半售與東鄉李廉郎楨家造墓其餘室宇亦漸就傾頹矣。

東泉文集邑志謂已燬於倭然余昔年猶及見之邑中當尚有存者。

明山先生邑志有傳甚略其為何元朗所誣尤可恨姜湛園先生有明山擬傳辨誣云何元朗云衡山先生在翰林大為姚明山楊方城所窘時昌言於衆我輩林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二人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而衡山名長在天地間今世宣有道着姚涼楊維聰者哉自錢宗伯稱快此語載之列朝詩選而明山之後人未知也余辛酉年以纂修之命將北上姚氏數人持東泉尚書父子傳志見示復出明山存集刻本中有贈衡山先生南歸序一篇又送衡山出灣馬上口占絕句十首其序大略云自唐承隋後設科第以籠天下士而士失自重之節者幾八百餘年然猶幸而有獨行之士時出其間如唐世之元魯山司空表聖陸魯望宋之孫明復陳后山諸人猶能以學行自立而足以風厲乎天下今則惟衡山先生足當之而先生之東道誼立風節明經術工文章猶有高出於數子之上者其郤史民之瞻以崇孝也處事涵之聰以保忠也絕倚頓之游以勵廉也謝金張之餽以敦介也不憐於台鼎之謀以遂其剛志也不涸於猶褒之招以植其堅貞也天子賢之擢官翰苑官僅三載年才五十餘即慨然起南歸之興吾每誦言留之不得竟三疏得請以去榮出於科目

之外。貴加乎爵祿之上。爵祿之所不能取。棨龍之所不能收。翩然高翔。如鳳凰之過疏圃。而飲淪漪。下視腐鼠。以相嚇者。何不侔之甚也。其言曲盡嚮往之志。樗菴揚之詞。而於詩末章。則曰豈是先生畏忘世。悲歌盡在五噫中。與序中台衮猶褒有愚憒時事不敢指稱。而相與為隱之意。其知衡山也深矣。錢公不考漫筆之書。近有史官自刻其稿者。復着其說於擬傳。不重誣耶。明山可傳。不獨議禮一節。其居官屢有建白。援據古今。義正辭嚴。惜其中年遘喪。不竟厥志。而何氏謂今世遂無道及者。彼自不識明山。於明山固無損也。復按家傳誌銘。皆云楊文襄引公同修明倫大典。公耻不肯與同館官媿之。而擬傳云。深雖以議禮受杖。後與修明倫大典。不終其事。余在史館。疑而請之監修徐公。公命取大典檢閱。同修者並無姚名。遂命刪此一段。然其稿猶傳播人間。此是姚公一生大節所係。彼既罹禍於生前。復被誣於身後。史筆之陋。人豈必在張桂羣小下哉。余持為表出之。以告後之君子。此文載湛園未定稿中。朱竹垞亦曰。金華吳少君詩。說誌定推何太史。元朗乃好為誑語者。學士嘗與疎太初辭君采。高子業相唱和。且閩山東李中麓。富於藏書。遺其子就學。其風概如此。宜有如何元朗所誣者哉。

明山有送張行之僉憲陝西序。頗見篤邊之畧。載黃梨洲明文授讀第四十卷。梨洲又云。明山有驅除錄。明初僭國之史也。今私上人無知之者。

袁壞字本厚。號西江。明宏治己酉以毛詩舉於鄉。癸丑成進士。釋褐授行人。轉水部郎。嘗奉命之湖廣福建河南諸省及遼周二府。復權荊州商稅。所至俱以清謹聞。尋遷閩藩參議。督理糧儲。力除侵蝕重斂二弊。於是上無沈滯。下無困厄。而奄人以其不便於己也。嗛之。遂拂衣歸。所居有西江清景樓。歸而讀書其中。李西涯嘗為之記。後閩人思公之德。祀於省之名宦祠。曰安得復有廉正如我公者乎。

谿上遺聞集錄卷四終

谿上遺聞集錄卷五

清　慈谿李元鍾青父輯

趙司空文華。功在鄉邑。自不可泯。然行事之載於明史及他書者。何其舛也。大都亦只為權璫竊利耳。而決裂至此。吾不能不為司空惜也。又司空體大節疎。其築城也。城基皆度用民田。不領直於縣官。而失地者稅糧如故。由是怨聲頗起。及後被議。按怨者並指城工多虛冒。遂籍其家。輸於官。殊堪惋歎。

司空仲子懌思。博學能文。胸中不着氷炭。不以閥閱驕人。過酒輒飲。飲輒醉。陶然有泉明風。丁家難。與兄怡思俱繫獄。懌思得擬戍。比肆赦歸。泣曰。吾兄因吾安忍以身免。遂北上。萬方為拯兄計。其篤於鴒原誼如此。子昌期。第庚戌進士。官南京兵部主事。

先曾祖筆記云。甬江公有子有孫。又云。司空有防海策。浙學政姜公檟以重價購之不得。惜哉。（先曾祖諱廷機。字隆甫。辰恩貢。）司空視師浙江。權勢熏灼。時值浙闈秋試。禁其子不得入闈。此一事。司空過張江陵遠矣。又譚鐸載趙峯江拒奔女事。恐未必即甬江。故不錄。袁少傅譚燁以青詞膺寵。至台鼎。有雌堙一眺。為世所傳。洛水朱龜。初獻瑞陽數九陰數九。九九八十一數。數原於道。道通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岐山威鳳兩呈祥。雄聲六。雌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聞於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帝喜一貓死。命儒臣撰詞以誄。燁詞有獅化為龍語。帝大喜。燁貴倨鮮腆。故出徐階門。逮貴直以私凌之。又自負能文。館閣士出其門者。詩文不當意。肆口謾罵。其門人皆心銜之。甚有上書謂其以時文發甲科。以青詞位輔相。不知世有所謂古文者。一日閣試。瓶中紫牡丹詩。吳中王百穀有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太極殿中烟之句。少傅擊節嘆賞。呼詞館諸公數之曰。公等以詩文為職業。能道得王秀才十四字耶。遂遇以國士。引入為記室。校書秘閣。少傅卒。百穀渡江哭其墓丁卯。百穀復游長安。華亭當國。修前都予少傅中謚。盡削其所撰著。朝士無敢認恣豁者。或戒百穀毋自白。袁公門人。百穀謝曰。馮驩任安。彼何人哉。百穀有謁袁文榮祠堂詩云。雲中烟火映荒祠。遺像蕭條入拜遲。馬策叩門唯有淚。崔羅張尸不勝悲。山光夜暗圍碁墅。海色寒埋掛劍枝。千載何人能下士。斷腸空憶鄭當時。蓋少傅生平。惟折節於百穀。感恩知己。不勝中郎虎賁之感云。

鄭有一秀士。失館無聊。閒走偶閱府通。吏拘見府。因詰其故。士以實告。府出一對令

對如佳即薦一館曰偏地是先生足見斯文之盛士應聲曰沿街尋弟子方知吾道之窮府佳其對即薦以一館袁元峰亦失館路其轍閩入府適府尊出一對曰湖山倒影魚游松頂鶴棲波元峰即對曰日月循環鬼走天邊為入地府亦薦之見豆棚話蓋少傳幼工屬對此亦其一也

太倉王相國錫爵所作袁文榮公文集序略云公初以明經上春官擢第一既及第守翰林二十年而天子知公名日深延入侍帷幄晉參大政皆不卜不謀儻然恨得公晚雖公亦自謂千載一遇也故生平著作於代言應制為多上數有所徵問夜分出片紙禁中使中貴人刻燭受公對對成以屬其旁侍史封題紀歲月而已乃其出入風議纔纔數千百言自天子左右蘭臺石室外閟而不傳者豈少哉公殁且數歲而厥嗣中書君葆佩手澤蒐採廢遺得什一二於四方好事者刻之嗟乎此亦葉鼎一臠嘗者可以知味矣又云自錫爵游公門下公所為文章皆肆意衝口對客立就古辭古事如鬼神輸運以供佐使而華富温密平澤於仁義炳如也按文榮文今無傳而荊石乃推許如此然亦只言是臺閣規模耳

先池州府君邑志有傳甚略且僅載其官閩事而官池事俱不載公有莅池政畧二卷煒嘗承之雅以家傳僞聞追為公傳今節錄於此傳曰公諱士龍字見卿號躍川成嘉靖癸丑進士出為福建侯官令侯官省會劇邑政繁事冗公處之裕如適年邑大治會倭寇自浙趨閩攻陷城邑公預備有方悉力防禦倭不敢犯未幾入為刑部主事屢辨疑獄尚書以下咸倚重焉尋以本部郎中出知池州池陽山川清曠沃野千里而民告窳不事田畝又好為優伶青陽尤甚公亟嚴諭農桑惰游者罰無赦其習優者勒歸農由是民始務稼穡有蓋藏池屬六邑惟貴池青陽有城餘四邑皆無城是時礦賊嘯聚出沒無常公勸民築城而富民率散居鄉村不利興作且播流言搖眾心公申論再三先城石壞然後建德東流銅陵次第舉城池人至今賴之池故多大家巨室然往往不相恤而相凌公為創設宗法立宗子族房皆有長又以宗子及長未必賢擇其族之賢者為宗相族有相鬬辨者則就宗子長與相平之其異姓相鬬辨者則令兩族之宗子長與相共平之其不能平者始質之官又仿義倉法令各族於秋成時有餘者出粟貯之公遇歉乏即散給族之貧者其他所以謹宗敬嚴宗法正宗禮者無不備由是親睦風行獄訟衰息池俗為之大變其教學也則以辨志為先曰今世俗父師所以教與子弟所以學者但云工文辭取科第而藉富貴遂以

為立志高矣其於身心實學不目之以為迂則棄之以為不能汨汨焉日馳騖於聲色貨利之場而問其心茫然不知為何物問其本源之學亦茫然不知為何物學術不明誤人至此豈不甚可哀哉則盍亟反而思曰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此心也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以全此心也吾何為自放其心吾何為不為聖賢而甘為人下日夜務求所以收吾心而不使放逸日夜以聖賢自期而惟恐淪落於不肖如此則不溺於俗而自然日進高明矣又曰今之有志實學者皆以為舉業不能實學究不免疎畧殊不知朝廷創設舉業之意正欲使人講明道理以學為聖賢豈故敎人壞心術以冒榮利乎豈舉業所習俱非聖賢之書乎豈為學別有一種道理出於舉業外乎豈辭文清王陽明輩不自舉業中出乎為士者但當於舉業中留心實學如讀書不徒記誦而已即思此理是何如於吾身心日用當何如作文不徒剽說而已即思我作文如此我之身心日用亦能如此否於凡一言一行動即以詩書為訓以古人為式而不敢少歉其心或端居默坐收視返聽務存其虛靈之本體而不使有怠惰放逸之萌及其既仕也務思生平所讀何書所學何事而必實見之施行如此則舉業即實學實學即舉業又何必以舉業為俗詬蓋公以其躬行心得者教人故來謁公見之愛若始為公築宅大方橋康今所貽是也

按公嘗請入鄉賢祠學政方山薛公抃本官聲高山斗節凜冰霜在官矢清白之操居里著儀型之望仰置主入祠列祀鄉賢纔然今鄉賢祠並無公主天啟壬正志所載鄉賢亦無公名豈當時行之而未行與抑修志時為無知者所裁而吾尹民累葉衰徼無人為之申理與元煒識謹

秦淦字茂清號明石申嘉靖壬子浙江鄉試癸丑會試聯捷成進士為福建閩縣令丙辰陞南京虞衡司主事擢稅燕湖轉本司員外尋陞郎中擢知鎮江府隆慶改元擢荊南兵備道流賊刼掠荊襄間督官兵擒之悉平改督學貴州擢福建參政以父憂去官廬墓三年服闋補冀參政轉湖廣按察司使嘉魚陳姓者殺兄反行賂誣鄰人獄已具淦一訊立得其情楚中皆以為神明遷本省右轄轉江西左轄以勞疾卒於官淦沈潛嗜學尤銳志經濟以故襄陽之擒盜貴州之造士皆卓然有聲至若蕪湖鎮江江右財賦無慮數十萬淦毫無所染終身以清白自持所至人皆稱之

秦宗道字仲學號後湖嘉靖丁酉以儒士中浙江鄉試癸丑成進士授刑部主事丁內艱歸服闋補兵部武選司主事僊時部中吏胥往往倚中貴人為奸利宗道屢正宿弊不阿私請以此人多忌之旋轉職方員外郎無何外補福建按察司僉事分巡延邵二郡旋陞本省參議值漳潮寇張連哨聚為亂朝命集三省兵剿之皆府檄宗道向軍前督餉會暑月且感瘴癘事竣而疾大作回籍養痾一載餘赴部改守山東參安府初宗道參閩臬睦嘗以言忤同官某比官山東而某已撫八閩乙丑大計乃借據不檢嗾御史論當罷會有言其狂者得左遷補廣西按察司僉事廣西屬多土酋與猺獞雜處而左江尤難治宗道一意撫綏不拘拘繩以文法諸酋悅服而粵種亦安督府議留久任以當一面而罷論宗道者尚居要地會穆宗登極臺中援舊憾列其名入冊宗道遂報罷矣致政後日惟課子孫讀書鄉黨非公禮弗見然於地方利病直言無隱方是時江陵當國籍天下田畝而尺寸之阿其旨者多偽增報績而燕邑尤甚至以一當十宗道獨詣省白於巡撫張公履從故額即此一事其利澤之及人遠矣

秦鳳儀字行之號獅峯中嘉靖辛酉浙江鄉榜萬歷甲戌會試成進士乙亥授揚州府江都縣知縣在任築淮堤嚴江防恤獄囚興政不一初揚郡士大夫欲開南河以疏風脈應總漕於總制以為黃河與淮泗合流海口阻塞祖陵可虞議者乃欲揚州開河洩之由江達海不知黃淮正宜分之以殺水勢乃更合江為一是欲通之而適以塞之也堅執不可議遂寢會江陵相豪僕娶妾揚州縉紳競相往來應酬絕不與通豪僕銜之又池選君欲通欲曲竟不得池亦憾焉宰邑五年凡經十五萬行取池抑之辛巳始陞韶州府同知旋丁外艱起復補興都留守斷事未幾以疾辛於官

鄭卿字汝僑號乾山嘉靖乙卯舉鄉試明年丙辰成進士觀政兵部是時嚴嵩枋國孟子世蕃慕公才名有意招致門下卿嫉嵩不肯往因稱疾歸或云同邑學士袁煒嘗守卿於處語吏部不得授職未知孰是卿所居名鸛浦鄉舉時同考官問鸛作何聲答曰如風吹枯竹聲同考官大加稱賞鄉會雖捷一時文譽盛天下

袁尉使歸知端州時郡有勝遊日七星巖上下廉覓載以泥封之移其假山於郡衙名曰眾樂仁壽民乃恬奉歌曰黛石雲巖北斗名遊人千古駿山靈儻然函谷泥丸墨轉作端溪老福星至今流傳誦之

錢工部文薦論詩升少陵於堂置之首座青蓮次之高岑王孟又次之餘子隅坐侍

酒而已自謂吾輩於此不可不占一坐否亦須坐兩廡中聆鐘磬笑絃之盛其論甚高然吾觀麗譙樓詩集仲舉實辦香瑯琊又素與屠長卿友善故其詩亦與長卿極相類初赴公車時有楊花詩三十首名噪一時

尹耕余族祖也先以家貧為米賈一日將販米他處雇船西門外晚飯後將登舟比至則行篋及米囊等俱已擲岸上有秀才數人大聲叱曰吾等將赴鄉試何物賈人敢與吾爭舟公不敢與較歸家憤甚曰秀才直如此尊貴乎遂棄其業改名曰志攻苦下帷以隆慶四年庚午舉於鄉謁選為靈壁縣知縣

馮柯字子新號寶陰母夢天門大開流出彩虹貫入其懷遂驚覺有娠及生舌有川文左足心有一黑子柯風禀絕頴幼即精研理學作三極通時年才二十有二旋補博士弟子所為制舉義精核鮮麗度越尋常然秋試輒不售遂游京師大學士袁公煒請修年譜於西城直內因詳定興都志義例改傳為紀採上意袁公甚重之袁因欲館柯於朝房令修興都志且草青詞再三以憂謝遂歸會襄府紀善周紹稷以王命使人來聘因抵襄命攝宗學及書堂書記明年賜號貞白高士襄王極敬禮柯柯在襄五年屢以疾請告不允久之懇辭始允既歸王頻歲使人來迎辭不赴柯學窮羣奧為文章往往發人之所未發所著有三極通質言求是編三極通如揚子雲之以太玄擬易質言如法言之擬論語而求是編則纚纚數十萬言皆專駁陽明者也他如小學補遺湖正論賓襄錄襄史國書歸藏錄十餘種合詩古文辭統名之曰貞白全集今其書具存子四人次子斌參政邑志有傳頗詳

按公為理學名儒而郡邑志俱無傳幸貞白集尚存猶得所考益嘆志乘之疎也

族孫本儁謹識

姜氏自贈太僕國華始顯至太常益著忠蓋湛園未定稿載有大僕公傳略及太常公傳略文繁未錄

姜思睿字常恩太常從子也邑志有傳少時與鄧董守謝鈞鴻業齊名號浙東三俊嘗與黃梨洲會於公所時有自省中歸者以前輩自居高視淺揖常恩指梨洲謂之曰此姚江黃太沖也公不識之乎其人為之失笑

顏沖字鯤一代儒宗學以慈湖為歸有萬物一體之意立朝事業俊偉光明為海都憲郁給諫所重故其門弟子皆能體認語錄宗旨以氣節自立不愧師門一為鄭光弼右君一為陳應式一為錢仲選仁佈一為王應選俊卿所謂顏門四弟子是也

光緒姜邑志有傳。

鄭啟字崇興為人剛方易直族有主僕之訟鄉大夫入僕賄挽令使直僕令將僕之啟突入與令爭可否聲振縣朝旁觀愕眙令卒改容而謝崇禎庚午應浙江鄉試主考黃公道周得其文謂其充實閎整定是名士卷上填十四名副考度置他所至填榜而失之因入副榜已而石齋叩其所學嘆息曰吾試浙而失此士真如寶山空手歸矣啟亦以久不遇築書帶草堂自此遂絕意科舉子湊甲申後欲投繯殉國注曰汝祖母以十七歲孀婦撫我至今我僅生汝一人汝縱義不得顧我忍令祖母暮年見此乎凜然而止

董時亮字故元漢孝子黯後也先是邑有廉使陳公頤亟善易學考及風角遁甲之術無不精詣嘗夜淮河泊見寶光起水上心知其有異筮之曰是宜得寶鼎即令善泅者跡得其處久之以一鼎出款識奇古公識曰商周間物也遂攜之歸其他雖家人米鹽一訊如響同邑夔州守揚公汝昇得其術值奢酋煽亂賊餽即知之掩捕無不得者時相傳以為神至今其遺書猶有藏者時彥少受易於其婦翁吳公遂屏棄舉子業不事卜易市肆意專在於導人為善凡與人言利害必以其事推之教人趨吉而避凶一依於正道後事應亦輒如其言以此遠近望至積金錢滿屋閭閻隨手以散貧者所留餘取甘脆以奉母後母龔性悁急凡事必長跪請命間有所忤意不能即解泰必走諸親故以解之嘗病瘧尼甚號天願代為之再吮而瘧愈母大感動於是邑人皆以孝稱之先是董氏有遠祖會稽縣尉墓久沒荊棘中公為之表石墓左尉後見夢於龔曰汝子純孝施及於吾吾當有以報公四子兩中進士長允元直隸淮安府知府次允茂福建參議公前後受四封然性真樸不好為富貴容初隨養莆田徙一至淮淡月返曰無久涸汝卒時年七十五自公父子雙後而天下始大亂姚中巫宗如劾熊廷弼附魏璫載在明史其惡誠不可掩然余閱姚氏文獻考謂中巫罷歸從熊遷左矢字郡南畧定其爰書咎不獨在中巫其撫荊楚也疏頌魏奄是時中巫適病殆疏出署中從事手中巫不知也病愈大怒而疏已不可遏卒為其所宛識者恨之此雖出自其族人之言然事或有之亦未可遽謂之諱飾也中巫又古之力追贓董書學鍾王至今殘縑斷簡猶有存者人爭寶之

中巫有從子二胤昌字元祚崇禎癸酉舉人字昌字仲熙崇禎丙子舉人參政之光子也初浙黨以徐延元與宗文為閹宗文陰絕復社人拘不遺餘力而元祚獨與留仙鄭仙兩溝公以氣節相砥礪中巫恨之然無如之何會遭改革凡弟奔走山海間遂以坎軻抑鬱而卒君子哀之

劉志選為順天府丞劾后父張國紀上下肯切責后賢明魏忠賢恨之欲誣后父謀立信王與大獄賴王體乾言而止

操江為葉向高同年進士以言事謫官罷歸家居三十年授徒自給會向高召入閣自閩過杭往見之向高勉之再出年已七十餘矣及入都則徑附逆奄疏劾后父動搖中宮雖提督操江驟然顯擢曾不旋踵而身為大戮惡名萬載使操江授徒以終無此一出豈不甚善操江之出亦未始非向高誤之也

劉氏為吾邑望族御史安主政世龍嘉靖時俱以直節顯其後忠烈公振之以郎陵一邑勁力禦寇鑿鑿不顧大節凜然操江毋乃玷其家聲吾於是不能不深為操江惜也

總河工部尚書張九德明史無傳長子能恭字伯安揚宮詹字勤婿見邑志文苑傳次子能信字成義全謝山子劉子祠堂配享碑記云祠堂配享者惠路二人一為劉瑞當一為張能信丙戌後起兵不克行遯莫知所終據此則能信固疑而忠於明者尚書有愧其子多矣能信妻劉氏太僕卿憲鼐女以節孝入明史列女傳。

崇禎欽定逆案交結近侍十九人劉志選為之首交結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七人而姚宗文與焉交結近侍減等四十四人張九德與焉嗚呼悔矣。

夏燮仲幸存錄曰崇禎初王永光為冢宰東林必欲逐而去之永光憤激為難引用袁宏勳張道濬輩再啟元黃之爭實已甚之故耳黃南雷辨之曰逆奄既誅逆案未定楊維垣把持之逆黨已空王永光把持之皆紹述逆奄之政者也袁宏勳高捷史筮一輩小人翩翩而進苟以鋼君子而抑之便為己其則進君子退小人皆不可知觀此則袁之本末可具見矣

事見明史王永光傳

袁宏勳萬歷己未進士官御史甲申朝事小紲乙酉四月左良玉舉兵東下馳疏劾馬士英中云袁宏勳與張道濬皆詔獄論罪者也借起廢竟復原官據此則袁又馬黨也

宏勳在宏光時復為御史劾袁繼咸翻逆案見顧炎武聖安本紀

此公行事殊奇偶閱諸書所載聊志之

趙琥字禹垂號玉澗舉萬歷戊午鄉試崇禎戊辰成進士授福建南安令丁艱歸服闋補侯官調廣東信宜令以勤王寇功陞工部都水司主事歷營膳司員外郎郎中出為河間兵備僉事崇禎十五年冬十一月大清兵克薊州分道南下河間為南路要衝大兵攻圍迎琥悉力守禦力竭城陷琥先婚其家屬十四人遂單身赴敵頭破三刀身中七矢血戰死知府顧允紹同知姚汝明縣尹陳三接亦皆死之比大兵退後任何譙津撫馮元飈始收其髏骨上疏於朝特贈大理寺正卿予祭葬建祠蔭一子國朝乾隆四十年賜謚烈愍所著有玉澗藏稿詩古文二十卷遭兵燹無一存者是志略甚此從近人周亟所作行狀錄出周蓋得之趙氏家藏舊蹟

按公與水壺劉公視巷沈公交最善皆相勵以忠義其後劉死鄖陵公死河間沈死台州皆不負其生平可謂志士仁人矣

河間之陷閻門成殉惟次子金式在家守墓故不與其難

綿上遺聞集錄卷六

清 慈谿尹元煒青父輯

馮公元飈巡撫天津崇禎十六年冬十月寇陳南北機宜謂道路將梗當疏通海道防患於未然天子俞之公乃具海舟二百艘以備纖急明年三月使其子愷章入迎天子奏曰京師戎政久虛以戰以守無一可恃臣督動旅五千馳赴通部躬候聖駕航海行幸留都初七日愷章至京師見張公國維張公曰寇深矣是請也不可緩倪公元璐曰皇上有國君死社稷之言羣臣無以難也方公岳貢范公景文曰翼者津門餉重公邀蘇州之運以給之天子方恕疏上且死愷章僞傳七日不得要領歸報於公未四日而京師陷公陳師鞠旅以圖戰守其副使原毓宗降尊公之兵公不得已拔身而南欲得一當免胄以入賊軍值宏光即位言討賊者繇之公返鬱鬱而死踰思陵之崩蓋五月也議者謂公不當生出津門然春秋之義君弒賊討則君書葬若莫之討則不書葬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當是時公既不得與在迓諸臣偕死殉國一身在外徒死何益則討賊自公之始不幸而遇宏光事無可為辛至抱恨以死此則公所雖死而猶痛心者而論者顧嘵嘵不已不亦過乎初公之備兵蘇松也以爭復社事有旨降公尋補鹽運判官十一年大兵入掠三輔大蹂山左濟軍告急以公攝兵道事城守甚設時總督盧公象昇聞人高起潛分任東西二路盧公主死戰高閣主活使故郡縣經由高閣不許出過十二月二十八日夜大兵攻濟寧公擊退之其明日高閣之部丁志祥至以為公夜來所擊殺者其營兵也反戈相向公登陴謂之曰吾以濟城為存亡但知攻吾城者寇耳志祥語塞而去公上疏請誅高閣以謝燕趙齊魯之冤民不聽其巡撫天津明年十五年冬大兵復大入公與諸鎮犄角之已又合宣大總督孫督師范志元山東巡撫王永吉之師從密雲趨牆子嶺邀其惰歸論功賜銀幣蔭一子錦衣衛上念公暴露良苦時公弟元飈為本兵上謂之曰聞汝兄多病何如大司馬叩頭對曰臣兄荷皇上知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敢言病上曰近覩何羸大司馬曰臣前令揭陽篋中尚餘牛黃臣兄苦煩眩以為宜此上曰牛黃豈可多服大司馬謝而出上遣內使賜宮參八兩公發函而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公慷慨喜事三黨中多藉以婚嫁大貪其俸入緩手散盡居鄉過歲數則稱貸富人之粟以濟之邑是以不困為經義有名經其指授皆有法度大司馬少而愛業焉人士將卷軸求知者相望於道既而周旋朋黨之間益為名士所歸楊嗣昌

常字公而不姓有郎官問曰留仙誰也嗣昌默然久之曰不知馮留仙耶其為世所稱重如此然公未嘗修飾時譽故黃公道周曰我友天下未有如留仙之真誠者也

卒甲申九月朔年五十九葬邑之小洑山

康熙間婁東修復前觀察馮留仙先生祠宇黃仙裳有詩

留仙先生叙詩編於魯齊韓毛諸家詩上下數千年原原本本博綜貫串靡有所遺自言其家所藏自漢迄明共得二千餘卷欲彙為一册裁以先世所密授為趙詩而以同時錢公永所收者為楚詩與魯齊韓毛並峙而為六亦可見其用意之勤矣

馮公元飈之為本兵也在崇禎十六年先是長壽陳新甲誅上顧廷臣無可任樞密者取兵部印弄之曰誰任此雖五等爵可致也一日上召朱成公與恭順侯五閣臣及吏戶兵三尚書並馬遊西苑遊畢宴於明德殿公以攝尚書與焉皆下馬殿前上臨門南向閣臣侍於階諸尚書立階下上命公前公以位著不敢越辭上曰無嫌再命前乃進參諸閣臣次上撫公手語曰知卿固世家兄撫天津弟領鄉薦祖父兄弟受國恩宜善自力公頓首謝宴畢召與公論兵事良久出御馬佳者百餘匹及內製火箭次第示公公為辨其良楛上曰大司馬缺久無如卿者公以多病不任劇固辭

謝久之既疾發乃舉劉公餘佑攝部事又舉張公國維上用國維亡何罷去上顧廷臣卒無當上意者乃出特旨用倪公元璐為戶部尚書公為兵部尚書兩公素相得講兵食合義互置吏相參稽上喜甚語於朝曰昔堯命四伯咨舉五臣朕得此兩人不為少矣一日公至戶部堂與倪公聯座面令吏書坐對簿吏書半匿不敢出公大怒詬責之上聞而嘉焉倪公亦以是得汰尺籍浮餉三百餘萬耗羨之實一時為清公乃請自各軍副將而上縣延推參遊而下督撫薦舉於以核成無旁溢使上從之而兵部請密賄獨之竇亦於是盡矣當是時上倚公甚恩數異常密有一夜當數召公亦自誓以破賊為己任請以孫督師傳庭堅壁潼關專辦李自成左良玉堅壁義陽專辦張獻忠西應蜀北扼關東顧鳳皖鳳皖兵扼淮保定兵扼河侯賊則會師而不可浪戰須賊饑困無所掠突上圍聯結既成所用降將劉洪起李際遇李際等間諜得施乃議進取以漸處之首以催戰為戒謂自遼難以來二十餘年喪師速禍怒詬責之上聞而嘉焉倪公亦以是得汰尺籍浮餉三百餘萬耗羨之實一時為清公乃請自各軍副將而上縣延推參遊而下督撫薦舉於以核成無旁溢使上從之而兵部請密賄獨之竇亦於是盡矣當是時上倚公甚恩數異常密有一夜當數召公亦自誓以破賊為己任請以孫督師傳庭堅壁潼關專辦李自成左良玉堅壁義陽專辦張獻忠西應蜀北扼關東顧鳳皖鳳皖兵扼淮保定兵扼河侯賊則會師而不可浪戰須賊饑困無所掠突上圍聯結既成所用降將劉洪起李際遇李際等間諜得施乃議進取以漸處之首以催戰為戒謂自遼難以來二十餘年喪師速禍覆轍宜為深戒屢於上前與廷臣質爭云望上如必以戰速為利遲為鈍請先收付臣徽一戰而勝斬臣可也復手書叮嚀戒孫督以勿速戰輕戰宜厚集兵力多貯糧芻致賊而毋致於賊乃公謝病後言官交章復請催戰以迫留巢孫督勒令出關師

營綜端緒自識理者已漸紛更營將參遊以下官遂復連牘啟事繙彥竟不事事賊入城繙彥猶偃卧部中不知之也公以十四年陞兵部添設右侍郎十五年轉本部右侍郎又轉左侍郎十六年陞兵部尚書以五月二十六日至部七月十二日病作出部病中要密語皆為軍國故呻吟喘息纔屬猶口占奏章時時密封上之公歸里猶事藥餌聞變慟絕逢既匐匐至會城願與疾從義旗之勤王者久之知不可得則日夜北向叩頭與其兄津撫元颺相抱呼絕呼天呼先帝願一死從地下又徧走西湖關岳于廟祈死病不服藥元颺於九月朔辛公悼君哀兄悲憤痛甚重九日病篤次日黎明遺命死將上見先帝白布裹哀不得以袍服殮家人並從之年四十七

明史葉謂元颺莞中振不能有所為規自脫逸稱病乞休又云論者以元颺荷帝殊眷見事危急輒自引避去歸不滿之考黃五嶽所作公墓誌云公之乞休也實以病始下溝壑陵虐大上輒仆地右腐剛正大儒決不徇偷其言自屬可信不知史何所據而云然竊謂當時軍事緊急公自不得以病始之極談圓獨惜公乞休後出京未遠不及與倪范諸公同殉耳然公亦不料數月之間明亡如此之速也○按寇未引退是時上新任樞計二臣馮元颺倪元璐此兩人者公忠閣達負有清望材早年為溫體仁所抑沒宜與再召而拈出一見積香愚始信足知人元颺數被病強起視事嚴冬不得辭元璐歸併三餉廣數鎮行勤法以助之卿支吾匯點非其意也每加見輒頌足目使吾兩人早受知謂狗馬之力天下事或不至潰裂今定何及耶公病暫七尺顧盼煒然素以知兵名當今猶陽時平海盜以著方略其為南京太僕寺卿也駐滁州賊屢至滁飲馬於江上公上

說以為守江南者必守之於江守江者必守之於江北滁和二州其地險也請設兵置將建環山營從之其為兵部右侍郎也時賊再攻汴城築長圍汴困急公急檄總兵劉澤清渡河赴援而諸將逗撓不進賊來急攻兩日夜澤清亦拔營遁公議更置保甯保鎮馳往受代未及行而河決汴城已沈矣風督部將廖應登李自春汪正國等以罪徙車駕久不至公固慮其有他變請於上劃令一切營將有罪援送次傳非宣準臺府得在所置獄奏上或進止因急移檄各軍府遵奉令時皖幕府止有兵五千人以三將領之已乃聞李汪二將皆擁兵自衛洶洶將為亂庾守桐城潛遣人迎張獻忠獻忠兼程赴之而廖北知事得寬遂不納賊急攻城無內應復潛兵出掩賊走之桐城復全左良玉初駐於采仙鎮收潰卒入襄陽卓情叵測遠近危疑臺臣有請以良玉委秦督誘殺之如賀人龍故事者公密疏保良玉力排羣議特撫慰之良玉感涕誓以死贖前愆議南都防守及增兵撫兵事皆施行先是崇禎九年大清兵入塞破昌平陵寢震驚公累疏條畫戰守狀並請上親征事皆不果十一年廷推陝撫太宰商公以公堪擘賊公亦慨然願往而上念公多病特見留十二年大清兵遂至津霸間公自請往禦願得援兵萬人以副將黃得功及火器若干具付臣臣馳往

必破之朝議方主不戰疏入留中佐樞目宣大援兵至城下謀易總督執政借此欲去公以公名上上雖知公體不能處此用裕公言其為本兵雖有優疏請出往督師諸臣身既病正可在軍與賊以死自效上不許觀此則致命遂志國公之本心其勢不得已而乞休也天下後世亦當有以諒其心矣公嘗憂國用建議請重錢法以為國權今之銀不以權錢而即以入用又舉天下而運之於北自北而散入於邊絕少復於南者雖江海亦應竭也銀不足矣錢自有餘乃南錢十四文而抵銀一分是百四十萬而止為百萬折四十萬也北錢本周之母錢宋之當二錢也而一文止為一文無子錢以分之是二百萬而止為百萬折百萬也今莫若置銀取錢一切科徵凡錢十文即為銀一分北錢以五當十南北錢得互輸子母通行則加數益多名為取之而實與之雖曰加徵謂之平錢法可也貪吏無所得耗盜賊苞苴無所得輕猾損山而鑄則無窮之源也米乏錢而用鈔此難為行今乏銀而用錢豈難為哉部議亦能行又嘗因邊餉不繼疏論錢法以為生節之道無如邊腹並鑄今軍民日用莫加錢便而塞上每乏見錢則局錢不能以遠販也局錢不能以遠販則動輒須銀而司農之金安得不日簣而出且臨德以北天津以南即已並用低小之錢則局錢不

足以偏給也局錢不足以偏給則世多私鑄而山海之利安得盡歸於上近劃楚地已設有錢專官竊謂九邊皆可鑄而因已行之法則山海為先各省皆可鑄而酌水陸之衝則臨清為要山海戎人輸銅如中粟例給以鹽引或開事例而管關郎僉兼攝而貨賤往來皆令附載銅受價先以厥銀為銅本以鑄息補遞息多即輒費可除蓋錢有五弊鑄不得地一也設專官二也銅不易致為姦商耗四也上礙局錢下違民用五也行臣之說五弊悉去而邊可寬國可裕在內則奸盜無處在邊則屯種有本其利無窮惟戶部斷在必行已部議竟停廢之此二疏載文集中公集名滿太保集大都奏疏居十之七八其忠謀至計憤惋慷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難其言有用有不用而公之為國為民固已嘔心出血矣天不作明俾其低痾不起卒至叫號呼天以死而又不得與倪范諸公爭烈此余所以為公深痛者也其從子京第為公行狀頗詳惜多闕葉斷簡不能備云

公集有過首善書院有感而作詩維貞皇帝神授符赫然戊月追唐虞君臣羹道相文事詔出明光徵大儒有臣元標首應詔誰並進者臣從吾一時諸儒相繼入王道

滔滔民所趨貞皇雖逝嗣皇少譽之日出時來晡聽明要自天所植鬼子未向人鄉揪諸儒謂可睹上治一往霍霍開荒蕪請為天子建書院揭以首善天之衢漢唐宋代何足數升堂入室泗與洙當使亂臣賊子躍如陸有軌水有舟室無廣鼎相錯列能由是路亦吾徒越歲壬戌策進士臣颺蒙與諸臣俱二十為學志方壯展趾盟淑遵修途少焉諸儒次第入鳴鐘擊鼓聲淳于衣冠肅對寂未語森若披古賢聖圖儒者寧盡淵世務憂天往往多討謨有時抵掌說忠孝秋風蕭瑟吹眉鬚乃知名教自足樂煜煜萬古焉可誣鬼子見此氣沮喪蠅聲相逐紛胡盧譎之天子語橫甚曰來之收絲程朱曰今多事豺虎亂寇兵博帶何其迂輔臣向高為此謀手自伏流霞青蒲誰為此言告陛下當付之吏法當誅天子寬仁置勿問忍見白日舞妖狐於乎諸儒死不恨魯尼鄒孟識何幸長夜慘磨鬼子嘯天地反覆無事無乙丙之際不可說故老欲哭徒嗟咄丁卯八月聖人出讒者慄慄憂頭顱湯網吞舟倖不死又聞奉書東降口臣颺再入問書院門外細草閒啼鳥聖人豈不重經術時危未暇陳蒼瑚竊見京師富梵舍口語以明拜以膜亦有高閣事天主譚兵治歷紛亂盛獨使書院屏勿事臣颺敢復惜微軀卿雲縵縵天子都諸儒靈爽應未徂大道經天終有日幸甚

為念臣區區朱奏尊曰天啟初元周忠介馮恭定同官都察院都人建首善書院於大時雍坊為講學之所二年御史倪文煥誣為偽學是歲毀先聖栗主燔經籍於堂中陪其碑西洋人湯若望以其國中推步之法證大統歷之差徐宮保光啟篤信之借書院作歷局遂踞其中更名天主堂書院廢而逆祠建矣誦馮公詩足當詩史

公為南京太僕寺卿寺在環滁先太僕公之所治也父子居是官各有祠宇與豐樂亭峙

公之歿也黃石齋為作墓誌又有輓詩二首未錄

馮氏在慈谿代為冠冕家留仙鄞仙名重於世當時有大小馮君之目其季曰元馭眉仙崇禎壬午以順天貢士待試春闈特寇禍亟鄞仙為尚書思宗雖委以心膂而猜疑未化一日已晚忽有人叩尚書邸求貶尚書以事急顧左右請三相公出見之謂眉仙也眉仙出則其人以三千金求一邊帥缺眉仙拒而出之以告尚書尚書喜曰真吾弟也次晨尚書入朝思宗迎笑而語曰卿家三相公真卿弟也尚書駭愕乃知昨夜之以三千金來者上所遣也於是三相公之名大起是科成進士甲申都城陷尚書津撫相見於杭執手流涕九月兩公相繼死眉仙乃以丙戌之春赴南都

授兵部主事改上江兵備僉事時監黃湖軍無胡告捷而大兵渡江南都亡趾身至錢塘則潞王迎降乃歸慈水曾沈公宸垣起兵眉仙大喜告於兩兄之靈而行江干進太僕寺少卿而江干又破乃歸哭於兩兄之墓曰國事今已矣賴宗社之靈或可以一綫支兩兄其冥助之遂赴翁洲見黃斌卿問以監國消息則曰前數日已入閩因呼天長慟病甚斌卿往視之張目曰下官世受國恩而先伯仲尤為國元老先伯仲耿耿之志未遂而死將以望之下官而今又死天也言訖而瞑年僅三十二歲浙東以沈文恭之故黨議所錮及於四朝馮氏兄弟始一舉而洗之而人才復遍然尚書才尤故聯絡太廟相傳前此東林門戶甚嚴至尚書始有佛門廣大之說稍收彼釁以為我用石齋之禍謝陞魏照乘必欲殺之尚書授計吳來之遂得溆州之力以起宜興得宜興之力以救石齋是蓋不得已之用心而尚書亦以此蒙譏焉

黃忠端建祠西石山餘邑之黨逆者不利馮公留仙率其弟鄞仙及馮玄度馮正則馮自昭及鄞之陸文虎萬履安會哭祠下祭文傳播黨逆者咋舌而死見黃梨洲思舊錄

馮元飈字徵遠留仙鄞仙之羣從也嘗受部曹之命於江上事去僦舟以歿黃梨洲

所謂竹梧驚鼫困於柴水者其人亦當在逆民中

馮南耕名某字若園亦作明遠黃梨洲之學留仙先生兄弟首推挹之躋仲以文章節義相顧行帝皇道濟皆嚴事焉而南耕於梨洲所論及其所著書獨以為不盡然那中前輩向有講經史之會梨洲歿後萬徵君石園主之南耕間從講學諸君但其所記錄以為未核多所彈駁石園於書無不讀然南耕所考據誰佐獄獄難莫能也嘗言胡梅磵通鑑法地理之誤隨口舉示如河決下流而東注後來釋地諸儒如顧亭林胡朏明輩莫能過也南耕長於持辨而懶於著書或勸以筆記之則曰汝曹識之可耳何以記為或言其春秋傳地理有成書而未嘗示人未幾不成於火遂亭無一編半册傳於後晚年穿穴佛經一貧如洗人有餉以酒者陶然盡醉客去不知真古之狂也

馮家楨字吉人長於庚申喪亂之際結為歌社時邑人陳謨以無賴委署寧紹道好作聲勢恐喝鄉里家楨登場賓白黃和尚有成親日豈可人無得意時莫笑陳謨今日意他年情事有誰知謨聞之大怒以他事搆之下獄更待之頗慢家楨即唱西樓怪相逢歌待踈節曼聲按拍無不絕倒初不知其為患難也然每對客言則無非新

亭之淚

戊子謀起兵馮職方家楨主西墅而大崖山寨助之見謝山詩話

戊子五君子之禍謝三賓第二揭帖首列馮公家楨馮公晃二馮以子弟行賂免餘人多遇難

黃忠端尊素之授徒於鄞董氏也時二馮公留仙鄞仙方合浙東才彥興復社應二馮之子弟帝皇道濟元著次牧躋仲及劉瑞當姜常愚皆受業於忠端者也見續耆舊傳

劉瑞當裁量人物不少假借人亦畏其清議馮正則曰瑞當亦有疵處然可件而盡也吾等非無好處然可件而盡也吾等與瑞當相去遠矣是時四方名士皆有鉢學使者至以公書進之大略準之為上下姚江黃太沖嘗執筆名士數十人列坐無竟髮私意必衆論相諧而後定馮躋仲有盛名時以瑞當為首躋仲次之躋仲不悅然無以難也

黃太沖劉瑞當先生墓誌銘崇禎間吳中倡為復社以網羅天下之士高才宿學多出兵間主之者張受先張天如東浙馮留仙鄞仙與之抱鼓相應皆喜容接後進

榜聲價人士奔赴輻輳其門逢華小知可能分句讀督字義者挾行卷西棹婁江來
教慫恿則其名成矣其間模楷之人文章足追古作議論足衛名教裁量人物識刺
得失執政閣而意忌之以為衆林之似續也當是時蓬水才彦霧會婁尚愚劉瑞當馬
玄度馮正則馮簒溪諸子莫不為物望所歸而又旁引近縣以自助甬上則陸文虎
萬履安姚江則余兄弟晦木澤望蓋無月無四方之客亦無會不諸子相徵逐也嗚
呼盛矣瑞當於諸子中芒寒色正諸子皆引為畏友其交道雖廣所至情契不過數
人自姜馮諸子外閩則友曾弗人林守一宛則結沈眉生麻孟璿梅朗三檇李則投
文契使其激揚題拂之流望瑞當戟眉矢弩不可得而親也諸從遊先後成進士至
為天子元老侍從其下者亦且為二千石郡縣長吏獨瑞當蹭蹬老諸生布衣揖讓
讓於博士前晚乃以貢待一儒官胸中不無芥蒂友朋高會瑞當但坐席端文虎次
之酒酣耳熱兩人輒雄席長歌曼聲相和嗟噓盡缺未幾而南北橫潰聲實陸沈交
遊事愈返顧閭塾則尚愚玄度以疾死留仙鄴仙以憂死文虎以刺死簒溪以兵死
所在情契鯨鯢相望瑞當之風流亦為里中指名即場屋放言悲歌流涕亦不可復
得乃為潔供疏告於睿所往來春求法書名畫古器奇花飽強差排悻然不知有生

之樂嗚呼何其衰也瑞當深沈有識嘗與之論劉先生時瑞當北上先生傳語留仙
寇深事鑒當為鹿從許先生不輕談機事蓋信瑞當之深也簒溪受禍親戚不敢過其
門瑞當見其夫人而謂之曰今日之事夫人惟有自盡吾待命於此夫人死瑞當始
出瑞當卒葬鄒山乘鳧之原其子甲來速銘曰先子心言之託止有姚江余固瑞當
之未亡友也身歷其盛衰使余不言溪上之風流後來無復有知之者矣
鶴浦鄭副使平子濬鄭施都督翰之婿也都督有子邦珩初以管江拒命力竭扼先
世所遺寶刀自刎曰吾不負此刀也邦珩死而無子平子密取其尸葬之都督大墓
安命子孫世祀之至今弗替其寶刀尚藏鄭氏平子高州之父所謂秦川先生也鄭
邑志皆有傳蓋當在遺民之列
宏光時贈已故馮任右都御史南京太僕寺卿薦一子入監廕奕武聖安本紀云任
由監司陞巡撫未幾報罷其與張守道同得贈廕則皆口口之力也

紹上遺聞集錄卷六終

紹上遺聞集錄卷七

清 慈谿尹元煒青父輯

乾隆五十年賜故明會監國大學士兼兵部尚書沈宸荃謚忠節兵部尚書兼右副
都御史王翊謚烈愍督運清蔡糧務江西道御史沈履祥謚節愍
沈公宸荃號彤菴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奉使旋里南渡復命擢山西道御史初言
五事曰破方隅以立臣表端品望以立臣模礪廉潔以清臣操殫心力以供臣職息
陵躁以安臣分皆切時病又言疆場之情形日變臣下之泄沓日深儀文興作粉飾
太平黨邪醜正喜譽惡直幾不知宗社孔棘國事阽危餉入六百餘萬而淮徐四
鎮及督師歲計已需二百四十餘萬江楚藩鎮督撫各標京營京口浦口各鎮其所
需又豈淮徐比哉即小民賣男鬻女有司敲骨打髓亦未能足非陛下卧薪嘗膽時
耶且北望山陵麥飯無展中原河北淪為異域今西北風塵尚有東南託足倘東南
復起烽火則將稅駕何方觸目心悲又何暇計及服御儀文之間乎又言經略山東
河南者王永吉張縉彥也永吉失機之將先帝拔為總督俾其罪隆其任恩亦渥矣
乃擁兵近畿不救國危奉身先竄縉彥以部曹驟典中樞不念先帝特達之知而率

先從賊視息偷生此二人者即加以赤誅亦不為過陛下以封疆故屈法用之自宜
奮力圖功洗滌前恥而永吉縉彥逡巡觀望逗留淮海間至今未聞荷戈先驅也死
何以見先帝生何以對陛下昌平巡撫何謙失陷諸陵罪不容赦至都城既陷先帝
賓天守土臣皆宜厲兵秣馬俟新君復讐賊塵未揚顧先去以為民望如河道總督
黃希憲山東巡撫邱祖德皆化龍等尚可容其偃卧家園予疏入命俱逮治一說馬
[illegible]繕房永吉兒乳何謙等法司提問冬至日郊天中旨改期宸荃引洪範天人感應之理及體元行政
之義以明事天之必不可緩不聽俄又陳禦敵實策下所司議是時朝政大亂宸荃
獨持正要摩小無不恨之掌道張孫振尤甚明年以年例出為蘇松兵備僉事宸荃
之初入考選也有鄉人語之云公以千金贄者中可得也宸荃曰吾豈賄進哉已而
復來云不須金矣貴陽方收人望稱門下士可也曰掃門求仕吾亦恥之至是吏復
以千金要之言部疏上從否惟內閣得以轉移或又轉以告宸荃曰誠如吏言我將
為吏用矣南都亡舉兵邑中嘗監國推為僉都御史從至閩進工部尚書戊子冬與
劉沂春並進東閣大學士從之舟山士民又從之泛海抵中左所及金門當宸荃從
亡時其父家居當事者每崎屺之父亦強直莫能加害宸荃思其親輒吟詩慟哭聞

者莫不憐之

沈公為邑北鄉沈師橋人與履祥為從兄弟舟山之破公在軍中輒咎定西恃險輕出以致敗不數月沈公泊舟南日山失維不知所止或謂定西本挾王以逃而特覆沈公以弭謗然是時一門眷屬盡在危城勵勵挾王以逃必無是理按世言監國殁於南日山者當以此事而為傳而沈公究不知殁於何所南疆繹史本傳亦不載其下落

南都時馬士英勢方張雖東林宿老如錢侍郎謙益亦俯首耦門下於馬阮之徒而考選諸臣能抗之者惟莊太常元辰沈行人宸荃而已此與本傳所載可相証

鄭成功之雄踞兩島也兵勢日強壬辰春定西侯張名振大學士沈宸荃兵部侍郎張煌言奉監國航海至入居中左所成功禮待頗恭甲午監國徙居金門自去其號成功禮待稍衰本傳所謂抵中左所及金門即此時

紀略載魯王監國同時以兵以餉來歸者王之仁自定海黃斌卿遣將自滄洲張名振自石浦沈宸荃馮元飈亦應之慈谿

監國入舟山時扈從至者太保沈宸荃以張肯堂耆德宿望讓為首揆自以疾請休

鄭彩專政心弗善劉中藻中藻亦不相下遂有隙王使大學士沈宸荃解之彩不聽錢肅樂辭官疏沈宸荃陳皆夫之才略機謀方端士之勇官階並出臣下而臣翻受賞是臣無羞惡之心也

阮大鋮等朋比密謀揑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之名備貼街衢以肇動朝端沈公宸荃名在七十二菩薩中

沈履祥號祝菴崇禎丁丑進士授侯官知縣調歐寧南都立上治安責成二疏願見採納魯王監國授御史督餉台州大兵攻舟山道台州城臨走入山谷中及搜山獲之殺於野其弟求其屍得首於亲園得身於積屍中以有服帶可據遂合而紉之以葬

按公先嘗寄語其家曰棉襖蝨不解所謂及是求其屍首既得矣而身不可辨後得一屍身裡襖中果有蝨蟣遂合而紉之蓋公出身為國固已早辦一死矣本懷識

王公翊字完勳王公江字長升俱洋生有智略翊尤强毅魯監國時募卒海濱與防江諸師為聲援授兵部職方主事浙東潰翊至舟山說黃斌卿來襲再波許內應歸約寧波舉人楊文瓚諸生華夏屠獻宸董志寧王家勤等合兵起事降紳謝三賓當以告捕夏等入獄斌卿果以舟師至大兵擊之去因索同謀者甚急夏慷慨對曰忠義士何可多得無已則高皇帝與先帝耳以故夏死志寧脫走而翊得不名捕遂結寨於四明山戊子春破上虞殺攝印官故御史馮京第以湖州軍破亦間行入山出與翊合兵守杜嶴以嚴險為關提督乃提浙西兵來以令山民之團練者為導遂破杜嶴翊以四百人亡入天台依威遠將軍天台洞主俞國望久之翊謂部下曰官兵雖健非團練為鄉導則山形險惡未易殲是山民之不可不誅也乃由天台至四明擊散團練兼旬中隨道收合得萬餘人京第久匿民舍至是亦出已丑春再破上虞走其知縣得其印當是時浙東千里之間山寨鱗次此然相望皆應之且耕且戰皆單弱不如翊雄翊一旅蔓延四明八百里結寨於山之西北境曰大蘭山遂號曰大蘭洞主內設五營五司五營主軍翊統之五司主餉江仕之翊善治事善必賞惡必誅無偏無縱凡所剖決靡不悅服一時四明之有訟獄者不之官而之翊江善會計量富以勸履畝而枵內地遺老言資靡費兵無益擾民皆安堵以故四明二十八峯之租賦亦不之官而之江胥吏則無敢下鄉沈兵則遠伏眺望列城畏之若老

熊當道城門晝閉甚至疆理官司多具私書為款一軍獨時是年六月魯王之健跳翊發使奔問附貢方物王遣使詣寨授翊河南道御史江戶部主事朝士咸以為海時黃宗羲以副都御史從行上言諸營文則自稱侍郎都御史武則自稱將軍都督惟翊不自張大而兵又最强品級懸絕非所以獎翊且無以臨諸營也是秋翊朝謁舟山擢右僉都御史後會稽嚴我公充招撫使偏歷兩浙諸寨走降相繼我公因渡海發使入四明部下左都督黃中道謀諸翊執其使稟之我公懇遁去庚寅春三月再謁舟山晉兵部右侍郎命破新昌拔虎山秋七月王師會討令曰不洗山寨無以塞內顧乃大舉將軍金礪由奉化提督田雄由餘姚會於大蘭軍帳漫三十里遊騎四出仍用團練兵為導翊累戰不能抗遂師親兵避入海辛卯秋聞大兵三道下舟山翊曰事急矣請復入山集散亡為援七月還之山中諸將死亡殆盡旁皇故寨父老勸之由奉化招兵榆林臼溪間是夜有大星墜地有聲野鳥驚啼父老憂之詰朝二十四日也將由奉化出天台至北溪為團練兵所執部下參軍將士鉅從之越日過奉化賦絕命詩其在縶也每日東憤掠髯謂守者曰使汝曹見此漢官威儀也比以舟山之役羣帥集定海八月十二日總督陳錦訊之翊坐地抗聲曰成敗利鈍

天也毋多言。十四日行刑。摩帥憤其積年倔強。聚射之。中肩中頰中脅。洞胸者三。如蝟植。和不稍動。及截耳割額。終不仆。乃令其首下之。始仆。年三十有六。其從者二人。初不肯跪。掠之跪。則跪而向主。并死。胡宛見者無不泣下。曰。非獨王公忠。其從者亦義士也。大兵之入山也。江毋被縛。以之招江。江盡削其髮。以僧服見。時議招徠故國遺臣。得安置杭州而防閑之。未幾。毋以天年終。江悠置一妾。昵之甚。其妻日夜勃谿。江控之兎出。之妻亦攘臂登車。慝數其隱微之過。而沒江去。郡舍賦焉。聞者無不薄其為人。一日江出遊湖上。守者以其妾在不疑。久之不返。始知向者之以術脫其妻也。江既得逸。攜其妻復入海。朝監國於金門。定西侯張名振請為監軍。甲午。引師至長江。登燕子磯。望祭孝陵。賦詩慟哭而還。乙未。名振亦丙申。有沈調倫者。復起山中。江赴之。人聞其至。壺漿相迎。大兵恐其東為舟山犄角。急攻之。調倫見破。江中流矢而卒。此據史列傳與諸詩序集稍有異同而此較詳故舍彼錄此

擇史勘本曰。王少司馬一字馮卷。少孤。不善治家。其弟翊以耕讀助之。及補諸生。好談兵。見時方多難。思得一當。盡江之役。餘姚令王仲禔正中以御史仍行縣事。集民兵從事江上。具疏薦之。授職方。盡以軍事屬之。已而仲禔與同官黃宗羲合軍西渡江上破黃獨引殘卒入四明。結寨視變。山民攻之去。時馮卷方走海隅。募兵謀與之合。而大兵購甚急。因其弟翊以招之。不應。翊與幕下諸生俱不屈死。馮卷泣曰。是真不負完勳家也。因即以所募衆入山。告父老曰。前此諸將橫擾至激變。今我軍足為是儆。而一無所擾。倘念故國。其許我半。遂得結寨大閘。大閘者。唐時裘甫之亂。嘗為巢穴。地險惡。捍不可登。於是軍日益雄。為諸寨魁。戊子秋。朝於舟山。時定西侯當國。嫌其表貢不由己。遠頗忮之。馮卷曰。我豈受彼指麾哉。大兵南擾。凡一紙所招。多頫首歸命。昔惟金華朱督師曾一至。使至是。黃都督引田橫烹酈生之說。曰。田橫不烹酈生。於說降之時。而款之。其志豈安齊人士心已哉。豈得復鋟。及其後而烹之。不已晚乎。萬卷曰。善。子言正合吾意。乃發使送之。我公心飯。先以使至。竟醢之。萬卷既死。遺一女。年十三。字梨洲子。沒入勳貴家。亦自刎死。從死之二僕。一曰石。必正。維揚人。

一日明知姚江人。

王公翊。原籍慈谿。而遷於餘姚。王公江則原籍餘姚。而遷於慈谿。其所居為葉巷。方其與翊同結寨四明山中。頓兵杜巷。以為海上聲援。海上人呼之曰東西王。以別之。西王公翊主兵。東王公江主餉。東王公善理財。故杜巷一軍之強甲於他寨。江既死

部卒竊其尸歸。葬於葉巷。

王司馬萬卷兵敗。累頭於甬之城闕。陸周明字燦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叩首而去者。跡之。走入破屋。周明曰。子何人。其人曰。吾漁人也。周明曰。子必有異毋為吾隱。其人曰。吾毛明山。曾以卒伍事司馬。今不勝故主之感。耳。周明相與流涕。而詣江子雲訐所以收其頭者。子雲者。故與周明讀書。錢忠介之將也。失勢家居。會中秋競渡。遊人雜沓。子雲紅笠握刀。從十餘人。登城遊。嫉王累頭所。問守卒曰。誰戴此頭也。卒以司馬對。子雲佯怒曰。嗟吾怨家也。亦有是日乎。拔刀擊之。繩斷墮地。周明明山。已掾立城下。方是時。龍舟喋甚。人無回面易視者。周明以身蔽明山。拾頭維衣。人而去。周明得頭。祀之書室十二年。而家人無知者。會周明死。家人整頓其室。得布囊於亂書之下。發之。則人頭也。周明之弟春明識其面目。捧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馬萬卷王公頭也。始葬之。

前督師馮侍郎京第字跡仲。號車溪。慈谿人也。馮氏於谿上門第推第一。公之曾祖莊軒先生。受業王文成公之門。講學以靜坐為養心。所造甚密。公少負高才。下筆數千言。諸父都御史元飈。尚書元飈。世所稱大小馮君者。東林之巨子也。公內承諸父

之教。出則師事蕺山漳浦兩先生。退而與復社諸名公上下其議論。日兀兀性命之旨。都御史撫津門。有檣子頗却敵功。公與其荼毅宗錄之。尚未用。而北都陷。南都奄。偶大作。公不復入南中。乃遊於閩。而南都又陷。閩人奉唐王稱帝。公上中興恢復十二論。召對。忼慨聲徹殿陛。思丈大其才。授職方主事。已而改監察都御史。按浙東。而浙東陷。閩亦隨亡。公集慈水諸大俠。將起兵而為大兵所捕。乃跳身入翁洲。翁洲為咸國侯黃斌卿所守。浙東之未入版圖者也。是時大兵雖定江南。而吳中豪傑出沒太湖。皆以翁洲為外援。故兵部尚書陳公子龍輩說松江提督吳勝兆來歸。而以帛書告翁洲。欲得一軍應之。斌卿意不欲往。富平將軍張名振與公善。公勸之行。乃刻期以往。至崇明。颶風覆舟。公等皆被執。中途得逃歸翁洲。而松江以失期事洩。俱被戮。斌卿本志在自守。而名振之軍盡喪。公窶鬱無可計事者。乃至日本乞師。初日本之議發於平西侯周鶴芝。鶴芝少時。往來日本。與徹斯瑪王善。日本三十六島國王而下。一島各有一王。而國王以大將軍當國。總制各島。徹斯瑪於諸島中最強。與大將軍相首尾。鶴芝以水軍都督副斌卿守翁洲。因遣人請於徹斯瑪。得乞師於大將軍。已許之矣。於是公願得身往日本。以成要約。斌卿乃使其弟孝卿副公以往。至

長琦不聽登陸公於舟中朝服具拜且哭凡十餘日不分旦暮日本人初見而哭已而泣已而旁皇不能去會國王遣人迎境見之取公血書以去檄斯瑪王聞長琦王之拒公也曰中國喪亂我不能援而使其臣哭於吾境不亦恥乎是當援之乃言於大將軍議發各島罪人以應公先遣留孝卿以俟命孝卿假商船留長琦長琦多官妓皆居大宅無壁絡以綾幔分為私室夜則每室懸琉璃燈諸妓彈琵琶以行樂孝卿忘其為乞師而來者日夕酣淫見輕於其國而發師之意益荒但致洪武鵝眼錢數十萬以報聘洪武錢者日本於明初入貢所鑄式也其後用其本國年號鑄錢遂封貯洪武錢於庫而不用至是以充聘幣翁洲之用洪武錢自此始公既乞師不得又責讓斌卿令以奇兵西略寧紹台三府以是三府山寨兵大起可用也會鄭之董評事志寧華職方夏以帛書連衡李侍御長祥王職方翊而欲借翁洲之師應之已嘗再請於斌卿而不能得乃告公公大喜強斌卿以師從蛟關入而先一日為降紳謝三賓所告城中有備長祥翊志寧俱亡去夏等死益鬱鬱不懌乃之湖州起兵時太湖尚未靖公起兵於武康天目山中大援歸安烏程兩縣而公軍亦屢敗乃歸四明召募鉛上義從與王職方翊合兵守杜隩大兵以圍練軍破之職方以四百人

走天台而公匿山中職方以天台之援至公亦出復合軍守杜隩時戊子冬也明年監國自閩中至健跳發使者晉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是冬有僧自日本來名湛微言於湯湖伯阮進曰日本之師可得也誠得普陀山慈聖李太后所賜藏經為聘兵必至矣時定西侯張名振當國進以告之乃遣名上疏請召公為使而以登萊將軍阮美副之日本界上之例凡他國客舟至必有班船來訊客之出入公告以普陀賜經為聘乞師其王聞之大喜已而知湛微偕來則怒初湛微之在長琦猶多譽欲自尊大急捕之以其為中國人也乃逐之日本法不殺中國僧有犯則逐再犯則殘及同舟湛微欲以此自結於日本而不得公始知為其所誤矣美欲殺之公曰此中原之不幸也殺之何辜乃放之荒野載經而還蓋自鶴之倡乞師之議得請而未遂公前一行誤於孝卿後一行誤於湛微其後鄭氏亦書乞師而終不能得公還復與王職方翊合而駐師於西山迴風洞中初公以華董翻城不死之故浙中大吏以其事聞於是欲拘其家屬以招之既拘不至將悉取家屬鴆之京公太夫人尹氏年高夫人葉氏微言勸以自裁毫不甚省夫人夜半起縊而死大帥又錄公子頌以脅公公仍不至太夫人遂陰絕以道死又得公所寄妾於他家令作書招公妾曰頌可斷

書不可作雖作亦保公不降也公自是每日東望臨河而泣必繼以血然自是性成屢御下漸酷公本儒者將略非其所長又頗以門第自重雖悍帥如斌卿名振輩皆敬視之山寨諸洞主益戮如也於是諸洞主幾有欲殺之者然亦以公之忠一門受禍故多原諒之亦或出而營護之以免公自喪太夫人後矢志茹蔬不近膰妾與士卒同甘苦每日再食惟一鹽所部有擅取人妻者殺無赦寒則解衣與卒自裹片絮做冷得一粟必與士卒共之故所部憚其威而亦懷其惠居山中無定址每逢風聲鶴唳一夜屢移其帳其時翁洲以彈丸之地倔強自耕故國所以得偷安者以山寨相特角而山寨諸洞主多出伏莽輩其孤忠為國者則王公翊王公江與公三人而已監國再加公兵部侍郎兼官如故於是公憑依空山與二王為首尾大兵百戰頻挫大兵庚寅冬大兵欲取翁洲以為必洗山寨則莫敢來吾之後十一月十一日以重兵扼大鄣而四出搜各寨公之麾下王昇最為親將數月前已約降而公不知大兵入山公已病二王亦航海以避軍鋒而公信昇言以為無虞乃移營伏錫則公病甚入濉頂寺昇已引大兵至十三日械見金礪公挺立不屈鞭垂兩下而罵不絕口雄從旁掠之公仆地時從公赴難者都督張元而下尚五十人明日行刑大帥畏公罵以枚銜之遇害又以刀劍其心醢之為義益報其積年搆兵之恨也而五十人從公者亦罵不絕乃皆銜之以死逐梁公首有大將部下一卒願得一肩一臂食之許焉因負以去蓋公翳桑之餓夫也卒以此肩臂招魂而葬之鄞城之北張丸河南人也吾鄉殉難諸公雖多未有如公之酷者顧叙功簿上王昇以叛其主將伏誅乃知聖朝之於公雖殺之而未嘗不憐之公之慘死特諸帥之為之也嗚呼公雖所圖不遂坐膺酷禍而有妻有子有妾有五十人從死又有負公遺骸之卒則亦足以報公矣公所著有浮海記自叙乞師事也有天根易菊小正託言晉之鹿易家之陶潛皆以訴其憤懣不平之意今僅有存者皆散佚不全爰摹絵山水之勢因以自著欲隱於此而卒以兵入山中其亦天定之也繹史無傳此錄結埼亭集志墓文

鄞馬公橋有董給事志寧墓馮侍郎京第王侍郎翊亦葬於是見續耆舊傳道光四年秋鄞邑紳士數人至馬公橋謁三忠墓祇董給事有碑石可認左右皆亂塚無從識馮王二公墓詢之土人云先代相傳董墓之左有人頭墳亦無從辨一公何左何右於是遂將二墓培土高大并為一墳總豎一碑中題明字左刻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王公居中再題同歸之墓四字庶使後人得以瞻拜知見四明談助

袁陶軒約鄧北雜詩馬公橋畔塚纍纍江上三忠識者誰馮臂王頭同葬處新題猶有董君碑此詩應作未培土賢石之前

葉夫人之死志墓但言其夜半縊而死而錢塘蔣炯書馮貞姊事本者蒐集謂夫人就縊中道偽如廁者入道旁舍中取足帶自縊死乃黃梨洲作劉瑞當墓志則謂夫人之死實瑞當至其家促之三者要當以黃說為的

書事又云一妾被拘帥欲留之皆以首觸階乃幽之一妾賦詩曰青山深處有春秋分外冰霜不用愁一妾續之曰可是夢魂留不住飛來飛去岳陽樓卒就死全謝山云其妾之為官所拘者不屈諸將多憐其義縱使為尼以老其事得之重戶部所記而惜乎逸其姓此說似較確玩詩意亦當是為尼時作

春酒堂文集有浮光杯記翁帥黃斌卿有浮光杯莫考所從來蓋也高幾二寸面餘一規屑旁半米缺矣而每一注酒則珠光上浮朝紅夜白如沐日浴月焉戊子春馮侍郎富賞至日本乞師日本不受却之未幾翁龍此杯不知何屬

勾餘土音擬雛露詞浮光杯一首咏馮侍郎乞師也詞云屋山陳丞相乞師占城君乞師不可得野死傷遊魂哀哉鄭思肖偶望占城雲更聞張桓侯別自致援軍失期僅一日辦香遙以論堂堂神州地乃乞外藩存洛日暗鄂海海鷗亦聲吞忠士為國家不以成敗論成則為包胥否則更何云不見東倭使鶴立東倭門傍牆畫夜哭倭水與血渾猶存浮光杯二瞿終不言

侍郎既死未幾其故部復合時有慈湖寨主沈爾緒嘗以孥寄姚江黃宗炎家馮恒愈字道濟尚書鄴仙子也先是姚邑黃宗炎貢於侍郎軍事侍郎軍潰宗炎亦被縛乘間脫逃侍郎之孥宗炎妻母也匿於其家又跡得之侍死牢戶其兄宗羲東至寧謀以計活之道濟慨然獨任其責而方僧未欲挺身為請之幕府道濟曰姑徐之定無死法及行刑之日旁晚始出潛戮死因隨之既至法場忽火滅暗中有突出負宗炎去者不知何許人也及火至以囚代之冥行十里始息肩忽入一室則萬戶部履安白雲莊也負之者即戶部子斯程也時同謀此謀者董戶部次公李公子呆堂皆以兼金為助而道濟以北珠百枚其功尤多

魏白衣原名璧字楚白世籍慈水以贅婿僑歸安逆充歸安學弟子後改名耕字白衣又改名更稱雪竇山人白衣少負異才性軼蕩傲然自得不就尺幅山陰祁忠敏公器之為偏注名諸社中其詩遒蒼魏晉下讀宋純遊仙文通贊佛游行晉宋之間近偉純祖杜陵已復改宗李白嘗言詩以達情樂必盡樂哀必盡哀一切愕捕六博朋友燕酣城郭之所歷聽金石之所辨索有觸於懷不期矜飾務達而止居吳興別鮮山中有遯曰息晴因以自題其室既丁國難麻鞋草履落魄江湖徧走諸義旅中當是時江南已隸版圖所有游魂餘燼出沒山寨海徼之間而白衣為之聲息複壁飛書空坑伏弩茶毒備至顧白衣氣益儕方張司馬敗北時延平出海大江路斷司馬躑躅計無所之白衣遮道上書犒陳金陵形勢請招集散亡入焦湖為再舉計（白衣嘗遣死士致書延平請海道甚易南風三日可直抵京口已而延平如其言舉下金陵）司馬既遵當道願聞白衣前策游騎四出刊章名捕白衣亡命潛行望門投止癸卯以海上降卒至語連白衣白衣遁至山陰入梅里祁氏園時忠敏子班孫謀募死士為衛間道浮海卒為蹤跡所得縛到軍門抗詞不屈死於會城菜市同時與班孫匿白衣者山陰李逢楊邊並戍遼外事定山陰張杉鄴之西湖白衣之死先張司馬一年是時與白衣最善者始亭錢霍當世所謂魏錢是也其為人風概彷彿白衣後以事相繼死此結琦亭集魏白衣墳放文

湖上三忠墓楊職方文瑩張尚書煙水并魏白衣也

白衣與山陰祁五六公子交莫逆白衣談兵有奇略非酒不甘非奴不飽禮法之士莫之許而二子獨以忠義故曲奉之每至則盛陳越酒叫若邪溪娃以為之又發故藏士遁劍術之編以示之又偏約同里諸遺民如朱士稚張宗遠輩以流附之士寅或有告變於浙之幕府刊章四道名捕首者曰苕上其婦家梅里其死友多所牽連官兵亟發果得之并縛祁氏兄弟去

白衣有息賢堂集今尚存惜未之見

粵人屈大均嘗再從雪竇山人寓鄧其風格頗相近尤心折山人之詩嘗曰平生梁雪竇是我最知音一自斯人死三年不鼓琴見鹿埼亭集卷版文

沈遴奇字子常一字翼侯別號章溪祖某進士知府父甘諸生遴奇生富貴家早歲補弟子員美衣豐食華屋甫田洋洋然視踊科第如拾芥時天下治平甚樂也已遭亂離以好事蕩其家產覓覓焉貧老伶仃然未嘗以為戚而且愛其將息也當某某居山時遴奇以平昔交遊嘗入山與之談天下事出則張大其事言之若為之招致然某死則又與某某往還狂風駭浪每歲必四五舍每一會歸必曲折其間事以與同志者相告語戊戌己亥之際忽得乩仙術焉信而師事之焚香拜禱穿窬往往

耳語人曰吾乱仙云某方兵且起某年月日天下當大亂一名宿友人寇夜荅半忽聞數重門大聲叫呼曰今日兵真至矣徼警霜天旌旗舳艫蔽江下矣如是者再三鄰右皆驚以為有盜也則皆起而遠奇則已閉戶就寢矣叩之不應明日問之忽忽不知蓋皆夢中事也遠奇卒於甲辰八月某日年六十有二鵝浦鄭平子自易代後息交絶遊惟遠奇數數過訪坐定必舉陶與眞黙信息相慰藉故寒村謂其好亂而惡治遠奇工書尤精於篆印寒村嘗從受其法且與之倡和如平交此皆節錄寒村所作墓誌語也

此亦殷頑民也愚已然其志可哀已故附錄於此

秦祖襄號復齋以工部郎中出守徽州金聲江天一舉兵祖襄與之共事事敗歸隱郡志不載其事邑志尤略姜湛園復齋秦公詩維公之生實鍾地靈弱冠射策含香帝庭板蕩南徙君臣棘荆迺起視部未央是營有嘉不繹俾以專城粤城維何傑立三都百雉繡錯鳥道榮紆甲起晉陽鎖梵江陽誰捍牧圉維公金聲江天一羽飛吳越義動汀漳太守視師湘東建邦天命匪佑諸將趣降馬首回歸摧旗息幢蓋公固故國遺臣其不肯復出鬱鬱而死宜也

邑志選舉志崇禎癸未科秦祖襄下注知府而文苑本傳但言甫釋褐即疏求祖母王氏負節乞假南旋結廬而居不與外事何疏漏若此

戴國柱邑志有傳按欽定國朝詩別裁集載女子倪瑞璿江南宿遷人徐起秦繼室有過凌城廟謁古戴二公忠義塚其序云古諱達可戴諱國柱同以忠勇見知於史公可法自注時史公總督崇禎十四年流寇衰時中寇睢古時駐宿遷戴往擊戰於凌城廟眾寡不敵俱死焉史公隨遣使致祭命於所瘞地刻石立忠義塚嗚呼二公真烈丈夫哉丁酉秋予同母氏往過拜其墓深愴其事之未傳於史也因為詩以俟采擇云

秋風鳴高空亂峯下斜照老樹枝交天蒼黃覆古廟人門摧殘碑太息拜遺貌憶昔明運衰羣盜起聚嘯剽撫兩失策遂致豕虎豹所過無堅城蒼生仕陵暴二公真人豪忠貞出天造金鐵冶成心冰霜厲寒操賊鋒一朝來矢石躬親冒官小捐軀力薄那自料慷慨互爭先從容共談笑燃砲擊賊人天地為震悼賊用魔魅法自注命綵婦數百人拜跪反覆蟻聚蜂屯到眾寡勢不當頭斷臂猶得成仁并取義日月爭光堪碧血灑平蕪賊焉不敢踞至今曠野中白日常見燒如何八十年薦紳少憑弔姓氏已稀傳父老猶相告蘭臺事纂修幽微須闡耀誰為東事人搜求不遺與沈歸愚曰古戴二公明史失載此詩可補闕略按此與邑志所載大不相符王述菴曰此詩以宿遷之人述宿遷之事定無差誤邑志無稽殆不足據

裘公永明字德純父兆錦崇禎間總兵官宏光時右軍都督書王監國晉封平波伯平波以通判改武階所在著績鉞牧齊馮留仙皆稱之後知事不可為遂歸不復出至康熙二年始卒邑志有傳永明以一諸生奮不顧身散家財數萬金募敢死士數千從監國於台紹閒監國授以提督九門禁旅軍務同知左軍都督府事丙戌夏大兵至杭同事者多散去兵部尚書蛟川郤公輔忠折書招公歸里公慷慨致書有攀龍未遂畫虎難言江南不可為江東不可見之語時大清主將遂請議事眾皆勸無往公慨然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吾自起兵來義不反顧久矣此行可以深情勢即不幸見殺亦非始願所不及也遂渡江謁主將語不遜臨以兵不屈遂被戕公既死而士氣愈索江上諸營亦潰矣

此蔗村先生父也死事甚烈而世鮮傳之者蔗村痛父之死忠而泯滅無聞也嘗匄黃南雷為墓誌銘近時柯振猷亦為之補傳余故合采而著之

姚應神邑志有傳明畫錄稱其崇禎間曾官南畿督學御史初家貧以畫為業登第後益肆力於八法上山水師仲圭子久兼能寫真

張珍字子重號秋江能詩書法亦佳工花卉而以芙蓉得名與沈周海派其生平多畝缺事

錢廷煥字發公崇禎間諸生博學能詩畫梅花率意落筆叢枝零幹無不各極其趣

右二人一藝之長本不足錄以與姚應神俱載明畫錄中故類記之

沈翹楚號漢陽明畫錄稱其萬歷末官太守畫葡萄松石變化入神按翹楚萬歷己未會魁官副使事蹟無可攷亦以其載明畫錄中類書之

吾邑人物入本朝後科第勳名德業文章郡邑志所載寥寥無幾自雍正志後逮今又百有餘年其間賢達遺興豈無事跡可紀而老成凋謝文獻淪亡迄至一無可徵甚可嘆也姑即耳聞目見所及略著其概餘俟隨時採訪續補

國朝人物邑志已載者不復錄有邑志未載及載而不詳而詳載於郡志者亦不錄其有逸事為郡邑志所未載者仍錄之

王枚字卜子號訥如順治辛卯中順天鄉試舉人戊戌進士江西贛州府贛縣知縣蒞任邑舊例上官往來供奉貢之戶書里甲凡百有九里歲且輸萬餘金供官外悉入諸吏囊橐枚首革去之往來供億悉自捐貲措備不以累民邑舊設差馬五十匹郡驛六十匹舉屬贛縣革餘點設實戶充馬夫分收之病斃貢令賣補經過官役如視諸馬夫鞭扑呵詈人不欲生往往多出金求免往例獄卒亦食糧民戶充役囊書吏舞文其間擇肉而噬求免者費浮於馬夫枚曰獄卒何役也殷實家宜肯為此且重剝民無為也與馬夫一時報罷邑食鎮南鹽商苛而貴倍淮鹽闌入境內者價稍

拗民多翻買食以是商引壅滯不得銷前令往往盡地使售賣或計口授食為銷引計枚以為二者皆病民不可行令諸商引隨銷隨繳有不完者自償之每歲償公餉銀至二三十金民以蘇而枚亦以此負累又教民墾荒山不數年報至二千一百餘畝康熙七年史部以科道員缺請行考選知縣曾能奉深者江西十三府首推枚臺使查卓既上會丁母艱不果服闋補陝西文縣知縣文僻瘠小邑正賦每歲不滿五千而雜派且加倍正賦歸公家而雜派歸長吏長吏多正賦恒不如急雜派以故正賦又多逋欠枚下車悉捐去雜派今第輸正賦於是歲無逋賦其辦理茶鹽驛馬諸政悉如治贛縣法行之會滇黔告變全蜀震動經以奉中之變臨翠峨階厥成西禮徼吏皆為賊境蜀寇又暴駭自碧峪入防升舉兵盡逃不得已枚乃竄身山谷險阻艱難無不備嘗遇大兵恢復大帥趙某延之幕府參畫機宜蜀既定提兵入滇遂之

先生適在旅泊計至嘔血數升遂中失血症服除將之瑞州道出常山疾發卒於旅舍時康熙十一年五月日也年六十二先生之執友張能信林三錫等交泣下餘曰君之事親可謂孝矣君之高踪可謂絜矣遂私謚曰孝絜先生

甚園先生郡邑志皆有傳而甚略全謝山翰林院編修甚園姜先生墓表曰先生諱宸英字西溟學者稱為湛園先生慈谿人也少工詩古文辭其論文以為周秦之際莫良於左傳而盛於國策聞者駭而莫之信也及見其所作洋洋灑灑意出之無不合於律度始皆心折寧都魏叔子謂侯朝宗肆而不醇汪苕文醇而不肆惟先生文兼乎醇肆之間蓋實錄也詩以少陵為宗而參之蘇氏以盡其變當是時聖祖仁皇帝潤色鴻業留心文學先生之名遂達宸聽一日謂侍臣曰聞江南有三布衣尚未仕耶三布衣者秀水朱先生竹垞無錫嚴先生繩孫及先生也又嘗呼先生之字曰姜西溟古文當今作者於是京師之人來求文者戶外履恒滿會徵博學鴻詞東南人望首及先生掌院學士崑山葉公與長洲韓公相約連名上薦而葉公適以宣召入禁中決月既出則已無及矣於是三布衣者取其二而先生不與翰林新城王公嘆曰其命也夫已而葉公總修明史薦之入局以翰林院纂修官食七品俸仍許

與試舉兼與一統志事。凡先生入闈同考官無不急欲得先生卷。顧倪得倪失。而先生亦疏縱累以醉後違科場格。致下。又嘗於謝表中用義山點鼠老典辭典二語。受卷官見而問曰。是語甚僻。其有出乎。先生曰。義山詩未讀耶。受卷官怒高閣其卷。不復發。騰顧先生所以連舉正不止此。常熟翁尚書者。先生之故人也。最重先生。是時枋臣方排睢州湯文正公。而尚書為祭酒。受枋臣旨。劾睢州為偽學。枋臣因推之副詹事。以傾睢州。以睢州故兼詹事也。先生以文頭責之。一日而其文適傳京師。尚書恨甚。顧枋臣有長子。多才求學於先生。枋臣以此頗欲援先生登朝。枋臣有幸僕曰。安三勢傾京師。內外官僚多事之。如舊史之夸山先生者。欲先生一假借之而不得。枋臣之子乘間言於先生曰。家君待先生厚。然而卒不得大有伙助。某以父子之間亦不能為力。都何也。蓋有人焉。願先生少施顏色。則事可立諧。某亦知斯言非可以加之先生。然念先生老。宜降意焉。先生投盂而起曰。吾以汝為佳兒也。不料其無恥至此。絕不與通。於是枋臣之子百計請罪於先生。始終執禮而安三知之恨甚。枋臣遂與尚書同沮先生。崑山徐尚書罷官。猶領一統志事。即家置局。先生從之南歸。時責之搆崑山者。亦惡先生。顧崑山雖退居。其氣力尚健。惸惸為先生通榜訐不倦。則

亦古人之遺也。康熙丁丑年七十矣。先生入闈。仮違格。受卷官見之。歎曰。此老今年不第。將絕望而歸耳。為改正。必逐成進士。及奉大對。聖祖識其手書。特拔置第三人。賜及第。授編修。先生以雄文碩學。困頓一生。姓名為天子所知者二十年。王能鑒別其異。雖有忌之者。而亦有大老吹噓。不遺餘力。乃篤老始登一第。其遭遇之奇。蓋世間所希。既登中秘。神明未衰。以為當廊廟大著作之任。以昌其文。乃甫二年而以己卯試事。同官不飭。黨盭牽連下吏。滿朝臣寮皆知先生之無罪。顧以其事涇渭各異。當自白。而不意先生遽病死新城方為刑部。嘆曰。吾在西曹。顧使湛園以非罪死獄中。媿如何矣。先生居家孝友之行。粹然無間。與人交。悃愊不立城府。論文則娓娓不倦。書法尤入神。直追唐以前風格。生平無纖毫失德。故既死而惜之者。非徒以其文也。所著有湛園未定稿。草閒集。皆行世。先生之文。最知名者。為明史綱刑法志。極言明中葉廠衛之害。淋漓痛切。以為後王殷鑑。一統志中諸論序。亦經世之文也。晚年尤嗜經學。始多說經之作。未及編入集中。而卒。願世人所知者。但先生之文。而注然於其大節。豈知常熟一事。則歐陽死公之於高若訥。不足奇也。枋臣一事。則陳少南之於蔡墉。始有避之。若始終不負崑山。則又其小焉者矣。區區徒以其文平哉。

按謝山墓表本係杭國史館事實。所云先生下獄事。顧與吾邑故老傳聞異詞。今為述所聞於後。

湛園先生受聖祖特達之知。以丁丑探花即與殿撰李蟾同主己卯北闈郷試。先生是同邑姚公觀以應北闈試赴京。嘗以文請政於先生。先生大激賞。比入闈閱卷。先生性坦率。得一卷。喜甚。顧其僕曰。此必姚相公文也。再閱益善。又顧其僕曰。此定姚相公文也。房考俱駭愕。及榜發。姚公果列魁選。於是御史鹿佑遂奏劾先生徇私舞弊。奉旨下先生及李蟾於獄。此己卯九月間事也。聖祖特召姚觀於乾清門面試。閱其文甚佳。於是始信先生之無私。而案尚未定。先生故在獄中也。會京師紛紛傳言。將以明年正月誅北闈主試。先生聞愛甚。適又傳言李某有發遣。先生自忖事由於己。今李尚發遣。已必無生望矣。遂以庚辰正月日。飲藥而卒。會事白。李發遣未數日。即召回。而先生則竟死獄中矣。聖祖甚惋惜之曰。老妻全無辣氣。小李倒有甜頭。蓋李年尚少也。先生生明崇禎戊辰八月十九日。卒康熙庚辰正月二十一日。歸葬吳家裏花盆山。

朱竹垞書姜編修手書帖子後。吾友慈谿姜西溟以古文辭馳譽江表。書法亦遒逸。

老而不遇乎。嘗勸其罷試鄉闈。西溟怒不答也。平生不食冬。兼慈人食冬一日。予適語之曰。假有人注鄉貢進士榜。恭一樣。曰食之。則以淡墨書子名。子其食之乎。西溟笑曰。非馬肝也。年七十。果以第三人及第。焚詞所謂年既老而不衰者矣。江都程子高亭。風宗其書法。查浦編修。因以簡中冊贈之。觀其瘦纖瘦硬。靡不合度。高亭幸無飲缸面酒為人所賺也。

吾邑世家之久。未有若鵝浦鄭氏者。自明洪水以來。代有聞人。至濮州益著。濮州名滿號勉齋。知濮州有善政。載邑志。詳見萬貞一所作墓表傳。十一世而為高州府梁。梁字禹梅。號寒村。事詳郡邑志。其論文曰。古文之不講於世久矣。經生之胸。如有比偶。幕客之技。止於應酬。勦偈語以文固陋者。自詫山林。舉選體以為宗工者。詫言臺閣。句有語及古文。有不駭之為怪魁乎。即以吾邑而論。自開闢以迄今。綴其附名儒林者何限。然邑志文苑中。所載任閩諸廡所作。多數不傳。慶歷之先生淳熙之君子。又不以文著。舒亶彬彬。擯於清議。其最著者。黃文潔一人耳。元明以來。夢堂李昭之稿。不可復得。余所得見者。烏春草。桂清溪。陳澹然。姚東泉父子。及先大夫勉齋集。與有法度。可觀數十年中。家大人以遺民著述於林泉。徐介夫。姜西溟。馮元公。以遊學

鼓吹於當世。如此而已。此無他。故文一道。非請書而有待於人。蓋原造化之精微。通達當世之變故。則不足以與於斯事。而人情期於苟得。多不悅學。往往自棄於斯文之外而不惜也。觀寒村所言。則吾邑古文之衰。由來已久。今則更寥寥絕響矣。

鄭萬充宗曰。吾友鄭子禹梅所為時文。皆任意展筆。不趨時好。人之遠之者。謂其飲酒而取醜。食肉而取羶。必不得行。且窮餓。禹梅笑曰。人惟不善用。故酒亦醜。肉亦羶也。用之誠善。則醜與羶皆酒肉矣。

胡亦堂字質明。號二齋。順治辛卯舉人。由縣令行取主事。今宜豐時經年。弊蠹利舉。境內無事。日集諸生講論。口授指畫。綽綽有餘。暇則著書。有詩義刻湛園為之序。喪股王。其壻也。

孫口口字冰維。所著有澗中稿。鄭寒村為之序曰。冰維澗中稿。余受而讀之。味其性情意知之解。春王正月之篇。無極太極之駁正。及讀書而求甚解。殊非為作者比。因嘆總裕百里。不謂碌碌瓦缶中。忽見此古器。洗心甚異之。哀心異曰。冰維益山老潘彭學使曾以儒逸題贈。生平嗜古力學。年七十有九。猶手不釋卷。可攻舉業不售。去游燕臺。已抵薊閣。久之里居。閒有述作。歎然不以示人。余念冰維託志老槃。潛心卷

軸。以優游樂道之天趣。發性情自得之文章。雖人之耳目不同。而心之嗜好則一。乃雖有方厓彭先生之品題。而知之者卓鮮。久且其名亦泯沒無聞。序之亦以志吾鄉里間之尚有人焉爾。

姚覲元字聖在。號晦菴。康熙己卯順天鄉試亞魁。時湛園為鹿佑所劾。下獄。聖祖特召觀於乾清門。親試文成。呈御覽。聖祖甚善之。然先生戊數奇。試南宮者十二。膺房薦者七。卒不第。後循資僅選霍山縣知縣。未赴。他有姚介白者。大猾。先生從舅弟也。世宗在潘邸時。嘗識之。及登極。有言蔵捕逮治。時先生方在家。邑令忽招飲。先生欣然赴之。席終。令曰。有言抄查君家。并逮君。先生歸。則家中箱篋衾具倒翻搜徧。蓋世宗猶有手跡或在其家也。先生遂即日就道。抵京。陛見。世宗問何官。曰。新選霍山縣知縣。世宗曰。汝兄弟不好做。不得官。先生故草茅迂疎。率對有管蒯為幾周公右王語。世宗大怒。執硃筆連呼曰。發發發。未乃曰。發回原籍。時廷臣皆為之失色。而先生自若也。既南歸。居常惟以文字自娛。訓課子弟。優游里社。年八十一。卒於家。

先太孺人。姚氏外孫女也。幼嘗育於姚。猶及見先生暮年在家。無一日不作文。家人以米鹽奉之。別置餼以待賓客。先生文興正酣。逐蔬於硯池以食。亦無暇辨其味也。家人竊窺之。則滿面墨汗。兀兀如世所繪鍾馗狀矣。其風致有如此。

裘璉字殿玉。府志有傳。著有橫山集。江村高士奇稱其文浸淫閻、薛。得大家之神。其排偶樂府。及古今各體詩。秀麗渾雄。要歸大雅。史論獨出心裁。議彈無枉。尤為高論所宗。至其留連風雅。寄託遙深。明翠湖亭一編。史極才人之致。諷詠再三。覺止興嘆。視他家搏塔割裂。或僅得其一端者。猶夏蟲之不可語冰矣。康熙庚午。崑山徐司寇乾學奉旨開書局於洞庭閒東南佳士於黎洲黃先生。首屈指璉。璉至則分纂一統志。志三楚人物。最工且速。司寇覽而偉之。謂昔人十五國春秋。無如此整齊慎核者。

先生以康熙五十四年乙未進士殿試三甲第一。欽賜傳臚。時年已七十二矣。先是士辰歲。先生過苕湖。訪高編修巽亭。聞明年萬壽。高令先生作萬壽昇平樂府。於是填辭一本。分齣十有二。編修具稽進呈。先生名由是得上達矣。已聖祖避暑熱河。閒編修曰。汝去年所進樂府。此人在京否。編修以在浙對。遂令人促先生入都。甲午。遂魁北闈。鄉榜。榜進。呈聖祖覽榜。喜曰。裘璉中矣。次年殿試。先生以對策失檢行點矣。聖祖知之。對近侍嘆息。至讀卷期滿中堂蕭公松公向同列曰。將裘璉卷另檢出來。

太倉相國王公對曰。裘璉卷違式已檢出矣。兩公齊曰。既錯。我等一同啟奏。於是王公偕大司農武進趙公。私相商曰。裘璉且莫置錯卷列姑置之三甲末。俟臨御閱卷。聖祖忽問曰。聞交卷日有一老進士。以卷中失誤痛哭而出。知其人否。太倉對不知其人。聖祖曰。莫是裘璉。對曰。臣初不知。今應是矣。遂問他卷如何錯。王公對多寫了幾行。曰多寫幾行何妨。取卷來與朕看。纔覽數行。曰。策甚好。字亦端楷。傳者前頭放去。王趙二公共奏二甲。前俱擬就。惟三甲以下未定。於是以先生為三甲第一名。三甲第一。從來無有為傳臚者。於時聖祖特賜先生傳臚。授翰林院檢討。先生有恭紀聖恩錄。真非常異數也。

按先生與湛園先生。生平極相類。俱以儒生受聖祖知。俱以暮年得第。得第後湛園旋以事卒於請室。先生致仕歸。雍正初。亦以崑山三徐事。株及被遣。卒於燕邸。士論惜之。本朝識。

周近梁字宏濂。號舉懷。又號滿園。副使曾發第四子也。府志有傳。未詳。初曾發官京師。因母年高在家。先遣其妻向孺人歸里奉侍。於淮安舟次生近梁。近梁生而頭異七歲能為詩。九歲即善屬文。約冠海通經史及諸子百家書。慨然有志聖賢經世文

學不屑汩沒於舉業二十一補博士弟子員二十四領鄉薦四十成進士越數年知河南陳留縣事其政績已略見郡志中州弊政自中丞李文貞公振刷後雖漸次革除而尚有未盡去者如司道府廳每年一二次不等將疲屝之馬高其價值發給州縣而州縣更為之浮開發之里遞照數完納其有貧不繳者則勒限比催近梁曰此殘民以媚上吾必不為每遇發馬到縣則必為之詳辦婉辭不允則寧捐己資以繳其後上官亦諒之發馬漸減御史某者疏論行取知縣考選科道事九卿會議將行取知縣以各部主事補用方准考選初任之中行評博亦候陞主事方准考選嗣後考選科道時將正途出身之郎中員外主事今各堂官保送近梁執奏以為科道之設所以稽察部院若外而知縣內而中行評博必令皆為各部之屬官郎中員外又歷轉各部不止為一部之屬官又必令堂官保送則科道皆由部堂引用之人以部堂引用本部之屬官而使之議察部事其中未使之處難逃聖明之洞鑒矣者為定例則各部司官知堂官有保舉之權平日承望風旨在部既不能執正以爭部內之事及至保送營求請託勢所必至查考選定例止用歷俸二年之主事不用郎中員外者取其為屬官未久無所瞻徇而在外之知縣在內之中行評博亦皆用初涉仕途之人顧忌尚少委以執法之任互相覺察直陳則偏徇蒙蔽之弊自絕朝廷立法自有深意豈可輕議變更近梁以此稿示九卿皆相顧愕然近梁知九卿意不可回遂不下箸其後上幸從近梁言考選科道不准部院保舉漢軍御史某奉差巡城據會之桂等呈題請頂捐馬匹近梁奏從前捐馬之案原因軍需孔亟不得已行此權宜之計今海宇蕩平久經注銷前之桂等突請頂改查此案五十餘人現在者寥寥無幾其餘俱係光棍假冒親屬混行呈請若一准行則奸徒得因此射利大非我皇上慎重名器之心臣思我皇上至聖至明屢諭廷臣謂捐例必不可開而市井駔儈之徒猶且以得銀數十萬兩冀膺寵命巡城不思剔弊除奸反據此等呈詞妄行入告上損國體下亂官常尤為銷職之嚴加處分庶天下曉然知聖意之所在而言利之臣不敢紛紛競進矣御史遂交議近梁直聲震於一時時湖廣學臣有為財用計而欲為富室另開童子捐納例者近梁直疏參其悖謬五事其略曰捐納一途原係一時權宜我皇上屢諭羣臣謂必不可開大哉王言人人共曉況入學為士子進身之階國家斯文所係尤不可涵濫者乎前因三逆未靖軍興孔亟皇上不得已勉徇部議暫行一時永行禁止在案今萬方寧謐文治日隆某身為學臣不思遵

拔真才振興文教以盡職守反稱捐納生員行之有五便臣請一一陳其悖謬云云疏上議遂不行近梁見當世講學之流謬託師承依傍門戶轉相附和以標世炫名者深痛絕之其為學務以實踐為主不肯與人講會幼即能詩晚年尤致力鄭寒村序其詩謂博雅根據千鍾百鍊而無時悖世感喟無窮與人交坦白無畦畛而胸中井井不可亂所著有四書大小題稿詩經文稿經史類纂閱史隨筆畧懷詩稿初集二集娛憂內外集及讀稿疏稿類著雜文若干卷

王象治字子授康熙壬午舉人父金芝兄弟五人惟芝忠厚篤實恂恂善下有弟名鑾三者與姚氏講釁搆延長兄時有波及之象治時年十二逃難奎刻畧地方時值秋冬之際村民以拷掠子為業象治隨眾往拯獨懷舊書一本隨請隨拯村人聚觀咸異之母趙以象治之出亡也日夜號泣至於失明一日閣後堂石版履聲意其為象治也出而呼之雙目忽明而象治果歸矣頗學使光燮與象治為文章知已最投契嘗延象治進署評閱試卷時象治有內弟袁宗堯業儒以仁錢籍應試囑其內應象治正色曰但能作佳文無不拔取若關節等事吾不為也其持正類如此

鄭性字義門號南溪祖副使溱父知高州府梁以明經應受籍於選部不赴嘗自署其居東以祀南雷及王父泰川觀察春秋仲丁祭以少牢生平好施予西成所入惠及三族蓋數十家待以舉火有佃人負租詢之知為慈湖先生之後盡捐之德潤義學向無田性為捐田三十畝至今人蒙其利與仝謝山交最善謝山有五嶽遊人寄中柱文又有同陳南皋李甘谷合作五嶽遊人哀詞

葉亮字敬六康熙己丑進士知山東定陶縣仍至縣小役請派格於例遞貲數百金為倡置廒分給民德之定陶為濟水所經故渠漸淤為疏鑿下流以大湖為滙逐無泛濫之患善聽斷屢奉檄讞旁縣疑獄曹縣民甲殺人而誣乙獄具矣亮覆鞫神示以鏡曰殺人者鏡中人亮曰鏡中人即對鏡人得非甲自殺乎鞫之立服設義學以課士多所成就調霑化縣告歸

按亮邑鳴鶴場人以仁和籍中式故杭州府志載之有傳

姚希范字仕大號陟屺又號小山雍正壬子舉人丁巳明通榜進士官金華府永康縣教諭陞四川敘州府隆昌縣知縣希范少孤力學師事世父聖在學有淵源為文

敏捷閑肆沛然有餘年二十七即登賢書為教諭者十三載訓課精勤士咸感其教澤迎養母於學署甘旨之供必豐必潔母稍有拂意輒長跪請罪必俟母顏霽始起母病湯藥之外雖中裙厠牖必親滌濯不以煩子婦恐或嫌惡也事母暇日曾著有日省記五經管見諸書學使者李公某以賢良方正保舉已咨部矣會母以疾卒苫塊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喪畢始仕隆昌縣令愛民如子杜絕苞苴示諭民間婦女即令甚嚴有呈訴貧不能守者二十餘人人給錢千餘文以為紡織之資後以上官索賄逐拂衣歸士民攀留不得饋鹽二千金堅却不受因為立生祠於城隍廟旁大堅士賈潭嘗為之傳

王益字鴻遠雍正癸丑進士以御史奉旨冊封安南賜一品服還朝會有勑其在安南索賄受賕事上怒時益字已乞假南歸旨嚴追限半月至京益字故不善騎逐縛於馬上以馳比抵京則肌骨解散而死後查訊得實則益字所受者不過尋常食物數品皆國王所饋並無受財事事始白而益字已死矣或云安南有寶珠國王奏益字強索之洎益字既死安南又復奏到爭珠係安南本國事與天使無涉二說未知孰是姑並志之

馮鵬飛字秉六號敬亭又號潛園乾隆丁卯舉人辛未進士官河南長葛縣知縣山西太平縣知縣廣東高州府通判署遵州知州兼理猺同知陞山東兗州府運河同知乾隆五十三年引疾歸里鵬飛歷仕三十餘年家無儋石暮年掌教紫陽書院資以自給其廉潔如此其官兗州也適遇山左大旱人情惶惶無藩各地方官競赴泰宗祈雨卒不應撫軍遂特命鵬飛往鵬飛齋宿山頂三日甘霖大沛四野雪足是年東省遂免於饑撫軍大吳之其自兗進京陛見也已出城就道矣忽有百姓十餘人攔輿控訴詢之曰我已解豪赴都有事當向署兗官控告則曰民等非有他事八因里中為妖魅所擾不勝其擾聲亟不能制曰惟得一極清正官方能治之民等思當今至清至正之官無如公者故求公治之耳鵬飛即停車就旅店作草檄付之而去比回任則百姓皆頂香盆跪迎道左曰自得公文焚之妖魅即赦然遠遁矣鵬飛他政績多不傳即此二事已可見其大概矣

沈士濂字魏存號湯齋父曰周行少孤貧設小藥肆於湖州會歲大疫非犀黃不能療一黃之貴值數十金周行偶誤置其偽者忽碎而投之火曰人以此救命以偽者其心不誠是我殺若人也少時曾失業家居母氏迎持門戶集薛經里婦出紡織成

織貝之會得布若干丈命周行出貿山縣宿逆旅舍聞比舍婦哭甚悲詢之主人曰若家公私逋負急將鬻婦以償不忍離故慟耳周行曰吾布值二十餘金可售以代償不足則以所衣外衣及樸被益之徒手歸躑躅閭門不敢入母規時呼而問之具以告母曰若然吾甚憐吾富再為貧令婦妻晨夕織不旬日可再出書無苦也士濂周行長子也讀書有聲父殁家貧不能卒業去而遊幕才識異眞督方恪敏公聞而聘之相得甚歡為布衣交由吏目歷官保定府同知權知府事在官有能聲剖府遇事必洽若在幕者故嘗以條屬繫上官迓鞫分巡道某卻其賄而平置之辟請者謂其信讒挾嫌不無失入為劾然其在制府方公幕也時有磁州之獄事既平捕治黨類囚繫之自皋司至各州縣獄幾滿上震怒命盡殺毋赦士濂言於制府謂此屬大逆不道寧碎固不為過但其間有淆惑者有脅從者有坑入者有誣陷者不可不別白治方公以上怒不可解士濂乃下階叩首血流被面方公大駭自起掖之曰何至此我聽子然如上怒何士濂曰上仁如天且春公厚公有言當無不聽公者乃屬士濂為之章章上上益怒廷奇日十三下而方公不為之移士濂力持之也獄成卒如其所議誅三人絞七人餘皆得釋其愛惜民命仁恕如此按士濂官河間府知府

而沈敬字所作家傳云權知保定府事不知何故

沈士潮字敬濤號厚山周行季子也乾隆庚午科舉人考取內廷教習期滿選山西武鄉縣知縣調曲沃縣丁艱服闋補山東費縣陞廣西南寧府同知署思恩府知府陞慶遠府知府士潮宰武鄉所設施惟持大體不為小廉曲謹以釣聲譽而一以厚下恤民為本終其任獄無繫民民不知役其治曲沃及費縣亦洽大吏知其可重用遂拔陞三郡守在官所除寬弊甚多亡何以疾卒於官

周維域字固嚴晚自號東海老人少有大志亭華不受繩尺為文章揮筆千百言立就訓事老宿咋舌不敢抗楚遊歸里折節修士君子行鍵關屏跡一室中人罕見其面學宗考亭一時講學諸君子常州顧明滋金華王虎文紹興向荊山諸先生往復辨論咸嚮服其詩追步少陵論古文自漆園龍門以來東坡一人而已後遂無繼者蓋以自許也維域於書無所不讀自負其經世才視一切敲敲無足當其意者思欲斟酌百氏著書勒成一家言垂為典要見者多以為迂而不適於用維域獨抱膝長吁曰雖託空言豈有能出其範圍哉要當以俟知者耳疾革口號曰適來適去掉臂太空但能無媿明月清風前二日悉取所著詩文燬之曰生逢盛時而平生潦倒命

也留此何為家人力爭之不得故所著至今無傳

王國字定國邑老明經也少遊東海老人周維棫之門維棫杜門不出國能為古文詞嘗自謂遠韓昌黎雖矜謝太遲而書序等作跌宕豪邁自得昌黎之一體性剛介自負甚高視一切富貴人蔑如也又好直言居常論事是非明白無迴護時忤人意人多銜之郡守胡公敏其人品學問加建德潤書院延為師使多士知所矜式國感其實之不副數強之後可大實山富邑治兄位而頂乎金屋不起元時曾建賓峯書院其上以障風氣其後歲久就圮國欲復其故建屋於巔會為邑人所持不克就國不勝其憤實述其事見今文集中國號修而癯鬚眉軒軒岸然特立人或目之為癯國欣然受之因自號為癯癯子曰其瘦可及其癯不可及并以標其集曰癯癯蛻

先生有兩弟子一翁泰以巡檢卓有治行別有傳一桂阿毛酣酒無賴強勾硬索大為里黨患恒在驄馬橋縱酒橫鬧勢洶洶人無敢攖其鋒者忽見先生來輒垂手屏氣斂容旁立問先生何之值暑雨則必為先生持蓋送先生還家然後敢退先生或誨之則唯唯受命惟謹先生命之去去則依然兇獰如故矣即此亦可見先生之德能使悉頑敬服如此

桂潘字岳中號潔泉又號流巖雅正壬子科舉浙江鄉試第二補咸安宮教習乾隆戊辰成進士時教習期滿授直隸正定府新樂縣知縣調補四川德陽縣居官撫字有方民愛之不忍犯以積勞成疾未幾去官卒於旅館蕭然書篋之外更無長物論者謂不愧清節家風云所著有四書注疏考證漱餘亭賦鈔寅秋綺餘諸書詩有宮館退餘草西施草西征集柑亭集蓼花樓草長安倡草子丑合抄蜀遊遺稿諸集

徐廷相邑東鄉人母卒哀毀日夕哀號數月不踰門閾乾隆末年欽旌孝子給銀二

坊

孝子周紹弼字正訓予舅氏也父本身字性存郡學生以貢遊幕湖廣師同鄉馮樹滋先是某縣有姦盜案樹滋曾在幕中以真盜未獲案懸未結公繼之閱籍案疑焉是時樹滋為府幕札治之咨曰此游案君東人係署篆不久即去何必究竟公從之豈知至後任而案遂大發凡歷任知縣及幕賓俱發遣公亦在道中大僚有為公奏請免議者有言周某縣幕府幕上下交通不准免罪公遂發配烏魯木齊時公已歸家夜將半忽聞叩門聲甚暴急起開門則縣尉以部文至備言其事公亦不復入內即偕尉出門遲去是時舉家號咷痛哭紹弼曰父年衰不幸遭此禍窮荒萬里不可無人隨侍兄不復能顧家矣遂大哭拜辭其母而去舊例凡發遣人犯經由州縣必寄獄紹弼所至輒代父寄獄而別尋旅寄安置其父冰霜雨雪辛苦萬狀洎抵戍為父賃屋以居其後公仍為幕客居官署而紹弼則於外閘設店肆以營奉養之資閱數年積銀若干赴京為父贖罪格於例不准釋回則仍返烏魯木齊辰旨定省未嘗或離公亦藉以稍慰時公年已七旬未幾遂卒於戍所紹弼扶柩歸渡黃河遭風浪覆柩浮水面紹弼躍入水中抱棺長號棺忽漂近岸邊岸上人競挽之始免紹弼歸母尚無恙承顏膝下孺慕更篤繼以甘旨不繼復往粵中營運遂卒於粵家貧子不才無力請旌故人無知之者

姚鏊字鼒青號我雲長身偉鬚眉為文精淳多古意舉乾隆乙卯鄉試嘉慶丙辰會試進士授內閣中書時年幾五十矣性廉介不妄干人居京師一貧如洗嘗為戊辰會試同考官會所取士李毓昌以試用知縣查賑淮陽為山陽令及犀僕所毒斃而僕馬姓者實逸所為潛逃還京復抵逸所逸即密報巡城協同捕獲伏誅逸自此恒鬱鬱不樂面上時有淚痕問之曰吾哭李毓昌也未幾卒逸以遲暮之年得第又閱十餘年始補官俸滿即卒未嘗有所設施以故事業無可見云

馮璟字玉章號小米又號樂生少英敏以優廩生貢入成均得官儒學訓導尋中乾隆甲寅浙江鄉試嘉慶辛酉會試成進士知江蘇安東縣事安東在黃河北上年河決大通口汎溢百餘里有盲發姊賑恤災時災民半棲隄上大飛小飛寺村鎮淹沒水中會天寒冰合璟復冰而渡親核戶口冰裂墮水者再復親至潮河隄徒步查核夜輒共災民露宿隄上有詩曰莫道長官能責備潮河隄上五宵眠蓋紀實也璟尤盡心決獄每應四研鞫至夜分不倦無辜者往往家開釋安俗故輕生以細故自盡者不絕黠者逐藉以誣陷平人璟廉得其情痛繩之俗為改邑素有曳刀手暮夜刦人於路璟下車即督役嚴捕由是奸人屏跡境內肅然後以接認前任廚空具詳為上官所劾去官之日安人頂香號泣以送璟歸家徒壁立以教讀餬口旋主德潤書院講席值歲饑為邑令代辦賑務即以賑餘錢買地東門渤捐創造德潤書院工未半而璟已疾作不可治遂以丙子九月日卒於家

陳同文字翰青號誦帚以副貢教習官學選知靖安縣靖安南昌下邑居萬山中民俗褊急好訟難治同文始至日坐堂皇為民辨曲直息鬥爭必諭以孝友睦婣之誼其言惻怛聽訟令民悔悟自責不施鞭扑民感書相告曰此非官聽訟乃塾師講書

之說也久之遠近皆來曰吾父母又上堂講書矣盍往聽乎聞者咸嘆息訟亦衰止縣遂無事初同丈受業時前令廪餼金數十兩倚撫軍勢逼令受代及奏銷屆期飛檄催繳同丈竭蹶無以應民聞之爭醵金代輸力却不受既而監司祭其廉且代人受過也事遂解同丈精醫術其始偶應停友之請久而民皆知之每以事下輒炷香道左謁醫同丈問其病勢緩急及道里遠近遲速隨宜應之卒無逆其意者在任四年卒民聞之如失怙恃喪還扶老攜幼哭送諸塗弔祭者相屬於路祭文有曰公來何遲公去何速非公不幸民之無福其得人心如此

洪鐘字某幼業儒後棄而習武狀貌魁偉有膽勇從軍定海以行伍出身歷官至廣東總兵官初盜烏什幫之擾粵洋也縱橫出沒歷十餘年官兵不能禦鐘受大帥方略統兵駕艘艦出洋與賊遇屢戰屢捷一日與他將三人同坐巨艦適有所佩一物墜艙板上楚俯而拾之忽轟然一聲飛礮從頭上過鐘急忙視則三人頭已飛去矣鐘急催眾船並進舊勇爭先狂濤巨浪銃礮齊發烟滅敵海諸軍吁聲動天賊勢不支紛紛逃竄鐘急從眾船四面圍合是役也官軍勢勇甚賊恐迫自投海死及斃於銃礮者不知其數擒獲者百餘人醜類殄滅幾盡粵洋自此無寇警敘功鐘為最恩

旨褒美特授總兵官後與制府將帥鈷不合奏罷之歸里後貧甚里人以其武夫多易之輒嘆曰誰謂乃公二品大員一老白丁耳浮沈鄉里者數年年七十餘卒公歸里後獨樂與子交一日同飲縣署公式人性嗜棗於筵間自詡戰功謂黃惺園明府曰海疆大概多福建人吾每出剿所殺福建人不知凡幾手起刀落一日或至十餘人因以手作揮刀之勢黃公福建人聽目愕然而公故揚揚自得也公生平殺力在外鄉人無知之者故其事業之詳無可詮次所記皆公所自述者

翁泰字東藏為人長準高顴鬚貌奇古德器粹然少從鄉先生王瘦凝遊聞先生講保甲法慨慨然有利物安人之志以檇錄館供事叙勞得廣東陸豐縣河田司巡檢涖任即力行保甲未幾迸匪倡亂惠州合郡騷然而河田以素備獨安堵如故調署歸善縣承惠潮之間有謀為亂者捐白猿於山道府與總戎將起兵剿之泰聞亟往止之曰不可此不過愚氓一時憤怕悉還非為逆某請獨身往喻之遂以單騎往至則羣相譁曰翁長官至矣泰下騎謂之曰汝知我所以來乎曰不知曰我特救汝數萬生靈之命而來汝以一時不忍造此大禍大兵至汝齏粉矣則皆恐曰何為而可曰汝能從我則縛為首者十餘人明日日中自投道轅我為若解不過笞杖否則汝必欲為亂我今獨身來請即殺我則皆泣曰不敢泰又要之曰約定矣明日日中不來我且代若受戮皆應曰諾遂辭去還轅明日果有十數人自縛至皆杖而遣之事遂定博羅巨族有墳山訟案歷十餘年道府不能斷大府命泰往至山則兩造供張甚盛泰一無所適擇坐一大松下兩家饋食則命分列兩旁食必均食畢謂之曰吾斷斯案如斯食已斷已兩造大服曰得公斷吾輩不復翻矣泰呴呴嘻嘻口不能道辭未嘗以才自矜而所至事輒辦蓋其忠信誠悫感人有素故人莫不敬而服之性尤廉介官仙屋時有漁稅之利泰請蠲之大府不可則收貯別室遇有貧而訟者分與焉訟往往與洋商猾商憐其貧宛轉密以千金為贈固却之不受制府將攸鈷著為督糧巡官嘗謂僚屬曰公等為官能學翁泰則為好官矣又曰翁泰可惜蓋嘗欲薦泰而泰力辭故也後竟以母老乞養歸母沒哀毀盡禮越五六年泰亦卒泰無子餘詳子所作傳中

裘望亭失其名兄憶亭諸生娶陳氏生四子而歿長者僅十二歲餘皆稚弱陳氏之兄利其聘貲勸妹改適望亭持不可是時望亭亦貧陳氏尤知其不能贍也集親隣共謀謂望亭曰爾欲嫂守節固宜然家無一壠植嫂姪並餓死爾兄且無後不若望諸孤適他猶可延一綫望亭泣曰吾今雖力不能養然甘抱諸姪行乞以所餘供嫂亦足以活汝視嫂果絕食吏議此未晚眾皆是望亭言或有聞而義之者貸以貲設米肆西關外夜則舂作日糶升斗雜米以其入之贏給孤寡久而業稍饒人或勸其婚娶則曰吾一有室宛必不克分顧兄子即吾子也遂鰥居終其身然避嫌新米皆命姪就肆中負歸未嘗一返故廬其後諸姪皆成立望亭尚居肆中至得疾諸姪欲迎還正寢堅不許環跪泣請乃歸浹旬而歿鄧將軍墉傳為之傳

裘孝子之歿父給廵官廣東欽州史目之獻時甫弱冠侍父之任甫至值交趾城陷廵撫力守數日久救援莫至城遂陷之獻謂父曰大人地方官為賊所指名勢不能不死大人死兒不獨生父子併命無益也兒請為紀信大人其可免乃服其父衣冠升堂坐賊至脅以刃大罵遂遇害給廵有義女曰端姐亦罵賊死事卡給廵以功陞直隸肅縣巡事詳憲綱邑人柯振猷為之傳

嗟乎若二君者可不謂之孝子悌弟哉觀之獻之代父死其與前明向叙馮履祥王伯化諸孝子何異若望亭者寧終身不娶竭力以養寡嫂撫諸姪卒能為嫂全其節而諸孤皆賴以有成此尤人之所難雖求之古人中不易得也本懷識

馮謙亭原名謙字受益號益山乾隆壬子科副貢生幼孤篤事繼母極孝所居在邑城當家巷臨路口謙亭讀書恒至夜分不輟時邑令楊侯楷每自出巡夜聞書聲輒竚立門外不去聽之則所讀皆左氏傳也一夕忽叩門請見母以家無長男謙亭幼辭不敢見未幾所居被回祿楊侯以救火至見謙亭方從烈燄中扶其母出既出復翻身欲入楊侯急使人止之則曰吾祖宗累主在樓上安忍棄之侯遂使從者助之卒自烟突火負主以出楊侯於是益大奇之會縣試遂拔為榜首是時謙亭年僅十四五也鄧有某翁者素與楊侯善謙亭赴郡試所寓為翁比鄰翁偶至寓所見諸生皆遊逸雜遝獨一童子執卷咿唔不顧詢之則慈邑榜首馮生也越日見楊侯曰公何處得此好門生侯告之因請為翁女作伐復辭所佩玉令謙亭執贄往見謙亭以未告母辭玉不敢往比院試學使者亦奇其文遂補博士弟子員楊侯於是為具聘幣令妻禽鳥謙亭幼而岐嶷及長為高才生試常冠其曹然母憂秋闈報躓謙亭以母期望甚殷恒悒悒不已連年已逾戊始以饒貢中壬子副車報至母病已垂危呼問之愛然曰副榜也母曰無害吾但得聞汝報鑼聲死瞑目矣人以是咸稱其賢孝云

楊九畹字蘭畬號余田又號異廬舉嘉慶丙子鄉試己卯成進士殿試第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編修陞御史巡視南城出為甘肅慶陽府知府陞廣東廣連南韶道時值峽夷寇粵君以一身督理軍務戎馬紛馳羽書絡繹不勝勞悴遂以疾卒於官吾邑自宋以來鼎甲獨闕榜眼有張光者係屬武科自君為榜眼而吾邑之鼎甲始全亦數百年來之盛事也

乾隆季年純皇帝聖壽八旬加恩天下耆儒年八十以上者欽賜翰林七十以上者欽賜舉人其時吾邑馮金修以年八十欽賜翰林院檢討嘉慶以還恩數漸降年九十以上者始得欽賜翰林八十以上僅賜舉人時吾邑袁晉槐以年八十欽賜舉人而秦黃開亦以年八十獨欽賜國子監學正銜

嘉慶元年丙辰迄光元年辛巳皆有孝廉方正之舉嘉慶丙辰吾邑舉者二人一為鶴浦鄭熙一為鳴鶴場葉煜熙字書常號蘭臺高州曾孫也為人敦厚周恤好為詩古文辭風流文采足世其家儀徵阮相國元無錫秦侍郎瀛皆極契重之然兩人皆奏名欽賜六品頂帶未曾送部引見也至道光辛巳吾邑舉者僅葉榮一人則第學使者給匾而已

吾邑入本朝來出隸外籍而舉乡貢榜如厲氏則禮部尚書杜訥史部尚書汪儀刑部侍郎宗萬沈尚守謙皆邑北鄉人費氏則相國淳方伯西京嘉慶戊午舉人辰升皆邑東鄉貴家市人魏氏則御史成憲嘉慶甲子舉人繼祖道光甲辰解元士龍又某科舉人彭年皆邑西鄉魏家橋人二百年來居邑中者反不能遠又袁枚子和亦係邑西祝家渡人

戎厲柴袁四姓世居邑北鄉皆衰落而厲姓尤微至今無一人讀書識字而出隸外籍者亦袁貴盛邑中無與為比先是有興小二者名國柱字碧石國初為縣潛以通負倉穀入都因捐職為佐雜後與妻相繼卒不知葬所遺一子淞寄而資性過人中官杜某育為義子并妻以姪女初名杜訥號南湖隸籍天津府靜海縣入縣學為博士弟子杜監沒復本姓曰厲杜訥康熙己未中博學宏詞科入翰林累官至內閣學士刑部侍郎贈禮部尚書太子太傅謚文恪（按國史厲杜訥以善書故第一命在南書房行走食六品俸非初納既貴慕之族人至京者踵相接皆聚其家訥不勝其累一日朝見面有憂色問之以實對聖祖曰既為汝族人亦不便治以法可於汝姓索加一力字汝自此便可與之分宗矣厲之為勳自此始也子廷儀康熙庚辰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太子少傅謚文恭國史有傳（按國史厲杜訥以善書故第一命在南書房行走食六品俸非初納既貴慕之族人至京者踵相接皆聚其家訥不勝其累一日朝見面有憂色問之以實對聖祖曰既為汝族人亦不便治以法可於汝姓索加一力字汝自此便可與之分宗矣厲之為勳自此始也子廷儀康熙庚辰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太子少傅謚文恭國史有傳）孫守謙字自牧乾隆乙丑進士翰林院編修詹事府司經局洗馬（終太常寺少卿）曾孫宇太鴻號洪樹為北鄉厲氏馮家漕派寄籍錢塘康熙庚子舉人徵舉博學宏詞時相招之不赴著被扣生平詩逾萬首有洪樹山房詩文集行世又著遼史補遺宋史紀事東城雜記博極羣書與胡稚威全謝山諸前輩名重一時於西湖築樹無子故阮相國元有句云多分神仙無子在但憑天地有詩留

清　慈谿尹元煒青父輯

邑令宋林叔約邑誌有傳鮚埼亭集嵊縣于鏡歌序張俊高橋之役統禁甲戴戟音鄉人尚誇其功愚矣若鄧水林令君叔豹於張俊既遜之後舉兵逐賊卒正蔣安義之罪而誅之庶可備鼓吹之亞而雪屠城之恥矣

曾鼒字士宏武惠王裔孫慶陵人宋慶元丁亥淳祐間學士張伯浩曰伯浩官慶元士宏在慈谿與之知不敢吏求雲也以至大三年辛亥清容嘗銘其墓曰士宏讀書日過即成誦理財養兵禮樂刑政之損益折衷於古經而以通今所宜行者為之準其見於用也不卑於講論而志足以展用取於友也盡其所長復授以捨短故舉世皆以為賢戴剡源有送士宏序其赴大亭任也王深寧亦嘗為文餞之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

李仁壽字山甫處州人至元初用薦起教諭慈谿邑志列於宋誤黃文潔之祀於學宮仁壽實以狀上於府

程昉字晉輔烏程人元時為慈谿縣尹慈密通師閩事尤叢劇公設施注措若不經

意咸盡其宜縣故以食鹽額重為民病公規畫有方賦足而民不困縣東花嶼湖漁湖受諸水既田可六十頃歲久成淖理湖為田而輸糧於官吏以成案請署公毅然不可事遂寢湖旁農家均復其利公三為縣從事之暇尤垂意庠序之事年垂七十致仕歸所著有柳軒退稿十卷

按花嶼湖舊湖今已盡埋為田使為令者盡如程公何至任民侵佔廢壞如此令人益思公不忘也

宋王溥趙汝穰字禹卿漢恭憲王之裔紹陵八世孫也居官多政績邑西北水出羣山歸迤而東未至縣治五里祇鵝山下入於泗瀕江舊有閘歲久廢水無所蓄旱則仰湖泛乍盛易涸民苦滋甚公首先建閘於鵝山擬故閘石材為之堅緻鞏固至今賴之又濬邑治溝渠河道疏通深廣舟楫以濟免是邑無亟水利之職薄賓司之惟公克舉其職樓攻媿有慈谿縣興修水利記紀其事

宋王溥王中行字知復餘姚人工部尚書倬之孫劉子司業遠之子也以尚書遺恩補官調武義縣主簿時上以司業侍知與中遠於膝下易四明之慈谿邑點吏豪宗以知復始為簿領吏試以事觀其所為精明嶷敢衛民警猾以法莫不驚服警敏機塞海

隄之決人老卑言隄所以地蛟鼉害便然禹祭之乃可知復弗聽龍巨石卅夾而投之眾力齊舉隄復堅拙嘗攝理縣時皇子魏王出鎮四明知復閣獻田百餘畝多連坐者有司疑焉久繫不決知復曰皇子作牧疑則從舍豈復效俗吏屑屑苛細耶即日白而釋之長史莫公濟喜曰名久之于固自不如見哀燮黎齋集

按郡縣志載王中知由慈谿尉遷知松江府中立未知即中行之誤否府志又言宋時無松江府舊志相沿恐有舛誤須再考

元縣尹夏孟仁字思表永嘉人澹遊集載其寄見心禪師詩云每憶山中訪老禪更從何處覓神仙風清祇樹僧初定月滿蓮堂客未眠離別又經時序改烟霞長與夢魂連相期會有重來日共話三生石上緣來復答詩曰公庭多暇日逃禪白紵烏紗一散仙花底臨流邀月賞松間柿石伴雲眠絃歌滿縣千家繞桑竿成畦萬井連此地相從悄漂泊還期分竿話前緣西郭祇園憶共禪風流好似飲中仙黃精有法充飢食白石無塵帶醉眠新卜林塘鳧驛近舊栽桑竹雁山連往來不為名拘束贏得心閒息萬緣觀見心二詩思表為政風流可以見矣

胡燮字國華句平人正德六年進士由慈谿知縣入為御史諫興獻禮受杖辛明史

附鄭本公傳

汪文毅公偉入翰林後書上江防綢繆疏語極切深蓋預為南都籌也報聞甲申聞賊漸入京城遣反人書曰京師單弱不惟不能戰亦不能守一死外無他計也耿夫人繼室也年僅二十三恬然與公同死烈皇朝特簡推知入翰林死節者惟公一人公實書郎壁云看世不破為世所弄公之取義成仁真能超脫生死者乎明季北略載李自成之屯羅公山下也一夕方猴大呼曰殺殺殺我不懼汝其妻竇氏驚問自成曰適夢生北京殿上忽見崇禎皇帝與范景文倪元璐汪偉周遇吉等數十人欲執予竇氏曰弗異也疑心生暗鬼耳自成甫睡復夢如前見文武北聲如雷乃寤未幾遂斃於山上元帝廟公之英靈顯赫如此亦異矣哉

王公玉汝字螺山江都人崇禎癸未進士知慈谿縣事期年北都亡乙酉大兵渡江以南百城守令或棄官去否則降浙中亦然而公與沈公宸荃起兵監國授御史仍知縣事公募義勇請赴江上自効乃解縣事以兵科都給事中往軍前而江上諸帥惡之不予以餉乃力請還朝其在垣中雖持正議又不為諸臣所喜乃力求歸丙戌夏浙東再破公黃冠行遯於剡溪不肯歸久而資糧俱盡慈民及浙東義士時周

之卒卯後始歸故鄉卒以窮死公雖不充有為而耿耿之心至死不變要亦不失為故國孤臣也

公與馮公元飈俱出少麈項煜門曾煜以從逆亡命至惠馮氏匿之夾田橋別業公雖致之饋顧甚菲及惠之義民撲而海之橋下公不問或以公為過公曰吾不能為向雄之待鍾會故顧懌貧前日大臨一哭耳夫君臣之義與師友果孰重聞者聳然附載項仲昭之死當在太平橋傳聞仲昭先與一孤交嘗以終身休咎問祇祇曰公生於太平死於太平仲昭甚喜至是惠義民聞其匿馮氏別業乃擁之至太平橋以繩繫其腰問曰降賊者汝耶投之江既沒復提而問之曰降賊者汝耶沉之如是者三乃死豈仲昭死所亦有前定而王公之待之要不得議其薄也

逆案御史潘汝禎先曾為惠谿令多所乾沒姜公應麟諷之亟至成嫌隙會光宗立起姜公太僕寺少卿汝禎伺姜公抵京陰令吏科薛鳳翔劾公老病失儀宜致仕其人之敗壞如此而吾邑人乃為之立生祠劉憲寵為之記又為之立去思碑楊守勤為詆然楊記尚有微詞而劉記則譽不容口矣先曾祖諱廷機筆記亦劉記蓋作於潘撫浙時宜多溢詞然杜白二湖之績點不可沒也此為平允之論

李逢申南直青浦人萬歷乙未進士天啟間為惠谿知縣建夾田橋修學宮修縣誌政績多有可紀後以行取入京游升工部郎中閹賊破都城被擄逼獻銀夾三次或云死時有人以逢申與朱積作對云朱帝蒙塵吾為邦臣早服李亮張欽皆因甲戌逢申早服朱積字也李公未路有媿汪公多矣

已上所紀皆補邑志所未載及載而未詳者自雍正後逮今百二十年志乘既闕故老傳聞亦無可徵今以予所及見上下六十年治行有足述者略為補入此外俟後之修志者博訪可也

李公光時號蘊山山東濟寧人乾隆某科進士以甲辰乙巳間調惠谿知縣公長身高顴面青色威風凜然莅惠時年僅三十英果踔厲剖決如流豪猾震慴敛跡無敢犯者一邑獄訟以清邑舊有惠湖書院廢已久公至延邑孝廉桂虛筠先生為之師訓課精勤每歲捐廉俸千餘金以為脩脯膏火花紅膳費會縣科試特拔顧君文燦第二時顧君年才弱冠次年丙午遂捷鄉闈人以是頌公陶成造就之功數年以勞疾卒於任合邑咸痛惜之子德如某科進士官御史

鍾公德溥字曉泉安徽舒城人以陰補惠谿知縣官公恩最久惠祥愷悌未嘗輕撲

撲一人決獄廉平邑苴斷絕與人交藹然和易以是人莫不敬而愛之後以罣誤去官子某官廣西知縣

黃公兆台號杜坪湖北江夏人乾隆戊申舉人嘉慶初調補惠谿知縣公老成練達精於聽斷凡聽訟令兩造各詳訴訖後合而審之即於堂上親書判詞書畢朗判於落隨以判詞予之民大悅服即受責者亦不怨公與邑紳馮君瑨交最善歲大飢公獨與馮君勸捐辦賑絕不假手他人雖糗粒亦必變賣充公用無纖毫私以故賑畢尚有餘錢九百貫因於東門買地建德潤書院為諸生講誦地復自捐廉月給膏火士林無不感奮郡守姚令俞素負綱誉從公索銀數千公素皆弗應守大慊之會北鄉有祖疑姦斃女孫事公以其情可原已定案矣守因憾公故且疑公有賄逐提案力翻百端誣攝公無以辨逐礙職發往軍臺効力贖罪比屆仍來浙是時撫浙者為黃梅帥公承瀛於是邑紳士及公信治嘉善天台兩縣紳士同具呈申水為公聲冤中丞亦有意昭雪而查案屢駁則案已結審無可挽回乃止公遂歸優游里閈者十餘年以壽終於家

徐公雲及號義亭雲南嵇我人某科舉人以嘉慶己卯年署惠谿縣篆公為人深沈寡言笑而精明果斷決斷如流民有訟者立時剖決以是矯偽之徒更不敢飾辭行詐莅任未半載邑中幾於無訟訟庭蕭然獨行各鄉村遇有不法者及署即密捕痛懲之由是鄉民見有戴笠者輒遥遥不敢前姦宄遠跡遂近瞞漢民甚德之公又諭愛儒術每月課卷雖經署中幕友閱定必自以硃筆細加評騭榜發必親至書院召諸生在院者講論研究娓娓不倦德潤書院之建肇始於黃公然非公繼之亦不克觀厥成也公廉潔絲粟不取於民去官日惟得邑人頌德送行詩數十首而已

雖公河歙字為章文字奠之福建上杭人以拔貢官教諭升知縣調補惠谿令公寬厚長者德器粹然然遇事持正不肯稍有假借時銀價尚平胥吏輒請錢糧加耗公不可曰錢糧每銀一兩折收錢一千五百文解司已有餘再加則民病且既加不能復減吾在此為官復幾時不可使惡人永久怨吾也胥吏以辭公不數請退後公因歲自貼錢二千貫給胥吏曰吾寧自賠不願厲民也公嘗言衙署宅門如一重山門內門外情形大不相同紳士之賢而方正者不可不宛延以通內外之情故公每有所舉發輒為胥役所不及知公持身廉能聽斷公平在惠數年人人無不感悅而宦囊如洗會丁內艱貧不能歸寓居北湖者半年邑人咸醵金送之

黃公錫祚號惺園福建閩縣人嘉慶己卯進士幼孤篤志下帷嘗自言三生有幸潤庵溝止書院肄業生教讀先生稱此三者以為知故其位遮也首先輸血寒士書院課試每月捐廉百千以為膏火初次就德潤書元勘得存息為諸生利孟從為異議所奪遂議另造遮湖書院而工費浩大伴難成竟會馮君汝霖方從公受業而馮君雲凌雲程各出而任其事遂定至今人皆賴之公善飲飲後坐衙齋無他事惟日取民人所控呈稿畫夜反覆詳閱故臨審剖決如流而纖屑曲折無不詳盡一時有神君之號數年改知嘉善縣升烏鎮同知未幾告病歸卒

王公崧堂號蘭圃山西榆次縣人由翰林改縣令道光某年來署建蓉吾邑號稱富饒近時為令者往往交結富人姿索無厭自侯之至公事外未嘗一謁富人平居洗手奉職綠棗不取諸民允稱聽斷坐堂皇詢獄訟不拘威嚴不事鉤距愷惻詳盡務得其實而止吏旁如無敢參一言案有宜覆勘者輒獨身往不以輿馬僕役煩民大使之閱五月受代去邑之人咸惜其來之遲而去之速各為詩以送之諸生葉元增彙為文鉛頌言六卷鐫以行世侯政績具詳頌言中今陞廣東潮州府知府

蔣公錫綵號望廬無錫人中乾隆壬子科順天鄉試嘗為桃源教諭以徵取升知縣其位遮也年已七十矣性坦率簡易無威儀而操守極嚴嘗言吾一生貧約妄之數十年於財利從不以為意豈有老而轉愛錢者無是理也故其居官也邑宜斷絕人亦無有敢以邑宜進者會哨夷之擾軍興各路兵過境者絡繹旁午供張支給無少懈忽公以暮齒出入兵間指揮練兵往來冒暑日不暇給不勝勞瘁遂以疾卒於署公既逝其後軍需局清數支放他縣以浮冒勒追繳款者皆迨獨公所支領者比照他縣數尚應給領銀三千兩蓋公之潔己辦公事歸款毫無其不肯絲毫虛冒國帑如此公沒之明年哨夷遂連次入城焚燒衙署民居又明年遂有大寶山之戰金華陷鎮來貢狗馬而公以先卒不及其難人皆為公幸之

按公以勞於軍事而卒故今邑人祔祀公於朱將軍祠

蔣炯字森存錢塘人以鹽貢為應舉訓導性洒落嗜於酒好古尚義遇古今忠義事蠅娓娓談不厭嘗邀邑人以黃公端伯馮公京第魏山人墨耐王清遠觀汪劉二公祠人咸稱之平居專研鉛槧物外脩然詩學中晚喜歌讌文學三蘇長於議論王蘭泉司寇極稱之後為湖北縣丞洊升知縣以星誤歸嘗曰吾悔不終為應舉官也

錢和松江人為應試其為人恬淡風雅凡花木經其手植者無不騁發精於滋味宴客必躬自烹飪不假手庖人也好為詩嘗有句云欲知官況閒梅花亦足以見其風流標格矣以疾卒於官

清　慈谿尹元煒青父輯

後漢書傳列女不盡貞節也而郡邑志獨先之豈非以女子之行固莫大於貞節乎然其他有可述者亦不容沒也至欽旌五世同堂為皇朝特沛之恩實從來未有之盛典尤不可以不志其貞節一項則自雍正志後逮今百數十年其間清操卓行書之應不勝書而一人聞見有限姑就耳目所及約略志之以俟後之脩志者博採廣收可也

吳王權潘夫人句章人也父為吏坐法死夫人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似龍頭授己者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立為太子請出嫁夫人之姊權聽許之明年立夫人為皇后性險妬容媚自始至卒譖害袁夫人等甚衆權不豫夫人使問中書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因以羸疾諸宮人伺其昏臥共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者六七人權尋薨合葬蔣陵載三國志

孫定太夫人虞譚母也泰順貞和甚有婦德譚父忠早亡譚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

永嘉和譚為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譚以必死之義俱傾資產以餽戰士譚遂克捷及蘇峻作亂譚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俗生取義弗以吾老為累也乃盡發其家僮令隨譚助戰因貿其所服環珮以為軍資於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為督護孫氏又謂譚曰王府君遣兒征沔何獨否譚即以子楚為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事平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譚立養堂於宮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謚曰定夫人載晉書

句餘土音孫定太夫人養堂光祿再倡義大節同平亂譜溫嶠更喜夾日功而無絕裾慙愧湖有慈教忠孝足並參按邑志不載虞譚故並太夫人不載然譚實惡人晉史之傳太夫人者邑志安得遺之觀此詩則全氏固亦以太夫人為慈人矣

王檢正庭秀女已見庭秀傳

黃夫人陳沈字汝玉陳本堂次女黃正孫配玠之母也夫人於夫婦之間相成以道執其柔侍中饋無違禮治絲繭縫衣裳無廢事主饋食共祭祀無曠典而又不憚劬勩致養於姑得其歡心詩書語孟及女誡女則等篇皆能成誦玠方幼口授以書程督嚴於外傳尤喜觀易所占多驗閒作小詩亦有思致嘗為二子賦詩若干韻有關於倫紀可裨於治化學士大夫咸稱誦之見黃晉卿集陳本堂有和次女洗詩

冀國夫人葉氏慈谿人歸鄞邑史簡簡為縣從事廩受財杖氏欲見血簡憫之偽塗以硃尉察其偽伏簡死葉氏時年二十五四壁蕭然誓志不奪遺腹舉一男即八行先生記也惡衣菲食晝夜紡績課子讀書傭從鄉先生樓評事郁遊每成以師古數行八行嘗曰無母氏幾無史氏也後累世貴顯凡十八封至冀國夫人此兒郎志到人本題此為載入故

陳恭人先池州府君諱士龍公元配也歸公生子一女一時公已貴仕恭人忽患風疾臥牀不起謂公曰妾不幸遺疾不能為君持家政然內助不可無人妾勝不足當斯任必擇名門淑女備六禮迎娶毋以我為念匹嫡之嫌我無有也公以恭人病未甚始持不可再三言之終不可則泣曰我病終不起君亦不能終不續娶以我子女付之不知誰何之人我死不瞑目矣執若及我未死而娶我得以子女親為囑托乎公不得已從之故呂恭人之歸也陳恭人相見極歡越四五年陳恭人始辛呂恭人勸絕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其相愛悅如此邑人泰廣卿先生有傳以為恭人之賢為

近世所罕有具足以風勵末俗云八世孫元煒敬述

邊氏女名素貞邑南三過望族祖宏道世以詩禮相承父本誠好讀書元精九章之數母岐山余氏有即義侍讀陳敬宗為著傳者氏生時香氣滿室惟朝夕啼不止父語之曰聞吾兒聲後必富貴何以啼為於是啼遂止父嘗以事逮與弟本立相次殺於南京家日落氏與三兄一弟皆仰育於母余氏年二十歸於鄞袁忠徹生子女十四人忠徹後為尚寶少卿嘗題家慶圖詩云赭山之西三過水疊嶂層巒插天起此地由來秀所鍾舊有名門曰邊氏世世讀書家富殷追子婦翁薦且仁隱居未遂生平志豈圖王事亡其弟云云

百歲壽母馮孺人例贈文林郎王承明配也孺人淑質貞姿相夫有道教子有方孝敬慈惠中外親黨莫不交口稱之暮年孫曾林立頤養安康雖壽至大耋而神明不衰子三長子潮乾隆己酉科順天鄉試副榜嘉慶辛酉科順天鄉試舉人次朝鼐次朝棟孫四甲榜濮眼會孫孺人壽一百有一歲以道光七年春邑紳士具呈請旌經浙江巡撫劉彬士會同督憲咨部題奉旨准建坊銀十兩黃緞一端旌其門曰貞壽之門

欽旌五世同堂蓋始於乾隆季年是時高宗純皇帝聖壽八旬發麟之慶昌衍五世
爰是推恩宇內凡人民有五世同堂者准地方官具文申報督撫詳部題奏奉旨給
緞匹銀十一兩以昭榮寵其有親見七代者更給予七葉衍祥扁額字樣吾邑之得
邀斯典者始於秦兆槐配馮氏其後先太孺人及南鄉徐張氏亦俱照例請旌至邑
東徐元彪五世同堂建坊則由學政准行事在乾隆四十四年其時恩例疑猶未開
也馮氏秦兆槐配子二映葵澤葵孫四曾孫六元孫七以道光己丑年遵例請旌恩
賜緞匹銀兩並給予七葉衍祥扁額字樣

先太孺人周氏以子元煒吏部銓選知縣例贈太孺人先公諱東甯太學生例贈文
林郎先公家素貧太孺人勤勞操作刻苦自勵事姑孝雖窘乏旨甘必備祭祀必豐
必潔連稍裕睦恤親黨撫養孤幼為猶子女完婚嫁傾所有不惜先是母家遺難零
丁太孺人奉養其母終身豐給不苟性儉素荊釵裹布至老不改不佞佛酷愛讀書
然不以榮利為意姜湛園先生為太孺人外高王父其建祠也元煒實稟太孺人命
與邑中諸君子共成之子一孫四曾孫七元孫一以道光十五年遵例請旌由巡撫
部院烏爾恭額咨部題奏奉旨給賜緞匹銀兩並給七葉衍祥扁額字樣而是時禮

部侍郎新城陳公用光視學浙江並送到五世同堂扁額人皆榮之太孺人壽九十
七而終馮本懷填諱。

張徐佐清配連事祖姑能得其歡心姑祝氏嘗謂之曰自汝入吾門以叔水承二
代微使祖姑無威容而吾無中饋憂者賴有汝也祖姑殁事舅姑十餘年威嚴威稱
其孝佐清素貧後稍裕嘗欲建宗祠未及為而卒氏促其子成之性惠訓迪諸子
一門之內無間言邑令張公久照嘗旌其門曰友愛可風子四鎬鏞鏘鎬孫九曾孫
十二元孫二以道光二十四年請旌由巡撫部院梁寶常咨部題奏奉旨給賜緞匹
銀兩並給七葉衍祥扁額字樣氏年九十三而終

姜氏表惟允妻年未二十歸於袁肅三載而惟允卒姜氏時無所出眾疑其少寡無
子志必有他姜乃毀容斷江謂人曰妾生為袁氏婦死為袁氏鬼禮之至也旨禮
違正則狗彘不食其餘矣誓死無他其祖姑與其姑撫其背曰吾等有賴矣以叔惟
讓子為後年六十有一卒邑士桂宗蕃為作傳。

浪山沈氏方禮初配也年十七歸加二十而寡無所出沈屏去一切華飾誓守志不
奪躬任蠶績縫紉井白之勞以奉舅姑如禮初在時以孝謹貞淑之行稱於閨里邑

士秦伯倫白於有司達諸朝旌表之陳鴻然先生為之序。

鄭氏名玉字如瓊姚僉妻永樂庚子貢成均卒於京如瓊哀不欲生時年二十九
女甫十歲子二歲曾祖姑潘祖姑馮俱在堂如瓊晨昏奉養不以貧苦有怠意屏去
膏沐不出戶閾或有微諷之者如瓊泣曰昔夏侯令女有言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
者不以存亡易心彼人也吾亦人也吾何為獨不然妾未亡人旦暮死即下從君子
遊無他志也卒不可奪撫孤讀書誨之曰汝父讀書思効勞朝廷貴志而致令汝克
承父志吾死無憾矣歲時享祖必誠處姊如無間言視諸姪猶己子宗黨咸以為範

陳鴻然有傳。

嚴氏太康知縣鵬舉女歸鄭秦然未兩期秦然卒子一蘭芳方在懷抱嚴氏誓以死
守容貌言語截然不可犯望而知其為節婦也子稍長課以詩書或不如教飭於五
夜就帳中雖之子於詹遂以文學成名終身孺慕人兩賢之

王氏鄭知州金之女也歸慈谿鄭栻栻患痢症左右侍養惟謹越八年栻卒時祖姑
趙姑楊皆在三世嫡居而子尚孩尚在遺腹族人利其家財者多方搆難王氏嚴以
持家和以待族而子賴以成立姑與祖姑性情頗有異同事之兩世皆不失歡善持

家晚平恢復先世遺業萬歷癸卯知府鄒布賢等旌表其廬

袁氏鄭雲翔妻雲翔死時氏年才二十又無子刻意自守事繼姑三十四年始充為
其夫立嗣姑死復二十年殫力孝養其舅至九十八三院學使者皆旌其門咸優以
乘帛。

李氏鄭臺臺妻年二十二臺臺卒子幼家祝貧患瘋卧牀上氏以女工為俯仰資
嘗自割臂或連日不食而撫孀勤紡績姪來聘幼訛又能兼撫之

馮侍郎京第配葉夫人及二妾已詳侍郎傳王侍郎翊女亦附載翊傳。

王孝女邑志有傳而未詳黃梨洲嘗作誄序曰王孝女者慈谿王孜之女也居城之
東偏咸丁巳七月十八日夜二鼓失火孝女母卒停柩於中堂孝女處樓上趨至中
堂疾呼舁柩無應者已而火至孝女伏棺上不肯去其父從火光中遥見之抱之而
出則已死灌以礬水稍蘇聲出喉間僅絲髮問母棺出否家人不答遂哽咽氣絕時
年十五也先是四月之盡城中菊花盛開觀者絡繹不知其為何祥也至是而有孝
女之事孝女顧委巷中紅女織兒耳天地不以其渺末而氣候為之害務則夫今日
之禮賊天地者其不在通都大邑之貴人亦明矣古來火逼親柩守死弗去者多有

之然官男子以女弱而頗身者僅一孝女而已謀曰天地晦冥正氣滿讒忽然發作在於單寒有如奔流壅塞勢不能通洪口而出動魄驚魂伊維孝女幼而窈窕嘗草霜被帷堂月暴粉書識曉鏡臺留照所以孝女米鹽必去語語出出夜半號風火如狂濤烟蔽蔽空孝女不見烟蔽而見母容豈忍絕裾離此簫機舉室奔迸而少一人有伏棺者電光統身時負而出已絕呻吟磬水三咽一絲氤氳母棺出否旁無答者恨此一身不與同藉形為父留魂不母舍圍然而暖哀動城野曹娥救水王女赴火水火死形死仁不可百里千年雙碑翠鍔吾作讀誄江流不竭

婦行莫重於貞節亦有不在貞節之列而流離顛沛辛苦艱難如茶飲檗有遠過尋常貞節者如吾外祖母姚孺人是已孺人為聖在先生女孫靜菴先生女周夏尊先生子婦先是夏尊先生以黃巖學教諭致仕歸蹇遭家運屯遭一門俱染瘟疫親戚故舊婢僕臧獲並遠避無一人至者亡何孺人亦病昏憤漸就沉滯孺人忽起林曰一家俱病今我復病誰歟侍我翁疾者蹴然從牀上起眼昏足輒隨起隨踣辛匍匐奉翁歸正寢湯藥之需朝夕親進翁殁殮殯盡禮昏一身竭力營辦而孺人亦自此不復病矣後遭外祖遠戍事孺人呼天號慟肝腸寸裂全家不舉火者七日既無可

如何猶望其釋回遂黽勉自勉每當霜晨雨夕北望黃沙萬里鴈斷鴻稀孤燈自照不覺淚如綆縻每曰吾心如一綫遠注萬里天邊未嘗一日暫解也支持門戶辛苦備嘗越二十餘年子紹弼自成所奉柩歸孺人撫棺長慟哀感途人又越十餘年孺人亦辛孺人嘗謂煒曰吾一生患難險阻困苦悲哀人無知者汝長當為我作傳煒誌之忽忽數十年未及為竟紀其大略如此餘詳前周孝子傳道光丙午季秋外孫尹元煒謹述

阮陳唐妻某氏失其姓鄞人陳廷邑諸生年二十餘而殁無子僅遺一女家亦窶氏艱貞自矢上無尊嫜旁無期功之親煢煢孑立恃紡績為生朝夕恒不繼而氏節彌勵女長適尹與周與周亦窶甚氏依之艱苦備嘗絕無怨嘆辛年六十餘而辛貞靜勁節人咸敬之而辛無有為請旌者予因以嘆世之苦節而泯沒無聞者多矣不禁於氏有深慨云

錢沈桂德懋蠙室結褵五載德懋遽殁氏撫孤守節冰檗之操始終不移歷三十二年親族為之請旌今其後嗣頗繁盛人以為貞節之報云

尹元煒適桂啟明婚二年啟明病故時氏年才十八青年守志刻苦自勵性堅忍毅然不可犯自稱未亡人笑未嘗見齒無子一女嫁人亦早辛以嘉慶二十四年請旌

馮恭人楊氏馮德文配德文客遊粵西而辛旅櫬歸恭人水漿不入口號慟欲絕舅姑慰諭之始強進飲食恭人事舅姑曲盡孝養子雲湘善治生家以饒裕而恭人惟勤儉猶日夜紡績不倦生平足跡不入巷概曰宗族親戚貧窶者甚多吾當調恤之燒香佞佛無益也恭人既得以例請旌會長孫汝霖入貲為郎中加二級恭人遂以是得封為恭人年八十八姻黨將共為壽恭人不許出金錢脩邑中忠孝節義祠並除道塗便行旅無錫秦侍郎瀛嘗為馮郎母傳載小峴山人續集中

貞女愛玉失其姓本餘姚人為旃山廟祝胡三養女貌端甚不類小家女讀書識字既長有以重價娶之三求為妾玉卻不可三婦有嫉行強玉從己所為玉防身嚴不可犯婦輒毒撻之三婦有所善憫以酒出脂為藥擣其方書至強玉抄之玉不肯舉筆三婦復毒撻之玉泣擣鈎筐出門若將採桑者過隣姥訴其事姥留玉食欲送之歸為解於婦玉止之曰無益也復擣鈎筐匿至江干投水死閱三日尸浮出江面色如生隣姥白玉所以死故里人哭而瘞之旃山下微士鄭勳為志其墓且為銘曰玉惟自愛不待剖而璞全人胡悞於彫琢而不保其天聞玉之風應爽然玉死年十九時惟嘉

慶十五年五月十日

烈女夏氏鄉農女也許字楊九經之子丙炎九經為廣韶南連通九畹從兄其子以學貢出外女氏屢催始顧九經窘甚未之許會丙炎在外暴亡女聞泣不止欲歸楊守志不可遂不食誓以身殉父母防之甚密其後防稍懈一夕登樓睡寂然無聲叱婢破戶入則已自經梁上矣予嘗謂觀察此女節烈可謂於楊氏有光不可不為之請旌觀察顧未暇也觀察殁其諸子遂為請旌於朝且以其柩與丙炎合葬題其墓門曰烈女夏氏之墓

馮節母洪太夫人贈資政雲樹繼室也事舅姑盡婦道撫前出之子本誠本仁極愛生子本懷才五六歲而贈公辛太夫人衔哀如痛黽勉持家家本豐至是益裕乙未丙申歲荐饑發藏粟以賑貧者每邑中有義舉輒命本誠爭先助力平居過親族困乏立與賙恤無所吝蓋閱十九年如一日殁時年四十有五以倒得欽旌節孝後海上有事本誠等追念太夫人遺教傾其資以佐軍餉有詔嘉獎敘勞道銜且加秩視二品會皇太后萬壽章慰節母遂得封為二品太夫人餘見會稽宗稷辰所作傳中

尹元煒填諱

周氏遠王可南可南卒時氏年方二十七歲家赤貧一子尚在腹中一女無力撫養乞與其姊育之氏痛其夫沒於遠方棺槨不歸終身如寡跬步不踰門閾守節三十年年五十七而卒未請旌

孫氏桂啟高妻啟高歿時氏年二十七歲遺腹一子名慕盛守節四十三年年七十一歲而卒未請旌

翁氏秦邦俊配生子伯倫甫五月而邦俊殁氏守節撫孤孀居五十年始終如一李公時勉陳公敬宗嘗稱之邦俊為秦氏遷婺四世祖氏節孝賢淑詒謀燕翼論者以為秦氏之奕葉繁昌實肇於是云

秦氏雙節馮心庠生秦洵配方伯鈁之冢姊也歸洵生二女三載洵卒未幾二女亦夭先是方伯有兩男至是少男亦卒方伯年踰艾矣為屑嗣計不得已復娶魏氏氏年才十八也歲兩周而方伯謝世魏氏慟欲絕不食者七日眾勸之力始復食是時馮氏孀居已數載與寡姑臧節共矢堅貞兩婦俱無子女形影煢煢相依不捨閱數十年無間言後撫兄子某為嗣馮與魏教育之卒有成立逮兩人謝世而子姓已滿堂矣

武氏山西人秦守智側室也守智遊幕山西娶氏歸繼復西遊以疾卒氏聞耗屢覓死家人救護之得免且慰之曰傳聞之訛安知非誤姑唉之氏意稍解越明年守智柩歸氏不甚作悲楚狀家人疑焉及解檐喪葬畢乃拜墓慟哭還室梳洗服澣而死

庠生秦天柱配天柱遊幕粵東期年病卒氏時年二十一遺孤鏡甫七月氏矢節撫孤上有遠姑家赤貧紡績易粟以膳姑自餐糠粃隆冬或萬衣其艱苦有不忍言者然課子甚嚴鏡以此遂為博士弟子既娶婦生一女而氏殁年七十二後數年鏡亦卒無子而氏遂絕無後宗黨莫不傷之

向氏秦大器配性學教諭吳丙有傳

錢氏庠生秦廷棟配廷棟以疾卒於楚氏守節終身無後廷棟弟欽賜國子監學正黃開為之傳

姚氏秦杰配二十三歲而寡遺孤錫齡甫三歲家赤貧氏紡績奉姑撫子成立冰檗之操凜然沒益不易張氏即錫齡配錫齡以母殁哀毀逾制抱病逾月卒張氏時年二十九無子從叔錫起命次子相為之嗣乾隆戊戌旌不戒於火氏自火入搴光

人主力堪賊引不得出死之陳氏湘配也歸湘三載湘以力學攻苦成疾卒無子承氏時年三十誓以死守而家無澹石湘本生父錫圭憫之命還與諸子婦同居孝謹勤儉有加足跡不踰閾者三十年如一日宗人豐岐為著三節傳具載於宗譜

周氏秦培元妻年二十八而寡培元有弟先培元一月卒妻王氏年二十九生一子姑娌共撫遺孤紡績易食同居二十年無間言後為子議婚而子暴卒如素守節終三十三年竟無後

姚氏庠生秦步洲妻貢生姚之偉女內閣中書姚逵胞姊二十九歲而寡子一女一俱幼上有祖姑暨舅姑氏仰事俯育艱苦備嘗祖姑及舅姑亡喪葬如禮撫子章讀書入郡庠邑人柯振猷有傳

秦氏節孝郡邑志所載外尚有數十人茲取其節之尤苦而未旌者載之其餘載不勝載俟有脩志者當取學册及鄧嶰筠四明表節錄秦氏宗譜查補可也

林氏馮雲梯配雲梯棄亡無子氏勵志守貞冰霜之節凜然家本豐氏持以勤儉而好施樂善如脩道路造渡船諸善舉皆率先為之不倦後以叔氏雲樹子本誠為之嗣請旌於朝給帑建坊復以本誠布政司理問銜援例得請封宜人年七十親黨咸

稱配為壽郡守呂公子班為之序

陳氏袁宏方妻宏秀殁無子氏時年二十一歲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而嘿然曰夫死姑存吾亦雖從夫於地下於是起視姑湯藥以事其姑姑殁喪葬盡禮光是宏方有弟宏泰已出繼矣至是氏遴集親族立宏泰次子邦槐為夫後道光某年其族人為之請旌

謝氏袁宏福妻宏福家素貧又罹疾氏于歸後即日夕侍湯藥無幾微怨懟亡何宏福卒氏於是時上無翁姑之情下無子女之覬單了一榻遺有薄田一畝餘所入不足供饘粥而氏矢志皎然艱貞益勵勤力為女紅門戶支持咸取給於十指立繼子邦鈞為後守節三十七年今尚存未請旌

袁氏曹世科妻世科卒時氏年二十七苦志守節家無餘貲上事遘姑十餘年下有幼子三人皆幼績以供事育之需先是氏未嫁時其父以夫家貧已別字他姓矣氏聞堅持不可父不聽因潛逃至曹其父亟使人召之還卒不可奪逐安馬至道光二年卒時年已六十餘未請旌

鄭氏遘連城妻連城卒氏年二十三苦志守節無子事翁姑盡孝養姑患風疾十餘

年侍奉湯藥無少懈現年五十四歲未請旌

徐氏太學生曹世芳妻世芳卒氏年二十九苦節自誓其時翁已歿夫係庶出庶姑亦亡嫡姑尚在患瘋症溺帛牀褥者十餘年氏以單弱之身冬溫夏凊湯藥必躬親進雖身倦病無少間夫卒時子僅一歲承夫命撫育教養以長以成平居齋沐不施笑言不苟鄉里咸欽重之現年五十六歲未請旌

郎氏袁大森妻生一女亡何大森得怯症卒氏撫尸慟哭絕而復甦者再時舅姑已亡凡所以含殮殯葬其夫者皆氏親自經理既而依夫叔父母以居力任操作雖哀毀骨立弗懈初不意其殉夫之志未嘗一日忘也值夫喪百日設位而祭親識畢集氏哭之甚哀已仍入主中饋勤而不懈敬而不知其已仰藥死矣時年二十有三

賽姐職員袁廷標長女許字同里洪氏子沅為室未婚也沅習業申江得客血症以歸未幾卒訃聞父以聘物還洪女不可然未明言也惟將平時剌繡之物盡散諸女伴逮沅四七期先二日女告父欲往拜晉梁公祠祠在洪宅南雖家僅里餘父令老媼導之往拜畢女令媼導往洪氏媼不可則欲赴水自盡媼恐遂導往洪室問姑安在媼指之即下拜起促媼歸曰為我報告父母兒不歸矣父母聞愕然亟使人勸之歸而翁姑亦以家貧恐無以贍女也亦勸之返女以死自誓堅留不肯去逐易素服入悼恩棺斂哭絕而復甦自是飲漿如茶任操作不懈事翁姑尤極孝翁病割臂肉以療翁病翁歿後家益不支饔飧所需皆取給於鍼黹紡織終其身無怨悔意以道光

丙午年卒年三十卒之夕異香滿室竟夕不散

林氏鄭鵬鶴妻生一子鵬鶴歿氏年僅二十四歲聞訃載于又殁氏呼天長慟誓不欲生是時姑魏氏尚存勸諭之乃止自是銜哀茹痛黽勉持家姑歿喪葬盡禮為夫立族姪志琦為後守節五十餘年以嘉慶二十一年請旌

貞女張氏許字周安然為室安然遊學遠出其父病無人奉侍預迎氏過門時年甫十四歲氏事翁雖謹劇藥飲食必躬必親亡何翁病殁安然奔喪歸家居數月以守制未成婚也旋因貧乏服賈徵楊等處潦倒日甚後遂絕無信息或謂貞女曰此人久出不歸定已物故汝未成夫婦守此何為貞女毅然絕之矢志彌堅最後乃有相識者自揚州歸謂其早客死於楊貞女聞之一慟欲絕凡嫂娣姒並勸之始稍進饘粥成服既而曰我所以苦守為周氏似續計耳今已矣若之何乃遂集宗黨立安然從凡安熙子慶祥為嗣比長為之娶妻未幾而慶祥又卒無所出姑媳孀居奚鬻以鍼黹自食其力聞者傷之以道光十九年請旌

朱氏儒士沈玉麟室玉麟奔卒氏苦節自矢歷五十餘年至年八十一而終其孫沈泰等於道光二十六年為之請旌

貞女石氏仁和人許字慈谿沈十一元未婚也十一以供事在京五年得八品職銜歸時女年十八女父母將為合巹計十一以未得官辭復之都自此遂音耗斷絕遲之十年其父欲為女改字女號泣不可乃止女素嫻文墨嘗自為招尋詞梓行四方以求之而卒不可得詞甚悽惋人皆憐之女事父母極孝父母歿依其弟婦以居坐臥一小樓以鍼黹自給夜靜時聞其嗚嗚泣枕席上長有淚痕如是者幾三十年乾隆元年嘗請旌於朝時女年已五十七矣方女年近四十時有某宦欲聘為繼室期定而父母告之女曰如此兒顧與之面訂某宦至女數之曰我夫未死汝強娶有夫之女罪不赦我夫既死汝逼嫁守節之婦罪不赦語竟即上樓自經父母急救之始甦遂便終其志有沈子期者十一之族兄也聞而義之繫其子鼎新往候女曰沈氏尚有人耶吾得所歸矣欽旌之次年女卒臨終泣謂鼎新曰四十年來我以爾叔父為不死今死矣我亦當死但埋骨此間魂無所依汝當以吾歸葬爾叔父墓側死且感不朽復子以金曰此吾一生級鍼所積可為葬費鼎新從其命遂以其柩歸葬於憑之郭塘鼎沈氏祖墓之旁夜半下塘聞空中有鼓樂聲人咸異之女歿在乾隆初年故雖正志不載此奇節詳錄之以旌後之脩志者纂入

周氏監生周學先女附貢生炳璣女兄適馮元昺為室元昺素有血疾後漸加甚遂至不起嫡留之際忽張目謂氏曰吾死如二老兩幼何氏哽咽未及答而目已瞑氏號踊至氣絕者再乃曰吾夫以大事屬我我竟無一語慰吾夫乎遽殉以利刃刳股肉如掌大擲之棺中曰是吾心也見者咸為慘慽先是氏翁貿易漢陽聞訃甚數月亦死而餘貲之絕柩不能歸氏乃盡賣其產具復貸於父母得如干數泥宗人往迎柩乃得歸氏自經兩世喪葬家業蕩然子二長僅三歲幼方週歲上有遺姑下有諸幼氏仰事俯育辛苦備嘗支持門戶者數十年皆十指拮据之所出其艱貞如此氏歿以嘉慶五年殁後其子謀於宗黨為之請旌於朝

柴氏沈開基配年二十九開基即世氏守節自矢冰檗之操凜然遺翁沈鳳鳴年近七旬患足疽出入須人氏雖在悲泣中一聞呼喚輒飲泣立往扶侍始終不懈人咸

耕其孝云。辛卒年七十有七。

陳氏儒士姜孝友室也于歸時年二十三歲越明年孝友身故舅姑老矣氏無所出僅有孤姪一人氏上事舅姑下撫孤姪家甚貧紡織度日銀苦備嘗孝感兼盡遠姪長為之娶婦數年姪夫婦並亡氏益悍悍無依而冰檗之操老而益勵猶為數世遷柩營葬盡瘁以卒道光二十年族親為之具呈請旌

鄭氏徵士勳次女北鄉沈藏安室也沈故富厚藏安攻舉子業猝試棘闈屢躓未獲一青其衿會應縣試得疾所居距縣城六十里氏聞驚甚急遣人迎歸而病已劇氏日夜侍湯藥目不交睫未幾殁氏一慟垂絕稍甦誓以身殉舅姑號泣曰亡吾殁又亡吾婦是并亡吾也家人亦再三勸諭氏默然稍進飲食已而又不食曰吾病作不可療父聞往視氏曰兒薄祐不能終事舅姑默舅姑賴有叔姒在惟吾兩弟稚弱生我之恩未由仰報終天之恨也命其夫妾啟篋取衣一襲曰兒其持送吾母見此如見兒也遂絕時嘉慶二十四年十二月某日距其夫之死六日耳年三十一歲族後以節烈請旌於朝無錫秦侍郎瀛為之傳

宋氏邑廩貢生候選府同知俞旭輪遠室旭輪卒氏矢志守節數十年以道光七年九月親族為之具呈請旌

朱氏太學生葉宗熙繼室于歸後夫殁遘姑在堂侍奉曲盡孝道喪葬一皆盡禮教子嗣兒有成立至嘉慶二十五年氏年已七十三歲計守節三十五年按乾隆二十五年酌定之例應得請旌學憲兵部侍郎戴聯奎表其門曰柏舟堅節

馮氏民人馮愷女適儒士錢潮為室未二年潮病殁潮無子方病篤時顧謂氏嘆曰予無子死將不祀必立叔氏之子為嗣言終而殁氏撫尸大慟數日不食廩欲自盡翁姑解慰方勉起治喪卒立叔子懷珍為嗣教之成立祀以不墜氏自夫亡後布素終身族中有冠昏喪祭杜門不出祭祀必誠必敬翁姑殁哀動隣里喪葬盡禮見者咸稱其孝於道光九年八月請旌

馮氏亦馮愷女適職員周青學子南山為室未一年南山病故初議迎娶時南山已病篤家人議欲緩期以待其變氏獨不可曰死生有命脫有不虞雖在室亦天無他志於是衆議始息及于歸南山已不能成禮氏侍奉湯藥衣不解帶者幾半載逮夫殁親隣慮其輕生防範甚密而氏以翁姑在堂晨夕奉養盡婦道兼代子職歷十餘年如一日初氏翁青學僅生南山一人南山殁青學已年逾五旬且之納妾之後不復作似續想氏乃變賣妝奩奉金於翁力勸納遠室為宗祀大計翁乃為納妾楊氏生二子會山香山肖嗣賴以不絕皆氏之力也氏於道光六年十二月某日卒年三十三歲計守節十二年按與新頒恩例相符以本年十二月具呈浴部請旌

邑下鄉有衣工婦生一子一女而衣工死婦貧甚無以自活其母勸之改適婦守節自誓弗從乃以其女為人家童養媳而獨與子居久之益窶餓三日矣往其母家乞米母怒曰此爾不再適之效也吾安能給竟弗予又往女所童養之家值女之姑他往婦度卒不能自存也乃寄其子於隣人而自經焉死以六月某日至七月某日里人始共棺斂之東海老人為作傳惜不得其姓氏

方氏姚冀高長子逢旭所聘室也未娶而逢旭卒訃聞氏慟哭幾絕父母勸慰之欲為另擇配氏怫然不可因易服始疏日夕哭泣奄奄病殆冀高往為之治疾且曰俟叔長完娶倘有子當迎爾歸以繼爾嗣亡何女父母死家日落兄弟貧甚不可依其母舅某潛為女受他姓幣給云往某家探親拉登輿至中途始覺痛哭號呼欲赴水死歸家乃剪髮毀容自誓益力數年冀高次子完娶未幾遽死其妻改適氏聞之嘆曰吾舅姑有叔嫜侍奉吾心稍安今若此奈何因往姚侍姑疾惟謹姑轉捽之出曰

汝未成婦非我婦何在此費我薪米不得已復如母家或謂之曰舅姑不足依矣汝將何歸氏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吾年逾四十特患不得死所耳死何足恐遂冀高夫婦竝殁氏慟哭於是始歸姚氏治喪葬焉與冀高繼子同居異爨姚族人憫其苦節歲饋之粟以養贍之

張烈女名馨姐諸生與參之妹年十七受聘於時氏子先昏期卒女涕泣脫簪珥願往守其喪父母力沮之入室誓死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親族來勸慰謂女年少何自苦為女正色拒之曰天下豈有已受聘而可謂非其婦哉且吾命薄惟此凶人各有志吾不能改也言者嘆息去居無何議婚者至父母將許之女聞方織遽起入房中嗽酒殺之不得竟死聞於時氏時氏為結綵輿其儀迎主於廟而成宴婚焉合葬於北郊之塢以成其志邑人馮增為之傳

邵氏女其詳不可考雍正間城南築花樓降乩乩忽大書曰邑邵瑞行室女自經以徇夫上帝命為桂宮侍女見馮壽春張烈女傳後論此事世無傳之者故亟錄之周因巖二烈女傳明嘉靖中諸生劉泰年十三通五經十四入縣庠十五而得足疾其所聘之女張氏聞夫之疾也至劉氏視疾聞夫卒即自縊又雍正十年予族弟其相

聘北門邵氏女。其柏得疾死。邵氏周旋衣襚。事逾自經以殉。兩人相去百數十年。而節烈若出一轍。見東海老人文集。論未錄。

贈恭人馮氏。儒士應寬配。先是有白朋者。娶馮氏。生子紹元。白朋卒。馮氏以節孝曾邀旌表。紹元生寬。寬亦娶馮氏。三年寬卒。氏哀慟欲絕。顧家素饒。夫無子。時顧有欲謀為繼者。氏不可。曰吾翁姑未老。何遽無子。未幾繼姑果生子灝。氏以寡嫂撫稚叔恩勤倍至。灝長為娶妻生子慎脩。而灝又卒。時又有欲為寬承嗣者。氏曰吾叔氏既有子。一子兩祧。倘亦不可。議遂息。卒能保其家業。俾其夫無之嗣。皆氏之力也。氏逮事祖姑及翁姑。繼姑侍奉葬祭。盡力盡禮。人以是咸稱其孝。乾隆五十四年禮部題請奉旨旌其閭。道光七年。氏卒。壽九十六歲。嗣子慎脩捐級請封吏部題蒙恩准。氏得贈為恭人。

貝氏。贈朝議大夫應灝側室。初灝正室俞氏生五女一男。旋病卒。仰事俯畜。惟長嫂是賴。聞貝氏女賢。遂納為繼室。氏來歸。克敬克孝。撫正室子女。恩勤弗懈。亡何灝以疾卒。氏哀慟欲身殉。家人不可。遂黽勉承事。生平早諫勤慫。動無違禮。守節二十一年。與馮恭人先後請旌。並邀褒典。

贈安人馮氏。王聖謨室。聖謨少業儒。長遊京師。入國子監。應順天鄉試。不得志。南歸。遂患瘧。舂卒。時子嚴理甫三歲。氏慟哭絕粒者數日。潛扃戶自經。其姑即覺而急救之。哭曰。兒雖死。幸有孫在。滴死。此零丁者將安託。氏不得已。始進食。親操作。持家政事。其姑以孝聞。時嚴理有屋從兄弟。死無後。將別立繼。氏不可。先是次房有從叔祖某仕滇南。卒。子孫貧不能歸。氏曰。次房有子。而使旁支入繼長房。可乎。乃命嚴理出橐金二百餘。遣人挈其孥歸為長房嗣。人以是嘆氏之賢明。蓋不僅以節孝著云。以子嚴理援例通判江西。贈安人。乾隆五十二年。族黨為具呈由本學申大府。請旌於朝。

應氏。嘉善庠生周觀三配。初觀二父既沒。為應學教諭。觀三隨侍在署。應翁因以女妻焉。值歸嘉善未幾。觀三殁。氏青年守志。奈苦備嘗。生一子名以煥。後忽棄家為僧。雲游不知所往。氏零丁無依。不得已。仍還應依其女夫陳海壽以終。

楊氏。浦漢榮繼室。漢榮服賈武林。數載以疾卒。時氏年二十九。苦節自矢。家貧。藉紡績為生。足跡不出戶庭。教子駿聲讀書入邑庠。守節二十五年。邀例請旌在案。烈婦袁周氏。諸生周尚齋女。幼孤事母孝。母以痛夫夫明。氏以養母無不字。母殁。欲自殉。有從叔勸之。乃止。遂許袁鳳翔為妻。入門事姑孝。宗族咸稱焉。翁早故。夫不事家業。貧無了賴。將鬻氏以償逋。氏泣訴言謁母墓。出東郭門至夾田橋投江死。事在嘉慶七年七月十一日。

楊氏。年二十二適應懷珍為室。結褵二月。夫客江蘇。嗣得病歸里。至邑西丈亭而殁。時值盛暑。屍已異腐。舅姑諭氏不可近。氏曰。吾何忍哉。遂躬親殯殮。附身附棺。一一必手自經理。氏事舅姑孝。家素貧。舅姑殁後。紡績度日。數十年。艱貞苦節以終。

張氏。年十九適馮佐宸為室。成婚一月。夫客江蘇。次年患嗜血症歸里。氏躬調湯藥。未一月而殁。氏事舅姑孝。夫殁。惟含悲飲泣。不敢出聲。蓋恐傷舅姑心也。其志尤有足憫者。家貧日夜操作。藉之餬口。苦節以終。

唐氏。年二十。適馮思恭為室。二十四而寡。氏青年矢志。紡績自食。無子。近親無可為繼者。氏乃謀之族人。立陳屬安瀾為繼子。俾其夫有後。延嗣至今。皆氏之力也。

陳氏。年十九。適周越凡為室。二十三而寡。無出。氏事舅姑孝。舅殁。姑患病久。氏躬親湯藥。無少怠。姑垂殁。含淚謂之曰。吾幼子士強。尚未成立。今屬之汝。氏泣而受命。盡心撫養。比長。為娶妻錢氏。杜氏生二子。潦溥。無何。叔媳又相繼殁。氏復撫孫等立溥。

為夫後數十年。艱苦備嘗。為周氏力持門戶。不至廢墜。孀氏是賴。蓋不徒以苦節著者。

馮氏。張魁呂妻。年十六于歸。二十而寡。無出。時上有遘姑。氏敬事敬養。無少懈。初魁呂病危時。囑嗣氏曰。吾兄弟四人。皆分爨。且俱艱苦。我死。汝無所依。宜自為計。氏齧血自誓。無他志。夫殁後。紡績自食。絕無怨言。守節四十四年。族人憫其艱苦。道光癸卯冬。為出貲請旌。以彰幽德。

袁氏。錢學曾妻。孫氏。錢世澤妻。初袁氏之歸學曾也。結褵三載。生一子名世澤。未幾夫以瘵疾亡。袁氏上事遘姑。下撫幼子。克孝克慈。靡不周至。比世澤長。為娶孫氏。袁氏曰。吾今稍得完聚矣。不意孫氏始甫二載。生一子名大坤。而世澤又亡。袁氏號痛幾絕。孫氏為姑言曰。吾姑清節。天人共鑒。今幸有一孫。是天不絕錢氏之脩也。願終守苦節。以期吾子之成立。姑感其誠孝。遂相守以至於老。袁氏殁。年七十八。孫氏殁。年六十八。道光壬辰年。大坤為祖母與母請兩代旌建坊於黃墓渡。

袁氏。邑東鄉人。適同里韓夢麟為室。生二女。亡。何夢麟亡。氏守節自矢。其翁以哭子喪明窮居。頗類失志。姑性嚴急。又患瘋疾。不起林席者二十餘年。氏奉事惟謹。無

少㵎初翁生二子。至是朝夕起居。所倚賴者惟氏。逮翁姑歿。一切附身附棺。必誠必信。皆以一身營之。為嗣子大椿娶妻虞氏。生三女。而大椿病故。虞氏年僅二十六歲。顛沛之餘。纏以山荒。往往衣食不給。婦姑二人。勤紡織以餬口。晨昏無間。虞氏尤孝謹。兩世苦節。隣里咸稱之。無異辭。表年七十八歲。壽終。虞氏今尚存。

貞女袁氏。儒士佩玉女。許字凌學舍。未成婚。學舍驟病卒。時女年十八。聞凶耗。力請於父母。就視含殮。既入門。撫屍慟哭。願以身殉。父母促之還。女以死自誓。翁姑感之。勉成其志。初翁有次子學畝。出繼外房。先娶婦。生子大定。因以為女後。女自是矢志益堅。侍奉翁姑。撫養孤幼。艱苦備嘗。以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日辛。訃守節十九年。大定經商遠出。晚年擬為母請旌。未果。遺命子婿於道光七年開具事實。呈學牒縣詳請題準。給帑建坊在案。

樸氏。馬經張大春妻。貧家女。結褵時年十六。婚三月而氏翁殁。未及葬。大春即遠出經商。不知所在。而柩猶在堂。家徒壁立。無以為喪葬計。不得已。儘力於鄉里積所得值。為翁謀窀穸。并葬其夫之叔父母。或有憫其寡且獨者。氏坦然自若。毫無怨言。但曰。吾自于歸來。見張氏人丁凋喪殆盡。於今僅留吾一身。而吾又無出。其自龍江公

而下。遠並八世。眉嗣遂絕。此未亡人之大罪也。乃擇其族人大東第五子肇品為嗣。即以平日所蓄貲為之婚娶。曰。吾今雖死。可以見先人於地下矣。以道光甲辰年六月日卒。年四十一歲。臨卒時。親檢沐具服飾。含笑而言曰。與至吾去矣。語畢而終。時族中有病垂危者。與氏家相距數百步。嘆嗟曰。適見大春妻乘彩輿。與侍從數十人。不知適何所聞者。不信。詢之隣人。則氏正於是時告終也。

蔡氏。德清人。適周大昌為室。年二十四而寡。生一子名兆麟。甫三歲。無周親之恤。無田宅之庇。氏日夜操作。不辭勤苦。上奉遺姑。下撫幼子。俱經營於十指間。初大昌昏寓武林。氏念周氏墳墓久無人守。不得已。將所住敗屋出售。得三十緡。遂能扶櫬歸故里。并營葬焉。於是周氏存歿俱得所歸。氏歿年四十四。兆麟長。為之請旌建坊。

馮氏。劉斯酩生二子。長鳴梧。次鳴岡。年二十九而寡。時則上有遺姑。下有幼子。氏仰事俯育。艱貞自矢。茶苦備嘗。又其姑素有瘋疾。氏朝夕奉侍。不離側。飲食起居。疾痛疴癢。先意承志。歷二十年如一日。此尤人之所難。族黨莫不稱之。

馮氏。劉夢松配。生二子。長鴻業。次鴻勳。未生而夢松卒。時氏年二十三。誓以身殉。慟哭不食。死而復蘇者再。繼念孤子無依。勉強復主家祭。朝夕所需。皆出十指經營。

暮年。嘗呼其子謂之曰。爾等務宜儉以持身。誠以待物。克自樹立。庶慰我心。我所以不即死者。徒以爾兩人在耳。年五十二。以全節終。

誥封二品夫人張太夫人。鎮海人。父業農。病廢。賴太夫人佐母紡織。以贍家。年十八。邑人州同贈資政大夫馮天佑聞其賢。納為側室。事嫡陸太夫人如母。陸太夫人私愛重之。踰年。生子雲濠。越五載。方妊次子雲標。而資政病作。太夫人籲天代辛不起。號慟幾絕。嫡泣諭同撫孤。乃止。時年二十三也。至戊戌。雲濠以年例合符。旌節孝。長旨旌其閭。太夫人素明大義。教子有方。雲濠以優行貢成均。旋膺鄉薦。雲標早辛。聘女陸氏。未婚守節。太夫人命以雲濠次子本蕃為嗣。嫡子雲祥。太夫人撫如己出。雲祥亦善承順。居恒閒有義舉。必命雲濠等為之。如恢復慈湖書院。新造鄉先賢祠。其尤著者。他若拓宗祊。編族譜。以及繼絕舉廢。浚河濬湖。賑荒濟困。不勝指數。雲濠等感稟承次第舉行。唉夷之役。太夫人亟命奉栗主於墓莊而後行。厥後居室湯然。栗主無恙。皆太夫人力也。總憲劉公嘉珂以雲濠防堵有功。題請議敘。特恩賜道銜。加三級。故太夫人得晉階誥封為二品夫人。

陳氏。董爾開室。年十八而寡。時舅姑皆待養。遺孤之珍未及一周。父母迫之嫁。氏濼然持不可。家極貧。無儋石儲。如荼飲糜。凡所資用。皆取給十指。而甘旨之供未嘗乏。中遭歉歲。且疊經回祿。艱阨之況。有人所不能堪者。而氏處之恬然。絕不發一怨尤語。蓋其貞操自勵。始終不渝如此。

孫氏。董良植妻。良植故患瘵疾。結褵未半載。遽殁。無子。時氏年二十一。自太姑逮舅姑舉家涕泣。方慮無計覓解之。而氏毅然以代夫侍奉兩世晨昏為己任。一切起居飲食。曲盡周至。歷數十年如一日。太姑孫壽九十。臨終語人曰。使吾無此婦。壽適為身累矣。此其孝養之誠。所以慰夫於地下者。蓋不徒節凜冰霜云。以伯氏子為兼祧為後。

陳氏。柯聖宗妻。年十八于歸。二十一夫亡。遺孤成錦才二齡。家徒壁立。有勸之改適者。氏曰。如此若遺孤何。終年凍餒。幾無以為生。或憫之。則曰。但得孤子成立。吾死無憾矣。成錦長。即遣往湖州習業。其後稍有貲。為娶妻生子。洎氏壽八十五。曾孫已五歲。氏嘆曰。吾亦有今日。眼見四世。可以復命吾夫矣。嘉慶壬戌歲。邑學具其事申學院。給匾額曰冰霜勁節。

陳氏。柯德成妻。舉一子。適之。夫亡。氏年二十有一。柯德成以織樓衣為業。既死。家益

寡。記李德功德明早分居。皆自領不服。以此生計日廣。氏恬然。如茶飲糜。不以為苦。惟日夜勤操作。不離機杼。以謀餬口。辛以是長有遺孤。俾有家室。道之長克負荷。而德功子一。流落塞外不歸。德明子一。未娶早殁。因復合劵。使無失所。宗黨莫不賢之。

嘉慶丁丑。氏年五十八。歲守節三十有八年。

此與下二條。皆節錄柯訥齋所作三節傳。全文載蘭雪集。

董氏柯稟初妻于歸未幾。舅殁。姑顧氏衰老。家貧甚。稟初無兄弟。習梓人業。纍一子邦憲。亡何。稟初殁。氏年二十二。毅然以奉姑撫子自任。而稟初妹嫁李氏者。力勸之再醮。以其貲為母生養死葬計。且曰。母飢餓死。嫂無所依。終必改嫁。徒苦我母耳。氏曰。與其失節生。何如守節死。即老幼俱作餓莩。亦可見吾夫於地下。吾之不再醮決矣。由是勤苦紡織。夜常以雞鳴為度。晝則有不再食者。而養姑懇摯。相依若母女然。姑壽七十餘。邦憲八歲。姑撫而嘆曰。微汝母。吾與若不知作何狀。汝祖母且不血食矣。氏訓子有義方。邦憲亦孝謹有孫二人。逮嘉慶丁丑。氏守節已三十有四年。

翁氏柯我忠妻。二十于歸。二十七而夫亡。遺孤三歲。次年殤。我忠兄二人。早分居。長我仁一子邦衡。次尚義無子。氏復喪子。煢影煢煢。乃取胡氏子為螟蛉。曰邦瑞。僅四歲。初尚義殁。以從子為後。未娶而死。展轉數人。輒夭絕。求可以後我忠者。更無人也。久之。螟子授室。孫數人矣。氏念似續大義。請於宗族長者曰。氏夫不幸早亡。螟子雖孝。義不可亂宗。然自曾祖下無人可繼。異時氏夫祀。軒恨黃泉。雖守節。奚瞻其享。願以田二畝為夫祀田。氏身後。俾猶子邦衡以田所出。隨先舅祀。辦清明墓祭。其餘田。召撥授螟子。俾得自祭於室。以展孝思。敢請立議。以垂久遠。宗族欣然從之。謂氏非獨以節著。乃其識亦巾幗中所罕有也。

朱氏楓灣朱世順女。自幼許字孫國相子邦寧。為壻。因邦寧學業在蘇。氏年十八。尚未婚也。亡何。夫在蘇病殁。氏聞信痛絕。立換素服。守節自誓。翁姑諒其誠。迎以歸。時氏年僅十九也。氏事翁姑孝。服勞奉養。久而弗替。道光二十年。年四十歲而終。

向氏女。父興仁。幼以女許字孫永和次子為室。孫故貧。女年二十七。尚未迎娶。未幾。永和次子病殁。女悲傷。誓不改字。矢志在家侍奉父母。侯終天後。歸空門為尼。然竟不果。年三十一。病終於菴。

馮氏一門三節。皆馮雲龍子婦。一王氏。長子紹禹妻。紹禹殁。氏年僅二十八歲。無所出。一秦氏。次子紹祁妻。氏年三十。而紹祁病。越一劉氏。三子國俊子生。紹登繼室。紹賢

兄弟俱以啗血症卒。劉氏年亦僅二十九。當是時。雲龍夫婦俱在堂。一門三孀婦。朝暉慘慘。慘然不樂。而三人者。矢志彌堅。承歡無間。逮姑殁。翁納有遠室王氏。年甚少。三人俱事之。惟謹。有事必相咨商。不敢專。翁殁後。尤為體恤。或有所饋。必受而獻之。益愛敬有加。族黨莫不稱之。其同心協力。各竭婦道。蓋不徒冰檗貞操。足以勵俗云。

鹽上遺聞集錄卷十終

虞初新志

清張山來著

虞初新志

虞初新志提要

張山來以虞初志蒐采未廣爰輯虞初新志二十卷事奇而覈文雋而工大半時賢名作今教科書中多采取之亦足見此書之價值矣

原敘

古今小說家言指不勝僂大都鉅釘人物補綴欣戚累綴連篇非不詳贍然優孟叔敖徒得其似而未傳其真強笑不懽強哭不戚烏足令駭奇攬異之士心開神釋色飛眉舞哉況天壤間瀕氣卷舒鼓盪激薄變態萬狀一切荒誕奇僻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事古之所有不必今之所無古之所無不必今之所有固不僅飛仙盜俠牛鬼蛇神如夷堅甕異所載者為奇矣此虞初一書湯臨川稱為小說家之珍珠船點校之以傳世洵有取爾也獨是原本所撰述盡摭唐人軼事唐以後無聞焉臨川續之合為十二卷其間調笑滑稽離奇詭異無不引人着勝究亦簡帙無多蒐采未廣予是以慨然有虞初後志之輯需之歲月始可成書先以虞初新志投稗問世其事多近代也其文多時賢也事奇而覈文雋而工寫照傳神彷彿逼肖識所謂古有而今不必無古無而今不必不有且有理之所無竟為事之所有者讀之令人無端而喜無端而悟無端而欲歌欲泣誠得其真而非僅傳其似也夫豈強笑不懽強哭不戚烏足飽飫補綴之稗官小說可同日語哉學士大夫酬應之餘伊吾之暇取是篇而劇覽之亟惟滌煩祛倦抑且縱橫俯仰開拓心胸具達觀而發曠懷也已

康熙癸亥新秋心齋張湖山來氏識

謹按湯臨川虞初志原本未傳作者氏號載考委宛餘編虞初為漢武帝小吏衣黃棗帽采訪天下異聞異事蓋以是名其書也山來又識

卷一
姜貞毅先生傳 魏叔子文集
大鐵椎傳 魏叔子文集 魏禧 冰叔
徐霞客傳 文集選本
秋聲詩自序 文集選本 王思任 季重
盛此公傳 賴古堂集 林嗣環 鐵崖
湯琵琶傳 四照堂集 周亮工 櫟園
王秩定于一
小青傳 失名
義猴傳 會秋堂文集 宋曹 射陵
卷二
柳敬亭傳 梅村文集 吳偉業 梅村
汪十四傳 鵬搏集 徐士俊 野君
武風子傳 邵村雜記 方亨咸 邵村
記老神仙事 邵村雜記 方亨咸 邵村
瑤宮花史小傳 西堂雜俎 尤侗 悔庵
九牛堂觀戲記 文鈔 彭士望 達生
卷三
馬伶傳 壯悔堂集 侯方域 朝宗
顧玉川傳 文鈔選本 曹禾 峨眉
冒姬董小宛傳 壑芝集 張明弼 公亮
賣酒者傳 魏叔子文集 魏禧 冰叔
一瓢子傳 櫟園文集 嚴首昇 平子
宋建璧傳 夷齋居集 李煥章 象先
卷四
義虎記 文津選本 王猷定 于一
丁約園外傳 文鈔選本 林嗣環 鹿庵
寄暢園聞歌記 受祺文集 余懷 澹心

陳小憐傳 忍庵堂集 杜濬 茶村
賣花老人傳 新柳堂集 宗元鼎 定九
神鉞記 諾皐廣志 徐芳 仲光
焚琴子傳 碎錦園文鈔 顧彩 天石
四氏子傳 蓼芝集 張明弼 琴坡
卷五
柳夫人小傳 藏山集 徐芳 仲光
換心記 諾皐廣志 徐芳 仲光
秦淮健兒傳 笠翁一家 李漁 笠翁
山東四女祠記 聽鸝堂集 黃始 靜御
魯顯傳 為可堂集 朱一是 近修
林四娘記 搔癢焚餘 林雲銘 西仲
乞者王翁傳 懸榻編 徐芳 仲光
雷州盜記 諾皐廣志 徐芳 仲光
花隱道人傳 為可堂集 朱一是 近修
卷六
張南垣傳 梅村文集 吳偉業 駿公
孫文正黃石齋兩逸事 方苞 望溪
郭老僕墓誌銘 壯悔堂集 侯方域 朝宗
五人傳 街南文集 吳肅公 晴嵐
蕭洞虛小傳 湘瑟堂集 傅占衡
鬼孝子傳 會秋堂集 宋曹 射陵
黃履莊小傳 奇晉齋目略 戴榕 文昭
卷七
書戚三郎事 賴古堂集 周亮工 減齋
紀周侍郎事 大有奇書 陸次雲 雲士
姚江神燈記 為可堂集 朱一是 近修
紀盜手授鈔本 楊衒 選聖藻

化虎記諾皐廣志　徐芳仲光
義犬記諾皐廣志　徐芳仲光
奇女子傳慧福編　徐芳仲光
曲全節義疏邵報　阿畢阮
卷八
江石芸傳強意堂稿　吳良樞府在
耕雲子傳大蔭堂稿　洪嘉植去蕪
吳孝子傳魏叔子文集　魏禧冰叔
李一足傳四照堂集　王猷定于一
王翠翹傳手授鈔本　余懷澹心
戴文進傳陳苑文鈔　毛先舒稚黃
聾樵傳手授鈔本　顧彩天石
趙布乾傳手授鈔本　甘表中衆
萬夫雄打虎傳手授鈔本　張愁南村
卷九
劍俠傳漁洋文署　王士正阮亭
皇華紀聞本書　王士正船上
毛女傳留漢外傳　陳鼎定九
寶娘生傳北墅緒言　陸次雲雲士
王義士傳留漢外傳　陳鼎定九
紀陸子容事震翠堂集　王晫丹麓
雌雌兒傳留漢外傳　陳鼎定九
再來詩識記古今文繪　沙張白定峯
卷十
筠廊偶筆本書　宋犖漫堂
金忠潔公傳國儀集　董以寧文友
核舟記考槃集　魏學洢子敬
沈孚中傳北墅緒言　陸次雲雲士

愛鐵道人傳留漢外傳　陳鼎定九
北墅奇書大有奇書　陸次雲雲士
鬼母傳古今文繪　李清岫碧
狗皮道士傳留漢外傳　陳鼎定九
列狐傳留漢外傳　陳鼎定九
卷十一
過百齡傳古今文繪　秦松齡留仙
八大山人傳留漢外傳　陳鼎定九
圓圓傳北墅緒言　陸次雲雲士
嘯翁傳留漢外傳　陳鼎定九
客窗涉筆大有奇書選本　失名
聞見巵言大有奇書選本　顧珵美樗六
樵書大有奇書選本　來集之元成
錢塘于生三世事記擊文堂集　陳玉璂椒峯
卷十二
邵士梅傳古今文繪　陸嗚珂沈山
彭望祖傳留漢外傳　陳鼎定九
程弱文傳古今文繪　羅坤宏載
薛衣道人傳留漢外傳　陳鼎定九
劉醫記學文堂集　陳玉璂椒峯
胡孺雜記本書　陸次雲雲士
看花述異記霞舉堂集　王晫木庵
李犬傳留漢外傳　陳鼎定九
卷十三
曼殊別志西湖碑西河合集　毛奇齡大可
補張雲翼堂合傳夏為堂別集　黃周星九烟

陳老蓮傳西河文選　毛奇齡大可
桑山人傳西河文選　毛奇齡大可
李姬傳壯悔堂集　侯方域朝宗
記貓鬼讀律佩觿　王明德令樾
卷十四
平茵神異記柳亭舊鈔本　王謙楊齋
紀老生妄訟手授鈔本　吳陳琰寶庵
會仙記顧息齋文集　徐喈鳳竹逸
太恨生傳　徐瑤大璧
癌水盞子誌石銘　毛奇齡大可
姍姍傳　黃永雲孫
卷十五
記同夢閨秀　錢宜在中
述怪記　繆彤載赤

啞孝子傳　王潔汲公
孝丐傳　王晫丹麓
中泠泉記　潘介幼石
幫參軍傳　徐瑤大璧
李匄傳　毛際可鶴舫
詩附錄
書細閻女子圖章前　周亮工減齋
書王安節王宏草印譜前　周亮工減齋
書姜次生印章前　周亮工減齋
卷十六
因樹屋書影　周亮工減齋
記桃核念珠　高士奇澹人
核工記　宋起鳳筠庵
張南郛先生傳　先著遯庵

劉酒傳　周亮工減齋
記古錢條　詹鍾玉去矜
唐仲言傳　周亮工減齋
李公起傳　周亮工減齋
書鄭仰田事　錢謙益牧齋
記吳六奇將軍事　鈕琇玉樵
卷十七
紀袁樞遇仙始末　毛際可會侯
閔孝子傳　吳晉介菴
人觡　鈕琇玉樵
事觡　鈕琇玉樵
物觡　鈕琇玉樵
名捕傳　姚□伯祥
南遊記　豫嘉淦錫公

卷十八
蟄師錄　王言慎齋
海天行記　鈕琇玉樵
卷十九
七奇圖說　南懷仁
記菴偶筆　失名
柳軒叢談寄園寄所寄　失名
嘯虹筆記寄園寄所寄　失名
燕觡觡賸　鈕琇玉樵
豫觡觡賸　鈕琇玉樵
秦觡觡賸　鈕琇玉樵
吳觡觡賸　鈕琇玉樵
卷二十
三儂贅人廣自序嘯旨　汪价介人

板橋雜記

余懷 澹心

虞初新志 目錄 七

虞初新志目錄終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姜貞毅先生傳

魏禧 叔子

公名垓，姓姜氏，字如農，山東萊陽人也。高祖淮以禦寇功，拜懷遠將軍。父潟里諸生。崇禎癸未，北兵破萊陽，潟里守城死，幼子三，子婦一，女皆殉節。事聞，贈潟里光祿寺卿。子祭葬，謚忠肅。公之將生也，王母李感異夢，其生衣胞皆白色。三歲失乳母，楊太孺人置水酒床頭，夜起飲之。一試，立盡萬歷乙卯，山東大饑，盜蠭起。公時九歲，與兄坼夜讀書聲，呻唔不絕。盜及門，歎息去。年二十，補諸生第一。明年鄉試，經義中式，主司以五策指斥崔魏，擯之。崇禎庚午，舉於鄉。往見中表李篤培，李負清正名，謂公曰：子富貴何足興，士大夫立身要當為朝廷任大事耳。公謝而受之。明年，舉進士出倪文正元璐門。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知宏雲縣。未行，改儀徵縣。公為政廉仁，十年無所取於民。不受罕牘，客至去，題其館壁曰：愛民如子，嫉客若仇，嘗揭傳請託免。泗洲修河夫五百名，百姓不知也。又請革過閘糧船牽夫，若為今舊例，豈豐封引儀徵，今皆有賂。公獨絕之。商人感激，為代備修河銀一萬兩。下車日，廉得大憨董奇董九功

等，置於法。嵩訪之客，遂除。袁公繼咸備兵揚州，見下堂揖之曰：吾閒行真州，見死生聽斷不覺心折矣。辛巳，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明年，巡撫南直隸朱公大典疏表公賢勞，上謝一體考選，因目閣臣曰：有臣如此而不用，朕之過也。三月，上御宏政門召見，應對稱旨，擢禮科給事中。賜糕果湯餅。公既拜官，五月中，條上三十疏，上每采納。十一月，東方告急，公受詔分守德勝門，自元勳以下，憚公不敢歸休沐。時宰相大貪婪，都御史劉公宗周有長安黃金貴之疏，宰相懼，卸其罪於言官，又欲引用逆輔□□相表裏為奸慝。公上疏極論罪在大臣，不在言官，并及涿州知州劉三聘疏薦□□事。輔首輔怒，又有上諭代人規卸，為人出缺陛下果何見而云然。及二十四氣候語，謄聞清禁，此必大奸巨慝惡言宦不利於己等語。上大怒，閏十一月二十三日，御皇極門，召見羣臣，謂塚欺肆，敢於詰問朕何所見。二十四氣之說，不知所指何人何事。着革職，錦衣衛拏送北鎮撫司打問。時行人司副熊開元面劾首輔，既以補牘語不相應，同時下獄幾死，後並得赦。初公下北鎮撫司獄三日，勺水不得入口。冰雪交積，公僵臥土室，無襆被，身嬰三木，血流骨械，九卿臺省屢疏救，不報。（閻王爺）例凡一枷敲五十，一夾敲五十，杖二十。名曰一套。公既備刑，獄卒必欲得二十四人姓名以報

上公以諸人皆正人恐禍不已忍死弗肯列氣垂絕唯以指染口血書死字以揩下半日稍甦清宏令肆灌酒一盂使畢識公終不肯承疏入上大怒謂考擊緩情實未當詰責衛司官令再訊一楚一夾各敲八十杖三十俄出密諭一小紙曰姜埰熊開元即取畢命尺云病故衛臣駱養性具奏有曰即二臣當死陛下何不付所司書其罪使天下明知二臣之罰若生殺出臣等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又密言於諸大臣而都御史劉宗周上殿力爭自辰至午不肯退上怒其戴拗非對君禮將下有司治罪既矜其耄特革職放歸田僉都御史金光宸奏宗周清直願以身代宗周上怒以為雷同罔上奪職譴籍而兵部侍郎馬元馭都給事吳麟徵開陳大指婉辭規勸上心為少移旋出密旨謝衛司繼昨旨毋行於是公及開元始得移刑部獄矣刑部尚書徐石麒擬附近充軍上怒公開元各杖一百是日特遣大璫曹化淳王德化監視衆官朱衣陪列午門外西墀下左中使右錦衣衛各三十員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臂衣執木棍宣讀畢一人持麻布兜自膚脊下衆之左右不得動一人縛其兩足四面牽曳唯露股受杖頭面觸地地塵滿口中杖數折公昏絕不知人弟埰時官行人口含漱吐公飲之名醫呂邦相夜視公曰杖骨痕過膝者不治吾以刀割

創處七日而痛為君賀矣平月去敗肉斗許乃甦邦相賀活黃公道周戹杖京師號君子醫也大璫假命上曰二臣藐何言曰二臣言望帝免聲臣得為關龍逢比干足矣上曰兩人舌殭猶謂明年春茶陽破公父死於難埰請身繫獄而釋埰歸治喪不許疊省亦交章請釋公上曰埰在七月疫上命刑部清獄公暫出上召見刑部以墨筆又埰開元名曰此兩大惡奈何釋之於是再入獄十二月首輔伏誅有新參請釋二臣者上曰朕怒二臣豈為罪輔哉不許甲申正月聞賊猖獗闔臣李建泰奉命督師山西上御正陽門行推轂禮建泰請釋埰開元上報可擢公戍宣州衛公過故鄉哭光祿公聞京師陷上痛社稷公慟哭南之戍所未至宏光即位赦公遂留吳門不肯歸會馬士英阮大鋮用事大鋮往被坡劾必殺公兄弟復竄走丁亥避地徽州絕食樵子宋心老時以菜羹啖之或徒步數十里走吳孝廉家得一飽祝髮黃山巫相園石自號敬亭山人蓋不敢忘先帝不殺恩也後還吳門終僧服不與世人接二子安節實節才亦不令進取戊子奉母歸茶陽母疾甚公默禱願減算延母山東巡撫重公名下檄捕公公故堅臥以折股名瘍醫竹筏舁之使者歸報公夜馳渡江南自號宣州老兵當欲結廬敬亭山未果癸丑夏公疾病呼二子謂曰吾受命論戍今遭世

變流離異鄉生不能守先墓死不能正丘首抱恨於中心吾當待盡宣州以終吾志越數日則曰吾不能住矣死必塹我敬事之簏口吟易簀歌一章嘔血數升而歿時年六十有七遺命碑碣神主不題故官棺用薄杉不營佛事二子皆遵行之葬敬亭旁日遠近弔者如市同人私謚曰貞毅先生公隱居僅多著述自選所為詩文刻敬亭集藏於家絕不示人傳甲乙以來殉節諸賢曰正氣集自題己亥後詩文曰歸託集又著紀事摘鈔皆藏之

魏禧曰公有贈禧序及見懷諸詩皆未出公死而公二子乃寫寄禧山中也予客吳門數信宿公每陰雨公股足骨發痛步趾微跛踽哀哉北鎮撫司獄廷杖立枷諸刑此秦法所未有始作俑者罪可勝道哉宣城沈壽民曰讀法秉德不回曰孝經曰事君不忠非孝也公死不忘君全而歸之可以為孝矣宜謚曰貞孝

金棕亭曰余遊黃山訪先生祝髮處山僧猶藏手蹟數紙詩格豪放字畫遒勁真希世寶也以魏公文姜公事作新志麈卷足令全書皆生赤水珠光

大鐵椎傳

魏禧 禧承叔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

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遇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石腳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掛疊環襍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扣其鄉及姓字皆不答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窗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韈以籃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躬鼾睡矣上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為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吾當奪取諸鳴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拳吾又不許是以攣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鬬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為乃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鬬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勿聲今賊知汝也時難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嘯聲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我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人馬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客

大呼曰吾去矣但見地塵起黑烟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

魏禧論曰予房得滄海君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與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予讀陳同甫中興遺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又何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為人用與抑用之自有時與予煤遇大鐵椎為壬寅歲視其貌當年三十餘則大鐵椎今四十耳予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甚工楷書也

張山來曰篇中點睛在三稱吾去矣句至其歷落入古處如名手畫龍有東雲見爪之妙鱗西雲見爪之妙

徐霞客傳

王思任 季重

徐霞客者名宏祖江陰梧塍里人也高祖經與唐寅同舉除名賓常以倪雲林畫卷贈博進三千手跡猶在其家霞客生里社寄情泉石無意山水力耕奉母踐更歸役感感如龍鳥之觸羅每思飄去年三十母遣之出遊每歲三時出遊秋冬觀眷以為常東南佳山水如東西洞庭陽羨京口金陵吳興武林浙西徑山天目浙東五泄四明天台雁宕南海落迦皆八柴衣帶間物耳有再三至有數至無僅一至者其行也從一奴或一僧一杖一樸被不治裝不裹糧能忍飢數日能過食即飽能徒步走數百里凌絕壁冒叢霄攀援下上懸度峽汲捉如青猿健如貴犢以釜岩為牀席以溪澗為飲沐以山魅木客王孫猿父為伴侶傳傳謝謝口不能道詞與之論山經辨水脈搜訪形勝則勤然心開居平未嘗輒帆為古文辭行遊約數百里就破壁枯樹燃松拾穗走筆為記如甲乙之簿如丹青之畫雖才華之士無以加也遊雁蕩還過陳木叔小寒山木叔問留道雁山絕頂否霞客唯唯質明已失其所在十日而返曰吾取間道捫蘿上龍湫三十里有宕焉雁所家也攀絕磴上十數里正德間白雲雲外兩僧圍氈而在復上二十餘里其顛罡風逼人有麋鹿數百羣圍繞而宿三宿而始下其與人爭奇逐勝欲賭身命皆此類也已而遊黃山白岳九華匡廬入閩登武夷泛九鯉湖入筮謁元岳北遊齊魯繇其嵩雒上華山下青柯坪心動趣歸則其母正屬疾嚙指相望也母喪服闋益放志遠遊訪黃石齋於閩窮閩山之勝皆非閩人所知登羅浮謁曹溪歸而追石齋子黃山往復萬里如步武耳由終南背走峨眉從野人採藥棲宿岩穴中八日不火食抵峨層層蒼茵阻兵乃返更身戴釜訪恆山于塞外盡歷九邊阨塞歸過子山中劇談四遊四極九州九府經緯分合歷歷如指掌謂昔人志星官輿地多承襲傳會江河二經山川兩戒自紀載來多囿于中國一陽欲

為崑崙海外之遊窮流沙而後返小舟如葉大雨淋濕要之登陸不肯曰譬如淵泉暴注擅擊肩背良足快耳丙子九月辭家西邁僧靜聞願登雞足禮迦葉請從焉遇盜于湘江間被創殆函其骨負之以行泛洞庭上衡岳窮七十二峯再登峨眉北抵岷山極于松潘又南過大渡河至黎雅登瓦屋曬經諸山復尋金沙江極于群牛徼外由金沙南汎瀾滄由瀾滄北尋盤江大約在西南諸夷竟而貴竹滇南之觀亦幾盡矣過麗江益點蒼雖足盛靜聞骨于迦葉道場從宿願也由雞足而西出玉門關數千里至崑崙山窮屋宿海去中夏三萬四千三百里登半山風吹衣欲墮望見外方黃金寶塔又數千里至西番婆大寶法王鳴沙以外咸稱奇國如迷廬阿耨諸名由甸不能悉西域志稱沙河阻遠望人馬積骨為標識鬼魅熱風無得免者元裝法師受諸魔折具載本傳霞客信宿往返如適莽蒼還至峨眉山下托估客附所得奇樹虬根以歸並以遡江紀源一編寓予言禹貢岷山導江乃汎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中國入河之水為省五入江之水為省十一計其吐納江倍于河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長也又辨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祇南向半支入中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其脈亦發于崑崙與金沙江相並南下環滇池以達于五嶺龍長則脈源亦長江之所以大于河也其書數萬言皆訂補桑經酈注及漢宋諸儒疏解禹貢所未及予撮其大畧如此霞客還滇南足不良行修雞足山志三月而畢麗江木太守倩餼糧具筍輿以歸病甚語問疾者曰漢張騫鑿空未覩崑崙唐元裝元耶律楚林銜人主之命乃得西遊吾以老布衣孤節雙履窮河沙上崑崙歷西域題名絕國與三人而為四死不恨矣予之識霞客也因漳人劉履丁履丁為予言霞客西歸氣息支綴聞石齋下詔徵遣其長子聞澜往視三月而返具述石齋領袋戚據牀浩歎不食而卒其為人若此梧下先生曰昔柳公權記三峰事有王元沖者訪南坡僧義海約登蓮花峰其峰屈山趾計五千仞為一旬之程既上爇煙為信海如期宿枫林平曉岳色清明佇立數息有白煙一道起三峰之頂歸二旬而元沖至取玉井蓮落葉數瓣及池邊鐵船寸許遺海負笈而去元沖初至海謂之曰茲山削成自非馭風馮雲無有去理元沖曰賢人勿謂天不可登但慮無其志耳霞客不欲以張騫諸人自命以元沖擬之並為三清之奇士始底幾乎霞客紀遊之書高可憑几余屬其從兄仲昭鬱勘而存之當為古今遊記之最霞客死時年五十有六西遊歸以庚辰六月卒以辛巳正

月葬江陰之馬鬱亦履丁云

張山來曰叙次生動覺奇人奇情躍躍紙上快讀一過恍如置身蓬萊三島不必更讀霞客遊記矣

秋聲詩自序　林嗣環鐵庵

徽呆子正當秋之日閉門簡出甚有鐵壁有衷甲苦無可排解者然每聽謖詠之來則濡墨吮筆而為詩詩成以秋聲名篇適有數客至不問何人留共醉酒酣令客各舉似何聲最佳一客曰機聲兒子讀書聲佳耳予曰何言之莊也又一客曰堂下呵騶聲堂後笙歌聲何如予曰何言之華也又一客曰姑婦杵聲最佳曰何言之元也一客獨嘿然乃取大梧滿酌而前曰先生喜聞人所未聞僕請數言為先生撫掌可乎京中有善口技者會賓客大讌于廳事之東北角施八尺屏障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衆賓圍坐少頃但聞屏障中撫尺二下滿堂寂然無敢譁者遠遠聞深巷犬吠聲使有婦人驚覺欠伸搖其夫語猥褻事夫囈語初不甚應婦搖之不止則二人語漸間雜林又從中憂憂既而兒醒大啼夫令婦撫兒乳兒含乳啼婦拍而鳴之夫起溺婦亦抱兒起溺牀上又一大兒醒信信不止當是時婦

手拍兒聲口中鳴聲兒含乳啼聲大兒初醒聲牀聲夫叱大兒聲溺罷中聲溺桶中聲一齊湊發衆妙畢備滿座賓客無不伸頸側目微笑熙歎以為妙絶也既而夫上牀寢婦又呼大兒溺畢都上牀寢小兒亦漸欲睡夫鼾聲起婦拍兒亦漸拍漸止微聞有鼠作作索索盆器傾側婦夢中咳嗽之聲賓客意少舒稍稍正坐忽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婦亦起大呼兩兒齊哭俄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兒哭百千犬吠中間力拉崩倒之聲大爆聲呼呼風聲百千齧作又夾女子求救聲曳屋許許聲搶奪聲潑水聲凡所應有無所不有雖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處也于是賓客無不變色離席奮袖出臂兩股戰戰幾欲先走而忽然撫尺一下聲响畢絶微屏眡之一人一桌一扇一撫尺而已嘻若而人者可謂善畫聲矣遂錄其語以為秋聲序

張山來曰絶世奇技復得此奇文以傳之讀竟輒浮大白

盛此公傳　周亮工　臧齋

盛此公名于斯南陵人家故不貲先世有義聲屋以內多藏書外多良田此公年十數齡即能讀等身書有聲邑里長捧力為古文詞雖不中有司尺度而聲聲持其然

是時此公但閉戶讀書固不出與人見也會其尊人捐館舍乃抗俠好交邑里人才智咸出此公下此公乃以為無足語去而之秣陵欲盡交東南士東南士亦願交此公此公以為世且亂吾當見天子慷慨言當世事彼經生何足語會求其人於屠狗間於是益散金結客遂為廣陵兒所紿是時邊事急廣陵兒諷此公出家貲備公家緩急此公故慷慨欲見天子言當世事乃為所中久之事卒不濟而金垂盡嗒然與世無所合退而返里閉里閉又嗤笑之此公益不復事事產益落所為文益不中有司尺度侘傺無聊多飲酒與婦人近不數年病矣少瘉右臂詘伸不已若指遂不詘伸此公故工書丐其書者輒以左手濡墨納右指竅中見者以為苦顧其書則益工時為人據石擘窠書好為詩酒後嗚嗚吟不已聞至秣陵遇制舉義行之非其志也歲在辛未予自大梁來秣陵省家大人家大人好此公詩語亮曰此間有盛此公工為詩兒識之亮因以父命往交此公此公獨與予以為恨不十載前識明年此公目病數明晦或不能視予竊憂之誡其勿讀書飲酒此公曰如是不如其遂盲也會目病甚又念母老乃別予歸意愴然若不復與予見者予私以為予當復見之意以其盲而止耳孰意遂不復見耶此公歸吾師靜原相公方督學江以北耳其名詢之郡

大夫郡大夫以盲告公曰江以北其不盲者何限耶於是邑令盲試之旅諸士進於郡大夫郡大夫復盲試之旅諸士進於公公大奇之乃得補博士弟子員嗟夫此公盲矣猶不忘視屈其二十年銳往之氣煩而與邑之黃口兒扶掖子于旅進旅退爭有司增前盆尺地而不慚豈不悲哉豈不悲哉試復猶寄語子曰盲兒無以慰老親子毋嗟子為悲動者久之因慨夫祖宗立法過嚴士即負奇材抱異質魁奇特起不使首就有司尺度他途無由進又慨夫吾師靜原相公能於成格之中破例待人使既盲之士猶得出而就有司尺度且不惜增前盆尺地與盲士娓娓不休嗟夫此固昌黎代張太祝堂之當世而不得者今得之公豈不甚盛舉哉又明年癸酉予自秣陵返大梁聞此公以目久不愈愈憤懣家益窘乏無從得醫藥於是遂長盲矣悲嗚嗚吟如往昔丐其書者以筆濡墨納石指竅中如其不盲時此公以手觸幅免起鸛落神采奕奕視不盲時有加環觀者自愧其雙眸炯炯也益好讀書危坐繩床聽他人誦更番不令休人耳蟬記憶不遺有所擬述口授友人滔滔汩汩凡數人不能供筆札常以書寄予大梁至數千言言予當不長貧賤他日僦舟江上取道南陵魏湖之北桃源之南予墓在焉子當登我堂拜我老母為我書石曰臧此公埋骨處予願足矣他

則子之事也予何言予得其書忽忽如失者數日知此公將不永矣不數日凶問至予為位哭之會予成進士官山左不能即至林陵比至林陵欲買舟省盛母會亂甚又不果行乃使椽往慰盛母楊歸為予言盛母年且闕心悲妻倍孝謹故無子一女先盛沒一老僕樵以供爨嫗婦穉豆不贍裋褐不完數屋數徹不蔽風雨行道見之咨嗟而為之友者弔唁闕然嗟夫天乎孰使此公而至此極耶予解索金復從椽往贖其田之易與族人者佐盛母饘粥市石徹南陵令碑其墓予自書盛此公埋骨處從其生時請也西蜀蝶庵陳公時守宛陵公在大梁益常聞予數言南陵盛此公不置邑屢公公白徹令視盛母無恙手書盛此公讀書處為額懸其堂庶坐延秋俾復歸其值祀此公於中俾其老僕守之此公好為古文詞盲而死無子弟為之收拾故多散亂其所著如毛詩名物攷三十卷休菴雜抄十卷應法二卷輿地攷十卷廬書攷牽十二卷今所傳者獨名物攷耳他皆不傳予遭掾就其家抄遺書盛母泣曰兒著書盛為人竊去惟有詩若干卷老年人坐臥則枕之老年人不即埋葬者惜吾兒並數寸之書亦不傳耳今且托之周君予受而泣因為之次第壽之梓

嗟夫此公能文章而不以文顯好彎弓馳驅而不以將名行誼不愧古人而不以行徹工為詩而不以詩辟黃金既盡日徒憤激退而自悔又以盲死完節未卜嗣續中絕老母寡妻形影相弔生平故舊不為存問遺書狼藉行誼莫傳徒存此數卷之詩聲者惜吾兒並數寸之書亦不傳耳今且托之周君予受而泣因為之次第壽之梓

王猷定　于一

湯琵琶傳

湯應曾邵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為湯琵琶云貧無妻事母甚孝所居有石楠樹搆茅屋奉母朝夕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歌罷又哭其母問曰兒何悲應曾曰兒無所悲也心自淒動耳世廟時李東垣善琵琶江對峰傳之名播京師江死陳州

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咸習將技罔有善者王以為恨應曾往學之不期年而成聞於王王召見賜以碧鏤牙撥琵琶今蒼宮錦衣殿上彈胡笳十八拍哀楚動人王深賞盛給米萬斛以養其母應曾由是著名大梁閒所至殺邪爭慕其聲咸狎暱之然頗自矜重不妄為人奏後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隨恩嘉峪張掖酒泉諸地每獵及閒士令彈塞上之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陣其臨敵令為壯士聲乃上馬鼓賊一日至輒聞大雪馬上聞觱篥忽思母痛哭遂別將軍去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觱篥聲聞者莫不隕涕及旦一鄰婦指樓上曰君豈有所感予何聲之悲也妾嫡居十載依于母而母亡欲委身無可適者願執箕帚為君婦應曾曰若能為我事母予婦許諾遂載之歸襄王聞其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汎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應曾匡坐彈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見一老獵髮眉甚古自叢篁中跳入蓬牖衣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在自失故物輒惆悵不復彈已歸省母母尚健而婦已亡惟居零坏土在焉母告以婦亡之夕有猿啼户外啟户不見婦謂我曰吾侍郎不至聞猿啼何也吾始死惟久不聞郎琵琶聲倘遂為我一奏石楠之下應曾聞母言掩抑哀痛不自勝夕陳酒漿彈琵琶于其墓而祭之自

是猶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冠亂負母竊食兵間耳目聲瞽鼻渴人不可遏色之者隔以屏障聽其聲而已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與夫愁人思婦百虫之號一草一木之吟靡不于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于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女屋若坻隆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弩聲人馬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為楚歌聲淒而壯者為項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姬聲陷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踐爭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既而恐終而涕泣之無從也其感人如此應曾年六十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憐之載其母卧至桃源後不知所終

彰石王子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湯君者夫人苟非有至性則其情必不深烏能傳于後世予戊子秋予遇君公路浦已不復見君最者衣宮錦之盛矣明年復訪君君坐土室作食奉母人爭賤之予肅然加敬焉君仰天呼呼曰已矣世鮮知音吾事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死矣予悽然許君立傳越五年乃克為之嗚呼世之淪落不偶而歎息於知音者獨君也乎哉

張山來曰韓昌黎聽師琴詩歐陽子謂其是聽琵琶予初疑之蓋以琵琶未必能如詩中所云之妙也今讀此文覺兩汝軒昂頃刻變換淳陽江口尚遜一籌耳

小青傳

小青者虎林某生姬也家廣陵與生同姓故諱之僅以小青字云姬風根韻異十歲遇一老尼授心經一再過了了覺之不失一字尼曰是兒蚤慧福薄願乞作弟子即不剃無令識字可三十年孤翻家人以為定業之母未女塾師隨就學所誦多名數逐得指涉諸技妙解聲律江東固佳麗地咸諸閨彥雲集若戰手語眾濕紛然姬隨變咄答悉出意表人人唯恐失姬雖素嫻儀則而風期異酬綽約自好其天性也年十六歸生生豪公子也性嗜嫉惡跳不韵婦更奇妒姬曲意下之終不解一日隨遊天竺婦問曰吾聞東方佛無量而世多寡禮大士者何姬曰以其慈悲耳婦知諷己笑曰吾當慈悲汝乃從之俄山別業誡曰非吾命而郎至不得入非吾命而郎手札至亦不得入姬自念淀置我閒地必密何短長借莫須有事魚肉我以故深自斂戢婦或出遊呼與同舟過西湖之孤山騎挾彈逐治少年諸女伴指點譏躍條東修西姬澹然漪坐而已婦之戚屬某夫人者才而賢當就姬學奕絕愛憐之因數取巨觴觴婦擲婦已醉徐語姬曰船有纖女伴我一登此登樓遠眺久之撫姬背曰好光景可惜毋自苦童臺卿亦何紅樓盼韓郎走馬而子作滿園空觀耶姬曰貴平章卻錄可

畏也夫人笑曰子嫁負平章利害乃爾之從容謂曰子阮嫻儀則又多技能而風流婉約復滿豈當隨羅刹陣中吾雖非女俠力能脫子火坑須言章臺柳子非會心人耶天下豈少緯君子且彼善過于子終向當將軍帳下作燕酒侍兒子姬曰夫人休矣妾幼夢手折一花隨風片片着水命止此矣風葉未了又生他想彼冥曹姻緣簿非吾如意珠再學奚為從供磨口畫描耳夫人歎曰子言亦是吾不子強雖然子亦宜自愛彼或好言飲食汝乃更可慮即旦夕所須第告我無吾因相顧泣下霑衣徐拭淚還座尋別去夫人每向宗戚語及之無不咨嗟歎息云姬自後幽愒慢惻俱托之詩或小詞而夫人後亦竟宦遠方姬益寡聞遂感疾婦命醫來仍遣婢奉藥至姬佯感謝婢出擲藥牀頭歎曰吾即不願生亦當以淨體歿依作劉安雞犬豈以一盃污斷送耶遂病益不支水粒俱絕日飲梨汁盞許益明妝治服擁襆敬坐或呼能琵婦唱盲詞以遣雖數靈數醒終不逢盲僵臥也忽一日語老姬曰可傳語冤業郎覓一良畫師來師至命高照寫舉鏡熟視曰得吾形似矣未盡吾神也姑置之又易一圖曰神是矣而風態未流動也若見我而目端手莊太矜持故也姑置之命從筆于旁而自斟酌指顧說笑或煎茶鑪薰圖書或倚牀弄碧諸色縱

其想會久之復命寫圖圖成極妖纖之致笑曰可矣師去即取圖供榻前燃名香設梨酒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豈有汝緣分耶撫几而泣淚雨潸潸下一慟而絕時萬歷壬子歲也年才十八耳哀哉人美于玉命薄于雲瓊蕊優曇人間一現欲求如杜麗娘壯丹亭畔重生安可得哉日向暮生始踉蹌來披帷見容光藻逸衣袂鮮妍如生前無病時忽長號頓足嘔血升餘徐簡得詩一卷遺像一幅又一緘寄某夫人啟視之叙致悅痛後書一絕句生痛呼曰吾負汝吾負汝婦聞恚甚趙索圖乃匿第三圖偽以第一圖進立焚之又索詩詩至亦焚之廣陵散從茲絕矣悲夫楚炬成煙何不以紀信誑之則罪不在婦又在生耳及再簡草稿葉散失盡而姬臨卒時取花鈿數事贈姬之小女襯以二紙正其詩稿得九絕句一古詩一詞併所寄某夫人者共十二篇古詩云雪意閣雲雲不流舊雲正壓新雲頭來顛顛筆落窗外松巒秀處當我樓垂簾只愁好景小捲簾又怕風線繚簾捲簾垂底事難不情不緒誰能曉爐烟漸瘦篆聲小又是孤鴻唳悄悄絕句云稽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願為一滴楊枝水洒作人間並蒂蓮春衫血淚點輕紗吹入林邊處士家嶺上梅花三百樹一時應變杜鵑花新莊竟與畫圖矣知在昭陽第幾名瘦影自臨秋水照卿須憐我

我憐卿西陵芳草騎蟻蟉內使傳來喚踏春盃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冷雨幽窗不可聽挑燈閒看壯丹亭人間亦有癡于我豈獨傷心是小青何處雙禽集畫牖未來翠羽似青鸞如今幾個憐文彩也向秋風鬧羽翰脈脈溶溶灩灩波芙蓉睡醒欲如何妾映鏡中花映水不知秋思落誰多盈盈金谷女班頭一曲驪珠衆伎收直得樓前身一死季倫原是解風流鄉心不畏雨峯高昨夜慈親入夢遙見說浙江潮有信浙潮爭似廣陵潮其天仙子詞云文姬遠嫁昭君塞小青又續風流債也衍一陣黑罡風火輪下抽身快單單別清涼界原不是鴛鴦一派休算做相思一概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着衫又撚裙雙帶與某夫人書云元元叩首泯血致啟夫人台座下關頭祖帳迴腸人天官舍良辰當非寂寞馳情感往瞻睇悠雲分燠噓寒如依膝下靡身百體未足云酧婉婉姨姨無憑猶憶南樓元夜看燈語誰姨指畫屏中一憑欄女曰是妖姨兒倚風獨盼恍惚有思當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孰拂狡黠偷近郎側將無似婦于時角彩鼻歡煙綿徹曙窗復知風流雲散遂有今日予往者仙槎北渡斷梗南樓信語冷聲日烏三至漸乃微詞含吐亦如尊旨云云竊揆鄙衷未見其可夫屠肆苦心餓狸悲鼠此直供其換馬不即辱以當壚去

則孫楚風中住則幽蘭霜裏蘭因絮果現業誰深若使祝髮空門洗粧浣慮而豔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遣性雖胎荷絲難殺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燈聽雨幾笛歌讌謳謌松聲羅衣壓肌鏡無乾影晨淚鏡朝夕淚鏡汐分茲難骨殆促難支疾灼肺然見粒而喔錯情易意悅憎不馴老母姊弟天涯間絕嗟予未知生樂焉知死悲憾促歡淹無乃非達妾少受天謴幾警靈速豐茲番彼理詎能雙然而神爽有期故未應寂寂也至其淪忽亦非自分結褵以來有宵靡旦夜臺漫昧諒不殊斯何必紫玉成烟白花飛蝶乃謂之死哉或軒車南返駐節維揚老母惠存如妾之受阿泰可念幸終垂憫嘯昔珍贈悉令見絢寶鈿綉衣福星所賜可以超輪消刼耳然小六娘竟先期相俟不憂無伴抔呈一絕亦是烏語嗚哀其詩集小像托陳媼好藏覓便馳寄身不自保何有于零膏冷翠予他時放腦堤下探梅山中開我西關門坐我綠陰床髮生平於鬱像見空嶂之哀鵑是耶非耶其人斯在嗟予夫人明寞異路永從此辭玉腕朱顏行就塵土與恩及此惻也何如元元叩首叩首上後附絕句云百結迴腸寫淚痕重來惟有舊朱門夕陽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生之感某集而刻之名曰焚餘

張山來曰紅顏薄命千古傷心讀至送嫣焚詩處恨不粉妒婦之骨以飼狗也又曰小青事或謂原無其人合小青二字乃情字耳又讀吳山築雲歌其小序云遇築雲為維揚小青女冠歸曾省馬笔伯則又似實有其人矣即此傳亦不知誰氏手筆吾友殷日戒髮輒憶為文小白作未知是否姑闕疑焉

宋 曹射陵

義猴傳

建南楊子石祖告予曰吳越間有髮髯丐子編茅為舍居于南城嘗畜一猴教以盤鈴傀儡演于市以濟朝夕每得食與猴共雖嚴寒暑雨亦與猴俱相依為命若人子然如是者十餘年丐子老且病不能引猴入市猴每日長跪道旁乞食養之久而不愛及丐子死猴乃悲痛旋繞如人子踊踊狀哀舉復長跪道旁悽聲嘯首引囊乞錢不終日得錢數貫悉以絕錢入市中至棺肆不去匠果與棺仍不去伺擔者舉棺至南城殮而予理之猴復于道旁乞食以祭祭畢遍拾野之枯薪麾於墓側取向時傀儡置其上焚之迴長啼數聲自赴烈燄中死行道之人莫不驚歎而感其義爰作義猴傳

張山來曰有功世道之文如讀徐阿寄傳

虞初新志卷二終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吳偉業 梅村

柳敬亭傳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姜曹姓年十五獷悍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投稗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日為釀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攀條泫然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曰嘻吾父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衣冠懷之輻輳門車嘗接轂所到坐中客賢有識之者此固窮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著或問生何師生曰吾無師也吾之師乃儒者曇間莫君後光莫君之言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迟舒而繹之欲其安進而止之欲其留整而歸之欲其瀏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於斯矣柳生迺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為捣摩期月而後請莫君莫君曰予之說未也聞子說者雖哈嗢嚱是得乎之易也又期月

日子之說幾矣聞子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橋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驚起曰予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於是聽者儻然若有見焉其竟也恤然若有亡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莫能難也已而柳生辭去之揚州之杭之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豪長者相結人人暱就生其處已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即通顯敖弄無所語與人談初不甚諧謔徐舉一往事相酬答澹辭雅對一座俯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強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僑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本兵開府名好士相國何文端闔門避遘清兩家引生為上客客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澤亡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善誕耳孰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語慨然屬與吳人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酣悲吟擊節意慷慨傷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寧南伯良玉軍謚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皖者杜將軍宏域於生為故人寧南警奏酒思得一異客杜既已洩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中念非生莫可解者乃檄生至進之左以為此天下辨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迫客引就席坐客咸振慴失次

生拜訖索酒誕啁諧笑旁若無人眷左大驚自以為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沉吟不樂執視生曰生揣我何念生曰得毋以士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以專也生請衛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多儒生所為文檄不甚中窾會生故不知書口畫便宜輒合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靖馳對不能得其姓泪承睫不止生曰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即以為知古今識大體矣阮司馬懷寧生舊識也與左鄰而新用事生還南中請左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即令口報阮以捐棄故嫌圖國事於司馬也生歸對如寧南指且約結還報及聞坂磯築城則頓足曰此示西備疑必起矣後果如其慮焉左喪過龍江關生祠哭已有迎且拜拜不肯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急生活之具為子言救秀狀始左病恚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楷格乃設之以事曰今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觀可乎左曰甚善出所畫己像二其一關龍破賊圖也覽鏡自照歎曰良玉天下健兒也而今衰指其次曰吾破賊後將入山此圖所以志也見衲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且近則秀也生佯不省而徐睨為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曰若負恩當死願君侯以親信即入山且令相從而救之即此圖為不全矣左頷之其善用權譎為人排患解紛率類此初生從武昌歸以客將新道軍所來朝貴皆傾動顧自安舊節起居故人無所改逮江上之變生所攜及留軍中者亡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之曰吾在盱眙市上時夜寒藉束藁臥扉履踵決行雨雪中竊不自料以至於此今雖復落尚足為生且有吾技在寧辱憂貧乎迺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為人說故寧南時事則欷歔泣既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碎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於書故晚節尤進云舊史氏曰予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楊生季鷹故醫也亦客於左奏攝武昌守拜為真左因強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楊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亦縱橫士與予善

張山來曰戊申之冬予于金陵友人席間與柳生同飲予初不識柳生詢之同儕或曰此即梅村集中所謂柳某者是也滑稽善謔風生四座惜未聆其說稗官家言為恨今讀此傳可以想見其掀髯鼓掌時也

汪十四傳

徐士俊 野君

汪十四者新安人也不詳其名字性慷慨激烈善騎射有燕趙之風時遊西蜀蜀中

山川險阻多相聚為盜凡經商往來于茲者輒被刼掠聞汪十四名咸羅拜馬前願作護身符汪許之遂與數百人俱擁騎而行聞山上鳴矢聲汪即彎弓相向與箭鋒相觸空中墮折以故綠林甚畏之秋毫不敢犯商賈盡得數倍利而白挺之徒日益貧困心忮之而莫可誰何也無幾時汪慨然曰吾老矣不思歸計徒挾一弓一矢之勇跋屐山川向猿猱豺虎之地以博名高非丈夫之所貴也因決計歸歸則以田園自娛絕不聞户外事而曩時往來川中者盡被剽掠山徑不通乃踉蹌走新安羅拜于門外曰願乞壯士重過西川使我輩弱者可強貧者可富俾嚮聚之徒大不得志於我旅人也壯士其許之乎是時汪十四雄心不死遂許之曰諾大笑出門挾弓矢連騎而去于是重山疊巘之間復有汪之馬跡焉綠林聞之咸驚悸謀所以勝汪者告諸山川雷雨之神當以汪十四之頭陳列鼎俎乃選驍騎數人如商客裝雜于諸商之隊而行近賊巢箭聲颯沓來汪正彎弓發矢而後有一人持利刃向弦際一揮弦斷矢落汪忙迫無計遂就擒擒入山寨中見賊稟咸持金稱貿然猶意在往劫汪之護行者暫置汪於空室繫其手足不得動俟日暝取汪十四頭陳之最俎以酬山川雷雨之神汪忽瞪目見一美人向汪笑曰汝識豪傑何就縛至此汪且憤且憐曰毋多言汝能救我則救之娘子軍不足為也美人曰我意如斯但恐救汝之後汝則如飢鷹怒龍天矯天外而我凄然一身徒婉轉嬌啼作帳下之鬼為之奈何汪曰不然救其一失其一亦無策甚矣吾行百萬軍中空空如下天狀況區區賊奴何足當吾前鋒哉因相對慷慨激烈美人即以佩刀斷其縛而出之汪不遑起謝見舍傍有刀劍弓矢悉挾以行左挈美人右持器械開行數百步遇一騎甚駿遂竝坐其上賊人聞之疾驅而前汪厲聲曰來來吾射汝應弦而倒連發數十矢應弦倒者凡數十人賊人終已無可奈何縱之去汪從馬上問美人姓名美人泣曰吾官女也父為蘭省給事中現居京園今年攜眷屬至京被劫妾之老母及諸婢子盡殺獨留妾一人凌逼踩躪不堪言狀妾之所以不死者必欲一見嚴君可以無恨又私念世間或有大豪傑能拔人虎穴者故踴躇至今今遇明公得一拜嚴君妾乃知死所矣汪曰某之重生皆卿所賜京華艱遠遠當擔簦枕篋衛汝以行于是陸行從車水行從舟奔走數千里同起居飲食者非一日略無相狎之意竟以女歸其尊人即從京園返新安終老焉老且死里人壯其生平奇節立廟以祀稱為汪十四相公廟有禱輒應春秋歌舞以樂之血食至今不衰

張山來曰。吾鄉有此異人。大足為新安生色。而文之天矯奇恣。尤堪與汪十四相副也。

武風子傳

方亨咸 邵村

武風子者。滇南之武定州人也。名恬。先世以軍功官于衛。恬以胄子。少學書。已棄弗學。性好閒。不謀榮利。嗜酒。日惟謀醉。篳門蓽戶。晏如也。凡游藝雜技。過目即知之。滇多產細竹。堅實可為箸。武生以火繪其上。作禽魚花鳥山水人物城門樓閣。精奪鬼工。人奇之。每得其雙箸。爭購錢數百。于是武生之交戚貧者。因以為利。生顧未嘗售也。頗自矜重。一箸成。輒把翫不釋。保護如頭目。或醉後癡哭悲焚之。醒復悔。悔而復作。然靳不輕與人。好事者每瞷其謀醉時。置酒招之。遣必盡懽。酒酣以火與箸雜陳于前。而不言。生攘臂起。頃刻完數十箸。揮手不顧也。或于酒中以箸相屬。則怒拂衣出。終身不與之見。或遇貧士及釋道者流。告以困窮。輒忻然為之。雖累百不倦。于是滇之士夫。或相餽遺。皆以武生箸為重。王公大人遊于滇者。不得武生箸。即不光。生固落落儒生耳。未嘗以風子名。丁亥之歲。流賊從蜀敗奔。假號于滇。滇士民憎于威。波靡以從。生獨匿深箐中。不出。賊于民間見其箸異之。遍召不得。因懸賞索之。或告

曰。曷出以圖富貴。生大笑曰。我豈作奇技淫巧以悅賊者耶。偵者聞于賊。繫以來。至則白眼仰天。嗜無一語。賊命作箸。列金帛于前。設醪醑于右以誘之。不應。陳刀鋸以恐之。亦不應。賊起揮斬之。縛至市曹。而神色自如。終無一語。時賊帥有侍側者曰。腐儒何足膏斧鉞。曷縱之徐徐。當自還其技也。釋之。而生自此病矣。披髮佯狂。垢形穢跣。日歌哭行市中。夜逐犬豕與處。人遠皆呼武風子。武風子云及　王師定滇。風子病少差。亦稍稍為人作箸。以謀醉。人重之。逾常時。安定守某者。受貴人屬。召為之。不應。守怒。撻之于庭。血流體潰。終不應。自此風子之跡。無定矣。或瑯宮梵舍。或市肆田家。往必數日。留必作數十箸。以謀醉。然出入無時。于是其箸可得而不可得矣。

余嘗見其箸作凌煙閣功臣圖者。箸翹僧及繩而旌旗鐃仗。侍從衛列。無不畢具。至褒公鄂公英姿毛髮。道子傳神。莫或過之。其畫細如絲。深緇色入竹分。餘如鍾武定太守顧與山為余言。其作箸時。削炭如筆數十。置列火中。酒滿壺于旁。伺炭末紅若錐。左執箸。右執炭。龐龐有聲。如蠶食葉。快若風雨。且飲且作。壺乾即止。益之復作。飲不用杯杓。以口就壺。不擇酒。期醉醉則伏火而臥。或哭或歌。或說論語經書。多奇解。及醒而問之。則他藝語。以對或正作時。酒未盡。忽不知其所往。逾數十日或數月。復

來。復卒成之。其狀貌如中人。年近六十餘。拜揖跪起無異。惟與之語。則風子矣。與山曾作武異人歌贈之。故時往還也。但所繪故事多稗官雜劇有規以不雅馴者。笑而不答。亦終不易。或曰。非病風者也。狂人也。或曰。其有道者歟。不然。何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耶。余于是作武風子傳。

張山來曰。武生豈真風子耶。不過如昔人飲醇近婦。以寄其牢騷抑鬱之態。宜其箸之不輕作也。（邵村先生與先君同年。余幼時曾一聆謦欬。癸亥冬。瓜洲梁子存嬰以此傳錄寄。未幾而何省齋年伯又以刻本郵示。益信奇文欣賞。自有同心也。

記老神仙事

方亨咸 邵村

蜀中劉文季為余言。昔獻賊中有所謂老神仙者。事甚怪。能生已死之人。續已斷之肢。與骨賊衆敬如神明焉。其初被擄時。將殺之。賊擄人不即殺。審其人凡一技一藝者。皆得免。神仙比能以泥塑像獲免。賊中遂以塑匠呼之。一日塑匠滌大釜。沃水。析屋為薪。燎之。水沸。沸凡數以一楞左右攪成膏。賊衆駭。爭相傳獻賊聞。謂妖人又將殺之。塑匠曰。願一言以死。王不欲成大事耶。何故殺異士。獻賊異而問之。曰。臣有異

術。能生人。此膏乃仙授。或刀斧或榜掠。受重創者。臣能頃刻完好。獻賊即榜一人試之。立驗。獻賊殘忍。日殺人。剜肌人。笞至掠無算。笞凡數百。血肉糜潰。氣息僅屬者。付塑匠以白水膏傳之。無不生。且立刻杖而行。軍中爭趨之。餽遺飲食無虛日。以是衣食囊橐漸充矣。獻賊有覺將其者。攻城為飛礮所中。去其頭。每每一息矣。塑匠曰。易與耳。即生割一人頭。按之傳以膏。一日而甦。飲啖如未割也。時孫可望在賊為監軍。夜被酒殺一婦。妾且行三十里。醒而悔之。道遇塑匠。笑問曰。監軍夜來未醉耶。何有不豫色。然可望告以故。塑匠曰。監軍果念其人乎。吾當回馬覓之。可望曰。唉。起營時。尸不知何在。想為犬豕啖矣。何從覓。塑匠曰。監軍若令我覓。何物犬豕敢啖貴人乎。可望曰。鼠子紿我。汝欲逃耶。我當遣介士押汝覓。塑匠笑曰。何處覓。覓何能得。可望怒曰。汝何戲我。塑匠指道旁臭一氈橐曰。何需覓。即此是也。可望曰。已朽之骨。何臭之。塑匠笑謂監軍曷啟之。可望下馬解氈。則星眸宛轉。戚戚如帶雨梨花帳中之魂已返矣。可望喜噪。一軍皆驚。聞于獻賊。獻曰。此神仙也。當封之。口封恐衆未知。時營大澤中。下令軍中人備一凡。以次日集。廣原。是時賊數十萬。令以數十萬凡累之。擇累之最高者。謂拜仙臺。於是衣塑匠以深衣巾。以綸巾。方雇絳繖。塑匠身高六尺。廣

須臾。大有鬚望之如世所繪社神者。然命之升臺。臺高且危。塑匠怯不欲登。獻賊令軍士各持弓矢引滿以向之。曰不登即射塑匠。不得已。及其半。惴惴惶懼而顫矣。擬之如的。不敢止。勉登其上。獻賊令三軍釋弓矢。羅拜其下。呼老神仙者三。於時聲震天地。自此不復呼塑匠。而皆曰。老神仙矣。老神仙亦自此不輕試。其術有渠。賊某者。戰敗。傷足。脛骨已折。所不斷者。皮僅寸耳。衆老神仙治。辭以不易。某哀號宛轉。戚陳金帛以請。老神仙撻之曰。此身外物。吾無需。雖然。吾不忍將軍之創也。吾無子。將軍能養我乎。某指天而誓。願終身父事之。老神仙從容解所佩囊。出小鉞。鋸斷其足。上下各寸許。取生人脛度其分寸。以接之。傳以藥。不數日而愈。自此賊中凡求其藥者。皆不敢修。餽遺爭投。身為養子矣。獻賊有幸婢曰。老腳者。美而慧。善書畫。腳不甚纖。因名。凡賊中移會。僞綬文字。皆所掌。獻賊嬖之。燕處有所思。老腳見其獨坐。私往侍之。賊不知為老腳。疑旁人伺以所佩刀反手擊之。中其腋。折骨。剝腹出腸而死。獻賊省之。悔恨悵痛。急召老神仙。老神仙曰。已死。不能救。獻賊罵曰。老狡。駐車爰不亦已死者乎。汝不能救。當殺汝以殉。老神仙逡巡曰。需時日乃可。獻賊急欲其生。限三日。老神仙請期三七。比以酒合藥灌之。一七候間。即移格有聲。老神仙賀曰。可救矣。七日當復。因取水潤其腸。納腹中。引針綫之。傅以藥。夾以木板。約以繩。果七日而老腳步履如常時。及獻賊死。賊衆潰。從蜀分道生。事素德于老神仙者。衛之來滇。永明至。賊衆多為偽王侯。老神仙嘯傲王侯間。擁摩訶室城東隅。累石成山。鑿井於池旁。植花木。蓄朱魚數百頭。客至。浮白。呼魚出水以娛酣。則高歌而卧。不顧也。迄永明弁緬甸。老神仙從之行。及勝越。居常向空咄咄若有所訴。一日謂文季云。吾老矣。將余何文季曰。等死耳。公何惜。但公之異術。素新不與人。致絕其傳。是可惜。老神仙曰。吾非新也。吾師授我時。有戒也。因訊其所授之由。曰。其陳姓。河南鄧州人。名家子。少嗇入鄉塾。性不樂章句。塾側有塑神佛者。時就與嬉。塾師時扑責之。歸而父母復責以不學。不能耐。遂出亡。悵悵無所適。因禱于關帝。得一籤云。他日王侯卻並肩。自顧一喪家子。何得並肩王侯哉。然神不誣我。與王侯並肩者。惟仙人。素聞終南山多隱仙。願往從之。躬登涉。忍飢寒。遍訪無可從者。一日至山後。遥望絕壁上有洞。人出入。因拔荆棘。踏嶮巇。達于洞。見一道者。坐石上。脩然異凡人。余幸曰。此吾師也。因長跪以請。道者不顧。拂袖歸洞。余不敢入。即洞口稽首而已。如是者三日。忽一童子持一物示余云。師食爾。狀如糕。色白。方僅二寸。味甘。如飴。食之遂不復飢。余竊喜。益信拜求

至七日。道者忽出問余曰。癡子。汝欲何為。余告以求仙。道者哂曰。去。汝非此中人。何自苦為。余自念無所歸。惟投崖死耳。涕泣以求。已而道者曰。吾念汝誠。有書一卷。授汝。資一生衣食。好為之。勿輕洩。洩則雷擊也。速去。毋久留。徒飽虎狼耳。余得書驚喜。倉皇下山。省之。皆禁方也。可三十頁。道延安。人爭傳某巡撫者。有愛女。戲歿。疑傷足骨。出于外。醫莫能療。募能療者。金二百。騶一四。余往應募。依方試之。果瘥。余于是裹金乘騶歸。吾父怒出亡。且疑多金。是時賊已起。謂余必從不義。首于官。將置之法。余族兄孝廉某白無辜出獄。訊其故。因出書。余父聞余出。持大杖奔。族兄家。余族兄反覆解喻。不信。並陳書以實。余父愈怒。裂書火之。族兄從火中奪得僅四頁。余急懷而逃。今之所用者。皆爐餘之四頁耳。年久。其四頁者亦不知往矣。其自述如此。居無何。以疾死。嗚呼。不遘手藥一也。一以封侯。一不免于湮滅。顧所用異耳。向使老神仙能體父志。不陋于賊。挾此術。遊當世。盧扁華佗不得專於前矣。惜其獨于貨利。遂安神仙之名。而終以賊死。雖然。人之遇仙。與不遇仙。惟視福德之厚薄。老神仙得其書而不能全其福。可知矣。嘗見稗官所誌侯元者。樵山遇老人。授兵法。卒以作賊。幾其身。事頗類此。常怪仙人不得其人。即秘其傳。可也。何往往傳非其人。以致貽害仙亦何思敬且斂。亦道者亦未必真仙。聞其書乃以處子陰戶油煉之。火光滿室。燄升屋梁。光怠而青。成此。豈仙人救人之方乎。本草以多用蠢魚。致遐上昇十年。況殺人以救人。不獨一人且數十百人。是老神仙者。則亦始終一賊而已。

張山來曰。仙家有禁方。而不以傳世。則禁方徒虚設耳。若以殺人救人。為過何不去此種類。而止有金石草木之藥乎。乃計不出此。而往往傳非其人。以致遺累。是亦授受之未善也。

瑶宮花史小傳

尤侗展成

歲癸未。予讀書王氏。如武陵偶為扶鸞之戲。得遇瑶宮花史云。花史何氏。小名月兒。明初山陽富家女也。年十六。獨在花下摘花。為一書生所調。父母怒而譴之。遂赴水死。王母憐其幼敏。錄為散花仙史。此掌文真人唐孫過庭告予云。初降壇作詩云。片片落英飛羽客。翩翩獨向風前立。緩行徐過小橋東。只恐春衫香汗濕。其標韻如此。花史年少。放誕風流。既為情死。眉黛間常有恨色。性善諧謔。既與予狎暱。朝戲百出。一座閑堂。聞以微詞挑之。輒不對。或亂以他語。久而撫然不知情之一往而深也。寒夜書與子聯句云。樹頭落葉舞天衣。蕭瑟風篁冷露晞。青火半銷殘月繞。黄鐘初罷

曉星稀。新寒剪到羅帷急。愁淚彈來香息微。消遣夜深惟有夢。巫山攜得片雲歸。自
後相對多作斷腸哀怨之語。予戲以尺素貽之。是夜遂夢花史冉冉而來。年可十八
九。頭上百花髻。戴芙蓉冠。插髮髮細朵。著金縷單絲錦襖。銀泥五彩羅裙。笏履五
色雲霞。襪束雅澹。神姿艷發。顧盼嫵媚。不可描畫。寒惟微笑。若有欲言。予胸次忽
為一物填塞。又似鬼手來捉人臂。驚呼而覺。但見殘缸明滅。紙窗風聲條條。若有彈
指而泣者。詰朝問之云。吾夜間到君林頭兩次。君為五臟神所守。覺則退耳。予問五
臟神誰何。花史云。凡人一身皆有神守。耳目手足有神外守。五臟魂魄有神內守。有
緣者神與之親。無緣者神不與之親。吾與子情深矣。奈三生石上無一笑緣何。因泣
下歔欷。既有言楚江事。楚江花史侍兒也。與幼婢小紅皆端麗明慧。日侍香案花史
云。楚江前世與君為鄰。兩情眷眷不逐。病死。君作一束焚告楚江云。三生知不斷。願
結未來緣。君果孝。亦早逝。迄今二十年。可續前盟矣。遂請於王母。許於甲申二月
降生趙地。踢以玉環一事。聚鳳廄一雙。花史賦鵝鴿天詞送之云。整束綠環下碧霄。
教人腸斷念奴嬌。曲房空剩殘香粉。獨對瀟湘憶翠翹。尋別話。酌清醪。盈盈徐送小
紅橋。從今不伴烟霞客。愛向風前歸柳腰。楚江和云。朝飡風露暮凌霄。不羨金閨貯

阿嬌。卻恨柳絲牽月線。強移花色點雲翹。情猶戀。意如嘲。依依不舍舊盤桃。東君可
許歸相伴。暫向塵封學楚腰。然自楚江下世。花史意致黯然不復如前日歌洽矣。王
母聞其以艷詞贈答。切責之。命游神巡察。不許私至。且曰。尤生不患才少。花兒獨患
情多。倘涉幽期。恐有山魈木魅之疑也。自爾踪跡遂絕。予嘗覽杜蘭香傳。乃湘江三
歲女子。為阿母青童攜去。後駕細車詣包山張碩言本為君作妻。以年命未合。小乘
大歲東方卯。當還求君。此與楚江事絕類。而予淪落不偶。無室家之樂。幽婚如夢。忽
忽忘之。然每策蹇往來邯鄲道上。奉樓日出。遊女如雲。恍然若有所遇。卒無有鼓瑟
而至者。而予亦已老矣。豈仙人固好食言耶。抑予塵心未盡。負此蹇脩也。花史詩詞
甚多。其最著者。太華行一篇。先是甲申元日。真人同湘江諸侶游太華山。樂甚。命予
兩人作長歌記之。予走筆急就。而花史詩。故作蠅書。亦狡獪俠倆也。真人笑而譯之。
其辭曰。登峰當登第一山。婆娑屹立不可攀。巨靈擘扈峰為掌。雲氣時流十指間。蒼
龍王馬隨風步。黃冠鶴羽皆童顏。半壁飛泉珠雨散。水天相對乘時觀。爾乃坐青蓮
遊玉田。金鼎石室篆如烟。圍圍接塵成清韻。鐵笛一聲江天寒。玉女乘鸞相接引。葡
萄大棗列盤筵。歌一曲。樂萬年。進一酌。成百篇。松風林上聽流泉。陶然醉倒不知還。

呼吸三光應列斗。巍峩兩山一劃剖。少陰令德合秋成。氣含金爽據丁酉。伊古少昊
居此都。尊收別館稱中皇。何若凌虛此一遨。憑風羽化飛飛起。視昔登巔發狂號。垂
書作別真堪嘔。仙兮仙兮不可及。髣髴邈遠不竟口。我向瓊宮索玉書。大文千言若
蝌蚪。倪子曰。漢史記帳中神君不見其形。但聞其語而已。至乱仙并其語不可得聞
也。亦恍惚矣。然花史嘗許予現形。一夕月明。伺你下有雲髮翠衲倚而招予者。望之翩
然即而求之。邈然不知其所之焉。是耶非耶。吾又何能測之哉。花史每呼予為倪子
張山來曰。世間唯乱仙一事最為難解。以為真仙。則不當為人所召。以為非仙。則
詩句敏而且工。字跡亦多別致。或者慧業文人。死而精魂不散。偶借人間筆墨。以
消遣光陰耳。古人云。窮為才鬼。尤勝頑仙。則謂才鬼為仙。亦無不可。

九牛壩觀鬬戲記

彭士望 達生

樹廬叟負幽憂之疾。於九牛壩茅舍之下。戊午閏月除日。有為角觝之戲者。踵門告
曰。某亦有以娛公叟笑而領之。因設場於窾樹之下。密雲未雨。風木冷然。陰而不躁。
於是鄰幼生周氏之族之裔之友。戚山者牧樵耕者犂犢行擔簦者水浮槎者咸停
釋而聚觀焉。初則累重案一婦人仰卧其上。豎雙足承八歲兒。反覆卧起。或鵠立合

掌拜跪。又或兩肩接足。兒之足亦仰豎。伸縮自如。間又一足承兒。兒拳曲如蓮花出
水狀。其下則二男子。一婦一女童。與一老婦鳴金鼓俚歌雜俗曲和之。良久乃下。又
一婦登場。如前卧。豎承一案。旋轉周四角。更反側背面承之。兒復立案上。拜起如前
儀。兒下。則又承一木梯。梯長尺有半。徑半之。兩足員轉。或豎拋之。而復承之。婦既罷。
一男子登焉。足仍豎承一梯。可五級。兒上之絕頂。復倒豎穿級而下。觀其勞。令暫
息。飲之酒。其人更移場他處。擇草淺平坡地。去石礫。乃接木為橋。距地八尺許。一男
子騎其上。傳粉墨。揮扇。雜歌笑。閒步坦坦。時或跳躍。後更舞大刀。回翔其上。此戲吾
鄉暨江左時有之。更有高丈餘者。但步不能舞。最後設軟索高丈許。長倍之。女童倏
焉手持一竹竿。兩頭裁石如持衡。行至索盡處。輒倒步。或偃卧。或一足立。或偃行。或
負竿行。如擔。或時墜柱。復躍起。下鼓歌和之。說白俱有名目。為時最久。可十許刻。女
下。婦索帕蒙覆其首。為瞽者番躍而登。作盲狀。東西探步。時跌。若墜。復搖晃。似戰慄久
之乃已。仍持竿。石加重。益其衡也。方登場時。觀者見其險。咸為股栗。毛髮豎。目眩掌
喘喘然。惟恐其須臾墜。覆視場上人。皆服整從容而靜。八歲兒亦齊慄如先輩主敬如
入定僧。此者一返之所至。而專用之於掉。惨舞攻苦。凄跋跌而不憂。審其機。人但其

勢以得其竅力之所在習之又久乃至精熟不失毫芒乃始出而行世舉天下之至險阻者皆為簡易夫曲藝則亦有然者矣以是知至巧出於至平蓋以志凝其氣氣動其天非人力所能效此其意莊生知之私其身不以用於天下儀秦亦知之且習之以人國戲私富貴以自賊其身與名莊所稱像之弄丸庖丁之解牛僂佝之承蜩紀省于之養雞推之伯昏瞀人臨千仞之蹊足逡巡垂二分在外呂梁丈人出沒於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之間何莫非是其神全也叟又以視觀者久亦忘其為險無異康莊大道中與之俱化甚矣習之能移人也其人為叟言祖自河南來零陵傳業者三世徙百餘人家有薄田頗苦賦役攜其婦與婦之娣以兄之子提抱之嬰孩餬其口於四方贏則以供田賦所至江浙兩粵滇黔口外絕徼之地皆步襜器具不外俯拾草木之性捃摭繢食亦以哺其兒叟視其人衣敝縷飄泊鶉窮陶然有自樂之色厚居甚和適男女五六歲即授技老而休焉皆有以自給以道路為家以戲為田傳授為世業其肌體為寒暑風雨冰雪之所礪智意為跋涉艱遠人情之所儇怵虞慮男婦老稚皆頑鈍便敏機利捷於猱猿而其性朴然如麋麋叟因之重有感矣先王之教久矣夫不明不作其人自處于優笑巫覡之間為夏仲御之所深疾然益知天地之大物各遂其生成稗稻菽麥無偏頗也彼固自以為戲所遊歷幾千萬里高明鉅麗之家以迄三家一閈之村市亦無不以戲視之叟獨以為有所用身老矣不能事洋洋統亦安所得以試其不龜手之藥託空言以記之固哉王介甫謂雞鳴狗盜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不能致雞鳴狗盜耳呂惠卿輩之認謾曾雞鳴狗盜之不若雞鳴狗盜之出其門益足以致天下之奇士而孟嘗未足以知之信陵無忌知之所以收救傳屠者之用千金市死馬之骨而遂以報齊怨宋亦有張元吳昊雞韓范不能用以資西夏寧無復以叟為戲言也悲夫

虞初新志卷二終

虞初新志卷三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馬伶傳

侯方域朝宗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實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為樂其宗女之問桃葉渡遊兩華臺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為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丈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興化于東肆華林于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并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為嚴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數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益馬伶恥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擅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過告其故侶請于新安賈曰今日幸為開讌招前日賓客顧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為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前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逡淩出華林部遠甚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為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即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其眷嚴相國傳也我走京師求為其門卒三年日侍相國于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為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稱馬狗狗云

侯方域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其以李伶為絕技無所干求乃走事其見其猶之見分宜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嗚呼恥其技之不若而去數千里為卒三年倘三年猶不得即猶不歸爾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須問耶

張山來曰予素不解奕不解歌自恨甚拙因從學于人雖不能工然亦自覺有入門處乃知藝無學而不成者觀馬伶事益信

顧王川傳

曹 禾 峨石

顧王川名大愚字道民邑東鄙楊舍人深目戟鬚類羽人劍客少遇異人授神行術三日夜達京師六日而返父母怪問之王川語之故袖葡萄蘋果以獻由是里中傳以為神性任俠喜施舍尤好奇服所至兒童聚觀常衣紙衣行則髮髮有聲冠紙冠方屋而高二尺或時蹇跛行歌道中或時幅巾深衣肩古藤杖杖懸葫蘆大于身而

高于項遇風則與倍寢徐拄杖而起行歌自如渡河未嘗假舟楫跨蒲蘆以杖導水上下水面望之如遊雲氣中與人言多方外駭異不根之說人間無從詰之獨其頃忽聞往返數百里音問不爽道路行旅歷歷咸見此足奇也明啟禎交玉川子每遊京師月必一二過尤厚虞山錢宗伯謙益宗伯傳臚及第第三人玉川子以其捷音歸歸五日而郵報至郵中諸少年疾馳七日夜始抵錢氏室則已泥金煥然無所獲宗伯言于諸公卿聞其風者以識而為幸一日遠遊歸騎白牛披孔翠裘戴褐笠如車輪手棕櫚扇後隨一橐駝背置大蒻蘆其旁懸罌缶纍纍然種所得奇花草菁葱鮮潔如山藏自行邑之人初未識棄駝擁觀以為怪時學使者方較試六郡士咸集羣指顧聘時忽一人昂然從衆中出紙衣縰冠皆皂色與玉川相對鼓掌笑逢挽橐駝上抱蒻蘆以行如山禮中方相然識者曰此梁溪鄒公屢也玉川之好怪而所與遊多類此玉川常乘橐駝往來旁郡縣至毘陵驟橐駝墜於野厠百計挽之不能出乃毀岸出之而橐駝死矣後訪道入華山不知所終或謂玉川實病死于家誠其子孫諱之云

張山來曰余讀水滸傳竊慕神行太保戴宗之術又以為尚不及縮地法私書疑之謂為文人遊戲筆墨未必實有其術今讀此則是世有其人惜予不及見耳

冒姬董小宛傳

張明弼公亮

董小宛名白一字青蓮泰淮樂籍中奇女也七八歲母陳氏教以書翰輒了了年十一二神姿艷發窈窕婷娟無出其右至鍼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顧其性好靜每至幽林遠壑多依戀不能去若夫男女閨集喧笑竝作則心厭色沮亟去之居恒攬鏡自語其影曰吾姿慧如此即謝首屑人婦猶當數采鳳隨鸞況作韓花零葉乎時有冒子辟疆者名襄如皋人也父祖皆貴顯年十四即與雲間董太傅陳徵君相倡和弱冠與余暨陳則梁四五人刑牲插雁序于舊都其人姿儀天出神清徹膚余常以詩贈之目為東海秀影所佔凡女子見之有不樂為貴人婦願為夫子妾者無數辟疆顧高自標置每遇狹斜擲心齊眼皆七竅視之已卯應制來泰淮吳次尾方密之侯朝宗咸向辟疆嘖嘖小宛名辟疆曰未經平子目未定也而姬亦時時從名流談讌集閒聞人說冒子則詢冒子何如人客曰此今之高名才子負氣節而又風流自喜者也則亦胸次貯之比辟疆同密之康訪姬則嚴泰淮慫恿徙之金閶比下第辟疆送其尊人秉憲東粵遂留吳門聞姬往半塘再訪之多不值時姬又患罨非受屏

于炎炙則必逃之雖鼸之極一日姬方解唾聞冒子在門其母亦瑟僩亟扶出相見于曲欄花下主賓雙玉有光若月流于堂戶已而四目瞪視不發一言益辟疆心籌稍此入眼第一可繫紅絲而宛君則內語曰吾靜觀之得其神趣此殆吾妾心場地處也但即欲自歸恐大遠逶如夢依故憧舊戚兩意融洩莫可舉似但連聲頻其母曰異人異人辟疆旋以三吳壇坫爭相爲交遽而別閱屢歲歲一至吳門則姬自西湖遠遊于黃山白嶽間者將三年矣此三年中辟疆在吳門有其姬亦傾益輸心遂訂密約然以省覲往衡嶽不果辛巳夏獻賊突破襄樊特調衡永兵備使者監左鎮軍時辟疆痛尊人身陷兵火上書萬言于政府言路歷陳尊人剛介不阿逢怒同鄉同年狀傾動朝堂至壬午春復得調辟疆喜甚疾過吳門踐其姬約至則前此一旬已為賈霍豪家不惜萬金劫去矣辟疆正旁皇鬱抑無所寄託偶月夜蕩槳舟隨所飄泊至桐樹內見小樓如畫圖開立水涯無意詢岸邊人則云此泰淮董姬自黃山歸喪母抱危病鍋戶二旬餘矣辟疆聞之驚喜欲狂堅叩其門始得入比登樓則燈炮無光藥鐺狼藉啓帷見之每每一息奄奄小宛也姬忽見辟疆倏睜審視淚如雨下述痛母憑君狀猶作吐乍含喘息未定至午夜披衣遂起曰吾疾愈矣乃正告辟疆曰吾有懷久矣夫物未有孤產而無耦者如頓牟之草磁石之鐵氣有游感數亦有冥會今吾不見子則神廢一見子則神立二十日來勺粒不霑醫藥罔效今君夜半一至吾遂霍然君既有當于我我豈無當于君願以此刻委終身于君君勿忘解辟疆沉吟曰天下固無是易易事且君向一醉暗今一病達何從知余又何從知余閨閣中賢否乃輕身相委如是耶且近得大人喜音明蚤當遣使裹糧何敢留此詩辭去至次日姬靚妝鮮衣來行李屢趣登舟誓不復返姬時有父多耆好又蕩贅無度恃姬負一時冠絕名遂負逋數千金咸無如姬何也自此波浙墅遊惠山歷毘陵陽羨澄江抵北固登金焦姬著西洋布退紅輕衫薄如蟬紗潔比雪艷與辟疆艤舟渡于江山最勝處千萬人爭步擁之謂江妃攜偶踏波而上征也凡二十七日辟疆二十七度辟姬痛哭叩其意辟疆曰吾大人雖罹虎穴未定歸期且秋期逼矣欲破釜焚舟莫一當子盍歸待之姬乃大喜曰余歸長齋謝客若挽爐香聽子好音遂別自是杜門茹素雖有賓霍相檄佻健橫侮皆假貸賂賄以蟬脫之短檄細札責詰尋盟無月不數至迫至八月初姬復孤身挈一婦從吳賈舟江行遂盜折舟入葦中三日不得食抵泰淮復停舟郭外候辟疆聞事舉始見之一時應制諸名貴咸嘗酒高

宴中秋夜觴姬與辟疆于河亭演懷寧新劇燕子箋時奉淮女郎滿座皆激揚歎美以姬得所歸為之喜極淚下榜笞辟疆復中副車而憲副公不赴新調請告適歸且姬索通者益衆又未易落籍辟疆仍力勸之歸而以黃衫押衛託同盟某刺史利史爺梁溪挾姬匿之幾敗事虞山錢牧齋先生維時不惟一代龍門實風流教主也素期許辟疆甚遠而又愛姬之俊識聞之特至半塘令柳姬與姬為伴親為規畫債家意滿時又有大帥以千金為姬與辟疆壽而劉大行復佐之公三日遂得了一切集遠近與姬餞別于虎啸買舟以手書分盈尺之奉送姬至如皋又移書與門生張祠部為之落籍八月初姬南征時聞夫人賢甚特令其父先至如皋以至情告夫人夫人喜諾已久矣姬入門後智慧絕繹上下內外大小罔不妥悅與辟疆日坐畫苑書圖中撫桐熨貲茗香評品人物山水鑒別金石鼎彝閒吟得句與採輯詩史必捧研席為書之意所欲得與意所未及必控弦迫箭以赴之即家所素無人所莫辦倉卒之間靡不立就相得之樂兩人恒云天壤間未之有也申酉崩折辟疆避難渡江與舉家遁浙之鹽官履危九死姬不以身先則願以身後寧使兵得我則釋君君其問我于泉府耳中間智計百出保全實多後辟疆雖不死于兵而頗死于病姬凡侍藥

不閒寢食者必百晝夜事平始得同歸故里前後凡九年年僅二十七歲以勞瘁病卒其致病之緣與久病之狀并隱微難悉詳辟疆憶語哀辭中不惟千古神傷實堪令奉倩安仁閣筆也琴牧子曰姬殁辟疆哭之曰吾不知姬死而吾死也予謂父母存不許人以死況袵席間物乎及讀辟疆哀詞始知情至之人固不妨此語也夫飢色如飢食焉飢食者獲一飽雖珍益亦厭之今辟疆九年而未厭何也飢德非飢色也樓山水者十年而不出其朝光夕景有以日酣其志也宛君其有日酣冒子者乎雖然歷之風波疾尼盜賊之際而不變如宛君者真奇女可匹我辟疆奇男子矣

附冒辟疆影梅庵憶語題十五則

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堅欲從渡江歸里余辭之力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邊時西先生舉令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蟬紗潔比雪艷以退紅為裹為姬製輕衫不減飛龍華桂宮霓裳也偕登金山時四五龍舟衛波激溫而上山中遊人數千屨余兩人指為神仙遠山而行凡我和人所止則龍舟爭赴迴環數匝不去吁拘之則駕舟者皆余立秋涓回官舫長年也勞以鵝酒竟日返舟舟中宣磁大白盂盛櫻桃數升共啖之不解其為櫻為唇也江山人物之盛明珠一

時至今譚者侈美

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諸友感姬為余不辭盜賊風波之險間關相從因置酒桃葉水閣時在坐為眉樓顧夫人寒秀齋李夫人皆與姬為至戚美其屬余咸來相慶是日新演燕子箋曲盡情艷至霍華離合處姬泣下顧李亦泣下一時才子佳人樓臺烟水新聲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異游仙枕上夢幻也

余數年來欲裒集四唐詩賅全集類逸事集衆評列人與年為次第付姬收貯至編年論人準之唐書姬終日佐余繙查抄寫細心商訂永日終夜相對忘言閱詩無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尤好熟讀楚詞少陵義山王建花藥夫人王珪三家宮詞等身之書周旋座右午夜衾枕間猶擁數十家唐詩而卧今秘閣塵封余不忍啟將來此志誰克與終付之一歎而已

乙酉客盛京嘗向諸友借書讀之凡有奇僻命姬手抄姬於事涉閨閣者則另錄一帙歸來與姬遍搜諸書續成之名曰奩艷其書之瑰異稽秘凡古今女子自頂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臺歌舞針神才藻下及禽魚鳥獸即草木之無情者稍涉有情皆歸香麗今細字紅箋類分條悉俱在奩中客春顧夫人遠向姬借閱此書與槃華常極讚其妙促繡梓之余即當忍痛為之校讐鳩工以終姬志

姬於吳門曾學畫未成能作小叢寒掛筆墨楚楚時於几硯上輒自圖寫故於古今繪事別有殊好偶得長卷小軸與笥中舊珍時時展玩不置流離時窜委奩具而以書畫捆載自隨末後盡裁裝滿獨存紙絹猶不得免焉則書畫之厄而姬之嗜好真且至矣

姬能飲自入吾門見余量不勝蕉葉遂罷飲每晚侍荊人數杯而已而嗜茶與余同性又同嗜片果每歲半塘顧子藏擇最精者緘寄具有片甲蟬翼之異文火細煙小鼎長泉必手自炊滌余每誦左思嬌女詩吹噓對鼎鑊之句姬為解頤至沸乳看蟹目魚鱗傳瓷選月魄雲鬟尤為精絶每花前月下靜試對嘗碧沈香沈真如木蘭露瑤草臨波備極盧陸之致東坡云分無玉椀捧蛾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矣

姬每與余靜坐香閣細品名香官香諸品溪沉水香世俗人以沈香著火上煙樸油膩頃刻而滅無論香之性情未出即著懷袖皆帶焦腥沈香有堅緻而紋橫者謂之橫隔沈即四種沈香內革沉香紋者是也其香特妙又有沉水結而未成如

小盆大苞名達衆香余多蓄之每慢火隔砂使不見烟則閣中皆如風過伽楠露沈薝蔔熱磨琥珀酒噀犀照之味久愈釵枕閒和以肌香甜艷非常夢魂俱適外此則有真西洋香方得之內府迥非脾料丙戌客海陵曾與姬手製百丸誠閩中異品然枝時亦以不見煙為佳非姬細心秀致不能領畧到此

黃熟出諸番而真腦為上皮堅者為黃熟桶氣佳而通黑者為次棱黃熟近南粵來筅茶園村土人種黃熟如江南之藝茶樹矮枝繁其香在根自吳門解人剔根切白而香之鬆朽盡削汕尖鐵面盡出余與姬客半塘時知金平叔最精於此重價數隣之塊者淨潤長曲者如枝如虬皆就其根之有結處隨紋縷出黃雲紫繡半雜鮫鴛斑可拭可玩寒夜小室玉幃四垂鼎爇二尺許絳蠟二三枝設參差壘凡錯列大小數宣爐宿火常熱色如液金衆玉細撥活灰一寸灰上隔砂選香蕋之歷半夜一香擬然不焦不踈數物氤氳純是糖結熱香聞有梅英半紓荷鵝梨蜜脾之氣靜參鼻觀憶年來共戀此味此境恒打曉鐘尚未着枕與姬細想閨怨有斜倚黃昏撥盡寒爐之苦我兩人如在叢珠衆香深處今人與香衾俱散矣安得返魂一粒起於幽房扃室中也

余家及園亭凡有隙地皆植梅春來垂夜出入皆爛熳香雪中姬於金蘊時先相枝之橫斜與凡上軍持相受或隔歲便芟剪得宜至花放恰採入供即四時草木竹葉無不經營絕慧領畧殊清使冷韻幽香恒雜徹于曲房斗室至穠艷肥紅則非其所賞也

秋來猶貯晚菊即去秋病中客貽我剪枝紅花繁而厚葉碧如梁濃條婀娜枝枝具雲暑風斜之態姬扶病三月猶半梳洗見之甚愛遂留榻右每晚高燒翠蠟以白團迴六曲圍三面設小座於花間位置菊影極其參積妙麗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與人俱在影中迴視屏上額余曰菊之意態盡矣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澹秀如畫

姬最愛月每以身隨升沉為去住夏納涼小苑與幼兒誦唐人詠月及流螢紈扇詩半榻小几恒屢移以領月之四面午夜歸閣仍推窗延月於枕簟閒月去復捲幔倚窗而望語余曰吾書酬莊月魄古人風度歡樂宵宴蓋夜之時色月之靜碧海青天霜鴻永淨較赤日紅塵迥隔仙凡人生良讌至夜不休或有月未出已夠趣者桂華露影無福自受與子長歷四序娟秀完潔領畧幽香仙路禪關於此靜得矣

醃飴為露和以鹽梅凡有色香花蕊皆於初放時採漬之經年香味顏色不變紅鮮如摘而花汁融液露香入口噴鼻奇香異艷非復恒有最矯者為秋海棠露海棠無香此獨豔疑香發又俗名斷腸草以為不食而味美獨冠諸花次則梅與野薔薇玫瑰丹桂甘菊之屬至橙黃橘紅佛手香櫞去白縷絲色味更好酒後出數十種五色浮動白瓷中解醒消渴金莖仙掌難與爭衡也

冬春水鹽諸菜能使黃者如蠟碧者如蓉蒲藕筍蕨鮮花野菜枸蓊茗芥之類無不採入食品芳旨盛席

火肉久者無油有松柏之味風魚久者如火肉有麂鹿之味醉蛤如桃花醉鮓骨如白玉油蝑如鯽魚蝦鬆如龍鬚烘兔酥雉如餅餌可以龍食菌脯如雞塊腐湯如牛乳姬細考之食譜四方郵厨中一種偶異即加訪求而又以慧巧變化為之莫不異妙

取五月桃汁西瓜汁一種一線漉盡以文火煎至七八分始攪糖細燒桃膏如大紅琥珀瓜膏可比金絲肉糖每酷暑姬必手取其汁示潔坐爐邊靜看火候成膏

不使焦枯分濃淡為數種此尤異色異味也

張山來曰予雖舉別業與辟疆相鄰辟疆常為予言宛君事甚悉復以憶語見予予深羨辟疆奇福知許癸亥秋又以家公亮府來謁屬入選快讀一遍乃知慧業文人固應有此因自嗟命薄不能一納如此奇緣能無浩歎

賣酒者傳

魏　禧　冰叔

萬安縣有賣酒者以善釀致富平生不欺人或遠童婢治必問汝能飲酒否量酌之曰毋盜瓶中酒受主錢咎也或傾跌破瓶主輒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歸由是遠近稱長者里有事釀飲者必當其肆里中有數飲平事不得決者相對咨嗟多墨色賣酒者問曰諸君何為數數飲平事不得決相咨嗟也聚飲者曰吾儕保甲貧乙金甲逋期不肯償將訟訟則破家事連吾儕數姓人不得休矣賣酒者曰幾何數曰千母四百金賣酒者曰何憂為立出四百金償之不書券乙得金欣然以為甲終不負己也四年甲乃償償賣酒者四百金客有賣棗貴於他日雪不能行聞賣酒者長者趨寄宿雪連日賣酒者日呼客同博以贏錢買酒肉相佽啜客多負私快快曰賣酒者乃不長者耶然吾已負且大飲歇酌吾金也雪霽客行償博所負賣酒者笑曰王

人乃取客錢買酒肉飯天寒甚不名博客輒不肯大欲賭盡取所得還之衢者談五行立決人死疏先後宜死者六人矣賣酒者將及期置酒召所買田舍主畢至曰吾往貫若田宅若中心願之乎贖毋慚乎欲贈者視券償不足者追償以金又召諸子債者曰汝貸金若干子母若干矣能償者捐其息貧者立券還之曰毋使我子孫患苦汝也及期賣酒者大會賓友沐棺更衣俟死是日也賣酒者類多揚揚如平時戚友相候視至夜分迴設云其後第八人以下各如期死賣酒者活更七年魏丁曰吾聞賣酒者好博無事則與其二子終日博喧爭無家人禮或問之曰兒輩博否則博他人家賭吾座矣嗟乎賣酒者匪惟長者抑亦智士哉賣酒者姓郭名翫他善事頗眾予聞之歐陽介庵云

張山來曰自古異人多隱於屠沽中賣酒者時值太平故以長者名耳叔子謂匪惟長者抑亦智士誠具眼也

瓠子傳

瓠道人不知其姓名性嗜酒善畫龍嵗夜遊燒鐙節門扶杖挂一瓠遊鄴者聞行歌漫罵學百鳥語齊秀眉兒聚話以為樂顧其神明映徹怪誕奇瑰醫疎疎起吐語作洪

逸有時衣新絳衣從人假騎馬擁大蓋往來市中觀者如堵隆慶丁卯居澧陽年可七十澧人異之或具酒盍置斗乞一瓠子畫龍一瓠子畫勢也一瓠子骨相既奇如蛟人龍子更即衣衫嚴而起舞顧謂坐客為我高歌入塞出塞之曲又令小兒跳吽四面交逐已信手塗鴉煙霧迷空座中凜凜生寒飄潛見伏隨勢而成著其尾曰半癖耕問其姓氏而不答有飲一瓠子酒年餘不能得其畫者久之畫一人科頭赤脚踞地而遽即骨隱起作努力狀以贈之其善謔如此信口輒成詩問有異語多奇中澧人漸敬之親鐙閉戶而棄之華陽莊靖王請改館一瓠子不可所居無定處一日宿文昌祠中禮文昌像作梵咒像落屢其膽乃遺書莊靖詭速營棺具吾將老焉王如言為治木木具一瓠子坐其中不覺令人舁而過市拱手大吽與人言前周遍街巷遶郊外普賢菴命衆曰可復我衆不敢覆視之已去矣遂復而埋之舉之甚輕如空棺然澧人為題石於澧水橋頭署畫龍道人一瓠子之墓蓋隆慶千未七月也或曰一瓠乃少讀書不得志棄去走海上從軍征倭有功至禪將從失律逃於摩盜出沒吳楚間乃以賢市妓十餘人賣酒自給揚所得市門第巷以自奉諸妓更代侍之日擁歌舞

異飲食以自豪凡十餘年始亡去乙食湖湘間終於澧

附游一瓠傳

陳 周二游

啟禎之時楚湖之南澧州有游食道人衣結履穿臭穢不可邇求乞市中每日得酒一瓠風雨中輒醉卧道上其詩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或發或不必發無甚異於人人亦不之異以其游食謂之游道人以其喜酒一瓠又謂之游一瓠也嘗醉中大言曰我善畫龍人或以紙試之磨墨滿瓠狂噪者終日以秫稈蘸墨漬張紙空中俟墨乾時煙雲吞吐鱗甲生動有飛騰破壁之勢得者至今寶之渴藥陽王過市前驅訶斥不起王曰得全於酒者得全於天也天公之人自非凡品遽致宮中供養致敬一日忽舉手謝王曰吾祿食已盡後事累王矣奄然長逝王以兩石缸函其尸葬之半載後有自都門來者見游在都附書於王果一瓠子蹟王異之發其缸空如也因歎神仙之游戲人間而人不之識也獨拙和尚澧州人目擊其異并識其詩四絶一曰磨快鋤頭挖苦參不知山下白雲深多年寂寞無煙火細嚼梅花當點心二曰游食多年不害羞也來城市苟投樓東風不管人貧賤一株花花到白頭三曰破寺無僧好挂瓢閒時歌舞醉吹簫黃昏月落秋江裏沒個人來問寂寥四曰門外何人喚老瀟老游無事聽漢流而今世事多艱棘黃塵飛來怕打頭

張山來曰予於文穀中見嚴作遂後而瀕江陳子二游復以是作見寄所紀事大同小異因並錄之以彰瑜亮云

宋連璧傳

李煥章象先

宋連璧者字玉梧吾衆北郭人也巨族諸家率淳謹璧獨以俠行鷙里中性至孝父鴻臚公晚得異疾日醋出綠汁數合醫不治有道士衣破絮至其家謂璧曰是非獼乳熊莫能療也願山左何從得君其聽之而已璧叱曰是邪天上物耶乃徒走入秦中深山遇虎幾噬璧會獵人大至虎逸去璧曰伺幽菁伏舞壇木叢御踪跡熊穴窺熊出潛刃其乳熊懷之出熊至璧倉皇驚隕岸谷下傷兩趾病不能步而持乳熊如故也夜宿廢廟中疑戶外有施後聲至璧曰援遠人命援遠人命後聲入取袖中草捏之即變璧麥之乃甚所過道人也璧大驚師何至是道士曰待爾久矣乃以藥傳璧忌輒能守道十授一書旨符咒曰爾善用後四十年與爾會鴈蕩之市璧遂至家父存乳熊肉瘡後數年父以他病殁璧創心歐傘世俗欲為父報讎乃稍稍理前道人

所遺者能隱形驅風雷雨又剪紙為人馬甲冑器械客侍御游公幕府崔魏忌侍御禍家又以侍御適於安輒縱騎至縛侍御與壁檻車至河西務壁曰煩請公致詞中貴我野人不習豪家欲他往諸縱騎急視之檻車寂無人矣壁與侍御亡之淮上壁曰君可歸楚中取一符付侍御急則焚之是時壁變姓名為張思任於是朝廷捕亡者張思任而壁之家人不知也壁乃潛某宗伯家遇之厚時權要與宗伯隙壁曰國賊也乃走長安上書劾權貴險徼傾善類為逆閹復讎宜下司寇請室上大怒執之就刑西市桎梏囚服地寂無人矣是時壁又變姓名為李抱真於是朝廷捕亡者李抱真高望之家人不知也壁輒造前道人約至鴻慈市戲居候道人且三載一日人大呼牆外曰此中匿亡者三人曰宋連璧張思任李抱真可速出壁大驚無措其人已排牆入則首帥與帥道人也責之曰以溺厥有道與故售之書爾奈何與黨錮事為天下逋逃客耶吾以是逭三年始至壁頓首謝頷之自此與師永絕世緣不復戀妻孥矣道人曰不可爾還里當再與家人見壁遂攜藥囊抵家其妻已喪久兒夢瑜壁去方周歲見不復識則棲一廟中曰我張思任後改李抱真與茲村有緣故來壁同母弟琳當捕張李時亦疑其為兄終未敢以告人也至是心動趣之急啟扉兄弟各相識因撫其子具告所以留數日去

張山來曰宋連璧雖不當誤道人所期然排解黨錮處亦足見其豪俠

虞初新志卷三終

虞初新志卷四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義虎記

王猷定于一

辛丑春余客會稽集宋公務寢之署癘有客談虎公因言其同鄉明經孫某嘉靖時為山西孝義知縣見義虎甚奇屬余作記縣郭外高唐孤岐諸山多虎一樵者朝行叢箐中忽失足墮虎穴兩小虎臥穴內穴如瓮口三面石齒廉利前壁稍平高丈許蘚落如油為虎逸樵踴而躍者數傍復遶壁泣待死日落風生虎嘯踰壁入口御生廩分飼兩小虎見樵蹲伏張爪奮搏俄巡視若有思者久以殘肉食樵入抱小虎臥樵私度虎飽朝必及時夾虎躍而出停午復銜一麂來飼其子仍投餘與樵樵飯甚取啖渴自飲其瀋如是者彌月漫與虎狎一日小虎漸壯虎負之出樵急仰天大號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拳奮怒抵苗就樵樵騎虎騰壁上虎置樵橘子行陰崖澀鼻鳥聲絕風獵獵從黑林生樵益急呼大王虎却顧樵悲告曰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終活我導我中衢我死不忘報也虎頷之遂前至中衢反立槐樵樵復告曰小人西關郭民也今去將不復見歸當畜一豚候大王西關三里外郵亭之

下某日時過饗無忘吾言虎點頭樵泣虎亦泣道歸家人驚訝樵語故共待至期具豚方事享割虎先期至不見樵竟入西關居民見之呼猱者開關柵方樵鈍刃畢集約生擒以獻邑宰樵奔救告眾曰虎與我有大恩願公等勿傷眾竟擒詣縣樵擊鼓大呼官始詰樵具告前事不信樵曰請驗之如說願受笞官親至虎所樵抱虎痛哭曰救我者大王耶虎點頭大王以起約入關耶復點頭我為大王請命若不得願以死絕大王言未訖虎淚墮地如雨觀者數十人莫不歎息官大駭趨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矯尾大嚼顧樵而去後名其亭曰義虎亭

王子曰余聞唐時有邑人鄭興者以孝義聞遂以名其縣今亭復以虎名然則山川之氣固鍾於此邑歟世往往以殺人之事歸獄猛獸聞義虎之說其亦知所愧哉

張山來曰人往往以虎為凶暴之獸今觀此記乃知世間尚有義虎而人不知此余所以有義虎行之作也

丁樂園外傳

林璐 鹿菴

丁樂園先生名澎杭之仁和人也世奉天方教戒飲酒而樂園顧嗜酒飲至一石視益壯言愈謹人咸異之詩賦古文辭日少年未達時即名播江左其後仲弟藻鴻孝

弟潞皆以詩名世目之曰三丁至香山蠟句四方聞秀才言誦樂園詩家有幽雲樓三丁讀書處也客作登樓樂園伏案上疑書寢迫而視之方纔書目云紙才一半耳歸帰首又不辨某某客朝之曰卿去丁儀凡幾事樂園戲持杖逐客客笑屏後誤逐其僕樂園婦聞之大笑一夕娶小婦樂園過視光儀心喜其出視名賦定情詩使半披幃紙墨跡小婦卒無語詰旦視之鬟下押也知為婦所給樂園又大笑延陵大住遣一姬能詩久誦樂園詩誓曰主人今百擇配願得如丁君足矣陽羨吳參軍與丁世講也詭以樂園意請約姬姬許之丁有侍兒小字冬青主謳喜鼓琴主婦不悅一將遣府吏納千金聘之世方企羨兩女子已得所久之延陵姬登舟泣曰吾旦夕冀事丁郎為蒂府紿入掖庭緣已矣方扣舷墮水冬青急救延陵姬道故冬青亦泣曰吾故主人翁相對泣不知設騎以告樂園發視者累月然樂園數得儒丁妾猶鞅望主婦賢家人多不直丁君樂園客法曹無事日作詩與宋視察務衰施大谷愚山嚴黃門灝亭稱無臺七子詩名滿京師史人稿其牆掖鵝笑龜下養思梁楊不後明日訟於庭樂園復賜史人鵝笑特樂園官京師猶守天方教同官故以猪肝一片置七者樂園短視史人以告獲免　上方冊立西宮令無綢典禮者調入東省兼王容

王容即古典屬國也重使至詳問王容為誰庸知公持紫貂銀鼠美玉象犀從吏人易公詩歸國長安縉紳以為榮寵入東省侍郎李公兼榮從東出樂園從中入瞠目相視侍郎遣騶卒問訊樂園趨謝侍郎笑曰是公耶吾知公短視矣謝為樂園退而笑曰吾短視與詩名等論居東崎嶇三十里郵亭驛候請遠客詩大喜孺子妾問曰得非聞賜環詔耶樂園曰　上聖明賜我遊湯沐邑出關遠客皆才子此行不患無友久之糧盡餒而啼孺子妾慰勞曰卿有友必簞食迎若樂園笑曰恐如卿言當先以酒療吾渴初至靖安卜築東岡新自飯牛與牧豎同卧起然暇輒為詩詩益溫厚無遠態國子潘公聞其名欲枉見樂園逆不往一日乘牛車入城樂園車上執周易騎過潘公即低頭讀易不及避潘公歸語陸子淵曰吾今日得過樂園先生矣子淵問故潘公曰此間安有車上讀書傲然不顧若此人者予必樂園無疑也嗣此西園飛蓋必延樂園飲酒賦詩禮為上客然樂園亦困墓上風刺入骨秋即雨雪山川林木盡白河水合當不得泝樵蘇不至五日不糞取盧粟小米和雪嚙之然孺子妾輒生子當爾時坐卯屋下日照户如渥醇酒然畏風不能視日日晡山鬼夜啸饑饞聲咽悠聞叩門容貂然有喜從源中頭之虎方以尾聲户樂園危坐自若居東凡

五遷家日貧詩日窮益臨眺曉供其筆墨作歸思軒記以寓意友人林璐聞之曰卿歸矣冀者邯鄲道上呂仙祠即盧生受枕處也仕宦過者疾驅去以避不祥卿衙命過其下停車徐步入道人方坐蒲團不起卿異之索筆題壁曰白翁已取邯鄲夢留得凌雲化鶴飛之句得非詩讖耶胎書報樂園悯然悟又一年始歸果如林生言

張山來曰敘瑣屑事簡潔現是頰上添毫手也

寄暢園聞歌記

余　懷澹心

吳門徐生君虎以度曲名聞四方與余善。者南曲譜索余序。余為之序有曰南曲蓋始於嵎山魏良輔云良輔初習北音絀於北人王友山退而鏤心南曲足迹不下樓十年。當是時南曲率平直無意致良輔轉喉押調度為新聲疾徐高下清濁之數一依本宮取字齦唇閒跌換巧擬恒以深邃助其搖漾吳中老曲師如袁海尤駝者皆瞠乎自以為不及也良輔之言曰學曲者移宮換呂此熟後事也初飛離毋務多迎頭拍字徹板隨腔毋或後先之長宜圓動短宜遒然毋剽五音依於四聲毋或矯也毋蹙又曰開口難出字難過腔難高不難低難有腔不難無腔難又曰歌韻難此不傳之祕也良輔盡洩之而同時婁東人張小泉海虞人周夢山競相附和惟梁谿

人潘荊南獨精其技至今雲仍不絕於梁谿矣合曲必用簫管而吳人則有張梅谷善吹洞簫以簫從曲畏陵人則有謝林泉工擫管以管從曲皆與良輔遊而梁谿人陳夢盖顧渭濱呂起渭華並以簫管擅名盖度曲之工始於玉峰盛於梁谿者始振百年矣此道不絕如綫而徐生踔起吳門舉魏赤幟易漢幟恨良輔不見徐生不恨徐生不見良輔也徐生年六十餘而喉若雛簡若女松聞石上按拍一歌繚繞遏吐納凄亮飛鳥過音游魚出聽文人騷客為之神傷妙哉技至此乎一日徐生語余曰吾老矣恐不能復作少年狡獪事得吾之傳者乃在梁谿今太史留仙秦公尊人以新公所善歌者六七人是也君倘游九龍二泉間不可不見此人聞此曲余心識之久矣庚戌九月道經梁谿道頴州劉考功公勇擁大航西門外留余方舟同游惠山而吳明府伯成秦憲使補念顧孝廉修遠及其子文學天石宋公子子孫劉處士震修皆在席太史留仙則挾歌者六七人乘畫舫抱樂器凌波而至會於寄暢之園於是天際秋冬木葉微脫循長廊而觀止水倚峭壁而聽響泉而六七人者衣青紵衣襳五絲履恂恂如書生綽約若處子列坐文石或彈或吹須臾歌喉作轉纍纍如貫珠行雲不流萬籟俱寂余乃狂叫曰徐生徐生豈敢我敢六七人者各

道姓名敘祖低眉傾其座客至於笙笛三絃十翻簫鼓則授之李生李生亦吳人是夕分韻賦詩三更乃罷酒次日復宴集富使家六七人又偕來各奏技爭作歌貽之俾知徐生之詩不謬良輔之過終盛於梁溪而留仙父子風流跌宕照映九龍二泉間者與山俱高與水俱清也是為記

張山來曰吳俗於中秋夜善歌者咸集虎丘石上次第競所長唯最後一人為最善聽者止數人不獨忘言并不容聲予神往久矣今讀此記益令我穆然以思悠然以想也

陳小憐傳

杜濬十泉

陳小憐郡城女子也年十四遭兵亂失所落狄斜有貴公子睹之購以千金貯之別室作小妻相好者彌年大婦知之恚甚屢勸白刃欲得而甘心焉公子不得已召媒議遣居閒者以為奇貨遂將小憐入燕中住西河沿西河沿亦狹斜也小憐姿慧不凡遂傾動都人士聲價翔貴雖達官富人有華筵上客欲得小憐一佐酒必先致意通慇懃期前日之儼然後得其一至時燕賓四方之士座中逞逞多年少美姿容者結束濟楚媚態百出自謂必得當於小憐小憐弗睬也而錢塘知名士范性華者

老成人也館於燕一日以赴某公讌遇小憐雖頻異其妾然平澹遇之耳范時年五十餘人地固自軒軒顧貌已蒼然意不在佻達而小憐一見獨為之心醉汪目視范自入座以至酒闌目不他視凡范起則視其起范步則視其步范復就座則視其就座往則目送旋則目迎已則時起斟步之外必回頭視范如恐失之小憐固素謹忽通慇懃如此舉坐咸詫異范以為之踧踖不自得笑而左右顧而小憐卻如也將別則詳問范姓字歸而朝夕誦之有潘生者往來於其家又素識范謂小憐曰爾念范君如此孟往訪之小憐正色曰吾既已心許范君終身矣若猝往是弃也姑少待范若相迎斯可矣潘以其言白范范猶恐其難致試走仟探之值小憐是日有鉅公之約肩輿在門矣立改其所向語其媼曰某公之約一惟汝多方辭絕之我赴范君召不顧矣小憐至范所語次謂范君曰君知我日者席間注目視君之故乎范曰初不知小憐曰吾見君之酷似吾故夫也吾不能忘君矣是時小憐年始十七范答曰以子之姿慧從良固甚善然當撐年相若者吾豈若偶耶小憐應曰君誤矣三十年以內所生之人豈有可與論吾心者哉范大奇其言叩之知嘗讀書粗通朱子綱目范初無意至是卧已心動矣因留連旬朔相與定盟然後去而小憐所與一時座方與范相忘

徐無山人贊曰昔晉羊皇后艷識故夫以媚劉聰其死也化為千百億男子淫溺者皆是也漢小憐何人獨不以故夫為識而吾友范性華以似其故夫見詐豈羊皇后之教反不行於女子乎嘗是為立傳

張山來曰層次轉折無不入妙尤妙在故夫一語一見不復再見是文之有品者

賣花老人傳

宗元鼎

賣花老人者不知何許人家住維揚瓊花觀後茅屋三間傍有小閣室中老梔丹桂經案繩牀皆楚楚明潔柴門內方廣二畝以種草花為業家嘗有五色瓜云即昔之廣陵人邵平種也所種芍藥玫瑰虞美人鶯粟洛陽夜合萱草蝴蝶夜落金錢剪春羅剪秋羅朱蘭燕蘭曰狄海棠雁來紅共十數種早晨搭花向紅橋坐賣遇文人墨客即贈花換詩吟歸或遇俗子購之必數倍其價得錢沽酒痛醉餘者即散諸乞兒市人笑為花顛嘗九日渡江經白下不歸人問之答曰吾訪故人殷七七於鐵甕城中耳袖中出杜鵑花一枝紅芬可愛所往來者有筆道人狂道人圍棋客若為樂狂道人疑即唐廣陵人李珏以販藏為業成仙者筆道人疑即宋建炎中顛筆仙耳昔瑣花觀中有黃冠持畫一軸獻帥守守皆雲鳥篆不可識使人尾之乃入觀後井中

玉勾洞天深處相傳老人或為董子或為黃鶴千年於茲矣識者謂即黃冠後身云

張山來曰逸趣橫溢淫宕多姿

神鉞記

徐芳仲光

庚辰夏某鄉有不孝子王某父早喪僅一老母婢畜之每晨櫛沐晏酣睡而役母使炊俟熟方起旦旦如是小不如意即怒口詈鄰生一子甫數月母抱之視金沸俟兒忽騰跳墮釜中母知不救即潛竄不孝子聞兒呼起視已死乃大恨曰媪殺我子將厨得刀遂出離家百武有關帝廟母見不孝子至問入廟伏神座下不孝子撫刀入忽帝傍周將軍像從座躍下提刀砍不孝子倒正中其項廟祝聞刀聲鐘鼓齊出則不孝子流血滿地而周將軍一足尚在門限外未入叶問老母其述其事蓋幾不免而神救之也自是遠近嘖嘖傳其靈周將軍靈爽兢兢以金重裝其像足仍門外如故信州居民近是鄉者日裹糧走謝子過玉山居停葉七十為道其異夫帝廟非西市也神之乃非鉞鉞也木偶之將軍非有血氣知覺指臂運動也然異變所激則金可使飛土可使躍塊然之手足可使踴躅而搏假令神不戡是子其母且不免神視子之孰乃與母而不之救無為貴神矣然必無是也即使更入他廟神之鉞亦當能躍而戡之也蘇子瞻云搖井得水非專在於是而世不察或疑為誕或以為像之靈爽若是而奔走之皆鑿鑿耳剡而不遠於感應之義者也數十年前吾郡有祖母抱孫墮池中死者畏其子之怒遂去子臧椎俑徑石碎中誘其母歸過之案柩于既入石輒合不可出雷火下焚其面乃自聲罪完轉石聞數日死以理言石豈開闔啟人之物哉罪逆之至凡其所觸皆為雷矣

張山來曰閱至不孝子戡逆處令人髮指此段讀至神鉞砍頸處令人拍案稱快世之戡於悖逆者皆以為未必即有報應事則默不誦是篇而讀之也

又曰吾鄉有一人負其至戚者已非一端而猶謂未足又欲挾強而貸至戚不能緘默因訴其族人此人遂大詬遽過其母死於至戚之家其母固嫡告而始息者也雖未如其言而此言則亦難逭於神鉞者矣吾願世之為母者慎毋始息而自貽伊戚也

焚琴子傳

顧彩天石

焚琴子者姓章氏閩之諸生也為人磊落不羈倜儻心善哭類古之唐衢謝翔而才情過之為詩文下筆累千言皆感人心脾少應鄉試文已為主司所賞及觀五兵指陳時事太過至斥遽奮以為邑臧叛志主司乃懼不敢錄遂下第生遂棄詩生不為登鼓山所謂天風海濤亭者北望神京痛哭失聲曰今天下將有變得如余者數輩奏以兵農財賦諸大政猶可鎮定顧乃鞿鞿以壽終于閨英雄俾兒輩口奧者益廓廟而飽肉誠仰為哉誠仰為哉余且燒其詩書絕筆不為文矣既而疆場多故閩亦被於兵革悉如生所料云生既不得志出遊於潮過潮刺史韓文公廟讀其逐鱷文哭之又歷韶惠廣雷諸郡悲嶺海之烟瘴思寇萊公謫雷時枯竹生笋蠻泱成堆風流如在也則又哭之夜聽鷓鴣作行不得哥聲則抗音而哭以亂其鳴久之學琴於惠州僧上振得其音節之妙遂歸變姓名以琴遊入閩王公大人爭延致而聽其琴有願從而學者雖善然終莫能及也久之有將軍自塞上來駐防閩省嗜琴厚禮延生使鼓琴於幕下將軍據上坐而置一座於旁命生坐生怒目視將軍曰吾與通萬卷書而明公惟知馬上用劒戟豈為若門下士耶奈何不以賓禮見而屈於傭吾不能鼓琴矣奮衣徑出不顧將軍慚下與抗禮謝罪強留之乃踞上坐為一鼓琴將軍稱善左右無不諫聽然其聲淒愴煦設有奉音高生曰琴者天下之至和也吾琴雖拙如鸞鳳鳴今枝上無螳螂捕蟬而絃中忽變西北肅殺聲何也豈軍中殆將有警耶撫琴畢三軍之士皆為嗟歎有流涕者生盡醉痛哭上馬而去將軍聽之金不受從此軍論於海澄為久之閩人自生為琴師雖江浙閩頗多鼓其名者然當道不以禮遇招亦不往往亦不為久留常酒後耳熱捧琴於地引滿大罵故言高論驚其座客談古今得失雖老師宿儒深通經濟者不能難也其最愛重子曰金閨亦善琴獨得生傳常貧窶寓從生遊數十里外生詩成金閨輒謄錄之盈帙客訪生不遇金閨代為款接以生簿人命而人由是人頗異之以為抱負非常之士不得志而隱於琴狀當事卒莫有薦之者竟佯狂以卒云生篤於伉儷婦陳氏少生十歲亦頗知書嗜音生嘗入為其妻鼓琴茶香入牖鬱影蕭疎顧而樂之以為閨房清課亦人生韻事忽一日謂其婦曰吾向聞紅顏薄命卿才情如此而推命者多言歲行在卯當死豈汝亦大上人不久當去耶因感慨悲傷為彈別鵠離鸞之曲曰琴音和吾與汝尚無恙然第七絃無故忽絕少而慧者當之居數日金閨死生撫屍一哭不勝其悲吐血數斗曰吾死後廣陵散絕矣遂焚其琴不復鼓也因自號焚琴子生至康熙乙巳年四十九竟卒聞其婦先亡一歲云鎮子曰焚琴子之事余蓋聞之漳州陳別駕云別駕為余言最詳因囑余為立傳殆古之有心人也觀生之少而肆於文文不

得志而遊一寄於琴再寄於吳孥之無有識生之才而用之者宜其傷於情而發於聲也然生流風餘韻宛在舟山碧水之間迄今登鼓山之亭如聞其哭焉生其化鶴而來歸乎松風夜絕空林鬼哭生何往而不在也悲哉

張山來曰予嘗觀文人之不得志者往往怨尤倪傲作不平之鳴心竊議之以為若輩即使得志亦未必能有所樹立僅與肉食者等耳今觀焚琴子之器識誠有度越尋常者未可謂此中無人也

四氏子傳

張明弼琴牧

四氏子萬歷初吳人也有姓名四氏子者人名之因以為名焉氏子家雖貧亦屢清門凡繩樞之徒初皆與游顧其體中癡黠各半亦復各時方其黠也能作詩文自作自書自誦盛滿四鄰若出金石及其癡也天地變異白髮親疏怨德皆相反孥無協志者其父痛諭之不從則撻之氏子亦報撻焉久之恒撻其父既而著為論曰父子主親父若撻子當其舉手之時親誼已絕子安得不報撻又且君父一也君有罪湯武誅之可以稱聖父有罪子撻之容得不號賢乎又立論古今無真名心但能訶越人則名歸之孟子誠楊墨莊周誠孔子韓愈誠佛豈好誠人哉自為名焉耳故氏

子遇當世大儒其聲名經暘谷達濛汜者皆極力疵詆之且作嘆奉笑而曰是才不如我而名居吾上何也或相見至有受其大詬者氏子既撻父母詈兄棰誠題當世之嶽立者國人皆鄙之漸不與游氏子游甚困其兄割貲食之氏子未厭有所如皆枳棘則益卞急自恣棄書不讀但好世說水滸嘗有人扣其門氏子則怒曰誰敢扣若爺門耶曰我也曰誰為我我為誰急取大棒擊其腦出行見人有癩首者曰避我耶詈之答詈則相搏見仰首者曰騶我耶亦詈之答詈亦相搏故氏子有所之輒挂鬧脫乃以所搏人自嫁於眾曰彼為彼妻之厚我也而擊我雖然豈予罪哉因出袖中一物曰此某妻之贈我者也輕薄者競傳之劇言若語咎以加人遂令邑少潔門其妻中廣人也稍勸之氏子則手格之曰吾厚其妻爾乃厚其夫乎其子年長皆心誹之不敢言已而色之人皆知其說也則家相告曰慎毋與四氏子莊有與立誅者死期必至矣其怨家亦相告曰此械豕也首有大豕臥偃劇中見獅十過則負溲狗以侮之獅子不敢近也今氏子負穢來謾遊之而已勿與角也於是氏子居都會中若空處行巷市閒惟逢雖大草木不能逢一人也氏子游益困則念世說中祖逖擊上臼羅袖中金盤因遇物即懷之人或率眾追奪指名於十百人之前他人

醜之思入壁鑽氏子坦然徐步不以屑意也又欲作南塘夜出梁山泰柵之事終戚召人人無肯與同役者如此十餘年頗自悔其所親因從容語之曰若為儒而撻父母何也曰吾與父母戲耳何嘗盡力撻之誠且悔撻之必沽酒以釂之若詈兄嫂何也曰吾亦戲耳且子睚吾兄嫂之身有吾詈跡者吾當罪子之盡絕六親百朋又何也曰吾初皆戲耳乃吾六親百朋無一達人見我輒物而不化彼絕我我寧絕彼耶其人曰子每誠通人達士以為不如子又奈何氏子曰盡戲也吾戲言江水不如吾沼江與沼不移位豈非戲耶其人曰若之戲則盡然矣今日者名敗身傷父兄不以為子弟交游不以為朋友處環堵之室上漏下濕烟斷糧絕子何不盡以戲周旋之顧怨尤倪傲乃爾耶氏子默然無以應無何其長子某少亦部令將弱怨得狂疾終日喃喃詈人然體其所詈則皆其父也其父至則枚數其罪而撻之氏子號叫不得免或言慘於氏子父被撻時氏子乃械子囚諸室則以一木為其父詰之曰父母可撻乎又代應之曰不可曰是宜撻日撻至百數其餘罪皆然數年竟狂死

外史氏曰吾猶及識四氏子身短不盈四尺其目瑩然若攫食之鴟頭類於隼若索鬬之鷄其氣如含風雹捽抑棘有觸即摘射色人謂其頑鬙不友似渾沌不可教誨

不知話言似檮杌無言誠羞於貨賄又似窮奇饕餮以為兼有四凶之惡故目為四氏子而四氏子不肯受也曰凡吾所為皆戲耳雖然四氏子戲其子數木之罪而日撻之豈亦戲狂耶或以戲誅耶今死矣亦可云戲死耶夫其父則狂而反號其子為狂其子父不而撻之則戲而其父反以諸罪為戲皆惑也吾疑天公之憒憒久矣今乃以其子之口與手作天之口與手而日數之日撻之又酷巧嗟乎天公則誠戲耳四氏子烏乎戲

張山來曰世豈真有若人耶然觀吾猶及識之云云則是真有其人矣乃知天生若人誠近於戲當亦未嘗不俾之耳後乃假手其子以巧報之則俾奢之丈過也

廣初新志卷四終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徐芳仲光

柳夫人小傳

柳夫人字棠廣山錢牧齋宗伯愛姬也慧倩工詞翰在章臺日色藝冠絕一時才德奔走枕席花下車馬如煙以一刷掃眉才子列為重或投羊衒鬻效玉皇書仙之幻紙御屋麝柳視之歲如也即空吳越無當者獨心許廣山曰隆準公即未覩絕古今亦一代顛倒英雄手而宗伯公亦雅重之曰昔人以遊蓬萊宴桃溪不如一見溫仲圭吾可當世失此人乎遂因緣委質柳既歸宗伯相得歡甚題花咏柳殆無虛日每宗伯句就遣鬟於示柳擊鉢之頃纔竟已致風追電歸未嘗肯地步讓或柳句先就亦走鬟報賜宗伯舉力盡氣經營深思慘其上比出相視亦正得匹敵也宗伯氣骨蒼嵽虬榕百尺柳未能到柳幽艷秀強如芙蓉秋水自狀娟娟宗伯公時亦孫之於時旗鼓各建閨閣之間隱若敵國云宗伯於柳不字凡有題識多署柳君吳中人寵柳之過稱之直曰柳夫人宗伯生平善通晚歲多難益就窹戚嗣君孝廉某故丈夫弱鄉里豪黠頗心易之又嗛宗伯公墻宇孤峭結侶伺釁丙午某月宗伯公即世有

衆噪起以貴通為口實誅而瑣宗伯門搆撞詬辱極於蹴靴孝廉魂魄喪失莫知所出柳夫人於宗伯易簀日已薦御意至是洶洶起曰我當之好語諸惡少尚晝哭盡負若曹金即負固尚書事無與諸兒女身在第少需之諸惡少聞柳夫人語謂得所欲鋒稍戢然環如堵柳中夜刺血書訟牘遣急足語郡邑告難而即取鑾帝結項死尚書側旦日郡邑得牘又聞柳夫人死遣緹四出捕諸惡少問殺人罪皆雄竄免脫不敢復履界地搆盡得橐孝廉君德而哀之為用匹禮與尚書公並殯某所吳人士嘉其志節爭作詩誄美之至累帙云

東海生曰柳夫人可謂不負廣山矣哉或謂情之所鍾生猶死捐纓綿畢命若連理梓雄朝飛雙鴛鴦之厲時有之矣然柳於廣山豈其倫耶夫七尺腐軀歸於等盡而擲之當俟嵐以存弱趙杵臼以立孤孫秀實以殺奉天之危紀信以脫滎陽之難或輕於鴻羽或重於泰山各視其所用柳夫人以尺組下報尚書而紓其後身之禍可不謂重與所云重用其死者也夫西陵松柏才矣未聞擇所從者卿月仙齊邱敬花女得所從矣而卽無聞轉香幼玉張紅紅羅愛愛之流節可錄矣又非其人也千秋香魂惟張尚書學于一樓然紅粉成灰尚在白陽可杜之徵夫玉容黃土之不惜而願以從死之名為地下塵荒矣微曰舍人衆臺下隨未敢必其然也人固不可知十尋之樣或以一念遷生平之概或以脫節觸逆志赴義爭千一決柳夫人存不必稱而沒以發要脫如遂豈不壯哉

張山來曰前半如柳繫花笑後半如筠響劍鳴柳夫人可以不死矣

換心記

徐芳仲光

第歷中徽州進士某太翁性下急家故饒貲而不諳於族其足兩脛瘦削無肉或笑之曰此相當乞翁心恨之生一子即進士公教之讀書性奇僿呀唅十數載尋常書卷都不能辨句讀或益嘲笑之曰是兒當覓行當通人翁聞益恚有遠族姪某負文名翁厚幣延致使師之曰此子可教則教必不可當賈語予無為久羈姪受命訓脩百方而懵如故歲暮辭去曰某力竭矣且叔產固豐而弟即亟不失田舍翁奈何以此相強翁曰然退而與語婦曰生不肖子乃翁真乞矣趣治具餞師而私覓大檗靠壁間若有所待盞公恨進士僇己意且撲殺之而以產施僧寺作終老計毋知翁乃怩未可返乎進士獨語使他避進士甫新娶是夜閨户篤謀欲留恐禍不測欲去無所之則夫婦相持大哭不覺夜半倦極假寐見有金甲神擁巨斧排闥入裂其胸劈

老抉其心出又別取一心納之大驚而寤次日翁延姪飲為別翁先返進士前送至數里最後辈衣流涕曰側隱之心人皆有之師何忍某之歸而就死師矍然曰安得此違者言進士曰此自某意且某此時頗覺胸次開朗頓更從師卒業因述夜來夢師叩以所授書輒能記誦乃大驚亟與俱返翁聞剝啄聲擬門俟己聞師返則延入師具以途中所聞告翁以為試之良然乃大喜自是啟顙大者不數歲補邑諸生又數歲聯掇成進士報至之日翁坐胡牀大笑曰乃公自是免於乙矣因張口啞啞而逝族子某為郡從事庚辰與子遇山左道中纍述之古今未聞有換心者有之此始精誠所激人鬼而神應之進士之奇顙進士之奇愚遇而出也所謂德慧存乎疢疾者也或曰今天下之心可換者多矣安得一一捽其胸剖之易其殘者而使仁易其污者而使廉易其姦回邪佞者而使忠厚正直愚山子曰若是神之斧曰不暇給矣且今天下之心皆是矣又安所得仁者廉者若忠直者而納之而因易之哉張山來曰有形之心不能換無形之心未嘗不可換人果肯換其無形者安知不又有神禹并其有形者而換之耶則謂進士公為自換其心也可

秦淮健兒傳

李漁笠翁

嘉靖中秦淮民間有一兒貌甚稚色黝與生數月便不乳與大人同飲啜周歲佔恃交尖鞘於外氏長有膂力善拳擊嘗以一掌斃一犬人遂呼為健兒健兒與秦兒鬬莫不辟易秦兒結數十輩攻之健兒縱拳四擲或啼或號各抱頭歸愬其父兄父兄來叱曰誰家豚犬敢與老子相觸耶健兒曰焉敢相觸為長者服步武之勞則可耳乃至父兄前以兩手擘父兄兩腮去地二尺許且行且止或昂之使高或抑之使下父兄恐顛仆莫敢如何但咭咭笑鄉人聞馬健兒性善動不喜讀書外氏命就外傅不率教師頁楚之則奪撲斑眦曰功名鷹赤手致馬用琅琅章句為師出即與同塾諸兒鬬諸兒無完膚又時盜其外氏簪珥衣物向酒家飲醉即猖狂生事外氏苦之遂於外為人牧羊母縛羊換飴詐言多歧亡主人怒復見撻時已弱冠矣聞倭入寇乃大快曰是我得意時也即去海上從軍從小校擢功至裨將與僚友飲酒酣鬬力斃之罪當死逸案治逃之泗州易姓名隱於卮下民家有犢丙夜往盜之牽出必剔吁曰君家牛我騎去矣吁勉倒騎牛背以斧砍牛髀牛畏痛迅奔若風追之莫及次日亡牛者適市物色之健兒曰昨過君家取牛者我也告而後取道也莫其盜索之則牛已脯矣無可懲市中豪少推為盟主晝縱六博夜遊狹斜自恃日甚嘗歎曰世人皆不足諛但恨生十載後不得與拔山舉鼎之雄一較勝負耳邑俠者禁屠牛健兒無所事事取向所屠牛皮及骨角往瓜揚間售之得三十金將歸飲於館中解金置案頭酒家翁見之謂曰前途多寇客此物宜善藏之健兒擲杯砍案曰吾縱橫天下三十年未逢敵手有能取得腰間物者當叩首降之時有少年數人醵於左廡聞之錯愕起問姓名里居健兒曰某姓名不傳向嘗竪功于遼陲今挂冠微服牛耳于泗上諸英雄少年問能敵幾何輩健兒曰過萬萬敵過千十敵計人而敵斯下矣諸少年益錯愕健兒飲畢束裝上馬不二三里一騎追之甚迅健兒自度曰始所云豪客耶比至則一後生健兒遂不介意後生問何之健兒曰歸泗後生曰子小子亦泗人歸途遂少望長者指南之於是健兒前驅馬上談笑顧相得健兒謂後生曰子服弓矢善決拾予後生曰習矣而未閑健兒拔弓試之力盡而弓不及彀牽之曰此物無用佩之奚為後生曰物自有用用物者無用耳乃引自譏時有鷓哨空後生一發飲羽墜馬前健兒異之後生曰若腰短刀必善擊刺健兒曰然我所長不在彼在此脫以相示後生視而劇曰此割鷄屠狗物將焉用之以兩手一折乃曲如鉤擲以兩手仲之刀直如故健兒失色蓦腰間物非復我有矣雖與俱行而股栗之狀漸不自持後生轉以溫言慰之復前數里四顧無人後生縱聲一喝健兒墜馬後生先斬其馬曰今日之事有不唯吾命者如此馬健兒匍伏請所欲後生曰無用物盡解腰纏來觀健兒解囊輸之頓首乞命後生曰吾得此一囊金差可十日醉子猶草菅何足誅鋤擬馬尋故道去健兒神氣沮喪足循循不前自思三十金非長物但半世英雄敗於乳臭兒之手何顏復見諸弟兄遂不歸泗向一邨墅結廬賣酒聊生每思往事輒恚恚欲死一日春風淡蕩有數少年索飲裘馬甚都似五陵公子而意氣豪縱又似長安遊俠兒擊築狂歌旁若無人且曰滁器翁似不俗當假之遂拉健兒入座健兒視九人皆弱冠唯一總角者貌白皙若處子等閒不發一言一言則九人頃聽坐則石之飲則先之健兒不解其故而未坐一冠者似嘗謀面睇視之則向斬馬劫財之人也謂健兒曰東君尚識故人耶健兒不敢應後生曰曩昔逢中解囊纏贈我者非子而誰我滁豈攖攖者流特於鄰旁舉中闚子大言恐世故衆與子雌雄不意竟輸我一籌今來歸趙璧耳遂出左袖三十金置案頭曰此母也於今一年子當肖之又探石袖出三十金共子之健兒不敢受旁一後生投劍怒目曰物洶人嫂而不能便還之又不能跋安用此懦夫為健兒懼急內袖中乃治鷄黍為懽請後生不肯留

歸金者曰翁亦可憐矣峻拒之則難堪衆乃止時饕下新剪健兒欲之諸鄰後生指屋旁枯株謂之曰盍試斧斤健兒曰正苦無斧斤耳後生踽踽久之曰此事須讓十弟我九人無能為也總角者以兩手抱株左右數繞株已卧矣遂拔劍砍旁柯燃之酒至無算乃辭去竟不知其何許人健兒自是絕不與人較力人毆之則袖手不報或曰子襄日英雄安在健兒則以衰朽謝之後得以天年終不可謂非後生力也

張山來曰嘗見稗官中有趙東山誇技順城門其事與此相類甚矣毋謂秦無人也

山東四女祠記

黃　始　靜衡

丙辰十月出都門畏陸行之勞悴也舍而之舟舟行六七日將至黃河崖過一村風急不得行遂泊舟人曰此四女鎮也初未詳四女何以名泊少閒風息卧舟中思甚起行崖岸間一望荒沙市人皆閉戶無聚立所迨市尾一古祠若無人焉者入門閒如也庭一碑藤蘚網布碑前古樹半無枝葉癭而龍鼻右轉得一便道則老屋三楹而已中坐像二一老翁龐眉而古衣冠一老媼白髮高髻咸非近世飾獨兩傍侍坐者四人雖儒衣儒冠而修眉皓齒皎若好女子心頗疑之無從詢其說乃捫藤刻辭

拭其文讀之蓋明成化年碑也碑載漢景帝時地有傳姓長者行年五十無子生四女皆明慧知禮壽日觴父父曰吾五十無子奚壽為四女欷然曰父期於子者為終養計也兒即如亦可代子職養父母父母其勿憂明日俱改男子裝四女共天不孝感所致如是者三十年一日天神鼓樂降於庭樹化為龍載翁媪及四女上昇而去里人感之遂為建祠今所樹趾遺跡也嗚呼自漢景帝迄今不知十幾百年及偏及東國與國紀載都無所謂四女祠者而孝感之報徒得之於荒烟蔓草中乃知古人軼事其湮沒不傳者概不乏云

張山來曰昔漢緹縈上書贖父罪因除肉刑此祇一人耳不難自行其意今四女同心猶為僅見也

魯顛傳　　朱一是近修

顛不知何里人獨行吳越間體上裸披單大襆襆中圖一孔下體着絮厚裩汙重不易也負飛遠足跣而跳千一龜龜習顛顛俯首則龜昇負相接以為常顛所過

輒兜仟百怪隨之顛即跳地展襆頭出中孔伸縮像龜行輒兜狎且笑又坦腹命輒拳她拳腹堅輒兜爭拳之痛更擊以石砰腹轟然顛喜酒酒舁飲輒兜願觀顛舁飲多就家索酒酒顛也夜倒懸橋梁或城女墻臥鼻鼾馬橫江徐氏者好事人也要顛歸同吐納水火之術不答惟日戲輒兜如故顛食盡一器徐故子大器無問多寡顛亦食輒盡問顛浴節食輒盡又故以肥臘冷水諸不可口物內器無問多寡子顛顛亦食輒盡問顛浴節曰洎然殷人浴徹窺之見顛方呼呼然俯水面飲前浴人垢不更去已垢也夜無橋梁城女墻則懸足架上垂首卧夜分人定即溺人乘顛起入問之顛語壯微及日用細碎卒不答吐納水火事在吳越十餘年人皆識之一日過華亭太守方岳貢出見市兒數百譁曰顛來顛來怪問顛不答再問再不答以為惑民擊且杖杖下而顛死矣後有人入杭之西山復見顛曳杖雙屨行朱子曰顛吾知其不死

張山來曰世人謂顛為顛吾知顛必以世人為顛則謂顛非倒卧而世人為倒卧亦無不可

林四娘記　　林雲銘西仲

晉江陳公資綸號綠厓康熙二年任山東青州道公餘夜輒聞俘桶有啟擊聲問之則寂無應者其僕不勝擾持槍往伺欲刺之是夜但聞怒詈聲已而推中門突入則見有鬼青面獠牙赤髮挺立頭及屋甍僕震驚失槍仆地陳急出訶之曰此朝廷公署汝何方妖魅敢擅至此鬼笑曰聞尊僕欲見郎特來受槍耳陳怒思撤兵格之甫起念鬼又笑曰撤兵格我計何疏也陳愈怒遂明謂標兵二十名守門抵夜鬼却從墻角出長僅三尺許頭大如輪口張如箕雙眸開合有光熠爍於地冷氣襲人兵大呼發炮天炮火不燃檢囊中矢又無一存者鬼反持弓回射矢如雨集俱向衆兵頭面掠過亦不之傷兵懼棄遺陳又延神巫作法驅逐夜宿署中時臘月嚴寒陳甫就寢鬼直詣巫卧所攪去衾氈衣褌巫窘急呼救陳不得已出為良祈鬼笑曰聞此神巫乃有法者也技止此乎遂擲還所攪次日神巫甄懼辭去自後署中飛砲擲瓦晨昏不寧或見牆廡棟崩急避之仍無他蛻陳患焉嗣余有同年友劉望齡赴都取道青州詢知其蛻謂陳曰君自取患耳天下之理有陽則有陰若不急於驅逐亦未擾擾至此語未竟鬼出謝之劉視其獰惡可畏勸令改易顏面鬼即辭入暗室中少選復出則一國色麗人雲鬟靚妝娟娟婷婷而至其衣敝綈霧鬢亦無縫綴之迹查氏舅揚莫可名狀自稱為林四娘有一僕名實通一婢名東姑皆有影無形惟四娘則

與生人了無異相也陳日與推飲賦詩親狎備至惟不及亂而已凡署中文牒多出其手遇久年疑獄則為廉訪始末陳一訊皆服觀風試士衡文甲乙悉當名譽大振先是陳索次燕邸貸京商二千緡商急索不能應議償其半不允四娘出責之曰陳公豈負債者顧一時力不及耳若必取盈陷其圖利敗檢於汝安乎我鬼也不從吾言力能禍汝京商素不信鬼笑曰汝乃魘人以鬼怖我若果鬼也當知我在京廬舍藏鏹四娘曰廬舍藏鏹何難詳述汝近日於某處行一負心之事說出恐就死耳京商大駭辭去陳密叩商所為終不洩其隱人之惡如此性耽吟咏所著詩多感慨淒楚之音人不忍讀凡吾閩有訪陳者必與狎飲臨別輒贈詩其中庚詞日後多驗有一士人悅其姿容偶起淫念四娘怒曰此褻何得無禮喝令杖責士人歘然扑地號痛求哀兩臂杖痕周匝舉坐為之請乃呼婢東姑持藥飲之了無痛苦仍與歡飲如初陳叩其為神始末答曰我莆田人也故明崇禎年間父為江寧府庫官通番下獄我與表兄某悉力營救同卧起半載貲無私情父出獄而疑不釋我因投繯以明無他烈魂不散即與君有桑梓之誼而來非偶然也計在署十有八月而別別後陳每思慕不置康熙六年陳補任江南驛傳道為余述其事屬記之

林子曰左氏傳言鬼神後儒病其誣余獨疑天下大矣二百四十餘年中豈無一二人出於見聞所不及乎今陳公綵虞正士也非能造言語者且吾鄉士人往往有親見之者王龍溪云神怪之事聖人不語力與亂明明是有泾與神豈得一二鬼能見形預人事不可謂非神怪矣然強魄暫留人間終歸變滅不能久存是在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之外非可以常理推究言有言無皆惑也此聖人所以不語也夫

張山來曰先君明季時客楚撫軍署中賓客雜遝室無空虛旁有園扃鑰甚固先君謂眾客曰曷不遷入此中俾稍稍舒眉乎或答曰此內有鬼是以未敢耳因詢其狀乃知前撫軍有女乃笄而死遂葬此中每際清風明月輒見形於迴廊曲檻間徘徊徙倚如不勝情人懼其為祟故常扃之先君大喜曰窗若是固我所禱祀而求者也遂請獨居其內日以二小童給侍夜則遣去冀有所遇而卒無所見聞事載天山樓隨筆今林四娘獨能變現若此則又何也豈必無罪而冤死者乃能為厲耶

乞者王翁傳

徐芳仲光

瀘口王氏柚郡大姓也其先世某翁嘗行乙至犁口陳長者家日尚早小憩門首有

頃戶啓一小襲捧盆水向外傾瀝去有聲鏗然隨水墮地視之金釧也翁大喜復念此釧必主婦洗妝寘盆中而襲不知倘主婦索釧不得而疑襲盜或撻之愈且有變吾貧人橫得重資未必能享而貽襲累以至不測大不祥遂留以待久之微聞戶內喧聲似有所訶責斯須間襲出流血被面望溪便攘翁急前持抱問故襲擲翁力曰主婦失釧而杜子盜之何處得釧與撻死寧溺死翁曰然釧在毋恐乃出諸袖中俾持入且曰待子於此久矣襲入報主婦以為讒遺億出問翁其以實對事聞長者長者曰世安得有此人亟召入居然壯男子也因問若能為我任奔走乎對曰幸甚於是使司門戶稽察輒勝任則又使出入市曲徵責租課又輒稱長者益喜遂以家人妻之而使主莊佃某所翁益殫竭心力以謀恪報長者知翁可任益親愛待以家人禮諸錢穀會計之重要者悉以寄之翁任事既久索漸裕而所娶襲生數子皆韻敏既長使之分道商販遂大富數年巨萬翁乃謝陳氏事擯襲與子歸瀘口為素封家享年耄耋孫曾肄讀書為諸生者十餘人翁皆及親見之今門第文人之盛與陳蹟云噫一乞人得金鐶值數十金可以飽矣返之奚為哉愚山子曰翁非特廉也仁且智也其不取非有廉也逆計主婦之重責襲襲急且死而候其出救之以白其往而脫其禍仁也救襲得襲而免於乞知也使翁居鎮而往十數金止矣卒歲之奉即視此所得孰多乎方其逃迸戶外時豈嘗計及此哉而報隨之謂天之無心又安可也今之讀書明禮義據地豪盛長吟結駟擇弱肉而食之至於寃楚死冤轉當前而不顧者蓋有之矣況彼遺而我遇取之自然者乎吾故不敢鄙夷於乞而以翁之夫乞而賢即翁之可也或曰王氏大姓也而其祖貧至於乞此其子孫之所深諱而子累之無乃不可乎愚山子曰不然人惟其行之可傳而名亦惟其品之可尊而貴名與貴不關其所遭閼其人之賢不肖也若翁之所行是古之大賢王氏子孫當世世師之又奚諱乎師其廉仁且智者以窮則守泉而達則善世何行之弗成焉乞亟足諱也彼行之不過雖榮顯貴勢若操莽淳于杞檜之流乃真乞人之所不為而其子孫所羞以為祖父者也

張山來曰東坡有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然則可以陪乞兒者皆足以陪王帝者也蓋乞人一種非至愚無用之流即具大慈悲而有守者不肯為倡優隸卒不肯為機械小攫人賄不得不出於行乞一逸耳生王翁之高行則又為此中翹楚矣

雷州盜記

徐芳仲光

雷於粵為最遠郡崇禎初金陵人某以部曹出守舟人江遇盜知其守也殺之并戮其從者獨留其妻女以衆中一最黠者為偽守持牒往而羣詭為僕人真能察也抵郡踰月甚廉幹有治狀雷人相慶得賢太守其寀屬暨監司使咸誦重之未幾太守出示禁遊客所隸毋得納金陵人貸逢者雖至戚必坐於是雷人益信服新太守乃能嚴介者此也亡何守之子至入境無敢舍者問之知其禁也心惑之詰朝守出子道視非父也訊其籍里名姓則皆父子倍曰噫是盜矣然不敢暴語密以白監司使監司曰此吾旦日飲守而出子於是戒吏以卒環太守舍而伏甲酒所旦日太守入謁監司飲之酒出其子貿矛戟也守寤擬起為變而伏甲噪就坐梏之其卒之環守者亦破署入賊數十人卒起格鬬賊遂去僅獲其七獄具如律械送金陵殺之於是雷之民乃知向之守非守也盜也東陵生聞而歎曰異哉盜乃能守若此乎公之守非盜也而其行鮮不盜也則無寧以盜守矣其賊守盜也其守而賊即猶愈他守也或曰彼非賢也將間而括其藏與其郡人之資以遁曰有之今之守亦孰有不括其郡之藏若貨而遁者哉愚山子曰甚哉東陵生言也推其意足以砥守

花隱道人傳

道人姓高氏名龍字公曰其先晉人也商於揚家焉至道人賀矣從商而讀顧讀異書不喜沾沾行墨能以己意斷古今事見世痴儒冠冠目瞶瞶然者拳去羞與為伍暮宋家郭解為人尚俠輕財急人困然砥行慎交游里中少年有不逞者始畏道人知既事跋張則又求道人道人予其自就亦時援手故揚人傾心四方賢豪來者聞道人名多結歡焉甲申知亂將作移家避南徐時聞帥鎮集江上爭羅致道人幕下道人知事不可為蟄伏自污卒得以全乙酉揚中兵禍慘民焉數哉道人獨先眾入城訪親知弔死扶傷陰行善多然道人是時感念深矣自以遭時變亂年壯志摧流離困頓無復風塵馳驟之思乃築室黃子湖中棄其鮮肥素習衣大布衣薜冠草履曳杖雜落閒逸漁父牧兒與飲飲輒醉放歌湖濱湖水為沸揚似鳴不平者未幾歲大荒居況於水道人曰未聞棄父買山而隱獨支遁見譏耶古之大隱有隱市者吾何為不然爰走揚城東南隅卜地宅之躬荷鍤撥瓦礫結廬數楹一几一榻張琴列古畫畫攜一妻二子婆娑徜徉其中陶陶然樂也宅旁築垣墻圍地數畝植菊五百本一僕長鬚赤腳善蒙駝之術道人率之藝植灌溉夏日當午蓋有長頸烏啄窺菊顛者

秋有白蛺如蠶唼菊根者必伺而攻去之二為渠魁他蟲種種咸治無敢道人察其患言而保護朝夕故菊茂於常始自倍蓰以及爛熳其列也如序散也如星疊也如錦其色如玉如金如霞如雪其味如元酒其香如蘅蓀道人洞開其門門如市盛開其堂堂如肆往來如織觀者如堵不見主人見其額題曰花隱咸謂之花隱道人若忘其昔之為高公旦者其友梅溪朱一是誚之曰子隱於花則善矣然花隱之名益著仍非畏影而走日中者耶吾見子之愈走而不息也道人嗒然笑而不答

張山來曰從來隱於花者類多高人韻士而菊則尤與隱者相宜妙在全不點綴淵明便字所以為高

虞初新志卷五終

張南垣傳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吳偉業梅村公

張南垣名遹南垣其字華亭人從秀州又為秀州人少學畫好寫人像兼通山水遂以其意壘石故他藝不甚著其壘石最工在他人為之莫能及也百餘年來為此技者類學新嚴欹特好事之家雖取一二異石標之曰峰皆從他邑輦至決城闕壞道路人牛喘汗僕而得至絡以巨繩以鐵沐刑牲下拜剔嶺刻字鉤填空青宮隊富嚴若在齊魏其難也如此而其旁又架危梁為通游之者鉤巾棘肩拾級數折偪僂入深洞捫壁投鍵瞪盼駭異南垣過而笑曰是豈知為山者耶今夫層峰造天深巖蔽日此蓋造物神靈之所為非人力可得而致也況其地輞跨數百里而吾以盈丈之趾五尺之溝尤而效之何異市人搏土以戲兒童哉惟夫平岡小坂陵阜陂陁板築之功可計日以就然後錯之以石碁置其間繚以短垣翳以密篠若似乎奇峰絕嶂巖巒于牆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脉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為獅蹲為獸攫口鼻含吻牙錯距躍決林莽犯軒檻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截谿壑私此數

石者為吾有也方塘石洫易以曲岸迴沈邃閣雕楹改為青雘白屋樹取其不凋者松杉檜柏雜植成林石取其易致者太湖尭峰隨宜布置有林泉之美無登頓之勞不亦可乎華亭董宗伯元宰陳徵君仲醇巫禊之曰江南諸山土中戴石黃一峯吳仲圭常言之此知大畫脉者也摩公父書走報咸無當數十家有不能應者用以為大憾顧一見君驚喜歡笑如初君為人肥而短黑性滑稽好舉里巷諧嫚以為撫掌之資或陳語舊聞及以此受人調弄亦不顧也與人交妹談人之善不擇高下能安其同以此游於江南諸郡者五十餘年自華亭秀州外於白門於金沈於海虞於婁東於鹿城所過必數月其所為園則李工部之橫雲顧祭之預園王奉常之樂郊錢宗伯之拂水吳吏部之竹亭為最著經營粉本高下濃淡早有成法初立土山樹木未滋巖壑已具隨皴隨改烟雲渲染補入無痕即一花一竹疏密欹斜妙得俯仰山未成先畫著房屋未就又思其中之所施設牕櫺几榻不事雕飾雅合自然主人解事者君不受促迫次第結構其或任情自用不得已亂敲曲隨後有過者輒歎惜曰此必非南垣意也君為此技既久土石草樹成能識其性情每創手之日亂石林立或臥或倚君躊躇四顧正勢側峰橫支竪理皆默識在心借成衆手常高坐一室與

容談笑呼役夫曰某樹下某石可置某處目不轉視手不再揑若金在冶不俟斧鑿甚至施竿結頂懸而下繩尺寸勿爽觀者以此服其能矣人有學其術者以為曲折變化此君生平之所長盡其心力以求彷彿初見或似久觀輒非而君獨規模大勢使人於數日之內尋丈之間落落難合及其既就則天隨地出得未曾有曾於友人齋前作荊關老筆對峙平磯已過五尋不作一折忽於其顛將數石盤亙得勢則全體飛動蒼然不羣所謂他人為之莫能及者蓋以此也君有四子能傳父術脫歲辭泖氾相國之聘遣其仲子行退老於鴛湖之側結廬三楹余過之謂余曰自吾以此術遊江以南也數十年來名園別墅易其故主者比比是矣滿於兵火沒於荊棘奇花異石他人輦致以去吾仍為之營置者輒數見焉吾懼石之不足留吾名而欲得子文以傳之也余曰柳宗元為梓人傳謂有得於經國治民之旨今觀張君之術雖庖丁解牛公輸刻鵠無以復過其藝而合於道者歟君子不作無益穿池築臺春秋所戒而王公貴人歌舞般樂侈欲傷財獨此為耳目之觀稍有合於清淨且張君因深就高合自然措人力此學惠公之術而變焉者也其可傳也已作張南垣傳

張山來曰疊山壘石乃有一種學問其胸中丘壑載之畫家為難蓋畫則遠近高卑疏密險易可以自主此則必合地宜因石性物多不當棄其有餘物少不必補其不足又必酌主人之貧富隨主人之性情猶必藉牽工之手是以難耳況畫家所長不在路徑而在筆墨寸嘗以畫上之景作實境觀殊有不堪遊覽者猶之詩中理勝於境在詩雖為佳句而當之者殊苦也若園亭之勝則止賴布景得宜不能乞靈於他物豈畫家可比乎

孫文正黃石齋兩逸事

方苞望溪

杜先生界嘗言歸安茅止生習於高陽孫少師道公天啟二年以大學士經略薊遼置酒別親寮會者百人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為國慶而今重有憂封疆杜機奇公一舉公能堪備物自奉人莫之非如不能難毀身家責難逭況儉穀乎吾見客食皆鑿而公獨飯糗飾小名以鎮物非所以負天下之重也公揖而謝曰先生論我甚當然非敢以為名也好衣甘食吾為秀才時固不厭自成進士釋褐而歸念此身已不為己有而朝廷多故邊鬮日駭恐一旦有事任非忍饑勞不能以身率眾自是不敢適口體強自勗勵以至於今十有九年矣嗚呼公之氣折逆奄明周萬禩合智謀忠勇之士以盡其材周危困滄痍之卒以致其武唐宋名賢中猶有倫比至於誠能動物所糾所斥退無怨言叛將遠人感喻其志而革心無訛則自漢諸葛武侯而後規模宏遠惟公有焉是乃兢兢自治身憂民隱國之實心自然而懽乎天下者非躬豪傑之才而概乎有聞於聖人之道孰能與於此然惟二三執政與中樞邊境事同一體之人實不能容易曰信及豚魚婦孺之臣乃不若豚魚之可格可不懼哉

黃岡杜蒼略先生客金陵習明季諸前輩遺事嘗言崇禎某年余中丞集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通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暘黃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臥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襞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鼾寢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焉而命顧以茵臥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逡巡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向內良數十轉即酣寢滿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佯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齁聲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為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為聖為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公繫於金陵在獄日誦尚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接公時自慙無何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夫不能用語在縉紳間一時以為美談焉

金棕亭曰甘食悅色人情所不能已春而雨公淡嗜好之性出於自然故為千古第一流人物覽閔仲叔之不受猪肝顏叔子之蒸盡餡蛩尚未免為食色所累望溪文直接史遷今連綴二事亦宛然龍門合傳之體

郭老僕墓誌銘

侯方域朝宗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為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尚十八歲事子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盡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蕃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嗇於福用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

老僕持鐵線向公而泣曰是我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為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起盥漱更衣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既許之言不可瞬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接公時自慙無何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夫不能用語在縉紳間一時以為美談焉

金棕亭曰甘食悅色人情所不能已春而雨公淡嗜好之性出於自然故為千古第一流人物覽閔仲叔之不受猪肝顏叔子之蒸盡餡蛩尚未免為食色所累望溪文直接史遷今連綴二事亦宛然龍門合傳之體

郭老僕墓誌銘

侯方域朝宗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為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尚十八歲事子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盡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蕃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嗇於福用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

月雞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可老奎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圃之墅久之所司皆荒矣命人速之則老僕自攜琵琶與一婦人飲於廬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戌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僕卷鬣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黜老僕則倚壁而歌歌聲與司徒公之笑聲更相間也積二歲餘以為常司徒公為烏程相所攝下徵顧謂諸僕曰爾輩皆從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嗟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酣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尚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皆帝澤託諸緹校詗察往事士大夫視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曰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偽為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始終不及於難後姚氏客知其偽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齒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為軍官冠將軍服將軍服以見姚氏挑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

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帥卜從善義難拜司徒公曰非顧公繼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銘曰

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汝奴之師而乃居於士大夫之師

吳肅公晴巖

張山來曰老僕之奇不在後之戒酒而在前之飲酒益飛酒猶寓忠義之士所能若飲酒則大有學問在苟非日飲亡何則當司徒盛時其擯惡逐黨當不一而足矣

五人傳

天啟朝逆璫魏忠賢扇虐諸卿大夫以忠直被刑戮怨憤徹閭里匹夫匹婦髮竪心痛然未有公然發憤抗中貴毆緹騎不恤其身家之殉惟義之殉若蘇民之於史部周公順昌者也嘗譜編天臚筆及詢之吳父老未嘗不擊節慨慕之云初史部貧人詣謁告家居時切齒朝事今不使於民者輒言之當事蘇人德之會都諫魏公大中被逮所過州邑莫敢通史部輕舟候吳門相持慟哭萬忠賢不去口為約婚姻奉炙酒累日乃去璫閹之怨璫所私御史漬文煥劾史部黃奸人則椎蘇卿已人人自懼矣天啟六年繕造中使李寀以忠賢旨復坐講學衆徒與都御史高公攀龍御史周公宗建諭德繆公昌期御史黃公尊素李公應昇俱逮治詔使至蘇史部慷慨自裁而蘇民無少長皆憤五人者最烈云五人者曰顧佩章曰馬傑曰沈揚曰楊念如曰周文元佩章賈人子家千金年少不欲從父兄業而獨以任俠游里中比逮吏部邵人裹騶龍肆而詔使張應龍文之炳者居於代民益怨顧莫敢先發佩章於是執香行泣於市周城而呼曰有為史部直者來市中或詬或詢或泣或切齒詈或搏顙顧天或卜筮占吉凶或醵金為贐或趣裝走京師纔登閶鼓奔走寒谷徵凡四日夜泊宣詔諸生王節楊廷樞大衷章侃袁儀等縞計曰人心怒矣吾徒當為謀兩臺以釋衆怒又謂父老毋過激激禍益重吏部禍父老皆曰諾乃相與詣西署將請於巡撫都御史巡撫者毛一鷺璫私人也是日吏部因服同豈、陳文瑞由縣至西署佩章率衆隨之而馬傑亦已先擊折呼市中從者合萬餘人會天雨陰慘晝晦人拈香如列炬衣冠淋漓腐屨相藉況淖沒脛師史部舁肩與衆爭吊史部於道不得前史部勞苦諸父老佩章等大恐聲震數里移時抵西署署設幛幕儀仗旌旗與諸緹騎立庭上氣張甚最下陳銀錨鈕錄諸具衆目僇哽咽節衷字等前曰一鷺及巡按御史

徐吉曰周公人望一旦以忤璫就逮禍且不測百姓怨痛所控告明公天下重臣盍請俾之以慰民乎一鷺曰奈聖怒何諸生曰今日之事實東廠矯詔且史部無辜徒以口舌貫禍明公剴切上陳幸而得請史部再生之日即明公不朽之秋即不得請而直道猶存天壞明公所獲多矣一鷺張周無以對而緹騎以目相視耳語謂若輩何為者訐一鷺不以法繩之而楊念如沈揚兩人者撲脅直前訴且泣曰必得請乃已念如故閶門鬻衣人揚故牙儈皆不習吏部并不習佩章者也演伏久之毳之不肯起緹騎怒叱之忽衆中聞大聲罵忠賢逆賊逆賊則馬傑也緹騎大驚曰鼠輩敢爾速斷爾頸矣遂手銀錨擲階者然呼曰囚安在速檻車東廠佩章等曰旨出朝廷顧出東廠耶乃大譁而吏部與人周文元者先逞聞吏部逮號泣不食三日矣至是躍出直前奪械緹騎咎之傷其額文元憤衆亦俱憤遂起擊之柄之柄跳衆摩拳而登櫚楯俱折脫役擲堂上若天石然自緹騎出京師久驕橫所至沒輒部邑長唯唯俟命蘇民之激愕出不意皆跟踉走一臣者閣緣楯楯動篤而墮念如格殺之一踰垣仆溝中蹴以屐腦裂而斃其逞刷中髀刖棘者僕搜得殺之一鷺吉皆走匿王節等知事脫而當衆氣方張之時即欲前諭止不可得諸父老練事者亦從海消相

戮是日也縶騎之逮御史黃公尊素者適舟次胥江掠於郭執市人撻之郭人閉城中之毆縶騎也亦毆之焚其舟撟水中次日雨盡鄉大夫素服謁雨臺策所以救地方而一騶則夜已密書飛騎白東廠且草疏告變矣檄下縣曰誰為祈聲聚眾者誰為熱香號泣者誰為驍雄賈勇黨罪因而戕天使者必悉誅無拋始眾以吏部故用義氣相感發五人一呼千百為聲聞捕誅稍稍懼五人毅然出自承曰我顏佩韋我馬儈我沈揚我楊念如我周文元俱就縛曰吾儕小人從吏部死死且不朽及吏部死詔獄五人亦斬於吳市談笑自若先刑一日暴風雨太湖水溢而廣陵人則言文焕家居晝坐忽忽見五人嚴裝仗劍雉柿導吏部來忽不見庭井石闌飛起舞空中良久乃曉聲轟如雷明年烈皇帝即位忠賢伏誅吏部子茂騰刺血上冤狀詔邮吏部誅文焕緹騎士大夫即所夷殤祠廢址衰五人身首合葬而竪石表之至今稱五人之墓云

街史氏曰甘寺之禍古有弒君復國者矣而何物魏逆威焰所愒俾率土靡然廉恥道喪振古為極矣向使中朝士大夫悉五人者則肆諸市朝何為哉五人姓名具而人之無亦以人道之所存不於彼而於此與

張山來曰此百年來第一快心事也讀竟浮一大白

蕭洞虛小傳

傅占衡

蕭非蕭也蓋古凡八近子臨川事衣擅其巧今世稱洞虛子者是也家藏湖村人字龍文幼步學凡藝近文史者皆工而尤妙於竹凡竹之廣皆善而最善者數凡八也自言年七歲弄俗簫成聲輒惡其聲十歲時得吳市簫吹之亦不厭已而忽好獨甚至妨語食判割刻鏤大癡傷法晝則操造水濱怪石旁或入幽岫林樾窅倩中當月野霜庭鳥睡覺醒之際啟窗抑按未嘗去手一日悟其法起舞拍牀罵前人鑿鈍不聞此妙矣頃之其鄉人持一管萬里外遇解音客購之萬錢雙絹自是洞虛子簫聞天下願座傍左足不到吳越歌舞場家居十指不給其後俗簫稍稍竊其粗似丹碧之名洞虛亂吳市中暴得直而真洞虛子家故貧自若也時湯陽以酒人客高門雅士問語次罵坐眾欲毆之已而聞簫聲滿坐皆歡又相與洗盞更酌蓋其為人如此四方之知洞虛子者至今莫知其何許人也其簫表裏渾治得議制之妙無瑕聲無累節飾以行草秀句山水漁釣宮觀煙樹人物花鳥蟲魚雜工偏描勒入神而其獨得之妙在選竹至千尺取十一蓋有柯亭爨下遺識乎嘯咏之頃輒以印銘印

隆園公林監或詘病之好事者竊其傚不問也予嘗得二焉其一瀟湘合流八景分峙隱間題詠毫髮可數其一十八尊者圖李龍眠筆蘇子瞻銘秦太虛記皆具嘗置酒倚琴而吹之因謂子是藝如北方佳人絕世獨立餘粉黛皆土耳昔人品庾信月明孤吟然非洞虛簫寧稱子山文乎裘大喜遂別作一枝遺予彫以一印一璽一觴一詠而題其上云青鈎欲拓王衰賦明月吹成庾信文且曰簫之壽計年計十人之壽計十計百先生作傳洞虛之壽不可詘敢請予笑詰之因訪其利病最要處家乃曰簫孔下出貫綸者雨宜差後而斜睨勿居中而徑往予愛其巧思絕倫戲為簫洞虛子傳之嗟夫恐亦如流馬木牛尺寸具請萬書中人不能用也

張山來曰此日之簫其貫綸處皆近後而斜睨無居中者其始皆本於車君耶

又曰黃九烟先生為予言韓翁能吹鐵簫冠服詭異時而衣大袖紐衲如裳高公予時而破衲襤褸如貧乞兒予聞而異之因訪焉面城而居敗屋一楹几上置大小竹管若干其皆有竅長四五六寸不等裂斫楮三四寸許者書兩譜約三四十字堆滿几案翁衣貉裘冠孤帽如營伍中人語操北音予請聆其技乃出鐵簫者三其二制與常簫等左右手各握一其以翼吹音無參差也其一約長二尺餘口吮余因詢其所裁竹管答云竹不論長短皆可吹但須因材剜竅耳予簫譜止四五句熟之則諸曲皆可合也尚有鐵琴一今在真州未攜來不能為君奏矣學子按頗能已病撫軍某患目疾予授以吹簫而愈刺府某患齒病予授以吹簫而愈所治者非一人矣復為余言今醫家每以王道治病王道性燥裂恐反增疾予則純以霸道治之是藥皆取其魂而去其魄僅餘清之氣耳予因知翁未嘗讀書誤謂霸為王謂王為霸也因讀簫洞虛傳附記於此

鬼孝子傳

宋　曹射陵

海寧陸永修述閩中高雲客之言曰其鄉有鬼孝子者生七八歲父亡於外家無得糧孝子即能以力養其母傭母安其室而無他志將東莞聘某氏女未及娶孝子忽以疾死自是母無所依有鄰人某者將娶之謂媒者曰若之夫久相失矣若之子又卒亡矣若之家無二尺之童且無衣無食矣若其何以自終乎予欲與若偕老若其許之乎媒者悉以告其母母將許之孝子是夜忽聲作於室嗚嗚然環擁而告母曰兒雖死兒心未死也兒與母形相隔魂相依也鄰人欲奪吾母母遂將從之乎母驚哭曰失身豈吾素志始汝父死賴有汝汝死吾復何賴汝為我謀我何以生孝子曰

兒之生曾以力養吾母亦曾以餘力聘某氏女兒不幸早喪母無所依某當歸吾聘資為母生計母曰如不應何孝子曰兒當語之是夜果見異於某家某倍償前資以歸其母母以是自給三年許資盡母復呼孝子之魂而告之孝子曰兒生能以力養吾母死亦能以力養吾母母曰吾兒思矣烏能復以力養孝子曰母當市中語擔者曰爾倍平日所擔吾兒當佐汝母果入市語擔者擔者曰若兒死矣烏能佐吾擔其母曰請試之擔者果增以倍孝子陰佐之擔者疾走如平日因以所獲錢殺歸半於其母孝子日佐之無間母以是自給至老嗚呼孝子當父死後能盡孺慕之孝以養其母俾母安其室而無他志迨母死後復能精魂周旋其母俾母獲全生平之飽而且以死力佐擔養母以至於老豈非孝子之為德非死之所能間哉爰記其事而傳之

張山來曰子當謂思勝於心以心不能御思之事而思能為人之事也然世之爾志以殁者不能憑依於人以為孽豈其如子產所云用物精多則魂魄強不且反是耶今鬼孝子竟能自行其志可以為鬼道中開一法門矣

黃筱莊小傳　戴榕文昭

黃子筱莊子姑表行也少聰穎讀書不數過即能有論尤喜出新意作諸技巧七八歲時嘗背塾師暗竊匠氏刀鋸鑿木人長寸許置案上能自行走手足皆自動觀者異以為神十歲外先姑父棄世來廣陵與子同居因閒泰西幾何比例輪挾機軸之學而其巧因以益遞嘗作小物自怡見者多鏡出重價求購體素羸不耐人事遂廢擱因竟不作於是所製始不可多得所製亦多子不能悉記猶記其作雙輪小車一輛長三尺餘約可坐一人不煩推挽能自行行往以手挽軸旁曲拐則復行如初隨住隨挽日足行八十里作木狗置門側卷卧如常惟入戶觸機則立吠不止吠之聲與真無二雖黠者不能辨其為真與偽也作木鳥置竹籠中能自跳鳴飛鳴如畫眉婁越可聽作水器以水置器中水從下上射如線高五六尺移時不斷所作之奇俾如此不能悉載有傳其奇者疑必有異書或有異傳而子與處者最久且狎絕不見其書叩所從來亦竟無師傳但曰子何足奇天地人物皆奇器也動者如天靜者如地靈明者如人噴者如萬物何莫非奇然皆不能自奇必有一至奇而不自奇者以為源而且為之主宰如畫之有師土木之有匠民也夫是之為至奇子嘗其言之大而因是亦具知黃子之命固自有其獨悟非一物一事求而學之者所可及也

昔人云天非自動必有所以動者地非自靜必有所以靜者黃子之奇其得其奇之所以然乎黃子性簡默喜思與子處子嘗紛然談說而黃子則獨坐靜思觀其初思求入亦憂憂似難既而思得則笑舞從之如一思礙而不得必擁衾達旦務得而後已嗚黃子之奇固亦由思而御之者也而其喜思則性出也黃子生丙申於今二十八歲其年月日時與子生期寧髮無異亦奇也因附書之

附奇器目略

一驗器　冷熱燥濕皆以膚驗而不可以目驗者今則以目驗之

驗冷熱器　此器能診試虛實分別氣候證諸藥之性情其用甚廣另有專書

驗燥濕器　內有一針能左右旋燥則左旋濕則右旋毫髮不爽并可預證陰晴

一諸鏡　德之崇卑惟友見之面之媸妍惟鏡見之鏡之用止於見已而亦可以見物故作諸鏡以廣之

千里鏡　大小不等

取火鏡　向太陽取火

取水鏡　向太陰取水

顯微鏡

多物鏡

瑞光鏡　製法大小不等大者徑五六尺夜以燈照之光射數里其用甚巨冬月人坐光中則通體生溫如在太陽之下

一諸畫　畫以飾觀或平面而見為深邃或一面而見為多面皆畫之竅也

遠視畫

旁視畫

鏡中畫

管窺鏡畫　全不似畫以管窺之則生動如真

上下畫　一畫上下觀之則成二畫

三面畫　一畫三面觀之則成三畫

一玩器　器雖玩而理則誠夫玩以理出君子亦無廢乎玩矣

自動戲　內音樂俱備不煩人力而節奏自然

真畫　人物鳥獸皆能自動與真無二

燈衢　作小屋一間內懸燈數盞人入其中如至通衢大市人煙稠雜燈火連絲一望數里

自行驅暑扇　不煩人力而一室皆風

木人掌扇

一水法　農必藉水而成水之用大矣而亦可為諸玩作水器

龍尾車　一人能轉多車灌田最便

一線泉　製法不等

柳枝泉　水上射復下如柳枝然

山鳥鳴　聲如山鳥

鸞鳳吟　聲如鸞鳳

報時水

瀑布水

一造器之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況目中所列諸器有非尋常斤金所能

造者作造器之器

方圓規矩

就小畫大規矩

就大畫小規矩

畫八角六角規矩

造諸鏡規矩

造法條器

張山來曰泰西人巧思百倍中華豈天地靈秀之氣獨鍾厚彼方耶予友梅子定九吳子師邵皆能通乎其術今又有黃子鏡壯可見華人之巧未嘗或讓於彼祇因不欲以技藝成名且復竭其心思於富貴利達不能旁及諸技是以巧思遜泰西一籌耳○原本奇器自略頗詳茲偶錄數條以見一斑云

廣初新志卷六終

廣初新志卷七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書戚三郎事　周亮工櫟園

江陰城陷微戮抗命者邑有戚三郎與婦王篤伉儷夫婦皆好推施一子甫五齡家所向惟關帝君祠戚夫婦庋事之月朔望未辨明即肅香祠下二十年如一日城陷被兵執舉戚足帶絆其臂數被創擁至通衢見妻為他兵搜去戚呼號救之復被創前後凡十三創首亦被刃推擁過帝祠不勝步矣倒地上兵見其氣息僅屬舍之去戚心獨朗朗念庋事帝得死極下足矣然度難死帝顯赫或有以援我日且暮覺祠中有異糾臂帶忽裂裂聲如弓弦作霹靂鳴戚臂左受創糾縛既斷因得以右扶首首將墮喉固未絕因宛轉正之心朗朗念帝顯赫其援我也黎明兵數過戚見血痕糢糊謂死矣不復顧久之有老翁嫗趨視戚憐之曰三郎無斃矣盍掖之歸戚難憤然心識其為比鄰錢翁沈嫗也頃之兩人續以薑糜至越二日入曰兵封刃行且去即活矣乃不復至戚首為血礙乃因之固漸能起舉視室中無一存者五齡兒固坐足旁泣而屋中乃僵二尸辨之鄰錢翁沈嫗也戚恐甚久之悟兩人始肅帝命以援

予者因強起跋屣過帝祠欲投地身不能屈立作叩首狀首又若將離者乃依檻祝曰身賴帝活惟帝終有以庇予因念翁嫗死而生我不可久暴露吾室有木可為棲第安所得匠憶眾為帝治寢宮城闉工未竟匠或有存者往訊之見三匠蹲戶語戚告以故戚隨戚歸戚指示木所在匠遽為操作戚匍匐乞米以為食久之不得僅從空室得冬炒半裹歸入室失三匠而存五檣戚念約為二而五之去又不俟予歸耶趨帝宮冒無人三尸仆戶內外固三匠也戚驚懼是時兵遠去人漸歸乃倩所識以檣厝翁嫗及匠而瘞之隙地戚數得帝佑神理亦漸旺復至帝祠能稽首投地矣肅告帝謂帝恩我無極第妻無由見帝其以夢示歸而夢帝驅之曰疾去數里外有舟待越月之十四日終不可見矣辨明力疾舁子行至津亭見有艤舟柳下若有待者其人為成三戚曰若何待成曰吾之室被擄而南吾將操舟舶往獨不可往度邑中失侶者多應有往者故遲之戚曰帝示我矣予為此子覓母得附舟行幸矣具告以夢成亦手額曰帝祐君合浦珠自當還吾即不得藉君庇以分神貺浮萍斷梗或冀幸一遇乎言訖相與泣數行下憂患易感意氣殊相得也抵昇州舟剌鬼面城下乃入市揭示四達之衢曰江陰戚三郎覓妻王能為驛騎者予多金成亦揭示如戚有

某者見戚所揭示往見戚曰子我金告爾妻所在戚雖揭示諺語耳固無從得金語某曰我實無金期一見婦耳某數曰世固有不持金而求得婦者疾起去戚挽之告以戚為帝所指示始眛眛至此實不持金城陷家破安得金某聞戚語悵然憫之曰即告爾妻所在不得爾金易耳顧無金彼武人亦手返爾妻耶具告以妻所在戚與戚徬徨久之某忽曰子何能戚曰能書某曰機在是矣某公者矢願於報恩塔下倩人書百部首楞施四方方見人子誠善書計可得數金事或可圖歟曷疾去戚乃尾某行而以子屬戚見某公以情告試以書書誠工某公既善其書又憫其遇施十金某踉蹌揭戚至某標郝總旗所郝他出郝婦曰誰耶戚告以故婦曰誠有江陰王氏者子我金我與爾婦戚喜婦無多索跪獻金婦持金入久之不出久之出四顧曰何為者戚與某咸驚噪婦愕然曰何為者乃誣我得金室固無爾婦安得爾金命閽者榜逐之戚抆涕怨某相與且去戚方與戚子望其與妻俱歸已得故怒目曰不得婦又失金不值一死耶奈何逐返明日與我俱明日戚攜子偕戚往判訇於門郝方立毬場弄鷹召入戚瞪目欲裂讞而前吾戚三戚婦在公所非攜金贖婦公夫人得金乃不與婦吾與戚邑隣家破與婦失去死絲粟耳無家死失婦

死失金亦死公不與戚婦十步之內以頭血相濺矣突出刀靴中欲自裁郝怒疾急止之曰安有是吾婦何從眛爾金勿自殺吾人詢誠有是否不以為婦矣乃急入久之聞諸誠聲已復聞郝撻婦戚與戚跪呼於外曰勿撻夫人但願還婦足矣急頃郝出兔絲擲金於地曰急持去戚稽首曰戚急得婦不急金且金歸公室一日夜矣又吐之公大人義不為也爭之益力郝曰義哉子為友乃以死爭計戚所持金烏足贖婦然吾高子行何計金當以婦歸子友因呼婦出戚方注目不瞬謂妻且至望不雞少近則戚與婦相抱痛哭婦蓋戚妻也先是戚妻之被擄而南也過郝舍書壁曰我江陰戚三郎妻王氏為某標郝擄見者幸以語吾家久之戚字微落獨存戊某第見戚所揭示故遠報之戚云郝見婦反屬戚訝曰異哉子以死爭友而顧乃自爭天下奇義者獨為人哉天合子子疾去戚曰金出戚而婦歸我我何去去則戚之金不返我誠我爭矣郝曰奈何戚曰小人勇於力婦善鐵筆公誠能錄小人夫婦願得二十金予戚聽其見婦小人即除馬通婦括囊下甘心也郝曰義哉然吾無所需子有張將軍者方見役昌為子言之郝即趨張所戚亦隨戚往張見戚許納出廿金予戚券券成戚以金予戚戚曰子激於義售夫婦身期全吾夫婦耳顧吾婦何在得金安往相與絮泣張曰爾姑攜金去得閒當具以語我當為見之戚見張位都赫往來甚夥意顯者句留意愛不得妻耶乃叩首曰予向貧十金耳戚售身倍其金予我我義不敢受然成緣我金得妻又不忍分我金吾儕落魄得金即隨手逸金盡婦終不可得且賢兩公義昌以金留公所公但為我見妻妻得戚之心盡我即倍賈戚金無悔於戚矣張頷之納金令爾亦見所在來語予母獨恃子閱二日戚方除馬通過壞墻聞諸婦人多操鄉里音戚私度曰戚妻脫在是誰復知者乃亦操鄉里音過曰戚三郎屬予尋婦今安所得耶婦聆之迫於監者不敢答晚如廁遺片紙墻隙復操鄉里音曰此紙納之隙留以備明日戚遥聞之覺有異俟人定趨取紙細書戚三郎妻王氏即今在此君急語我夫戚得之大驚喜急聞之戚戚攜子來先懇之郝郝與俱來戚直前跪曰連見妻所在聞即在府中願憫之張即詢所繫婦首王氏即戚妻耶呼之出真戚婦也戚見婦驚悸錯愕未敢往就搖搖不知悲其子見母出突奔母懷仰視大痛婦亦俯捧兒哭失聲戚至是始血淚迸落戚戚跪張前戚婦亦遥跪聽命張曰是誠爾妻然是人少有色故遴為首約值五十金半猶不足望得婦耶戚挽郝言之曰已陷家破安得金將軍憫之且娓娓言帝所以祐之者復告以夢期以動張張曰衆

無一瞻始瞻即減定值何以示來者堅不許戚曰戚售夫婦身僅得此金而又苦不足天乎安所得金戚乃大哭婦哭而戚子又趑趑往來哭於父母旁郝哭張之廣養哭張姬妾環屏內者亦哭久之張亦涔涔淚下矣哭聲鼎沸間張突躍起曰止止吾還汝婦不須金也城陷家破爾誠無所得金且爾數被創弗死非帝祐不至是爾誠善者吾還爾婦不須金也成以爾故售身於吾爾夫婦還而成留成即不怨爾爾何以謝成吾既還爾婦兼還爾友夫婦爾夫婦其與爾友夫婦俱還此二十金即為爾聾道里需不須金也吾還爾婦然我有言爾亦毋我逆爾之子秀而慧我憐之盍以予我我老矣無嗣誠子我我不奴視子不隔膜視子也戚急遠未有以應婦忽趨前唾耳語戚久之復揚謂戚曰子尚需乳耶戚遽膝前曰將軍生全兩家夫婦且欲子下愚子何不可者將軍喜急前抱兒兒亦暱將軍不復甚戀父母將軍益喜呼戚夫婦坐待以親串禮舉兒入室遍拜所親已復劍兒出衣冠煥奕賓從以下皆雁拜慶將軍有子戚與戚兩家謝將軍去計戚初見張將軍日貴帝所示十四日內也人戚以為戚庇於帝之報云戚歸既安其室復過某公為書經塔下者三閱月因得往來視兒將軍亦多所贈久之將軍病卒將軍擁高貲族子利之戚以戚自有父母非吾

族類也奪史其歸戚子亦因之使去諸母惡族子競以所有與戚戚子所攜甚厚至今為江陰巨室成亦依戚終其身子歸後新帝祠江上知名之士咸為詩文以紀之咸盡鍋於祠石。

張山來曰關帝能宛轉嘿佑戚郎則曷不於其婦被擄時顯示神威耶豈數當有難有不可免者耶又豈必待訴禱而後應耶然終不可謂非帝佑也

紀周侍御事　陸次雲雲士

明天啟時御史周公宗建疏擊魏閹奪職被逮筆楚至不能出聲許顯純向公厲聲曰此時復能詈魏上公不識一丁否卒斃於獄六月沈獄七月還戶家中計音未至有清江浦舟子接一秀士許以一金雇舟問其姓氏自何所來曰我周季侯自京師來又問吳中被逮諸公狀嘆慶曰俱死矣又問魏監曰伊罪惡貫盈不久顯戮矣至吳江入門不出舟子呼之家人出詢知其故曰季侯吾主人也赴逮在京安有此事喧鬧間夫人急出曰良有是事昨夢侍御還家備言死狀且云上帝鑒其忠直俾為神吳郡舟子許其一金為我酬之勿失信也出金與之舉家環哭舟人亦哭曰吾得載忠魂生平奇事肯受金耶夫人曰侍御生平清介汝不受直非其心也舟子拜領而去。

姚江神燈記　朱一是近修

往余聞姚江有神燈以為誕詢邑人曰有之四三月間始見東郊獄廟為厲余候其時攜同輩往數數不獲遇廟僧曰天驟熱將雨遇矣余又候焉往日暝抵廟登山顧玉皇殿憑高俯眺忽見二燈冉冉從廟出若懸子足底回首四望俱有所見如晨星落落布野已漸稠密百千萬億熠熠往來不可紀極矣有一燈獨行者有並攜二燈者有百什燈排列徐徐若官人出行圍導前導者有若二隊相值各分去者有相值若揖若語而別者有高舉者有下移者有置燈憩生者有穿林踰險而行者有渡江者始渡若褫衣踏踏登岸則速者其光或赬若有所憾或光動若庭燎或滅或復明或數燈合為一或一分為數或迎風疾行欻及向而熾或徐行則欲或駐則漸微或排列一線若屋檐燈市或獨燃幽處若寒腰熱燈熒熒然或高在山半若懸罕或出江間叢葦中若漁火或遠或近在數十步內熟睹燈下若有一足影喁喁若聞語聲而實無語余見燈聚處使人疾趨睹則無有其人回睹余所在反有之余不覺也至初更鐘鳴則盡滅嗚呼其神耶非神耶以余所見洵神也然神之德威塞天地貫古今無乎不在而必姚江必東郊必四三月必熱將雨始見是豈神耶夫儒者採賾索隱採傳聞覽怪誌其疑惑聚訟宜也余目所經見且久立凝睇而不知所繇然求為博物君子不其難耶抑誠有不可知者耶不可知則神矣余故詳述焉以質世之多聞者其年丙戌其月癸巳其日己卯同游者為年友湛侯子君進及密沈葉二君俞秀才咫顏余門下士

張山來曰吾鄉有靈金山每歲以六月十八日建熊施食檄召諸鬼鬼火羣起倏合倏分其文乃韓國公李善長讀書山中時所撰久之其板漶漫至不可識道士別鑄一板焚之而鬼不至因仍以舊板刷文重讀燐火復熾迄今每遇醮壇則新舊二檄並焚云可見鬼神一道與人互相感通姚江神燈非妄言也

記盜　楊衒選聖藻

有穿窬之盜有豪俠之盜有斬關闖門貪婪無厭冒死不顧之盜從未有從容坐論盃酒歡笑如名士之盜者蓋盜者迫於饑寒或為讎惡報怨不得已而為之盜而名士盜亦奇矣南城蕭明舜先生家世為顯官厚其貲庾於田時當秋穫挈其愛妾刈於鄉之別墅有少年三人自屋而下啟其戶連進十數輩曰蕭先生睡耶就榻促之起為先生着衣裳進冠履若執僮僕役甚謹曰先生有如君男女之際不可使窺外事請鍵其室迎先生至外廳設坐面南向熱燭其下曰某讀先生今古文可一一為先生誦之最佳者無如某篇某篇之中有某轉某句非巧思不能道嘗於某顯曹處私伺先生宴連飲十五屆觥諸公不及也江南藩司碑記惟先生文為絕筆左右有恐嚇先生者其盜魁力止之曰此蕭先生不可以常態驚也索酒餚相啖食先生為之陳庖廚飲酣曰某等聞先生名久矣不惜千金路費至此可出其囊橐以償吾願先生曰昨有四百金稻殺價惜未遍耳今早已送之城中此所留者僅貴酒之需不過二十七金人參八兩玉帶一圍而已願持贈諸豪士左右疑有埋藏者盜魁曰此先生真實語也不須疑啟其篋如數夜將半先生倦且恐盜魁曰先生倦乎吾為先生起舞解長服甲鎧繡鮮金光燦耀驚人目拔雙劍起舞廳中往來近先生鼻端迸其狀如項莊鴻門意在沛公時也良久乃止先生待盜恭盜益重先生自啟戶論文始終敬禮先生卒不敢犯如此先生房奏曲四顧夜黑持燈遍書幌曰此應藏宜向某處上下此樓宜對某方所惜鳩工時少經營耳登樓觀先生藏書見名臣奏議忠臣譜二集曰吾願得此筆筒中藏置綢巾二副納之袖中字畫多時賢為者曰烏用

此玷辱書齋擇其不佳者毀裂之有美人一幅乃名筆曰此不可多覩者羅君某縞有小楷扇一柄藏筆牀側曰吾與此公有舊好宜珍之亦攜之去將出門遇先生送先生強留曰若輩皆少年豪俠待至明日歸取四百金相遺何如盜魁曰世從無其事余何能待請姓名不答曰後會有期惜先生老若少壯當與之同往先生出走里許見木舟二泊溪口盡登搖櫓而去語作吳下音嗟乎盜而如是可以常盜目之哉吾恐盜虛聲者滅禮義棄詩書反不若是之深於文也謂之曰名士之盜

張山來曰有盜如此即開門揖之似亦無不可者雖然天下豈少此輩哉獨恨蹈其實而諱其名且所欲無饜固不若此輩之直而且廉耳

化虎記

徐芳仲光

年來子鄉多虎噬人甚衆及行脚歷閩楚晉豫皆然或曰是帝所役以羲戈謫所不及或曰所在猛鬼厲魄激鬱而化是二者疑皆有之而無如危子允臧所述黃翁事尤異黃翁者密溪人去樵城十餘里生三子俱壯矣乙未春使耕田山中晨出酉返如是數日一夕鄰子謂翁曰田蕪弗治倘無意乎翁曰兒曹日躬耒耜奚蕪也鄰子曰未也翁心怪詰旦三子出翁密尾偵其所往則見入山林中袪衣掛樹隨變為虎

哮躍四出翁大恐奔歸稿告鄰子拒戶匿處迫夜三子歸呼門良久不應鄰子諭之曰若翁不爾子矣問其故以所見告三子曰有之帝命所驅不自由也因嗚咽呼翁曰罔極之恩寧不思報無如父名早在劫中兒輩數日違出正求其人可以代者既爾追蠶不可復止然某所衣領中有小冊幸為簡付不然父固不利兒皆坐是死矣翁因取燭覓衣領中果得小冊皆是樵郎應傷虎者而翁名在第二翁曰奈何三子曰第關門當自有策翁勉聽三子受冊泣拜因告翁曰此俱帝命父當蒙厚衣數重勿結帶加黃紙其上俾伏虎禱兒自有救父法翁如言三子次第從後躍過各啣一衣虎吼而出遂不復返翁至今猶在自昔以人化虎多有之矣如封郎李微輩即皆易皮換面而去未有還處人中若三子者且帝既以傷人役之而又列其父冊中尤極難處之事而三子求代不得又曲盡以全之可謂形易而心不易者矣天下固有五官四體居然皆人而君父當前竟不相識者豈既已虎矣而猶有恩之不可負哉雖然三子既虎矣奈何列翁名冊中豈司此者偶忘之乎又豈年來兼數之變雖負恩之大至於戕賊其父帝亦恣其所為而不甚問也耶則非予之所敢知也

張山來曰三子求可以代父者其計甚拙設代者當死於虎則僅足徹其本辜未可以代其父罪設彼不當死於虎而三子枉法以殺之則是父罪未免而已先罹於法矣將若之何

義犬記

徐芳仲光

丙申秋有太原客南賈還第一衛橐金可五六百偶過中牟縣境煦道左有少年八以梃荷犬至亦偕煦犬向客吠啞若望救者客買放之少年窺客裝重潛躡至僻處以梃搏殺之曳至小橋水中蓋以沙囊負橐去犬見客死陰尾少年至其家識之即詣縣中適縣令升座衙班甚肅犬直前據地呼號若哭若訴驅之不去令曰爾何冤吾遣吏隨爾犬導隸出至客死所向水而吠隸掀葦得屍還報顧無從得賊犬亦復至號擲如故令曰若能知賊乎我且遣隸隨爾犬又出令又遣數隸尾去行二十餘里至一僻村人家犬竟入逢一少年跳而嚙其臂衣碎血濡隸因縛之到縣具供殺客狀問其金尚在就家取之因於橐中得小籍知其邑里姓字令乃抵少年辟而籍其橐歸屍犬復至令前吠不已令因思曰客死其家固在此橐金安屬犬吠將無是乎乃復遣隸直往太原此犬亦隨去既至其家方知客死又知橐金無恙大感慟客有子束裝偕隸至賊已瘐死獄中令乃取橐驗而付之其犬仍尾其子至扶櫬偕返還

往數千里裹食肆宿與人無異

論曰夫人赴義在智觀變在忍禍起倉卒張皇震攝而不知所出智不足也不忍忿忿之心蹈義赴難而規畫疏略志雖誠而謀卒無濟忍不足也故曰成事難使大當少年戕客之時舍其盜牙以與賊角縶身巨梃而不之避烈矣然於客無補啣哀如痛疾走控籲而於賊之窟宅未能曉識縱令當事憐而聽我荒畦漫野於何索之冤雖達賊不可得也惟明有報賊之心而不驟起以駭之知縣之可訴而姑忍以候逡巡追躡以識其處賊已在吾目中而後走訴之已落吾彀中而後舍怒於一嗾而譬可得金可還太原之問可通而客之櫬可以歸矣其經營細穩不必痛之遽伸而務其忠之克濟是荊軻聶政之所不能全子房讓諸人所不得遂而竟遂之者也豈獨犺訟公庭旅走數千里外之奇且壯哉夫人孰不懷忠而遇變則渝孰不負才而應猝則亂智取其深勇取其沉以此臨天下事何弗辦烏子既悲客又甚羨客之有是犬也而勝人也

張山來曰義犬事不一而足特錄此篇者以其事為尤奇也　又曰犬固義矣而此令亦有良心設墨吏當之此金尚能歸客之子乎

奇女子傳

徐芳仲光

奇女子者。豐城楊氏女。歸李子為婦。譚兵圍南昌。遊騎四出。掠丁男實軍。婦為小校王某所得。校山東人。故有妻。婦曲意事之。甚見暱。已生一子矣。亡何。校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生事蕭條。恨不身生羽翼。妻曰。何也。婦曰。妾故夫本大家。先世遺貲良厚。當播越時。曾以金珠數斛。潛瘞密室。今夫死。妾攜棟宇皆燼。此中重寶。瓦石同沒。使得從而之此。妾與夫人何患不富乎。妻艷之曰。果爾。盍遣人發之。婦曰。此妾手營。無人識也。嗟惜而罷。他日妻又問。婦曰。妾固籌之。欲得此金。非妾行不可。妾婦人安能遠出。必易服往。遲且數月。而此啞啞何堪。久擲妻大喜曰。第行耳。若子吾自撫之。婦故絕慧。不肯妻愚。愈力。乃擇日釋羈雜。鞴秫腰弓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飲兩健兒。皆醉。夜潛起。駢戮之。馳騎至里。以馬策撾家門。大叫。夫從牖窺瞷。見是少年將軍。不敢出。里老數輩。稍前謁問。婦曰。別有勾當。不關公等。門啟。婦歌。馬中堂踞坐。索故夫。呼叱。甚厲。里中疑有他。故。恐相累。共促夫出。夫傴僂前謁。伏地不敢起。婦曰。頗識吾否。夫對曰。萬死不能識。將軍。婦曰。試認之。夫謝不敢。側目微睇。惘然失措。婦歎曰。真不識矣。於是推几前。抱夫起。痛哭曰。妾非他。妾君被掠。楊氏婦也。具述其易裝巧脫狀。一時喧動。里中親識更閱門。賀李氏子再得婦。事聞邑令。為給牒獎許。紳士之賢者。多婦義略。相率為詩歌美之。皆曰。奇女子。奇女子。云。此甲午年事。

論曰。易有之。婦人之義。從一而終。鄭亭之婦。以引腕小嫌。舉刀自斷其臂。其肯隱忍驅掠為廝養生子乎。女行如此。節不足稱矣。然人之情。於近則暱之。所遠則益疎而擲之。婦巾幗婉弱。異地飄墮。以數千里雨絕星分。勢無回合。乃能譎謀紿出。弭耳豢檻之中。飄翩縲籠之外。弄愚婦如轉丸。剪兇雛若折朽。其深智沉勇。有壯男子不辦者矣。彼臺柳之假手虞侯。樂昌之乞憐半鏡。每每氣色。視此孰多乎。女子如此。不謂之奇不可也。往時郡之變。里中有長年。為卒縶駕一舟。舟所載掠得婦十數人。實首袨服。笑語吃吃。無有戚戚慘悴見顏面者。長年退而歎息。而某村少婦歸一舵夫。乃百計營大以重金求贖。婦見夫。瞠目曰。此非吾夫。夫駭走。幾於不免。蓋情遷腹變。其甚者又如此矣。且夫天下之得新捐故。譬其夫不肯一顧者。豈少乎。抑如柳先生所傳河間婦者。自昔已如是耶。或曰。女子不忘夫。是矣。而舍其子。無乃忍乎。東海生曰。此所以奇也。非是子無以信其妻而故夫不可見矣。厮養之子。奚子也。世之不能為女子者。皆其不能舍者也。女子之以金珠艷其妻。想奇巾幗而介胄。膽奇。夜醉戚兩健兒手。奇。抵家不遽識夫。跽而駭之。而後哭之。始終結撰。亦無不奇。然尤更奇於舍其子。夫惟其能舍。斯所以能取也歟。

張山來曰。拙菴之論備矣。尤妙在小校從軍去後。始露其謀。設非然者。則小校必偕之而行矣。

曲全節義疏

阿畢阮

巡視南城監察御史阿□□畢□□阮爾詢等。題為曲全節義。以敦風化事。該臣等看得王知禮即正法。韋連敖犯李軏同之子。李殿機也。其母張氏。給配象房校尉王伏。殿機年甫三歲。隨母撫養。因入後父王姓。後充校尉。以私回原籍。曾經鑾儀衛革退。於廿三年。將身賣與鑲紅旗佛爾海佐領下厄爾庫家。據幼聘王氏供稱。年三十四歲。伊叔伊凡逼嫁。決志不從。探得伊夫尚存。不忍即死。守婦人從一之義。匍匐千餘里外。以圖完聚。是女子真有大夫行也。據厄爾庫之供。我雖一窮巴牙拉無人供役。價買李殿機。因隻身不便使喚。復買婢蕭氏配為夫婦。今重王氏節義。不取伊僕身。價情願斷出。不忍折李殿機已配之婦。並許與蕭氏同歸。前後二婚。悉俟發落。輕財好義。此巴牙拉真有義士風也。據范一魁雖供年六十二歲。但以異姓人攜一女子遠行。迹涉嫌疑。事干非分。因喚穩婆更番驗過。已得真實。據女子之供。是范一魁憐王氏立志尋夫。不顧是非。成敗。護持完節。似亦人情所難得者。此皆我　皇上至德深仁。恩濡化洽。人心風俗。直接唐虞。是以女子懷貞匹夫。向義共成一段奇緣。播之海內。傳之千萬世。見貞節之風。超出於尋常事外者。臣等查在官人與旗人原有定例。何敢於例外妄奏。但王氏貞心守節。冒死尋夫。若竟不准其完聚。王氏無從着落。情似可憫。雖據厄爾庫之供。情願斷出。聽其完聚。然又非現行之例。臣等再四躊躇。因事關風化。仰體

皇上堯舜不忍一夫一婦不得其所至意。故備述其情事本末。合詞上聞。格外之仁。均候聖斷。非臣等所敢置喙也。伏乞勅部議覆施行。

張山來曰。此事已經部覆。如其所請矣。王氏守志尋夫。固為難得。而巴牙拉厄君聽其與蕭氏同歸。不索身價。尤屬義舉。子故亟表而出之。

按唐詩中。有閨秀三人聯句。前列名處。合稱光威裒。今此疏三君聯名。因仿其例。稱阿畢阮云。

虞初新志卷七終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吳良楓瀹在

江石芸傳

江石芸吳山桃花厓女子也幼習經史第元會運世之數及長好兵法鑄劍誅妖攝人萬里外一日過小孤山遇白衣道士授以書盡通其義人讀之莫能曉也以時籲知者遂隱於吳山種桃花無根花四時常開名其地曰桃花厓厓下月當日午而明或曰此龍宮女子也有寶珠其光等日月因娶奪盜劫之其珠不可見石芸曰珠固在若烏能得也舍若珠劫我珠若將失其珠烏能得我珠唯自寶其珠以無失其珠可耳厓之中有黃夫人者與之善黃夫人家有虎名白公出入常騎之能涉山渡水石芸家有白牛一頭卧桃花下鼻無繩常出入自如人以為黃夫人虎不敢近久之石芸與夫人亦不知也於持橋茅屋下讀易終日不為人所知所著有悟真註有為之序者曰不知何許人也予嘗見石芸觀其所著書其女子邪其非女子邪天乎其不知我也宜其不知何許人也

張山來曰補天立極應歸女媧氏其光等日入月則丹成矣驅烟染墨設想着語皆不在人間宜世人之不知也○又曰洪子去無校我强意堂稿美不勝收僅登其一餘者自當借光梓入閒幽集中以成大觀也

洪嘉植去無

耕雲子傳

耕雲子秦人也隱於楚江之西嘗有人見其登匡廬頂攜一竹杖衣葛縕衣不冠冬夏不易見月出則撫掌大叫聲震鹿不驚從之行言之者皆謂神仙人也身長七尺長髯而修下雙瞳子烱烱如流電光人問其姓字不答性嗜酒有餉則大笑盡飲去亦不謝卒有人終餉之不懈人疾病過其前者則止之語其故治以藥草逢愈酬以錢不受曰吾非醫者恐用此其行事多如此類然其不能與人以可見者人逐不能知也嘗入市衆譁之謂其異人趨而前則不為禮各相視無語則又雨手爬搔眼顧五老峰雲起移時去或曰耕雲子非秦人也耕雲子曰秦無人也或曰耕雲子有道人也龍蛇其身者也人莫知其所自來其隱君子邪洪子曰古無神仙無異人天下有道將安其身於烟霞泉石之中乎夫何皇皇如也欲與天下之士日相見哉顧天有不可逆者而終嶙然長往矣鳳集於棘鷄雀謂之神龍潛乎深淵終能雨此九土也

張山來曰古無神仙非無神仙也耕田鑿井含哺鼓腹夫人而神仙也古無異人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然則神仙異人之有其於中古乎譜此可以知世變矣

吳孝子傳

魏禧冰叔

孝子姓吳名紹宗字二璧建昌新城縣人世居梅溪里性聰敏幼善屬文萬歷丙午督學駱公日升拔置諸生第一時年二十屢試輒高等孝子父道隆善病久之瘵不能起前後血泣下醫藥十餘年無効者戊午正月病甚孝子惶恐無所出乃齋戒沐浴焚香告天地刺肘上血書疏將謁太華山自投捨身崖下代父死太華山者撫州崇仁縣之名山也距新城三百里相傳神最靈異諸來謁者有罪輒被禍不得上甚則有靈官擊殺之同行人聞輾聲錚然或忽狂病自道生平隱惡事而神殿左有懸崖陡絶曰捨身崖人情極不欲有生者則擲身投之頭足盡破折死孝子既告天作疏明晨獨身行二日至山上宿道士管邁吾寮同寮宿者南昌鄉先生二人同郡邑諸生三人十八日孝子升殿默禱焚疏既同寮人相邀遊看棋峰路經捨身崖孝子於是越次前行至崖所欻然投身下同行人驚絶不知所為一時傳駭聚觀者千人

道士使人買棺往就殯自山頂至崖下路迂折四十里而殿上道士急奔崖所呼衆人曰誰言吳秀才投崖死也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巾道服如故衆羣走殿上視之果然方孝子之自投崖也立空中不墜閉目視足下有白雲起又遥望見石門門上一大孝字俄而見三神人命之曰孝子吾左側石有仙篆九十二畫汝謹記之歸書紙食汝父不獨却疾且延年矣更授催生治痢瘧驅瘟咒並諸篆孝子叩頭謝畢身已在殿上孝子乃言吾如夢中也孝子既定疾走歸一日有半而至家至則父垂絶不能言孝子急書九十二畫篆焚服之室中人皆聞香氣南入口父即言曰是何藥耶明日起坐啜粥旬日疾大愈孝子徒步反復六百里不歇食者五日而父乃益康强善飯以詩酒自娛年九十二耳目清明無疾終焉由是孝子名聞遠近邑大家宰涂公國鼎與為同道友進士黃端伯過周諟舉人黃名卿涂伯昌貢士璩光孚皆拜為弟子孝子當國變時避亂泰寧以病卒諸生廖愈達家愈達子所傳三烈婦夫也愈達來新城主孝子子吳長祚子故垃得交一日而見孝子之子烈婦之夫為榮幸焉愈達言孝子生平好名義輕財往往出錢物為人解訟鬬既感神應益自脩人病苦者恒用符衆救之以施藥為名

魏禧論曰聞孝子常語太華山登座附神耳語為人祈禱頗不經然邑君子往往道其事甚悉梅溪東出四十里為南豐縣縣貢士趙希乾者與禧交母嘗病甚割心以食母既剖胸心不可得則叩腸而截之母子俱無恙其後胸肉合腸不得入稟械從胸間出而穀道遂閉飲食男女如平人假謂非有神助其誰然哉其誰然哉

張山來曰古有以祝由治病者今九十二畫家以及痢疽諸家殆即其道耶然吾以為必孝子行之乃能有驗若人人可行斯又理之所難信者矣

王猷定十一

孝一足傳

孝一足名藝未詳其家世有母及姊與弟貌甚癯方瞳微髭生平不近婦人好讀書尤精於易勞及星歷醫卜之術出嘗駕牛車車中置一櫃藏所著諸書逍遙山水間所至人爭異之天啟丁卯至大梁與鄔陵韓叔夜智度交自言其父為諸生貧甚稱貸於里豪及期無以償致被毆死時一足尚幼其母啣冤十餘年姊適人一足亦婚母召其兄弟告之一足長號以頭搶柱大呼母急掩其口不顧奮身而出斷一指為二與弟各持伺仇於市不得往其家又不得走郭外得之兄弟擊碎其首仇眇一目抉其一祭父墓前歸告其母母曰仇報禍將及乃命弟奉母他徙遂別去時姊夫為令於宛往從之會姊夫出姊見之驚曰聞汝擊仇仇復活今徧跡汝其遠避之為治裝贈以馬一足益恚恨乃鴆其槖曰沒稜難砍仇人頭逐單騎走青齊海上見漁舟數百泊市米一足求載以濟遂捨騎登舟渡海至一島名高家滿其地延袤數十里五穀數少居民數百戶皆蜑籍風土淳朴喜文字無從得師見一足至各率其子弟往學焉其地不立塾晨令童子持一錢詣師書一字於掌以教之則童子揖而退明日復來居數年積錢盈室辭去附舟還青州走狄邪不數日錢盡散終不及私由遼西過三關越晉歷甘涼登華岳入於楚抵黔桂復歷閩海吳越間各為詩文紀遊二十載乃反其家仇死所生皆蔽母亦沒登其墓大哭數日不休自以足跡徧天下恨未入蜀會鄔陵劉觀文除夔子招之同下三峽遊白帝綿梓諸山著依劉集一卷其弟自母喪不知所在一日欲寄弟以書屬韓氏兄弟投汴之通衢韓如其言俄一客衣白袷幅巾草履貌與一足相似近前揖曰我張太奚也兄書已得達言訖不見辛己孝自成陌中州諸郡韓氏兄弟避亂至泗上見一足於逆旅褐敝屨鬚眉皆白同至玻璃泉談笑竟日數言天下事不可為問所之曰往勞山訪徐元直韓笑之一足正色曰此山一洞風雨時披髮鼓琴人時見之此三國時徐庶也約詰朝復來竟不果甲申後閱一足化去先一日徧辭戚友告以遠行是日鼻垂玉筋尺許端坐而逝神中有周易全書一部後數月濟人有在京師者見之正陽門外又有見於趙州橋下持槖觀水仙立若有思者韓子智度不妄言人也述其事如此

張山來曰觀一足行事亦孝子亦俠客亦丈人亦隱者亦術士亦仙人吾不得而名之矣

王猷定十一

孝賊傳

賊不詳其姓名相傳為如皋人貧不能養母遂作賊久之為捕者所獲數受笞有司賊號曰小人有母無食以至此也人且恨且憐之一日母死先三日靡知鄰寺一棺寄廡下是日召黨具酒食邀寺中老閹黎痛飲伺其醉舁棺中野負其母屍葬焉比反閹黎尚酣卧也賊大叫叩頭乞免閹黎驚不知所謂起視廡下物亡矣亡何強釋之厥後不復作賊

張山來曰有孝子如此而賤其貧至於作賊是誰之過歟

王翠翹傳

余 懷澹心

余讀吳越春秋觀西施沼吳而又從范蠡以歸於湖稱謂婦人受人之託以艷色亡人之國而不以死殉之雖不負心亦負恩矣若王翠翹之於徐海則公私兼盡亦異於西施者哉嗟乎翠翹故娼家女人賤行而所為耿耿若此鬚眉男子媿之多矣余故悲其志緻次其行事以為之傳傳曰

王翠翹臨淄人幼鬻於倡冒姓馬假母呼為翹兒美姿首性聰慧攜來江南教之吳歈歌則善吳歈歌教之彈胡琵琶則善彈胡琵琶吹簫度曲音吐清越執板揚聲往往傾其座客平康里中翹兒名藉甚然翹兒雅淡顧沾沾自喜願不工塗抹倚門衒過大腹賈及倦父之多金者則目笑之不予一盼睞溫語以是假母日忿而笞罵會有少年私翹兒金者以計脫假母而自徙居嘉興更名王翠翹云當是時歙人羅龍文館於財俠游結賓客與翠翹交雖最久兼暱小妓綠珠而越人徐海者狡儇貧無賴方為博徒所窘獨身跳翠翹家伏匿不敢晝見人龍文習其壯士傾身結友接臂痛飲推所暱綠珠與之鴈寢海亦不辭酒酣耳熱攘袂持杯附龍文耳語曰此一片土非吾輩得意場大夫安能鬱鬱久居人下乎公宜努力吾亦從此逝矣他日苟富貴毋相忘因慷慨悲歌居數日別去徐海者杭之虎跑寺僧所謂明山和尚者是也居無何海入倭為舶主擁雄兵海上數侵江南嘉靖三十五年圍迫撫阮鶚於桐鄉

翠翹珠皆破擄海一見驚喜命翠翹彈胡琵琶以佐酒日益寵幸號為夫人斥諸姬羅拜翠翹既已驕愛無比凡軍機密畫惟翠翹與聞乃翠翹陽為親暱陰實幸其黨敗冀歸國以老淚斑斑常承睫洗面也會總督胡宗憲開府浙江善用兵多計策欲招致徐海自戕麻葉陳東而雜散王直之黨迺遣華老人賫檄招降海慫縛華老人將斬之翠翹語海曰今日之事生殺在君降不降何與來使海乃釋其縛畀金而遣之老人歸告宗憲曰賊氣方驕未可圖也然臣睨海所幸王夫人者左右視有外心或可稍以殲賊耳而羅龍文者微聞是語自喜與翠翹傷好乃因幕府上客山陰徐渭以見於宗憲宗憲以鄉曲故降階迎揖曰生亦有意功名富貴乎吾今用君矣與語大說遂交指詣海營離舊日任俠衣冠奴刺謁海海亟延入坐上座置酒徨龍文手曰足下遠涉江湖為胡公作說客耶龍文笑曰非為胡公作說客乃為故人作忠臣耳王直已遣子納款故人不來此時解甲釋兵他日必且為虜海愕然曰姑置之且與故人飲酒錦繡音樂備極豪侈備然自以為大丈夫得志於時之所為也酒半出王夫人及綠珠者見龍文龍文改容禮之極宴語不及私翠翹素習龍文豪俠則勸海遣人同詣督府輸款解桐鄉圍宗憲喜從龍文計益市金珠寶玉陰賂翠翹

翠翹益心動日夜說海降矣海信之於是定計俾麻葉縛陳東約降於宗憲至桐鄉城甲胄而入是時趙文華沈鯉與宗憲列坐堂皇海叩首謝罪又謝宗憲宗憲下堂挈其頂曰朝廷今赦汝汝勿復反厚勞而出海既出見官兵大集顧自詬宗憲猶懈海不欲殺降而文華迫之宗憲乃下令命總兵俞大猷整師而進會大風縱火諸軍鼓譟來之賊大潰殲焉海倉皇投水引出斬其首而生致翠翹於軍門宗憲大賚參佐命翠翹歌吳歈歌迄行酒諸參佐或踞席或起舞捧觴為宗憲壽宗憲破酒大醉詈亂亦橫槊郤袖與翹兒戲席亂罷酒次日宗憲頗媿悔醉狎事而以翠翹賜所調永順酋長翠翹既貴永順酋長去之幾遍江北但色恒不懌林嘆曰明上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斃一酋又禽一酋吾何面目生乎向江潮長號大慟投水死

外史氏曰嗟乎翠翹以一死報徐海其志亦可哀也羅龍文者世稱小華道人善製煙墨者也始以游說陰賂翠翹誘致徐海休兵可謂智士然其後依附權勢與嚴世蕃同斬西市則視翠翹之死猶滴毛之於泰山也人當自重其死彼倡且知之況士大夫乎乃倡且知之而士大夫反不知者何也悲夫

張山來曰胡公之於翠翹不以賜小華而以賜酋長誠何心乎觀翠翹生致之後不能即死居然行酒於諸參佐前則其意有所屬從可知已其投江潮以死當非報明上也

戴文進傳畫苑三高士傳之一

毛先舒稚黃

明畫手以戴進為第一進字文進錢塘人也宣宗喜繪事御製天縱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名進入京衆工妬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畫進進秋江獨釣圖畫人紅袍垂釣水次畫惟紅不易著進獨得古法入妙宣宗閱之廷循從旁跪曰進畫極佳但亦是朝廷品服奈何著此釣魚宣宗韻之遂麾去餘幅不視故進住京師頗窮乏先是進鍛工也為人物花鳥肖狀精奇直倍蓰工進亦自得以為人且寶貴傳之一日於市見鬻金者觀之即進所造懶然自失歸語人曰吾率吾心力為此豈徒得精意將托此不朽吾名耳今人嫻吾所造亡所愛此技不足為也將安托吾指而後可人曰子巧托諸金金飾能為俗習翫愛及兒婦人御耳彼惟煌煌是就安知工苦能從智於縑素斯必傳矣進喜遂學畫名高一時然進畢竟雖得待詔亦賊軻亡大遇其畫疎而能密蒼筆澹遠其畫人尤佳其真亦罕遇云子欽進鍛工耳而命意不朽卒成其名贊曰立志探懸鬼神所贊孰是殫精而屑近翫戴君操趣鍛

金為生感慨徒業卒成高名蓋人極而天呈矣夫

張山來曰明畫史又有仇十洲者其初為漆工兼為人繪樓宇後從而業畫工人物樓閣子獨嫌其畧帶匠氣顧不若戴文進為佳耳且戴兼工山水則尤不可及也

聲樵傳

顧彩天石

明李吳縣洞庭山鄉有樵子者貌聲而僂姓名不著絕有力每暮夜樵採獨行山中不避蛇虎所得薪人負百觔而止聲獨負二百四十觔然黨於人止取百斤價人或訝問之聲曰新取之山人各自食其力耳彼非不欲多負力不贍也吾力倍徙而食不兼人故賤其值且值賤則吾薪易售不庸有利乎由是人頗異之如刮目焉聲目不知書然好聽人談古今事常激於義出言辨是非儒者無以難嘗荷薪至演劇所觀精忠傳所謂秦檜者出聲怒飛躍上臺擇檜毆流血幾斃衆咸驚救聲曰若為丞相奸似此不殴殺何待衆曰此戲也非真檜聲曰吾亦知戲故殴若真豈吾儕矣其性剛疾惡類如此聲有兄進香茅山墮崖折胸死或傳其暮夜飲酒不誠被王靈官靸殺者聲怒走一日夜詣茅山飲大醉數王靈官曰汝有罪三人敬祖師來進香固

有善心飲酒小過無死狀汝輒殺之不仁罪一祖師以慈航下土量甚宏大汝居位下行殘忍不遵祖師意不恭罪二吾兄小人也酬香而來小被酒汝輒殺之吾來不酬香昨實大飲今日醒汝汝不能殺無勇罪三汝宜毀撤勿為橫虐眞來踏於此欲奪鞍碎傷衆譬遣之乃止負凡骨歸葬為洞庭有孫子陳學奇聘鄒氏女為室婚有期矣女兄忽奪妹志獻蘇宦某為妾學奇泣訴於官官畏宦勢無如何也學奇訟女兄宦蘇凡不得伸學奇君甚一日值髯於逆告之故且曰若素義激能為我籌此乎髯許諾然需時日以待之母迫我也學奇感泣髯去囑身為顯者與僕顯者以其多力而勤甚信愛之得出入內閨鄒女果為其第三妾髯得聞以陳情告女泣如雨訴失身狀願公為良命髯曰毋迫一日顯者夫人率羣媵遊天平山顯者不能禁髯嘿賀曰計行矣於是盛具舟河干衆妾登輿髯舁第三輿乃鄒氏也出門給其副迂道疾行則至河干謂女曰登舟舟遽開帆疾如駛羣僕駭愕號呼來追髯拳三人仆地不能出聲徐去則女舟已至陳門矣學奇得室忻感謂古押衙不是過也髯謂學奇亟宜鳴之官以得妻狀官始不直顯者至是稱快詢知義由於錫賜酒帛花綵以榮之顯者慙杜門若不聞者自是義樵名益著年五十餘矣甲申闖賊破京城

崇禎帝凶問至或傳於市中曰李自成坐却龍廷矣髯不信歷問三四人言如一口髯大憤曰吾生年七八歲時即知皇帝姓朱今李賊何為者耶故君安往耶何丈夫滿朝無一人出力救耶吾年老不能復為賊百姓也乃大呼天者三投其區以死死之日義聲振吳下云

顧子曰義哉髯也見義必為矢志不屈求之士人中亦憂憂難之況樵子乎髯無姓名吾師吳頌鶴曾為立傳傳未悉子又詢之朱子儋臣所言如此良不妄矣彼附勢利忘君親者觀髯梗概亦可以知所儆乎

張山來曰觀劇忿怒殺人所聞者非止一事此樵奇處在後數段劫鄒女尤見作用至自投其區以死真可謂得其所矣

趙布乾傳

甘 表中素

趙布乾南豐東門人幼喪父以織布為業年十七母抱病月餘日夜祈禱身代不少愈往問吉凶於日者日者推測素驗言母命無生理又往卜於市占者復言不吉布乾踟躕不去曰何以救母病占者惡其煩數曰汝母病必不治若欲求愈無乃割心救之耶布乾歸侍母左右見病益危篤時日光斜射牀簟形影孑立寂寂旁無一人

布乾忽起去簡中得雜髮小刀立於牖外剖胸深寸許以手入取其心不可得忽風聲震颯門戶昏黑以為有人至四顧周章急取得腸抽出剖數寸蓋人驚則心上仲腸盤旋滿胸腹云布乾置腸於釜上昏仆就室而臥頃刻母姑來視病見釜上物以為布乾股肉也烹而進之母再視布乾則血淋滿心腹間不能出聲始知布乾為割心矣城邑喧然傳其事聞於令令親往視之命內外醫調治母子病不數日母病愈旬日布乾亦漸次進飲食胸前腸出不得納每日子午間糞滴瀝下月餘後布乾起無恙終身矣從胸上出越氏故宋裔為南豐巨族宗黨以為奇孝供贍其母子而更教之讀書學使者侯峒曾聞其事取充庠士弟子員崇禎壬午以恩詔天下學選一人貢於成均學使者吳石渠既考試畢進諸生而告之曰百行以孝為先趙布乾割心救母不死不可以尋常論建武多才校士衡文布乾不應入選今欲諸生讓貢布乾以示獎勸諸生咸頷首悅服於是以布乾選補壬午恩貢又三四年而有甲申乙酉之變布乾避亂山中將母不遑逐賣卜奔走於四方以養其母又十餘年母壽八十餘而卒子自幼時常見布乾過先君談飲食起居如常人而黎黝高準方耳睛光滿眸子頎然而長多渾樸之風與之立久胸間時聞穢氣子年十歲先君請布乾入書室命表肅揖再拜求解衣開胸視之兩乳正中間腸突出寸許色鮮紅如血以絲帶繫竹筒懸於頸乘其腸冀出洗換竹筒日必再三換常時滴黃水不絕蓋已三十餘年自是布乾少家居母死未十年而布乾亦卒年六十一

甘表曰朝廷不旌毀傷愚孝尚矣然布乾一念之誠若有以通天地格鬼神也豈不可嘉哉湯公惕菴最惡言布乾事予則以為應出特典一加旌賞蓋事不可法而可傳使知孝行所感雖剖胸斷腸而不死豈非天之所以旌之耶天旌之誰能不旌之然旌而不傳不若不旌而傳也安得龍門之筆以施於後世哉嗚呼古今忠孝之士非愚不能成而世之身沒而名不傳者又何多也悲夫

張山來曰予友王不菴曾為予言孝子事惜屬口述不獲載之簡編今甘子中素以斯傳見示乃知事之度越尋常者終不能泯其姓字也

萬夫雄打虎傳

張 惣南村

涇川有萬姓字夫雄者少負膂力以拳勇稱初亦未嘗事田獵也一日與夙昕遠爾汝昆季范姓友早行深山中忽林莽出巨虎搏范以去范號曰萬夫雄救我救我萬亦泛然不知所措逡遁大樹拔之怒持樹往追經里許震天一呼虎為逡巡退步

者三泡得以脫因挺擊虎中其項虎負痛獰欲迎鬬然項痛竟不能舉萬來勢一再擊之虎斃矣母虎暨虎子相尋至萬度不能中止且却且前又奮鼓生平之勇縱送格撲而二虎復相繼而斃於其手嗟乎萬夫雄一鄉野鄙人且素不識詩書為何物亦不識交道為何事而倉卒聞不忍負異姓兄弟之意卒斃三虎以救其友其義豈不甚偉萬夫雄亦誠烈丈夫哉余嘗見世之聚首而處者交同手足之親誼比金石之固設有緩急即蜂蠆微毒不致貽禍殺人當其紛紛未定之時雖夙昔周旋密邇徒輩靡不潛跡匿形鳥飛雲散悄然而不一顧焉其視萬夫雄為何如也或云一人而斃三虎頗似不經始厲烏有子虛之談噫誠有之矣家九宣從涇川來為余述其事最奇亦曾親見其人短小精悍與之語意氣慷慨虯髯狀貌殊磊砢不凡飛揚跋扈猶可想望其打虎時英風至今颯颯云蓋義憤所激至勇生焉即萬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此也從古忠孝節義端水赴火為人之所不能為並為人之所不敢為往往以蠢愚誠朴而得之萬夫雄有焉

南邨野史曰余友蒼畧氏聞其事而異之太息曰士亦視所托身為貴且得交萬夫雄其人雖陷入虎口猛虎不能害也甚矣人固不可無義烈男子以為之友哉

張山來曰叙次明晰節制簡老行間殊凜凜有生氣斯為有關世道之文

虞初新志卷八終

虞初新志卷九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王士正阮亭 評

劍俠傳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邱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妝著上加氈笠錦衣弓鞋結束為急裝腰劍騎黑騅極神駿婦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崔云惜赴郎勿勿未暇躡其踪跡疑劍俠也從姪鵬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里許有尼菴凡有行橐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情頭狀貌甚獰至尼菴入門有廨三間東向牀榻甚設北為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扃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廨無妨久之持殊封鎖山門而入役相戒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以侍曙至三更大風驟作山門砉然而闢方愕然相顧俄聞呼門聲甚厲衆急持械謀拒之廨門已啟視之即紅情頭人也徒手握束香擲地衆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菴客輒無恙今當往懇耳然尼異人須吾自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為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嫗之尼出嫗挾蒲團數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作狡獪罪合死吾當為一決顧嫗入牽一黑衝出取劍臂之跨衝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衝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珠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卻否衆聚觀果紅情頭人也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菴已空無人矣尼高髻盛裝衣錦綺行纏羅襪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外自是無敢犯者

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賫金數千赴京師途宿古廟中扃鐍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鑰宛然怪之歸以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償官吏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往踪跡之願以妻子為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瞽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少曰若干叟曰我稍知踪跡可覓露車來我君第隨往冀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煙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村疃至三日踰亭午抵一大市鎮叟曰至

矣君但心當自得消息不得已第從其言比入市可肩摩轂擊萬瓦競沸忽一人來問曰君非此間人奚至此告以故與俱至市口竟昏叟已失所在乃與曲折行數街抵一大宅如王公之居壓階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頃之傳呼令入至後堂堂中惟設一榻有像男子科洗坐其上鬚長及胸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訖男子詢來意具對男子顧語童子曰可將來即有少年數輩扛金至封識宛然曰寧欲得金乎古人叩頭曰幸甚不敢請也男子曰乍來此且好將息即有人引至一院扃門而去餽之食極豐腆是夜月明如晝啟後戶視之見粉壁上纍纍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隙可逸去徬徨達曉前人忽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予子一紙書輒據案作書擲之揮出前人復導至市口惴惴疑夢中忽覺路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吐其妄出書呈之中丞啟緘忽色變而入移時傳令吏歸舍釋妻子酹其賠償夫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大略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古人償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覺發視三寸寧忘之乎問之夫人良然始知其劍俠也日照李洗馬應薦云

張山來曰予嘗過中山狼恨今世無劍俠往愬之讀此乃知尚有異人第不識於我有緣否也

皇華紀聞

王士正阮亭

天順間思縣人趙雲性至孝母劉病篤聞懷慶府濟源廟神有靈藥誠求可得雲往求之越二日水中湧出一綃囊內盛絳桃花片約二升許持歸煎湯奉母疾果愈其餘愈疾又十餘人

白馬營在恩縣西十五里夏秋之際清晨輒現城郭人物林木鬱然日出乃不見往平馬令村亦有此異盖山市海市之屬陸地亦有之

賴塔拉把土魯滿洲人素以勇稱常從征浙閩一日浴於溪水底有物搓捋如古木因呼儕輩縛以繩共引出之則一龍首鬚鬣宛然縛者乃其角衆皆驚走賴神色不變徐入水手解其縛少頃雷雨晦冥龍騰空而去衆皆無恙人更稱為縛龍把土魯

把土魯勇也元時把土魯本朝亦然

張大悲合肥人居邑之香爐巖好仙術常畫地為限牛不能出恒作泥丸食之坐臥處往往有雲氣後不知所終

朝城陳給事贊化崇禎間為桐城令偶有餽蚕者其一有五色光令家雞翼之俄卵破得一小白鳳不數日浸大時去時來其伏卵之雞重至三十觔毛變五色久之同翔去

王文正桐城人七歲得道書能役鬼神後禱雨皖城有道人亦禱雨池口池口雲起文正招雲過皖道人曰皖有異人即榻片席渡江訣之文正亦浮磨江中迎之語論竟曰臨別道人以三指拇文正首有頃皆痛則有三銅釘入骨文正急用甕自覆圍火煉之戒家人曰七日勿啟可活至五日家人不能待試啟之釘已出三寸許入止數日命也遂死

何公冕潛山人少遇異人授符籙二卷能役鬼神初置田於亂墩山磽确無水公冕每取手巾濕水盱眙盈溢魯大旱郡守遣役檄呼之公冕笑曰吾非可檄者但汝往來烈日良苦吾書符汝掌中當得片雲覆頭可固握之使至如其言守怒囚令開視則疾風雷電驟作乃大驚禮致之常行路迷津問云者不答公冕取柳葉布田盡化為禹云者競取之至未皆被踐踏及登岸視之乃柳葉耳

崇禎癸未潛山縣溪河中結冰如錢形上有古篆文四人莫辨之

南華寺六祖鉢非金非石魏壯渠督學廣東遍毀佛寺至曹溪索鉢擲地碎之為二

督學校在廣東所毀淫祠幾千百所豈但一鉢神云聞鉢破中有魏字如此神異為可以為異端而毀之咎言魏是乎姓既數已前定雖欲不毀其可得耶神語塞推之而出彭病痊為人言如此

林癸午不知何許人年十餘投陽江北貫中為人牧豎每出牧以簫管一枚自隨牛有遠者取簫畫地牛不敢出晚歸輒束簫高望中望俯地受寄若有神物伺之者河畔一巨石形如大癸午每坐嘯其上忽一日謂其徒曰吾當以來日上昇明日往眡與石俱不見事在萬歷初年

崇禎丙子秋廣州城東二十里北亭洲田間有雷出地數而成穴畔者梁某投以石空空有聲內一雛雞其中通夜雞鳴無恙乃發之有金人如指仲者數枚各重十二六觔有二金傳冕而生者狀貌如后妃者各重五六十斤地皆金蠶珠貝旁有鏡一光燭穴中寶砚一硯池中有玉魚能游泳他異物不可指識者甚衆梁楊歸光動四鄰

鄰人覺而爭往遂白之官有司親臨發之隧道如城高五尺餘深三丈中有碑乃偽漢劉龔塚也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於正寢粵光天五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於康陵禮也文多闕不盡載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賜紫金魚袋臣盧應初撰並書按五國故事龔天福壬寅歲四月避暑甘泉宮未幾疽通鑑及十國春秋皆作三月據碑當以五國故事為正十國春秋又云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陵中以鐵鋸之堅不可啟光天乃襲子玠年號玠立僅二年為其弟晟所弒即改光天二年為應乾元年按光天無五年十國春秋稱殤帝光天元年八月葬天皇大帝於康陵與碑皆不合又考偽漢諸臣列傳止有盧膺仕若為工部侍郎才藻俊茂歲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無應初名識之以俟博雅者考焉

潛歸禪師集六和尚小傳云吳震崆侍御小字六和尚髫時讀書燈下水中盂內躍出一僧長三寸許逸案而行且言震崆驚問之曰吾能知人終身亦知人前世震崆意稍定曰試言我終身曰汝以某年登科某年登第初任某官再三任某官曰更言我前世曰汝前世某山某僧吾即汝同道之友今相報耳曰何以教我曰當早回首

無忘來處因忽不見明日案上瓶花枯枝更開一生功名片語不爽

韶人黃思德紀事云韶城內南樓有關帝廟順治丙申五月二十日未時思德遊芙蓉山歸從舟中見樓上毫光炫耀關帝披金甲藍紗巾立樓牖面北少頃面轉西移時而沒兩岸居人皆見之且驚且拜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三十凡四日依時復現次年丁酉七月初十十二十四日依時復現或黃蓋或二將隨侍見者不啻千萬人因鎸碑勒像以誌靈異此事余在京師聞之袁宏山景星通政至曲江乃得其月日之詳如此

張山來曰皇華紀聞凡四卷先生奉使南海時所筆記也余竊備取異事數條蓋欲與拙選相類云爾倘讀者欲窺全豹則自有原書在

毛女傳

梁 鼎定九

毛女者河南嵩縣諸生任士宏妻也姓平氏美而且淑歸士宏閱三歲而無子乃仕耀少室行二十里度絕嶺方舍車而徒以休輿夫忽猛獸橫逸平氏驚墜深谷士宏四顧皆千仞壁不可下大慟而歸召沙門梵誦誓不再娶平氏既亡三年里有張義

垂黃鬚長六七寸許因咋舌不敢語毛女曰我任家大嫂也汝不相識耶義驚曰大嫂固無恙乎何幸而得此曰我初墜緣籐得無損既而饑甚見交柯女貞子甚繁因取食味殊澀不可口三日後則甘香滿頰三月乃生毫半載則身輕如葉任騰躍上下矣第山中之水惟此有泉渴則來飲耳不意得與汝相見義具道任生良慕狀毛女曰我已趨然輕舉與鸞鶴為伍其樂何如肯復向樊籠哉為我謝任生早續姻盟以嘗後嗣毋徒自苦也言已一躍而往義亟報任生任生大喜即偕義詣樵所取之伏草中俟三日毛女果至直前抱之毛女曰誰耶曰夫也曰妾貌已衰君不足念也曰我不嫌汝何忘夙昔之好乎因泣下毛女心動乃允之遂與歸初飲食腹微痛踰時而定半月毛盡脫依然佳麗也自是情好益篤生子女數人歷四十餘年而死外史氏曰神仙可為也使平氏當飲水時不呼張義則淩踔碧虛之上一死生而無極矣何至埋身黃壤哉甚矣情絲之難割也

張山來曰使我為任生則隨毛女入深山中亦效其餌女貞實共作仙家眷屬何樂如之計不出此何也

寶發生傳

陸次雲雲士

寶發生忘其名順治初我師破金華寶發生夫婦相散失生臥積屍中得免死婦行不知所向為健兒所獲無何健兒移師駐華亭生見耗於華亭不可得困之無聊坐歎於旅館之側旅館主人鑒其貌憐而問之生告以故主人曰若識字乎曰識曰習會計乎曰習主人曰盍留我館中勤若事而徐訪爾妻可乎生曰得如是誠幸甚生人離悲代主人勞主人逸甚而業加盛利倍入主人有女欲妻之而未發也一日者旭始旦一人急遽趨而來至館飯畢酬值急遽趨而去生視其有所遺啟之燦然白鏹五十金也以告主人俟其返日亭午其人復急遽趨而來汗漬衣息喘喘詳視凡地茫然也生問之曰覓遺金生曰遺幾何曰金五十生曰何用乎曰持向營中往娶婦失之矣將奈何生曰金固在還之於子無苦也即出金其人交金拜謝去越數日失金者持二柬云蒙子還金事諧矣某日當婚此婚君所賜也敬請主人與君飲卮酒生固辭主人曰吾勿暇而不可却也生秉主人之命至期往往見失金者之家乃亦一善族也日未晡生閑步溪頭遙見一葉扁舟半篙春水中有翠袖雲鬟之人掩袖而坐云載新婦至生偶舉目視婦儼然故妻也婦偶舉目視生儼然故夫也於是生一慟而僵於碧草之上婦一慟而伏於孤蓬之中舟人門訊婦起不能起也問

其故曰適見一人如故夫故傷悼欲絕耳問其人何若婦言其儀表衣冠宛然生也娶婦者急覓生見生悲卧不能起問其故不肯言固問之曰適見一人語未畢嗄咽不能續娶婦者憬然曰我知之是婦即君婦矣君既得金君之金矣還金而贖婦是天命我代君以完其偶也君無悲吾感君義敢不以此為報乎生難之娶婦者請其主人以為主主人曰還金者義士也還婦者義不在還金下娶婦而失婦不可也吾有女當妻還婦者所娶婦當返還金者聞者感以為善而兩從之更推主人之義與二義士相鼎立

陸子曰余讀惠山擊士兎絲女難之篇見有商山人失婦為健兒妻健兒亦失妻為商山人婦征途相遇各易以歸者數其奇絕而寶娶之遇更奇亂離之際鏡破珠沉不勝數矣而健兒以不吝使商山人認婦而得妻彼還金者亦猶是也天乎人乎雖天意而所以格天者吾以為不在天也

張山來曰篇中有極難措語處須看其不棘手之妙

王義士傳

陳鼎定九

王義士者失其名泰州如皐縣隸也雖隸能以氣節自重任俠好義甲申國亡後同邑布衣許元博德溥不肯雉髮剃臂誓死有司以抗令棄之市妻當徙王適值解高德溥之義欲脫其妻而無術乃終夜欷歔不成寐其妻怪之問曰君何為彷徨如此耶王不答妻又曰君何為彷徨如此耶曰非爾婦人所知也妻曰子毋以我為婦人也而忽之子第說我我能為子善之王語之故妻曰子高德溥義而欲脫其妻此豪傑之舉也誠得一人代之可矣王曰然顧安得其人哉妻曰吾當成子之義願代以行王曰然乎戲耶妻曰誠然耳何戲之有王乃伏地頓首以謝隨以告德溥妻使匿於母家而王夫婦即就道每經郡縣驛舍就驗時儼然官役解罪婦也歷數千里抵徙所風霜艱苦甘之不厭於是舉人感之斂金贖歸夫婦終老於家焉

外史氏曰今之吏胥祇知侮文弄法以求溫飽何嘗知有忠義也王胥竟能脫義士之妻而其婦尤能慨然成夫之志噫蓋亦千古而僅見者矣

張山來曰嬰曰猶趙氏客也此婦竟遠過之乃逸其名氏惜哉

紀陸子容事

王晫丹麓

錢塘陸子容名翰一名自震少負異姿喜讀書經傳史記背誦如流邑侯梁公試童子以古文詩詞拔取第一廉其貧解金贈之子容盡以買書晝夜讀得咯血疾已又

阿友人借二十一史力疾研尋隨有論撰疾愈篇遂死其師張祖望哭以詩曰荒園寂寞綠苔生腸斷當年陸士衡春鳥不知人已去棠梨樹上兩三聲子容有內兄某者素不習詩讀張詩而哀之欲和不能輾轉牀第間倦就寢忽見子容相謂曰君和張先生詩未得耶予已和成為君誦之誰向蓬門問死生諸公枉道駕車騎我逕泉路無他樂惟聽蕭蕭松柏聲某遽驚寤寂無所見時銀缸半滅惟有月映總帷而已詰旦以詩示祖望且告以故祖望把其詩流涕曰聲情悽戾何其詩之神似子容也傳寫人間和者幾數百人予亦有詩云一讀遺編百感生文章無價漫權衡子期去後知音少腸斷高山流水聲好事者輯而存之近得卒業因歎結習之不能忘如是哉夫幽明異路縱甚所親愛亦皆棄之如遺而獨於詩文之際往往欲自見其長有不能盡泯者豈非心之所結雖生死亦莫為之隔耶吾知慧業文人應生天上子容終不樂以才鬼自鳴於時矣因紀之

張山來曰語有之寧為才鬼尤勝頑仙然才鬼附乱作詩文者世多有之今此則於夢中和韻尤為奇也

雌雌兒傳

陳鼎定九

雌雌兒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自言崇禎時孝廉也未幾為道士往來江陰無錫間與予里黃介子先生善每過其家必袖一刺大書年家眷弟雌雌兒頓首再拜投入相見必交拜別去必頓首衲衣外別無他物惟腰佩竹筒二大錢圍長五寸而已後遊雲間雲閒諸氏素封家也有空屋三百餘楹雌雌兒往僦之如數與之值既入鍵其戶獨坐堂上取所佩竹筒揭蓋傾之如介子狀者躍於地不止須臾盡化椅榻帷帳器皿無不具既而復取一筒傾之如介子者復躍於地須臾穀粟飲食牛羊雞犬無不具又以一筒傾之則僮僕婢嫗妻妾男婦數百人皆集矣供奔走者除堂宇者整器用者頃刻如大富貴家諸氏從門隙窺之大驚以為怪於是雌雌兒乘車馬擁僕從交遊通國居久之諸氏以為妖使人辭焉雌雌兒盡以妻妾僮婢器用牛羊之類納諸筒內飄然長往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黃介子高足徐佩玉弟聲玉與松江倪永清為予言雌雌兒高士也以幻術避世而世卒不容屢遷斥逐終遁深山嗚呼士生亂世道亦窮矣

張山來曰昔陽羨諸生以眷屬什器飲食納口中今雌雌兒以眷屬什器飲食納竹筒中似避陽羨書生一籌然書生眷屬有外夫而雌雌兒則無之是雌雌兒又

勝於陽羨書生也

再來詩識記　　沙張白定著

弘治中閩之侯官有老儒某授學善文屢舉不第性迂介貧困日甚生一子不能讀書傭耕自給年七十餘鬱鬱以死之夕取生平著作題詩其後囑其妻曰藏之逆辛貧無以斂門人某某四五人醵金斂之內某生者家富尤篤於誼偕同學弟泣執喪歷之而後去又時時周卹其孥嘉靖改元江南有某公者十五發解十六捷南宮夙慧神敏起家庶常不五年出典閩試拔士公明風鑒操筆為程氏之文文不加點八閩傳誦焉九月之望值公誕辰撫按監司莫不具觴為壽以翰苑之重躬命典試禮儀賓主盛絕一時都人士莫不歆豔目為神仙中人騶紳先達亦相顧而愧弗如蓋不難其遇難其少而遇也抵暮醉甚而晉接無間避歸使舟閉艙酣寢戒舟人盡卻賀客比酒醒已夜半矣月射紗窗朗皎如晝顧瞻岸屋青與忽發遂潛易衣幀呼一小豎自隨乘月信步不覺數里所見山川林壑恍若舊遊意頗訝之俄聞哭聲甚哀出自村舍公聞之憮然心動尋聲踪跡之至一僻小聚各中一家茅屋數椽了無雄洛命小豎排闥入視則有老嫗年且八旬頭髮皓白然一紙燈設野蔬麥粥祭其亡夫而哭之詞旨悲惻公揖而問嫗夫人何為者過哀乃爾嫗揮涕而謝拭一破櫃床命公坐已乃泣告曰妾擬盡祭亡夫而兒子遠出遲之至今度弗返矣不得已夜祭之覓杯酒為奠不可得用是感傷頃遠夜哭之戒知不免為君子所譏耳公曰賢夫何人沒來燒獻祭既無具曷不姑俟質明子妾夫侯官老儒才豐命嗇沒於宏治某年今日乃忌辰也未亡人伉儷情深雖之椒漿不忍不祭移忌就明理不敢出公聞之愕然蓋其忌辰即公之生辰而以歲計之適二十一覩嫗容貌憔悴而吐詞溫雅有儒家風且驚且憐之因問曰賢夫既是碩儒必富著述遺編存者可得見乎嫗聞而泣然首肯若有所思既而告公曰妾事先夫五十年見其精勤著書無間寒暑稿無棄笑無烟淡如也著述之富充棟汗牛制義文字別為一編六十以後每取而讀之未嘗不撫几太息泣下數行妾恐傷其意每匿藏之不使得見將死前一月忽燔烈焰警將焚之既而展玩再四徘徊不忍囑妾曰一世苦心難付奏炬當藏吾棺中以為殉耳言已歔欷久之易簀之夕又向妾索觀題詩其後而語妾曰好藏之當有識者既而笑曰文義高潔非吾再來安識其中神妙乎吾生無恨作死而含報易世而後大興吾宗今天下寒儒吐氣也言已大笑而絕迄今二十年唯門生數輩抄而讀之他未有過而問者也公聞急索觀之開卷第一藝則發解首墨也從初元末一字不殊公益駭然細加編閱則自應試游庠決科會試一切試卷墨裁論表策判以至廷試策館選論皆在集中閩闈五程亦皆集中語也最後有一詩蓋臨終絕筆其詩曰拙子窮廬七十春重來不復老儒身煩君盡展生平志還向遺編悟夙因公讀之恍然大悟點首浩歎仰視破屋頹垣真同故居因問嫗曰向有臥榻今則安在嫗以燈引公入則朽簀敝衾塵土坌滿嫗擁破席臥草薦中公對之歎息泣下嫗亦駭然問公君子對貧居而飲泣豈於先夫有師友淵源之雅乎公曰非也賢夫所謂再來人即我是也今日之會豈緊非天嫗曰先夫之亡妾柔腸寸斷因聞再來之語私嗤屍股刺指血塗之以圖後驗君子豈有此徵哉公解靴出股齒痕宛然作血殷色於是嫗大啼泣公亦悲不自勝徐慰嫗夫人無憂賢夫讀書七十年老不食報而取償於吾吾之逸賢夫之勞貽之也苟昧夙因即年少登瀛皆僥倖耳吾當大興前生之門以酬夙願使天下老儒有所感奮不徒為夫人溫飽計也嫗收淚而謝公又問令子焉往嫗曰先夫沒後妾母子無以自存挈及門數生猶敦古處每當忌日必遣郵祭今某生甫登賢書未暇躬至故遣兒子詣之不識何以不至公問其生姓名則是科所拔解元某也餘四五人亦皆新貴公又慨然久之既而東方漸明嫗子已至後有蒼頭負酒米錢物相隨而來其子逢掖布衣一田家莊夫耳嫗命與公相見詢其何以歸遲子言某解元以座師壽誕率同年稱觴衙署舟次雨不獲見彼候師而我候彼是以歸遲公顧負米者曰若某解元僕耶曰然曰歸語汝主速來會此其僕星馳而去嫗語其子以再來故子欲以父禮事公公曰不可此隔世事耳俄而某解元及同年數輩來聞公語皆頓首曰兩世師弟古未聞也未幾縣令來又未幾太守至公對多官備述所以無不愕然稱奇公於是首祭老儒之墓加封樹焉大集姻族咸有饋贈其於嫗母子有恩者倍酬之為嫗子買田宅奴婢傾貲賑給之自撫按藩臬下至公所取士莫不有贈嫗母子遂為富人又為其子娶婦數日間傳遍八閩自江以南悉播為美談老生宿儒聞之有泣下者公以歸期急不及久留辭嫗母子去終其身往返不絕焉後其子生子女各五某解元者與為婚姻五子讀書三登甲第最少者猶以鄉貢起家至二千石科名綿綿為閩中鼎族云

張山來曰前生處約而今生處樂實所不必以其於前生毫無所益也若盡能如此公則無復有遺憾矣

新安張　潮山來輯

筠廊偶筆

宋　華　秋仙

今上御極之四年。鹿邑中軒洪公遂以　詔使過洞庭。風雨中見一人。長鬚藍衣。紗帽。氣度閒雅。乘一物似馬。半沒水內。侍者持杖。狨狨隨其後。與波濤上下。舟中數十人共見之。相距纔數武耳。逆風而行。良久遂離不見。其年八月。公返棹過淮安。與余杯酒閒細言之。或曰。此洞庭君迎　詔使理或然也。

楚之黃安縣。野塘荷葉數百。為暴風捲起。插三里外。稻畦中一葉不亂。

揚州水月菴。杉木上儼然白衣大士像。鸚鵡竹樹善財皆具。

余於武城見一小兒。四五歲。手足似螳螂。頭高起作兩歧。見人念阿彌陀佛。惟索錢無厭耳。

孝感夏孝廉振叔嬋見一兒六七歲。浴水中。勢與穀道各二。後不知所終。

樵人於王屋山得茯苓如屋。送濟源某公服之。十年不盡。

一闖人山居門前忽現宮闕數重。巍煥挿天。須臾不見。蓋山市也。

同里孝廉王晫之有妹生不能言。及笄。有道人過門乞食。云善治病。或問之。治啞否。曰能。孝廉遂以妹請。道人命取水油各一盞咒之。傾一處。以箸攪成膠。漸結為丸。曰以水調服。即能言。但須焚香謝天耳。孝廉以無授妹服之。頃刻能言。急覓道人不見。舉家向空拜謝。聞仙樂喧闐。冉冉而去。

閩中洛陽橋圮。有石刻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郡人荼錫中明永樂癸卯鄉試。仁廟授兵科給事中。陞泉州太守。錫至。欲修橋。橋跨海。工難施。錫以文檄海神。忽一醉卒。趨而前曰。我能齎檄往。乞酒飲。大醉。自沒於海。若有神人扶掖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錫意必八月二十一日也。遂以是日興工。潮旬餘不至。工遂成。語載錫本傳中。乃實事也。人不知而以其事附蔡端明。且以為傳奇中妄語矣。錫官至都御史。以才廉聞。張山來曰。宋先生子父執也。撫吳時。以大集暨此帙見贈。獲之不啻拱璧。敬採異事數條。載入選中。蓋仿前人節錄搜神記續齊諧記之例。非敢有所去取也。

董以寧文友

金忠潔公傳

金鉉字伯玉。武進之刻村人也。因殉節。謚忠潔。人稱金忠潔云。初以順天籍領解。成進士。時年十九。不習吏。請改教授。其大父戶部主事汝井。儲多藏書。乃與弟鋐日夜讀之。繼擢國子監博士。遷工部主事。先是時。明懷宗已誅魏忠賢。而太監張彝憲等。從用事。至是而賊李自成兵始熾。添內餉。命彝憲總理戶工錢糧。建別署。忠潔曰。此天下存亡之機也。奈何誅忠賢。復任一忠賢。且我為工曹。必將屬視我矣。乃抗疏言先言彝憲既有獨跪之庭。必強二部郎官匍匐進謁。挫士節。辱朝廷。疏上不報。而總理已建署。果檄郎官以謁尚書議注見。復上疏固爭之。旨諭職事相關。自當禮見。餘不必通謁。金鉉亦不得激陳彝憲意甚得。與其黨議接侍郎官禮。或曰。視尚書當稍倨。憲曰。吾當稍恭而待金鉉倨且。金遂集諸郎官倡議曰。職事可令掾吏移之。吾輩有一人登彝憲堂。即屬彝憲假子毋許入孔子廟。當提吾靴擲其面。辱之朝堂。於是諸郎官詣尚書谷。請以公事出至期。彝憲坐堂皇。黃衫緋衣。倡賢畢。但見吏不見郎官。日晡尚書始來乎。待午平。久之又不至。乃恚曰。避金鉉不即來。待晚乎。命小豎緣伺門外。望屏導來即報。已而馬蹄前後過之。無一人入者。乃大慚憤。借驗放十六門火器。証指十八位無火門。劾以故誤軍機。曰必殺鉉。會尚書爭之力。僅削籍歸。家居益與弟鋐盡讀所藏書。尤善易學。而父汀州太守顯母恭人章。更時時慫勉之。至父死服闋。復起為兵部車駕司主事。分守皇城。益修城守火器。時崇禎十七年二月

也。李自成已陷大同。而宣府鎮方有太監杜勳監視。又上疏曰。宣府京城之徹宣府不啟。處在京城。撫臣朱之馮忠勇足恃。恐受內臣之掣。請亟徹之。並徹居庸關監視。不聽。至三月。果聞杜勳以宣府迎賊。朱死之。因哭語弟鋐目。今我哭朱公。數日。後汝曹並哭我也。及賊至居庸關。太監杜之秩矣。復迎降。逐進薄彰義門城下。杜勳繼城上入見大內。惟張皇賊勢。以逼帝。遍語諸璫。謂吾黨當自在云。忠潔則倉皇黜禁兵。歸謀匿母。因哭告母曰。鉉守皇城。城亡。當與偕亡。今日從母乞此身殉王事。母曰。噫。久謂汝讀書知大義。乃今始向我乞身哉。且我命婦。與汝偕死之。汝魂歸可會我於井矣。趣之出。又命僕追往。以朝衣隨之。見賊於京城。殺監察御史王章於城上。王章亦武進人。字芳洲。與忠潔素厚。方為之欷歔數聲。見市中宮人遍至。言賊入皇城。帝后已死。社稷欲趨入宮。又傳聞提督京城太監王承恩從死。曰。微獨吾鄉王御史也。若輩中尚有一人知大義者。我乃後之。不已為若笑耶。遂衣朝衣。投御河死。死時有呂胖者。亦內監也。傑然而至。兩手反接。而脚視之曰。是金兵部耶。是人素不居我輩於人面豈渠能死吾獨不能死哉。渠生欲逼我。我偏近之。亦自況於此。僕以奔告其母。母曰。孝哉鉉也。既信於王公。又能激呂監死。吾安可以誑鉉。急正冠帔。投井中。妾

王氏隨之下逐與俱死錄歸收葬畢焚其書而哭慟曰吾母平吾兄乎此時會相見而相依乎哀號數日又死井中後　王師至家人請入皇城求得忠潔屍已與呂益骨相雜不可分斂而皇城又不得入櫬寄合兩骸葬御河堤而王御史之喪歸里張山來曰明末死於忠義者數前代為獨盛特存此一編以當清夜聞鐘發人深省

核舟記

魏學洢子敬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遠能以徑寸之木為宮室器皿人物以至鳥獸木石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嘗貽余核舟一蓋大蘇泛赤壁云舟首尾長約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為艙篷窗之旁開小牖左右各四共八扇啟牖而觀雕欄相望焉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青縹之船頭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為東坡佛印居右曾直居左蘇黃共閱一手卷東坡右手執卷端左手撫曾直背曾直左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曾直現左足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卷底衣裙中佛印絕類彌勒袒胸露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餘右膝誌右臂支船而置其左膝左臂掛念珠倚之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臥一楫楫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舉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撫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松聲然其船背稍夷則題名其上文曰天啟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細若蚊足鉤畫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通計一舟為人五為牖八為窗一為楫為篷為爐為壺為手卷為念珠各一對雕鏤之工蓋歷歷如在指間也罔能辨其為何木蓋文玩之屬也

桃核修狹者為之魏子詳賜觀畢詫曰噫技亦靈怪矣哉壯劣所載稱篇猶鬼神者良多然誰有游削於不寸之質而須麋賸然者假有人焉舉我言以復於我亦必疑其誕乃今親睹之緣斯以觀棘刺之端未必不可為母猴也噫技亦蜜蜂矣哉

張山來曰眼鏡中有所謂顯微鏡者一蚤之細視之大如棗栗由此推之則一核未嘗不可視為東瓜矣

陸次雲雲士

沈孚中傳

沈嵊字孚中居武林北墅不脩小節越禮蹈非眾作填詞筆元人席好縱酒日走馬蘇白兩堤髯如戟衿未青不屑意也崇禎某年當九日揭酒持螯獨上巾子峰與高吟浮白有僧滿筆稿記其一聯云有情花天無情客得意山春失意人為之叫絕拉歸精舍痛飲達旦家人覓至曰今日試郎君何不介意耶嵊方醉眯未開履無詳步扶入試院則已几席縱橫置足無地嵊乃積墨磨硯立身高級大書登高詞於牆壁之上其首闋曰萬峰頂上俯瞰獨拈鰲撐傲骨與秋蟾天涯誰是酒同傾面皮雖老儘生平愛不起青山笑難道他辭兵雄一紙賢書到做了禁登高三寸封條題畢而下有拍其肩狂叫者曰我得一賢契矣嵊視之則令也潛視其後良久矣令宋姓兆和名字禧公雲間名士不屑為俗吏態者把嵊臂曰昔賀監遇李白為解金龜當酒我雖遠遜知章君才何異太白此日之事今古攸同盍拈是題與君共填散曲誌奇遇乎嵊曰善令未成而嵊稿脫更復擊節擬之冠軍為之學使者補弟子員聲譽大起嗣是非令醉嵊即嵊醉令交誼既狎暑師生而爾汝更冠易服戲樂不輟嵊弟有訟對簿於令令伴為研鞫嵊躍出廳事大呼曰錯矣錯矣令拂袖起事聞直指以白閻斥令令恬然勿怨也明鼎既移閩部馬士英捲其殘旅遁迹西陵嵊往談兵士英偽為壯語云當背城決勝嵊軛歸語里人曰此地頃為戰場矣里人羣譁曰巫相宵奔將軍夜遁誰能任戰欲殃吾民乎擊斃嵊燒其者書所存者獨息宰河綰春園傳奇二種綰春園尤為詞場稱艷云

陸次雲曰余童子時嘗從道中見孑中策騎過有河朔少年風及長讀其詞而歎其死語云凡人之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者孑中之死鴻毛耶泰山耶吾烏能論定之

張山來曰丈人不諳世務是以為世所輕稍不得意輒作不平鳴若止觀其文誠足令人敬之重之甚矣全才之難也

愛鐵道人傳

陳鼎定九

愛鐵道人逸其姓名雲南人也少時曾為郡諸生明亡即棄家為道士冬夏無衣褐惟以尺布掩下體不火食所食者瓜蔬蔬果滇中四時皆暖雖臘月有鱗物故道人竟辟穀性愛鐵見鐵輒喜必膜拜向人乞之頭項肩臂以至胸背腰足皆懸敗鐵行路則鏗鏗然如披鎧自號曰愛鐵道人久之言人禍福多奇中愚男女皆以神仙奉之而道人亦遂以神仙自居更號曰愛鐵神仙嗜飲市人爭醉以酒婦人持酒與則傾潰不飲或詰之則厲聲曰若不聞孟聖人云男女不親授受乎於是神仙之名四走有不遠數十百里來問吉凶時道人寄跡破廟日環繞門者數百人道人大怒罵

曰我何神仙我貪酒花子耳知底吉公汝輩來問我即擎檄撮之衆乃散與蜀中銅
袍道人張閻善銅袍者與銅斤為衣而服之者也故號曰銅袍道人嘗揭杖頭錢與
愛鐵飲於市醉則歌嗚嗚大慟而後休甲寅歲二人不知所往
外史氏曰以鐵為衣以銅為袍豈炫異以駭人耳目耶抑道家別有所屬而寓意於
銅鐵耶皆不可得而解也

張山來曰既有鐵便應有銅。愛金銀者為貪夫則愛銅鐵者自是異人矣。

北墅奇書　陸次雲雲士

順治時山左有李神仙游行京邸庚子壯直鄉試有兩生密詢試題李笑曰公皆道
德仁藝中人也無庸卜。題出乃志於道全章二人皆中式辛丑會試又有以場題問
者李曰五後四可場中首題乃知止而後有定一節果五后字二題乃夫子之文章
一章三題乃易其田疇二節。果四可字靈異最多此特其一事耳

張山來曰先君視學山左時李神仙來謁自署曰治仙先君延入署中仙命人於
架上隨手取書一册復令信手揭開隨於袖中取出字紙一條乃其首行也又云
明日有貴人送禮至及次日衍聖公以巨羅見贈後不知所之矣

陳我白瞽目善揣骨居揚州吳江相國金岱凡召之先令徧捫諸人多驗後及公陳
徧摸之云此窮相不足道公不語傍人曰子無怏言陳復摸摸輒搖首曰不差公復
不語陳摸至公眼遽跪曰此龍眼當大貴衆愕然公笑曰果神相也重贈以金復為
延譽蓋公未生時父翁禱於神廟甚虔夜夢神許賜以二子視之即寺傍丐者私念
有子如此不如無矣神復曰汝勿慮當易其眼取殷厮龍眼納之未幾生公故公以
為神也

張山來曰審若是則富貴之後身仍為富貴乞丐之後身仍不免貧賤耶真不可
解○余卜居雒揚時陳我白已大富不復為人揣骨故無從一詢休咎聞其頗精
於奕目雖瞽人不能欺之尤為奇也

河南劉理順鄉薦久不第讀書二郎廟中聞哭聲甚哀問之乃婦人也其夫出外七
年不歸母貧且老欲嫁媳以圖兩活得遠商銀十二兩將攜去姑媳不忍別故悲耳
劉聞之急呼其僕曰取家中銀十二兩來僕曰家中之用止有納糧銀在明早當投
櫃矣劉曰汝且取來官銀再設處可也因代為其子作一書稱離家七年已獲五百
餘金十日後便歸矣先寄銀十二兩等語見人送其家姑媳得銀及書以告商商知
其子在取銀去越十日其子果歸所得之銀及所行之事與書中適符母以問子子
駭甚但曰此神人憐我也惟每日拜謝天地而已劉公是年會試廟祝見二郎神親
送之中崇禎甲戌狀元其子後於廟中見公題詠乃知書銀出自公手舉家往謝公
竟不認尤不可及也

薊門有人新置繭袍一領衣之過盧溝橋值推車者碎其右袂其人自顧絕無一語
推車者跪而請曰小人誤碎君服貧不能償乞賜痛責以懲過碎衣者曰衣已碎矣
責爾何為拂袖竟去推車者歸忽顛狂曰吾寃不能報矣鄰人聚觀詰問其故曰衣
繭袍者為某與我讐積前生今日我戮當盡碎其衣欲致其擊我我則隨擊而斃使
彼受法抵償而無如其不較也吾如彼何哉其量若此吾怨已解然彼於前世尚負
我五金乞鄰翁為我語彼持此金來資我殯事我則與彼釋此冤矣鄰人走訴詳語
其人其人大驚拜推車漢於破炕之下推車漢歷叙前因碎衣者泱汗叩求上五金
償夙負復上五金曰以此為君祈福修佛事推車漢曰如是吾不惟不汝冤且汝德
矣一笑而逝

順治戊戌進士湯聘為諸生時家貧奉母忽病死鬼卒拘至東嶽聘哀籲曰老母在
堂無人侍養望帝憐之嶽帝曰汝命止此冥法森嚴難徇汝意聘扱案良號帝曰既
是儒家弟子送孔聖人裁奪鬼卒押至宣聖處曰生死隸東嶽功名隸大昌我不與
焉回遇大士哀訴求生大士曰孝惠也盍允之以警世鬼卒曰彼死數日屍腐奈何
大士命善財取半尺泥完其屍善財取泥若稱檀香同至其家屍果腐爛一燈熒然
老母垂涕死七日尚無以殮善財以泥圍屍具穢蹟息遂有生氣魂歸其中身即蠕
動張目見母嗚咽不禁母聲狂叫鄰人咸集聘曰母勿怖男再生矣備言再生之故
曰男本無功名命限已盡求報親恩大士命男持戒許男成進士但命無祿位戒以
勿仕後聘及第長齋繡佛事母而已迨母死就真定令卒於官豈違勿仕之戒歟

張山來曰大士慨發慈悲吾夫子獨不為裁奪者以死數日而復生是為索隱行
怪非中庸之道故不為耳

順天江寧子云其母舅汪公於崇禎十三年任四川巡道經略到省單騎往謁中途
所乘馬無病而死蜀道難行計無所出忽有少年對馬言曰我當變馬與公乘之左
右以為奸人擁至公前公云此狂人也釋之少年出門去而馬忽活公喜甚乘之至
轅門甫下馬而復倒矣公入謁事畢乘肩輿歸方行見一老者牽一人至喊云救命

視其人即少年也老者云適見公乘馬死小人隨藏身山穴愛馬負公出馬腹而尋身不意宅舍竟為此人所占伏乞勅彼更換谷還故有公語少年云此係難得之物願交官刑斷不還矣公欲繩之以去而無法可加若者知不可強奪交及少年惟有笑受公勸老者爾有此手段不若另覓妙舍何如老者曰公肯為某留心某當從命少年拜謝去老者亦隨公回署越半載一日向公云公書吏之子今夜暴亡明晨弗令掩蓋使移置郊外當拜公佳舍之惠公許之明早升堂問某吏可有子昨夜死否吏曰有之公云汝欲令其重生否吏曰安能得之公云汝命無子雖生必命出家不則生而復死吏曰與其死隔宇使生離公令其昇之郊外吏泣謝去公歸語老者老者求一新衣隨公出郭吏夫婦已先迎候觀者萬衆見老者扶屍起脫其衣以己衣衣其身隨脫己衣以其衣衣自身老者忽臥地棺中人突然起矣拜謝汪公吏夫婦呼之絕不應亦惟有向之拜謝而已吏夫婦痛哭去是人遂作道人牧雖若舜勺之年而所出者盡神仙之語謂公云特事不可問宜急隱谷曰君父事了却稍俟之後再促公公言如故因歎云固有定數不可強也遂辭去明年冠大警公卒於官表武宋口述

明末關東有為玉器之工李宛者白哲無鬚之人也其里中有張遠者長聲傾黑之人也宛遠俱抱病宛先三日死遠後三日死宛至冥冥官曰張合死李猶未也放轉生鬼卒曰李舍壞矣冥官曰即借張舍舍之鬼卒送宛魂附遠體而去屍忽起遠之父驚喜曰兒生矣妻曰夫活矣子曰父能動矣宛張目曰我李宛也此何地爾何人而子我夫我父我耶竟趨李宅李闔家怪而逐之宛曰我李宛也父何以不我子妻何以不我夫子何以不我父耶其父曰我子宛且腐我子無髭而爾多髭大異矣何詭說耶宛曰此張遠之軀冥曹判而假我生者也盍辨我之聲乎其家人曰聲果宛聲也張之父子追至亦曰聲誠非遠聲也而李之家宛不敢納也宛曰不信試取我器具來須臾部玉磨漉為壁為珪事事俱宛之素藝遠所不能者於是信其果為宛也張不能強之歸李不復驅之去此王父納游邊云親見其事者

張山來曰冥官亦舞文如此耶雖與受賄者不同然亦恐宜掛彈章也○不識李宛之妻肯與之同宿否以白皙無髭之壻而忽易以長聲傾黑之夫能無快快即張遠之婦見其夫復生而為李宛之妻所踞心能甘乎俱不可解

鬼母者某賈人妻也同賈人客某所既妊暴殞以長路迢遞暫瘞隙地未迎歸適肆有鬻餅者每聞雞起即見一婦人把錢俟輕步纖音意態皇皇蓋無日不與星月俱者店人問故婦人愴然曰吾夫去身單又無乳母饑兒啼夜輒中心如剜母子恩深故不避行露急持哺兒耳店中初聆言亦不甚疑但晝投錢於筍暮必獲紙錢一疑焉或曰是鬼物無疑夫紙熱於火者入水必浮其體輕也明旦盍取所持錢考面投水聳伺其浮者物色之店人如言獨婦錢浮耳怪而踪跡其後飄飄颺颺迅若飛鳥忽近小塚數千步俄然沒店人毛髮森聳喘不續吁亟走鳴之官起柩視衣肯燼矣獨見兒生兒初見人時猶手持餅哺了無怖畏及觀者蝟集語嘈嘈然方窩嘯或左顧作投懷狀或右顧作攀衣勢蓋猶認死母為生母而嗷嗷若覓所依也傷哉兒乎人苦別生兒苦別死官憐之急覓乳母飼馳召其父父到撫兒哭曰似而母是夜兒夢中趨趨咿喔不成寐若有人嗚嗚抱持者明旦視兒衣半濡宛然未燥訣痕也父傷感不已揭兒歸後兒長貿易江湖間言笑飲食與人不異惟性輕跳能於平地踴起若凌虛然說者猶謂得幽氣云兒孝或詢幽屋始末則走號曠野目盡腫

張山來曰余向訝既已為鬼亦安事錙銖為今觀此母則其有累於此無足怪矣

狗皮道士傳

陳　鼎定九

狗皮道士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明末嘗冠道冠躡赤舄披狗皮乞食成都市每至人家乞食輒作犬吠聲酷相類家犬聞之以為真犬也突出吠之道士輒與對吠不休鄰犬聞之亦以為真犬也輒羣集遞吠之道士怒忿作虎嘯聲群犬皆辟易每獨居破廟至深夜輒作一犬吠影聲少頃作衆犬吠聲儼然百十犬相吠也久之通國之犬皆吠而達乎四境矣歲餘獻賊入寇道士突至賊馬前數十步大作犬吠聲獻賊怒令羣賊策馬逐殺之道士故徐徐行賊數策馬不前獻賊益怒令飛矢射之如雨皆不中獻賊益大怒以為妖親策馬射之中其首不入矢墮中賊馬馬驚獻賊大駭乃已他日獻賊偕尊號元旦朝賊百官忽見道士披狗皮列班行執笏作犬吠聲獻賊大怒令羣賊縛之道士乃大作犬吠聲盈庭如數千百犬爭吠狀聲徹四外合城之犬聞聲從而和吠之聲震天地獻賊大聲呼衆皆不聞為犬聲亂也獻賊大驚而退既退犬聲息道士亦不知何往

外史氏曰世之言神仙者比比余則疑信相半今觀狗皮道士之所為豈非神仙哉不然何侮弄獻賊如孺稚小兒哉

張山來曰人皮者不能吠賊狗皮者反能之可以人而不如狗乎

烈狐傳

陳　鼎定九

明末有狐幻老人狀年可六七十詣崑山葛氏欲僦其荒圃以居葛謝以無屋老人曰君第諾我勿論屋有無也葛異而諾之老人即與葛約曰我異類也與君家有夙世緣故相依耳往來請誡從者勿相擾則佩君高誼矣葛曰謹奉教乃去越數日老人投刺進謁曰從來矣既至從者數十人皆衣裳楚楚陳幣帛珠玉錦繡值數千緡葛辭之老人固讓葛然後納其幣及去達圃扉即不見葛愈異之使人私瞷之見圃內皆高堂大廈畫棟雕題儼然縉紳家也他日治酒招葛構俎之盛帷幄之富極人間之異葛有子方弱冠風流都雅傾一邑偶過其居見一麗人年可十五六如海棠一枝輕盈欲語歸而思之不置久之遂成病且欲死父知其情走告老人以姻請老人曰恐吾輩異類不足以辱君子耳葛固請之乃許擇吉迎之奩贈以萬計既歸夫婦篤愛事舅姑甚孝未幾國變亂兵入其家見婦艷欲污之婦大罵奪刀自剄而死乃一九尾狐也

外史氏曰狐淫獸也以淫娼人死於狐者不知其幾矣乃是狐竟能以節死嗚呼可與貞白女子爭烈矣

張山來曰襄於友人處見小書一帙皆紀妖狐故事狐之多情者固不乏而烈者則未之前聞今得此丈可為淫獸增光矣○葛肖貞與聯姻亦非尋常可及狐之以烈報之固宜

虞初新志卷十終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過百齡傳

秦松齡留仙

錫固多佳山水間生瑰閎奇特之士常以道藝為世稱述若倪徵君雲林以畫華學子士鴻山以詩王僉事仲山以書乃今過處士百齡者則以奕其為道不同而其聲稱足以動當世則一也百齡名文年為邑名家子生而穎慧好讀書十一歲時見人奕則知虛實先後進擊退守之法曰是無難也與人奕輒勝於是閭黨間無不奇百齡者時福清葉閣學臺山先生奕品居第二過錫山求可與敵者諸鄉先生以百齡應召至則尚童子也葉公已奇之及與奕葉公輒負諸鄉先生耳語百齡曰葉公顯者若當陽負何屢勝百齡靦然曰奕固小技然枉道媚人吾恥焉況葉公賢者也豈以此罪童子耶葉公果益器之與欲俱北以筆未竟辭自是百齡之名噪江以南遂益殫精於奕不幾年學成曰可以應當世矣會京師諸公卿聞其名有以書邀致者遂至京師有國手曰林符卿老游公卿間見百齡年少意輕之一日諸公卿會飲林君謂百齡曰吾與若同游京師未嘗一事道角技即諸先生何所用吾與若耶今願畢其所長博諸先生歡諸公卿皆曰諾遂爭出注約百緡百齡固謝不敢林君益驕益強之遂對奕枰未半林君面頸發赤熱而百齡信手以應旁若無人凡三戰林君三北諸公卿譁然曰林君向固稱遒今得過生乃尊之矣復皆大笑於是百齡暮品遂第一名噪京師當是時居停主某錦衣者以事繫獄或謂百齡曰君為錦衣客須謹避不然禍將及百齡毅然曰錦衣過我厚今有難而去之不義且吾與之交未嘗干以私禍必不及時同客錦衣者來被繫百齡竟免已天下多故百齡不欲久留遂歸隱錫山日與一二酒徒狂嘯縱飲不屑屑與人奕獨徵逐角戲以為樂百齡素貧出遊輒得數百金輒盡之博養其戚黨譙訶百齡百齡曰吾儕者家徒壁立今所得貲俱以奕耳得之奕失之博夫復何憾且人生貴適志區區逐利者何為噫若百齡者可謂奇矣以相國之招而不去以金吾之禍而不避至知國家之傾覆而急歸為公卿門下客者垂四十年而未嘗有干請若百齡者僅謂之奕人乎哉

張山來曰善奕者多在垂髫然其人往往嗇於壽今過君獨歷四十餘載豈其命名百齡果為之兆耶

八大山人傳

陳　鼎定九

八大山人明寧藩宗室號人屋人屋者廣廈鴻間之意也性孤介謝異地倫八歲即能詩善書法工家刻尤精繪事喜寫畫荷一枝半開池中敗葉離披橫斜水面生意勃然張堂中如清風徐來香氣常滿室又畫龍大幅間蜿蜒升降欲飛欲動若使葉公見之亦必大叫驚走也善謔詼喜議論娓娓不倦嘗傾倒四座父某亦工書畫名噪江右然喑啞不能言甲申國亡人屋承父志亦喑啞左右水事者皆語以日合則額之否則搖頭對賓客寒暄以手應人言古今事心會處則啞然笑如是十餘年遂棄家為僧自號曰雪個未幾病顛初則伏地嗚咽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忽踉蹌踴躍叫號痛哭或鼓腹高歌或混舞於市一日之間顛態百出市人惡其擾醉之酒則顛止歲餘病間更號曰個山既而自摩其頂曰吾為僧矣何可不以驢名遂更號曰個山驢數年妻子俱死或謂之曰斬先人祀非所以為人後也子無長子個山驢遂慨然留髮謀妻子號八大山人其言曰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為大而無大於我也山人既嗜酒無他好人愛其筆墨多置酒招之預設墨汁數升紙若干幅於座右醉後見之則欣然潑墨磅礴間或灑以敝帚塗以敗冠盆紙骯髒不可以目然後捉筆渲染或成山林或成邱壑花鳥竹石無不入妙如愛書則攘臂捋管狂叫大呼洋洋灑灑數十幅立就醒時欲求其片紙隻字不可得雖陳黃金百鎰於前勿顧也其顛如此

外史氏曰山人果顛也乎哉何其筆墨雄豪也余嘗閱山人詩畫大有唐宋人氣魄至於書法則胎骨於魯魏矣問其鄉人皆曰得之醉後嗚呼其醉可及也其顛不可及也

張山來曰予聞山人在江右往往為武人招入室中作畫或二三日不放歸山人輒遺矢堂中武人不能耐縱之歸後某撫軍馳柬相邀固辭不往或問之答曰彼武人何足較遺矢得歸可矣今某公固風雅者也不就見而召我我豈可往見哉又聞其於便面上大書一啞字或其人不可與語則舉啞字示之其畫上所鈐印狀如屐子最愛其畫恨相去遠不能得也

圓圓傳

陸次雲雲士

圓圓陳姓玉峰歌妓也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崇禎癸未歲總兵吳三桂慕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已先為田畹所得特圖圖以不得事矣快快也而吳更甚田畹者懷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畹每擊節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甲申春流賊大熾懷宗宵旰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畹進圓圓圓圓神省而入巽語一顧帝穆然也旋命之歸畹第時闖帥將迫畹輔矣帝急召三桂對平臺錫蟒玉賜上方託重寄命守山海關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許也而寇深矣長安富貴家皆皇皇畹愛甚語圓圓圓圓曰當世亂而公無所依禍必至曷不締交於吳將軍庶緩急有藉乎畹曰斯何時吾欲與之繾綣不暇也圓圓曰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公盍於石尉不借入看設玉石焚時能堅閉金谷耶盍以此請當必來無卻顧畹然之遂躬迓吳觀家樂吳欲之畹故卻也強而可至則戎服臨延嚴然有不可犯之色畹陳列益盛禮益恭酒酣行吳即欲去畹屢易席至邃室出羣姬調絲竹皆殊秀一淡妝者統諸美而先衆音情艷意嫣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顧謂畹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洵足傾人城矣公寧勿畏而擁此耶畹不知所答命圓圓行酒圓圓至席吳語曰卿樂甚圓圓小語曰紅拂尚不樂越公者耶吳頷之酣飲間警報踵至吳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畹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圓見贈吾當保公家先於保國也畹勉許之吳即命圓圓拜辭畹擇細馬馱之去畹爽然無如何也帝促三桂出關三桂父督理御營

名騶者恐帝聞其子戴圓圓事留府第勿令往三桂去而闖賊旋拔城矣懷宗死社稷李自成據宮掖宮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詢內監曰上殆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屏聲色鮮佳麗有一圓圓者絕世所希田畹進帝而帝卻之今聞畹贈三桂三桂留之其父吳驌第中矣是時驌方降闖闖即向驌索圓圓且藉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驌俱從命進圓圓自成驚且喜遽命歌奏吳歌自成屢頷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即命辭姬唱西調操阮箏琥珀已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顧圓圓曰此樂何如圓圓曰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之曰吾家無恙耶曰為闖藉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又一偵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為闖拘縶矣曰吾至當即釋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為闖得之矣三桂拔劍砍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書答父略曰兒以父蔭待罪戎行以為李賊猖狂不久即當撲滅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晏駕不勝眦裂猶意吾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以殉國難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既不能為忠臣兒安能為孝子乎兒與父決不早圖賊雖置入鼎

但旁以誘三桂不顧也隨效秦庭之泣乞　王師以勦巨逆先敗之於一片石自成怒戮吳襄併其家人三十餘口欲殺圓圓圓圓曰聞吳將軍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興兵殺妾何足惜恐其為王死敵不利也自成欲挈圓圓去圓圓曰妾既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圖之度能敵彼妾即褰裳跨征騎自成乃凝思圓圓曰妾為大王計宜留妾緩敵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於是棄圓圓載輜重狠狽西行是時也闖膽已落一鼓可滅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圓既得相與抱持喜泣交集不待圓圓為闖致詭自以為法戒追騶聽其縱逸而不復問矣旋受王封建藩臺營鄜於滇南而時命圓圓歌圓圓每歌大風之章以媚之吳酒酣恒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即捧觴為壽以為其神武不可一世也吳益寵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其蓄異志作謙恭陰結天下士相傳曰多出於同夢之謀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學申胥以復君父大讎忠孝人也曷知其乞師之故蓋在此而不在彼哉厥後尊榮南面三十餘年又復浪沸潢池致勞撻伐跋扈艷妻同歸殲滅何足以償不子不臣之罪也哉

陸次雲曰語云無徵不信圓圓之說有徵乎曰有徵諸吳梅村祭酒偉業之詩矣梅村敘琵琶長恨體作圓圓曲以刺三桂曰衝冠一怒為紅顏蓋實錄也三桂齎重幣求去此詩吳勿許當其威時祭酒能顯斥其非却其賂遺而不顧於甲寅之亂似早有以見其微者嗚呼梅村非詩史之董狐也哉

張山來曰吳三桂未叛時予讀祭酒圓圓曲不解所謂甲寅後友人因為予言其故深服先生先見之明今讀此傳益知圓圓曲之妙也

又曰唐陳鴻作長恨傳白居易因譜為歌今雲士乃因歌作傳詳略之際較之前人稍難誠足輝映後先矣

陳　鼎　定九

嘯翁傳

嘯翁者歙州長嘯老人汪京字紫庭善嘯而年又最高故人皆呼為嘯翁也嘯翁嘗於清夜獨登高峯頤豁然長嘯山鳴谷應林木震動禽鳥驚飛虎豹駭走山中人已寐者夢魂恍醒未寐者心悚然懼疑為山崩地震皆徬徨罔敢寢達旦羣相驚問乃知為嘯翁發嘯也嘯翁之嘯幼得自嘯仙能作鸞鶴鳳凰鳴每一發聲則百鳥迴翔雞鶩皆舞又善作老龍吟醉卧大江濱長吟數聲魚鱉皆破浪來朝黿鼉多迎濤以拜他日與黃鶴山樵天都瞎漢瀟湘漁父虎頭將軍十數輩登平山六一樓拉嘯翁

嘯嘯翁以齒落固辭強而後可初發聲如空山鐵笛音韻悠揚既而如鵬唳長天聲徹霄漢少頃移聲向東則風從西來高來盡伏排闥擊戶危樓欲動再而移聲向西則風從東至閻然蕩然如千軍萬馬馳驟於前又若兩軍相角短兵長劍繁接之勢久之則屋瓦欲飛林木將拔也於是炷香爐而嘯翁氣竭昏仆於地衆客大驚亟呼山僧灌以沸水半晌乃甦歸而月印前溪矣嘯翁能畫工畫善歌既老聲猶遶梁云外史氏曰古善嘯者稱孫登嗣後寥寥不見書傳迨至我朝稱善嘯者洛下王昭陽李而已然予嘗一聞之矣第未知與蘇門同一音響否昨聞嘯翁之嘯則有雙風雲動山岳之勢大非洛下者可幾及也豈嘯翁之嘯直接蘇門者耶

張山來曰予過嘯翁欲聞其嘯翁以齒落辭不意其在平山發如許高興惜予不及知也

客窗涉筆

失　名

康熙間天津城外有旅店其後一室夜多鬼店主鍵其門時有傭人至其家人無宿處欲入此室店主告以故其扮淨者云無懼吾能服之衆飲酒半醉各歸寢扮淨者取筆塗赤面着袍靴裝關公丑塗墨面持刀裝周倉小生白面持印作關平左右立關正坐點燭若看兵書狀頃之炕後一少婦出前跪呼冤裝關公者心懾不能言扮周倉者厲聲問有何冤可訴上婦指炕者再周又厲聲云汝且去明日當伸若冤婦拜謝忽隱去至明日三人啟炕磚視之下果有一屍詢店主云此屋本一富家者前年遷去其賃之其鄰佑云屋主向有一妾後不復見殆冤死耶衆云今夜必復至當細詢之至夜三人仍裝像於室衆伏戶外伺之初更婦人又自炕後出恕指三人云吾以汝為真關君特與訴冤汝輩何能了吾事乃披髮吐舌滅燈而去衆大驚三人不敢復入室

張山來曰此鬼謬矣即非真關君獨不可藉其力以鳴於官而究其冤耶

康小范言其伯父諱元積者順治辛丑進士自幼能知前事方誕生時與同輩三人皆沙門中道履堅粹者冥主賜以進賢冠繡紫衣檀而遣之至一橋有以杯名進同輩飲之某獨疑而竟之遂別去某困諸生久每思及此曰吾既紫綸來聞老非謔我者後登進士謝恩之日班次中遇兩同年面目宛然當日兩僧與偕來者詢之兩君則皆惘然想即橋上杯名為之厥也

崇禎末張獻忠屠戮楚中麻城人為賊所殺魂走川中不自知其死也急欲求歸每

至逢中。輒為風吹轉。夜行三載。終不得歸。於是。聞風聲。即伏地握草木根。乃不復回。將至故邑城門。尚閉。於獄廟後少憩。見有一神。奉簿登殿。向獄帝云。與麻城梅某一子。帝云。此人孽重。不得有子。神又云。天曹所命。不敢違。判官持一簿向帝云。梅某於某日見一凍人。買一草束。烘之得活。是當得子。帝云。可將坐廡旁人與之。四五人擾是人行。是人呼云。我人也。何投胎之有。衆笑云。汝是人。何畏風夜行耶。是人始悟已為鬼。至殿上。又云。某即投胎。不願之。梅某家向識其人。何可為。若兒判官云。但往為若兒有好處。是人記所言。數人押至梅某家。梅某婦產一兒。即能言。家人以為怪。欲殺之。兒述前生并托生事。梅驚異於是力行善。撫子成人。今尚在也。康熙丙辰二月。施溥森言之。

張山來曰。方獄帝未奉天曹命時。梅某婦已有孕矣。豈預知有投胎者耶。此與回生者胸前微溫同一不可解也。

聞見危言

顧程美

順治甲午正月。四明一士人。金良者。召仙。仙大書乩云。解元金良。士人大喜。及開榜。解元乃鍾朗也。蓋鍾字旁有金字。朗字旁有良字。神仙之游戲耳。然金君於次科亦

即中式。

晉時義興善卷寺雷震其柱。題字凡三。一曰詩米漢。一曰射鈞記。一曰謝君之。皆大書。可徑尺。非篆非隸。深入木理。正統間。周文襄公命試削之。字隨削而入。鄉人摹踢云。佩之可以愈癭。宋祥符間。岳州玉貞觀雷書一柱。曰謝大仙人。問乩仙曰。雷神之名。本朝順治閩福州鑿書錦坊有賣米者。雷震死其三人。有字大書屍上。其文曰。六口同八戾口同八亘無人識者。人題之於萬壽塔壁。夜有蜘蛛垂絲於字之中。直貫而下。視之。乃米中用水。庚中用木。查九字也。詢知其人平日果然。天誅不爽矣。

樵書

衆集之元成

樵川吳生善請仙。順治丁酉。督學成試將及數子。問場中題。書曰。尹字帶兜孫。一旦不離心。復問次題。出經題否。曰否。否。比入試。首題是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至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乃知尹字兜孫君子也。一旦心恒字也。次題樂正子強乎。三段三否字也。同時有武學生。亦問試題。書四語曰。二人並肩。不缺一邊。立見其可。十字撇添。及入試。論題乃天下奇才四字。始悟二人並肩。天也。不缺一邊下也。立見其可。奇也。十字撇添。才也。拆字巧妙如此。非仙語不能到也。

康熙己酉科。山陰袁顯裹叩乩仙。問場中題目。杜云不可語。曰。然則終無一言耶。曰。題目即在不可語上。曰。乞明示之。杜一畫字。出題乃知之者一。聞有四者字。且在不可語上一章之上。袁遂獲雋。

貴州畜民雜處。多閱術。能以木易人之足。有鄰丞某過其地。記室二人。從遊其地。寓於客邸。一人與婦人淫。其夫怨之。易其一足。一人不與婦淫。其妻怨之。易其一足。明日躑躅於庭。丞知逮其人。始遜歸作法。而足如故。

張山來曰。淫其婦而僅易其足。可謂罪重而罰輕矣。

錢塘于生三世事記

陳玉璂敘舉

錢塘于生某。忠肅公喬孫也。篤行。不妄言。雖盛暑不解衣帶。每沐浴。必深自斂匿。人怪之。一日浴昭慶寺僧寮。同學蔡生者。排戶逼視。見其兩腋間肌寸許。左豕右蛇。豕鬣而蜷。蛇鱗鱗然。生泣下。已乃曰。此予三生業也。於今猶不忘。予初為豕。具憎其生既就死。極挺刃湯火。神識終不去。已為蝟蛇。在巖穴下。自顧得恣時掩藏。而口苦饑。百蟲啐。腥附於甲。立啖盡。已念業益重。閒日食一大禽。又念殺生無已。時誓日飲水。又念毒涎入水殺魚蚌。煥飲人殺人。慨然曰。生而害生。罔不死。遂引首於山曝烈日

中。以死見冥官曰。沒有人蝕重生命。舍生當拔汝為人。言罷。生又泣曰。予未嘗以告妻子。今亦無用自匿矣。蔡聞言悚然。因語于。于九求筆之書。陳子曰。輪迴果報為浮屠家說。子不樂道。閱太平廣記諸書。載此類甚多。亦不之信。今九求親得之。其友可無疑。嗟乎。物類以不嗜殺而得為人。人嗜殺將不得復為人。亦理有必然者。金壇某巨公死。距百里許。農家適產牛。見膜下殊毛。若書某公姓名。衆駭語聞其子。營歸閉之別室。以終其年。子聞之。巨公姻黨亦無足疑。夫天下之為亂臣賊子者多矣。豈能盡執其人而刀鋸鼎烹之。故往往有逃於法者。苟非有冥報。使計窮力竭。賄賂無所施。千請無所用。人亦何憚而不為亂臣賊子。故冥報者所以濟國法之窮也。吾友魏冰叔作地獄論。其說實有裨於世道人心。當書此文質之。

張山來曰。余曾作輪迴說。謂人為異類。世苟不知。便不足以為戒。故必毛上成字方可耳。

活死人傳

陳鼎定九

活死人。姓江。四川人。名本貴。家素封。明亡。散家財。棄妻子。入終南學仙。十年得其道。遂遊遊四海。既而止妙高峯。從闇老人結廬煉金丹。又十年。丹成。座下弟子百餘人。

推荊溪陳留王為首。能偶雲往來。能水面上立。能峭壁間行。嘗縛虎為騎。出入市中。活死人。怒呼而責之曰。所貴乎道者。清淨無為也。無為而至於無聲。方臻衆妙之門。故曰有聲之聲。延及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今汝所行。皆有為也。有為則駭世惑俗。豈清淨道哉。於是陳留王乃盡棄其術。掩關息坐三年。然後請見活死人。大悅曰。子可以授吾大道矣。既授。乃集羣弟子告曰。吾闕成功者退。今吾道既已得人。吾將隱矣。乃命掘一土穴。止僅可容身。活死人入居之。命以土掩毋使有隙。但朝夕來呼我可耳。既埋。羣弟子如命。朝夕往呼之。活死人在土中。必大聲應。三年。呼之不應。矣。羣弟子乃樹以碣曰。活死人之墓。

外史氏曰。神仙多為駭世惑俗之事。活死人既怪其弟子駭世惑俗。何為活埋土穴而使呼之應之三年之久耶。豈大子所謂索隱行怪者。即世之所謂神仙耶。

張山來曰。活埋土穴中。令人呼之而應。此當是其弟子輩故為此言。以駭世耳。未必果有其事也。

義牛傳

陳　鼎定九

義牛者。宜興銅棺山農人吳孝先家水牯牛也。力而有德。日耕山田二十畝。雖飢甚不食。田中苗。吳實之。令其十三歲子希年牧之。希年跨牛背。隨牛所之。牛方食草澗邊。忽一虎從牛後林中出。意欲搜希年。牛知之。即旋身轉向虎。徐行嚙草。希年懼伏牛背。不敢動。虎見牛來。且踞以俟。意相近。即攫牛背兒。牛將迫虎。即遽奔以前。猛力觸虎。虎方垂涎牛背兒。不及避。蹼而仰。僵臨澗中。不能輒水。壓浸虎首。虎斃。希年驅牛返。白父。集衆昇虎歸烹之。他日孝先與鄰人主佛生爭水。佛生富而暴。素為鄉里所怨。皆不直之。而袒孝先。佛生益怒。率其子毆死孝先。希年訟於官。佛生重賂邑令。反杖希年。希年斃杖下。無他兒。李可白冤者。孝先妻周氏。日號哭於牛之前。且告牛曰。冀幸藉汝。吾兒得免。果虎腹。今且父子俱死於讐人矣。皇天后土。誰為吾雪恨耶。牛聞之。大怒。抖擻長鳴。飛奔至佛生家。佛生父子三人方延客。歡飲。牛直登其堂。竟觸佛生。佛生斃。復觸二子。二子斃。客有持梃與牛鬬者。皆傷。鄰里趨白。令令聞之。怖死。

外史氏曰。世之人子不肖。父讐不能報者。比比矣。乃是牛竟能為吳氏報兩世殺身讐。噫。牛亦勇矣哉。宜乎令聞之怖死也。

虞初新志卷十一終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邵士梅傳

陸鳴珂次山

邵士梅。號嶧暉。山東濟寧州人也。其前身為高小槐。本富家莊人。向充里正。急公守法。不苛索民間一錢。病革時。見二青衣人。如公差狀。令謹閉其目。挾與俱行。行甚捷。惟聞耳邊風濤聲少頃。至一室。青衣已去。目頓開。弟見二嫗侍房帷間。則已托生在邵門矣。口不能言。心輒自念。覺目中所見棟宇器物。驟然改觀。即手足髮膚何似。非故我也。至二三歲。能言時。輒云欲往高家莊高家莊云。父母怪而叱之曰。兒妄矣。高家莊安在。及出就外傅。聞以語傅。傅曰。此子前身事。宜秘之。遂不復言。已亥成進士。改授登州郡博。適奉臺檄。署萊陽道經高家莊。市井室廬。宛然如昨。因集土人而問之曰。此地曾有高小槐乎。曰有之。去世已歷年所矣。及詢其沒時月日。與士梅生辰無異。遂告之故。覓其子。一物故。一他出。惟一女適人。相距里許。呼與語。語及少時脉下事。甚了了。并訪里中諸故老。其一尚存。皤皤黃髮。年九十餘矣。相見道故。攬懷若平生。士梅因恍然有得。半生疑案。從此冰消。乃賦詩云。兩世。頭開生死路。一身會作

古今人遂捐貲置產。厚邨其家。後陞滿量移。作令吳江。吳中人士。咸傳其事。余初未之信也。適登州明經李曰白。為余同年。曰桂胞弟。便道過訪。余偶言及曰白曰。得非我登州邵嶧暉先生乎。其事甚真。余所稔聞。因述邵在登時。嘗以語同官李與盧以語曰白者。纔悉如此。余稍敘次其語。為立小傳。夫高小槐一里正耳。片善之積。尚能死無徵。孽生得成名。況其他哉。雲間野史陸鳴珂撰。時康熙七年五月晦日也。

張山來曰。觀里正之善者。其福報如此。其惡者。衆生從可知矣。

彭望祖傳

陳　鼎定九

彭望祖。名遠。江西人。幼端方沉靜。寡言笑。弱冠舉諸生。從師讀書西山草菴中。冬月有道士衣單麻衣。冒大雪來求宿。忽病足。不能起。望祖憐之。日分飲食奉之。三年。道士足愈。起謝曰。吾受郎君惠厚矣。無以報。出丹書三卷授之。曰。讀之可證飛仙。遂去。不復見。望祖得其書。熟讀之。明亡。棄舉子業。來遊江南。順治中。京口明經張行貞延為孺子句讀師。賓主甚相歡。他日飲青梅下。行貞感言闇弩鮮矜之美。恨不得吸望祖曰。是固無難致也。行貞曰。噫。先生何云不難哉。固無論山川險阻。第相去數千里。即使策駿馬乘傳。日夜兼程。行至此亦槁矣。望祖唯唯。抵暮。行貞入。望祖命童子瀹

掃書舍庋香具法壇成童子先寢童子慧怪之假寐竊起窺望祖於篋中取草龍一具祭於壇須臾龍忽蠕然鱗甲爪牙皆動望祖乘之騰去不半夜歸矣龍兩角掛衆寶皆鮮舒也乃撤壇收草龍置篋中而東方已白呼童子起進之行貝大駭詰童子童子具以告於是行貝知望祖有神術謹事之歲餘望祖忽於午夜出草龍牧行旅琴劒書匱掛於上乘之而去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神仙固多幻術也往往以幻術遊戲人間第無緣值之耳或曰望祖特術士耳非神仙也雖然數千里不半夜而往還即謂之神仙也亦宜

張山來曰余嘗羨左慈於盂中釣松江四腮鱸魚今望祖尚有藉於草龍猶覺遜一籌也

程弱文傳

羅　坤宏載

弱文程氏名璜歙人程某之女也其母夢吞花葉而生幼極穎慧九歲即好弄翰墨工詩文日摹曹娥碑姑諸帖書法尤稱精楷性復喜植花卉愛花葉能於如錢蓮葉斐製為箋書心經一卷及舒過里人方元白伉儷甚歡元白偕友人吳其作客廣陵弱文愛彤顏色不能自已寫作詩文緘寄元白元白開緘輒閉戶秘歊悵惋累日一

日平頭復持緘至友人伺其出私啟視之乃製新楓葉二片翠碧如生各書絕句一首其一曰楊柳葉青青上有相思絲與君隔十里因風牋見君其二曰柳葉青復黃君子重顏色一朝風露寒葉損妾可測又有染說一篇原愁一則寄元白文情綿惻媚楚動人年二十一而卒著有文集數卷歙人有傳之者元白傷悼過情終不復娶亦不復作客遂入天台山為名僧焉

張山來曰吾邑有此閨秀當訪購其集而表章之

薛衣道人傳

陳　鼎定九

薛衣道人祝巢夫名堯民洛陽諸生也少以文名明亡逐棄制藝為醫自號薛衣道人得仙傳瘍醫凡諸惡瘡數其藥少許即愈人或有斷脛折臂者請治之無不完若劍腹洗腸破腦灌髓則如華陀之神里有被賊斷頭者頭已殊其子知其神謂家人曰祝巢夫仙人也速為我請來家人曰郎君何妄也頸不連項矣彼即有返魂丹烏能合既離之形骸哉其子固強之而後行既至堯民撫其胸曰頭雖斷身尚有暖氣暖氣者生氣也有生氣則尚可以治急以銀鍼紉其頭於項既合塗以末藥一刀圭熨以炭火少頃煎人參湯灌他藥啟其齒灌之須臾則鼻微有息矣復以熱酒灌之

逾一晝夜則出聲矣又一晝夜則呼其子而語矣乃進以糜粥又一晝夜則可舉手足矣七日而創合半月而如故舉家拜謝願以産之半酬之堯民不受後入終南山修道不知所終無子其術不傳

外史氏曰世稱華陀為神醫能破腦剔骨然未聞其能活既殺之人也乃堯民能之不幾遠過於陀耶孰謂後世無畸人哉

張山來曰理之所必無事之所或有存此以廣異聞可耳

又曰使我得遇此公便當以師事之

劉醫記

陳玉璂伯奎

劉雲山萬曆間醫也然當時其術未行身死二十七年而名始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客曰杭州巨室某者子患惡疾垂斃其家已環而哭之有一醫突至曰我劉雲山也視畢而病者愈膳以金不受去曰他日晤我於毗陵城之司徒廟巷踰月巨室子果至見雲山巷之老人曰子謬矣雲山死且三十七年矣然雲山生時信鬼神曾夢授斯廟之神篆籤尚書地以廣其祠宇因自為像於神旁其形容尚可識也巨室子躍入驚顧駭愕抱其像哭泣而去由是吾郡之人覩者拜者祭禱者奔走無

虛日亦復有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雖然使雲山之術得展於生時吾固知雲山之志可畢也乃負其術而不遇其時此雲山之所以至死而猶不肯泯沒者乎雖其事近於荒唐怪異君子亦當憫其志而姑信之也康熙四年三月某日記

張山來曰藝術果精其為神也固宜

湖壖雜記

陸次雲雲士

淨慈寺羅漢其始止十八尊吳越王夢十八巨人而範其像南宋時僧道容增塑至五百尊癸以之田字殿殊容異態無一雷同焚香者按己年齒隨意數之遇愁者愁遇喜者喜按羅漢之異不止一端煙霞洞後石壁有石羅漢六尊亦見夢於吳越王乞完聚同氣王為補刻其一十二又願雲現果錄載明時休寧趙賈出海病疽同舟者棄之窮島趙魋匐匍至一大寺見有異僧問彼沙彌知為羅漢貴向一僧求其送歸僧曰可入袖中即越海擲置室中飄然竟去賈還捐貲造建初寺畫神僧之事於壁以彰佛力又明季太倉有一巨姓老年無子齋十萬八千僧記有十八異僧復來求食家僮拒之一僧竟入堂中以指濡唾作行書書其几曰十八高人特地來謂言齋罷莫排徊善根雖種無餘澤連理枝頭花未開隨書隨成金字家僮驚報主人急

出。僧已逝矣。巨姓頂禮詩凡積誠一載。忽見未字轉動。自下而上。竟成半字。遂得一女。

明末淨寺一僧嘗晝寢。夢伽藍語之曰。有張姓新貴人至矣。急迎之。僧驚寤。旋往山門。物色見一書生。倘松太息。僧詢之曰。君得無張姓某名乎。書生曰。然。僧急拉之曰。新貴人盍過我。書生急謝曰。公勿誤。我乃不取科舉秀士也。今八月初六日矣。諸試俱畢。無計覲場。過此排悶。安得為新貴人耶。僧曰。君之為新貴人。神告之矣。未錄科易事耳。吾為爾續取。書生曰。續取須金。僧曰。吾為若揣貲。弟得科名後。無相忘足矣。書生曰。斯何敢。僧續名為投卷市。參授餐。俄畢場事畢。又為卜筮於伽藍。得大吉。益喜躍。榜將發。拉書生曰。君候放榜。當必在我舍。書生曰。公無慮。我捨公將安歸。於是轟飲徹夜。將旦。僧先入城觀揭榜。果見姓名高列矣。馳歸拉生赴宴。至則再視視上名。雖是而籍則非。相顧錯愕。生甚慚。而僧甚悔。各不復願。分道歎息而去。

張山來曰。此當是寺僧平時勢利炎涼。故伽藍惡而戲之耳。

高麗寺者。高麗國王為某世子所建也。宋神宗時。國王嘗祈嗣於佛。得一子。晝夜啼

惟聞木魚聲則暫止。有聲自空中來。或遠或邇。王命尋聲所自起。愈尋愈遠。渡海而南。傾耳清聽。得之於武林鏡湖之畔。一僧端坐招提。靜宣貝葉。擊魚按節。梵韻清揚。使者敬禮。僧前請涉朝鮮以療世子。僧曰。世子云何。使告以故。且曰。其臂間湛然有佛無靈字。佛之所腸。而題識謂之無靈。此何說歟。僧曰。異哉。為爾往視。渡海見王。王出世子。僧合掌作禮。世子笑而頷之。王異之。問何故。僧曰。王之世子。吾師也。吾師曾為比丘矣。其先蓋與夫也。肩與得金。自給之外。每以餘資投井底。積既久。金益多。出金建剎於湖上。遂為釋吾欽其德。為之徒。乃師一年。跋明年盲。三年為雷擊以死。吾深不平。因濡筆題佛無靈字於其臂。孰意其生於此歟。王曰。審如是乎。佛有靈矣。彼種種者。安知非夙生之孽併報一世而後償其善果乎。因為建寺於其舊地。顏曰高麗。且進金塔以表奇。因誌失載碑不存矣。余紀其畧。以貽主僧。今寺惟無梁殿尚在。人比之魯靈光云。

張山來曰。使其徒不於臂間書佛無靈三字。則佛竟無靈矣。

三茅觀踞吳山之最勝。按茅山誌記。茅君示現。以雲氣為衣服。而不辨眉目。一道士曾於觀前見一幻影。與此說符。是靈奇不獨茅山矣。觀中張山羊曾來寄跡。故於其左肖三羊像。建三仙閣中。坐仙平平耳。左立仙。首戴笠。玉質亭亭。扶杖欲出。右睡仙側卧。覆衾曲肱。加枕。如得五龍盤法。而呼吸有聲也。其境不凡。故仙踪恒集。萬曆時有凌姓醫者。事仙最虔。每以鍼術施人。而不學學於利者。通觀中見聾乞兒。席地憩飲。候值隆冬。同雲欲雪。丐者且袒臂裸襟。搓拳射覆。凌異而視之。丐者授以一饌。凌曰。吾不知酌。以一盞。凌曰。吾不飲。問何故。曰。以奉仙故。一丐曰。勿強之。我輩酔。宜歸矣。飄然而散。所遺在地數荷葉。鮮翠如盤。似傾露珠而新出水者。凌思木葉盡脫時。焉得有此。丐者殆真仙而以此貽我也。拜而收之。珍藏什襲。每行鍼。先以鍼鍼葉上。療疾即愈。人擬之徐秋夫。至今其術以鍼名世。

一畝田。在武林門內。有誰荷者。僧靜然主之。靜然晨夕焚修。誦經不怠。於順治戊子元旦。方宣梵唄。有鼠窺於梁。嗣後每叩魚聲。其鼠即至。漸乃由梁及戶。由戶及几。僧呼鼠子。爾來聽經耶。鼠即點首蹲伏。金經之右。經止。乃徐徐去。率以為常。如是踰年。一日者。復來聽經。畢。向僧如作禮狀。禮畢。寂然不動。僧撫之曰。爾圓寂耶。已涅槃矣。越數日。體堅如石。有梅檀香。僧為製一小龕。塔而瘞之。如浮屠禮。

陳山來曰。余亦曾於講院聽經。竟不解所謂。而婦人女子。見其作點首會意狀。殊

不可解。然異類往往能之。則婦人女子聽經會意。又不足奇矣。

吳山之最勝者。曰紫陽。山徑曲異。石瓏瓏。洞幽闇。水潺潺。巖秀刻。故米芾書其石曰。吳山第一峰。仙境也。真仙出焉。宋嘉定間。有丁野鶴者。全真其處。山麓有善姓恒齋。丁一日丁受齋。不即去。忽有無賴子數輩。掖一垂斃乞兒。投其家。衆急走。無何乞兒斃矣。善姓遑急。丁曰。無恐。盍閉我於靜室。聞彈指聲。方出。俄而無賴之衆復蠭然集矣。聲以斃命。裂眦攘臂。正欲劫其資而斃者。倏然自地起。趨出戶。衆呼之不應。拉之不止。追之不可及。也歸於無賴之家。復告。斃衆錯愕。急散去。而丁彈指出室中。謝善姓。不復至矣。人由是知丁之奇。未幾。召其妻王字素付偈。與別曰。懶散六十年。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鎮長寂。抱膝而逝。守素遂淒其屍。遺蛻尚在。不異生平。其妻後亦證道云。

張山來曰。此日假人命最多。安得丁仙徧滿人間也。

崇禎末年。有江右客。寓珠寶巷。携一硃盒中藏碧草一本。上有生就小龍。其大如指。長踰三寸。光似淡金。鱗角爪牙。無一不備。循枝盤繞。氣色如新。博物者不知其所從出。時潞王播越在浙。售其府中。按潞王名常淓。一精通釋典。名潞佛子。工書善畫。尤精

於蘭至今有石刻留虎跑寺製為琴前委兩角材最精良其府中頗蓄異物有沸水石有竹節盆其大如輪有純陽像乃仙筆也風右則鬚飄而左風左則鬚飄而右有舍利一顆晦夜放光視其燥溼可占晴雨有四面觀音一尊得之大螯腹中者王之續佛長齋從剖螯得佛像始而後陵谷變遷不知其為有矣

潘司治前有百獅池甚深廣順治八年季冬群兒繞欄嬉戲忽見赤蟹浮於池上共訝嚴寒焉得有此遂鉤取之有囊吞鉤而起舉之甚重視之一肢解人也急報潘伯潘伯陳姓曰蟹具八足此間豈有行八之人與名八之地乎一卒曰去司不遠八足子巷中有丁八潘伯曰速捕之至則遁矣廉得巷中有皮匠婦與丁八有私而匠復數日不見鄰人疑而舉之捕匠婦一訊而伏誠與丁八成謀以皮刀磔匠而沈之池將偕奔而未迫也獄成究不得八潘伯旋開府粵西偶至一山寺寺僧具迎隨開府者一童子忽執一僧曰殺人丁八在是矣僧失色開府曰若安識之童子曰余鄰也雖變服而貌不可變童子蓋浙人而挈之以適粵者也既得八械送之浙同伏法窮兇窓債雖乾髮萬里之外其能避乎

武林山之最高者獨推五雲惟高斯寒故宋時山僧每在臘前進雪崇禎癸未時當

重九有數書生約登此山以作龍山之會賈勇而上休息廟中為時正早廟祀五通之神一生戲拈神兎卜曰我輩今日得入城否兎諮答以不能書生睨視增晷大笑曰何神之有靈刻尚未午而云我輩不得歸家耶隨步下至一溪頭見雙鯽游泳迴異凡魚書生共下捕之或遠或近或潛或躍或入手中潑剌又去書生以必得為期脫衣作網濡手沾足良久得之貫以柳枝攜出山麓至南屏酒家而月上東山禁門扃鑰矣因命童子烹魚取醉遣此良夜童子謂魚游釜中久之不熟命童子添新益火而其游如故又加薪躍有碎釜聲書生急往視之儼然魚也取出乃木兎耳因共驚悔翌日歸兎廟中以牲醴禱神而去

超山在皇亭山北山不深而穴虎順治十八年冬月有僧聞虎嘯欲拽杖往伏之竟為所噬其徒延虎師捕虎師江右人捕虎有年矣初造阱即知當獲七虎每獲一虎鄉人贈之以金其法以羊置阱中鳴以相誘者青螺斗許徧撒山隅虎至張鬼導之俄見螺貪剔螺肉忘為虎護虎遂孤行即誤入阱虎師遂束之以歸蓋僧之徒隔山遥望所見如此越月師云今日當獲第七虎矣鄉人益以金為贈師懷金縱步往視虎在阱中大吼一聲猛如霹靂忽阱外二伏虎自草中起各銜師一足中裂其體而去夫捕虎乃祛害也虎宜不能與師警而卒為之害者豈有祛害之心而因之以為利歟吁嗟虎師知虎之死於阱中不知己亦殉於阱外也

張山來曰人為虎所食其鬼為倀理應伏虎乃不惟不仇之而已而反為之用何耶吾鄉素多虎獵師亦必以餌誘倀然未聞其為虎所害也

看花述異記

王晫 竹嘉

湖墅西偏有沈氏園茂才衡玉之別業也茂才性愛花自號花遯園故多植古桂老梅玉蘭海棠木芙蓉之屬而牡丹尤盛甃石為山高下互映開時熒熒如列星又如日中張五色錦光彩奪目遠近士女游觀者日以百數三月十八日子亦往觀徘徊其下日暮不忍歸主人留飲飲竟月已上東牆矣主人別去子就宿廊側靜夜獨坐清風徐來起步階前花影零亂芬香襲人衣裾幾不復知身在人世俄見女子自石畔出年可十五六衣服娟楚子驚問女曰妾乃魏夫人弟子黃令徵以善種花謂之花姑夫人雅重君特遣相送子隨問夫人隸何事曰隸春工凡天下草木花片數之多寡色之青白紅紫莫不於此賦形焉然則何為見重也曰君至當自知因促子行子不得已隨之去移步從太湖石後便非復向路清溪夾岸茂林翁鬱沿溪行里許

但覺烟霧溟濛芳菲滿目人間四季花同時開放畧盡稍前一樹高大餘花極爛熳有三女子紅裳艷麗偕游樹下見客亦不避子歎息良久花姑曰此鶴林寺杜鵑也自殷七七催開後即移植此又行數里一望皆梅紅白相間綠萼倍之當盛處有一亭榜曰梅亭亭內有一美人淡妝雅度徙倚花側子流盼移時幾不能舉步花姑曰奈何圖此是梅妃梅亭二字猶是上皇手書幸妃性柔婉不爾恐復罪子矣謝乃已行至一山嚴壑爭秀花卉殆與常異憩枝上鳥語如鼓笙簧漸見朱甍碧瓦殿閣參差兩度石橋乃抵其處相厥棟宇侈於王者傍有二司如官署右曰太醫院子大驚詢問花姑曰此處亦須太醫耶花姑笑曰乃蘇直耳善治花瘠者能肥病者能安故命為花木醫其左曰太師府何曰此洛人宋仲儒所居也名單父善吟詩亦能種植藝牡丹術凡變易千種人不能測上皇嘗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兩內人皆呼花師故至今仍其稱入門由西街行百步餘則有小苑畫檻雕欄子遽欲進內花姑慮夫人待久不令入子再三強之方許及階見一花合蒂濃艷芬馥染襟袖不散庭中有美女時復取嗅之腰肢纖情多態態子不敢熟視花姑曰君識是花否子曰不識也曰此產富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之以貢煬帝會車駕過至炎

賜名迎輦花嗅之能令人清酒兼能忘睡予曰然則所見美女其司花女袁寶兒耶花姑曰然逡出復由中道過大殿殿角遇二少婦皆艷粧迎且笑曰來何暮也花姑亟問夫人何在曰在內殿觀諸美人歌舞奏樂為樂容既至當入報夫人子遽止之曰姑少俟諸美人可得竊窺乎二婦笑曰可謂花姑汝且陪君子我二人候樂畢相延也去後予乃問花姑二婦為誰曰一婦本李霸侯公子妾衣青者曰綠綠衣緋者曰醉桃花經兩人手無不活夫人以是錄入近侍遂引予至殿前簾外見綠竹雜陳聲容備善正洋洋盈耳忽有美人擁髻舉袂直奏曼聲覺綠竹之音不能過既而曲場寂寂若無一人予聞之不勝驚歎花姑曰此永新歌所謂歌值千金正斯人也語未畢聞簾內宣王生入予斂容整衣而進望殿上夫人丰儀綽約衣絳綃衣冠翠翹冠珠瑞玉佩如后妃狀侍女數十輩亦皆妖麗絕人予再拜命予起曰汝見諸美女乎予謝不敢夫人曰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以汝惜花故得見此緣殊不淺向汝作戒折花文已命衛夫人楷書一通置諸座右予益遜謝旋命坐進百花膏夫人顧左右曰王生遠至汝輩何以樂嘉賓之心有一女亭亭玉立抱琴請曰妾頗撫琴一聲繞動四座無言泠泠然撫遍七絃直令萬木澄幽江月為白夫人稱善曰昔于

頓嘗令客彈琴其嫂喬聲嘆曰三分中一分箏二分琵琶絕無琴韻今聽盧女彈一絃能清一心不數秀奴七七矣因呼太真奏琵琶予聞呼太真私意當日稱為解語花又曰海棠睡未醒不料邂逅於此乃見一人纖腰修眸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許容色絕麗抱琵琶奏之音韻悽清飄出雲外予復請搦箏夫人笑曰近來惟此樂傳得美人情君獨請此情見乎辭矣顧諸女輩曰誰擅此技皆曰第一等手無如薛瓊瓊尋有一女着淡紅衫子繫砑羅裙手捧一器上圓下平中空絃柱十二予不辨何物夫人曰此即箏也頃乃調宮商於促柱轉妙音於繁絃始憶崔懷寶詩良非虛語曲終又有一女抱一器似琵琶而圓者其形如月彈之其聲合琴音韻清朗予又不辨何物但微顧是女手紋隱處如紅線夫人察余意指示予曰此名阮咸一名月琴惟紅線善此予方知是女即紅線也夫人忽指一女曰渾忘却汝汝有絕技何不令嘉客得聞予起視見一美人含情不語嬌倚屏閒閒夫人語微笑予遂問夫人是女云誰夫人曰此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也能彈臥箜篌為明妃出塞之歌哀聲入雲聞者莫不動容已持一器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於懷中雨齊奏之果如夫人言俄有一女跨丹鳳至諸女輩咸曰吹簫女來矣女謂夫人曰聞夫人延客弄玉

願獻新聲夫人請使吹之一聲而清風生再吹而彩雲起三吹而鳳凰翔便冉冉乘雲而去耳畔猶聞嗚嗚聲細察之已非簫矣別一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娟橫吹玉笛極要眇可聽夫人曰誰人私弄笛諸女輩報曰石家兒綠珠夫人命亟出見客女伴數促不肯前中一女亦具國色乃曰兒亦善笛何必爾也綠珠聞之怒曰阿紀敢與我較短長耶我終身事李倫不似汝謝仁祖殁遂嫁郗曇不以汗顏翻逞微技是女羞憤無一言夫人不懌命止樂忽有嘶喉一歌聲出於朝霞之上執板當席顧盼撩人夫人喜曰久不聞念奴歌今益足暢人懷念奴曰妾何足言使麗娟發聲妾成倡父矣夫人指曰麗娟體弱不勝衣恐不耐歌予見其年僅十四五玉膚柔軟吹氣勝蘭舉步珊珊疑骨節自鳴乃曰對嘉賓豈能辭醜因唱迴風曲庭葉翻落如秋予但喚奈何而已麗娟曰君尚未見絳樹也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每欲效之竟不測其術夫人曰絳樹術雖異恐無能勝予吾且欲與王生觀絳樹舞乃見飛舞回旋有凌雲態信妙舞莫巧於絳樹也絳樹謂麗娟曰汝欲效吾歌不得吾欲學汝舞亦不能夫人大悟曰有是哉漢武嘗以吸花綠錦賜麗娟作舞衣春暮宴於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着謂之百花舞今日奈何不為

王生演之麗娟復起舞舞態憨嫵弟恐臨風吹去忽聞雛鳴予起別夫人曰後會尚有期慎自愛仍命花姑送予行視諸美人皆有戀戀不忍別之色予亦不知涕之何從也花姑引予從閒道出路頗崎嶇回首忽失花姑所在但見曉星欲落斜月橫窗花影翻階翻然若顧予而笑露坐石上憶所見聞恍如隔世因慨天下事大率類是故記之時康熙戊申三月

哀擷菴曰具三十分才情方能有此撰述若有才無情則不真有情無才則不暢讀竟始服其能

李湘北曰此丹麓戚折花文絕妙注疏也將千古艷魂和盤托出笑語如生不數文成將軍之於李夫人臨邛道士之於楊玉環矣

徐竹逸曰逸興如落花依草可補虞初志艷異編之所未備文心九曲幾欲佔盡風流

張山來曰予嘗謂以愛花之心愛美人則銀罌定饒逸趣以愛美人之心愛花則護惜別有深情丹麓悟花如命固應有此奇遇

又曰向讀艷異諸書見花妖月姊往往於文士有緣心竊慕之恨生平未之遇也

今讀此記益令我神往矣。

孝犬傳　　陳　鼎定九

孝犬廣東東莞縣隱士陳恭隱家牝犬也色白而尾騂四足皆黑恭隱痛父死國難矢志不進取隱居山中以吟飲自縱不與時人通此犬隨恭隱未嘗須臾離每出則犬先行數百步若以為導者遇豺狼蛇虎則亟返嚙恭隱衣袂曳之還若不使前者恭隱悟即旋犬又隨後離數十步作大聲嘷若以為衛者以是為常夜則於廬舍前後巡且吠達旦不少休數年犬一乳五子皆牡既長恭隱分贈前後左右鄰家畜皆能司門戶不怠初分之歲餘母犬日往各家視乳犬一週若訓之勤者有食乳犬輒讓母犬食乳犬既壯母犬即不往視而乳犬每早輒齊來恭隱家視母犬又數年母犬病癩瘦將死乳犬日齊來爭與母犬舐癩遂愈每至元旦五乳犬輒齊來遶母犬搖尾若為母犬賀歲狀後母犬死五乳犬皆哀號不止恭隱憫之瘞之後山五乳犬每早輒齊往瘞處號如是者數年不輟

外史氏曰世之人能以酒食養父母輒自詡曰孝且有德色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其難者敬耳覩茲五犬之慇慇其母敬矣哉嗚呼世之犬不若者衆矣

張山來曰義犬事甚多不勝其載今此犬獨以孝聞故特存之

虞初新志卷十二終

虞初新志卷十三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曼殊別誌書鐲

毛奇齡大可

曼殊豐臺賣花翁女。(陳檢討維崧序云疎籬纖處青門種樹之翁籠花携來偏決賣花之媼○汪主事懋麟詩云荒村侍婢賣花回補屋牽蘿號鏡開怪底紅顏如芍藥安家生小住豐臺○汪春坊楫詩云春到長安芍藥開尋花曾一到豐臺自從解語歸金谷不是花時客也來○張學士英詩云聞說豐臺住小姑百環新髻世應無又添一段游人話芍藥開時說曼殊)生時母夢鄰嫗以白花一當(一根也)寄使賣其前鄰奶奶廟也。後鄰錢氏。疑昔者乃錢氏嫗。因名阿錢。(周賢善清原續長恨歌云張家小女名阿錢種花家住豐臺側生成骨格一枝香對韵衣裳百花色)阿錢慧甚。能效百鳥音。京城販兒推貨車行叫賣。嘍嘟不可辨。阿錢遙聞便知之。十歲。前村學針線。把剪即能刻花種人獸。不搆譜。儼熟習者。客有以千錢購番繡旛燈於前村家。阿錢方學繡。立應之去。既長。色白。目有曼光。十指。纇削。玉黝髮委地。可鑑。(續長恨歌云十枝春筍扶釵出一寸橫波入鬢流銀蒜雙垂綵索曉日瞳朧射妝閣○張編修廷瓚詩云子夜清歌辭不醒曾看寶髻倚銀屏菱花掩後香雲散腸斷春山一樣青)才攏頭作十種名。最上以髮綁綰作連環百結。蟠頂前。名百環髻。(留視圖自序云飾予生平所梳百環髻○王舍人嗣槐詩云東風吹舉衣空圖自採兔株將千種花攏作百環髻○續長恨歌云八幅湘裙初拂地百環雲髻早宜春○方編修象英詩云自製新妝號百環春風搖漾畫圖閒無端夢逐空王去淒絕豐臺舊日山○張中書睿詩云百結雲鬟別樣妝曼殊花枝卜巫陽祇今留視圖猶在減却生時一段香○喬侍讀萊詩云百環髻就玉為神別有環華領好春斜倚青山長不歸有誰堪作畫眉人)顧性貞靜。十二。從廟歸。路人觀者嘖嘖稱好。姑則大慍。歸不再出。予來京師。益都夫子為予謀買妾。有以阿錢言者。豫遣二世兄往視。不許。(吳文學闌思詩云爭似豐臺解語花臉波春色襯朝霞盈盈玉年嬌小不覺青齊宰相家○喬侍讀詩云村庄無復往來盈盈碧但對名花引興長莫道小家劉碧玉一生不嫁汝南王)先是阿錢病。西山尼師過其門。咨嗟曰。阿錢不年。不宜為人妻。或曰。為小妻即免。遂決計作妾。然往請者。率驕貴。溪不自顧。及二世兄往。謂猶是相公家也。越數日。予親往。詢余喜甚。且有謬譽予善文者。(李檢討澄中詩云守身堅擇對偃蹇已數夫不惜充下陳但願嫁通儒毛郎富文史作賦過二都○續長恨歌云紛紛梁肉皆塵土不顧將身入朱戶蘭生空谷人自知賣賦張家有賢女毛君一賦奏交雲柱下才名天下聞○龍檢討燮詩云湘湖詞客毛先生日昨棒檄來燕京子虛賦獻官侍從閨中兒女皆知名○李中允鎧詩云毛子鑒坡彥丈筆五色解語訪出花下紫漪何翩翩豈有十斛珠乃訂三生緣盈盈賦麗情慕義良獨難)是夜予夢大士取盆中花手授予。次日插戴。(北方以下定為插戴)(○續長恨歌云踈籬野煙多閒眠落花無人碧總夜天然芳潔不由人優鉢曇花是化身○胡文學渭生詩云嫁氏新傳玉帳音定情何用百黃金廉前一見如相識為梯連花珉瑁髻○卿學士家升詩云昨夜曇花帶露開簪花迤邐到豐臺○湘簾一控春如海萬朵花光入座來)其母兄。與其母。疑予年大。又貧。且相傳婦妒。欲悔之。阿錢不然。(陳序云原思入仕仍然環堵之家仲路居官不離緼袍之色況乎桓家郡主性極矜嚴吳國夫人理多貴偈王茂宏將膺九錫時來悠謬之談劉孝標永慽三同屬有紛紜之論而乃情堅一諾而許三生○續長恨歌云相國馮公重古風為訪名姝到章曲章曲春花爛漫生求婚三唱踏○涉江怨傳婦妒炎中止宦貧復恐離鄉里阿錢却喜嫁才人及妾身情願同生死○劉文學錫旦詩云夢投一枝和露種育教連理鼓雲遮堅)

檢討陳君就予飲。更名曼殊。曼殊者。佛花也。汪主事詩云。非有夢乞楊枝露。從此更名曼殊。以懺名。以咀咒悟靜因緣。歌禪悅遊戲。指夫梵天華蕊之以曼殊。○姜洲丞歌曾學劉夷之平視屏前作見遠討天人獨下潛窺已滅蛇世值此同宮之被酒屢為詩云曼陀花散列人間色相端然一苔薩髮○蔡珍撰升元月上紗總夜烏帽詞云檀心慧質王孫解語識迦陵慧雲三生却向天花落處認前身○錢長恨歌云同宮往往停騶御欲拜青娥不曼殊既歸執聲。即顧從學取書觀。有悟。能法迦陵太史為懺名曼殊本在西來處。

把筆即能畫字。其字每類予。見者輒謂予假為之。汪黃門長旦傳云。撿討善詩。能大能小。○方編修詩云。大子江東早擅名。學書學字溫聰明。○吳文學陳琰詩云。夫人才把筆。便作逸少字。如此好夫婿。何處不可以。○朱嘗為予書刺。早起阿東連作十餘刺。心痛遼罷。陳序云。是雛弄滴。閒親文史。畫眉樓畔。即是書林傳粉房中。○張檢討淵懿詩云。新聲於蚊上。論難字於枕間。硬黃紙滑。猶寫蠅頭。蝶碧釵輕。纔作門生之贄。○張檢討淵懿詩云。學得簪花字體新。螢戰十幅蕉芳茵。修成外傳多情恩。為有姬前綠髻人。○子有曼殊病詩云。黛祝誰書判鏡牀。想挈壺雙院花一朵看。向日遥枯。予生平好歌。至是酒後歌。每歌必請予復之三復。則已能矣。按邶度節。絲桑不得爽。尤喜歌真定夫子祝家園詞。

可貴心樂事。祝家園裏。○馬太傳夫子長歌云。從來婦聞惜嫣紅。才砍按聲轉佛。聞君雅擅周郎顧。妾若歌詩君細聽。○續長恨歌云。學書便仿晉花格。偷曲初成按拍時。○又云。杜宮中年何草草。但看曼殊愁填掃。酒闌一唱祝家詞。溫柔鄉裏真堪老。半丈檀板兩拍然。花底微歌月底眠。○田編修雯詩云。百媚雲鬟巧樣成。淡黃裙底。

十餘刺。心痛遼罷。陳序云。是雛弄滴。閒親文史。畫眉樓畔。即是書林傳粉房中。○張檢討淵懿詩云。新聲於蚊上。論難字於枕間。硬黃紙滑。猶寫蠅頭。蝶碧釵輕。纔作門生之贄。○張檢討淵懿詩云。學得簪花字體新。螢戰十幅蕉芳茵。修成外傳多情恩。為有姬前綠髻人。○子有曼殊病詩云。黛祝誰書判鏡牀。想挈壺雙院花一朵看。向日遥枯。予生平好歌。至是酒後歌。每歌必請予復之三復。則已能矣。按邶度節。絲桑不得爽。尤喜歌真定夫子祝家園詞。

不勝悲。記得南園卧病時。夜起與郎花下坐。含羞一唱祝家詞。○曼殊自為詩云。階草衝虛擬。亭榴接翻。垣酒闌携錦瑟。請唱祝家園。弟苦無彈者。不可已。呼盲女彷前毛琶。聽數曲。諦視其纖掀。削撥。逐能彈。暗。未供奉洞庭秋色詞云。想適心曲。朱絲數處。盈耳。○書卷王鏡壘前。○尤撿討侗新婦四時花曲云。羅裳趙舞。○良輔修佑詩云。郎自豔吳曲。儂自緩奉箏。雙約梁上燕。解語弄春聲。○馮撿討勗詩云。細挑紅豆譜相思。腸斷金槽一曲絲。○吳別駕融詩云。淚水春來盈金槽夜自陳。市樓盲女在莫作段師看。家顧得奇疾。初書刺心痛。謂脘寒也。既謂傷肝。輸東風木旺。春作秋止。又既謂中濕。有瘕癖在胃傍。氣積氣結不行。歷數載。審候終不得其要領。每疾作。通體若燔。使婢按摩之。不足。以皎作兒負之行。又不足。絙。踞而坐之。東西推挽。若歡。雖然。性偏。門傳云。然有奇疾。疾作。其中懸諸空。隙左旋右轉。乃少可。特然不可治。書。遍搜方。行不治。遂立廟。捨身。藍。佛。○陸文學宏定詩云。病衙。藍與。花。譬。處。後。庭。端。裡。曲。欄。斜。徑。無。蹄。猶。長。金。蓮。處。處。花。書。夢。鄰。廟。奶。奶。喚。歸。去。一日。携。兒。至。曰。汝本吾家物。我擒眼。汝當隨我行。其兒曰。家去罷。不去。奶。奶么。喝。醒。乃刻。桃木為偶人。飾之衣。被。以生平所。桃。百。環。髻。流。涕。送。廟。聞。趙。編修執信詩云。淚紅看白好。容顏。實。誓堆。詞。○吳別駕融詩云。淚水春來盈金槽一曲絲。○吳文學陳琰詩云。阿。我生小態。嬌。娟多病。嫉。衣。編。佛。前不信。曼陀花一朵忍。教。惟悴夕陽天。○又云。妖。夢。頻。隨。阿母回。香。燈。分影。在。蓮。臺。百。數。巧。誓。親。留。視。畫。衰。真。真。喚不來。○沈文學李友詩云。雕。香分送。淚。模。糊。六尺生綃便。作。圖。認。取。白衣。龍。外立。前。身。應。是。小。龍。姑。○又送。偶人詩云。且送。青。娥。去。言。隨。阿母歸。阿。母。開。作。面。莉。葉。翁。為。衣。淚。盡。中。逕。別。魂。雖。何。處。依。他。時。香。案。下。相。待。莫。相。違。○曼。殊。自。為。詩。云。百。計。延。醫。病。轉。深。暫。回。阿母。案。傍。見。此身。久。已。魂。離。骸。莫。適。合。掣。又一人。乃。復。圖。其形。名。留。視。圖。而。題。詩。焉。

梁司農夫子詩云。百朵雲光。綰。髻。斜。女。香。小。坐。磨。鉛。華。蓋。在。禮。慈。雲。月。月。纖。腰。減。半。分。何。事。畫。工。遷。染。色。濃。紅。衣。褪。綠。絲。紋。○沈明府皞日詩云。指。夫。分影。去。夜。深。只。坐。燈。前。燭。○既。無。常。開。詞。云。新。鏤。香。檀。偽。夢。頻。碧。綃。留。供。佛。前。身。由。來。仙。骨。原。無。二。不。信。雙。毫。為。玉。人。○汪。春。坊。簡。詩。云。賢。業。依。稀。佛。前。香。重。敬。彌。陀。願。力。在。蓮。花。秋。水。邊。○高。復。士。述。詩。云。百。結。雲。鬟。委。陌。塵。一。函。玉。骨。座。江。濱。可。掬。遺。落。春。風。艷。挂。向。花。間。還。妒。人。○鄭。驛。騎。動。詩。云。細。雨。難。滋。天。上。花。春。光。杳。渺。白。雲。鄉。可。憐。物。像。空。留。視。腸。斷。當。初。子。婦。將。至。從。居。南。西。門。墳。園。慮。不容也。益。都。夫子憐其窮。強予。開閣而。曼。殊。難之。其後有假予意。遇。遣之者。曼。殊。死。復。活。曼。殊有回生記。云。曼。殊以壬戌七月十一日死。越三日。高郵葛先生治之。復甦。○李。撿討。曼。殊詩云。食。窗二。三載。雨情如。新。須何意。南來者。事。變。出不。處。舉。家色。慘。樓。丞相。潛。曼。殊毛。郎生。遽。喜。宜。貧。徙。區。區。戍。國。戚。爾為。計。莫太。迂。曼。殊一。無。語。淚。洛。紅。羅。襟。○入云。始至。相。過。迎。既。乃。復。鄰。翁。即。貴。愚。愚。曼。殊大。悲。推。天。乎。我。何。辜。即。今。負。義。信。讒。哭。聲。鳴。鳴。氣。結。腸。欲。斷。覓。生。在。頸。臾。宮。皇。覓。良。醫。強。起。事。副。沈。藥。餌。徐。徐。下。數。日。魂。始。蘇。○李。中允詩云。翩。即。貽。剔。館。咫。尺。明。河。懸。脈。但。相。望。郎言。遥。浪。傳。請。富。羽。其。乘。驄。墳。安。寧。妒。聞言。一。悲。憐。氣。絕。如。絲。

既。已。乃。泣。吞。聲。何。首。呼。君。家。郎主。簪。地。來。鴛。散。鴦。棲。夜。深。愛。深。情。無。賴。金。門。客。愁。煞。謝。風。湯。魂。魄。倉。皇。墳。園。貯。仙。阿。始。將。使。猶。草。無。處。見。那。料。流。光。迫。如。電。好。信。不。來。飛。語。也。野。花。封。落。白。楊。邨。安。得。仙。郎。日。相。見。舍。情。一。慟。倒。玉。山。杳。杳。冥。士。世。聞。為。翁。投。樂。結。子。童。圖。試。展。舊。時。容。玉。貌。花。姿。全。不。是。匹。而。惟。以。展。舊。得。偶。乎。才。子。為。幸。其。淵。危。也。○孟。監。州。遠。記。云。其。初。歸。也。則。不。以。通。暮。共。之。子。○彭。侍。講。孫。遹。詩。云。俊。鉢。從。來。不。染。塵。無。端。號。作。斷。腸。春。思。雖。如。此。起。迎。文。生。畔。人。○張。文。學。簡。詩。云。曹。謝。南。園。卧。病。時。金。釵。猶。視。家。詞。新。聲。不。向。豐。臺。度。付。與。喃。鴛。戀。舊。枝。○曹。學。士。禾。詩。云。芍。藥。初。開。蜂。委。泥。甘。心。逐。舞。西。施。里。苦。無。留。宦。與。忘。妻。○楊。文。學。臥。瓚。張。夫。人。拜。新。月。詞云。拜。新。月。

既而謂予曰。向阿三病時。予。欲。子。阿。三。死。京。師。予。藉。其。園。居。邀。君。日。來。以為幸。今君將南行。而予以病殘。留。尼寺中。其能來乎。泣曰。他日君歸者。吾請以尼隨君行。惟君置之。既而病發。死。曼。殊之。死。京。朝爭作挽。詩。自梁。司。農夫子。暨汝曹諸學士下。詩。詞。文。無。不。哀。艷。入有作鼓子詞。同韻。唱和。成帙。如雲。閩李。根。李。林。樾士元。馬。左。西令何源。長。魏里周珂。同。鄉成。肇瑞。達志。金。敕甲。馬。會。嘉王。麟遊。閻。別義林諸君。至同館生有記。召盧仙史。作畫中花雜劇者。宜。盡載。別集。蓋死時。藏。甚及。斂。面有生色。坐而衣。骨節緩。澤如平時。

有初。陳檢討獨人。死。索予為墓銘。而貽予以綃。綃淺黃色。為製裙而喜。囑曰。假使貽綃有桃。暈紅者。當復製一裙。越四年。無有貽者。既。斂。乃賚金。櫃。裁一裙。納柳。指中。○

張山來曰。予亦復有長恨閣為詩五十首。名清淚痕。同人皆有贈。輓詩歌。今讀此。不覺。觸予舊恨也。

余少時閱唐解元六如集有云六如嘗與祝枝山張夢晉大雪中殊乞兒唱蓮花得錢沽酒痛飲野寺中曰此樂惜不令太白見之心竊異焉然不知夢晉為何許人也頃閱稗乘中有一編曰十美圖乃詳載張夢晉崔素瓊事不覺驚怜叫跳已而潸然雨泣此真古今來才子佳人之軼事也不可以不傳遂為之傳。

張夢晉名靈蓋正德時吳縣人也生而姿容俊爽才調無雙工詩善畫性風流豪放不可一世家故赤貧而靈獨蚤慧當舞勺時父命靈出應童子試輒以冠軍補弟子員靈心顧不樂以為才人何苦為章縫束縛遂絕意不欲復應試日縱酒高吟不肯妄交人人亦不敢輕交與惟與唐解元六如作忘年友靈既年長不娶六如試叩之靈笑曰君豈有中意人足當吾擲者耶六如曰無之但自古才子宜配佳人吾聊以此探君耳靈曰固然今豈有其人哉求之數十年中可當才子佳人者惟李太白與崔鶯鶯耳吾唯不才然自謫仙而外似不敢多讓若嫂文惜下嫁鄒愚正未知果識張君瑞否六如曰謹受教吾自今請為君訪之期得雙文以報命可乎遂大笑別去。

一日靈獨坐讀劉伶傳命童子進酒屢讀屢叫絕輒拍案浮一大白久之童子踧進曰酒罄矣今日唐解元與祝京兆蕘集虎邱公何不挾此編一往索醉耶靈大喜即行然不欲為不速客乃屏棄衣冠科跣髻髻衣褐結左持劉伶傳右持木杖謳吟道情詞行乞而前抵虎邱見賢游蟻聚綺席喧闐靈每過一處輒執書向容曰劉伶告飲容見其美丈夫不類丐者競以酒饌貽之有數賈人方酌酒賦詩靈至前請屬和賈人笑之其詩中有倉官青十朴摧伊尻四事因指以問靈靈曰松竹鬼虎誰不知耶賈人始駭今賡詩靈即立揮百絕而去遂見六如及祝京兆枝山數輩共集可中亭亦趨前執書告飲六如早已知為靈見其佯狂遊戲成座客陽為不識者以觀之語靈曰爾丐子持書行乞想能賦詩試題悟石軒一絕句。如佳即賜爾尼酒否則當叩爾脛靈曰易耳童子遂進毫楮靈即書云勝跡天成說虎邱可中亭畔足酣遊吟詩豈讓生公法頑石如何不點頭遂并毫楮擲地曰佳哉擲地金聲也六如覽之大笑因呼與共飲時觀者如堵莫不相顧驚怪靈既醉即拂衣起仍執書向悟石軒長揖曰劉於謝飲遂不別座客徑去六如謂枝山曰今日我輩此舉不減晉人風流宜寫一幀為張癡行乞圖吾任繪事而公題跋之亦千秋佳話也即舐筆伸紙俄頃圖成枝山題數語其後座客爭傳玩歎賞忽一翁縞衣素冠前揖曰二公即唐解元祝京兆耶僕企慕有年何幸識韓六如遜謝徐叩之則南昌明經崔文博以海寨廣文

告歸者也翁得圖諦觀不忍釋手因訊適行乞者為誰六如曰敝里才子張靈也翁曰誠然此固非真才子不能即向六如乞此圖歸將返舟見舟已移泊他所呼之始至蓋翁有女素瓊者名瑩才貌俱絕世以新喪母隨翁扶櫬歸先繼舟岸側時聞人聲喧沸乍啟檻窺之則見一丐者狀貌殊不俗丐者亦熟視檻中忽登舟長跪自陳張靈求見屢遣不去良久有一童子入舟強挽之始去故瑩命移舟避之崔翁乃出圖示瑩且備述其故瑩始知行乞者為張靈歎曰此乃真風流才子也取圖藏笥中翁擬以明日往謁唐祝二君因訪靈忽抱疴數日不起為傍人所促遽返豫章靈既於舟次見瑩以為絕代佳人世難再得遂日走虎邱偵之久之杳然屬靳人方誌來校士誌既深惡古文詞而又聞靈斥弛不羈竟礙其諸生靈聞乃大喜曰吾正苦章縫束縛今幸免矣顧一礙何慮再礙且彼能礙吾諸生之名亦能礙吾才子之名乎遂往過六如家見車騎填門簪尉盈座則江右寧藩宸濠遣使來迎者也六如擬赴其招靈曰甚善吾正有厚望於君吾冀者虎邱所遇之佳人即豫章人也乞君為我多方訪之冀得當以報我此開天闢地第一吃緊事也幸無忽忘六如曰諾即偕藩使過豫章時宸濠久蓄異謀其招致六如一博好賢虛譽一兼六如詩畫兼長欲倩其作十美圖獻之九重其時宮中已覓得九人尚虛其一六如請先寫之遂為寫九美而各綴七絕一章於後九美者廣陵湯之謁（字南君善畫）姑蘇木桂（善琴）嘉禾朱家淑（文端善畫）金陵錢韶（風生善歌）江陵熊御（小鴻善舞）荊溪杜若（芳洲善筆）洛陽花萼（朱芳善笙）錢唐柳春陽（絮才善弦）公安薛幼端（端清善畫）也圖咏既成進之濠濠大悅乃盛設特讌六如而別一殿像季生副之季生者憐人也酒次請觀九美圖因進曰十美歟一殊屬缺陷其願舉一人以充其數詰朝請持圖來獻比持圖以獻即崔瑩也濠見之曰此真國色矣即屬季生往說之先是崔翁家居時瑩才名噪甚求姻者踵至翁度非瑩匹悉拒不納既從虎邱得張靈遂雅屬意靈不意疾作遄歸思復往吳中託六如主其事適季生旋里喪耦熟聞瑩名預遣女畫師潛繪其容而求姻於翁翁謀諸瑩瑩固不許於是季生銜之因假手於濠以洩私忿時濠威殊張甚翁再三力辭不得瑩窘激欲自裁翁復多方護之瑩歎曰命也已矣夫復何言乃取笥中行乞圖自題詩其上云才子風流第一人願隨行乞樂清貧入宮祇恐無紅葉臨別題詩當會真舉以授翁曰願持此復張郎俾知世間有情癡女子如崔素瓊者亦不虛其為一生才子也遂慟哭入宮濠得之喜甚復倚六如圖咏以為十美之冠而六如先已取季生所獻者摹得一紙藏

之。瑩既知六如在宮中。乘閒密致一緘。以述己意。六如得緘。乃大驚悅。始知此女即靈所託詒者。今事既不諧。復為繪圖走獻。豈非千古罪人。將來何面目見良友。因急詣崔翁索得行乞圖。返宮。將相機維挽。不意十美已即日就道。六如悔恨無已。又見滄逝節漸著。急欲辭歸。苦為滄瓢靡。乃發狂號呼。顛擲溲穢。狼籍漶久之。不能堪。仍遣使送歸杜門。月餘。乃起。過張靈時。靈已頹然臥病矣。蓋靈自別六如後。邑邑七慘。日縱酒狂呼。或歌或哭。一日中秋。獨走虎邱千人石畔。見優伶演劇。靈佇視良久。忽大叫曰。儞等所演不佳。待吾演王子晉吹笙跨鶴。遂控一童子於地。而跨其背。攫伶人笙吹之。命童子作鶴飛捷之。不起。童子怒。擲靈於地。靈起曰。鶴不肯飛。吾今既不得為天仙。惟當作水仙耳。遂躍入姒池中。衆急救之出。則面頸俱損。且傷股。不能行。人送歸其家。自此委頓枕席。日日在醉夢中。至是忽聞六如至。乃從榻間躍起。急叩豫章佳人。狀六如出所摹素瓊圖示之。靈一見。詫為天人。急捧置案間。頂禮跪拜。自陳才子張靈拜謁云云。已聞瑩已入宮。乃撫圖痛哭。六如復出瑩所題行乞圖示之。靈讀罷。益痛哭大呼佳人崔素瓊。隨踣地嘔血。不止。家人擁至榻間。病愈甚。三日後。遽六如與訣曰。已矣。唐君吾今真死矣。死後乞以此圖殉葬。索筆書片紙云。張靈字

夢晉。風流放誕人也。以情死。遂擲筆而逝。六如哭之慟。乃葬靈於玄墓山之麓。而以圖殉焉。檢其生平文章。先已自焚。惟收其詩草及行乞圖以歸。時瑩已率十美抵都。因駕幸榆林。久之。未得進御。而宸濠已舉兵反。為王守仁所敗。旋即就擒。駕還時。以十美為逆藩所獻。悉遣歸母家。聽其適人。於是瑩仍得返豫章。值崔翁已捐館舍。有老僕崔恩殯之。瑩哀痛至甚。然覓子無依。葬父已畢。遂挈裝。偃抵吳門。命崔恩邀六如相見於舟次。瑩首訊張靈近狀。六如愴然收涕曰。昇姊鍾情遠願。奈此君福薄。今已為情鬼矣。瑩聞之。嗚咽失聲。詢知靈葬於玄墓。約明日同往祭之。六如明日果攜靈詩草及行乞圖至。與瑩各挐舟。抵靈墓所。瑩衣縗絰。伏地拜哭甚哀。已乃燃行乞圖於墓前。陳設祭儀。坐石壘上。徐取靈詩草讀之。每讀一章。輒酹酒一巵。大呼張靈才子。一呼一哭。哭罷又讀。往復不休。六如不忍聞。掩淚歸舟。而崔恩侍立已久。勸慰無從。亦起去。徘徊邱壟間。及返。則瑩已自經於臺畔。恩大驚。走告六如。六如趨視。見瑩已死。歎息跪拜曰。大難大難。我唐寅今日得見奇人奇事矣。遂具棺衾。將易服飲之。而瑩通體衫襦皆細縐。嚴密無少隙。知其矢死已久。六如因取詩草及行乞圖并置棺中。為殉。啟靈墳與瑩同穴而植碑題其上云。明才子張夢晉佳人崔素瓊合葬

也。因匡坐梅窗下。作張靈崔瑩合傳。以紀其事。然今日六如集中。固未嘗見此傳也。余又安得而不亟補之哉。

畸史氏曰。嗟呼。蓋吾閱十美圖編。而後知世間真有才子佳人也。從來稗官家言。大抵真贋參半。若夢晉之名。既章章於六如集中。但素瓊之事。無從攷證。雖然有其事。何必無其人。且安知非作者有為而發乎。獨怪夢晉之才。目空千古。而其尚論才子佳人。則崇以太白與鶯鶯當之。夫太白。誠天上仙才。不可有二。若千古佳人。自當以文君為第一。而夢晉顧舍彼取此。厥後果遇素瓊毋乃思崔得崔適符其識耶。至於張以情死。崔以情殉。初非有一詞半縷之成約。而慷慨從容。等泰山於鴻毛。徒以才色相憐之故。推此志也。凜凜生氣。日月爭光。又遠出琴心犢鼻之上矣。而或者猶追恨於夢晉之蚤死。以為夢晉若不死。則素瓊遣歸之日。正崔張好合之年。後此或白頭唱和。蘭玉盈堦。未可知也。噫。此固庸庸蠢蠢者之厚福也。何有於才子佳人哉。

張山來曰。夢晉若不蚤死。無以成素瓊殉死之奇。此正崔張得意處也。

陳老蓮別傳　毛奇齡大可

洪緻好畫蓮。自稱老蓮。數歲見李公麟畫孔門弟子。勒木能指其誤處。十四歲懸其

畫市中立致金錢初法傳染時錢塘藍瑛工寫生蓮請瑛法傳染已而輕瑛瑛亦自以不遠蓮終其身不寫生曰此天授也蓮游於酒人所致金錢遍于藍尤喜為窶儒畫蓮儒得蓮畫給空豪家索之千緡勿得也嘗為諸生皆掌使索之亦勿得顧生平好婦人非婦人在坐不飲夕寢非婦人不得薦有攜婦人乞畫輒應云崇禎末愍皇帝命供奉不拜尋以兵罷監國中待詔　王師下浙東大將軍撫軍固山從圍城中搜得蓮大喜急令畫不畫刃迫之不畫以酒與婦人誘之畫人之請輒所為畫署名且有粉本渲染已大飲夜抱畫寢及明之遁矣明鮮元良拾日本撒馬兒罕烏思藏騰蓮畫重其直海內傳模為生者數千家甬東袁踽貧為洋船典簿記藏蓮畫兩幅截竹中將歸貽日本主主大喜重予宴酬以寶珠亦傳模筆也蓮嘗模周長史畫至再三猶不欲已人指所模畫謂之曰此畫已過周而猶嚮慊何也曰此所以不及者也吾畫易見好則能事未盡也長史本至能而若無能此難能也吾試以為文言之今夫為文者非持論即摭事耳以議屬文以文屬事雖循經營亦安容有作者之意存其中耶自作家者出而作法秩然每一文至必銜毫吮墨一若有作者之意先於行間舍夫論與事而就我之法曰如是則當如是則不當而文亡矣故夫畫氣韻兼

力渾渾容容周秦之文也勾綽捉勒隋境堅鑄漢鎔文也輒遣於法度之中釘前蒸後陵轢矜軼搏裂頡斫作飛滯前入家也故畫有入神家有名家有當家有作家有匠者家吾惟不離乎作家以負此慙也其論如此蓮畫以天勝然各有法骨法法吳生用筆法鄭法士墨法荊浩疏渲傳染法嘗仲姬古皇聖賢孔門弟子法李公麟觀音疏筆法吳生細公麟諸天羅漢菩薩神鬼魑魅法張曜騎衣冠士法閻右相士女法周長史昉几幛尊卣餅罍什器戎衣冥盧畜馬駱駝羊犬法趙承旨鉤勒竹法劉松折枝桃牡丹梅水仙草花法黃筌校錢選為晴花簡點添凸厚法宣和畫蟬蛺蝶蜻蜓蜻蜻蜥蜴蜘蛛蜈蚣蜪法宣和亦雜法崔徐黃又子蓮法於蓮

章侯傳古牌為新安黃子立摩刻其人能手也章侯死後子立畫見章侯至遂命妻子辦衣欽曰陳公畫地獄變相成呼我摩刻然則蓮畫之貴豈獨人間耶原評張山來曰陳章侯水滸牌近年如畫燈如席上小屏風皆取為稿本其為益於世者甚多則其食報於將來者所必然耳

桑山人傳

毛奇齡大可

山人許氏汴人少舉茂才崇禎中嘗獻勳誠三策於閣部督師揚君不用既而為東平侯劉澤清幕客與澤清語不合辭去鄉人怨家發其隱事於我師之鎮汴者走匿桑下因姓桑號桑山人山人乃與高陽曹道士遊夜坐耳鳴絲竹徐發若有物拔其頂聳身大餘骨節皆通嘗賣藥嵩山廟市以水酌喑者能言許州小男為狐所苦呼狐斬之既還汴怨家見曰此許澄茂才也帥捕十許人跡至山人乃獨身指揮盡縛諸捕者揖怨家去謝之而身遊衡陽不返云

張山來曰此等道士我恨不得遇之

李姬傳

侯方域朝宗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也姬為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亟稱之少風調皎爽不羣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雪苑侯生已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為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鋮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為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鋮不得已欲侯生為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貪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

將軍乃屏人述大鋮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閒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論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怏怏因辭去不復通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妄然嘗脫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就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鋌邀姬一見姬固却之開府慚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歎曰田公爭異於阮公乎吾向之所賢於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

張山來曰吾友岸堂主人作桃花扇傳奇譜此事惜未及琵琶詞豈以其詞不雅馴故略之耶

記縊鬼

王明德今思

凡係有人縊死其宅內及縊死之處往往有相從而縊及縊之非一人者俗謂之討替身謂已死之鬼求以自代此種渺茫幻妄惑世誣民之談豈君子所樂聞然書謂

子不語怪。夫於怪僅曰不語。則是怪亦世所嘗有。非云世絕無怪也。吾鄉有張姓者。其家僅足自食。夫先臥。婦則仍工女紅。偷兒來夜踰垣往竊。未敢竟入。伺於窗外。見牀側一鬼婦。向本婦先嬉後泣。拜跪再三。本婦睨視數次。忽長歎。潸然淚下。偷兒心驚。聿心伺之。婦即自理綃帛。仍有不忍即行之狀。鬼婦更復再拜祈求。本婦方行自縊。偷兒急甚。大聲疾呼其夫鼾嘷若不聞。偷兒無法以救。適簷下有竹竿。取從窗櫺中擲擊鬼婦。其夫方覺。偷兒呼令急為開門。相助解救。在此婦固不自知。竟死為何事。其夫亦不即呼。呼門為何人。而偷兒亦自忘乎其為偷兒矣。事後各道其詳。因發牀側之壁視之。其中梁畔。宛有先年自縊繩頭尚存。雖云朽爛非真。而其形其跡則仍宛然。由此以觀。則凡世俗所傳。亦未盡屬無根之談。荒唐之論矣。據故老所示辟除秘法。不知出自何典。頗有行之而驗者。法於自縊之人尚在懸掛未解時。即於所懸身下暗為記明。於方行解下時。或即用鐵器。或即用大石。鎮而壓之。然後於所鎮四面深為挖取。將所鎮土中。層層攪視。或三五寸。或尺許。或二三尺。於中定有如雞骨。及如各骨之物在內。取而或棄或焚。則可辟除。將來不致有再縊之事。是為屢試屢驗。其理殊不可解。但及時即挖則得之淺而易。遲則深而難。然亦不出八九尺外也。雖云幻妄無稽。不知何以行之實有可據。得毋如聖哲所云。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心知理之所必無。安知非情之所必有。其殆是歟。愚故從而筆之。即或行之未驗。聊以解愚夫愚婦之疑。亦未必非拯救自縊之一預道也。

張山來曰。世間自盡之鬼。如投河自縊自刎之類。俗謂其必討替身。予素不之信。審若此。則此等鬼必有定額。不容增減耶。真不可解。

虞初新志卷十三終

虞初新志卷十四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平苗神異記

王 諫 撰

城步非邑也。故屬湖廣寶慶之武岡州。設官城步巡檢司。苗民雜處。民不及什一。數歲輒獷發。守土將吏不能勝。但被害有明宏治甲子。峒苗李再萬倡亂。巡撫閻公討平之。疏請建縣治。用資彈壓。爰割武岡之綏寧二里半隸焉。城於巫水之上。凡五峒十八寨環其外。為率者聞久老談苗事。目瞪股慄。若不終日。城雖不盈百。東西南列三門。北門故有漢前將軍關帝祠。翛然踞城上。邑人敬事之。禱求必應。然未嘗現身示異也。余以康熙庚申謁選。得是邑宰。親故餞別者。為余危。余笑謝之。初涖治。苗不敢猖獗。迨癸亥七月朔。粵西全州西延峒苗楊應龍嘯聚苗猺一千七百餘黨。將侵城步。殺人祭旗。警以七夕決勝。謂孤城無備。可談笑取。先是余逆揣變作。陰募敢死士三百人。練習有法。及偵得實。單騎相地勢。秘授計閱七日。賊直薄城下。望見旌旗刀戟。皆嚴整相顧錯愕。如出神算。不復有鬬志。余屬典史徐士奇。把總王明。守北面。練總楊應和守南城。撫苗陳天武守西城。余獨當東面。扼其衝。率精銳出城。乘賊暮氣深入。其阻應龍倉猝失指。有左道用行演咒法。無一效。皆手戮之。餘黨膽落奔潰不二里。伏兵四起。除被刀箭中火器死者。生擒五百餘人。渠魁應龍。故馬賢部下裨將助賊為妖者。黃羊山道士周大聖也。及訊賊酋不奔竄。而屈首受擒。餘曰。方將遍恍有赤面長鬚大將。乘白馬。自天而下。指揮神兵八面旋繞。不得脫。余始驚異。旋問我軍所見無異辭。日既晡。振旅歸。亟登城謁帝。仰見帝面汗浹如雨。如甫釋甲狀。益加悚惕。叩首謝。自惟涼德。何敢辱帝力。或者正可勝邪。誠可回天。今茲平苗斬妖。不請一兵。不傷一民者。真神助。非人力也。余何人。斯敢妄據天功哉。爰是新廟貌肅。凡延遠近奔走者日盛。邑人士作平妖傳及詩歌傳奇紀事。謂百年來所未有。苗患遂不復作。今又二十餘稔矣。每歲七夕。余必齋肅祀帝。無忘厥功。獨怪帝乘馬故赤色。此獨白。或疑馬援嘗伏五溪蠻。得毋伏波將軍來耶。余謂不然。神像既汗浹示靈爽矣。余非疑乘馬者非帝也。疑帝之馬何以白也。姑闕疑以俟考。

附 吳賓崖曰。按明初某勳戚家。畜一白馬。肥且健。一夕。關帝夢示云。某省寇亂。欲假而馬助兵。旦起視廄中。馬僵臥不起。蓋攝其神往矣。迨奏凱。勳戚益敬服。京師人異之。因建白馬廟奉帝。自是帝現身顯靈。捍倭破賊。輒騎白馬。以為常。今大司馬

遂寧張公嘗云爾。則城步平苗神異信哉。為帝無疑也。特傳傳帝馭赤虎馬。一日千里。豈一蹶不復振耶。抑久用而疲用人間馬。協力耶。附識以資博聞之采云

附紀香木作像　吳陳琰寶崖

親察永平王公。初仕城步。平峒苗之亂。感嗣帝神兵之助。將特立帝像以祀。一日玉水暴漲。一香木於張家沖殊勝。菴前。僧法徹見而異之。謂若有神運當留鎮山門。士民請於公。作像奉之。公為碑文以紀。愚按先輩黃貞父云。江南文德橋有香楠木一株。長五丈許。浮秦淮而下。諸生徐嘉賓夢神告曰。是乃黎賓門外闢廁物也。於是收而斲之。作三尊像。二事何後先合符也。大抵神物不世出。有王則靈。巫水之木安知非感王公正氣為潭墜。溪蠻百世不復萌亂之兆耶。江南之木感於夢。則一介不可妄取。天下事類然矣。剡倚恃權要。竊據神物。如周宣王鼎為嚴尚書者。可勝道哉

張山來曰。今壬午歲。苗民投誠。雜髮慕義於　皇天子之威靈。且當與虞帝之舞干羽而格有苗者。相映後先。讀此記而益信

紀老生安於　吳陳琰寶崖

永平馬兆熊中崇禎庚辰進士。官未赴。本河內行人考選。巡按湖北。有鄖陽老生某。投牒云。運將歸。軍不聞。冥壽關公扶我國祚。請下令訊之。馬可其請。遂發鄖陽司理某。視勘。司理奉令惟謹。委官役往招之。役亦莫知所從。謁關廟。叩首謝過。起見香爐側白鍰一錠。始未嘗見也。通悟神亦如人世貪劣。然者。徒復司理。懸牌某日聽。鞫。屆期。老生果至。空際忽有旋風自城南來。現帝像。衣冠皆與今世所繪示無數。難回帝亦從時制也。現身未久。駕空而去。司理及胥吏驚怖欲絕。老生已奮仆七竅流血死。愚哉老生。憤天運而告神。神其能主乎。若巡方貿然許。司理貿然行。胥役貿然往。皆愚之愚者。而帝必現身說法。所以儆愚者。至矣。哉言。讀者可鑒矣。馬氏尚存案卷。永年王察觀公猶及見之。

張山來曰。若巡方不貿然許。司理不貿然行。胥役不貿然往。亦不能顯此靈異

會仙記　徐階鳳竹逸

會仙者。非真仙也。有似乎仙。則仙之矣。非會其面也。聞其言。如會其面矣。曷言乎有似乎仙也。知人心中之事。知人未來之禍福。非仙而能之乎。曷言乎如會其面也。不見其形。得聞其聲。有問必答。語皆切中。非如會其面乎。壬戌春正月。扶風橋許生名丹。字若夔。同其父玉卿。入城探親。去城三里許。遇兩美女。視之而笑。許生素謹慤。不動念。是夕宿親表氏家臥小樓上。燈滅。忽聞剝啄聲。問之。則稱奴家許生父子怪之。急叩主人門。大呼有鬼。主人率僮婢秉燭出。一無所見。坐踰時許。辭主人。主人退。復作聲。述許家平日事。詳而確。且說奴與生有夫婦緣。故來相訪。許益疑而畏之。假寐不與言。遂倚樓唱時曲數闋。達旦而去。閱十日。生自外入臥室。見前遇美女艷服坐其床旁。一美婢侍。許生怪之。細詢其來歷。自言姓胡。字淑貞。五百年前。在宋真宗宮生寺人奴采女。意甚相悅。訂來世為夫婦。不意奴墮孤胎。生轉數世。不相值。今奴修煉將成。來生娘子歸寧。了此夙緣。毋疑。我也。生以告其祖。漢昭。漢昭故明秀才。年已七十餘。聞而怪之。急入室。無所見。但聞婦人聲。以太公呼之。請坐受奴家拜。漢昭心知是妖。而無法祛之。夜伴生寢。淑貞執婦道甚謹。與漢昭叙談。引經據古。無一俚語。以漢昭在未嘗與生押比曉里人知之。競來訊詰。淑貞因人而語。與子言孝。與弟言悌。與姑言慈。與婦言順。一如大儒之言。間有以故事相難者。淑貞悉其原委出人意表。往往難者反為所窮。於是漢昭信其妖而不邪。故出以成其夫婦緣。其初至也。有詩。定情也有詞。風流芳艷。允為情種。乃許氏戚族咸為生慶。或叱之或怒詈之。甚或持刀向空揮之。或掖生匿避之。淑貞曰。吾為情來。諸人不以情待我。盍去。諸。吟怨別詩而去。去遂不復來。然侍女素娥時通音問。取履式製履。精緻勝於常婦。口誦淑貞相思曲。情甚殷。一日生誕其美。以手戲之。素娥嚴辭拒。不似人間婢子之易挑者。自後素娥來。必偕秋鴻。有時偕數婢來。曰春燕。曰一枝紅。曰青青。柳。皆古美人之名。使人聞之而魄動。癸亥五月。淑貞遣秋鴻迎生去。生難之。秋鴻曰。閉目附吾肩。可頃刻至。生如其言。耳聞風浪聲。目不敢開。少頃。秋鴻曰。至矣。生開眼視。石壁削立。秋鴻以扇拂壁。豁大門。肅生入。內皆精舍。女樂兩行。鼓吹音。妙不可狀。淑貞一姊一姊俱出見。分主客坐。素娥抱一女孩曰。此小姐所產。十閱月矣。以其生緣陰。下因名緣陰。生接置膝上。女即以爹呼之。留生宿。具供具。鮮華。都非塵世所有。淑貞隨其姊若妹早暮焚香誦佛。與生竝坐。而不與同寢。留四日。淑貞曰。官人宜歸矣。家中娘子欲投河。倘不測。奈何。即遣秋鴻送生歸。歸而婦已泣河干矣。臨別。手製葛衣萬褶贈生。歸而視之。頗與閨篋類。是年冬。又遣婢迎去。其路較前略近。生問何地。素娥曰。前黃山今銅峯也。素娥秋鴻。輩時到生家為之理家事。雖瑣屑必當。許生余之內甥也。向余述其詳。余疑之而亦羨之。屬生致素娥。求一會。以問休咎。生果以余意致之。素娥曰。

諾。當以甲子正月十二日為期。屆期。余設小酌往生。設酒饌。暢飲畢。余曰。仙莫爽約乎。漢昭曰。必不爽。請安枕以待之。漏未二下。忽揭前呼曰。老相公。襲來矣。老相公。稱漢昭也。余披衣起。問之曰。來者素娥姐乎。應曰。是。徐相公。請安卧。不消起來。我小姐有詩贈徐相公。周夫人誦詩云云。初聞不盡曉。問之。又誦一遍。曰。小姐更有詩。專贈徐相公的。誦詩云云。余曰。亦未盡曉。又誦一遍。尚有未曉處。問之。一一說明。既而曰。相公壽有九旬。晚景都佳。余問曰。我前世是何等人。曰。相公前世是醫生。誤用藥傷人之子。夫人前世是堪輿。誤看地。絕人之嗣。是以今世生而不育。然相公忠厚正直。暮年必得一子。只是積德要緊。時同候會者。周子雲梯。仇子長文。陸子求聲。各有所問。皆就事直答。不作影響語。語久辭去。瀕行曰。吾妹秋鴻。即送香水來飲。頃之。空中忽報曰。秋鴻送香水在此。移燈照之。果有一壺在几手撫壺。壺熱。如新瀹茶。秋鴻自言。須請許二官來。斟呼許生出。取香水分酌之。氣馨味甘。仙家所謂瓊漿者非乎。聞有步屧聲。推門入。口唱曲。婀娜不絕。出即告去。余留之曰。秋鴻姐何不歌一曲。使吾輩共聽。好音乎。秋鴻應聲而唱。雖不辨其為何曲。而旻聲繚繞。聞者莫不神飛。曲終。飄然去。余錄其詩示同人。同人屬而和。得詩詞若干首。彙錄之。顏曰仙音集。噫嘻。

子不語怪。恐惑人也。若淑貞之事。怪耶非耶。其形但與許生見。他人未有見者。來也無影。去也無跡。窗戶不啟。俊而坐人之牀。以為怪。則真怪也。然始以情繼。以義。所言者中庸之道。所習者人事之常。投以詩詞。輒次韻和答。以為非怪。則真非怪也。蓋胡者。狐也。美姿容。篤因緣者。淑也。匿其貌。不與他人見者。貞也。狐而近於仙也。夫古人登嶽涉海。以求仙。而仙未易得。會今余於咫尺間。覩為問答。飲香水。聆妙曲。直以為會仙。可矣。第其女綠陰。許生所生。非狐矣。後必有出世之時。余果壽尚得見之。

張山來曰。狐而貞且淑者。其性也。泛博而知禮義者。則其學也。吾不知其以誰氏為師。

太恨生傳

徐瑤天望

太恨生。東海佳公子也。與余形影周旋。神魂冥合。因熟悉生情事。生父司李公望重一世。生承家學。折節讀書。當代名流。咸傾其才調。丰神俊邁。性狷潔。寡欲。未嘗漁非禮色。娶元女夫人婉嫕貞淑。生相敬如賓。夫人嘗謂生曰。吾夙駑清淨。苦厭凡緣。膝下之蘭。幸蚤林立。生平志願已足。當覓一窈窕備君小星。吾即守木义成。繡佛長齋。不復煩君畫眉矣。生曰。自卿為余家婦。門庭雍睦。方期百年偕老。豈忍令卿誦白頭

吟耶。雖然。卿業有命。余寧矯情第逆妾須。德才色皆備。乃善。正恐書生命薄。難獲奇緣。有幸卿意耳。先是太原某世為洞庭山人。以貧故。貰其妻為生子保媼。未幾。某死。遺一女。無依。寄養豪右某家。某家婦悍。名曰養女。實婢畜之。女受困百端。無生理。媼恚甚。性爭曰。向固以吾女為若女。而女困辱至此。於義已絕。吾挈女去矣。某家咸憎女。聽媼挈歸。生家年十六矣。女雖支離憔悴。而柔婉之態。楚楚動人。夫人一見。絕愛之。親為薰沐教以女紅。無不精緻。時戊辰冬。生自茂苑歸。問所從來。夫人語之故。因謂生曰。冀欲為君置妾。而難其選。今此女明慧端鑒。乃天賜也。亦有意乎。生睨而笑曰。惟卿所命。生母亦見女賢。密諭媼。欲為生成之。會生仍往茂苑。尋丁外艱。事逐寢。居半載。夫人乘閒謂女曰。吾視汝德性貞醇。體度莊雅。雖名閨淑媛。無以過之。豈宜為庸人婦。吾郎君才品風流。真堪婿汝。當以赤繩繫汝兩人。幸事稷濟。即妹視汝。汝盍早自決計。女沉吟未答。既而泣拜曰。妾惸惸母子。困苦伶仃。來托宇下。夫人遇妾誼踰所生。常恨碎骨粉身。不足為報。生死禍福。敢不惟命。今所以不輕一諾者。誠慮人心叵測。事變難知。三生緣淺。好事多磨。折耳幸辱夫人與郎君約。郎君家世清華。先業未竟。當勉圖光大。努力青雲。慎無以兒女情長。令英雄氣短。且太夫人春秋高。承歡養志。端在郎君。詎可羣慈閒情致乖色養一也。郎君與夫人雖鳴戚旦鴻。業相莊萬一。割愛分寵。遺刺綠衣妾罪大矣。二也。郎君外服未闋。大節攸關。妾當珍此女兒身。俟除服後。上啟高堂。明成嘉禮。倘稍遂情緣。冒嫌涉疑。妾不足惜。人其謂郎君何。三也。誠如妾言。妾無悔矣。夫人笑曰。固知汝有心人也。好自愛。因具以告生。生驚喜曰。安得此大學問語。謹受教。自是生必欲得女。女一意以身委生。而夫人亦惟恐不得當也。大率女之為人。性殊靈慧。而嚴於舉止。情極肫惻。而簡於言笑。居常女伴相徵逐。女獨靚粧凝神。蕭然自遠。終日坐閣中。剪理刺繡。影匿形藏。非媼呼不入中堂。間遇生輒逢引。以故終歲同處室中。絕未通一言。生情不自禁。欲得女一晤語。倩夫人為介。女雖之夫人。固請曰。郎君無他意。第欲共汝作良友。相酬對耳。至則儼容端坐。雙目瞪視而已。然生亦以遠嫌不敢數請相見。即女見生。必邀夫人與俱。乍語乍默。若近若遠。間或竝坐月中。偕行花下。各陳慰勉之辭。半吐愁思之句。雖情好愈摯。而燕昵俱忘。歷三年不及於亂。夫人每從旁戲曰。汝兩人內密外疏。何乃無風月情生。卧室與女舡閣雖隔絕。而室密通。生中夜朗吟。與女刀尺聲時相答也。女嘗謂生郎君驚才逸韻。妾如復侍巾幗。永伴文人。素願已愜。第自恨未嫻翰墨。他日香奩

中弗克供捧硯役余何生笑曰以汝風慧兵患不識字耶結褵之後汝備弟子禮奉余為師燈前月下授汝女論語孝經及古詩詞何如女點首曰尚須教我法華多心諸經也隨口授闢睢數章并解說意義女微笑覆之不失一字生出外女隨夫人過書齋見乩硯上塵拂拭之圖語縱橫者整齊之庭花色悴則汲水灌之性愛焚香竟體芬郁襲人雅好淡素恬荊釵裙布必整必潔泊如也生每遺以香細諸物必堅却之或以夫人命始受又常為製一錦囊不可逼之則云俟兩年後為郎製之其謹慎識大體如此始女奇養某家時嫉女殊甚至是聞女美且賢乃大悔遂改養女為養媳訪媪兄及姪坐姪主婚而以娛氏屬媪甥更為流言以撣生曰女固某家婦也而生實圖之生有忤奴利其金因挾為奇貨於媪前作楚歌而陰告某家且授之計生素以名義自持又見肘腋間多媒孽之者猶豫未決會以事遠出某家聞之疾令媪甥持五十金為聘給媪兄劫媪使受約某日來娶生歸益錯愕不知所為夜同夫人謂女曰吾向以汝為囊中物今變起不測勢難復挽余何女曰妾計決矣倘事勢窮促以死繼之否則祝髮空門耳外此非妾所知生曰汝奈何輕言死哉余與汝纏綿情境三載於茲居恆晤對儼若賓師情固難施義則可判今奸人逐影尋聲將甘心於汝萬一以余故輕生外間耳食其以汝為何如人殺身不足以雪恨祇增余悲耳且汝縱弗自惜獨不念汝母乎惟向空王乞命於計較可辦香供佛余當一以資女然女淒涼禪榻斷送青春余又不忍令汝出此也女欷歔久之曰嗟乎郎君今生已矣面壁長流生須呼之不復應時壬申正月十二夜也先是女密藏既與剪於社為女伴所覺搜去之至是乃手製女僧冠服促媪於試燈夕偕入尼菴臨行夫人持女痛哭不忍捨左右寄掖泣莫能仰視生但目送而已翼辭楚帳嬿雜漢庭不足喻其悲也菴內老尼詰其事不肯為女剃度哀懇再三終不許而某家偵知之懼有變急倩媪妯娌趨菴中防護甚嚴女自度不免中夜起呼媪哭曰母乎兒至此命也夫為傳語語未畢氣結不能出聲媪急抱持之曰兒欲何言女欲言復大哭嘔絕如是者三良久始曰兒與郎君跡若路人分瓜知己生平志念皎如日星本期瓣一死以報郎君今流離轉輾計無復之求死不得求為尼又不得命之窮也一至於斯天實為之其又何尤兒為郎君澀眼全枯驚魂久散顧念死出無名徒令枉死城中增一業案耳今與郎君恩斷義絕矣天荒地老永無見期好謝夫人善慈郎君勿復以兒為念即視兒作已死觀可耳言訖母子相抱大慟仆佛前而某家人舟適至蜂擁入菴

挾女而去生自與女訣別後心搖意亂忽忽如有失及媪歸述女言益狂惑失志矚目神傷夫人憫之且慰且讓曰吾本欲為君締此良因不圖愛出非常累君至是雖然君自與女無緣耳君向不早為之所因循蹉跌坐失事機迫奸人計賺特以君之力猶足與爭挺身而前未必無濟乃袖手任其鼓弄今大事已去悔恨何及且天下豈少良女子而獨沾沾於是為生仰天太息曰夫人休矣余非登徒子誓不效雞情奴態暮翠朝紅自見女後畢世惘忱無端傾倒試問遇合之奇有如此女者乎我見猶憐有如此女者乎兩心相得有如此女者乎乃婉孌一室之中住萬三年之久余亦非魯男子也所以禁欲室私坐懷不亂者亦冀正始要終各明本懷耳事幸垂成一朝雲散若以丹誠所感雖滅頂捐軀亦復奚恤顧乃咽淚吞聲甘為奸人所賣誠欲以禮相終始也鼠牙雀角適足增羞抑豈令齎恨偏持我短長乎今而後余終當以情死耳血殷腸裂骨化形銷此恨綿綿寧有窮極卿勿復生別念縱使賢如絡秀麗若琅琊不能易此恨矣自是益不自聊賴或竟日枯坐或徹夜悲歌積久遂成心疾余見且傷之為作咄咄吟一卷情慟詞一卷以廣其意且生與女相愛憐若此而卒不相遇真堪遺恨千古烏容秘而不傳而不知者反以女為生口實因詳述之以告天上人間千秋萬世之情癡有如生者

幻史氏曰余觀生與女發乎情止乎禮義宜尋常兒女子所得儗乎當其適然相遇理既允當於勢又便況有閨內以作之合如此而不遇豈人生快意之事造物者故厄之使弗克有終耶不然生與女命實不猶耶然跡其後先言行女非有意負生者形禁勢格變至無如何耳而生也寧守經毋達權事固弗易為流俗道悲夫語云未免有情誰能道此余又感夫以禮相閑者之情尤不能已已也

張山來曰吾不知太恨生守經之心為何心不惟有負此女抑且負元女夫人矣

座水盞子誌石銘

毛奇齡大可

水盞子者越器也其器不知造於何代亦莫按其製相傳隋萬寶常析鍾律能叩食器應絃後人即以水盞入樂或曰古有編磬與水盞同古金以鑮不以鉦今以鉦易金雲鉦即編鍾也編鍾一變而為方響再變為鉦水盞子雖不必以厄然由變而推則易石以瓦或亦非無然者與陳詩云坎其擊缶史記秦王為趙王擊瓦缶而莊周子乃鼓盆而歌雖或以即音非以倚音專聲赴奏有如枹然然而猶瓦為之明與平伯從子高過蓄婢佳子能叩食器為幽州歌筝師撫筝在傍能曲折倚其聲姑蘇樂

工課易以鐵。不成。乃購食器之能聲者。得內府監製成化法器若干則水淺深分下上清濁。叩以屑。悉凡器。心而音。周強名曰水盞子。順治乙酉王師陷安平。江都隨破。家人之在丈樓者皆散去。任子投射陂死。康熙甲辰子遇通於淮陰城託鎮淮將軍食。食頃。懷二盞出供奉器也。中捩水級。叩之冷冷然。語其事而三歎鎮淮將軍命座之淮城東唐程將軍吹金。意側。如座任子者而使予誌於石。其文曰

編竹為簫。編石成磬。方響不傳。水盞可聽。破十六葉更為八瓷中流。深淺高下因之。

王郎漸安。犀槌自擊。憂即巫胡桃將宛轉試斟。涤酒遙倚素曲半袖。縈錦。五指琢玉。既越雞板。亦遇徵羽。中曲斟扑。能使神動吹角出陣。鳴笳在疆北。鄙好殺南風不揚。烏啼失林。霓裂夜地。宮渡戰亡。安西軍潰。已奪都尉將。邀昭妃錦車翠幕。驅馳何為。

昔者杞梁妻赴淄水。朝鮮有婦墮河而死。或援箜篌。或形操暢。彼美善懷。與之相向。身同波澄。技乃謬絕。殘金翦絲。方寸不滅。爰歸黃土。仍歌青臺。英雄粉黛。十秋同埋。昭華之琯。藏於幽隴。元康阮咸。乃閟古塚。鼓缶無路。招魂有詞。彼美而在。尚其依斯。

張山來曰。八音中惟土無新製。予嘗欲以磁器補之。今讀此。乃知素有其器也。

姍姍傳

黃　永雲孫

姍姍者。字小姍。周姓。藏溪黃夫人侍兒也。母夢吞素珠一粒。覺而娠。胖輦卜之。宜男。及姍姍生。咸賀之曰。是雛女也。當有福慧。數歲。戲於庭。適夫人勑銀工製釵。曰。如一封書式。姍姍應聲曰。一封書到便興師。夫人為之發粲。自是極憐愛之。親為剪髮。裹足。令從女塾學。得近筆墨。稍長。課之繡。金金針鴛譜。一見精絕。稟性嫻善。伺夫人意。先事。即得夫人每曰。此吾如意珠也。幼有有潔癖。薰香浣衣。惟恐弗凡。其服食器用。卒不令諸同伴近之。晝則旁習女紅。夜則則隨夫人合掌海南大士。退。但閉閤寢。坐。封書式。姍姍應聲曰。一封書到便興師。夫人為之發粲。自是極憐愛之。親為剪髮。裹足。令從女塾學。得近筆墨。稍長。課之繡。金金針鴛譜。一見精絕。稟性嫻善。伺夫人意。先事。即得夫人每曰。此吾如意珠也。幼有有潔癖。薰香浣衣。惟恐弗凡。其服食器用。卒不令諸同伴近之。晝則旁習女紅。夜則則隨夫人合掌海南大士。退。但閉閤寢。坐。

及姍姍生。咸賀之曰。是雛女也。當有福慧。數歲。戲於庭。適夫人勑銀工製釵。曰。如一封書式。姍姍應聲曰。一封書到便興師。夫人為之發粲。自是極憐愛之。親為剪髮。裹足。令從女塾學。得近筆墨。稍長。課之繡。金金針鴛譜。一見精絕。稟性嫻善。伺夫人意。先事。即得夫人每曰。此吾如意珠也。幼有有潔癖。薰香浣衣。惟恐弗凡。其服食器用。卒不令諸同伴近之。晝則旁習女紅。夜則則隨夫人合掌海南大士。退。但閉閤寢。坐。

姍姍者。字小姍。周姓。藏溪黃夫人侍兒也。母夢吞素珠一粒。覺而娠。胖輦卜之。宜男。及姍姍生。咸賀之曰。是雛女也。當有福慧。數歲。戲於庭。適夫人勑銀工製釵。曰。如一封書式。姍姍應聲曰。一封書到便興師。夫人為之發粲。自是極憐愛之。親為剪髮。裹足。令從女塾學。得近筆墨。稍長。課之繡。金金針鴛譜。一見精絕。稟性嫻善。伺夫人意。先事。即得夫人每曰。此吾如意珠也。幼有有潔癖。薰香浣衣。惟恐弗凡。其服食器用。卒不令諸同伴近之。晝則旁習女紅。夜則則隨夫人合掌海南大士。退。但閉閤寢。坐。

時以下第歸里。雲孫故倦游。杜門外多長者車轍。問奇履滿。劈箋調墨。日不暇給。思得麗妹為記室。歐配湘夫人才而賢。相與謀之曰。是欲副余天下豈樂素朝雲其人者乎。即有之。當以禮聘。而雲孫負相如之渴。所好又特異。每曰。豐肌肥婢。傭奴配耳。昭陽第一。安在吾寧築避風臺。侯之。以故薄游於廣陵姑蘇之間。幾於紅粉成陣。而卒終不聞語聲。其靜心類如此。丁亥。姍姍年十五。夫人將為之字。而孝廉黃永雲孫者。時以下第歸里。雲孫故倦游。杜門外多長者車轍。問奇履滿。劈箋調墨。日不暇給。思得麗妹為記室。歐配湘夫人才而賢。相與謀之曰。是欲副余天下豈樂素朝雲其人者乎。即有之。當以禮聘。而雲孫負相如之渴。所好又特異。每曰。豐肌肥婢。傭奴配耳。昭陽第一。安在吾寧築避風臺。侯之。以故薄游於廣陵姑蘇之間。幾於紅粉成陣。而卒終不聞語聲。其靜心類如此。丁亥。姍姍年十五。夫人將為之字。而孝廉黃永雲孫者。

先事。即得夫人每曰。此吾如意珠也。幼有有潔癖。薰香浣衣。惟恐弗凡。其服食器用。卒不令諸同伴近之。晝則旁習女紅。夜則則隨夫人合掌海南大士。退。但閉閤寢。坐。封書式。姍姍應聲曰。一封書到便興師。夫人為之發粲。自是極憐愛之。親為剪髮。裹足。令從女塾學。得近筆墨。稍長。課之繡。金金針鴛譜。一見精絕。稟性嫻善。伺夫人意。先事。即得夫人每曰。此吾如意珠也。幼有有潔癖。薰香浣衣。惟恐弗凡。其服食器用。卒不令諸同伴近之。晝則旁習女紅。夜則則隨夫人合掌海南大士。退。但閉閤寢。坐。

時以下第歸里。雲孫故倦游。杜門外多長者車轍。問奇履滿。劈箋調墨。日不暇給。思得麗妹為記室。歐配湘夫人才而賢。相與謀之曰。是欲副余天下豈樂素朝雲其人者乎。即有之。當以禮聘。而雲孫負相如之渴。所好又特異。每曰。豐肌肥婢。傭奴配耳。昭陽第一。安在吾寧築避風臺。侯之。以故薄游於廣陵姑蘇之間。幾於紅粉成陣。而卒終不聞語聲。其靜心類如此。丁亥。姍姍年十五。夫人將為之字。而孝廉黃永雲孫者。

無所遇。一日為黃夫人六秩初度。雲孫以族之猶子從。而捧觴為。姍姍侍夫人出。常莊。便服。遙遙來前。翼雲膚雪柔若無骨。而姿態閒逸。娟娟楚楚。如不勝衣。立而望之。殆神仙中人也。雲孫曾見心湯。私自念曰。其道在遇求之則遠。彼美人者。真國色無雙矣。時親族畢集。群進而壽。姍姍延佇既久。雲孫得數數目之。姍姍面頰發赤。為一流盼而已。禮畢。遞隨夫人入。雲孫悵然別去。賦浣溪紗一闋。於是呼媒者告之。故使通殷勤。而夫人重惜之。不欲以備小星之選。固拒不許。雲孫書空無聊。計無所出。乃

夫人之長君來玉。次君雪茵。固善雲孫。力為之請。夫人曰。吾以掌上撫之。極不忍使為人作妾。必欲為雲孫請者。有姍姍在。命家嫗以其私詢之。姍姍不言。嫗曰。是前稱壽者。恂恂少年。吾聞其才名冠江南。掾硯司。花猶勝黨將軍。羔酒其私心慕子。惟恐不得當也。唯夫人命可乎。姍姍首肯。先是里中貴子弟。為夫人內姻者。咸願以金屋貯姍姍。姍姍聞之。輒大恚。至是聞嫗言。為一破顏。以是知其心許雲孫矣。既報可。雲孫大喜過望。湘夫人出私資聘之。是時適當順治戊子十月。諸應春官試者。悉北上。雲孫將就吉娶之值。往以父命不果。且促之駕。不得已。治裝將去。而聞姍姍忽遘疾。雲孫為留竟月。延醫治之。意殊怏怏。不欲行。使者傳夫人語曰。兒疾在我。雲孫豈以一女子病而輟試事。越夕。僕夫趣行。其友許聖本等。餞之郊外。雲孫賦滅字木蘭花一闋志別。曰。東君有意。知許梅花花也未。小漏春光。怎禁西風一夜霜。淒然相對花底。溫存花欲淚。殘月如弓。幾剪燈花又曉鐘。遂去。而姍姍病益劇。醫來猶強起櫛沐

然。已骨立不支。似猶舉首。盼泥金也。既又聞雲孫被放。愁容憔悴。捧心而泣。夫人再三慰諭曰。若何所言。但告我。姍姍曰。妾命薄。辱夫人膝下十六年。於茲。無祿早世。不得長侍阿母。夫復何言。夫人固問之。曰。豈有思於雲孫耶。姍姍長吁。瞪目顧左右曰。扶我。扶我。起而頫首曰。郎君天下才。睠我厚。今試北。非戰之罪。乃以妾故也。且妾夜者夢持檄召我。冉冉贲雲而去。意者在瑤池紫府之間。為我謝郎君。生死異路。從此辭矣。撫枕淚落如雨。自後不復進藥。數日竟死。死之三日。雲孫抵家。湘夫人淚光瑩瑩然。猶在目也。雲孫曰。將無妾面羞郎。來時未睨耶。湘夫人曰。不然。坐定。吾語若。數曰。吁。姍姍死矣。雲孫既內傷姍姍。居平忽忽不樂。幽思鬱懣。時結於懷。嘗以一杯臨風告於靈曰。吾將入海。乞不死藥。返魂香。以起之。則三神山有人風。引舟不能到。欲得少君方士之術。上天入地求之。遍而七夕夜半。未及比肩。無誓可憶。佳人難再得。當復奈何。然其後姍姍亦數入夢。是耶非耶。不可徵。邇于鱗李夫人歌云。紛被被其徘徊。包紅顏其弗明。兩語俱神似。或云。姍姍從夫人虔修彼法。先以淨體化去。不欲梁玉清累太白。理或有之。大要使白骨可起。則月下風前。呼之。或出壯丹亭一書。不得盡謂湯若士寓言也。姍姍既死三閱月。同里墨莊書史為之傳。

論曰余聞姍姍遺事甚詳其吳娃寀五之流與或曰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此負情
假之言不足為雲孫道也雲孫登堂乍返未得再顧而鍾情特甚豈治色是溺蓋亦
歎為才難者乎史稱阮嗣宗醉眠鄰女壚側及其既死又往哭之可謂好色不淫雲
孫近之矣
張山來曰才媛遇妒婦吾甚恨之今黃夫人賢德如是而姍姍不克永年豈彼蒼
亦妒之耶

虞初新志卷十四終

虞初新志卷十五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閻秀 錢宜在中

記同夢

甲戌冬暮刻牡丹亭還魂記成兒子校讐譌字獻歲畢業元夜月上置淨几於庭裝
硯一册供之上方設杜小姐位折紅梅一枝貯膽瓶中然燈陳酒果為奠夫子忻然
笑曰無乃大癡觀若士自題則麗娘其假託之名也且無其人奚以奠為子曰雖然
大塊之氣寄於靈者一石也物或憑之一木也神或依之屈歌湘君宋賦巫女其初
未必非假託也後成叢詞麗娘之有無吾與子又安能定乎夫子曰汝言是也吾過
矣夜分就寢未幾夫子聞子歎息聲披衣起肘子曰醒醒適夢與爾同至一園衍佛
如所謂紅梅觀者亭前牡丹盛開五色間錯無非異種俄而一美人從亭後出艷色
眩人花光盡為之奪意中私揣是得非杜麗娘乎汝叩其名氏居處皆不應迴身摘
青梅一丸擲之爾又問若果杜麗娘乎亦不應銜笑而已須臾大風起吹牡丹花滿
空飛攪餘無所見汝浩歎不已予遂驚寤所述夢蓋與予夢同因共詫為奇異夫子
曰昔阮瞻論無鬼而鬼見然則麗娘之果有其人也應汝言矣聽麗譙紈如打五鼓

向空停燈未滅予亦起呼小婢篾火渝茗梳掃記亟索楮筆紀其事時燈影微紅朝
暾已射東牖夫子曰與汝同夢是非無因麗娘故見此貌得無欲流傳人世耶汝從
李小姑學尤求白描法盡想像圖之予謂恐不神似奈何夫子乃強促握管寫成并
次記中韻繫以詩詩云驚遇天姿豈偶然滿堂羣寫當留仙從今解識春風面腸斷
羅浮曉夢邊以示夫子夫子曰似矣遂和詩云白描真色亦天然欲問飛來何處仙
閒弄青梅無一語恰人幾夢落花邊將屬同志者咸和焉

張山來曰閨秀顧啟姬評云麗娘見形於夢疑是作者化身此語可云妙悟至二
人同夢則尤奇之奇也吳山吳子以三歸合評牡丹亭見寄於予愛其三評無一不佳直可與若士並傳姑錄其記同夢以誌異

述怪記

繆形歌起

予同官蔣扶三言工部郎中鄭司直寓中有物怪憑戾居多不寧司直始居之不信
一日從者病司直亦不之信又一日其親者病矣司直不信如故不數日司直病作
倏見一物頭大如斗在壁間司直以手擊之隨手入壁亦隨手出司直曰吾目炫也
猶不之信夜既半司直呻吟不得卧忽有兩青衣登司直牀曰王將至未敢聞户外

傳呼甚厲云故御史某來人馬齊擁而入二青衣始若懼繼作魏送狀某御史者倏然去少頃王至司直伏枕上見男女大小出迎駕推祺閎燦鞠從呼擁從外而入壁上若有增級人馬層累而登王金冠紫袍軒軒而至歌童舞女數十輩次第奏樂珍饈羅列賓客酬酢王親自灌洗舉觴座中大半皆司直同官既欲邀司直赴宴司直正辭讓間忽傳玉帝旨勑王入臨武閣王受旨拜跪如儀左右擁王去留二青衣以二騶餽司直曰吾王且去以公長者特以奉公司直欲受之青衣跪而請曰願拜君賜司直曰王之惠也何故賜汝青衣請之再又曰吾等居此已久公何實過處此願公早移他所司直曰詣又問曰汝王入武闈我當為武闈同考汝知否青衣曰君不得與遂謝去司直大呼左右皆熟睡不數日司直病愈兵部題同考官列司直名竟不得與司直名端已亥進士北直衆強人今為黔中學使者予聞扶三言如此異日質之司直曰良然故記之

張山來曰王以二騶奉司直而青衣索之豈鬼神亦不能禁需索陋規也耶

啞孝子傳

王　潔汲公

崔長生邵州人生而瘖性至孝人呼為啞孝子云孝子既啞手復攣傭工養其父母出入必面歲已亥淮徐大祲孝子出行丐於市人憐之予以糟糠糝糈受而納諸囊自掘野草剉木瓜以食歸則扶其跛父病母於茅簷盡傾囊中物惟然進囊曰不足父母竟賴以不死逆見字蹟必拾舉望拜燬於先聖櫺星門下而斂其燼於黃河一日於故紙中得遺金守待失者不得匝月乃易母歲餘之茁壯善息遂為父母治衣棺先是知州事孫侯賢卒於官歸葬交游一無至孝子獨拜靈輀徙跣送百里乃返及其父母歿哭之慟三日不食昇柩葬於中野送不知所終

洎盤外史曰予聞諸慢坡老圃曰孝子之生也母夢輿蓋者至門而孝子終賤貧瘡復攣人疑之余固信其天爵之至貴而無復加矣今士大夫日誦詩書稱說仁義而晨昏內省不知於啞孝子何如也嗚呼可勝歎哉

張山來曰一贊深得史公遺法

孝正傳

王　晫丹麓

丐不知其邑里明孝宗時嘗行乞於吳市凡丐所得食多不食每分貯之筒筐中見者以為異久之詰其故曰吾有母在將以遺之耳好事者欲窮其說跡之行行里許至岸傍竹樹扶疎一敞舟繫柳陰下舟故敞頗深有老媼坐其中丐坐地出所貯飲食整理之捧以登舟陳食頓泗跽奉母前伺母舉杯乃起唱歌為兒戲以娛母觀其母意殊安之也母食盡然後他求一日乞道上無所得憊甚有沈隱君孟淵者哀而與之食且少周之丐寧忍餓終不先母食也如是者數年母死丐遂不知所終丐自言沈姓年可三十許長洲祝允明紀其事

論曰世衰道微人於所曜愛諂飲務極華侈尊貴在前斗酒為壽傴僂罄折每伺其顏色以為喜懼至於父母則泊然也間有自謂能養或亦等於犬馬且多不願父母之養者以視丐何如耶

張山來曰古之老萊子以戲綵娛其親今觀孝丐所為知古今人不甚相遠

洪若皐　虞都

乩仙記

乩或作叱與稽同卜以問疑也後人以仙降為扶乩名之曰乩仙亦謂箕仙又謂之扶鸞云凡乩仙多自稱呂祖按呂祖名巖字洞賓泂州人唐禮部侍郎渭之孫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游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遂仙去故乩仙最善賦詩喜與讀書子言科場事甚驗子邑有諸生姓張名報韓字元振善請呂祖云傳自金壇貴近子其咒乃呂祖親授持咒極熟隨意寫行請之無不立應同時有庠生朱日昌童典憲王人玉璽子兄弟咸傳符咒稱大仙弟子凡仙降先賦詩喜飲酒行令索句輸者罰巨觥或罰跪月三八命題作文郡城有白雲山文畢仙命送置山中某巖穴處次日往攜咸仙親筆所評者凡有所遺贈悉扶示取於某巖某穴中仙弟子各贈以自寫呂純陽小像一幅懸奉於家一日於白雲山書院樓中扶既久咸未食仙曰汝輩餓乎羣曰然曰予為汝輩乞之停乩數刻復扶曰可於窗前取而分啖之視之蓋竹筐盤貯松花餅數十枚也叩其由來曰予適向天台國清寺僧處乞與之耳羣食之腴殊飽暢復一日各子以葫蘆一仙桃數枚其葫蘆皆五色絲細拈成者內銜赤城山硃砂數粒桃亦不甚大味與凡桃等久之請於子家樓上凡請仙必須樓所謂仙人好樓居者也予年方弱勺登樓禮謁扶云此子可教隨命子名若皐凡為仙弟子者其名咸仙所命云因令予同會文題不忮不求至何足以懲羣完命送置於白雲山土地香爐下次早往領獨取予文圈點疊加備極褒美其硃紫色其筆如懸針倒薤字法絕似螳螂張膠蜻蜓點水不類人間所為末注三十六百九十日予言始驗子絕不之信先君極歡重之每仙降先君必登樓禮四拜飲酒必令盡歡而散是時先君年望六次年偶往鄉染時疫歸發熱三日不汗六日熱甚發譫騃人咸知走計無

所施或言祈之仙得方發扶乩亂蹤入地再持起縱橫亂擊持者手破流血沙盤皆碎殺子筆術伏哀求方大批云爾父病亟何不早請哀子筆復術伏謝過隨批云急取楸來向樓磨某行瓦中取子藥方下即如言取下黃紙一卷藥方一道靈符三道皆某昧所書與前批評文章筆跡無異其事女仆皆人所共睹者隨令抄謄起坊取藥原方焚之復命取水一碗用桃仁七枝攪碎和之焚三靈符於其內飲父囑飲後手持木杆向牀中四方擊之子輩捧水至牀前父素信仙一吸而盡復如言持杆左右前後擊仙停乩以待曰汗乎視之果大汗如雨隨命服湯藥既服復停乩以待曰睡乎視之果睡即命取白米煮粥以俟少頃舉乩曰睡覺乎視之復曰睡已覺曰急進粥滴父病瘳矣予退命碧桃于守爾家因供岩桃仙於家岩桃嗜水朝夕奉水一大碗無他供也未三日而父服食如平時一似未嘗病者他日設酒食酹謝仙父伏地感而且泣未幾仙贈父小像墨跡甚淡視之如影然酷肖父狀上書九天紫府純陽道人贈其詞曰靈雨飄衣清歌滿谷鶴之養雲鹿之咽月先生一逢來客為人間謫仙耶今少炙其貌深測其衷若難以形容羹譜片詞為君售也贊曰臉腮而喪腴所舉又若梅其語言落華而務實至接物宏以寬溫溫安安渾渾漫漫纖繁蘭桂鴻漸於磐近天子之龍飛憂上國光揮其公詩云云象如書走武城墨士絃歌片隅抑西河先生課古人書梅泗杏之通儒盛哉梅與人什襲之不輕褻近滄桑之會張生既物故王生董生亦相繼亡仙久不請順治戊子子食貧書壬辰會試予兄復請問予捉與南宮否仙亦降但不似向者之靈顯也但批中阿二字再叩並不答是科予落第予鄰何公紘度陳公璵中式蓋析何與陳姓之半而成阿字也乙未會試予問如前批詩云大固崔巍正展旗春光迟於遠為期君家福分非輕淺先報瓊林第一枝是科予果售南宮兄輩又請問子殿試某甲列第一里字再問則云二十二又二里及聞報則二甲四十二名也蓋里字形而實於上戍二甲更逆數是年三月某日揭曉之期以驗仙之所云三千六百九十日者始得刻不爽云誠足奇哉予思乩仙靈驗者亦多矣未有親能以物相授受者也夫胡盧仙兆小像之類藏之最穴中無論已若窗前松餅詹上藥方有人挾之而至平抑突空而飛至乎且評閱文章其筆墨矣自而來也豈天上亦有文房乎或曰筆仙墨仙類工於筆墨有資於文章之用其人成仙去則天上安得無筆墨兄呂祖游湘湓郭岳間多書紙墨於市以混迹紙墨有則他物可概知矣予曰然則誠仙乎或曰以子之大人病且踣呼吸之間能令

立起非仙而能若是乎或之言雖如此然子聞食仙桃者可百歲而上之張生王生重生咸食桃者也均不能過甲子則仙不仙又未可必也是予終不能辨姑記之以俟後之辨之者

張山來曰呂祖能詩能書能飲能行鸞政皆所優為獨是八股一道不識何以亦能評閱豈一能則無所不能耶

中泠泉記

潘介幼石

中泠伯罔所謂第一泉也昔人遊金山吸中泠胸腑皆有仙氣其知味者乎庚辰春正月予將有澄江之行初四日自真州抵潤州舟中望金山波心一峰突兀雲表飛閣流丹夕陽映紫濤踏不肯纖岸但不知中泠一勺清澈何所耳次日覓小舟破浪登山周石廊一西聽濤聲噌吰激石哮吼迤邐從右磴陟第二僊穿茶肆中數折得見世所謂中泠者瓦亭覆井石龍蟠井闌鱗甲飛動寺僧爭汲井水入肆是日也吳人謂錢神誕辰詣寺中為壽摩肩連袂不下數萬人茶坊滿不納客凡三往得伺便飲數甌細啜之味與江水無異予心竊疑之默然起履峩陟險窮盡金山之勝力疲小憩仰觀石上蒼苔剝蝕中依稀數行磨刷認之乃知古人所品別在郭璞墓間其法於子午二辰用銅瓶長綆入石窟中尋若干尺始得真泉若淺深先後少不如法即非中泠正味不禁喟然汗下淡前然亦無從得銅瓶長綆如古人法而吸之而飲之也郭公小疑故在山足西南隅洪濤巨浪中亂石峭嶸森森若奇鬼異獸去金山數武而徘徊躑躅空復望洋蓋香乎不可即矣日暮歸舟悒怏若有所失自恨不逮古人佛印談禪坡公解帶爾時酒甕茶鐺皆挾中泠香氣奈何不獲親見之也越數日舟自澄江還同舟慫恿道人者有物藏破衲中琅琅有聲索視之則水銅蓋也朱中黃外徑五寸許高不盈尺傍三耳銅紐連環亘大鈴三分入環耳中一縷勾蓋上銅圈上下隨綆機轉動銅丸一枚禁銅蓋傍其一綰蓋上怪問之秘不告人良久謂余曰能從我乎願分中泠一斛予躍然起拱手敬謝遂別諸子從道人上夜行船兩日抵潤州則譙鼓鳴矣是夕上元飢雨後遠月出不見然天光初霧不甚晦冥鼓三下小舟直向郭墓石崚水怒舟不得泊攜手仁王躡江心石五六步石竅洞洞然道人曰此中泠泉窟也取胡蘆沉石窟中銅丸傍鎮胡蘆橫側下約大許道人發綆上機則銅丸中鎮胡蘆仰盛又發第二機則蓋下覆之筍閣若膠漆不可解乃徐徐收綆綆欲視之水盎然滿亟旋舟就岸烹以瓦鐺須臾沸起就道人瘦瓢微吸之但覺

清香一片從藍頰聞之人心胃二三蓋後則薰風滿兩腋頓覺塵襟滌淨乃嘯然曰水哉水哉古人誠不我欺也嗟乎天地之靈秀有所聚必有所藏乃至拔而為山穴而為泉山不徒山而峙於江心泉不徒泉而異乎江水疊疊之下而顧令昏伯高發來傳僊僬久皆得鎮茲山味茲泉則人人皆有仙無矣今古以來真才埋沒豈鼎革傳

命俊童敲火煮井上中泠未熟也道人姓張其先蓋閩人云

張山來曰吾鄉趙垣夫先生謂金山江心水與郭璞墓無異固以兩巨石相並中離二尺許以大木橫貫其上中亦空二尺許如井狀以有蓋錫瓶一上繫大長繩別一小長繩繫其蓋繩之長凡若干大纏於井纏盡先曳小繩起其蓋而水已滿覺徐曳大繩則所汲皆江心水矣想以郭璞墓不得其汲之之法耳若遇此道人效其製當更佳也

聶參軍傳

徐　瑤　大聲

蔣翁性好酒家貧無所得酒甕過余索飲閒說少時所見聞事多新奇可喜而聶參軍尤奇作聶參軍傳

明思宗時公子某不著其姓氏云公子之子與將翁友因悉公子遇聶參軍事先是公子奔走某相國門從京師持三千金歸道遇一僧狀獰獰所肩行李鐵扁拐光黑甚重伺公子信宿公子初弗介意也會抵一旗舍公子先驅入止右廂僧繼至就右廂炕上卧旗舍主人密呼公子告曰客必從京師來囊中必有金不則若奚俱至公子始心動倉皇失措主人勸公子勿戀金飲酒坐甫定忽一虬髯身長八尺餘腰大十圍鬚盡赤激張如蝟即座上擲弓刀呼酒食甚急叱叱作雷聲公子益懼悚股栗欲仆聶微顧曰君神色俱殊度有急盍言之公子屏息若瘖主人乃為述持金遇僧狀聶曰僧今安在則指右廂臥炕上者顧公子無動直提刀排闥入罵曰鈍賊胡不拾槖道上而行劫耶因弄其鐵扁拐屈之成環擲炕上曰若直此聽若取客金不直則亟引頂就刃僧僵卧不動良久始匍匐下地請死顧視扁拐成環泣下請益哀聶笑曰故料若不能直此聊為若直之去無汚乃公刃公子主人皆咋舌從門外觀已復趨前羅拜請姓名聶笑不答令俱就寢旦日請謁公子行公子大喜至揚州謂公子曰君今但去無患吾行矣公子叩頭謝曰某受客大恩無以報願進三百金為壽且從此抵某家計四日耳盍俱渡江而南聶笑曰吾起家行陣今隻身來為幕府標官設會金豈止三百哉吾恐限迫不能從或緣公事過江則訪君幸為我具餅十五斤生鹿二口酒一石公子不得已與別居數月而聶果至呼公子曰饑甚公子亟進餅生鹿酒如前約聶立飲至盡即所佩刀刺殺生鹿而手自揉餅作餌且炙且啖盡其半公子曰參軍酒力可拔山度舉幾百鈞聶曰吾亦不自料舉幾百鈞雖然請試之乃站庭檻上而令數十人擡之屹立不少動曰未盡也復益二擡中開一寸以繩繞一西數健兒進力曳兩頭倔強如鐵不能動半分於是公子進曰今天下盜賊蠭起朝廷亟用兵以參軍威武殺賊中原如拉朽耳今首相某吾師也吾馳一紙書旦夕且掛大將軍印烏用隸人麾下為聶仰天大笑徐謂公子曰君顧某相國門下士耶吾行矣論曰蔣翁所稱聶參軍始真奇傑非常之士矣乎當思宗時如參軍者自不之人誠得十數輩為大將建義旗進止自如賊固不足平乃當日擁重兵者率皆遑軟凡庸退縮不前何無一人類參軍也即有一二摧鋒陷陣之士而朝廷之上顧束縛之不克以功名終坐使天下流離輾轉以至於亡嗚呼是誰之過歟是誰之過歟

張山來曰唐鐘萬先生評云句句為聶寫生而着眼全在公子相國此絕頂識力也此評已盡此文之勝予不必再措一辭矣

李匄傳

毛際可鶴舫

李匄江西人邑里名字無可考往來江漢三十載常如五十許人隨身一瓢外無長物每乞牛肉麅膏並捕鼠生啖之餘納諸瓢中盛暑色味不變遇紙筆即書語無倫次或雜一二字如符籙余間以意測之始成詩人與之語皆不答某郡丞使人渡江強遲之署中留數日辭出郡丞與以輕裘文鳥插花滿頭倘佯過市兒童競奪之輒抱頭匿笑不予未幾裘敝縷縷風雪中自若或曰李匄向為諸生有聲屢試不第有所託而逃然讀其詩似深山高衲不與陽狂玩世者比終不測其何如人也余於友人邸舍中物色得之為余書扇相對竟日卒無他語

詩附錄

瀑泉古今說廬白頡向雲居絕頂來潭逼五龍時怒吼勢推三峽更喧豗橫舟月窟千堆雪倒瀉銀河萬道雷鎖斷鼇峰懸白練遠看珠網掛層臺

瀲灩湖光數頃浮誰知曲湧萬峰頭谿開古殿當前月散作空山不盡流金壁影搖冰鏡裏魚龍深在廣寒秋一輪直接曹溪路白浪家風遍大洲

何年鞭石架長虹碧落無門却許通曾是御風人去後故留鳥道礙虛空

銀臺金殿影交加。處處晴光映寶華。家業現成歸便得。總生毫髮處天涯。
披雲坐月太奢華。旋汲清泉吃苦茶。無事山行空眼底。草鞋跟斷又歸家。
羅列香花百寶臺。中泥塑佛如來。重重妙相通機現。都在衆生一地開。
千崖雨濕松添老。一味秋聲韵轉新。莫謂山中無甲子。素琴粒粒紀時辰。
嵽嵲高石寺門橫。面面波光一派清。蓬背鬢斑雖羅漢。龍鱗幻石梵天城。
張山來曰。昔之異人隱於屠釣。今之異人隱於乞匄。自後遇若輩中有稍異者。便當物色之。○李句詩。不止於此。今姑擇其尤者錄之。

書細閣女子圖章前　周亮工　減齋

細閣韓約素。梁十秋之侍姬。慧心女子也。初歸十秋。即能識字。能學阮度曲。兼知琴。嘗見千秋作圖章。初為治石。石經其手輒瑩如玉。次學篆。已逐能鐫。頃得梁氏傳。然自憐弱腕不恒為人作。一章非數月不能得。性惟喜鐫佳凍。以石之小遜於凍者。徃輒曰。欲還鑒山骨耶。生幸不領。余何作此惡謔。又不喜作巨章。以巨者徃又曰。百八珠尚壞壓腕。況衆乎。此勝此耶。無已。有家公在。然得細閣小小章。覺宛巨鈌。徒障人嗅眸耳。余倩大年得其三數章。粉敷脂香。插綠繞小篆間。頗珍秘之。何次德得其一章。杜茶部當應千秋命。為細閣題小照。細閣喜以一章報之。今並入譜。然終不滿十也。優鉢羅花偶一示現。足矣。夫何憾。與細閣同時者。為王修微。楊宛。柳如是。皆以詩稱。然實倚所歸名流巨公。以取筆耳。細閣閨女子耳。僅工圖章。所綰又老寒士。無足為重。而得細閣小小圖章者。至今尚寶如散金碎璧。則細閣亦覓人此傳矣。嗟夫。一技之微。亦足傳人。如此哉。子孺藏晶玉犀凍諸章。恒滿數十函。時時翻動。惟亡姬某能一一歸原所。命他人竟日參差矣。後盡歸之他氏。在長安作憶閨字詩。得數頻相就。低崇愜所宜。微名空覆斗。小篆憶蟠螭。凍老甜留雪。水奇膩染脂。紅兒參錯好。慧意足人思。見細閣諸章。痛亡姬如初沒也。

張山來曰。我若為誤十秋。止令細閣鐫顆。倒駕為不復為他篆矣。

書王安節王宓草印譜前　周亮工　減齋

王安節概。其先醉李人。久占籍白下。與弟宓草者。同受教於尊公左車先生。左車好奇。以匋名之。字曰東郭。以尸名其弟。字曰弟。為久之。乃改今名字。安節幼稚弱。壯乃鬚眉如戟。負顓異質。詩古文詞。及制舉業。皆能孤行己意。避人居西郭外草愁澗畔。字與人接。然四方文酒跌宕之士。至金陵者。無不多方就見之。安節以其詩文之餘。

事及繪事。水石人物。花草羽毛之屬。動筆輒有味外之味。曾為余雨作禮塔圖。雨作浴佛圖。狀貌皆奇古。略無近人秀媚之態。真足嘉賞。畫成。輒自題識予母謂人。安節甫二十餘。分具才藝。便可了數輩。使更十年。世人不說徐青藤矣。圖章直追秦漢人。亦肯為子作。今銓次於後。予友方爾止。一女不輕字人。竟婿於江南久之。亦安節。逐以女妻之。爾止負一代名。不妄許可。至一見安節。即以女妻之。安節可知矣。宓草亦作印章。古逸無近今餘習。亦次於後。宓草不亞安節。繪事逐欲與兄並駕。同人咸曰。元方季方。難為兄弟也。安節王母與雨尊人及安節。皆落地不任董。獨宓草微能食乾饊人稱其為一門佛子云。

張山來曰。安節兄弟三人。皆高士也。予僅識宓草。然阿兄阿弟。亦莫非神交。當不讓端復專得之耳。

書姜次生印章前　周亮工　減齋

姜次生正學。浙蘭谿人。性孤介。然於物無所忤。食餼於邑。甲申後。棄去。一縱於酒。酒外惟奇意閑章。得酒輒醉。醉輒嗚嗚歌元人魯穊太守詞。又好於長橋上鼓腹歌。衆環聽。生目不見向人聲。乃益高。每醉輒歌。歌文必魯穊太守詞。不倘他調。他方邵村侍御為麗水令。生來見。謂侍御曰。公嗜圖章。我製固佳。願為公製數章。正學生平不知干謁。但嗜飲耳。公醉我。我為公製印。公意得。正學意得矣。侍御乃與飲醉。即歌魯穊太守詞。於是侍御得生印最多。侍御署中釀亦為生罄矣。一夕漏下數十刻。署中盡熟寐。忽剝啄甚侍御驚起。以為寇且發。不則御史臺霹靂符也。驚起詢。則報曰。姜生見侍御遣人謝曰。夜分矣。請以昧爽生匋甸曰。事甚急。侍御以生得他傳聞意外也。急趨迎之。執手問故。曰。我適為公成一印。殊自滿志。不及旦。急欲令公見也。事孰有急於此者乎。遂出掌中握視之。侍御乃大笑。復曰。如此印。不直一醉耶。於是痛飲。辨明而去。去又於橋上歌魯穊太守詞。橋側餅師腐家起。獨早。競來聽之。謂此君起之晚也。吾何憂。別侍御返里。年八十卒。辛亥秋。侍御以生所為印示余。子入之譜。乃更早逝。已醉耶。生意乃快甚。生無妻。無子女。常自言曰。妯藥吾鄉里。吾印必傳。吾之嗣續也。吾何憂。別侍御返里。年八十卒。辛亥秋。侍御以生所為印示余。子入之譜。復檢括樓岡太史述生事。錄之於前。侍御曰。每展玩生印。覺酒氣拂拂從石間出。生歌魯穊太守詞聲。猶恍惚吾耳根目際也。

張山來曰。漢不識姜君。然讀此傳時。亦覺耳中如聽歌魯穊太守詞。酒氣拂拂從歌聲中出也。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因樹屋書影

周亮工 減齋

德州程正夫言順治癸巳正月十八日夜風厲甚恩縣祁村陂中水卓立成山廣四丈高二丈許峰巒秀拔蜿蜒迴環一磴委蛇相通觀者遠近裹糧至日千餘人禱祠馬過考諸書古無此異不知何祥也余按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忽凍為冰柱高五丈圍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數日復流賊過文安民避入水穴賴以全活者甚衆正如此類

小品中載有為藝士於顯貴者其人固平易顯貴雖禮之然未嘗問其所長瀕行其人曰辱公愛有小技願獻於公乃索素紙為圖綦盤信手畫無毫髮譏顯貴驚嘆正統間周伯器年九十修杭州志燈下書蠅頭字界畫烏闌不折紙為範毫髮不爽章友直伯益以篆名官翰林待詔同人閒其名心未之服咸求觀見筆法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其一紙縱橫各作十九畫成一棊局其一作十圓圈成一射帖其筆之麤細間架疎密無毫髮之失諸人歎服再拜而去古今絕技亦有相同者如此

張山來曰皖城石天外曾為余言有某大僚為一人于某有司數日未獻一技忽一日辭去主人餞之此人曰某有薄技願獻于公望公悉召幕中客共觀之可乎主人始驚愕隨遣衆賓客至訪客何技客曰吾善吃烟衆大笑因詢能吃幾何曰多多益善于是置烟一觔客吸之盡初無所吐衆已奇之矣又問仍可益乎曰可又益以烟若干客又吸之盡請衆客觀吾技徐徐自口中噴前所吸烟或為山水樓閣或為人物或為花木禽獸如是數十次海市蜃樓可名狀衆客咸以為得未曾有勸主人厚贈之由此觀之誠未可輕量天下士也

主人厚贈之由此觀之誠未可輕量天下士也

刑南居客麻城忠淳間有一鸚鵡見長老壽普來忽鳴曰望慈悲長老曰小畜誰教解能言鸚鵡自後不復聲麻縱之徑赴僧侶啾啁致謝僧曰宜高飛免再墜又求指示僧令誦佛經八年僧至桃源一小兒來謝曰吾麻氏鸚鵡也荷方便令在蕭家作男子矣驗之脇下尚有迸毛

有宦閩者攜雙鸚鵡歸江右兩禽晨夕相依如昆季宦者以一贈陳子右訶韓子人穀亦得其一陳韓固親串過從無間鸚鵡時互相啁哳哥哥好未幾陳子齋中有異物搏鸚鵡死陳子痛之甚既除地以瘞之人語人穀賦詩弔之詩成人穀特告其家中輒騰躑架上曰哥哥死哥哥死傷惋不勝逐不食越日亦斃去二子廣乞名詞為之志述江右三吳諸詞人皆有作因稟為一集顏曰羽聲合刻鄧子左之為之序序亦悽惻肆動物固多情如此人吾梁山貨店市肆養鸚鵡甚慧東閶口市肆有料哥亦能言兩店掲二鳥相較鸚鵡歌一詩料哥隨和音清越不相下料哥再挑與言不答一字人問其故曰彼音劣我而點勝我我開口便為所竊矣梟司有愛子病篤賄以娛之賈人籠之以獻鸚鵡悲愁不食自歌曰我本山貨店中鳥不識臺司衙內尊最是傷心懷儁主難將巧語博新恩留之五日苦口求歸乃返之山貨店垂頸氣盡萬曆年閒事也

張山來曰向聞有人供一高僧其庭中鸚鵡于無人時向僧曰西來意你教我個出籠計僧應之云出籠計除非是兩脚筆直雙眼緊閉少項鸚鵡足直目閉而死主人悼惋命解縱瘞之解後鸚鵡忽飛去向僧謝曰西來意多謝你個出籠計附記於此

劍俠見於古傳紀中甚夥近不但無其人且未聞其事惟聞宋轅文尊公幼清者康熙初年客遊淮上寓開譚劍術其人曰世人膽怯見鬼神輒驚悸欲死魂魄尚不能定安望授鬼神術宋曰特未見耳烏足畏其人忽指坐後曰如此人公那尒畏回首顧之座後輒有神鼓兩赤髯猙獰怪異如世所塑靈官像宋驚懼仆地其人曰得云不畏耶又于姻陳州求鏡于光祿尊人圃田公諱一蟒神廟時仕兵垣幼孝寧遠疏至一二十上寧遠百計解之幸不從一夕公獨卧書室中晨起見室內几案盤盂巾縞衣帶下至虎子之屬無不中分為二很無偏缺有若生成而片扇如故夜中亦無少聲息公知寧遠所為即秘疾歸光祿時侍養京邸益親見之乃知世不乏異術特未之逢耳閻許寂好劍術有二僧詣之曰此快也願公無學神仙清淨事異如此諸俠皆鬼為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此言近理世之好異者當知之

張山來曰若我遇其人當即懇叢面赤髭者為我洩憤矣尚何所畏耶

張瑤星語予辛未秋予觀先大夫于東牟遇道人馬鬅頭者亦異人也道人修髯幹黃髮覆頂舒之可長丈許不櫛不沐而器無垢穢自言生于正統甲子至是約百八十餘歲矣行素女術所至淫媚婦多從之遊時孫公元化開府于登聞而惡之吩至將加責焉道人曰公秉鉞一方選士如林乃不能容一野道人耶公厲聲曰予

邊士以備用耳若臃腫何所用道人曰萬有一備指使可乎時方大旱公曰若能致雨予曰易易耳問所須曰須泉數百張結壇于郊公等跣誠惟我命是從稍趿踏者不効矣公曰姑試之不効乃公不爾恕也命治壇如其式凌晨率僚吏往道人至則焚燒酒一斗並犬一器吠之盡乃登壇命公等長跪壇下時方溽暑萬里無雲道人東向而嘯則有片雲從其嘯處起復東向而呼則微風應之少焉濃雲四布雷雷交作雨下如注道人高臥壇上鼾聲與雷聲響答互應地上水可二尺諸公長跪泥濘中不敢動歷三時許道人乃寤曰雨足乎衆歡呼曰足矣道人擇手一喝而雨止雲散烈日如故孫公跟踏起扶掖而下以所乘八座乘之而騎從以歸歸即送入先大夫署中先大夫故好士署中客約廿餘人每夕必列席共飲飲必招道人與俱道人言笑不倦而多不食或勸之食則命取大甕盡投諸殽核其中以水沃之一舉而盡復勸之食則命取他席上殽核投甕中盡之如初乃至盡庖廚中數十人之饌悉投甕或戲曰能復食乎曰可則取席上諸杯盂盆盎之類十五器之舉而大嚼如嘯水雪齒聲甚可聽也先大夫治兵廣島拉與俱宿署樓上樓濱海時嚴冬海上無日不雪雪即數尺人爭塞門壁戶以避寒威而道人夜必啟北窗以首枕窗而臥

早起雪覆身上如堆絮道人拂袖而起額上汗猶津津然或投身海中盤薄游泳如弄潮兒及登岸遍身熱氣如蒸而衣不少濡濕也既而往游東江東江帥為劉興治道人至則娶諸淫姬如在登時興治聞之怒呼而責之將繩以法道人曰公尸居餘氣乃相嚇耶公何能殺我人持殺公耶興治益怒道人指其左右曰此皆殺公者也俟城石轉身則其時矣興治命責之鞭扑交下道人鼾睡自若興治無如何也道人出語其徒曰吾戒甚不可居矣乃往海中浴竟見有一木大數圍知是上人物從求得自持斧略加斲鑿纔可容足輒坐其中亂流浮海而去不知所終其後興治以貪殘失士心改築島城城石盡轉而興治為其下所刺方道人之在署中也每酒後輒撫膺痛哭先大夫叩其故則指予曰郎君有仙才而年不永使從我遊不死可致也先大夫曰年幾何曰盡明歲之正月次年壬申春王四日道人方與島中諸將士鼻飲決忽西向而慟曰可惜張公今日死矣益登州城陷之日也乃知向日酒後之言蓋託諷耳予嘗謂道人嘯命風雷如反掌損識休咎如列眉傲視公卿如觀戲場絕寒暑饑飽如化人而獨不避穢行與淫姬遊且化及頑童曰中有真陰可保浦也此大悖謬豈世上自有此一種如楞嚴所稱十種仙或唐人所謂通天狐屬耶抑天

上羣仙亦女人間雜處不盡皆立品行超孫荃者耶吾人安得叩九閽而問之

曲周陳公令桐言其邑富翁子婦自父家還明日偕卧不復起家人呼之不應扶戶而入烟撲鼻如硫黃既牀視之衾半焦火燁之有孔二體俱焚惟一足在火之焚人理殊不可解王虛舟曰焚砂石為龍火焚金鐵為佛火焚人之火是為慾火佛言婬習交接後于相磨研磨不休如是故有大猛火充于中發動意其研磨之極慾火熾熾而忽焰遂以自焚其不焚牀第廬舍者火生于慾異於常火亦如龍火止焚砂石佛火止焚金鐵耳陳公諱于階

張山來曰舊小說中已有吞鞾鞋焚妖廟事矣○某道人坐功久忽然火發焚其贅及帷主人救之始熄可見火無邪正皆足為害也此道人余曾見之

亳州孫骨碌者人傻其形故以骨碌稱生時有首有身身上具肩無臂手身下具尻無脚足如截瓜然其父無子以其男體姑育之長而家益富坐取故廬飲食男女一切需人為用見賓客皆人抱以出立則豎而倚之門屏閒失倚則仆地衣具袖為觀美稍不卹縫則前後轉從無定在褙襪履生平未嘗設生三子長公登進士次幼為諸生今且貤封矣此等世雖生不育育亦貧且賤而孫君獨富貴造化固不可測歟

張山來曰此君之父因無子而育之可也但不識何等女子居然肯嫁之乎

海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于嚴東樓東樓書非金不食食非金不寢也嚴敗金亦衰老食貧里中此有所謂鳴鳳記金復塗粉墨身扣東樓矣近阮懷寧自為劇命家優演之懷寧死優兒散于伶室李優者但有客命為懷寧所撰諸劇輒辭不能復約其同輩勿復演詢其故曰阿翁姓字不幸起高兇不得人說每一演其撰劇座客笑罵百端使人懊惱竟日不如辭以不能為善也此優勝金優遠矣不知懷寧地下何以見此優

閩人李春明者為人長厚閩有談人咬臍事輒塞耳走人以李塞耳呼之一日耳內奇癢召工取之內黃金二分易銀一錢四分市穀一斛內有大珠二顆最圓美市諸富室得六百金其年穀甚賤夜就寢夢有人提其耳曰邦有道穀若而首曰神意得無使我積穀乎乃出金市穀入三千石次年穀價騰貴發糴得四千餘金家日起至十數萬人以為厚德之報大抵談人閨閫原非盛德事使其事誠有之與我何與無而言之則為誣善矣斯事有無不必論後生固當以為法矣

江州黎媿曾為余言廣州民有以善射聲名者常陝毒矢入山中值雷雨辛苦避

入野祠雷隨入鐵碾繞身者三匝然終不為害民說而祈曰民誠罪遽擊何所逃奈何格格悍人耶雷聲漸引去已復至復出如是者再若將導之去者終不害民民忽悟曰神將用我矣遂不避逐雷聲行抵山下見雷方吐火施鞭督擊巨樹一朱衣女子突從樹中出雷遽遠樹數舍紅衣下雷復至紅衣出則雷又遠去格鬬久之終不成擊民乃引毒天伺紅衣出貫之霹靂大作遽按其樹民歸入其室家人競言雷方入屋震人幾死幸家無恙惟釜甑露蔬書數字于底不可識有黃冠通雷文者云是助神威力延壽一紀八字也山中人言樹平時無他異亦終不知女子為何妖按唐小說中亦有神追朱衣女子自樹中出久之漸上有數點緋雨飛下云是帝命誅飛天夜叉此女子得非其類耶

張山來曰減齋先生與先君子為莫逆交予少時獲覩書影申酉之變書皆不存今燕客先生來揚佐郡余復窺得是書不啻與父執相對也

記桃核念珠

高士奇 浦人

得念珠一百八枚以山桃核為之圓如小櫻桃一枝之中刻羅漢三四尊或五六尊立都坐者課經者荷杖者入定於龕中者蔭樹趺坐而說法者環坐指畫論議者相與曲拳和南面前趨而後侍者合計之為數五百滿盛竹笠茶盌荷葉研鉢經卷墨具又有雲龍風虎獅象鳥獸戲猊猿猱錯雜其間初視之不甚了了明窗淨几息心諦觀所刻羅漢僅如一粟梵相奇古或衣文織綺繡或衣袈裟水田絺衲而神情風致各各勃發於松柏巖石可謂鑿之至矣向見崔銑郎中有王氏筆管記云唐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筆一管積纍於常用中刻從軍行一鋪人馬毛髮亭臺遠水無不精絕每事復刻從軍行詩二句如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之語又轍耕錄載宋高宗朝巧匠詹成雕刻精妙所造鳥籠四面花版皆於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鳥其細若縷而且玲瓏活動求之二百餘年無復此一人今余所見念珠雕鏤之巧若更勝於二物也惜其姓名不可得而知長洲周汝瑚言吳中人業此者研思殫精積八九年及其成僅能易米戚之粟八口之家不可以飽故習茲藝者亦漸少矣噫世之拙者如荷擔負鋤與人御夫之流悉然無知惟以其力日役於人既足養其父母妻子復有餘錢夜聚徒侶飲酒呼盧以為笑樂今子所云巧者盡其心神目力歷寒暑歲月猶未免於饑餓是其巧為其拙而拙者似反勝於巧也因以瑚瑚木為飾而囊諸古錦更書答汝瑚之語以戒後之恃其巧者

張山來曰宋段謙論足醒巧人之夢特恐此論一出巧物不復可得見矣余何

核工記

宋起鳳 紫庶

季弟獲桃瑩一枚五分許橫廣四分全核向背皆山山坳挿一城雄壁歷可數城前其層樓樓門洞啟中有人類司更卒執杵鼓若寒凍不勝者枕山麓一寺老松隱龍三章松下鏊雙戶可開闔戶內一僧側首傾聽戶虛掩如應門洞開如延納狀左右度之無不宜松外東來一衲負卷帙踉蹌行若為佛事夜歸者對林一小陀似鬬足音僕僕前核側出浮屠七級距灘半泰近灘維一舟篷窗短檐隱有客凭几假寐形若漸窮於舟尾一小童擁爐噓火盞供窓茗欲也艤舟處當寺陰高阜鐘閣踞焉叩鐘者貌爽爽自得睡足徐興乃爾山頂月晦半規雜疎星數點下則波紋漲起作潮來候取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計人凡七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宮室器具凡九城一樓一招提一浮屠一舟一閣一爐竈一鐘鼓各一景凡七山水林木洲石四星月燈火三而人事如傳更報曉候門夜歸隱几煎茶統為六名殊致珠意且並其愁苦寒懼疑思諸態俱一一肖之語云納須彌於芥子殆謂是與狀閒之尺納繡經而唐微水戲觴酒而隋替罌之淫也吾滋懼矣先王著考工蓋早辨之

焉

張南邨先生傳

先 著遼甫

張山來曰宋人以象為猪葉雖之真葉中不能辨審若是則易不摘真猪葉玩之無今之鬼工桃核精巧絕倫人皆以其核也而窘之庶不虛負此巧耳

張南邨名惣字僧持父興公先生琪以名宿教授里中多達材弟子南邨幼為詩出語每不猶人父友紀竺逸一見其詩稱之曰氣清再則曰骨清曰神清已而目屬之曰子必將以詩名江左矣入應天學用才名交遊賢俊治古文辭專力於詩家世奉佛南邨胎性不納葷血初猶食蟹年八歲父將攜之見博山禪師前一夕南邨方持蟹父見之警曰兒將見博師可食此乎南邨聞言即置不食自是蟹骨悉斷除杖人在天界南邨親近最久東南古雉宿德禮謁殆遍以故生平多方外交襄盂粥鉢究悉頭陀踪跡恒在僧寺中或經年累月不返少學易於中丞集生余公余公成武林從之武林西泠其所熟遊故吳越往來尤數而苕霅間故人聞其至每爭延之癖好山水不憚險遠必往遊其遊有章程要領或獨遊或攜一童子塗遇樵人禪客即為伴侶窮幽造深飲泉摘果即忘飢渴於五嶽則時萬恆猶以不能遍歷衛華為恨若

武夷匡廬九子黃山天台雁蕩諸山所至刻木林為記來樹茶題詩以為常南邨為人坦夷近情不為矯激之言不為崖異之行取交從心否塞任運尤不以禮數學義責望人與人處尤能寬恕忘隙乍見或輕忽之稍久必親而敬焉有屋數椽不蔽風雨家人恒至乏食婦衣敝縷遊士大夫聞舉止野可愛形體短小雖老精神可敵壯夫遇良談會能通夜不眠嘯詠達旦不擇地而處不擇飲而飲不擇梯而寢投足之所即甚淡隘罷維他人埽除未竟視南邨已展卷矣口腹之奉不過鹽豉菽乳就枕即熟睡無蝱轉不寐之時益胸無機事不以美惡嬰心能致然耳嘗遠遊遇胠篋者再中途幾不能成歸人或怪其無恨色曰失者償之義也又何問焉除夕自外返去其家不遠止宿逆旅主人次日日晡始緩步而歸其性情安推如此羣居未嘗與人爭至論詩輒相持不下宋詩行雖黃卿巨子前亦屬詞扩之其論詩不送才不使事不染叫號不沙怨誹其宗旨也自以裏陽摩詰為師於古歌行換韻大篇野古體千數百言鋪陳開闔勾勒高奇乃不謂善自少至老主此論不變雖所見未盡然亦可謂篤於自守者矣南邨稱詩五十年遠近之人亦以詩歸之生鄉名人王穆如頎與治之後與同時詩人並立可指數終竟如紀叟之言歲甲戌年七十有六夏得脾疾治之尋劇至冬復作遂不起于二元丁筠止于淳元丁亦受詩可不墜其聲于自悅居邨南望衡密邇相得甚懽酒闌燈盡每有知己之言欲以身後為記今不可作矣世復安得和易素心風雅不倦如斯人者乎

周亮工 減齋

劉酒傳

劉酒汴人無名字自呼曰酒人稱曰劉酒人物有清勁之致酒後運筆尤覺神來人以為張平山後一人酒不腐也凡作畫皆書一酒字款其似行書者次似篆籀者其得意筆也嘗為上雄邨王作畫王善之曰張平山後一人酒意嗔怎索畫曰高未款乃捲入傍室縱筆書百十大酒字於上下左右王愈甚裂其幅驅之出酒固治然酒於醉睡之外惟解畫他一無所知吱公云乎奉使西邨見書此數句愛而錄之云人間有漏仙凡凡三杯醉世上無眼禪皆昏一枕睡雖然沒交涉其條略相似尚如此何況具茵是酒索予題其草堂予書曰暑似蒼以坡公所錄前四句去醉睡字為睡酒得之欣然意足也酒與余交最久無妻子每謂予曰兄以巢君一日方持盃大飲忽然脫去開口而笑杯擱在手余感其寄昔之言為買棺殮之

張山來曰劉酒自畫之外無非酒者其名酒其款酒其兄亦酒吾知其所畫必醉仙也

記古鐵條

倉鍾王去矜

京師窮市上有古鐵條垂三尺許濶二寸有奇形若革帶之革中盛而外銹滴兩面鼓釘隱起不甚可辨持此欲易錢數十文人皆不顧去積年餘有高麗使客三四人旁睨良久問此鐵價幾何窮鐵者謬云錢五百使客立解五百文授之其人疑不決即詭對曰此固吾鄰人物俟吾詢主者頃之使客復來窮者曰向幾誤主者非五金不可使客即割五金無難色其人則又為大言曰公等誤矣吾曹市語舉大數以為言五金益五十金云使客曰吾誠不惜五十金但不得更悔窮鐵者私念一發鐵夾條增價五十金藉令失此售主並之數十文錢亦不可得因曰吾以此博公多金保無後言公幸告我此為何名使客請先定要約而後告于時觀者漸眾使客乃舉五十金界窮鐵者而以若帶者付其徒乘馬疾馳去度其去遠始告眾曰此名定水帶昔神禹治水時得此帶九以定九區平水土此乃九之一若攜歸吾國價累鉅萬豈止五十金而已哉又問得此何所用使客曰吾國航海每苦海水鹹不可飲一投水帶其中雖鹹海立化甘泉可無病涉是以足珍耳市有好事隨至高麗館請試驗之遂命汲苦水數石雜鹽攪之投以水帶水沸作魚眼數十少頃掬水飲之甘冽乃勝山泉逐各歎服而去窮鐵者言閭閻京師時得自老中貴蓋先朝大內物也嗟嗟自經變故以來凡天府奇珍異寶流散人間民泯無聞者何可勝數獨是帶為高麗使所賞識損增幣價百倍不腆而走海外物之顯晦固自有時哉

唐仲言傳

周亮工 減齋

唐仲言名汝詢華亭人世業儒仲言生五歲而瞽未瞽即能識字讀孝經成誦及瞽但默坐聽諸凡呫嗶而暗識之積久遂洽賈婚冠既舉益令昆弟舉取六經子史以及稗官野乘皆以耳授顛末原委默自詮次祇韻瑜瑕剖析精核蓋從章句之粗以冥搜微妙心畫心通固有遺墜矣於是遂善屬文尤工於詩海內人士踵門造謁仲言每一晉接歷久不忘與之商推今古繼以篇什千言百首成之俄頃而音吐鏗洩使

聽者忘疲予姪門徒輩從旁抄錄一字不遺予家藏觚自覺寥寥而心極靈常解唐詩其所掇拾古文以為箋註者自習見以及秘異遐流從源搜羅略盡然必先經後史不少紊淆雖詩賦之屬所援引亦從年代次序之如某字某句秦漢並用則必博採秦人不以漢先詳贍致精有若此也所著有編遂集姑篋集及唐詩解共若干卷行於世錢虞山云唐較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潢塞疎放句云出於向秀賦秸志遠而疎呂心放而臆亦前人所未及也

李公起傳

周亮工 減齋

李公起名岐鄞縣人父子靜官侍御出按遼陽卒於任公起墮地而聾雖聾岐嶷孝弟髮及額侍御公訃至號慟無晝夜咽枯而嘶凡五日水漿不入口乃更啞免喪始盡取先世藏書縱讀之于自校讐踰冬寒凍著帛俾足既聾啞而問難辨證之路永絕凡有疑義俱於經史中默自剖析無有罔治性好客鄰簡走天下四方學士大夫亦樂趨之賓主必案相通次第有問奇者則載紙往往及農桑微細佛老治國家所有所當興故戶口邊防之必應成盡精拔或既書與客又自尋繹幽奇舉呈而終無遺失轉更暢快矣晚年尤好種植奇花異卉常滿堵庭舍旁有斐園竹皮軒書雜陶

諸勝咸與客遊處性既寧靜好學之外嗜欲益消及覺口耳為煩也行世有盟鷗集郢雪編永樂針研史凡若干卷

張山來曰以一人而兼瘖啞二病乃能淹博貫穿如此那得不令人敬服○使此君與唐仲言相遇則兩無所見其奇矣

書鄭仰田事

錢謙益 牧齋

鄭仰田者泉之惠安人忘其名少椎魯不解治生其父母賤惡之逃之閩南為寺僧種菜寺僧飯僧及作務人仰田面黧黑補衣百結居下坐自顧跼蹐無所容有老僧長眉皓髮目光如水呼仰田使上指寺僧曰汝等皆不及也寺僧怒嗤而迓仰田向日無所歸號哭於野外老僧迎謂曰吾遊子久矣倘入深山中授以拆字歌訣月餘遂能識字因授以青囊袖中玉遁射覆諸家之術無所不通曉其行于世以觀梅拆字為端人而與之游能知人心曲隱微及人事世運之伏匿亦不言其所以然也天啓初將卜相南榮指全字為占仰田曰全字從人從王四書當相四人問其姓名曰全字省三畫為土當有姓帶土者省四畫為丁當有姓丁者省兩畫縱橫為木當有名屬木者以所書之丈全歸之當有名全者南榮曰木非林尚書乎曰獨木不成林名也非社也已而拜前田曹池元城汾州四相一如其言晉江李嗣與奄寧若子夫有郗指吞字以問仰田曰彼勢能吞如非小蝨也從天從口非其人吳姓乎然則何如曰吳以口為頭彼頭已落地矣汝何憂踰年而吳伏法魏奄名仰田問數仰田逆頭突鬢跟踏而往長揖就坐奄指囚字以問羣奄列侍皆愕胎失色仰田徐應曰囚字國中一人也奄大喜出謂人曰囚則誠囚也吾說詞以逃死耳之白門奄勢益熾俞少卿密和之仰田晝臥屋梁下梁上有斷繩下垂仰田指之曰如此矣未幾奄果自縊其射決奇中不可悉數宋謝石不足道也丙子冬前知余有急徵之難自閩來視余自清江浦徒步入長安為余刺探獄緩急余抵德州復自長安徒步來歸年八十二矣行及奔馬兩壯士尾之不能及至鄭州風雪大作脫絮擊之兩臂赤脚走百里上呈氏東望樓日未下春神色閒暇鼻息雷鳴然談笑大噱至分夜而後寢臨行謂余上月彼當去位公之獄解矣然必明年而後出吾當以殘臘過虞山為太夫人庀窀穸之事公毋憂也余歸數往招之已卯春將模被訪余忽謂家人曰明日有客德州門子食具數人餘次待吾亦相隨往矣質明沐浴更衣若有所俟羣僧至仰單入室端坐奄然而逝仰田過人無腎愚貴賤一揖之外其跅弛傲睨終日不知有人人

遺之錢帛即受否亦不計每見人深中幽岸自好者輒微言刺其隱人亦不敢怨懟其盡也余嘗謂仰田公非仰士古之異人也仰田笑曰吾行天下大矣莫知我為異人然則公亦異人也又嘗語曰吾重禍任走為公急難俟贏有言七十老翁何所求哉士為知己者死縱令斫吾頸去頸上八一穴耳臨終謂其子曰三年後往告虞山更數年尋我于虎邱寺之東仰田信人也其言當不妄書其語以俟之

張山來曰仰田以異人自負惟牧齋知之彼即有知己之感然則異人亦好名乎

記吳六奇將軍事

鈕琇 玉樵

海寧查孝廉培繼字伊璜才華豐贍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愁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成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莫有來興佳客相與會既見一丐者避雪無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裂膚而無飢寒之色人皆稱為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燖炙餚酷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巨觥竭此觥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酔容而孝廉頹卧胡牀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遂逕出仍宿

麻下達白雪霏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弓對飲其雅謔其衣極藍褸何必
貂也嚴寒亟以我裘袍與之弓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萬統之長明
寺暮春之初偕岱鳴鶴薄遊湖上忽遇前弓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
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女用也為已質錢沽酒矣孝廉奇其言因問
鬼論書談字否弓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焉弓也孝廉悚然心動重沐而衣履之徐詢
其姓氏里居弓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
博奕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歟敢以為污不謂
獲遇明公嘗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
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
古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衣履之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
為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耽於羅雄失業落產奇身鄉里故於關河孔道徐阻
形勝無不諳熟雖特天下初定　王師由浙入閩舳艫相銜旗旌鉦鼓喧耀數百里
不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遊匿村谷閭落無行者六奇獨貿貿然來迎兵執送麾下因
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
主擁衆據土弄兵潢池方今九五當陽　天欲南下王師所向蕩平之會豪傑效用之
秋尚假奇以遊劄三十通先往馳諭歃約舉豪之有聲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竹
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授必合江鼎之勇無堅不
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富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
污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衛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復又奮
跡行伍進秩元戎當言天下有一人知己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即造才
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供帳舟輿俱極腆備將度梅嶺吳公
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鼓吹由贛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躬見
查先生爭先饋贈篋綺囊珠不可勝紀大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八騶前馳千兵
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既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子非遇先生何
有今日幸先生俾臨寨弓之身未足報德居一載軍事旁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
立應長取之貲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
之感耳先是省中有富人莊廷鑨者購得宋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
行於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風節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

於是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為孝廉奏辯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出其橐中裝
貲美婢十二教之歌舞每於良宵開讌垂簾張燈珠聲花貌艷徹簾外觀者醉心孝
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為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為浙中名部昔孝
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峰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斧孝廉
極所心賞題曰綠雲閣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吳涉江翰苑
費亦千緡今孝廉既沒青娥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峰歸然高存

張山來曰聞吳將軍之食時好以荻葦于地上判某日及草行字英雄失意而
志不餒如此至其不忘查君之德尤可謂受恩知報者矣

虞初新志卷十六終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紀袁樞遇仙始末

毛際可會侯

康熙庚辰正月廿六錢塘厚生袁樞宇惠中夢一長鬚頎白者自稱崆峒道人邀以入山。修煉三載可證仙籍且戒其弗洩。既寤即與同人言及之。次夕復入夢云再洩吾言當令汝啞。晨起若有人促之行。至一畝田果見所夢道人拉之同往。俄忽已至。洞外。樞以親老固辭。道人投藥一丸。恍然入腹。遂不能言。遇友引歸。舉家皇怖。中丞張公聞得之。知為觀風所拔。士詢其始末。樞具以筆對。且貧。捐奉十金與之。逆下。有司備獲大索。十日不得。其父具呈乞移咨江西天師府。七月十七日方得天師移檄。外給治啞符二道。並仰浙江杭州府城隍司公文。中丞公亟傳樞親賫公文。詣廟。跪之。歸即先在一待覺。迎體煩懣。骨節有聲。夜夢一人手持城隍諭單上書廿六日。于堂傳袁生員面諭。至期復夢其引入神署。燭光中見神冠服危坐。曰。已遣金甲神往請真人矣。少頃。見道人偕金甲神至。城隍延之賓坐。道人向樞曰。因汝有厄。故罰啞一年。城隍。山天師文內。令其能言。若仍啞。何以復命。道人曰。既天師傳命。不滿一

年。亦宜率戴為期。從此後仍當懺言。月逾命之歸。至廿八日。又吞一符。以天師符內。勿聞七日再服故也。八月初一日。子時。夢人令其發聲即語。言如常。屈指果及半載。赴戰門謝中丞公。曰。天師來札云。為汝建壇作法。鍊一金甲神來。三日有驗。今信然矣。其事頗涉怪。為儒者所不道。然昔人謂城隍之神。與山川社稷壇等。歲時致祀。以示國家懷柔百神之意。不必實有其人也。乃袍服酬對。與人世達官無異。又世外仙人。惝恍難信。而樞親見之。于城市中。城隍目為真人。必非妖魅。可托至天師爵秩相承。數千年來。自朱門外。齒與九流。今以其移覆中丞公書觀之。則封號亦不為俸。知也。然非中丞公惠士血忱。委曲救拯。亦安能使天師速釋。遣神若是。歟。又樞語余云。方啞時。友人母病。意中欲有所叩。急信筆書云。丁丑丁丑二人相守。玉兎東昇。大家散手。其母至丁丑日丑時而逝。至今不知其所以然也。尤足記異云。

張山來曰。天師有知此法。乃其世襲也。固宜。

閔孝子傳

吳　書介山

閔孝子者。湖州之南鎮人。年四十餘。種田為業。少未嘗讀書。性拙訥。不諳于族黨。屋

日孟篤。孝子憂之。族里咸勸孝子急治其不聽。妻亦歎不聽。一日父病。霍然。人數日。免枕屨矣。慰問者欲得其故。孝子作謔語笑謝之。人以孝子粗訥莫之舉。究其妻亦謂得秘藥治之耳。白日孝子如罹重疾。臥牀第呻吟不止。牀甚苦。妻曰。若何為者。前病誠當憂。今病日起。憂何為者。孝子唯唯呻吟不止。如故。妻復曰。若亦病耶。呻吟何為者。孝子唯唯復呻吟不止。如故。妻以為真得疾。秘不以示。亦以乃翁病新愈。懼貽乃翁憂。一日晨起。猝見其捫心。雖堪狀。妻益疑。因伺其寐。發所捫處。賦之見創大數。促之曰。若何為者。孝子不能隱。徐曰。予以子不忍父病之不可救也。常聞人言。親不可藥救者。得子心片許。雜饘粥啜之。可愈。某日。因禱土神前。願剖心活吾父。夜半時。不甚楚。割藥創即斂。好如未剖時。今始不復忍。宜秘若勿語。其妻良久。聞傷心恐死。亟白之。翌翌錯愕曰。呼是獨安所得藥妻長跽泣請。翌不可。翌出藥塗之。去。言必死。妻亦以為必死。泣相向。諮嗟。藥忽迸落。創痕俱失。所在矣。妻喜出望外。促孝子語翌。報謝。翌復錯愕曰。呼是獨安所得活。始有異。翌即里中人為偏聞之里中里中人美其里有孝子也。具聞之郡邑大夫。郡邑大夫上其事大中丞。且為孝子旌門焉。

旌門曰。惟其父拔立階左。郡邑大夫讓孝子出云。先二日已逸去。或曰。孝子終粗訥。人也。顧安從知投見郡邑大夫禮。甲辰春。予逆姑蘇。同舟人有從來鎮來者。為予言若此。惜未詳其名。外史氏曰。割股療親。古不深許。刳心者。豈然。孝子以粗訥能為所親至不計其生。又旌門曰。先期逸去。不欲以孝名尚。得謂粗訥哉。故今世之不粗訥者。大率全軀保妻子。精于自為者也。拔一毛以利君親。有所不為。若孝子者。可以風矣。

張山來曰。割肝割股。世多有之。今割心尤奇。孝也。子夏有言。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其閔孝子之謂耶。

人觚

鈕琇玉樵

熊公廷弼。當督學江南時。試卷皆親自批閱。閱則連長。凡於中堂解攤諸卷於上。左右置酒一壺。劍一口。手操不律。一目數行。每得佳篇。輒浮大白。用誌賞心之快。遇荒繆者。則磨劍一過。以抹其卷。凡有焦才宿學。輒拔無遺。吾吳馮夢龍亦其門下士也。夢龍之多遊戲。挂枝兒小曲。與葉子新關譜。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狀傾動。至有覆家破產者。其父兄輩起訐之。事不可解。適熊公仕告。夢龍泛舟西江。求解於熊。相見

之甫能忽問曰海內盛傳馮生挂枝兒曲曾馮一二册以惠老夫予馮踧踖不敢置對唯唯引退因致千里來援之意張曰此易事毋足慮也我且飯予徐為子籌之須臾供枯魚焦餚二盆粟飯一盂馮下箸有難色張曰晨選吾有夕謀精粟吳下諸生大抵皆快似此草具當非所以待子然丈夫處世不應於飲食求工能飲食嘯儔者亦英雄耳能逐大慾啦喊馮嗷飯七餘而已張起入內良久始出曰我有書一緘便道可致我故人毋忘也求援之事並無所答而手挾一冬瓜為贈瓜重數十斤馮倥傯祇受狀意甚怏怏且刀不能勝末及舟即委瓜於地鼓棹而去行數日泊一巨鎮能故人之居在焉書投未幾主人即躬謁馮延至其家華筵奇饌妙妓清歌哇咳而雜席罷主人撫馮曰先生文章震煥才辨珠流天下之士莫不延頸企踵願言覿止今幸親降玉趾是天假鄙人以納履之緣也但念吳頭楚尾雲樹為遙荊柴陋室豈足蠁長者車轍敬設備不腆以犒從者先生其毋辭馮不解其故婉謝之翌日白金三百金舁致舟中吳抵家後能飛書高路而被訐之事已釋蓋張公固心愛猶龍子惜其蠹才煙名故示罪薄而行李之窘則假途以厚潘之忘誘之集則移書以潛消之吳豪舉動其不令人易測如此

張山來曰使我為猶龍子則竟作求解挂枝兒矣

泉州府同安之廈門前朝中左所地也順治初為海寇鄭錦所據壬辰我師進勦鄭氏俘子女而還有騎士挾一婦人於馬上過同安東關婦見道旁有井始驚大呼馬小遺即躍入井騎士窺井大怒連發三矢中婦肩而去越十日有村民薛娃者由村入城行至半途天甫向曉忽於煙霧中見一婦人韶年麗容身衣碧色短襦腰繫淡黃裙雙趾纖細文履高底迎前泣告曰妾乃廈門難婦王氏也夫死于兵而妾被擄矢志不辱投身東關道傍之井閩君風有高義幸出我於井拔箭斂尸埋棺井側妾當躬事歎祐以報君德薛應曰諾婦勿不見是日薛適有事於縣如意而出因於東關往求井婦宛然在焉偶過博場薛欲驗婦語逕入場下來復僂大勝囊錢還家與子弟話其事即以錢買棺約子弟同至井所出婦尸顏貌如生為之拔簪整衣飾殯而埋之其地去井丈餘前臨大道人月餘薛夢婦拜謝而言曰妾荷君之惠幸獲安葬妾身雖朽而妾心之感若者不朽也恰府閩妾之節命妾香火於此若若為妾立尺五之廟則妾之報君不止襄昔矣惟君終始之薛瞥而寤異久日詳述碑土冢成小廟並以薛香俾春日後裔安順事事健訟近訛相傳謂不數年神七再

覺有熱氣如火從胸臆下達兩股間迷脏者七日欻然而起則已化為男子矣共是有以喻姑許字同里譚姓因往告以此異譚怒詬其妄鳴於官質驗果真乃解婚四方觀者雲集康熙丙辰初夏渭川孫靜岳適過其地亦造門請見喻姑冠履出迎黨黔之庶未消瑱猶在耳也孫有句云夢中變化真奇創紅顏忽作男兒相卸卻雌衫蝴蝶裙博帶寬衣相倡讓見人低首尚含羞珠環小髻烏蠻樣

張山來曰男女幻化史家謂之人妖今觀此則正所以贊善也

蒲州于孝廉有愛姬曰紅桃美容止善談謔尤擅名琵琶北地閨劇多嫻此技而紅桃纖指嫣喉龍絃叶曲其調與衆絕異故才一登聲閨者即知為于家琵琶也崇禎末闖寇所至蹂躪河汾間罹禍尤酷孝廉被執闖帥將殺之牛金星見其年韶質秀且已登科丐為子師而免紅桃亦於此散失不知所往孝廉從金星於軍數月後館之晉王府中晉府初經兵燹雖重樓疊閣而棟折垣頹金粉凋落沼荒林敗竹相傾欹孝廉於最後之宮置一榻焉妖狐書嘯於庭奇鬼宵窺於牖說形怪響百態千譬孝廉斯時雖偷息人間實同異域而心念紅桃如醉如癡一切可憎可怖之境翻置度外矣又踰一載闖兵進逼京師列營保定城北永定河冬雲同色集孝廉與牛于

共一行帳海暮雪下帘密二鼓初報李廉啟帳小遣四望皎然隱隱間琵琶聲觸其風姿遂跣足踏雪潛行求之越數十行帳獨一帳有燈聲從帳出俯而諦聽是耳所素識者大慟一聲身仆深雪不能起帳中人疑其奸細縛入帳詰為金星西席乃釋而詢其故李廉曰家有小姬素善琵琶兵間散去已逾二載頗見之私雖寐不忘今宵萬籟俱寂清調遠聞恍出吾姬之手不勝悲痛千觸魔下疎狂之咎尚期宥之帳中人亦憂者悅焉出姬相見果紅桃也乃復行酒列炙俾李廉與姬歡飲達旦明日言於金星以紅桃締李廉仍遣二騎送回蒲州李廉入　本朝以揚州通判終

張山來曰李廉之念舊帳中人之還姬均足千古

徐州李蟠以文望雄於鄉陝右自喜其家去州城一二里有趙翁者所居之村與李村相望晨夕往來無間也趙翁畑饒於貲小築數十楹外周以垣中分兩院而空其半欄檻曲折花木幽深忽一日有美婦老人從空屋中曳杖而出自號豹仙顏如童穉衣冠甚古長揖趙翁偕入其室則屏幃之麗几案之精皆非素有翁顧視駭愕豹仙曰老夫生無氏族居無井里所至之地安即為鄉昨從天目天台渡江而北遍訪幽棲曾無愜意適見君子閒館絕遠囂塵暫賴妾婢於此當圖留珠之報用酬割宅

之恩幸無許也言未既美姬漸次出見焚香於爐薄名於盤更侍遞進光艷照座豹仙笑指諸姬曰此皆老夫養生之具矣趙翁告退念其禮意既殷談論復推損忘怪異轉覺驚悚則亟相過從豹仙自言得道漢時市朝屢變轉瞬間不啻千有餘歲賴有狐氏八仙從侍中柳紅粉四班命曰陰徵喻月則遣一班於三百里外媚人取精捉彼注藏合同而化運之以免絕之以神延生之術實由於此趙翁度其心能前知因叩以吉凶禍福無不奇中驚傳鄉曲成以真仙奉之蟠獨不信一夕痛飲極醉直造豹所大呼妖孽數其惑衆之罪豹則垂已避去其室闃如而蟠仍毒詈不止也趙翁隔院聞其聲亟往諄勸今僕夫乘月扶歸明日豹仙復自趙翁曰吾友無狀深獲罪於老仙醉人當恕幸無較焉豹仙曰此君天祿基高老夫算主當退避計其年滿三十當躋天下四十六歲位至三公但其生平有二隱事實傷陰德致干天忌且性近鬼躁功名雖顯不免悔咎或至遷謫若老夫則跡本萍浮呼當馬雁既被謫驅無庸留滯矣辭別出門有頃過視其居鳥語在簷落紅滿地依然一空院也日趙翁二隱事詢李李嗤而不悅似有悔咎之色康熙丁丑蟠果狀元及第以事去官

張山來曰八狐媚人取精則豹仙非豹真老貓耳李公有如許熙謔良大魁也固

天津徐耀真素嗜方技縱酒落魄康熙初偶有江淮之行道經山東古廟忽聞廟中大呼徐耀真救我乃解鞍小憩又聞呼之如前入廟遍視並無一人唯有一大鐵鐘覆地語出鐘內徐問曰汝是何怪而作人語且呼我望救耶鐘內語曰上古猿公黃石老曾從學劍我即其裔也以劍術之疎誤傷良善蒙上帝譴責囚此鐘已百有餘年今限滿當出幸君開之徐曰我無千鈞之力豈能獨發此鐘鐘內語曰不勞君手發也君但去鐘上十二字我即出矣鐘體泥封篆文苔繡取石啟扉有頃立盡鐘內語曰可矣然須速走稍遲半刻不無與君有害徐遂跨驢疾行二三里回望來處雲霆風暴繩音若山崩遥見大白猿從空飛墜叩首驢前倏忽不見徐生南遊卒載仍還都下天街夜靜明月滿户聞剝啄聲甚急啟户納之則年少書生儀容妍雅再拜揖謝而曰余濟南之鐘因也賴君拯拔之恩得超沈淪之厄上帝赦其風徙仍還仙秩感君厚德沒齒弗諼念君志切鼎鑊學於圖緯今於天府瓊笈竊得道書三卷投君以申環珠之報必於一夕籌燈舉抄慎毋緩也出書置几匆匆辭別徐生展閱第一卷其文如論語孝經曰平平無奇耳展閱第二卷其文如陰符鴻烈曰此一不足習

也展閱第三卷其文皆言吐火吞刀之秘徵風召雨之奇乃大喜曰我所求者正在如是遂亟錄之天甫向曉而少年已至窺徐意在未快已若不懌者嘆曰我所以報公者豈謂是乎第一卷其帝王之器第二卷成將相之才第三卷術數之書耳用之而善僕以修業用而不善適以戕生依緣止於此當可奈何言未既人與書俱失矣徐原籍山陰自獲書後嘗以其術試於故鄉或捉月於懷懸之暗室或捏雷於掌放之晴霄以法為戲取薄酬而資旅食一日飲酒大醉時值炎暑袒而坐於門適涼颸驟起向空書符招之入袖良久不放然暢風伯於袖中大吼破袖而出雷火繞之虐髯偉貌隨以數鬘又康熙庚申高州大旱有瓊山諸生黃賓臣者自言得奇門真傳有司往請之賓臣結壇觀山奇披髮仗劍以目視日竟晷不下一睨天果微雨詰朝烈日如故有司詢其左道無驗賓臣於是由觀山遷壇於發祥寺登浮圖第四層上下左右老封以符謂觀者曰明午必雨但從東南來則吉否則當有性命之憂因作書與家人訣明日未時烈日中狂風大作賓臣謂其僕曰雨從西北來不祥兩宮連去其僕甫下塔霹靂一聲雨如注有老人見一麻鷹口含火丸從塔頂飛入霹靂再震賓臣顛仆塔外右臂一孔如鐵血涔涔流不已而死此皆素無修道之真妄附

襄天之術宜其千神以遷異誅也

張山來曰張公既言用而不善適以找生何徐君之不謹耶

順治十年三月龍谿老農黃中興其子小三操一小船往漳州東門買蔗自船浦頭浦傍剛裏黃所買也父子飯畢入廁憩蓑見遺有腰袱一其攜以回船解袱而瞰內有白金六封黃謂其子曰此必上廁人所失者富貴之人必不輕自腰纏若貧困之人則此銀即性命所係安可妄取我當待其人而還之小三大以為迂爭之不聽悻悻徑回龍谿黃以袱藏船尾約篙坐像良久遙見一人任奔而來入則周視徨傍號慟情狀慘遂黃呼問故其人曰我父為山賊妄指現繫州獄非造謁貴紳達情州守許以百二十金為酬今鬻田宅馬親友止得其半待州守許父保釋然後結捐金贖事乃得解故以銀袱纏腰入州因急欲如廁解袱置板心焦意亂結衣而出竟失此銀我死不足惜何以救我父之死乎言訖淚如雨下黃細詢銀數與袱色俱符慰之曰銀固在也我待子久矣挈而授之封銀如故其人驚喜過望留一封謝黃曰使我有貪心寧肯歸六受一揮手使去是時船裏將滿而子久不至遂獨自刺船歸行至中途風雨驟作艤棹荒村之側村岸為雨所冲洗轟然而崩露見一甕錫灌其口

黃亦不知中有何物但念取此可為游歷器攜重不能勝力舉乃得至船須臾雨霽風和月態柳外數聲欸乃夜半抵家小三以前事告母母雨相慰善黃歸扣戶皆不肯應黃因誑云我有寶貨在船汝可出共舉之子母驚起趨船月光射甕頭如雪手舁而上鑿錫傾視果皆白鏹約有千金黃愕然悟蓋疑之非夢矣黃之鄰止隔葦牆臥聽之夫婦切切私語甚悉明日以擅於私藏首於官龍谿牢執黃庭訴黃一無所諱直陳還銀獲銀之由牢曰為善者食其報此天賜也豈他人所得而問乎谿鄰釋黃由是農家入城遂終事焉

張山來曰先王父亦有還金事事載江南通志中先君亦因行善事媳祝葉不能繼述日趨貧困唯有委命自安而已

物解

鈕琇玉樵

蟋蟀　上嘗巡幸口外康熙四十年七月駕至索爾哈濟有剌里達香頭人進彩鷁一架青翅蝴蝶一雙　上問此二物產於何地頭人回奏生宮谷山中鷁能擒虎蝶能擒鳥天顏大喜賜以金而還之又駐蹕郭哈密圖七立有衆和諾蛇哈密獻麟草一方卷三此章產於鳴鹿山雷風穎自利用元年至今止結繭枝必俟千

月乃成非遇聖朝不易呈瑞

姑蘇金老貌甚樸而有刻蝕鏤塵之巧其最異者用桃核一枚雕為東坡遊赤壁之形上穹下垣前舒後斂中則方倉四圖左右各有花紋短窗二可能開閉啓窗而觀一几三椅巾袍而夕髯者為東坡坐而倚窗外望禪衣冠坐對東坡而俯於几者為佛印師几上縱橫列三十二牌若欲搜抹者然少年隅坐橫洞簫而吹者則相從之客也舫首童子一旁置茶鐺童子平頭短褐石手執扇偃而颺火舫尾老翁椎髻芒鞋邪立倚櫓外而柁篙運纜之屬無不具也舷檻簷幕之形無不周也綢測其體大不過兩指甲耳康熙三十七年春江南巡撫宋公家藏一器左側窗眼無有能修治者聞金老名贈銀十餅使完之金老曰此亦我手製也世間同我目力同我心思巧而氣不靜氣靜而神不完與無巧同我有四子唯行三者稍傳我法而未得其精況他人乎

張山來曰氣靜而神完非深于莊子者不能道

山東文登縣傍在海隅其瀕海之地於康熙二十二年秋有怪物出入其間居民互相驚告以為鬼至每日向夕輒閉門墐戶如是兩月不得已而聞於縣縣宰之僕高

忠勇敢有大力告其主曰海怪攫民家不貽屋此吾主之事而亦即忠之事也願賜良馬一匹銛鎗一枝忠能除之宰如所請忠即跨馬挾鎗獨至海濱斬月初升平沙如雪此至二鼓見一藍面鬼身長一丈有餘脅肉枝牙毛肱觜皆生於沙上列首熱雖五隻濁酒十瓶舉觥獨酌遽掌若扇忠馳馬直前以鎗撥其肉角鬼驚竄入海忠遂擒其坐裂雞釀酒神氣益壯步頃海水湧立前鬼騎一怪獸踏波而出舞刀迎鬬相持久之忠乘間鎗刺其腹鬼遺刀而遁忠拾刀還縣其上有雁銜刀三字宰命收貯縣庫於是瀕海之怪遂絕

東粵省城甜水巷旗人丁姓者入市買一溺器命重價歸置於臥牀之側夜起小遺而壺口閉塞旦舉之頗重就月視之口內外皆黃蠟封固丁以石碎之忽見三寸小黑人跳躍而出頃刻間長八九尺身衣黑色布袍手持利刀入室登牀將殺丁婦丁隨於牀頭拔劍格鬬至雞鳴時黑人倏然而隱次夕更餘復見燈下丁仍揮劍逐去越十餘日其鄰余秀士之妻告丁婦曰我聞五仙廟法師善治妖盍往求焉是夜黑人竟奔秀士家大聲詈曰我與丁婦有三世夙讐想之冥界其父母兄弟死亡無遺唯此女在耳將盡殺以雪我宼何與汝事而今遣妖道驅我為祟碎其日用器物惜

憤出門逐不復見丁婦自是無恙

張山來曰報仇而隱于溺器中亦可謂破釜沉舟而卒不能報徒遺怒于其顱何也

康熙壬申癸酉兩歲西安游擊斗米千錢道殣相望渭南縣民趙午鬻其子女已盡家有一母一妻無所得食擔其釜甑就衆湖廣趙以其母老而善飯常生廢棄之意其婦王氏事姑至孝隨侍益謹癸酉四月行至商州山中午謂婦曰老母步履艱難汝負擔先行俟我挾之徐走婦是其言遂於前途息肩以待午狂奔追及婦問姑何在午曰少頃即至矣婦怒曰龍鍾老人何以令其獨走以擔俟午仍回舊路見姑午掌擲其婦數十擔擔竟去婦回至一僻所見其姑面縛於樹以土塞口氣將絕矣婦亟解姑縛抱口出土捧泉水灌之乃甦偏偵負姑行二里許其夫已為虎嘯投擔委於殘窩狼藉婦視而啼曰天乎趙午大逆遭此虎暴非死於虎死於神也道傍聞者無不嘆息稱婦之賢而快午之斃是時商州守戴良佑散賑龍駒寨婦負姑行久色狀餒疲適經寨下戴守召詢得其詳厚賜以金令婦還渭南養姑感泣而歸

英德縣令沈司有獵人負弓弩射於山適雷雨驟至隱身樹翳遥見數武外老樹上盤繞巨蛇長十餘丈首大如甕迅雷轟轟將迫蛇蛇仰首吐火上衝紅光如彗雷漸引去少頃雷聲甚怒復迫蛇蛇復吐火敵雷獵人恐其猛毒數弓發勢中其尾蛇首掉縮奔霆大震蛇逐擊死而獵人亦驚仆矣閨室中有語之者曰無恐當即甦也良久清醒還家家人見其背有朱書代天除暴延壽二紀八字浣之不去此康熙辛酉四月間事今距射蛇時已二十餘載英德人言其雄健猶昔蓋天錫之黔固未艾也

余同學友王行衡言其親某以紅紙作筒封銀三錢致賀婚家婚家返銀折筒展視忽憂為小蝦蟇一頭眼若點硃通體白如水精瑩潔空明臟腑俱見趯然從紙筒躍出捕而藏之篋底久乾弄閱三日失去廣州陳宏泰貸錢於人而假其息其人特蓄蝦蟇萬頭以償宏泰喜而心卹命悉放之江中逐與焚券數月後騎行夜歸路間有物夫跋閃燦驚馬不前視之乃人許金蝦蟇也取以還家自此益致饒裕夫金銀本無定窟變易不常故其聚散每因人心以為去留天下之溺於富貴者取之所非以義字之又無其道而欲據為子孫百世之業不亦惑乎

張山來曰若蝦蟇不復化去則尤甚阿堵物也

名捕傳

金壇王伯沆孝廉自言丙午館許至德州見道旁有捕賊勾當與州解相譟問之云放馬賊晝劫上供銀若干逸之則死賊手不追則死坐累各相向呼天泣數行下然賊馬塵起處猶目力可望也忽有夫婦兩騎從他道來諸捕咸鶩相慶曰保定名捕至矣當無憂也諸捕控名捕馬問何從來言夫婦泰山進香耳然名捕病甚偎首鞍上其妻亦短小好婦人以兒羅覆面手抱一嬰兒諸捕告之故哀求相助名捕曰賊幾人曰五人曰余病甚吾婦佳足矣婦搖手我不耐煩名捕嗔罵曰懶婦今日不出手祇會火坑上搏老公乎婦面發紅便下馬抱兒與夫更東馬肚結縛裙攙臂袖中刀長二尺許光若鏡也夫言將我箭去妻曰吾彈固自斷言未訖身已在馬上絕塵而去諸捕官奔馬隨之須臾追及賊騎婦人發聲清亮順風呼賊曰我保定名捕某妻為此官錢故來相索宜急置母嘗我丸也賊言丈夫平平犯猪敢爾賊發五弓射婦婦從馬上以彈弓擬箭箭悉落地急發一彈殺一人四人拔刀擬婦婦接賊撞斥如意復斫殺一人三人懼少却婦更言曰急置銀昇兩尸去僕死無益也三人下馬乞命置銀以二屍縛馬上而逸未幾諸捕至昇銀而還此婦猶縞素常吾乃藏之下馬偏拜諸捕曰妮子眷力不健縱此三惡要是裙襦伎倆耳州守為治酒宴勞五日而去姚伯祥曰此昔伯沆口授予予為之記所謂舌端有寓生手也

南遊記

孫嘉淦錫公

遊亦多術矣昔禹乘四載刊山通道以治水孔子孟子周流列國以行其道太史公覽四海名山大川以奇其文他如好大之君東封西狩以蕩心山人羽客窮幽極遠以行怪士人京宦之貧而無事者投刺四方以射財此遊之大較也余皆無當焉蓋余之少也澹於名利而中無所得不能自適每寄情於山水既登第授館職繫都門非所好也己亥之夏以母病告假歸省其秋遂丁母艱罔極未報風木餘悲加以荆妻溘逝猶子夭殤不能救喪明學不自還為境所困欲復寄跡山水之間聊以不永懷而不永傷焉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此之謂也庚子秋東裝策蹇東抵晉陽繫舟石室之山懸甕雜老之泉柳溪汾晉之水圓通白雲之觀浮沉其中者累月東出故關道井陘過真定歷清苑覩背水於獲鹿食麥飯於滹沱望恒岳於曲陽訪金臺於易水仰伊都於燕都思軒轅於涿鄗已而北走軍都臨居庸登天壽東浴湯泉遂至漁陽上崆峒下玉田涉盧龍懷孤竹浮沉其中者又累月家世塞北今到遼西三過風景約畧相同時值冬暮雪水載載飛雪千里蒼林如束陰風怒號不自

知其悲從中來也因而決計南行返都中治装逋吾友李子景蓮不得志於禮闈遂
與之偕辛丑二月二十四日出都此則吾南遊之始也都中擾擾緇塵如霧出春明
門覺日白而天青過盧溝橋至琉璃河盧溝者桑乾也琉璃河者聖水也南有昭烈
故居又有酈道元宅注水經之所也南至白溝昔宋遼分界之處南至雄縣有湖一
望烟水瀰漫極浦桅帆雲中隱現亦河北巨觀也過任邱有顓頊氏之故城南至於
河間九河故道漫滅不辨滹沱易清衛漳潞衛高交淇濡皆經其境以入海府首曰
獻縣昔河間獻王之都南出阜城至景州景州古條地周亞夫封於此有董家里仲
舒下帷之所也東至德州入山東境州城臨運河船桅如麻南至平原昔博徒賣漿
毛公薛公以及東方生管公明皆奇士今得毋有存焉者乎平原君廟内有顏魯公
碑惜匆匆過未見也東南至齊河自涿州背西山而南七日走九百里極目平疇至
齊河始見山齊河水清抱縣城如碧玉環石橋跨之兩岸桃柳新綠嫣紅臨水映發
為徘徊橋上者移時南四十里曰開山遂入山途中矯首欲望東嶽而適煞雨雲山
歷亂時於雲外見高峯以為是矣曾不數里又有高者午後見一峯甚高陡古突起
煙嵐擁護謂必是矣已而川勢東開山形北轉遠而望之更有高者蓋余從泰山之

北來午前見背午後見背至泰安州始當其面而又值雲封故終日望而未之見也
次早欲上土人云不可山頂有娘娘廟鎮官票而後得入票銀人二錢曰口稅夫東嶽
自有神所謂娘娘者始於何代功德何等愚民引夫婦奔走求福為民上者既不能
禁又因以為利不得已亦領票得票欲上人又云不可山之高四十里窮日乃至其巔
茲向午已過且天陰下晴上皆陰下陰上必雨雨濕風冷請以異日因而觀城中之
廟廟去城之南門二百步許而以北城為後垣一城之中廟居大半焉階墀多古栢
云漢武東封時所植階墀有碑其文曰旁礴東海之西中國之東參穹靈秀生同天
地形勢巍然古者帝王登之觀滄海察地利以安民生祝曰泰山於敬則致於禮則
宜自唐加神之封號歷代相沿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内鼎沸生民塗炭予起布衣
承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祐削平暴亂正位稱職奉天地享鬼神以依時統一人民
法當式古今寰宇既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畏不敢效蓋神與
穹同始靈鎮一方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其職受命於上天后
土為人君者何敢與焉懼不敢加號特以東嶽之神名其名依時祭神惟神鑒之洪
武三年六月二十日可謂辭嚴義正矣廟中碧玉眉如并風中徃白練問之人曰南

天門也因與景蓮約起二更奮力急趨雞鳴至其巔可觀滄海日出也如約起途見火走
明滅高與星亂至則皆貧民男女數千宿止道旁然炬以丐錢救養失所民餅恥可憫已
山足曰紅門紅門以後路皆石階時聞皆旁潺潺有水聲四更至迴馬嶺階級愈峻如行
壁上雞鳴至玉皇廟謂至頂矣導者笑曰甫半耳因少憩黎明緣澗水度石橋見兩峯
對立中有瀑布時宿雨初晴朝光滲瀲山嵐護石松翠浮空瀑流飛響清心韻耳磴道
從西峰上有碑題曰五大夫松碑下仰望見兩峰之頂高插煙霄心中竊擬謂此山巔也攀
登久之迴首返眺見松山頂在我足下昨所望見諸峯在松山下齊魯數千里之山又在諸
峯下蓋已飄飄凌雲矣不意峯迴路轉更見高峯天門之峯無點土亦無寸草石脈
長而廉隅四出斛植壘累皺若蓮菊磴道直上十里乃城中所望若白練者蓋吾從碑下
望松山似高於城中望天門今於此地望天門實高於碑下望松山道旁石上刻四大
字曰仰之彌高其信然矣磴列鐵柱中貫鐵索援索而登抱柱而息比磴道盡反無所見
蓋下望天門乃其絕頂既至其上又有高峯擁蔽焉紆迴攀躋見所謂娘娘廟者在秦
觀峯下正殿五間而三門皆有銅柵門内金錢積深二三尺堂上有三銅碑明末大璫所
鑄餘無可觀東廡詹下石柱中斷余坐其上而休焉俯視有字拂拭辨之則李斯篆也

其文曰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
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筆法高古秀勁非漢晉人所能及廟後石壁高十餘丈唐摩
崖碑在焉崖西洞中有泉甘冽崖後上里許登秦觀峯乃泰山之巔也舉頭天外俯
視寰中浩浩茫茫四無涯際東見青營負山阻海北顧塞垣橫亘萬里河朔諸州星
羅棋布循大行而西中洲之沃衍咸陽之阻隘皆可指數黃河由華陰走兗徐彎環
若衣帶嵩山二室如兩卷石淮陽之間一望平蕪登泰山而小天下果不誣也峯巔
有殿庭中石堆起意古者金泥玉檢文皆封於此門前石表始皇所建高二丈餘而
無字日觀在東月觀在西高皆與秦觀等古蹟名勝不可徧覩薄暮下至松山而少
憩回思三觀如在天上又下見朝陽洞石穴幽邃又下見水簾洞流水蔽巖下至山
麓見一巨人與之並立翹足伸手而不能摹其肩古者長狄在齊魯之間豈其遺種
與次早由泰安趨曲阜曩在山上視泰安城如掌大汶水一綫環於城外徂徠若堵
蹲於汶上出泰安城不見水與山也行五十里見大河廣闊乃汶水也又五十里見
崇山巍峨乃徂徠也相去百里而俛視不過數武其高可想矣徂徠之西曰梁父對
峙若門從門南出平疇沃衍泗水西流孔林在泗水南洙水在孔林南曲阜在洙水

南沂水在曲阜南孔林方千餘里其樹皆天其草皆地至聖墓有紅橋環立牆中草樹愈密修幹蓋蘭側不容人而景色開明初無幽陰之氣至聖墓庭者草碑曰大成至聖文宣王墓西偏小屋三間額曰子貢廬墓處東南有泗水侯墓正南有沂國公墓牆東南有枯木石欄護之子貢手植檜也旁有揩亭其北有駐蹕亭人君謁墓更衣之所門外有洙水橋橋南高阜一帶闕其東南為門門距曲阜城可二里道傍植桓行列甚整蔽日參天皆數十年物也入曲阜之北門路東有復聖廟廟前有陋巷巷南折而西則孔廟之東華門也廟制如內廷宮殿而柱以石為之蛟龍盤旋乃內廷所無至聖與諸賢皆塑像石刻至聖像有三車服禮器藏於衍聖公家聖公入覲不可得觀殿南有亭顏曰杏壇古杏數株時值三月杏花正開壇南有先師手植檜高三丈而無枝丈皆左紐子貢之楷雖不腐而色枯此則生氣勃發為大門內外豐碑無數南有高樓曰奎文閣閣南門下漢魏之碑十餘皆額夾而有圓孔門外有水上作五橋橋南有門門外有柵自殿庭至柵內蒼松古桓虬龍蟠屈不可名狀泰安漢桓久不足道矣吾於是魯統興也夫孔子者天所獨生以教後世者也考其生平三歲喪父七歲喪母中年出妻晚年喪子夫哀死而傷離寧獨異於人哉今觀志學

一章七十年內日進月益不必遇之窮而少戮其功益自其待厚而所見有大焉者矣余乃感感欲以身殉何其陋也詩有之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曲阜東南有九龍山其南曰馬鞍山兩山之間松楸茂密者孟林也林南為鄒縣縣南有孟廟廟左有宣獻夫人祠夫人者孟母也滕縣在鄒南地平壤可以行井田滕南有嶧山始皇刻石其上嶧東有陶河過陶河至邳州下邳乃子房擊秦後潛匿之所入項籍者下相人也下相在邳州昔曹操決水灌呂布於下邳今其城在山不可灌予嘗徘徊其地求下邳下相之故城及地標進處之所而土人皆無知者邳南有洛馬湖黃河所溢也湖南曰宿遷宋人遷宿於此又南曰桃源黃河之北岸也河自山天門走平陸無高下阻激之所而馳波跳沫洶湧澎湃其猛驚迅疾天性然也南至清江浦黃河南曲運河北曲兩河之間不能一里而運低於黃數十丈河性衝突設有不虞淮陽其為魚矣淮安城西有韓侯釣臺當淮陰未遇時忍飢釣魚城下誰過而問之及其雲從龍變向之落魄皆為美談英雄成敗有時若此類湮沒而不稱者可勝道哉淮安南曰寶應寶應南曰高郵地多湖四望皆水高郵以南始見田疇江北暮春似河北之盛夏草長成茵麥秀成浪花腰餘紅樹疑濃綠風景固殊

馬南至於揚州揚州自古繁華地當南北水陸之衝舟車輻輳士女遊冶兼以鹽商聚處僭擬無度流俗相效競以奢靡比其弊也城內無可觀隋宮迷樓二十四橋之勝蹟今皆不存瓊花觀內止餘故址城北有天寧寺謝東山之別業也其西偏曰杏園余嘗寓杏園之僧舍竹樹蓊鬱池臺清幽想見王謝風流杏園東曰虹橋園亭雄列水次遊人棹酒船於其中虹橋之北則蜀岡也歐陽文忠公建平山堂於其上堂右有大明寺井昔張又新作煎茶水記謂揚子江中泠泉第一惠山名泉第二虎邱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即此是也東至於泰州昔韓魏公知泰州夢以手捧日者再今其州堂猶顏曰捧日南至於瓜州逆渡江揚子江闊而清含虛混碧上下澄鮮金焦在中如路鏡面金山四面皆樓閣環繞層累靚麗刻鵠遠望焦山林木青蒼主人云焦山裏寺金山寺裏山惜余未上於焦止見山於金止見寺而已過江由小河入山至鎮江府鎮江古京口四面阻山形格勢禁以臨天塹實南北必爭之地孫仲謀始都此築城名曰鐵甕府城其遺也南至於丹陽閒有練湖而未見東南至常州古延陵地吳季子之所居俗在三吳為澤藪至丹陽西見山綿亘百餘里至無錫曰九龍山其南峯曰惠山惠山之東曰錫山峯巒皆秀麗登惠

山飲石泉清洌而甘且厚下視無錫聳山拱峙泉水環流名酒嘉魚芰藕之鄉樂土也昔秦伯擇居於此惠山之南曰夫椒夫差敗越之所也夫椒之南曰陽山越敗夫差之地也陽山以南羣峯列峙巍然而尚鬱者靈岩巖穹隆久俐元墓上方諸山也靈巖之東樹林陰翳有秀出於樹中者虎邱也虎邱南六七里蘇州城也姑蘇控三江帶五湖而通海閶門內外居貨山積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燦若雲錦語其繁華都門不遠然俗浮靡人誇詐百工士庶殫智竭力以為奇技淫巧所謂作無益以害有益者與虎邱小而奇外望一土阜而中有洞壑路旁巖下有泉曰憨泉泉側有石中裂若劈試劍石也曲折而上一大磐石平鋪數百步千人坐也四圍奇峯峭拔若削北闢一壑中有清池劍池也劍池之西又闢一壑窈窕幽奇而亦有池虎邱石井也劍池之東有亭可中亭也亭下池上大刻虎邱劍池顏魯公書也又刻生公講堂李陽冰篆也登虎邱而四望竹樹擁村炎煙覆水濃陰沉綠天地皆青然賦稅重民不堪命為靈巖秀而高上有西施洞山巔有寺館娃宮之故址也門坡橫石內闢清池殿西有巖流泉四出迴廊曲檻周於巖上人有一池焉其清爽幽奇令人樂而忘返絕頂石上刻曰琴臺登茶臺臨太湖太湖周一百里包衆山於其中水清見白長風一吹

波與山同七十二峯乍隱乍現於銀濤雪浪中滴翠浮青宇內奇觀也南出吳江由藍溪至浙東嘉杭之間其俗善慧地皆種桑家有塘以養魚村有港以通舟參禾莽然茂於桑下靜女提籠兒童晒網風致清幽與三吳之繁華又別矣出藍溪至塘棲夾河左右遠望皆山西南一帶尤高大而清蒼者則西湖上之諸峯也南至武林門棹舟竟入城內出候潮門至江口一望浩渺大不減楊子而色與黃河同即錢塘江也錢塘西湖之勝自幼耳熟既見江急欲至湖上居人曰遊西湖者陸轎而水船余曰不然江山之觀一人轎船則不能見其大且異境多在人踪罕至之處轎與船不能到也因步行登萬松山而望西湖一片空明千峯紫翠冠山為寺架木作亭樓臺煙雨綺麗清幽向觀畫圖恐西湖不如畫今乃知畫不足以盡西湖過松嶺渡長橋至南屏南屏之山陡石攢列下有古寺所謂南屏晚鐘也北曰雷峯有塔高而色紫所謂雷峯夕照也西曰蘇隄從南抵北作六橋以通舟植梅柳於其上所謂蘇隄春曉也隄西有園亭引湖為沼以蓄魚所謂花港觀魚也隄東有洲旁有三塔影入洲中所謂三潭印月也潭北有亭翼然水面者湖心亭也亭北突起而韶秀者孤山也山有紫陽繚繞者行宮也其東直抵杭城者白隄也蘇隄橫孤山介兩隄之間為其西有岳武穆廟廟外鐵鑄秦檜夫婦而其首為人擊碎宮讀史至國家興亡之際不能無疑於天也當武穆提兵北伐山東河朔豪傑響應巖穴內附兀朮外奔使其于秦檜以暴疾假武穆以返年復神州而返二聖至易易耳而顧不然待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易代而後乃復祀武穆而擊檜豈天心悔禍而假手於人以蓄斯戾耶抑天終不悔而人當其力與天爭耶人之言曰善惡之報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今聞秦氏盛而岳氏式微此又何說焉使天下好善而惡惡人之好惡之心何由而生也天之好惡既與人同胡為誤於其身復誤於其子孫而終不悔耶嗚呼此其故聖人知之矣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君子長而小人消曰泰小人長而君子消曰否運之有否泰數也天之所不能違也非小人得志而害君子則運不成故萬世之人心好君子而惡小人者天之理之常一時之氣運福小人而禍君子者天之數之變萬物之於天猶子之於父臣之於君也龍逢比干其君不以為忠申生伯奇其父不以為孝孝子不敢非其親忠臣不敢慙其君而於天又何怨焉廟西有墳內有二塚武穆王與其子雲也墳南亭曰臨湖結搆朱欄碧檻與綠水紅蓮相掩映所謂麴院風荷也初在南屏望湖路人指曰高而頂有塔者南高峯也其逶迤與高同者北高峯也茲由岳墳而西道出北高峯下路旁皆山蓉松翠柏徹岫連雲林中徐步忽見清溪白石磷磷落花沉澗鳥語如簧心中恍惚莫有所遇沿山溪入見一村落酒帘樹間茶棚竹下路西有坊題曰飛來峰過坊而西乃見奇峰特峙流水環周洞在山腰橋當洞口度橋入洞巖壑空幻石骨玲瓏乳泉滴瀝積而成池洞頂怪石如古樹倒垂雲霞橫出孔穴貫串八達四通或巨或細或暗或明出洞西行溪邊巖下石皆奇秀卓立林間者往往與松竹爭長山側有放生池池上有冷泉亭高峯插天修篁蔽日流泉清池環亭左右盛夏正午冷落深秋草木有寺扁曰雲林未暇入也過寺而西小園別墅布置佳勝縱目流覽忘其路之遠近幽林密篁曲折其中有時仰望不見天日心中驚疑不知誤入何境欲一借問而深山無人林間企望見一僧度嶺而去因亦至其嶺上大風南來微聞鼓樂之聲尋聲覓路忽見一片瓦礫屋壞墻存土焦石黑路聞人語云天竺新遭回祿見此乃悟身在天竺峯也當是時日將暮予見天竺寺既已燒燬又四圍幽壑深林不類人境懼其為虎豹之窟穴山魈木魅所往來因返復至飛來峰下尋前所見村落而歇焉次早復至飛來峯不入洞而登其巔遠望旭日出海江潮湧金曉霧成霞山風拂黛景色變幻林密怪奇自疑此身或恐飛去昔韓世忠忤秦檜解官攜酒日遊西湖建翠微亭於飛來峯上惟斯人也而後稱斯山也下飛來峰復至冷泉亭問所謂靈隱乃知扁雲林者即是也時值四月八日寺於此日薦僧遠近僧來者甚衆本寺住持披法衣上堂講經其大和尚曰帝釋年可九十餘矣貌然據高座首坐二人侍者八人其下行列而拜跪者可三百衆比丘比丘尼咸在其威儀俯仰皆嫻謹獨惜所講無所發明即成書而誦之其下不必盡聞聞者不必盡解徒聽侍者拜云則拜起云則起而已嗚呼佛法入中國千餘年矣愚民絕其父子之天性飲食男女之大欲而為僧自宜求成佛而佛又必不可成不成佛而徒自苦奚取於為僧且此堂上堂下說法聽法諸衆非不自知熟本誦誦隨人跪起之不可以成佛然而必為此者蓋有所不得已也貧無所養不能力作因削髮而為僧而天下之愚夫愚婦非為殿宇莊嚴戒律威儀以聳動之不能發其信心而得其布施故此濟濟而楚楚者名為學佛實為救飢計也井田久廢學校不興彼既無田可耕又不聞聖人之道以為依歸窮而無所復入其為僧無足怪也歐陽子曰佛法入中國乘吾道之廢缺而來韓子曰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則亦庶乎其可也飛來峰之東南有三天竺再入有中天竺再入有上

天竺乃昨所睹燒殘者男女雜糅猶在瓦礫場中燒香也出天竺而南至于忠肅公之墳陽明先生題其門曰亦手挽銀河君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來何處哭英雄于墳之南南高峰也峰南度一嶺而西石壁嵯峨下有巖洞陶侯陶穴曰石屋西上里許有水樂洞兩洞竝列一有水而一無從無水者入與有水者通其水塞洞砰磅訇磕而至洞口即入地從不流出洞外亦一奇也又西上烟霞嶺極目皆山幽深奇偉更過於靈隱天竺之間問之人云此中名山古剎甚多屈指不能數其名累月不能窮其境吾始知吾之足力不能徧至也而遂還次日同年蘇耕餘載酒船相邀予以湖上之景未徧觀也與之出清波門城下多柳而白隄多橋所謂柳浪聞鶯斷橋殘雪也循白隄後至孤山入　行宮　行宮之制甚奇複閣重廊周迴相通鑿石為基創巖成磴引水成池植花成幢橋水磴山至於後宮殿在山上含巖石於殿中注清泉於座下一室之中而山水之觀畢具左右高樓近挹湖光遠吞山色如登玉霄金闕而望十洲三島之仙蹤也放鶴亭在　行宮東北古梅巨石清雅不群惜亭殊巨麗不似當日處士風流下亭復登舟遶孤山之背至昭慶寺而還於湖中之景不能十一而已暮矣予益信轎與船之不能遠到而遊西湖者未盡見西湖也留數

日遂渡江而東錢塘江中亦有兩山彷彿金焦遠望海門屹然對峙惜時非八月不能觀大潮渡江至蕭山蕭山有湘湖產蓴絲嘉魚旱則引湖水以溉田濛濛於海風景似西湖而有用過之蕭山東則山陰道上矣千巖萬壑大者奇偉小者佳麗山下皆水大溪小港經緯編錯東至白鶴浦有小山舟人指曰禹戮防風氏之所也泛舟入山陰城登臥龍山出城至於鑑湖昔明皇賜賀知章鑑湖一曲後遂指此一曲為鑑湖其實蕭山會稽山陰三縣之水皆鑑湖也嘗登山而望之三縣桑田其平如砥想皆滄海所變水在其中淳滿不流而色清若鏡故曰鑑湖也曰鑑湖欲遊吼山鑑湖之水無波故舟多夜行夢中不知泊於何處但聞雨聲徹夜不絕天明起視和無雨舟在巨潭四圍皆山並無來路不知舟何以得至潭中潭南巖上乳泉亂滴如簷瀉東峯有洞水滿其中西峰怪石起出長垂下注若巨象舒鼻以飲潭水其北竹林茂密樓閣清幽曉夢初醒疑非塵世舟人語曰此所謂曹溪東有洞者獅山西如鼻者象山有樓閣者石匱先生之書院也登樓四望見樓後之山尤高峻怪石森列有如臺者如柱者如首戴笠者如巨人立者所謂吼山也下樓棹舟由獅山之洞中曲折行數百步而後出如海即自桃源歸也吼山有空明卷門前流水門內清池朱樓

碧左倒影池中高巖峭壁卓立樓後瀑泉飛灑常如驟雨其奇不減曹溪也吼山返棹乃謁禹陵禹陵之山高圓若塚衆峰環拱有如侍衛陵側有非泉泉來有廟廟旁有碑石亭相傳葬禹時所用石高五六尺圓如柱端有圖孔似孔廟之漢碑記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碑石似楹蓋葬碑也由禹陵至南鎮南鎮者會稽山也其最高者曰蘧峯其下有廟為歷代祭告之所自南鎮迴舟夜泊山陰城外月幾望矣氣霽雲斂月白江清天水相涵空明一片人在舟中身心朗徹如琉璃合忧然若有所悟黎明至於蘭亭今之蘭亭非昔之蘭亭矣擇平地而建亭中立大碑　御書石軍序於其上亭前為石成渠以為曲水崎嶇蹊蹟初無遠致且不可以流觴左右各鑿一池以為是鵝池與墨池也亭西里許曰天章寺而亦非舊矣然此皆人為之者故有廢興若所謂崇山峻嶺清流激湍則依然在蓋山陰之水不流惟蘭渚潺湲於茂林脩竹之間風致又別也返城中登戢山下有寺乃右軍之舊第其南有題扇橋山上有書院劉念臺講學於此予棹舟在山陰道上三日夜有山皆秀無水不清迴環往復不辨西東登戢山乃瞰然蓋紹興之西南皆山而東北近海吼山在東蘭亭在西禹陵南鎮在其南北有梅山下有梅市梅福之所居也遠望南鎮之西有高

於南鎮者曰秦望始皇帝刻石於此又禹穴非禹陵也禹藏書於宛委之山曰禹穴又會稽有陽明洞道書云第十一洞天而余皆未至遊人憚於登陟舟所可至者至之若高逸幽深神聖仙靈之遺跡則懼而不果去抑吾在紹興凡三望海登下方山望海登禹穴登戢山皆望海第見茫茫沈沈草木已實未嘗見水吾猶悵然以山海之奇未盡探也由紹興復返杭州登鳳凰山一名紫陽山昔高宗南渡廣杭城包此山於苑內以為遊觀之所左江右湖登臨彷徨致足樂也自杭州溯浙江至於富陽富陽之山雄壯似燕秦諸塞而青翠過之富陽以南川勢漸窄兩山對峙一水中流羣山倒影上下皆青出種梓閩勢漸開遠近布列山皆妍媚桐君山陡立江岸其南因拓開一平原石壁環峙如天生城闕則桐廬也阻山臨水居民在山水之間瓦青牆白纖塵不染其清華明潤令人神怡南至鸕鷀原山勢怪特峰巒岔湧密峙駢植東江流如一綫入原口轉而西則富春也南北皆山其中皆水不餘寸土兩釣臺在北山下石峰直起而頂方旁有子陵祠凡釣臺左右之山其巔皆有流泉錦峰綠嶂上入高青怪石嶙峋下臨沈碧瀑流噴薄隨玉飛珠澗水傳波調笙鼓瑟高山流水之勝止矣嘗憶陶隱君語云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峰石壁丹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

具備曉霧將歇猿鳥亂啼夕日欲頹沉鱗競躍實慾界之仙都惟此地足以當之西至於嚴州高山四塞大水環周可稱天險南入橫溪至於蘭谿四百餘里岡巒綿亘雄於富陽清於桐廬奇於富春秀於蘭谿人在舟中高枕遠眺不能坐臥偶值偃仰兩岸之山次第從船牖中過如畫圖徐展舟行之樂無踰於此蘭谿南曰金華川勢大開極目平疇遠望崇山煙雲繚繞摩天碧日傳聞其上有朝真冰壺雙龍之洞乃王方平叱石成羊之所也西過龍游至於衢州凡西安道上之山岡巒華簇而滑瘦如削烟嵐高潔刻露清秀西南至常山多楓挂雲眠樹間山橫雲上高海深林令人有小山招隱之思西至玉山復登舟至於廣信為江西界山形粗猛突兀橫亘直豎緣河羅列者皆一石特起方圓平直各自為象西至弋陽有龜峰山衆峰直起如筍有青山頭峰頂皆圓有如人首或冠或冕或蜂或髻或光如僧或鬟如妓寺隱叢篁泉出古洞樓觀芭蕉延滿巖谷奇險幽秀兼而有之西北至貴溪見天妃磯一石橫兩峰之巔下空若洞亦奇境也聞貴溪有鬼谷山鬼谷子之所居又有象山陸子靜讀書其上嘗曰雲山谷石之奇目所未睹問之人而不知知有龍虎山張真人而已西至安仁地平曠南至瑞洪遂入鄱陽自安仁以西四望不見山至

瑞洪以南西望並不見樹短草黃沙煙水雲天而已湖水甚濁波清皆紅出湖入章江至南昌登滕王閣章江南來渺瀰極目彭蠡北匯煙波萬頃東望平疇天垂野闊連峰千里西列屏障所謂西山暮雨南浦朝雲實賓飛水天一色益實錄也南昌阻風泊舟於生米渡次蚤渡江幾至不測語曰安不忘危又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余自維揚登舟過揚子泛吳淞沙錢塘淛桐溪經鄱陽在舟數月僥倖無恙晝而安焉設非遭此逢安其危而忘垂堂之戒也豈可哉南至於豐城觀劍池西入清江至臨江府城東有閣阜山昔張道陵丁令威葛孝先皆居此西過新喻山尤多分宜之山清而秀袁州之山奇而雄至盧溪乃陸走過萍鄉復登舟經醴陵出渌口至湘江入湖南境右江風俗勝於三吳兩浙男事耕耘兼以商賈女皆紡織所出麻枲綿葛松杉魚蝦米麥不為奇技淫巧其勤儉習事有唐魏之風獨好詐而健訟則楚俗也湘江之水清而文兩岸之山秀而雅草多茅菅扶疎猗靡皆有蕙蘭之致每當五嶺朝霞三湘夜雨或光風轉蕙皓月臨楓吟離騷九歌招魂之句如覩澤畔之憔悴也如逢美衣荷裳之芳澤也如聞湘靈山鬼之吟嘯悲啼也南至衡州謁南嶽凡嶽鎮非獨形偉其氣盛也向登泰山數數忽忽靈光煥發渡江以來名山無數神采

少減馬茲見南嶽乃復如睹泰山連峰爭出高不可止複嶺互藏厚不可窮石壁摶青流泉界白氣勃如蒸嵐深似黛頂在雲中有若神龍其首不見而爪舒鱗躍光怪陸離火維地荒天假神柄應不誣也衡山七十二峰其最大者五芙蓉紫蓋石廩天柱祝融南嶽廟在祝融峰下謁廟後望五峰其頂皆在雲中登舟南行數日無時不矯首古語云帆隨湘轉望衡九面予九面望而卒未嘗見其頂始歎衡山之雲之難開也西次祁陽見唐亭元次山之所建西至於永州自右江至衡陽數千里間土石多赤一望紅原綠草碧樹丹屋爛若繡綿至零陵山黑而石白天地之氣一變城下瀟江北合於湘瀟西之山皆幽奇柳子厚多記之西入湘口水愈清兩岸之石玲瓏奇峭不可指數所謂少人而多石其信然與西至於全州為粵西形勝之地湘山崔嵬高踞俯視衆山環拱諸水會同山下有光孝寺無量壽佛示寂之所云因身在塔內予入而諦觀之不似也南至於興安有陽海山半山有分水嶺水香流水可以泛舟至嶺而分其北流者為湘江南流者為灕江一水而相離故曰湘灕也志云臨賀始安桂陽揭陽大庾為五嶺水經注云湘水出零陵始安縣然則興安者始安也予自長沙溯湘江至永全挽舟直上如登峻坂山腰迴舟轉入灕江下桂林如建瓴源

泉滔滔咫尺分流而北入北海南入南海其嶺之高可知矣灕江初分屈曲山間別鑿一渠以通舟秦伐南越史錄鑿此漢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灕水於此置陣陣猶斷也諸葛武侯續修之渠上有武侯祠祠後有伏龍山山石多怪玲瓏嵯峩連峰聳峭皆如米顛袖中之物伏龍以西羣峰亂峙四布羅列如平沙萬幕入門五花江為遊騎縱橫其中前有高峰曰馬頭山卓立俯視如大將東臣蠻以出令也南過靈川至於桂林粵西高大中丞子業師也留署中過夏時時跨馬出遊郊坰貿鄉山水之勝皆見之城中屹立者曰獨秀山高數百丈下有石室頂通光耀其東北曰伏波山高峭與獨秀等巖中懸石下垂如柱其西有疊彩巖石紋華麗巖腹有洞冷風日夜不休曰風洞迎風而入曲折崎嶇漸覺光明忽豁敞敞身入樓閣戶牖軒豁欄檻迴環開戶一望水天無際山林窈冥益灕江從城北來兩岸之山怪怪奇奇向在舟中未盡見也茲入洞內黑走山腹忽睹世界宛成異境舟泛銀河人至天台亦若是矣城南有劉仙巖石洞如屋內刻張平叔贈桂林白龍洞劉真人歌道鉛汞之術甚詳城西有七星巖上有棲霞洞石階直下數百級頂上水紋如波中有鯉魚長丈餘頭目鱗尾皆具洞後深黑秉炬進數百步冷氣迫人同行者懼返偕出聞土人道其中之

景甚怪王荊公云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為人之所罕至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吾甚悔吾之未盡吾志而隨人以止也其東有龍隱洞清流從洞中出而入江江中有山輪囷若象鼻然江中舟行鼻內江岸山上有洞直透山背以通天光望之圓明如滿月志稱濱江三洞水月最佳者是也茲行也在桂林之日為久猶苗土獞蚺蛇山羊錦鷄孔雀里白之德荔枝佛手之樹黃皮白蠟之林芭蕉之心長大如栟天雨之花其紅射日可謂見所未見獨其俗兇悍椰小嗜利好殺天地之靈鍾於物而不鍾於人何哉予以六月初旬至桂林七月暮退登舟返棹襄之至也雲峯吐火稻穗湧波荷蕊綻紅江流漲綠暑中偃仰當幾何時而梧木金刈木葉半黃雲白天晶涼飈蕭瑟回思江南暮春鶯飛草長西湖梅雨花落鳥啼有如隔世王右軍云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迹信其然矣過全州溪入湘山寺有扁曰再來人予啥然而笑夫佛再出世猶吾再入寺也而何怪焉過衡州登合江亭湘水南來蒸水北至兩江合處一峰特起曰石鼓山上有武侯祠向讀韓詩注云合江亭嘗有朱陵洞登其上而不見返舟問榜人云洞在亭下當事者封其路遊人往往不得至焉在舟又望南嶽霧隱雲封終不能見其頂江山之於人如友或不期而遇或千里相訪而不值何哉北至於湘潭有昭山昭王南征至此北至於長沙城東有雲母山列仙傳云坐沙雲母服之長生者也城北曰羅洋山城南曰妙高峰相江在城西水西有嶽麓山志曰衡山七十二峰迴雁為首嶽麓為足是也其顏有道鄉臺昔鄉志完請長沙守臣温益逐之雨夜渡湘宿於此後張敬夫為之築臺宋子題曰道鄉道鄉者志完之別號也聞志完初謫時涕泣其友怒曰使志完居京師得寒疾不汗五日死矣獨嶺南能死人哉由今觀之向與志完同時在京師者皆已湮沒而志完以謫特傳亦可以知所處矣道鄉臺下有嶽麓寺碑李北海所書也凡地之美惡視乎其人不擇地而安之皆可安也予過五嶺泛三湘望九嶷歷百越皆古遷客騷人痛哭流涕之所入而遊焉瘴癘善紅蠻能語水清石怪皆有會心比及長沙山林雅聊水土平良已如更始餘民復睹司隸雅容賈太傅乃不自允而抑鬱以死語云少不更事大傅有焉北過橘州昔范質夫南謫夫人每罵章惇過橘州村媼公自負夫人以出徐曰此亦章惇為之耶予性褊服膺范公以自

廣今過其地想見其為人北至於相陰有黃陵廟二妃之所溺也其東有汨羅江屈子之所沉也過廣陵入洞庭浩浩蕩蕩四無涯涘晚見紅日落於水內次早見炬火然灼水面漸望漸高乃明星也吾遊行天下山吾皆以為卑水吾皆以為狹非果卑果狹也目能窮其所至則小之矣物何大何小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莫不小蘇子瞻曰覆杯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芥舟蟻不知其所淵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猶杯水也舟猶芥也人猶蟻也吾烏知蟻之附芥不以為是乘浮海耶其水涸而去不以為是海變桑田耶四海雖廣應亦有涯目力不至則望洋而歎因所大而大之耳今在洞庭吾目力窮焉即以洞庭為吾之海可也自湘陰泊於磊石又泊於鹿角又泊於井罔皆在湖中時近中秋天朗氣清所謂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者吾見之焉北至巴陵岳陽樓在巴城上而今不存矣予登其址而望焉見君山秀出其東曰扁山又東曰九龜山皆在湖中城南曰白鷺山其側有天岳嶺上有呂仙亭亭前有岳武穆廟昔武穆赴期八日平楊么於洞庭居人德而祀之廟貌巍然據湖山之勝夫岳陽為純陽三過之所宋滕子京重修之范文正公作記蘇子美書即峽篆額當其盛時仙靈之所往來賢士大夫所歌詠今皆為荒榛蔓草頹垣文墨之士無論矣純陽有仙術亦不能留其所愛武穆寡謀雖能於羅徒以忠義之性結於人心而遺跡獨存然則人之不死固自有道矣在巴陵阻風五日所謂陰風怒號濁浪排空薄暮冥冥虎嘯猿啼者吾又見之焉北出渭河口入岷江西北一望荊襄沔沃野千里似無趙兩河之間洋洋乎大國之風也江南岸為臨湘嘉魚蒲圻之境連延皆山赤壁在嘉魚雄峙江濱其上有祭風臺昔蘇子瞻賦赤壁於黃州武昌之下游也考之史云劉備居樊口追兵迫操遇於赤壁則當在武昌上游又操敗後走華容今嘉魚與華容近而黃州絕遠然則周郎赤壁斷在嘉魚無疑也北至荊口兩山對峙東曰鸚鵡西曰大軍鸚鵡有達摩亭乃折葦渡江之所北曰沔口沔水又名滄浪實均過漁父於此沔口之北西曰漢口漢陽府也東曰夏口武昌府也蛇山為城壓江為池武昌城內包三山漢陽城內有兩湖黃鶴樓與晴川閣距兩城之上相望也漢陽城外有大別山下有鎮穴乃孫吳鎖江之處予嘗登大別之巔以望三楚荊衡連鎮江漢朝宗遂水勢高樹沔泰水陸之衝舟車輻輳百貨所聚商賈不乏也其山川之雄壯民物之繁華南北兩京

而外無過於此然乞晉漢鴻之間蕭相沉豐之際江漂湖匯民多水患溢賦來之楚俗慓輕鮮思積聚山藪水泊流民鳩處其人率皆鑱鑿雜而難治亦可慮也北入孝感應山山接九宗澤連雲夢峰高野濶氣勢沉雄北出武勝關崇山峻嶺連延千里右列方城左擁穆陵所謂冥阨之塞淮南子云山有九塞此其一也北至於信陽信陽古申國東鄰息申息者楚之北門也又東鄰蔡昔柏公侯蔡蔡遂伐楚非上策也由蔡至郢崇山大小不可勝計所謂方城為城漢水為池無所用衆非虛語也能伐楚者莫如秦出武關下漢川則撤荊襄之藩籬出三峽下夷陵則扼鄂岳之要害故秦并六國亦地勢然也北過確山至遂平有楮枒山唐李觀及吳元濟戰於此北至西平有溱水昔光武敗王尋於昆陽多殺士卒溱水不流即此也北至於葉縣為沈諸梁之封邑其北有黃城山下有沮溺故里子路問津處也北渡汝水至襄城其南有首山汝蔡潁許之際平疇沃衍而首山雄峙其中史稱天下名山八三在夷狄五在中國皆黃帝所嘗遊首山其一也昔黃帝問道於崆峒遂遊襄城登具茨訪大隗崆峒在鄢郾而具茨在新鄭與首山相望也襄城鄢汜地周襄王出居於此西至禹州大禹之封邑北至告城古陽城地也臨潁水面箕山負嵩嶽左成皋右伊闕崇

山四塞清流濛洄其高平處有周公測影臺巨石屹立高可七尺下方五尺上方三尺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影短日北影長日至之影尺有五寸即此也北至登封告嵩山太少二室之間太室之巔稱北岳城垣少室之峯直起若臺觀雖無岱宗衡華之高奇而氣象雍容神彩秀朗有如王者宅居中正端冕垂紳以朝萬國不大聲色而德意自遠中嶽廟在太室之南少林寺在少室之北屋峰圍繞界隔塵寰水石清幽靈區獨闢時值深秋白雲紅葉翠柏黃花點綴巖巒天然圖畫岳陽黃龍極江湖之浩渺靈隱少林盡山岳之奇麗睡常入夢醒猶在目非筆古所能傳也在寺中問達摩遺蹟僧云寺西四五里深山之中有古石洞乃九年面壁之處至今洞中猶有達摩影而予未之見也出嵩山渡洛水至偃師道中見田橫許逸之墓北有緱山子晉升仙之所也北上北邙望見洛陽昔孟堅所都平子二京諸賦道洛陽之形勝甚悉而予未暇觀至今猶耿耿焉由孟津渡河至孟縣孟縣春河陽也周襄王狩於此北渡沁水上太行太行之上首起河內尾抵劍邊碣石恒山析城王屋皆太行也修坂造雲崇岡礙日路皆青石鏡光油滑實天下之至險登太行而四望九州之區可以歷指秦晉蔽山吳越阻水青齊負海燕趙沿邊

中原平上正在三河周晉宋衛陳鄭蔡許鄫宿杞邾沉虞邢號春秋所書諸國以及夏殷東漢北宋五代梁唐之故都皆在於此總挽九州開閫華夏土田肥美物產饒實所謂天下之中也地之膜也陰陽之所會風雨之所和也過太行而北則吾山西境矣總而計之天下大勢水歸二漕山分三幹河出崑崙江源岷蜀始於西極入於東溟大河以北水皆南流大江以南水皆北注漢南入江淮北入河雖名四瀆猶之二也大行九邊西接玉門東抵朝鮮是為北幹五嶺衡巫西接峨嵋東抵會稽是為南幹岷嶓華嵩是為中幹伏宗特起不與嵩連亦中幹也北方水位故獄秦三晉之山色黑而陂陀若波東方木也故齊魯吳越之山色青而森秀若林楚南閩粵峰巒而土赤粵西黔蜀石白而形方天有五行五方應之江性寬緩河流湍急黃白翻騰洞庭澄清其大較也斯行也四海瀠其三九州歷其七五嶽睹其四四瀆見其全帝王之所都聖賢之所處通都大邑民物之所聚山川險塞英雄之所爭古蹟名勝文人學士之所歌詠多見之焉獨所謂魁奇磊落潛修獨行之士或伏處山巔水濱洞壑樵漁負販之中而予概未之見宣造物者未之生耶抑吾未之遇耶抑雖遇之而不識耶吾憾焉然苟吾心之善取則於山見仁者之靜於水見知者之動其窈冗洶

湧如睹勇士之叱咤其淪漣婉秀如睹淑人君子之溫文也然則謂吾日遇其人焉可也抑又思之天地之化陰陽而已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大漠之北不毛而交廣以南多水文明發生獨此震旦之區而已北走胡而南走越三月而可至崑崙至東海半年之程耳由此言之大塊亦甚小也吾以二月出都河北之地草芽未生至吳而花開至越而花落入楚而栽秧至粵而食稻粵西返棹秋老天高至河南而木葉盡脫歸山右而雨雪載塗轉盼之間四序遞周由此言之古今亦甚暫也心不自得而求適於外故風景勝而生樂性不自定而寄生於形故時物過而生悲樂寧有幾而悲無窮期焉吾疑吾之自立於天地者無具也宋景濂曰古之人如曾參原憲終身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充然有若囊括於天地者何也毋亦有得於山水之外者乎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非虛言也為地所囿斯山川有畛域為形所拘斯見聞有阻礙果其心與物化而性與天通則天地之所以高深人物之所以榮悴山河之所以流峙有若燭照而數計焉生風雲於胸臆呈海嶽於咫尺不必耳接之而後聞目觸之而後見也然則自茲以往吾可以不遊矣然而吾乃無時不遊也已

張山來曰。浩浩落落。萬有一千餘言。就其登涉所至。隨筆點染。鋪敘綺麗。半絲亦復激昂慷慨。適足以囊括宇宙。開拓心胸。真千古奇文。至文妙文。不得僅賞其模山範水已也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聖師錄

王言

于輿氏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以其存心。而禽獸之中。乃有麒麟鳳凰。不踐生草不食生蟲。首耳俱食。殘羹之虎。猶多惟醜不直之人。烏能反哺。羊有跪乳。其存心皆可以為朝廷旌仁孝而揚德威。他如蠭至期而輸秘。蜂輪值而衛王。唐明皇之象。不肯為祿山作舞。昭宗之猿。不肯為朱溫起居。宋少帝之白鷴。殉帝于海。是物知有君臣也。鴛鴦其子而腸斷。猿抱母皮而死。是物知有父子也。平章之鴿。死殉其雄。都佐之鵝。克和其配。汾水之旁。有雁邱。鹽城之湖。有烈鶩。是物知有夫婦也。橫空之鸛弋。鵲殺蛇。北平王氏之貓。能哺他子。是物知有同類也。隴山之鸚鵡。思上皇。襄陽之猿。狗王女。孫中舍之犬。負米。姚生之馬。鳴冤。陳州之鶴。伴老。鶴州之騾。逸歸。是物知忠于所事也。能分果以餉墜坎之人。虎猶耳而捨抱哭之母。猓猢性愛其類。殺其一而致百亡。魚傷驚觸之兒。身亦觸石而死。是物知有仁義也。翁媼之猴。日守待葬侯家之廢。斷角以殉。至放生之龜。釋命之鼈。俱能圖報救死之德。是物知感恩也。洪店奔牛。悲鳴而訴王臻之誣。梭夾道蝌蚪。昂首而訴商僕之戕。生是物知賢守令也。然則物何異于人哉。微獨無異。抑思世之不若者。眾矣。家公向欲彙集一帙。為聖師錄。本諸楊子聖人師萬物句。因病不果。予小子閒閱往籍。竊取其義而識之。博物君子。得無責其不備耶

白鵰

厓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與俱赴水。時御舟一白鵰。奮擊哀鳴。與龍墜水中死

鶴

陳州倅盧某。蓄二鶴。甚馴。一創死。一哀鳴不食。盧勉飼之。乃就食。一旦鳴皖。盧側盧曰。爾欲去。不留羈也。鶴振翮雲際。數四徊翔。乃去。盧老病無子。後三年。歸臥黃滷溪上。晚秋。蕭索曳杖林間。忽有一鶴盤空鳴聲淒斷。盧仰視曰。若非我陳州侶耶。果爾。即當下。鶴竟投入懷中。以喙牽衣旋舞不釋。遂引之歸。後盧殁。鶴亦不食死。家人瘞之墓左

雁

元裕之好問于金泰和乙丑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捕得二雁。一死一號。卻去其駢

網者空中盤旋哀鳴亦投池死裕之遂以金贖得二雁瘞汾水傍壘石為識號曰雁邨

顧敬亭豢鵝數百傍有雛者得一雁銜其翅掣其足立之汀畔以為媒每見雲中飛者必昂首仰視一日其偶者見而下之特甚如土女拜送哀鳴血盡而死

正德間有張姓者捉一雁置干中庭明年有雁自天鳴亭雁和之久而天雁自下彼此以頸絞死于樓前因名樓曰雙雁樓

王一鶚教諭銅陵有民舍除夜燃煙辟除不散一雁偶為煙觸而下其家以為不祥也享之明日一雁飛鳴屋頂數日亦墮而死

燕

襄陽衛敬瑜早喪其妻霸陵王整妹也年十六父母勇姑咸欲嫁之誓不許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之謂曰能如我乎因以纓誌其足明年復來孤飛如故猶帶前纓女作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自爾春來秋去凡六七年後復來女已死燕遶舍哀鳴人告之葬處即飛就墓哀鳴不食而死人因瘞之于旁號曰燕冢

元貞二年燕人柳湯佐家雙燕巢梁一夕家人持火照即其雄驚墜猫食之雌朝夕悲鳴哺雛成翼而去明年雌獨來人視巢有二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二殺耳春秋去來凡六載皆然

夏氏子見梁間雙燕戲彈之其雄死雌者悲鳴踰時自投于河亦死時人作列燕歌

郁七家有燕將雛巢久忽毀鄰燕成聚銜泥去來如織頃刻巢復成明日逐有數雛巢中乃知事急燕來助力者

鸚鵡

宋高宗時隴山人進能言鸚鵡高宗養之宮中一日問曰爾思鄉否曰豈不思閩思之何益帝遣中貴送還隴山數年之後使過其地鸚鵡問曰上皇安否曰崩矣鸚鵡悲鳴不已

關中商人得能言鸚鵡于隴山愛而食之甚勤偶事下獄歸時歎恨不已鸚鵡曰即在獄數日已不堪鸚鵡還閉累年奈何商感而放之後商同輩有過隴山者鸚鵡必于林間問曰即無恙否幸寄聲幸寄聲

李遇庵自記自滇還回有僕梁撞而死僕攜有二鸚鵡流淚三日不休亦死

鵝

高郵有鵝雙栖於南樓之上或弋其雄雌獨孤栖甸餘有鵝一班俗一雄與其巢若媒誘之者狀亮日帥偶逢昏飛去孤者哀鳴不已忽銜噣入巢踪迹之而死時逸者群客見之無不嗟誄稱為列鵝而競為詩歌弔之後有列鵝碑

衛衛梓巢鵝父死于鍔頃之衆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百拒之雄卻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頃以死羣山乃挾其雄逸去

某氏園亭中有古樹鵲巢其上伏卵將雛一日二鵲徊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有數鵲相向鳴噪益近百百皆向巢忽數鵲對啄鳴若相語狀既去少頃一鵲橫空來閣閣有聲鵲亦尾其後羣鵲向而噪若有所訴鵲復作聲若允所請賢而上搆巢銜一赤蛇吞之羣鵲喧舞若慶且謝者蓋鵲招鵲搏蛇相救也

華亭董氏庭前有虬松一株枝幹扶疎亭亭如蓋有雙鵲結巢其顛後雄被彈死其雌子然獨處日夕哀鳴越數日亦死

泰州鹽場僧寺樓窗外樹上有鵲巢焉雌鵲伏卵其間村民伺雌見食潛以鵝卵易之鵲不知也久之雛破卵出則鵝也雄鵲訝其不類謂雌與他禽合怒而噪之雌者亦鳴而已既而雄者飛去少頃諸鵲羣集視其雛咸向雌而噪雌者無以自明以喙鑽牆隙死吳嘉紀野人作詩紀其事

黃鶯

有人取黃鶯雛養于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哀鳴于籠外則更來哺之人或在前略無所畏積數日不放出籠其雄雌繚繞飛鳴無從而入一投火中一觸籠而死剖腹視之其膜寸斷

鴛鴦

成化六年十月間鹽城天縱湖漁父見鴛鴦甚多一日弋其雄者烹之其雌者隨棹飛鳴不去漁父方啟釜即投沸湯中死

鵲

大慈山之陽有拱木上有二鵲各巢而生子其母一為鷲鳥所搏二子失母其鳴啁啁其一方哺子見而憐之赴而救之即銜置一處哺之若其子然

鄒

江浙平章嵯峨家養二鴿其雄鬬于狸奴家人以他雄配之逐鬬而死謝子蘭作義

鴈詩弔之

鵝

天寶末德清沈朝家有鵝育卵而腸出以死其雛悲鳴不復食啄敗荷擾之又銜芻草母前若祭奠狀長呼數聲而死沈氏異而埋之後人呼為孝鵝塚云

湯鄰初煥佐郡江右在任生如及遷郡人饋以鵝頭為盒擔壓折折成之字憐而畜之後罷郡歸親黨又饋以鵝乃缺一掌者亦憐而畜之一雌一雄遂成配偶雄曰烏郎雌曰蒼奴呼其名即應聲至行則讓缺掌先食則讓折頸者先畜至三十餘年追湯夫人殁二鵝哀號數晝夜絕食死于柩下

常州陳四畜黑白二鵝兩窠相並各哺數雛一日黑者死衆雛失怙悲鳴白者每晨至其窠呼雛與己雛同啄晚必先領歸窠始引己雛入宿人皆見而義之

雞

衢州里胥至貧民家督賦民祇有一哺雞擬烹之胥恍忽見桑林間有黃衣女子乞命里胥憫惻少間見民持刀取哺雞意疑之止勿殺後再至見雞率群雞向前踴躍有似相感之狀胥行百步遇虎忽見雞飛撲虎眼胥因奔免

象

唐明皇嘗教象拜舞天寶之亂祿山大宴其曹出象紿之曰此象自南海奔來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左右命之拜象皆努目卬首不肯拜命之舞努目伏足不肯舞祿山怒盡殺之

上元中華容縣有象入莊家中庭卧其足下有搓人為出之象乃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捲土得象牙數十以報之

元有駕象明太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死殳下

明廣西有象封定南公吳三桂入揭欲將象解京象昂首直觸象奴百計勸勉終不服三桂大怒乃矢不能傷以火砲攻斃之

鹿

銀臺侯廣成家放一鹿于堯峰且數年侯死鹿跳躑斷角累日不食亦死山僧憐而葬之碣曰義鹿塚

熊

晉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內見熊子數頭須臾有大熊入睨視此人人謂必害己良久大熊出果分與諸子未復作一分着此人此人饑久冒死取啖之既而轉狎習每日能母覓食還輒分果此人賴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一一負將出子既出盡此人自分死坎中乃熊母復還入坐人邊人解其意便抱熊足能即跳出遂得不死

虎

後漢人都區賈者居父喪鄰人格虎走趨其廬中即以衰衣覆藏之鄰人尋跡問賈曰虎豈可有念而藏之乎後此虎送禽獸至若助祭狀賈由是知名上虞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採薪為虎所逼自計不能禦于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耳去

猿猴

唐昭宗有猿隨班起居賜以緋袍朱紱簪位取此猿令殿下起居猿見全忠便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

吉州有捕猿殺其母以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子為作孝猿傳

鄒芝射中猿母見猿子為拔箭以木葉塞瘡口悲哀不已為母吮血芝遂投弩而歎曰山獸猶哀母人可不如猿吾不獵矣

咸熙中有翁媼弄猴于瑞昌門外一日媼死翁葬之未幾翁死無人葬猴守之日久人憐而葬之咸稱為義猴

正德辛巳有夫婦以弄猴為不食者十年矣寓于嘉州之白塔山主者死埜于塔之左猴日夜號其婦更招一丐者為夫猴舉首揶揄之婦弄猴使作拔猴伏地不為鞭之輒奮吽入夜走主者之墓跑土悲號七日而死

汪學使可受初尹金華有丐者行山中見群兒縛一小猴而虐之丐者買而教之戲日乞于市得錢甚多他丐忌且羨因酒醉丐者誘至空窰椎殺于窰中異日繩其猴復使作戲而汪公呵導聲迹至猴即嗤齜繩突走公之前作冤訴狀公遣人隨而往得屍窰中亟捕他丐鞫問伏法闔邑駭而悼之買棺焚丐者屍烈焰方發猴哀吽躍入死矣

牛

齊河縣洪店有盜殺人于王鈴戶前衆執鈴已誣服久矣知縣趙清過洪店一牛奔清

前跪而悲鳴若有所訴清曰誰氏之牛衆曰王臻牛也清曰臻其有冤乎抵邑即辯釋臻父子後籍大盜王山猶其殺人狀齊河人稱神明作義牛記

天長縣民戴某朝出其妻牧牛于野平昔秦大隨之俄入草芥不出戴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脈裂而食犬虎見人至棄犬超人戴已為虎搏矣牛見主有難忿狀而前虎又釋人而應牛二物交加哮吼虎張口牙牛以二角奮擊遍時牛竟勝虎戴乃得免

嘉靖乙卯胡撫鎮賢統兵禦倭至臨山少憩樹下見屠兒將解一牛一犢尚隨乳將利刀衝至車薄內以蹄蹋沒泥中屠兒過秦不獲

犬

孫吳時襄陽紀信純一犬名烏龍行住相隨一日城外大醉歸家不及卧草中太守鄧瑕出獵縱火燒草犬以口銜純衣不動有頃相去三五十步犬入水濕身來卧處週迴以身濕之火至濕處即滅犬困乏致斃于側信純獲免醒見犬死毛濕觀火蹤跡因而痛哭聞于太守命具棺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丈餘

晉泰興二年吳人華隆好弋獵畜一犬號曰的尾每將自隨隆後至江邊被一大蛇

圍繞周身大逶咋蛇死馬而華隆澄仆無所知矣犬仍徨嗥吠往復路間家人怪其如此因隨犬往隆悶絕委地載歸二日乃蘇隆未蘇之際犬終不食

太和中楊生養狗甚愛之後生醉酒行大澤草中眠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號吠生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濕生左右草沾水得着地火尋過去他日又閒行墮于空井中狗呻吟徹晚有人過怪之往視見生在井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相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于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向井生知其意乃語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永樂值蕭道成將革命自以身受顧託謀起義逐遇害有兒方數歲乳母抱投蔡門生狄靈慶慶曰吾聞出郎君者厚當乳母號呼曰公昔有恩于汝故冒難歸汝若殺郎君以求利神明有知行見汝族滅也兒竟死兒存時嘗騎一犬狡狗戲死後年餘忽有狗入慶家遇慶于庭臨殺之併其妻即向所騎狗也

饒州樂平民章華元和初嘗食一犬每租採入山犬必隨三年冬北舍有王華者同上山採柴犬亦隨之忽有一虎傍中跳出搏王華盤踞于地其猶未傷章華叫喝且走虎迳捨王華來乘章華既獲復坐之時大潛在深草見章被衝突出躍上虎頭咋虎之鼻虎不意其來驚懼而走二人皆僵仆如沉醉者其犬以鼻嗅章口所氣即吐出涎水如此數次章稍蘇犬乃復以口嘘王華之口亦如前狀良久王華能行相引而起犬伺伏不能起一夕而斃

唐荣軍大校齊瓊家畜良犬四常畋迴廣圍輒倒以染肉其一獨填茹咽喉齒牙間以出如隧蓑薄然後食食已則復至齊窩異之一日令僕伺其所往則北垣枯窦有母存焉老瘠疥穢吐哺以飼齊奇歎久之乃命篋犯大鼠以敗苗席之餘餅餌飽之犬則搖尾俛首若懷知感謝後擒奸逐狡指顧如飛將虞獵騎前之獲豐穴遍牢牝死犬加勤効後齊卒大日夜嗥吠越月將有事于邱隴則留犬以禦奸盜及懸棺之夕犬獨來足蹄土成拟首咽棺見血掩土未畢犬亦至斃

會稽張弘滯役有少婦無子惟與一奴守舍奴逐與婦通焉其素養一犬名烏龍常以自隨後歸奴欲謀殺然盛作飲食婦曰與君當大別離君可強啖奴已張弓拔矢待犬食畢然後泣不能食以肉及飯擲狗祝曰養汝經年吾當將死汝能救我否犬得食不嚼惟注睛視奴狀拍膝大呼曰烏龍犬應聲傷奴奴失刀迳倒狗咋其陰茎

因取刀殺奴以妻付縣殺之

五代南唐時江州陳氏族七百口畜犬百餘共一牢而食一犬不至諸犬不食

上當人盧言嘗見一犬瘦瘠將死憫而收養一日醉寢而鄰火發犬狂迫乃上床于言首嗥吠又衝衣拽之言驚起火已熾其屋柱突烟而出始得免

扶風縣西有大和寺在高岡之上其下有龍蟄若堂中有貧者趙叟家馬叟無妻兒病足傴僂常策杖行邑里中人哀其老病且窮無所歸率給以食叟既得食常先聚群犬以食之後歲餘叟病寒卧于龍中時大雪無衣裸形俯地且戰且呻其羣犬俱集于叟前搖尾而嗥已而環其茵席競以身暖叟體由是寒少解後旬餘竟以寒死其龍中犬皆哀鳴晝夜不歇數日方去

楊光遠叛于青州有孫中舍居圍城中族在西州別墅城閉久食盡舉家赴難大傍徨其側似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為我至莊取米耶大搖尾若應狀至夜置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犬由水竇出至莊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發米送如此數月以至城開孫氏闔門賴以不餓愈愛畜此犬後數年斃葬于別墅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淳熙中王日就宇成德分水縣人少負俠氣夜獵從騎四出有畜犬鳴鳴街衣挽之不却且道且前怪之亟隨以歸明日復視其處虎跡縱橫歎曰犬人畜也猶知愛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遂散其徒讀書

湖州顏氏夫婦出傭留五歲女守家溺門前池內家有畜犬入水負至岸復往奔至傭主家作呼導狀顏駭歸家見女伏地奄奄氣息急救乃甦

滁州一寺僧被盜殺死徒往報官畜犬尾其後至一酒肆中盜方群聚縱飲犬忽奔噬盜足衆以為異執之致官訊服

沈處士恒吉嘗畜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處士日宴客犬必臥几下後三載處士病犬即不食數日處士卒殮于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停柩者期年犬日夜臥其側將葬逐一觸而斃

劉劍巔衛人畜一犬出入必從劍常以馬負薪山中大亦從一日犬忽獨歸向劍子國勳鳴躍不已勳異之隨其所往見劍為盜所殺棄屍石間取其馬去勳為營葬畢人皆罷歸犬獨守墳不去日夜悲泣淚濕草土數日扶土及棺死棺旁

淮安城中民家有母犬享而食之其三子犬各銜母骨抱土埋之伏地悲鳴不絕里人見而異之共傳為孝犬

常州內氏家貧日飼犬以糠粃其鄰為富室姚氏犬多餘食所限僅一小竹籬姚犬每向籬竇低聲搖尾若招呼狀芮犬蜷曲卧地惟昂首相應絕不過食其餘粒如是以為常

馬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驟常飲以酒每于月明中試能竪越三領黑鬣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僞蜀渠陽鄭山有富民王行思嘗養一馬甚愛之飼秣甚于他馬一日乘往本郡過夏潦暴漲舟子先渡馬回舟以迎行思至中流風起船覆其馬自岸奔入駭浪接其主倉卒之中遽免沉溺

畢再遇兗州將家也開禧中用兵畢有功金人認其旗幟即避之後居于雲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駟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死其家以鐵絚羈之圍中適遇獄祠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馬嘶奪迎斷絚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人挽之而歸因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聲耳以聽汪然出涕喑啞長鳴數聲而斃

龍尿縣有白馬墓即開國勳臣胡公深所乘之桃花馬也公以征陳友定遇害其馬馳歸門外悲嘶殞絕夫人義之因葬焉號為白馬墓

天順中吳之嘉定姚生素心險異嘗擯怨于母弟陸某陸充糧長乘馬自本都夜歸姚候至中途無人揉刃伏于橋下馬亦覺之至橋躑躅不進陸加鞭楚馬始進而已殺橋下矣是夜月暗更幽寂無知者馬逸歸對陸妻驚嘶不已若有訴狀妻知夫必死非命持燈尾馬後至一曠野夫果死馬妻又謂馬曰吾夫屍雖得然正犯不得何以雪冤馬即前行首撞姚門見姚嗾之蹴之其妻執以聞官乃棄姚市

孫辦事家有馬生駒甚奇令牡交其母以傳種子母俱不肯乃塗其身以泥而交馬及洗出本色母子皆跳躍以死人號為烈馬云

流寇破河內縣尹丁運泰罵賊被磔所乘馬賊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狂逸不可制竟觸牆死

和碩親王有良馬曰克勒猶漢言黑騮馬也高七尺自首至尾長可丈有咫耳際肉角寸許腋下旋毛若鱗甲然趨駛倍常識者謂是龍種王甚愛之王薨馬踴躍哀鳴未幾隨斃

騾

明末張賊破蜀城蜀藩率其子女宮人投井死王所乘白騾躑躅其旁亦跳入殉紩後樵蘇者當陰雨瞑晦時于蜀宮故址往往見白騾出沒蔓草間

張行人寇洲訟繫西曹以常所乘騾抵通于人騾悲鳴不食一日斃其新主自逸歸王西樵吏部與張同患難目擊其事感之作義騾行

羊

邠州屠者安姓家有牝羊并羔一日欲刲其母縛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前雙跪前膝兩目涕零安驚異良久遂致刀于地去呼童稚共事刲宰及遇遽失刀乃為羔子街之致牆根下而卧其上屠偏索方覺遂并釋之放生焉

貓

唐時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有二子飲于死母母且死其鳴唧唧其一方乳己子若聞之起而聽走而抱街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己子然

姑蘇齊門外陸墓一小民負官租出避家獨一貓催租者持去責之閶門鋪商忽小

民過其地躍入懷為舖中所拿輒悲鳴顧視不已至夜衙一綴帳內有金五兩餘投之而去

仁魚

海中有仁魚嘗負一小兒登岸偶以暑觸傷泥兒死魚不勝悲痛亦觸石死

龜

宋傳慶中一士夫家得一大龜其婢不忍殺放之溝中半餘後婢有病將卒夜有大龜破泥登婢胸冰之遂愈

黃德瓌家人烹龜將箸笠覆其釜揭見龜仰把其笠皆沓烟氣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怒之潛放河涇間後因患疽將殞德瓌徙于河邊屋中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及曙能稍胸臆悉塗於泥其龜在土間三曳三顧而去即日病瘥

蟹

松江幹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餌于塘取蟹入饌一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八腕皆腐不能行二蟹昇以過新沈歎其義遂命折斷終身不復食蟹

蚱蜢

紹興郡丞張公佐治權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蚱蜢無數夾道鳴噪皆昂首若有訴冥之下輿步視而蚱蜢皆跳躑為前導至田間三屍營馬公有力手挈二屍起其下一屍微動湯淮之逶迤間復活曰我商也道見二人肩兩筐過市皆蚱蜢也意傷之購以放生二人復曰此皆淺水雖放人必復獲前有清淵乃放生池也我從之至此不虞擇斧遂殺害二僕隨後尚遠有腰纏必誘至此并殺而奪金也丞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屬某守石公崑玉一訊皆吐實抵死腰纏歸商

蜂

正德間鎮江北固山下有犀蜂雌王出將遇窮民撲殺之群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

楊邃菴相公一清令家俘麼鳥表其上曰義蜂親作文祭之

太倉張用良素惡胡蜂螫人見即撲殺之嘗見一飛蟲投于蛛網蛛束縛之甚急忽一蜂來螫蛛蛛避蜂數舍水濕蟲久之得脫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殺蜂

張山來曰佛氏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今讀此益不其然歟

海天行記

鈕琇 王雄

海忠介公之孫述祖倜儻負奇氣過蓬中原多故遂不屑事舉子業慨焉有乘桴之想斥其千金家庭治一大船其船首尾長二十八丈以象宿房分六十四口以象卦蓬張二十四葉以象氣梔高二十五丈曰舉天柱上為二斗以象日月治之三年乃成自謂御出奇舶以此乘長風破萬里浪無難也瀕海賈客三十八人賃其舟載貨五市海外諸國以述祖王之雲禎壬午二月揚帆出洋行至粵暮颶風陡作雪浪粘天蛟螭之屬繞左右舵師失色隨風飄至一處昏霾莫辨何地須臾雲開風定遙見六七官人高冠大帶拱立水次侍從百輩狀貌醜怪皆魚鱗銀甲擁巨鑿之劍荷長鎗之戟東炬張燈若有所伺不覺舟忽抵岸官人各喜躍上舟環視曰是可用已即問船主為誰述祖不解其音奴遽聲諾詰朝呼述祖同入見王約行三里許夾道皎如玉山無纖毫塵土至一闕門門有二黃龍守之過遭垣牆悉以水晶甃成光明映徹可鑒毛髮述祖私念曰此殆龍宮也又踰門三重方及大殿其制與人間帝王之居相似而輝煌蔵畫廣設千人之饌高容十丈之旗不足言矣王南北殿首以紅巾圍兩肉角衣黃繡袍鬢長垂膝衆官進奏曰前文下所司取二舟久不見至今有自來一舟敢以聞王曰舊例二舟陳設貢物今少一奈何衆曰貢期已迫臣等細閱此舟制度暗合渾儀以達天衢允宜利涉且復覓大新潔若將貢物擺擂候到王宮

以次陳設似無不可王允奏曰往其凡貨凡人滌以行水速行勿遲余唯唯下殿仍回至舟將人貨盡押上岸置之官西琅玕池內唯述祖不肯前私問曰貢將焉往衆曰貢上天耳述祖曰述祖雖炎徼賤民而志切雲霄常恨非真未生九關難叩幸遇奇緣亦願隨往衆曰汝濁世凡人也去則恐犯天令不可中有一官曰汝可具所生年月日時來述祖乘書以進官與衆言此人命有天祿且係忠直之裔姑許之俄頃昇貢物者數百人絡繹而至費貢官先以符水遍灑舟中然後奉金葉表文供之中樓次有押貢官二員將諸寶物安頓述祖私窺貢單內開赤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五十株黃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七十株高者俱一丈四五尺夜光珠一百顆火齊珠二百顆圓大一寸五分鮫綃五百匹靈芻錦五百匹碧琴琴二十斛紅蘇羅二十斛玻璃鏡一百具圓廣三尺各重四十斤玉屑一千斛金漿一百器五色石一萬方其他殊名異品不能悉記安頓已畢大伐鼉鼓三通乃始啟行述風而上兩巨魚夾舟若飛白波搖漾練靜鏡平路無坦險時無晝夜中途石壁千仞截流而立其上金書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衆指示述祖曰昔張騫乘槎未能過此今汝得逸之銀潢豈非盛事述祖俯首稱謝食頃之間咸云南天關在望矣既而及關貢官各整朝服昇

賓諸役俱易赭色長袍亦令述祖來之登岸陳設足之所履皆軟金地間以瑤石嵌成異彩仰視瓊閣璿堂絳樓碧闕俱在虛渺之中若近若遠不可測量門下天卿四員覓勿傳旨令賫貢官入昊天門於神霄殿前進表行禮述祖及衆役叩首門外惟聞樂音繚繞香氣氤氳飄忽不斷而已隨有星冠獬帔者二人為接貢官察收貢物引押貢官亦入行禮畢王音宣問南方民事北方兵象語甚繁不盡述各賜宴於怙波館謝恩而出於是集衆登舟述祖假寐片時恍忽不知幾千萬里已還故處因啟領所押貨物與同行諸人王下令曰述祖一舟曾入天界不可復歸人衆伴在池宜令一見則三十八人俱化為魚唯首未變述祖大慟前取舟官引至一室慰諭之曰汝同行人命應皆葬魚腹其得身為魚幸也汝以假舟之故貸汝一死尚何悲哉候有閩船過此當俾汝歸日給飲食如常居久之忽有報者曰閩船已到王召見賜白黑珠一裹曰以此償造舟之價命小艇送附閩船抵瓊山還家壬午之十二月也家人垂聞覆溺之信設主發喪乍見述祖驚喜逾望述祖亦不言所以但云狂風敗舟倖憑擎天柱遇救得免次年入廣州出囊中珠鬻於番賈獲貲無算買田終老康熙丙子粵僧方趾麟親訪述祖具得其詳時述祖年已九十六貌如五十歲人

張山來曰若非有年月姓名使如譚太平廣記矣　先君嘗疑李賀白玉樓記謂九州萬國語言文字各不相同今觀此則上天果與中華同矣余謂長吉事屬荒唐今讀此文則是實有其事但不識所謂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以及貢單所列為篆乎為楷乎為中國文字乎為各國文字乎真不可曉

虞初新志卷十八終

虞初新志卷十九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七奇圖說　南懷仁

上古製造宏工紀載有七所論天下七奇者是也

一亞細亞洲巴必倫城　堃彌臻米德王后創造京都城也形勢矩方每方長五十里周圍計二百里城門共一百處門皆以淨銅為之城高十九丈濶厚四丈八尺以美石砌成城樓上有園囿樹木諸景引接山水湧流如小河然造工者每日三十萬人

二銅人巨像　樂德海島銅鑄一人高三十丈安置海口其手指一人不能圍抱兩足踏兩石臺跨下高廣能容大船經過左手持燈夜則點照引海舶認識港口以便叢泊銅人內空從足至手有螺旋梯升上點燈造工者每日千餘人凡十二年乃成

三利未亞洲厄日多國孟斐府尖形高臺　多祿茂王所建地基矩方每方約一里周圍四里臺高二百五十級每級寬二丈八尺五寸高二尺五寸頂上寬容五十

人造工者每日三十六萬人

四亞細亞洲嘉畧者茅索祿王墜墓　亞爾德彌細亞王后追念其夫王建造墜墓下層矩方四面各有貴美石柱二十六株穿廊圍拱各寬七丈餘內有石梯至頂頂銅輦一乘銅馬二匹茅索祿王像一尊其奇異一製度二崇高三精工四質料純細白石築造將畢王后憶念其夫王悵悶而殂

五亞細亞洲厄佛俗府供月祠廟　宏麗奇巧基址建在湖中以免地震摧倒高四十四丈寬二十一丈內有細白石柱凡一百五十七株各高約七丈廟內多細石絕巧人像廟外四面各有橋以通四門橋最寬闊以細白石為之正門前安置美石精工神像築工者至二百二十年乃成

六歐邏巴洲亞嘉亞省供木星人形　斐第亞天下名工取山中一最堅大石雕刻木星人形身體宏大工精細巧安坐廟中時有譏笑者語工師曰設此宏大之軀起亟寧木衝破廟宇乎工師答曰我已安置之萬不能起亟

七法羅海島高臺　厄日多國多祿茂王建造崇隆無際高臺基址起自丘山以細白石築成頂上多置火炬夜照海艘以便認識港汊盡泊

附公樂場　古時大奇之水戲逈巴洲意大理亞國雖瑞府營建公樂場一地體勢捐圓周圍樓房異式四層高二十二丈餘築以矣石築成空場之徑七十六丈樓房下有畜養種種猛獸諸穴于公樂之時即出逼獸在場相鬬觀者坐圍圍處級層相接高出獸丈能容八萬七千人座位其間各有行走道路不相通碰此場自一千六百年來至今現存

附海船　海舶百種不止約有三等小者僅容數十人川江傳書信不以載物其腹空底自上達下惟留一孔四圍點水不漏下鎖以石一遇風濤不習水者盡入舟艙密閉其孔塗以瀝青使水不進操舟者縛其身于檣梔任水飄蕩其腹空虛水不沉溺船底有鉛石亦不翻覆候良平外人自解縛萬無一失一日可行千里中者容數百人自小西洋以達廣東則用此船其大者上下八層高約八丈最下一層鎖以沙石千餘石使船不傾側裝載二三層載貨與食用之物海中得淡水散難須裝千餘大桶以足千人一年之用他物稱是上近地平板一層中下人居之或裝細軟切用等物地平以外則虛百步為揚帆習武游戲之地前後各建屋四層為尊貴者之居中有甬道可通頭尾尾建水閣可納涼以待貴者遊息船兩傍

列大銃數十門其銃彈有三十餘斤重者上下前後有風帆十餘道桅之大者二十丈周一丈二尺帆闊八丈約需白布二千四百丈用之鐵錨重六千三百五十餘斤其纜繩周二尺五寸重一萬四千三百餘斤水手二三百人將卒銃士三四百人客商數百有船總管貴官一員是西國國王所命以掌一船之事有賞罰生殺之權又有船師三人通天文二人船師專掌候風使帆整理器用吹號頭指使夫役探試淺水礁石以定趨避通天文士專掌窺測天文晝測日夜測星用海圖量取度數以識險易知里道又有官醫主一船疾病有市肆貿易食物大船不畏風浪獨畏山礁淺沙又畏火船上火禁極嚴千人之命攸係其起程但候風色不選擇日時亦未嘗有大失若多船同走大者先行引路船後尾樓夜點燈籠照視燈籠周二丈四尺高一丈二尺皆玻璃板湊成行海晝夜無停有山島可記者指山島行至大洋中萬里無山島則用羅經以審方向之法全在海圖量取度數即知船行至某處離某處若干里瞭如指掌

張山來曰極西巧思獨絕然吾儒正以中庸為佳無事於奇巧也

詒菴偶筆

孝感縣一婦不孝於姑雷下擊之婦急以血袴掌頭雷為所厭欲入地形如鷹而捐大其家以香湯沐浴之奉以香火座上雷仍自攫其翅羽其家又為作法事一旦風雨飛騰而去此婦自以為得計每出入必挾血片自隨一日河邊漂衣天無纖雲忽聞雷聲婦已斃矣

張山來曰鬼神之爵類惡污穢污穢之取惡固宜但往往偶一相值即不能逭其咸靈誠不可解我若為雷神則以柳下惠論焉洩我之度量效阜陶執之而已之用法並行不悖亦何不可

康熙癸丑上海縣有人以假銀買猪三十六頭又有他人以錢四百託買一頭同載入舟俄而疾雷揭篷擊三十六頭一時皆斃獨一頭無恙則用錢所買者也賣猪人以假銀買貨為人所執訟之於縣縣官詰之供云實係賣猪得來非某假造官問汝識其人乎曰買猪人雖識其貌不識其住處而載猪之船現在郎家橋於是押同舟子物色其人果獲之縣官痛責枷示焉

張山來曰雷所擊者不孝與用銅為多而光棍不與焉則何也吾非謂不孝與用銅不當擊祇以光棍為更當擊耳雷之不及光棍殆亦畏之耶抑多而不勝擊耶

高愔中業鮨於揚州小東門日殺鱔數千一好假之每夜分竊缸中鱔從後窗抛入河如是積年一日鮨店被焚婢跟蹌逃出為火所傷困卧河濱夜深睡去比醒而痛滅火店盡矣視之有河中污泥堆於瘡處而地有鱔行跡始知向者所放生來救之也按昔高愔河痕泥能塗湯火傷高感其異遂為罷業及折鍋下有洞穴生鱔數石盤其中盡舉而縱之河

上海朱錦初投潘尚書為家人後其子遊洋入謝于公潘曰汝子已係朝廷士子可以門生禮見勿復作主僕觀也即檢其靠身文書還之朱不勝感激曰荷洪恩須當報效庶慊微心耳潘曰我富貴已足何賴於汝朱慇請不已潘沉吟再四乃曰現今文廟圮壞汝能修葺貿於報我遂矣朱即獨力營繕頗稱華煥此事已過百餘年人亦無有憶及之者順治己亥科會元朱錦亦上海人官翰苑至康熙壬子殁臨卒時文廟正梁年久朽壞亦以是剏崩殞視其建造之姓名即朱錦也始知會元乃其後身事詳上海志又縉雲鄭虞唐天啓丁卯孝廉亦以儒學為兵火所燬躬自督造夜夕不輟其子惟颺載颺相繼登進士今人惟知崇師寺觀以希冥福而於幼所誦法之聖人反泰越視之抑知東家丘之靈爽固若是其斜斜也乎

張山來曰此事若論功當以潘為首而朱次之豈為潘已富貴耶至于不報前之
朱錦而報于百餘年後之同名者則又何也
儀真孔姓者於荒年購得孔氏家譜遂詣縣冒陳聖裔時值變亂之餘聖胄散落縣
為申請得補奉祀生遂於家安設聖位然其人無行淫人之妻夫死遂娶為妾而己
妻亦有淫行鄉里薄之鄰有塾師夜夢一儒者乘車上豎一旗題曰司馬牛弟子從
者甚衆皆頭帶包角巾（單於旨上方語塾師曰來日此處有事汝當避之覺而脇甚
如言避去至午後火發孔姓者從外奔歸見火勢尚熾亟入欲攫其譜束迴門門火
忽四合遂夫妻焚死
張山來曰此事予猶及見之然亦此人不肖故遭此報耳

柳軒叢談

婁源江君輔幼工奕稱國手年十七忽一人扣戶稱江北某家延請角逐君輔樸被
隨之往月餘抵中州某官宅其人先入內見某官詐云吾遊窮鬻吾子為歸卑既得
金立契後滿四日父子情不忍面別請從後門去免吾子牽衣慘狀也官信之君輔
方久坐堂上訝無出肅客者忽一鬟頭婢肩水桶曰江大聲曰爾新來僕速出汲江

鶩異屬聲爭之官從內出持券示曰爾父賣爾夫後何云江曰異哉君數千里遣使
迎我手談反為此不經語乎誰為吾父出所著奕譜呈官証之官大驚曰汝果能勝
我言即不說甫對着君輔連勝數局官奧然深相禮貌其地有國手從無出其右官
忽請對局輸又連勝官大喜待為上客盤桓數月作書疊薦好奕鉅公處獲金數百
歸

張山來曰此當是某官故作此挽留耳不然賣子為僕豈不覩面而遽成交耶

嘯虹筆記

篆學圖書多出於新安為他郡所不及如汪夢龍休寧西門人名濤字山來多脊力
人呼之夢龍將軍真草隸篆以及諸家書法無所不精每寫一家從不致雜入一筆
大則一字方丈小則徑寸千言鐵筆之妙包羅百家前無古人少時至楚中販米逆
旅暇日偶至一寺見木冠者十餘輩在佛殿以沙聚地成字徑丈曰岳陽樓山來笑
謂曰是可以墨書也何艱於八法乃爾耶衆驚愕因白之郡守延入署煮墨一缸山
來以帚布蘸墨書於扁上頃刻成守數賞久之因囑山來落款於後曰海陽汪濤書
至今樓雖屢修而此扁不能易也其徒王言字綸紫北門人綸紫篆書出官光之上

隸書直追中郎至今行楷各盡其妙

張山來曰僕與汪君同字山來彼于書法精妙乃爾僕則十指如懸槌深以為慊
豈靈秀之氣為彼所獨得耶猶憶為童子時得一圖章形扁而空其中一面刻月
色江聲共一櫻七字一面刻雪夜書千卷花時酒一瓢二句俱朱文其傍一刻辛
酉秋日篆五字又汪濤二字一刻山來二字今此石尚存篋中向亦不知山來為
誰由今觀之真足發一笑也

燕艫

鈕琇玉樵

宣城高檢討遺山言其族兄某於明季中訓蒙村廟暑夕散徒納涼庭間忽見廟殿
青燈影影因從窗櫺窺之內有一人危冠方袍南面而坐兩傍童子以次侍立約十
餘人深目巨鼻貌極猙獰高拍窗欞呼殿內人從容徐步出揖曰吾亦師也所訓諸
徒皆三十年後公侯將相上帝憫其未諳時務欲使稍習文字略知仁義天下將禹
子遺之民不至被其塗茶啖噬也吾身隱少微適奉帝命來此分方授業暫假廟席
月餘事畢矣語後入殿息燈寂無所見

京城東偏有民家生一女能言之歲忽曰我工部郎中鄭源婦也何以在此我欲歸

我家矣跡鄭之居與女家相去二里許某社之不以告女甫能行即出戶見鄭居或
時趨出巷外其家輒抱持之防其逸而女之求歸益堅不得已以聞於鄭鄭乃迎之
益八齡矣重堂蓬室皆若素遊直入踞牀南面而為婦言曰我之子與媳安在不速
出見衆方圍笑旁睨源適自外來趨而曰我別夫子日久宜遂不相識耶龍鍾之度
香屐之存靡不一一指點其處鄭郎中以事近怪不踰宿而遣之然聞者駭相傳告
旋徹內庭今 上召詢源源不敢隱因命續再世之姻源辭以年齒甚懸且臣之子
已生孫矣居室名言恐有未順上曰天命之也特十三歲而婚誰曰不宜源奉 旨
屆期成禮伉儷如初

張山來曰不識定情之久亦有所捕捉否

豫艫

鈕琇玉樵

永城有張生者屢就童子試不遇讀書芒碭山天齊寺攻書之暇散步殿廡見東帝
座下判官像貌偉麗戲拈其背曰人間安得如公者吾與論心訂交乎是夕生篝燈
禪室披簡孤坐忽聞扣門聲且曰君所願交者來矣啟扃而迎則畫所見判官也始
頗疑懼繼捐歡洽坐談之頃溫語莊言纏綿動聽生且喜得佳友由是定更輒來夜

分乃去率以為常生久之與習因自陳輒軻有年莫測榮枯所詣乞其搜示冥冊神聖感曰君無顯秩即一片猶難揭也奈何生不覺憤懣堅請為之迴斡神徐曰當為君圖之閱數夕至曰已得之矣山東某邑有與君同姓者應於明年入泮吾互易其籍可暫得志然事久必露君其慎之嗣後神不復見生亦歸里試果獲售恣如神言浮沈黌宮十餘載忽夢神倉皇前訴曰吾因與君一日之契潛竄祿籍已蒙帝譴法當遠戍茲行與君永別耳生覺而惘然未幾亦以試為被黜

張山來曰神雖因生被譴而愛才若此殊足千古

李通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為鄉學究年踰五旬閑居喜臥夢二卒持帖到門云吾府延君教授請速往挾之上馬不移時至一府第如達官家青衣者引之入重閤煥麗曲檻紆迴最後書室三楹坐頃兩公子出拜錦衣玉貌皆執弟子禮日夕講課不輟書室外院地逼廳事時聞傳呼鞭笞之聲特不見主人為怪且不曉是何官秩請于二子二子曰家君即出見先生矣未幾主人果出冠帶殊偉晤語間禮意款洽學究因言晚輩承乏幕下久且閱歲不無故園之思主人徵哂曰君至此已不可歸然自後當有佳處幸勿優多言學究凄然不樂竟不知身在冥府也一日主人開讌

邀學究共席辭以寒素不宜與先輩抗禮彊之乃行廳事設有四延掃徑長久一僧肩輿而至極騶從之盛曰大和尚又一僧至如前曰二和尚直據南面兩延學究主人依次列坐主人與二僧語學究皆不解酒果亦並非人間物酒半忽見一梯懸於堂簷二僧出躡之再再而去主人促學究從而上舉援甚勞俯身墮地則已托生本州李氏矣襁褓中能語如成人但冥府有勿言之約不敢道前世事生四歲握筆為制義評隔其父文可否恣當後登崇禎乙榜順治初通判揚州天兵南下出迎稽王王手挽之如舊相識曰當時事猶能記憶耶一笑馳去潛窺裕王狀貌即所見二和尚也而大和尚未知出世為何如人

賓四者沈卹槐店賓生之佃也康熙庚午夏日四婦將遍娩期夢異丈夫頎而髯謂之曰我欲暫托汝家幸勿加害當有以報次日之晡產一龍蜿蜒踰尺鱗角俱備頃間有黃鬃如馬鬣拂拂而動婦極驚怖意欲斫除忽飛蜚屋梁因憶前夢姑置養焉不三日騰長數丈夭矯遊行就乳則體仍縮小如初生時熟習日久飼以雞鳧亦能啖也沈邱范令親往其家視之

張山來曰不知此龍何以報母

秦脯

鈕琇玉裁

崇禎末浦城人屈曼者為縣隸性嗜酒一日持撥下鄉中途醉卧夜半乃醒時朗月如晝見古槐樹間有年少書生烏巾戎袍仰月呼吸俄而口吐一珠色赤於火以手承弄曼跟蹌而前遽向生手奪取吞噬生怒爭不已既而曰假汝經年仍當歸我耳隨失所在曼吞珠後覺體甚飄忽舉念即至其所旋有黠者雇曼入省會投文距西安二百餘里食頃已到並不見其跋涉之跡試之他事皆然衆咸謂其得隱形術適御史巡蒲錄諸訟牒怨家重賂曼徑入堂掣牒左右無見者御史微覺階前有半體人案牒翻翻自動心甚駭異急以所佩印重按之忽得人手其全體亦逐現文命籌覺曼埋蹤夕其地墳起成一小穴若有物出入狀益書生取珠為之

張山來曰屈曼得珠反以自斃想亦書生啟御史之衷耳

吳舸

鈕琇玉裁

嘉興東門外有史癡者娶婦甚美遣之別嫁佯狂行乞於市所乞之家貨必倍售以是遇其來輒施以錢或有過門不入者雖招與之掉頭不顧也逢首髮如亂絲泛寒時身衣草衫以破絮纏兩足日至河中淮之曳冰而走琤琮有聲以為樂乞錢沽酒

飲輒醉餘錢置道旁牆隙中云有緣者任得之閭與人言禍福多奇驗有老嫗素相識忽詣之曰詰朝當有少錢助汝是夜即於嫗門端坐而逝人聞其死爭致賻錢嫗果大獲既舉棺輕若無人益尸解矣

余所交海內三髯一為慈谿姜西溟一為郁陽康孟謀其一則陽羨生陳其年也其年未遇時遊於雉皋冒巢民愛其才延至梅花別墅有董名紫霎者儇麗善歌令其執役書堂生一見神移贈以佳句并圖其像裝為卷帙題曰雲郎小照通豐梅盛開生偕紫雲徘徊於暗香疏影間巢民偶登內閣遥望見之忽佯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生營救無策意極徬徨計唯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時已薄暮乃趨赴母宅前長跪門外啟門者曰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雲郎然必得先生咏梅花句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即侍左右也生大喜攝衣而回篝燈濡墨吟達曙百咏既就巫書送巢民巢民讀之擊節笑遣雲郎其後紫雲配婦合卺有期矣生惆悵如失賦贺新郎贈之云小酌茶蘼釀喜今朝釵光鈿影燈前混漾隔着屏風喧笑語報道崔徽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撚金雖不辨但隔風私取春心量送衡

去。獨篤帳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綃枕畔淚花輕風了爾一生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菜砧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摧桃笙難得紗窗亮休為我再惆悵此詞魏傳人口聞者無不絕倒

張山來曰聞魯在水繪園每年索俸三百餘金辟疆訝其多魯曰我不須金但以某郎伴我一夕一金可耳然不知為紫雲為楊枝也

合肥宗伯所寵顧夫人名媚性愛狸奴有字烏員者日於花欄繡墩間徘徊撫弄珍重之意踰於掌珠飼以精粲嘉魚過餐而斃夫人悵恨累日至為輟饌宗伯特以沉香斲棺瘞之延十二女僧建道場三晝夜

虞初新志卷十九終

虞初新志卷二十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三儂贅人廣自序 汪 价 三儂

余小時讀書西園以林鳥為里舍每展卷自首訖尾方理他務不抽閱不中輟坐必竟夜不停晷不知寒餓不擷髮顏面一夕正拈枯管作時論忽聞撾外呦呦鬼聲自思不敢為學伯有彭生斷不我厲我豈畏俱頭惡剎者耶燃火跡之聲出竹畦中見一敗葉為蛛絲所罥風入窗中嘲余始悟曰向以為鬼而嗥者即此是也又一夕疑耳室有偷兒在焉持杖逐之見頎然而立者人也以杖橫擊偷之衣紛然而墜但無聲息遽以燈照乃老蒼頭濬其故不懸至室中因思天下事原無實相皆是人以其意造之嗣是無疑懼心余嘗為牧猪奴戲凡讌集謝為豪舉輒得大采又嘗事狹斜遊每遇名姝無乞介人纏頭者或反以黃金佽助膏火二者皆有利焉宜其淵矣忽思輕俠亡賴非大雅所樂聞正當一嘗惡趣即解脫耳一意敎斷更不復為向應京兆試數見刖於有司友人同斥者多惴恧悲惕淚欷歔雨下余則廓落宴笑猶故吾也甲申當國變天地崩裂邑令修故事群士大夫臨於縣庭口呼大行含辛以為泣

余獨號踊幾不欲生平日淚不輕撣謂其近於婦人也自喪二親以來中心抽割惟此一慟余鮮兄弟止仲子一人早遊片水會逢世亂乃隱於市蜗木貨殖亦何所識壺以內妻妾二人雍容井臼各生二男共保抱之無異視四子友愛一如同產二氏皆先我化去奉倩哀殞紫莊鼓缶俱失齠情之正余惟順天委運禮以制哀而已諸子善承吾教亦喜誦古人書亦競為歌詩亦嗜杯酌亦精於奕亦涉書林書肆亦交如作四方遊余嘗戲語曰諸如類我不忝所生顏老不遇幸無克肖今皆得成遂皆有妻孥皆服章縫為聖門弟子駸駸乎有進取之意得者自得失者自失不以榮老人之懷至若朋友吾性命也願言結契莫非俊人率爾相遭便如風昔脫口披肝膈之言對面領詩書之氣有若志跡乖離判若行路者即其人可知矣鼎新以後同學吾友仕粵東者死兵（合浦令陳寶臣大埔令蔣文若化州守曹璽孟）粵西者死瘴（興安令李嶧令王非畫峒令張公羊）病而死（梁正起為弘擬）仕宛仕苔帥河北者死顛連（河北左營遊擊沈元培）貢大廷者死於鬼於盜（張正起為弘擬）仕宛仕苔仕岳者皆以真樸不能突梯上官並見黜落（見州通判項華友武康令以進士為吏部選人況廢數十年不得沾一命者多有嗟嗟士人著進賢冠為南面貴人可謂榮矣乃累累遭挫屢終其身困踣不聊以至死余雖不幸猶得優游林水泰然以老布

老滴國封城長為三濮湯沐邑此非天縱之耶民哉余一生遭罹大抵平樂間有奇厄冥冥之中默為提救士甲隨先居宦楚道經彭澤江岸忽崩檣柁盡折舟屢其下料無生理食頃有聲開然舟浮水面是歲家中不戒於火藏書數萬卷悉成灰燼而典衣賃屋僦集數千卷乙酉城陷為亂兵所掠僅存零帙偏從書肆配合其殘有頭訛者又得數百卷庚卯被一窮戚胁竊殆盡於三四年中節湯糜之費又聚得數十卷丁酉過禍皂隸入吾室椓斧烏有也見几上書裹之以去因憶往昔平陽書乘珍護甚嚴惟恐鮑魚鼠之腹乃於二十餘年之內一災於火二災於兵三災於盜四災於皂隸可勝歎哉乙酉江左鼎沸海上帥縱兵劫民舍日呼縛儒冠者破我閭而入勦掠靡遺余幾被繫越牆而僅免已亥入豫州過老兒莊羣盜截劫一魁曰彼蒼生者行李可憐不足供東道大笑揚鞭而去余於行路凡三遇虎壬申先君命余至荊州謁賀惠藩道經玉泉山有虎踞崖僕夫驅走虎躍入田攫一雞掠余馬尾越澗去庚子遊蜜之超化嘗飲於張鑑空山廟紅燄俏酒不覺狂醉扶置馬上鞚控擁鞍而行關從人攜榼餞次日始知有虎引二子飲澗中都無動色甲辰遊宛春山登子陵釣處因訪桐君見山門絕巘一白額虎生瞷溪流余與衆客方側行巖下虎張爪竪尾欲來撲人衆客噪戰俯地余拱手語之曰山君山君聞聲久矣今日得瞻神采幸無妨我去路僕所攜三寸弱管耳當擇所成長律奉贈虎點首者三一嘯跳入叢莽與衆客越宿樵子之廬燃燈疾書五排六十韻天方曙以詩焚故處祝之曰一言相贈余不爽約君有異神能無卬可乎是夜夢虎頭人來謝教持鹿酒共酌興正酣為役夫催起乃驚失之余短於目窮睫之力不及尋丈道逢拱揖不辨為誰追老而視不加明昏暮能審文字點畫燈下書紅箋能作細楷以光常內敘姻相傳文人目多青鳥銜笺讀書爰書青鳥之以致損明此言近誣殆由天分宋學士作答目瞳丈罪其失職冤矣余詘於目而耳倍聰嚶嚶私語雖遠必聞睡夢之中有聲即覺四足者無羽翼乎之角者去其齒殆是之謂乎瞖目眶大而睛露有議其蜂目不祥鷹目為累者此世俗之蔽也古有數其形而人其心者義農之牛首而蛇身是也有人其形而獸其心者桀紂之長巨姣美而筋骨趫勁是也而又何法相之足云乎余足不健於行然亦曾走百里不見苦趣至如登山覓勝捫蘿躋險命旦不惜不能守齒剛古柔之訓好齮齕剛物未六十而齒笑落其二時逞古鋒以言語抵忤人人以不堪初時不省後乃悔之吾年既遒有客相見必減我以年數譽我以紅顏則其為衰德亦可

知也余在蒼江受異人術能鍊臂鑄鐵聽力士佇如虎者張拳擊之余臂無恙至十數拳而彼拳痠腕不能舉矣海昌查伊璜嘗言有豪客者鑠臂與余無二客本武林窶人也伊璜寓客潮心亭客贏破舟亭畔索酒伊璜拉與同飲酣叫盡懽舉巵以錄餽贈之後客佽劍從軍底定閩粵以功歸於交廣之間錫有封爵伊璜以明史事擯黜客感酒食之惠陰為營救竟乃白同一臂術耳客以窶而佽余特用之以戲猶是孱生也可哂也庚子攜得白髮為文以罵之白髮對以臆曰龐仙翁也年千年而為人又千年而白龜四靈之一也五百年而紫又五百年而白紫則白也眷物老而壑斯足以當之余由是得老而蛻得白而喜吾願天下學道人共聞斯語余南士弱夫棄倚舟揖與鞍轡不相諫隨李御史渡河撤輿而馬御史振策逐余馬而馳余身若眷霄壤之外目迷陰噩耳轟怒濤始而驚既而爽終而安馬後此羣騎並出余馬必先銜棄積未習射於石國之波南書墅弓張矢落同學者以為笑余憤欲勝之味射義忘正鵠血持而審固之誠懇的者三匝月心柔手熟忽焉大適以是知人不貴自然貴勉矣性不可恃而習有可通大抵然矣余善飲而不善啖飯可二而常食不能噉大嚼客之饗者喜並余餐倘朔方者數年日食蒸餅不托之餐生嘗歸憩有同嗜焉

歸而餽且兼人反覺稻粱之膏味五歲時私闖酒室垂首盎面吸取浮醴蓬至沉顛家人偏索乃酣卧於瓶罍之側長而僭稱大户常時列宴衆客支離狂北病蒼獨涌國朱翰生寥旗對壘終夕不言散時有朱雞嘯汪天亮之目主人惝閒亦取慚侍者計余一生曾有二醉士寅與合肥龔伯通飲於懷慶之高臺素同飲者王蜀隱沈雲門所飲者五香柿酒此朔方燒醴之最俊者四人籌燈細酌自酉達卯領二嬰無臟溲飲時但覺甜美可人無若牙意從者報曰日高春矣四人啟戶而穌觸受風色心目遽眩一時俱倒余睡至日晡而覆三公者相對嘻咍病不起者累日是年在鄒之旅舍候李御史行篋瘋生無憀聞西郊演劇觀者甚衆趁步一往臺之旁列肆酤酒士商聚飲不覺流涎因選席而坐傲然獨酌已而興發拉客中之豪善莊醜拇戰不已遂及他席大衆轟飲余玉山頹矣彼此遣次未及叙姓氏亦未識余邸舍肆起而掖余畀之野廟神幔之前追曉怪笑而回名藪中自有樂地昔賢所云時復戲之余不習儲扚而洞於荼理友人戴惕菴為邑之陸羽余時過領日鋪以消七碗之興及至杞子國有馬布菴者又盧埜之後勁也一搶一檛居然獨步當戲語之若與吾鄉惕菴共品泉源正未知誰當北面余於甲辰偶然禁酒有句云我當上奏天帝庭

酒星誦去補茶星此亦老儂謾言非實爾也性好食醋失此則諸味不調又好秋末蟹夏初蠶豆二物充庖不想他味人以汪生所嗜不殊屈到之芰姬文之昌歜近日俗尚食煙余每語人奈何以火燒五臟請觀筒中垢膩將何以堪其人猛省誓不再食少焉憶之便渝戒矣病酒之夫狂飲不待明朝難產之婦好合何須滿月嗜煙之酷乃至同於酒色何感溺也余家常乏獨衣冠必鮮整人目之若雄於財者然少而惜福齒緣不以附內體服之矜重不輕為慶溺即至褻裘亦不輕擲記曰敝帷不棄為埋馬也嘗記先大夫於余入泮時製一西洋布袍凡遇佳節良讌則衣之幾三十年不之澡濯有勸余改作褻衣者賈子曰冠雖敝弗以苴履先人所賜吾不忍也先人之敝廬不過數楹圜聚家人三世不易其舊余日坐卧者止於半畝圜塞書卷擁比鄰次容我頭足一席地耳俯仰之餘不見其窄出而翔步王公之第崇構迫嶮霞垂雲譬余處之落落然了無與也公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大智之言豈欺我哉余愛樓居及庋板之房不耐卑庳下濕又愛短簷淨几其牖四開晨起披襟爽受風日如入閣室幽曖使悶欲絕又愛舟行放槳蘆洲蓼渚之間率其宕往有會心處嗒爾忘歸余向不喜浴雖夏月亦止以巾拭汗老始習之乃覺除淹消瘕體氣榮暢

即泛寒且樂就澡室焉余得天強固不嬰重痾偶爾遘和亦不用藥醫之以至清之酒醫之以至快之書辛巳午月賤體忽憊頭岑岑然作楚一日夕不思湯餌若柔時痲春適有餉余佳釀呼至牀頭開看芬香拉鼻急命溫之取太史公荊軻傳連飲連讀瞬息之間拍案而起古書難信切不可以身試方吾友賈靜子睢陽才人也體有不適欲行倒倉之法余諍之曰奈何於腹中演戲法不聽一服之後下泄不止而斃豈惟藥石即平時飲膳皆可傷人余嘗於醉後飲蓑花宿水不死於相國寺僧舍誤中鮮菌毒不死此小人倖免也子美死於白酒牛胾太白縱飲采石捉月而亡李杜詩人之魁也皆以輕率自殞其生可不慎哉壯時不免房帷之妖後乃以漸而淡至為汗漫遊遂與色遠即無趙歌姬充列侑飲從無一人沾昵者北妓入席見客即拜立而執役主人加之訶叱余命之入坐諸執事悉令隸人司之北人且謂介人壞其鄉俗體貌知命之年使絕婉孌友人俱誚其假席間每引為笑資李膽齋至謂五十斷慾不如捐館作泉下人彼長余四齡竟以啖牛酪溘一妖嫗而殂夫精炁神人之三寶而丹藥之王也先祖過一異人授以龍虎吐納之法習練四十年道成夏月益重衾臥熾日中無纖汗冬以大桶滿貯涼水沒頂而坐竟日不知寒余以骨頑無仙

分不之向學然於玄牝要訣頗孰聞之大要以寶神啬精為主世之愚儈縱情彫伐以致陽弱不起乃求助於禽蟲之末蛤蚧偶蟲也采之以為媚藥山獺溫毒之獸取其勢以壯陽道海狗以一牡管百牝關之助房中之術何其戕真敗道貴獷而賤人也且方士狹邪陰之說謂御女可得長生則吾未見蛤蚧成丹山獺尸解海狗之白日冲舉也記誦之外無時不親操諸務盥漱汎掃不以煩厮役則手灌之草則手鋤之魚鳥則手飼之或雜伍漁樵或混同傭乞或時與童穉相蹴擲弄觴觶以嬉故年雖近髦人以為有童心舉步輕趫容色亦不衰不似龍鍾齒豁人年來遊興不減夢想時在湖濱岳麓諸子惜余筋力梶余車不得遠行在家聞捷有花即看有酒即飲有對奕者即終日老友相值即解杖頭以酬緇流之上者樂共余談余亦樂坐梅擷之室謂之清時小太平適與紅裙會方袍膏奩不至以唐突取厭贈扣水桂姬有休將量大欺紅袖但得情癡怨白頭之句非乞憐語佳人會生憐耶孫子數人與長者點定文字粗為疏解犖小則牽逸衣裾分聚衆與之各饗所欲而住分之必均偶有爭差聚而向老人計較尤可愛也余行李半天下所至以客為家客兩河者前後十數年始於察荒李御史幕懷孟薛宗伯知之呼至其家與仲倩二兄讀書翕園後為

賈大中丞召修省志別去越三年曾弔宗伯之喪黃門衛公先生正在讀禮留與嶧山草堂商榷今古又為洛陽太守朱煐煌遏閱試卷別去介人之久於茲土者實以宗伯父子恩分滋深故依劉御李馬首不能他指耳時沈官詹繹堂先生分巡大梁清慈明允為海內岳牧素余驅車入郡屢收河嶽之英俾則以鈞陽清署為歸焉其他逆旅主人無不欵睠如戚屬水行則戒槳人無妨緩棹河上道遙陸行則常與執轡者試走舍輿馬而徒恣其流覽余之所為適余之所為介也余殫精音律於古今離合之義無不博綜吾邑陸君揚紘索化工手也從余考訂音聲字有訛舛悉為釐正遂使八風二十四氣相為噓吸海內名公卿以及文章之士皆與之遊其名直達禁掖擘阮傳人乃以介人為導師亦可異也余嘗作一想取尺父猗蘭操桓子野挽歌孔明梁父吟謝安洛生咏嵇康廣陵散秦山松行路難李太白烏夜啼令相如鼓琴桓伊吹王邃高漸離擊筑禰衡撾漁陽摻君陽出而敬冠短袖為之提擬其間左顧右盼意氣激昂撥清絃發哀弄人聲天籟雲委雪飛一洗梨園法曲之陋顧不樂哉博塞之事盛於魏晉近日士大夫皆以奉十齣打葉子為名流雅尚相煽成風浸淫海內余不之效秖是黑白二子比勢覆局木野狐之誚恐亦在所不免當余少賤

頃眩戲術射覆藏鉤與夫頃刻花遶巡酒之類種種幻化皆所孰諳至於召請乩仙尤極靈響即非真仙當亦才鬼已外應試失利情懷悼悔舞仙童以釋悶今其搬演雜劇窮妍盡態有老梨園所不到者一時傳播男婦聚觀擁塞堂廡終日哄笑匝月而不散牕几卷遺擠毀余深悔其賤因逃匿於外以謝之世俗無聊動拈骰子以卜乙爻試王峰同寓友人競卜休咎余一呼而六子皆赤果於是年八沣先君六旬時遘疾彌月醫藥不能瘳余心焚灼抱骰盆跽於中庭祝曰大人病果無愚幸賜吉徵一擲而五子各色獨一子旋轉不定余默禱之一躍而成順色病亦旋瘳昔寄奴喝子成盧明皇叱子成四葱聖之側立不仆尤獻之盤旋三日精誠所注符應立呈樗蒲有神豈虛也哉余與漢陽李雲田偶過汴市見有爭錢而相搏者雲田曰古人名錢曰刀以其銛利能殺人也執兩戈以求金謂之鏤亦以示凶害也余曰執兩戈以求金謂之錢執兩戈以求貝謂之賤執十戈以求貝則謂之賊而已矣雲田曰兩戈一金當更有精義子試說之余曰兩戈不敵一金錢真神物也雲田曰得一金而來兩戈豈不可危余曰操兩戈以求一金亦復何畏有一老父笑而前曰此貪者之必溺以酸也敬領兩公高論老夫快極惜王介甫不得一證斯言乙巳從三衢假道至汾水開化道中資斧告匱依依乎靡所騁適遇一蒙館其館師教讀心廣體胖胖音為伴余入語之曰先生誤矣胖蒲官切當讀如盤館師曰門下精於翻切乎願受台教因教以上字母下韻脚中間過腳如經堅丁顛諸訣一一指授呼謌數四令其師弟同余念誦一堂之中齊聲唱和初如小兒嗶嗶學語舌本都強少焉漸覺豁利至數百遍而起口以出自然通協主人聞之狂喜出揖余曰等字切法里俗罕傳村塾悉兒肉索衣楹何幸得公提誨請問公姓氏今將何往何為停車於此余實告以前往江右行李空乏之故主人曰是不難命家僮立取青錢文綺見餉余拜受之得以即時就道余以字學童而習之音義略無訛舛不謂浪遊乃受其益以解字而得酒食以切韻而得錢財是亦學圃之美談也二氏皆視世人為憃俗故一以沖舉敬之一以輪迴懼之余明於死生之故不溺其說然其標旨清徹振聾高妙有足啓憒人之閽塞者故夫道家之六甲秘文萬畢神術釋氏之三車要義四諦真言罔不洞究我若靜地修玄不在採芝咽液高座說法不在竪拂拈槌將使上清羽客籠守丹竈大善知識都向離門外瞌睡也余不信屋相家言李虛中唐舉世無其人二家推余限度按余部位皆云至貴之格公卿將相早於年三四十內得之人多以此佞余余初亦喜聞其佞逮至後來往往不驗今閱七十甲子矣黃粱熟矣癡夢不復作矣雖欲信之又烏得而信之又不信師巫之術吾曩多有女巫召人先靈與人叙語余幼隨家人往果於渴户隱隱有聲家人白日見鬼哭而問訊余惡之從後閨密偵見一人垂首覆中作語遂發其奸余在河南與李御史同謁當嶽見有所謂馬子者托神附體儼坐堂廡執繩棍者森列左右愚民朝山者有不謁神座免拜馬子酬愿而去忽而恫喝遍索衆皆聳竄財如阜積余惡之令御史縛之至衆神叩頭哀乞免死聲色移人余性亦有殊焉者喜泉聲喜絲竹聲喜小兒烺烺誦書聲喜夜半舟人欸乃聲惡群鴉聲惡騶人喝道聲惡賈客壽筭聲惡婦人詈聲惡男子咿嗄聲惡盲婦彈詞聲惡刮鍋底聲喜殘夜月色喜曉天雪色喜正午花色喜女人淡妝真色喜三白酒色惡花柳敗殘色惡執熟媚人色惡貴人假面裝色至余平日有喜色無愁苦色有笑聲無嗟嘆聲竊謂屈原之九歎梁鴻之五噫盧照鄰之四愁六恨賈誼之長太息楊雄之畔牢愁殷深源之咄咄怪事皆其方寸偶爾動興世慕惜不與介人同時為作曠蕩無涯之語以廣之余不識金錢之數不知方物之值不聞營殖之方不設會計之籍倘然而來者倘然而去空中忽盈忽虛若與阿家翁無與焉年七歲時

族伯亡應余承祧有宗人出而爭嗣郡司馬某當讞得宗人財祖之余起告曰爭為人後者利其産耳兒不願如俗情奉人宗祀遜辭以出司馬謂先君曰有是佳兒宜不類此其為志大財疎自童齔已然矣傾余行篋從無十金之積白鏹青蚨亦數來數往但不繫清寒吾輩人余曾坐皋比收諸生修脯亦曾心織筆耕賣文字作生活亦曾以文應採風之使得受前茅上賞不以事生産不以食屋屋入口牀頭阿堵不知何故咄嗟而散余最僻古器幸而購得寶玩不已倘或失去經時怏怏如憶故人向在東都所得當道之贈悉三代尊彝真贋各半煮貧祇舍家人意其貴重啟視之确确然皆邮上中物也余誇而家人笑不久即星火假使余囊金以歸要亦垂手盡不能作臨沮中錢翁人言介人癡不癡也向有三畏畏盜畏猧大畏笑面多機智人不幸旋髑黨人怒卒吹蜮沙興文字獄執余而囚之余日事着述若不知有猙狞者容譴余曰子才之不戢以至於斯今猶是放宕其辭以自騁乎余曰馬遷腐刑居蠶室而著史記陸平原臨刑曰古人立言以垂不朽吾所恨者子書未成耶蔡中郎被收請賜黥首劓足繼成漢史此三賢者介人之師也子烏足以知之或又引善惡報應之說曰子有何惡而遘此刑獄余曰盜跖為暴肝人之肉而食之卒得上壽柳下惠

操行修潔以點辱沒其年崇侯虎退炮烙以痛百姓國滅不與其難西伯修德行仁因於羑里司馬魋欲殺聖人終柄宋國仲尼賢過桓魋拘於匡圍於蒲微服於宋信如報應之語則是盜蹠崇侯司馬之善報為不爽而柳下西伯仲尼之惡報為斷如也有是理乎知己之恩俾於生我古人云士為知己者用又云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又云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也又云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甚矣知己之難也而余之生也凡得知己者十愛未燥應童子試甬東謝象三先生目之曰滙洼之神駒也困以鹽車恐未得千里騰邊此一知己楚黃曹石霞先生令曝月兩課士余輒冠一軍迫解官放浪西子湖與白門諸山水間連手吟唱狂吁絕倒此一知己光州唐雪窻先生選邑士廿人時校鑿於衡鄴文必面閱必戒諸少焉者奉余為經師辛卯之役謂余必掄元及報罷仰天嘆嗟至於流涕此一知己湘潭沈旭輪先生李吳三簡首諸士曰時中文古文盲腐二史其鼻祖也終恐不利時官之目此一知己之萊李琳枝先生以省方試士拔余罪隸之中弁覽都人士序余文曰介人之文能令人悲能令人怒能令人喜能令人下酒能令人已疾是介人以文生天下而群儈乃欲報之以殺忍乎哉此一知己河陽薛行屋先生人倫淵藪坐余濯友軒相

與訂千秋業余斷梗又折角如意也而先生折官位輩行以交誼為珠玉英布世之寶此一知己七閩黃石齋先生講學湖上弟子數十人蟻丱庶下易正一書奎躋文象妙契圖先獨以授余曰滄桑而變惟此子不刊其書諶周之得丈立藩衛門牆吾何恨矣此一知己吾鄉之文久沒雲霧中潛燮許子與余力刷之並草松陵分題漢上他無可與語者嘗曰有志三代同心二人此一知己上洋姑王翩仙姿才無雙頗不近貴人得余文必焚檄拜讀謂己又拜相對清譚無一語鄙人間粉澤者此一知己有授傷秩官人偕邑中雕面少年密謀傾余事且露主者曰斯人制作胚胎大家必將羽儀天下必務殺之再擊不中歎曰才士固不可殺愛我之口無可箝的若輩方欲剸我以刀而官稱為大家呼為才士此亦一知己李厳吉前朝之文人也葬於崆峒山冢已崩陁幾出狸首讀人無過而問焉者余語禹州史太守張良洞翁黃石壚轟政暮側妙營壙大抵荒唐為士人耳食語獨明詩人李厳吉墓埋骨不過百年沒於豐草碑識無存焉為太守者所當急為表治以培風雅守即媿工往葬余親為舉土而封出故碑而重泐之曰明詩人李夢陽之墓雲間彭典又當代之文人也葬於崆峒山冢已崩陁幾出狸首讀人無過而問焉者余語禹州史太守張良洞翁黃石壚轟政暮側妙營壙大抵荒唐為士人耳食語獨明詩人李厳吉墓埋骨不過百年沒於豐草碑識無存焉為太守者所當急為表治以培風雅守即媿工往葬余親為舉土而封出故碑而重泐之曰明詩人李夢陽之墓雲間彭典又當代之文人也葬於

一日來謁李御史於汗署余從屏後覘之見其內衣紅裙心為竊駭御史甚加禮遇肅之坐談論甚洽茶凡三點燕又漸忘分位以足加膝哆口橫議旁若無人御史微哂無憎意入而呼余曰子見夫狂司李乎余曰見之才不捡制幸夫子憐而恕之御史曰我無責乎餘天下豈皆愛才者恐終以是禍未熟巡方使者會稿至御史謂余曰彭司李掛彈章矣欲跡纍纍罪且不測余切懇御史轉詘為文人留一生地御史難之曰直指駐節彰德汗之去鄴也遠疏發追無及矣余為跽請乃剛其重大者數條遣一幹役裹飛騎詣直指所追還原疏更為改繕燕又得從薄謫以歸余初不令燕又知也余方童丱嘗夢一人纖細娟好自稱金鑾舌人以綠沉筆一矢授余曰乾德初蒙公見借今以奉還由是文思大進放騁詞壇不可捉搦慧難後於資善僧寂曾晝夢作文有朱衣人裂而擲之地余啟之曰豈以文受禍不當更賈餘慶耶今後但為跼涔杯水之文不復為驚濤怒壑之文但為軟面滑口之文不復為蟄牙戾齒之文但為依籬傍壁之文不復為開襟鑿嶂之文但為女子鏡奩嬌睨之文不復為丈夫縱戟森峨之文如是可乎朱衣人色霽而去及余提筆匠心獨詣其為砰奇如故也又夢朱衣人怒詬曰違吾意旨由汝虎視文林但無望龍門燒尾余乃絕意金

閨日與緇生者為友上追風人下逮三唐哈老遜相鼓吹余壯盛時力為時文若科目可旦暮掇焉者甲午同考官某與余有神契欲收之奚囊密相招援以關節余驚復之曰科名為何物可以闇汶獲之且余命多蹇剝恐非桂籍中人文之售不售無所逃命若使一日詭遇是與命拗也人禍天譴均有之矣當事怪恨便與余絕老而力為古文歲戊午薛黃門衡公先生謀之要津欲以博學宏詞薦余上劄啟謝曰价夙遭走難況痴書城雕蟲瑣事不足名家實乏史材無容忝竊宏博之薦非所據也且也山廩野性不樂冠裳豈其濛汜餘年頓忘卑考然竊河清仲蔚沒遂蒿萊夫有志不可回也固辭而後已刑部伴阮劉公結三十年中州縞紵近為侍從親臣出督蘇關枕迎余樂江之署飲酒賦詩公於署前方池之上搆一新亭鐫 御賜松風水月字為之額朝夕瞻對題曰敬亭志不忘君也余為之頌系之以詩後命曰擬以余才緩頰左右余懇止之曰草澤寒蜩久甘噤伏豈可以不祥名字上干 帝座公為默然退語幕客曰此公老鈍命與才違余之古今文洵非達年之物天下鉅公謬以富貴相貽此世人詡為奇遇蠖屈鼠拱感激以受者而余顧廆而去之若將浼焉然則介人七尺其為不羞之末矧早飄之敗葉也審矣向集自少至老所為詩古文

離剛九而序。客見之問余曰。其中所稱最快意之作。可得聞乎。余曰。流落散人。實多筆墨之樂。試為足下略言一二。李御史察荒兩河。時駐節歸德。余入謁。御史手授丙申詩。到一册。凡百有餘首。余回寓。命從者痒體釀酒。依韻和之。滿五下而卒業。黎明投入憲府。御史立邀進署。大呼曰。君以一夕敵我一年才之相去。奚但百倍而已。遂留幕內。可為大快者。此其一。河陽妓小紅兒。性慇善飲。常倚其量以壓人。一日余取大觥容數升者奉之。紅兒不辭。曰。我善酒。爾善詩。爾成一詩。我盡一爵。今日試以詩酒一決楚漢。余吟紅飲酬對數巡。紅兒微有醺態。余乃一連疊咏紅不能支。跽而乞降。余縱之睡。自吟自飲。坐客各舉杯稱賀。可為大快者。此其二。緣侍讀念齋先生過嘆。有青樓何媿以詩晉謁。備陳墮落苦狀。侍講心憫。呼其媪盡償所值。聽其擇人而字。無他。染也。余作種德記以贈之。一夕余病不能飲。而為酒糾為之約法曰。苟有犯不能飲者。罰以酒。能飲者。罰以詩。即以繆侍講捐金與何媛落籍為題。衆聞以詩贈緣皆應曰。諾。一客曰。奈何能飲而不罰之酒。余曰。若以酒罰能飲者。則是賞也。非罰也。余乃隨罰隨吟。令小童錄之。計所為詩。竟得免罰酒三十二甌。侍講笑曰。昔人讌集。詩不成者。罰依金谷酒數。未聞有不與飲而罰之詩者。有之自介人始矣。余私

喜曰。不意於風雅林中。而得逃酒法。余素負酒人之名。每罰即俛首受之。無可解免。此番乃得以詩硬抵公。其強項不飲。衆不敢讌。可為大快者。此其三。戊子入鄉闈號舍中。啾然有聲。其鳴甚哀。余信為塲屋文鬼。大聲誦余向日秋嘯詩曰。三年齷齪逢遲。卒。七義光芒嘯主翁。其聲遂滅。有顧香王者。邑之才士。以不得青其衿而死。余為立傳。人聞之。喜其描情繪意。有若寫生。無不頤解。已酉客上蔡僧伽舍。鄰寫有二生。被而讀之。忽相抱痛哭。至於失聲。余驚問之。彼亦負奇佗傺。而不得一遇者。其為此態也。益重有所傷也。我之詩。可以妥鬼。精靈。我之文。可以役人情怛。可為大快者。此其四。周少司農樸園先生。被蜚語中以閨事。窮極拷訊。終無賅證。時泉司李官以讞決失輕比次。速問大司農同絜刑部。死者數人。滯於獄者八載。世祖忽念無辜有貸死意。廷議改流寧古。將為散戍征人。并遣之日。特諭放令還鄉。辛丑偕王過客遼卒。七義光芒嘯主翁。其聲遂滅。有顧香王者。邑之才士。以不得青其衿而死。余為立傳。人聞之。喜其描情繪意。有若寫生。無不頤解。已酉客上蔡僧伽舍。鄰寫有二生。被而讀之。忽相抱痛哭。至於失聲。余驚問之。彼亦負奇佗傺。而不得一遇者。其為此態也。益重有所傷也。我之詩。可以妥鬼。精靈。我之文。可以役人情怛。可為大快者。此其四。周少司農樸園先生。被蜚語中以閨事。窮極拷訊。終無賅證。時泉司李官以讞決失輕比次。速問大司農同絜刑部。死者數人。滯於獄者八載。世祖忽念無辜有貸死意。廷議改流寧古。將為散戍征人。并遣之日。特諭放令還鄉。辛丑偕王過客司李康菓南歸。道經雪苑。留宿宋公牧仲家。余過邂逅宋出　上賜先相國古畫同觀。司農一一賞鑒。畢。列坐開宴。余曰。姑緩之。請再觀。今晝取余所著火山客讌閻之。諸生叫讀不已。都忘杯箸。鼓掌而笑。巾幘盡敧。主人勸且飲。諸公曰。得此奇文。愈讀愈快。正如身入龍藏。爭看寶。則惟恐其盡。誰肯撤而去之。竟閱。連旦不倦。窗櫺可為

大快者。此其五。覃懷沈雲門。嶽崎異人。與余訂金石交。聚得子嗣頗削於內。不容置妾。滕秋一人於外宅。産一男。聰穎明俊。且八齡矣。托為里人兒攜至家。夫人見而驚異曰。阿渠家生此九苞鳳雛。雲門進啟曰。此即夫人子。訊得其實。夫人大喜踰望。涓日為育麟之宴。親朋製錦稱慶。文皆屬余捉刀。一為中書殳玉美。一為給諫薛衡公。一為河北大將軍鮑濟宇。一為大總戎魯璧山。一為懷慶太守彭悟山。一為張乾雅諸同學兄弟。一日之內。橫筆揮霍。悉副其請。無一雷同。門面語可為大快者。此其六。庚子修豫志。午日。賈大中丞邀飲開府。談次。論及諸葛孔明王景略二人優劣。互有異同。適襄城余令厥。裹酒三百器。陳列增前。諸同事並啟分貽中丞笑曰。請諸公各草葛王優劣論一篇。佳者悉持去。不須分也。諸同事聞言。賈勇各就席攝思。余伸紙搖筆。不加點竄。俄頃而稿畢。中丞令余口誦。余音辭朗徹。璧中丞為之擊節歎賞。諸同事皆擲筆長噓。自壞己作。余進揖謝賜督軍校四人。僧酒於前。余擬之徐步而出。可為大快者。此其七。嘗見館孩村爾妄為詩文。多有口自吟誦。扑手點頭。自鳴其得意者。若稍知痛癢。則不然矣。韓愈曰。小稱意則人小怪。大稱意則人大怪。劉蛻曰。十為文不得十如意。則求余所為最快意之作。當又絕少

也。有識余文多遊戲者。余曰。方朔之客。難假雞以徵辭。崔寔之答譏。因譏以寓興。崔駰之達旨。寄旨以緯思。韓愈之釋言。憑言以攄志。楊雄之解嘲。托嘲以放意。班固之賓戲。隨戲以送懷。也。客曰。子雲擬經之徒。孟堅述史之士。奈何鼓其舌頰。以筆墨為遊戲乎。余曰。昔孔子目冉父為犁牛。斥寧予為朽木。觀仲由之好勇。取暴虎以示規。閔言偏之絃歌。舉割雞以志喜。遊戲之語。雖聖人有所不廢。而況為聖人之徒者哉。少辨方言。作儂雅四卷。蒙難時。作火山客讌十五卷。廣禪喜一卷。會有感。謂作鼠嘯五卷。豫遊最久。作中州雜俎二十四卷。同人問訊。作十里面目六卷。老閒半肪。作化化書十二卷。人林題目八卷。蠲春秋一卷。三儂贅人詩文全集。未定卷數。今雖衰颯。踵門而乞文者。必應之。如償夙逋。不以為瘢。後有作者。得吾書而秘之中郎之帳。聽之。如李漢序韓文。以行書之。百世聽之。即不然。如張伯松不喜法言。叱復醬瓿。亦聽之。

張山來曰。文近萬言。讀之不厭。其長。惟恐其盡。允稱妙構。予素不識三儂。而今嗣桂東。曾通縞紵。因索種種奇書。尚未惠讀。不知何日方慰予懷也。

板橋雜記

余

金陵為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連雲宗室王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游靡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紓觴留晷送客酒闌棋罷堕珥遺簪真欲席之仙都昇平之樂國也

舊院入稱曲中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妓家鱗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潔花木蕭疎迥非塵境到門則銅環半啟珠箔低垂升階則猧兒吠客鸚哥喚茶登堂則假母肅迎分賓抗禮進軒則丫鬟畢妝捧盥而出坐久則水陸備至絲肉競陳定情則目挑心招綢繆宛轉紈袴少年繡腸才子無不魂迷色陣氣盡雌風矣妓家僕婢稱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稱之曰娘兒有客稱客曰姐夫客稱假母曰外婆樂戶統於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衙署有公座有人役刑杖籤牌之類有冠有帶但見客則不敢拱揖耳

妓家各分門戶爭妍獻媚鬬勝誇奇凌晨則卯飲淫淫闌湯濫濫衣香漪室停午乃興花茉莉沉水甲煎聲聞數里入夜而撤笛擲箏梨園搬演聲徹九霄李下為首沙頭次之鄭旺崔馬又其次也

長板橋在院墻外數十步曠遠芊綠水煙凝碧迴光驚峰兩寺夾之中山東花園亘

其前秦淮朱雀桁遠其後洵可娛目賞心漱滌塵襟每當夜涼人定風清月朗名士傾城簪花約鬘攜手閒行逶迤徜徉倘忽遇彼姝笑言宴宴此吹洞簫彼度妙曲萬籟皆寂遊魚出聽洵太平盛事也

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綺窗絲障十里珠簾客稱既醉主曰未歸遊楫往來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為勝簫鼓畢集火龍蜿蜒光耀天地揚搉擊鼓蹋踘波心自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喧闐達旦挑燈渡口爭渡者喧聲不絕余作秦淮燈船曲中有云遥指鍾山樹色開六朝芳草向瓊臺一園燈火從天降萬片珊瑚駕海來又云夢裏春紅十丈長隔簾偷聚海南香西霞飛出銅龍館幾隊蛾眉一樣妝又云神絃仙管玻瓈榻火龍蜿蜒波荇蔕雲連金閶天門迴鸞舞銀城雪窖開皆實録也嗟乎可復見乎

教坊梨園舊傳法部乃威武南巡所遺也然名妓仙娃深以登場演劇為恥若知音密席推獎再三強而後可歌喉扇影一座盡傾王之者大增氣色纏頭助采遂加一倍至顧老琵琶妥娘詞曲則祇應天上難得人間矣

裙屐少年油頭半臂至日亭午則提籃挈榼高聲唱賣過汗草茉莉花嫡婢掩廉擲

錢爭買捉腕捺脾紛紜笑謔頃之烏雲擁雪竟體芳香矣益此花包於日中開於枕上真媚夜之淫態婦人之妖草也建蘭則大雅不羣宜於紗櫥文榻與佛手木瓜同其靜好酒兵茗戰之餘微聞香澤所謂王者之香湘君之佩豈淫態妖草所可比級乎

南曲衣裳妝束四方取以為式大約以淡雅樸素為主不以鮮華綺麗為工也初破瓜者謂之梳攏已成人者謂之上頭衣衫皆客為之措辦巧樣新裁出於假母以其餘物自取用之故假母雖年高亦盛妝豔服光彩動人衫之短長袖之大小隨時變易見者謂是時世妝也

曲中女郎多親生之女故憐惜倍至遇有佳客任其留連不計錢銖其倦父大賈拒絕勿與通亦不顧也從良落籍屬於祠部親母則取費不多假母則勒高價詬所謂娘兒愛俏鴇兒愛鈔者益為假母言之也

舊院與貢院遥對僅隔一河原為才子佳人而設逢秋風桂子之年四方應試者舉集結駟連騎選色徵歌轉車子之喉按陽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奏迴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歡或訂百年之約蒲桃架下戲擲金錢芍藥欄邊閒拋玉馬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戰之外篇追夫士也色荒女分情倖忽衰做而金盡亦遂散寡而愁殷雖設阱者之恒情實冶遊者所深戒也青樓薄倖彼何人哉

曲中市肆精潔殊常香霧雲鬟名酒佳茶餳糖小菜簫管琴瑟並皆上品外間人買者不惜貴價女郎贈遺都無俗物正李仙源十六樓集句詩中所云市聲春浩浩樹色晚蒼蒼飲伴更相送歸軒錦繡香者是也

虞山錢牧齋金陵雜題絕句中有數首云淡粉輕煙佳麗名閒大營建記都城而今也入煙花部燈火樊樓仙汴京一夜紅箋許定情十年南部早知名舊時小院湘簾下猶記鸚歌喚客聲(舊抄馬字異)惜別留歡恨馬蹄勾闌月白夜烏啼不知何與汪三事趣我懽娛伴我歸別樣風懷另酒腸伴他薄倖耐他狂天公要斷烟花種醉殺揚州蕭伯梁頓老琵琶舊典型擅槽生涯譽零丁南巡法曲誰人問頭白周郎即掩扉

(紹興周尚鎔老琵琶舊曲新詩壓教坊縷衣垂白感湖湘閒閨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安喜(鄭安喜小名妥娘載娘則翻詩題見集詩中)新城王阮亭秦淮雜詩中有二首云舊院風流數頓楊梨園往事淚沾裳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娘舊事南朝劇可憐至今風俗鬧嬋娟秦淮絲肉中宵發玉律拋殘作笛細)以上皆傷今弔古感慨流連之作可佐南曲

談資者錄之以當哀絲急管黃浩翁云解作江南斷腸句世間惟有賀方回倘遇旗亭歌者不能不盡壁也（以上紀聞）

八瓊逸客曰此記須用冷金箋畫烏絲欄寫洛神賦小楷裝以雲鸞縹飛盼之蛟龍蜿蜒中貫以沉水迷迭於風清月白紅豆花間閑看之可也

余生萬歷末年其與四方賓客交遊及入范大司馬蓮花幕中為平安書記者乃在崇禎庚辛以後曲中名姝如朱斗兒徐翩翩馬湘蘭者皆不得而見之矣則據余所見而編次之或品藻其色藝或僅記其姓名亦足以徵江左之風流存六朝之金粉也昔宋徽宗在五國城猶為李師師立傳益恐佳人之湮沒不傳作此情癡狡獪耳風作趁吹縐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彼美人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君子兮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尹春字子春姿態不甚麗而舉止風韻綽約大家性格溫和談詞爽雅無抹脂鄧粉習氣專工戲劇排場兼擅生旦余遇之遲暮之年延之至家演荊釵記扮王十朋至見嬪祭江一齣悲壯淋漓聲淚俱迸一座盡傾老梨園自嘆弗及余曰此許和子永新歌也誰為韋青將軍者乎因贈之以詩曰紅紅記曲米春歌我亦聞歌喚余何誰

唱江南斷腸句青衫白髮影婆娑春亦得詩而泣後不知其所終嗣有尹文者色藝而姣蕩逸飛揚顧盼自喜頗超於流輩太守張維則睠寵之惟其所欲甚歡欲置為側室文未之許屬友人強之文笑曰是不難嫁彼三年斷送之矣卒歸張未幾文死張後十數年乃亡仕至監司負才華任俠輕財結客磊落人也

李十娘名湘真字雪初在母腹中聞琴歌聲則勃勃欲動生而娉婷娟好肌膚玉雪既含睇兮又宜笑殆閑情賦所云獨曠世而秀群者也性嗜潔能鼓琴清歌畧涉文墨愛文人才士所居曲房密室帷帳盡委楚楚有致中構長軒軒左種老梅一樹花時香雪霏拂几燭軒右種梧桐二株巨竹十數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塵境余每有同人詩文之會必至其家每客用一精嫻侍硯席磨墨執都梁供茗藥暮則合樂酒宴盡歡而散然賓主秩然不及於亂於時流冠江江北名士渡江僑金陵者甚眾莫不豔羨李十娘也十娘愈自閉匿稱善病不妝飾謝賓客阿母憐惜之順適其意婉語遊詞概勿與通惟二三知己則慇懃自接嬉怡忘倦矣後易名貞美刻一印章曰李十貞美之印余戲之曰美則有之貞則未也十娘泣曰君知兒者何出此言兒雖風塵賤質然非好淫蕩檢者流如夏姬河間婦也苟兒心之所好雖相莊如賓情與之洽也非兒心之所好恐魚同枕席不與之合也兒之不貞

命也如何言已泚下汕襟余歆容謝之曰吾失言吾過矣十娘有兄女曰娟娟十三總有餘白皙髮黛眉目如畫余心愛之娟亦知余愛嬌啼婉轉作掌中舞十娘曰吾當為汝媒歲壬午入棘闈娟日以金錢投瓊卜余中否及榜發落第余乃憤鬱成疾避棲霞山寺經年不相聞矣鼎革後秦州刺史陳澹仙寓浆桂園擁一姬曰姓李余披幀見之娟也各黯然掩袂問十娘曰從良矣問其居曰在秦淮水關問其家曰已廢為菜圃問其老梅與梧竹無恙乎曰已摧為薪矣問阿母尚存乎曰死矣因贈以詩曰流落江湖已十年雲鬟猶卜舊金錢雪衣飛去仙哥老休抱琵琶過別船

萬娥字蕊芳余與桐城孫克咸交最善克咸名臨負文武才畧倚馬千言立就能開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號飛將軍欲投筆磨盾封狼居胥又別字曰武公狀好狹邪遊縱酒高歌其天性也先昵珠市妓王月月為勢家奪去抑鬱不自聊與余鄰坐李十娘家十娘戚稱萬娥才藝無雙即往訪之闃入卧室值娥梳頭長鬢委地雙腕如雪面色微黃眉如遠山瞳人點漆叫請坐克咸曰此溫柔鄉也吾老是鄉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後竟納之閒房江上之變移家雲間閒道入閩搜監中丞楊文聰軍事兵敗被執并縛娥主將欲犯之娥不從嚙舌碎含血噴其面將手刃之克咸見娥抗節死乃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殺中丞父子三人同日殉難

李大娘一名小大字宛君性豪俠女子也而有鬚眉丈夫之氣所居臺榭庭室極其華麗侍兒曳羅綺者十餘人置酒高會則合彈琵琶箏瑟或押客沈元張邠張筌數輩吹洞簫唱時曲酒半打十番鼓曜靈西匿繼以華燈羅幃從風不知喔喔雞鳴東方既白矣大娘曰世有遊閒公子聽俊兒即至吾家者未有不蕩志迷魂沒溺不返者也然吾亦自逞豪奢豈效齪齪倚門市娼與人較錢帛哉以此得俠妓聲於吳越桃葉間後歸新安吳天行天行鉅富貲產百萬體羸柔善病俊房麗妹甚眾疲於奔命大娘歎鬱不樂裹所歡胥生者賂僕婢通音耗漸托疾厲胥生能醫生得入見大娘大娘以金珠銀貝納樂籠中以出與生訂終身約俊天行死卒歸胥生胥生本貧士家徒四壁立獲吳氏資漸殷富與大娘飲酒食肉相娛樂教女妓數人歌舞生俊以樂死大娘老矣流落閶門仍以教女娃歌舞為活余猶及見之徐嫗雖老尚有風情話念舊遊淚馬出涕真如華清宮女說開元天寶遺事也昔杜牧之於洛陽城東重覩張好好感舊論懷題詩以贈有云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

秋景初斜日挂衰柳涼風出座隅酒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正為今日而設余即出素扇以貽之大娘捧扇而泣或據牀以哦哀動鄰壁

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妍靚雅風度超群鬢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亞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真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為南曲第一家有眉樓綺窗繡簾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煙繚繞廣馬丁當余常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妝與烏巾紫表相間座無眉娘不樂而尤豔顧家廚食品差擬郇公李太尉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然豔之者雖多妬之者亦不少適浙來一倡父與一詞客爭寵合江右某孝廉互謀使酒罵座訟之儀司誣以盜匿金犀酒器意在逮辱眉娘也余時義憤填膺作檄討罪有云某某本非風流佳客謬稱浪子端王以文鴛彩鳳之區排封豕長蛇之陣用誘秦誼楚之詐作推蘭折玉之謀煙風世之孽寃然一時之風景云倡父之奴為南少司馬見機斥倡父東歸訟乃解眉娘甚德余於桐城方瞿庵堂中顧登場演劇為余壽從此推幢息機夫脫風塵矣未幾歸合肥龔尚書芝麓尚書雄豪益代觀金玉如泥沙糞土得眉娘佐之益輕財好客憐才下士名譽盛於往時客有求尚書詩文

及乞畫蘭者縑箋動盈篋笥畫欵所書橫波夫人者也歲丁酉尚書挈夫人重遊金陵寓市隱園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數十百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客丁繼之張燕筑及二王郎（中翰王式之水部王恒之）串王母瑤池宴夫人垂珠簾召舊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與焉李大娘十娘王節娘皆在焉時尚書門人楚厳某赴浙監司任逗遛居揖下寒簷長跪捧卮稱賤子上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為罄三爵尚書意甚得也余與吳園次即事嗣後還京師以病死歛時現老僧相弔者車數百乘備極哀榮改姓徐氏世又稱徐夫人尚書有白門柳傳奇行於世

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天姿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顧影自憐針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閒靜過雌林逸湖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至男女雜坐歌吹喧闐心厭色沮意佛屑也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茅舍經其戶者則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皆曰此中有人已而遍舟遊西子湖登黃山禮白嶽仍歸吳門喪母抱病僦居以栖隨如皐冒辟疆過惠山歷澄江荊溪抵京口陟金山絕頂觀大江競渡以歸後卒為辟疆側室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辟疆作影梅菴憶語二十四百言哭之同人哀辭甚多惟吳梅村宮尹十絕可傳小宛也其四首云珍珠無價玉無瑕小字貪看問妾家尋到白堤呼出見月明殘雪映梅花又云念家山破定風波即按新詞妾按歌恨殺南朝阮司馬累儂夫壻病愁多又云亂梳雲鬢下粧樓盡室蒼黃過渡頭細數金釵渾拋卻高家兵馬在揚州又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問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泪侯門卞賽一日賽賽後為女道士自號玉京道人知書工小楷善畫蘭鼓琴喜作風枝娘娜一落筆畫十餘紙年十八遊吳門居虎邱湘簾棐几地無纖塵見客初不甚酬對若遇佳賓則諧謔間作詼詞如雲一座傾倒尋歸泰淮遇劉後遊吳門吳梅村學士作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贈之中所云昨夜城頭吹篳篥教坊也被傳呼急碧玉班中怕點留樂營門外盧家泣私更妝束出江邊恰遇丹陽下渚船剪戚黃純貪入道攜來綠綺訴嬋娟者正此時也在吳作道人裝狀亦閒有所主侍兒柔柔承奉硯席如弟子指揮如意亦靜好女子也踰兩年渡浙江歸於東中一諸侯不滿意進柔柔當夕乞身下髮後歸吳休良醫鄭保御築別館以居長齋繡佛持戒律甚嚴刺舌血書法華經以報保御又十餘年而卒葬於惠山栺陀菴錦樹林

玉京有妹曰敏頎而白如玉肪風情綽約人見之如立水晶屏也亦善畫蘭鼓琴對客為鼓一再行即推琴欲手面發赧乞畫蘭亦止寫篠竹枝蘭草二三朵不似玉京之縱橫枝葉淋漓墨瀋也然一以多見長一以少為貴各極其妙識者并珍之攜來吳門一時爭豔戶外履恒滿乃心厭市囂歸申進士維久維久宰相孫性豪舉好賓客詩文名海內海內賢豪多與之遊得敏益自喜為閨中良友亡何維久病且殁家中替後嫁一貴官顯川氏三年病死

范玨字雙玉廉靜寡所嗜好一切衣飾歌管艷靡紛華之物皆屏棄之惟閨戶焚香淪茗相對藥爐經卷而已性喜畫山水摹仿大癡顧寶幢搓枒老樹遠山絕磵筆墨間有天然氣韻婦人中范華原也

顏文字小文琵琶頗老孫女也性聰慧畧識字義唐詩皆能上口授以琵琶布指更番拱意弗屑不肯竟學學數琴雅歌三疊清冷冷然神與之洩故又字曰琴心云琴心生於亂世頗老賴以存活不能早脫樂籍贖出青蛉里華門圭竇風月淒涼屢為健兒傖父所陋最後為李姓者挾持牽連入獄雖緣情得保猶守以牛頭阿旁也容有王生者捉余居閒營救偕往訪之風鬟霧鬢顏悴可憐猶援琴而鼓彈別鶴離鸞

之曲如猿吟鵑啼不忍聞也余說內卿許公衙其門生直指使者縱之後遷故居吳郡王子其長主張無筑家與琴心比鄰兩相慕悅王子故輕俠傾金錢賑其貧悴將孺歸置別室突遇奇禍收者至見琴心詫曰此真禍水也憫其非辜軀之去獨捕王子王子被戮琴心逸後終歸匪人嗟乎佳人命薄若琴心者其尤哉其尤哉

沙木美而艷豐而逸骨體皆媚天生尤物也善奕棋吹簫度曲長面修容留仙裙石華廣袖衣被燦然後攜其妹曰嫩者遊吳郡卜居半塘一時名噪人皆以二趙二喬目之惜也才以瘡殺剜其半面嫩歸吐利數數死

馬嬌字婉容姿首清麗濯濯如春月柳灩灩如出水芙蓉真不愧嬌之一字也知音識曲妙合宮商老技師推為獨步然終以誤墮烟花為恨思撓人而事不敢以身許人卒歸貴陽楊龍友龍友名文驄以詩畫擅名華亭董文敏亟賞之先是閩中鄭聖僕有二妾一曰李陀那一曰珠玉耶聖僕殁龍友得玉耶并得其所蓄書畫甌研几杖諸玩好古器後擁婉容終日摩挲笑語為樂甲申之變貴陽馬士英冊立福王自為首輔援引懷寧阮大鋮攜優孟權撓亂天下以致五月出奔都城百姓焚燒兩家居第以龍友鄉戚有連亦被劫煨燼時龍友巡撫蘇松盡室以行玉耶亦殉

婉容莫知所終龍友父子殉難閩嶠母丐歸金陵依家僕以終天年婉容有妹曰嫩亦善名又有小馬嫩者輕盈飄逸自命風流真州鹽賈用千金購得奉溧陽陳公子公子昵之未久并奩具贈豫章陳伯璣生一子一女如王子敬之有桃根也

顧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體態豐華肢不纖妍人稱為顧大脚又謂之肉屏風然其邁往不羈之韻凌霄拔俗之姿則非脂壁間物也當之者似李陵提步卒三千人振鞲汗山入陬谷往往敗北生降矣漢武帝悼李夫人賦有云佳俠含光余題四字顧其室亂後不知從何人以去或曰歸一公侯子弟云

米小大頗著美名余未之見然聞其纖妍俏潔涉獵文墨粉撚墨痕縱橫縹袂是李易安之流也歸昭陽李太僕太僕遇禍家滅

王小大生而韶秀為人圓滑便捷善周旋廣筵長席人勸一觴皆膝席歡受又工于酒納賦錄事無憂憂課誤能為酒客解紛釋怨時人謂之和氣湯

揚州顧爾邁字不盈鎮遠侯介弟也挾戚里之富往來平康悅小大貯之河庭時時召客大飲效陳孟公高季式授女將軍酒正即左右指麾客皆極飲沾醉有醉而逸者鎖門脫屨臥地上至日中乃醒時吳橋范文貞公官南大司馬不盈為揖客出入

轅輒有古任俠風書畫與鄭超宗齊名

張元清癭輕佻臨風翩舉齒少長在少年場中纖腰踽步亦自楚楚人呼之為張小腳

劉元燕亦不少而佻達輕盈目睛閃閃汪射四筵曾有一過江名士與之同寢元轉面向裏帷不與之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為名士耶元轉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相傳以為笑

崔科後起之秀目未見前輩典型然有一種天然韶令之致科亦顧影自憐於其容色高其聲價不屑一切卒為一詞林所窘厚

董年秦淮絕色與小宛姐妹行艷治之名亦相頡頏鍾山張紫淀作悼小宛詩中一首曰美人在南國余見兩雙成春與年同艷花推月主盟蛾眉無後輩蝶夢是前生寂寂皆黃土香風付管城

李香身軀短小膚理玉色慧俊婉轉調笑無雙人名之為香扇墜余有詩贈之曰生小傾城是李香懷中婀娜袖中藏何緣十二巫峰女夢裏偏來見楚王武塘魏子一為書於粉壁貴陽楊龍友寫崇蘭詭石於左偏時人稱為三絕由是香之名盛於南

曲四方才士爭一識面以為榮

珠市在內橋傍曲巷遙通屋宇淒隘然其中有麗人惜限於地不敢與舊院頡頏以余所見王月諸姬并著迷香神雞之勝又何羨紅紅舉舉之名乎恐遂湮沒無聞使媚骨芳魂與草木同腐故附書於叁尾以備金陵軼史云

王月字微波母胞生三女長即月次節次滿并有殊色月尤慧妍善言修飾頎身玉立皓齒明眸異常妖冶名動公卿桐城孫武公矚之擬致棲霞山下雪洞中經月不出於牛女渡河之夕大集諸姬於方密之倚居水閣四方賢豪車騎盈閭巷梨園子弟三班駢演水關外環列舟航如堵檣品藻花業設立層臺以坐狀元二十餘人中考徵波第一登臺奏樂退金屈卮南曲諸姬皆色沮漸逸去天明始罷酒次日各賦詩紀其事余詩所云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嫦娥第一看者是也徵波繡之於帨巾不去手武公益眷戀欲置為側室會有貴陽蔡香君名如衡強有力以三千金啖其父奪以歸武公怊怊遂娶葛嫩也香君後為安廬兵備道攜月赴任寵眥房崇禎十五年五月大盜張獻忠破廬州麻知府鄭履祥死節香君被擄搜其家得月留營中寵壓一寨偶以事忤獻忠斷其頭巡置於盤以享群賊差爭等死也月不及嫩矣悲

夫。
王節有姿色。先歸顧不盈。後歸王恒之。甘淡泊。怡然自得。雖為姬侍。有荊釵裙布風。妹滿幼小。好戲弄。窈窕輕盈。作嬌娃之態。保國公買置後房。與冠白門不合。後還秦淮。

寇湄字白門。錢牧齋詩云。寇家姊妹總芳菲。十八年來花信遲。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紅淚一沾衣。則寇家多佳麗。白門其一也。白門娟娟靜美。跌宕風流。能度曲。善畫蘭。粗知拈韻。能吟詩。然滑易。不能竟學。十八九時。為保國公購之。貯以金屋。如李掌武之謝秋娘也。甲申三月。京師陷。保國公生降。家口沒入官。白門以千金予保國贖身。匹馬短衣。從一婢而歸。歸為女俠。築園亭。結賓客。日與文人騷客相往還。酒酣耳熱。或歌或哭。亦自嘆美人之遲暮。嗟紅豆之飄零也。既從揚州某孝廉。不得志。復遊金陵。老矣。猶日與諸少年伍。臥病時。召所歡韓生來。綢繆悲泣。欲留之同寢。韓生以他故辭。執手不忍別。至夜闌。韓生在婢房笑語。奮身起。喚婢。自垂數十咄咄罵韓生。以負心禽獸行。欲啮其肉。病甚劇。醫藥罔效。遂死。家叟金陵雜題有云。叢殘紅粉念君恩。女俠誰知寇白門。黃土蓋棺心未死。香丸一縷是芳魂。以上紀寇白門。

金陵都會之地。南曲靡麗之鄉。紈茵浪子。簫灑詞人。往來游戲。馬如游龍。車相接也。其間風月樓臺。尊罍絲管。以及孌童狎客。雜伎名優。戲媚爭妍。絡繹奔赴。垂楊影外。片玉壺中。秋笛頻吹。春鶯乍囀。雖宋廣平鐵石心腸。不能不為梅花作賦也。一聲河滿。人何以堪。歸見梨渦。誰能遣此。然而流連忘返。醉飽無時。卿卿雖愛卿。卿一誤。豈容再誤。遂爾喪失平生之守。見斥禮法之士。豈非黑風之飄墮碧海之迷津乎。余之編輯斯編。雖曰傳為寶。為垂戒。王右軍云。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也。

瓜州蕭伯梁。豪華任俠。傾財結客。好遊狹斜。久住曲中。投轄轟飲。俾晝作夜。多擁名姬。簪花擊鼓為樂。錢宗伯詩所云。天公要斷煙花擾。醉殺揚州蕭伯梁者是也。

嘉興姚壯若。用十二樓船於秦淮。招集四方應試知名之士。百有餘人。每船選名妓四人。侑酒。梨園一部。燈火笙歌。為一時之盛事。先是嘉興沈雨若。費千金。定花案江南魁稱之。

曲中狹客。有張卯官笛。張魁官簫。管五官管子。吳章甫絃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繼之張燕筑。沈元甫王公遠。宋維章串戲。柳敬亭說書。或集於二李家。或集於眉樓。每集必費百金。此亦銷金之窟也。張卯尤滑稽。蛺膩善御美人。嘗怒一日。偶忤李大娘。大娘手破其頭上瘢帽。擲之於地。卯徐徐拾取。笑而戴之以去。

張魁字修我。吳郡人。少美姿首。與徐公子有斷袖之好。公子官南都。府佐。魁來訪之。閽者拒口出穢語。且詬厲公子。閒而仆之。然辛留之署中。歡好無似。移家桃葉渡口。與葛院為鄰。諸名妓家往來相熟。龍中鸚鵡見之。叫曰。張魁官來。阿彌陀佛。魁善吹簫。度曲。打馬投壺。往往勝其舊主。每晨朝即到樓。館插瓶花。燃爐香。洗茶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不令主人知也。以此僕婢皆感之。貓狗亦不厭焉。後魁面生白點。風眉樓客戲榜於門曰。草出花面。蔑片一名張魁。不許復入。魁慚恨。過求青方。洒削得美容露。洎之良已。整衣帽。復至眉樓。曰。花面定何如。亂後還吳。吳新進少年。搥頭弄姿。持簫擘管。以索曼恍人者。見魁輒揶揄之。肆為詼諧。以此重窮困。龔宗伯奉使粵東。憐而賑之。厚予之金。使往山中販茶。得息頗厚。家稍稍豐矣。然魁性儇。常自言曰。我大賤相。茶非惠泉水不可沾唇。飯非四糙冬春米不可入口。夜非孫春陽家通宵椽燭不可開眼。錢財到手。輒盡。坐此不名一錢。時人共非笑之。弗顧也。年過六十。以販茶貲。芙蓉露為業。庚寅辛卯之際。余遊吳。寓周氏水閣。魁猶清晨來插瓶花。燃爐香。洗茶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如曩時。酒酣燭跋。說青谿舊事。不覺流涕。丁酉再過金陵。歌臺舞榭。化為瓦礫之場。猶於破板橋邊。一吹洞簫。矮屋中一老嫗啓戶出曰。此張魁官簫聲也。為嗚咽久之。及數年卒。以窮死。

歲丙子。金沙張公亮。呂霖生。鹽官陳則梁。漳浦劉漁仲。雉皋冒辟疆。盟於眉樓。則梁作盟文甚奇。末云。姓盟不如臂盟。臂盟不如心盟。

中山公子徐青君。魏國介弟也。家貲鉅萬。性豪侈。自奉甚豐。廣蓄最。要造園大功坊側。樹石亭臺。擬於平泉金谷。每當夏月。置宴河房。選名姬四五人。邀賓侑酒。冰瓜佛手。堆積如山。茉莉珠蘭。芳香似雪。夜以繼日。把酒酣歌。編巾寬鬢。真神仙中人也。福王時。加中府都督。前驅班列。阿導入朝。愈榮顯矣。乙酉鼎革。籍沒田產。遂無立足。牽姬雨散。一身孑然。與傭丐為伍。乃至為人代杖。其居弟易為兵道衙門。一日與當刑人約定杖數。計價若干。受杖時。其數過倍。青君大呼曰。我徐青君也。兵憲林公駭問左右。有長生孫者。跪而對曰。此魏國公之公子徐青君也。窮苦為人代杖。此堂乃其家廳。不覺傷心呼號。耳林公憐而釋之。慰藉甚至。且曰。君尚有非欵座可清還者。本道當為查給。以終餘生。青君跪謝曰。花園是某自造。非欵座也。林公唯唯。厚贈遣之。查還其園。賣花石貨。枉破以自活。吾觀南史所記東昏宮妃。實蠟燭為葉。杜少陵詩云。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嗚呼。豈座也哉。

同人社集松風閣雪水眉生皆在飲罷聯騎入城紅袖翠袖踏馬揚鞭觀者塞途太平景象恍然心目

丁繼之扮張驢兒娘張燕筑扮竇頭盧朱維章扮武大郎皆妙絶一世丁張二老亦壽九十餘錢虞山題三老圖詩末句云春淫烟月經遊處華表歸來白鶴知不勝黃公酒壚之歎

無錫鄒公履遊平康頭戴紅紗巾身着紙衣蓋高跟履佯狂沉湎揮斥千黃金不顧初場畢擊大司馬門鼓送試卷大合樂於妓家高聲自誦其文妓皆稱快或時闌入梨園戲瑜上為參軍髡也

柳敬亭泰州人本姓曹避仇流落江湖休於樹下乃姓柳善說書遊於金陵吳橋范司馬桐城何相國引為上客常往來南曲與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曲故亭以譚詞酒酣以往擊節悲吟傾靡四座益優孟東方曼倩之流也後入左寧南幕府出入兵間寧南亡歿又游松江馬提督軍中鬱鬱不得志年已八十餘矣間過余僑寓宜睡軒猶說秦淮舊事見姑娘也

棗陽姜如須游於李十娘家酒於色歷不出戶方宝之孫允咸並能屏風上行滿下三列星河皎然連袂間行經過趙李垂簾閉戶夜人定矣兩君一躍登屋自至卧房排闥張勢如賊盜如須下牀跪稱大王乞命毋傷十娘兩君揶揄大笑曰三郎郎當三郎郎當優呼酒極飲盡醉而散蓋如須行三如須高才瞞代偶效樊川略同謝傳秋風團扇寄興掃眉非沉溺煙花之比聊記一則以存流風餘韻云爾

陳則梁人奇文奇舉體皆奇嘗致書眉樓勸其早脫風塵速尋道伴言詞切至眉樓遂擇壬而事誠以鴛弓之鳥遠為逸網之鱗也掃眉才子慧業文人時節因緣不得不為延津之合矣

十七八女郎歌楊柳岸曉風殘月若在曲中則處處有之時時有之予作憶江南詞云江南好景本無多只在曉風殘月下思之祇益惕神見之不堪回首矣沈公憲以串戲擅長同時推為第一王式之中翰王伾之水部異曲同工游戲三昧江總振柳者鄉依稀再見非如呂敬遷李仙侯也

樂人有妻有妾防閑嚴謹守禮梁不與人客交語人客強見之一揖之外翩身入簾也亂後有僦院大街顧三之妾李三娘者流落江湖遂為名妓忽為匪類所掠裝作男子隨入客中余與劉季門夢錫沈公憲及姚冀侯飲劉存極力挑之致書同李李峻拒

僅而得免然亦如嚴幼芳劉婁惜備受笞楚洪杖矣三娘長身玉色倭墮如雲重洪善飲飲至百觥不醉時辛丑中秋之際庭蘭盛開置酒高會黃蘭雪及玉峰女士偶靜容偕來居停主人金叔侃盡傾家釀分曹角勝舉飲如雷如項羽章邯鉅鹿之戰諸侯皆作壁上觀飲至天明諸君皆大吐靜容亦吐訖蓁委地或橫卧地上衣履狼藉惟三娘醒然猶不眠倚桂樹也蘭叢賣其餘勇尚與冀侯豁拳各盡三四大斗而別嗟乎俯仰歲月之間諸君皆埋骨青山美人亦栖身黃土河山邈矣能不悲哉

李貞麗者李香之假母有豪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與楊羨陳定生善香年十三亦俠而慧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夢皆能妙其音節尤工琵琶與雪苑侯朝宗善閣黨院大鋮欲納交於朝宗香力諫止不與通朝宗去後有故開府田仰以重金邀致香香辭曰妾不敢負侯公子也卒不往益前此大鋮恨朝宗羅致欲殺之朝宗逃而免并欲殺定生也定生大為錦衣馮可宗所辱雲間才子夏霔嘗作青相篇寄武塘錢湲廣末段云二十年來事已非不開畫閣鎖芳菲那堪兩院無人到獨對三春有燕飛風絃不動新歌扇露井全飄舊舞衣花草宋門空後閣琵琶青塚恨明妃獨有青樓舊相識蛾眉零落頭新白夢斷何年行兩踪情深一調留雲跡院本傷心正德詞樂府銷魂教坊籍為唱當時烏夜啼青衫淚滿江南客觀此可以盡曲中之變矣悲夫以上軼事

附錄盒子會

沈周作盒子會辭其序云南京舊院有色藝俱優者或二十三十姓結為手帕姊妹每上節以春檠巧具觳核相賽名盒子會凡得奇品為勝輸者罰酒酣勝者中有所私亦來挾金助會厥厥夜飲彌月而止席間設燈張樂各出其技能賦此以識京城樂事也辭云平樂燈宵開如潮燈火烘春笑聲內盒盒來往門芳鄰手帕綢繆通姊妹東家西家百絡盛裝靚釘梭春滿樂豹胎間挾鯉冰脆烏攬分獲椰玉生不論多同較奇有品裹輸無倒陪酒呈緣逞竹會心歡褰鈔碑金走情友閑堂一月自春風酒看人語百花中一般桃李三千戶亦有愁人隔墻住

虞初新志卷二十終

揚州夢

夢中人

何時非夢夢有險夷何地無人人有妍媸因夢幻夢即人論人人中夢不假

夢中人自真也集夢中人

畢生婦

清 焦東周 生著

辛丑五月捨舟人船赴廣陵赤日行天流水欲沸艙不滿七尺內外坐二三十人一時秀才酸氣鄉先生腐氣和尚酒肉氣貧販窮氣守錢虜臭氣衙門人僕隸惡氣皆隨汗出聚於異觀不辨何味而又東船鹺商鬧江鑼西船宰官起馬炮迫使炎氣直攻心肺殆不可忍有談客作而起曰諸君亦知揚州有美人乎美人不知與蘇小萬嫩若何但見蓬鬢蜂穿裙燕學語舊偷聲山迎眉而失色水遇目而不明寬杏避消粉之鑒含桃羞槌朱之唇鏡能寫形不能繪神夢能寫魂不能得真寄情於一笑一聲寄趣於一吾一頓寄韻於一詠一吟寄態於一嚬一呻啟袱當追敲而弗跳把袂名流愛而不尊千金聘之而不顧百壁求之而不廛重大俠而不許以心憐真

才而不委以身而美人顧欲朝夕從人者也當此之時秀才作狂鄉先生不復能為道學面目和尚悔削髮貧販守錢虜思破家衙門人謀生事一見僕躊躇投身親使令而汗亦自知形穢不敢公然出矣談客又作而起曰諸君亦知吾潤有畢生乎畢生名芬字桂芬讀書不成棄而遊貴顯之門位亦處賓僚之末而其用則輕俸不敢婢僕之半而其事則均以文章為顏色以遷就為殷勤以筆墨為奔走以將順為趨承凄凄惶惶焉屏息效能而氣不敢伸然而一有弗當驅之使行如夫棄妻再見無因身無餘蓄衣無完褲踽踽涼涼進退逡巡此宣幕府之流民歟何其貧也當此之時秀才欲哭鄉先生謂早知如此和尚連聲呼佛守錢虜僕隸及衙門人亦解歎息作淒楚狀而人心各具秋氣幾不知汗為何物矣談客少坐擁掌而言曰懷美人者懷之無可懷也哀畢生者哀之無足哀也美人者畢生之荊釵也畢生者美人之玉臺也畢生既失意自思居豔地三五年曾未暇一遊風月而同門客顧日日章臺走馬我今且落拓去使故鄉人問蒙菀誰青樓第一其將何詞以對因思彼走馬者能得青樓法乳以媚骨取錢供揮霍故青樓亦樂媚之我張空拳作闖寡門不遭白眼亦資冷笑又思此中人嘗愛我詩字未必一轍且天生寒薄命與使伴俗物依然

餓殍不如拜石榴裙下受君辱死耳遂乃絕意以行無衣食假之友不識門戶就素所悉聞者約畧求之至則同門客方酣宴羣姬出席上座者顧美人曰我贈爾扇乃此生楷法美人出示意引生入內笑曰畢郎高興不怕娘子酸耶生曰失路人自身不保何處討婆子來美人曰少坐俟我出則羣生猶未定酒再巡上座者方四望畢生美人曰行矣席終美人入曰畢生為宋府親客何嘗得來主數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今無故為所逐貧無立錐便足下難亦似張三郎借來男兒不自立遂一寒至此大丈夫處世當人求不當求人位置高下肉眼兒率以此論輕重出處托始蓋可忽乎哉美人曰我亦云然如我輩戀重聘降身為王侯寵妾就位河東無吼秋風不棄而親鄰私語目為墜人怎能及平民一紙書求配為薛眉冢婦又笑曰此言亦大愚身落大坑莫諒心迹誰肯娶我輩作妻者生曰不然使畢生得一人知己願獻長門為鑄金屋美人曰是不難我能為買賦之陳夫人君能為彈琴之馬長卿乎畢生故貧朴正容答之美人乃自脫金釧二為戴於手曰此妾着體物願留一以親君子其一備僕馬易衣服務極華好十日後當早來尚有要言相囑畢生謹如命十日有婢報一貴人至羣姬爭迎美人知為畢生出較遲佯為不識諸姬亦莫能覘畢

生入美人房少坐即出又入諸姬房舉止甚豪賞賜頗厚尋亦去由是日必來來必醉但不留宿於諸姬無甚厚薄私謂亦誠靜但不喜見生人一日忽顧他姬謂鴇母曰是兒解意身價須幾多錢鴇曰六百金曰老媪癡哉是兒小年紀便值得如許因指美人曰若是兒較大不將索八百金乎鴇曰貴人勿取笑姐官門雖賤不似賣婢論吃飯年代多少是兒吾所愛不願便他去也曰撒賴母子便恩鈇那能留老大獨居老媪思重利耳鴇曰不敢敢貴人前兒六百金不可少是兒須倍之惟貴人是擇畢生有難色明日復語媪媪守前言占之美人吉從之別出金二百為媪壽曰願假宅一月此一月中生出入無常亦不留宿美人無他事惟日事烹飪使奴僕送生寓月將盡人傳太翁命迎新婦彩輿之麗簫鼓之盛儀文禮節之隆美人嚴妝辭母別諸姊妹母錯愕若失姊妹羨豔驚為天人久乃知畢生所為皆美人之所指授也今畢生得美人藏金居然鉅富美人尤能持家甘淡泊得翁姑歡吾不知畢生何福美人何取畢生一人之身何以始濁而終清始蹇而終亨兔脫何以不說義絕私何以不及情兒女何明老鴇何憎畢翁何見嘗及風塵而祀祖告廟使男子迎婚也此事去今未五年吾亦不知珠湖曲邪江濱美人之餘風流韻猶有存焉者乎於是住船

諸人時而驚時而喜時而慨歎時而氣悶時而默頭會意時而稱是時而憾時而哂時而咄詫時而如身入其境時而揣測時而凝神聳聽時而疑時而快時而起疏時而代為悅惜代為危時而不覺失笑時而眉一揚時而鼓舞時而凝坐若有餘思客談既終船已泊岸諸氣復作而惟秀才之酸肉飲蒸鬱化為膜淚極不可遏潛滋暗長散為筆雲墨雨灑遍揚州幻成夢境遂使天下萬世有心文人以氣感氣以淚迎淚忘其是夢非夢屬揚州不屬揚州但覺入異酸鼻入心酸心至於不能耐味者則又取而嗅之無端作惡任其噴射終不敢近

明珠

出徐臨門遊暢樂園見一少年軍官戴砵磔球拖老鸛翎短襟皮鞚外罩褊色得勝褂站領三寸倭緞靴邊加如意頭約寬一掌前後從小軍數十反縛私梟三五行人讓道勢甚烜赫客告余曰此雪中人由私梟投行伍得千夫長兩年中緝私功甚大為制府寵人即名姬明珠所從以終身者也與明珠同時為官夫人者二一從納粟太守與詩人小蓮有舊小蓮聞之意頗鬱鬱明珠名較甚有舊者巨商達官又不僅一詩人而明珠獨從武士從之誠是也詩人清矣而貧巨商富矣而濁至若達官多由科第宜若可從者然觀兩年邸報廣西軍興其間封疆顯官英雄俊傑自不乏人他如死守孝墨選得功名之士大抵書生怯弱賊來不撲賊去不追其投者借團練為掩耳之謀托防堵為脫身之計幸其不至以為能守乘其別竄以為能復甚或因捐搜利帶名冒功網上害民無所不至遠不如桓桓虎臣手提三尺劍向千軍萬馬中求馬革裹尸也揚州咫尺金山明珠私心安知非抗懷古昔欲仿黃天蕩故事手執桴鼓助男子酣戰則前有紅玉後有明珠明珠可不為暗投矣明珠既嫁千夫長益鼓勵適制府拜印遷兵守九江大令率邦勇以從未幾制府退保省遇害邦勇亦先期逃歸今者徐臨門女牆倒矣暢樂園荒烟蔓矣而明珠之舊居亦蕪草矣往事三年變端百出恨不見雪中人左手提刀右手握賊如當日護私梟時也噫

蘭娟

周生遭黜復遊廣陵客舍無聊晝長欲倦忽蕙娘攜一豔粧而至曰此蘭娟妹子也巨商申翁之外室也申氏家法嚴阿翁似閻羅老子蘭人聲色事輒顰眉怒張申翁有美名頗憚父不敢公然娶歸俟得當以請幸大婦賢暫借家後園近蘭妹所居攜小園培花木以為宴聚藏嬌之所蘭妹喜則几席增輝蘭妹怒則資朋失色一言苟出

何求不得蘭妹真尤物哉余曰同芳異姓同目異憐此蘭之所以居蕙前也蘭娟本出山泉水轉入清流既得申寵名譽頗峻乃復家居年只十七皮膚生緊能歌聲細無力舞態亦特流上下醫藥效良家二姬在齋代理鉛黛時或弄夏楚作戲館僮羣笑不休蘭娟終生疏以手引蕙娘鄰去他日有客告余曰蘭娟從宦僕作婦矣申不知也余曰噫申富甲一郡寵之專房可謂恩矣蘭娟以申餘光時之有求於申者欲媚申必先媚蘭婦郡人又以耳代目咸蓄多金思一見顏色而不可得即使宦僕感佩擎一副逢迎骨極力獻媚度亦不過與申氏等而名分已相懸天壤且安知宦僕之所以媚之者非為申哉失申失媚具矣始而私通繼而背從犬馬有知且將不食其餘而謂能保安樂以終乎其後宦僕果以床頭金盡棄之而逃蘭娟仍歸舊居日日豔妝思一見申申不與見或曰宜若可見然是有悔心余曰否不然事之不以義起者可原以情人情所不解斯其人不可測矣使蘭娟終如此不過一身餓死萬一復進自必工諛蠱惑百倍疇昔一旦得志勢難再辱失歡有他變不失歡未必不富羽婢媚勾引外姦申氏之家從此破矣世豈無再離再合不以為恩反以為仇者乎履子野心其性殊耳吾方憾申氏前此之悞也烏可以再

熊雙玉

紅水江前明用兵之遺跡也殺人如麻血流成河故名居是江者為熊家雙玉頭生釵一隊朝妝奪花晚妝欺霜遂令人忘懷弔古幾疑為棄脂漲膩云雙玉年二十餘小巧姣好額左有一青斑人呼為青臉熊二娘家有小園亭叠卵石為路林木少許春之鶯夏之蟬時雜絃管聲氣頗廣吳雲淮雨多聚於庭又別蓄雛姬全部便妝登臺邯鄲獨步於竹西稱極盛焉然而利心太重馭衆少恩名譽既高夜郎自大今夫養女猶治兵也不能痛癢關切與人一心亦須作曹瞞假面目平日分甘共苦示以無二待其視我如指之於臂然後可用有功則賞之有罪則罰之罰若不忍而不得不然者雖小弗赦雖愛弗恕又時時訓以兵本為民而設犯民者倍如是則嚴而不怨事乃有濟今雙玉不然諸姬無過拂意則怒及歌舞獲賞以為非我莫教即妝頭私贈奪為己有見同輩則驕妬任意不知逢迎何事衣食何倚衆人稍乎疏輒冷目冰語阻人千里宜乎諸姬懷忿效尤遇佳客則輕侮致去而反結識無賴暗相屏障留起禍胎此敗覆之道而自我致寇正不必伏戎於莽也矣流寓妙妹知其如此其有才妓者多抽身速去所留皆碌碌因人者耳壬子之夏又遭彩雲之變雄鷙在後

衆鬼皆走而紅水汪一圓宕石枯木真成熊館洎平事定蟇頭殘磧收拾退敓已不復能另樹一幟壁壘一新君子於此知處衆之難而人心之不可失也

采珠

采珠號綵雲雙玉之假女也年八九歲雙玉以數十金得之教之歌舞歷其曹部貌妍秀尤善言語偶以事難之不煩思索出人意表或反為所難吾郡申氏一門曲聖也辛亥聚對山南社見其便衣演下山一劇時為擊節歎為弟如而步武流動雙翹不三寸能曲折如意時才十二三簾內人窺之都失聲咋絕明年夏首遊金沙雨月聞人言曰綵雲升天雙玉落海矣月中有當道貴公子者耳綵雲名訪之謂雙玉曰是兒五百金可粥否雙玉以為戲也諾之明日攜金至雙玉以戲對語頗抵捂公子使人求得綵雲生父母重賄使訟邑宰幕僚皆與公子有舊訊雙玉雙玉抵捂如故懲責之公子得彩雲仍以五百金與雙玉而綵雲一去衆花無色訪桃源者輒一波三折唱綵雲何在云

花史氏曰雙玉居奇公子好色皆私也然而天心人意若有偏私者一則委諸泥沙一則拔諸水火也人心不可有私有私其亦知所擇夫

月仙

人之遇合洵有數哉十年來好夢抽身閒情著眼久矣雪溪溫柔已辛亥處揚州花月海目不窺園有飛紅入座者安如家人敬如賓客非故矯也淮產陳姬從外家姓潘寓張氏名愛珠字蕙君號月仙作畫小印雲仙識僅一月五萍聚兩求作畫一治觸酬筆涂月五日以事見過遽屏人語我曰忸怩難顧矣清晨口毒有一言不實皇天在上當生生世世為倡我嫁君願否余惶惑無以對又曰良家女年十九尚早我輩已晚我蓄志六七年苦無其人今決矣余少定緩謂曰卿意良善但此終身事前言從人須相士三年顧不諺愛卿慎重陳姬曰我豈草率哉君獨子太夫人當必憐愛院君又賢名久著瑣事閒煩悉君事事公正外此何憂焉余曰寒苦奈何姬曰此熟念已久我嫁人即與之一使浪費破家何取焉我日得纏頭數萬非老大雖萬金莫購也當道內外皆我腹心報假母恩已十年今當舉手矣余曰事出入甚大對曰無與君事我自欲為之侍子脫歸君耳近來頗習勤儉恐一事累人況大者乎余好語堅辭姬笑曰去矣迫我事定再處置我能霸道出苦海於郎君豈不能逆取而順守且阿兄諾我人所共聞太夫人何辭不悅將順以回之亦婢子分郎君任役繪不

防逃上天也且避嫌聽好消息余幾無辭以對辭亦不聞初冀風兄來邪客騰兄及我以姬乃清品第一呼侍童姬先曾托客索詩泥補名他客知之戲曰曲聖愛詩聖古所謂才子佳人信有之也姬正色曰此亦人情便言嫁若何兄恐挫捂亦戲語亂之曰愛娘如不棄我當主婚姬曰諸長官聽者勿悔既而托寫時貴書隱示貞白三兄亦謂我曰弟遠來方食糍餅愛兒輒奪去謂受風恐致停滯又賞賜多不受當時皆忽略置之至此乃知有故十三歸語內子內子曰是兒頗爽直觀其志意無可卻者娶之余曰性太傲睥睨豪傑笑罵尊貴人無有犯之者受人推奉久難遽下人與鬬我處自能泱泱親賤之保無薑芥否且出遊一年即買妾歸人將謂我何內子曰此亦甚是但彼志堅矣姑俟動靜厥後有院試歸邪姬已移居遣介邀我告曰前趁君他去語當道當道故遲之俾綵珠小婢子得先我出珊瑚鐵網我甚不耐明且面斥之余曰不可使而怨人是球其心也怨而使人是畀以權也必自禍姬首肯秋九月赴南省回或告余曰月仙生事矣七月有土豪數輩硬刼月仙行什物盡去今不知若何或曰非也月仙出門數武即乘肩輿是本身父母控官恐張氏攜逃是以驟至令官斷贖回歸土豪家居矣或曰所歸者乃貴介某某與親厚久且喪偶娶為繼室兩月不能安居令又別去或曰即當道話各有因不盡附會而其實不然也姬既得贖即隱居舊城第二街衢蓬戶蓽門經濟鑿鑿頗有村婦人風義曰學作操家計見謂我大事已了但借重釐革處甘言誘人法期蛇蛇明春當脫然矣余始終為謀他處不言而歸姬亦意在言外余見勢日迫嘗謂唫庵唫庵曰慧心人賞識非虛我願下拜然而文章辣手是英雄作用非兒女子本色君得此當減壽十年我甚憂之余曰不然閻下處家室如淮陰將兵多多益善我則不能內子歷事久俯仰鉅細專其責成無不妥愜陳姬挾重資歸我難伊自媒無處挾制而閨範未譖客氣難免禁之則頃屑不情縱之則積漸難化即萬不至此私婢相依豈能盡去紛爭起漸習染效尤而娘子軍一隊擾亂我家庭矣理晚術駁勞神瘁力又奚止減壽十年明年癸丑訂期且近會以逆匪犯鎮邗亦失守余避地四十九峰大江阻隔聞姬他走不知所終

貴珠

愛珠之妹貴珠非妹而妹也張氏第三嬤女張氏居袁江虐小婦致自盡挾三女逃揚州愛珠歌聲甲江北人爭豔之次女難為步武是以沒沒貴珠少愛珠五歲從學

歌舞張氏使隨與出入意在防範各相牽制且冀以知名於時遊人以愛珠故花天月地每攜與俱一日隨愛珠赴對山南社私謁我曰前綠珠妹從阿姊來作何歌演何舞歌凡幾曲舞凡幾劇余告之及宴歌舞多從綠珠所已為見姊妹投釵贈帕以為固然每思結小友當人家父兄向子弟作諸媚態子弟走避奪腰從琵琶巾代為刺繡仍手泥父兄攜還其態如此每顧我輒笑初猶自持障袖掩口久則日熟一顧一笑甚且俯身近地至不可仰疑而問之不答當愛珠問之顧愛珠曰頗似某郎否愛珠曰不似不知某郎何事可笑觀愛珠正容以道又似無甚可笑者而貴珠方且強忍力制聲作馬不休張氏恃貴珠為耳目愛珠數年貞白莫非其功然而中處不善徒益生心貴珠為負張氏矣今愛珠恩絕張氏錢樹子僅貴珠一人小珠如意倘亦如大珠之避塵否

愛娘

妓十奴也婦人不幸為妾為婢下而至於妓極矣乃家有好女不習針黹而父母營求若恐為妓而不得者何哉愛娘揚州土著與愛珠同寓熊氏貌亦修潔溫婉宜人熊家合呼為二愛有魏愛珠藥者狀如參使者與閹人皆渾言某官贈愛姑愛珠婢曰此送我家娘愛娘婢曰此我家某官前許相贈者愛娘出艾之愛珠亦以為參也與之迫後者參污器大詫愛珠始恬曾向某官索藥製膏家中產以無手口所得恒不敷所出每月必一歸取金錢供脂粉愛珠嘩之余窺其勿屬諸姊妹相與語曰賠錢貨賣遍做龜之音近官頗訛為官愛娘固口吶面受其辱羞顏可憐有代為不憤者曰愛娘之計亦不甚左前明出嚴魏門者大都皆阿諛請托乞靈錢神而文華卿貳一鷺方面均足以取償於民富貴雙極人復來媚使愛娘守此餘智不惜揮霍一旦名重人爭相識日得纏頭百萬則今之議愛娘者皆將唏噓欣羨願拜下風而愛娘不屑也失之塵埃得諸泰岱何為不可其偏袒諸姊妹者曰嚴魏大惡千古幾人趙毛小人一時無兩其餘與官散秩無關緊要才與職何妨升轉而先生乃至以妓比官不亦擬於不倫污名節羞天下士耶有廉明貴郎聞之笑曰不然人不一類類亦不可以倒人妓之所以賤者正以其惟利是圖而不知守身之義也倘其入污不染如鐵將軍二女其人吾恐讀書士大夫有萬分不及者矣雖妓乎庸何傷

文蘭

當聞之把盞投懷熏香侍寢其勢然也若私伴諸郎則曲中姊妹鄙不齒數以為溢行然則乘其相依挾而要之人雖憐忍亦當置之強暴之例矣文蘭蘇臺人寓熊氏舉止吳泖雅與名稱友人徐君以弓石成名貌溫雅尤善詩對之令人心平躁釋寒時同造熊氏樹石園獨善坐文蘭私室風廉低戶獸炭圍煙猶言弗譏愛其文也文蘭初投熊氏其父母以為從柳中清門鶯歌養身尚可全璧文蘭甘心遠離亦以為樓遲得所可以養親既而熊氏日逼老鴇縱之欲不從則異地孤鴻別無投托堂上方日盼兒錢延殘喘豈有餘蓄買棹來迎老鴇又事事誅求無可當意敢逆愛子隱增其怒於是從之嗟夫既困其利又辱其身虎狼兇何知是在縱之者其後熊氏餐無厭如貓之戲鼠不死不已而老鴇空中樓閣平地風波尚弗能免雲仙與對門居知之最悉代為謀主俾得脫身羅網別立門戶閶聲華已者猶月製繡襲一襲寄贈雲仙以為春綠力軟夜露心傷惟足下實提攜之倘提芳蹤願受踐踏

門子婦

琵琶行云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白公幸貶江州倘在揚州則明月蕭聲相逢處處便白公身為泯海亦當流到海枯也乃今之為揚州司馬者不鍾杜牧之情而為司馬之門子者轉得商人之婦則其婦大可怪矣婦揚州小家女門子隨司馬久頗謹慎自司馬由內翰外遷甚相信任真州為遊俠所聚喝雉呼盧一擲百萬無賴思有以染指妄篇名目羅織良善司馬知其故而白之門子冒為己功私地需索得青錢數十貫遂贈此婦結為知己及事敗露司馬重責逐之回鄉而此婦遂從以行且夫落籍美名也其所以美之者不徒取其名也如以其名則出之塵埃投之泥沙清濁何異令人皆知其事不甚許可使傳之久遠遺忘失實人但知其落籍而不知其所從者為何如人則必有豔稱之者然天不欲其倖得美名使旁觀者不滿於心載之楚史俾千載萬世後難逃禹鼎乃此婦雖從非其人度亦不過昧於進退躁妄過當故其失易見若夫陽慕美名陰行詭詐使秉筆者幾於計窮不亦聖賢操莽溷清不分乎雖然蒼蒼者不遽天下可欺正有冥誅之法在

喜子

每觀和尚見紳富豪強笑容可掬呼之前不敢倨腰作磬折圓轉如佛頂光猶恐失意及見寒苦人輒作方丈夫楔樣轉若持緣簿本向伊化盂飯米者稱謂此輩皆教坊妓轉生故其勢利如此又聞和尚得募修錢大半買脂粉向黑夜摸婆子其狠毒者勾引良家子女禮佛燒香飲饌中放媚藥誘入暗室作種種淫惡因謂衆生定當

作妓以報比見和尚酬應不善為有欵者凌辱屏息忍受善亦難逃此尼又謂即此似妓即此是妓然終疑報之未盡其罪也衆生猶不免而欲知有不必來生者哉即二僧可例凡僧即喜子可例二僧矣喜子京江尼佛之說曰皆大歡喜人喜也已喜人人喜己也總之喜喜也人情有七喜居其一惟天下第一情人乃能皆大歡喜喜之名以此京江初無妓尼卑為妓喜子居京江時不知七戒為何物殿中惟禮送子大士日中擐僧服天近莫即脫黃布鞋褪羅襪露纖纖三寸綉履頭上裝假髻罩網巾有痕跡處加叢花額勒守西來意以箏琶為鐘魚以酒肉為花果以詞曲為般若經以美少年為供養活佛以錦衾綉帳為極樂世界以負心為懺悔然猶以似是而非者不足界色界天遂逃揚州蓄髮為妓於傳有之昔有通慧僧年十三四頗姣好性慈悲有求無弗應者有惡少欲污之從其欲其師戒曰龍陽君不可為對曰是不可為耶遂坐而圓寂喜子其亦通慧者與女以喜於字為嬉嬉戲也果如其說是必多情佛遊戲三昧見世人苦惱運廣大神通度一切衆生於慈海中現優婆夷身而為說法者

玉林

吾鄉多善人於雲陽市聞一風月家買一女年十三四教習歌舞不從笞死弗辱見人無語惟哭遂欲錢數百五我十共得洋蚨百枚贖歸問之隔州人父母死為叔所賣一客以為女奏之侍年高其義思得一奇人配之惡不可將往揚州保赤堂謁主事者於義學中求一無着落秀才復斂錢為完婚成家以此語告唫庵唫庵曰近郡中亦有似此女者桂氏名玉林遂與訪之此吾識玉林之始也玉林謂唫庵曰兒邑之來方鎮人父亦大賈行商不利至於赤貧前年送我為桂家養媳看其動靜大非良善伊等號為清白日日濃粧豔抹見客官一兩銀便邀入內房於臥榻上設燈盤手持斑竹槍與不生熟男子左右合一枕為挑膏打火居常謂托業於此不得不聊作酬應然羞答答當奴僕眼目尚戲語勾引少年深夜無人頭雙雙對呼吸玻璃盞雖明豈能照人心肺我以父母乾淨身落此火坑眸子頻瞎不欲看豈肯骯髒自污近遇如君三五輩蚓喚我作此勾當我亦不避意此中或有好機會觀君意氣自是熱腸人能拔離水火當禮佛祝長壽以報唫庵心許之吾觀其現輕薄相者二回眸笑桃花姿也折腰步楊柳綠也現淪落相者一見人欲語半如半吐作態嫋娜無大方家數如絮之舞如浮萍之無主且人家聘婦非妾非婢難為力也吾重其志與唫庵之高義而亦未與有謀是時奴子有欲聘陳女者吾鄉大噪非語亂言不一而足養之者懼累及送女別鶴吾以不能效力於陳女也復恐玉林因猶疑致悞乃造唫庵訪之至則云玉林母已於數日前奴之遠逃矣越一二年余客揚州唫庵來以事來邪忽欣然告余曰余念玉兒久訪不得今聞在某巢矣巢者曲中下乘之名也清稱堂濁稱巢余聞之懨然夫人無智愚賢不肖其性莫不皆善吾儒當礪志伊始未嘗不悽慨自負托足清流謂身可殺不可辱名可沒不可污一旦得志親朋請托小人阿媚此時舊志尚在概不從私既思其情難卻所係甚小姑與依違苟且至此正士計之於外百計自飾不得附己者為報之以報之為己雖過當不忍違拂摩正士愈嘆久而聲名已裂不得不為一身計結當傾陷遂使一本欲為君子之人甘心奸惡而不顧其不得志者或困於妻子衣食寒苦飢餓漸屈即一求人求人不足漸而街耻術取之至至於無賴然則消濁之判也幾希玉林未必無所迫而然然而回思其與唫庵告語時何其昔日之言貞而婉也明日造唫庵訪之唫庵告余曰玉林自言從母氏歸甚樂桂氏得消息與訟家君弱無見官艤桂氏與吏役甚熟且口舌利媒妁聘書成仳懌泊事無左証父母從旁人和解將兒投明反裝雙珠堂月錢兩家分

得可以救貧兒初鄙歌舞未習雙珠堂不能容送投此年新水止五十貲先付半為兩家度日此中苦更不比前在京口客情性體態作為不一日不暇給暇輒為掌家者所呵兒身已污不足為人每早把鏡自照羞對己面薄命人天不許全和志但得仍入雙珠堂習一年歌舞可以博金錢盡孝養綺延貴笑清夜守身尚不至人盡我夫然如贖身資無着何唫庵又將為計吾思其難措者五而贖身不與焉玉林任養家重職更張不能驟得錢教師修脯添設器具非數十金不可唫庵貧不能獨力桂氏狡悍不能保其中變其父母鶉衣箑食不能禁其分潤巢中以玉林為媚婪他往不能必其不生計閒阻吾哀其心與唫庵之高義而亦未與有謀是時頗聞陳女復歸隔州吾以玉林之已失身也恐陳氏復有他變因寄友人尹竹坡書令其訪覓竹坡行亦日中凡七八日酷暑炎蒸汗落如豆盡荒洲數十里殆遍逢人訊問一無知者唫庵幸贈玉林錢玉林不敢明言事尚未定夫玉林與陳女皆有志者也由前而觀陳女得遇諸善人玉林得遇唫庵而如不遇陳女何幸玉林何不幸也由後而觀唫庵不定訪玉林而得余廛訪陳女陳女甚有賴於余訪而竟不得玉林何幸陳女何不幸也然而陳女之嫁奴子與養之者之不欲以嫁奴子其事均不可知即嫁亦

不失從一而終之義奴子何賜特配非其偶耳而玉林已矣

嬉妙

吾甚病夫人拈難題毫無故實又不通篇打算不自尋生活輒愁眉苦面做一字是一字有上字無下字其黠者又倩人捉刀無論好醜希圖塞責至於急迫則大家攮凑荒唐矛盾人鑒其難巧於脫卸遇人請作文字率舉負虛名者橫空發論任意填砌欺人聾瞶不問於題何著致笑千古吾謂天下無難題有一事即有一法有一題即有一文人特患不用心耳嬉妙無可傳者也僅一再晤不悉其梗概其可傳者惟貌尚清好擬其眉面俊潔如點子鴿如此然則可以不傳吾惜其與玉林同居而顯晦異也然則同居如才妙何以不傳吾薄其言語狡獪不如嬉妙吶吶者性溫婉也然則將橫空發議乎吾不敢然則將做一字是一字乎吾不能然而嬉妙無可傳而傳與夫才妙不傳而並附嬉妙以傳不必倩人不必脫卸其巧黠更十百千萬無他法以不傳傳之以欲傳傳之而已以不傳傳之則於題難而不難以欲傳傳之則於題不著而著雖然是法也於文則可於事則仍不可

才穩

人處事需才有才又欲其穩而於婦女為難毋觀西子沼吳事身在吳心在越承恩重而心不回歷時久而心不露病股早死情偽誰白而心不訐一旦功成忽者思復逼者見忌而心不疑足入虎口操縱自若如鬻技人手無雙丸不繫不緩或奇或正而究無一絲破綻未嘗不數其穩也其才也其才也其穩也而實則由於心之一也外城妓才穩年二十餘初訝其名之不文及觀其行事而訝其名之確也才穩與景生交有年鄰翁嬖才穩才穩頗因其勢媚之生計與為謀家事聽為處外倆借為樂私蓄泥為藏瑣屑必告視如一人而此中逢迎體貼迥異尋常更可想像間亦挾嫣忤意似嗔實愛愈增趣好外人信其形迹翁亦自詡其遭逢夢寐欣喜曰此吾外妾死且將殉我當鑄一室以備藏嬌親友對賠咸稱道此事以悅其心一日索藏衣出風取且盡故以小事觸其怒拂衣去數日竟不遣婢來邀意其羞悔難措且統逆其門與以轉機至則門反鍵訪之已從景生別居一忽致疾歸而竟殁家人知其故嘱門下惡少往撝事裂且將與大獄才穩曰不可緩圖矣將聘書速與阿母携妾歸孤狗輩無所恃自當反脣從之才穩囊橐甚廣盡出助家且謙和謹順而大婦隱不能容論者謂才穩負心於翁天將假手惡少思懲其慝而才穩轉因以大濟天故損伏

一黑然於家備昭天網吾謂才穩本無心於翁何可言負前之所以媚之者欲使然也翁不自度德量力致速殘喘吾甚愛其深沈大用有士君子所不能者烏夫才穩非生於景而翁亦非景之仇怨其謀身固大遠於西子之謀國而人猶愛之而況生於其國而為國之所仇怨者世有其人則躬為灑掃所不辭已

雙珠

人求珠珠得已探驪我愛愛珠滄海猶遺此乃揚州之雙珠也而陳雙珠何足奇也雙珠居明瓦巷意其皎白如明月光也輕作掌上舞也否即莫有所混亦不失為比目魚也壬子秋以事訪友人於其居至則月仙舊僕斯在以為能用此僕主當不俗入室左白右綠鏘金鬣玉並無所謂雙珠者叱見語言舉止亦復圖轉流麗而謂珍如珠則猶未也何雙焉夫名與實有符者有不符者賢良方正孤直君本寒士館於吏因得貲業太守太守喪子拜牒下使掌而淮眾善舉事得舉報數年門庭昌大書曰善人是言謂不賢而能得祥乎踈遠婦女不避形迹輒於昏夜謀家事謂不正而能坦然處之乎此名與實符者賊子婦聖姑初被虜賊首逼之曰欲我從須免婦女苦差役既從又勸賊首放婦女婦女逃出多言如此而顧曰賊子婦嗚此菩薩化身

忍一己而行仁術者事過必死此名與實不符者也使雙珠之名符則賢良方正之類不符則賊子婦之類即事論人顧名思義必有能辨之者或曰雙珠遇亂未出經十一日始出是日賊兵閉城雙珠一歌妓孤身險地得不為賊子婦而卒與賢良方正之孤直君同遠於難豈吾千金夜光鬼神呵護其名之符實有同於賢良方正之孤直君而不同於賊子婦之聖姑乎雖然楚人寶弓弓亦自居豈曰不知狠狽交誕雙珠何等人吾知其生而娛不如聖姑之死而污也惡乎珠

芋珍

賈人沈湘嗌庵之新交也為嗌庵積穀七鄉鎮遇變嗌庵穀無着家以破嗌庵初遇沈湘見其待貧友頗慷慨嗌庵遊揚沈湘邀過天慶堂自乃與芋珍訂交同遊情彌篤子豪俠士私謂芋珍當急流湧退芋珍亦自陳苦楚謂刻欲離火坑不得沈湘老於閱歷一過芋珍即淡泊相置異日芋珍遇情彌篤子不見沈湘掩面泣遇當時他同遊者亦然情彌篤子鑒其誠與嗌庵泥沈湘復過芋珍芋珍知沈湘無子欲歸沈湘沈湘亦鑒其誠許可芋珍辭天慶堂家居沈湘數過其家兩情之好感動草木嗌庵與沈湘同遊亦遂識其妹妹之愛嗌庵亦摘芋珍之愛沈湘泥嗌庵為梳攏許之邗城梳

櫳少亦非百餘金不可沈湘以倡遊自己且年長恐多費致遭物議思止之於啗奄則大其聲價示以猝不可瓣於芋珍則竭力鼓智使棄其妹芋珍母以告啗奄破其術大慙因試期迫强啗奄南旋祖餞嚼芋珍輩曰此去闚功名通塞毋作兒女子態芋珍本無事其妹欲哭不能忍淚作笑淚盈盈欲下沈湘出更衣投啗奄懷大慟沈湘來復强笑如旋芋珍見其如此亦背燈含淚啗奄媕强無淚沈湘汗滿面疑溼芋珍遂由此跡沈湘此啗奄復遊揚香草美人舊好日篤而沈湘愈冷落一日啗奄招我茶話其室坐甫定聞一人在外大呼曰爾輩始來相依一切難為事皆我今日月到好處便忘却輒向旁人道我長短欺我處擢髮難數我不憒為人作折氣衰衣龜好來好散留下一塊肉我作孽我自受不白吃人飯害人呼隨者曰何奴將小郎抱去交主母昨主母與戴毘毘帽亦索去芋兒一二日要看兒子我亦不阻腦後語響閙殺人芋珍避入室面色如土其母笑語陪罪且微白外誤是人或罵或歎或冷笑聲高下蓋雜不一足音縱橫走忽入室曰諸長官得罪勿掃興我亦不能顧且勿笑勞人勸之去出門猶嘵嘵作忿聲忿悶芋珍懷中兒果所生否芋珍平氣少定唾曰老面皮硬認人家兒此去年某公子留此受孕衆問何橫暴乃爾蓋邑前捕快也夫啗

揚州夢　卷一　十四

庵為沈湘所誤沈湘為芋珍所欺芋珍為捕快所挾制猶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而不知捕者之又在後也然而捕者之害雀多矣則捕捕之者其誰

蓉娘

啗庵從軍逗遛仙鎮雛姬巧珠見其敝冠舊服無言若思欲求通好情殭子曰為我撮合石姑成當為致意石姑者其姻戚萬無可成明其難也巧珠說石姑竟成情殭子約啗庵同往不往巧珠求情殭子代謀至泥首巧珠見啗庵客地空之贈之金不受贈且益厚時頗謂巧珠已失身巧珠亦告曰我前小弱受人辱致訟不敢相欺語甚鄭重啗庵信其私交無左驗定情依然處子也問何以鍊情至此曰我不服天下有情人止一蓉姐蓋情殭子嘗以蓉姐事告之云蓉姐芋珍次妹居楓橋巷寄身水寮啗庵與沈湘訪芋珍以啗庵夸寂欲喚妹歸閒其居址名字容貌沈湘顧謂啗庵曰將無前過水寮所見倚欄而笑着紅衣者乎比歸果紅衣人曲中通約姊妹寄居者纏頭歸阿鴉股分不得私歸賣歌隨身婢媪即阿鴉耳目蓉姐自是托故毋歸啗庵亦時宴水寮婢媪厚賞與反彼耳目為我心腹加以迴避檢點頭纏頭差半而游暢過之每向蓉姐稱雲仙能以為作事有胆識有果斷有深謀大用且其知焦

東於未遇尤為巨眼此事甚秘而啗庵洩之洩亦不盡蓉姐亦閒語置之累日向啗庵若欲有所言及言又諉啗庵問之不答或笑或咯作羞態亭又如此又問之許久曰阿毋有話向阿郎否曰無又問又不答又許久以支吾了之踰日蓉姐毋以梳櫳請索粧飾資斧甚大啗庵始悟重蓉姐情不忍顯拂私以資斧為詞對曰妾之所以為此者重郎君其人妾有私願不可悞於發軔阿毋顧外面體致不免浮耗今幸得俯拯足矣敢浪費多錢遂示意芋珍使達毋不欲蓉姐哭不止毋憐其意芋珍且勸事將成余聞其事啗庵亦舉以告我我曰情與恩難不同而難負則一情加一分則一分感佩大丈夫所當慎之於未受之先毋前與雲仙言而總不一諾者恐其不克終也相處兩年而語未及押目未及邪私地無微挑暗逗者恐其情浸而自縛也事當自我為政受人龍絡使任指使非我無情思以善全其情與其始易而終難何若存其心不露其迹之操縱而得哉欠人一緡償之兩平不償則人將怨我人與不取力不能報人無怨報之則思誼愈厚願閣下圖之沈湘亦堅阻其事已甚迫蓉姐難受啗庵亦覺其難受勾留益苦中處莫主而其事轉以激而成余聞之巧珠謂情殭子曰我相思死必祟爾禍之始謂啗庵曰爾無虛我事不得遂以死但能聞訊即全撫棺一慟曰巧珠真第一有情人也即當遊魂四散雙目就瞑此情之坦白可見者其在蓉姐無言惟哭如珍珠圍就轉瞬一掬寄情常在喉舌吐茹間啗庵亦自謂巧珠較蓉姐事愈詭人亦愈奇於我誠有一無二然準之寸心蓉姐為終不可負今啗庵已有二妻娶之是鼎足而三非士夫所宜不娶則使客朱家生平何在揆諸事理勢有必然啗庵當有難乎其為情者矣啗庵與蓉姐別蓉姐寄青絲一縷以為信其後離合不一雙鯉傳心六么譜恨詞人之常蓉姐生丁酉少雲仙三歲長巧珠兩歲巧珠余未見見其圖蓉姐較巧珠稍清秀豐潤減雲仙而姿態過之巧珠雲仙眉睫間皆英氣勃勃蓉姐不然啗庵之言曰我輩寓賤誰相與語惟一二知己互相標榜稍可自豪余竊感焉余輩不才即才亦乖僻自任與世相忤見人家干求勢要睿莫諧托如柔弱女子蠱惑其夫其骨相稜稜摘不似雲仙巧珠即蓉姐婉媚亦應鄙此醜態不幸而為其面目肩背供任諂說謂終甘沒沒餓死不為以為名士可操權自我及觀所為名士者大都皆科第父兄公卿師友有所藉托不然則將求一最著名者謀出其門其趨承奉拄殆亦如柔弱女子蠱惑其夫者等日日罵富貴諂悅而身乃蹈之謂親賢則本心又非為謀遁計吾亦朋此論我稱說於科第公卿間

得名輒出其說以稱揚科第公卿不幸而為其才力聰明供任謔悅謂終甘沒沒餓死不為然而二三知己不忍視其沒沒餓死逢人說項冀得見知於賢人君子至於不擇地不擇人如情癵子之稱唫庵唫庵之稱我乃賢人君子幸不得知而知者乃在賢人君子所不屑道之人我本無可知唫庵言辭頗足達其所學而賢人君子之知之者轉不如我宜其為科第公卿所笑凡所以諛悅科第公卿者所不藝而孰意其竟有荏姐諸人也吾疑唫庵前身是謾花園叟其施思於陶氏李氏楊氏石醋醋者不少故陶氏李氏楊氏石醋醋化而為瓢零豔賢不然以香國休致身猝遇荏姐何於荏姐外又復遇巧珠也哉

芋兒小妹

楓橋三妹皆以珍名芋兒荏兒遞播先聲其小妹者年七八歲亦已迓芳躅而步香塵小妹偶忘其名之半將呼之珍兒字寶與二珍從同將連呼之恐畫裡真真惹其襲也不如從二珍而小妹之見芋珍與沈湘妘亦與沈湘結交人見其小戲之且為之媒見芋珍與沈湘同坐推之去曰此吾家老友與沈湘行相隨坐相倚宴為剝瓜仁消酒見其醉則巨觥替飲乘二珍出席私語教沈湘鬨妘作弄二珍於芋珍尤甚

其思義出人意外令人笑欲腸斷閒談中情語纏綿有習閱者有出之自己者神態時嬌時妬時憐時惜時露小兒天真是未解言情而可與言情者憶舊在雲陽時見戴雲蘭家妹小寶時年亦八九歲狡獪與小妹等令十年不見芳名甲一邑歌聲宛轉論之者謂大江南北無與倫比無俗氣無青樓氣習無故作寒言笑類深沈者而自然流動小妹其後先相映爭後之視令亦擩令之視昔南國何多才也意者朝濡夕染化於無形故從之易歟則匠門之子累世名工而纏之裹者有善不善焉抑又何說

舊城婦人

於野見虎或曰虎或曰非虎閩虎之能噬人也輕身試之比驗為虎而已為所噬矣故人之於虎可望而不可即可人驗而不可自驗妓媵脂虎也舊城婦人似妓而非妓者也曷言乎婦以有夫而婦之也婦何以妓從其實也妓而曰非妓不以妓名也名為非妓實則為妓故曰似妓妓而虎言其毒也虎之毒以力妓之毒以色胭脂虎有二在家毒毒其屬在外毒男子戮虎而猶稱以婦人見凡婦之如妓者皆虎也舊城明所居也婦人而係以舊城別之也然則舊城豈止一婦人故特大書特書曰似妓而非妓也似妓而非妓者妓之巧者也婦人小家子容貌狡妍有門子鬼而悅之出百金為聘以為入穴得子矣未幾女雛依松蠟枝欲倒雖不至養虎成害而囊金擲盡生計闊如幾乎貧死不得已思脫虎口復求遠行假威作勢又得千金乃盡以寄婦曰待我五年不來而後嫁婦不能自守頗肆淫毒而二弟婦為之羽翼於是少年子弟遭其毒者又三數人地近官署市井無賴因以為利婦人之居儼然虎阱一入其阱食肉寢皮是婦又不為虎而為倀也而門子轉幸焉吾見世之委虎者多矣虎之初來緩步搖尾狀如仁獸此時合力擒逐亦甚易事乃畏其威又疑其狀如仁獸也冀其倖免於是取仁獸所留之牛羊進充其腹以為不至噬人不知食牛羊漸肥其力愈猛漸漸噬人愈不敢擒逐死者為倀不念己為所噬思復其仇而反為之引誘肆毒村郭戕夷同類獵者擒逐勢已騎背用力尚可脫難一不振作翻身傾跌皆虎牛羊然而極力擒逐者無幾也然而世亦非無擒逐之人也吾因舊城婦人而有感於虎

小姑

人才之生不以地限不以類拘通都大邑中有才深山窮谷中亦有才聲教文物中人不之異生於深山窮谷雖狗屠釣中則大可異小姑西鄉人雲仙居舊城所貿僕婢也青溪四鄉北為文秀東南無貿婢亦有中品而西最奏拙炎翁見之曰子定北人曰吾家於西炎翁詫曰西方乃有此娟娟楚楚者耶時炎翁邀我同住小姑率先呼我炎翁曰舊曾相識耶曰聞門外相讓互稱謂故知之其捷辨如此初雲仙以私書示我曰誰謂小姑無郎小姑自有郎觀其書蓋舊好所言多家事瑣屑奇纏綿於朴實語頗真摯小姑來雲仙戲之顧余曰此小鬼頭情頗不薄非得古人書便痛哭一夜令眼胞猶高起也小姑頗憶諱雲仙曰口强証據落人手猶自掩飾小姑曰阿娘太惡謔將人家私事揭向人前不顧阿爹笑話令人赧顏隨語輒轉面向壁如不勝情徹渴隱見若羞若驚閨閣笑語窺伺無形主婢相因忠愛一心故視吾特親清坐侍雲仙側或熏香或拂几或獻茶或捧袁鼻菊進蘭州相思草先意承旨事事宜人賞謂美人需婢擷花之於草花不可無草而亦自有其草其草不必生於蘭芷之叢瑤華之圃也荊榛中有好草焉則天必將使有以移根於名花之側裳其低襯為花增色而花亦不以其出於荊榛垂枝深蔭若相憐惜令小姑雖失身於人而手致嫣然誠雲仙佳婢不惟

文秀可與壯緜相埒且慧心解事吾恐所謂文秀者亦將退遜一籌也濁流中有明珠寶薪中有佳屩人才不易得凡徵才者皆當作如是觀

白牡丹

忍大謀也而至於體統所在名節攸關則又不可以苟忍有才人題白牡丹堂聯曰能忍耐終身受用大學問安心吃虧此言可笑亦可悟也白牡丹真卅人黃姓人擬其美遂呼為白牡丹云西域少秋茂才倜儻士其畫擘如波仙子書亦輕逸有錢非俗目也薄莫小步當向余道其美謂周郎不可不見此人大有國色天香之意中表張生守施報之誤身無外色亦書於董頭畫雪塔一枝以寄憐香惜玉之情余額曰素富貴且題詩代寫幽懷情殷子見人稱余好游風月輒正色與辯不欲以其迹蹴人之真也無過毀者自無過譽亦嘗言垂髫時聞人稱白牡丹美約小友三五攜青蚨四百至其家歌宴當時使覺僅見之三人者皆一時有才端品任俠之豪而樂為稱說其人必有大異人者余在貞卅三年往來又十年離其居又止前後數家而顧未一見非吾之無其福與其緣也其後居揚州去吾舊不遠雲仙與結姊妹當約吾往過又不果然而如或見之矣昔年十五六坐駐緣別業晚雨初歇秋皆無塵朱

欄外過一淡粧女子輕衣短裙輕麗無比仿佛求之如瓊花浥露素荷出水以為即白牡丹也則其地其時其年已不可再以為非白牡丹也則亦一化身以為白牡丹不及也則吾目之占福已多以為白牡丹過之也則將奪吾心之所謂西子矣光者而別鑄一人其造魔愈深其未至揚卅又以別難他俟聞白牡丹初破瓜一巨富出黃白誘之所得甚盛親戚私賀曰家有金衣一身受用不盡矣今若此是圖受用而不能受用也人亦孰不欲受用而獨於體統所在名節攸關之地以求之非曰安心直忍心耳牡丹富貴花以此玷富貴且將使花叢不白之冤

高阿紫

周生夢醒甚欲說夢適值兵燹之變意旨恍惚復又入夢昔日之夢驚花夢也今日之夢羅刹夢也而於羅刹夢中返思昔日偎香抱玉和粉調脂盟紅誓綠吟風弄月之情而驚魂動魄神思不續即將花雨洗腸嚴露盥手吞吏部篆借謫仙筆有錦心繡口其一時狂風驟浪急雷巨霆怵目惕肉則牢騷抑鬱慷慨激烈焦勞愁思之氣不得不顛倒無機雜亂於中而況狂風驟浪未定急雷巨霆未歇舉昔日偎香抱玉

和粉調脂盟紅誓綠吟風弄月之情皆為牢騷抑鬱慷慨激烈焦勞愁思之氣所奪有怵目惕肉驚魂動魄而已豈有錦心繡口以寫其鶯花夢哉高阿紫夢中人也夢不暇傳高阿紫何以得傳戚在癸丑序屬三秋山人招隱乃與同志六七赴漢經山相度幽居遠邇十里入之漸深迴巒疊嶂環若重城叢蒼穠木守若衛兵有松芝竹箭為糧有時花野鳥為娛越岡得奇遠見一人裙屐翩翩拱手相迎即而望之乃鴻溪儒生趙子篠婷入莫聚燕聲黃腰綠橙香酒清曲師按拍主人倚聲高唱入雲雲為之停恍如在揚州十三樓中聽諸姊妹之譜玉堂春也酒酣耳熱則將與之談舉生婦之超明珠之豪蘭娟之悞能墜玉之狡緑珠之捷蔥君之快貴珠之慧愛娘之困文蘭之尼門子婦之愚喜子之縱玉林之恨蟾姐之晦才穩之深陳璧珠之俊芋珍之輕荏娘之愁芋兒小妹之慧舊城婦人之薄小姑之俊白牡丹之美篠婷恕告余曰子亦聞姚阿三近事乎雲陽有無賴挾二美投營其一人聲名頗甲曹聶藤頰得六品軍功留宋方鎮六月大軍敗績無賴遇害死先一日已有蒼頭夸證二美南歸姚三余花史已有附傳其一人頗似陳老六然不類其為人此余離迷舊夢然以為無與於揚州也篠婷子又告余曰子亦聞玉珍文英近事乎玉珍挾文英逃南鄉使之執爨青余過玉珍與文英本不相識偶眠文英為閉窗戶不知余之摘醒也其人心頗厚今居鄉愈久玉珍遇之愈薄蓬頭垢面苦踰婢僕昔時娟好頓減色矣余曰此小女子且爽直同居三人貌不及文英而投過之皆倘文英文英不知計較清宴一晤依依頗覬余為譜蝶戀花詞開篋有贈一闋云畢竟三春多少怨沒個分明樹樹都啼遍俗耳幾人聽已戲笙簧獨許詩腸占柳絮池塘花滿院軟語傳來卻乘東風便聲斷不關歌力倦翻翻愛學投懷燕此亦余離迷舊夢然以為無與於揚州也篠婷子終告余曰子亦聞高阿紫其人乎阿紫風神綽約粧束齊整與余交最久邑中圖南鵬題余團扇獨立圖曰除卻嫦娥誰共語青天碧海更何人蓋指阿紫也金陵某姬亦題余圖譜臨江仙一闋內云不愁成負負未便驟卿卿意亦有譏於阿紫也余聞之惘然恍然欣然殷然而以為與揚州有與矣揚州二十四橋擬一橋配一人而止得二十有一不足以為明月二分揚州天也流水二分揚州地也揚州與二為宜二偶數也溫柔鄉燕雙雙數司香尉蠅對對數數二十有一大數偶零數仍奇也今得阿紫是二之外又有二矣不可以無此人不可以不傳此人或殘閒篠婷子曰歲云莫矣猶不得歸苦寒極悶將收拾破紙殘墨為羣芳紀豔如不客教

可將高阿紫事並某姬姓名題一一錄奇當為意中人作佳傳此無聊之極思也知我者勿笑當報新戚且過我既而從戎西陲未能聆晤阿紫事不得實僅約略求之為立傳以為二十二人殿高阿紫者居金陵而嘗漸寓廣陵者也二陵風雨身親歷之名人詩曰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揚州第幾橋合為阿紫賦焉吾嘗遊金陵登最高峰見夫龍蹴而虎躍者鍾阜也鱗鱗者左後湖右大江也山環無數水轉不一城周百餘里堞高數十丈此天府之雄都東南之重鎮也入市則人民之盛物產之富宮室之美服御之麗文章轟轢球琳琅玕各自成市駕輕舟泛夕陽衣香鬢影水氣燈光櫂杅金碧簫管宮商家家紅豆處處綠楊月如曉夢花羞晚粧至青溪之曲露一短牆珠箔低籠玉樓高張若有人兮在水一方或告予曰此阿紫之莊臺也未嘗不低徊而不忍去又嘗遊廣陵登蜀岡見夫狀畝交錯鹽田蟬聯則商賈之生計在焉軸轤上下漕艘萬千則倉廩之利濟賴焉都過百雉與織廛而對峙塔鎮七級與金鼇而並立地平廣濶河清曲折此淮海之沃壤南北之咽喉也入市則人民物產宮室服御與金陵等而園林綿亙人工勝天運石疊嶺鑿土成川珠湖十里霞斷雲連雷塘一路柳繫花牽自令雞斷梗荒烟乎而梅開鎖上桃放庵前猶有存焉者又況太守六一白雪名傳小鬟二八殘月歌妍其有月裡嬋娟天上神仙如阿紫者多來其間焉余過其處又未嘗不流連而不忍去以二陵山川之雄秀靈奇之鍾毓其餘氣乃生高阿紫一輩人等而上之必大有可傳者胡為乎狼烽不靖妖氛驟張竟無一奇哦有才略之士勤勤大吏屏障保衛至於坐視無策或死或逃遂使江南大郡殘破蹂躪美人居址亦遭敗毀其荼毒之慘下而至如高阿紫者不知幾人殉難幾人辱身宜乎仁人心傷志士目裂令主帥領子弟之兵各帥作忠勇之氣徐婷子乘時脫頴衝冠一怒未必為紅顏而發而紅顏可因之以報恨行見隨諸大臣後受任指使克奏膚功則余亦得以春風詞筆為諸公歌功頌德裒典塗詩而不必拾為錦心繡口以寫其偎香抱玉和粉調脂盟紅誓綠嘲風弄月之情且可出其餘技不至怵目惕肉於狂風驟浪驚魂動魄於急雷巨霆而為高阿紫作傳為二十二人作傳猶不免有牢騷抑鬱懷慨激烈焦勞愁思之氣顛倒無緻雜亂於中也是固余之所厚望者歟是亦余之所可逆料者歟

揚州夢卷一終

揚州夢卷二

清 倦東周 生著

夢中語

醉語模糊語語傷心囈語分明語語動人郁郁乎有韻之文有文之聲甘語何苦而綺語何清集夢中語

詩

友人招飲 紫皇丈人

昨朝曾戒飲今夕飲愈多十觴一拇戰五斗一高歌我歌月當筵我舞影婆娑歌舞猶未已風引笛聲和曲中闌折柳觸緒淚滂沱主人重入座洗盞換玻螺君盡醒眼看我則醉顏酡豈不知沈湎良朋勸奈何

見白蕊有感 紫皇丈人

朝去花叢剛妾鬢晚來簷認畫梁歸而今一人雕籠裏不任滿天逐隊飛

畢生詩扇歌 周 生

郡中畢生名芬寄食揚州不得志鬱甚知同門上客常遊某姬家假服物往

訪之至則僉謂姬曰此即為爾書詩扇畢郎也姬遂別室坐客散與語畢以實告姬脫金釧二一使自鬻一囑易新好服物當於某日來如約姬出藏券千金曰可持此為贖身妾歸郎終老矣畢遂娶為婦余奇其事為作歌

朝持扇暮持扇扇上作書人未見美人對扇重相思對扇渾如見郎面郎氏畢郎名芬郎居近郎年青字端識郎貌字摩識郎情字娟識郎媚字秀識郎清憐郎惜郎郎不至未必郎能知妾心揚州三月桃李開長堤短陌凝香埃美人門巷車馬排池館築為檀郎畫湖山化作黃金縷美人一笑陽城額美人舞蛾扇隨舞衫不是翻翻蝶舞態迴風當舞與郎看美人歌隔扇傳歌聲不是嬌羞掩歌面停雲當歌與郎聽嬌歌豔舞各心事旁人但詡停雲技旁人但賞迴風藝十二小鬟能解事低聲報道畢郎至美人疑美人嗔美人信美人驚翩何來遽空谷音郎貌似字端郎情似字摩郎媚似字娟郎清似字秀看扇看郎極窮究信是畢郎言不謬郎不來郎胡來郎欲回郎休回郎寫篤惷字借作紅葉媒妾舉婺武杓暫為合歡杯香閨繫語道歌曲腹亦可以置心亦可以推郎無妾詐妾無情人道郎貧妾愛郎真郎不遇賓公子郎彈長鋏悲依人人道妾輕郎信妾貞妾不過魏阿瞞妾當黃金自贖身郎善蝸頭字妙逐

蝟頭利蝟譬狗苟士所羞何必侯門作書記妾尼楊花命不是楊花性花飄絮落人所悲那可教坊終酒正郎家舊有楷與裏妾身藏有綠與郎書妾繡無不足天長地久訂盟成一旦仳兒嫁韓侯揚州三月婚春風李花仍白桃仍紅香車寶馬如游龍青樓歌舞誰最工燕子歸來門巷中美人一去揚州空我亦落拓廣陵市賣詩賣文頗自肆日日揮毫吐奇氣散為千古周生義願交天下有才士餘伴高僧及名妓不知能如畢生未

閨歌　周生

小鬟十二正輕盈但解溫柔未解情唱到琵琶行一曲曼腔故作媚人聲

雲仙女史索贈　周生

朝雲自是謫仙流名壓淮南第一州苦我豪情因病懶有人俠骨為卿柔魂迷十載春夢償值千金重夜遊閬欲天妻訪劉阮桃花剛好莫淹留

題蕙君小像　熊耳山人

愛訪桃根舊里居珠娘說面雪花初月中姊妹休相妬仙骨珊珊恐不如

雲鬢風鬟寫入圖仙源有路認羅敷蕙蘭心事都傳出君好真真畫裡呼

雲仙畫冊　西陵散人

客館漫興偶有所感仿軸轤體用連環韻率成七律五章信筆拈來聊以解嘲工拙與否未遑計及

一日思君十二時幾番折盡向南枝早語此際歌長恨深悔當初號小癡別號好夢

萬端聊自計愁腸百結倩誰知憑欄望斷藍橋路惱煞東風怨別離

秋雲漠漠草離離一日思君十二時並蒂徒誇連理樹同心愧對合歡枝添來舊恨

空相憶還盡名花不解癡昨夜夢中猶記得倩風吹與玉人知

不是閨人豈得知怕看芳草妬將離幾時慰我園樂月一日思君十二時欲把身心

酬往事肯隨蜂蝶醉繁枝世人莫笑癡情甚尚有癡人比我癡

閨中少婦自憐癡別有柔腸我預知兩地良緣成夢寐半生好合或睽離頻年作客三千里一日思君十二時寄語花叢休久戀托身須附萬年枝

蝶戀餘香舞好枝癡心偏說古人癡難將竹葉驅新恨聊折梅花想故枝前度夢魂驚遠別他生緣分莫輕離幽齋頻作飛飛想一日思君十二時

紫星丈人

又

篠截以詩見示索盡枯腸勉成五首非敢言和藉以書懷

一日思君十二時懶從月下數花枝書堪往復情難寄世盡聰明我獨癡卅載風塵雙鬢老滿腔心事兩人知而今淳水深千尺怪煞將離贈可離

波痕渺渺草離離一日思君十二時斷夢曉迷黃葉路疎林春到綠楊枝酒雖戒飲人終醉花未全開惜已癡除卻天邊秋夜月腸迴九轉有誰知

江北江南隔故知紛紛情緒繫支離頻年別我三千里一日思君十二時譜曲曾歌涼月夜折梅欲寄早春枝誠模落盡燈花燼客若歸來莫笑癡

生來本自號花癡況復連宵憶舊知久別心通尋夢寐名情天故倩睽離半窗待月三分夜一日思君十二時

伴我祇教琴共酒憑闌怕看合歡枝

江上何人折柳枝翻教吾亦愛吾癡情長紙短書難盡月落雲停夢不知銀燭心灰光冷落玉樓望斷眼迷離自從三疊陽關後一日思君十二時

又　孺仙

一日思君十二時名花難折最高枝黃金買笑空成癖碧玉迴身欲訴癡好夢連宵成自誤春愁如海倩誰知芳心擬作香閨伴翠倚紅偎肯暫離

畫堂深窈望迷離一日思君十二時花底歌憐鶯百轉髻邊釵憶蝶雙枝珠穿百琲難收淚粹印連環自笑癡咫尺蓬山天樣遠五雲樓閣幾人知

鎮日愁魔兩地知兩心相印忍相離半生誤我尋常恨一日思君十二時名士才華憑竹素美人顏色比花枝回腸曲曲終宵轉自解閒情自諱癡

問渠底事愛書癡欵玉溫香慰所知楊柳池塘成小別杜鵑門巷悔輕離雙溫憐尔三分醉一日思君十二時記得凝寒分半臂臨風嬝娜見瓊枝

子夜歌成抵竹枝替花憔悴愛花癡風搖玉馬心俱碎漏轉銅龍曙不知擬結同心終有托頗為比翼莫相離苦吟祇覺無聊賴一日思君十二時

熊耳山人

又

一日思君十二時閒庭愁對合歡枝他年縱踐三生約此際難禁半點癡片紙手書秋雁滯兩人心事夜燈知當年尚恨蓬山遠忍看陽關苦別離

形骸何事不支離一日思君十二時怕說女牛猶鵲駕生憎風雨妬花枝臨歧有恨心難訴相見無言意轉癡若海波瀾消受得此情差幸有卿知

記得前宵慰所知幾回鄭重莫輕離五更尊夢千金值一日思君十二時含怨怕題

紅葉句驚秋偏感碧梧枝同心鈿合分明在卿自多情我自癡

憐香休怪蝶魂癡舊恨新愁只自知說到多情偏懊惱縱教有夢也迷離寸心擡髮三千丈一日思君十二時寄到早梅須仔細幽懷都付龍頭枝

浪說今生並蒂枝教人如醉更如癡丁香恨結卿曾憶午夜更長我獨知犬白懶浮花叙叙小紅鶯報華離離微軀擬得愁多少一日思君十二時

又　　茗華館主

一日思君十二時惟將淚眼對花枝酒杯未舉心先醉琴枕才歆夢欲癡送別幽情春水怨懷人清況夜燈知驪歌曾記當年唱惱煞東風說餞離

病來瘦骨更支離一日思君十二時擬學渡江見桃葉無端飯佛遣楊枝書通尺素禁心亂花掩重門望眼癡海水難量深淺意窗中滋味少人知

穠豔繁華驚不知餞春偏是過將離連宵憶夢重三節一日思君十二時比翼定成同命鳥稱心羞對合歡枝自憐照水常看影應有旁人笑我癡

閒然難解復狂癡兩地睽違苦獨知身外浮雲空去住眼前芳草總迷離半生誤我

臺鑾錯一日思君十二時桐樹心孤容易感秋來怕見碧梧枝

折得名花第一枝泥人情緒愛吾癡雙鬟媚眼窺難見九曲迴腸轉不知蝴蝶有情通夢寐杳央無意惜分離春蠶苦縛纏綿甚一日思君十二時

又　　周生

一日思君十二時臨風怕聽折楊枝幾經續淚墻花史著誰與傳圖學米癡我筆鍾情折到老他生化物願無知眼前空過猶如此況復江南賦遠離

連朝夢境苦迷離一日思君十二時簾外落愁亂芳草鏡中人影瘦花枝沽春有計難澆恨祝歲無靈莫書癡我怕臨行留戀甚輕舟歸去不教知

兩地相思各自知最難消受是初離幾生超我三千刼一日思君十二時春女莫教傷逝水秋娘最怕折空枝人生得意須行樂不醉花陰也是癡

明知無益奈情癡自余情牽不自知杜牧詩懷多感嘅相如病骨太支離五更幻我千重夢一日思君十二時面似芙蓉心似藕愛蓮人愛並頭枝

春到梅花寄一枝花神無語笑人癡有書莫遣燕兒去多事須防嬰武知任是女牛期會合那堪僕馬怨分離愁腸也似軸轆轉一日思君十二時

古詩　　焦東生

寸心獲期許死生當以之不能斬荊棒寢險安得免求琴嘗樵斧愚者款其癡擇木在梧桐借作攻取貲入穴得虎子探珠輕龍驪有志事竟成謀身須及時

秋夜有懷　　焦東生

三月不相見鴻雁乖期約行路各傳聞述同情事錯五更寒不寐珠淚忽還落一一證前言疑信百揣度

紀豔詩十二首　　唫庵

評豔

盈盈嬌小十三餘玉骨冰肌畫不如亂折合歡簪未得誓慵猶泥阿娘梳

憐豔

記得當年學畫眉曉窗把鏡背人窺閒拋紅豆調鸚鵡不解相思是別離

謎豔

綺筵翠袖影翩翩贏得人稱掌上仙一曲紅么千點淚淚珠不換賣兒錢

談豔

夜語喁喁隔絳紗昔年清白說儂家前身不是巫山女無那風波到若耶

贖豔

吳越王孫好漫遊憐香心性勝悲秋傾囊不吝千金擲半貫名花半貫愁

別豔

不禁淫霖不禁風奇記何事惱天公劉郎一棹桃花水從此天臺路不通

訪豔

鎮日尋芳浪逐塵梅花無語信沉淪多情還是窗前月猶照當年畫裏人

得豔

倩女離魂事更奇美人端不在天涯春風轉眼揚州夢花到成卿蝶未知

晤豔

半晌驚疑未肯前三生石上舊因緣可憐不定播遷絮縱化浮萍亦暫圓

聚豔

三年輕損小蠻腰明月簫聲廿四橋手剔銀燈親切看愁容猶帶舊時嬌

援豔

插竹編籬無限情蘭生叢棘惜卿卿西風憔悴驛亭柳只為當初苦送迎

囑豔

樽前酒滿意如麻仗義何人是押衙儂自有心君自審江州千古說琵琶。

花史氏

豔體詩十二首和唫庵原韻

豔

玉林商人女十三嫁倡家桂氏唫庵極稱其生小過人雅不欲失身下賤時吾鄉有瞻陳姬一事議將踵成此舉越日往訪之見眉宇間含有流離色相恐其終不免風塵也既而為母家掠去桂又使訟奪回不知所往士子秋日唫庵寓邗上忽一日謂余曰前闌玉兒在此今果得之矣玉兒以一身養兩家父母微瑕莫掩美質猶存吾擬善價而沽置之清流使采珍者問方流而覓不拘拘作和氏泣也復尋舊雨共譜新詩造物有情俾美人不為圭玷終可璧還是又余之厚望也已。

謝豔

風雨秋橋對飲餘挑燈閒話女相如傷心一種堪憐處不止流光怨擲梳

閨豔

西施見說善顰眉輕薄生嗔鑽穴窺不道女貞香未吐誤人贈芍賦將離

豔

舊豔

五陵俠少玉驄嘶曾把黃金買絳仙聚雪果真花可贖願分潤筆一囊錢。

探豔

二月輕車障碧紗紅樓指點美人家纏綿欲斬情絲斷慧劍無從斬莫瓜邪

覩豔

瑤臺下有謫仙遊兩點橫波入鬢秋底事愁容愁不展莫愁端合一生愁。

失豔

瓊英狼籍五更風顛倒天心太不公波浪暫平鷗夢杳有人恨賦續文通

報豔

杜牧重來滿面塵竹西湖水泛清淪高談謂造前生業又在青樓過舊人

哀豔

三載遭逢數亦奇況淪苦海渺無涯泥汚一樣橫塘水絮落蓮開未可知

過豔

訪舊相將畫閣前尋芳我亦有前緣春華真似秋空月二五時過不算圓。

寫豔

桃花如面柳如腰若箇魂消舊板橋惟有臨川一支筆鎸金十倍屋藏嬌。

警豔

阿娜微物具深情玉印無瑕贈與卿好把小名自思索溫如原不在逢迎

祝豔

荊釵布服課桑麻終勝章臺閱柳衙人事乞隨天道改盡將琴瑟洗箏琶。

花史氏

諸友小聚揚州得小疵札感賦

命薄妨朋友但交俱困窮有情生我累多事恨天公鬱鬱黃梅雨茫茫黑海風那知神鬼妬餘愁及花叢。

周生

用贈雲仙舊韻誌別

眼波直與水爭流淚滴揚州到潤州大事誰能兼胆識多情只惜欠溫柔風塵知有梁紅玉月旦愁蘭馬少游臨別莫言無一語梅花飛散素心留。

詞

江東俠少

桃源憶故人　容別

嬌啼但說郎心硬著兩海棠紅褪畢竟還來因甚瘦比昨宵更　風颺忽聽當頭順喜上眉梢難忍你是十分心稱有箇旁人恨

江東俠少

浣溪紗

雲雨巫山幻楚仙蘭花秀比美人娟荒唐夢境夐蕃園　最是多情偏燕子隨風翻入畫堂前引人春色亦堪憐

周生

雷塘紀事十六首

好事近　索書

昨見贈人書恣態十分生動寫幅床頭張掛當美人供奉　小鬟著急替催成用情失輕重病骨看他消瘦況筆花呵凍。

醉春風　代簡

郵寄無心作分勞遠轉托片時兜答灑千言着着着平日行藏一生骨氣寫來不錯

偶訪郎書學墨痕忘掩郁哥哥兩字被人瞧惡惡惡從不呼人是誰迫汝惹番嘲謔

虞美人　喚眠

楊寬何不來閒臥病骨支難過狂朋調笑亦風流道是巫山雖陽已同頭　對燈只

把家常飲沒點情私語隔窗不是怕人聽未免淡中着筆有深心

誤佳期　呼坐

今日教人難然沒箇兩全方法郎慈門葉愛眠花欲伴拳公薦　偏要身寄安插罰作通場監容鑰飛莫笑楚兒央不比凡禽狎

燕歸梁　報橘

橘瓣翻來替解醒消渴何曾美人瓊報意脈脈無限意可憐生　比于豈蔑相思子袖底暗中分兩心已化對棋人角落裏門聰明

明月棹孤舟　指居

天氣困人無一可病懨懨那堪眉鎖地滑如油屋低似艇虧你長宵獨坐　深巷西行圍一所亞牆陰海棠幾朵家有新鶯門無惡犬何不閒談過我

城頭月　易帕

帕頭黑樣瞞娘製沒有些兒異常向筵前暗中偷換眉語虧郎會　無端紋亂難憑記圍着教猜試他自分明偏生錯認爭怪人心繫

昭君怨　分甘

咬破餅兒一個兆取紅綾預賀笑道似新蟹合來圓　帶得口脂氣味一縷沁人心肺學士本來饒秀同餐

臨江仙　邀宴

費盡語言都不到是迂是懶難猜嫩熱薄俾詎忘懷平常掃愁酒都化淚盈腮潤筆本來思治具廚娘囑與安排知心健步泥將來從前多少恨擘翠一時開

清平樂　同巾

生來愛潔不但嫌疑別侍婢闢心真體貼認定自家巾櫛　昨宵匆卒郎來汗痕替與親揩自是無心檢點動人多少疑猜

相見歡　禁梨

冰盤托出哀梨旬如飴最與長卿消渴病相宜　纔分與還奪取索人疑想是深閨讖語忌生離

添字昭君怨　墮惠

借嵌兒央戲耍剝得瓜仁滿把背燈取物喚郎來笑郎呆　不解袖中承接墮地紛紛可惜幸他女伴醉顏醺未留神

錦堂春　泥酒

沒有風騷似你半些酒福全無香檀橫小堪容睡試飲看何如　不道將他害了人言真箇非誣醉顏霞映荊山玉風柳欲花扶

一斛珠　題容

說來發笑將人硬作丹青稿又還借作詩詞料大雪漫天逐隊來題照　記得紛紛蜂蝶鬧詠花麗句矜才調簪花妙格工真草不語低頭有箇人年少

醉花陰　贈畫

無暇丹青價字債欲緩愁郎怪舊稿檢蘭花心點唇脂葉翠分眉黛　歌舞催行真不耐傳語教稍待便面替穿成一笑推人今日心應快

賀聖朝　卜彩

郎君喜事科名好倩六雉先報不知賤妾甚因由郎一時同兆　通靈五木向人弄巧狠有些頭腦細心試為一猜詳看作何分曉

行香子　自題秋紈便面珠娘小照

說夢癡人

梅柳精神蘭蕙心情虎癡兒繪出分明雲鬟倩舊態不現全身是月中仙鏡中影夢中

魂　莫喚卿卿合號真真仗丹青筆墨通靈彩雲何在懷袖于今願扇同題條同密畫同親

秋蓮香　淚

紅似珊瑚粒粒不比珊瑚買得羅衫焚郎尋常物只有鮫珠堪惜　樓臺人影無由滅有痕迹寸心問到成灰日除是還他一滴

浣溪紗

說夢癡人

不繫游驄只繫情譬如虎頸繫金鈴解鈐須是繫鈐人　翡翠屏遠私有約芙蓉枕上夢無靈滿腔愁思不分明

釵頭鳳　閨怨

說夢癡人

三冬杪三山好今番去是無疑了芭蕉大梅花嫁雁奴無信嬰哥代罵說說說　青鸞小青娥老曉粧羞把青螺掃從前話提來怕思他則甚丟人得下罷罷罷

水龍吟

嗆庵

為何隔院簫聲冷清清者般悲切滿堦月色一窗梅韻共人淒絕酒力醒鬆寒燈閃灼半明不滅這多愁司馬閒情杜牧那堪又兼離別　莫道柔腸易怯我從來剛腸

似鐵頻分均樂摩閒蓮子。打成雙結。尋夢論心移燈對影。將書代舌怕裁縫。暮鼓風風雨雨又催時節。

聲聲漫　得桂娘寄髮　　唫庵

寸心髮亂別思絲縈。剛刀縱割難斷紙上盟心。何用綠雲璀燦。分來鬢翠千縷。欲把人牢牢羈絆。君看取最傷心。似這飄蓬飛散。往日粧臺認慣。空連流怎把雙卿頻喚。情緒纏綿。可記舊時枕畔。知他久屏膏沐濕淋漓。料非香汗。細檢點。是穿成珠淚一串。

綺雛香　　唫庵

酒霧橫生。衣香暗起。彩燭煇煌如畫。面掩琵琶。底事不開眉皺。是況淪忽到青梅。是離別怕拈紅豆。數天涯一樣飄零。偏相逢落拓時候。難禁神交魂授。無限相思總是今宵。成就多病多愁。拚了為他消受。最癡愚。精衛當年。填滄海。不填情竇早殷勤。嫩蕊嬌花護風前雨後。

卜算子　揚州　　藝蘭生

極力才拋郤。舊地還思着。數盡長更倦不眠。生悔從前錯。解識無情樂。已被閒情縛。

杜牧歎人太好名。自號畏青樓薄倖。

一剪梅　　周生

春風一夢少年場。二十雲陽。三十維揚。十年花月主平章。愁煞珠娘。怨煞周郎。前身蝴蝶後身棠。離了花房。斷了人腸。溫柔鄉是白雲鄉。有限清狂。無限迷茫。

采桑子　　周生

蘭心只在腔兒裏。水遠山長。都有商量。不信閒情天主張。　搗融紅豆調清淚。捏做鴛鴦。偏要成雙。看可相思哭斷腸。

菩薩蠻　送別　　周生

無情水欲流人去。有情風欲留人住。拚到晚潮平。風兒也變心。　兜中分兩下。活活成離卦。自分想徒勞。如何能便拋。

駢體

近詞簡江皋張五　　江東俊少

蓋聞尋花問柳。乃名教之罪人。剪翠裁紅。亦詞壇之惡習。然而滿庭風雨。作客無聊。三月烟花。有情未免。緑楊城古。繁華本甲江南。紅豆詞新。歌曲翻申砚北。近已十三樓上。每圍扇於家家。尚期廿四橋頭。譜簫聲於處處。病相如不勝愁矣。老杜牧尚好遊乎。爰寄倩音。用陳別況。虫雕小技。自知齷齪。如人。慈許大文。猶冀瓊瑤報我。事原屬吳須。有君請作如是觀。

自跋題葱君小像後　　熊耳山人

黃鶴霜來。愁多楚客。青樓醉倒。情寄吳娘。相思譜十二時辰。佳話遍三千世界。僕本恨人。君真情種。瑤篇既和巴詞。玉貌重題里句。借卿貫耳之芳名。寫我藏頭之錦字。從此桃花門裏。無須暮暮朝朝。粉黛叢中。不數鶯鶯燕燕。聊述無言。用題玉照。

自跋雲仙畫册詩後　　周生

花花界閱。未免有情。草草書成。居然無賴。人方腹思集狐裘。則尾慚續狗。東丁韻起。驪古調之鏗鏘。西子災生。受巴詞之唐突。聊助噴飯。敢言報瓊。

題唫庵記艷詩　　周生

天生尤物。人號多愁。身本吳國嬌娃。嫁作盧家少婦。貞介礪羊脂之潔。小字玉林。翁父開崔角之端。共爭錢樹。從此文姬遠去。嫂夢難圓。縱令武帝重逢。蛾眉莫贖。然而蓬飄萍散。會合有期。絮果蘭因。遭逢不偶。青樓再訪。驚乍見而猶疑。碧樹雙棲。誓初心而未改。紅兒有難比之情。元相譜相思之曲。一生憧憬。願人人非識字神仙。三月護持。乞歲歲無妬花風雨。

雜作　　蔥君

寄鴉臣書

前月下浣。並本月中旬。送奉翰諭。知已相遠。尊之眷眷於賤。猶賤之眷眷於尊也。賈椁榮歸。自多暢適。但長波千里。不免風霜。所極難忘者。閣下素有肝症。客裏寒溫。務祈保重。自別迄今。將及二月。夢寐縈念。時時驚心。惟計閣下吉人。一路福星。定當潛護。想自身如藥樹耳。承注賤恙。業已托庇就常。月中六日。有行簡一函。諒邀青盼。今由鴻便。特訴鄙懷。前札云云。足徵錯愛。愚之蒸忱。敢日可誓。記祖席之夜。君已中酒。通時既大醉。傷人越日。又長途勞瘁。方君殷勤囑別。愚猶慮隔君。舊症致損玉體。知有心人。當相喻無言也。責我之言。應是別懷。顛倒滿腹。牢騷。托此自洩。不然。愚將謂君非知我者矣。不令余抱憾無窮乎。凡所關切。皆愚嘗昔心事。惟君知之。亦惟君能言之。計愚信到日。君已旋里。遥憶家室團圞。與賢夫人杯酒相酬。君歌歸去來諸令家歡猶復能令憑之風波惡否。愚容寫揚州蕭條旅況。君一日不至。愚一日無人可

與言心獨坐無聊誰識此意前約明歲三月當至在君自等之轉瞬在愚已一日三秋倘憶遠人早降為幸知烟酒近已稟戒烟固耗人精神酒亦亂人情性此君之慧劍斬截大丈夫作事不當如是耶愚所自犯亦久見及既叨棒喝敢不回頭舟葆翁閣下至感如或相晤並祈代候區區之私不能盡達然而苦語懷詞徒擾人意不得供詩酒娛君復寄愁心使增憔悴愚心安否新春納嘉自當閤賀所囑月寄魚書既恐漏春難免雪泥留迹兩心相印何事浮文如有要言容遣大婢諸多珍重即候文安不宣

寄桂娘書　瘦生

壬子季冬挹別後叠奉琅函情致纏綿令人心碎歸家數月魂夢顛倒若有所失此中況味卿知之卿亦當親嘗之矣癸丑二月賈棹至邗準擬一覩玉範永踐山盟不意連江烟鎖鴛夢頻驚滿徑雲封鴻音頓杳緘後賊氛愈熾芳蹤難尋惟有臨風長歎恨蕊窗押衙葦今無其人矣今歲四月間聞翠玉小襲姊妹皆在仙女鎮及僕渡江來訪又聞卿在裹河遍覓裹河諸友把袂相詢余蓬飄仍舊萍合無由問柳尋花全無消息忽於六月中晤海陵芝生葛君始得聞其大概知卿已回里家屬園聚欣

甚慰甚但章臺之柳猶自舒青洛浦之珠依然鞠彩回憶雨窗無事閒撥琵琶低唱玉堂香一曲聲淚俱併殷殷以鍾情忘勢相期許軟語偎腮聲猶在耳淚痕盈袖僕豈忘心況僕以義氣相尚僕之不輕許人者即僕之不重負人也無如突遭兵燹家業蕩如所僅存者近市之宅負郭之田耳前言難續後會何期興念及此肝腸寸裂值此擾亂之時似卿的質宜早善思急當別垂青眼另結同心若他日渡江過訪知卿名花有主調護得人僕當拊膺一笑酹酒於地遥賀我愛卿之得所矣萬勿以僕一介書愚致摧鬮抱使僕為天下第一負心人也然而得人難知人更難紈褲中絕少佳子弟風塵中或有真豪傑卿本慧心人何用多囑前在揚為卿覓小照未果至今懸懸玉容空勞遠想如蒙憐此愚情務祈購求名手傳寫芳姿俾僕懸之座右當酒不澆愁詩難寫恨之時對之瑤琴再鼓寶鼎重燃藉畫中之愛寵慰夢寐之相思書至此尚何言哉唫庵手啟

揚州夢卷二終

揚州夢卷三

清　焦東周　生著

夢中事

長夢短夢夢無二理大事小事事皆一體夢詩事清夢花事新夢神仙事趣夢美人事嬌集夢中事

揚州為斗牛分野人物文秀上應天星地支在丑丑亦屬牛其卧看牽牛之地乎我從隔江來不妨擬渡河會天女也

月夜泛湖天上十分水底十分當作二十分豈止二分

大雪初止小窗多明小痴邀同紫皇嘯仙瘦芝素亭魯卿坐木石園前軒為蕙君題照畴余將南旋不可以待隨手取瘦芝佩筆醮陳墨寫仿靈飛小楷正副兩册計詩十首跋二則共千餘言名士美人環列左右看余作書嘖嘖稱道私心樂甚不知筆之縱也天頗寒冷為肉屏風所禦無事呵凍但覺虛室生白烟閣不流而已

端午中秋普世作節擬約同人約風流小社除正臘兩月月一舉行二月花朝護花三月上巳臨流修禊四月八日借彌勒生日為古今詩佛浴腸六月八日慶荷花生

七月七夕乞巧九月九登高十月朔園爐十一月望看月當頭詩奚從人語默隨意以清般助酒以時果解渴譚毋虐惟趣今毋嚴惟新公舉一解事美人掌社號為長春花主

良辰美景春秋為佳冬亦不忽獨夏稱酷暑耳揚州不然三庚無事泊舟湖陰綠楊如蓋微風作扇幾忘身在炎熱場溽暑歸來深巷門前家家坐出浴揚妃短衫雜褲長帶委地頭上花枝作蝴蝶舞香射十餘步真令人醉

二月二日家家作土地會其極盛者鰲山綵樹比於元宵年景至此始舉

六月十九為香海誕日自月望後湖上燈光竟夜如晝城中士女多濃粧麗服來舟朝觀音山游冶子弟亦於此時評花選柳水月交輝芰荷一色是不夜城是衆香國是光明天是清涼界

諺云肥冬瘦年至日綠服偉冠各相慶賀內家粧束亦愈加齊整

丙午火劫前後燒成丙午二字有一家當衝適免云此宅經劉青田先生居中所售契紙有名尚存又一染坊有過客使門外畜一甕水亦免

蜀岡通蜀諸名士唱和中疑有錯校書小金山仿金鰲積成須有蘇子瞻其人挾琴

操於此地譚禪無事佛印梅花領雖浮別境但有淡薄女子人人皆趙師雄康山為對山先生舊址非風流有志節狀元不許坐席上彈琵琶地以人傳人亦當與地相稱

春風十里揚州路指湖上地自東園至平山一水中分兩岸樓臺密無隙地其無可造作處皆建亞字花墻內種竹樹舟上遠觀疑有佳境今東園平山外止存桃花巷雲山閣小金山等處其餘皆成荒土辛夏嘗與畫眉張敞前度劉郎打槳亂荷中上下古今憑弔興廢是日酷暑遊船頗少狂談無禁清味有餘但少麗人為點茶篝代理煩政

東園有飛道左右紅欄曲折數百步掩映花樹倘有卞玉京一輩人道裝簫管飄忽其間則步虛聲應勝吳宮響屧

問樵子題史公祠聯云生有自來文信國死而後已武鄉侯十四字實包忠正一生守祠者並非史氏家丁中有一家村粧野服流麗端莊私室即在中庭西首謁史公像必見其人或疑其褻然中山宅外湖號莫愁武穆墳前蓼隣蘇小從來英雄兒女不妨參伍錯見但嫌太逼耳是在職事者有以處之

桃花巷前有石刻但公紀事圖畫筆工細惜為游人瓦礫所傷巷亦但公重修門前種桃樹蹊徑幽秀宜呼小桃源不必泥六如也六如私章曰龍虎榜中名第一綺羅叢裏醉千場今未知尚有其人否

曲中湯湖多有至觀音山拈香者楊枝灑遍花落沿堤能不抱憾大士淨瓶尚喜善才在旁足下蓮花入污不染可以棒喝

梗子街窨陌一窟入如城圍極處有竹林寺石額門磚砌不能前恐驚衆填之疑此處是古人陵寢隧道

無論等差豐家皆有公館牌或朱紅長條親朋苟有牽涉捷報貼門前簪十朵百習俗移人至我輩亦貼經蒙住附並舉業書屋窶子

清堂懸招子烏牌金字魏然門前老戶無牌閭於門桔上榜掛某某堂字樣實歌樂鑼鼓雖未入籍僱如官妓晚留燈不待寢留燈者對燈吸洋烟清談終夜倦則和衣小卧家僮私婢不離於前此為上乘然亦有俯香竊玉者私門頗似良家閭於門桔上貼朱窶寫某宅或於聯語首尾字暗藏春色以為記印交無多人合意者許留宿渾者則公然留宿矣貴官上客皆游清堂欲求獨樂即私門覓豔甚且擡豔別居置為外室渾者償廉惟遊商下吏取之

清渾私居皆有倚恃上者土宮豪貴顯幕劣衿其次則署前吏役其次則市井無賴上者止圖白相下者兼取陋規三等之中以吏役為最亦惟吏役居多

劉差官子最色豔麗人號為花孩兒膏為人所擁來四十餘人問索借劉手脫兩金釧與之衆請益勢將用武劉手托宴客索已破扉排衆入歷兩重門出外矣大喝曰勇者可與較若含此爭雀鼠亦所不避衆中來長老求恕明日懸紅請罪乃已

吳派最文靜南省人亦自大方淮鹽常北氣土著俊俏自鹽埠諸場垣來者雖高下不一大抵風流衣鉢習為自然忠誠醜態在所不免

熊家有一姊妹已從江都公子初嫁情誼甚篤象梳共卧四十餘日飲食在牀便溺不起外事委僕內事嚼嬾有所需喚隨身小鬟謂生同室死同穴矣時江都公坐誤繫獄久之久之公子始舍姬往視姬用不給復投熊家攜一子云公子生蓋已三歲貌顏清秀酷似其父

又一姬小名似是銀兒亦寓熊家舉止挑達嗜以言語忤客輒致遣事古有銀娘膩娘並稱此非銀娘直膩娘耳與前姬均可立傳偶忘之首卷已成補記於此謂為幸

否謂為不幸亦否而不幸於人者幸矣而二姬究幸而非不幸也

錄噏巷寄祖書始憶翠玉小鬟居水窓顏有名二人吾曾見其一未知果誰著紅裳貌豐豔其品格居鮓珠貴珠閒在同門當推甲乙

壬癸下濕興情殭子夢梅生偶過雙慶堂來一雛姬年與綠雲等貌稍亞之其言語狡獪舉止輕捷亦頗神似情殭子夢梅生皆未及見綠雲尚可於此姬彷彿之蕙娘假母張媼依熊氏即寓宅後嗜伴蕙娘宿防閑如此偶早往過張媼驟呼曰愛愛醒突起避去蓋皆和衣卧也又禁蕙娘食洋烟法甚嚴蕙娘每舉以為德

過蕙娘舊城居見其生父貌甚村野一鹽蛤蜊耳不知何以有此掌珠

余辭蕙娘有紀事詩云囑語翻空新燕兒去年有約認紅絲主人不管東風事高下隨君好自飛忘矣檢日記得之

芋兒之母年四十餘矣摘濃粧與兩女爭豔回眸一笑顧有顏庾白髮來看老大青蛾

小痴投書約為異姓兄弟蕙君欲與焉商之余余不可蕙君頗然余言前蕙君嘗進皆一太守從學畫稱門生如仕路往來簡帖余親見之故有此意

沈芳生言有一友寵一姬夫婦無其好也友死姬不能赴喪時知芳生執綍託將盟物投諸穴血淚交并晚芳生反命姬哭不止芳生亦念友相與對哭姬見芳生不忘舊重其情遂自此訂交

客初至閽人報客到合院聾芳遮來接見詢姓名同姓者不敢比於同姓但對言姓某坐久亦更遮陪倩去必辭來必言失陪送客及閨門而止不出於相

有文者來接風去祖餞席上詞曲皆有關合不徒有聲無情

姬到人家入內行禮亦進曲稱壽內主人亦有賞賜於僕婢同輩視索茶喚水輒可恃嬌使主人若主人別令僕婢至必起身稱得罪得賞賜亦分餘以報之

歌童並侍位在諸姬下執役事不以年齒論稱妓為姐

概稱妓為相公妓稱客以爺若老爺若少爺若師老爺隨者亦云二爺久則乍見外相呼如朋友交深後有對視而笑絕不稱謂者乎單稱姊妹長輩稱娘娘

紫星丈人是馬鳴宗主行五自號黃祖湖西青楊巷內主人能耳山人別字瘦芝銅市小痴別號小顛自號西陵散人雁門氏寓邦江院署桃花泉東齋徐君別字嘯仙情殭子少軒別字也談馬容素亭黃花女佳壻自號笤箬館主夢梅子即一情生別

字唫菴填詞自號瘦生簽生行二號魯鄉矣翁乃金錢聘婦蝙蝠神仙沈芳生懺谷私名余舊著花史號藝蘭生省字為蘭生辛壬年尚從蘭恬贈予稱江東俠少棄芳別字見本傳

芳譽以紅水汪水寨為最二水之中一則以懷珠而川媚一則以掘玉而流芳牡丹自是花王彼媚者乃馬蘭小草特以南人品味不同浪得國香名目耳陳氏高人及諸麗亦次第見稱於時

年齒紫星居長笑翁嘯仙瘦芝次之余與唫菴小痴同庚居末情殭子素亭稍長我魯鄉蓋又次之

冬日雲仙詭稱生日邀宴其實非也告余生癸巳首夏六日卯刻他日私窺其命章屬寅借他語詰之對曰當日阿母鬻我時止七歲見身材智慧可冒求多得三貫錢故詐稱十歲耳語似不妄

人謂君相可造命余謂自己即可造命畢生婦志不為妾明珠欲作官人妻幾疑力可回天若綵雲者乃可言命耳否則綵雲之命而必欲學蘭娟命亦何權

雲仙有痛經之症天癸初至即煎桃花不有深紅色葉大難言子滿校恐非宜男之

品

初晤蕙君余適病瘧而同遊顧索故索詩有苦我憂情因病懶有人俠骨為卿柔句至今思之余於人不露傲骨而於美人又未嘗露柔骨也顧嘗為所憐是真不解自鹽務改票裁汰冗費城內外為倡者約添三千餘家此輩受祖父餘蔭有一名曰日得例規輒酣歌豔舞嬌女亦逸樂嬉笑惟知粧飾驕惰既久一旦失據衣食無著又不能事事且習苦未慣無可如何與妻子計議惟此事較便遂忍心為之噫此無功而食者之下場也當時幸其得於此見其失矣可懼哉可哀哉

余詩曰命薄妨朋友但交俱困窮實境也情殭子見而詫曰年少人何出語頹唐如此余亦自疑其激唫菴曰勿信彼言蓋同余激者

沈芳生余虞美人詞所謂調笑狂朋也年十三四即膏迷福壽鄉戀溫柔為煙花湯子亦有才能哇手黃白供其揮霍如是者二十年家中落以為聲色誤之也衰足不入桃花門平日短章進淡芭蕉慣羞自持湘竹筒遂亦屏絕番土無論矣余服其勇於自改近雖嘗同游過蕙君席中有妓心中無妓是真能遠紹宗風者

微含醋意憐其有態且謂情真乃能如此不知家有獅子吼佛須菩提於意云何

瘦生自謂身如遊絲到處牽惹余譜少年詞云云瘦生謂知音者芳心許同環肥燕瘦各極其致而究以肥不堆肉瘦不露骨為宜就目所見者論當以駐綠別業疑似牡丹者為最誠如陳思所謂穠纖得中修短合度也次則綠雲次則愛娘翠玉雙慶堂雛姬蕙君芋兒熊青莊珠婧姊小姑璽珠次則文蘭玉林蘭娟其餘不記憶惟熊青有一假女長似綠雲唱濶口甚不怯力面方濶粗眉大眼麝粉白膩登場扮曹孟德不須改粧如此者允為下下

俗多假髻以馬鬣為之上堆絲雜盤成花綰黑色狀如龜殼旁有洞罩髻上似冠以簪橫插之取其便易髮多者不然亦有添假髮者髻式或吳或鎮或南省或名同而實異私門則多效良家樣良家愛諸姬新式亦轉效之吳名蘇法種類不一鎮名元寶非鎮人不相沿習而俱髻鬟低垂南省則髻薄如紙以金托橫承翼張向前如前代典史紗翅望之似巨家中堂粉白者墻面雙鬢則八字屏風也然非從南省來者亦不如此

個中人全在秋波枕關心事美目盼也消魂處回眸笑也書生福垂青睞也兒女態流淚眼也傳神阿堵是畫家第一妙諦是美人第一圓光

與雲仙交游兩載乃肯池無一狎情無一妮語辛丑嘉平五日夢於繡閣時三鼓醒燃油餽人一擲墮地將俯拾見積案數十恐人疑我竊案乃小坐戲探手於懷醒作詞曰大婦來蓮葉小婦來雞頭風來蓮葉開小婦心夷猶小婦來雞頭大婦來池藕兩過藕絲結小婦空雙手復偶縱逐僅得一親玉頰一撫香胸蓮藕亂感離舊緣

雞鳴

笠翁隨園諸力敵裹足之弊余然其說而不能脫俗雙翹也芋兒母子鞭稍大便觸目不文步月珊珊凌風裊裊原不係此而窗娘亦復嫩娜婷婷人不可以一體概全體而柳眉杏目花顏雪肉加以纖纖菱足不愈美乎獨階白露幽徑蒼苔雁是幾生修到何況生人

壬子午節後一日夢慈娘別嫁臨去留連且自明心跡余以舊贈麥香親者自親疎者自疎雖有善人不如忠夫一詞慰之兩俱嗚咽六月初十又夢偕內子阿妹過慈娘見其容顏憔悴手抱嬰兒其地如在寓旁四面樓離中無屋宇上一古墓稍近連一露臺似鄉間初演劇者身旁竹籠問似絡紗者否答以織布內子亦抱兒一弄此夢合前夢甚奇

當夢二句云淚是目旁水愁為心上秋又夢吟某女史詩云愁被獨深惟有哭問來無語只低頭詩語悽惋識及玉鉤離魂矣

丙辰四月十三夢一園亭綠陰臺下臨池余侍太孺人坐西廡笙歌既止乃演戲術臺上坐一水晶毬舊呢褂人如能幹事村夫子相操湖海語渾身搖擺忽擲一寶物飛庭中衆方詫異池旁人接之其同類也擲寶人曰無人接物亦無損屋上有繩牽過池忽躍身援繩空中行示身飛寶能隨寶奪還雖一女子飛一趟無人接矣女子飛身隨越至毬過余旁余接之視女子蓋慈君也侍太孺人少刻引余入密室堅伸前約言已事尚未安貼且謂事未成則憐香竊玉事既成則地久天長意態篤厚余重其義加愛其勇當不知離別幾許耳抱頭對泣而醒

行欲其端也立欲其穩也坐欲其正也臥欲其安也而於安穩端坐中自然有致無所取諸取諸逸也端而逸則翩翩然綠雲流動穩而逸則亭亭然玉山聳動正而逸則雍雍然書風樓敞安而逸則栩栩然胡蝶化動態生自天非人所及

同游會聚多喜闔葉余不解此樂惟端默靜坐而已廳事旁有別室重簾護窗明窗引月小几短榻為偶偃偃息之所慈君嘗侍我於此芳生無事亦來其間余故批訥不喜酬世語夜深漏永容闔正寢慈君小憩臥榻余旁坐暖茗相對無言慈君昏指領招曰久坐困人此一席地大好將息因隔燈清話詢我家常芳生見之依吟有雖隔巫山已並頭之句若以為坑枕多事烟盤無賴然

慈君亦嘗關箸見余獨臥別室招之未至乘其坐醒來泥同坐代觀局陣解事奴為易長機貼身婢擲目含笑酒話嘲謔人以為言

仗酒使氣固然風景為花折腰亦恣作劇違侮之適在乎不激不隨

語輕則清吳語清滑揚語清雋皆從舌尖上流轉也上語云怎乎怎請如繁市中小兒處處皆是諸姬時有之而不甚習聞又云茅加意指刁滑加從崔陰平聲不知當作何字疑材槎轉誤而語意又不盡然二字音尖出之嚶舌愈極妍媚由南省至者然曰着着請如照語猶涉躁不然曰毋其聲在喉鼻平上之間緩而柔甚有態致八屬江甘外儀語為佳其不堪者秦州最甚

言者心之聲必窺於無心乃見真心信者言之實必感以不言乃至忘言吾書以無心之言不言之信為觀人法

馬融談經弟子在前諸姬在後余無其學私心豔之辛冬寫五色屏小幀東廳對社無他人諸生請業有掀簾反身避去者有進而更端從容告退者黃竹節若碧玉綠柔無心者何之不可但至指難期康成犢犢猶不失為松柏

莊問樵太史守中詩書畫曲一時四絕歙館後周流名勝所得餽遺隨手輒盡當假人百金南下有伶人追送即賞之得名姬盈物數萬轉以與他姬鬻孟簡會四劇膾炙人口晚寓揚州教羣芳歌舞手持檀板儼一嚴師不甚近女色夜卧桌上鬃亂倒垂炯若二三五十無子詩書皆有逸致而畫蘭尤勝花葉翩翻素心本色是能化百鍊鋼為繞指柔者

廣陵詩社倡之嚴君慕愚徵余和時同人稱許樹庭作為第一後題雲仙小照熊耳山人亦賞其楊柳樓臺成小別桃花門巷悔輕離一韻而謂余明知無益句為然風景乃雲仙不甚記他人詩嘗向余問曰面似芙蓉心似鐵愛蓮人愛並頭枝此何指也蓋粧餘歌暇愁即吟之

紫星丈人以學良愛弟為司馬上客數出司馬問之以會詩對索稿諸香奩作不可出出余贈遺詩司馬不喜以為寫作俱可余是以有時藝之贈時學臣修文晉慕紫

星聞前事為索文轉寄余以踈懶卒恨未能
唫卷愛余小詞余嫌於纖余亦愛唫卷長詞長詞難字字錬故多襯句唫卷不然蓋
惟刻意求工是以剔膚見骨近索余錬瘦生填詞章下字不誣
初擬譜揚州夢為曲緣事煩瑣改為雜錄後閱近代曲竟有揚州夢一種
人有呼憨娘弟者欲其答以兄也憨娘詫曰誰與君拜盟者報之速如此
海陽太守贈燮珠一聯云情難割捨無如愛心好通靈有似珠筆法宗聖教席挺秀
異常能畫蘭知愛珠舊曾學此頗傳以法行師生禮來往簡帖皆從之
余為雲仙作五色屏樹亭見之笑周八亦多情種子既張掛西江南皮諸名士聞之
有特過考驗者有借此訪雲仙者譬花降格生愧為美人作媒
雲仙檄蘭筆力清硬一花止三數葉惜墨如金書許我以畫易書驟別不能把筆檢
奩內舊臨便面泥擇一為插之餘稿悉毀棄便面固不美然美人貽也蘭優喜為補
靈飛小楷書
瘦華女史詠菊詩云終日窗前繡女紅語光原不管匆匆小鬟報到秋消息菊已籬

邊殘幾叢叢叢佳色報重陽一院秋容菊倍芳預把粧臺勤拂拭好將幾碗插花黃
黃昏新月一鉤斜映籬前數朵花猶恐阿儂看不足又描瘦影上窗紗紗籠曉露
篆烟消零雨窗前莫夕朝悄立無人三徑冷惜花心性總難銷魂最是雨餘晴嫩
蕊芳芳色更滋誰道此花真傲骨一般也有媚人姿姿容瀟灑帶柔妍兩兩風風又
一年小妹不知憐惜意亂將花片插珠鈿鈿車小徑幾徘徊折得寒英緩緩回插向
閒窗思覓句樓頭霜雁一聲催催花風雨幾番寒老圃秋光錦繡團添得多情天半
月引人常倚玉欄看看到秋光更勝春芭蕉翠豔菊精神瘦枝恐被風吹折粧罷閒
堦理一巡巡簷風冷下簾櫳移置黃花繡閣中相對花容剩花影篝燈忘記漏聲終
時年十四小楷秀逸大士誕日得其稿題減字木蘭花詞云人同花瘦雙管全神都
寫就願鑄黃金香海年年共乞靈樓臺咫尺詩草鄭箋傳不得恨我青年年老夜無
瓜李嫌
通河大賈內書記多春風為之兒女輩貪奉金無不習書算者士著小袪亦有女師
教讀否亦從男師多識字有機會即責為官官大家妾亦能借索多金惟曲中不甚
習尚此
良家女遊富貴門諸院君夫人雅善清曲不能酬應終覺赧顏故從小父兄即延師
教之口傳手授恬不知怪以是為有用資且以為大家派
二十四橋明月夜五人何處教吹簫此古揚州也今則尚雌雄笛矣惟月仙於琵琶
之暇買門前青錦簾習之張階春寒撚之迎客聽其聲風風噌噌尚惜非九節佳品
大廈千間方柱斲楠迴廊一彎卷逢拗檻此可以聚名士結詩壇者也若夫素友論
心紅粧對影止宜矮屋半椽曲欄數折糊碧紗為窗屑蠣粉塗壁中置榻一几一琴
一硯一隨意焚香無心啜茗鵝黃解事鸚母忘言乃為自在洞天
神仙好樓居謂其隔斷紅塵也水中樓更飄然絕俗矣近湖左右錦屏六六畫檻重
重簾幕低垂伊人宛在每當桃花雨過楊柳風來雞豚生春鯉鮒出水洛神一賦何
必定擬甄妃
訪雅姐粧臺初登樓暗如幽壑甚覺悶人比上曲折數武小軒清佳心境一暢再推
窗出有空臺兩帙護以石几略似飛來其下圍牆露井雖濁不半畝而曠若無天迴
若無地坐此度曲最宜夏夜風清秋空月好
深巷障日迴廊敞雨扇蓋為多事矣買花輒致如空谷鳴琴其聲清響靡遲行如幽

徑落花其聲嫋
人字欄亞字牆丁字簾中字窗風字磁心字香山字架里字鏝合配個八字蛾眉之
字柔腸他日嘗取此條匣末四字使友人讓衆續之驟應曰別字周郎蓋以余號別
字秀才也
豪客尋春馬嘶芳草美人行雨車過青紫古未有筍輿也爾乃以琅玕為胎以檳榔
為輪護牖有窗伏手有板頂有鈕有押角有綏有結玻璃四面內張湖綢倘日者舖
背日者卷簾幕兩層上繫海藤有風則收無風則掣漆髹朱杵素衣綠裡粗裙細管
硬閣軟椅左懸片袋右掛烟囊健足必四後尾則雙偶至鬧市聞高低呼叱之聲蓋
無論男女莫不堂堂乎張
官輿頂略如亭雨雪必罩油衣行與名一片瓦者頂似瓦壟覆編竹為之加以灰漆
陰晴均便其門帷冀張外加兩截簾窗分晴涼座有披襜亦如官輿若吾鄉二足頭
短衣市轎街頭小兒見之輒笑大遠即指為鎮江人
遊湖宜於夏秋船多無窗扇名涼棚左右張綠幕竹擎遠支蒜押低壓四面圍雕欄
出入處中闢最上一欄橫有几直有案旁各小杌三四條案二短腿架筋上轉之即

合為一。加圈面。又可圍聚尾有余處行以藥甚平穩。且速間亦有小玻璃快平山畫舫。皆稱最盛。今頗不逮虎邱。

江船即滿江紅乘風破浪橫截俯行。正如關西大將所向莫當。疑不以雅飭於長者。乃入其中。明窗淨几。佳翫文房。苟無戚心。如坐空谷幽齋。覺松濤鳴泉。近在耳畔。何必卧聽簫管。

河船名類不一。李斗畫舫錄載之甚詳。坐船則壯丹頭。滴鞋頭。器具供給。均極精致。微嫌平壑不利行江。行船有號八把槳者。速如飛鳥。常划三槳。亦甚輕捷。有一二家船婦修潔雅善烹調。午飯四簋。並工價日不過千錢。赴儀來鎮者多僱之。

裘則虎爪獺裘。以草上霜翰林貂作裘。倭刀亦重。粉狼含利獵次之。灰背狐仁紫黑。舊列貴品。近來裘價增越。額目盡是。有一孝廉見此輩輒手裂之。分與街頭乞兒。市中酒保。名分之正。端賴茲人。今已擬魏科掌史席矣。

襯衣取貼體尚軟。罩衣取稜角尚硬。罩夾袍亦尚硬。軟則湖洋綢之屬。硬則宮緞線綢之屬。外洋者則大呢羽毛之屬。真羽毛頗粗。較細者價數倍。著尚越難。禪亦為之。酷暑尚紗。葛紗有實體漏體。漏體者最輕涼。葛佳者較紗尤貴重。

婦人一衣四襖。寬邊加芙蓉帶。牙真金雜陪色。每三四倍正價。又復時時翻新花樣。一古逸真高閣。可謂慕殄然。較之繡綠為裳。或西廂。或紅樓全部。一衣費值數十金。百金者尤為有間。

藍綠為經。五色綠為緯。名曰絢色。絢讀如顯。正視較玉色略深。日光之下。則或紅或綠。如虹影。如月暈。如鳳羽鸞翎。四月賽會。婦人或衣之。男子尚無製衣作罩機褂者。五色以天青為上。便帽綴以大紅為上。若藏青若玉色綾。則僕輩亦有之。

清歌一曲。獲賞無算。衣錦卧繡。不知是何名目。又不知覺借月兒見我湖縐褂。謂是川綢褲。其樸實花帳甚工細。與我對談。以之雪涕。來從袋中出芙蓉帕。積半樓世上真有其人。

承平日久。懲貪維難。聞海疆有事。輒報効得花翎榮極矣。一軍功夫人。出赴宴。髻上戴二寸小翡翠翎管。咸豐錢之。久恐釀為風氣。

日日膏粱。食疏粟反覺有味。夜深酒闌。辭行上轎。恐差官查夜。卸珠翠。穿舊紫布褂。作民家省親歸來狀。來扒耳猴。支衣角四拙。俊步回顧。別有一種風趣。

黃公成鞍敝不走樣。價倍常廄夫人知之矣。戴春林薛天錫香料。亦海內馳名。近有

蘇廣顧繡鋪。夾賣鳳雁婦人鞵。灌香紗兜肚。花樣不一。妖豔異常。

驟晴不及換釘鞵。街上輕薄兒輒揶揄曰。好大雨。惟水旱靴油底無釘。晴雨咸宜。天陰人多著之。

余衣喜杭羅。喜素湖縐。喜杭綢。喜椒體薄院。喜呢。堅冬衣不可呢。傷皮套馬褂。喜色喜玉色。二藍耐媽。喜套襪便洗。蹬喜軍機褂便事。便加套。喜鋪底天官廳。養足且著力處不易壞。文衷以質拙性然也。手帕多間色鎖線。狗牙丁邊。類婦人者。余喜元色。雲仙忽亦易元色帕來。謂其無心。席中奪余手帕去。交互握兩手。使自取之。余解其意。故錯認。雲仙曰。着矣。人不辨也。其後感深知己。痛苦傷心。輒以此帕拭之。壬子十月十六記事詩曰。等中魂已斷。醒後淚真流。謂余不信。帕不可其。

柳敬亭滑稽辯給。排難解紛。不當以俳客目之。衍其傳者。或正傳。或演語。中故發一難。為無解理。忽作轉身。非非入想。令悟者。謂先有轉筆。然後用開筆。偶作笑語。率於題前千回折。到穴一點。不覺噴飯。均足開初學靈機。街上有一好手。豐頤濶面。衣元色緞褂。顧似康翁。午後高坐茶社。說平詞一二折。得錢數千。然豪家不甚呼之。延賓聚戲。重彈詞撫黃家。覺其文也。至婦女消夏。則喜聽女琵琶。唱佳人才子傳奇。

曲中俊僕。猶謂以色事人。取其類也。豪家重之。何與主人未起。率牀前進水烟。閒以內孤行深入。豈尊卑有別。遂男女無別乎。此輩奸險恒喜人於不及知。迫人於不及應。乘其顧惜而挾制之。恃其無疑而放縱之。喜有一人見小家婦出淨溷器。窺室無人。謂其友曰。是可淫也。乘其背面。驟入裸卧牀上。婦歸見之。驚詫無人色。此人曰。汝招我來。不從。我先嗚呼矣。恨恨從之。囑勿再來。他日竟又來。婦不知何如。此人死絕嗣。又一商家主婦。偶眷行。未掌燈。僕以為婢。從後抱之。聞聲始蹌踉去。婦告主人。逐此僕。事未聲張。覩此殷鑒。內主人即端嚴。能不為婢妾危乎。倘有所取。必去其害人者。

二十年前。婦人乘輿。後猶健婢。漸漸易小童。近則窄袖蠻靴。扣上子兒。表遇險處措轡檔。到門。抱小公子出。率二十左右少年奴。舊有一宦家老才女。出門用京片。儼然貴官。何今女丈夫之多。

老爺之僕曰二爺。二爺之僕曰三爺。鎮郡僕婦曰一兒。鄉曰大子。或曰二子。揚州賤婢曰大脚三兒。均以數為等級也。張由甫告我有詠大脚三黃鶯兒起云。側蹏扁圓尖走將來。一溜烟。可謂形容盡致。近惟南省有之。而揚州絕少。大家針線媽。曲中梳

頭嫗均手足纖小早夕坐街頭茶肆見簾外走街媽賫花餽樓往來梭擲亦俱細膩修潔似小家婦嗓健步難求無怪乎隨輿者欲借丈夫寵僕也

一婢子曾侍女弟子入齋曾司茶曾撤簾俟余出入娟娟楚楚衛國牡丹中無是紫也後巨商娶為妾他日歸謁內主人乘玻璃輿前後健僕四五人坐久二小婢為掌扇舉凡昔之所以事人者今皆有以償之居停告余曰此兒性情心術甚佳宜受此福

京媽育生乳母能為內主人勤理家政人亦忠直余衣必親為洗盥能令草布者黃如蒲洋布者白如脂粗布者細軟如綢他人衣則別有洗漿媽主之

平時燕客一席費數萬錢十數萬錢席資主數人人各攜一妓或二妓妓各賞萬四千錢隨侍有嘗說書者雜頭者裝水烟者有賓滿堂燈燭來往輿金僅云酒食則燕翅江瑤柱亦不過萬錢而已語云富貴一席酒窮漢半年粮何不節之以周不足豈止濟窮漢半年

趙村和尚功名棘手兒女傷心逐至激而髡首冬日宴余阮氏家巷初至於綠窗人靜點茶即余八分書題額處也少刻轉一廳事燈光關月簾影搖風如入蓬萊貝闕

酒殘食熟請益曰無矣乃以鴨羹澆臘米大啖之狂笑而散交睫方外乃可忘形否則主謝不豐客靜太恣兩俱赧顏

辛亥冬月十九愛珠謬言生日疊次邀我明日與炎翁異風兄過之瘦芸之歡儻亦往晚宴進觴堅求一飲甫沾唇輒大吐扶我牀上寢衣坐侍意似甚不安而醉魂蕩漾栩栩仙矣由是愈信余言真背地告人自悔冒昧

海參六簋是碟酒飯翅始稱席菜中尚煠鱔魚香脆異常允推佳品但加以糖醋便似窮措大甘語媚美人酸處猶可甜處令人不耐素菜中煠麪筋亦然

任人子方過江赴梅花月課湖上館餐薯菜即用酸烹脆煠甜魚子方食之攢眉既知為時所重價且四錢乃大啖强咽格格若不能下笑曰可忍務食盡不留些子為館人所利是時隔席多人頗對之流涎

市上湯圓米屑雜小赤細膩無渣粒猶賣咬嚼張家一老僕婦但用上細米屑並非水磨肉滑二分入口即化他人不能

插酥為餅鏤豬脂拌糖鹽分包之號鴛鴦油以胡麻為衣撲鼻風來便香滿腸腴況分之擫口曾經粲花舌尖試哉午後珠兒咬數餅與我又奪我殘餅食之膏脂紅染豔生齒牙老饕饒食福矣茶何美人亦拾我吐餘

五雲館細點若餻油若椒鹽價每觔百六百九十不甚余粗人忌其膩不能下咽一枚惟糕屬尚對口味閒食之葱娘亦有怪癖臘米澆湯逼使乾如飯拌糖食余則用溫茶恐失香脆本味

早點若包若餃粗者若糕若糖甚若饅若粢攙癡館略小價半止一錢一枚頗精緻冬日茶園有青菜粢飯每枚三錢勝似生肉者惟無湯包付千用不接癆皮者切細絲拌食或煮雞絲鱠魚湯味極佳他處無此駐午坡醬油乾亦然

麪館自一錢銀至錢二錢六二錢不等每錢八折若八分則呼介麪言僕隸所食也高頭有雞皮雞翅雞砧鱔魚河鮎鮚魚金腿螃蟹各取所好客至堂管問主席二錢否一錢六否尊客在座不能從少者頗為所窘老鍊者率先關照主人麪必較佳常至者亦然常至而沐化名者則尤佳恒至卻團堂管見余笑容可掬若素識者問老爺今何早麪至少而絕佳賞青蚨百頭以為擴充矣堂管說之意若減平時遠甚不知何事得罪而又不敢求賜者余笑曰來日多與之知其誤認有事不能待此人看果如何吾郡人惜費早坐教場茶館數十錢使堂管買上好醬醋麻油至麪館下乾

拌稱言愛潔作驕貴兒如意態以掩之揚人目為鎮江派遍來此種人亦少

洋煙誤事能令性急人懈弛和平人乖張且上癮後壽不過三十年以火耗真精也有人借其力夜讀書未兩年患食雞死況作娼樂用乎然揚人食此者六七率個個聰明人誠以往來酬應煙燈對卧則心無不誘謀事甚易有時吸數口相火乃旺精神若一振無事醉眠如飲酒微酣魂蕩欲仙至遊狹斜以此為富貴本色諸姬敬客羞言不能誠實者遇美人堅請情似難却初亦留神或隔日不食謂可無事不知已上癮矣平日戒朋友明切嚴厲味幾乃自蹈之他友又來戒未幾亦然防人勸說率先言當戒止其煩瑣或告言已戒人若自鳴君子下盞誘食一口癮終身莫除余於此陶鎔十數年甘若閱歷如經親嘗初聒雲娘用此為說辭以五臟不受不得勉强半咽作欲嘔狀乃閉目微卧片刻起與對燈談笑徹若忘形蓋余之操此術也久矣嘗詢友人癮到勝死欲死聞有醫能起之恨不旦夕至矣烟實癮現在醫也能見而弗求乎故言戒者欺人也但戒亦有善方余得秘傳用烟灰過籠水姜蘇汁紅糖等分熬膏癮壹錢服一錢按頓如烟逐頓減至盡乃止貧富皆便易已效多人又一方用魚腥草二兩紅棗去皮核四十九枚紅糖二兩烟灰二錢搗融

熬。亭照穩按頓服。如前方不效。積滯完即去。至難服兩料。無不斷者。無病無苦且斷後食烟即吐。欲復吃不吐。又秘傳有方不錄。此方義同前方。而更效。無如人不深信。穩由疑生。此害不知。胡底。惟近來土行漸醜。亦多參僞。故穩大者。亦不似前。鴿面鳩形。將來愈淡愈僞。久乃自滅。是所望於造物者。

玻璃窗雖內外通明。然暗處視明處透徹。明處視暗處模糊。官齋書室。掛碧紗廚一方。如玻璃大小。日間客揭以礼。被日影所隱。內窺為難。夕則張諸燈光之下。僕奴在外。洩漏要物文書。

棟圖假山。對檻裝鏡面屏十二扇。天光雲影。幅幅畫圖。頃刻變幻。冬時雪霽。梅花盛開。但對屏風。如入孤山。如遊廋嶺。如到玻璃世界。

碧紗廚不多有。有亦具文。冬日斗室重簾。圍爐煮酒。固不需此。夏夜露庭。紅燭奴婢掌扇。坐此及覺悶人。上板下屏。雕窗四面。不免秦民投問。挨隙一入。內境潛幽。窺隱揮之亦難。

木器則鐵栗花梨。海棠紫檀。楠柏為常品矣。但諸木必海螵沾成。霉蛀膠輒易損落。年年收拾煩難。況牀櫥大件。日日所需者乎。

和合幛兩面開門。內層如外。架。清談。啜茗。紅燭。敲棋。無人知者。世途多患。可備非常。

長櫥凝重。近用短櫥。疊出門扇。本色上鐫石藍。蓼隸花草。甚為雅飭。

揚州漆器。與嘉興竹刻。蘇湖鐵畫。可稱三絕。上者厥布。用名賓。嵌成花卉禽鳥。鬱鬱蒼蒼。碧玉天竺。珊瑚佳色。描稱鬼工。所無大如屏。如櫥門。小如茶盤。如硯盒。蓋皆極工細。次羅鈿。次江西五色磁。雕刻描金。不足數矣。

簾從竹宜湘妃。真珠水晶為世罕見。久矣。冬幕亦稱簾。內室如幛。可左右掛。外室則上中下有木擔橫夾之。中控玻璃。窗有袷有皮者。甚避風雪。晴和亦可高捲。

燈以玻璃為上。琉璃次之。玻璃有方有六角。琉璃有圓有長。皆有華蓋有綫。綫有珠色。有紅有綠。素者用白用藍。別有洋燈。上下錫盤中安盞。貴以鉤索。有四面鏡。紫檀十字架。裹花板面一圓鏡。前短鐵插燭。正中亦有綫。有盞燈。無湖鐵畫有山水。有草蟲有蘭竹。生鐵打成。象形惟肖。凌空結撰。正背皆工。內必承以紗絹。多巨片。時人緣畫墨畫。必白絹古綾。間有作四種書者。玻璃琉璃。則於背面畫之。有花燈。瓷琉璃片。染五色。製成花類。不一。多有全百頭者。有珠燈方者。以木為胎。穿珠成行。草成花紋。玲瓏者。以鐵絲為胎。穿珠成寶蓋。成禽鳥式。然燃燭處。必雕檀木。嵌玻璃有紗

燈大紅縐紗糊成。有壁燈。或錫或木。或護以紗。巨燈宜廳中。梱次者宜屋。宜廊。花燈宜別室。畫燈宜廳。

明鏡燈。亦玻璃方者。但內加鏡面。作人字式。面面皆然。一面一燭。一燭三影。而鏡中有鏡。又化千百燭影。中梱四燈。照耀如晝。勝常燈萬千。

席上燭臺。長幹重底。一柄雙叉。名並蒂燭。

手爐。腳爐。用上白銅鏤山水。填石藍。或用紫銅。男子則有袖爐。甚大。中置小炭團。布裹放袖中。

真州一僧人。能以綉針於尺方扇竹柄上。淺雕人物花鳥。望如水磨摸之。滑膩向明處視之。細如牛毛。精神活現。神乎技矣。年來王生得其法。每柄止筆資五百多。季小白代為書畫作。成亦極工細。又有一人。忘其姓名。剪金字貼油單扇上。絕妙。趙孟頫又剪淺深金作畫。塗以香油。可避蟲蠹。近其徒芬伯矣。好事者拓瓊花圖為扇面。包氏亦有棟園圖。余思別舊訂六幺譜入用。石藍拓婦人細摺扇。藍扇一面金者。價十四百錢。金面宜大青綠山水。藍面宜泥金蠅頭楷。志仙書以素扇索書石青字亦佳。團扇亦擬拓舊製七巧圖為背面。正面挑絲。曾見一姬人捏絲扇用絲極細。花鳥如丹青染成。

石之用有五。一之實若珊瑚瑪瑙。翡翠硨磲。青精蜜臘。松花水晶。畢亞。洗金銅石是也。用以嵌奩飛奩冠服。製首飾。佩珠器皿。二之質若端溪。若歙。若青田。昌化。壽山。是也。用以洗研。雕圖章。筆架。三之文若大理雲母。落伽。若靈安。雨花。臺石卵。是也。用以琢屏。安椅背。並桌椅面。用以鑾烟壺小件。用以養研池。水缽中。四之勢若太湖鋒。山砂結。是也。用以堆假山。飾盆景。置書案旁。五之粗材若麻石。青皮。是也。用之架橋梁。磊牆砌階墀。地磴。栽修道路。於棟園見一圓屏。正面山重水複。不甚了了。背面青天一月。叢樹小山。儼然碌磯。秋夜也。不記題何四字。余亦得一壽山章。海日雲霞滿天。燦爛。波頭坐一漁者。白面紫衣。垂竿獨釣。於旁面損蝕處。隸書自題曰。天生畫圖有紫衣漁夫。其子如乎。可謂奇矣。然實求其用。惟粗材濟世。甚大亦惟粗材實多。

同社多名章。惟素亭有印首顛倒鶴鴛鴦二字。唫巷有連環式章。分鶴紅豆翅三字。余題曰。一情遣人通天術。小小連環跳不出。余則有連玉章。上鶴夢紅衣小兒而生。下鶴有文在手曰才人。中鈕陰文而字接生字。請有梅花章五瓣。鶴幾生修得到五字。中鶴名下平鶴子。如號成好口字。義取好口胡盧。以人謂余圓通。有比之胡盧者。

又擬改吾豈匏瓜四字以舊著花史有花史氏連環章新成此書有說夢痴人長章余素喜作古奇字嘗擬鶴別字秀才周家老八章惠姬稱姚謂必鶴王十六隨鶴以贈我後失去自鶴補之且題曰蘭生自號惠姬曰可頑石世業借傳不朽蘭恬舊贈予江東俠少章辛亥年二十九將不能用自題曰黃金散盡不封侯石上微名賴此留勞與酬人經十載恐無傳筆使千秋骨原尚在回頭感年縱能証顧影羞拋棄莫思離恨補錦囊遺共篤詩收手鶴入石又銅刀為雲仙補鶴周家侍兒小名愛愛章藏之題曰雲仙盡蘭索鶴未應丁巳補之留為鴻印

唫巷舊市得一玉牌體質白膩蓼法遒老可作印首惜為玉林取去

煖硯舊有柴有盂盂用好高粮酒熱之今則一深硯上加淺硯如夾底內灌開水時久下再加炭圓小爐點心盤類此惟多蓋

夏午過木石園適雲娘初起曉妝見余汗流夾背順手取盆中巾帕授之他客嘲曰往日盥手誤取便面端不潔再三搓洗今何如矣雲娘不能答

烟具精巧極矣燈尤簡便余亦置一頭備夏夜帳中讀書

鐘表如教請師極盛時方設此初敗即先去之惟其貴也今鐘表賤而其行也遍

賤而道益窮取易占之曰師貞凶睡童蒙求我我求童蒙

珍藏家無用物甚多極巧亦極費見一瑪瑙龍舟透空玲瓏器物咸備左右水工十二簪眉各異又有巧玉一白貓捕黑蝴蝶取義老耄一大桃核刻兩舟艙內連花中坐一小兒備商家壽誓撫取義大人重周花甲子也人仁周舟甲央同音諸如此類美不勝收

手卷條幅古名人字畫甚多清遠書屋一中堂唐六如墨筆米山烟雲滿紙殆有仙氣非工麗手所能辦京兆題記約千字作蠅頭小楷道秀絕倫允為墨寶

爆竹之巧者名烟火亦以爆竹開場中落一架樓臺人物均如戲文皆紗製成火如流星如螢旋轉其內紗一無傷乎乃烈火四噴如千軍萬馬或起火上射火作連環珠飛滿天乃收架去此局未裁汰時花式巧樣更多可用造攻戰新器

家無斗儲一擲百萬漢稱豪傑廣陵諸無賴皆能之關葉猶有限制揆會一局窮而益追必至大敗乃少年快舉多借此圖頭分總謂不破己囊

往歲占陞官圖嘗得全綠皆有佳事壬子新正又得此舉以告雲仙雲仙曰我今歲亦然謂是吉祥

有一書生人來便知何姓何名居址何處家何人是何屬參門庭何記印祖墓何龍脈何向來何事問病者與以方有疑者斷以語請術者書以符籙不俟人言百未失一舉以為神游曲中率隨處出金銀擇霍以是得妾數人能眡人貴本為燒煉或言有掘藏替龍得金錢以是無困乏有人問父病值他出立門待曰其妾聞之使多人分頭覓來至即謝罪曰候久矣書符數十道曰某日焚某符代藥餌某日取某符如何符畢而念不驗他日又來曰往以歲殘匆促實未經意堂上當無妨所慮者尊夫人耳緣室內金銀氣作祟歸起某處磚自知肯破鈔十數金作醮七日夫人無恙且可獲多寶余亦得沾潤分餘允之求為父扶鸞使自出二里外青黃紙半書符半放案上脫玻璃窗罩上懸筆空中去紙二寸頃刻筆動紙上現字大約如所言歸仍不驗友人有從學術者不驗種種豈私而傳興造化之機難盡洩與別有說數詰之輒曰我非術士我從易經中悟來

為商家裝鹽船戶辰州幫中見船上吊桿橫擔有三層者即能符籙至十二層則無不能矣此其暗號市儈戲語誤以砚擲傷人腦已絕一辰州人見之書符咒拾砚嚼如粉數傷處起矣五日疤落愈他多奇驗惠所親翻其術或傳婦子不知或傳壻女

不知索人錢即不應極貧止許謀生又妻財子祿必缺其一以奪造化工也

教場街一女命館將二十年矣座船身係女流言語體量紅窰審使折一字批一章言論筆墨均非蠢材惜無人教以吟詩

市上藕多似米城中烟水勝如山猶未盡揚州也余喜食林檎西瓜林檎從真州來上有紅斑如美人霞暈大而極酥西瓜從北路來有白皮白瓤白子名三白者或勝塘栖大紅蘇州蜜瓤又嘗食一紅瓤紅子者味亦美冬日有柿鮮紅微破皮吮之如食水蜜桃如食湯包性寒食烟人喜之他物有不知名者疑亦有火棗氷桃

初聚惠娘所有染指一事余適拈惠娘適一番落之人笑其癡氣不知有深意也中席以扇承余授之簌簌有聲俯視瓜仁滿地矣惠娘面壁而笑余恨不手摹長三尺子子從裙底拈來

取洞庭紅大者每瓣去其中絡留肉使出拈皮吮之諸姬聰慧尚須傳以食單

坐水窓月臺庭前來果物擔隨意指點應聲拋來諸姬解幕帶絳紗囊如債酬之金錢滿地似麻姑擲珠天女散花

食瓜畢用小刀鏤皮為燈脫處使飛空連處卿口青曰相間錯落生姿洒以攀水乃

稜角絲碗金瓜黃色鏤佛手梨瓜鏤花鼓懸之豆棚雅稱納涼聽秋蟲他如瓜子紋鴛鴦合桃仁花生成南極星分一白果為兩花盤連環不斷繁蓮蓬人皆清閨雅趣

揚州繁華甲天下歷朝兵燹亦悽古松喬木無餘存矣何況瓊花

瓊花圖式如繡球一枝獨豔疑不足冠絕古今讀一小說謂至海外樹上花極豔每落一瓣琅然有聲旋化為蟲此方是瓊花真魂

元旦花農進牡丹置官庭中座名曰富貴第一加水仙則曰富貴壽考皆因人取意獲賞無算所謂唐花皆火烘出此花因大傷根不久枯死可見凡事當順自然催之使早正速之使亡且凶之以斷根絕苗窩所不取

桃花菴桃亦不多湖上笑漁冷落矣惟九月黃花都秋色可愛菊田蔽塹五色斑斕移入盆中屈曲取勢隱士名畫顏能扛倒銅山

名園栽鳳仙數畝登樓一望或成天下平安字或成一手三元字亦一奇觀

楚花善舞女兒花善啼風前露下石畔雞邊令人幽恨不勻無同時借重繁華消其秋氣

洋樓放古窯綠磁缸養老梅一大枝如在絕壁倒枝側下重簾不捲爐火微溫短榻橫眠覺身入雞塞不必下降神仙已香熏醉骨矣

觀音堂有二古梅枝綠葉者如白鶴一足在地一足拳粉紅者雙根並體如鹿前兩足駕虛凌空盆大如甕花可百年每歲首置廳事左右似堆絨剪來成可謂奇巧然終非花之本色轉嫌板滯不靈

四時花蘭剪春蘭夏蘭建蘭冬蘭建蘭極貴收拾極難好之者庭數十盆盆值十數金架每足置小磁盆內貯水避蟻冬入花房微火溫之窗糊紙不透風然香終不及春蘭而時久過之近聞三吳蘭會有金蘭墨蘭奇種難得一花開四時者有四季桂香亦烈但花不繁

茉莉夜來香花極妖媚美人簪髻或鏤銀絲為枝費花握手中嗅之香花窮又用銅絲穿作禽鳥或編花籃備懸帳中可留二日每架須賞番餅一兩昊帝出行轎四面皆堆花為峯多至數層吾鄉都天會稱極盛此卻獨無

鸚鵡驚叶擒置貓奴有鼠奈何是有術焉曰加防守安鸚兒念佛之心夜任橫縱喪鼠輩跳梁之胆

鶴以足踏蛇蛇纏腿上口剌之寸斷充膜名圖必畜鶴防蛇患也鶴奉每日須鱔魚

二十斤多於假山縣壁處加欄為籠久且馴亦不遠飛產俱卵大約仙鶴方胎生

城中不甚畜犬倚門狂吠大是惱人搖尾乞憐亦增醜態夜深無犬吠花村是閒閒清肅景象正好借詠揚州

物之足愛者多無濟於人金魚龍眼鳳尾豈不美觀即似鯽似鯉者鱗光照耀疑其變化飛去乃池中戀食藻底會陰僅供人耳目之娛大不如魴鱮鮆可羞宴客可薦宛神

石首魚頭骨關雙胡蝶貼壁如真時魚骨可關成白鶴螃蟹殼中有海和尚小兒女作劇食指能鑄活佛食譜兼通禽經

秋深鬬蟋蟀勝負百變得采後收白玉盤入海柄盒披紅插金花稱曰將軍為主爭雄物何其蔡為主爭蔡物何其雄我甘拜將軍下風

露筋祠無蚊為貞魂所逐館驛前亦無之蓋向陽開敞清風時拂么麼不容苓稍涉幽深不免陰氛化而作虐我願普天下人生生世世勿受此擾

揚州夢卷三終

清 焦東周 生著

夢中情

夢中景恒幽夢中氣恒欸夢中意恒栽夢中淚恒稠皆情也景不知何國氣不知何屬意不知何觸淚不知何自集夢中情。

幼時讀書四十九福地夜深山靜學作扶鸞呂祖詞使入壇敬之而未敢信同門有賜心印能筆錄者焚香默坐持筆書符心中泛一字輒錄之隨泛隨錄自然成文余無心印亦自能筆錄此調不彈久矣著揚州夢將成試請筆錄看作何語筆錄曰好色好色寤寐反側一刀割斷落得清白六慾七情怒愛環生怒起於陽愛起於陰事有難言托辭寄恨無罪有罪已甚不甚上乘超超小大兼包亦風亦史不莊不駭中來質直倩盼本色入她升天由人自得小乘繁蕪有龍無珠一變而艷再變而迂太初之始一而已矣由一生二文字乃起人生於寅物暢於春催花養實寓愛於德綺語導淫寓言徵實功過各半懺悔有術怨者執迷明白言之罰治小人何酷非慈智者聰慧諫果回味一以化十俟其自會水弁歸源葉落歸根事事無指字字有因周

八周八我教汝法現身說法是無上法後偶機塞求之不應。

小楞嚴一部紀其過而序之寫其怨而訴之顯其辭而怖之通其說而悟之歷辛二癸甲而名始著或怒之或恕之或姤之或護之或嗤之或譽之天莫為之主也人不知其故也隨其過也癡人曰數也有理焉君子不謂數也。

傳曰如好好色孟子曰好色人所同欲可見男女大欲誠動以天聖賢不諱言也但能好德如好色則精言之可以補身心好色與民同則推言之可以助治法至若忠臣自況每托貞妻名士愛才同於彼美猶其小者。

山頭化人望夫何著而石終不轉則色字可作石字讀事不可極數成於九而十乃終窮則色字可作十字讀癡人不謬。

戲取姓氏周字從人卜事術者曰當得十妾蓋同心有十也吾曰周尺七折十而七足矣敢求極乎術者曰不然且吉有酒有食而無事乎金帛吾曰何則術者曰其字為用口先生言語妙天下直須此三寸舌爾吾曰噫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處士之口尚可用乎而以之求妻妾之奉是愈橫也術者曰吾知之矣口上加田餘其勞倆舌耕逢年古月蟬聯合其小間千秋團圓先生其不飢不寒家人斯安乎周極祝

蚨三百六十有五而象應周天子孫千億比螽斯之螫螫而頌美周南先生於此可云仙矣而他何求焉余笑應之曰然。

趙姓言奇女嚴氏名斌器讀書通大義性超異舉止溫婉人不知其胸中別具邱壑也及破瓜之歲適江左姬生生吳中才子總角時讀艷詩發情止義外註便恍然若有所觸見人如處子人以為迂不輕造親故親故愚信之雖私褻不避也侃侃甚篤生母出於鄉大族僕氏有磐娘者母亦僕夫人生家貧常居外家小生七歲兒時嘗過生齋依依戀生讀既長以避嫌不長過遇亦一聲諾而已磐娘生而娟秀性極和順與斌姊妹結閨中姊妹生雅器重之他日嚴論同輩容德生偶言當以磐娘為第一嚴笑曰余多病甚不耐纏擾磐娘待我子甚慈愛當為郎謀萬一不諱生聞即以手握其口遂不言明年生及第北滾嚴終日言疾作沉欲同行就醫於淮登舟疾愈甚嘗戲言不耐人世生亦未之防也夜聞撲碌聲生驚起而嚴不知何所矣艙門洞開江水彌極急喚人撈救卒無影響隣船有代為悲悼者生歸痛不欲春試為母所迫既行母以年老孫且幼思為兒復娶謀諸舅氏僕氏子與生有莫逆者進曰磐妹好女子曷勿為阿兄訂僕媪力勸其可遂訂盟踰時生得第歸聞其事誓不再娶諸人

以母命導之既娶生謂磐娘曰辜負阿妹矣母老煩侍奉家事任阿妹為之至於枕席歡願來世化女子身相報矣磐娘聞言紅暈雙頰曰妹入此房便思阿姊不置不過念白髮人無與歡並阿姊遺下兩塊肉耳誰曾言他事着磐娘哭生亦哭顧防老母聞但飲泣自此生屏除一切以課子消長晝居之若無所事事悲風悼雨若將終身僕舅常客遊大江南北一日過淮市有女子忽呼曰舅父何往視之嚴斌姊也嚴述身落水後病發作愈甚極欲死不得隨浪甚遠指門內一媪曰幸有賈姆救賈姆漁家婦也自我居此賈翁亦孱卒我以針指救貧助賈姆衣食今近病良已欲歸囊橐又空乞許舟人以至家厚償人無有信者此時不知何如矣舅父救我僕驚悸久且畧述家內事乃為僱舟使賈媪伴歸僕先至家商所以處磐願下之及家親友皆來問訊磐娘母亦在姬生跪問曰阿姊至我家半年心勞亦至矣幸合璧願歸君擇好兒郎無使悞下半世也怒不答舁背面作顫聲曰禮聘迎娶親戚故舊盡知之輕薄兒縱百口誓志誰其信之婚姻事似貴担頭菜好退換耶嚴跪勸曰儂此來只為堂上溺水非人使亦非天命前日已準備泉下矣行將長齋繡佛偕深閨為鄰是庵我本無家與阿姊無礙也不然我仍去深山偕賈媪作伴耳媪扶之起曰汝兩人好姊

妹我恨讀書人出言無禮彼將以我家小孩子識不得從一而終四字乎親故戚解釋仍以姊妹稱姬母亦謂皆我婦無所謂先後人既散母畧怨嚴何短見嚴唯唯賈不忍曰我家貧姑姑此番心血幾嘔盡矣詞其故賈蓋嚴於氏其夜溺水聲以巨石投之而嚴實嚇賈舟行當時過賈舟也知僕曾常過淮故寓此為復歸張本且使人不疑賈媪未曾造姬人不之識是夜生謂嚴曰為人作嫁何自苦乃爾笑曰我窺母氏意嘗欲磐妹侍左右我思有以歡之且郎於磐妹亦似有情似無情者往日磐妹與我過齋外聞窗讀書聲磐妹謂我曰阿姊大好福人誰不知阿兄才子者汝聞聲即曰磐妹耶坐坐去低頭視裙下雙翹不置非我作此狡獪縱娭母無異言外面少物議耶使阿妹何以為人故使一曲筆轉矯揉為佳話矣獨不憶乎首夏燈下嘗使汝占課得家人之五爻家曰交相變也汝問余何事余不言今日聆否迫生入磐娘室笑曰舊人既歸則檀郎又安然化連理樹磐妹可共與開並頭花矣不得已從之明早嚴笑顧生吟曰摽有梅不盈傾筐吉士誘之戴寢之床又拍磐娘肩曰無聲無臭耳屬於垣東方未明于時言之磐娘拜之亦吟曰以泳以游貽有苦葉昭茲來許宜其家室生曰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是周公詩也今夜當與故人作並蒂蓮

矣其後相與偕老江淮間談之者以為奇女云我疑江南無僕姓或即濮之譌歟

趙生又言安鄉有呂執端者字好用取用中之義讀書有奇氣好太公之學嘗謂人曰呂周皆王佐即周呂也小儒不得是周而非呂兵家者言為世人誤讀耳能得其大何異六官顧舉止迂腐人以為癡又顧一二知己曰人惟期大事不糊塗耳安得瑣瑣詡柴米精明有用精神正當蓄之以備鉅要人既笑呂生癡又信其誠且性情和厚無不樂與呂生交癡名藉甚即深閨婦孺莫不知有其人里有陰姥者與呂生有瓜葛親生女亥娘少而慧留緣庵女德參禪見性見而謂曰是兒命薄陰姥求解脫因隸名留緣庵字之妙本妙本年十四師使之歸曰女風葉未淨世障正深此處留作後緣可耳波羅蜜多心經一卷無忘朝夕誦也是時陰姥家中落乃攜亥娘依妹羅氏居里中羅氏為巨族有羅琢遠姪寅土豪也聞亥娘美欲委禽事瀕成矣癡生妻江南黃氏為羅義女嘗造羅與女最莫逆羅義女甚多黃偶過羅見女飲泣問之他義女詭曰羅寅聘阿妹妹不欲近日寅兒頗習正亦倜儻必欲如黃姊嫁癡郎君方愜心乎亥娘負氣曰但得才如呂好用便小星三五亦安樂甚耳誰能從殺人漢衆大譁亥娘自知言失轉惱成羞黃私慰之歸為悵惜呂亦聞知此事憤言曰亥

兒非八斗才不足相配何物奴子敢肆強暴因與二三知己計曰若不使四維不張妙本真成害姑娘矣適時羅勢張甚人不屑呼其姓皆曰但使四維不張一鄉太平矣四維合羅字借用詩語也害亥同音呂故云二三知己乃授呂生約為陰姥出奇計羅寅是念乃不敢復萌越數年人以陰姥貧無議婚者亥娘嘗倩黃姊作流年卜得屯之上六亥娘曰妹將不長矣黃曰二爻動當以二斷妹子摽梅者殆十年始婚匪寇尚何疑乎是必吉亥娘從是日得疑病遂不起十月亥娘死呂聞而弔之哭且哀謂陰姥曰妹在甥不敢言事至此甥不得不言矣甥與妹未嘗交一言姨所知者然而妹嘗謂甥曰妹以羅氏故受阿兄恩妹命薄從此常侍膝下矣又謂甥婦曰阿妹不敢分姊閨閣之好然而心許之矣願為阿兄守不字之貞以報知己甥嘗使甥婦勸解其惑今且死我不忍使阿妹為若敖之鬼也甥有婦不可以妻願求主人家廟並祔葬先令墓側以慰無依魂於地下可乎衣衲一惟甥衆感其說以為可陰亦欣許之將欲矣留緣庵尼忽自至曰善哉善哉不有黃泉安能白首即向屍說咒曰佛說如是身無妄想行識妄想妄行識乃有如是身如是身無身無身無身非無身無身乃無法法即如是身無身法無盡無身法亦盡法盡身無盡不滅亦不生法無無法

法身無無無身無身法即法即無身即身凡一切身法皆作如是觀屍忽起尼顧謂陰姥曰是兒妙常後身我為懺多心經十年令薄命花化為百合花矣不有今阿媪即愛呂郎肯將小妮子遣抱衾裯乎呂郎亦宜世上牙儈者流肯草率從事乎呂郎雄姿英發富貴何愁他日一雙王人正好受郎君雙官誥也呂生曰妹活矣我非妄想者平昔方擬使阿妹終身得所適行權耳娘家門庭亦豈嫁兒作妾者且人將謂執端何一慎行一隨名只此幾耳亥娘不語目尼尼曰妾而從一試何如婦而再醮此時通國皆知執端不端妙本非妙縱西江水莫白此寃矣亥娘但求隨凡入庵終身不嫁陰姥不可又知其志不可奪遂迫呂生娶之以終趙言瑣事甚多不能備記呂字好用殆以其愚而讒其好自用乎妙本之妙蓋以謬為妙也土豪之虐如羅之張惟思周道者乃歌杕杜棠陰足蔽恐以亥娘為賢人影子耳或云留緣庵即金山留緣處此更大謬獨是此處留作後緣一語不知作何結局未知奄鄉人尚有知者否如云寓言則死後聘妾亦千金市骨意也

舊城杜媼禱於杜十娘廟生女曰十娘其父曰拾遺之誤也改名曰拾遺拾遺長秀慧喜結盟有假姊岳氏嫁焦生名桐與拾遺亦踰笄拾遺呼曰桐哥桐哥造杜媼媼

使姨獻茶進酒媪不在亦出作主人與談笑事之如兒拾遺造岳沈見桐哥不避但不與同席坐晚輒辭岳去留宿不可兩無情也他日有妬拾遺美者輩語岳之稍稍聞於拾遺憤極嘔血數斗人固謂杜媪貪又擇壻嚴以是論婚者愈希岳氏不平曰道大莫容位高速謗周生所謂空山畢雛孤行奈何負女遺譏芳春蹉跎者也是夜岳氏夢拾遺臥床哭不欲生耳語之曰妹終身姊代謀之熟矣極言慰藉並呼桐哥安頓一切使其如意越日又夢拾遺來歸二女同居始猶腼腆繼且商畧奇計狎弄夫子兩情如一舉以告桐哥桐哥曰我亦憐拾遺遭逆為作五古前又憶之作詞一寄意隨夢慘然向我蓋痛哭日久目疾且甚岳曰棄王如石誣才為骨天蓋留以待真識也他日岳夢拾遺嘔血死既聞其病贅將接來代調理桐哥夢其不來皆小驗粤寇入兩湖江南驗動閭閻已字人女子紛紛送夫家待聘者情且迫桐哥忽謂岳氏曰昨夢拾遺字袁氏郎年二十二事或驗杜媪可無慮矣岳氏喋然寇入江南人人謀避居不知聚首何日岳大會諸義姊姊暨杜媪酒罷岳當空祀神祝曰世事難測祈阿母壽考家人平吉倘有變患願捨身為佛弟子以妾一人當之縣袖剪落髮告罪母前諸出不意已無如何知不可回姑且從之少頃跪杜媪前曰兒一事求媪

媪許兒方起媪抑之起岳曰兒生子女已長當無憂唯母老兒不能終婦職恐後來者賠老母憂拾妹賢能為兒作答人乎且為媪計世亂攜孤女依人諸不便老大放身邊多牽累媪因素愛桐哥又聞岳氏言重其請許之諸姊妹皆喜遂卜日為成婚唯老母桐哥惘惘若有所失婚夕拾遺笑曰十年舍兒今日始白矣我自分如真土乃亦有俯拾者乎後同行避亂聞媪噭母迫岳氏蚤髮復為夫婦如初云癡人曰焦桐琴也見首不見尾其猶龍乎傷於情者非藥石不能治然而為藥石者苦矣哀之音同原分二十二為兩十一成圭字音歸有原璧歸趙之應焉守貞待聘固宜報以燒尾郎君

余有菩薩蠻詞是夜即夢其人卜算子詞遲人不至也極相思詞不至而冀其終至也女冠子詞非詠花也龍士元詩非懷古也菩薩蠻無題余亦不知所指矣前七夕紀事後七夕感懷觀於往事可見有緣者當制以情有情者亦須聯以緣別我不須還憶我可憐無益更傷身死為有情人藥石金言

七情起於怒怒生哀哀生欲欲生愛愛生喜喜生懼懼生惡惡又生怒七情相感歸之於義所以除六賊也

事有不可告天地鬼神而能告人者有不能告人而可告天地鬼神者以人有習染不顧忌也此惟作者自知之

佛講寂滅無家無室道尚清虛無妻無夫絕之踰分則思之益甚求之太難則得之益廿緇衣羽客淫妻喪夫有非人所能測者矣惟吾道不忘情不溺情有時似過於情而終無傷於情權之得中斯推六合而皆通

白參軍俄得一賊婦置為別室寵之專房婦亦佚蕩善媚余以天下多事神道愈遷報愈速為戒參軍曰是有因焉正天所以報賊也初白兄令粵有政聲嘗民如子賊起先入署縛宰並妻妾將屠之忽大霹靂驚賊散縛解得逃婦就擒前夕白夢周將軍謂曰爾兄守正不阿使污賊婦以報是猶持玉擊石也甚非所以待君子爾倜儻不矜小節明日得美婦必納婦亦夢天神黑面虬髯謂曰以民犯官以淫干正以怨報德雖未及亂罪重矣前霹靂不死之數方始惡運未終今罰爾及身報爾姑無形報爾夫一世為僇再世為娼報以後為猪羊魚鱉種種殺報善事長官無算作增罪案也婦承刑述夢白異而收之婦言賊始著綠巾託言大明實奸民白自言如此未知飾辭否兄學生名佯蕭州人

古風儀鄉人妻大娘婉順燕好如梁孟古出課豢大娘在家來一少婢自言申申城市女為家所逐願依娘大娘憐其黠留之居三年古偶至房聞撲帳聲謂是大娘適背面膝行雙翹向外將戲握之回頭乃申申出以語大娘大娘曰誤耶郎有心矣當為郎謀每日故出視田園使申申守門古調申申申申不從曰我主禮尊官人初不料及此此事從未有無知者我死不足惜損官人名節何以為人晚大娘又故多食酒佯醉若不省者古與申申扶之登床申申怨曰何苦多勸人飲一杯至如此明日特早起呼古曰君一意經人胡為古曰愛爾申申曰妾如鬼且如是君不知經幾人矣雖然於名分終不可我將去矣古懼留之申申曰爾與娘太情好昨午房中狎語豈復可聞我處子能久居此乎日中大娘屢出申申屢防古古見申申怒則勞立勸勿憾顏露復前申申不耐曰危矣晚將不免古聞驟擁之申申曰如此晚無許近我又曰往卸衣我床謂官人無心前偶出床上枕稍偏是官人移否教人難防晚大娘謂天暑欲分房早眼古偷入申申房大娘夜夜聽之三日大娘怨縱終之害人也謂曰郎見雨乎雨大則疎而促雨小則密而長此是防閑特嚴顧每使獨宿獨宿輒奔申申房申申初懼大娘知見大娘偶怒詞古曰娘知否古曰不知乃稍稍自安日間

對古較前轉覺疎值古獨宿輒獨坐候之古來曰我非戀漢子看人果真情否索呼不應再則呼官人再則戲呼名古曰呼人須出之本心申申曰不過欲呼郎耳偏不呼郎古叠聲應之申申手推曰女子縱狡獪百不及男子我凝矣偶索物與之曰我知必與將以媚我也亦不多索慮大娘見生疑久之受大娘感化求知愛惜古古獨宿次夕則不坐守古越垣入之申申曰癡情哉郎忒費心矣明日母再關再將徒縈明日垣頭加棘謂避鼠大娘知申申如此防閑乃疎凝人曰申為金風屬木色之迷人猶金剋木也雙斧枯樹可旦旦伐之乎家無賢婦慎無蓄艷婢

圍城忘其籍貫名次為軍中掌馬而好作詩故號圍城與民家妻遇淮產也亦能詩稱之淮吟有喝和集余代作無題云兒女私情亦有天絕無心處忽相憐背花錯認生香機掌燭呼聞志怪編誰信溫柔生義俠却將煩惱化因緣從今墮入相思劫憐我真修二十年繡幕低垂院宇空深閨教撲可憐虫青春楊柳投懷月紅雨桃花拂面風脚似按歌鞞亂跌手如怯冷袖先龍莊周原不期蝴蝶為蝶為周任化工深夜無眠自主張日中假寐試檀郎到來郎好留餘枕鴛起分明讓半床眼倦三分情更熟心通一點口猶強好花不用輕攀折摠是家園一段香花魂喚起綠楊鶯低喃如

簧舌幾聲情語貪人偏道學柔腸論事郎精明三生關係君須重一死干休妾早輕只在此心常不改真仙何必到蓬瀛往囊桑空陳可爽幾番只是學莊於感求靈藥翻成痛棄看情詩未肯塵點水蜻蜓纖指猶刺花蜂夢短髭憎今宵定被流鶯占無力枝頭沒骨緣夢魂一度許陽臺道是生平第一回坦率不防郎有意愛憐到底妾無眠自主張日中假寐試檀郎到來郎好留餘枕鴛起分明讓半床眼倦三分情更熟心通一點口猶強好花不用輕攀折摠是家園一段香花魂喚起綠楊鶯低喃如

再訪豈無從春色酣人濁酒醲學姊聲音頗嚇我知郎性格肯餽儂燕難自主隨風舞花有何情著雨穠往事關心都解識閑談一一索清供卜喜身親乞鳳釵晒衣相與立鸞牖香濃偷抱穹眼被紅褪思藏乍換襲家有名花還妄想世多美婦詎忘懷麥人多說肝腸好如此肝腸義頗乖當面無言背寄書人前着意更生疎飽看匿影燈昏後小約偷閑月上初顛倒情懷勞夢想思量思怨費躊躇阿誰能寫心中恨蜘蛛絲鴻排摠不如佳是無情却有情不多時別望盈盈開完花事驚初度譜罷哀詩記小名清白已經偎子污丹青權當美人迎經年待到相逢日月落冬橫夜五更老母癡聾妹敦眠重關險度寸心戀氣噴蘭馥釀疑酲津吐瓊漿咽欲仙暗裏量腰圍更瘦起來掠鬢鑒傲偏舊詞但願成佳讖鵲駕通雲歲一填妬春風雨太無思零落瞞

人測之也我固孤思調之而是是我以小人先之也我亦失德庚兒曰不記淫婢誘我矣彼任珠兒月兒為女優不自愧乃縱淫婢誘我逃非我叱絕今日綠頭巾着久矣且彼之愛我母者豈真也哉其侵蝕我家者豈止千百而思之村學究不足與共事腐氣悶人生曰古人制刑不及其所生況其所自生即怨之亦須報之以直彼來奔我不阻之可耳斷不可輕端自我庚兒笑曰引男子同房裸體不相避非奔而何君重陰隲我看君作高官也珠兒月兒皖娘多實有誘庚兒事庚兒曾告生故以此激之且將洩憤斑姑別生有他遇機聲甚張皖娘不知何如凝人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乃不為士之眈而端仁之本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重陰隲作高官庚娘所識是君子之所信也腐何傷

邂逅相遇如飛塵在空落花隨水此塵不與彼塵期前花忽與後花合低徊往事有思之弗得者有過去輒忘者有轉憎回喜積愛成仇者至於尤雲滯雨大有因緣幻影空花無非色相使暗中無氣主使何以收拾情天

蓮花觀道士普世宜性通脫與人無忤善養生見婦人目不邪視謂不美何娛於目美亦無益徒勞夢想耗人元神妄念所至生種種罪過不如不視以是身無二色少

時遇異人謂曰子仙骨珊珊又善涵養先天無明火已消融殆盡但魔火外侵傷心欲死惟少陽中一點真陰水可以消之他日五雲宮遇巧雲仙子勿忽畧也既而默曰此亦定數本聖賢中人緣此落叔止得真仙好為之跡二十年與同觀梅道士朝南海期得幽棲所避暑遇東洋偶見雲中一宮闕石坊剝蝕似宋書三雲宮就視之蓋五雲也憶前語舍舟登岸結茅宮前梅頗有術得進仙宮越日約普同遊初入諸仙子迎笑曰梅生攜普道人來矣有緣人也長仙使居瑤宮即有素裳仙子自梅香雲來與同行時剛七夕謂巧雲之應願生平規規自守驟見生婦人百具腼腆且疑花妖月怪恐遭蠱祟香雲又頻點相對無言久之告以真丹在心不在鑪鼎間事鑪鼎亦借作游戲他日梅又約遊雪宮仙子鳳雲留普燒煉信宿普遨香雲過鳳雲香雲攜普歸雪宮洞長止之頗有言鳳雲若甚不安但一言香雲仙術淺君可隨意去來我處洞主課我丹急燒煉願需君詞甚哀普曰能為余作伏虎舞余即從之伏虎舞者仙樂之大劇也舞畢俯以口觸普足指普覺媚火一縷直貫丹田焦灼受病欲回友訣傷德妾媚損身天下事有極愛之實害之施者無心受者不覺諸如此類當各謹之於始也況如願而償求之自己乎重香雲冲逸乃托辭謝之歸瑤宮既又訪梅

生桂花宮瑋雲仙子又留煉煉瑋雲于諸仙稱極艷年極稚不任重事普曰有甚美者必有甚品且列仙班未久煉丹需滯一不可再明日遂行前後居瑤宮共十數日雪宮數日桂花宮一日暇即遊玩訪羣仙止此三雲亦無別宮疑前朱書剝蝕者誠為三雲稷遇數日踰慶世數年竟後長仙忽謂曰梅生遊而忘返汝宜速歸家自有丹而別來燒煉所謂各已芸人者引之入宮後擯身推之但見刀山劍樹中一坦途即亦不畏安心緩步忽來一毒蜂噴火射人便覺烈火中燒酷不可耐畧坐定性見蓮花觀在望趨之庭左增一明月宮庭右別院書名貝宮貝宮仙子詢係襲雲明月宮仙子即巧雲也襲雲曰托身無所願供執爨巧雲曰偶涉凡想遂貶塵世所適非稱悔而自修分當供手提撕共成仙果於是普就正觀二雲時來侍立襲雲由靈狐上昇頗習正道巧雲舊出仙籍丹事精悉修爐七日普頂現一嬰男巧女幻一妃女男詭張四顧驟前擁女女似已通人道頡足不樂男卻招記退而假卧女頻來窺伺似甚防閑又甚憐惜畧亦假寐男起側坐意欲撫摹不敢遽試女忽醒謂曰相謝何為男曰我亦不知女曰天地秘機鬼神猶知兒女之私人豈可欺我熟思之矣男曰天地之氣兩大無乖兒女之態兩小無猜我豈妄語哉於是以背貼背謂之交會以

足抵足謂之通欲女曰明珠寶久未着人手乃為君有妾意止於一君其誠不息乎越日如是女曰玉損硯全水滴石穿陽動陰柔男瘦女妍又越日如是女曰子有正色烏知子之為賊乎我無媚容安知我之能從乎嬰男樂甚亟思有以樂襲雲夜入其室誤觸其體驚而起再入其室視矣貼背抵足襲雲曰噫來將句不終言而止襲雲已破節而守貞已樂從而含嗔巧雲以無情為知心以償孽為有回轉嬰兒妃女調笑忘形忽長仙指普頂曰天地之道一陰一陽陰氣剝雜陽乃有傷陽純陰和壽命延長子以此為已歸乎仍在五雲深處也乃如夢醒長仙送之歸襲雲他去巧雲猶長來與談離坎大道云凝人曰善悟者即男女可以全真不善悟者即修蓂可以殺身況其說則滯通其妙則靈如徒據普公之蹤似乎淫矣而豈知其別有固乎神而明之固各存乎其人

琪花蓂花一童一婢要皆無知淫朋誘使狎琪花琪花樂從余念其良家子也弗聽至今思之覺五內清涼初解人道未知作何狀調蓂花不成至今思之覺汗流浹背

古七歲別男女今並當慎擇交遊

魯儀白酷愛梅離魂處遇一婦於屏風後持金釧授之後覩面春風一度婦驟天亡

魯提錢浣酒墓上又遇一婦方與小婦口角魯中處之所以慰藉者良厚時方梳洗對鏡不顧魯婉呼曰卿即不聽何必多怒損肝婦怫然曰我非若个儂甚哥哥姐姐背地任舌頭甜也既思魯出好意與無涉悔出語太驟回眸一笑若招承者事乃平儀白倜儻自謂是和靖後身生平得二梅妻前蓋謂東園金梅後謂真州復生梅也

少有疑病五日為期大懼學生禪不效學神仙運氣不效乃立日記檢收身心狎褻必書疾以愈然而情緣未盡魔道時生十載黑甜夢至古廟登危樓凭窗四望見亂山衰草有似秋末既而一美女至云是中表余亦對之若熟識者頃之歌起記末二句云一片夕陽照妾墓自成邱妾自去夢長虹環天半如鵲橋置身其中與一長身仙子言別夢二女子同侍一陶姓一桑姓似平昔處家者夢至一法宇甚幽潔有二比邱稍談即問曰外日張君同來此至今無理問煩寄語美人甚貧苦他日所許給者可早賜也爾時似曾折花禪室其人則僧也其居則金屋也其舊遊則傾城艷也而其所索則書史筆墨之費也又夢二旗粧女來館長女憑案傍立拳足加余膝自言名一桂姓林庭蓂開敞白石鋪地忽一奔牛入人追至又二婦人入似二女長屬二女出次女謂曰雜擬後須過我內子從旁笑之又夢蕭娘畫來以手沐地求着

婦鞋。余意不欲而底已沾埃。又夢同人於野傳一悍婦。甚似無賴。余謂其底既因相度居第。聚一友室。延有少婦。泥其吹簫。先譜八板。述其詞曲。為度之。以七娘子起首。以好哥哥助語。湯湇之詞。意蓋阻人者。以為若從汚則傷君身體。壞我名節。又啟君家家室之嫌。常語自然。柔情如訴。有婉而難犯之旨焉。詞之村人陳生從妹。數其無家教焉。又夢清遠堂賀節。炎翁留行。若不惹若將至者。繼夢槐螢告別。若久居辭歸。心甚眷戀。為辰夢寓七閒房。房懸一帳。似在西齋臥帳內。觀畫。時來一十三四女子。入帳甚狎褻。不知何以入城。只西路有房屋。無啟閉。多無人行。巷由街出。如教場有男婦作田園。並己身。皆尺許長。怨對面來一紫面和尚。高與雲齊。畏其噉男婦。亦有不畏者。又來一白面和尚。胖大與等。障蔽之。諸人得無恙。余亦他避。三月夢在一處。明鏡為屏。琉璃作蓋。有女子依聲索教集唐詩。蓋十六少婦也。七月夢一真正貞女。裸卧三男中。纖悉皆見。乳作男身。十二月初七夢舟遊陽湖。見隔舟女子。作湯舟戲。岸邊簫隴。彷彿秦淮一家。謂是舊遊。過而不入。入市。見抄本書。有百美圖名目。初十夢美人狎客。又取得白繡鞋。丁巳夢與彭生遊蔣家小妹。二年十二三。入紅樓下。作小兒弄。搵香倚翠。余怨人見說之。彭生與我對奕。似弱於余。而求讓者。小妹背其面。

加足余膝。入余懷。索余為兜鞋馬。明日夢與五雲織女遊。醒而後續匪夷所思。三十夢二任陳倚榻上索為置冠。不從。其紀夢則辛丑九月二十云。未見其人。但識名。夢中家庭督經營。不知小八何親。處道是隨園女學生。二十五云。看花分明花在水。入水取花花不理。不如水上摘真花。水中花亦隨花起。壬子六月十五云。婦娥許我採花手。對月人真鼎足三丁。己正月十四云。東隣姊妹半垂髮。閨葉呼盧日日報。三載驚心春不見。桃花顏色雨中消。戊午五月初三云。鷄頭燕筍嘗新味。鳳鳥鴛衾宿舊房。辛亥前夢後夢。有雨中花荷葉杯詞載卷二。其中有識者。有不識者。遊仙簿傳。更甚於小杜青樓。

晤羣芳於談笑中。寓一二名語。悟者點頭會意。不知者方樂與笑談。極意揣摩。隨入魔道。正言莊論。愚者警省。聰明人又掩耳。如不顧措語。所以為難。或曰風雅比興。究不如訓詁醒心。

余詞多綺語。往歲科試。詩擬古團扇詞。余破格倚聲。收句有哥語美人須記切花房。莫撲雙飛蝶。傳者謂坐是擯棄。吟安笑曰。周生工於言情。宜受風流小報。初作揚州夢。亦有一事類此。筆墨售世。何苦以之招尤。遂立意痛改。通解鐵如出仕女圖索詞。題讀畫王交枝云。真高絕。卧游何必瀟湘月。瀟湘月。分來一片這般清澈。愛他皎皎凌霜雪。怪他寸寸生枝葉。生枝葉。楞嚴節勁。不隨風折。雙陵惜。雙雙令云。五是梅花三是柳。為底事。四如紅豆起立生眉綰。柔荑掩映杏檀香口。碧窗記。與郎君鬥愛。配合天長地久。人似牙牌五雙雙。但願都成偶。畫眉眉峯碧云。十五時初嫁。二八粧纔罷。縱得郎如京兆張也。不許親來畫。古鏡珠光射。影筆花枝亞。明月青山無改移。妾心一一。眉頭寫。理琴琴調相思引云。識曲益言司馬妻。知音早薄蔡文姬。房中新樂譜得二南詩。寫意不同凡調。豔彈愁終異楚聲。悲剛柔中節斟酌理絃時。投壺畫叠金云。打球園莽秋千武。只有投壺猶近古。中必叠雙雙。科名兆阿郎。郎如逢矢直。妾似冰壺潔。貫耳不須矜。相投期以心。午睡巫山一段雲云。日暖人初倦。拋書午夢長。夢中無意美襄王。夫壻奄遼陽。羅扇遷捐棄。飛花共砌堂。泥痕不礙濕如霜。懷袖好珍藏。此亦悔心之見端也。後愛者。謂揚州夢可傳。促其補成。馮婦不悛。正恐墮犁舌地獄。豈止誤富貴功名。

趙士敬自言前生為宿遷孫璐少讀豔異編。思欲聚古今美人一室。置身其間。既思不可得。惟狐多情能變幻。聞城西有狐。乃虔潔具疏求之。是夜一美女至。訝曰。兒戲

哉。非我在邪魔入室矣。天下豈有十萬魔鬼。乘人冥想。易形倒置。來吸精髓。況公然招之乎。我往生中。受郎君重恩。分宜相報。孫喜極。女善窺生意。欲肥則唐之。瘦欲則漢之。燕今日闕闕。明日好好。一日一人。一人一態。半月孫漸漸消瘦。女曰。飢腸應飲饘矣。望江瑤柱垂涎。不知何若。及飽餐後。食之無味。亦與蔡藿同耳。孫曰。人心何厭之有。飽移時而饑。味易寡。而別未嘗猶可。已嘗肯割愛乎。女嘿然。明日出代勞苦。日事田園。漸至黑醜。孫視之娟。女驟病。憔悴異常。肝動易怒。孫雖不同寢處。而愛憐益甚。汚穢為手盥之。涕洟滿面。為破除之。涎入口而甘。耳足垢入鼻而香。呵責詈罵。入耳而嬌。眉蹙立髮直指入目而豔。未幾。女病死。孫哀甚。不思蓮欲抱屍而眠。以氣度之。冀其復活。既而思曰。仙人不死。此幻相也。轉思日前情態。面目消落。不覺其醜。解衣與狎。女心動。復活。起歎曰。郎太纏綿。不可救藥矣。起則貌不變。常如中人。乃時時勾引少年。宣淫孫前。與孫反目。孫初不堪。亦含怒。終愛其美。寵之弗衰。女大感情不自持。恩好如初。不數月。病消渴死。孫死不忘。女坐卧隨之。女哭亦哭。女安亦安。一日兩卒。拘女去。化為狐。從之至一宮闕。兩旁皆猙鬼。王者紫面。怒責曰。汝本可隸仙籍。遣汝報舊恩。而殺之。雖出無心。法當墮塵刼。陰拘百日。再世投樂氏。仍為孫妻。百

事不順守苦終身隨見二鬼牽之入一地獄孫念女屍歸已不得蔡家人言語久乃知在某山至則薄棺暴露白骨一堆骷髏猙獰惡惟心未損心頭肉尚在虫蟻穢集見之不可當大駭急回覺此景常懸心目即生怖不知又幾歲月轉生為趙十二歲聘樂氏即意為狐不悅既娶果狐女人威道美趙見之如狐如貔驟三載不詣余聞而勸之趙告余如此余曰前之太過後之不及皆在君過者自殺君子節之不及者斬嗣君子文之彼屢變而君不悟果之墮劫而再世無怨詞亦可憐矣趙稍稍意解終厭惡恐懼不能如常人

辛亥秋經六家門客某瓜步人夜夜入冥間造册言如我輩數十人一年乃成其所造册首乃忠臣體仁閣街徐姓不肯言名言績勞嘗中壬子科舉人恐泄之奪去余亦有相識在其中隸氣氣司嘗記三五條告我王國恩牡丹淫罰不暢所欲死一條武青章范氏次淫罰為周濤仁家大苦其所欲死程香極淫罰絕嗣轉生再判一條魏賢課欠田公家錢罰女調田子作利以祖德不及姦又言淫報不僅及身妻女妻女本貞死之不使報妻女本淫樂之不足報例皆奪其所最喜與其所最懼如愛子者天其子畏刑者加之刑即身即時猶分別倍償遷之又久略歲月滾利加算以慘

死絕嗣為上刑犯貞女烈婦最動神怒事雖不成罪加十等王周皆與同里留心驗之周家產一洋大一山東大踰年婦女聞犬吠甚懼出視見兩犬膠固洋犬似不勝受山東犬似緊迫欲死者紅漲於面僕杵擊之狂吠山東犬斷裂死洋犬陰閉死王本巨商僕挾主家婢私奔兩俱美豔悍好踰牆縱欲太甚病瘵男女眷戀苦不能人情火中然一日同死下體焦灼骨節寸枯衾席無恙四人不知犯何淫慾他兩案亦不知所報如何

活無常孫三過土地祠聞內傳明日遣吉生宿平家鍾生宿桑家一役持鍾字牌出有老少男婦數人意甚忘忘擁役去入街前一家又一役持吉字牌出男婦擁如前孫亦雜其中越二衙衙入一門見一美婦着白衣頭上光五尺許孫隱身伏床頂窺其異婦入房惟少鬼隨之似其夫婦獨生悲歎少鬼亦歎婦卧少鬼伏床下時時窺探若甚關切越日午來一男子呼婦元姐婦呼男吉弟晚留宿外廂諸鬼似甚倉皇少鬼入手婦閉戶登床意始安少刻聞婦轉側少鬼伏地驟驚起婦轉側久頂上光頓如一線少鬼驚愕四走婦赤身起將啟門忽卻忽門前久立少鬼或喜或怒或大踏徑出似索刀斧孫見鬼去慈心大熾從背近婦體骨觸手如棉婦亦不知少鬼復

來孫潛退少婦亦回身着衣徑開門少鬼跌足努目張空拳作勢婦出吉驚醒問婦何事婦紅暈兩頰咀嚅久之曰偶記一事來與謀吉起頭上光甚高婦封坐笑曰記弟七歲到我家便熟讀唐詩當時便知大器十年不見無怪名噪一時滿時同嬉戲見弟便不舍猶記我家媽媽阿娘戲失落紫金釵一我與弟同覓吾次移身近吉坐既且斜睇吉情蕩似不能持吉亦不甚阻但曰我亦慕姊久今來亦為姊也顧為姊思之年來苦節不易我聞節婦建坊有私者坊不能成必將隱事告石工方可此時何以出口萬一我兩人死姊夫問我我將云何姊失節必遭冥譴本以愛姊反累姊愛苦我心何安且安知姊夫不在側鬼倘仇我病我姊亦害我矣我縱愛姊度不如姊夫十一我又不忍壞姊夫姊往日恩情半夜自思不覺永釋姊如愛弟留作來世因可耳婦聞言頗動詞舉竟回孫目注二人不知諸鬼作何狀但見婦起身諸鬼環吉前叩謝似喜甚感甚者婦閉門孫隨諸鬼出過街前桑家觸其事入窺見一婦與一男交接顫聲呼鍾郎鬼亦環視失措婦頂光綠色星星如螢火四散男子光一尺餘上下久都澌滅亦星星作螢火光事舉頂黑無光有一少鬼握男勢吹之孫怪極詢問少鬼曰婦吾妻也為惡友所污人頂上有靈光鬼不敢近適夢火光乃悟

火也吹其勢使陰氣入骨永不生育俾斬嗣以報然此亦吾生平宿孽不然當早崇之矣問何不崇妻曰我生前伉儷不睦死父母又不善視之我實有憾於彼且彼後亦有報今日之事神之所譴姑且容之恨恨而出明日孫不忘平婦來其眠手撫之骨堅硬如鐵體如荊棘手作痛頂上光通人又思桑語恐報不敢復往

鮑聖叔年四十矣忽愛一優童百金買之年十三改名連環夜使侍寢甘言誘之淫語媟態日以淡洗連環聰慧悶鮑何樂境鮑甚其詞媚連環連環年十五鮑方疲熟眠連環思鮑語情不能過驟起身擁鮑背試之堅瘦易入鮑夢中痛醒大怒連環懼蜷縮嬌聲乞饒哀情媚人轉增憐惜薄呵之曰此可妄動乎跪曰奴初謂上下一體度亦家常事實不知其不可也見鮑色霽縱體入懷鮑大動遂不忍加責明日鮑愈疲眠愈熟連環終思鮑語恨昨試不暢且窺鮑不忍過責又輕輕試之比驚醒業無可如何又薄呵之以不能舍連環因亦不能防連環久且甚急需連環但不能舉以告人止謂我狎頑童云爾鮑有女且長悅連環美連環逆意承旨即以鮑昔所以誘之者誘女女從之幸連環猶未通男女女得嫁夫事不洩不至反目後連環娶妻恨當日失女交臂盡以告妻妻言不謹又嘗舉以告所歡云

卜三忘其名為商家主持雜貨行歲分潤數百金中年得子擇乳媪卜曰須貌美食乳感其氣毋使吾子醜陋妻曰須人端正食乳感其氣毋使吾子淫蕩破家媒者媚卜為僱一美婦人卜久以多金誘之婦為卜撩撥情蕩卜不能常在家遂通他僕僕蠢奸疲極酣眠遂忘子塵鬻卜悔之辭乳婦得一婢婢又為卜撩撥情蕩卜不能常在家又別通他僕僕曰汝伴榻主母房通情奸頗不暢倘得主母一路三人同心省多少耳目言語且有所挾可多取金錢可爾我撮合得婚配婢曰主母嚴正不可干僕曰我自有術明日合迷藥媚藥拌晚食進膳罷卜妻大倦勉登床四肢不能動中情如火渴思替亂婢開門告僕僕公然揭帳遊解衣帶心意固定欲呼無聲僕亦解衣登床呼吸之間忽卜以事夜歸敲門甚急僕驚遁婢開門不得脫卜使掌火檢帳畢妻已醒告知其事卜悔之嫁此婢乃扶妓妓往來卜家妻頗不妬兩相撩撥情蕩如故幼女見之以為婦女之常也亦製繡鞋偷香帕贈同學小兒事聞卜悔之娶此妓為妾生一子子長與他兒口角他兒詈之及其母卜出他兒曰烏龜來矣卜大怒他兒曰從乎己娶而言之則爾收之婢後不知幾夫矣從乎未娶而言之則爾納之妓前不知幾夫矣非龜而何卜不能與校聞者傳為笑談

楚某公子以淫蕩破其家寄子女岳氏年終又欲使妻歸妻不欲曰寒苦當相共我不忍獨歸受伉儷福也公子感甚明年益困數曰平日好交遊今都不知何往苟有人貸我數百金當沒世不忘矣妻曰金亦易措恐馮婦不懲耳公子百誓自明妻乃歸貸十金與之且囑曰此阿母私蓄涯涘末着在斯舉矣成敗一惟君公子出貿易堅苦自持不半年獲利數倍先寄千金酬岳氏餘且謀大得歸復田園既而同行客邀作花柳遊堅辭不許勉一從命明日他客又邀之又如是久亦自忘覓為一姬所惑數十日囊橐盡空始大悟晚告妓曰今與爾永訣矣妓詫之告以故且曰某非吝財無顏對閨中人耳倘念舊好明年此夕大江濱一祭奠為兒且樂妓哭曰我與爾恩分不薄徒以余故使君家父母妻子雖散今生已淪落尚結來世因乎當留我家我私有所得應歸君俟原貲如數君乃歸計亦得也從之越歲來一美少年豪華都麗屬目公子卒謂妓曰若男兒甚佳肯侍我一宵經頭可三百金妓不可言非我家人公子聞之急於得金速歸呼妓許之以為誘金到手從不從固在我也晚開門妓恐抵牾屏息窺探度已登床忽公子大聲呼痛並聞少年罵曰無恥徒並入毋遺體不顧況妻子乎使我恨矣旋開門索妓數之手中杆猶在妓倉皇無措蓋少年即公子妻也初妻知公子不可諫私蓄十金後托言與公子公子不歸求公子兄代尋兄不可乃自雖髮尋之故猝不及辨妓亦背鵝毋白其隱妻賢之贖與俱歸歸請諸戚友囑妓主家跌己將地下侍先夫人公子哭挽之妓膝前並丐諸戚友代挽之妻乃止今公子能制行成家

齋側花墻外即隣氏園夏夜閨隔墻笑語聲窺之釵光溜影燭焰生花客一翳一微鬚一書生一少年姬一長一紅衣一素衣一雛書生謂紅衣曰石公子才貌雙豔聘卿力辭而乃仰面陳十吾恐貧賤之累人也紅衣曰石公子待兒不薄但聞遇妻妾奪恩庭闈亦多失行陳郎天性過人談忠孝事姬姬不倦推伉儷之餘與吾輩遊不忘所厚愛色者色衰而易弛談情者情紛而善變惟陳郎為可恃矣且二人皆揮霍一則重外面體致一則本之豪放然有節制貧賤恐不免當不致餒家人也觀跡者謂屢屢卻我何苦屈身似爛豆腐挺人吾正取其不輕諾耳素衣者微黔頸少年指雛姬謂長姬曰冰蘭才十七便自打算寶兒十三亦當梳攏矣長姬問微鬚者此兒吳大人所生伊父於我情好至今姊妹豔稱之遺此一堆肉亦富貴種我不忍造次使輕身伴中下人大人當代留意微鬚者顧髯笑曰吳大人女若是則公甥矣挾甥

非禮書生曰梁少西悅一姬太翁不知納為妾少西欲阻之而不能以情告今對面稱庶母此何以為情少年曰宋小友潰倫尤甚馬老宋一外室小友調之昨大喜告我曰着手矣太會做作眾大笑既喧誰不甚可辨余亦時久防人鬼乃就寢

緣通庵尼收少年僧為徒使人不察攜之遊大家勾引曠妻蕩妾庵作緣以僧為餌術取多錢又掘地室藏美男子奸未著也僧髮見不可隱去虎邱後山住持五神廟師尼故智見美婦孺聲者推命得其甲子以術刺使心痛又鬻膏花婆一類人於婦前稱五神廟求治心痛甚靈求必寄宿隨者同室不同床內外隔一板別無門通有屢寄宿者有一宿永不至者有士人隨妻寄宿聞妻呼救聲入視竟以心痛死經林文忠公訪聞使妓誘作良家婦往僧裝金甲神由床下地窟出事乃敗尼死僧有徒數人更縱每藏一男子旬日即精絕死死即埋庵後孕生亦埋之經兵燹庵燬尼盡屠

韋知致悅一姬欲留宿姬不可曰方服藥恐即染毒即多錢善治縱不死不虧體亦絕育多受疾苦韋賢之靳四亦眷一姬忽不肯留宿曰月期將至恐育新強之竟孕挾靳曰必娶我否則我稱靳家妾生子誓為孿童生女誓為孕婦媪必使接君家父

子兄弟叔姪必暴揚於衆擾君家門風靳無知何多金娶之歸靳甚學為人但與妻不相下致不能安攜居別業靳在百事留神靳不在氣習難除失檢時或嬉笑不類或至與僮僕並榻坐共飲食親朋亟少謂其妓也放胆調之久頗有醜聲其實宛杜且不善持家省一費百幸豐富未形其絀靳死妻以姬之故迫嫁民家民前妻兒如從習洋烟上癮令窮困不堪

有一奸人憐一婦願偕老焉夫將歸囑之曰媚之使縱色死罷無殺夫跡可醮我矣夫歸如其術情愛轉至不忍勸以貿易為圭宜早出夫故質朴不疑奸人績至乃自不禁竟以縱色死臨死恨婦咬其舌未斷事以彰

月仙欲從我問處家之道余曰夫稱君稱主則妻大臣而妾小臣也齊家猶治國焉夫無偏愛曰正妻無挾貴曰順妾無恃寵曰愼妻妾皆為夫則同心妻妾皆媚夫則啓爭妻妾皆背夫則辱身

得人為難嘗造一境玉骨氷魂明月前身無美不臻天仙化人取其神也不得回眸側體縹雲忽至自然清美秀光西子取其致也不得黎渦壽顙雅善修飾美人世出名花豔覩取其色也當其未字則厚幣以聘之尊禮以迎之其不願也必有以感其心其願也必有以愜其志果其已字則期其貞白期其得擇期其長壽期其多子孫離則抱屍離魂也合則九泉再世也如是則必生一人以應我求不然我將薄取而厚施不然我將采瑜而棄疵不然我將因圓而制規識者曰是真情癡惟真乃非癡

山蠡宇宜清江北人求多男娶妾何氏曹氏閻氏何病血漬曹月事停閻經行不暢多醫治之或全不效或小效或反益其病固始女醫李閨娘國手也診何曰經行有常道順其性則調前藥多濫劑如隄畜水水愈高隄愈峻蓄愈久勢愈烈一旦隄崩橫流莫治矣法宜理之歸源又製丸時時疏之不滯則不潰也診曹曰曹與何病相反適以相成其治則一經停日久敗血皆足為患肝病盛則入肝助其虐胃病甚亦然無病亦復自積成痞塊散之殊難經行後須加峻劑毋使血疑乘隙入他症診閻曰此甚易易耳皆前醫多事累之也人生無二血必分之曰此心血此肺血此常行血欲使經通固心固肺杜他血不知杜者暢而暢者滯矣唯常清其源於生血處養其神俾有以養身則萬血統歸於一不必杜不必多藥但先補劑固其本而後清劑利之不一載生男矣如其言數載三氏皆健子且蕃滋惠兒惠痛經嘗從人覓其方

鼠牙穿墉舍貓何功感悅鶯旭唯犬善防西家有貓花斑黎然以綠繩誘之戲句慣句見綺羅輒爪碎之鼠不問也東家有犬惡客來投骨抱骨嗚嗚食畏乞丐竹每遠避見貴客轉上下躍狂吠有俠少年並杖斃之西家婢猶哭貓東家小娘猶葬犬焉癡人曰無功而食益之不德主人加澤安能逃天厄哉美人鑒諫從良事夫愼毋來旁觀之誄

賣花翁課僮僕種花使其子餽飲食夏並使為障日驅蚊馭子甚嚴而遇僮僕甚厚或疑其失親疎之道翁曰僮僕余養生之本也為進食為驅蚊正欲其一心事花耳馭子嚴猶恐其恃親恃尊虐我僮僕況縱之乎僮僕感我我子孫受其福矣諸語雖婦人聞之無不喜其通達

揚多鬼歷代兵燹陰氣盛也避其凶諠之反云吉利諸姬膽小畏鬼鬼乘之新城一家嬌矯者曰依依曰鶯娘曰金兒鬼初作祟撒砂迷人禱於福神祠靈官靈官至人見神大鬼畏避後祠壞遷雨移靈官像城外鬼復來祟依依故淫縱昏夜見一力士持金銀誘之遂與通並引入鶯娘臥室鶯亦容留惟金兒思逐之請符求術百具咸備顧畏其勢不敢前止與所歡謀朝夕一室求安恐後終不免乃從婢子淡奴說多

焚冥寶善驅之鬼又向他家求覡其家延魏山人六十八相公作法家僮共怨且被患久因借其威同時喧起鬼大窘時大家思靈官顯應復遷入城像又毀鬼智不逞復祟我館主家來或拋磚石或污踐飲饌使不得食初館主頗有貲富田園甚寬愛僕佃僕恃主需索佃私費過當佃忘主思勾引無賴思報僕僕又不察遽勢迫無賴遂為盜挾三五佃逃並謀館主家財館主方戒嚴鬼又纏擾不得已延通慧僧禳之鶯娘館主舊人也知曾為鬼祟並詢禳法鶯娘唯代多焚覓通慧僧禳用五雷法鬼逃擾館主別業僧簡其徒三和尚治之三和尚方羈他事謀暫許鬼食許鬼焚貲許營廟供養待事畢與僧協力或以余為經師多聞見且館主所以待我者敬且至責我不設一詞余曰越俎代庖躁也鬼所賴以生者甘露味耳絕之則聾矣畏鬼強攝必不敢絕施食與否是固在鐃鼓諸公

莊周夢蝶人謂其蝶也實莊周也倏蝶倏莊周即蝶即莊周是一是二幻身化身莊周仙乎莊周怪乎花天曬粉香國尋春我能寫蝶我終不能識莊周也

南人信鬼怪由心造諸神祠鎮之南城有顯王相公有荷花三官人北城有上元三官極北有聖僧有太傅西北有弼馬溫極西有黑將軍有蔣侯有真武東城有漁婆

婁周將軍東北有二方有花爲功曹皆有顯應淘堪俎豆千秋怪最畏天師或云道陵宗之裔老果老本太古仙蝸升爲上仙故能知怪之情狀天師持正法精符籙法官用命天師到怪甕避其他尊神如黃晉公世外草木大仙小神如張惡子奎星官梅仙劉猛將軍亦有名齋大聖通甲神像公虎頭神鹿角大仙木德真君鞠花三娘子水府判官霹靂神聞太師熊王皆有名無實甚或援怪爲虐尤惡者莫如五神五神以驅怪爲名索人酒食見美女污之正樂怪之多要祭享也諸姬避之如仇

商家有西徽兩河鎮幫最後西商一家有妾見美婦人手持紅巾由門外過屢回顧知爲怪室故祀張仙妾夢仙留一神黑面虯髯謂是顯王相公明日聞徽商一家見此婦徽商奉將侯甚虔侯由拳人驛膺上畫事蹟載廟碑靈顯異常丙午新城災像毀怪遂據徽商家時時以紅巾作圈誘人圈內現王侯宰官相極富貴人貪之即入自縊死我郡諸家亦不能防也聽之怪至必有風聞風輒先避故鮮有遇者怪不得已撒巾圈人人畏之見圈中王侯宰官相皆無頭隨人即遁怪隨現惡像自稱天羅謂人莫當我也據人內室駭優倍至商求天師天師遣遁甲神來禁之神猛甚爲天師驅遣久靈跡屢著商大喜所部六丁不用命擾商家踰怪又忌遁甲輒借故先逃

怪乘之幸神善遁未大窘太元真人持天師命來勅鍾進士守戶嚴怪不得出怪又幻形似虎盆口欲倒吞天吼聲作雷天師勅清虛真君代太乙真人清虛法尚誠一謂以一怪敵一神不如傷怪不傷神又不如易怪而神吐番揭諦由海上來助真君以威殺怪無算他怪擾之有虞師者爲怪所困揭諦救之並窮天師聞之親至如清虛法怪歸命有一二老怪逃商家婦女手剝天師像供之

帝君廟像周將軍無鬚相傳有周姓者推命當死歸宿此廟聞婦哭知爲賣身葬夫者周贖金爲贖之夢帝君錫以算且言相寒薄得虬髯當貴將軍割與之醒見神無鬚已于思矣是科冠南闈或言將軍轉身爲協戎被圍賊誘之降詬之即誘賊首來營伏大藥同焚死門客有呂太公者亦王平轉身遣求救呂挾貲逃協戎死呂竟得官協戎少年余所塑者其像二說皆齊東野語然後說前半頗類家殿臣先生守破山事可謂先機之識

西遊記有齊天大聖虎力大仙舊城竟建祠同祀廟主言說部多誕大聖本漁人子形類猴猴得奇書成道因以騙虞爲虎殺傷過多謫塵世爲武官頗傳兵法宋高時爲大將圍金軍久不下或言其惰意不振又有議其奢豪攜女子軍中者其實布帛

敢栗甚自收斂遇事有作用又能保護金軍退朝廷怒之死猶坐刑上帝念其舊德使復位大仙本漢末書生甚有文望著九河論宗白圭爲戶曹轉鉤官言車行迂緩不如舟行速又課酒稅無私禁官自開檐任民自賒事皆未成既而自悔曰我說勢不行行則河必潰車夫酒戶皆無着落又爲國家增亂民矣即此亦當受殺生報後果陷於兵二妾幽一載始逃上帝憐其慘死使掌鹿山貓來捕鹿大仙思前事不忍傷生挾鹿避之仁人也其說不經載西遊更甚

楊亞仙家有園祀花神園就蕪矣旁有瓜圃夏日有怪據園及圃園畜馬猴與怪持怪去猴亦死亞仙固膽壯窺園有鼠數萬具五色紅黃者爲多出入瓜中春花神嗣出一白髮叟左右逐鼠顧健忽傾跌不能振矣一雞形從石後出笑曰木德真君銳氣大挫恐不能復前鞠花三娘子當勞力嗣一女子出笑曰聲憲公不擊人間權臣逆子來此園收桃李稅石醋醋怒爾令不結實矣明日聞太師來看如何雞形人應曰我取桃李分潤貴祠諸仙子不然且銳設聞太師來奈何恐不能壞我成法卿無嘴硬娘子軍恐褲下藏小老鼠耳女子舉火焚豆棚籐架曰無藏鼠聞紡績婆蚱蜢絡緯啼甚哀亂飛無依鼠大至女子亦避石後鼠追之至一池呼曰上元三官在是

不可進矣見一物毛森森然佇立不移鼠竟退僎人張生方行園外矚其異恐驚亞仙奔救之忽墮河死亞仙不知詫曰好事輕舉宜其驚也吾問亞仙何不避怪亞仙曰聞怪不殺人自女避之防其淫亂我人盡皆夫就之且樂何避爲明日以花神有靈虔享焉後他族迎天師至怪同時逃

白秋門舊大家女名嗓一時五都顯貴多遊其門忽來一黃目少年自稱石成棟媚秋門並媚秋門諸義女呼秋門曰姊呼諸女爲妹擾擾無休聞嗣王相公靈應畫其像懸之暮石至見像不敢前像亦下立庭中石稍稍引其類至像驟退寇門石類自亂久之又逼寇門像又爲風裂猶出庭退石像呼秋門曰荷花三官人侍我久虛空藏亦我弟子我囑衆代我我去矣像忽爲風捲去有二金甲神至無鬚者在前驅逼怪出庭有奉嗣王相公者言係居士持戒嚴佛說七十二魔道迷惑衆生使弟子宿海長老化之長老本立地成佛魔道未能驟服又使敬公化之敬公爲南國衆生所崇奉護法乃黑將軍將軍勇甚謂宜服以武請一日礮及再日斬魔不服魔道乃肆大弟子唄公壇法壇欠佛開戒不能斷稽首佛曰須弟子親往佛默遣之魔道氣焰逼人唄公遠弗能進魔道謂佛法淺乃大肆佛思偃王禪師曾降龍伏虎使奉命往

魔大鬧佛已知之而偃王未知也中間顯王皆始終佈佛法佛立意授言顯王顯王
辭謂弟子不足願協力偃王不許魔道乃稍稍氣敝虛空藏本地獄總管顯王拔之
授以佛法出深入顯具大神通地獄諸屬鬼畏之如虎亦恨之如仇荷花三官人亦
居士也侍顯王會代伏一二老魔顯王化人皆語語入人心脾魔人性未滅亦多有
感顯王者故顯王人奉之特虔

旋婉風來寓未久復歸燕趙琴生思之成疾游魂北上至一宮闕二仙女邀之謂曰
我與君遊九天行至一河謂是銀漢乘槎遠上見水四流泛濫稍北星光閃灼二女
大懼刼棹急行驚定始告曰適所見乃黑煞星屬張宿遇我輩則擄為妻妾老幼者
皆殺之惟避其星冥傳說所化也約一二時許又見星光如前二女不懼問之曰有
文曲星在文曲主科第為元為三鼎甲能化凶為吉其星直見文星涉河與煞星鬬
煞星退文星歸宮又臨河少時耳中聞憂憂有聲二女曰聖僧至矣倏雲際見二僧
一入南蕭星中一入北蕭星中星光盛飲二女喜曰紅砂星犯太微垣滅矣女星亦
光暗但黑煞忽隱忽現光忽散忽聚未知何若登岸嘱曰婉風在月窟中我有事瑤
池不能偕行琴生踽踽向月姑叩關婉風果出謂曰與子有緣分三年後當會於此

婦娥約製笑鏡相待馬推之墮魂入竅喜極病乃愈

攜如珍觀劇六朝江見一生表名張雖陽率部據城賊起將圖別守者老留乃集衆
以待賊至城下忽雷神率所部來火神亦到大敗之雖陽面忽變青成瘡神賊遇氣
氛輒奔不敢犯其境犯亦多敗蠣一武生扮劉猛將軍率鬼卒驅蝗副淨扮蜡神老
生扮土穀神亦率部出劉部猛甚蝗聞聲即逃鄉農迎將軍敬且至請巡田請分部
各村落土穀部有不能者遣劉助之蜡部擾農劉部不稟將軍令輒能勢禁劉去所
部亦易乃合蜡部索享食蜈蝗食禾自分其餘他部有驅蝗者又陰破其法籍蝗為
糧久之農怨且怒求一天神呼其部曰速化蝗我好一力擒否則速散劉部以滅又
一齣草蛟踞海口龍子率部相持蛟不敢鬬龍子方誕日大讌會岸上虎傷人山神
不問龍子怒騰岸逐虎一二小龍隨之虎退龍子獲小虎蟠之行虎入血池污不能
起遇害山神笑其代庖也龍君還水府奎星復仇不獲又飭神鯉繞蛟後上下夾攻
蛟僅不敢肆亦未能傷復還白水功費乃副淨戴尖翅紗帽領龜聲鼈隊蝦軍蠏兵
其間或縮頭不前或拖裙學婦人或承水母下風如俠兒娼妓令美人垂涎或橫行
謀稻粱或聚衆翻客舟取金銀或扛水炮恐嚇鮫人蜃戶怪怪奇奇千態萬狀眩人

耳目或一丑扮一書生持白摺扇搖擺至曰白水夢夢哉轄下乃黿蛟游行如故何
以對龍君後一小丑扮隨侍面目可笑背指之向人告曰我家主人真是大腳臭黃
魚人前罵東家淫婦西家蕩婦言偷漢子利害甚明白乃床下藏數十少年如珍閣
其語褻扯余歸不知所演何名疑在新八齣中

舊學參勇參師改祀真武並道家功課請曰如桃花女來授法大佳龜蛇二將至次
之真武親臨則更佳矣熙四十九日見真武乘大舸搖蕩雲中舸歌悽婉似有崇思
鼓助詞雲氣作牛頭馬面夜叉魑魅遇舫即摧忽怪像聚推舫退行極西闍真君呼
曰功不成不可止將留吾身助君子溝壑不足雪吾恥吾猶有用何必死舫復至前
拳師曰子必成武進士管仲音同管中神語暗管仲也吾不屑武業之乃專事文

水之清動極思靜蠟脂粉珠翠從舟金大師參禪一日入定侍婢見其頂上起一線
如香烟漸聚現一圓光光中一虎頭神大旂寫一方二遠處有石壘砲來如水雹神
伏地突起進壘前肩臂扛石倒狼烟上沖又聚一圓光光中二天神大旂寫二字字
一雁冠一花冠雁冠者正位倏現一城城外設砲忽城倒壓砲砲口轉向外轟聲如
雷有人欲下城花冠者斫之二冠上有各聚一圓光花冠光內一小神小旂寫二木

字倏有城倏受圖倏下城倏衝圖出倏有人衝圖入同入倏又夜下城焚壘倏跪一
大神前倏景首雁冠光中現一老儒四門哭凡數百周忽人皆着白同力建一祠祠
額不可辨彷彿似季分車司兩光上又合一光光淡微著影既而一光併兩光兩光
併一光一光縮入頂上光光漸漸入頂水微瞪目婢目注猶如癡

戊午夢與詩人會一潘姓少年謂我曰君在邪顛識清臣否清臣著夢華錄多言五
年近事自敘謂取焦東文集中說夢癡人之義余記憶亦似識之於案上見一職名
單首列周國英字冠忠號清臣浙江華亭人潘指曰即此君也出夢華錄視之亦四
卷首夢中事次夢中情三夢中人四夢中夢言次余所傳二十二美人至次卷諸同
社至三卷四卷真因幻想有識有不識一切具色相人皆至清磬一聲忽天清日朗
時如早春地如蓬島乃稍稍醒聞老母杖聲妻料理家事聲兒婦剝繭聲兩子讀書
磨墨聲孫笑語聲五中清澈不作一想乃吟詩曰萬事黃粱醒後安不須艷筆寫巫
山家庭自有團圞樂世界須猶冷眼看

揚州夢卷四終

香畹樓憶語

香畹樓憶語題詞

清　錢塘陳裴之小雲著

余家同懷十人惟紫妹最幼最美最才最賢而難得者為最孝。其居我生母之喪也哀毀骨立徒以老父在堂未即身殉嫡母既撫如所生妹亦曲盡恭順惟於背燈倚枕感念亡親淚漬衾襴歷數年如一日也。余聞其將有所適歸叩其詳。妹曰雲公子人品學問有目共覩母俟鄙言聞其傳家孝友天性過人此尤妹所怦怦心動者耳。余曰門高族大契洽良難以吾妹淑性處之自無不宜家宜室惟是同母手足目前僅我兩人一旦睽離深縈我念今與妹約別後如不暇搦管覓一花一草寄我即可知妹近狀矣。妹領之畫楫渡江積旬仟返發函伸紙蛺蝶雙飛弄翠眠香栩栩欲活靈心飛動喜可知已今夏歸省養疴歡然握手備述堂上之慈。夫人之賢並聞稚嬛龍媪云此來舉室送行潛然出涕館問之使不絕於道。余方欣感交集以為吾妹之賢孝既有以上契親心雖金鎗馬麥定業難逃然人定勝天造化或容默挽耳不虞曇花現影落葉歸根連折連枝使人痛絕。夫試妹生平論之慧心紈質燕寢承歡月滿花芳玉郎專寵家山重到骨月全逢既親二老之顏復告生身之墓雖未心素車之

弔。備極哀榮梨雲總帳之悲靡問存歿無毫髮之遺憾無父母之胎罹蘭緣既盡撒手以去也固宜惟聞父母告余云公子以老親在上力抑哀情然泱旬以來惟見以眼淚洗面逝者如斯生者如之何垂垂鶴髮感激涕零嗚呼吾妹縱脫寶緣鑒此芳情亦當似玉簫再世矣余多愁善病僅存中年既痛逝者行自念也一燈如豆三復斯編感公子之情多惜佳人之命薄幽窗冷雨撲筆泫然甲申巧月。太原瑞蘭雪漱拜題。

廣平居士以梅垞生新譜影梅庵傳奇。乙雲公子題詞俾紓折玉之感公子請之益增悽恨時距紫妹之仙去者十日矣閨湘請於公子曰影梅庵憶語世豔稱之然以公子之才品遠遜參軍紫妹之賢孝亦踰小宛且此段因緣作合之奇名分之正堂上之慈夫人之惠皆千古所罕有前日讀君家大人慈訓有曰惜身心而報以筆墨俾與朝雲倩桃並傳。公子其有意乎。公子乃坐碧梧庭院滴淚濡毫文不加點隨時授余讀之情文相生悽豔萬狀摘記紫妹未字時余嘗與豔雪翹雲韻秋贈香小燕諸人私語曰箇儂吹氣如蘭奉身如玉除是侍香金童甫能消受耳既見公子爭慶得人飲餞之夕芳菲滿堂皆曰十妹此行何異登仙掛釵拂袖多有感羨泣下者迫妹今夏歸省語及公子恩誼輒嘖嘖嘆曰薄命人惟恐消受不起嗚呼銘心刻骨之言。孰料為撒手離塵之讖哉妹之病也姊姊姨姨曾被腸恤者皆願以百身贖之于其逝也相向而哭皆失聲況以公子憐香惜玉情之所鍾其纏綿激楚自有大難為懷者然自有此作。紫妹既在所必傳村拙如閨湘輩亦得厠名簡末此如淮南拔宅雞犬皆仙。公子之心盡矣紫妹之靈慰矣題曰香畹樓憶語仍影梅庵例也世有矛曉譜入宮商烏紗鈿髻登場學步之時吾不知此後賺人清淚又將幾許甫申七月。

扶風閨湘居士揮淚謹書。

紫姬小傳

姬王氏名子龍字紫湘一字畹君秣陵人余子裴之側室也初子婦汪端來歸生子孝如彌月殤逾年又生孝先娩後夫調體孱多疾又因夫子頤道先生病劇端晉願長齋繡佛三年繼以選明代人詩初二集聚書盈屋晨書暝寫心勞神疲恒數晝夜不得寐因請於余及頤道先生曰作配高門賢淑慈愛有逾顧復比得醒疾終夜不寢醫云疾在心神不加靜攝將成怔忡自問幼耽墳籍疏曠針黹下饋五葉尤非所諳雖重親高堂矜其不逮夙夜循省心何以安且堂上膝下僅止公子一人飴含抱孫亦止孝先一人螽斯蕃衍宜求淑儷以主中饋俾端得安心優游文史以延孱弱之軀並於祖翁先舉政公祖姑查太宜人前再三言之雖未即許未嘗不鑒其心之苦情之摯也嗣夫子以公至秣陵聞姬賢歸言之端聞請曰端之前言實本肺腑即不為公子求佳偶獨不可置通室乎且紫姬詞翰端曾一見之尤非尋常金釧可比也夫子乃稟命堂上介同歲生侯君青甫醫歐陽大令棣之為憂脩諏吉迎歸端先期營香畹樓以居之故又字畹君也初至之夕賓客雲集姻眷夾侍姬端秀靜穆神

光雜合若瓊花之照春而華月之白夜也余以久病辟穀十稔裴之嘗與端言苟謀置遞必得能侍余疾者姬至逾月輒屏鉛華佐治內政侍余尤盡心力朝夕不離余性畏雷每頑雲屯空鷺電掣影裴之夫婦輒在側姬既至裴之或以事他出或在家雖深夜姬必先侍余側也上年春余在揚病亟姬焚香籲天請以身代並代裴之侍覲音齋容冬端病頭風手不能持匕箸醫者云易傳染語其危姬黎明起不梳洗不進飲食先為大婦敷藥鋪襞撫摩抑搔恒至深夜衣不解帶者數月端疾竟賴以愈孝先自離乳哺即隨余寢食雖孩提性方執行坐有常所不多言言輒喜作模棱語婢媪不能通其意姬喜宴若所生佐余撫視余因得晏息焉余家世代寒素服食樸簡姬荊布粗糲安之若素以是尤得先奉政公歡心去春奉政公病姬發願侍湯藥不食鹽豉姬生母早卒老父嫡母在堂乞於上年十月歸省並為生母掃墓嗣遭奉政公大故舉室南還不克踐約既痛奉政公之見背又感念生母每夜分輒悲泣遂成嗽疾中間侍大婦之病已輟諱疾不言洎余知之延醫調理甫少痊會余疾作扶病侍余坐窗前適當風處嗽疾復作遂不可止裴之始以治文案海河渠夏盛英獲巨衆交知於節相孫公黎襄勤公爰會中丞韓公奏請以通判留江南補用已奉

特旨准行矣嗣以部駁將赴都請分發姬謂裴之曰君之冀留江南意為近侍堂上計也今分發則遠近不可知慈闈多病勢不能往妾當在家代君侍奉至夫人之不能往者亦勢也君宜別求淑質代佐內政並言之余余以閨中人材難得余病平來亦漸輕減且有姬人管筦次女麗姬侍余勸慰之屢勿聒是念裴之先蒙 聖諭更屬緝捕勤能感動驅疊檄梟盜去冬今夏歷荷節相甄勞復奏又奉 特旨以始終奮勉 敕部先選仰邀 異數舉室銜 恩孰知裴之將得官而姬已先逝耶方病之亟也裴之馳書秣陵招翁媪至秣存問慰藉喜見顏色疾以漸瘳既病復作自知不起恐余之憂悸也強自支勵言翁媪雖得見而掃墓之願未遂心恒耿耿思力疾一行以畢所懷且藉養痾泣請數四乃令裴之送之秣陵將逾月會余以感冒擾疾姬聞信促裴之歸洎有書來輒言病少愈以安裴之心裴之于六月二十二日至吳門為余禱于元化先生祠余病就痊夢中恒恍惚幼穉言見姬歸乃於七月初三日促裴之行而七夕秣陵人至則姬已於初四戌刻逝矣其歸也若恐余之不任哀痛而故遠之其逝也若恐裴之親視永訣之傷神也而遽先之臨終神氣湛然聞雷聲隱隱猶念余不置裴之本以初二日行因家中人為製湖綿袷具乃先遣僕星夜馳報以慰之適有以水蜜桃餉者余知其所嗜命齎往初五日至而姬已逝桃實無恙僅充靈座之供裴之初六日至則一棺長掩殮具已不及用與芻靈冥楮同付焚如而已信至太宜人以下無不痛哭失聲大婦尤哭之慟夫子與余請於太宜人命裴之攜柩至蘇厝虎邱禪寺奉政公靈輀側俟奉政公歸葬同至西泠卜厝焉姬數年來不易一衣不製一釵不私蓄一錢裴之衣服玩好圖繪書籍付收掌者輒為區分小字記之部別居分不失累泰性耽文翰從裴之夫婦受詩法有寄公子揚州詩自秣陵寄大婦吳門詩二篇餘則斷楮殘編與零箋冷墨同盡矣嗚呼姬之未至也知其美麗不知其淑慎也既至知其淑慎不知其勤儉也久之知其勤儉不知其賢孝也乃閱數年之久而其賢孝之實蹟以自晦而愈明覺無事不人人心脾列余沉疴委頓十餘年需人娛侍得此賢孝之婦而復失之每一憶及不知涕之何從也因制淚和墨作為此文俾後之覽者知其概焉姬生于嘉慶八年癸亥七月十四日卒于道光四年甲申七月初四日生平二十有二其卒也夫子為誄裴之為香畹樓憶語大婦端管姬筠余大女華姬次女麗姬皆有詩

論曰古稱姬妾之賢者若倩桃朝雲皆以得侍文人僅留姓氏柔嘉之則傳者勿誣

姬家金陵六朝舊都碧玉桃葉蠡蹟在焉而姬之柔魂遠遁倩桃朝雲挹之藏籍殆絡秀之流亞而惜其不永年也悲夫

道光四年歲次甲申七月中錢塘龔玉晨羽卿撰

香畹樓憶語

丁丑冬朔家大人自崇禮受代歸籌海積勞抱恙甚劇太夫人扶病侍疾自冬徂春衣不解帶參朮無靈羣醫束手余時新病甫起乃泣禱於白蓮橋華元化先生祠願減己算以益親年閩人允莊復於慈雲大士前誓願長齋繡佛並偕余日持觀音經若干卷奉行衆善乃荷元化先生賜方四十九劑服之病始次第愈自此夫婦異處者四年允莊方選明詩復得不寐之疾左鉗右茗夜手一編每至晨雞喔喔酒未就枕自慮心耗體羸不克仰事俯育常致書其姨母高陽太君嫂氏中山夫人為余訪置遥室余堅卻之嗣知吳中湘南佇雲閣語樓諸姬皆有願為夫子妾之意懇請堂上為余納之余固以為不可蓋大人乞祿養親懷冰服政十年之久未得真除相依為命者十餘指待以舉火者數十家重親在堂年逾七秩恒有世途荆棘宦海波瀾之感余四踢槐花輒成康了方思投筆以替仔肩滿堂兮美人獨與余兮目成射工伺余固不欲冒此不韙且絲珠碧玉徒侈豔情温清定省孰能奉吾老母者采蘭樹讓此事固未容草草也

金陵有停雲主人者紅妝之季布也珍其弱息不異掌珠謬采虛譽顙言倚玉申丈白甫暨晴嵐太史為宣芳慷余須賦詩謝之曰肯向天涯托掌珠含光佳俠意何如桃花扇底人如玉珍重侯生一紙書新柳雛鶯最可憐怕成薄倖杜樊川重來繼踐看花約拋擲春光已十年生平知己屬明妝爭訝吳兒木石腸孤貞畫蘭年十五又傳消息到王昌催我空江打槳迴誤人從古是浮名當筵一唱琴河曲不解梅郎負玉京白門楊柳暗棲鴉別夢何嘗到謝家惆悵鄧金堂外路西風吹冷白蓮花此詩流傳為紫姬見之激揚嘯歎絮果蘭因於茲始茲矣

孟陬下澣將游淮左道出秣陵初見紫姬於級秋水榭時停雲嬌女幼香將有所適仲瀾騎射招與偕來余與紫姬相見之次晝燭流輝玉梅交映四目融視不發一言仲瀾回顧幼香笑述董青蓮傳中語曰主賓雙玉有光所謂月流堂户者非耶余量不勝蕉姬偕坐碧梧庭院飲以佳茗絮絮述余家事甚悉余訝詰之低鬟微笑曰識之久矣前讀君寄幼香之作纏綿悱惻如不勝情今將遠嫁此君誤之也宜賦詩以志君過時幼香甫歌牡丹亭尋夢一齣姬獨含毫繞墨拂楮授余余亦怦然心動振管疾書曰休問冰華舊鏡臺碧雲日暮一徘徊錦書白下傳芳訊翠袖未家解愛才春水已催人早別桃花空怨我遲來閒繙張泌妝樓記孤貞鬻期第幾回郤月橫雲

畫未成低鬟攏鬢見分明杷門巷飄鐙滴楊柳簾櫳送笛聲照水花繁禁著眼臨風絮易怕關情如何墨會雲蕭侶郁遣盼盼唱渭城如花美春水流年拍到紅牙共黯然不奈閒情酬淺盞重煩纖手語香絃雙懷明月三生夢入畫春風半面緣消受珠櫳還小坐秋潮漫寄鯉魚箋一翦孤芳豔楚雲初從香國拜湘君侍兒解捧紅絲硯半少休歌白練裙桃葉微波王大令杏花疏雨杜司勳關心明鏡圍槃約不信楊州月二分姬請至末章慨然曰夙聞君家重親之慈夫人之賢君輒有否無可人或疑為溥倖此皆非能知君者堂上閨中終年抱恙聞君鄭重之意欲得人以奉慈聞耳因即餞余詩曰煙柳空江拂畫橈石城潮接廣陵潮幾生脩到人如玉同聽蕭聲廿四橋月落烏啼霜滿馬滑搖鞭徑去黯然魂銷

湖陰獨旅新綠如夢啜茗看花殊有春風人面之感忽從申丈處得姬芳訊倚闌循誦紀之以詩曰二月春情水不如王人消息托雙魚眼中翠嶂三生石柚底金陵一紙書寄向江船迴棹後寫從牧閣上鐙初樓桃花潛宵寒淚冥遺銀屏影疏嗣是重親惜韓香之遊閨人契勝璃之才摹芳結纏促踐佳約余曰一面之緣三生之諾必秉慈命而行庶免唐突西子允莊曰昨聞諸堂上云紫姬深明大義非尋常金粉

可比申年丈不獲與儕蹇脩之事六一令君可任也李秋八夕迴挂霜颿重陽渡江風日清美白下諸山皆螓蛾髻迎楫矣

六一令君將赴之江新任聞姬父母言姬推意屬余倩傳冰語因先訪余於丁簾水榭話曰從來名士悅傾城今傾城亦悅名士聯珠合璧洵非偶然余滯燕臺久矣今自三千里外捧檄而歸端為成此一段佳話爾余袖出申丈書示之令君掀髯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足為靡無媚香一輩人楊眉生色矣既以姬素性端重不欲余打槳親迎令君迺屬其夫人與姬母伴姬乘虹月舟連檣西下小泊瓜洲重親更遣以香車畫鷁迎歸焉

姬同懷十人長歸鐵嶺方伯次歸天水司馬次歸汝南太守次歸清河觀察次歸隴西參軍次歸樂安氏次歸清河氏次未字而卒次歸鴛湖大尹姬則含苞最小枝也蕙綢居士序余夢玉詞曰聞紫姬初歸君畦秦淮諸女郎皆激楊歎羨以姬得所歸為之喜極淚下如董青蓮故事渤海生高陽臺詞句有曰素娥青女逃相妬妬嬋娟最小福慧雙脩論者皆以為實錄姬亦語余云飲餞之期姍姬咸集綠窗私語僉有後來居上之歎其姊歸清河氏者為人尤放誕風流偶與其嫂氏閨湘玉真論及身

後名鬼述李笠翁奉淮健兒傳中語曰此事須讓十弟我九人無能為也兩行紅粉服其誅諸吐屬之妙

吳中女郎明珠偶有相屬之說安定考功戲語申丈曰雲生朗如玉山所謂仙露明珠者詎能方斯朗潤耶告以姬事考功笑曰十全上工庶療相如之渴耳蓋亦知姬行十故以此相戲云

余朗玉山房瓶蘭先茁同心並蒂花一枝允莊曰此國香之徵也因為姬營新室署曰香畹樓字曰畹君余因賦國香詞曰悄指冰甌道繪來倩影浣盡離愁回身抱成雙笑竟體香收攏髻離騷倦讀勸寒芳人下西洲琴心逗眉語葉樣娉婷花樣溫柔比肩商畧處是蘭金小篆翠墨初鉤幾番孤負巍得薄倖紅樓紫鳳嬌銜楚佩慈蓮鴻爭妬雙脩雙脩漫相妬織錦移春倚玉級秋一時詞場耆俊如平陽太守延陵學士珠湖主人桐月居士皆有和作畹君極賞余詞曰君特扶夏此為兼美余素不工詞吹花嚼蕊嗣作遂多閨人請以夢玉名詞且笑曰桃李宗師合讓掃眉才子矣

閨中之戲恒以指上螺紋驗人巧拙俗有一螺巧之說余左手食指僅有一螺紫姬歸余匝月坐綠梅窗下對鏡理妝閨人姊妹戲驗其左手食指亦僅一螺也粉痕脂印傳以為奇重閨閒之笑曰此真可謂巧合矣

蓮因女士雅慕姬名背撫惜花小影見貽衣退紅衫子立玉梅花下珊珊秀影髣髴似之時廣寒外史有香畹樓院本之作余因興懷本事紀之以詞曰省識春風面憶雛鬟瓊枝照夜翠禽啼倦豔雪生香化解語不負山溫水軟兒盃字珍珠難換同聽蕭聲催打槳寄回文大婦憐才憾消盡了紫釵忽歌場豔睹桃花扇胃燕支閒摹妝頷更煩嬌腕拋郎筍食兜風鳥髻子檣雲乍箱只冰透鶯綃誰管記否吹笙蟾月底勸添衣悄向迴廊轉香影外那庭院姬請之笑校畫冊曰君視此影頗得神似否乃馬月嬌畫閣十二闌懷風抱月秀絕塵寰幀首題紫君小影四字則其嫂氏閨湘手筆是冊固閨湘所藏以姬歸余為慶疏別欣然染翰納之女兒箱中者余欲壽之貞珉姬愀然曰香閨韻事恒慮為俗口描畫余乃止

蓮香閣狂香浩態品為花中兮樂嘗語芳波大令曰姊妹花中如紫夫人者空谷之幽芳也色香品格斷推第一天生一雲公子非紫夫人不娶而紫夫人亦非雲公子不屬奇緣仙耦鄒重分明實為天下銀屏間人吐氣我輩飄花零葉墮於潘阆也宜哉芳波每稱其言輒為歎息不置

捧花生撰泰淮畫舫錄以倚雲閣主人為花首此外事多失實人咸識之余以公羅秣陵仲澗招訪倚雲一見飄呼余字曰此服媚國香者也仲澗與余皆愕然時一大傑震余名遇事顧為所厄復歸以語姬姬笑曰大傑震君之名而撝君倚雲識君之字而企君彼錄定為花首也固宜

余受知於彭城都轉請於閩部節使檄理真州水利並以庫藏三十七萬貲余司其出納余固辭不可公愠曰我知子歆守兼優故以相托有所避就未免蹈取巧之習矣余曰不司出納識蹈取巧之習苟司出納必蒙不肖之名事必於私無染而後於公有稗此固由素性之迂拘亦所以報明公知己之感也公察其無他乃止時自戟門歸已深夜閶人方與姬坐香畹樓玩月閶人詰知歸遲之故喜曰君處腊膏而不溷足以報彭城矣姬曰人濁我清必櫻衆忌罹以持己寬以容物庶免牛渚之譽乎余夫婦歎為要言不煩

余舊撰泰淮畫舫錄序曰仲澗屬為捧花生泰淮畫舫錄弁言倉卒未有以應也延秋之夕慫君招集蘭語樓焚香讀畫垂簾鼓琴相與低徊者久之慫君叩余曰媚香往矣桃花扇樂府世豔稱之如侯生者君以為佳耦耶柳怨耦耶余曰媚香郤聘不

負侯生生之出處有愧媚香者多矣然則固非佳耦也慫君頷之復曰龐無以妹喜為冠為湘真所距訝矣之曰風塵弱質見屏清流願蹈洞湖以終爾湘真感之或不忍其為虞山所涴乎余曰此龐無之不幸亦湘真之不幸也橫波侍讌心識石翁後亦卒為定山所誤坐讀萬嫩式功獨標大節彌可悲已柳不見九畹之蘭乎湘人佩之而益芳羣蟻趨之而即敗所遇殊也如卿淨洗鉛華獨耽詞翰塵棄軒冕屣視金銀組倫下材齒冷久矣然而文人無行亦可寒心即如虞山定山壯悔當日主持風雅名重雪魁已非涉獵詞章聊浪花月號為名士者可比卒至晚節頹唐負慙紅袖何如杜書記青樓薄倖尚不致誤彼嬋媛也僕也古懷鬱結嘯與為懽未及中年已傷哀樂悉鄉懷抱曠世秀羣竊慮知己晨星前盟散雪毋驀錢樹郎冒璧人弦絕陽春之音金逑長夜之飲而木石吳兒且將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曰使卿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嗟乎薰猶合器臭味差池鵷鰷同羣躑躅不狎語以古今能無河漢哉慫君沾巾櫜鞬殆不勝情余亦移就錐花黯然罷酒維時仲澗素序甚殷慫君然脂拂梳靖并記今夕之語夫白門柳枝青谿桃葉辰樓顧曲丁簾醉花江南佳麗歸來尚已迫至故宮禾黍舊苑滄桑名士白頭美人黃土此余濡心板橋雜記所

錄作也今捧花生際承平之盛聯裙屐之游跌宕湖山甄綜花葉華燈替月抽鶻擫逐之天畫舫凌波捻翠眠香之地南朝金粉北里煙花品豔柔鄉據懷瑣錄濡心雜記自難專美於前竊謂輕烟澹粉閒當有如慫君其人者兩君試以斯丈示之并語以龐無媚香往事不知有感于慫君之言而為之結眉破粉否也此一時佇興之作忽忽不甚記憶迨姬歸余後允莊談次戲余曰君當日以他人酒盃澆自己壘與酣落筆慨乎言之苟至今日敢謂秦無人耶苔妹曰凡生平佳遇難多然皆申禮防以自持不肯稍涉苟且輕薄之行今得紫君天之報凡者亦至矣閨侶咸為首肯秋影主人中年卻掃鑪薰茗盌擁髻微吟花社盡先出塵不染後來之秀禹崇禮焉先是香畹閣有隨鴈之舉主人苦口箴之閶姬屬余慶得所歸恒求識面申丈介余脩相見禮笑曰十君玉骨珊珊適應益餽豐豔耶遍珠抱璞卓犖不凡具此識英雄眼尤為掃眉人生色矣歸言其言姬為莞爾

邢當要衝冠蓋雲集余自趨庭問絹日鮮甯晷堂上於奇寒深夜命姬假寐俟余姬仍前鋪溫茗圍鑪端坐以待詰晨復辦色理妝次第詣長者起居夙興夜寐歷數年如一日焉

姬將適余偶與倚紅聽春輩評次青容院本或香祖樓警句或賞四弦秋關目姬獨舉雪中人可人夫婿是秦嘉風也憐他月也憐他數語吟諷不輟唐甥桂儕侍髮改子笑曰十姑此時固應心契此語金釵四座嘗為知言余前年于役彭城寄姬詞有曰踢冰瘦馬投荒驛貧了卿憐惜累卿風雪憶天涯休說可人夫婿是秦嘉蓋指此也嗣于下相道中寄姬詞曰霜月當頭圍復缺躍馬彎弓那怪常離別約了歸期今又不關山只認無啼鴂何事沾膺雙淚熱悵下悲歌竟未生同穴恐與歸時鎩羽說五更一騎衝風雪南州朱夫人為寫行看子晚翠庵主即書原詞于上姬每一捧誦感歎彌襟浸咽之音如聽柳絲芳草矣余幼涉鞿鈐長延豪俊然如清河君之忠義廉立者頗不易覯長白尚衣鉞欲治梟蘗暴除害致書閩部謂燕趙壯士江淮異人恩威部勒非余莫任余啟閩部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雞鳴狗盜之雄為饑所驅不知擇業鋌而走險患莫大焉廣庇博施知有不遽然能儲一有用之材即可殉一無形之禍閩部深嘉是言且曰即以禽梟而論以毒攻毒兵法亦當如是也忠信所格景蕃孔殷姬曰鷹飛好殺龍性難馴膽大心細願味斯言且以余馭下少嚴淵魚廩鼠察詰不祥怡詞巽語皆得韋絃之助云

淮南以濟河傳運。余請于堂上。劍為移棚之議。節使與彭城公咸慶安枕。真州賢士。歌詩以侈美之。歸逼歲除。廵行民頌聲洋溢。殘年風雪不貲此行。那有辜負香衾之憾。

燕城綺節。慈命設讌。璧月樓前。姬偕閨侶。香塔俠拜。更解綰聲。憐愛纏遷。賢蓋置臨。吻吾杭謂芻尼嘶以成梁。可渡星河。重匹也。等妍戲裁冰。殺繪並頭。蘭桂界姬向月繡之。鏤金錯采。巧奪鉞神。余巾箱檢點。珍逾蔡氏金梭矣。

癸未仲春。太夫人患病危亟。姬禱焚香告天。願以身代。余時奉檄駐工。星夜馳歸。禱于太平橋元化先生祠。賜方三劑而愈。姬因代余持觀音齋。以報春暉至殁不替。

姬與余情愛甚摯。而恥為伎娭之行。是以香影閨聞。贈余簇花綃帕。香霏閣暗。余冰紈雜佩。秋雯閣贈余瓜瓤繡縷。姬皆什襲藏之。又香霏閣寄余雕瓷蝴蝶一枚。姬尤奉愛不釋曰。聞牆擲果。皆屬人情。苟非粉郎香掾。又誰過而問之者。

余取次花叢。屢為摩登所攝。爰賦柳梢青詞以謝之曰。曳雪牽雲。玉龍鸞釀。嗅掩重門。曲曲回闌。疏疏簾影。也夠銷魂。愁看照眼濃春。添多少香痕淚痕。默默尋思。生生孤負。無數黃昏。休整雙蛾。重華倩影。好伴維摩。嬌倚香篝。話殘銀燭。閒煞金窩。更無人唱回波。只怕慈情多恨多。葉葉花花。鶼鶼鰈鰈。此願難虛。允莊曰。風流道學。不礙不肯。當是衆香國中。無上妙法。姬曰。瓤藩墮溷。千古傷心。君能現身接引。亦是情天善果。余曰。安得金屋千萬間。大庇天下美人。皆歡顏耶。姬亦為之巽然。

余以烏烏之私。懼官遼域。牛馬之走。感著微勞。黃扉屏國士之知。丹詔沐勤能之諭。綸音南遠。吏議隨之。絮養喟。恩未甘廢。棄逢冰雪。小隊弓刀。急景凋年。重嘗艱險。維時允莊忽染奇疾。淹篤積旬。姬乃鷄鳴而起。即詣環花閣。褰帷問夜來安否。親為塗藥進進。後始理膏沐。扶持調護。寢饋俱忘。語余世母譙國太君曰。夫人賢孝。閨中之曾閔也。設有不諱。必重傷堂上心。而貽夫子憂。稽首慈雲。妄願以身先之。爾余時寄蹟於東陽參軍絳雲僊館。曾附書尾。寄以近詞曰。年來飽識江湖味。今番怎添愁悔。遶樹棲煙。殘鴉警雪。人在黃昏孤館。更長夢短。便夢到。紅樓也。防鶯轍雁唳霜空。故鄉何事。尺書斷。書來倍紫別恨。道蘭人小病。羅帶新緩。茗火前愁。蘭煙抱影。不是卿卿誰伴。憐卿可憐。況一口紅霞。蛩蛾懨展。漫憶揚州。斷腸人更遠。姬時已得咯血症。諱疾不言。漸致沈篤。余以定省久睽。匆當捆畢。醉司命多。風雪遄歸。而姬已骨瘦香銷。懨懨牀蓆矣。

余自吏議。不得留江後。姬曰。君此後江湖載酒。宜豫留心一契合之人。余詰其故。曰。君為尊親所屈。奉檄色喜。自斷不忍遠離膝下。但今既有此中沮。或者改官遠省。太夫人既憚長途。不能就養。夫人又以多病不去。我何忍侍君獨行。且寒暑抑搔。晨昏侍奉。留我替君之職。即以攄君之憂。至君之起居寒暖。必得一解事者。悉心護君。雖千山萬水。吾心慰矣。此姬自上年十月以來。屢屢為余言之者。孰知黃花繡命之言。即為紫玉成煙之讖哉。

荅湖施生。隱於閶門。擲六木以決禍福。聞有奇驗。余就卜流年休咎。生曰。他事甚利。惟不免破鏡之戚。問能解否。曰。小星替月。可解也。更請其他。曰。嗟彼三五。或兒遞及之禍。時平陽中翰自淮南來。為姬推算。亦如生言。爰就隣硯。卜氏占之。曰。前身是香界司花優曇。豔金玉之緣。遂為法華所轉。愛緣將盡。會當御風以歸。爾允莊聞之。亟請於堂上。為余量珠購豔。以應施生之說。余曰。新人苟可移情。轅使桃僵李代。抑心自問。已覺不情。設令勝先。續斷香不返。魂長留溽倖之名。莫雪向隅之恨。更非我之所願。又豈卿之所安哉。允莊曰。然。則如何而後可。余曰。姬素戀切所生。恒見望雲興歎。還珠益算。此誠日者無聊之極思。然其徙倚緜延。屢煩慈顧。每與言及。涕泗不

安。曷以歸省之計。為伊郤病之方乎。允莊頷之。迺為請於重閨。整裝以定歸計焉。

四月下澣。五日。太夫人雪涕命余曰。紫姬以歸省之計。為郤病之方。果如所言。實為至願。惟值江風暑雨。霄勞我心。汝可禱之於神。以決行止。余因禱於武帝廟。其籤詩曰。書人相遇水雲鄉。冷淡交情滋味長。黃閣開時延故客。驊騮應得騁康莊。太夫人見有驊騮康莊之語。以為道路平安。乃許歸省。孰知三槐堂中。西偏楹帖。大書深刻曰。康莊驟足躡青雲。而姬殁後。檔停適當其處。開我西閣門。坐我綠陰牀。事後追思。如夢如幻。神能知之。而不能極之。豈蒼蒼定數。竟屬萬難挽回哉。

紫姬行後。允莊寄以詩曰。梅雨絲絲暗畫樓。王人扶病上扁舟。釧鬆結玩香桃瘦。帶緩纖腰弱柳柔。五月江聲流短夢。六朝山色送新愁。勤調藥裹刪離恨。好寄平安水閣頭。紫姬依韻和之。並呈太夫人詩曰。風雨經春怯倚樓。空江如夢送歸舟。綿綿遠道花箋寄。黯黯臨歧棄語柔。閨福難消悲薄命。慈恩未報動深愁。望雲更識郎心苦。月子彎彎擊兩頭。允莊又寄余詩曰。問君雙槳載桃根。殘月空江第幾邨。淡墨似煙書有淚。遠天如水夢無痕。晚風橫還青谿閣。新柳藏鴉白下門。更憶嬋嫣父病骨。肯錐擁髻話黃昏。余依韻和之曰。情根種處。即愁根。紗漪青溪別有邨。伴影帶餘前剩

眼捧心鏡泥舊啼痕江城楊柳宵閒苗水關枇杷畫梅門回首重闌心百結合歡卿獨奉晨昏醫小琴女史讀之歎曰此二百二十四字是君家三人淚珠凝結而成者始知別賦恨賦未是傷心透骨之作

余于嚴慈抱恙每禱元化先生祠輒應蓋父母之疾可以身代愚誠所結先生其許我也姬人之恙或言客感未清積勤成瘵蚤投峻補誤于凡醫之手然求方之事余又遲迴不敢行六月十三日夜姬忽堅握余手曰君素愛戀慈帷苟不畏此簡書從無浪跡久羈之事今來省垣者匝月矣閒部叙勳之奏昨日已奉 恩綸指日北行亟宜歸省妾病已深難期向愈支離呻楚徒慘君心願他日一紙書來好收吾骨以歸爾余時甫得大人安報因慰之曰子之賢孝上契親心來諭命為加意調治以期痊可借歸明日當為子禱於小桃源元化先生祠冀得一當以紓慈慮姬泣曰拜佛求仙累君僕僕吾未知所以報也次日禱之未荷賜藥次日又以姬之生平具疏上達願減微秩以丐餘生俾侍吾親謂先生其亦許我耶始荷賜以五色豆等味自此遂旦旦求之至十八日晚得大人急遞書知太夫人客感臥牀姬亟呼鄭李兩媪盡力扶倚隱囊喘息良久甫言曰妾病已可起坐君宜遄歸省親勿更以妾為念言際

清淚棲睫更無一言反面貼席若恐重傷余心者余時心曲已亂連泣頷之晨光熹微策單騎出朝陽門傷哉此日遂為永訣之日矣

余於二十二日抵綠太夫人之恙幸李父治少痊惟頭目岑岑迷眩五色余急禱于西米巷元化先生祠賜服黃菊花十朵逐無所苦太夫人詢姬病狀知在死生呼吸之際命余即行余以慈恙甫愈請少留至二十六夜姬思撫女桂生鶯啼曰孃歸矣詢之曰上香畹樓去矣太夫人疑為離魂之徵也隕涕不止余再四勸慰太夫人曰紫姬厥秉純嫵宛然有林下風湖綿如雪則其所心愛也年來侍我學製寒衣縫紉慰貼宵分不倦我每顧而憐之因屬世母譙國太君庶母靜初夫人等姊若妹鑒為姬急製湖綠衣履顧余曰俗有冲喜之說汝可攜去能如俗說留姬侍我此如天之福也至七月朔日得姬二十八日寄書殷念北堂病狀並遍詢長幼起居舉室傳觀方以無恙為慰初三製衣甫畢堂上促余遄行伏雨闌風征途迢滯初六膈炎登陸瞻黑入門家人兮悽惶嫂姪兮含悲易錦茵以牀垂兮代羅幃以素帷魂飛越而足趦趄兮心震驚而肝腸摧撫玉琴之在御兮瞻遺挂之在壁歎瓊蕊之無徵兮恨朝霞之難挹華秋風以駛遒兮涉遐想兮髣髴太原翁姥流涕告余曰兒于初四戌刻

不及待公子而遽去矣嗚呼遲到兩朝緣慳一面撫棺長慟痛如之何

姬之逝也太原翁姥專儀至蘇余於中途相左至十二日傔自蘇歸齎奉大人慈諭曰七夕得三槐書知柴姬遽然化去重闌以次無不悲悼且屈指汝到相距兩日未必及視其斂尤為傷心之事攜去衣履想已不及附棺汝母云是所心愛可焚與之一切料量安妥後即載其櫬回蘇暫厝虎山後院俾依汝祖塋以居今冬恭建先塋當并窆之以歸爾渠四年中賢孝盡職羣無閒言去冬侍汝婦之疾尤屬不辭兄瘁至其淚泊宵靜夙為汝祖所稱賞今得首從先人於九京在渠當亦無憾汝母方為作小傳靜初允莊等皆有哀詞汝宜愛惜身心報以筆墨庫與倩桃朝雲並傳當亦逝者之心也嗚呼我堂上慈愛之心無微不至開函捧誦感激涕零畀太原舉家讀之莫不淒感萬狀余因恭錄一通并衣履焚之靈次嗚呼紫姬魂魄有知雙目其可長瞑矣

姬髮長委地尤可鑒人指爪皆長數寸最自珍惜母有操作必以金徧護之爾留之際鄭媪為理遺髮令勿輕棄更倩閨湘盡剪長心并藏翠桃香盒中閨湘曰留以遺公子耶含淚點首者再叩其遺言曰太夫人愛我甚至起居既安必命公子復來惜

我緣已盡不能少待為恨爾

太夫人素性畏雷余與允莊紫姬每逢夏夜風雨輒急起整衣履先後至太夫人房中圍侍達旦今年七月三夕姬病臥碧梧庭院隱聞雷聲輒顧李媪等曰恨我遠離不能與主人同侍太夫人爾未及周辰遽爾化去病至綿惙而其愛戀吾親若此悲哉痛哉

允莊聞姬凶耗寄余書曰姬之撫恩女桂生已奉慈命為持三年之服至其平日愛撫孝先無異所生業為持服如有弔者應報素衷亦已請命堂上可書嫡子孝先稽顙云云并寄挽聯曰四年來孝恭無忝偏教玉碎香銷愚夫婦羈境心酸遺憾千秋豈獨佳人難再得兩月中消息雖通只恨山遙水遠慈舅姑倚閭望切芳魂一縷願偕公子蚤同歸同人歎為情文相生面面俱到芳波大令曰素衷以嫡子署名吾家庶大母之喪先大父太守公曾一行之今君家出自堂上及大婦之意尤為毫髮無憾

金沙延陵女史工詩善畫秀筆軼倫所得潤筆之貲以贍老母幼弟尤工劍術韜晦不言人以黃皆令楊雲友一流目之不知為紅線隱娘之亞也病中聞紫姬之耗厲

書於余發玉伸紙上書尊緣華來無定所杜蘭香去未移時一聯跋曰紫湘仁妹慧心紈質曠世秀豔余每見於蕉城官舍愛不忍去曾仿月橋遺躅畫簡十二幀以作美人小影今閒彩雲化去不覺清淚漣漪以妹之孝恭無忝具詳允莊大妹所撰挽聯人不間於高堂大婦之言無俟再下轉語爰書玉溪生句俾知慧業生天以慰雲弟梨雪之感此於香祖樓後又添一重公案矣又一行曰姊以病中腕怯不得縱筆作書可覓一善書者捉刀為幸余因倩汝南探花仿簪花妙格書之吳綾張靖座右此與昭雲夫人寫書林鞠卿葬花詩以當薤露者可稱雙絕

詞壇耆碩藏錫哀詞攄余愴情美不勝屈至挽聯之佳者稽記扶風觀察云別夢竟千秋金屋曇花違小劫招魂剛七夕玉簫明月認前身巢湖太守云司馬溫青衫蓋世奇才那識恩情還獨至脩娥歸碧落畢生寵遇從知福慧已雙脩高平都轉云玉帳佩麾符曾見滁州傳記室關臺拋鳳管空教司馬憶清娛清河觀察云倚玉搴芳記伊人瓊樹雁行花葉江東推獨秀吹簫雁鳳送吾弟金閨鸚鵡風沙異北歎孤征渤海令君云迎來鸞扇女美前程月滿花芳奈銀屏月缺花殘憔悴然鏡裏情郎畫中愛寵歸去鶴橋仙生別離山迢水遠賴錦字山溫水軟圖成了人間豔福天上奇緣渤海清河兩君有憂脩詵等之誼撫今悼昔故所言尤為親切及見申丈挽聯云公子固多情也為伊四載賢勞不辭拜佛求仙欲把精度迴造化佳人真有福堪羨爾一堂寵愛都作香憐玉惜足將榮遇補年華僉曰離恨天中發此真實具足語白甫此華真有錬石補天之妙又鵝湖居士用余丙子年題鐵雲山人無題舊作曇花妙諦參居士香艸雛騷弔美人之句書作挽聯既見會心又添詩讖欽光釧讐觸撥潛然

姬疾革夜語其季嫂縲玉真曰我仗佛力歸去當無所苦公子悼我第請以堂上為念扶持調護宜覓替人公子必義不忘我皈向者要不之人耳玉真泣陳如此余方褒感欲絕鴻消鯉息洵有如姬所云者於乎紫姬來去湛然解脫愛緣逍遙極樂幸勿以鄙人為念所悲吾親無人侍奉所喜吾兒漸已長成承重陰之孔長冀門祚之可寄余則心芽不苗性海無波且願生生世世弗作有情之物矣

余自姬逝後仍下榻碧梧庭院翠桃香盒泣置枕函空牀長簟冀以精誠致之然鼾目炯炯恒自擐晨雖有鴻都少君之術似亦未易措置也猶憶七月四日蘭陵舟夜夢姬笑語如平昔寤後紀以詞曰喜見桃花面似年時招涼待月竹西池館豆蔻香生新浴後茉莉釵梁暗顫恰小試玉羅衫軟照水芙蓉迷鑑影問儂喜甚日雙飛憐低首弄白團扇星河欲曙天鷄唤乍驚心蘭舟聽雨翠衾孤展重簾銀燭溫昔夢夢比蓬山更遠怎醒後蓮幕偏遙瓊訝青衫容易濕料紅綃早印啼痕滿荒驛外五更轉時堂上屬瑯琊生階行請之歎曰此種筆墨無論識與不識皆知佳絕惟覺淒惋太甚耳余亦唏然孰知蘭陵入夢之期即秣陵離塵之夕悵中環珮是耶非耶其來也有自其去也又何歸耶腸迴目極心酸淚枯姬儻有知亦當嗚咽

姬素泰狸奴名瑤臺兒玉雪可念余初訪碧梧庭院輒依余宛轉不去姬酒半偶作諧語閨相紀以小詞曰解事雪貍都愛你眠香要在郎懷裡者是也洎姬歸看閨湘猶引前事相戲姬逝後瑤臺兒繞棺悲鳴夜卧苗次噫噎物猶如此余何以堪

姬冰雪聰明罹不淑悟類多韜匿不言先大父奉政公夙精音律澡夏閨育李父恒約僚客于玉樹堂坐花隔月按譜徵歌奉政公北窗跂脚顧而樂之芙蓉小苑花影如潮一抹銀牆篳聲隱隱姬遙度為某閨某誤按之不爽累泰邦江樂部夙練尚衣歲費金錢億萬計以偕約天之選吳伶負盛名者咸贅焉試燈風裏選客稱觴火樹星橋魚龍曼衍五音繁會芳菲滿堂余於深宵就舍詢姬今日擬演佳否姬輒微笑不言蓋太夫人素厭喧囂圖籍獨酌姬處孤寂搓袖侍旁雖奩命往觀低徊不去以是徹夜笙歌未嘗傾耳屬目余今後聞樂掬心哀過山陽隣笛矣

姬如出水芙蓉不假雕飾當春楊柳自得風流太夫人恒太息曰韶顏擢齒素服澹妝秀矣雅矣然終非所宜也壬午初夏葵尾嬌春將侍祖太君為紅橋之游芳妹笑妹笞妹輩爭為閨奩助妝璧月流輝朝霞麗彩珠襦玉立豔若天人隴西郡侯眷屬時亦乘細車來游遇於蓧園花際爭訝曰西池會耶南海游耶彼奇服曠世骨象應圖者當是采珠神女步衛蓮而流芳也計姬歸余四年見其新妝炫服祇此一朝而已罹禫勒繡襦餘香金翠黃磯覓之隔涕

姬最愛月尤最愛雨嘗曰童青蓮謂月之氣靜不如雨之聲尤靜龍袖熏香垂簾晏坐簷花落處萬念俱忘余因賦香碗樓坐雨詩曰翦燭聽春雨關簾照海棠玉盌銷淺酌翠被暈餘香惻惻新寒重沉沉夜漏長宛疑臨水閣無那近斜廊清福豔福此際消受為多今春香碗樓坐月詞則曰蟾褪鬟玉人影天涯獨鏡檻妝成調細乘應滅舊時蛾緑歸來夢斷關山卷簾瞑怯春寒誰信簫鸞雙照一般孤負闌干又香碗樓聽雨詞曰夢回鴛瓦疏疏響鐙影明虛幌爭禁此夜客天涯細數番風況近玉梅

花比肩笑向迴檐索怕見簷花落傷春人又病懨懨拚與一春風雨不開簾簫點之音自然流露雲搖雨散邈若山河從此雨晨月夕倚枕憑闌無非斷腸之聲傷心之色矣

余以樗散之材受知于閫部河帥節使都轉暨瑯琊延陵兩觀察河渠戎旅不敢告勞然出門一步惘惘有可憐之色迨過香巢益紫別緒淒懷釀結發為商音牖憶壬午初秋下榻碧梧庭院寄姬燕城詞曰新漲石城東雪聚花濃迴潮瓜步動寒鐘應向秋江彈別淚長偏笑落金釵好房櫳燕去梁空閒窗偏又近梧桐葉葉聲聲聽不得錯怪西風又于級秋水樹對月寄詞曰深閨未識家山路淒淒夜殘風曉露溫湘鬢寒禁翠袖曾照銀屏雙笑紅樓樹杪怕隱隱迢迢夢雲難到萬一歸來屋梁霜雪畫簾悄憑闌愁見雁字問書空寄恨能寄多少水驛鐙昏江城笛脆絲鬢催人先老團欒最好況冷到波心竹西秋早待寫脩蛾二分休瘦了香影閨主人讀之憮然有間曰此時此際月滿花芳偶爾分襟愴懷如許陽關三疊河滿一聲惻惻動人聲聲入破用心良苦其如淒絕何余初出於不自覺聞此乃深悔之頻年斷梗轉眼空花影事如塵愁心欲碎玉溪句云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霜紈印月錦瑟

凝塵斷墨叢烟益增碎琴焚研之恨

余去秋留江姬專動顧色曰妾積思一見老親並掃生母之墓君今晉省應官堂上命妾侍行得副夙懷雖死無憾余訝其不祥亂以他語會先大父奉政公病余侍側不忍遽離幕僚僉言既受節相河帥厚恩亟宜謁謝姬曰兩公當代大賢以君為天下奇才登之薦牘此其儲才報國之心非欲識面疊官拜恩私室者且君以侍重親之疾遲遲吾行又何歉焉嗣奉政公以江淮苦潦宜效馳驅促余挂帆溯江西上閫部審知奉政公寢疾仍允告歸姬曰吾聞聖人以孝治天下閫部錫類之心洵非他人所及也嗣此半月姬與余隨同諸大人侍奉湯藥姬獨持滄齋不食鹽豉焚香禱佛奉政公卒以不起然此半月中余得隨侍湯藥稍展鳥私皆閫部之所賜也八月下瀚余遽被讒兀月中旬舉室南還而姬歸省掃墓之願知不克踐既痛奉政公之見背又復感念生母人前強為歡笑夜分輒嗚咽不已十月中余又奉檄涉江歷淮姬獨侍大婦之疾半載以來幾于扣冰食藥嗚呼傷心剌骨之事屠詘者尚難禁受況茲裏裏亭亭又何能當此煎迫哉

七月二十日與客坐紐秋水樹蔡奉太夫人慈訓曰紫姬之逝使人痛絕傷心弔數汝更可知以汝素性仁孝於悲從中來之際想自能以重慈與我兩老人為念寄去姬傳一篇據事直書不計工拙聊攄吾痛無侈無飾當之者亦無愧色也謹展另冊視之洋洋灑二千言淚眼迷離不忍卒讀時玉山主人鵝湖居士在座歎曰紫君賢孝宜家不知者或疑君抱過情之痛今讀太夫人此傳始知君之待姬洵屬天經地義實姬之嫩行有以致之爾蕙綢居士曰紫姬之賢孝堂上之慈愛至性凝結發為至文是宇宙間有數文字紫君得此可以無死 國朝以來姬侍中一人而已嗚呼紫姬余撰憶語千言萬語不如太夫人此作實足俾汝不朽郁烈之芳出于委灰繁會之音生于絕弦彤管補靜女之徽黃絹銘幼婦之石嗚呼紫姬魂其慰而而今而後余其無作可也

客讀香畹樓憶語或謂過情或疑諛禮余憮然有間曰此非深知朗玉之言且非至性至情人語也凡人篤于一倫者五倫皆厚滿于一倫者五倫皆薄余識朗玉久矣見其髫齡承歡重親頤養孝友之譽門無間言且親堂上疾劇齋心滌沚焚香告天誓請身代以故母禱華元化先生祠賜藥療疾如響斯應弱冠投筆仰承仔肩淮泗近遊亦有喻指心痛之感其篤于事親者如此淑儷允莊夫人閨中之秀也弦詩鼓瑟靜好孔嘉嗣以侍堂上之疾長齋繡佛與君別居宏願既畢編選明人詩集復得心耗不寐之疾屢為君訪置蓮室君皆堅卻之四年異處怡悅相莊其篤于梱內者又如此哲弟小英早慧而殤君悼之甚哀集中哭荀弟詩及哭從弟仲華諸詩潘芝軒尚書歎曰斯人性情獨摯故其理學獨醇顧君以同懷早世獨抱四海鴒原之痛恒曰惟朋友足以補昆弟之闕故其友誼為尤篤尊人頤道先生為當代龍門麟才下士清宦廿年室嘗屢空而君解衣指囷赴義若渴憶余自己巳冬因婁東蕭君晉卿識君時君方從蕭丈子山遊明年晉卿死君念蕭丈之無嗣也請于堂上為置側室未幾生一女而蕭丈遽下世遺腹復生一子送死養生力肩其任呱呱遺孤賴君成立同時以父執而訂忘年交者曰大興舒丈鐵雲曰嘉興王丈仲瞿舒丈有三子。

長孟皋次仲舒最幼仲角者余始不知其字乙亥冬舒丈居母喪柴毀骨立除夕漏四下君猶手煎參湯以飲之而丈終以哀毀卒君為理其喪輯其稿月餘其家乞令十年矣其間孟皋仲舒先後居頤道先生幕中復先後以疾卒君日以舒氏嗣續為慮凌芝泉明經者金陵之詩人也病廢廣陵與君喬梓素無一面定頤道先生宰江都聞其家者三年洎先生以憂去官明經遂失志以死適君以今秋莊揚阮梅叔明經語凌凶耗君往唁其家全家哭拜于地君嘅然曰存歿之事在吾無憂購地葬芝泉于平山之麓且為封樹題其碣曰清故白門詩人凌芝泉先生之墓請命于頤道先生撰其全家來吳並為舒氏營新居即以凌氏幼女配舒氏少子侍萱君母襲太夫人以次各撤衣珥助妝汪劍潭資政文中有云憫詩人之薄祚冰上傳言遷壽母以同居橋邊債無佳兒佳婦互承二老晨昏江北江南并作一家眷屬請者皆為感歎泣下所謂舒子侍萱者即余昔見其丱角無字者也舒於王為中表親仲瞿丈與鐵雲丈才既相匹遇亦相同丁丑新秋仲瞿丈病于吳中華嚴庵君日往視其疾丈固曠逸不羈有宇宙遺塵之意君殷然曰君有眷屬在杭使君生後猶抱羈旅天涯之感吾他日何以對君嗣哉專價飛棹送丈歸里并豫為料量身後事丈竟得遂首

邱遺孤善才迄今提掖不少倦距王丈之歿蓋亦九年于茲矣吾吳人才輩出多與君交善咸以所學就正于頤道先生先生獎成後學惟恐不及始有吳門七子之目繼有後七子續七子之稱就所見先後為序不以年位學問相軒輊蔣昧如余因亦得廁名其間而此二十一人中英年碩學以王君井汞為巨擘今秋遽以疾卒君為壽其後事甚至王母曹太夫人流涕語人曰吾兒交多賢豪長者死友惟陳司馬一人而已余弢翁丈正忠宣父子奉舟助葬于古傳為美談今君喬梓助人營葬就余所知者舒蕪諸丈而外余舅氏彭甘亭先生秀州吳丈澹川并葬其全家五棺王柳村徵君賦詩以記其事此外待君舉火者有婁東桂氏吳中許氏秀州陳氏金陵翁氏蓋亦指不勝屈君初無德色無情容曰吾少承庭誥出事友生第視吾力之當盡以求吾心之所安思怨并沉非所計也夫君子綱紀倫尊之際皆出以纏綿悱惻之思既已頑懦可立豪傑可興況乎紫姬之歸君也以姬姜而備令德賢孝淑慎百喙同聲積勤成瘵倏然化去仰事俯育天此良佐親悼于堂婦痛于室而謂君能漠然置之匪特無是情亦必無是理也且聞君之憂脩為侯外翰歐陽大令外翰年逾五旬無子君為置適舉雄外翰賦詩誌喜今雄祿者三齡而外翰年亦六十一歲矣大

令去冬因公事幾被吏議去官舉室倉皇乞援于卅年之舊雨某觀察某置不答君為借箸而籌大令始得無恙報寒脩者如此其待姬者可知然苟非姬之至性至情天欲玉女又何以見兩美之必合哉且夫移孝作忠理無二致齊家治國教本同原是故朗玉致親奉檄雖屈資郎其議駱馬湖之租地也吳省庵觀察歎為能持大局能識大體其論淮南北之鹽筴也錢子壽都轉稱為公輔之器王佐之才其佐理真州水利暨捨治梟盜也曾賓谷節使顧謂王菁山觀察曰如陳丞者可謂材兼文武矣相國孫哥圖先生既以國士無雙待之河帥黎勤襄公又以天下奇才目之連銜入告屢荷恩綸始諭緝捕勤能繼諭始終奮勉一介書生傳家忠孝而果受特知若此聖經所謂治民必獲乎上者非即誠身明善順親信友之所推暨哉書有之云王道本乎人情夫非人情者有二不為至愚陋即為大奸慝彼為過情踰禮之說者既不樂成人之美而其自待亦正復不厚是非公論所在余不欲默爾而息也爰走筆書于簡末以告後之讀是編者。

道光甲申孟冬吳沈秉鉞跋于吳中懷雲亭

香畹樓憶語終

烈皇小識

上

烈皇小識
八卷

烈皇小識序

烈皇昔繇藩邸入繼大統毒霧迷空荆棘滿地以予身出入于刀鋒劒鋩之中不動聲色巨奸立掃眞所謂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者耶儀監于殷盡徹諸內奄政事俱歸于外庭誠千載一時也然而逆璫遺孽但知力護殘局不復顧國家大計卽廢藉諸公亦閱

歷久而情面深無復有贊皇
魏公其人者且也長山以攻
敵獲戾而上疑大臣不足倚
矣未幾烏程以枚卜告訐而
上疑羣臣不足信矣次年罪
督以私欵僨事而上疑邊臣
不足任矣舉外廷皆不可恃
勢不得不仍歸于內適又有
借不測之恩威伸具瞻之喜
怒者事權乃盡歸于內而不

可復收嗟乎赫赫師尹顛倒
豪傑者乃爾卽後先臣以講
筵荷蒙聖鑒超拔政府眞有
虛己以聽之意而兩月揆地
一語招尤致負聖明特達無
以報稱天乎人乎豈氣運使
然乎先臣罷而韓城武陵輩
進雖聖主日見其憂勤而羣
上日流于黨比痼疾已成不
復可藥矣不肖于十七年中

備集烈皇行事以志堯舜吾
君之恩又以志有君無臣之
嘆集成巨帙數十冊可備一
朝史料因遭家難同世藏書
翰墨等項諱行寄託遂不可
問致烈皇遺跡嫩行湮沒不
彰當亦有志所共痛心疾首
者也年來屏跡深山間有客
相過從詢及舊事尚有一二
仿佛胸臆間竊恐失此不傳

後悔無及又承同志或一人
一事相示因纂抄成冊名曰
烈皇小識共八卷意四方君
子當有識其大者雖所纂者
十不得二三然以備修史者
之采擇亦未必無小助迨至
天不祚明帝星告殞守正不
屈寧以身殉輒悲憤塡膺扼
吭欲絕涕泗滂沱幾執筆而
不能下矣竹塢遺民文秉書

于考槃之貴石亭

烈皇小識序終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烈皇帝爲光廟第五子孝純劉太后所出而撫育于李莊妃天啓二年九月冊封信王七年二月出就外邸成婚冊妃周氏熹廟病危魏忠賢遣腹奄涂文輔迎上入宮上時自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宮中物是夜秉燭獨坐見一奄擔劍過取之留置几上許給以賞憫遽者欲以酒食問左右何從取給左右對宜取之光祿因傳令旨遍犒之歡聲如雷周后在外聞之歎曰無虛晷

亦虞入朝有他變也

上既即位廷議改元禮部擬進者四永昌紹慶成寧崇貞御筆改貞爲禎點用之

上即位後追尊劉后孝純皇太后遷祔慶陵加李莊妃謚號立周后爲皇后尊張后爲懿安皇后孝純母年七十五封瀛國太夫人姪劉文炳封新樂侯周后父周奎授左都督次年冊立太子封奎嘉定伯懿安父張國紀封太康伯凡四大朝廷臣俱用朝冠朝服內奄則否惟除歲祭中

靄之神司禮監掌印太監代行祭禮奏請穿服服之大朝止磕頭呼萬歲而已逆賢擅政凡遇大朝自王體乾至牌子等俱借用朝冠朝服于乾清宮大殿內照外廷儀行慶賀山呼禮贊禮內奄一如鴻臚班首亦致辭焉後魏良卿晉封逆賢改戴貂蟬冠班列王體乾上及上登極逆賢仍照熹廟行禮繼憚上英明止用本等服色同衆叩頭呼萬歲

逆賢用事動以立枷示威前後斃者以千計上一日問及逆賢時與王體乾侍側體乾對曰大奸大惡法所不能治者用之上蹙然曰雖如此說殊覺太慘非國家盛事也逆賢默然衆共叩頭呼萬歲而退

上既登極所以優容客客魏者一如熹廟而信邸承奉盡易以新衙人內供事後將李朝欽裴有聲王秉恭吳光成譚敬裴芳等次第進其乞休逆賢羽翼剪除一空復散遣內丁方始謫逐逆賢肘掖巨奸不動聲色潛移默奪非天縱英武何

以有此時閣臣四員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
國楷皆逆賢矣立也上首放立極而亟允攸卜
之請特賜華亭錢龍錫吳江周道登鄲山朱宗
道高邑孫慎長山劉鴻訓晉江楊景辰六員後
宗道以禮部題崔呈秀父卹典有在天之靈等
語景辰以掌院率諸翰林公疏頌美逆賢俱爲
科道劾奏次年與三舊輔俱次第斥放回籍
上諭兵部各處鎮守內官一概撤回凡相機度宜
約束吏士無事修備有事却敵俱聽督撫便宜

調度無復委任不專體統相軋以精其口各鎮
督撫諸臣及大小將領務提起精神殫靖忠盡
以副朕懷
上諭戶部封疆多事徵輸甚頻朕殊憫焉蘇松等
處繼造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用此一方
民其俟東南底定之日力行開造以稱朕敬天
憐民至意
上諭吏部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極臣民之憤稍
紓而詔獄遊魂猶然鬱鋼合究未伸者該部院

九卿科道將已前斥害諸臣從公酌議採擇官
評有非法禁錮情最可憫者應褒卹即與褒卹
應蔭即與蔭襲其能奪牽連者應復官即與
復官應起用即與起用有身故捏脫難結家屬
波累羈囚者應開釋即與開釋勿致久淹傷朕
好生之心
上諭禮部朕覽會典自宮禁例一欵民間有四五
子以上許以一子報官奄割有司造冊送部院

收補日選用敢有私自淨身者本身及下手之
人處斬全家發烟瘴地面充軍兩鄰欵家不舉
者治罪我祖宗好生德意眞至周密故立法嚴
明近來無知小民希圖財利私行奄割童稚不
堪多至殞命違禁戕生深可痛恨自今以往且
不收選爾部可宣布朕命多列榜文諭到之日
爲始敢有犯者按法正罪仍許諸色人等當時
首告本地方官司奏聞隣右欵家不舉從重治
罪有司知而不禁併行究處倘有強奄他人希
圖詐賴的訊明反坐決不徇縱布告中外悉行

遵守

御史楊維垣疏參崔呈秀後擬與羣奸共收餘燼力持殘局時已差河東巡鹽河南掌道御史安伸題請留佐大計削籍諸臣雖屢奉起用之旨維垣一手握定百方阻遏新參蕭山晉江係彼同志協力護持豁生胡煥猷疏論黃立極等四人謂當逆賢擅權揣摩意旨專事逢迎浙直建祠立碑各撰文稱頌宜亟行罷斥并乞查究督撫按之建祠者又言起廢不公不廣維垣特出

疏參駁且請下法司究問指使蕭山已稟嚴旨御筆批胡煥猷雖必有指使之者但不必苛求以滋葛藤瑞黨咸俯首喪氣中外頌大舉人舉動出尋常矣

明言路皆逆賢餘孽上特下考選之令先後授曹郎穆顏繼祖宋鳴梧程武邦鍾炌等為給事中吳煥葉成章任贊化等為御史咸以糾彈瑞黨為事而朝端渙然清明矣

崔呈秀子崔鐸再榜中式局應秋子周鍾南榜中式雖經疏革而衡文者尚逃指摘南京國子監助教施元徵上疏刻之於是中書林孳芳汾陰知縣岑之豹俱下部議罷斥主考時徐泰陳具慶等各疏辨以糊名為辭蕭山輩力庇之有旨免議

禎元年戊辰正月大計天下吏主計者吏部尚書房壯麗左都御史曹思誠考功郎中李宜培吏科都給事中魏炤乘掌河南道印御史安伸佐計者楊維垣也是舉也為聖天子第一新政宜將媚璫諸奸痛加埽除顧壯麗等皆璫孽也互為容隱臧逃吏議人心頗為不平云

江西巡撫楊邦憲由陝西布政陞任當今上正位之後猶遵嚴旨功德巍巍之疏拆毀名賢子羽祠并毀祠旁民居千餘家為造逆祠地河南右參政周鏘造逆祠于開封逆標祠所偕書太工且致書魏良卿欲為逆賢造滲金像四川右參政郭士望補官一疏痛詆應山其訣頌逆賢也令人髮指江西副使李光春已例轉矣稍疏論

福清備極醜詆及申詳逆祠司道張福臻王化行等槩置格外卽云撫按不行開送科道拾遺疏獨不可糾舉耶仲與維垣不足道炤乘亦濫無短長耶披炤乘于甲子冬陞吏垣長見瑞炤方張遂力請告歸里似乎有品骨者今臨事如此前後若兩截矣然炤乘雖非瑞孽而長垣一脈淵源有自後入政府揣貴解之獄其生平已見于此

曰近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對案一則曰邪黨何說乎以東林諸臣爲邪黨人將以何名加之崔魏之造崔魏而詆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參提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且天下之議論寧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之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於是乎豹虎之徒公然起而背畔名義毀裂廉隅矣於是乎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勒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然今日之持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臣又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諭深仰天聰曠然知人則哲如此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爲大怪爌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卽如紅丸議起舉國沸然維時與

事大臣皆蓄縮閉緘而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愼行君子也爌且不附況他人乎而今推讓不及點灼橫加則徒以其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大廷弼固自當誅在爌不爲無說封疆失事纍纍有徒而當日之議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之所以擱筆也然究竟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瑞則又不可謂後之人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劲骨有古大人之器其鄉人之月旦比于陳寔王烈三月居官昌言

獲罪人又以方之雒倫舒芬而今起用之旨可下謬悠之譚不已甚有加以竊盜之名者豈以數十年前有其兄某不逞之事乎夫人知其有某之不逞以爲之兄而不知有某之至德某之特行以爲之祖父且愚賢相越舜蹠已然世不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魋之罰文震孟何罪遭此嫌譏將無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聊用更端以相遮抑耶時衆論咸推蒲州舊輔及先文肅錢公謙益姚公希孟等戶部員外王

守履疏薦蒲州泰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旨而楊維垣一手障天於蒲州先文肅尤力行駁奏與倩不平甚故倪公出此疏維垣隨出詞臣持論甚謬生心害政可痛疏駁之倪公亦出微臣平心入告臺臣我見未除疏畧曰臣讀楊維垣入告諸疏深許其不能仰副聖心且若力欲與皇上相反者蓋皇上之諭一則曰分門別戶已非治徵一則曰化異爲同一則曰天下爲公而維垣之言則曰孫慎行趙南星鄒元標皇上於韓爌文震孟曰清忠有執曰已着起用而維垣於二臣曰非賢曰不檢是皇上于力所不化而維垣言言我見臣竊惑焉據維垣折臣盛公而維垣言言我見臣竊惑焉據維垣折臣盛稱東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有首參魏忠賢二十四罪之楊璉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賍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日之議其於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畧未嘗不指之爲貪其於廷弼也特即西市之誅未嘗不坐之以辟

則猶未爲失論失刑也若以今日之事例之以魏忠賢之窮凶極惡積賍無算而維垣猶尊之曰厭臣公厭臣不愛錢厭臣爲國爲民而何況李三才以五虎五彪之交結近侍肆當處斬法司奉有嚴諭祇擬止于削奪豈不如驕兒護之維垣身係言官不闢駁政又何尤惜人之護熊廷弼者乎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抵觸逆璫及抗疏攖禍之績而加以說情罔利莫須有之言已非定論矣即

如廷弼一事擴徂票免一梟未嘗赦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自是逆璫借此爲楊左諸人追贓地耳逆璫初擬用移宮一案殺楊左諸人及獄上而以爲難于坐贓於是再傳覆訊改爲封疆之案派贓毒比此天下共知者維垣奈何尙守是說乎至不附紅丸與孫慎行君子之說臣言原非矛盾蓋慎行清望與王之案不同議論深刻亦不失春秋趙盾之法使後之人加慎焉可耳夫董狐不爲賣直趙盾未嘗貶賢而

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文震孟震孟柔臣不更論卽如王紀清正素著以參沈潅忤迎璫而譴斥文則以救王紀而降削均之得罪於逆璫者也至以破帽策蹇儆蠅玉馳驛詆誣胡可全非夫刑賞出于朝廷而榮辱因之若王紀之時已牟是魏忠賢之刑賞矣維垣試觀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之超階躐級之儔誰爲榮辱自此義不明于是畏破帽策蹇者相率而頌德建祠希蠅玉馳驛者遂至呼父呼呼九千歲而不顧可勝嘆哉至批炤告公祖之謗吳人盡能辯之當朱童蒙官吳時偶一犯杖斃其妻竟不能殮乞丐里中文震孟從衆題助二金事止此耳有何把持放肆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洗發臣矯激假借四字夫臣之爲此言正爲人之詆真狂狷爲假名義者發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相與頌德建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猶賴此人哉認臣抑揚之辭爲一成之論而以臣爲謬臣

不受也乃若維垣之持論臣心永安者三維垣以爲眞小人待其貫滿可攻而去之而臣以爲非訓也卽如崔魏之貫滿久矣使不遇聖明御宇誰有能攻而去之者維垣到底以無可奈何之說爲頌德建祠者解嘲假令崔呈秀舞蹈稱臣於逆璫其餘諸臣便亦以爲無可奈何而盡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亦以爲無可奈何俛首從叛乎維垣又言今日之曲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而臣以爲正

當以崔魏為對案也大人意見不同議論偶異總不足以定黃那如宋臣蘇軾程頤交訟為邪而兩人並自千古我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兩賢之而惟至品節大閑一失遂成霄壤夫品節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為崔魏所憎恨其抵諱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為崔為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遠或逐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維垣不取案于此而安取案乎總

之東林取憎逆璫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高明之槩不當毛舉其纖寸之瑕而掊擊焉反代逆璫分謗斯亦不善立論者矣疏入上為心動維垣輩之毒網始破人謂倪公二疏實為廓清首功云

光祿寺阮大鋮上合算七年通內神奸疏畧曰汪文言以徽州庫吏逃罪投王安旋下刑左光斗入幕移宮之疏紛紛迎合此內外謀傾宮闈之始御史賈繼春疏揭立爭汪文言等嗾臺省諛王安佐楊漣左光斗而繼春削籍此中外謀殺言官之始吏部尚書周嘉謨雅重熊廷弼復仕遼畧而重處姚宗文馮三元此中外謀危封疆之始汪文言處瞿維華以謝王安逆黨劾之逐戚畹擁中宮此中外謀危社后之始後御史毛羽健劾其比擬不倫黨邪害正有旨阮大鋮前後反覆陽閃爍着冠帶閒住去蓋長山所棄地

一月會試天下士命施鳳來張瑞圖為考試官取

中曹勳等三百五十人

日葦奸力持殘局海內正人槩不得登啓事翰林必由內閣題請元城既逐平湖當國亦力持不可及是牛湖首江以會試主試入閣高陽特題起陞先文肅姚文毅廣山朱繼祚四兼及　者以避嫌也人謂老高陽聳涌成之

三月廷試策士賜劉若宰何瑞徵曾紹亨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上留心策士進呈三十六卷並貯名金甌中以金箸夾之凡三夾皆得若宰

遂定爲狀元前是枚卜華亭少所推轂者吏部
垣魏炤乘係華亭丙辰所取士故與會推上亦
貽名金甌用金箸決之首爽即得華亭然兩公
勳業德望俱無間焉何以遽有天幸乃爾
史臣與疏參淸運太監崔文昇畧曰文昇引進
李可灼漫投寒瀉之藥以致先廟賓天實坐不
赦之辟而日爲逆瑾腹心總督漕運控扼江淮
要害與劉忠選恣爲縱肆剝君虐民幾激大變
應行逮問疏入文昇拉同伴宮門哭聲達帝上

立拏倡首二奄同文昇各杖一百俱降淨軍發
孝陵與疏留中
倪元璐疏請毀三朝要典畧曰臣觀梃擊紅丸移
宮三案議關淸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于逆豎
其義不可不兼行其書不可不速毀請詳其說
蓋當事起議與盈廷互訟爭梃擊者力護東宮
爭風癲者計安神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
原心之論移宮者彌縫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
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爲忠悃則
皆忠悃以爲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瑾未用之
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塤篪此一局
也既而楊璉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
戶之說與於是逆瑾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
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
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猶夫稱頌德功于義父
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勢極重而或
憂其翻局於是崔魏諸奸乃始搆立私編標題
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

他年則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田此而觀三案
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
案要典自要典今欲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
愚若夫翻即紛篇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
之而已夫以奄豎之權而屈役史官之筆亘古
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
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
唐皇帝並聖崔呈秀可與張羊敬比賢悖逆非
倫當燬一矯誣先帝僞撰宸篇既不可擬司馬

光資始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敘文爲例假竊誕妄當毀三又況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有此駢枝供人唾罵當毀四當今正氣日升方隅漸化自宜進以平飲沃以温湯然而逆瑞之遺蹟一日不滅則公正之憤千年不釋也時上即欲將要典焚毀蕭山票旨這所請關係重大着禮部會同史館諸臣詳議具奏下增聽朕獨斷行五字既而廷議僉同奉旨要典着即行焚毀

侍講孫之騄詣東閣力爭不可毀繼以痛哭聲徹內外退復上力疾不能供職疏極言要典不可毀之故御史吳燫上疏糾之略曰孫之騄爭要典不可毀者云皇上于熹宗會北面事之見有御製序文在朕之一字豈可投之火是明以御製二字壓皇上不敢動矣又云皇上同枚繼立非有勝國之堦除何必如此忍心狠手於祖考則失孝於熹廟則失友是明告皇上以不孝不友矣夫孫之騄亦知今日要典之毀毫無損於聖祖神孫之孝慈而當日乎挺擊爭紅丸爭移宮三案諸臣原未嘗陷主于不慈陷主于不孝特羣邪奸黨欲殺忠良苦無題目借此爲罪案耳夫當張差之梃而馳至排闥直入也其有所使而然何待辯辯此而不問將抗圖魚腹躡發禁廷東宮危矣惟廷臣持梃柱詰之狀神廟光考自行燒梁獄詞之法父子兄弟之間所全實多止慈止孝得此益彰而謂諸臣陷主于不慈陷主于不孝不亦寃乎及光宗嗣寶匝月之

內雨露滂沱天下方慶萬年有道之長一旦哀思太過聖體惟藥崔文昇李可灼以瀉下之藥進鼎湖遽逝擊髯無策而涕泣號呼歸罪嘗藥此忠臣孝子痛極不擇音之言乃遽以悲憤叩號定諸臣不滅之罪反以聖躬嘗試之崔文昇立踏總鎮李可灼登用方新亦大不平矣崔于移官一案誠謙太驟然當其時大故接踵朝野震驚宮府徑庭危疑紛起誠蚤得元子升中出震以定羣心則負扆奠鼎他何暇恤彼謂宮宦

脊必宜從厚者此痛定事後之言迫至聖脊無
改恩禮有加於先帝之孝益顯惟日爭梃擊爭
紅丸爭移宮而初無損於三聖之孝慈則又何
劉志選徐紹吉諸奸勤成要典一書稱之爲孝
而後孝稱之爲慈而後慈也如以爲先帝敘文
必不可更彼僞祠之建僞爵之封位上公錫鐵
券胙土田何一非稱皇稱制奸人邪黨正將借
此以愚羣愚欺當世而不知斯民三代之直斷
不可枉也惟是公罪不明邪正顛倒所以辯言

亂政邪說橫行伏願皇上將孫之獬立賜褫斥
以爲無禮於君者戒疏人蕭山輩竭力調護得
旨孫之獬已經回籍詞林閣局不必過求
原任尚寶司卿黃正賓上聖世除惡務本疏畧曰
前臣成大同目擊內鎮剋減馬匹銀兩陽和各
軍鼓譟毀官署劫與舖將吏叩頭求免比時撫
按督於內鎮之威莫敢據實奏聞邊防迄今壞
盡即一鎮可推各鎮也是奄宦者天下禍本也
父結近侍明律森然乃虎彪肆行而子孫蜷

集究其爲作俑者魏廣微發縩指示者徐大化
也大化始以攻熊廷弼爲媚璫贄見既而逢惡
魏廣微以擔當其嫁富貴某宜戍某宜削奪一
一疏記與廣微使大肆其排擯之毒手氣燄薰
理大工日奉魏忠賢色笑剋減工銀無算最後
私受銅商厚賄挪借錢糧二十萬拂忠
賢之意勒令戚住原疏可按也及覩逆賢將敗
令表侄楊維垣疏參崔呈秀以爲翻身轉局地
目今大化維垣雖奉譴斥猶居輦轂日與奄宦

往來世界翻雲覆雨已三轉手大化之線索何
叵測也時蕭山票旨有不許潛住京師徐大化着回原籍去
御史陳乾陽疏參趙鳴陽會入逆賢之幕有旨逮
問先是有魏奄學顏者侍神廟久奏對便捷能
解聖意神廟頗信任之光廟時即休退矣會延
吳江趙鳴陽訓其姪逆賢事敗乾陽誤以學顏
姓魏疑即逆賢故疏參之後法司審悟得實嘆
陽仍放回籍

上以潛邸留心時藝即入內令諸奄面試之出原
君能致其身題取鄭之憲第一即陞隨堂等給
膳臨邛未幾乞休
上求治頗急召對羣臣多不稱旨每加誚詰羣臣
愈惶悚不能對惟長山條陳稍堪上每溫顏以
優禮之時貂璫楊維垣等相繼出逐雖出聖斷
而票旨多由長山於是御史袁宏勛有疏攻之
畧曰劉鴻訓一入黃扉揚揚自得決旬之間華
職閑住無虛日可異者楊所修賈繼春楊維垣

交攻表裏之奸有功無罪而誅鋤禁錮自三臣
始且軍國大計未暇平章惟亟與輿謂水火
元黃是書為紫今毀矣水火元黃息耶否耶未
毀以前崔魏借之以空善類既毀以後鴻訓借
之以殲忠良以暴易暴長此安窮御史高捷史
輔相繼糾參錦衣張逵逵亦有疏參而工科楊
繼祖出疏爭之且言道臣越位妄言亂政乞加
重創時上傳諭欲將宏勛等重處鴻訓三揭力
救乃免

時當考館選龍飛首科兩鴻加額俱清流士範上
館額蒙恩疏內有准加六名以示優異之旨
諭上因召對問士範此旨從何而來士範對
疏臣不與知乃新進士張星所作上曰既不
知何以列名又曰既知張星名又何云不知
範對疏入後始知之上詰責再四閣臣劉鴻
奏此新進士功名念重致有此舉誠為可惡
在皇上登極宏恩惟望優容上乃命寫本人
又命士範具本回話後士範回話疏上有旨

範着回籍張星不准授官
周起元之逮也由于李實之疏李實已逮問大理
矣一日上召對特宣刑部署部事侍郎丁啟
睿曰李實一案有疑或無疑或有暗昧無暗昧
啓睿奏奉旨九卿科道會問過據實回奏上
李實何以當夾不待時啓睿對李實與李永貞
搆殺七命不刑自招上曰豈有不刑自招之理
因問吏部尚書王永光永光對李實初不肯承
及用刑然後承認上曰重刑之下何求不得李

館額蒙恩疏內有維加六名以示優異之旨等語止因召對問士範此旨從何而來士範對此疏臣不與知乃新進士張星所作實爲魏忠賢追取印信空本今李永貞填寫如何含糊定罪啓濬劉威福出於朝廷一憑聖裁上曰持法要平朕豈爲李實開五虎五彪緣何不問他決不待時後又召對上特携李實原疏示閣臣曰此李實參問刑起元等原疏卿等可詳觀之看是殊在墨上墨在殊上諸閣臣詳覽良久俱對果

是墨在殊上上曰可見是空頭本復命傳九卿科道遞閣皆然閣臣改票李永貞決不可待時劉若愚次一等李實又次一等

按李實空本是矣本內所列事款遠在江南係何人開送時爲實實奏者孫昇也何不請提孫昇鞫問窮究到底即云填寫出於永貞次一等足矣何至又次一等也永光窺破上意全無執持小人常態固不必言啓濬身任司寇不能執法廷評乃以威福出自朝廷二語卸責亦安用司寇爲矣而閣輔科道諸臣俱無一言糾正此廷臣之所以見輕也至虎彪不問決不待時天語煩煩法制愷切孔於何地竊謂蘇茂相等之罪尤浮于逆賢以

總事中璫一良有勸廉懲貪疏深當聖意因召對出此疏褒閣良久命一良高聲朗誦甫讀畢取疏付閣臣閣劉鴻訓奏弊有兩端有交際有納賄上問何謂交際鴻訓奏交際如親友問遺之類情有可原納賄則若榮若寵便不可以數計矣上曰朕閱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鯁可嘉當破格擢用可加右僉都御史吏部尚書王永光承旨因奏科臣露章必有所指乞皇上命科臣摘其尤者重處一二以爲貪官之戒上召一良指疏內開之其源導之有流等語着據實具奏來一良對臣今奏敢深言俟插遼平復之後具奏若納賄等事臣疏中原說風聞不曾知名上

意怒曰難道一人不知遽有此疏限五日具奏一艮回奏參周應秋閣鳴泰張翼明褚泰初後復召對上曰周應秋等自有公論張翼明已下部聽勘俱無用爾參又取一艮前疏反覆展視御音朗誦至臣奏不愛錢而錢自至據臣兩月內辭却書帕已五百餘金以臣絕無交際之人而有此金他可知矣讀至此擊節感嘆聲腐問一艮此五百金何人所餽一艮對臣有交際簿在上固問之一艮始終以風聞對上遂震怒謂

其以風聞塞責也上即論閣臣曰韓一艮前後矛盾他前疏明明有人今乃以周應秋等塞責都御史不是輕易做的要有實功方許實授劉鴻訓等合詞奏請臣不爲皇上惜此官但爲皇上惜此言上愠色曰分明替他說話他既不知其人如何輕奏豈有紙上說一說便與他一個都御史召一艮面叱曰韓一艮所奏疏前後自相矛盾顯是肺腸大換本當拏問念係言官姑饒這遭

延推袁崇煥爲寧錦督師崇煥赴任陛見上召問曰建部跳梁十載於茲封疆淪陷遼民塗炭卿萬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遼方畧可具實奏來崇煥奏所有方畧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達之知願假以便宜計五年而建部可平全遼可復矣上曰五年復遼便是方畧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之苦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謝恩歸班上暫退少憩給事許譽卿面叩五年之畧崇煥言聊慰聖心耳譽卿言

上英甚豈可浪對異日按期責功奈何崇煥憮然自失頃之上出崇煥即奏東建四十年諸衆此局原不易結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敢言雖此五年之中須事事應手首先錢糧上即諭戶部著部事右侍郎王家禎着力措辦毋致不充於用崇煥又請器械謂東建蓄謀已久器械犀利馬匹調習今後解邊弓甲等項亦須精利上即諭工部著部事左侍郎張維樞令後所解各項須鑄定監造司官及匠作姓名若

有脆薄不堪者候查究治崇煥又奏五年之中
事變不一必須吏兵二部俱應臣手所當用之
人即與選授所不當用者勿致濫推上即召吏
部尚書王永光兵部尚書王在晉諭以崇煥意
煥又奏以臣之力制全遼而有餘調衆口而不
足一出關便成萬里忌功如能夫豈無人即遼
寧於皇上法度不以權掣臣之手亦能以意見
馭臣之方畧上起立佇聽者久之尋諭條對方
畧并并不必謙遜朕自有主持閣臣劉鴻訓等

俱奏請假崇煥便宜賜之尚方至如王之臣滿
桂之尚方應行撤回以一事權上深然之命擬
諭來看
廷推王象乾以原官總督宣大上召同閣臣皆入
概內去御案恐只蓋異數也上曰卿三朝元老
忠猷素著見卿屢錄知袁崇煥薦舉不差有何
方畧可面陳來象乾奏臣年八旬齒疎不能詳
奏所有方畧具在疏中上因問之象乾敘插漢
卜哈諸酋離合始末因奏衆頗等東三十六家

今日應與哈慎一同連絡可得數萬安插薊鎮
沿邊駐牧為我藩籬似亦可策插酋上曰觀酋
意似不肯受撫者象乾奏從容籠絡撫亦可成
上曰禦敵當恩威並濟不可專持羈縻閣臣劉
鴻訓奏聞虎酋知王象乾坐退六百里上即問
退去在何地方鴻訓不能對象乾代奏退去直
北沙磧中上又問倘欵事不成如何象乾奏夷
情約數百言上始色喜隨諭象乾曰卿年雖踰
八旬精力尚壯朕心喜悅卿撫插酋于西袁崇

煥禦於東恢復功成皆卿等之力也象乾與閣
臣俱叩首而退
按崇煥原知遼不可復冀以欵羈縻歲月耳
觀其舉薦象乾意可知矣蓋象乾專主撫也
象乾既赴任專任插酋撫賞事宜舊例屬夷
出馬中國出緞布互相貿易名曰馬市虜中
駒初生縶其母於山項駒從下一躍而上者
留充駔騾躍至半而踣者殺以為食其懦不
能躍者則以與中國為市象乾建議虜中既

爲馬相不若卹其馬而以價之半與之少可
馬申公用懋持不可謂虜所市馬誠不堪用
然每歲徵馬以萬計於虜不可無少損且以
幣易馬尙有名可舉今無故斂繒幣與之去
歲幣幾何所乃爲朝廷辱乎又插索數甚者
申公謂遽損其數虜未必俯首聽命邊外舊
弃地甚多盡以泰寧等地爲名虜能歸我舊
疆我當如虜所謂虜必不肯割地然後減損
其數在我爲有辭矣時象乾耄無遠圖當事

者急欲成功遂苟且從事未幾插酋內犯入
大同殺傷甚慘撫終不可成而浪擲金錢數
十萬云

上勵精圖治而念切民艱給事中黃承昊面陳水
利因言東南時患水災皆水利不修之故上問
水利何爲不修閣臣周道登錢龍錫同奏水利
是東南第一大事但修理須要錢糧臣等前已
擬旨着撫按酌議具奏上沈思久之曰要修水
利可擾民否龍錫奏臣等惟恐擾民故行彼處
撫按酌議御史毛羽健有疏請蘇曝遞上命羽
健自讀因諭閣臣曰曝遽疲困已極小民敲骨
吸髓馬不敢蹄人不息肩朕甚恨之若不痛革
民困何由得蘇卿等可即擬票來及票至上以
票內有按撫司道公務外供不許遣白牌語屬
舍糊復命改票御史高欽舜奏請令各開爐鑄
造軍器上問可行否閣皆奏可行上曰何謂可
行李標奏各邊自爲禦夷計宜堅好上曰此
非祖制御史梁子璠疏請汰兵餉內有各邊虛

冒等語上召戶兵二部問兵餉何以冒濫至此
戶部署部事侍郎王家禎同兵部尙書王在晉
奏兵餉冒濫已久各邊有事督撫累次請添兵
增餉情弊已非一日又讀至老弱之人曾荷戈
而弗克上矍然曰荷戈者皆老弱豈能禦敵如
何不查卽勅戶兵二部速選廉幹司官往各邊
查核具奏
上因召對特命科官道至御前諭曰朕思進賢退
不肖故令爾等爲耳目司舉核就中無不冒濫

爾等試自思之所舉者果人人皆賢乎所劾者果人人不肖乎朕曾降諭切責有反坐二字以求直言今又面諭爾等若緘口不言要科道官何用止之孜孜求治求言若此

袁崇煥至錦州疏請餉上御文華殿諭曰崇煥前云安撫錦州兵變可弭今欲又云軍欲鼓譟求發內帑與前疏何相矛盾卿等奏來時百官有請允發者有請發內帑者上詰問戶部時尚書畢自嚴明履任極言戶部缺乏容當陸續措

給上曰據崇煥揭云初三日即發變今已初二即此時發去已遲何救於鼓譟上又云將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異其感不忍叛者懷其德如何有鼓譟之事上又曰內帑外庫俱係萬民脂膏原用以保封疆安襁褓若發去果實實有用朕豈吝此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曰國家最忌無如關門但昔止防虜變今并防兵變前此帝遠鼓譟不處得流水發餉與他今又鼓譟請發內帑各邊效尤將何底止上曰卿以為何如延儒奏臣非敢阻皇上發帑此時安危在呼吸間急則治其標固當與之然非長策還望皇上集廷臣從計議證一經久之策上曰此說良是若是急專一請帑各邊比例遠內帑豈不涸之原何以應之上又曰爾等不肯大破情面極力擔當動稱邊餉缺乏朕每下旨嚴催通不解來即如畗銀充餉至今不解豆價行查至今不會回奏如此拖欠稽遲糧餉何時得足上又曰你們每每上疏求舉行

召對文華商確猶然事事如故召對都成舊套商確俱屬虛文何曾做得一件實事來上又曰朕自即位以來孜孜求治以為卿等當有嘉謀奇策召對商確時朕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俱推諉不知朕又何從知之時天威震迅憂形於色大小臣工皆戰懼不能仰對而延儒由此荷

聖眷矣時十月初二日也

插酋人犯大同總兵柒家禎閉門不出任其殺掠上召百官諭曰朝廷養士費許多兵餉一遇虜

至便衆手坐視其潰兵餉上又曰插酋殺傷人民滿載而歸巡撫官不能防禦是功是罪朕之封疆止使一噸麻酋請款不令虜酋中國耶上又曰請款整飭着實整飭難道中國就勝不得虜上又曰今邊臣事只參總兵等官難道被功不升文官縻朕帑心朕甚惡之後渠家禎辯疏至上示閣臣俱言大同失事甚夥家禎擁兵坐視豈能逃罪上曰督撫如何令千餘兵馬便要去敵插酋十餘萬衆渠家禎既有罪督撫作

何事劉鴻訓奏武臣在外提兵文臣在內調度上曰文臣還當節制武臣今督撫一向人馬不行操練平日虛冒臨敵張皇以千餘弱兵抵十萬插酋卿等試思如何抵得鴻訓奏皇上責備文臣極是但自皇祖靜攝以來至先帝時二三十年邊備廢弛已久一時猝難整頓上曰而今何如錢龍錫等俱奏而今比前大不相同上曰此俱是贊揚之詞尚未見行一實事如何便見不同嗚呼有君無臣之概上已顯然於言外矣

阮大鋮之逐也票擬出長山手大鋮先嗾袁宏勛等攻之不動因日夜伺其短而長山恃有聖眷頗肆招搖復向人語皇上即竟是冲主隨有布此語於宮中者上聞之怒甚適有擅增勑言之事長山遂膺嚴譴

惠安伯張慶臻營謀管事用賄于長山於勑書內擅增數字大同失事本兵王在晉應罷不以實告御史吳玉上疏參劾上召對命吳玉宣讀讀畢上問閣臣李標奏在晉屢被人言宜放他去

上曰此事只有一箇是非封疆大事中樞重任自有祖宗之法如何只教他去便了上又問閣臣張慶臻改勑書一事卿等豈不知道卿等先奏兵部有手本處臻有揭帖豈有不知上又問慶臻不上本如何敢送私揭慶臻奏臣以一時盜賊生發不及上本又係小事不敢稽奏上曰改敕書怎云是小事因令諸臣奏來戶部尚書畢自嚴等俱謝不知上曰卿等在外邊都是知道的今乃說不知又令科道官奏來給事中張

廷鼐奏張慶臻用賄改勅書是實李覺斯與御
史王道直俱奏如廷鼐言但不知主使何人吳
玉奏主使係劉鴻訓張慶臻辯改勅書係中書
之事臣實不知吏部左侍郎張鳳翔奏慶臻用
賄改勅竊弄兵權大不敬無人臣禮中書不過
頤指氣使之人如何擅敢改勅閣臣李標等合
詞奏臣等與鴻訓同事並不聞有此還求皇上
細訪上曰這樣明講何須更訪即令閣臣擬票
閣臣逡巡未即擬上正色嚴促者再乃擬旨鴻

訓慶臻俱革職聽勘又吳玉疏內有時局字上
問何為時局玉奏如當初是魏忠賢的局面而
今是皇上的局面上怒曰如何將魏忠賢比朕
又吳玉奏事時給事中熊奮渭私議疏中開國
元勛等語為非是其聲頗高上問班中有聲是
誰奮渭私議疏中開國元勛等語為非是其聲
頗高上問班中有聲是誰奮渭長跽候命候召
對壁與百官同出隨傳熊奮渭着降三級調用
後部院曾拗有旨王在晉革職回籍劉鴻訓附
近充軍
袁崇煥屢疏請餉上召對諭諸臣曰袁崇煥在朕
前以五年復遼及清鎮為己任這關餉事須講
求長策又曰關兵動輒鼓譟各邊效尤何以底
止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曰軍士要挾不止為
少餉畢竟別有隱情古人羅雀掘鼠軍心不變
今各兵止少他折色未嘗少他月餉如何輒動
鼓譟此其中必有原故上曰正如此說古人尚
有羅雀掘鼠的今雖缺餉豈遂至此羅雀掘鼠

四字深契聖心延儒之聆聆于枚卜其衷愈熟
矣
上一日御講筵問閣臣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當作
何解周道登對曰容臣等到閣中查明回奏上
始有愠色繼而微笑嘻甚上又問閣臣近來諸
臣奏內多有情面二字何謂情面周道登對曰
情面者面情之謂也左右皆匿笑
上究心利弊尤留意邊防各邊以缺餉告司農仰
屋無計上因召對諭諸臣曰朕記得先年有大

工有生祠多少錢糧無曰不進益有發有餘今
大工完了生祠毀了如何不足前日又做了各
處內鎮便該有許多錢糧下來那裏去了戶部
尚書自嚴奏外解不能全完所以不足上問
外解何以不全完上又曰太倉銀兩原非邊用
如何急了便要請發朝廷給餉養兵原期實用
如此動輒鼓譟養這驕兵何用隨諭自嚴卿到
部裏將新舊錢糧多要徹底澄清逐一查算具
奏

按祖制省直各有預貯銀兩以備急用多者
幾十萬少者十餘萬如薊鎮則有銀八萬五
千有奇貯遵化縣庫名曰備邊江南有銀十
萬兩有奇貯鎮江府庫浙江有銀十七萬兩
有零貯溫州府庫名曰備倭他省仿是地方
猝有變亂不煩催科不支官帑事可立辦自
魏忠賢生祠開端成取給於是造祠者十之
二三餘皆入撫按司道私囊中矣斯時若大
臣有留心國計者委曲詳列具弊并請嚴查
各邊各省備邊備倭原額錢糧幾何生祠開銷
幾何即勒令追祠撫按司道照額補償邊邊風
力科道究竟其事即國家收十馳馬騰之用而
呆庶免頭會箕斂之苦且使世之爲貪吏有餘
財者知法制嚴明不敢恣其貪墨亦救世一策
也惜乎廷臣平日毫不究心無以慰聖天子廑
勞至念自此以後帝意天下自有餘財羣臣不
肯實心任事雖兵荒濟璨言賑言蠲皆置不省
嗚呼真千古有餘痛矣

天啟元年辛酉虞山錢謙益以編修主浙江試歸安韓敬與秀水沈德符預擬字眼假稱關節令入遍投諸應試者約以事成取償浙士子多墮其網中錢千秋與焉千秋字眼以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爲七藝之結謙益在闈中卽假察也比撤棘敬等卽發覺其事復陵禮科顧其仁磨勘參送謙益亦自具疏簡畢奉旨下部部擬千

秋與居間徐時敏金保元俱依律遣戍謙益與本房鄭履祥失於覺察罰俸三個月奉旨依擬此天啟二年事也後時敏保元在獄病故千秋發東勝右衞所流軍收管存案隨遇赦撫按給帖釋放事結久矣當收卜延臣共推轂謙益而宜興周延儒以召對數語上契聖衷若一列名必蒙點用延儒又結好於戚畹鄭養性萬煒及東廠唐之俊以爲內援給事中瞿式耜恐兩人不能並相因力叩延儒延儒大不堪時吏部尚書王永光杜門乞休勢在必去御史梁子璠持疏欲令侍郎卽代行之卽於是式耜疏請永光料枚卜然後聽其去永光遂開納見朝會推疏上首永光命次卽謙益而延儒温體仁俱不得預延儒暗布流言謂此番枚卜皆謙益黨把持上閣會推無延儒名遂入其說體仁乃上直發蓋世神奸疏卽舉千秋關節事參謙益上爲召百官面訊謙益奏辯千秋關節已經疏參刑部勘問明白現有案卷在部體稱千秋在逃過付

者爲徐時敏金保元二人提至刑部親口供扳謙益如何隱得彼此質辯良久上命辯疏與參疏俱取上來上問體仁疏內稱神奸結黨欺君好黨是誰枚卜大典誰入一手握定體仁奏謙益之黨甚多臣還不敢盡言至於此番枚卜皇上務求眞才其實多是謙益吏部都給事中章允儒奏錢千秋一事久經問結體仁貿俸雖深品望甚輕會推不與遂不甚熱中如謙益關節果眞何不糾於未枚卜之先今會推疏上點與不點一聽聖裁體仁奏科官言正見其黨謙益

盛未枚卜之先不過冷局參他何用糾之於此時正爲皇上愼用人耳允儒奏從來小人陷害君子皆以黨之一字昔冢宰廣微欲逐趙南星楊漣等於會推疏中使魏忠賢加一黨字書行劄奪留傳至今爲小人害君子之榜樣上怒叱曰胡說御前奏事怎這樣胡批拿了時無人承旨上問錦衣衛何在衛帥承旨將允儒扶出體仁又奏皇上試問冢臣王永光屢奉溫旨何以不出直待瞿式耜有疏完了枚卜大事然後驟其去是冢臣去留皇上不得專主有此事否謙益熱中枚卜先令桑子蕃上疏欲令侍郎張鳳翔代行會推此從來未有之事上召諸臣問曰朕傳旨枚卜大典會推要公如何推這等人是公不是公王永光奏皇上召問吏科河南道與鄂中耿志煒便知道了體仁奏永光是六卿之長用賢退不肯是他的職掌如何推在司官身上河南道掌道御史房可壯奏臣等多是公議上曰會推大事其中推這等人還說是公議諸

臣奏來閣下李標等俱奏關節與謙益無干體仁奏分明滿朝俱是謙益一黨臣受四朝知遇忠憤所激不容不言關節是眞若不受賄如何得中況今錢千秋現在京師曰入謙益之幕指望謙益入閣希圖辦復謙益可以枚卜則千秋亦可會試李標等又奏前次招問明白上曰招也罔爍不可憑據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皇上再三問諸臣不敢奏者一者懼干天威二者牽於情面總之錢千秋一案關節是眞現有招案珠卷已經御覽詳明關節已有的據不必又問諸臣上又詰問諸臣曰朕著九卿科道會推便推這樣人就是會議今後要公若會議不公不如不會議卿等如何不奏延儒又奏大凡會議會推皇上明旨下九卿科道以爲極公不知外廷止沿故套只是一二個人把持定了諸臣都不敢開口就開口也不行徒然言出禍隨上命再奏延儒復奏如前體仁奏臣子身孤立滿朝俱是謙益之黨臣疏既出不惟謙益恨臣凡謙

益之黨無不恨臣臣一身豈能當衆怒臣叨九列之末不忍見上焦勞於上諸臣皆不以戒慎爲念不得不參惡乞皇上罷臣歸里以避凶鋒上曰既爲國劾奸何必求去時謙益伏地待罪上命出外候次日奉旨錢謙益既有議論著回籍聽勘錢千秋法司提問又章允儒房可壯各具疏認罪翟式耜梁子璐各具疏回話有旨俱著降三級調用

已而御史毛九華疏糾温體仁逆禎嫓媚詩冊任

贊化疏糾體仁居鄉不法事上召對體仁奏臣若有媚璫禎詩必以手書爲證萬無木刻之理既係刻本必流傳廣布何以兩年來絕無人論及且此冊何不發於籍沒逆璫之時而得於九華之手乞皇下勅下該部嚴究所刻之人此詩從何得來則眞僞立見若但以刻本爲據則刻匠遍滿都城以錢謙益之力何所不假捏上如言詰九華九華對八月買自途間上曰八月買的如何到今纔發九華對臣十月考選體仁奏臣參錢謙益在十一月九華參臣在十二月九華既得此冊何以不急具疏特糾冊中媚璫諸人而但於條陳疏末單指臣名種種眞情已自畢露上問閣臣如何說首輔韓嬙奏體仁平日硜硜自守亦有品望但因參論枚卜一事憤激過當致犯衆怒所以諸臣攻他體仁奏臣通籍三十年並無一字掛人彈章只因參了錢謙益攻者四起凡可以殺臣逐臣者無所不至豈一入之身賢奸頓異至此毛九華係謙益之黨無

疑上曰温體仁也辯得是又召御史任贊化上曰毛九華參温體仁一詩尚且不眞爾如何參他許多無根之言如此褻語在御前奏體仁奏贊化疏全是誣捏兒宦游臣卿者俱可問即如說臣與陳與郊兒女姻家此一查可明事事無影虛捏如此贊化奏臣之所言不過採訪公論長安爲口如一體仁奏去年謙益未入都門贊化代謙益首攻御史陳以瑞以瑞係崔魏創奪皇上賜環之人因曾參謙益科場之事贊化

反以媚瑞糾之及謙益入都把持吏部覆之爲民此贊化爲謙益死黨之一証也天秋皇上未有枚卜之旨贊化特出爲相才一疏盡爲謙益而發至稱謙益爲伊周之功行此贊化爲謙益死黨之二証也若謙益幸入綸扉贊化自居擁戴首功一旦被臣參破故恨臣最深誣臣最甚贊化奏陳以瑞部覆冠帶閑住皇上獨斷著他爲名體仁如何力保以瑞體仁奏臣非敢力保陳以瑞只因以瑞曾參謙益故贊化還將以瑞

參論上曰不必多奏候旨行自是體仁以告訐見知於上結黨之說深啟聖疑攻者愈力而聖疑愈堅矣

江西庶吉士朱統鍊與吳江相公有交其得館選也吳江爲之道地雖云無私而實有意給事中閻可陛疏攻吳江并及統鍊著仍選中書周道登准回籍調理後統鍊朦朧起授儋討上亦弗深究也

壬一日御日講講官徐光啟講中庸畢上忽問曰

既云知天地之化育又云其孰能知之是同是異光啟以化育分內知孰能知分外知上晒曰知也有內外年終講官敘勞內閣題光啟以禮部侍郎加太子賓客炤舊日講上抹去炤舊日講四字

二年己巳二月初四日皇長子生中官周后出我明中官無生子者三百年來周后一人而已

考聖躬燕寢之所爲屋三楹而不並列由第一間而後第二間而後第三間其第三間聖

躬曼息處也其第二間具大薰籠貯衾裯之屬凡名幸宮眷至第一間則盡卸諸褻襏體至第二間取衾裯被身乃進至第三間所謂抱衾與裯也即中宮與東西兩宮赴召不敢不遵用此禮惟先后以曾同糟糠不肯赴召又聖駕幸宮中舊例聖母趨出宮門外接駕先后亦以糟糠故廢此禮不用

蒲州再召適當推敲逆案右庶子楊世芳其姻家也世芳乃纂修要典者自應入逆案中蒲州力

庇之薛國觀亦以沈維炳護持俱遊漏網而同事朱繼祚余煌張惟一袁鯨等皆援例格外矣以此蒲州相業頗不協人心

工部節慎庫主給發商人上供顏料銀兩最深稱弊藪設有監督主事一員巡視科道各一員所以釐奸剔弊計自至詳也而諸府奸吏甚四月上特發其弊監督主事劉麟長巡視給事中祖重燁御史高賓明俱下獄因追論元年同事諸

臣惟重燁與御史吳阿衡狼籍顏著復劾阿衡下獄麟長賓明以無染止行降調阿衡於邊警時以邊才拔為監軍御史重燁遣戍

烏程既特疏參虞山宜與復於召對佐理之舉朝皆與為敵彈章如羽上堅留不放時有四凶之目指烏程長垣宜興及少司馬也入月部推烏程為南京禮部尚書以駱從宇陪推大成寺卿康新周為南京工部侍郎以何喬遠陪御筆俱照陪喬遠以尚寶卿請告林下僅五品耳而躐躋九列則烏程之提挈也

九月河南道驛傳道缺推原任副使路周賀填補領勅之日適上正視朝路老適出支離萬狀上傳諭閣臣云路周賀舉步蹣跚語言蹇澀河南雖不是邊道驛傳也不是容易做的卿等還傳與吏部知道出言成章眞天縱也

於是有三盛事皆非人力可強致者一則錦衣徐本高之入世一品也本高為文貞公元孫文貞前以少傅贈其曾祖父如其官連本身四世一品矣本高承父貞武蔭歷官都督同知際遇冨

恩亦得贈其曾祖父如其官連本身亦恰四世一品雖總由文貞推恩而一人不中斷一人不重叠恰符入世俱腰玉稱一品亦宇內所希覯矣一則南海黃士俊之父也士俊登萬歷丁未狀元歷官禮部尚書際遇冨恩封其父如其官適百歲士俊給假歸家稱觴有旨准與建坊錫名熙朝人瑞夫百歲稱觴異矣乃其子以尚書頓首堂下已亦受尚書封緋袍犀帶稱百歲老臣且邀有煌煌天語不尤異乎一則晉江楊元

錫也元錫登崇禎甲戌進士年纔十六釋褐之
日髮僅覆額所謂其位可致其年不可俾也
浙江總兵王光有病不任事寧紹副將林某勇而
且廉當事者擬以林繼王之陞林某亦頗有望
擢之思遣役入都修候王亦遣役入都兩役交
遇於職方之門王役謂林謀攘其主之缺也不
勝甚其怒遂揮老拳林役不敢抗展側之際所
賫候儀墮地事既宣傳不可終隱職方郎中方
孔炤具疏參林有旨革職提問人皆寃之

琉球國王新立遣使告知且請受封舊例給事中
行人各一員充正副使時科已推山東杜三策
行人應屬江西蕭士瑋次則山東孔聞籍兩人
交相推諉至訴詈于司正揚掄之門掄不勝其
憤遂自請行有旨揚掄歸陞京堂用蕭士瑋降
三級調外任孔聞籍不准考選調南京用掄與
三策皆賜一品服以是年九月出都至六年八
月始克航海完冊封事歸時颶風大作幾葬魚
腹七年二月復命三策陞太常寺少卿掄陞尚
寶司少卿掄以驚悸成疾未幾卒聞籍後陞陝
西西寧兵備道適有番叛之變合家自焚
陝西饑民倡亂蔓延延推楊鶴以兵部右侍郎總
督全陝止召問方略鶴第以清自持撫恤將卒
對先是天啟丁卯陝西大旱澄城知縣張耀采
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陰糾數百人
聚集山上皆以墨塗面王二高喝曰誰敢殺張
知縣衆齊聲應曰我敢殺如是者三遂闖入城
守門者不敢禦直入縣殺耀采衆遂團聚山中

巡撫胡廷宴老而耄置之不問又延慶連歲荒
旱去冬有王嘉允者倡亂于府谷蔓延於西漢
以南今春延綏巡撫岳和聲陝西巡撫胡廷宴
各報罌陽淳化綏德宜川等處流賊孔棘鄖陽
撫治梁應澤亦以漢南盜告急三月商雒兵備
劉應遇率毛兵至漢中合川兵擊賊賊奔漢陰
應遇追斬五百餘人誅其渠魁十餘人餘悉北
走漢南盜平八月賊復犯耀州黎政洪承疇合
官兵鄉勇共萬餘人擊賊于雲陽賊之敗夜來

兼雷雨掠淳化入神道嶺此流賊之始也

九月奢安二酋平先是土司奢崇明安邦彥先後稱叛雲貴不靖者七年于茲去冬復起朱燮元總督雲貴川湘廣西五省專任討賊而賊據大方阻險負隅崇明僭號大梁王邦彥自稱四裔大長老謀先犯赤水燮元偵知之命守將許成名佯北誘賊深入度賊已抵永寧分遣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禎從陡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邦彥分兵四應力頗不支復遣監軍副使劉可訓同降將羅象乾以奇兵繞出其背夾擊之賊大驚潰崇明邦彥皆沒于陣官兵斬其首以獻捷聞燮元等俱進爵賚銀幣子蔭有差御史毛羽健疏請添設永寧巡撫即以劉可訓爲之以靖地方以勸勞臣不報

是冬擬冊立東宮中外皆望大赦九月二十六日上召閣臣進已素袍角帶次意行刑二十七日御筆勾逆案倪文煥李夔龍梁夢環田吉封疆則總督鎮撫臣張鶚明總兵渠家禎監造則工部高道素偕內臣黃用督造桂王府第時憲王封荊州桂王封衡州並在湖廣莞計者臆揣就國必以齒序經費每急荊緩衡天啟七年夏桂王之國距憲王僅數日巡按溫皇謀疏乞展期逆奄矯旨切責有司倉皇那濟道素與用書工趲造道素督正殿以外用督寢殿以內皆潦草塞草責今年三月初三夜大風雨雷震寢殿壓死宮女六人以後每遇風雨王同諸宮眷即露立庭中益深恐覆壓之懼也事聞黃用司禮監

拿問道素革職法司究問用獄未具道素在刑部先擬贖徒御史董疏羽宸疏激上怒屢獻屢駁加等論死至是勾及之閣臣韓爌以爲請上曰朕若出藩邸這就是榜樣高道素監造王府而使數百宮人死於非命即寸斬之未足蔽辜又何請焉是日道素意必無他處沉醉以往及行刑則已醒矣倉皇不能出一語但連呼如何如何而已人多冤之黃昏大雨雪

十月之朔上御殿頒歷忽有聲冤白刎于丹墀者

究竟之乃民間詞訟事其人剛而不死上命刑部提問其事立案不行時先文肅語當事曰此怪兆也宜修邊備月卽有遼警

毛文龍向爲遼東參將遼陽陷沒文龍逃至海濱適有難民數千人文龍以術籠絡之遂同航海至皮島蓋皮島居遼東朝鮮登萊之中稱孔道文龍斬荆棘具器用招集流民通行商賈南貨緒帑北貨參貂咸于文龍處輸稅掛號然後敢發不數年遂稱雄鎭又掠沿海陂丁或指建州

奸細或稱臨陣斬獲以是積功官都督僉平遼總兵印逆賢時各邊出內奄鎭守文龍亦疏請內奄監其軍上卽位嚴核軍餉勅下山東撫按檄登萊兵備王廷試往廷試多欲人也既飽其欲遂盛詡文龍忠勇可用士飽馬騰絕無破胃文龍亦憚上英明思有以自立乃通情於清願捐金三百萬易金復二衛地奏恢復功邀上賞已成約矣袁崇煥督師出關上召問方畧以五年爲期可以平遼及履任覘知文龍有成約急

遣嘛僧入清啖以厚利欲解文龍議以就己而清最重盟誓堅持不可強之再四不聽嘛僧曰今爲有斬毛文龍耳在清不爲負約在我可以收功崇煥遂以閱武爲名直造皮島大閱軍士文龍置酒高會次日文龍進謁崇煥亦置酒留宴酒半稱有密旨卽座中擒文龍斬於轅門外時崇煥立營嚴整衆亦不敢犯文龍部下千餘人散往他處餘衆悉就撫事定然後入告

朝廷亦姑容之時七月間事也先是崇煥出都

閣臣錢龍錫卽以遼事答以當先從東江做起龍錫謂舍實地而問海道何也且毛帥亦未必可得力崇煥云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殺之至是疏中卽入錢語上以問龍錫龍錫謝實有之而文龍旣殺之後淸來索賂崇煥無以應特疏請增三百萬謂五年之後全遼皆復并從前所加各項皆可鋤除此一勞永逸之計也上集羣臣廷議皆執奏不可崇煥無所出遂聽淸人犯由喜峯口馬蘭谷松棚路闌入直抵遵化時新

令嚴汰冗兵破汰官陰謀爲亂清兵踪遊化城下薊撫王元雅尙汰兵四百人兵部開門延師元雅死于亂軍清兵遂破三屯營薊鎭總兵朱國棟自縊山海總兵趙率教統兵赴援營於七家嶺猝與清兵遇衆潰率教死之報至舉朝震恐上命薊遼總督劉策戴罪立功控扼石門以防西秩又命保定巡按解經傳同倉總督南居益駐守通州專護倉儲又命太監李鳳翔提

督京營與總協二臣料理城守又命兵部急徵宣大山西兵入衛

枚卜一案以烏程虞山故高閣不行至是薊州乞休力請點用十一月初六上點大名成基命成後避諱改名薊之一員至歲底復點桐城何如寵又于會推外特點宜興周延儒及會稽錢象坤共四員

王在晉被譴後上召對羣臣陞工部右侍郎王洽爲兵部尙書洽山東人相貌極偉岸上私語云好似門神卜者周生聞之曰中樞之座不久矣以門神一年即易故也至是　兵闌入十一月十一日上召對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中樞備禦疎虞調度乘張既不能預授方畧拒敵于塞外又不能整頓兵馬殲敵于城中誰任中樞決裂簡討項煜繼之且引世廟康戎丁汝夔故事云斬一丁汝夔將士震慄虜聞風宵遁上遂下王洽于獄說者謂既例丁汝夔必有爲楊守謙者矣

以左侍郎申用懋代王洽陞口北兵備梁廷棟爲順天巡撫起舊帥楊肇基爲薊鎭總兵起舊輔孫承宗於家督師通州

詔天下勤王

申甫者遊棍也始爲僧號本初游滇黔中得彼中役鬼之術小試輒驗黔吉士金聲薦之上召問頗惑其術特授爲副總兵捐內帑七十萬金聽其造車募兵之用授金聲爲御史監其軍時庶吉士劉之綸四川人請纓甚銳上壯其志超授兵部右侍郎募兵勤虜

大同總兵滿桂夷種也勇悍敢戰率兵五千入衛
營于勝德門外虜騎以十一月初三破遵化十
五至薊上二十日薄都城自虜衝突而西從城
上望之如黑雲萬衆挾迅風而馳須臾已過滿
桂身帶重傷血染征袍所存僅三千人
袁崇煥入援抵都城下上召對問行間方畧賜御
膳解上所御貂裘被之與祖大壽皆賜盔甲一
副然崇煥雖名入援聽虜騎劫掠焚燒民舍不
敢一矢相加遺城外戚畹中貴園亭莊舍爲虜

騎蹂躪殆盡皆比而揭其罪狀入告民謠云殺
了袁崇煥達子跑一半兼崇煥出言無狀對百
官訟言達子此來要做皇帝已卜某日登極矣
戶部尚書畢自嚴至擒舌不能下舉朝皆疑之
閣部孫承宗雖奉旨督師通州而尚居益解經傳
皆不受調度時都城盛傳通州三河等處皆陷
承宗遣人賫奏至上喜曰通州固無恙乎即奉
旨督撫等官俱聽樞輔節制
時廷臣請纓者甚衆祭酒錫疇願任募兵可得二
十萬人簡討項煜薦舉向書李騰芳可當大任
請面對者不一而足上傳各官俱於本衙實修
職業諸臣俱屬然而退
十二月初一日上復召崇煥祖大壽入温諭大
壽曰而歷數崇煥之罪遂擒崇煥下詔獄閣臣
力諫謂臨敵易將兵家所忌上曰勢已至此不
得不然大壽出朝悍然竟率衆東行中朝無可
如何勅閣部孫承宗撫論之
初二日上以城守潦草下工部尚書王鳳翔于獄

營繕司郎中許觀吉都水司郎中周長應屯田
司郎中朱長世俱廷杖八十臨時閣臣合詞祈
請寬宥上曰日下與虜止隔一墻宗廟社稷都
靠這堵墻若這墻一倒宗廟社稷都沒靠了豈
不可重處時觀吉長應以年老長世以羸弱俱
斃杖下王音杖畢下獄與鳳翔俱擬贖徒
上既下袁崇煥于獄拔滿桂爲總理宣府總兵侯
世祿昌平總兵黑雲龍等皆屬焉又起舊帥王
威尤岱楊御蕃孫祖壽出罪帥馬世龍於獄俱

以原官立功桂以十六日誓師而南十八日遇虜兵于良鄉時虜騎皆做官兵服飾桂以爲援兵不設備虜騎乘不意搶之全軍殲焉桂與尤岱孫祖壽皆死之虜騎亦倒掠得萱二十三日旋頭盡望東而行部城始解嚴先是桂乞餉二萬金備餽諸臺省每人五十金然後出師中甫漫爲大言其所募兵皆乞丐子及優人三尺童子知其必敗亦以十六日誓師至盧溝橋猝與虜兵遇所造車既不可用試術復不驗所統

七千人跪而受刃猶幸而不爲郭京之續也金聲以在城中得免

劉之綸募兵近萬人尾虜兵而東適虜兵有零騎從後驟至之綸急營於了髻山上虜兵立營山下絕其水道次日衆潰不能師之綸遂遇害

劉愛塔者遼人也莊烈閣部標下改名興祚自虜兵入犯從無敢與鬬者劉率勁卒千二百人夜搶其營殺虜兵千八百人奪回器械牛畜無算天明解赴閣部軍前令鐵騎追及于半途劉誓死鬬復殺數百人而後援不繼力竭以死千二百騎殲焉孫閣部疏請立廟賜謚廷議不一遂不果

二十二日上召待郎周延儒羅喻義李成名河道總督李若星御史饒京喻思恂趙延慶又召吳阿衡于獄中上面詢方畧延儒但言願捐軀報國援兵事實非所長若星條奏頗迂緩阿衡議論頗有氣概二十六日特旨梁廷棟陞兵部尚書提督援兵吳阿衡着復原官軍前監紀巡關

御史方大任陞順天巡撫大任老而且病然巡關時章奏皆有條理人亦冀其成功

袁崇煥既逮御史高捷疏參錢龍錫卽指疏中與輔臣相商之語以爲同謀先是文肅勸錢辯疏當痛言一番明主可爲忠臣而錢不能從也引罪疏甫奉旨不復再辭廵卽入閣二十三日高捷再疏語更加厲得旨着致仕去至是而始悔不用前言則已晚矣

二十六日之夜刑部獄盡逸幾爲大幸虜兵退盡

外無接引耳目次日城門不啟爲擒囚也逮刑
部尚書喬允升左侍郎胡世賞下錦衣衛獄先
是邊警狎至士夫有潛遣家眷南歸者右侍郎
宋世守以借轎與御史劉廷佐家眷出城劉止
罰俸而岑降二級調用得免此禍
上盡初政盡撤內奄虜兵關入乃命太監李鳳翔
提督京營時總督襄城伯李守錡協理侍郎李
邦華邦華素持正不爲下又以嚴汰老弱執法
不少狥至是守錡煽惑軍心幾成鼓譟邦華引

罪回籍以閔夢得代之或詢兩人優劣夢得曰
鳳翔中涓耳尚可耐惟守錡則眞凶惡無比守
錡於逆賢建祠時與靈壁侯湯國祚各疏揚賢
附祠其祝者也
山西巡撫耿如杞率兵五千入援皆勁卒也至日
兵部調守通州次日調守昌平又次日調守良
鄉功令初到之日不準開糧次日列營汛地乃
準開糧西兵連調三日皆不得糧既飢且憤遂
路劫掠虜兵既退如杞以不職軍士逮問如杞
既逮五年人與然奔散潰歸山西而晉中流賊
從此起矣
甘肅巡撫梅之煥統兵入援兵以糧不時給脫出
鼓譟之煥查首數人正法有千餘人潰歸陝西
後之煥亦以軍令不嚴革職爲民
時虜兵所至望風奔潰惟三河三攻其城不克寶
坻亦受攻堅守得全三河知縣樊士奕陝西舉
人寶坻知縣史應聘河南人乙丑進士昌黎知
縣左佩弦亦以邦敵功超陞山海兵備僉事後

以貽破軍餉遣戍
時紅夷貢砲至泳州虜騎充斥不能前進虜騎甫
退馬銓躬率家丁護送入都冀以回聖心爲翻
案計中外皆爲之地矣上傳旨馬銓准復冠帶
不必陛見銓快快而去舉朝歎須聖明眞不可
及云
三年庚午正月兵部尚書申用懋罷本兵與司禮
文移往來向有定式神廟末年諸事叢脞舊式
遂廢後來者亦不講究文移違式司禮拒不收

則以厚賄侑申公莅任重復書弍厚賄禁不用大璫皆不悅又時上銳意功業申公老成持重不能仰副聖意梁廷棟儇巧人也甚爲上所倚任初五日內旨申用懋着解任回籍梁廷棟着回部管事

人學士韓爌能爌忠厚拘謹不能當聖意左庶子丁進以陞轉衙門遂出彈章工部主事李逢申中書原抱奇繼之爌三疏請告得旨允放其禮

頗厚進與逢申皆爌已未所取士也進後奉旨以陰陽閃爍降調逢申隨以監督火藥失事下獄遣戍

吏部從無以五品調者一年八月以南司官陸康節稅給假同鄉共推轂無錫華允誠詧亭相公獨推轂同邑王陞王興辜未孚而華一寒徹骨退遜不前以此久無定局宜興大政府借江北司官解學夔降調事遂票旨着破格推拙用的來看乃超調戶部郎中吳鳴虞以文選郎中管員外事填破格矣吳年孝矣無所短長踰年請

告歸

廣騎既退廷議昌平陵寢所在通州國儲所寄應各設重臣鎮守於是推河南巡撫范景文太僕少卿侯恂俱以兵部右侍郎往恂督治昌平景文督治通州又遣兵部主事王建侯章應鯨各贊畫軍務

二月初十日冊立太子上以戒嚴免陛殿百官聽宣勅于午門行十二拜禮賜三品以上及日講官各花衆紅一疋三品以下皆半紅花枝用角

日講官紅全匹花枝用銀儀制署司事員外賀世壽敘勞陞光祿寺少卿尚書李騰芳加太子少保

方大任既放復有身雖去國心不忘君一疏先臣特上疏糾之署曰臣初見大任疏計必當以薊門要害將士情形與夫戰守防禦用兵治餉之策懇將死之誓言酬破格之隆遇灑灑洋洋祇勳襲朋黨之唾餘復理東林之塵案即今皇上起用東林諸臣其無才而不稱任使者則有之

其懷奸而恣爲欺罔盜用朝權者未之有也近者諸臣之得罪或以封疆或以職守皇上未嘗有一毫成心一毫偏聽乃日時時因事搆隙夫離照當空八荒在手當去則去之當罪則罪之何必借事爲掃除之計哉此奸回術數奈何以誣聖主也王言綸綍炳若日星惟眞惟澹曉然與天下昭揭之亦何不可而必欲但與密勿餘衡三五大臣私相告誡成一家之私言此又暧昧行徑不當人告明明之后矣況眞澹二字大

任亦僅言之已耳七品小官驟膺開府煌煌節鉞不用以經武而用以書錦澹乎不澹乎佯死御担何其憊也發憤揮毫抑何兆也反復如此眞乎不眞乎其所獻媚于三五大臣恐三五大臣之公忠者亦未肯任受也大任試衾影自盟斯亦不澹不眞之極思矣疏入留中

三月上命出列部尚書喬允升左侍郎胡世賞于獄寓所聽勘先臣以去年四月入朝班秋講即題充日講官同事者侍郎李孫宸少詹事何吾騶庶子丁進姚希孟而繼喻讓以侍郎先臣以諭德則新題者往例春講以二月上御講筵是歲以邊事孔殷至三月初十日始開講先臣進講定公問君使臣章反覆規諷頗極剴切講畢上傳講官暫留久之殿門皆閉諸講官退至東閣則聖諭已宣付閣中繹允升世賞于獄乃知諭留講官俾知即見之行事也閣臣俱供手誦啟沃之功先臣不敢當也以後進講大端窺聖意所注競前致殷勤焉先臣但一揖而已不交

片言

一日上御講筵足加于欄楯上意有惰容先臣適進講尚書講至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因以目視御牀上即以袍袖隱之徐徐放下

經筵開講詞林諸臣撫不罪至講官二人一講論語一講尚書上與講官各自一桌資淺者充講書等官春講秋講止舉行二三次天厨頗費弗克給也日講則止用講官六人一講論語一講中庸一講尚書一講通鑑餘二人輪替上與講

講官共一桌眞不啻天顏咫尺矣講之日上出
御文華殿閣臣率講官行五拜三叩頭禮畢內
侍舉桌安放訖上宣先生們吃酒飯乃謝恩而退若遇齋祭
之期則云茶飯春秋開講後日日進講除上傳
免外每或廢者傳免皆于隔日薄暮傳旨云明
日暫停講讀一日雖或連輟十日半月皆日日
傳免但云暫停一日也遇立春端陽中秋重陽
冬至除夕日講官每人各內賜酒饌一盒大小

五器湯餅一器酒一餅聖壽元旦各內賜銀三
十萬兩進講之夕光祿寺每人折供給銀一兩
三錢傳免則否
吳江呂純如護送惠王之國其復命疏於護送太
監劉興趙秉彝皆極揄揚褒美有云其愛地方
也既一草一木之恐傷而其自愛也又一薪一
水之若涸仁聲遐布清節可師至歸美逆賢一
則曰嚴臣之選良材再則曰嚴臣之率屬嚴云
云此從天啟七年九月邸報抄傳四海其覩而

鼎沸之泣純如適以侍郎署中樞事密弄神通
私行改換乘虜騎甫退之後擬借邊才以翻逆
案王永光等爲之與主純如遂首先上疏訟冤
護送惠藩復命疏未嘗歸美嚴臣不當列于逆
案之內且引聖諭須有憑據不許借題之旨又
謂紅本在御前別本在通政司抄案在禮部如
有嚴臣二字便甘附璫云云通政使章光岳卽
爲封進時純如氣焰甚張言路俱喑先臣特出
講筵已輟疏糾之畧曰帝王之學與經生學士

不同必以經術經世乃爲實用竊見虜騎內犯
聖心焦勞綜數事功須挈綱領刑法雖峻猜疑
漸啟于事未有濟也故於君使臣以禮章勸皇
上培養士氣推心感人而辨賢奸酌用舍尤惓
惓焉見命將出師莫有定算功罪未審賞罰未
明今虜距遵永尚有餘旬瞬息長夏又將秋高
彼時時可來我着着無備梦如緜絲絕少成緒
故於管仲器小章引管子言兵主不足畏則戰
難勝也德必當其位功必當其祿信小人者失

亡也見羣小合謀必欲借邊才以翻逆案故於
予語魯太師樂章願皇上剖晰是非辨別邪正
而曰一音雜衆音皆亂一小人進而衆君子皆
廢今有平生無恥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粵
援而必辨雪矣消長剝復之關甚可畏也又見
吏部尚書王永光身爲六卿之長猶蒙皇上眷
注而假竊威福擅行私臆故於甘誓章言戰勝
攻取非獨左右之其命尤在六卿之得人而曰
用舍不消於倉卒則國是定而王靈暢威福不

假於信任則神氣振而敵愾揚大抵皆爲用人
之人發也又見永光機深計巧投無不中故以
年例大典而變亂祖制考選公典而擯斥清才
舉朝震懾莫敢訟言故於予五之歌章言識精
明則環而伺者無所售其欺心純一則巧於中
者無所投其隙臣故知皇上聰明天縱必能洞
燭其情猶爲此語者則憂治危明之極思耳總
之今日大小臣工當視國如家除寇雪恥不當
分門別戶引類呼朋此臣一念孤忠九死不回

者也奉旨文某講幄敢陳寓規時事知道了所
指呂純如慘殺名賢藉援求雪及年例變制考
選擯才等語還着據實奏明先臣再疏畧曰臣
所謂呂純如慘殺名賢蓋指故吏部員外郎周
順昌也當純如爲福建守道日以諂媚稅監高
寀爲事比高寀竊執閫撫激成民變純如與寀
攜手同步揚揚市廛萬口唾罵周順昌爲福建
州推官剪除稅棍撫定人心純如忌之屢肆下
石後純如投身逆璫躐取節鉞順昌訟言攻之

逮且榜死獄中矣同時慘死諸臣所號爲徽骨
之清及公忠亮直人人心服者以順昌爲第一
其致死之由全出于純如此天下所共知今當
先上疏求雪不但變天下之是非且搖皇上之
斧鉞則恃有吏部尚書王永光爲之粵援也夫
逆案之定其主持全稟宸斷而羣小營營竊關
以爲璇轉聖意易於反掌故首借邊才之說進

而純如之疏即繼之呼吸通靈投擬如響不然通政司固喉舌之寄也非大力者主之此何等事何等人而輒其匭以進哉至於臺省爲公論所自出凡會推年例等大關係事則吏部不自主而必會同吏科河南道若近日所推年例吏科都給事陳良訓誰爲開送誰爲商計哉不過以其稍持公道每多參駁乃借外轉以除礙于耳至考選新資賢才輩出永光度無所施其籠絡乃獨兵一才名素著物望咸歸之陳士奇以

示有權而十年冷署之潘有功亦以猜疑見棄迫人情洶洶衆議沸騰則始爲兩請而終擯之爲大臣而心術如此斯亦不忠之尤者矣王永光疏辯前者閣部定案進呈時臣被言註籍呂純如入案臣不及知何自拔而出之至陳良訓濫厠首垣與參廷議人言嘖嘖夫豈無因至考選過堂十六人內選授科道十四人部屬二人而此二人者前途正遠因材儲用期待殊不薄也時永光已密結大璫王永祚爲之道地謂士

奇出姚庶子之門姚與先臣潤陽誼考選時力爲把持既考後復聳成此疏于是聖意拂然永光得旨甚溫而先臣奏疏奉旨詰官懷忠敬沃循職自可敷陳文某不得任情翠誣若夫逆案之堅持不動雖由聖斷而此疏亦不無小補矣虜兵雖東復破永平灤州盤踞不退永平鄉官白養粹首先迎降孫閣部督師東行奉撫諭祖大壽之旨令馬世龍衝重圍而東馳三日夜追至蘆峯口說以利害激以忠義衆皆聽大壽始

率遼兵三萬士龍亦招集趙率教部下及舊時部曲共萬六千人合隊而西世龍獨薄敵壘而前死傷者千餘人始抵都城復嗾虜兵至薊門時洪橋大安等處虜兵擄漢人運所掠輜重世龍偵知之密以大砲先伏于路旁俟其過發砲衆皆驚走世龍追擊之殺獲百餘人遂以大捷聞禮大壽統兵三萬立木柵於山海西關不敢前進入援總兵尤世祿吳自勉楊麒宋偉王承恩等各率所部聯營于灤州之西相顧莫敢先

發世龍既連淇橋大安之捷乃貽書大壽曰遵兵每剿西南兵將怯弱不若遼兵強健今怯弱者皆奮不顧身健兩地之捷而強健者何在況各鎮勒兵已繩集若令諜兵力退虜共復故城遼之強健將士何顏復支朝廷厚餉乎大壽見書始移營而西孫閣部乃嚴檄諸將期其攻灤水申明軍令有薈永平兵備張春者素得民心習練有鄉勇二萬皆椅銳可當一面逆璫時張春被劾罷鄉勇皆散及是上復起張春爲永平兵備永民聞之皆不遠千里來迎向所練鄉勇皆來會軍聲大振四川副使劉可訓甫破水西酋率勝兵入愛本兵梁廷棟又使其所善司務丘嘉禾監紀軍事奉旨趣師期者再高陽遂以五月四日誓師六日詣撫寧入日大壽先趨灤與大壽分地夾攻世龍麾兵入所〻柳頃刻平其豪世龍與張春劉可訓等皆披堅執銳作諸軍前茅身冒矢石誓不返顧急以大砲仰擊虜兵稍却師從間以登十三日克灤州虜兵冒

雨突出而勇躍自永平趨救者如潮已破遂并遷安兵于永平屠其衆從冷口出所存者十之四五而已師既復永平而謝尚政等亦以十六日克遵化生擒猛獐永等二十二人及我叛人馬思恭貴維綸呂玖等第十一人獻俘闕下先是灤之叛將遣一老道士詣嘉禾請獻城高陽授計大壽妙應之而言其後勁以備不虞及我師抵灤莫有應者最後市北伏兵幾盡入咸服高陽先見云大兵之入城也鎮人曰養粹已死其母尚在張春先至盡封所有而出絕無染指世龍則盡取其所有大壽至空無所得遂將白母用碎刑乃盡出窖藏盤幾百萬云永平屢儲陳此心鄉紳郭鞏俱以屈節被逮後刑部擬此心等以謀反律大理寺卿金世俊力爭之乃擬監候處決

當灤永之未復也高陽與東江牽制之議令茅元儀統龍武三協兵以往中協兵譁斥元儀而以周文郁爲中協副總兵兼攝左右兩協甫行而

劉興治之變作興治者興祚之弟興祚之者卽劉愛塕也興祚沒于陣興治居皮島東江副總兵陳繼盛謀報興祚未死其弟興賢自北營以書招興治興治嘗有夷丁旦夕當有變興治大恨僞爲兄設醮誘殺繼盛等二十餘人揚帆至小平島適灤永克復之信至乃復返皮島高陽遣文郁以興祚舊恩招之文郁入興治營始以温言喻之繼以危言怵之興治心動時部將逃匿雙島者與東師相鬨而鬬興治怒令島衆統

舟號訴文郁呼其將語之曰陳繼盛流言島衆謀反今若殺我是實其言也島衆不足惜劉氏從此無噍類矣興治大悔悟明日飲餞文郁搏顙大哭而別九月興治敗虜騎于青山鳳凰城高陽奏捷并上文郁首功當國者惡其無所餽紲其功不敘高陽又請移興治于旅順責以恢復金復部議遂巡不果踰年興治爲島衆所殺薊鎭總兵朱國棟自縊以舊總兵張世顯署鎭事興總督劉策率兵堵禦俱以逗遛不前被逮至是俱伏法先是河南巡撫缺陞太僕卿張慤住慤既領勅矣復上乞休一疏閣中票旨遽准其請山左諸公大譁以爲摧折東人太甚也適薊遼總督喻安性罷歸其推轂劉策不半年遂罹此禍

灤永既復廷議添設山永巡撫適方大任以病乞休王廷試梅之煥相繼罷斥乃陞四川副使劉可訓巡撫順天司務上嘉禾巡撫山永前屯兵備孫元化巡撫登萊漢中兵備劉應遇巡撫甘

肅皆孝廉也張春加太僕寺少卿候巡撫缺推用

按上嘉禾以九品務郎躐躋節鉞尤屬異數非中樞梁廷棟之力不至此似當以張春撫山永嘉禾陞永平道爲妥

先臣既以疏言不當聖意且永光聿倒目甚切欲乞南京掌院以歸時大名爲李逢甲所劾在告宜興許爲題轉矣大名開籍出以爲此例轉不便乃題封差以行是秋賚節冊封進賢王及益

府世子如
烏程之參虞山也宜與實佐之宜與既援立所以
爲烏程地者甚力矣光宗逆宜與姻也于是特
揭二人奏請上亦以烏程孤忠可任六月十一
日特旨温體仁光宗達俱着以原官兼東閣大
學士同首輔成基同入閣辦事
袁崇煥在詔獄尚未定罪至是獄具八月十七日
上下袁崇煥着即會官處決錢龍錫着革了職
法司議罪隨即逮問其甫逮也人皆以高忠憲

期之迫其至則辱國甚矣且牽扯同事兩輔啜
啜不置又有導之傾陷蒲州以快其睚眦之忿
者然聖意已定益其奏對語入于天聰不可援
人以自解也然不如此株連起大獄則又其仰
聖主離明之照已陛澄源疏參御史毛羽健爲
崇煥黨亦革職下獄
崇煥既決羣小合計欲借此以起大獄翻逆案御
史田唯嘉疏薦楊維垣賈繼春通政使章光岳
疏薦吕純如霍維華徐揚光傅櫆虞廷陛葉天
陛六人有旨逆案奉旨方新焰然薦用成何政
體而後羣小阻喪始不敢妄冀云
時上以封疆多故羣臣蒙比爲好削謫逮繫毫不
少貸河南府推官湯開遠上疏略曰皇上急于
求治諸臣救過不給臨御以來明罰勑法自小
臣以至大臣與衆推舉或自簡拔無論爲故爲
快俱號奪配戍不少貸甚者下獄考訊幾於亂
國用重典矣皇上或以薦舉不當疑其黨狗四
岳不薦鯀乎績用弗成未嘗併四岳誅之也皇

上又以執奏不移疑其藐抗漢文不從廷尉之
請乎亦以張釋之曰法如是止耳不聞責其逆
命也皇上以策勵羣諸臣於是多戴罪大不開
以立功之路而僅戴罪戴罪無已時矣皇上以
詳慎羣諸臣于是有認罪夫不晰其認罪之心
而概行兎究認罪亦成故套矣侵糧欺餉之墨
吏逮之宜也恐夷齊之倫不皆韓范宜稍寬之
不以清吏訓能臣今諸臣怵于參罰之嚴一切
加派帶徵餘徵行無民矣民窮則易與爲亂皇

士寬一分在民于卽寬一分在民生而尤望皇
上宮府之際推諸臣以心進退之間與諸臣以
禮錦衣禁獄非係逆賊奸冗不可入如是而大
小臣工不圖報爲安攘者未之有也時左副都
御史易應昌御史李長春皆以言事下獄長春
幾至西市閣臣力救得免故開遠疏及之
先文肅雖奉使出都而羣奸修怨未已呂純如辯
疏甫至而錦衣張道濬臆疏參劾其氛甚惡奉
有不必苛求之旨聖主明照固自萬里後先臣

亦有疏辨冀自徵臣立身粗有本末仕版初登
卽觸權奸之烈焰謫居五載復攖羅織之兇鋒
朝端公論難誣海內清評俱在夫旨夜貪緣望
塵羅拜正狐媚蠅營之故態蓋純如嘗謂生祠
之建不妨委蛇媚璫惡名所不必諱種種無將
之言昭著耳目有必不能抵賴者臣尙不欲盡
揭之柰何反以相誣臣亦不屑與較至於虞騎
臨城之日正臣闔門自誓之時臣子應試南都
去在城守解嚴之後迨平奉時辭都顧驟覓

省屬累累該門可查若曰君父忽輕妻孥忽重
此又小人肝胆中事臣死不爲也夫臣所深恨
者逆璫之私客而必坐之曰背公臣所深憐者
慘死之忠魂而必坐之曰死黨推其意仍欲窮
鉤黨之流姝刈貞臣如莫嘗而後快于心恐光
天霽則宿霧澄清似不必續曉殘之夢噓衆溺
之灰矣至若張道濬未諳文義謬析臣疏代人
報復彼固欲陷臣以死法而皇上已洞悉其隱
情矣猶嗾個能鵐認而豺聲亦當自斃臣尙不

屑與純如辨何屑與道濬辨第臣雖不才備員
講幄純如何人哆口雌黃微臣何足惜其輕朝
廷而羞當世之士亦已甚矣豈可復靦顏清班
以負皇上之禮遇哉奉旨奏內事情公論自明
文某依限前來供職不必陳情
去冬甘肅援兵鼓譟潰兵于餘逃回陝西二月王
子順苗美勾連逃兵掠米脂清澗綏德遂南圍
韓城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提兵撲剿斬首千
餘級賊北走復犯清澗官兵追逐之降三百餘

人苗美叔苗登霧啸聚於安定總兵杜文煥擊
敗之四月王子順苗美自神木渡河陷浦縣適
山西逃兵亦至遂與合其勢頗熾子順自號横
天一字王苗美自號混天王王承允亦攻陷府
谷渡河入山西犯吉州太平等處五月王子順
等復歸陝西掠同官破金鑾關殺參將王廉六
月王嘉允亦還陝西陷黃甫川清水二營遂據
府谷延綏巡撫洪承疇總兵杜文煥擊敗之延
安知府張輦參將艾穆蹙賊于延川賊求撫王

子順張迷聖姚三兒皆降王嘉允等分掠延慶
等處多陷總兵總兵楊鶴主撫置不以聞賊首
黃虎一丈青小紅狼混江龍掠地虎等俱諜免
死安插河西地方民惟荒益甚有司莫敢詰八
月王嘉允勾本虜入犯洪承疇杜文煥從孤山
進擊破之十月嘉允復陷清水營殺游擊李顯
宗寧夏總兵賀虎臣擊賊于盤谷斬首六百餘
級又敗之寧州十一月山西總兵王國樑擊賊
于河曲發砲砲炸衆亂賊乘之大潰遂陷河曲
十二月神一元作亂破寧塞殺參將陳三俛遂
圍靖邊時又有高迎祥聚衆稱亂自號闖王来
掠李自成入其黨號曰闖將

烈皇小識卷之二終

四年辛未正月外察姚庶子門入永城知縣賀鼎
武進知縣岳凌霄皆被察凌霄於丁卯鄉闈中
抗言以折張士範者本邑相公惡其強項遂以
醋處鼎則以師門之故欲斷其考選之路也雖
云肆毒者王永光而助紂爲虐者則考功郎中
程國祥實尸之

二月會試天下士命大學士周延儒何如寵爲考
試官取中吳偉業等三百五十人

吏部尚書王永光罷給事中葛應斗疏糾御史袁
宏勛錦衣張道濬通賄鬻權等事指宏勛得參
將胡宗明銀三千兩以囑兵部尚書梁廷棟又
得主事趙建極銀一千七百兩以囑吏部尚書
王永光而廷棟隨上疏佐之并列道濬諸奸狀
有旨俱革職提問先是舊輔王洽之逮也雖事
屬封疆而召對之日宜興實開其端舊督劉策
之又以失事服法東人攀折已甚東省諸公多
不平烏程罷給人爲事人多咲其狐涎於是江
西山東諸公俱以烏程勝宜興也一意以去宜
興爲主時宏勛道濬日夜入長垣之幕貨爲奸
利道濬先既參御史劉芳華職繼又助臣純如
參先文肅毒焰甚烈而從中保護長垣因并護
袁張者宜興也時長垣之伎倆窮而上之眷注
已移鄖陵擬除去之而以已繼其席且邸中樞
之重擔烏程亦擬藉此傾宜興而自居首揆故
乘宜興入閣日發之烏程即票嚴旨以進給事
中吳執御浙人也而合于東林論玉永光誨貪

崇墨不可以表率羣僚永光再疏請告回籍
三月廷試策士賜陳于泰吳偉業夏日瑚等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

大學士錢象坤兵部尚書梁廷棟罷宜興之出閣
也不能急收後著與此輩香火之情甚篤行人
司副水佳允悍然操戈直攻鄖陵顯爲袁張報
復水疏入分會稽票擬會稽鄖陵房師也宜興
直從會稽手抗去頗在徂佳允佳允再疏則發
鄖陵私人沈儆與薊撫劉可訓往來諸奸狀據

有手書盈握且有暮夜之迹鄢陵幾不免禍幸中涓左右之乃得旨閣住會稽與可訓俱株連而去可訓奉旨削去撫職銜以四川副使致仕四月京師大旱皇上亭祲步禱百官俱齋宿本宿衙門而最冷淡之詹事府經年不一到者掌詹協理等官可二十餘員皆羣居其中亦一奇也五月上爲雩禱不應遂釋張鳳祥易應昌李長春于獄始閣臣以雲間舊輔爲請聖意斷斷不可繼而俯從廷臣之請慨然出之圜扉眞可謂堯

仁如天矣

時羣小側目姚公希孟甚去秋姚與姚明恭主試北闈搜索無所得乃借武生冒籍一事給事中王猷上疏參之猷宏勛門人也理應嚴查冒籍與否與衡文者無預宜與乃票旨覆試金允治以文理粗疎罰停會試三科高岱以不能完篇褫革正刑主考俱下部議處

廷推閣臣宜興以讒操持長頃故至于此水佳允而遂會稽鄢陵人心愈憤會稽鄢陵雖去俱不能忘情于宜興而其力猶猶足以使人適會試廷試兩元一以文一以行俱大不協于衆口廷元尤爲公論所不許給事中吳執御一疏再疏竟借兩元爲題然在偉業不過雲迷五色在于泰則實受其萬金之餽而于泰亦疏參執御揭其有無不可知之事欲傾人以自救而適以動天下之兵則宜興之至巧而實自拙也嗣繼執御以救攻宜興者不下十餘疏上概行留中聖心已不能無動宜興因其留中也付之不聞不

見入直票擬如故則爲從來閣臣之變局既而揭請廣閣員俞旨隨下且准廷臣會推似悟特簡之爲非者聖意蓋可知矣

白虜騎入犯後上復命內奄提督京營自是銜憲四出命太監王坤往宣府劉文宗往大同劉允中往山西各監視兵餉又命太監張國元往薊鎮東協主之心中協郤希韶西協各監軍又命太監李茂奇監視陝西茶馬又命太監張彝憲繼理戶工二部錢糧

從來文場有會試廷試有傳臚武則否十月復嘗
武會試有董某者以勇力聞達 八帝聽時主武
試者庶子楊世芳中允劉必達某以策不中程
被格上謂諸臣故拂聖意也兩主考及兩監試
俱下獄閣臣揭救反奉嚴旨重令會試另點諭
方逢年中允倪元璐主試事董某中式復拔廷
試臚傳禮一如文場董遂賜武狀元及第遷昌
平遊擊六年遼警陣亡

是夜虜騎圍錦州恣掠三日壞大凌雙堡而去高

陽於是倡城右屯大陵以圖進取之議本兵梁
廷棟主之上從部議命祖大壽率馬步兵四千
領其事以班軍一萬四千供版築護以石砫兵
一萬改丘嘉禾巡撫寧錦親往相度高陽欲先
城大凌嘉禾不從廷棟去中朝盡反其所建置
謂屯陵荒遠不當築令撤班軍赴薊時倘存糧
萬石高陽欲運糧散軍委空城而去嘉禾又不
從八月虜騎進薄凌城祖大壽與副總兵何可
綱固守旬日嘉禾始出軍張春總兵宋偉吳襄來

援嘉禾相悸屢易師期宋偉主進吳襄不可兩
不相下高陽至錦苑期進兵襄曰日者言大壽
命宮難星將出少侍之越八日始進遇虜兵于
長山襄營主近水偉主近草議未定而虜兵前
驅至偉營柵甚固虜兵連攻不能入移攻襄營
襄衆亂不能軍遂潰偉力戰至晡亦潰張春陷
而錦人高應元陳二策五從北營拔歸願自效
其奇知四王之營於白雲山乞以通夷語者百
人裹火藥入營乘不意縱火勾王子帳而刺之

即不成八營皆擾亂可走也大壽之弟大弼敢
死戰喜結客戰于錦州四王子免胄掠陣大弼
突出搏之及幾中馬腹虜號曰祖二風子四王
子嘖指稱之三人在北營知大弼名樂從之高
陽以三人屬大弼結爲兄弟夜三鼓三人爲導
大弼率死士百二十人祈四王子營火藥發烟
焰蔽帳前四王子跳而免八營皆大亂相蹂殺
既辨色我兵僞爲胡語混虜兵而出先一日凌
城食盡虜兵招降甚急何可綱爲文自祭而死

大壽降于清四王子勞來甚至賚酒食鞍馬約下錦州大壽養子遜出清兵乃復毀大凌城引去而中朝喧言長山之敗喪失師徒輕重無算皆以開驥咎高陽坐以矯旨復城詔官帶閒住削寧錦敘功世廕張春既陷其妻翟氏六日不食自縊死而春通書求敘廟堂計無復之乃授張春副都御史黑雲龍帶都督奉以藐縻之後嘉禾與大壽相訐大壽抗章抉摘其貪穢高陽力止之而開之中朝遷嘉禾南京太僕卿以去

日講官羅喻義進講倘書先期草講章送閣內有傷執政語烏程裁其半喻義執不可直至中堂動色而爭體仁遂出疏參之言舊例惟經筵多進規語日講則正講多進規少今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例駁改不聽自愧不能表率後進有旨喻義閒住此眞詞林怪事究竟所指之例不知出何典故也

少詹事姚公希孟在講筵爲上所識每講畢歸班上未嘗不目送也衆咸謂大拜可期時適有枚卜之旨宜與所以阻攔後輩者不遺餘力當會推時衆共推轂姚冢宰閔洪學語人曰首揆不欲衆復面懇宜興宜興急相引重衆再詣冢宰冢宰堅以首揆爲辭衆乃促總憲陳于廷同冢宰往見宜興令門役兩次延見先冢宰而後總憲冢宰出語人曰首揆終不欲也最後烏程翩然排擠謂姚科場有話講部覆未上豈可預推少詹公乃急喻同人止弗復言若不見幾則虞山之故轍必復見于當日矣御史遲大成特上

資淺望重一疏木爲少詹公及姜曰廣而發奉有再奏之旨少詹公力免之乃指先文肅之家居者以對其併及陳諭德仁錫則遲有戒心焉借陳以免于詰責也宜興以是有歉于心歲終賞講筵諸臣不敘而單疏特題少詹公陞正詹以謝過云

時當考選開封推官張瑤杞縣知縣宋玫皆衆陽人也宋玫考選得給事中張瑤得同知瑤大不平因發玫賄嘗情狀列疏上聞吏科都給事中

宋鳴梧特出悍吏劣考猶輕疏參瑤乞加重處有旨張瑤降四級調用後瑤補河州判官流賊破河州瑤殉難卹贈光祿寺正陰一子入監時政與鳴梧通譜抵觸甚力瑤頗滿之且不向鳴梧父子投誠鳴梧等大怒劣轉同知

是年正月流賊神一元陷保安副將張應昌擊敗之一元死弟神一魁領其衆二月總兵賀虎臣杜文煥合軍圍保安神一魁突圍出都指揮王英不能禦諸道兵皆潰一魁遂攻慶陽破東關

遊擊伍維藩擊斬五百餘人時總督楊鶴駐邠州不即援而宜君賊趙和尚等復南犯涇陽三原韓城澄城等處二月張應昌等援慶陽賊圍解時議招撫神一魁等癸未賊首孫繼業茹成名六十餘人來降總督楊鶴受之設御座于固原城樓上賊叩首呼萬歲因宣聖諭令設誓各解散歸原籍自是羣賊視總督如兒戲矣四月神一魁降于楊鶴鶴修其事上言請數萬金賑濟其衆從飢民各給牒回籍而餘賊劉五可等據鎮角城混天飛獨行狼混等據蘆保領分犯平固耀涇等處混天猴分犯寧環王虎圍莊浪不沾泥攻米脂總兵王承恩侯拱極率兵至葭州洪承疇張應昌亦至賊分兩營以待官兵憤擊大破之不沾泥逃奔關山嶺副將馬科等追之盡殲其衆不沾泥手殺賊首雙翅虎縛獻紫金龍以自贖五月王承恩擊宜川賊敗之賊首王虎金翅鵬降金翅鵬即王子順姪王成功也餘賊走宜君參將曹變蛟逐窜塞賊于唐毛山一四賊皆捷先後斬一千四百餘級賊大潰延安

賊趙四兒掠韓城邠陽參將張全昌擊斬三百餘級賊走鄜州復進擊斬六百餘級是月滿天星降于楊鶴詔文詔攻河曲賊克之斬賊千五百餘級六月擊王嘉允于陽城斬之其黨又推王自用爲首號曰紫金梁其黨皆自相名目除混天猴張孟金不沾泥張存孟外張獻忠號八大王趙四兒號點燈子張有義號一盞燈王之臣號豹五羅汝才號曹操高嘉計號傻道神張大受號滿天星劉國能號飛來虎實國安號託

天王賀一龍號革禮眼李萬慶號射塌天惠登相號過天星張二川號掃地王楊旭號一隻虎馬守應號老回回張胖子號墜齊王伍林號一桿鎗王光恩號小秦王楊先甫號一連鷹劉正國號關索其他蝎子虎猢山鶏等名類甚多鄜州混天猴謀襲定邊張應昌邀之于眞水川敗之追斬四百餘級洪承疇又敗之甘泉山中王承恩曹文詔等擊諸賊于太平原等處連敗之延慶之間稍息肩焉

癸未以神一魁等復叛逮楊鶴下獄以洪承疇總督全陝軍務點燈子東渡至山西入沁水攻實莊實莊故張公銓里居也聚衆拒守矢石並發賊傷甚張乃退復陷縣州蒲縣總督魏雲中削職聽勘以張宗衡代之以宋統殷巡撫山西八月王承恩擊斬中部賊七百餘級賀虎臣擊斬慶陽賊劉六殺其餘黨六百餘人

神一魁劫守將吳弘器官兵圍之其黨黃友才斬一魁以降

獨頭猴滿天星一丈青上天猴等沿河同部等處副總兵趙大允在韓城去賊營二十里不敢邀擊士紳強之出報斬五十級驗之則皆婦女首也給事中魏呈潤劾之有旨提問洪承疇擊點燈子擒之伏誅其黨點煞神鑽天哨等皆起黃友才亦叛洪承疇陞任延綏巡撫缺時御史吳甡奉旨賫銀十萬賑濟陝西饑民兼行招撫部推甡爲正布政陳奇瑜陪上用奇瑜

十一月陝西賊譚雄陷安塞王承恩誘雄等五人斬之復安塞不沾泥等陷安定王承恩進攻安定賊走綏德混天猴陷甘泉劫餉銀十萬八千兩殺知縣郭允圖河西兵備張允登陣亡洪承疇遣王承恩進勦而自率六百人趨鄜州十二月甘泉賊陷宜君又陷鄜州兵備郭景嵩死之

于是諸降盜皆叛承疇日不暇給矣

山西賊陷掠閒喜河津等處孫顯祖討之與賊六戰皆捷

五年壬申正月孔有德等據登州以叛先是孫元

化以前屯兵備超陞登撫隨帶遼丁三千人駐防登州遼丁貪淫强悍登人不能堪適是冬有大凌河之警孫令孔有德等率遼丁往援即于原籍着伍亦兩全之術也行至吳橋後隊尚滯新城奪取王氏莊僕一雞王氏大族勢凌東省隨稟領官兵必欲正法領官兵不得已查奪雞者穿箭遊營衆乃大譁遂殺守莊僕王氏申詳撫按必欲查首亂者戮以狥衆遼丁急至吳橋前隊改轅而南時統兵者左步營參將孔有

德右步營都指揮陳有時東江副總兵毛承祿登州參將李允成也遼丁三千人皆插血立誓若不雪此恥而北行者衆共殺之遂擁孔有德以叛盡滅王象乾家王象春皆易服前竄抄劫新城一空越臨清德州取間道而東過青州知府汪喬羊餽酒牛犒師令無犯遼兵果結隊而過距登數十里于馬塘店扎營曰爲王氏所遇弗敢反也元化令旗鼓遊擊耿仲明傳諭扎營城外教場候撫教場故有三千營房援遼

將李家屬居焉令欲移入城出房以舍步兵城中堅拒不納有德說仲明亦反倘有遼人在城中者紳民必欲搜戮之遼人遂開門納師登城陷時正月初三日也

吕純如復有疏參論多人通政章光岳送還之至是復上疏止於自辯不及他人御史吳彥芳駁之上遂留純如疏不發彥芳奮憤人也去秋曾有一疏爲宜興解嘲公論譁然有教之懺悔者故出此疏疏亦不爲無功後復有疏薦李蓮

李邦華而給事中吳執御亦疏薦黃克纘劉宗周上責其朋比俱下獄說者謂執御之處顯然修廷元之怨而彥芳則前疏之故也

上點禮部尚書徐光啟鄭以偉入閣辦事登城之變孫元化自刎不死孔有德等欲奉以爲主亦不可東省之人以其不死也遂以朱批目之言路欲借以傾宜興宜興與元化同舉於鄉最相暱也時調總兵王洪楊禦蕃往勦相持不敢進于是薦孫爲主撫之說而舊歲杖下事一推再

推未奉命旨於是宜興烏程各欲樹其同志以爲薪傳之計而宜興所急欲引進者已縣次則上海烏程亦注意已縣故宜興素所曏愛而上海者則宜興因言路借登撫以攻之頗有危機上海與登撫師生良逆此老迂憨勇于任事而不顧刑害日夜爲主撫之說以祈紓登撫之死故宜興欲借之自助且卸前擔全是具揭以兩人爲請上乃點用上海徐光啟及上饒鄭以偉而首推竟不用先是首推投誠烏程以來必濟

乃奉旨另推者再終于聖意未愜林下某公意有推必蒙點用遂飛書長安極相推許書中復縱論某正某邪某可推藏某可聯給某可擯棄書中全注毒宜興而不及烏程又郵致錦衣吳孟明吳首推姻家也復落中書周大成之手都下閎然傳而首推遂不用其不用之故皆以爲此書既露政府從而危之首推之恨不可言若上饒蓋以恬靜得之則天也首推爲姜逢元

登州既陷山東巡撫余大成革職逮問以徐從治爲山東巡撫謝璉爲登萊巡撫又令兵部主事張國臣往諭解散一面議撫一面進兵孔有德等因統兵直薄萊州城下謝璉等復申撫議有德等必欲邀登撫至彼營中方肯受撫璉不得已同萊州知府朱萬年撫其營俱被拘留於是復主勦烏程特出疏力攻主撫者時總兵劉國柱王洪鄧玘統兵三萬由沙河西路以進副總兵吳安邦徐樹聲統兵二萬由八角東路以進天津參將孫應龍統水兵三千抵廟島斷其入

海之路既而三路皆敗樹聲應龍被擒東撫徐從治爲砲所擊死於是復令萊州推官屈宜陽入營議撫撫亦卒不就更調榆林薊昌各邊兵統以總營楊禦蕃壓金華朱大典爲山東巡撫拒堵于萊州元化龍航海至天津自投刑部以封疆律正法有德等藉于海城小聖廟坑天朝與投誠孰吉凶得投誠隨得順風出海歸潮登人隨毀小聖廟

吏部尚書閣洪學龍長垣既去閣洪學爲吏部尚

書亦烏程人也每事收人心以歸溫有過則皆諉之宜興而宜興不覺也登撫之變烏程顯出疏攻出撫者以陰傾宜興宜興危甚又洪學益任惟奉行烏程意旨於宜興不甚照管左侍郎張捷至不能進參一語斯時操盤弧者不在宜興而在烏程一時捷足者競走烏程宜興之黨皆怨閔冢甚於是張捷與太僕少卿賀世壽投誠諸君予謂言路若能攻閔冢而去之者烏程之去宜興力任之有餘時給事中王績燦御史

劉令譽周堪廣先後疏參閔冢兵部員外華允誠疏九切允誠疏畧曰當今時勢有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夫以皇上聖德加之勵精何難於握大權坐擅至治乃當事者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弄法之術借皇上綜核而騁其詭遝握算之能遂使和恒之世兢兢刑名皇上圖治之聖心爲諸臣關治之捷徑可惜一師屬大僚驚魂於回奏認罪封疏重臣奔命于撿本守科血至風裁徙徵事件長吏者課惟問錢糧以多士端

靖共之精神爲案牘鉤校之能事可惜二令何時乎非大小臣工同舟遇風之時乎廟堂不以人心爲憂政本不以人才爲重意識互崎議論滋繁遂使詭勦詭撫等于簒舍忽用忽舍有似棄碁以興邦啟聖之日時爲即戮從咻之舉動可惜三夫人主所以尊于天下者法也褻師誤國之干化貞何以與楊鎬異辟漆已愛民之余大成何至與孫元化並逮甚而一字倒誤一言偶失執訊隨之刑罰不中鈇鉞倒置一可憂也

國家所持以爲元氣者公論也今直言敢諫之士一鳴立斥指佞薦賢之章非奸即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又加之罪讒奸得志忠鯁屈抑二可憂也國家所賴以防維者廉恥也近者中使四出大臣懼不諫阻小臣又安敢抵觸與之抗衡者僅二三人耳其餘奔走之輩惟恐後時諂曲趍承猶宜褒戾皇上以爲近臣可任而不知倖竇已開以爲內任可懼吾操縱而不知其屬辱士大夫已如此矣三可憂也國家所藉

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我朝罷設丞相用人之職吏部掌之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與冢臣同邑爲朋比惟異己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爲常統均大臣甘作承行之吏加膝墜淵惟其所欲熙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而白簡翻爲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而簒劃遂作矣書皇上惡諸臣之欺欺莫欺于此也皇上怒諸臣之專專莫專于此

也皇上疑諸臣之黨黨莫黨於此也威福下移正氣消磨四可憂也疏入與令譽等皆奉嚴旨而積案尋以他事革職時關外議論衆欵謂張春失節不死反加副都御史何以報袁崇煥於地下黑雲龍輸誠通欵反都督府帶俸何以謝鄭鄤陳此心于獄中故疏內復及楊王一案閣冢果不安其位連疏請告以去閣冢既去張捷讐意足志滿宜興復飲烏程狂藥謂死生決不相負于是盡反前言於同志舉動不復照管矣

張捷者與僕少公憲烏程知其謀而修劾也轉而入烏程之幕盡以始末告之且謂藩疏出詹事姚公手故烏程恨詹事與總憲最深北閹冒籍事部覆既上烏程密揭入大內以挑聖怒至尊初念頗佳忽然中變遂奉旨姚希孟着降二級調用總憲後以考核御史畢佐周事有旨畢佐周着降三級調用陳于廷着革職爲民詹事公之處也宜與實知之而不救旨下之日宣一興休沐不出簡討徐汧庶吉士張溥適在坐宜

興見旨頓足曰惜我出直朝端又去一正人矣然而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矣

御史史孅爲長垣私人北方悍將也時以巡按淮陽回道考核淮陽素稱羨地前案曹遷未及半年贓罰已積十七萬有奇猝當例轉百計僅支二萬金歸餘俱留貯庫繼任者爲史孅盡掩取之史孅又署巡鹽事欵歷鹽課二十一萬考核時贖有煩言總憲長子陳貞裕屢次干謁婪有數千金孅執其手書相挾總憲懼乃考核稱職

同道管事

爾時爲總憲者正當臚列史奠奸貪諸狀奏請提問追贓如高宗憲於崔呈秀故事並首其子千謫說情罪狀而自束身待罪聖明必深加矜亮不特可稱理輪破柱之職而一番舉動自足令人心振聳乃畏首畏尾坐失事機終爲當軸擠去良可歎也爲大臣者當於此處着眼

工部右侍郎高宏圖疏畧曰臣部有公署中則倚

書旁列侍郎禮也內臣張彝憲奉總理二部之命儼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而褻國體乎臣今日之爲侍郎二尚書非二內臣國體家大體臣固不容不慎故僅延之川堂相宴主而公座毋寧以之且總理公署奉命則建則在臣部者宜還之臣部豈不名正言順而內外平平上以軍興衝事急緊彝憲應到部驗核不聽宏圖遂引疾求去疏七上上怒其悻悻無人臣禮竟削籍

南京禮部主事周鑣疏畧曰內臣用易而去難此從來之通患然不能遽去猶冀有以裁抑之今張彝憲用而高宏圖之骨鯁不可容矣金鉉之重瞳幸免罪以他事中之矣王坤用而魏呈潤以救胡良機處也趙東曦以直糾扶同處矣鄧希詔用而曹文衡以互訐投閑矣王宏祖以禮數忤竣斥矣若夫孫鑛興之激直李日輔熊開元之慷慨無不罷去未易屈指尤可歎者每讀

邸報半屬內侍之溫綸從此以後草菅臣子委褻天言秖徇中貴之心將不知所終矣上怒其

切直削籍爲民禮部員外袁繼咸疏救不聽

是年正月延綏賊偽爲米商入宜君陷之復陷保安合水而寧塞餘賊復合環慶諸賊屯鎮原之蒲河欲犯平涼及鳳翔漢中巡撫練國事檄固原兵備王振奇同副總兵王性善等截守各隘口檄平涼兵備徐如翰同副總兵董志義守涇州各要害又檄總兵楊嘉謨等緝捕奸細獲賊唐馬殺之斷其耳目賊遂不敢出迺洪承疇從鄜州問道疾至慶陽曹文詔以臨洮兵至賀虎

臣兵亦至齊集于西澳夾擊之與賊大小十餘
戰斬首千餘級追奔數十里傷墮者無算而寧
塞之賊黨矣惟渾天猴等尚據襄樂練國事遂
移鎮寧州時以西澳之捷爲從來用兵第一而
延西諸賊鄉臨港可天飛屢爲官軍所敗獨行
狠復入其伍處鐵角城耕牧其中爲持久計洪
承疇曹文詔進擊之斬可天飛其二賊亦生擒
伏誅自西澳捷後軍聲大振文詔忠勇善戰逐
疇與不同甘苦得士卒心轉戰四載斬級三萬

餘西人稍稍休息然亦憊甚矣
三月寧塞餘賊夜襲鄜州兵備郭應聘死之關西
餘賊亦攻陷華亭知縣徐兆麟甫任七日城陷
逮問服法人皆以爲冤
八月山西巡撫宋統殷擊賊於長子賊奔沁水
首紫金梁老回回八金剛圍寶莊張道濬率
族禦之賊多死且開秦兵至甚懼紫金梁歸
回皆乞撫惟張獻忠堵關不受命紫金梁歸
兵未決官軍乘虛襲其營賊遂南奔
犯齊源陷溫陽
九月山西賊豹五等破臨縣據之滾地狼等南犯
陷修武殺知縣劉鳳翔焚掠武涉遂圍懷慶上
以藩封重也切責河南巡撫宋統殷冀南兵備
王肇生帥兵次陵川扼賊歸路賊北歸遇官軍
殊死鬬互有勝負會夜與賊爭險對營兩山頭
賊緣谷潛登大譟官軍亂統殷肇生皆走與諸
軍相失宣大總督張宗衡提兵至高平統殷肇
生以兵來會大破賊于桑子鎮賊復入沁水

十月山西巡撫宋統殷以陵川失律回籍聽勘以
許鼎臣代之
十二月張宗衡許鼎臣同逐臨縣賊賊入磐磨山
山方六百餘里賊自獨頭虎搖天動據交城文
水北窺太原踞滿川上天飛據吳城東向汾州
紫金梁亂世王屯紅梅關吾兒峪遂乘虛從沁
州北掠榆次及壽陽距太原止六十里許鼎臣
撤兵北歸時亂世王與紫金梁爭一掠婦擄小
隙潰其弟混天王來投誠廷議方主進勦諸將

諱言受降權辭謝之約得紫金梁頭方爲請于朝混天王唯唯而去諸賊遂分爲三陷霍州垣曲長子等處壬辰陷遼州是日除夕也

六年癸酉三月給事中陳贊化疏劾周延儒招權納賄游客李元功借叢威人又云延儒嘗語去輔李標曰上先允於放余封還原疏上卽改留

頗有同天之力今上羲皇人也此係何語豈徒小人之輕泄乎至指借停刑以圖賄利此固通國所共知也且引科臣李世祺爲証世祺亦奏

延儒曾有此言給事中朱久煥復疏參延儒重負國恩毫無補救宜府太監王坤亦疏攻延儒左副都御史王志道疏爭王坤不宜侵輔臣語頗過激上召廷臣于平臺諭志道曰遣用內臣原非得已朕諭甚明爾等不自省察徒事執拗坤之疏朕已責其誣妄乃羣臣舉劾無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各官皆爲內臣耶志道對曰王坤疏劾輔臣舉朝煌煌皆爲紀綱法度之憂臣爲紀綱法度惜非爲諸臣地也上曰廷臣于國家大計不聞一言惟用內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借王坤疏要挾朝廷誠巧佞也詰責志道者再三

延儒奏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上曰職業不修沽名立論何堪風憲之任志道退卽引罪乞罷時烏程同召竟無一言相助宜興亦以是憾之

宣府巡撫馬士英甫莅任冒侵餉銀六千兩鎮守太監王坤疏發其事士英遣問遣戍舊例巡撫到任修候都門要津俏以厚賄贖錢不能猝致

則撥庫中正額錢糧應用而徐圖償補此相沿陋習各省各邊皆然不獨一宣府也士英莅任未幾一時不及抵償遂爲王坤所糾坤既以發奸爲功上亦心喜內臣之果能絕情面而剔積弊也故凡言內臣者皆不聽

六月大學士周延儒罷陳贊化復疏參宜興宜興循例請罷第三疏擬邀俞旨卽出烏程心圖首輔巧用機權准子休告旨下出其不意宜興殊不能堪乃謀於內召桐城舊輔以壓之宜興在

以府帑借力於內以示其威權其詰人也翫以
喜怒不測歸之聖意而實閣中之權盡歸于中
涓矣是閣體之壞自宜與始也而其罪之大者
在不能沮內奄之出鎮幾與崑山等惟烏程能
踵其智他輔皆不能及
上饒上海相繼告殂閣臣復請枚卜上點用嘉善
錢士升士升雖浙人與諸君子頗相周旋唐世
濟力言于烏程當急收之無為彼中所用遂言
南京禮部侍郎入正揆席宜與既去又點用已
縣王應熊香山何吾騶亦以投誠烏程得之已
縣則宜興所注意而烏程援以自助者也給事
中章正宸疏言爰立命下吾騶入無間言應熊
則兢以奸邪目之應聽休致有旨革職提問正
宸方以館選外授也
王承恩敗安寨賊于西川胡堅賊自喬六斬其魁
以降餘衆悉遁自是秦中稍寧而晉豫之間多
暴骨矣
正月副總兵左良玉提兵援懷慶敗賊于涉縣西
斬其渠既而擊林縣賊敗績于武安麾下兵七
千先後失亡殆盡乃請鄭玨兵相援賊遂掠有
大井陘兵備　檄守備李定王國璽禦之陷
伏中賊遂長驅而東大名兵備盧象昇禦之
曹文詔連敗賊于忻代閻斬首千五百級又敗
于榆社時文詔屢捷張應昌逗遛不進紫金梁
老回回從榆社北奔三月山西兵擊賊于陽城
北張道濬設伏于三經回賊至伏起擊之斬二
渠滿天星賊大奔逃撫許鼎臣奏道濬功第
五月曹文詔夜襲賊于偏店賊驚走墜山谷中
無算諸將會兵逐之賊盡南走總兵鄭玨副兵
三千同石柱土司馬鳳儀馳援河南永寧鳳儀
敗沒六月川兵潰于林縣潞王告急上命中州
流寇蔓延命總兵倪寵王樸分將京營兵賜二
將弓矢戰馬監太監楊進朝盧九德馳赴南河
夾剿
上以勦賊諸將一時功罪勤惰應有監紀特命太
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分監曹文詔

張應昌左貳玉鄭玘軍仍發內帑銀四萬兩紅
綵緞四百匹紅綵紗緞二千匹軍前給賞
七月張應昌進勦汾州諸賊內監紀需索百倍汾
陽知縣賈申饋以供應不能給投井死左貳玉
破賊于懷慶賊奔太行山山西賊陷永和復陷
沁水自秦入晉五犯沁水至是始破
八月陝西賊復起攻隆德殺知縣賈彥芳固原兵
備陸夢龍進勦于綏德城下死之
賊流入真定者殺掠寧晉南宮甚慘九月張應昌

敗賊於平山獲賊首張有義即一盞燈也賊遂
走五臺山據顯通寺其中薪儲皆具阻險自守
官軍不敢擊
十月山西河北諸賊二十四營乘冰渡河而南犯
閿鄉陷滽池
十二月己未河南賊陷伊陽庚申陷盧氏偏掠汝
州浙川內鄉戊寅犯南陽遂流入湖廣掠均州
光化庚辰賊假稱進香陷鄖西癸未陷上津鄖
陽撫治蔣允儀河南巡撫曾偶皆被逮

按鄖陽不過一聚村耳以其介川陝河南三
省之交山川綿亘盜賊易于盤踞故設重鎮
建牙以鎮撫之又以撫綏流民故易巡撫為
撫治奉憲考二宗勑旨撫治管轄地三省巡
撫不得干預萬歷初年額餉猶有一萬六千
之額王公也貞在事以六千改充遼餉以四
千發荊商兩道自募標兵而數止六千矣鄖
軍有官無餉令食缺官俸後以搜刮故賜餉
俱解太倉旗鼓官曰廩二錢取之餉銀而餉

又不時給標兵三百歲糧十兩有奇皆各縣
有身家者買頂首以免門戶而覓人充當又
義勇二百歲糧六兩且糊口不足而南下之
賊動稱數十萬將何所施其堵禦說者謂伍
易鄖鎮之官而不爲鄖鎮計長久重事權而
增兵餉雖武侯復生終無濟也
延綏賊鑽天哨鬧山奔獨據永寧關前阻山險下
臨黃河負固數年不下巡撫陳奇瑜簡鈒卒八
千人出不意疾走入山賊不覺大兵至潰走縱

擊斬首一千六百餘之賊死者衆其勦復擊賊
首一座城斬之河西盜悉平
七年甲戌正月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疏畧曰士
有廉耻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如總
理戶工太監張鯨有請令入覲官員投册以
隆體統之奏皇上從之意在釐奸剔弊非欲羣
臣頒賜也乃一出靡然從風藩臬守令爭
謁屬稿貨賄公行一人稱貸萬國
崇而相率趨拜內臣之座上大夫尚得有廉耻

乎國家自有覲典二百餘年未聞有此可爲歎
息也上以其越責言事切責之既而袁憲奏辨
謂覲官參謁乃尊朝廷繼咸再疏畧曰尊朝廷
莫大於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
臣行屬禮亦典例乎諸臣入覲投册吏例部照
例也參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受
可以爲安事期弭憲即長揖祇增其辱高皇帝
立法內臣不得預外事若必欲以內臣視外臣
會典所不載上再切責之時當國者爲程也

二月會試天下士命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爲考
試官取中李青等三百人又特旨五經顧茂猷
准列正榜前一名顧茂猷福建人五經俱拈就
知貢舉官禮部左侍郎林釬具疏題請奉旨准
與謄錄先文肅同考領易一房分送先文肅二
中先文肅力請中式爲程堅拒五上堂而終不
允榜出亦具疏奏請奉旨准列正榜前一名然
猷遂列李青之前於是海內咸識聖天子破格
用人盛心以後丁丑楊重熙癸未馮元飈等皆

以五經中式遂循爲故事矣
先文肅本房首拔臨川陳際泰陳老宿名震都下
次如皐許直甲申以吏部殉難者也又次新昌
漆園首題其行已也恭四句篇末痛言不恭不
敬之害先文肅豁然取之呈卷時意爲程必當
見獵當有一番質辨既呈上即批允心內竊以
爲疑比撤棘爲程于閣中揚言曰外人說我們
要進場收幾個門生我們今日地位也靠不着
門生了況場中即有人薦我嘉善曰場屋中如

何罵得烏程且他篇末覓說不滕之臣如何不敬之臣如何豈不是罵嘉善且老先生如何打發他烏程回本房批紳眉抗手想見其人敢不中敢不中其陰忍如此

是時場中皆推陳際泰爲會元檢討項煜欲令會元出其門以計使先文肅謂渠首卷乃楊廷樞也廷樞乃名重江南爲庚午解元先文肅雅不欲與人爭元遂力讓之及折號則李青也項煜向有項黑之稱故項黑得李青之號閱傳一時

是科雖烏程爲主考而力行阮抑如榜額每科三百五十名甲戌止得三百名會元多入鼎甲而李青不得列每科考選館員獨甲戌則否又倡爲內外兼用之說而考選館推爲館選至欲令三甲就選縣丞主簿衆議沸騰以爲不可行乃止

給事中李世祺降級調用以其論溫體仁吳宗達也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上疏略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箝其舌擊而繼其羽朝廷之於言官何以異此使言官括囊無咎而大臣終無一人議其後此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臣所謂太息也且皇上所樂聽者讒言而大誅以攻彈貴近爲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波靡不止上終以其越職言事切責之

三月廷試策士賜劉理順吳國華楊嘉祚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陝西副使賀自鏡奏監紀太監孫茂霖縱兵劫掠玩寇殃民宣府太監王坤代辨監紀紀功

罪耳追勦自有將吏在如果如自鏡所言則行間文武地方官員罪俱不在茂霖下矣

七月二十六日上爲外警焦勞召對九卿科道天語詳明下莫有能酬對者

八月十一日吏部尚書李長庚削職爲民下文選員外程良籌于獄長庚素見憎于烏程欲因事除之久矣是時適議起廢元是覓恤條款議及罪譴諸臣奉旨下部刑部方具招列名疏請旨尚未下有語長庚者當俟刑部疏下先釋罪而

後起廢烏程欲陷之罪促其急上疏上臚列無遺其一百一十六人上以其屢法徇私朋比欺蒙也故有此重遣

良籌爲吏部尚書任卽作誓文誓于伏魔城隍之神隨刋其文徧都市門衆咸聳動謂必刻意簡飭關節不到如包老也後狼籍異常較無誓文者更甚辛未詞林程其撰其叔也每乞暇之夕兩人俱易更衣入青樓家爲卜夜之飲衆論益鄙之至是下獄索賕者趾相錯於路也正撰以

次年京察

長庚既去左都御史張延登亦以請告去旨府部九卿科道公舉堪任冢宰總憲者來看時吏部左侍郎張捷署部事特疏薦逆案呂純如及原任兵部侍郎唐世濟八月二十一日上特御平臺召五府六部九卿科道官面對上諭曰吏部尚書乃用人的官須要天下第一才品若據會推故套不過精心定力兩語混題止須一二人把持定矣何名會推卿各舉所知來張捷奏臣昨辭部印正爲會推一事年來諸臣黨同伐異誤盡朝廷在外會推自然壅蔽局面孰敢犯忌今蒙皇上召對諭臣等各舉所知務得天下第一才品須不論方隅容臣等破格推舉上曰立賢不以其方卿等舉來時定國公徐允禎等大學士溫體仁等共舉謝陞唐世濟等十餘人張捷仍獨舉呂純如唐世濟諸臣舉乾捷又奏臣已舉兩人但此兩人皆舉朝所不欲用者隨取奏本呈御覽上問科道官何爲不舉吏科都給

事中盧兆龍奏會推大典科道例無保薦九卿推舉當則聽皇上點用不當者臣等糾參聖旨深然之隨取張捷疏細閱乾上問曰呂純如是欽案有名的張捷如何舉他捷奏呂純如有才有品臣所深知欽案列名謂其須臾逆賢今紅本具在並無一字相及豈可坐以須臾上曰他已曾辨過但不可開端因以目視科道官曰科道如何說盧兆龍奏諸臣薦舉各有本末抑聽聖明裁奪至張捷所舉呂純如係欽案有名臣

等正擬糾參適蒙聖諭已有明鑒臣等不敢復有爭執張捷再奏臣實見呂純如清執可用今棄之草野實爲可惜御史張三模奏廷推冢臣所關甚重即使事非欽案亦須昭雪呂純如生平賢否姑且勿論業已身負重累何以服人況欽案久定此端一開漸何可長張捷又奏臣實知呂純如是真賢者故從公推舉即在欽案中亦須分別倘皇上用之不効如李長庚削職臣亦與同削職或處分更有甚於此者臣亦甘與

同罪捷又奏小民作奸犯辟朝廷五年大審每年熱審惟恐其寬何況大臣如何寬得給事中孫晉奏張捷如此如何比擬今日皇上鄭重冢臣特召諸臣公同諮詢乃以開釋罪囚相喻乎盧兆龍奏臣任清江知縣時記得呂純如護送惠藩之國沿途騷擾只此一事已見無才況屬身逆黨其品可知時給事中姚思孝顧國寶將德瓊吳南灝等御史金光宸韓一光楊繩武等俱奏呂純如身在欽案斷不可用捷猶呶呶置

辦給事中姜應甲叱之曰張給所舉如此心事可知還敢在皇上前巧辯上即命張捷下去隨將諸臣奏本傳示各官偏閱乃退明日旨下陞南京吏部尚書謝陞爲尚書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濟爲左都御史

先臣上先朝實錄來正一疏畧曰臣頃因纂修憲宗皇帝實錄從閣中恭請光宗皇帝實錄副本較對見其紅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之邪說而應和之蓋天啟三年七月十六日實錄進呈則

禮臣周炳謨等吏臣崔呈秀等所纂修而閣臣葉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至天啟六年逆黨崔呈秀等謂實錄非實請旨重修則崇禎元年二月十七日所進今實士史成之所藏者是也是時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毀逆案未定閣臣施鳳來等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凡先帝二十年青宮之憂慮與夫一月大子萬年聖人等事俱隱而不彰斯閣臣子之所痛心者也若先帝紀載尚未清明則今日編摹將何所據倘謂一入

又成不可復出則逆瑞之矯旨且能行于當年聖明之獨斷豈不易于反掌臣謹摘其尤者上賡覽一云當命哲之日詔諸恩賚儼然負扆器之重儲宮既定典制文明乃浮議外滋無端蔓引皆好事者之過云云臣謹按先帝册立一事自萬歷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諸臣豹翼國本有貶謫者有削職者有廷杖者忘身殞命九死不移諸臣亦何利于已而爲之縱皇上有主未敢言夾日之功而精忠自盟豈可沒閔天之力乃謂浮議外滋無端蔓引一語抹摋謂皆好事者之過此與三朝要典所稱奸黨搆釁希圖定策與三案諸奸一脉相貫者同一邪說也宜改正者一一云四十三年五月有男子張差持梃入東宮殿簷下擊傷門者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問奏張差語不情實語無論次按察其迹若涉風癲稽其貌的是點猾而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揑謀危東宮之說前連二瑞科臣何士晉行人陸大受主事張廷等附和其說愈加激

昨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梃擊一案也即據劉廷元疏亦明言稽其貌的是點猾而必欲以風癲二字草草結局不容王之寀揭奏張差口詞指爲揑謀何也且張差有口舉朝皆應點然而一有言者輒曰附和日激昨則必使東宮無一護衛之人而後快乎正與要典同一邪說宜改正者二一云工科給事中忠世揚疏論劉廷元遂謂初張差狂闖劍道闖入宮門廷元巡視皇城按獃風癲是祖是其奏讞決平允自王之寀果顯攻風癲之案一時邪說世揚實爲之倡云云臣按王之寀揭發張差之逆至於察處至于削奪後逃死詔獄莫敢議卹即惠世揚身被五毒體無完膚所以不即死者逆瑞欲借爲戕首偏殺天下名流非宥之也幸遇聖明御宇僅免一死尚稽敢事乃云黨徒因以爲利斯亦何利之有焉況風癲之案忠臣義士所共明目張膽而攻者何侯世揚爲倡始顯攻之要典邪說宜

改正者三一云張差闖入東朝言者紛紛卻史劉光復言致辟行刑一獄吏任似不必言宮詫爲奇貨居爲言元功以此二語爲異議者刺骨云云臣按劉光復之得罪也實以奏對越次然據其語但言皇上極慈愛皇太子極仁孝兩言亦未見其有功于神祖及先帝而奇貨元功之語不可謂非抹撥忠義矣大抵闖宮一事梃擊殿簷近侍俱語眞天下奇變也必欲視爲常事不當根究以爲僅一獄吏之任此何心哉要典

邪說宜改正者四一云方上疾大漸召李可灼并趣和藥悉出聖意一時臣工所共聞共見其後有爲　世子止不當藥之喻羣小附和嚾然鼎沸污穢君父幾成晦暝之世治正論大明邪說滅滅且云李可灼往來施善門中使以聞其傳奏姓名莫可得而云云臣按此卽要典中和丸一案也昔唐憲宗殺方士柳泌泌蓋爲憲宗製長生藥者彼豈不願其主之長生而餌藥不効則殺之而不以爲過後世亦不以爲

宛今可灼進藥而先帝實天縱謂之誤庸醫誤傷平人律有明條況誤傷天子乎乃與顧命大臣同賜金帛比屢經論劾催促致仕問籍此何以解于天下後世且宮闈之中傳奏姓名豈遂不可窮詰稍欲窮詰卽曰羣小曰汙衊曰晦暝此皆要典邪說也宜改正者五以上五條皆其九惇謬者伏乞聖裁卽勅史館遂一改正以信千秋以光大典云先是八月初六日先臣入閣進所修實錄特致一揭於政府欲題請改正與

烏程巳縣薛折衷久意思拂然故無辭以難也先臣遂與十二日拜疏十三日發票嘉善票云要典以燬是非自明據奏皇考實錄是否與要典同異並天啟三年所進實錄該部一並查議具覆票入不發至九月二十七日上御平臺召閣臣手出此奏面諭曰皇考潛德青宮幾四十年憂勤惕厲靡有寧晷雖長幼間有定序皇祖意無偏向然儲貳爲國家大事諸臣上疏催請是其職掌如何說他浮議說他好事溫體仁奏

無嫡立長皇祖遺有旨申明因諸臣不行靜攀
屢疏擾瀆以致大典久稽實是諸臣之罪上曰
雖如此說然諸臣催請之疏自不可少還是有
功國本又如張差持梃闖入東宮此何等大變
王之寀揭稱其狀壯不類風癲請集多官會審
正是他敬慎處如何反說他捏謀王應熊奏王
之寀原係官旌有話知不能免故捏出此段心
圖自全上曰張差直到殿陛韓本用聚衆擁挾
可是王之寀捏造的後多官會審張差口供歷

歷是風癲不是風癲温體仁奏王之寀此揭原
不差但其本意欲借此以自免上又曰皇考病
亟時李可灼輕進紅丸以致賓天爾時廷臣還
是不問不見的是還是據法執奏的是王應熊
奏李可灼本意原祈皇考速愈因皇考病久後
一時挽回不轉上曰君父有疾豈是臣子可以
嘗試以希望富貴之地當時諸臣不行執奏已
是錯了反說執奏的不是有此理否温體仁奏
此皆是逆瑞時孽小附會造爲此說今要典已
經焚燬是非已明今又屢奉皇上申飭便可垂
示萬古上乃將此疏付閣臣改票二十九日奉
旨奏內册立大典皇祖淵裁默定外廷未知故
屢有瀆請然諸臣羽翼國本忠貞難泯張差實
係風癲雖無別情然梃擊異變法應重究紅丸
輕進諸臣無一執奏殊欠敬慎但其意亦忠愛
諭旨明申即爲定案實錄不必議改該部知道
巴縣所票也閣奸臣讀奸如此上有堯舜下有
共驩可奈何自是聖意屬注先臣欲大用矣

十月初十日日講官姜曰廣誤讀通鑑引舉上傳
停通鑑講春秋閣議春秋非專經不可時詞林
止先文肅習春秋舉朝相慶謂聖意之有在也
十一日閣中題先文肅習春秋日講官舊例日
講官止六人今始增七人爲例矣十二日先文
肅日講命下十七日進講元年一傳十八日進
講春王正月一傳十九日進講盟蔑一傳二十
日進講克段一傳聖上御講筵向未有連講四
日者天顏甚和御月白龍袍亦向所未堵也二

十四日進講祭伯伸而宰咺係歸賵盟密係關疑俱不進講隨奉聖諭宰咺一章正見當時朝政失宜所以皆講今後以此類推讀之使人凜然真不世出之英主也

二十六日廷遴登萊總兵倪龍倣古授戟之意滿朝俱角素

此條與七月二十六日召對記註及賀兵部王盛叅論烏程諸疏山西巡撫吳甡陛辭疏皆膾炙人口因同遺書寄出不返日久不能追憶故舉其概

烈皇小識卷之三終